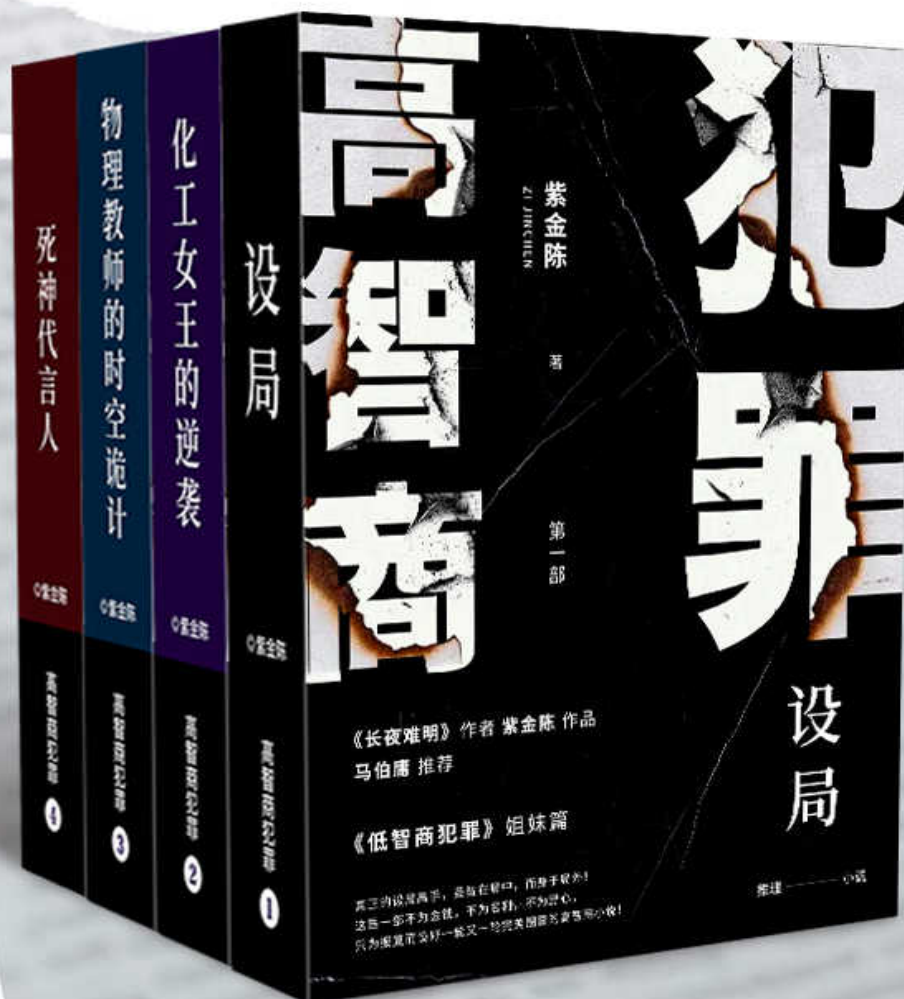


紫金陈： 高智商犯罪

全4册



版权信息

书名：紫金陈：高智商犯罪（全4册）

作者：紫金陈

是否完结：是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高智商犯罪1 设局](#)

[高智商犯罪2 化工女王的逆袭](#)

[高智商犯罪3 物理教师的时空诡计](#)

[高智商犯罪4 死神代言人](#)



紫金陈
ZI JINCHEN

著

第一部

《长夜难明》作者 紫金陈 作品
马伯庸 推荐

《低智商犯罪》姐妹篇

真正的设局高手，是智在局中，而身于局外！
这是一部不为金钱，不为名利，不为野心，
只为报复而设好一轮又一轮完美圈套的高智商小说！

设局

推理 —— 小说

版权信息

书名：高智商犯罪1 设局

作者：紫金陈

是否完结：是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楔子

毕业于浙大数学系的徐策在本科期间就有“逻辑王子”的美誉，他关于数理逻辑的论文多次上过世界级刊物。其后拿到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加州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担任美国某投行的区域高管。

徐策的单亲母亲在家乡的拆迁中被落石砸中，当场死亡。在其母一周年的忌日前，徐策突然离职回国。

老家公安局副局长凌晨被人击杀街头，旁边留下一行大字“杀够局长一十五，局长不够科长补”，这件公然向公检法挑衅的大案顿时引发轩然大波，市局刑侦处长高栋带队侦办。高栋是徐策的高中同学兼大学校友，全省顶尖的犯罪心理学专家，他能阻止这场疯狂的“盛宴”吗？



第一章

进入十二月，几股冷空气光顾一圈后，天气骤然降温，冬天似乎真的来了。

日头西沉，徐策套着一件宽松的夹克，在冷风中微微弓起身体，沿着东西走向的沿海南路不紧不慢地往西走着。

十字路口有红绿灯，他没有停顿，右转往北进入了凤栖路。他没有抬头，但他的眼睛已经再次把头顶的监控探头观察了一遍。

探头位于红绿灯上方，离地面大约8米，方向对着沿海南路，用来拍闯红灯的违章车。从他几次的观察判断，这大概是个固定摄像头，不会转动，应该不会拍到凤栖路。

但这只是应该，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扼杀一切潜在的失败因素。

好吧，再把细节想清楚。

假设摄像头会转，并且在他作案时角度刚好对向了凤栖路。这时候就需要考虑摄像头的分辨率。

国内交通路口的摄像头通常分辨率是200万像素，少数地区是500万，考虑最糟糕情况吧，假设它的像素是1000万，那么有效观测距离最多是100米。也就是说，只要我站在离凤栖路路口100米以外的地方动手，这个摄像头将毫无用武之地。——外加晚上光线不好。

他沿着凤栖路继续向北走，这条路只有两条车道，左手是旁边小区的高墙，右手是未开发的荒废农田，里面杂草丛生。虽然已入冬季，但荒草依旧有半米高。农田大约50米外，有一条与凤栖路平行的浅水沟，水沟很长，看不到头。

走了1200步，大约800米，走到了凤栖小区的大门前。

门口有个摄像头，装在杆子上，高约5米，朝外，所有经过小区门口，以及进入小区的车辆行人，都将被记录下来。

小区门口有保安，此刻坐在门房里。

嗯，晚上天气会更冷，一到午夜，保安室也会关了灯，保安在门房里睡觉，如果没有大动静，他绝不会跑到凤栖路上来。最近两个星期的踩点都证明了这一点。

他以匀速的步伐前进着，没有任何的停顿，即便在观察，在思考，他的双脚似乎装上了固定发条，保持不变的速度。

又走出了约600米，他左转进入沿海北路，这里交叉路口依然有红绿灯和摄像头，但这块区域不是他的考虑重点，因为他动手的地点是在凤栖路的南段。

随后，他直走了几公里，转了几条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他拉出一条凳子坐下，身体挺直，这是他准备思考的习惯性动作。

这件事从一开始的计划到后面的跟踪、踩点、推翻计划、重新计划，所有工作的思考他从未动过纸笔。他相信大脑是最好的记录仪，比电脑性能更好，比纸笔更让人放心。

——因为纸上记录的东西，容易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曝光，从而出师未捷身先死。

如果他把行动计划记录在案，如果在他最后行动前，家中被小偷光顾呢？小偷又偏偏对他的文件感兴趣。

这不是一项潜在的风险？

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但他知道，既然要做，就需要把所有可以控制的风险降到最低，让计划趋于完美，将成功率提高到无限接近于百分之百。

很多犯大案的人往往败在小节上。

他过去做了三十六年的守法好公民，甚至半点小偷小摸的事都没做过，但他相信犯罪的成功率并不单纯和犯罪经验成正比，很多犯罪经验丰富的人只不过是运气比较好，总是没被抓到。他们的作案手法实际上很低劣，如果他是刑侦人员，那些人准没这样的好日子。

但他不一样。

犯罪的逻辑是否趋近完美，是影响犯罪成功率的关键。

要做，就做个完美谋杀。

他的目光很坚定。



第二章

数学中有两种思想方法，一种是归纳，一种是演绎。

归纳是指，你测量了很多个三角形，发现它们的内角和都是180度，所以你推断，所有三角形的内角和都是180度。

演绎是说，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已经成为真理，那么拿出任何一个三角形，你都可以推断它的内角和是180度。

徐策向来习惯用演绎法进行思考，他排斥归纳法。

因为归纳法不是逻辑上的必然证明，存在天然的小概率事件。

归纳是经验的总结，演绎是逻辑的推理。

经验往往容易麻痹人。

而逻辑正确才足可信赖。

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在一切事上，包括犯罪。

但他也明白，无论计划多么完美，仍然无法杜绝小概率事件的发生：

比如他在行动时，突然有辆车开过来了；

或者旁边草丛里有个傻子下午睡过了头，刚好那个时候醒来；

又或者门房里的保安在那个时间点，突然心血来潮跑到凤栖路上透透气。

这些事情虽然是小概率，但一旦发生了，就彻底悲剧了。

徐策计划的本质，不是杜绝黑天鹅事件，黑天鹅是杜绝不了的，他能做的，是顾及他力所能及的每个细节。

他已经演练了很多遍，包括对假人，对同样体重的活猪，也包括实地的踩点，他相信，只要给他35秒，他就能完成这次行动。

多天的连续跟踪和等待，终于等来了那个晚上。

徐策低头看了眼表，已经将近11点。他站在凤栖路南段离路口大约400米的路旁一棵树下，躲在树后的阴暗里。

面前的凤栖路，每隔20米是盏路灯，路灯很亮，光线很好，简直太好了。这是个不利因素。

但好在现在是冬季，到了这个时间点，路上已经有十几分钟没遇到人和车了。这是个有利因素。

冷风中，他不断握捏着手指，不时转动脖子，保持必要的身体灵活性，这样才能在35秒内完成所有事。

今天是一个机会，希望一切如自己意料进行。即便不成功，他也不担心会暴露，他已经做了周密计划。

这时，沿海南路有辆车打着强光灯转进了凤栖路。

他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夜视析光望远镜，举到眼前。——只有析光镜才能在强光灯下看清楚。

这辆奥迪，这张牌照，这个人，而且只有一个人……就是今天了！

车速很快。——得让车停下来才能下手。

这个不用担心，他早做了安排。

徐策快速将望远镜放回口袋，拎起两个透明塑料袋，一袋是两瓶茅台，一袋底下八条软中华，上面是限量版利群烟。

他走到路边，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前走。

奥迪车开到离他几十米外时，突然踩了刹车，放低了车速。因为奥迪车的司机已经发现，前面不远处的路面上，散落着一片碎啤酒瓶，所有开车的人都不会让轮胎傻乎乎地压上啤酒瓶。

奥迪车司机踩下刹车，方向打到左边，从左边绕过去，可他刚要加速，发现左侧的前方车道上，同样有片碎啤酒瓶。

这样，他只能再次踩下刹车，绕到了右边。而徐策，此时刚好就在前面。

徐策看了眼车子，装作刚反应过来的样子，挡在车左前方，对着车子大招手，欣喜激动地叫着：“李局，李局……”

车子停下来了，距离徐策此刻站的位置大约有5米，这个距离很好，在他预期的范围区间内。

车窗打开，一个略带酒气的中年男子探出头，怪眼瞪着他：“你是谁，干吗啊？”

“啊，李局，”他边说边示意了一下手里的袋子，用家乡土话讨好道，“我是徐子豪的表哥。”

中年男子看了眼他手里的袋子，没流露出任何表情，身为沿海发达县城公安局的副局长，他绝对是地方上的权势人物，平日应酬的饭局里，能够和他同席的，都是身价几千万上亿的大老板。他对送礼向来见惯不怪，几袋烟酒怎能打动他？但听到“徐子豪”这个名字，他似乎有点印象，露出微微疑惑的思索状。

徐策忙接着道：“我表弟徐子豪上半年捅了城建公司的人关进去了，年轻人冲动不懂事。我舅舅跟我说了好多次。我呢，在美国做了十多年生意，赚了点钱，但在咱们老家没人脉。打听了好些人，都说这事情难办，大概也只有李局您能帮上忙。我只能来求您了。去您单位总不太好，我只能去您家拜访，可您家里没人，小区保安说您还没回来，我打电话给您单位的人，说您出去吃饭了。我想出去吃饭回来

总是快的，我就在您小区门口等了些时候，看看时间晚了，我这正准备回去了，没想到路上居然碰着您了。”

“我家里没人？我老婆不在？”他不解，露出惊讶的表情。

“阿嫂在家的？难道我找错了？我也是听人说的您家地址，在三区六单元是吧？”

“哦，那你是找错了，是五区六单元。”他笑了笑。

“啧啧，难怪找不着。不过现在总算见到您，也算没白费。”

中年男子脸上浮现出客气的笑容，抬头想了想，道：“你说的徐子豪，我想起来了，好像是拆迁的事情，对吧？”

“对对对。”

“这事体嘛，难办的，这案子不是我管的你知道伐？”

“我知道，我知道，这事情是挺疙瘩的，我问了好些人了，都说也只有你有办法了，捞人肯定要花点钱的，这我晓得，只要人能出来就好。”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体——”他似乎有些不耐烦，对于陌生的送礼者，他一向很忌讳。

徐策忙把袋子往前递：“这点小东西您先拿上，还有几张超市卡。”他把袋子往前塞，却发现超过车窗的高度，塞不进。——这是他有意设计的。如果东西容易塞得进，万一李局收了东西，说事情明天再谈，自己却不下车，那么徐策就没法儿下手了。

李局心里冷笑这人是个美国回来的土包子，素不相识的人有求于己，有这么送礼的吗？真是一点都不懂国内的规矩。

李局伸手推托：“这事以后再说吧，东西你先拿回去。”

徐策忙恳求道：“领导，您帮个忙吧，东西也值不了几个钱，您先拿着，我都等了一晚上。”他露出张苦情脸。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官员即便不收礼，也不会把气氛弄尴尬了，更不会故意摆脸色。他深谙此道，出于礼貌，他道：“你上车吧，到我家去说，这事情牵扯到城建公司，我跟你说说具体要怎么办，要找谁。”

“哦，那也好的。”

徐策上了右手的副驾驶座，把袋子靠着中间放着，边说边掏烟：“时间也晚了，您家改天再拜访，只要您肯帮忙，这事情准成。我简单说一下情况，……”

他边说着，边伸手拿出根烟递过去，边准备好伸手挡住驾驶盘，以防压到喇叭。同时，他还需要注意到，等放倒目标，目标的脚松开了刹车，他需要马上把驾驶杆拨到泊车挡，以防溜坡……

这些动作他已经演练了无数次，他的手很稳定。

整件事的过程中，没有人车经过，抛去前面的对话，行动共花了55秒。

因为原本他计划中的第一种情况是李局出于礼貌，下车跟他客套几句，这种情况下，只需要35秒就够了。第二种情况是上车谈，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再额外多做几件事，所以总计花了55秒的时间，这也在计划的合理范围内。

总之，第一步顺利完成了。

从头到尾，他没有半点的紧张。

他原本以为自己会紧张，实际上真的动手时，反而不紧张了。

虽然是第一次，但他的心理素质好得惊人。



第三章

七八辆警车排在那里，堵住了两车道的凤栖路，所有进入凤栖路的社会车辆都需要掉头绕行。

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聚满了警察。

远处几十米外，更多的围观群众围在一起议论纷纷。

这时，又有五辆警车驶入停下，县公安局局长郭鸿恩和一位领导模样的男人在前，领着一队民警走过来，郭鸿恩拍拍手，叫拢现场所有的民警，指着身旁这位三十六七岁的男子介绍：“这位是市局刑侦二处处长兼刑侦处总指导员高栋警官，高局的大名大家都知道，我也不多介绍。这案子省市两级领导一早下了紧急指示，市里已经成立专案组，高局任组长，以后侦察行动，由高局全权负责，咱们局里所有人都要全力配合高局，知道吗？”

“一定。”很多人一起响应。

接着，县局的大小领导都上前，自报姓名职务，分别和高栋握手。

他们所在的地方叫白象县。

普通的县城，民警的能力和配备都有限，出现重大刑事案件，往往上面带人来查，他们只是协助。对此，他们习以为常，不会有异议。而且他们同在公安系统，听过市局里高栋的大名，他是省级刑侦专家，破过几十个大案，声望很高。

而且，除了自己是正处级干部，高栋的岳父还是市政法委书记。

无论对谁，高栋的人际关系都处理得很到位。他先是客气地跟每个人打过招呼，然后也不再另行客套，毕竟这次事态紧急，于是马上进入状态，叫过现场的县刑侦队陈队长：“几点发现的尸体？”

“早上四点半，一个清洁工路过，看到奥迪车停在路边，车门呈半开状态，清洁工一张望，发现了驾驶座上的李局，马上就报警了。清洁工已经被带回局里做详细笔录了。”

“案发是昨晚吧，怎么到早上才发现？”

“可能案发时已经半夜，没有行人了，经过这路段的都是开车的，没注意到这辆异常。”

“死者家属呢？死者彻夜未归，他们没觉得奇怪？”

“李局是领导，有时在外应酬，回晚了也正常。刚问了李局的太太，她说昨晚李局电话告诉她要跟朋友喝酒，可能要晚点回，她也没在意，后来就自己先睡了。一早才知道这事。”

“死者是你们的副局长李爱国？”

“嗯。”

“他管哪块工作？”

“平时负责治安管理这块。”

“一个人负责？还是和其他几位副局长一起负责？”

“治安案件他一人负责。”

“另外几位副局是做什么的？”

陈队长看了眼旁边的一位副局，道：“一共四位副局长，除了李局外，这位是张局——”他手伸向旁边示意，张局朝高栋微笑点头，陈队接着道，“张局负责刑事案件。还有两位是……嗯，负责各方面的，他们快退休了，刚才来过现场，现在回去处理善后了。”

高栋点点头，他明白，两个快退休的副局长说“负责各方面”，其实就是退居二线，算是闲差。

他又问：“这案子知道的人多不多？”

“什么知道的人多不多？”陈队长不明白他的意思。

高栋侧头朝远处的人群指指：“老百姓都知道了吧？”

陈队长点点头：“事情太大，尤其……尤其那幅字，好多人都看到了，传得挺快的。”

“哦，那得注意，嘱咐媒体别报，影响太坏。哪家敢报，直接约谈负责人。”

陈队长谨慎地问了句：“外地的呢？”

高栋意味深长地道：“你看着办。”

郭鸿恩转向那位张姓副局长：“老张，这事还要你亲自跑一趟，跟县里通个气，再知会维稳办的，这件案子，媒体方面决不能泄露半个字。”

张局点头说了句“我知道”，就走到外圈打起电话。

高栋接着问道：“现场保护得完好吗？”

“应该算好的，清洁工当时是隔着车窗看到了车内的死者，马上被吓住了，车门都没碰过。”

高栋嗯了声，目光对向了面前停着的黑色奥迪车，正副驾驶座的车门都敞开着。他道：“县里的法医来过了吗？”

“嗯，来过了。”

高栋点头表示满意：“我带了几位市局的法医专家，等会儿一起过去。”

说着，他拿出胶皮手套戴上，来到车门边，向里仔细张望。尸体早被移走，驾驶座那块留下好多血迹，他看了好一会儿，转出身，问道：“副驾驶座的脚垫是法医拿走了？”

陈队看了眼，道：“没有啊，本来就没有。”

高栋心里泛起一丝不舒服的感觉，又问：“车里的指纹都提取过了？”

“嗯，全部采集了一遍。”

“门把手呢？”

“法医说门把手没有指纹，有人为抹除的嫌疑。”

“指纹被抹了，”高栋嘀咕一声，皱皱眉，随即转身，道，“地上的可疑脚印都提取过了吧？”这其实是句废话，法医把指纹提取了，自然不会漏过脚印。

“取是取了，可是……”

“可是什么？”

“车门两边都没有脚印。”

“水泥地的缘故？”高栋当了这么多年刑警，自然知道常识，脚印在干净的水泥地上很难保留完整，但他看这里的路面，由于旁边是荒田，路边覆盖了许多泥沙，照理脚印也该能留下来。

陈队道：“法医说，水泥地上的脚印，被凶手有意破坏了。另外旁边田里发现了一条足迹，应该是凶手逃离现场时留下来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脚印不太正常。”

高栋跟着陈队长走到农田边，蹲下身，隐约可以看到一条很长的足迹，一直延伸出去。可他仔细一看才发现，地上的脚印都巨大，大约是47码的鞋子。

好大的脚！而且印子很深，很清晰，但鞋底完全是平的，没有鞋纹。

高栋皱眉不语。

陈队长继续道：“这行脚印一直到农田那边的水里才消失不见。”

高栋放眼望去，荒田前面是一条长水沟，与凤栖路平行，延伸长度望不到头，如果凶手走到了水沟里，那么之后又在哪里上岸，就几乎难以考证了。

高栋抿抿嘴，这起案件恐怕比自己预想的要复杂。他站起身，重新回到奥迪车旁，道：“尸体现在在哪儿？”

“在法医实验室。”

“身体有几处伤口？”

“初步看了，只有心脏一处。”

“凶器是什么？”

“可能是某种尖锐物，一下就刺进心脏。现场没发现凶器，我们正派人在周边搜查。”

“死亡时间还没出来吧？”

“嗯，只知道是昨晚，具体时间还要调查。”

高栋用手按着下巴，思索着：“案件发生在车里，那应该是熟人作案了。”他心里有了初步方向，“难怪把脚垫拿走了，车里的脚垫的材料是橡胶的，很容易留下凶手的线索，看来凶手的反侦察能力很强。不是起普通的凶杀案。”

陈队道：“高局，有一点比较奇怪，车里没有发现打斗的迹象。”

高栋突然转过身，沉声问：“怎么回事？车内空间就那么大，凶手没有经过打斗就把凶器刺进死者的心脏？”

“嗯……现在结论大概是这样，不过还要等法医的进一步鉴定。”

高栋吐了口气，照目前的大致情况了解，死者怎么被杀的是个谜，现场没凶器，门把手没指纹，地上的47号大脚印显然是伪造的，照此推断，他心里预估车里也不会找出有用的指纹。

目前他只能猜测凶手是熟人作案，其他有用的人证物证都没有，还真有点麻烦。

想了片刻，他转头道：“那条横幅在吗？”

“在，之前就怕老百姓议论太多，收起来了，我这就去拿。”

陈队长从一辆警车里拿出一卷白布，展开后，上面写着红色的艺术字，虽然高栋已经知道这事，但亲眼看到横幅，还是不由心头一震。不光他，所有在场的公安人员都是心头一震。

横幅上写着一行大字：“杀够局长一十五，局长不够科长补。”

这是他从警以来遇过的最恶劣、最嚣张的大案，无出其右。

高栋面无表情地走出案发现场，朝人群看了几眼，据说谋杀案发生后的36小时里，有50%的凶手会回到现场，说不定凶手此刻正躲在人群里。

当然了，他知道自己不是火眼金睛，即便凶手就是面前的其中一个，他也不会发现，只是本能地想去看看有没有人看上去鬼鬼祟祟的。

当然，敢做这案子的家伙，心理素质自然好得很，看上去就鬼鬼祟祟的人没这水平。

他目光随意地在人群里来回移动了几下，随后对向了一个方向。他微微缩小瞳孔，让视线更集中些，他在辨认着，同时在记忆中抓取曾经的画面。

那个人……那个人……高栋不由自主地向前走去。

徐策站在人群里，看到警察堆里的一个领导朝这边看过来，随后发现，那人的目光竟是盯着自己的，过了片刻，还朝自己笔直走来，心跳不由加快了，但转瞬后，他的头脑马上告诉自己，不要紧张，没人知道是我干的，放松，放松……坦然无事……

“徐……徐策！”高栋终于认出了这个那么眼熟的人，惊喜交加地叫了一声。

徐策盯着他的脸望了一阵，好一会儿，总算认出来了：“高……高……老高……”他一下子名字想不起来，只记得姓高，这个年纪的人了，叫“老高”总不会错。

“哈哈，老同学，”高栋带着徐策走出人群，到旁边一角，笑着说，“一时叫不出我名字了吧，我是高栋啊，哈哈，老徐，你的大名，我可一直记得很牢呢。”

“哦，是吗？”徐策淡淡地笑了笑。

高栋也不意外，徐策向来性格有些孤僻，情绪总是波澜不惊，他问道：“你不是在美国吗，怎么回来了？”

“国外待久了厌倦，想回来寻点事做做，目前暂时先在家里休息。”

“嗯，那也好，呵呵，咱们可有十来年没见了把。”

“应该十一年了吧。这案子你负责？”

高栋拍拍额头露出个苦恼表情：“没办法，又得忙活一阵了。”

徐策嘴角略微翘起，道：“如果破了这个大案，你又能升官了吧？”

“呵呵，哪有那么容易哦。瞧，今天我还挺忙的，等下要开会，你住哪儿，手机多少，忙完了我这几天找你聚聚，一直以来，那么多同学里，我就最佩服你了。”高栋拍拍他的肩。

徐策把手机号码报给他，又说他住在沿海北路后面一带的地方，离这里不远。

高栋又闲言几句，先和其他公安离开了，剩下三四个维护场地。



第四章

由于案发时间是昨晚，也就是十二月六号，所以案件命名为一二六特大杀人案。但此时的高栋显然没想到，过不了多久，这个案件就将改名为一二六特大连环杀人案。

傍晚，高栋刚拿到法医室的初步尸检报告，马上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

开会的除了县局的领导和刑侦队全员外，其他十来个都是他从市局带过来的人，因为小县城里的公安，破破普通刑事案件还过得去，对大案经验少，而且他也更相信自己带的人的能力。

当地的人马，主要负责调查走访，收集资料。

高栋打开投影仪，道：“这案子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据说省厅马上要报到部里，咱们得抓紧时间，最快速度锁定凶手。有些同志和我一样，市局来的，早上没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咱们先看下案情大致情况吧。”

他按动投影仪的遥控器，切换画面，继续道：“这是死者李爱国被发现时的照片。”

画面中，四十多岁的李爱国歪着头，睁着眼睛，斜躺在驾驶座上，脸部没有表情，胸口心脏处有大量的暗红血迹，一直流到了驾驶座下。

“死者的身上只有一处明显外伤，伤口正中心脏，据法医猜测，凶手大概用了三棱枪刺之类的东西，刺进了死者的胸口，并且正对心脏。大约不超过半分钟，死者就彻底死去。”

“大家再看另外几张照片，车内整齐，没有打斗过的痕迹。”

说到这里，不少人都纷纷议论，没有打斗过，怎么就把人给杀死了？

高栋咳嗽一声，示意等下再讨论，继续道：“副驾驶座的抽屉里，有两万块的现金，后备箱里也有若干财物，凶手杀人后都没动过。显然，凶手杀人，不是为了钱财。”

他又切换了一副画面，这是汽车的正面照，车前的挡风玻璃上，放着一条白布红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杀够局长一十五，局长不够科长补”。字是艺术体，先用笔框出字形，然后均匀涂满颜料，自然无法鉴定笔迹。

他没有对这个画面做评价，继续换了汽车各个角度的照片，之后，他道：“死者李爱国，昨晚和几个朋友在酒店喝酒打牌，据朋友的供述，他们大概在十点半左右散场，随后，死者独自开车离开。从沿海南路和凤栖路十字路口的监控看，死者的车是10点52分进入了凤栖路，但小区门口的摄像头没拍到他的车进入过小区，这表明，死者是在开车进入凤栖路后，快到小区前遇害的，具体遇害时间估计应该在10点55分左右吧。法医的死亡鉴定结果也与之相符。”

“据死者妻子供述，死者大概昨晚9点左右给她打过电话，说晚上玩牌，要晚点回去。死者经常这样，所以他老婆没觉得异常，先睡了，直到今天早上才知道出事。下午去查了他通话记录，昨晚9点左右，他确实跟他老婆打了一个电话。”

“目前这案子有几个难点，凶手杀人后，用布把车内车外的指纹都擦了一遍。由于死者李爱国与凶手没有发生过搏斗，所以李爱国的指甲、身上以及车内，都找不到凶手的毛发、皮屑、纤维等物件。而车外水泥地上的脚印，被凶手故意破坏了。凶手应该在车内脚垫上留下了脚印，所以带走了脚垫。凶手杀人后，顺着旁边的农田逃到了水沟里，之后从哪里再上来，沿路的田里脚印太多，我们没办法知道哪个是凶手的，暂时无法查出。根据法医描述，当时凶手的脚上大概套了一双平底的铁鞋套，所以留了一串平底的47码大脚印。平底的铁鞋套使得凶手的身体重量踩到地上的压强是均匀的，所以只能推断凶手体重大约在120到140斤之间，无法判断他的身高。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凶手作案没有留下任何的物证。”

一名警察问：“有没有目击者？”

高栋摇头道：“事发正处深夜，这条凤栖路上，原本就人流稀少，现在又是冬天，更是少有人行。据凤栖小区的保安说，他当时在保安室里睡觉，没听到外面有异常动静。”

局长郭鸿恩道：“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凶手整个杀人过程，没有留下任何的人证物证？”

高栋点点头：“正是如此。”

会议室里唏嘘一片，大家都在交头接耳讨论着没人证物证的案子该怎么破。

高栋看了大家一眼，咳嗽一声，讨论都停了下来，他接着道：“根据朋友的描述，李爱国昨晚开车回家是一个人的，监控探头也表明，副驾驶座上没有人，但案发时，凶手显然是在副驾驶座上的。所以我们可以还原一下整个案发经过，李爱国在昨晚十点半散场后，一个人开车回家。进入凤栖路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还没开到小区门口，就在半路停了下来，并且打开了车内的保险锁，开门让凶手上车，凶手坐上了副驾驶座，随后杀了他。”

县队的陈队长道：“凶手是怎么杀了李局的？就算凶手有三棱枪刺，但车内空间狭小，怎么可能不经过打斗，就把枪刺扎进了李局的身体里？而且一下就正中心脏，位置不偏不倚，而其他地方，却没有任何的伤口。”

高栋道：“答案只可能是在凶手把枪刺扎进李爱国的肝脏前，李爱国就已经不动了，完全丧失反抗能力。因为如果李爱国能动，凶手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只一下，刚好就扎准进心脏位置，而在身体其他地方不留下任何伤口。即使凶手真就运气那么好，李爱国被扎后的几十秒时间内，还是有反抗能力的，不可能没有任何打斗的迹象。下午我去看过李爱国尸体了，我发现他的耳朵根下方的脸部位置，有一小块烫伤的痕迹。我跟陈法医讨论了一下，应该是凶手拿了一根高压电击棍，先用电击棍击昏李爱国，再对准心脏，用枪刺一下扎准。当然了，死亡到今天下午已经过了大半天时间，所以法医没法儿通过体液鉴定李爱国死前是否受了电击，这是我们的推断，也是最有可能的推断。”

会议室里顿时唏嘘一片，因为在这个普通的县城，从来没遇过有人行凶，先用电击棍击昏受害者，再直接往心脏上扎上致命一刀。

普通的刑事杀人案，大多是失手杀人，即便是有预谋的报复性杀人，手段也很粗劣，凶器往往是斧头、榔头、尖刀等。

用电击棍先击昏，再造成能瞬间死亡的致命伤，这种手法很干脆，而且留下的作案痕迹也最少。

高栋道：“基本的案情介绍到这里，现在暂时没有人证物证，我们对凶手的年龄、性别、体貌特征也一无所知，大家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都提出来吧，集思广益。”

高栋的骨干科员张一昂道：“凶手杀人后，没拿钱物，说明是仇杀。我认为可以从死者的社会关系角度入手。”

底下又议论开了，纷纷讨论谁跟公安局副局长有仇。

一说起来，跟李爱国有仇的人可就多得去了，但到要杀人泄愤的仇恨，似乎一下子想不出来。

另一个老刑警有不同意见：“我看，凶手在挡风玻璃上留下了那幅字，也不一定凶手和死者有仇，可能是个仇视社会、报复公务人员的货色。”

高栋插了一句：“杀够局长一十五，局长不够科长补。”这话再次从他口中说出来，会议室里虽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他们仍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阴霾感。

高栋冷哼一声，道：“凶手口气很大，这事震动省市两级领导，领导担心按凶手的口气，还会作案。我不管凶手是不是仇视社会，总之，我们必须尽最快速度把他逮捕归案！”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大家都知道，这案子一冒出来，所有人都背负了沉重压力。

其实现场压力最大的不是高栋，而是局长郭鸿恩。

因为按照公安系统惯例，命案必破。

凡是出了命案，没有破获的，主管负责人很可能被调岗。即便不被调岗，未来几年想要升迁，也是麻烦重重。

而这次是个特大命案，更是必破无疑。如果最后破不了案，高栋虽是督办，但因为只是协办，所以背负的责任还小些。但郭鸿恩作为辖区的负责人，根本躲不过去。他本是厅里下派挂职锻炼积攒资历，此前没有破刑事大案的经验，现在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高栋身上了。

高栋扫视大家一眼，缓和了下语气，安慰道：“大家也不用紧张，现在咱们分析案情刚开始嘛，不要给自己增加压力，继续接着说吧。我认为说凶手是为了报复社会有可能，凶手和李爱国有私仇，也有可能，那幅字是为了转移我们注意力，让我们侦察角度转向那些仇视社会的分子。这两种可能性，暂时还没法儿确定。”

张一昂道：“我认为现在最大的疑点，就是李爱国车子开到凤栖路时，快到家门了，为什么会停下来，而且又让凶手上车了，并且他对凶手的举动没有提防。”

高栋点头道：“不错，这是个关注重点。按照咱们开车习惯，半夜开到一条人流量小的路上，有什么情况会促使人半路停下车？”

一人道：“到路边上厕所？”

随即有人反驳：“都快到家了，怎么可能就差一两分钟憋不住？”

高栋道：“更为古怪的是，李爱国居然让凶手上车了。你们半夜开车到路上，有什么情况会让车外的人上车？”

张一昂道：“凶手是李爱国的熟人？”

高栋道：“不能百分百断定，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局长郭鸿恩道：“看来还是要仔细调查李爱国的社会关系。”

高栋道：“这是一块工作。另一块工作，从凶手的精心准备看来，凶手是提前在路上蹲点，守着李爱国回家的。而案发现场情况判断，凶手只有一个。现在问题是，凶手怎么会知道李爱国昨晚会晚回家的？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情况，昨晚和李爱国一起打牌的朋友中，有人是同伙。第二种情况，凶手有帮凶，在跟踪李爱国，而凶手则提前埋伏在凤栖路上。第三种情况，凶手为杀李爱国已经踩点跟踪很多天了，对李爱国的行为习惯非常了解。昨天他已事先跟踪过李爱国，知道他在酒店打牌，回来可能挺晚，所以提前埋伏在了凤栖路上。现在我们要确定的是，凶手的整个谋杀行动，是完完全全他一人一手操办的，还是有另外的帮凶。”

陈队问：“这个怎么查？”

高栋道：“不管哪种情况，凶手在案发前一定进行了多次的跟踪踩点，县区道路上这么多监控探头，一定会留下痕迹。”

郭鸿恩道：“我马上安排人手去查。”

高栋道：“这块工作量很大，先放一放，我们这几天有更重要的事。陈队，下午让你跟交警拿沿海南路和沿海北路两处的监控，拿到了吗？”

“嗯，拿到了，不过，他们只保留十五天的录像。”

“十五天嘛，够了。还有小区门口的监控呢？”

“也拿了，他们只保留十天。”

“十天也差不多。对了，这三个监控质量如何？”

“都是高速上用的高清摄像头。因为是公务员小区，里面也住着一些交管部门的领导，所以当初建设时，就考虑到自身周边的居住安全，所以三个装的全是高清，比城区其他地方的监控都要好。”

高栋满意地点下头：“那么凤栖路上晚上的光线如何？”

“也非常理想，不到二十米，两侧都各有一盏路灯，照明亮度远好于其他路段。”

配套设施好，这对破案是个很有利的条件。

高栋继续道：“就是说，这三个监控，在晚上也能清晰拍摄出画面咯？”

“嗯，监控录像我看了，非常清晰，不过……”陈队担忧道，“不过监控拍不到案发地点。”

高栋道：“凶手作案前，一定会经过监控的。”

“如果凶手作案前，也是从水沟里过来的，那监控不也拍不到吗？”

高栋肯定地道：“这是不可能的。第一，凶手在作案前，已经在凤栖路上蹲点守着了，作案前时间尚早，凶手如果从水沟里过来，容易引起路过的行人注意。第二，水沟里的水深到膝盖，凶手如果裤子湿了，也会引起死者的警觉。当然啦，你或许说凶手裤子湿了，躲在某个角落换干的，但这么做，太折腾了，隐患很大，不符合凶手干净利落的作案手法。”

高栋继续道：“大家注意到案发所在地的地形了吗？案发在南北走向的凤栖路的南段。凤栖路最南端与沿海南路的交叉口，有一个监控探头。凤栖路中间，也就是小区的正门口，有一个探头。北端与沿海北路的交叉口，也有一个监控探头。虽然案发点没有探头，但整条凤栖路，两头和中间都有监控，一边是小区高墙，凶手爬不过，一边是荒田，凶手来的时候不会从荒田走。这就是说，整条凤栖路完全是个封闭的区域。”

高栋看了所有人一眼，发现大家还没跟上他的思路，他加重了语调：“凶手在犯罪前，必然是从路面进入了凤栖路。凤栖路两端和中间都有监控，那么凶手也必然会被监控探头记录下来。陈队和我的人一起重点查，昨晚6点以后，每个人、每辆车，凡是进入了凤栖路，之后没有离开下一个探头，或者车辆半路下过人，就表明此人滞留在凤栖路上，那么他就是凶手！”

此话一出，会议室里瞬时群情激奋，高栋果然是经验丰富的刑侦专家，一个彻头彻尾没有人证物证的死案，那么快就找出了方向。

当晚进入凤栖路的每辆车、每个人，只要从一个探头里进入了凤栖路，之后短时间内没有从任何一个探头里离开，这便表明此人留在了凤栖路上。而他必然就是凶手了。

这条思路理清，后面的工作就有方向了。

凤栖路不是主要道路，车流行人数量有限，调查应该不会太困难。

正当大家为有了方向充满信心时，高栋接到了个电话，打完电话，他沉默了片刻，最后道：“李爱国身上的六四配枪丢了，枪套放在车抽屉里，大概还有五六发子弹，也被拿走了。”

郭鸿恩抿了抿嘴，没有说话。

他毕竟是领导，不能让别人注意到他的焦虑。

大家也都一片沉默。

高栋轻咳了一声，道：“凶手手里有了枪，必须抓紧时间，现在一共有五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陈队，你负责安排，马上按我说的查凤栖路的三个监控，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这几天大家都留局里轮流加班，辛苦一下。第二，郭局，需要你这边安排一些人，查查全县的道路监控，看看案发前一段时间里，李爱国的车子后面是否有可疑的车辆跟踪。第三，张一昂，你联系省公安厅物证专家，把案发现场的所有遗留物，全部重新鉴定一遍，看看是否能找出某些线索。第四，陈队，还是你安排人负责，给李爱国昨晚的几个朋友，以及他的亲友录详细的口供，罗列出完整的社会关系，并且调查他的社会关系中，有没有人表现异常的情况。第五，郭局，还是要麻烦你，现在人手不够，需要从下级的各个辖区派出所里，调一些有经验的警察，细致走访周边，看看当晚有没有人见过异常的人。好了，咱们就从监控、物证、人证、社会关系这几个方面着手，全警动员，全力以赴，早日侦破此案！”



第五章

徐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手里的六四式手枪。

他在思考。

高栋带队督办，他会从哪个角度入手呢？

以他的智力水平，应该已经发现，凤栖路是个上中下三个监控探头包围起来的封闭区间。

凶手在作案前，显然已经蹲点滞留在路上了。凤栖路一侧是小区高墙，一侧是荒田。他一定认为，凶手作案前是步行或者坐车进入凤栖路的，不可能从荒田那边过来。

作案前时间尚早，如果从荒田里过来，难保不会被目击者发现，这与凶手干净利落的作案手法不符。所以凶手要么从沿海南路拐进凤栖路，要么从沿海北路拐进来，要么从小区里出来。

事实上，如果高栋这么猜的话，他答对了。

我就是从沿海北路进入凤栖路的！

接下来，高栋一定会派人查进入凤栖路的每个人和每辆车，看他们是否从三个方向的监控中离去。如果有人没有及时离去，滞留在了路上，那么此人肯定就是凶手了。

如果是搭车进来的，虽然监控里拍不到车里坐了几个人，但高栋一定会每辆车去核实的，查哪辆车在凤栖路上半路下了人。

可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让他失望的。

这点，徐策很自信。

之后，等高栋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他会通过判断是熟人作案，转而重点调查李爱国的社会关系，可是，那样就更错了，我跟李爱国根本不认识。

好吧，接下来不用管高栋了，开始设计下一个对象。

时间已是晚上九点，这时，徐策接到电话，是高栋：“老徐，现在有空吗？哈，咱们出来一起聊聊，这么多年没见面……好，那咱们待会儿见。”

挂下电话，徐策心里泛起些隐忧，他为什么找我？难道是我昨天的行动有瑕疵？

他仔细回忆昨晚的每个细节。

不可能，不会留下任何瑕疵。

他深呼吸几口，平复心率，随即拿起手枪，步入了后屋，出来后，身上已不见了手枪。

他走到院子里，那里停了两辆车，一辆是墨绿色的现代，一辆是黑色的奥迪，他坐上了现代车，开到离公安局不远的一条街上，那里有一排的夜排档，他放低车速，降下车窗，向外观察。

“老徐，这边，快过来。”最外面的一家夜排档里，高栋穿着便服招呼着。

徐策停好车，不紧不慢地走过去，坐下。

“来，老徐，吃点什么？我有一小时空闲，你也知道早上出了这事，我真忙不开，回头还要去局里。咱们老同学十来年没见面，嘿，嘿，今天难得逮到机会，我怎么着也总得和你吃个饭。”

“既然你忙，我怎么好意思打搅。”

“可千万别这么说，难得碰面嘛，你看，你一个人那么多年来在美国，我呢，成天跟案子打交道，呵呵，咱们聚一起的机会少。这回

呢，刚好你回国，我偏遇到这案子，来到你们白象县，你看，这不是缘分哪？”

徐策笑笑：“没错，咱们是很多年没碰面，我也挺想见老同学。”

“对了，早上忘问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听说你前几年结婚啦？”

“嗯，老婆孩子都还在美国，我在国外待厌了，想回国来看看有什么机会。等我这边弄好了，再把他们接回国。”

“打算找个工作还是自己创业？”

“想自己弄点事情干吧，上班，厌了。”

“也对，听说你之前在国外投行干，年薪上百万美金哪，要回国还上班，就太没意思咯。”

“没有上百万，其他同学乱说的。”

高栋笑着指他道：“六七十万美金是跑不了的。”

徐策没有否认，道：“你呢，小孩挺大了吧，男女？”

“六岁的男孩。小孩现在大了，整天吵着要见我，皮得要紧。这回遇到这案子，我看样子要在你们白象县待段时间了，这不，他妈电话打了好几个，说小孩嚷嚷着要我回去。真够折腾的。”

“案子有线索了吗？”

高栋不好意思地苦笑：“说实话，暂时还没呢。对了，这事你们当地人都知道了吧？”

徐策点头。

高栋道：“唉，影响太恶劣，我背上压力如山。最可恨的现场没人证，没物证，真他妈邪门儿。这么些年，我自己办的案里，还没遇

过手段这么牛逼的货色。”他在官场自然说官话，遇到了老同学，平时的说话习惯也就放出来了。

“是熟人作案？”

高栋嘿嘿一笑：“你怎么知道？”

徐策平淡地回答：“现场看一眼就知道了，车里杀的人。”

“我果然没找错人，呵呵。”

徐策略微表现出惊讶：“你找我是为了案子？”

高栋道：“那也不是，一是想找你叙叙旧，二来这案子颇费我脑细胞。加州大学的心理系是全世界最好的，你都读到了博士，又涉猎过犯罪心理学，我在公安大学进修那会儿，无意中看到你的论文，我对你的崇拜之情更强烈了。”

高栋一向如此，这张嘴很能讨别人的喜欢。虽然工作时偶尔对下属摆个脸色，但他对徐策，是真的崇拜。

徐策是他高中同班同学，那时数学这门课，没有徐策解不出的题。尤其大学后，两人都在浙大，高栋是学分数线较低的心理系，徐策是在分数线很高的应用数学系，而且他也听到过许多关于徐策在逻辑数学上如何厉害的传闻。后来徐策还拿到加州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此后担任投行高管，更是在同学里成为传奇人物。

徐策谦虚道：“我在美国只接触了犯罪心理学的一些皮毛，也没进过FBI，能帮你什么？”

高栋客气地笑道：“不不不，其实也没大的事，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猜个东西。我们调查的初步结果是，现场杀人的凶手只有一个。但是这次的案子，显然是有人在蹲点守着死者的。我在想，凶手既然知道死者昨晚会在半夜这个时间点回家，要么是凶手自己跟踪的，要么是另有帮凶。你觉得凶手是一个人，还是另有帮凶？”

徐策眼神转了一下，道：“车上有没有丢失钱财等贵重物品？”

“车上有几万块现金，凶手没有拿，表明不是为了钱。”

徐策断然道：“凶手是一个人。”

高栋好奇问：“为什么这么肯定？”

“这个案子，凶手一旦被抓住，是不是肯定死刑？”

高栋笑了笑：“那是毫无疑问的。”

“同伙犯罪，必然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讲，物质利益是捆绑不同个体间的利益诉求的最好纽带。这个案子里，凶手不是为了钱，所以物质利益这一点不存在。而从仇杀的角度分析，凶手自然也知道这案子一破案，就是死刑，作为一桩谋杀案，而不是凶杀案，极少出现有共犯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真正信任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即便有两个人同时对死者充满仇恨，他们也不会联合起来共同犯罪。因为凶手会有长期的顾虑，担心同伙在未来某一天无意间透露了当初这件事，那么面临的惩罚是死刑，这点，每个人都会顾虑。所以但凡是谋杀案，几乎都只有一个凶手，或许有知情人，但共同犯罪的情况太罕见。尤其考虑到这个案件，单纯的仇杀，缺乏物质利益上的共同诉求。”

高栋细细思索着徐策的分析，点头道：“你说的没错，凶手一定只是一个人，做这种大案，而且整个犯罪过程滴水不漏，相信凶手经过了精密的计划，这种人不会找同伙的，也不会把计划透露给其他人。现在你帮我解决了第一个难题。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再分析一下，早上奥迪车挡风玻璃上的那幅字你也知道的吧，我上面领导担心，凶手会继续作案，你能否分析下凶手的心理，看他是否真的还要作案？”

“这只能从概率上来讲。”

“我明白，利用概率分析法从事心理学的研究，是你的专长，我看过你很多的文章。”

“一种可能，是凶手真的仇视社会，所以留下那幅字。另一种可能，是凶手和早上的死者有仇，留下字是为了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我不怕第二种可能，就怕第一种可能。你觉得第一种可能性多大？”

“不好说。如果真是为了报复社会，第一个就拿公安局的副局长来立威，立马就会引起大肆搜捕，这么做的风险代价很高。如果只是其他单位的普通局长，恐怕也不用派你下来了。”

高栋点点头，如果被害的是其他单位的小领导，这事给社会上的震惊程度会大大降低。

“但如果凶手是个自信的人，那么他认为他有能力不被查出来，所以先挑了个最难下手的受害者，来证明他的实力，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在没办法了解凶手的性格时，无法确定杀人动机，只能说，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高栋无奈吐口气：“看来，这个问题只能先放下了。”他看了眼手表，“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局里，带点吃的给兄弟们。老徐，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这么多年没见，本想和你多聊聊，等我把这案子办妥，再找你出来玩玩。反正你现在一个人在国内也闲着，到时来市区坐坐。”

“好的。”徐策点点头，站起身和高栋告别。

徐策回到车里，看手表，今天已经太晚，来不及了，这几天虽然看上去警察都出动了，晚上也会四处巡逻，但大部分警力还是忙于这件案子，事实上，某些环节比以往更薄弱。

这反倒是很好的机会。



第六章

高栋从一排办公室走过，每间里面都有若干个公安在查监控录像，不时相互交流比对。他来到最后一间，把还在工作的张一昂叫到会议室，关上门，问：“监控看得怎么样了？”

“一共有二十几个人在查，所有进入监控的人和车都在比对，看看哪些进入凤栖路后，没有离开。暂时还没发现问题。”

“可疑的人？”

“也还没有发现。”

高栋长吁一口气，摸了摸额头：“你把陈队长叫来。”

过了会儿，陈队进了会议室，道：“高局，你找我？”

“先坐吧，”高栋拉出条椅子，“下午开会人多，有些情况我不太方便问，现在找你聊聊。”

“您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您尽管问。”

高栋抿了抿嘴，眼神一寒：“民警配枪的规定，知道吧？”

“嗯……知道。”

“你们这李爱国副局长，没执行公务期间，他怎么随身带枪，子弹也带身上？”

“这……我们做下属的不太好评价。”陈队踌躇着。

高栋哼了声，道：“好吧，也难为你了，咱们先不谈李爱国的作风问题。但为了破案，其他的事你要跟我实话实说，李爱国在你们这儿的口碑怎么样？”

陈队犹豫一下，道：“不太好。”

“怎么个不太好？”

陈队道：“李局分管治安的，他平时爱抓黄赌毒。”

“赚外快？”

陈队点头。

高栋眼带笑意地看着他：“这事你有参与吧？”

陈队顿时哑口无言，尴尬地看着他。

高栋轻松道：“其他的我不会管，我只关心这案子怎么破，明不明白？”

陈队顿时心领神会，道：“理解，理解。”

高栋道：“李爱国常抓黄赌毒，他的社会关系里，有很多搞娱乐会所一类的朋友吧？”

“嗯，大的会所老板常跟他一块儿玩。”

“这些个老板虽然拍他马屁，不过心里也不太乐意吧？”

“那是当然。”

“那些个娱乐会所的老板，还有些赌博被抓的冤大头，跟李爱国有仇吧？”

陈队果断回答：“嗯。”

“这些人你认识吗？”

“认识一些。”

“如果监控中看到，你能认出来吗？”

“我们县就那么大，有头有脸的人都有些印象，应该能认得出。”

“好，那你继续回去指挥大家查监控吧，尤其注意，监控里如果能认出上述两类人，重点关注。”

“明白。”

“好，那你先走吧。”

等他走后，张一昂道：“高局，你认为是仇杀？”

“你认为呢？”

“我原本觉得是仇杀，现在倾向于凶手想报复社会。要不然就不会画蛇添足地留下那幅字了。”

高栋道：“好吧，我承认这次我有点困惑了，凶手的犯罪动机有些矛盾。首先你看，凶手杀李爱国的针对性很强，从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看，凶手是谋划已久。不是说刚巧遇到了李爱国，心血来潮，把他杀了，而是精心准备的谋杀。照常理推断，凶手是和李爱国有私仇。但其次，如果凶手杀李爱国是出于私仇，那么他杀了李爱国，没必要留下一幅字，还拿走枪，闹出这么大动静。”

“那有没有可能，凶手杀李爱国，是出于私人恩怨，拿出这幅字，主要想分散我们的侦察注意力，使我们误以为凶手是个仇恨社会的人？”

“那他何必再把枪带走呢？谁都知道丢枪是要上报公安部的大案。”

“那您的意见？”

高栋沉声道：“这两个犯罪动机都有矛盾，我暂时无法判断。还是先等监控的勘查结果吧。”



第七章

徐策从后屋里出来，手上拿着一只手机，上面显示的时间已经晚上11点了。

这是部诺基亚的高端机，周围一圈金边，实际上是镀金，另有几颗碎钻镶嵌着。

这不是徐策的手机。

他拿着手机反复地看着。

警察能通过手机信号来找到手机的具体位置，如何使手机不对外发出信号？

他对手机收发信号的原理不太了解，但没关系，他可以根据生活经验进行推理。

当拨打一个手机号码时，遇到拨不通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你拨打的手机已关机，一种是你拨打的手机不在服务范围内。

如果你拨打对方手机时，得到的信息是他的手机已关机，那么表明，移动公司知道了他手机关机的信息。所以证明，单纯把手机关机了，手机依然会对外发送信号，告诉移动公司这个手机已关机。

所以，如果仅把手机关机了，警察依然能通过移动公司，找到手机的位置。

所以，要想让警察查不到手机的位置，必须把电池板取下来。

能量是守恒的，手机向外发射信号需要能量，没有电池板，没有能量供给，手机自然无法发射信号。

徐策拆下了这只手机的电池板和手机卡，这样，警察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现这只手机了。

他回忆起刚刚这只手机的主人向他哀求的声音：“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听领导指示办的，我就是个干活的。”

对于一件恶事，是下达命令的可恶，还是执行命令的可恶？

执行命令的会说，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执行命令，如果不执行命令，他会受到处罚。

历史上，曾经有一种长官意志至上的思想，军令如山，士兵是不应该，也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的，只要执行命令就可以了。无论这个命令是什么，作为下级，必须要服从，否则就该受到惩处。

但现代文明国家都规定，士兵如果接到长官违反人道、违反法律的命令，可以有权不予执行。

东德和西德合并后，法院审理了一起东德警察开枪打死翻越隔离墙的人的案子，警察辩称当时他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这是警察的本职工作。但法庭最后还是宣判其有罪。因为法官认为，虽然你在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如果你的手枪口径偏离了五公分，那么你既执行了命令，也不会伤害到那个人了。所以，你在杀那个人时，存在了主观恶意。

对于一件恶事，下达命令的人固然应该在以后的清算中受惩罚，而执行命令的人，你原可以敷衍执行，结果却助纣为虐，有什么理由逃避惩处呢？

徐策对那位手机的主人一点都不感到同情。

他又想起了上半年的那件事。

徐策从小父母离异，由其母独自带大，随母改姓徐。

今年的二月份，那时他尚在美国。白象县进行旧城拆迁改造，徐家的祖宅位于拆迁名单中。

徐家的祖宅面积不大，年岁很长。从清朝慈禧太后开始，那宅子就姓徐。结果后来，宅子突然变成了“违章建筑”，要强拆，补偿只

是每平方一百块。

徐策舅舅找出了民国时候宅子的房契，证明房子并不违章。旧城改造维稳工作室只承认房产证、土地证，并不理会这张房契。

徐策母亲和他舅舅都另有住处，不在祖宅居住。但祖宅隔成了几间出租，每个月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如果就这样按每平方一百块的补偿标准被征收，他们当然不同意。于是他们阻止拆迁人员施工，双方发生冲突，徐策母亲不幸被房上的一块落石砸中，当场身亡。

后来县政府认定他母亲是“妨碍公务造成的意外事故”，给予了三万块钱的赔偿，几个施工人员象征性地判了缓刑，主管官员无一受惩。

每一想到这，徐策总是会咬咬牙口。

他当然不是为了赔偿多少的问题。他在美国收入颇丰，不在乎赔的是几万还是几十万。他在乎的是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在国外多年，突遭从小独自把他带大的单亲母亲的噩耗，他顿时追悔莫及。

没有人对这件事情负责。

好吧，他们应该要负责的。

在回国前，徐策已经想得很透彻。

他走到了屋外的院子里，坐进了奥迪车，驶出了家门，顺着沿海北路拐进了凤栖路，又从沿海南路驶离，开到了县里五星级的半岛大酒店的门前。

他停下，看了眼电子表上的车辆里程数。

随后掉头又进入沿海南路，开进凤栖路，到了中间，他踩刹车停顿了一下。再看了一眼车辆里程数。

两次的里程相减，半岛酒店到凤栖路一共是两千三百米。

他记下了这个数字，随即松开刹车，继续开回家中。

整个县城的各条路上，都有数量不等的电子监控，这让杀人显得困难重重。

从那么多个电子眼的监控中，寻找出合适的地点，避开电子眼，实施计划，不太容易。

从半岛酒店前往凤都小区的这段路上，前面的路都人流过大，只有凤栖路上，公务员小区，人口结构简单，人流量少，看来，下一次的动手，还是得在老地方。

当然了，上一回的手法已经不适合再用了，需要更精妙的犯罪技巧。

现在需要重新规划一下方案了。

电子监控，如何全部避开呢？

还是上一回的手法？

他陷入了思索。

唯一让他欣慰的一点，正因为现在有更多的电子监控，所以警察破案，也更依赖于监控录像。只要骗过了监控，就骗过了警察。

真正的完美犯罪，依靠的永远是思想和大局观，而不是高端的科技手段。



第八章

距离李爱国被害，已经过去了三天。

这次会议室的案情通报会上，气氛压抑得让人难以呼吸。

“你们查清楚了？一个滞留在路上的人都没发现？”高栋沉声问。

陈队低头“嗯”了一声。

“每辆车，每个人都查过了，问过了，一个都没漏掉？”高栋显得有些气恼。

主管刑侦的县局副局长张相平打个太极：“这事是市局的兄弟们一起办的，高局可以问问他们。”

高栋听得出来，张相平的意思是查不出可别怪他们县局的人没本事，这活可是大家一起干的。

高栋缓和了语气道：“我知道大家这几天都很辛苦，我有时候脾气不大好，容易急躁，不好意思。”

高栋会马上认错说软话，丝毫没有做作的样子，出乎张相平的预料，他对自己先前这句略带挖苦的话有些不好意思，忙转头对陈队道：“高局没有怪你们的意思，你们具体怎么查的，说来大家听听，看看是否还有遗漏的地方。”

陈队道：“我们查录像时，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对行人，一个是对车辆。从三个点的监控上看，案发当晚六点后，从沿海南路走进凤栖路的人，沿海北路走进凤栖路的人，以及小区里走出进入凤栖路的人员，所有的人全部在之后的监控中，走出了凤栖路或进入了小区，没有一人滞留在凤栖路上的。”

高栋点点头，任何一个人，如果从沿海南路或沿海北路进入凤栖路，或者走出小区进入凤栖路，如果这个人不是凶手，那么他必然会在过几分钟后走出凤栖路或进入小区。

滞留在路上，没有继续在监控中出现过的，一定是凶手。

陈队继续道：“对于车子，电子监控只能拍到坐在前排的车内人员，没法儿拍到坐在后面的车内人员。但电子监控能很清晰地拍到牌照，除了小区内住户的车辆，一共找到了891例社会车辆或出租车、黄鱼车、三轮车进入过凤栖路，我们共有三十名队员对每辆车主进行了询问，除了还有25辆联系不到的，其他车主都表示当天夜里，没有坐他们车的人在凤栖路上半路下的。所有车主的身份也都进行了排查，没发现可疑者。”

高栋道：“还有25辆是什么车？”

“都是没牌照的车子，有几个三轮车。”

“三轮车上带顶棚，监控拍不到里面有没有坐着人？”

“嗯。”

高栋抿了抿嘴，道：“好吧，那再安排人手，想办法把剩下的25辆问清楚。另外，再安排几个人，查看案发前几天的监控，看看有没有像是在踩点的可疑分子。有的话，马上调查。”

散会后，高栋躺在椅子上，眯起了眼睛。

怎么可能？

没有一个人在凤栖路滞留，没有一辆车把人放到半路。

那凶手是怎么出现在凤栖路上的？总不可能天上飞下来的吧？

他相信，凶手只有一个，没有同伙和帮凶。所以查询的那些车主不会说谎。这些车主既然都说没有人在凤栖路上半路下车，那么凶手究竟是通过什么办法，滞留在凤栖路上的？

难道答案在剩下的25辆车里？

旁边的张一昂看着他，谨慎地问：“高局，万一……万一凶手来的时候，也没经过摄像头呢？”

高栋仰起身：“那你说会怎么来？”

“说不定，跟他逃离现场一样，也从农田过来。”

高栋摇头：“不可能的，案发前凶手一定已经等在那里了，案发前时间尚早，如果凶手从农田走进来，很容易引起旁边几条路上的人的注意，凶手所有手段都计划得这么周密，怎么会提前就把自己暴露在别人关注的眼光下？你们这几天也调查走访了很多周围的居民，包括当晚有外出过的，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可疑人，也没有一个人当晚看到有人在田里走。小区的墙很高，没法儿爬出来。再者，前天我安排物证科的人把凤栖路的农田全部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从水沟过来的新鲜脚印。所以凶手一定是从路上过来的，监控中一定出现过凶手，只是我们还没把他找出来！”

张一昂点点头，高栋的判断还是很有道理的。

高栋继续道：“现在必须继续抓紧查所有的车辆，尤其那25辆没联系到的车辆。如果凶手搭个黄鱼车在凤栖路半路下了，现在已经隔了好几天，即便找到车主，很可能车主也想不起来凶手的长相。所以必须尽快找。”

张一昂皱皱眉头：“现在只能这样了。凶手的犯罪动机自相矛盾，凶手如何来到现场的也是未知的。唉……”



第九章

两天后的傍晚，高栋身穿便服，顺着沿海南路拐进凤栖路。他重新观察这里的环境，他已经无数次地走过这条路，但都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现场早已清理干净，这里又像往日那样安静、冷清。公务员的小区人流都很少。偶尔有车子经过，吹动着他的裤脚。

他愁眉不展，这件事省市两级领导天天催问，在接案时，他以为一个星期内破案，毕竟只是个县城的案子，县城的人员结构比不上城市里复杂，即便一个星期内抓不住嫌犯，也该能锁定嫌犯的大致轮廓了。

可事到如今，人证、物证都没有，犯罪动机又矛盾，更诡异的是，凶手是如何来到案发现场的，这点至今没有任何突破。

这是件惊天大案，几乎所有的警力都投入此案的侦破，所以才能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了几千人次的调查，进入监控的所有人、所有车，包括三天前还没能联系到25辆车车主，全部进行了排查和走访，但都没有线索。所有车主都表示没有在凤栖路上半路下过人。

不光是县局里的警力，自己带来的刑侦科人马，斗志也都开始萎靡了。

难道，这案子就这样成了悬案了吗？

上级领导天天施压，他背负的压力很大。

穿过了整条凤栖路，一无所获。

他来到了沿海北路，脑中激烈思考着，脚步漫无目的地朝西走去。

这时，他经过一家沿街的小饭馆，门口一桌的说话声传入他的耳朵里。

那桌坐了四个中年劳动力，一人道：“派出所的李爱国被人杀了知道伐？”其实李爱国是县局的副局长，老百姓弄不清级别，所以称是派出所。

另一个人哈哈笑着：“那可厉害着呢，听说就捅了一刀，直接要命，杀人犯还留下一条大字，‘杀够局长二十五，局长不够科长补’。这话多气派！”

高栋摇头笑笑，老百姓的传言越传越不靠谱，字条是写着一十五，到现在就传成了二十五，将来会传成三十五、四十五，乃至二百五。他一摸肚子感觉有点饿，就进了饭馆要了碗面条。

刚才那桌的其中一人喝了口老酒，道：“李爱国被人杀了，老百姓都叫好呢。”

“这家伙平时太横了，惹的人不少，‘金碧辉煌’‘银都时代’都有他股份。”

“公安局的都敢杀，杀人犯胆子真大。”

“反正跟我们没关系。”

“他要没死，说是明年升局长，我们白象县的治安就更差了。”

高栋的面还没上，停下来，转头道：“师傅，谁说李爱国明年要升局长的？”

那人道：“明年不是县委换届嘛，现任局长要调到省里，肯定是李爱国接班。”

高栋道：“不是有好几个副局长嘛，也说不定市里派个局长下来，正局哪有这么好当的。李爱国是本地人，好像不能当一把手的吧？”

那人道：“这你就不懂了，李爱国钱多，关系硬。还有几个副局长轮不上，本来铁定是他的，现在嘛嘿嘿，张相平要笑死了。”

高栋浑身一激灵，脑中冒出几个词，熟人作案，犯罪动机矛盾，李爱国死了，张相平笑死，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显示白象县治安环境很差，张相平貌似前几年还在市局里得过奖，能力口碑过得去，而且张相平是湖州人，不是本地的，按规定可以当一把手，张相平也住凤栖小区，这样就自然避开了监控。

这个想法一冒出，另一个想法又说，不可能吧，自己从警多年，还没遇过争位子杀人的，张相平已经五十左右，就算当局长，也只能当一届，之后即使没退休，也会安排到二线，没必要冒风险走这一步。

高栋心里琢磨着，不可能占了大多数，但回去后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

他吃完面条，准备回警局，这时看到路牌，想起徐策跟自己说过，他家住这里附近，现在时间尚早，就掏出手机拨了徐策电话。

五分钟后，徐策来到路上，高栋迎上去招呼：“老徐，刚巧我又去凤栖路走了一遭，糊里糊涂乱逛，就到这儿了，想起你就住附近，索性叫你出来一起逛逛。”

“怎么，又去凤栖路，案子还没破？”

高栋无奈点头：“我每天被上面领导压着、催着，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你总能想到办法破的，我对你有信心。”徐策敷衍着。

高栋道：“你想不想听听案情？”

徐策摇摇头：“没什么太大兴趣。”

高栋有些失望：“你虽不是警察，但我晓得你是这方面专家，当时我在公安大学进修，老师都推荐过你的犯罪心理学文章。我本想找

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想的对不对。”

“案情是你们公安的机密，我不能听。”

高栋笑道：“你还是像以前一样，硬脾气，呵呵，这也不是什么机密，对你这老同学我也没什么好瞒的。破不了的时候才叫机密，要真破得了案，早找媒体报道宣传了。”

“好吧，你说说看。”

高栋道：“这案子最头痛的地方，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你的意思是？”

“指纹、皮屑、凶手的遗留纤维都没有，甚至脚印都是假的，凶手脚上套了平底的47码铁鞋，身高也判断不出。案发在半夜，没有目击证人。”

“做得很干脆。”

高栋苦恼道：“案发现场凤栖路，路上没有监控，但路两头，还有中间的小区门口都有监控。路一边是小区高墙，凶手爬不过。另一边是荒田，案发前凶犯到来时，应该时间尚早，凶手不会从农田进来引起别人注意。所以我判断，凶手进入案发现场时，一定是经过了监控。”

“你说的很对。”

“我们的人查遍了当晚进入凤栖路的每个人和每辆车，都没发现有人在凤栖路滞留，或者半路下车。”

徐策心中一想，果然如他所料。高栋也是有很强的判断能力的，他能立刻注意到案发现场是个封闭区域，凶手进入现场，必然会经过监控，可是他永远猜不透他如何光明正大地骗过监控的。

徐策点头应付：“我认为你说的没错，可能你们的人没查仔细。”

高栋道：“虽然我也是这么想的，一定是把凶手漏过去了，但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即便再找出凶手当时搭乘的车，司机也准记不清凶手的容貌了。”

“你们应该做嫌犯模型。”

“信息太少，没法儿形成模型。现在只有凶手应该和死者认识这一条线索。凶手胆子大，反侦察能力强，而且只捅了死者一刀，直接致命伤，下手很稳，一捅到底，没出现因为紧张没捅进而划破其他皮肤的情况。所以我判断，凶手可能当过兵，当过侦察兵。一个和死者认识、曾经当过兵的人。”

“那应该就把范围缩小了许多。”徐策的话语依然平淡无奇，丝毫没暴露他心里的半点想法。只不过他心里在叹息，高栋呀高栋，你如果把凶手定位成一个与李爱国认识的退伍兵，那你这条路就越走越远了。

“话虽如此，但死者社会关系复杂，当过兵的朋友也不在少数。”

“那恐怕真不太好查。”

高栋沉声道：“我告诉你件机密，这事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机密的话还是不要告诉我，我怕被灭口。”徐策幽默地做了个枪的手势，朝自己头上打了下。

高栋道：“你可别跟我开玩笑，我现在一看到枪的形状就头大。因为我要告诉你的是，凶手把死者的枪和子弹带走了。”

“是吗？”徐策眯眼，似乎在思考，过了会儿，道，“你上次问我，猜测凶手会不会继续作案。现在我能肯定回答你了，一定会。”

“为什么？”高栋眼睛瞪圆。

“如果凶手和死者是私人恩怨，他在杀人后，留下一条字幅转移你们侦察的注意力，那也就算了，他不会拿走死者的枪。遗失枪支是

特大案，我虽常年在美国，对国情也知道一些，丢枪的案子要报到公安部的吧，单纯的仇杀伪造现场，没必要弄这么大动静。既然凶手不是单纯的仇杀，那么他拿走枪支，你说他还会不会继续作案？”

高栋瞬时感觉身上一阵凉意。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在这个案子侦破前，如果继续出现下一个领导岗位的人被杀，上级施加的压力非逼死他不可了。

高栋浑身不自在，看了眼时间不早了，便告辞离去，徐策叫住他，道：“老高，我有件事，可能需要麻烦你。”

高栋爽快道：“什么事，你说吧，咱们这么多年老同学，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一定帮。”

徐策道：“你和县局里的张相平副局长熟吗？”

“张相平？”高栋眼睛微微一闪，想起了刚才的事，随后道，“他是县里主管刑侦的，这几天我们一起合作办案，说熟也谈不上，有什么事的话，或许我能说上几句话。”

“是这样的，去年县里开始搞旧城改造工作，今年二月份时，我妈这边的家里老宅要被拆除，因为补偿没谈拢，所以我妈和我舅舅一家阻止他们拆迁，结果起了冲突，因为我不在场，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听我舅舅说是当时有辆挖机要强挖，刚好我妈站屋下，机器推倒房子，房梁石头掉下来，刚好把我妈砸中，嗯……就这么没了。”徐策语气里带着苦楚。

“发生了这种事！”高栋也替他难过。

徐策苦笑一下：“事情发生了，也就算了。当时我就跟我妈他们说，“补偿能谈得多自然多拿点，谈不下来就算了，你们也不能硬挡拆迁队吧。”结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事情过这么久，我倒不是想追究这事了。”

“那你是？”

“事情发生后隔了几天，我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弟，他在技校读书，回家来知道这事后，就带了几个狐朋狗友去施工现场找人算账，结果起了冲突，伤了人，现在还关在看守所里。我妈死了也不能复生，我总不想活人再受罪吧，我舅舅就一个儿子，要是多判了几年，可怎么办呢？所以我想托托关系。这些年，我钱是攒了一些，就是你知道我一直在国外，国内没关系，所以没门路。”

“这事情是张相平办的案？”

徐策点头：“听说他是管刑事案的，而且他是旧城改造维稳指挥办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他抓的，所以我想求求他，总该有用。”

高栋摸了摸额头，道：“要是其他的案子，我也可以直接托关系帮你忙。这是地方上的案子，也是张相平办的案，没办法绕过他。”

“这我知道，我只是想找个机会认识一下，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双方沟通一下，事情简单处理。”

高栋笑了笑：“没想到美国待了这些年，你脾气也改了。”

徐策摊双手苦笑：“没办法，不这么办不行，人总是要向前看的，不能老顾着过去。”

高栋道：“伤了谁，伤得厉害吗？”

“一个城建公司的小经理，赔了几万块钱，人现在也没事了。”

高栋道：“这事情也不大，我觉得不会麻烦。这样吧，我回去先跟张相平聊聊情况，到时再介绍你去认识一下，我在旁说几句好话，具体怎么处理，还需要你这当事人跟他沟通，你明白我意思吧。”

徐策点头：“了解，要怎么准备，要说什么，还需要你指点指点我，我不太懂。”



第十章

回到县局，高栋依然满腹心事。案子办到这里，似乎走入死胡同，陷入僵局了，人证物证都没有，直接线索已全部断了，这很令人头痛。因为现在即便知道凶手是谁，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凶手只要一口咬定没做过，也很难判案。

在政法系统里，究竟能否判得了案，还是要靠人证物证。

而且，此案又是省市两级领导压着的大案，责任就更重了。

而高栋心里最担心的，还是正如徐策所说，无论哪种犯罪动机，凶手既然拿走了枪，一定会继续作案。如果在没抓到凶手前再出现新的死者，那他这专案组负责人的脸上就被人打了个大巴掌了。

之前他甚至有一丝怀疑张相平杀了李爱国，但考虑到凶手拿走了枪，张相平的可能性就基本排除了，因为他如果出于争局长位子杀人，也没必要画蛇添足把案子捅这么大。

看来这案子还是要从头开始，从李爱国的社会关系入手，毕竟在车上杀的人，应该是熟人作案。

高栋叫来了张一昂。

“老大，你找我？”张一昂眼睛有些红血丝，显然这一个星期工作强度很大。

高栋点起一支烟，道：“这几天你们跟李爱国亲友的摸查进行得怎么样？”

张一昂道：“现在……现在还没有什么进展。”

高栋吐了口烟，道：“他老婆案发前有没有觉察出什么异常情况？”

“没有。”

高栋抿了抿嘴：“他的社会关系中，有没有什么人这几天行为异常的？或者谁几天没出现过了？”

“老大，你是指畏罪潜逃？”

“嗯。”

“暂时排查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有异常，也没有人这几天不见人影。”

高栋哼了声，道：“车里杀人，一定是熟人作案，凶手的心理素质很好，一定是你们调查不够深入，把人漏过去了！”

张一昂嗯了声，低头不语。他并不否认高栋的判断，毕竟这么多次车次的排查，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凶手在排查中隐藏过去了，也是有可能的。

高栋看了他一眼，又道：“不要灰心，你们不要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从不同的人口中拼接信息，还原案发前的情况。尤其是案发当晚，和李爱国一起喝酒的一群家伙。”

“这些人都问了很多遍了。”

高栋严厉道：“问得再仔细点，把所有人的笔录重新整理好，明后天再交给我。”

“嗯，好的。”

“对了，我让你联系省厅物证专家过来，他们有什么进展？”

“老大，我正准备跟你说呢。具体的结果还在核查，但今天有了些新发现。”

高栋眼神一亮：“哦？发现什么？”

张一昂道：“是凶手留下的那副字。字是用美术体写的，自然没法儿确认笔记。写字的那块布是化工纤维，这个材料很普遍，国内能生产的大小厂家不计其数，所以也查不出来源。而字所用的颜料，凶手露出了破绽……”

“什么破绽？”

“物证科的人把字幅上的颜料提取出来，又从市面上买回了上百种红色的颜料，每种经过比对，总算查出来了，凶手用的是萧山产的一个合资品牌的颜料。今天我找陈队商量，他那边县城安排了十几个人，县里其他几个乡镇也都委派了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我们把全县基本上所有的文具店和办公用品店都走了一遍。”

“结果呢？”

“这个牌子的颜料，只有县城一家连锁的办公用品店有卖。据店员说，因为这种颜料牌子成立的时间短，价格又高，在白象县也没有专门建立过销售网络，所以估计全县只有他们家有卖，他们是全国连锁的办公用品店，总公司铺货的，所以才有卖。”

“这么说，这颜料的销量在白象县的销售也不会多。”

张一昂点头：“嗯，那家店翻了销售记录，这种颜料他们是在三个多月前才开始卖的，至今只有五次卖出过这种颜料的记录。其中一次在本周，就是案发后，实际上只要查前面四次就行了。”

“有办法查出那四次都是什么人买的吗？”

张一昂道：“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应该有结果。这家店里有两个摄像头，监控视频在他们老板电脑上，老板今天在外地进货，明天早上能赶回来，我问过了，他们的监控保存60天，只要凶手是在两个月内购买的颜料，就一定查得出来。”

高栋点点头：“这算目前一条比较重要的线索了。”

张一昂道：“如果明天查出的结果，买这颜料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凶手，那就万事大吉了。”

高栋轻咳一声：“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

高栋并没有张一昂这么乐观，他想到这个凶手心思缜密，整个谋杀经过了精密的策划，任何人证物证都没留下来，难道最后就会败在这个颜料上？

但愿如此吧，凶手应该不会想到我们警察连颜料这个细节都不会放过。

可是，如果他用的颜料，并不是在白象县购买的，那么明天的工作岂不又白费了？

而另一个疑点在于，凶手为什么会买这种用的人少、价格贵的颜料？而且偏巧这颜料整个白象县只有一家店有卖。

如果他用的是大众牌子的颜料，卖的地方多，公安根本没办法排查凶手的购买渠道，自然也无法锁定凶手。

或许是因为凶手并不知道颜料的品种，仅告诉销售员买个红色的颜料，店员随手拿给他的。

对于颜料这种非犯罪的“必要道具”，相信凶手也会疏忽大意，绝不会想到他买的颜料，刚好全县只有一家店有售。

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拿到当时购买颜料的录像，疑犯就显山露水了。

高栋又道：“明天我跟你们一起过去，希望有收获。另外你还要跟郭局长那边跟进一下，查查案发前两个星期内，李爱国的车经过县内道路上的各个摄像头时的录像，有没有什么车在后面跟踪。这个案子凶手经过精心的踩点准备，而且时间挑了半夜，肯定是事先跟踪的，而且跟踪了很多天才逮到李爱国这个时间点回家的机会。查仔细些，一定能有眉目的。”

“好的，老大，我这就去办。”张一昂虽然面容有些憔悴，但对待工作还是很认真的，尤其很听高栋的差遣。

高栋也欣赏这个得力的助手，不但“懂事”、听话，脑子也转得快，这样的人自然是他的铁杆手下，他笑了笑：“小张，这次辛苦你了。等案子办完，回市里我给你和另外的兄弟好好犒劳一下。”



第十一章

第二天一早，高栋穿着夹克便装，身旁跟着穿警服的张一昂和陈队，到了一家店面较大的连锁办公用品店。

高栋走进店里，抬头看了眼店里的两个监控，刚好一前一后，安装位置和高度都很科学。起先他还担心监控拍不到人脸，现在许多商店里的监控，装的角度不好，都是店主自己胡乱装着防贼的，很多情况下拍不到人的脸部。这里显然是连锁店统一设计的，这两个监控对于任何进出店的人，都能准确拍到面部。

经过和店主的询问，这两个是百万像素的摄像头，店里光线充足，显然，拍清人的脸部特征没有问题。

店主带他们来到后屋的简易办公室，抽出早已准备好的销售单据交给高栋，道：“领导，这是我们按你们指示找出来的，我们销售都有通过电子扫描仪入库，这是四次购买的单据。”

高栋把手里几张纸扫了几眼，四次购买记录中，最远的一次是两个月前，其后大约隔两三个星期卖出一次，这四次购买记录中，居然都开了发票，抬头都是机关单位。

高栋好奇问：“买的四次，都开发票了？”

店主道：“我们是县政府定点采购企业，这种颜料的价格比较高，一般人自己用都买国产牌子的，前几回有单位采购的来买，我们销售人员推荐这种试试看。”

高栋点点头，让张一昂把这几张发票带走，发票抬头两次是县国土局，另两次分别是两家事业单位。

高栋注意到销售单据上，四次购买时间都记录到了几点几分，这给查视频带来了方便，只要拉到那个时间点就可以了。

他让店主打开电脑，准备先看一下视频，等下再把视频拷贝带走。

由于第一次的购买日期超出了视频保存时间，所以他们只看了后面的三次。

前两次分别是两个事业单位的人购买，高栋让陈队注意着这两人，回去再派人调查。

到了第三次，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出现在视频里，最后买了一大堆的颜料和一些纸张，顺便还买了一些文具。

陈队辨认了半天，告诉高栋：“这不是国土局的副局长王修邦嘛，他怎么自己来买东西了？”

“哦？他是国土局副局长？”高栋多看了几眼这个人。

陈队转而一想，笑着道：“他估计是给自己小孩买的。”

高栋道：“哦？”

陈队补充道：“听说他前几年离婚了，有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大概读小学吧，跟他的。看样子是买回去给小孩画画用。”

高栋点点头，显然这个王修邦开单位发票，自然是拿单位报销办公用品的，看他买了这许多，也有几百块了。高栋冷笑一声。

这时，王修邦买完东西，离开了商店，他走出了视频一会儿后，视频里出现了另一个人，高栋心里一闪，是他？

视频中，出现了徐策清晰的脸部，他走进店里似乎跟店员说了几句，随后买了一包打印纸走了。

高栋自然没有对徐策起疑，毕竟他很自然地走进店里，没说几句话，就买了包打印纸离开了。任谁也不会对他的正常行为有所怀疑，更不会想到其实他是在跟踪王修邦。

高栋见到了视频里的徐策，想起徐策托他和张相平打招呼捞人的事，最近一直在忙，打招呼捞人不是时机，等过几天再帮他安排吧。随后，带了人回到了局里。



第十二章

回到县局，高栋招呼陈队、局长郭鸿恩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张相平一起商量。

那家办公用品店，公关搞得不错，确实是县里很多机关的定点采购单位，一般小金额的日常办公用品的采购都从它那儿买。

所以几家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去那儿买颜料一点都不奇怪。

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视频中的两个事业单位的办事人员，是不是真的是事业单位的，他们买走颜料拿去做什么，有没有办法证明他们买走了颜料，没有用到其他地方。

其次，国土局副局长王修邦的儿子是不是在学画画，这个也最好想办法找人了解一下。

关于王修邦买颜料的事，张相平倒是知道，他和王修邦有些私交，据他说王修邦的儿子确实在学画画，而且王修邦也不可能会去杀害李爱国。

一是王修邦是个很保守的官员，做人低调。二是王修邦与李爱国只有开会时见面点头的认识关系，双方没有任何工作和生活的交集，据说两人如果面对面走在街上，都不一定认得出来。

当然，现在的事情就剩下了确认视频中两个事业单位的办事人员的身份，以及购买颜料的用途。

因为案子调查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现在从颜料这个细节着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去调查体制内其他单位的人员，也是很为难的举动，这事情被其他单位知道了，影响很不好。

如果调查展开了，又被其他单位知道，最后调查结果又证明他们判断错误，就更尴尬了。

所以高栋需要跟他们县局的人商量着办，这办法也是在无奈之下对所有的可能犯罪人员进行逐一的排除。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让陈队想办法找朋友侧面打听，首先确认视频中出现过的人身份，再想办法了解一下他们买这牌子颜料的用途。

高栋虽这么安排，他心里对结果也不抱着多少的期待。毕竟单位采购颜料，是很正常的事。

这个小会开完后没多久，陈队就再次找到了高栋，报告他一件事：“县国土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早上到县城派出所报案，说他们土地执法办队长林啸失踪了。”

高栋冷不防一个激灵，心里发出了一个声音：“下一个开始了！”



第十三章

高栋冷不防一个激灵，心里发出了一个声音：“下一个开始了！”

这些天来，他时刻担心着案子侦破前，出现下一个死者，那么，就事态严重了。

现在陈队突然报告国土局一个科员失踪，似乎正中他的心声。

他随即注意到面前还有陈队站着，忙恢复了心神，不让心中的动摇落入下属的眼里，依然保持着 he 平日的处变不惊，慢声问：“怎么回事？”

陈队赶紧道：“是这样的，今天他们单位一个管日常的秘书来报案，说执法办的队长林啸已经有三天没去上班了，今天是第四天没上班。林啸是宁海人，早上报案时，他的家属也一起来的。说他这几天电话关机，人也没上班，到他住的地方，敲门没人应，所以他家里人担心，就找到单位，单位领导让他们来报案。所以他们一早就到县城派出所去了，这我也刚得到消息。”

高栋抛了根烟给陈队，自己也点了起来，微微皱着眉，吸了口，道：“你们局长怎么说？”

陈队眼睛跳了跳，道：“郭局说，由高局您全权处理。”

高栋眼睛斜斜一瞥，怪笑道：“郭局说要不要立案呢？”

“一切高局您定。”

高栋笑一声：“我是负责来查你们李爱国的案子的，失踪案子也归我管，呵呵，这是什么说法？”

“嗯……”陈队支吾道，“这……这我不太清楚。”

高栋心里透亮，人员失踪案放哪里都是小案子，现在郭鸿恩把这案子也说由高栋全权负责，显然他是怕出事，连立不立案都左右为难了。

如果换个普通人失踪了，立个案放在那儿，也没什么大不了。

现在是一个机关科员失踪了，放到以往也是个小事，可在这风口浪尖的时刻，一个科员失踪，郭鸿恩怕的不是失踪，而是出现下一个被害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一二六大案尚未破之际，再冒出个被害的公务人员，那不是天塌了？

所以郭鸿恩对这个科员的失踪，到底立不立案，心里没底，只能全权交由高栋。郭鸿恩相信高栋对处理这事比自己更懂分寸，所以连立不立案，都让高栋安排。

高栋现在也没法儿判断这个名叫林啸的科员失踪，和李爱国被害有没有关联，他深吸了几口烟，抿抿嘴，低声道：“先不要立案，放着。”

陈队心领神会，道：“我这就去告诉他们。”

高栋道：“等一下，这事情现在知道的人多不多？”

陈队道：“除了他们国土局的，以及林啸的亲属外，应该没什么人知道。”

高栋点头道：“好，你去安排，这事慢慢来，让他的亲属不要急，就说我们警方一定会全力查找的。找你们单位领导，跟国土局打招呼，这事情低调处理。好吧，你先去忙，半小时后拿他们早上派出所报案的卷宗再来找我。”

过了半个钟头，陈队再次找到高栋，顺便带来了派出所早上的卷宗。

高栋随便翻看了几页，道：“这个叫林啸的，除了是宁海人外，其他你了解到的情况跟我说说。”

“林啸是宁海人，复旦毕业，三年前通过省公务员考试进到我们白象县国土局，一直以来都跟着这副局长王修邦。”

“就是早上我们谈的那个王修邦？”

“嗯，没错。”

“好，你继续说。”

“他在我们县没有自己的房子，租住在县城高档小区文峰公寓里。从星期二开始没来上班，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他们单位的人以为他可能另外有事，但也没太在意。昨天他父母到了这里，去他租的地方，敲门没人应，他们没钥匙，打不开房门。于是今天早上找到了单位领导，双方一商量，连着几天没上班，手机关机，家里没人，这才觉得有些不对劲，所以安排人陪他父母过来报案。”

“这人平时工作情况怎么样？在单位里混得好吗？”

“我了解了一下，他工作挺认真负责的，也懂交际，单位里很吃得开。据说他是他们副局长王修邦的左膀右臂，很受重视提拔。所以那么快就当执法队一个支队的队长。”

“他和李爱国呢，认识吗？”

“完全不认识，应该面都没机会见的。他和我们张副局长倒是认识的。”

“哦，张相平？他们怎么认识的？”

“去年开始县里搞旧城改造，成立了旧城改造维稳工作办公室，由王修邦挂主任，林啸是他的得力干员，另外，城建、公安、城管三家单位各派一名副局长担任工作组领导成员，张局就是公安派过去的领导，所以自然和林啸认识的。”

高栋哦了声，他想起徐策跟他提过，他舅舅的儿子捅了人是被张相平的人抓的，也是因为拆迁的事情。

原本他以为张相平主管刑侦，所以伤人的案子，自然由他来负责。

现在知道了，原来张相平自己就是旧改办的主要领导之一，看来徐策的事情，更要麻烦点。

这旧改办的领导成员里，就有公检法的人，徐策表弟伤了城建公司的人，估计要判挺重，难怪徐策这种内敛的性格，都会开始托关系了。这老同学的忙，必须得帮！

听了陈队的话，高栋分析，那个林啸，在公安系统里，顶多只认识张相平，和李爱国一点关系也没有，有没有见过面都是未知数。看来林啸的失踪和李爱国的被害，应该是不相干的两件事了。

但现在特殊时期，也需要考虑到林啸如果也被害了，那凶手纯粹的报复社会、仇视公务人员的行为特征就更清晰了。

他思索一下，心想这事情还是要稍微再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林啸的失踪跟现在的案子没关系，那他也不会管。如果有关联，到时再看着办吧，至少现在李爱国的案子还没破，如果被上级知道凶手在这几天又干掉一个，那他就难辞其咎了。

所以现在失踪案还是要压着，即便他不是失踪，而是遇害了，就算被发现尸体，现在也不能直接提并案。

思索已定，高栋道：“他家里现在还没人进去过吗？”

“早上听说是在跟房东联系拿钥匙，现在有没有进去过不清楚。”

高栋道：“你们找几个人去他家里看看情况再说吧，这事情要是不关李爱国的案子，就暂时不用在上面浪费精力。如果有关，记住，别声张，回来告诉我。”



第十四章

今天徐策开的是另外一辆黑色奥迪车，他坐在车上，看了眼仪表盘，从刚才到现在开了两公里了，车子一点倾斜感都没有，看来实验又失败了。

他把车停到郊区一条偏僻的路上，下车查看轮胎，车子右侧的前后两个轮胎都扎着一个东西，但轮胎几乎看不出漏气的样子。

这轮胎质量真好。——但对他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正通过实验，来对付下一个目标，而轮胎是最关键的一环。

——当然，如果刚刚的实验实在不行，他还有枪。但开枪的声音很响，很可能马上就会引起周围人的警觉，很难做到全身而退，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用枪的。

半岛酒店离凤栖小区外面的凤栖路南段，也就是他预期的目标作案地点，也即与上次李爱国遇害地点相距几百米的地方，大约有两千三百米。

张相平经常在半岛酒店应酬，应酬结束后，他通常会独自开车回到凤栖小区。他和李爱国住同一个小区，他开的是和徐策这辆同型号的奥迪车，车身的重量是差不多的，徐策也注意过，张相平的奥迪车用的大概也是米其林的轮胎。

——这只是大概，他无法靠近张相平的奥迪车的车底仔细辨别。

他之所以知道张相平的车大概用的也是米其林轮胎，是有一次跟踪张相平洗车，在他洗完后，徐策也去洗车，随意向洗车工询问说，原装的轮胎快磨平了，如果换胎，哪种轮胎比较好，对了，刚才前面那辆奥迪车，用的是什么轮胎。洗车工告诉他用的是米其林，张相平的车在他们店换过胎。

这条信息仅是洗车工告诉他的，无法判断准确性。

因为洗车工或许并不知道张相平车的轮胎牌子，他只是想做成这个生意，他们家有卖米其林轮胎，所以才告诉徐策是米其林。

在一开始，这个无法判断准确性的信息，确实给他的计划造成了不少困扰，但好在，他通过实验证明，事实上大部分牌子的轮胎质量差不多，同样的车身重量下，在轮胎下扎个洞，漏气的情况几乎一样。

现在的实验是他计划最关键的一步了。

他需要在张相平的奥迪车停在半岛酒店时，在他的轮胎下放置扎胎钉，车子一发动，轮子向前滚，扎胎钉就进入了轮胎里，等到张相平的车行驶了两千三百米，也就是快到凤栖小区门口时，漏气会比较严重。

到时，徐策有办法让张相平下车，告诉他轮胎漏气了，只要张相平一下车，他随后立刻动手。

当前的难题，就是这个两千三百米。

如果扎胎钉很大，那么轮胎漏气会发出比较大的响声，或者还没开到凤栖路，轮胎漏气已经造成了车身倾斜，引起车里人的注意，那么张相平就不会开到凤栖路上才下车处理了，那样徐策也没办法动手。

如果扎胎钉太小，那么就达不到让车子漏气的效果。况且，现在大部分轮胎里面都灌了自动补胎液，一种充在轮胎内的物质，遇到轮胎有破口时，会迅速填充修复。不过，这只能针对小口子，如果扎的口子较大，是没作用的。

此外，漏气的速度与车速也有一定的关系，车速越快，漏得越快，车速越慢，漏得也越慢。

总的来考虑，张相平从半岛酒店到凤栖路，仅两千多米，大概三分钟左右就到了。既然不能扎漏气有声音的大洞，小洞又没法儿在三

分钟时间里让轮胎从视觉上看出漏气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放一排多枚组成的扎胎钉。具体需要几枚才能有恰当好处的效果，还需要再进行实验。

好在现在的多次实验已经有一定眉目了，徐策相信这几天内就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他费力地挖下插在轮胎上的扎车钉，随后从后备箱里拿出两个新的轮胎，自己用千斤顶换上后，把破轮胎放回了后备箱里。

每次实验，他都会把旧轮胎拿下，弄回家自己修补，换上好胎。

用不了几次实验，整个轮胎都将废弃。

虽然这么做，成本很高。但如果把轮胎拿去店里修补，轮胎上这种特殊的扎胎钉留下的痕迹说不定会引起修车小工的注意，万一在以后犯案后，警察想到对修车店进行排查，很可能暴露自己。

尽管实验费钱，但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当然生命更重要。

徐策重新回到车上，把车开到了附近一家修车店，下了车，叫过小工：“米其林的轮胎有吗，我要买两个。”

小工好奇道：“老板，你上星期也买了两个哦。”

徐策眉头微微一皱，这才注意到，这家修车店上星期确实来过，偏偏又是上次卖他轮胎的那个小工，这家伙的记忆力真让人讨厌。

他每次购买新轮胎，都想方法尽量找不同的修理店，这片郊区的地理位置他不太熟，所以才会间隔不到一星期，就来到同一家，而且偏偏遇到个记忆力好的小工，看来再也不能来这家买轮胎了。

徐策只能嘀咕几句，说可能遇到小人了，家里另一辆车两次都被别人扎了胎，而且扎得很厉害，补不了。小工倒也没再啰唆。

趁补车的工夫，他又想到了对付张相平的一系列细节。高栋还没给他引荐张相平，估计他们这些天依旧忙于侦破李爱国的案子，没有时间。

案发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也许过个几天，他们案情再无进展，也该歇上一歇，高栋到时应该会帮这个忙。

当然了，他原本的计划中，根本不会出现高栋这个同学，即便高栋不帮忙，他也有办法拉上张相平的关系，完成计划。

多了个高栋，他不知是福还是祸。



第十五章

高栋正躺在椅子上冥思苦想，办公室门响了三声，高栋坐直身体，说了句“请进”。

进来的是陈队，高栋道：“查怎么样了？”

“那两个事业单位买颜料的人已经确认过了，他们都是单位的办事人员，平时没有任何异常行为，颜料买回去是用于单位里的宣传工作，没发现任何疑点。”

高栋似乎早预料到这个结果，没说什么。

陈队又道：“派出所的民警去林啸家里走了一趟，听他们说，林啸所租住的文峰公寓家里没人，也没有留下字条，东西整齐，没有被翻动的迹象。我跟派出所所长说了，县局领导的意思是先记录情况，暂时不要立案。”

高栋嗯了声，想了想，道：“那个文峰小区有监控吗？”

“这是县城比较高档的几个小区之一，肯定有。”

“查一下他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家，最近一次什么时候离开小区。”

“好的，我马上去落实。”

陈队走后，高栋又仰面躺下，思考起李爱国的案子。

他在半夜打完牌后，独自开车回家，从沿海南路拐弯进入凤栖路，开了三四百米的距离，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会让他半路停车？又遇到了谁会让他打开车门，让凶手上车？

这点依旧是破案的关键点所在。

而最主要的是，凶手究竟是怎么来到凤栖路上蹲点的？

监控中，凡是行人，都很容易排查，只要看是否在短时间内离开下个监控，就能判断此人是否滞留在路上。

唯独是坐车来的。

凶手一定是坐车来的，而且一定坐在了后排的车位上，这样监控才会拍不到。

但据犯罪心理学的常识推断，凶手是一个人，没有同伙，那么开车的司机应该和凶手没关系才对。可是所有当晚经过凤栖路的车辆都排查过了，司机都表示没有人在半路下过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高栋始终想不明白这其中矛盾点的出现是因为差在了哪里。

难道这次凶手是有同伙的？开车的司机是他的同伙？

也或许是几百辆车子的排查工作繁重，自然没法儿对每个当晚的司机做详细笔录，很容易出现纰漏，公安在排查中疏忽遗漏了？

但现在已经错过了黄金调查期，案发已过十天，就算现在找到当时搭载凶手的车辆，只要凶手不是长得奇形怪状的人，司机也一定记不清楚他的容貌了。

当时案发之初，高栋定下了五个方向的工作。

现在第一个方向，查凤栖路的监控，已经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个方向，查案发前一段时间里，李爱国开车被谁跟踪了。这部分工作繁重，难度很高，想必凶手跟踪时，也是异常小心，避免被李爱国本人发现。现在他们要从监控中查出谁跟踪了李爱国，更是难度重重。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凶手必定跟踪了李爱国，只要用心查监控，这方面有结果是早晚的事。当前能做的也只有等结果了。

第三个方向，查凶手留下的物证。唯一有价值的物证，只有那幅字，可颜料的线索已经断了，这方面很难再有突破。

第四个方向，让李爱国的亲友做笔录，查社会关系。这块工作还在进行中，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第五个方向，走访案发地附近，询问老百姓。这块工作已近尾声，目前尚无目击者和知情人。

看来现在最靠谱的还是第二个方向，谁跟踪了李爱国。这是现今最有价值的工作。

想到这儿，高栋喊来了张一昂，道：“调全县的监控，查谁跟踪李爱国的事怎么样了？”

“还……还没结果。”

高栋嗯了声，道：“毫无疑问，凶手是跟踪过李爱国的，对李爱国的行踪了如指掌。照道理，这块工作应该很快有结果才对，到现在还没有有价值线索，问题出在哪里？是工作量很大？”

张一昂低头道：“倒不是工作量的问题，县局和我们自己的人这几天都忙这块，全县各个监控，只要出现过李爱国车子的镜头，我们都看了很多遍，实在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高栋冷哼一声：“可疑的人你们用眼睛看看就能看得出？”

张一昂有点惶恐，道：“我……我们在想，凶手既然能上李爱国的车，应该是李爱国的熟人，可以从这哥角度着手查。如果是他的熟人，那么……那么我想，凶手说不定用不着跟踪李爱国。”

高栋抿抿嘴，皱眉看着他，道：“当晚跟李爱国打牌的几个人，都排除过了？”

“嗯，他们打牌完后，各自散了，从别个路口的监控中，都拍到了他们车子经过的情况，他们都有不在场证明。”

“既然这些人不是凶手，那么凶手就算是李爱国熟人，怎么会知道当晚李爱国这么晚才回家的？必定经过了跟踪。这跟踪也不是那么

巧的事，刚那天跟踪，就发现那天有机会。凶手肯定跟踪了好多天才找到那晚上的这机会的。”

“如果，如果是当晚那几个人中的某个，表面跟李爱国要好，一起打牌，实际恨李爱国，雇凶杀人呢？”

高栋冷冷道：“雇凶杀人拿枪做什么？雇凶杀人的亡命徒，看到抽屉里除了子弹外，还有现金，为什么不拿了？有这样不要钱的杀手？”

张一昂顿时被他训得不敢说话。

高栋语气软下来，道：“查案子要看出问题的本质，你要设身处地，想象你自己是凶手，来模拟还原犯罪现场，不能站在第三者旁观的角度破案。尤其你要知道，这次凶手的反侦察能力异常强大，我实话告诉你，我从没遇过这种级别的凶手。”

张一昂低头道：“我明白了，老大。”

高栋道：“你们查谁跟踪了李爱国，不能光凭感觉判断哪辆车可疑，你们要做数据分析。李爱国的车子经过摄像头的时间点，之后五分钟内经过的所有车子，包括一些电动车、助动车、没牌照的车，只要速度跟得上，有条件跟踪的，全部记下来，列成一张表格。把每一天、每一个路口经过时的情况做统计，拿出一份报表，看看哪几辆车出现的次数最多。三天内，把报表发我。”

张一昂恍然大悟，按高栋的方法，把李爱国车子每次经过后的所有车做统计，列出哪些车出现的次数最多，次数多的那几辆车，其中一辆，一定是凶手。这方法比他们凭经验，凭感觉判断哪辆车是跟踪的要靠谱多了。

现在是数字时代，破案也要用到数据分析的精神。

徐策或许并没想到，高栋的破案思路，至少到目前为止，方向上都是对的，只不过或许在细节上，还存在纰漏。如果高栋继续延现在这条路查下去，徐策还能隐藏多久呢？



第十六章

下午，陈队急匆匆到了高栋办公室，高栋看着他，问了句：“林啸的事情查怎么样了？”他预感可能出事了，因为陈队的脸色并不淡定。

“林啸12月10号晚上6点半进入小区，第二天没见出来，他车子还停在小区地下车库了。”

“哦？”高栋轻微皱了下眉，道，“这么说，他在小区里，就这样失踪了？”

陈队道：“现在也不能下这判断，毕竟才大致看了下小区门口的监控。”

高栋点点头，早上到现在也没过几小时，他们那帮人查监控也只能大致地拖动一下，没法儿每一分每一秒仔细看。他想了一下，道：“就是说，12月10号晚上6点半，他是开车进入小区，此后车子没再开出来？”

陈队点头道：“嗯。”

高栋隐隐有种预感，林啸的失踪和李爱国的案子说不定有某种关联。因为公务员的失踪，本不常见，偏偏这起失踪，又只发生在案发后的第四天。

高栋给陈队一支烟，他自己也点上抽了几口，道：“林啸的车子停在地下车库，那林啸到底有没有回过家里，有监控能查吗？”

“电梯里有监控，我们没来得及查。我刚刚去过一趟他家，所有东西都很整齐，没有被人翻动过的痕迹。”

高栋想了想，看了眼手表，道：“你有他家里钥匙？”

“跟房东那里拿的，已经还回去了。”

“房东在哪儿？”

“房东开了个小公司，离这里不远。”

“好吧，你先去拿钥匙，等下我们一起过去一趟。”

“高局，您亲自去？”

陈队原本以为高栋靠的是背景，平时破案，只是坐镇指挥，他出主意，让手下的人去查，查到的结果报上来由他分析后，安排工作任务。

他并不知道高栋在结婚前，就是市刑警队的骨干，考上警察公务员后仅三年，依靠连破几次大案的突出贡献，得到上级赏识，只花三年就当上了科长。上级领导对他极其重视，因为他能力强，大案要案都得靠他，所以他在没背景的情况下，也能窜步高升，后来也才在领导的介绍下，结实了妻子，认上了岳父。——当然，他这张脸也很对女性喜好。——相比较，徐策的长相就完全说不上好看了，算中下阶级。

如果高栋自己没能力，长相再好，市政法委书记会把女儿嫁给他？

他对现场侦察的仔细、敏锐和专业能力，不输于市里任何一名法医。法医通过实验判断结果，而很多时候，高栋仅凭经验就能推断个大概。一般的年轻法医，都没这种水平。

之所以高栋会亲自去，是因为他隐约感觉林啸失踪与李爱国案子可能有关。他想排除这种可能性，以免误导李爱国案子的思路，所以才接手这与他不相干的失踪案。

高栋“嗯”了声，道：“只要能排除被绑架可能，那失踪就随他失踪吧，回来大家再专心管李爱国的案子。”

一小时后，陈队穿着警服，开着警车，带着身穿便服的高栋来到的文峰小区。

在林啸所住的单元楼下停了车，原本陈队把警车直接停在了单元楼下的门口空地，高栋叫他把车开到路边停车位，停得规范些。

陈队有些不解，他们现在是执行公务，停在空地上并不会挡住其他车的通行，而且没人敢给警车贴罚单。

但高栋指点他，凡事谨慎些，尤其开警车在外，以免给人留下话柄，多花几分钟，没有坏处。

陈队算是有些体会到高栋这种官的作风了。

下车后，高栋将小区打量了一番。这是县城里的高档小区，不论设计布局、建筑风格都不输于市里的小区。小区很大，也很规范，里面有多层、高层，后边似乎还有几排的排屋别墅。

林啸所租住的地方，是个总共十层的小高层建筑，每层两户，电梯房。

林啸住在三楼。

高栋随陈队到了林啸家门口，陈队打开门，两人往里走了几步，来到客厅。这是个小户型，大约只有七十多平，两室一厅一卫一厨一阳台。客厅不大，装修也很简单，毕竟只是出租的房子。

高栋四处看了一圈，没发现有异常的地方。这时，他突然注意到，刚进来的门口旁，放了一个拖把，是个现在最常用的一字型扫地拖，拧水时，只用抓住拖把上的把手即可的那种。

随即他视线往地下看，发现地上有明显拖把拖过地的痕迹。

门口旁边是个玻璃柜，拖把拖完地，怎么就靠在玻璃柜上？随即他醒悟过来，看到陈队正要往卧室里走去，忙叫住：“不要走动！”

陈队疑惑道：“高局，怎么了？”

高栋又看了几眼拖把，拖把的底下，全是粘着黑色的头发灰尘等脏东西，洗都没洗过，就放在那里了，那里原本干净的地上，反而弄得脏兮兮的。

他低头看向地面，地上有一些不太明显的脚印，想必是民警留下的。但沙发前等平常容易走动的地方，却只有拖过地的痕迹，没有任何足印。

高栋道：“这里的门到早上才开的？”

“嗯，是的。”

“早上除了派出所的民警，他亲属有没有一起来过？”

“嗯，他爸妈一起来的。”

“然后一起离开的？”

“嗯，是的。看了大概情况，没发现异常，就一起离开了。”

“他爸妈后来有没有再回来过？”

“应该没有，钥匙还给房东了。”

他深吸一口气，道：“你小心地上，尽量不要留下脚印，大步跨出来。”

陈队满腹疑惑地跟着高栋大步走出了房子，回到了门口，高栋指示道：“马上打电话给陈法医，叫他把物证科的人多带几个来，你们县局的警察也来两个，等下跟物业拿监控。”

陈队完全不明所以，道：“高局，您发现什么了？”

高栋指指门内玻璃柜上倚着的拖把，道：“有人把房子里的足迹全部拖干净了，既然不是林啸他爸妈早上拖的，我看应该也不是林啸拖的。”



第十七章

晚上，高栋坐在办公室里，门敲了两声，进来一位四十岁左右、套白大褂的人，他是物证科的组长，也是法医的头儿。

“老陈，查得怎么样了？”

“老大，正如你所想的，应该是有人把整个房子都拖了一遍，这人把拖把随意放在门口，就没再走进去过，屋内没有再发现那人的脚印。我之所以判断地不是林啸拖的，因为：一是拖把不应该放在那个位置；二是拖把很脏，没有去洗，就靠在那里；三是连进屋后的门口一段，除了我们自己人和林啸父母外，也没有其他人脚印，说明此人拖完地，退到门口，就离开了房子。”

高栋抿抿嘴：“好吧，这作风倒和李爱国案子里的有几分相似。”

“不过屋子里没有找到血迹和搏斗的痕迹。”

高栋点点头：“这起失踪案，暂时还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跟李爱国案子有关。”

“此外还发现了一个疑点，林啸卧室内的很多衣服和枕头都不见了，现在是冬天，但他屋子里找不到厚衣服，只留了夏天的薄衣服。”

高栋微微皱眉：“这是什么道理？现在穿的衣服都不见了？”

老陈道：“但屋子里的钱物、电脑都完好。”

“电脑查过了？”

“嗯，上一次开机时间是12月10号的晚上6点50分。”

高栋嗯了声：“这和监控上显示的林啸那天晚上6点半进小区相符。其他还有什么线索吗？”

“暂时没有。”

高栋寻思一下，道：“好吧，那先这样，这事先不要告诉其他人，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帮我把张一昂和陈队叫过来。”

过了几分钟，张一昂和陈队进了办公室。

高栋让他们坐，给他们每人扔了包中华，道：“小区的所有监控拷贝都拿到了吗？”

陈队道：“全部拿来了。”

“好吧，那你们俩安排几个人，现在就开始查吧。这事除了你们县局的几个领导外，其他人都暂时保密。”

张一昂道：“老大，这事跟李爱国案子有关吗？”

高栋抿抿嘴：“暂时不知道，但愿没关系吧。还是先查一下保险。就算有关系，没我的话，也绝对不能透露。”

“明白。”两人都心领神会，李爱国案子还没破，如果下一名公务人员现在就出事了，这事情不太好控制了。

两人离开后，高栋心里隐隐有种很不好的预感，林啸的失踪八成和李爱国的案子有关。因为这次失踪，也是跟李爱国遇害一样，没有留下线索。屋内没有打斗过迹象，包括足印也被拖过了。

而林啸冬天的衣服，为什么都被拿走了，这是什么道理？

林啸在12月10号，也就是李爱国案发12月6号过去后的第四天，晚上6点半他回到小区，6点50分还打开过电脑，此后就失踪了。没留下任何的征兆，就突然失踪了？

高栋舔舔嘴唇，觉得头有点痛，先回酒店睡一觉吧。



第十八章

第二天一早，高栋来到办公室还不到五分钟，张一昂和陈队就赶了进来，急声道：“老大，林啸案子发现重大情况。”

高栋微微后仰，闭眼吸了口气，重新睁眼，淡定问：“怎么说？”

张一昂道：“老大，电梯监控里有线索，我看林啸八成凶多吉少了。”

他马上拿出笔记本电脑，打开其中一个视频文件，拖到中间的地方，道：“这是林啸回家时的画面。他在地下车库停了车，进入了地下一层的电梯，然后升到三楼，回家。”

监控是在电梯里的顶部，俯视向下，照着人头顶。

画面中，电梯门打开，随后一名男子走了进去，他在电梯一边的按钮上按了下，电梯上升，过了十几秒，他离开电梯走了出去。其间此人曾半抬过头，监控中能大致看清他的容貌。

高栋道：“这就是林啸？”

陈队道：“嗯，我们找他单位的同事辨认过，肯定这人就是林啸。”

高栋看了眼时间，道：“就是说，他是晚上6点37分进入电梯的。”

“恩，没错，进入小区时间是6点半多些，这个时间和之前车子进入小区的时间相吻合。”

高栋点点头：“好的，接下来呢？”

张一昂关上了这个视频，打开了另一个视频，拖到中间一处，画面上显示的日期是12月11日了，也就是失踪第二天。时间是凌晨1点钟，也就是在大半夜。

画面里，电梯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时，画面微微震动了一下，应该是电梯开始运动了，过了十几秒，电梯门开了，又隔了几秒钟，一个物件移进了电梯里。

这是个橘黄色的大号带盖的垃圾桶，就是很多小区里楼下放着的那种，底下有四个轮子，居民们把日常垃圾扔里面，保洁员推着垃圾桶倒掉。

这个垃圾桶移进了电梯后不久，电梯门关上了，并没有人进来。

高栋急喊了声：“停，把画面切前面点，这垃圾桶怎么没人就跑进来了？”

他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像放鬼片一样，大半夜怎么会冒出一个垃圾桶，垃圾桶自己竟移进了电梯里。

画面往回切了点，慢镜头切进，这时，画面中显示了，电梯门口，一条手臂推了一把垃圾桶，把垃圾桶推进电梯后，门外的那个人却没有进来，随后过了会儿，电梯门自动重新关上了。

高栋把画面再切到那只手，仔细辨认，这双手上还戴了胶皮手套，衣袖看起来是个劳动装的工作服。但画面只多拍到了手肘，手的手臂都几乎没进入画面，更不用说这个人的面目了。

高栋重新放动视频，过了一分多钟，画面重新震动了一下，表明电梯再次开始运动。过了十几秒钟，电梯门重新开了，一只手伸入画面，把垃圾桶拉了出去。还是那只戴着胶皮手套的手，还是只拍到了手臂，没法儿拍到人脸。

高栋沉声道：“这算怎么回事？”

“老大，你再看下面。”

他关了个视频，打开了下个视频。

这时，时间显示是12月11日的1点半。

画面震动了一下后，电梯门重新打开，又是这个垃圾桶被推了进来。只是这一次的垃圾桶与上次有所不同，上次垃圾桶的盖子是关着的，这次垃圾桶里装满了黑色的垃圾袋，每个袋子都鼓鼓的，以至于盖子都合不上。

过了一分多钟，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那只手把垃圾桶拖了出去，自始至终，监控只拍到了这只手，没有拍到手的主人。

张一昂道：“老大，我们后面一天的监控都查了，再没发现林啸重新出现过。他既然回过了家，总不可能凭空就消失了，我怀疑他是被人抓了，装在这垃圾桶里运下去。你看，大半夜的不会有清洁工吧，而这个弄垃圾桶的，脸始终没进入监控，显然他对监控的位置很清楚，而且他也不敢暴露面目。第一次，他应该是在地下停车库，把垃圾桶推进了电梯。随后电梯长时间没人按，自动关上了门。他通过后面的楼梯跑到三楼后，按了‘向上’，电梯运行到了三楼停住，他把垃圾桶拿出来。之后他把林啸装入了垃圾桶底下，上面塞了很多袋垃圾，以防万一被人撞倒，任谁也不会把垃圾翻出来。他再把垃圾桶推入电梯，通过楼梯跑到地下停车库后按了‘向下’的按钮，电梯运行到地下一层，他再把垃圾桶拖出来，把林啸装车后备箱带走了。所以此后的监控中，再未出现过林啸，小区保安也没注意到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发生。”

高栋点了支烟，吸了口，寻思着张一昂的分析。

如果真有人把林啸给绑了，要弄出小区，肯定是要用车的，而且要装在后备箱里，这样才是最保险的。如果仅放在后排车位上，要是保安多长个心眼，朝你车里看几眼，说不定就会暴露。

如果把大箱子装在大箱子里，拎出小区，这样也太明目张胆了，更容易引起别人关注。

让人在布满监控的高档小区里凭空消失，最靠谱的，还是要用车，用车的后备箱。

林啸既然已回到了家，凶手把林啸制服了，运到地下停车库，最方便的还是用电梯。

但直接运的话，时间是半夜，虽然很少有人在这个时间进出，但万一就遇到人了呢，有人刚好那时搭电梯，岂不是暴露了。用垃圾箱就稳妥得多了。第一次把垃圾箱运到楼上，这时是个空垃圾箱，即便有人刚好搭电梯，虽然觉得电梯里莫名其妙出现了垃圾箱，有点奇怪，但就算打开垃圾箱，里面也是空的。第二次，把人装垃圾箱底下，上面堆满垃圾袋，就算刚好被人撞到，觉得多出个垃圾箱很奇怪，但按人的心理，是不会把垃圾箱里的垃圾袋都拿出来，翻翻底下的。这样就能顺利地把林啸带出去了。

看来林啸冬天的衣服和枕头不见了，应该就是看中冬天的衣服体积大，用黑色的垃圾袋一装，叠在垃圾箱上面，自然能掩人耳目。

这次凶手把房子里的脚印都拖干净了，从监控上看，凶手带了胶皮手套，不会留下指纹，而且想出了用垃圾箱运的方法。

这思路、这细腻的做法，和李爱国的案子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莫非真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但问题是，如果真是一个凶手干的，为什么不把林啸直接杀死在家里算了？而是费力把林啸运走？现在林啸到底是死是活呢？

林啸失踪案，虽然没有直接线索证明和李爱国的案子有关。但从现场清理的手法和高超的犯罪思路看，高栋越来越感觉这其中大有关联了。

尤其是，偏偏发生在李爱国案子后这个时间点。

高栋思索一下，道：“你们两个待会儿跟我去趟文峰公寓，跟房东打个招呼，那套房子公安暂时查封侦察。”



第十九章

今天早上徐策接到个电话，是太太从美国打过来的。

太太是台湾人，徐策在美国工作期间认识的，随后两人结婚。

她温柔贤淑，结婚后成了全职太太，在家带孩子。孩子今年三岁半，主要以英语教育，会一点中文，但小孩本就口齿不清，他太太的一口台湾腔更是让小孩的普通话显得不伦不类，好像天天强迫他回家就只能看台湾综艺节目。

孩子今天在电话里用英语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徐策心头微微一震，最后强笑着说，大约过一个多月就回去了。

太太并不知道徐策回国后到底做了什么事，只是听他说母亲一周忌日，他回去料理一下家里的东西，把国内的事情全部办完，再回到美国后，大概永远不回国了。

太太过去从他口中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对他来说，只有母亲一人是至亲的亲人，父亲早年离异，这些年来，对他并无几分关心，他自然也对父亲的印象淡漠。

如今母亲亡故，国内已无可留恋，只等着把事情都料理完，回美国再继续回到投行工作，安安静静地陪伴妻儿。

每当他想及此处，他那张似乎永远波澜不惊的脸庞，总是会眼带湿润。他不知道现在做的事，是否总有一天会暴露，如果他在国内被抓，那么毫无疑问，将判处死刑，或许都没办法再见儿子一面。

如果他已回到美国，案件暴露，按照美国的法律，特大的刑事杀人案也将被引渡回国。

他在回国前买了份保险，受益人填的是妻子和儿子的名字。

在他做这个计划前，他心中总会冒出一个反对的声音，人已经死了，你想法设法把他们全杀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而且如果一旦被抓住，你的一生、你的家庭，都将彻底毁灭。你这么做太自私了，只顾及你心里的仇恨，却不考虑你那位爱你的妻子，以及喊你爸爸的那个孩子。

“或许吧，我是太自私了。”

他仰面吐了口气。

“即便妈妈在天有灵，她也一定反对我这么做的。”

但是——

公义的标尺，总是要有人去衡量的。

想起母亲，他总是很惭愧。

昔年出国后，总想着早日事业有成，好让母亲享受好日子。可当他已经达到别人眼中的事业有成时，他总觉得还不够，相比起更有钱的人，他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只能在所谓的事业这条没有尽头的路上，继续忙碌。

而这时，他母亲去世了。

出国至今，平均每年只回国一次。太太和儿子由于签证的关系，更是一共只回来过两次。

作为一个独自把他带大的母亲，只见过儿媳四次面，只见过孙子两次面，在预期的未来美满生活即将照进现实之际，突然撒手人寰。

这是怎样一种痛！

这是怎样一种恨！

尤其当徐策听过舅舅讲述那一天的情形，两辆大型挖掘机逼到了家门前，他们尚在苦苦哀求。那位城管局的副局长抛下一句话：“我们负责强拆，你们负责配合，不要以卵击石。”

他母亲跳到房子前，用身体挡向机器。

施工人员停下挖掘机，向领导请示。

那位叫林啸的科员打电话跟国土局副局长王修邦确认后，冷然向施工队下令：“推吧！”

挖掘机的大机械手，直接砸向了老宅的墙壁，机器的力量非常大，谁承想，还没把房子推倒，梁上一块大石头突然砸了下来，他母亲当场死亡。

每当想到此处，徐策心里问一句，他们该死吗？他心中会坚定地回答自己，全部该死！

林啸已经被他控制了，下一个就是张相平。

再接下来，是城建局副局长和城管局副局长。

唯独困难的是那个旧改办的主任，始作俑者，王修邦。那是个低调、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的家伙。

从林啸口中探知，王修邦几乎没有显著的弱点。或许贪钱，但应该没贪过大钱；也不好色，从来没听过有关他的绯闻；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与社会老板接触适可而止；不贪杯，应酬少，即便在外应酬，几乎都会在晚上九点前回到家；没有业余的兴趣活动；性格老练，在官场既不得罪人，也不跟一些高调的人站队。

更困难的是，他家住在闹市区，中途没有像凤栖路那样人迹少的路段。

这样的一个人，几乎没有下手的时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如果只有几天出现了半夜回家的情况，徐策没办法抓住这偶然的机。加上此人性格保守，甚至都没有机会认识他，靠近他。

从对他进行过几天跟踪的情况看，正与林啸所说的一致。他按时下班回家，虽离婚几年，但却从没和女人接触。

这是个不寻常的官僚。

当然了，最坏情况下，徐策还有枪。如果徐策不要命豁出去，偷偷揣把枪，找个机会，直接进他办公室，掏出枪来当场崩了他，那么肯定能成事。但这样一来，徐策也会毫无悬念地落网。遥在国外的妻子儿子，再也看不到了。

他不会这么做，他不是个冲动的人。——他几乎从来没有冲动过。

对付王修邦，还需要继续准备着那套方案。

现在的工作还是对付张相平吧，这个旧改办的主要领导之一，也是抓了他表弟的家伙。他的日子快到头了。

因为——徐策的扎胎实验已经基本完成。



第二十章

高栋穿着便服，和穿着警服的张一昂、陈队，另带着几名年轻民警和物证科的同志，再次来到了文峰公寓。

这一回，车子停在小区外，高栋下车，先前一位民警已经跑过去跟物业讲了他们领导要来侦察现场，找一名熟悉小区监控的保安过来协助。

一队人马一路往前。

高栋注意了一下，小区大门口处有监控，所有进出小区的车辆行人都会进入监控视野。

“门口这探头，有监控死角吗？”高栋问了句。

保安道：“没有，整个门口都能拍进去。”

张一昂也道：“老大，我们看过了，没有死角。”

高栋点点头：“小区有几个门？”

“还有个北门，不过我们小区保安不够，所以北门一直关着。”保安回答。

“铁门锁着的那种？没有人员车辆能进出吗？”高栋问。

“嗯，是的。”保安回答。

高栋嗯了声，道：“先去北门看看。”

他需要亲眼见过，才能判断北门是否确定没办法进出。排除掉其他可能后，就只需要调查正门的进出情况了。

小区很大，走了一圈，总算来到北门。其间高栋也一路仔细观察过来的环境，路上有几个大的转角路口也有监控。

北门是两扇大铁门，中间用大铁链锁起来，高栋查看一番，铁门的钢条间距很小，人是钻不过的。

他也注意到小区四周，有些是高墙，有些是沿街的店面屋，显然要翻越过去很困难，更不用说凶手还带着林啸。

而小区内也没有树丛茂密的地带，显然，如果凶手把林啸杀了，然后藏在小区里同样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两种可能，凶手把林啸，或者是林啸的尸体，从正门带出了小区。也有可能是凶手就住在小区里，把林啸带到了自己的房子。

高栋道：“小区里所有的探头的分辨率都一样？”

保安道：“不一样，门口的是高清的，比较清楚，其他路上的监控不是很清晰。电梯里的监控是电梯自带的，清晰度也不是很高。”

对电梯里的监控，高栋已经看过，虽然清晰度不高，但毕竟距离近，还是能分辨出大概的。

高栋点点头，在其他人的指点下，到了林啸家楼下的地下停车库。

停车库很大，上方是六个单元楼。

也就是说，六幢楼共用同一个地下停车库，每幢楼底下，都有一部电梯和一部楼梯。

“地下停车库有监控吗？”

保安道：“没有，电梯里有。”

“楼梯呢？”

“也没有。”

高栋不满地哼一声，如果地下停车库有监控，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

由于会涉及案情，高栋让保安先回去，他在陈队指点下，来到停车库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那里就是林啸所在一栋楼的底部，有一部电梯，电梯旁边是个楼梯通道。

高栋道：“林啸的车子是哪辆？”

陈队指着靠近电梯不远的一个停车位，那里有一辆本田车，是国土局单位里的配车。

高栋走近车身，转了一圈，没有发现疑点。随后目光对向了电梯门。

就是这部电梯，凶手把垃圾桶推进电梯，又运走。

事情很棘手，丝毫找不出凶手留下的任何线索，该从哪块着手？

还是靠监控吗？

但监控里，凶手只露出一只戴了手套的手，看不见脸。

当然了，凶手把垃圾桶拖出装车后，他一定是开车走的。他或许在小区正门的高清监控里露了脸。

但怎么判断出去的哪辆车子是凶手的？

现在只知道凶手把垃圾桶拖出电梯的时间点，那是在大半夜，大半夜出小区的车子肯定不多，查那个时间点就能找出凶手的车辆吗？

如果凶手谨慎些，一直等到早上上班时间点再离开小区，岂不是又无从找起？

“高局，这边！”一位物证科的人员叫了出来。

高栋赶了过去，楼梯一侧的墙角最里处，也是最黑的地方，立着一只崭新的垃圾桶，橘黄色，有盖子，底下是四个轮子。

就是这只垃圾桶！

高栋眼神一冷，示意物证科的人拿双胶皮手套过来，同时道：“垃圾桶放了这么多天，没被人发现，说明这个角落没人走进去过。老陈，你先过去看看，地上是否还保留有足印。”

老陈戴了手套脚套，打着手电，慢慢往前挪。先是细致地看了一圈，随后返回来，从工具箱中拿出一种喷剂，朝地上喷洒着，过了十几分钟，他回来报道：“老大，没有。”

“一点也没留下？”

“嗯，水泥地本来就很难保留足印。也有可能对方是站在远些的地方，把垃圾桶用力一推，推进去的。就算是走进去的，过了这么多天，保留下来的足印也不具备实验价值。”

高栋理解地嗯了声，他明白，过了一个星期了，水泥地上即便还留了足印，以此为参考判断凶手的身高体重的情况，结果会有极大的误差。

他对指纹更不抱希望，监控中就看到凶手是戴了胶皮手套的，显然凶手对指纹已经产生了反侦察意识。

但高栋还是按照步骤，套上手套，和老陈一起过去，打开垃圾桶的盖，里面果然是一包包黑色垃圾袋包裹着的东西。

打开上面一个袋，里面是个枕头。

把里面的袋子都拿出来，全部打开后，都是冬天的厚衣服。

不用说，就是林啸的衣物。

垃圾桶里没有任何血迹，很干净。

仔细搜寻一番后，再无其他发现。

高栋抿着嘴，看着眼前这个垃圾桶，脑海里浮现出监控中看到凶手只用了一只手，把垃圾桶推进电梯，随后又用一只手把垃圾桶拖出

电梯。

他心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定是把某个细节遗漏了。

这细节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和垃圾桶有关。

这个垃圾桶到底有什么问题？

但他此刻偏偏想不出，脑中一晃而过的细节是什么。

他皱皱眉，回身对其他人道：“看情况，林啸是被人抓了，是死是活现在还不知道，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血迹。陈队，你安排人把这里收拾一下，确认衣物是不是林啸的，老陈，你再在去林啸家里查查，也许有什么新发现吧。我们先回去，看看接下来的事该怎么办。”

此时，他的心中，感到一股气压着吐不出来，特别地难受。

他摇摇牙，突然眼睛亮了亮，为什么最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

没错，因为自始至终，我的思路都被凶手带着走！

凶手似乎先我一步，算准了我会怎么查。

该怎么办才能突破这个思路？

他暂时还没有办法，回到车上后，闭了眼，冥思苦想。



第二十一章

午饭的时候，林啸闹绝食。他在密闭的环境里被囚禁了一个星期，心理快到奔溃的边缘了。

起先几天，他时常啜泣着恳求徐策放过他，他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卒子，都是王修邦指挥他干的。没有王修邦的点头，他敢下令拆屋吗？

这是集体的决定，他不过是最终执行的那个人，如果要报复，找错对象了。

但徐策显然不会这么认为。如果是集体作恶，谁都不用受惩罚吗？

错！发号施令者可恶，但那将恶施展到十分的执行者，甚至要更可恶。

从这几天徐策对林啸的审问看，他能分析出此人的性格。

如果此人已经结婚并生了孩子，而王修邦若是有个女儿并愿意嫁给他，他也一定会和原本妻子离婚，投身到有权势丈人的门下。

徐策认为，此人的性格，简直低劣可憎！

后面的几天，林啸似乎感觉到自己再怎么哭，再怎么装可怜，徐策也不会放过他，他心里的希望逐渐瓦解，开始对徐策破口大骂。

但对付这个很容易，徐策只需稍用点刑罚，林啸立刻闭上了嘴。

徐策心里冷笑，此人没半点骨气。

今天林啸以绝食抗议。徐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把笔记本电脑摆在林啸面前，打开一部色情影片，然后告诉林啸，只要有反应，立刻割掉。

他把声音开到最大，拿出一把剪刀，凑到赤身裸体赤裸肮脏不堪的林啸身旁。

林啸马上哭喊着求饶，他要吃饭，他再也不敢反抗了。

徐策很满意，看着他吃完饭后，离开了。

“现在的林啸，一定认为我是个心理变态。”徐策笑了笑。

如果对徐策不熟悉的人，也一定会认为，他这个向来性格内敛的人，在极度的仇恨作用下，扭曲了人格，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心理变态、施虐狂。

但如果是高栋，他一定不会认为徐策是因仇恨变成了变态杀手。他只会认为，徐策是个逻辑完善、冷静异常的人。

高栋只见过一个用逻辑思维来主宰性格的人，那就是徐策。

没有人像他这样理智，没有人像他这样拥有沉入心底的冷静。

他虽然觉得自己的做法很恶心，但没办法，他必须这样演，他必须让林啸觉得自己是个心理变态。他在构思着一个计划，演戏是这个计划的重要步骤。

同时，虽然他已经看出林啸是个性格软弱的人，但为了防止这种软弱的人对生还的希望完全破灭后，会选择咬舌等自尽的方式，他还是人性化地在他不在的时候，给林啸放电视打发时间，让对方觉得，还是有机会生还出去的。

林啸现在不能杀，他还有很多用得着的机会。

徐策离开那个封闭空间后，接到了高栋的电话，高栋请他去局里坐坐，聊聊天，顺便谈一下问张相平要人的事。

徐策思索一下，决定马上去。



第二十二章

高栋请徐策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关上门，他自己坐到对角的沙发，点起一支烟，吸了口。他知道徐策不抽烟，所以没有递。

徐策淡淡地笑了笑：“怎么愁眉不展的，还是那个案子？”

高栋苦笑一下：“现在不光是一个李爱国的案子了，怕是真被你说中了，凶手又动手了。”

“哦，是吗？”看来，林啸的失踪，已经被警方注意到了，但林啸没死，也没发生过搏斗，更没留下血迹，高栋是如何判断是同一个人干的？

高栋低声道：“国土局里有个科员，叫林啸，一个星期前失踪了，从小区家里失踪的，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

“失踪了？尸体找到了吗？”

“没有，现在只知道失踪了，是死是活我们都不知道。”

“这案子和先前你查的案子有关？”

“我猜是同一个人做的。”

“有什么依据？”

“现场没留下任何线索，而且凶手刻意避开了所有的监控，这手法和李爱国的案子如出一辙。如果这次失踪发生在其他城市，或者不是发生在这个时间点，或许我没理由怀疑是同一个人。但现在，白象县这么个小县城里，几天里出现这两桩高明的案子，我没有理由不去怀疑。”

徐策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但没有尸体，是去哪儿了？”

高栋道：“这个科员现在的死活我不知道，我只能猜测，凶手把他弄出小区了。根据小区的监控，那个叫林啸的家伙当晚已经回到家了，凶手之后进了他家的门，随后也许杀了他，也许击昏了他，再把房间里的指纹、足印全部清理个干净，再把他运走。”

“怎么运走的？”

“坐电梯。电梯里有监控，监控显示，凶手在半夜，先在地下停车库，按了电梯门，他戴了双胶皮手套，把一只垃圾箱推进电梯。当然，凶手没有露脸。此后，他通过楼梯，走到三楼，就是林啸所住的楼层，再按电梯，把垃圾桶拖出来。把林啸装入垃圾桶后，用同样的手法，把垃圾桶运回了地下停车库。之后应该把人装进某辆车的后备箱里，开出小区。我之所以判断开出了小区，因为小区里没有茂密树林这样的遮掩物，大致能藏的地方我们都搜过了，没有发现尸体。而凶手是小区内住户的可能性太小，这小区从没出过这种事。”

徐策微微眯眼，过半晌，道：“这案子有点难办。”

高栋请教道：“你认为该从哪方面着手呢？”

徐策半思索半道：“小区大吗？”

“文峰公寓。”

徐策道：“哦，我知道，大型小区。那么监控没有用。电梯里凶手没露脸，虽然这证明凶手肯定事先进过电梯，查看过探头的位置，但凶手如果不是傻到极点，事先踩点就不会踩同一座电梯，他可以进其他小高层的电梯踩点。所以电梯里的监控也是没用的。小区里的监控嘛，你们没法儿确定是哪辆车，如果凶手把这名科员装上车后，没有立即开车出小区，而是拖到了上下班的高峰期，那么小区里的监控也空无用处。”

高栋很佩服徐策的思维敏捷度，如果换成张一昂，他一定会说，凶手知道电梯里探头的位置，肯定踩过点，调前几天的电梯监控查可疑人员。只要是细心的凶手，踩点肯定不会上同一部电梯，查电梯监控毫无用处。徐策果然是研究过犯罪心理学的人，这一点上，他相信他的那帮手下，没一个比得上徐策这位业余人员。

高栋苦笑道：“监控没用，又没留下线索，那真是束手无策了。”

徐策看了眼高栋，道：“这个科员和之前被害的李爱国副局长，有什么关系？”

高栋道：“没有任何关系，彼此不认识。”

徐策摇摇头：“如果真像你说的，是同一个凶手犯的案，两者一定有关。”

高栋问：“如果凶手的犯罪动机，单纯是报复社会呢？那两人就有可能并无关系了。”

“你有见过报复社会，杀两个毫不相干的官员？”

高栋微微皱眉，摇头道：“我还没遇过报复社会的案子。不过你们美国的枪击案……”

徐策笑笑：“那是一些心理有病的疯子，端着机枪扫射，发泄心中的病态不满。而你的案子，是谋杀，有准备的谋杀。”

高栋似是心中豁然开朗，连连点头：“没错，你说的很对。这种精心布置的谋杀，不会单纯为了杀人而杀人，如果只是要报复社会而杀几个公职人员，就算他第一个目标放在公安局副局长身上来立威，后面的目标大可以找一些家住郊区偏远地带的下手，没必要这么做。而且这次没有当场杀人，而是让人失踪了，死活都不知道。”

徐策不知道自己这番透露“信息”，会对未来的发展产生怎么样的结果，可能有利，也可能会危害到他自己。

所以他还是补充了一句：“现在你也仅是凭感觉，凭犯罪手法推断概率，来猜测林啸的失踪与李爱国的案子有关。建议你不要形成固定思维，影响判断。”

高栋点头：“我晓得。对了，今天找你来，本来是想跟你说说你表弟的事，最近案子烦，我就忍不住向你这位应用数学毕业的心理学家

大博士讨论起案子的问题了。你跟我提过的事，我一直都放心上。只是你也知道，最近出了这么大案子，还不太适宜找县局里的领导谈私人的话题。”

徐策道：“我知道。”

高栋笑了笑：“你放心，大概下周吧，我安排个饭局，请你和张相平一起来聊一聊。”

徐策诚恳道：“这很麻烦你。”

高栋挥挥手：“老同学嘛，相互帮忙是应该的，这点小忙都不帮，岂不是要被其他老同学骂死。呵呵。”

徐策也笑了笑：“我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高栋道：“不必，初次见面不太适合送东西，况且真要送，一般东西也送不出手。咱们俩老熟人，我也就跟你说实话，真要送东西，怕是要破费一些，不过有我出面，你也能省则省了。其他人事方面需要怎么打点，到时再说，你放心吧，我会看着的。”

依照高栋的意思，看来再等几天就有结果了，接下来该找招商局的人拉点关系，联系上王修邦了。

只不过从和高栋的几次对话中，他发现高栋确实是个心思细腻的人，不少的细节都被他一步步摸清了。虽然最关键的点，高栋尚没看出来。但这样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

对此，他丝毫没有办法。

他不会在分析上误导高栋的判断，更不会说谎话来隐瞒自己的意图。因为高栋很聪明，徐策若是言语上出现任何不符合他自己特征的情况，说不定会被高栋觉察到。所以宁可告诉他实情，也不能说谎。

就像高栋问自己对案情的看法时，只有一针见血地指出案情中的关键点，才能和自己的“智商”相符合。

如果为了不让高栋发觉其中的关键点，而故意装成想不明白凶手怎么作案，或者试图误导高栋，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而高栋经过徐策今天的一番话，思路拓展了不少，随着侦察的深入，他会发现什么呢？



第二十三章

高栋手里拿着张一昂刚交来的报告，是通过监控调查李爱国事发前被谁跟踪的统计报告。

李爱国事发前一个月内，县城几个分辨率较高的监控都派专人查过了，凡是李爱国车子经过监控后，五分钟内进入监控的所有车，包括电动车和摩托车，都做了记录，最后统计哪辆车出现的频率最高。

如果是个每天准时准点上下班的人，这番统计的意义不大。因为你每天差不多时刻开车在路上，总有些人的上下班时间和你差不多，那么这些人和你在差不多时间经过同一个监控的概率很高，也就不能说是他们在跟踪你了。

好在李爱国是领导，没有考勤的限制，他每天往来单位的时间差别很大，有时中午才去上班，有时干脆没去上班，有时又一大早去上班了，下班也是如此，不定时，这样时间错开了，如果还有人总是和他在同个时间点经过同个监控探头，那就可疑了。

高栋看了一遍统计报告，眉头微微皱起，最可疑的居然是一辆墨绿色的电动车？

这辆电动车在11月23日到11月26日，也就是案发前两周，这四天时间里，每天都跟在李爱国车子的后面。

这辆车没有牌照，而且始终混杂在非机动车道上，所以才一直没有被之前查监控的警察怀疑。

直到高栋指示，把所有的车，包括电动车全部统计下来，它才落入警察的视野。

由于县城这种小地方，路不像城市里那么长，电动车跟踪一辆汽车是完全可行的。

高栋暗自点头，看来，凶手就在这辆车上。

他拿起电话，打给张一昂，道：“你过来一趟，把那辆电动车的所有镜头准备好，给我看。”

一小时后，张一昂来到高栋办公室，按他吩咐，把那辆电动车的所有镜头一一播给高栋看。

有些监控分辨率高，看得清晰，有些监控分辨率低，看得模糊。

高栋全部看完后，抿抿嘴唇，摸了摸鼻子，点起一支烟：“看来这人就是凶手了。”

张一昂道：“老大，可是这人一直没抬起头，而且监控显示，他戴着帽子，戴了口罩，还戴着手套，衣着普通。就算他抬过头，也没法儿看出脸部特征，没法儿查啊。”

高栋嗯了声，如果现在是夏天，那这凶手戴口罩会引起路人注意。可现在是冬天，他戴着帽子，戴着口罩，都是很正常的装扮，没有人会注意到他，该怎么查呢？

手也套进了电动车车把手的那种大手套里，可以说，身体皮肤的任何部位，都没有暴露。虽然他们总算找到了最有可能是凶手的影像资料，但貌似也没什么用处。

高栋沉吟半晌，问：“12月6号，案发当晚，这辆电动车却没有跟踪在李爱国车子后？”

张一昂点头：“嗯，案发当晚电动车没出现过，这点已经反复确认过了。”

高栋道：“你回去再查一查，林啸车子在案发前是不是也被这辆电动车跟踪了。”

张一昂离开后，高栋再度陷入了思索。

这辆电动车只在李爱国案发前的两周，连续跟踪了李爱国四天，此后再也没出现过。

看来这四天的时间，凶手是为了摸清楚李爱国的家庭住址和日常行动轨迹。摸清楚情况后，他就不再跟踪了。

可是在最后一天，案发当晚的监控显示，李爱国的车子并没有被可疑车辆跟踪的迹象。

凶手仅在案发前跟踪了四天，此后再没跟踪过，包括案发当晚也没有跟踪过，凶手又是怎么知道李爱国那天晚上会在酒店玩牌到深夜，会开车回家的？

高栋对这个问题，还是没想出合理的解释。

他拿起电话，又打给了张一昂：“你这边关于林啸的监控继续查，顺便把这辆电动车的视频，交给市局里的图像专家，看看有没有办法把电动车的图像弄得清晰些。”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林啸的失踪与李爱国案子有关。如果林啸在失踪前也被这辆电动车跟踪过，那么，就有必要并案了。



第二十四章

李爱国案发已过去两个星期，林啸失踪已过去十天，现在除了得到凶手骑电动车的影像外，可以说，几无其他任何线索。包括凶手的犯罪经过在内，不少地方，高栋还想不出合理的解释。

“你有见过报复社会，杀两个毫不相干的官员？”

徐策的这句话在高栋的心头再度响起。

是的，没有任何道理，凶手会去搞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第一个目标对准公安副局长，就算他立威吧，第二个为什么要挑中这个和李爱国毫无关系的林啸？

一个是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治安工作。一个是国土局科员，兼执法队队长。这两个人的岗位在社会上都是容易和人结仇的。他们和同一个人结仇了？

他把陈队叫过来：“林啸在社会上有没有和人结仇？”

陈队想了想，道：“具体情况我不太知道，不过这林啸是国土局里负责行政执法的，应该总有些人结仇的吧。像一些开发商、工厂乱占地的情况，还有拆迁等等。”

高栋道：“能不能查出，林啸结仇的人，跟李爱国也结仇的？”

陈队想了想：“照道理，我没听说过李局和他们国土局的有来往，只有张局跟他们国土局的走得近点，要不向张局问问？”

高栋想了想，道：“好，我去找张相平聊聊。”

高栋踱步来到张相平的办公室，进去后，递了烟，道：“老张，我来跟你打听个情况。国土局的科员林啸失踪的事，郭局长也跟你说过了吧？”

张相平道：“嗯，郭局说了，这事情先压着不立案，怎么了？”

高栋笑了笑：“现在这两桩案子，很多地方有相似点，所以我这边猜测，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

张相平点头道：“小陈跟我说过，我也觉得有疑点。”

高栋道：“你在白象县工作了很多年，也和国土局的关系熟，你知不知道这林啸跟社会上什么人结过仇？”

“这个嘛，”张相平思索着回忆，“国土局执法队结仇的总有些吧，但貌似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林啸去年开始主要弄旧城改造的事，县里去年成立旧改办，我也是成员之一，旧城改造过程中，倒是出过几桩事体，但后来也都摆平了。”

“出过什么事？”

“还不是有些刁民不肯拆，引起的矛盾嘛，小纠纷出了不少，大事嘛就出过一次，当时我也不在场，听说就是有个女业主，站在挖土机前不让拆，后来挖土机强拆，不小心碰倒了房子，房梁上有块石头落下来，把那人砸死了。”

高栋哦了一声，想起张相平说的，肯定是徐策的老妈了。

张相平接着道：“当时出面拆的，是城建公司的人。过后没几天，那女业主的外甥，跑去把城建公司的人捅了，后来这娃被抓了，现在还关在看守所了，都半年了，还没判呢。这死了人和捅了人是两码事，死人了，城建公司赔了二十万给他们家，孩子把人捅了，自然要抓起来，要不然城建公司接下去的工作不好展开。”

高栋接口做了人情：“准备怎么判？”

张相平道：“按我的意见，毕竟他们家死了人，我这边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想稍微判个缓刑就放出来了，毕竟伤得也不厉害。城建公司这边要求重判，因为捅的是他们的人。这事情交县里领导研究，还没个结果。”

高栋笑了笑：“这件事我倒知道，想跟老张你买个人情。被石头砸的女业主的儿子，是我的老同学，这事他找过我好几回了，想让我帮帮忙。我这老同学，是美国的成功商人，他对他妈死的事，既然已经了结，没什么意见。就是他表弟，毕竟是年轻人，还在学校念书，偶然冲动犯了事，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家毕竟死了人，这事情我觉得还是软处理比较好。”

张相平笑道：“高局，就算你不跟我这么说，我也想软处理。他们家死了人，根源上说是城建公司的人不对。如果判重了，万一他们家气不过，跑上面告状什么的，弄得事情更麻烦。我的意见本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双方各退一步，民事调解就好了。县里有几位领导也和我想的一样。可城建公司的不同意，他们说这事情都不从重处罚，以后他们工作的保障更没有了。”

高栋道：“老张，那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张相平道：“城建公司是县国资委管的，现在的直接领导是国土局，国土局副局长王修邦现在是旧改办的主任，这事情最后怎么处理，还是要王修邦点头。我跟他关系不错，过几天我跟他商量一下，安排王修邦和你那位老同学谈一谈，双方沟通一下，你看，怎么样？”

高栋笑道：“行，还是老张你安排得周到，你先谢谢你了。”

张相平连声道：“举手之劳，高局你太客气了。”

高栋又客套了几句，回归正题，道：“老张，你觉得林啸除了这件事外，还有跟什么人结仇吗？”

张相平思索道：“高局，我的看法，旧城改造的事应该和案子没关系。首先你看，虽说我们成立了旧改办，实际具体工作都是城建公司他们这帮下面的人在做，我们基本没出过面。林啸直接和他们结仇的可能性不大。有仇也是冲着城建公司的人去。其次，李局生前和拆迁工作一点也没碰边。旧城改造那边，都是不太有钱的人，没听过李局跟那边谁有瓜葛的。若说国土局行政执法的，跟什么企业主结仇了，这企业主又和李局结仇的，倒还说得过去。毕竟有些企业多占地的情况时有发生，企业主跟李局有仇也是可能的。”

高栋点点头。

张相平接着道：“按我不成熟的看法，现在也没法儿判断林啸的失踪案跟李局的案子是同一个人干的。而且就算是同一个人，杀李局的犯罪动机是报复社会，那么他又搞了林啸，这纯粹是随便挑个目标，未必就有关系。”

高栋闲言几句，站起身离开，他并不想跟张相平过多解释，就算报复社会，也不会杀毫无关系的两个人。如果真是同一个人干的，凶手挑中林啸，此间定有关联。



第二十五章

“老大，真被你说中了，林啸失踪前也被那辆电动车跟踪过！”张一昂道。

“是吗？”高栋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苦恼。

这条线索直接证明了李爱国案子和林啸失踪案是同一个凶手干的，同时，这条信息也说明了，下一个被害对象已经发生了。

什么时候是第三个？

高栋背对着他吸了口烟思索着，就算确认了是同一个凶手干的，现在还没找到林啸的尸体，此事需要先当跟李爱国案子无关的失踪案登记在册。

李爱国案发到现在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毫无进展，现在要是被上级知道凶手又害了一个，岂不是更头大如斗。

高栋转过身，道：“什么时候跟踪的？”

张一昂道：“11月27日到29日这三天，连续三天跟踪。”

11月23日到26日，连续跟踪了李爱国四天，摸清李爱国行踪后，凶手并没直接动手，而是先去跟踪了林啸。看来凶手的这盘棋下得很大，而且很有耐心。

他又问：“凶手12月10日晚上在文峰公寓搬弄垃圾桶这个时间点后，有哪些车出了小区？”

张一昂道：“凶手把垃圾桶再次弄进电梯的时间是12月11日的凌晨1点半，我们查了门口的监控，凌晨1点半以后，一直没有车出过小区，最早的一辆是将近凌晨4点时才出小区的，但那辆车我们查了，是停在后面排屋区的车，此后的时间，车子逐渐多了起来，我们查了排

在前面的几辆，都排除了怀疑。凶手的车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小区的，我们没办法查。”

看来凶手果然是一直等到了早上，混在其他车子里出了小区。因为这个大型小区的车子实在太多，没法儿一辆辆去核对是否有作案可能。这块的侦察工作，看样子很难展开了。

高栋道：“市局的图像专家对电动车的画面处理有结果吗？”

张一昂打开电脑，道：“你看。他们弄图像的，通过数字手段，把其中几帧较为清晰的画面做了处理。凶手的面目是查不出的，只知道凶手大约身高在170到175之间，体重应该在120到140斤之间。这辆绿色的电动车，前头是个黑色的车篮，车篮的左角缺了个口，车上尾巴左侧通过几幅图片对比，确认那有个凹坑，车尾的红色灯框的塑料玻璃应该是有破损。这是他们最后经过处理的图片，能很清楚显示这辆电动车的特征。”

高栋仔细看着图片，这张处理后的效果图，把车的颜色、破损特征都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在一个县这么大的区域里，能否找得到这辆电动车呢？

无论如何，还是要找一找的，最后能否找得到，只能看运气了。

他电话叫来陈队，给他看了电动车的效果图，让他马上下令，发动全县各个地方派出所和联防队的人，一起想方设法，挨家挨户，拿着这张图，找出这辆电动车。同时，也要注意找可疑的车辆，因为这辆电动车有可能已经被凶手改装过了。

只要找到这辆车，哼哼，凶手还逃得了吗？

两人走后，高栋重新陷入思索，现在证据已经证明，林啸和李爱国两个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个。

即便凶手的犯罪动机是报复社会，也没有道理第二个下手的对象挑林啸，而且到现在为止，林啸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任何消息。

看来一定如徐策所说，林啸和李爱国是有关系的。

可他们两个，无论从哪个人口中的问话，都表示两人从不相识，也从没交集。不论工作还是生活，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共同点。

而且这两个的社会关系中，几乎也没有交集。

和李爱国接触的要么是官员，要么是社会上的大老板。林啸主要做点国土执法，管理旧城改造的工作，平时接触的人和李爱国完全不是一个阶级。

他们俩是谁的共同仇人？

而且仇到要杀之而后快？

就拿林啸来说，他旧城改造得罪的都是些没钱没势的老城区居民，大都是中老年人，而且普通的小纠纷，就算老百姓吃了亏，赔偿少了，往往也是忍一忍算了。就算有人气不过，也该先跑上级告状。没有谁会不试过其他维权途径，直接犯罪了。这么做，也不会多拿补偿款，对自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唯一闹出点事的，只有徐策他们家了，可他家跟李爱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看来无关拆迁的事，是不是林啸在其他方面进行国土执法时得罪了人，而此人又偏偏跟李爱国结仇？

但从多方面渠道了解，国土执法包括旧城改造在内，这几年都没出过大事。

不是大事，是小纠纷，维权者只想多弄点钱，不会铤而走险，设计个连环杀人的闹剧，对他有什么好处？

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凶手对付李爱国，是直截了当地杀在了路上。儿林啸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若凶手真和林啸有仇，既然进了林啸的家门，并且制服了他，直接杀死在家不就结了？和李爱国案子一样，把现场处理一遍，不留下任何线索，他们警察还是拿凶手没办法。

可凶手把林啸运走了，又是什么道理？

也不是绑架，至今没有接到凶手的绑架电话。

真是莫名其妙！

凶手先跟踪了李爱国，再跟踪林啸，显然是有计划地要做掉这两人。为什么要挑这两人呢？他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物证科的老陈进了办公室，道：“老大，那个垃圾桶全部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高栋抿抿嘴，垃圾桶没有任何线索。

他当时看到垃圾桶时，脑中浮现出的奇怪感觉再次笼罩上来。

到底遗漏了什么细节？

他咬牙思索了片刻，顿时灵光一闪，道：“垃圾桶底下有没有找到毛发纤维？”



第二十六章

高栋问道：“垃圾桶底下有没有找到毛发纤维？”

老陈道：“有几条，经过确认，都是垃圾桶里的衣物的纤维碎片。”

高栋微微皱眉：“如果凶手把林啸塞进了垃圾桶，怎么着林啸的头发丝，总该掉几根在桶里吧？”

老陈道：“按理说是这样的，我猜想凶手可能先用什么东西把林啸包起来了，再放进垃圾桶里，这样就不会留下毛发了。”

高栋眼睛盯着自己的面前，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过半晌，摇头道：“不对，你说的不对。”

“老大，你的意思……？”老陈不明所以，他虽然年纪比高栋大了近十岁，但还是从来都习惯叫他老大。

高栋道：“垃圾桶现在在哪儿？”

“楼下我们实验室里。”

高栋站起身，拍了拍老陈，道：“咱们下去一起做个实验。”

老陈跟在高栋身后，来到楼下的走廊尽头，那里的办公室是最大的一间，这其实不是办公室，是法医的实验室，准确说是物证科的实验室，验尸的实验室不在这栋办公楼里。即便是公安系统的领导，也忌讳自己办公室旁边，经常躺着恶心的尸体。而一般的物证查验工作，都是放在这间屋子里的，里面有各种实验仪器，小县城里本没这么多设备，其中不少是高栋从市局带过来的。

高栋推开门，门口不远处一名年轻的物证科工作人员正在玩网络游戏。

他是高栋从市局带来的人之一，深知高栋很忌讳手下工作期间不干正经事，他没料到高栋会在这个时间里突然来到他们实验室，慌忙关了显示屏，搓着手站起身。

他的直接上司是老陈，此时老陈站在高栋背后，皱皱眉瞪了眼这年轻人，意思是说：“这下你玩大了吧？”

年轻人惶恐不安，不敢看向高栋。另外几位物证科的工作人员站在一旁，暗暗替他捏把汗。

高栋进来时，已然瞥见了游戏画面，最近他压力大，脾气自然不好，手下的人还撞到枪口上，这个时候找不自在，他正要发火，想了想，还是算了，和气道：“最近大家压力大，精神紧张，适当放松下也没关系，只要齐心协力，一起加油把案子办了，就是大成绩。”

听他突然这么一说，大家顿时如释重负。

那小青年更是如获大赦，倘若高栋此时不在场，他定会连拍胸口，呼着“伴君如伴虎哪！”。

这是高栋高明的地方，想着现在办案压力日益加重，需要激励全员努力，才能一起想办法，早日找出案件的突破口。

这在领导岗位上叫一张一弛。平时高栋见到这种情况，大可以骂他一通。现在办案关键时期，激励人比批评人的效果要好，否则容易让大家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影响工作效率。

他看了眼那个年轻人，道：“小王，你几斤？”

“几……几斤？”这位叫小王的家伙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的体重是多少？”

小王结巴地说：“一百，一百二十斤左右吧。”

高栋挥了挥手，道：“你过来。”

小王顺从地走到他面前。

高栋指了指前面的垃圾桶：“你进去。”

“进……进去？”小王不明所以，其他人更是面面相觑，想着老大要用什么方法教训他。

高栋和颜悦色地笑了笑：“我让你进去，我们做个实验，看看凶手到底是怎么把林啸带出去的。”

小王只好照做，他想爬进去，但他一撑起身体，垃圾桶底下有滑轮，轮子一滑，垃圾桶差点翻倒，搞了几回，他怎么都爬不进去。

大家都笑了起来，高栋指着其他几人，道：“你们帮忙，把他抱起来塞进去。”

几个男人一起抬起小王，放进了垃圾桶里。

高栋把盖子一合，拉过垃圾桶的把手，感觉很沉重。他用力推了一把，垃圾桶只前行了很小的一段，而且方向也开歪了，他试了几次，果然如此。

他转向对老陈道：“凶手用垃圾桶只是个幌子，凶手并不是用垃圾桶把林啸运走的。小王只有一百二十斤，装在这里面，已经使垃圾桶底下的滑轮不顺畅了，林啸体重一百二十六斤，比小王更重一些，装在这里面，垃圾桶推行更显困难。而我们在电梯里的监控看到，凶手每一次把垃圾桶推进电梯，垃圾桶的推行速度几乎是一样的，而且动作很轻巧，他在电梯门外一推，能够顺利地把垃圾桶推到最里面。如果垃圾桶里真装了人，这是办不到的。正因为垃圾桶从头到尾都没装过人，所以垃圾桶里才找不到林啸的任何毛发纤维。”

老陈思索片刻，道：“老大，你说的很对。”

高栋终于识破了凶手抓走林啸的帽子戏法，但这个消息对高栋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如此一来，林啸失踪一案的线索，显得更加苍白了，他们对林啸一案接下去的侦察，更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凶手应该是把林啸装进了大箱子或者其他类似东西，通过楼梯直接拖到了地下停车库，装上汽车后备箱运走了。林啸住在三楼，凶手这么做，一点都不困难。而且凶手大半夜通过楼梯运个人，也不会有人路过看到。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没办法通过监控查哪个是凶手了。

一种情况是，凶手把林啸拖进汽车后备箱后，又去上演了这么出帽子戏法，来干扰侦察。

更高明的凶手，会先把林啸运出了小区，把垃圾桶留在地下停车库，再重新回到小区，上演一出帽子戏法，然后步行离开。这样一来，其实凶手第二次离开小区，没办法判断他是开车走的，还是步行走的，侦察彻底陷入了僵局。

而凶手之所以要上演这出帽子戏法，显然是想误导警察的侦破工作，让他们把大量的人力浪费到浩繁复杂的查监控里。

或许最佳的黄金侦察期就在凶手玩了这出把戏，把他们兜得团团转中怠误了。

高栋想起自李爱国的案子发生后，凶手似乎一直在引导着警察的脚步走，把警察的绝大部分精力，都耗费进了查各种各样监控的工作中。

先是杀李爱国的地点选在了凤栖路这条两头和中间都有监控的封闭区间内，让高栋信心满满地认为凶手必然滞留在凤栖路上，也必然进入过监控。结果耗费大量人力查三个探头，又耗费大量人力对探头出现过的车辆逐个排查。结果一无所获。

林啸的案子，同样搞了帽子戏法，让他们耗费了大量时间查小区和电梯监控，同样徒劳无功。

只有县城的监控中，才查到凶手的图像资料，但凶手戴了帽子口罩，真实面目从未暴露过。

显然，这个凶手对监控的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警方的侦察。

甚至可以说，凶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警方侦察过度依赖监控的情况，以使破案人员往返做无用功。

黄金侦破期就在凶手的这般戏弄中，错失了。

查监控极耗时间，因为查监控不是看电影，不能快进。事情发生往往是在几秒之间，你查验监控时，没法儿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或者如上一秒一样，什么都不发生。如果采用快进的方法，很可能错过了重要画面。

一小时的监控视频，至少需要耗费三个工作小时去查验。尤其很多探头清晰度不足，更是考验公安人员的耐性。

也只有出了这样的大案，才能调动几十号人马日夜加班加点，做着查监控这等乏味无趣的工作。

高栋现在感觉到，凶手正是利用了监控，把他们给耍了一圈。

他轻微咬了咬牙，看来到现在为止的工作，都还没抓住破案的那个突破口。

需要变一些方法了。



第二十七章

徐策自忖王修邦是最难对付的一个，他行踪规律，能够直接对他动手的机会根本找不出；他又不贪女色；从林啸口中问知，他似乎也没有贪腐的把柄。

今天高栋打了个电话给徐策，说是他派人在半岛酒店订了桌晚饭，约了张相平、王修邦，大家一起吃个饭，双方沟通一下，就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到了时间点，徐策挎了个包来到酒店，找到包厢入座，没几分钟，高栋和张相平也到了，徐策和张相平先握手认识了一番。

没多久，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进了包厢，这人穿着件米黄色外套，中等身高，中等体型，大约是不贪杯不好色的缘故，所以他虽在官场混居多年，身材还没走样。

他自然就是王修邦。

王修邦和徐策没有见过面，当初处理母亲的事体，全由舅舅出面的，徐策晚了几天才回国处理后事。也正是由于儿子被抓的缘故，他舅舅担心重判，所以才妥协了赔偿协议。但签字后过了很久，儿子始终没放出来。他舅舅找过几次相关部门，主要卡在城建公司这一块不肯放手，他舅舅担心如果上去告状，反而会判得更重，所以一直在想其他渠道托关系。无奈城建公司态度坚决，上级领导意见有分歧，判也不是，不判也不是，就一直拖了半年多。

见了面，王修邦也表现出态度和蔼的样子，毕竟他听张相平说了，这位高栋是市政法委书记的女婿，他当然要卖几分面子。

四人入座后，徐策道：“三位领导再稍微等下，郑建民局长马上也过来。”

高栋问：“郑建民是谁？”

张相平笑着道：“我们副县长，兼招商局的正局长。呵呵，徐老板，郑县长你也认识？”

徐策低调地笑笑：“郑县长负责招商这块嘛，我这边刚好有个美国的企业想来华投资，所以和郑县长有过接触。”

高栋介绍道：“我这位老同学，很厉害的呢，在美国大投行搞了好些年，认识很多美国的老总。”

张相平和王修邦附和着：“原来如此。”

王修邦想的是，徐策看来真有几分本事，能拉上高栋这位背景官僚和张相平来卖面子，城建公司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本来他不同意放人，只是担心城建公司下面的工作人员不乐意，现在这两位来说情，他早准备好放这面子了。

现在徐策居然又拉上了副县长，这面子更是不得不给。

看来，等下这事不要等他们开口求情，自己主动点说比较好。毕竟，级别比自己高的人反而出口拜托自己别为难那个小屁孩了，实在不成体统。

不消片刻，郑建民就到了，他们站起来让位请坐，郑建民急急摇手，让他们不用客气。听张相平介绍高栋后，他深知高栋岳父在市里的地位，忙起身向高栋敬酒：“原来您就是高局，今天正好，趁着徐老板一起，您又是徐老板同学，我先敬你一杯。”

高栋同样客套着，五个人寒暄一番，徐策和高栋是同学，郑建民又是徐策今晚请来作陪的，而郑建民、王修邦、张相平三人本来就相识，此刻酒桌上就不再显得生分，彼此间敬来敬去，相处甚欢了。

开场客套话一结束，王修邦就先表个态度：“徐老板，你表弟的事情张局已经给我说过了，你母亲的事我这边也很过意不去……”

徐策摆手道：“过去的事情咱们也不用提了嘛，反正总是向前看，呵，向前看，以后还有事要麻烦到王局呢，来，咱们干一杯先。”

大家干完一杯，王修邦接着道：“你表弟的事情，城建公司这边不会有问题，你放心好了。剩下的怎么把人放出来，这流程张局熟。”

高栋接口道：“老徐，你放心吧，这边我会安排。”

徐策笑逐颜开：“那就好，王局，我再敬你一杯，我喝完，你随意。”

他和王修邦坐在相邻的位置上，拿起酒瓶，给王修邦酌了酒，给自己加满，随后和王修邦干了一杯。

此时酒瓶是放在徐策的左手边的，徐策把酒瓶一拿，弯下身，放到了自己左脚边的地上，他趴下身体时，偷偷把酒瓶倚翻在地上，酒流了出来，脚边全湿了。

不过这个动作，谁都不会注意到。

大家又喝酒畅谈了一会儿后，徐策道：“老高，上次我不是说要回国创业嘛。”

高栋道：“是呀，你准备做什么，想好了吗？”

徐策道：“我在美国做投行时，认识了一个在美国办工厂的台湾老板，我跟他比较熟，我们俩商量后，决定在我们白象县一起办个厂。他有技术和资金，我另外也能拉来资金，现在准备先期投两千万美元。”

“哦？”高栋好奇问，“那么大投资，是做什么的？”

徐策道：“做一种半导体的材料，主要用在飞机和大型设备上，目前国内这个材料完全靠进口，我调研过了，这块的市场空间很大，如果工厂落地，保守估计一年产值两三个亿没问题。”

徐策从挎包中拿出三根黑乎乎的东西，分别交给高栋、张相平和王修邦看。郑建民显然已经知道这事了，否则也不会应徐策邀请来吃饭。

三人拿在手里，看了一番，三根小棒子，外面似乎包了层炭黑橡胶皮，就像轮胎的材料，里面看着似乎是铅笔的内芯。他们不懂那么多工业用品，只觉得这玩意儿挺像高新技术产品的，虽没见过，但想来，飞机上的零件又见过几个了？

连样品都看过了，更没人会对徐策的投资忽悠起怀疑。

三人看完，把东西还给了他，他装进包里放好。徐策接着道：“美国政府的生产批文正在审核，这不是保密技术，审核通过只是时间问题。现在资金也已经基本到位，我自己出了百分之十的资金，另外的资金是那个台湾人和其他我拉的美国投资人出。各种相关文件我给郑局看过了。”

郑建民点头笑道：“徐老板搞这么大手笔，看来我明年的招商引资指标，解决了大半，呵呵。”

高栋笑道：“老徐，我就说你够厉害，你在外国投行认识的大老板，跟我们平时社会上相识的一些老板，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张相平和王修邦也点头附和地笑。

徐策谦虚一下，道：“王局，等明年开春项目到位，工厂用地方面还需要你这边帮帮忙了。”

郑建民道：“是呀，我们招商局剩下的好地皮不多，到时县里开个会讨论下，王局你这边也需要帮忙安排安排了。”

王修邦笑着道：“好说好说，到时还不是听你们领导的意见。”

徐策侧头又对郑建民道：“郑局，我这边要是下个月美国批文发了，我回趟美国拿文件，安排下其他事宜，明年还需要你多帮忙的。”

郑建民笑道：“那是肯定的，你这边也是帮我完成指标哪，来，大家一起干一杯。”

饭局结束，原本是徐策去买单的，高栋说：“替你节省点钱，张局，麻烦你签单吧。”

张相平道：“对对，能省就省嘛，我签单好了。”

徐策果断摇头：“那不行的。”

高栋笑道：“一样的，都是自己人，大家来市里玩时自然我签单。”

就这样，徐策连这顿饭的钱都没出，张相平签单拿单位去报了。

在这次饭局中，徐策很满意，他通过投行的那套忽悠办法，拉到了郑建民这个中间人，同时总算和张相平、王修邦这两人混了个脸熟。

所有的事情，正朝着他的计划，一步步迈进。

而其余的人，却毫不知情。

原本他想着等表弟出来后，再对张相平下手。现在既然城建公司没有态度，而剩下的工作，只是流程上的问题，高栋这位老同学在公检法关系很深，他既然开口答应，自然水到渠成，不需要用到张相平。

张相平既然没用了，那就死了吧。

对张相平的下手，可以提前了。



第二十八章

张一昂急匆匆跑进来，道：“老大，电动车找到了。”

“什么？！”高栋喜出望外，他没想到这小县城里的干警效率这么高，他原以为虽有电动车的图片，但一个县里，电动车少说也有几万辆，这么小的电动车可不同于汽车，要找出来简直如大海捞针，忙问，“在哪儿，人抓到了吗？”

张一昂点头道：“人赃并获！车主一口认定这辆车就是他自己的，一直是他自己的。”

高栋有些疑惑，这凶手怎么承认得这么彻底，是算准了他们没有其他物证？

思索下，问：“怎么找到车子的？”

张一昂道：“听陈队说，也是运气，电动车的照片打印出来，上面特征标记很明确，下发到各个乡镇辖区的派出所。县城派出所的两位同志在街上执勤时，偶然看到一家电动车修理店门里，停了这辆车。”

“是家电动车修理店？”高栋皱了皱眉，道，“人在哪儿？我去看一眼。”

“抓到楼下审了。”

高栋和张一昂走进审问室，里面两位县局的民警站起身，说了句：“领导好。”

高栋微微点头，道：“问出什么了？”

一人道：“起先他说电动车是他自己的，后来又改口说是有人卖给他的，谁卖的他说不清长相。”

高栋道：“好吧，辛苦了，你们俩先出去，我问问。”

两人出去后，高栋往凳子上一坐，隔着不锈钢的铁栅栏，看向里面那个人。

此人大约四十来岁，穿着显得土气，头发也没有梳整齐，整体乱糟糟的。高栋第一感觉就判断此人肯定不是凶手。

他想象中的凶手，非常注意细节，反侦察能力很强，智商很高，应该是个平时穿着看起来体面的人，不会这副德行。

那人低着头，默不作声，间或有低声的呻吟发出。

审讯室一边放了辆电动车，高栋看了几眼，没错，车篮有个破洞，车尾左边有处凹陷，尾灯塑料玻璃破损，和效果图的照片完全一致。

高栋看了看审问的笔录，对那人道：“把头抬起来。”

那人抬起脸，嘴角有破损，沾了血迹，眼神惶恐不安。

高栋道：“你先说车子是你自己的，现在又说是别人卖给你的，谁卖的？”

那人哭着道：“领导，我真想不出卖车子的人长相了，我求你们不要打我了。”

高栋眼神一横，道：“他们对你刑讯逼供？”

那人道：“是啊，领导，我没犯事，为什么抓我啊，他们还打我，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待我啦！”

高栋冷哼一声，站起身，道：“小张，走吧。”

张一昂奇怪道：“老大，不问了？”

高栋哼一声，没答话，甩身走出了审讯室，来到旁边一间办公室，刚好陈队也在，高栋瞪了刚才两位民警一眼，道：“刚才你们打

他了？！”

两人顿时面面相觑，原本见那家伙说话不老实，当然要教训教训，没想到那家伙居然在高栋那里告状，高栋看起来是满脸的怒容。两人不敢答话，只能把求救的目光对向他们的直接领导陈队。

陈队不敢对视高栋的眼睛，只能尴尬地应着：“高……高局，他们俩也是看他不老实，所以……”

“所以就打他了？！”高栋冷声道。

没有人敢应话。

高栋语气稍微软了下来：“现在办案处在风口浪尖，别说外面的舆论影响，就是我们系统内，这日子也不好过。案子还没进展，别惹出新花样来。要是这家伙跟案子没关系，把他放出去后，他在外面说警察对他刑讯逼供，又或者找媒体告状，怎么办？”

陈队小声道：“那……那他要是不肯说，怎么查？”

高栋道：“除了打脸？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多想想办法。赶紧问出结果来报我。”说完，转身就走了。



第二十九章

没过多久，陈队找到高栋，道：“高局，嫌犯交代说电动车是个江西人卖给他的，他开电动车修理店，既卖新车，也卖二手车。”

高栋道：“既然如此，一开始他为什么要嘴硬？”

“他说那伙江西人是个盗窃团伙，经常偷电动车拿到他们这种店里销赃。他一是担心供出销赃的事要坐牢，二是担心供出了那伙江西人，会遭报复。”

高栋琢磨片刻，这车是伙盗窃团伙弄过来的，莫非盗窃团伙把凶手的车子给偷了？

他寒毛一竖，不会这么巧吧！

无论如何，先要抓获这队团伙再说，即便是他们偷的，也该记得从谁家偷的。

高栋便道：“那好，这店老板先关着，咱们替他摆平这伙江西人。你马上安排人，按店老板供述的情况布点抓人，这帮人一个都别漏了。抓到后可以稍微宣传一下，毕竟现在命案没破，算是打掉个盗窃团伙，也可以向市局申报一下。”

这次破案效率很高，一个七人盗窃团伙，在半天的时间里，就被整个端掉。

傍晚，高栋吃完饭，就接到陈队电话：“高局，这伙人全抓到了，您要不要亲自审？”

“好，我这就过来。”

高栋走进其中一间拘留室，身后的陈队指道：“高局，这家伙就是店老板说的卖他电动车的那个人。”

高栋盯着铁窗后的那张脸，看似还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这小青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歪头望着高栋。

高栋看了他几眼，比较厌恶这家伙的表情，问了句：“叫什么名字，年龄，住址，工作？”

小青年撇嘴道：“身份证上都有，你们自己看，别问我。”

“你他妈……”陈队正要骂人，高栋拦住了，继续道：“挺有脾气的嘛，”他指了指铁窗外停放着的那辆电动车，道，“这车是你的，还是你偷来的？”

小青年瞪了高栋一眼，道：“我没见过这车子，你们抓我干什么！”

高栋牙齿咬了咬，又道：“我在好好问你话，你别自己找不自在，说，车子哪儿来的？”

小青年似乎有些被他沉着的气势镇着，低头嘀咕着：“我又不知道，抓我做什么。”

高栋吐了口气，最近这场命案已经搞得他焦头烂额了，这蠢货还在他面前装傻。他转过身，对陈队说了句：“这混蛋看样子没进过号子，教懂他做人了再叫我。”

高栋回楼上的办公室坐下还没五分钟，电话就传来了，陈队告诉他，这小子愿意招了。

高栋抿抿嘴，重新去见那小青年，此时小青年受过了教训，眼中布满血丝，整张脸都是害怕的表情。

高栋道：“车子哪儿来的？”

小青年低头回答：“我偷来的。”

“在哪里偷的？”

“建设路旁的帝景园外面的一条路上。”

高栋看向陈队，陈队解释道：“帝景园是县里的一处高档别墅区，那附近一共有三四个高端楼盘，有钱人住在那块的很多。”

高栋心中一想，有钱人这个身份定位，倒和他想象中的凶手接近。可恼的是面前这青年，偷什么不好，居然把凶手的作案工具给偷了！要不然，他们警方很可能有机会把凶手人赃并获了。

高栋道：“你偷的这个车的车主，长什么样，你能认出来吗？”

“我没看到过车主。”

高栋眉头微微一皱：“车子停在路边哪里？”

小青年道：“在路边一个角落，我那天本没想偷车，是去网吧玩，路过时，看到那里刚好停了辆电动车，我看车上钥匙还插着，主人忘记拔了，我等了几分钟，看看没人过来，就顺手骑走了。”

“钥匙也留在车上？”高栋眉头一皱。

“嗯，我真是顺手骑走的，不能说偷啊。”

高栋冷声道：“钥匙本来就留在车上，你没说谎？我警告你，你说的我们会再查证过，你要是敢说错一句话，后果你自己承担！我再问你一遍，你想清楚了再回答，车子是你撬的，还是钥匙本来就在车上？”

小青年哭着道：“我说的真是实话，钥匙是在车上。”

高栋心里顿时沉了下来，钥匙本来就留车上，凶手可不会这么粗心大意。一定是凶手故意留的，他觉得这车子早晚会被我们查出来，销毁藏匿的难度都大，容易露出马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钥匙留车上，让人给骑走了。

偷电动车本就很常见，你锁得好好的，如果停在没人的地方，不出半天，说不定车子就不见了。

更何况这辆车，不仅孤零零地停在没人的角落，而且还留着钥匙，这不是成心要让人骑走吗？

即便这小青年不偷，也会有第二个小偷、第三个小偷把这辆车骑走。

如此一来，线索不又断了吗？

高栋问了最后一句：“你哪天偷的？”

小青年仔细地算了算，最后问了自己卖车的日子后，才做出回答：“是卖车前一天，是11月30号。”

高栋没再问话，转身走出了拘留室。11月30日，凶手在11月23日到26日期间，跟踪了李爱国，在11月27日到29日之间，跟踪了林啸。跟踪工作结束后，第二天，他就把车带钥匙留在了路边，让人骑走了。

高栋长呼一口气，所有的路，看似都堵死了。



第三十章

这几天，全县各个乡镇、各条街道，都贴上了悬赏公告。

公告上贴着一张图片，是一个人戴着帽子和口罩，骑着电动车。画面中的这人除了耳朵，其余身体皮肤几乎都没露出来，是男是女都难以确认，更不要说长什么样了。公告介绍说这人参与了一起凶杀案，极具危险性，希望老百姓若有知情的，就向所属的派出所举报，破案奖励20万。

但几天过去了，没有接到一份举报。

这在高栋的意料中，冬天骑电动车、戴帽子戴口罩的太常见了，谁会注意自己身边经过的这个人呢？何况这位电动车男是在11月底期间露面的，现在都快12月底了，整整过了一个月，谁记得呢？

而林啸那边也是石沉大海，死活再没出现过。林啸失踪案发生后没多久，高栋就找人去联系手机运营商查手机信号，但直到现在，运营商的信号接收系统没有收到他手机的任何信号。高栋知道手机信号的发送原理，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个手机的电池板被凶手拆掉了，二是这个手机目前完全处于信号覆盖区域外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林啸失踪案也查不下去了。

高栋一筹莫展，原本岳父让他接手这案子，是因为他们都以为这是场报复杀人的案子，很容易就能破案。

唯独没想到，这居然是个无头案。高栋接手了这个烫手山芋，迟迟交不上答卷，对他的前途只有负面影响。

徐策这边最近几天都很忙。

今天他和前几天一样，临窗坐在半岛酒店六楼的一间客房内。

半岛酒店是五星级，一共高三十几层，底下三层是饭店，四楼是私人会所，五楼以上是客房。

今天是他第四天住这间客房了。

屋子里关着灯，显得很是幽暗。

他身后的电脑里放着音乐消遣时间，怀旧风格，他喜欢八九十年代的老歌。

他坐在窗边，看了眼手表，现在快到晚上六点，他重新拿起带夜视功能的望远镜，撩起厚重窗帘的一个小小角落，朝楼下的广场望去。

这是个需要耐心的活，只有足够地耐心，才能保证工作的完美。就像对付李爱国一样。唯一的区别，这次的目标是张相平。

等待了十多分钟，他看到张相平的车驶进了楼下酒店的广场。

这是辆奥迪车，和他那辆二手奥迪车的型号一模一样。

张相平在广场边缘的一个角落停好车，随后下车，朝酒店里走去。

徐策知道他应该是去和朋友应酬吃饭，一般吃完了他们会赌会儿牌，这个习惯和李爱国差不多，只是李爱国比张相平更爱赌罢了。

张相平走进酒店后，徐策就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了，希望张相平今晚能玩得晚点。

谋杀的时机挑选，不是每一天都行的，要靠蹲点。

前面的三天，张相平有两天都来了半岛酒店，只不过这两天他离开得都很早，不到八点就走了。显然这么早的时间点徐策没法儿动手。

徐策坐到了电脑前，上着网打发时间。

到了八点钟，他看了眼手表，重新回到窗边，拿望远镜张望了下，张相平的车还在。

半小时后，他又到了窗边，用望远镜张望下，张相平的车还在。

又过了半小时，到了九点，他再次回到窗边张望，张相平的车还在。

徐策心中有了一丝小激动，看来张相平今晚走得会很晚。但他决定还是再等等。

等待是件很痛苦的事，尤其是守株待兔的猎人。在长久的等待后，看到有兔子靠近，猎人总是容易心中激动。但最后守株待兔能否成功，关键只看一点——耐性。

当兔子还没跑进陷阱中，你就急于捕获，暴露了自己，那么前面所做的长久的守株待兔工作，都将付之东流。

只有具有最充分的耐性，直到兔子真正踏入陷阱的那一刻，你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动手，这时候的猎物，才归你。

徐策说服了自己，不要着急，再等等。现在虽然已经九点了，如果张相平没过几分钟就走了呢？那这个时间点下手，依然不是好时机。

最好是在十点以后下手，那时凤栖路上的人车几乎已经看不到了，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不会被人看到。

所以，宁可让张相平活得更久一点，也不能让自己暴露出来。就算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还可以捕捉下一次杀他的机会。但一旦自己暴露了，那再也没有机会了。

时间依旧在静静流逝。

徐策这一次抬起手表，时间指到了九点四十分。朝外面张望，车子还在。

徐策暗自点点头，好吧，就是现在。

他脱下有些笨拙的羽绒服，换了件轻便的米黄色外套，动手时手脚一定要灵活，挎了那个包，下了电梯，来到酒店楼下的广场，这个

停车广场很大，除了车辆出入广场的门口处的，没有其他的监控探头，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否则他还需要找辆车子做掩体来进行工作。

他观察一番，停车场上没人站着，便悄悄走到了张相平所在的奥迪车的右侧，他装作俯下身系鞋带，用极快的速度把一块铁板子放到右侧前胎的底下，这块铁板子上有一排扎胎钉。他把铁板稍微往轮胎里压了压，使车子一开动后，轮胎一定会轧上扎胎钉。随后，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扎胎钉的铁板放在了右侧的后胎下。

由于扎胎钉放在了轮胎底下偏里的位置，所以站在车旁是看不出异样的。

整个过程最多只花了十几秒的时间。

徐策准备妥当，站起身，离开了广场，准备用那个同样的手法，避开监控，来到凤栖路的预备地点守候。



第三十一章

凤栖路南段的一处，离上次李爱国遇害的地方大约隔了两百米。

这是必要的，虽然离李爱国遇害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如果选择李爱国遇害的地点动手，难免不引起张相平心理上一种潜在的警觉。

徐策站在一旁的树后，拿着望远镜静静地朝着南面观察。

离他不远处，右车道上散落着一地的大块啤酒瓶碎片，过来几米后的左车道上，也撒了一地的啤酒瓶碎片。

张相平独自开着奥迪车，从沿海南路拐进了凤栖路，准备回凤栖小区里。

今晚酒喝得不多，打了一晚上的“十三张”，在满是香烟味的地方待久了，有点困乏。他空调开着大风，整个车厢内暖洋洋的。

这时，他看到前方车道上撒了一地的啤酒瓶碎片，他咒骂一句，哪个傻×发神经，酒瓶乱扔。

他只好踩下刹车，方向往左打，从左车道过去。

刚把方向打到左边，就看到左车道前同样是一堆啤酒瓶碎片。

一定是超载货车掉下来的。妈的！

他只能再踩刹车，小心地把车绕到右车道，这时，他看清前方不远处走着的一个拿着个挎包的人——咦，这不是高栋的老同学、副县长的朋友徐老板吗？

他本没打算开窗打招呼，想直接开过去，却发现这徐老板正大幅度向自己挥手，他停下车，摇落车窗，道：“徐总，你怎么在这儿啊？”

徐策表情有些惊讶，道：“咦，怎么是张局你？我刚从这小区拜访朋友出来，我看你这车子轮胎破了，所以叫住你，没想到是张局！”

“我轮胎破了？”张相平有些意外，他第一反应是被前面的玻璃扎破了？但一想，玻璃扎破了，哪有破这么快的。

徐策走到车旁，道：“你看，你这右面前后两个胎全瘪了，车子都斜着，你还不知道？”

张相平一感觉，没错，经他一说，还真明显感觉车子向右侧倾斜了。

张相平忙停了车，拉上手刹，下了车，站车前一看，车子微微向右倾斜。

徐策接着道：“我刚在前走，看您这车要往右倒了，您右面的胎都软了，我以为车主不知道，所以叫住提醒下，没想到是张局您的车。”

张相平向他感谢一句，微微皱着眉，走到车子的右侧，前后两个胎瘪了一小半。

“这有点麻烦嘞，”张相平盯着轮胎，自语道，“我就一个备胎，看样子还要叫修车店运个轮胎过来了。”

徐策走到车子的右后轮胎处，蹲下身，看了几眼，道：“看起来破得挺厉害的。”

这时，一道强光灯打了过来，一辆车子从沿海南路拐进了凤栖路。

徐策暗叫一声，不好，看来今晚会遇到目击者了，如果实在没机会，只能再放过张相平了。但今天这条设计很久的计谋一旦错失，恐怕再想其他方法杀了张相平，就有点麻烦了。

现在才十点半，不是半夜。尽管是冬天，但出去玩到十点半回家也不算太晚。

徐策事前已经考虑过这点，一旦有目击者看见他的容貌，那么今晚的这次谋杀断然不能继续了。

徐策赶紧身体蹲得更矮，背向那辆车，装成检查轮胎的样子。

张相平站在旁边看了看过来的车子。

车子经过前面的啤酒瓶碎片地带，同样降低速度，慢慢绕过来，到了他们旁边，这辆车停下来，车窗摇下，一人探出头：“嘿，张局，怎么回事？车子坏了？”

张相平无奈笑笑：“两个轮胎都爆掉了。”

那人道：“两个轮胎爆掉？前面这啤酒瓶碎片扎的？”

张相平无法肯定，他虽然刚才没听到过任何的爆胎声音，但猜想也只有可能是刚才被大块玻璃扎的吧，便道：“大概是吧。”

那人道：“需要帮忙吗？”

张相平客气地摇手：“没事，两个轮胎坏了，我也没那么多轮胎拿来换，只能等明天找人修了。”

那人道：“哦，那我先回去了，要帮忙打我电话。”

“好的。”

那人车子踩了油门，朝前开去，很快拐了个弯，进了凤栖小区。

徐策哼了口气，看来行动可以继续。

他突然说了句：“张局，这轮胎好像被人扎的嘛。”

“啊？被人扎的？”张相平有些意外。

徐策微微站起身，弓着背，指着轮胎道：“轮胎上扎了个东西，我拿没拿出来，看起来是被人故意扎的。”

“是吗？”张相平蹲下身，顺着他的指示，检查轮胎。

只不过，这次他蹲下身后，再也没有站起来。



第三十二章

凌晨零点半。

公安局协议酒店的标准间内，高栋正裹在被子里呼呼大睡，手机响了。

他恼怒地拿过手机，看了眼显示屏，是陈队。他顿时睡意全消，因为他知道，陈队不可能半夜无缘无故打他电话，一定出了大事。

他谨慎地按下接听，把手机放到耳边，低声问了句：“陈队，有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两秒，最后，还是道：“高局，张局长死了。”

“张相平？”高栋眉头一皱。

“嗯。”

“地点……好，我马上过来。”

挂下电话，高栋心跳加速，手心冒出了丝丝冷汗，呼吸变得急促，眼眶里有些发红，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当然，他不是为了张相平而难过，他是为了自己。

这次部里省里一定会问责了。

他深呼吸几口，平复下心绪，手指仍有些轻微颤抖，点起一支烟。

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高栋站起身，打开门，看到张一昂等自己这帮手下已经换好了警服，等在门外。

高栋抿抿嘴，疲倦地挥手道：“你们先过去，我待会儿来，不用等我。”

他感觉嗓子有点沙哑，打发了他们，重新坐到床边，灭了烟，拿起手机，放在手里不停地捏放着，最后，下定决心，还是拨出了一个电话：“爸，吵到你了吧？”

电话那头，传来高栋岳父粗厚的声音：“阿栋，出什么事了？”

高栋舔了下嘴唇，道：“张相平刚死。”

电话那头默默无言，过了十几秒钟，才道：“什么时候死的？”

“今晚，几小时前，和李爱国死在同条路上。”

“好，你那边先稳住，不要慌，我跟你们局长先通个电话，再找省里朋友帮忙打听情况。你知道现在最要紧干吗吗？”

高栋点头：“封锁消息。”

“好，马上去弄，注意着手机，随时接电话。”

“好，我这就去现场了。”

高栋挂了电话，握了握拳头，低语一句：“走一步算一步吧。”他站起身，以最快速度换上了制服，开门出去。

来到凤栖路，那里已停满了警车，很远处有五六个外表看上去是外地打工仔的人在望着热闹。

高栋下车，陈队、张一昂等一帮人忙围了上去。

高栋张望了几眼，对陈队道：“你们局长呢？”

“郭局长说他有点事要先处理下，等下就赶来。”

高栋心知肚明，郭鸿恩一定也是在联系人，打听情况，为问责处分做好退路了。

他冷哼一声，道：“马上封锁现场，那几个民工，对，就是那边站着的几个，全部赶走。陈队，立刻安排人对整条凤栖路进行交通管制。”

他听到了远处的哭声，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在哭，旁边几个人拉着，道：“这是张相平老婆？”

“嗯。”

“全部先带到局里再说，整条凤栖路上，除了公安以外，其他人一个都不许留！再传话下去，所有办案民警，今晚的事倘若敢对外透露、讨论半个字，直接革职查办，检察院再以泄密罪起诉，绝不是开玩笑！”

陈队看着高栋怒睁的双目，简直不敢对视，慌张地记住他的话，应承着。

高栋又道：“你再找你们局长或副局长转告县委宣传部的人，未来几天如果有哪家媒体登了今晚的事，市委领导会直接找县里宣传部算账的。知道吗？”

“嗯，我一定马上安排。”

“好，咱们要赶紧勘查现场，”他抬手看了手表，“现在一点十五分，五点钟前结束勘查，早上太阳出来前，现场要全部清理完毕，都听明白了吧。好了，咱们动手吧。”



第三十三章

高栋戴了手套脚套，和陈法医及另外几个年轻法医一起走进现场。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地上的两处啤酒瓶碎片。

哪搞的一地的啤酒瓶碎片？感觉有点古怪。是运啤酒的小货车摔下来的？

他只是觉得地上啤酒瓶碎片的排布有些不自然的感觉，但无法断定是否和案件有关，便对一名工作人员道：“这块地上先拍几张照，等下再找人弄干净。”

走近前方，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右车道上，车灯依然大亮着，红色尾灯，车前打着强远光灯。车子向右侧倾斜着。

显然，右侧的轮胎此刻已经完全瘪了。

高栋走到车子的右侧，看了几眼轮胎，随后把目光盯向了张相平。

靠近路边的地上，张相平正一动不动仰天躺着，四肢摊开，睁着眼睛，心口处大量血液流了一地。

高栋微微眯了下眼睛，没有直接靠近尸体，而是先在旁边的地面上仔细搜寻着，看看是否有特别的发现。

“老大，你看。”陈法医手一指。

高栋盯了几眼，赫然睁大眼睛道：“脚印！”

路旁一行脚印，穿过泥地，如李爱国那回一般，一路延伸到远处的水沟。

唯一不同的地方，这次的脚印，是真实的，不再是大尺码的平底脚印了。

高栋道：“马上记录下来，回去实验。”

陈法医欣喜道：“老大，这回总算留下线索了，这行脚印深刻在泥地了，非常清晰，纹路分明，凶手的身高体重能比较精确地定出来了。”

高栋嗯了一声，心里想着这回凶手为什么没有清理现场，也没有套上铁鞋套，直接走了。

难道……

他眼睛一亮，最大的可能，凶手这次行凶，最后关头遇到了麻烦，他来不及清理现场，只能匆忙离去。

最有可能的情况，那时刚好有人过来了！

按照凶手的一贯做法，他会把现场清除得不留痕迹才对。

上一回，凶手杀了李爱国，不但车子看起来像是自然地停在路边，而且车内外的指纹、脚印、皮肤组织全部被清理干净。所以直到第二天天亮，才被人发现车里死了个人。

林啸的房子，同样被他整理得干干净净。

而这次，张相平的车就这样亮着灯停着，张相平就如此死在车外，不管是行人还是车辆，只要经过，立即就会觉得异常，马上会发现这起凶杀案，从而报警。警方也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警方来得越早，对凶手越不利。

如果凶手有足够时间，一定会把车灯全关了的，把张相平尸体移到背光处，如此，很可能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那么很多短时间内保留的线索就将被错失。

看来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凶手这次一定不仅只留下脚印了，一定会有更多的意外发现！

陈法医一边指挥人给脚印测量和拍照，一边低着头，仔细观察，过了会儿，他又有了新发现：“老大，这次脚印和上回有区别。”

“什么情况？”高栋转过身。

陈法医用笔指着地上的几个脚印，道：“有些脚印只有半个，而且脚印间的距离间隔也比上次大了至少十几公分。”

“哦，这说明什么？”

“上一回，凶手是耐心地走着离开现场的，这一回，凶手是逃走的，处于跑步状态，而且步伐尺寸上，我敢肯定，凶手一定处于慌乱的跑步状态。”

高栋眼睛一亮：“对对对，这就对了，凶手这次没清理现场，一定是他在最后时刻，遇到某些事了，这才匆忙逃离。很可能……没错，很可能他想处理后事时，刚好有车开过了。喂，张一昂，你去问最早出警的人，把报案的人带过来。”

法医把张相平身旁的脚印的主人区分出凶手和出警的民警后，再测量拍照记录，随后，高栋和陈法医靠近张相平蹲下。

陈法医解开张相平的衣服，大致翻了他的身体，道：“初步看，死法和上次一样，估计也是像老大你猜的，先用电棒击晕，再用三棱枪刺扎入心脏。看哪，这回脖子处也有块擦伤，不，不不不，是两块擦伤。”

高栋目光锃亮：“电了两次！”

陈法医道：“没错，就是电了两次！”

高栋心中一阵波澜，这次凶手从行凶时到行凶后，都处于一种慌乱状态，说不定，这次凶手作案时，不仅仅作案结束时遇到了意外，作案过程或者作案前，同样发生了什么干扰他行为的事情。

他此刻还不知道，确实是因为那一辆车的突然到来，把徐策吓了一跳，他脑中一直冒出关于是否继续动手的两种争议念头，从而使今晚整个状态都出现了失误。而在徐策清理现场刚进行一半时，偏偏又冒出了一辆车，把他的计划近乎全盘打乱，他只能慌乱中逃走。否则，他绝不愿意让张相平直接倒在这么显眼的位置，更不会让车如此亮着大灯停靠一旁。直到此刻，徐策依然在家中坐立难安，他无法肯定这一回到底有没有留下如DNA等致命性的指向性证据。

陈法医继续道：“其他地方嘛，暂时没发现额外的外伤痕迹。”

高栋点点头，用戴着胶皮手套的手抓起张相平的手，仔细观察着。

“老陈，把手电再往我这边照照。”

陈法医依言把手电打到高栋这边。

高栋微微眯起眼睛，向身后伸出一只手：“喂，小周，把镊子递我。”

他拿起镊子，小心地探入张相平的指甲，轻轻翻起。

翻了几个指甲，终于在其中的两个指甲里，发现都塞了一团毛茸茸的丝状物。

“老陈，你看。”

陈法医欣喜道：“衣物纤维！”

高栋严肃问：“能确定是衣物纤维吗？”

“一看就知道，一定是。”

高栋点点头：“张相平被电棍击晕后，心脏被三棱枪刺扎中，大约半分钟内就死了。老陈，你觉得他在死前的二十多秒内，有没有可能抓了凶手一把。”

陈法医道：“非常可能，老大，死者虽然被电棍击晕了，但心脏被三棱枪刺扎进的一刹那，一定会马上醒来，此时大脑组织还没缺氧，完好无损，意识清楚，这时候人本能第一反应就是反抗。张相平完全有能力抓了凶手一把。你看，张相平衣服是黑色的，这个纤维是有点淡黄色，肯定是凶手的衣服或者裤子的。”

高栋表情逐渐放松了下来，叹口气，道：“只可惜只有衣物纤维，能抓到皮肤组织就好了。”

陈法医道：“说不定也有皮肤组织，这个我们需要回去再慢慢检查。”

高栋心里想着，这次不管怎么说，也总算有几处物证了。凶手这次不但来不及套铁鞋套，连衣服或裤子都被张相平临死前抓了一把。

但只有衣服和鞋子的证据，能锁定目标吗？

清除指甲中的纤维很有难度，用东西刮一时半会儿是弄不完全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死者的手指剁下来扔了。

凶手之所以没清除张相平指甲里的纤维，嗯，一种可能是凶手在最后杀人时紧张，没注意到张相平抓了他一把。这种推断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只要是个人，不管看上去多么残忍，杀人的时候都会紧张。尤其今晚凶手连电了张相平两次，很有可能当时凶手处于紧张状态。

第二种可能，凶手知道了张相平抓了他一把，但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怎么清除指甲里的纤维。而凶手又没带菜刀一类能剁下手指的工具。因为凶手的作案工具是三棱枪刺，这是没办法把手指剁下来的。就算随身带了匕首，匕首也很难剁下手指，只有菜刀一类的凶器，才能把手指快速弄下来。

第三种可能，凶手担心把手指割下来时，太多的血液流出，沾到他自己身上，容易在逃离现场时，引起别人的注意。

第四种可能，凶手那时遇到突发事件，急匆匆逃离了现场，来不及顾虑这么多东西。就像凶手还留下了脚印，车灯亮着，张相平躺在

很显眼的位置，这是一个道理。

看来，还是先要找最早发现死者的报案人问个清楚，或许报案人就见过凶手本人呢。

他站起身，准备再去查看车子的情况。车子两个轮胎都爆了，这不是件寻常的事情，肯定另有隐情，以此为调查突破口，也许能有所发现。

这时，他手机响起。

高栋脱了手套，掏出手机，一看是他老丈人。

他抿了抿嘴，离开现场，快步走到没人一处，接起电话：“爸。”

“阿栋，这次事情有点麻烦，一个月内死两个副局长，性质如此恶劣，上头很担心，部里一位副部长几小时后会上飞机，下午杭州开个会。等下有人会通知你，你和郭鸿恩都会去。”

高栋嗯了声，道：“这会是什么性质的？”

“主要是问责。你先不用担心，我跟你们张局长和省里几位朋友沟通了，我们一定考虑此次案件的实际情况。郭鸿恩那边，他是姚副厅长的人，可能有人会给他说明，不过他这局长位子指定保不住。”

高栋笑笑：“那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听省里朋友说，这次王孝永可能要向你和郭鸿恩开火。”

“王孝永？省厅里那个处长？”

“嗯，他是高干子弟。他爸是前高院副院长，老婆是现在纪委李书记的千金，听说本是安排他这几年去地级市当公安系统一把手，只是资历不够，所以现在他要攒政绩。早些天他就对你们迟迟没破案有意见，多次请缨他来督办。”

“他？”高栋冷笑一声，“一个没办过刑事案的书生，天天对着电脑，读几遍文件，能破个屁案！”

“他资源多，能调一大批刑侦骨干去帮他办，他自己当然用不着破案。下午主要是提防他这边的力量。”

“我该怎么办？”

“你也不用急，你这边事情先安排好，带足资料，早上赶到市里，我和你们局长会教你怎么应对的，中午我们再一起去杭州。总之，现在下午的会定性是问责为主。我们要想办法把会议基调，扭转为侦办案情为主题。对了，你最好和郭鸿恩沟通一下，你们两个如果相互推诿卸责，反而中了王孝永的道儿。你这边先准备准备吧，下午的会规格很高，除了公检法系统外，省里的领导班子也会过来几个。”

挂下电话，高栋已经没心思再去看奥迪车的情况了，全部交由陈法医勘查。

他看到郭鸿恩现在已经到了现场，只是心不在焉，显然，他也收到消息了。

高栋走上前，悄悄拉了拉郭鸿恩，两人走到一旁，高栋道：“郭局，下午开会的事你知道了？”

郭鸿恩惨笑一下：“嗯，刚收到。”

高栋皱眉点点头：“没想到李爱国案子还没破，又来了一个，这事你我两人谁都不愿意看到。”

郭鸿恩嗯了声。

高栋顿了顿，道：“省厅的那个王孝永处长的事，你知道吗？”

郭鸿恩看了高栋一眼，伸出手，拍拍高栋肩膀，道：“高老弟，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总不能中了看热闹人的下

怀。”

高栋笑了笑，又和郭鸿恩闲言几句，回头去找张一昂。

“老大，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查，要不要重新调监控看？”

高栋思索片刻，道：“你看着办吧。”

“啊，我看着办？”张一昂一脸愕然。

高栋淡笑一下道：“把所有有关的东西先全部搜集过来，保存好。具体怎么查，等我回来再说。”

“你要去哪儿？”

高栋道：“部里有位领导下午到杭州，我和郭局长都要去开会。出了这种事，问责在所难免。也许我回来后就不再是这案子的督办了。”

“那……那我们现在工作怎么弄？”

高栋低声道：“有关线索先搜集，但侦察情况暂时不要透露出去。你们现在只管自己查案，查得越细越好，但不要把查到的东西向其他人，包括县局的人透露，只有我们市局的自己人知道就行了。如果我回来后，不再是专案组组长，到时侦察线索怎么移交，听我的安排。这话的意思你传下去，但除了老陈之外，不要告诉任何兄弟，说是我的意思。你就说是你和老陈决定的，明白吗？”

张一昂心领神会，道：“老大，我知道了。”

高栋这些话一说，张一昂顿时明白了，高栋担忧的是他不再是这案子的负责人，新的专案组组长一上手，肯定需要从头到尾，全面接触案情和各项证据线索。如果他们今天的侦察有重大发现，专案组组长一上手，没多久就把案子给破了，那高栋面子岂不全掉光了？

他当了二十多天专案组组长，案情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换个人当组长，马上就破了案。

高栋以后还怎么混？

所以高栋指示他，尽力去破案，但不要把线索告诉其他人。高栋还是希望破案以他为主导，而不是其他人。

但这话只能告诉张一昂和陈法医这样跟了自己很多年的心腹，手下的其他人未必都靠得住。

末了，高栋再嘱咐张一昂：“我待会儿就要去市里，你现在先把现场勘查的工作放放，先把这案子前后的卷宗、侦办记录和各种资料，全部准备好，我带上去。另外，今天你手机随时准备接听，在县局里等着，我有什么东西遗漏了，随时找你发我。”



第三十四章

高栋敲了两下门，随后转动把手，走了进去。

“爸，老大，你们都在呢。”

这是间很大的办公室，一张宽大的实木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戴着副双梁金丝边眼镜的男人，头发梳得很整齐。

面前沙发上，坐着位也是五十来岁的略胖男人，他头顶已经秃了，头部边缘蓄着的长头发一丝不苟地横向梳着。

办公桌后面的，是他岳父李茂山。沙发上的，是市公安局局长张国盛。

局长张国盛朝他笑了笑，道：“小高，这段时间累坏了吧？”

高栋眼眶充血——一夜未睡的结果，他勉强笑了一下，往沙发里靠下，道：“还好。”

岳父李茂山从办公桌后走出来，给他递了瓶绿茶，道：“你最好养下精神，今天的会估计要弄得挺久。”

高栋抽出包烟，分了下，道：“我没什么关系的。”

张国盛指着他笑笑：“年纪轻就是好，我早上补了一觉，现在还觉得困，呵呵。”

李茂山呼了口气，道：“那好吧，你要么中午在车上补个觉吧，现在我们要跟你确认下情况，核对下午的口径。”

张国盛道：“小高，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高栋点点头，苦笑道：“案子办了三礼拜，结果张相平又被人杀了，这事情后果我有心理准备。”

李茂山宽慰道：“也没大关系，我跟老张说好了，我们铁定会解释实际情况，省里有几位领导也答应过，肯定替你说话。”

高栋道：“那这次事情问责，责任谁背？”

李茂山皱皱嘴，踱几下步，道：“会议最后到底开成啥样，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我探了省里的口风，据说是准备把郭鸿恩记过处分，并且撤销县公安局长职务。”

“撤了郭鸿恩？谁当局长？”高栋道。

李茂山道：“我猜应该不会现在就撤，现在刚好风口浪尖，案子还没破，把局长撤了，会动摇军心。我估计会议最后的结果，是让郭鸿恩继续暂代局长职务，等案子破了，再把他撤走，换个局长。总之，现在这种关口，应该不会具体问责。”

高栋道：“我呢？”

李茂山抿抿嘴：“专案组组长大概会换上王孝永，你当副组长。你这边主要是这次案子查了这么久，没结果，反而又死了个副局长，上面有些恼怒，说市局里没良将。我想，明年换届的时候，你恐怕有点麻烦。”

原本按李茂山和张国盛的想法，明年换届，把高栋提为市局的副局长。由于高栋是本市的人，不能担任本市的正局长，所以准备在副局长岗位上积累几年资历，再进省厅或者部里任职。如果有机会，再到重点城市当公安一把手，就更好了。

此前这条计划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因为高栋本身能力强，最关键的是他年纪轻。他才三十六七岁，只要四十岁之前能到副厅级的位子，以后的前途更是无可限量。

张国盛局长也极其看重高栋，高栋的婚姻也是他介绍促成的，高栋为市局破过不少大案，深得他的信任。

高栋想着这次案件没破又添新案，到现在为止居然什么都没查到，他身上算是沾了污点了，恐怕明年换届，会有不少变数。

他咬咬牙，冷笑一声：“把我这专案组组长换下去了，哼哼，我看王孝永有什么本事破！”

张国盛道：“王孝永人脉广，这次听说准备调好几个有名的刑侦专家协助他破案。”

高栋不屑道：“那也没用，他根本不知道这案子的实情，到时看他怎么下不了台。”

张国盛和李茂山对视望了一眼，张国盛道：“我们对案子的具体侦办进展也不太了解，你觉得王孝永到时也破不了案？”

高栋道：“老大，我破案的能力你该知道的。”

张国盛道：“那当然，局里几个大案都是你破的，你如果都破不了，一般人也更别想了。”

高栋道：“我从警十年也没遇过这样的凶手，什么证据都没留下，而且犯罪手法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人证物证都没有，犯罪动机也想不明白。”

李茂山道：“会不会有什么地方漏了没查？”他并不懂刑侦，所以问得也很小心。

高栋摇头：“所有监控、现场、周边走访全部做过了，没有线索。”

李茂山来回踱步几圈，随后，与张国盛眼神交流了一下，道：“要是王孝永到时也查不出，那么我们可以另外想想主意了。老张，你看是不是这样？”

张国盛笑道：“没错，要是王孝永这边也查不出，事情就好办了。没人敢说是我们市局的能力不够。”

李茂山再次确认一遍：“你有几分把握王孝永到时也破不了案？”

高栋道：“只要凶手还是和以前一样，没露出大破绽，王孝永肯定查不出。”

张国盛点头笑着道：“要是王孝永也破不了案，那你这关就没什么大不了了，明年换届，没人会说闲话。”

李茂山道：“好，那就这么办，咱们分两步走。第一步，今天的会上，咱们要想办法把问责的基调，转到破案工作上来。另外要重点分析案情的复杂性，刨除上面对我们市里警务人员能力的质疑。当然，最重要一点，要让部里领导对我们市的情况有信心。第二步，咱们暂且顺着王孝永，让他接这出戏接着唱。我们把高栋的人马，留在白象县，协助他破案。但是，高栋，你要注意了，如果你的人马发现了什么重要线索，要先跟你汇报，你再权衡是否提供给王孝永。嗯，不要让王孝永很容易就破了案。只要熬，熬到王孝永没辙，他撤退了，你再接手。案子毕竟发生在我们市，破总归还是要破的。我希望是你来破。你看，怎么样？”

高栋笑了笑：“我来之前已经跟手下打过招呼，发现什么线索，先告诉我，暂时谁都不要透露。”

李茂山和张国盛都笑起来，夸他做事越来越细致了。

高栋虽然不想让王孝永破案，但他自己对这个案子是抱了必破不可的态度。

他认定了凶手已经渐渐露出马脚，他相信，很快他就能抓出凶手了。

而徐策呢，他是否对未来，有所准备了呢？



第三十五章

隔了一天，高栋回到了白象县，他回到办公室，张一昂就跑了过来：“老大，你被换掉了？”

高栋淡定地笑了笑：“上级任命省厅的王孝永处长为一二六连环凶杀案的专案组组长，我暂时退居二线。”

“这……”张一昂不明白高栋表情的意思，道，“那我们是回市里？”

高栋摇了摇头：“不，我们一起配合协助王处长查案，所有人都继续留下来。”

张一昂更不明所以，支吾道：“万一……万一这案子，被王处长破了，那老大你……”

高栋低声道：“我说我们一起协助王处长查案，没说协助王处长破案！”

张一昂道：“老大，那……那我们该怎么做？”

“还是按我之前告诉你的，有什么线索先告诉我，咱们内部要保密。当然了，如果王孝永问起，那就告诉他，如果他没问的，就不用多说了。他今晚会的到，到时要开个动员会，具体该怎么做，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先说说张相平的情况查怎么样了。”

“我把老陈叫过来，一起说吧。”

“好。”

过了几分钟，陈法医推门而入，高栋示意关上门，随后道：“老陈，一共找到哪些线索？”

陈法医道：“老大，脚印确认过，凶手大约身高一七零到一七五之间，体重一百二到一百四之间，穿的是双皮鞋。张相平手指中留下来的纤维我化验过了，是种羊尼材料，而且羊绒的含量很高，我专门找了服装企业的技术专家看过，说这种布料档次很高，轻薄，保暖性能极佳，是欧洲进口的，国内暂时没有生产这种布料，如果制成衣服，售价至少要卖四五千以上。”

高栋点点头：“果然没错，凶手至少不是个穷人，和我心目中凶手的形象一致。”

陈法医道：“尸体的伤口和李爱国的情况一样，尸体上没有其他更多有价值的发现了。”

“张相平的指甲只抓到了凶手的衣服，没抓到凶手的皮肤组织？”

“嗯，想来冬天大家衣服穿得都比较多，露在衣服外的皮肤组织很少，而凶手依然采用电晕人捅死的方法，没有和对方发生直接肢体冲突，所以张相平临死前没机会直接碰到凶手的皮肤。”

“车子上有什么发现？”

“车子的右侧前后两个轮胎，均被人为扎破了，就是这个东西。”

陈法医拿出两块铁皮板，上面布满了很粗的尖针，这就是扎胎钉。

高栋接过来仔细看了看，思索片刻，道：“这东西是凶手自己做的，还是哪里有卖的？”

陈法医道：“我猜想应该是凶手自己把钉子焊上去的。”

高栋背过身，寻思道：“凶手为什么要把车子右侧的前后两个轮胎扎破呢？”

陈法医摇摇头：“我也想不出原因。”

高栋又道：“对了，前天看到地上的啤酒瓶碎片，和案子有关吗？”

陈法医道：“说不上来，现在看不出是不是和案子有关，我们正想办法通过监控调查，看看是否有运啤酒瓶的人和车那天通过凤栖路，只有查到啤酒瓶的来源，才能判断是不是和案子有关。”

高栋不太满意地唔了一声，道：“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也就这么点线索？”

张一昂道：“我们问了当天报案的人了，报案的是住凤栖小区的一名交警队的工作人员，他当天晚上刚好外出和朋友聚会，回来时，开车进入凤栖路，车灯照到前面地上停了辆车，车身倾斜着，他仔细一看，注意到车右后侧地上倒了个人，所以马上报警了。根据监控显示，张相平的车是晚上10点25分进入凤栖路的，而报案人的车子是10点31分进入凤栖路的，只隔了不到六分钟。我们猜测，报案人车子进入凤栖路时，凶手完成杀人后，还没来得及清理现场，凶手一看到有人过来，所以仓皇之下，来不及清除证据，直接逃离，所以张相平指甲里留了他的衣服纤维，地上的脚印也没时间清理。”

“报案人有看到当时车子附近有人吗？”

张一昂道：“报案人说他没注意那么多，他只注意着前面地上倒下的这个人，或许凶手在发现有车辆进入凤栖路后，马上逃进了农田。不过这次倒是有个目击者。”

“目击者？”高栋眼睛发亮。

张一昂道：“交警队一位姓李的副队长，当天晚上开车进入凤栖路时，看到了张相平车子停在路边，张相平站在车旁。李队长停下车，摇下车窗，看到奥迪车的右侧，有个人正蹲着，应该是在查看轮胎。他问张相平遇到了什么事，张相平说车胎爆了。李队长问张相平要不要帮忙。张相平说两个胎都爆了，他车上也只有一个胎，帮忙也没用，只能等第二天找修车店过来。所以这位李队长先回家了。我们推测，当时趴在右侧查看轮胎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按照李队长描述，他当时没有下车，那个人也一直背对着他，没看到脸。但据他回忆，那人是穿了一件米黄色的外套，张相平指甲里的衣服纤维，高

清放大后也是米黄色的。这个人头发不长不短，从背影上看过去的感觉，他觉得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的样子。而当时和张相平在一起的这个人，事后我们经过多方调查，都没找出来。所以我们判断这人肯定就是凶手。”

高栋听话张一昂的话，心中分析着，凶手四十岁左右，与张相平认识。这个案子的案发经过与李爱国的案子相似，看来这个人也跟李爱国认识。也就是说，凶手既认识李爱国，也认识张相平。或许……或许他也认识那个失踪的林啸。

想到林啸，他又在心里默默念叨，这林啸失踪就让他失踪吧，可千万别改天冒出具尸体来。现在除了郭鸿恩的和他的人马，上级谁都不知道现在的受害者很可能不是两个，而是三个。要是知道是三个，那前天的会议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收场了。

再来说凶手，凶手是个有钱人，虽然不能判断他有钱的程度，但至少知道，他不是个穷人。和那种一穷二白，单纯想搞点事，报复社会的完全不一样。

同时，凶手又认识李爱国、张相平这种级别的领导，看来他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理由会去犯下一系列的大案呢？

这点他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再回到张相平的事情上来。

高栋原先以为，那辆奥迪车车身倾斜着，轮胎破了，他以为是凶手在作案后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把轮胎扎破了。

现在目击者证明，张相平死前，轮胎就破了。

轮胎又厚又硬，这两块扎胎钉，如果用人力敲进轮胎里，不是件容易的事。

应该是车子在行驶中，轧到了扎胎钉，才会陷进轮胎里的。

凶手是什么时候把扎胎钉弄进轮胎里的？他这么做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还有地上的碎啤酒瓶，真与案件无关？

高栋一时间陷入了迷茫。不过对此，他也有几分开心。

看来凶手这次犯案，虽然留了几条物证，却没落下实质性的关键证据。要抓到凶手，恐怕也并不容易。

况且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个谜，为什么要扎轮胎，如何扎了轮胎，这些犯罪经过，也是个谜。

高栋想不通，他相信王孝永的人更想不通。

他相信，最后查出凶手的那个人，一定是他，也只有是他——高栋。



第三十六章

徐策这两天有些心神不宁，他觉得谋杀张相平这一次稍微有些仓促了。

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他有可能会放弃这次机会。

首先，这一次时间是在十点半，这个时间点，路上虽然人不多，但不像李爱国那次，路上十几分钟都看不到人和车的踪影。如果他再多点耐心，多花几个星期时间，一定能守到张相平十一点后回家的机会。那时再动手，风险会小很多。

其次，当天晚上还是出了意外。

在告诉张相平轮胎破了，诱他下车时，刚好一辆车开来，这辆车打乱了徐策的心绪。尽管徐策作案前，已经在心里勾画过如果犯罪途中刚好有人经过该如何应对。但他毕竟只是个正常人，心理素质还没上升到不怕死活的变态杀人狂的高度，考虑再周密，到事情真正发生时，未必就能如想象中应付得那般自如。

这个意外插曲也使他在后面的行动里，总是心神不安。况且路过的那位车主还认识张相平，停下车问了情况。徐策虽然从头到尾一直蹲在车轮旁边，装成在检查轮胎，但毕竟背影被那个人看到了，不知道那个人对自己背影的印象有多深。

此外，他被这辆车打扰后，杀害张相平时有一点心慌，电他时手抖了一下，张相平当时甚至发出了一声叫喊，直到赶紧补电第二下才让他昏死。此后匆忙插了一刀，收拾现场只进行了一半，隔远就望见有辆车拐进凤栖路，他直接转头跑到了农田里，一次都没回头，一直朝前走。

那辆车最后到底怎么样了，他一无所知。现场到底有没有留下什么，他感觉记忆很模糊，实在没有太大把握。

这几天他拼命回忆当晚行动中的所有细节，想要知道到底是否留下了致命的纰漏，但隔了越久，这份记忆就越不清楚，记忆中，夹带着想象的成分。这就如同考试时，遇到一个不会的选择题，你随便填了个选项。考完看过正确答案，你试图回忆我到底选的是A还是B，会越来越记不清。

而最让他心怀不安的一点，他担心张相平没死。

前一次，李爱国被杀后，第二天整个县城都传得沸沸扬扬。而这次张相平死了，到现在为止居然没听到有人提及。只听过一次有人说派出所有个警察半夜在凤栖路上遇袭，但遇袭结果是死是活，并不知道。

旁人传的派出所警察，肯定是指张相平，因为一般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县公安局里的领导姓名，把公安局的一律称呼为派出所。

徐策一度怀疑，张相平没有死。

他知道医学上的一个知识，有一定百分比的人是镜像人，即内脏位置与正常人是相反的。万一张相平的肝脏位置异于常人，岂不是死不了？

他想进凤栖小区探个究竟，看看张相平家里是否聚集着准备丧事的亲戚朋友。但此时此刻，这种行动无疑要冒很大风险，所以他没有去做。

他忐忑地等了两天，直到现在，还没有警察来找他。

他分析一遍，看来张相平应该是死了，如果没死，张相平早就供出是徐策下的手，警察早就包上门了。

那么，张相平被杀的消息，是被公安封锁了，他们一定不想让这事再次传得满城风雨，增加他们的破案压力。

而对于整个作案经过，他能肯定的一点，当时绝没有和张相平进行皮肤上的直接接触，不可能留下DNA等指向性的线索。

嗯，只要没有留下直接指向性的线索，其他因慌乱而未处理的细节，也威胁不到他。

况且，那虽是坏事，但也不是很糟糕嘛，哈哈。

他扬起嘴角笑了笑。

好吧，暂且不管张相平了，得快点动手准备下一个了。

还有三个目标。

罪魁祸首，最大的欠债人，就是国土局的王修邦了。此人性格内敛阴沉，没有官场上普遍的兴趣爱好，活动规律，每天开车来回，住的小区地段热闹，直接下手有难度。——当然，如果拿着李爱国的枪，跟王修邦玩个同归于尽，那自然不再话下。不过徐策有妻子，有孩子，他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对付他，需要制造几次混乱，再用一个大套子，把他瞬间玩死。

另外两个目标，分别是城建局的副局长胡生楚和城管局的副局长邵刚。

胡生楚，他当然是必须要死的了。他为人低调，大概年纪大了的缘故，并不大喝酒应酬，也没有包养情人。他很爱惜身体，每天晚上六七点间，都会在小区外慢跑。动手应该可以放在他跑步的时间。

邵刚，白象县刚设立城管局时，他就进来了，早年是执法队队长，为人凶悍，谁都不敢惹他，后来不知他怎么运作，混上了副局长。他看上去似乎挺有钱的，但他钱从哪儿来的，徐策并不清楚。徐策只知道邵刚除了回家外，还经常到县郊的一个高档小区留宿过夜，他猜测，那里应该包养了一个情人。他家住在闹市区，看来动手需要到他金屋藏娇的所在了。

至于那个林啸最后怎么处理，徐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第三十七章

王孝永年纪比高栋大几岁，行政级别一样，系统内的职位级别比高栋高一级。

他不知听了哪个幕僚的建议，或者是他升职心切，一个并未专门从事过刑侦的人，却拉上了五六个其他市里调过来的刑侦指导员，要接手一二六案子。

虽说这几个刑侦指导员，高栋也听过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在各自管辖范围内破过不少大案要案，但一个办公室里的官僚带队，高栋不惧怕他能破案。

今天的工作动员会上，张一昂和县局的陈队向王孝永一行人详细地做了案件侦破描述，部分细节上，高栋做了补充。

高栋知道，凭目前掌握的线索和证据，根本不足以破案。而且他对自己前期的一系列刑侦流程和手段都很具信心，他们找不出瑕疵来责难自己工作不力。

总体上，虽说王孝永是目前专案组的组长，高栋降级为副组长，但专案组成员中，至少有一半人，全部是高栋从市局带来的，毕竟白象县是归他所在市局管的，所以实际上高栋比王孝永更有发言权。

高栋是个懂分寸、明白进退的人，他在会上故作谦态，拔高王孝永，似乎显得很尊重他领导的样子。毕竟这是上级安排的，一开始工作就拆台，对他只有负面影响。

相反，表面上奉承王孝永，到最后，王孝永如果破不了案，只能尴尬收场，也没理由说是高栋的人不配合。

郭鸿恩在会上几乎一言未发， he 现在是“戴罪之身”，不管能否破案，局长职务都会在几个月后被撤销，现在只是为了稳定军心，让他暂时继续当着正局，明年他晋升恐怕也是阻力重重。

而县局另外两名已经退居二线的副局长，这次都没参加会议。高栋听郭鸿恩说，县局连死两个副局长，这两位已经退居二线的副局，担忧下个轮到自己，所以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外出去他们子女所在的其他城市暂住了。

会议结束，高栋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凤栖路上，此时已经是晚上，寒风不时呼啸，高栋身体裹在羊绒外套里，脑中在思索着。

还是要一步步从头进行分析。

凶手是个有一定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人，他为什么要连续杀人？

他心理变态？他极端仇恨官员？

心理变态应该算不上，凶手杀人用电棍击晕，再在心口上扎一刀，干净利落，手法不算残忍，更谈不上变态或有某种邪恶癖好。

极端仇恨官员嘛，如果是个生活一穷二白、无牵无挂的人，才会冒大罪，连续作案。一个有一定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人，不应该这么做。这样的人，不会去报复社会。即便报复社会，已经立威了，为什么还要接着杀人？即便是仇视公安系统，关林啸这个国土局的小执法队长什么事？

对，最大的可能，他一定有私仇。

先是李爱国被杀，接着林啸失踪，再者张相平遇害。

李爱国与张相平是同事，张相平与林啸认识，李爱国与林啸没有半点瓜葛。

什么人会和这三个人同时有私仇？

难道凶手是林啸？他杀了人自己逃起来躲了？可是他与李爱国又是无怨无仇的啊。

也或许林啸甚至在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和李爱国结了仇？但他和张相平没有矛盾呀。

在高栋的大脑里，这三个人的名字写在三角形的顶点上，李爱国和林啸间没有连线。三个人中，只有张相平一个人是把他们两个都关联起来的。

突破口应该是张相平！

目击者看到凶手在帮张相平检查轮胎，凶手和张相平相识，会是谁呢？

重点还是要掌握张相平案子的整个犯罪经过。

张相平当晚在半岛酒店打牌，离开半岛酒店是十点二十几分。他的朋友证实，他离开时，是独自一人开车走的。监控也证实了，他的车里，至少副驾驶座上，没有人。

随后经过两公里的车程，张相平进入了凤栖路，在遇害地点停车。

右侧前后两个轮胎的扎胎钉，一定是在他离开半岛酒店，到遇害点这中间开车轧上后，扎进的。

凶手没有办法在马路上放置扎胎钉，等着张相平的车子前后两个轮胎刚好轧上去。如果凶手要在马路上这么做，一是凶手没办法事先预测一辆车子的轮胎运行轨迹，二是如果凶手放了很多个扎胎钉，保证车子一定会轧上，那就不会只扎到张相平一辆车。因为他手下在案发后专门拿扎胎钉找各个修车店看过，都说是自制的，他们没见过这种扎胎钉，而且这几天也没遇到其他车子轮胎被这钉子扎爆的。

高栋眼睛一亮，唯一的可能，当张相平把车停在半岛酒店下方的停车场时，被人在轮胎下放了扎胎钉，这样张相平的车必然就会中招！

没错，就是这样！

接下来，该考虑凶手为什么要放置扎胎钉了，这对杀害张相平，有什么帮助呢？

高栋思索一下，对，明天找辆车，亲自做个实验。



第三十八章

第二天，高栋与陈法医一起，拿着两块原样复制的扎胎钉，开一辆县局里随便找的本田车到了半岛酒店下方的停车场。

他们两人都穿了便衣，不想引起其他人注意。

下车后，高栋拿扎胎钉，到轮胎前，他仔细研究一番，如果直接放在轮胎下，车子发动后，可能会压弯，不一定能很正地刚好开到扎胎钉上，应该是凶手先把扎胎钉一部分压进了轮胎，车子启动后，才能完全扎进去。

高栋如法炮制，重新上车发动，他注意到，扎胎钉完全扎进轮胎时，并没有听到刺耳的破胎声，难怪张相平当时没有发现。

随后开了两公里多，来到了凤栖路上停下。

高栋和陈法医一起下车到一旁观察，虽然扎胎钉埋在轮胎下，但现在为止，车辆只是呈现出小幅度的倾斜，若不仔细观察，都不会发现这两个轮胎有点瘪。

高栋疑惑不解：“半岛酒店到凤栖路只有两公里，扎胎钉在这段时间内发挥不出效果，张相平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知道轮胎爆了，下车检查轮胎？”

陈法医道：“该不会这扎胎钉和凶杀案是两码子事吧？”

高栋摇头：“不可能，肯定有关。首先扎胎钉是自制的，周围的修车店没见过这种形状的。其次，目击者说当时张相平说轮胎爆了，旁边还有个人在检查。这两点足以表明，轮胎爆了与张相平的遇害，有着重要的关系。也许凶手就是借助轮胎爆了，诱使张相平下车查看的。但是，半岛酒店离凤栖路仅两公里的车程，扎胎钉发挥不出效果，张相平应该不会感觉出轮胎爆了。”

“会不会这扎胎钉在张相平车子停在半岛酒店下时，已经被扎进去了，而不是车子发动，才扎进去的？这样一来，时间长，张相平才能感觉出车身倾斜。”

高栋否认：“也不可能，我问过张相平的朋友，他们打牌结束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候打完牌也会继续喝点茶聊会儿天，凶手没办法提前知道张相平会在什么时候离开酒店回家。如果他提前把扎胎钉刺入轮胎，说不定张相平离开时，就看出车身倾斜了，他就不会发动车子开走了。这样，岂不辜负凶手的这招精心准备，也使张相平提高了警惕，凶手下次再想办法，就更难了。”

“唔……我想想，老大，你这车是本田的，张相平的是奥迪，奥迪车要重很多，说不定同样的扎胎钉，在不同车子被扎后，漏气的速度会不一样呢？”

高栋稍一思索，立即认为老陈的判断有道理，他马上打电话给张一昂，让他找辆县局里与张相平的同型号的奥迪车开过来。

这一次，用同型号奥迪车做的扎胎钉实验，让高栋有了重大收获。

奥迪车开了两公里多，到凤栖路后，车里人能够稍微感觉到车身倾斜，虽然这感觉不太明显，但一下车，到了车外，就能很明显看出车身倾斜了，一眼就知道轮胎瘪了。

这个发现简直让高栋大惊失色，同时也对凶手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

这块凶手自制的扎胎钉，无法使本田车在行驶两公里后，产生明显的车身倾斜感，只能让同型号的奥迪车，在人的视觉感官上产生很明显的倾斜感。

这个凶手的算计岂不是高深得让人恐惧？

另外，高栋猜测，扎胎钉上的钉子直径和数量，也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刚好能使奥迪车行驶两公里后，出现这种瘪胎的情况。

高栋抿抿嘴，凶手一定是理工科出身的，要不然，他不会有这种精妙的设计。

高栋感到自己心跳加速，凶手的手法高超，显然超过了他过去所遇过的任何一个罪犯，与此同时，他对凶手的整体轮廓也更加清晰了。

能做出这个案子，一定经过了实验，既然经过实验，凶手也拥有一辆奥迪车，并且他在实验过程中，车胎也补过多次。

对，逐个修车店进行排查！



第三十九章

高栋显然没想到凶手甚至已经提防到警察会排查修车店。

徐策总是以最坏的情况考虑问题，而最坏情况就是警察想明白了他为什么扎破张相平车子轮胎，继而会推断出凶手在杀人前，进行过多次的实验，那么势必会损耗多个轮胎。而凶手用的扎胎钉形状很特别，如果把轮胎拿修车店里补，很可能引起修理工的注意，警察一问，就知道几个星期前，确实有辆奥迪车，轮胎破损的孔洞很特别，到那里补过胎。并且，现在大部分正规的修车店，为了避免修车洗车时与车主造成纠纷，店里都会安装摄像头，那么警察只要一查，真相就会大白。

徐策选择的方法，就是自己补胎。他买了补胎材料和设备，在自家的院子里补，当然，一个轮胎补了几次后，漏洞太多，影响实验效果，他就会购买新的轮胎。

高栋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调查，最后还是会一无所获。尽管他对凶手的特征已经越来越清晰，但还不足以让他成功锁定凶手。

如果徐策第一个让林啸失踪，第二个再杀张相平，高栋百分百会怀疑到旧改办的事情上。可是第一个被杀的却是跟旧改办风马牛不相及的李爱国，所以在这三个人出事后，他始终抓不准其中的犯罪动机。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应该有一台奥迪车，当然，奥迪车也有可能是借的，应该是理工科出身，智力过人，反侦察能力强，有实验的耐心和能力。

这样的人，虽然看似特征很突出，但所有的特征都只是轮廓性的，还没有深入到明确锁定目标的程度。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出指向性的线索。

高栋对排查修车店抱了较高的预期，他相信这次调查很可能会直接让目标浮出水面。

他自然不想现在破案，便宜了王孝永，所以他让张一昂偷偷找陈队商量，悄悄安排人手以查盗车案的名义，来排查县城内和郊区附近的汽车维修点，看看最近有没有补过这种破损样子的轮胎。

虽说王孝永是专案组组长，但陈队是白象县的，归市局管，他当然更听高栋的吩咐。接到命令后，他立刻找下面派出所的民警去办。

想明白了凶手是如何用扎胎钉扎破张相平的轮胎后，高栋需要继续分析张相平案子的整个经过。

当晚，凶手在半岛酒店下方停车场，把扎胎钉压进张相平的车胎。张相平上车后，扎胎钉彻底扎进轮胎。此时，他并未发觉异样。在开车行驶了两公里多后，来到凤栖路，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停下车？

他那时已经感觉出车身倾斜了？按照他们的实验，这种感觉很轻微，车内人基本觉察不出，张相平没有道理在离小区几百米的地方，就下车检查，一般人都会先开进小区再说。

他当时为什么停下车？

对了，一定是凶手刚好出现在车子前面，拦下车，告诉他轮胎瘪了。按照常理，如果是个陌生人，张相平应该不会下车。只有是他放心的一个熟人，告诉他轮胎瘪了，他才会下车检查。而凶手才能趁机把他杀了。

没错，过程应该就是如此。

现在对张相平案子的犯罪经过还留下两个疑问。

第一，凶手是如何知道张相平当晚会晚归的？

根据张相平老婆的介绍，张相平在外跟人玩，回来早晚不一定，大部分时间，九点左右就回去了，十点后回去的情况不多。张相平朋

友也说，他们打牌的结束时间是不一定的。凶手没有办法预知张相平回家的时间。

可显然，凶手扎张相平轮胎的手法只用了这一次，从他朋友同事那里了解到，之前从未发生这种事。

凶手一次即押中了张相平晚归的时间点，不会是巧合。

第二，案发地旁边的两处碎啤酒瓶，和案件有无关联？

其实，高栋如果亲自驾车做实验，就会发现，当开车遇到前方有一地破啤酒瓶时，会自觉地踩刹车绕行。而前面一处是在右车道，后面一处是在左车道，保证了车辆刹车后先往左边，再刹车往右，最后被凶手叫住时，刚好可以让车停在右车道。如此一来，保证了凶手作案时，身处右侧，视野隐蔽，不易被目击者发现，并且作案完成后，可以直接进农田逃走。

高栋询问民警后，知道半岛酒店的下方停车场，并无监控，看来通过监控找谁放的扎胎钉是没指望了。

现在还有一处监控，就是凤栖路上的三个高清摄像头。

案发后，高栋当场指挥陈队，调取这三个监控，人和车辆逐个排查，要找出当晚滞留在凤栖路上的人。

这次案件可以说与李爱国的案子有诸多的相同点，凶手出现在凤栖路上，也一定是从路上走过来的，必定会进入监控。

上一回，李爱国的案子中，毕竟开始查监控时，已经隔了整整一天多，或许有些司机忘了乘客中有人在凤栖路半路下车了。

这次是案发后才过几小时就进行排查，高栋认为很有可能会找出滞留路上的那个人。

很可惜，到现在为止，排查了数百次车辆，还是没问出那个半路下车的人。

在两个案子中，凶手到底是如何来到凤栖路这案发现场的？高栋始终想不出合理的解释。

高栋抿抿嘴，想着，不如找徐策聊聊，前几次他的看法给了自己一定的启发，徐策这么聪明，又在美国涉猎过犯罪心理学，他或许能给出更具建设性的意见。



第四十章

“最近怎么样？”今天是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一家茶楼包厢里，高栋正在给徐策倒茶。

“还不是老样子。”徐策道。

高栋笑了笑：“你那个美国项目有新进展了吗？”

“美国那边手续还在办，估计过几个星期弄好了，我再回趟美国。”

“过几个星期？那不是都快过年了吗？”

“对呀，但愿过年前能弄完，回美国跟老婆孩子聚一聚，孩子对春节没太多概念，还需要熏陶一下。过完年回来，就能开始自己的工作，到时老婆孩子这边签证办妥，也可以回国。”

高栋笑道：“以前你成绩这么好，读的数学系，后来又留学学习心理学，原本我们大家都以为你会从事研究一类的工作，回来后就是心理学大专家。没想到你后来去了投行，怎么现在还做起生意来了。”

徐策淡淡笑着：“不管是做投资，还是做生意，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学校里读书学的，总是书本上的死知识，真正的心理学，一定在社会中。譬如做投资，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心理上的决策。包括自己做生意，也是首先要让自己的内心够强大，同时要琢磨打交道的心理想法，这都是研究。你知道，过去读书那会儿，我不善言辞，现在工作这么多年，比那时好多了，但相对其他人，我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弱项。这个不影响我的工作。因为无论做投资还是做生意，口才只是最后达成交易的次要因素，掌握人的心理诉求，才是影响买卖的首要条件。譬如买房买车，大多数购买者并不会被销售人员的语言表达所魅惑，影响最后成交意向的，主要是看购买者内心的购买欲和价格定位。如果掌握购买者的内心诉求，提供

他们真正想要的诉求，即便是个口才拙劣的人，也能达成成交意向。”

高栋抿嘴摇头：“跟你打交道可真恐怖，处处要被你算计。”

徐策一笑：“若真要算计，又怎么会直接告诉你呢？对了，我表弟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在走流程，这几天元旦放假，过完元旦他就能出来了。”

“需要打点什么吗？”

高栋笑着摇头：“不是什么大事，国土局和城建公司那边都点过头，自然没问题。况且我这边也打过招呼，用不着什么打点。”

“那……那怎么好意思，老高，这个人情我不知该怎么谢你。”

“你这样说就见外了。社会关系是社会关系，同学是同学，一种是欠了人情要还的，一种是纯粹的同学间的帮助。”

徐策笑着打趣：“看来你为官多年，内心还留着同学这样一片净土。”

高栋哈哈大笑：“其实归根到底，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人的本质属性，还是一个人，人的内心总有块干净的地方。这人就算表面上看，对打交道的人脾气很差，但他总是对某些人会表现出真正的好。何况，我也不是脾气很差的人，我对真正的朋友和老同学，向来还是很看重的，不会按社会关系的法则进行交往，也希望别人能仅仅以我是‘高栋’这个老朋友的身份来交流。”

徐策点头：“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咱们都学过心理学，看来对周围人的看法，存在不少异曲同工的地方。”

高栋微笑道：“好啊，咱们以茶代酒，干一杯。说实话，我还是更喜欢喝茶，喝酒都是应酬。”

两人又闲聊几句，徐策问：“对了，今天不是元旦吗，你怎么没回市里陪老婆孩子，难道李爱国的案子还没了结？”

高栋苦笑：“一个李爱国也就算了，现在张相平也死了。”

“什么？”徐策故作惊讶，“张相平死了？”

高栋无奈点头：“原本你表弟在元旦前就出来了，正因为张相平死了，事情没人跟进，我后来才催了一下。”

徐策道：“不可能吧，张相平死了得多大的事，怎么都没听人谈起过？”

高栋有些惊讶：“你周边没一点这事的风传？”

徐策露出回忆的表情：“好像听人说派出所有个警察在凤栖路上半夜被人打成重伤，没想到是张相平，而且是被人杀了。”

高栋道：“是呀，这事发生在半夜，我们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暂时要求封锁消息，这消息也不可能封死的，过不了多久，估计你们县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

徐策露出担忧的神色：“李爱国案子还没破，又死了个张相平，你会不会压力更大？”

高栋哈哈一笑：“压力反而小了，这不，上面撤了我专案组组长的职务，我改当副组长，另派了个人来督办，我现在倒也无所事事，案子破了，首功不是我，案子没破，我也不当替罪羊咯。”

徐策摇头笑着：“不，你这话是自我挖苦，寻求心理安慰，其实你心里是很不爽的。”

“哦？你怎么看出？”

“别忘了我们的科班出身。”

高栋大笑：“我这国内心理学的小硕士，果然比不上你这美国名校的博士，瞒得了别人也瞒不住你。嗯，实话实说吧，现在我是希望

暂时破不了案，但我想找到证据，到时由我主导破案。”

徐策点头：“人之常情嘛，每个人总有利己的功利心，理解。怎么样，现在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高栋苦恼摇摇头：“难，李爱国的案子嘛，几乎没留下人证物证。张相平的案子，虽然现场发现了凶手的足印，还有凶手所穿衣服的纤维，但其他有用线索，暂时还没找出。”

“凶手所穿衣服的纤维？”徐策微微瞪起眼睛。

高栋道：“法医找专业人士看了，说这衣服是国外进口布料，只有高级羊尼大衣才用，出厂价都至少几千起，凶手是个有经济基础的人。”

徐策道：“但光凭这样的物证，没法儿判断凶手。”

高栋承认：“是啊，证据链太单薄了。”

徐策道：“按你们现在发现的物证，有没有能够明确锁定性的人证或物证？譬如指纹、DNA一类的？”

高栋摇头：“没有指向性的证据。”

徐策道：“那就算你现在知道了凶手是谁，没有指向性的证据，如果凶手自己也不认罪，法院也判不了的吧？”

高栋笑了起来：“老徐，看来你还是用美国思维在思考问题，国情不同，司法审判的规则自然不一样。你在美国法院里，有一堆的陪审团，公诉机关需要提交明确的人证物证，尤其是单一指向性的证据，像DNA之类的，才能说服陪审团，来认定凶手有罪。咱们不需要，现在证据链虽不完整，但如果已经明确了谁是凶手，审判时，口供是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凶手据不交代口供呢？”

高栋呵呵一笑：“没有犯人进了局子，能不交代口供的。”

徐策思索下，道：“你们用刑……”

高栋低声道：“不，我们利用的是侦察手段。”

徐策叹口气：“好吧，那如果犯人虽然交代了口供，可其实是假口供呢，到了审判时，发现口供与犯罪事实有出入，那你们怎么办？”

高栋意味深长地道：“我不可能会让这种事发生。只要进了局子，一定会有口供，而且一定会有真口供。”

徐策顿时身上感觉一寒，道：“那……那你还破什么案，直接抓个人，说是他干的。”

高栋正经地摇摇头：“这可不行，之前可能有些小案子这么干过。大案子一定要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否则后果难料，若以后翻案，是要追溯责任，有大麻烦的。其实你别看社会上风言风语很多，事实上，遇到大事情，我们还是认真对待，讲究真凭实据，不敢乱来的。要是大事小事都乱搞，国家还能撑得住？所以，现在官场上，小事情上，或许问题还有一些，大事情上，大家都懂分寸底线，碰了线，不光关系前途，甚至惹怒同僚上级，会把你查办了。其实正如你说的，按我们现在掌握的物证，即便知道凶手是谁，如果他咬定牙关，坚决说没做过，到法院里也判不了刑。但我活到现在，也没见过有这号人物存在，就像我说的，只要进了局子，就一定有口供。”

徐策心中波澜微起，只能点点头，道：“看来你现在最急迫的，就是找出到底哪个人是凶手。”

高栋道：“是呀，人证物证锁定不出凶手，又缺乏侦察的范围，找出那个人，简直是大海捞针一般艰难。况且，我对这案子的不少犯罪经过，都还没想完全，今天找你喝茶，有个自私的原因就是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犯罪经过。”

徐策听到高栋说找他帮忙分析案情，他微微眯了下眼睛，心中风驰电掣般快速分析着高栋到底是在试探自己，还是真的只是找他分析案情。

好吧，不管是试探，还是单纯分析案情，都得接下来，下面的谈话需要谨慎了，不能说任何与事实相矛盾的话，否则，很容易引起高栋的警觉。



第四十一章

徐策笑了笑，道：“你说说看。”

高栋详细讲述了他所知的张相平案子的所有细节，包括他猜测凶手一定做过了多次实验，才能制作出刚好试用于奥迪车的扎胎钉，使得车子在行驶两公里多后，车内人感觉不出异样，而车外人能够看出车子倾斜了。如果漏气太快，车内人感觉出车胎漏气，就很可能在没转进凤栖路时，便下车检查，如此，凶手就错失了犯罪的机会。他讲完，道：“有个地方我想不明白，张相平被害点旁，有两处碎啤酒瓶，这到底是凶手布置的，还是原本路上某辆货车落下的？”

徐策微微凝神，随后道：“李爱国也是死在这条路上的。”

“嗯，没错，两次地点差了三四百米吧。犯罪经过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我没看错的话，李爱国的车胎没被扎吧。”

“嗯，他的车子完好。”

“那么就是说，凶手让李爱国停下车的方法，与让张相平停下车的方法不同。”

“对。”

“李爱国的案发点旁边，是否也有碎啤酒瓶呢？”

高栋顿时醒悟，说了句“等等”，忙拿起手机，拨了陈队的电话：“小陈，上回李爱国案子发生时，附近有没有碎啤酒瓶？”

电话那头回道：“我不是第一批到案发现场的，我问问。”

过了一会儿，电话打过来：“高局，我刚打听过了，李局案子接到报警后第一批赶到现场的同事回忆，当时大概十几二十米外，也散

落着碎啤酒瓶，他们看过后，认为与案件无关，所以让事发时在场的清洁工弄走了，腾出场地好办案。”

高栋挂了电话，呼了一口气，道：“老徐，果然被你料中了，李爱国案子当时也有碎啤酒瓶。”

“哦？”徐策眼睛微微亮了下，道，“碎啤酒瓶的照片有吗？”

高栋马上打电话给张一昂，让他把现场的照片发到邮箱里。过了几分钟，高栋打开手机，把张相平的案发现场照片，一张张展示给徐策。

徐策慢慢看完，思索道：“这两处碎啤酒瓶的位置，在张相平的车后，意味着张相平当时开车，经过了这块区域。”

“不错。”

“照片上看，这两处碎啤酒瓶是聚在一起的，我猜想，如果是货车上落下了啤酒瓶，应该不会这么集中地分布在一起，而是零零碎碎、遍地都是。当然，地上的啤酒瓶分布，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从货车上落下的，应该找力学专家分析可能性，我只能说是常规的情况。”

“嗯，有道理。”

徐策继续盯着照片，摸了摸鼻子，过了片刻，道：“我明白了！”

高栋急问：“明白什么？”

徐策道：“既然你说两次案子，凶手都不是本来就坐在车内，而是在车外出现，诱使李爱国和张相平停下车。你想，半夜，路上没有人，路况极其好，凤栖路上的路灯我印象中特别亮的吧。”

“没错，那段路通往公务员小区，所以路灯选的都是高亮度的灯，相互间隔很近，晚上光线很好，也正因为此，我们才能查得出监控中的人和车。”

徐策道：“半夜路况极好，光线充足，李爱国和张相平开的都是奥迪车，照理车速应该挺快的。”

高栋微微眯起眼，道：“对，车速不会慢。”

徐策接着道：“现在是冬天，又是大晚上，李爱国和张相平开车一定关着车窗。”

高栋有些领会到了徐策的意思，沉声道：“你继续说下去。”

徐策道：“大半夜，车速快，车窗关着，即便凶手与李爱国、张相平熟识，凶手在前方打招呼，李爱国和张相平也未必会留意到前方的一个人是熟人，即便看到是熟人，也一下就开过去了，很少有人会在高速开车时，看到熟人停下车打招呼的。”

“你说的很对！”

“凶手要让半夜高速行驶的车辆停下来打招呼，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凶手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比如拦在路中间等，使车辆不得不停下来。但这么做虽然能让车停下来，但会引起车内人的警觉，不符合情理。另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其他方法，让车停下来。你看，碎啤酒瓶就起到了这个作用，任何人开车，看到前方有一堆大块的碎啤酒瓶，一定会绕行的。你看这两处碎啤酒瓶的位置，第一处位于右车道，占满了整个右车道，并且占了一部分左车道，车辆要绕行，必须踩刹车，把速度降到很低，才能绕到最左边。绕到左边后，隔了七八米，又一处碎玻璃，这时车辆必须再踩刹车，绕行到最右边。这时的车子速度是很低的，在这个时候，出现熟人打招呼，车辆自然就顺便踩停了。”

高栋狠狠点头，道：“经你这么一说，我全然了解了！没错，一定如你所说，碎啤酒瓶的作用就是让车停下来。”

“你上次说，凶手是从右边的农田里逃走的？”

“嗯，张相平的案子也是同样。”

徐策道：“这就对了，凶手的碎啤酒瓶位置布置也有讲究，先右后左，刚好能使车停在右车道，这样他作案后，逃走更显得安全。”

高栋呼了口气，道：“好吧，这凶手的智商真不亚于你了！”

徐策一愣，马上放松情绪，笑了笑，没说什么。

高栋道：“既然犯罪经过是这样，那么凶手为什么两次都布置碎啤酒瓶。要知道，张相平是主管刑侦的，既然李爱国案子发生了，凶手为何不担心警方已经注意到了碎啤酒瓶，对付张相平时，用同样的招数呢？如果张相平在李爱国案子中，知道了碎啤酒瓶的用途，那他当晚再次看到碎啤酒瓶，就该立马提高警惕了。凶手难道没顾虑到这点？”

徐策道：“我想像你所说的会通过做实验进行犯罪的凶手，一定会想到这点的。可能的原因在于在李爱国案发后，凶手隐藏在围观的群众中，亲眼见到了警察第一时间就让清洁工把啤酒瓶清扫走了，而且当时张相平也没第一时间到现场，所以凶手才会放心地使用同一伎俩。”

高栋想起了他一开始接手李爱国案子的画面，当时他就想，凶手说不定就隐藏在围观的群众中，他还曾抱着侥幸的心理从人群中找出可疑人，结果就遇到了徐策。

莫非，真如徐策所说，当时那个凶手，就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的一切行动？

有点瘆人，这样一个从头到尾冷静、理性、经验丰富的凶手，实在从未见过。

而凶手在案发后，竟然就站在旁边，冷眼旁观警方的一举一动。

而徐策一“坦白”完这番话，立马就后怕起来，当时明明自己就站在人群中，而且被高栋认出。高栋会不会怀疑到自己头上来？还是自己这番话，反而使高栋无论如何都怀疑不到自己头上？如果专案组组长不是高栋，是个和自己压根儿不认识的陌生人，他能百分百肯

定，就已有线索绝对不会怀疑到自己。可偏偏是高栋，看来对手是熟人，弊远大于利。

必须抓紧行动了，只要再给我几天，再给我几天就能把另外几个全部干掉！只要在未来几天内不出事，一切都将风平浪静！

还有一把枪，需要派上用场了！

高栋听完这番话，深吸了口气，瞥了眼徐策，笑道：“老徐啊，你果然厉害，我几天来都没想明白的问题，被你轻轻松松就解决了。你呀，简直就像站在凶手旁边看着他行凶一样，一举一动你都了如指掌。”

徐策顿时脊背一股冷流逆袭，他瞬时屏住呼吸，拿起杯子喝茶，毕竟他心中再怎么理性，他也只是个人，和所有人一样，对未知有恐惧感。他不知道高栋到底掌握了哪些线索，他也不知道高栋是不是真的只是单纯跟他聊案情。他喝茶的潜意识动作就是让茶杯挡住脸部，阻止别人窥测他的表情，增加个人的安全感。

他刚喝了一口，就醒悟过来，这次喝茶的姿势遮住了太多脸部，不自然。他也顿时就想到了自己这个表情，是潜意识里不由自主伪装的外在表现。

高栋学过心理学，他或许和自己一样，会习惯性地对周围人交流时的一些小动作进行细心观察，从而分析旁人此刻的情绪，判断是否在说谎，是否在掩饰自己。

徐策与人交往时，头脑始终会在处理着这些信息，分析判断面前人此时此刻的心理特征，从而做出最适合的行为。不晓得高栋是否也会如此呢。

他仅喝了一口，脑中就敲响了这警钟，忙放下了茶杯，发现高栋没在看着自己，稍微松了口气，解释道：“不是我厉害，而是你做了太久的官，缺乏生活经验了。”

“哦？这话怎么说？”高栋笑着看着他。

徐策道：“因为你现在很少自己开车吧？”

高栋点头：“不错，一般司机开。”

徐策道：“若你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小警察，又是自己开车的，以你的分析判断力，早该想到车子遇到碎玻璃堆时，会自主地绕行，而不必头脑里冥思苦想地上碎啤酒瓶的用处，脱离生活经验的分析推理，好比是纸上谈兵。”

“好吧，我承认这道理很简单，只不过自己这几天一直没转过这个弯。”

徐策笑了笑，又端起杯，这次是自然地喝了一口。

高栋道：“现在的问题基本都弄明白了，只差了一个，李爱国和张相平的两次案子，凶手一定都是从路上过来的，也必然经过了监控探头，为什么两次所有人车的排查，居然都没找出这个半路下车，滞留在凤栖路上的人。”

徐策想了想，道：“这个问题我想不出答案，只有靠你继续调查了。”

高栋无奈地撇撇嘴，心里在说，看来，查清凶手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滞留在凤栖路上，才是最关键的。

而徐策心中马上下了决定，动手必须要尽快抓紧了，否则再这么下去，指不定高栋迟早要怀疑到自己头上。城建局的胡生楚和城管局的邵刚，要杀他们不难，只有王修邦这个大货色……看来，必须立刻要搞出点混乱了，才能把这家伙网进去。



第四十二章

办公室门开了，张一昂走进来。

高栋扔给他一支烟，道：“王孝永那边最近在做什么？”

“听说在查林啸的失踪。”

“哦？他们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件事？”

“我跟他们刑侦队员交流了看法，他们说李爱国和张相平都是公安系统的，而且被杀的情况相似，唯独林啸是失踪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全县包括周边县市里，没有发现无名尸体。林啸案子算是三个命案中最特别的一个，他们想以此为突破口。当然，也有人怀疑林啸就是凶手。”

“那么查到什么线索了吗？”

“还没听说，我接着再去打听。”

“王孝永对这几起案子有什么看法？”

“听说他这一个星期已经连发几次火了。”

高栋冷笑一声：“案子没进展，他坐不住了？”

“嗯，他已经接手一个星期了，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出任何有用的线索，听他下面的刑侦队员说，他开始后悔接手这案子了。”

高栋不以为意道：“迟早的事，一个坐办公室的书生，能查什么案子，哼。”

张一昂低声道：“老大，我们这边也没查出有用的东西，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

“修车店调查轮胎的事怎么样？”

“县城周边的大小修车店都问过了，没人补过这种破损样式的轮胎。”

高栋抿抿嘴，深吸一口烟，道：“附近居民的走访工作也没进展咯？”

“嗯。”

高栋咕噜一声，道：“现在线索又全断了。”

张一昂道：“老大，咱们接下去重点查什么？”

高栋叹口气：“只能一边查李爱国、张相平的熟人，一边等凶手杀下个人了。”

张一昂大惊：“凶手还会作案！”

“当然，”高栋不以为然，“他拿了枪到现在也没用吧。”

这时，张一昂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说了几句，挂上后，马上道：“老大，轮胎有新发现。有家修车店，最近回收了六个轮胎，全部布满了扎胎钉的洞。”

高栋顿时一震，道：“把人先带局里。”刚说完，他补充问，“这事王孝永的人知道吗？”

“不知道，我们市局的人刚巧问到的线索。”

高栋思索一下，道：“那先不急把人带局里问，你跟我过去一趟。”

高栋和张一昂，另带着两个警员，到了这家修车铺。

这是家单个店面的小修理铺，位于县郊，高栋下了车，让警员叫出老板，同时把旧轮胎拿过来。

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了件蓝色的劳动褂子，手指全部沾了黑乎乎的机油，看到四个警察找他，其中一个一望就是领导，不由紧张，道：“领……领导，找我什么事？”

高栋抽出支烟递给他，走到旁边刚搬出来的轮胎处，指着道：“把内胎拿出来，我看看。”

老板连忙照做，三五下取出内胎。

高栋俯下身仔细观察，内胎上，布满了很多的小洞，他拿出了扎胎钉，试着去比对，胎上的两个洞的间距，与扎胎钉上的钉间距，刚好吻合。只是洞的数量不吻合，显然还是凶手在实验的阶段。

高栋站起身，对张一昂说了句：“一样。”随后转向老板，道，“这几个轮胎哪儿来的？”

老板不明所以，惶恐问：“领导，这……这轮胎有什么问题？”

高栋扯谎道：“轮胎本身没问题，这批轮胎涉及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逃逸车辆，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老板这才放下心来，道：“是个中年男人卖给我的，我回收了废旧轮胎，再卖给橡胶回收厂的。”

“中年男人！”高栋眼神一亮，道，“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三四个星期前。”

“轮胎一共有几个？”

“五六个的样子。”

“那个男人是一次性拿来的？”

“不是，他第一次拿了两个，后来隔几天又拿了两个，再隔几天，又拿过来。”

高栋道：“你有那个人的联系方式吗？”

老板摇头：“没有，他卖了我轮胎，就走了。”

“你们店里有没有监控？”

老板还是摇头：“没有。”

高栋抿抿嘴，道：“他大约几岁，长什么样，有什么特征，你还记得吗？”

老板道：“人大概四十岁左右，长得很普通，说不上特别的，开一辆什么车我忘了，大约隔一两个星期就会来我店里洗车，我想应该是住附近的吧。”

“车子号牌有记录吗？”

“没有，我们就是个小店，没这么正规。”

高栋有些泄气，指着其中一个警员，道：“好吧，小刘，你留下跟老板记录所说的情况，尤其是那人的脸部特征，包括头发长短、高矮胖瘦等，要详细记录。老板，那人长什么样，还要麻烦你再仔细想想，另外，下次如果那人再来洗车，你第一时间打这个电话，二十四小时开机。”他把张一昂的手机号报给老板。

随后，正要离去，小刘道：“老大，这批轮胎拿回局里吗？”

“当然，物证当然保留，还需要问？”

小刘马上对老板道：“老板，这批轮胎我们要先扣回去——”

他话还没说完，高栋转身冷声打断：“不是扣回去，是买回去，老板，这几个轮胎你卖工厂多少钱，开了发票给他。小刘，你付钱，回来报。”

高栋不爽地转过身，走向车里。现在正需要老板在那人下次来洗车时报案，居然还敢把别人的财产扣回去，如此还指望别人配合警方？一定是在外仗着警察的帽子作威作福惯了，才动不动就把别人财物扣回去。这种人早晚踢到其他部门去，带自己手下指不定哪天惹出事来，还得自己给他擦屁股。

——高栋手下的人性格都很低调，从不在外作威作福，在警局里口碑好。当然，高栋也不会亏待自己的人。这是高栋聪明的地方。



第四十三章

国土局副局长王修邦近来有些心神不安。

张相平被杀的事，最近已经在白象县传播开来了，毕竟这么大的事，不管警方多么想封锁消息，还是挡不住的。

先是李爱国，再是张相平，不少县里体制内的人都人心惶惶，尤其凶手留下的那句话，使得不少居于领导岗位，本身作风不那么正的人，过去上下班，经常自己开车，现在出行，宁愿麻烦点，还是要让司机来接送。不少单位也趁机安排进了许多司机零时工，那些级别本不够配司机的小领导，也有了司机。

王修邦了解一些内情，张相平还活着的时候，张相平跟他透露过案情，包括林啸的失踪。

林啸是他的得力助手，可以说是左膀右臂，失踪以后，他工作多了不少麻烦。他听张相平说过，林啸失踪在警局内部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林啸也被凶手抓走了；另一说是林啸就是凶手，他畏罪潜逃，故意藏起来了。但那也只是猜测，没人说得清林啸这位正处事业上升期的正科级干部，为什么要杀害不同部门的两位实权领导。

林啸父母在这段时间里，多次找到单位，王修邦应付起他们来，也感到甚是疲乏。

今天是星期天，王修邦早上起床后，先去小区外不远处的超市买了菜和其他食物，后回到家中别墅，在跑步机上锻炼了会儿，吃了东西，随后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家中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四五瓶药，每样倒出一些吃下，其中一样是“六味地黄丸”。

做完这些，他来到书房，读小学的儿子正在专心致志地练习画画。

他认为儿子的画画得很不错，在学校的文艺节上每次都拿特等奖或一等奖，当然，他不能肯定这是他儿子画得好，还是老师知道这小孩有个副局长的爹。不过不要紧，不管画得好坏，只要他自己热爱画画，就放任他自由培养爱好吧。

王修邦承认自己的生活有些单调，四十来岁的男人，离异，平时他又不爱好喝酒打牌，应酬也是必须的时候才去，比起其他官员的天天喝酒打牌，他算是好得多了。——当然，这不是因为他想洁身自好，而是他患了隐疾，对女人有心无力，自然也不爱好和别人一起喝酒打牌了。

这隐疾是他的一块心病，与妻子前几年的离异，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此。妻子年轻漂亮，面对这样一个男人，即便口头不怪罪，态度上也表现得出。王修邦自己心里也常因为自卑而发火，最后两人争吵太过频繁，只好离婚。

王修邦想过治疗，也多次偷偷去上海，但都没有效果。据医生分析，可能的原因是他早年当兵时在训练中受过不可逆的损伤，年纪越大，恢复的可能性越小。他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锻炼身体，并且想通过药物缓解自己这种情况，但似乎都不太理想。

他常年韬光养晦，命根子却始终不能出人头地，于是王修邦的生活重心都转移到儿子身上，希望他能快乐地成长。他不要求儿子功课多么好，只想让他开心。

做人嘛，开心最重要。

不管以后儿子能不能考上好大学，作为四十多岁就当上县土地局这种肥单位的副局长的王修邦，他有能力为儿子安排好漂亮的未来。

但为了让儿子将来更成功，他自己也必须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才行，所以他在官场中，性格阴毒，包括征地、土地执法时，那些怎样收拾反抗者的恶毒指令，都是他亲自下的，为此，他的工作执行效率极高，上级领导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

就如徐策家的遭遇中，徐策母亲被砸死，徐策表弟捅伤城建公司的人，县里一些其他领导觉得，对方家里毕竟死了人，而城建公司的

人只被捅伤了，双方就相互协调下算了。但王修邦说不，他找人调查过徐家，徐家不是大家族，人丁不旺，不会有人聚众闹事。

所以他下令，必须要把人抓起来重判，这样才能使后面的工作顺利。之后的工作，也正如他所说的，非常顺利。

王修邦满意地看着儿子画画，这时，手机响了，是条短信，他拿起一看，上面只有两个字：“救命”。

而短信的发件人，居然是失踪多时的林啸！



第四十四章

王修邦收到林啸的这条“救命”短信，顿时大吃一惊，刚想打电话过去，猛然想到林啸现在一定被人控制了，不方便打电话，要不然，他就不会只是发了两个字的短信了。

现在林啸的处境一定很危险，如果一个电话打过去，很可能使林啸发短信的事情败露，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王修邦寻思之下，急忙找出县城派出所所长的电话，打过去报案。

所长一听是一二六连环杀人案的线索，哪敢耽搁，急忙报到县局，半小时后，王修邦坐在了县局的会议室里。

门一开，从外走进一大帮人，包括专案组组长王孝永、郭鸿恩、高栋，以及刑侦的骨干队员。

王孝永当先来到他面前，道：“你是国土局的王局长吧，短信在哪儿？我看看。”

王修邦把手机交给他，他看了眼，递给其他人。高栋只是随意地盯着看了眼，并没发表意见。

王孝永想了想，道：“这个……这个情况说明林啸还活着。”

他带来的一位老刑警道：“林啸失踪都一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怎么现在突然会冒出条求救短信，我看，会不会是凶手故布迷踪？”

另一人道：“凶手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

“他想引我们往错误的角度查呗。大家想，林啸失踪后，手机信号检测不到，说明林啸的手机，被凶手控制了，现在手机怎么会重新回到林啸的手中呢？这点很可疑。”

“但凶手这么做，一点用也没有呀，他当我们警察是傻子，想要我们吗？”

“我看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林啸失踪一个月，手机重回他手中，其中定有名堂。”

“我看就是这么简单，可能的情况是，林啸一直被凶手控制，今天他想办法，挣脱了控制，但还没逃出来，说不定凶手正在门外守着，不知道林啸已经挣脱束缚了，林啸从旁边拿到手机，不敢打电话，怕让凶手知道，所以悄悄发了条求救短信。”

“你这纯粹是猜测，无凭无据，听着跟剧本写的一样，你是导演呀？”那人不屑地冷笑挖苦。

这人也不甘示弱：“我看你才是疑心太重，林啸清楚明白的求救短信，你还觉得里面有诈，错过了黄金救援期，万一有个不测，你负得起责任吗？”

这两个刑侦骨干是两个地方的，从前在一起工作过，向来有矛盾，这次被王孝永拉到一起破案，也时常嘴角相撞，火花四起，王孝永不甚恼怒，中间调停过多次，总是没用。现在有外人在场，两人还是针锋相对，王孝永终于冷声喝道：“好了，别争了！”他对两人的说法也持不下主意，只能征求这里的二号领导高栋：“高局，你怎么看？”

高栋心中冷笑王孝永这个书生当然镇不住刑警队这帮老油条，要不是他有靠山，谁会跟他来破案立功。

哼，这次功恐怕分不成，要让这帮老油条失望了，人也丢在外面了。

高栋心中虽然不屑，嘴上还是认真谨慎地打了个太极：“嗯，我看这件事，还需要深入调查。”

这句话说了等于放屁，但别人也不好说他讲了句屁话，因为话并没错，现在不知道林啸处境，所有猜测都是徒劳的，唯一肯定的一点，这事确实还需要深入调查。

另一位刑警向王孝永建议：“王局，还是先通过手机定位，查林啸所在的位置吧。”

王孝永马上醒悟过来，吩咐手下：“马上去找移动公司，查林啸的手机位置。”

高栋道：“我这边已经和移动联网，一直派人盯着，一旦林啸的手机开机，就会查出来。”

王孝永暗骂高栋真是老狐狸，难怪一本正经、稳如泰山地坐着，原来他早就查了。他只能忍气道：“高局，什么时候能有结果？”

高栋道：“快了，刚之前我接到通知，就找人去查了，相信过会儿就有结果。”

又过了十几分钟，高栋下面物证科的一名工作人员敲门而入，手里拿着一台平板电脑，道：“老大，查好了。林啸手机现在已经处于关机状态，相信电池板也取出来了，收不到任何信号。他早上手机从开机到关机，只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具体精确定位需要根据信号进行跟踪，现在没有信号可供跟踪，只能根据早上开关机的一些信号数据，通过移动基站信号强弱的对比，判断手机所在位置在建设路东边的区域内，整个区域的直径是三千多米，就是这样。”

他展示平板电脑上的一张图，是县城的一块区域的地图，上面用阴影覆盖的地方表示手机所在的区域。

高栋皱了皱眉：“这块区域面积有多大？”

“五个多平方公里。”

高栋抿抿嘴：“这也太大了，有没有办法定位得更准确些？”

“开关机时间太短，我们也不是第一时间知道手机开机了。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手机开机，及时跟踪，精度应该能锁定在一平方公里内，现在的信号数据有限，回头我再进行整理排除，但总面积不会少于四平方公里。”

所有人的表情都有些压抑，四平方公里，就是个边长两公里的正方形，这样一块面积，能容纳几万人的区域，要找出林啸的位置，谈何容易！

而更让在场人担忧的是，早上林啸开关机时间还不到三分钟，过后，连手机的电池板也取出来了，是林啸自己把东西放回原样？还是被凶手发现了？若被凶手发现，林啸一定凶多吉少。到时过几天冒出具尸体，两个案子还没破，第三个案子冒上来，上级领导岂不又要问责？

之前王孝永知道了林啸的案子后，他也没有选择上报省厅里，毕竟暂时也没有发现林啸的尸体，仅仅是依据监控显示也有个骑电动车的人跟踪过林啸，从而判断他与李、张的案子有关，报到省厅只会徒增麻烦。

这下悲剧了，高栋当组长时，林啸只是失踪了。现在由自己担任组长，林啸这长命鬼居然还没死，如果在自己当组长期间，林啸死了，岂不是自己替高栋背了个大黑锅？

王孝永风驰电掣地闪过一系列想法后，心中极为恼火，但恼火也徒劳无功，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林啸找出来，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找出来。即便林啸死了，只要能抓到凶手，多死个林啸算什么！

王孝永当即道：“当务之急，一定要把林啸的位置找出来，对吧，高局？”

高栋点头：“嗯，需要马上增派大量警力，在信号覆盖区域内，进行大范围的深度走访工作。如果林啸现在还在这片信号覆盖区域内，凶手想转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说不定走访会发现可疑情况。”

这时，王修邦看着平板电脑道：“咦，这地图上的区域，把我家小区也括在里面了，难道林啸当时发短信时，就身处我家附近？”

听到这话，高栋问：“王局长，你家住哪个地方？”

王修邦指了指其中一处，道：“这个小区。”

高栋道：“这块区域里，另外这几处地方，从地图上看也像小区？”

王修邦解释道：“嗯，没错，这条建设路算是县城里比较新的大路了，两边住宅很多，我这边路上有几个小区，都是近几年新造的。路对面几个小区，是九十年代造的。那边再过去，信号区域外的地方，是旧城区和私人的宅基地，有些地方目前尚在改造。”

高栋点了点头，转向王孝永道：“王局，那事不宜迟，你马上下命令派人整块区域大范围走访吧。”

王孝永用力点头，道：“我们这次一定要下大力气，布一张大网，把凶手给揪出来！”



第四十五章

表弟终于出狱了，今天徐策专程接了舅舅一家到酒店吃饭洗尘，结束后，徐策回到家中，他心头的一块石头也算落下，可以准备下一个人的了。

他穿过前面的房子，步入后屋，这间屋子挺大的，放了一些杂物，算是作为储物间。旁边放着修补轮胎的设备，还有相应的工具。右手边有个厚重的保险箱，里面锁着那把六四手枪。

徐策来到屋子西北一处地方，那里的地面上有块木板，他抬起木板，露出了地下一个大洞，里面有灯光照出。

这原本是家里屋后院子过去挖的一个地窖，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地窖用不着了，所以九十年代时，在这片地上加盖了一间屋子，就是现在的储藏室。地窖的入口用水泥封上了，直到几个月前，徐策才重新找人把水泥敲开，露出了地窖，里面装修加固一番。

他顺着洞口的铁楼梯往下走，走了三米，到了地窖中。

地窖总面积大约有十几平方，三米多高，里面装修一新，铺了瓷砖，顶上是一盏明亮的白光灯，通透。旁边放了一台电视机，正开着。俨然像个起居室。

电视对面的墙角，放了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笼子，笼子里，竟然坐着一个人！

这人完全赤身裸体，衣服裤子早已被剥光，蓬头垢面，嘴角和下巴的胡须杂乱地长着。他旁边放了饭菜，吃得还有一半，另一个角落上放着一个痰盂，里面泛着粪尿的臭味。他的手边是个电视遥控器，此时他正双目无神地盯着电视看，徐策下地窖时，他只回头看了一眼，随后似乎万念俱灰般地重新转过头，看向电视。

这个铁笼子，就是养大狗的那种笼子，笼子门上，十多把大锁锁住，笼旁开了一个小洞，可以把饭盆和痰盂递进递出。但笼子周围的两米范围内，全部是空旷一片，没有任何物件，这当然是徐策为防他偷偷利用工具砸开门锁了。

徐策微微一笑，走上前，先检查了一遍铁笼上的锁，发现所有锁都牢牢地锁住，没有一把有异常。随后他又仔细地查看铁笼的每根铁管，都完好无损，他这才放下心来。

检查一遍所有的锁和铁管，是徐策每天的必备工作。他知道十几把大锁想短时间内撬开是不可能的，但不排除有恒心、有智慧、有毅力的被困者，试图每天破坏一点，最后逃脱出去。就像《肖申克的救赎》和《基督山伯爵》中的主人公一样，耗费十几年的时间，挖出地道逃跑。他可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徐策从铁笼对面拉出一条椅子坐下，看着铁笼中的人，轻松的笑容浮现在他脸上：“怎么，林啸，这么久了，你还住不惯？”

林啸没有说话，表情木然，依旧盯着电视。

徐策不以为意，继续道：“你看，我虽然把你困住，但我和其他绑架者相比，算是非常人性化的吧。我怕你在黑暗中害怕，所以特意把房间开着灯。睡觉前，我又担心你开灯睡不着，替你开成昏黄的睡眠灯。我白天常不在家，觉得你孤独，所以给你留着电视，遥控器也交给你了，你想看什么都可以自由换台。如果你想玩电脑游戏，我可以拿一台没网卡的给你玩单机的。当然了，有网卡的我可不放心，万一哪天旁边人家家中装了无线路由器，你就可以上网了。另外，我尽量变着花样，每天买不同的菜肴给你吃，保证一个星期都不重样，我还告诉过你，如果你特别想吃什么东西，告诉我，就算大黄鱼、鱼翅，我也一定买来满足你。你看，我还每天替你倒痰盂，这种事情我从来没做过。你想想，你现在的的多好，不用上班，每天有吃有喝，有人伺候你，还有电视看，也可以玩电脑。当然了，考虑到你年轻力壮，你一定想要个女人，这个我实在没办法满足你，但我说过只要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买模型娃娃。你看看你，每天愁眉苦脸，脸也不洗，头也不洗的，弄得如此邋遢，似乎我在虐待你一样。”

林啸冷哼一声，没有答话。

徐策淡然笑了笑，道：“好吧，看得出你对我给你安排的生活还是不太满意，如果你有什么建议，请告之我。接下来，咱们还是继续前几天的话题。为什么我从没见过王修邦玩女人呢？是不是因为我跟踪的时间不对，而他把情人隐藏得很好？”

林啸还是没应他。

徐策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会儿，随后，深深吸了口气，道：“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你该对我也有所了解，我并不是一个内心残忍，有折磨他人欲望的人，你来这里至今，你看你身上，几乎没有皮外伤，除了一开始，我再没打过你吧？但是你最近接二连三地不配合，使我的忍耐已经逐渐到极限了，我并不想做那些折磨人的事，那样使我反胃，你懂吗？”

林啸依旧不说话。

徐策皱了皱嘴，起身拔掉电视机的电源，可林啸的目光没动过，依然盯着那已经黑屏的电视。

徐策道：“我知道，一个人长时间被关在密闭的空间内，精神上会逐渐出现越来越大的压力。就像你刚被关到这里，你大喊大叫，大声求饶，表现得非常焦虑，心中只希望警察快点知道你的情况，找到你，把你救出去。在我离开的时候，你一定在大呼救命，希望有人听到你的呼救，及时报警。当我告诉你这是个地下室，并且四周包括天花板，都用泡沫材料覆盖，隔音效果非常好，就算站在头顶的地面上，也几乎听不到下面有人在呼救，你放弃了喊话求救的想法。转而，你想破坏铁笼子，但你发现那样做更徒劳无功。在你被困一个多星期后，你一开始的焦躁感逐渐降低，随着时间推移，你对被警察找到救出去的预期也就越来越低，你逐渐无奈地接受了你的处境，并且你的精神会逐渐表现出万籁俱灰的样子，情绪越来越低沉，你的情绪将逐渐被绝望所控制。”

徐策继续道：“如果一个人在密闭空间中被关个几年，恐怕精神压力会把自己搞崩溃，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所以我才不再给你施加额外的压力，还让你有一定的娱乐生活来改善情绪，让你感觉这还算一个开放的空间。你知不知道监狱里，狱警折磨犯人最恐怖、最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是什么？就是关禁闭。把人锁到长三十公分、宽三十公

分的房间里，关上几天，在那几天里，你身处一片黑暗中，更要命的是，你只能一直站着，连蹲下的空间都不够，更不用提躺下睡觉了。那样，你就会明白生不如死的感觉是如何。你该不会想尝一下那种滋味吧？”

林啸还是不配合，没说话。

徐策道：“好了，你不要再装了，我是研究心理学的，我知道你远未到身心绝望、被关出精神障碍的地步，不要再演戏了。”

林啸突然眼神闪了闪，似乎被人戳穿了心事。

徐策笑笑：“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吗？我发现你换台了。”他抬起手表看了看时间，唔了声，接着道，“这个时间点其他电视都没意思，能看的只有民生类的新闻节目了，你刚才看的，不就是新闻节目？而早上我离开时，我记得电视是停在电影频道的。你如果真心已经彻底绝望了，还会换着节目看？哈哈，不用再装了，你演技真不太好。”

这时，林啸终于开口说话了：“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我走？”

“你看看，你又露出真实心里想法了，如果你真的身心绝望，就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杀了你，你心里还留着逃出去的希望，所以才会问我怎么样才肯放你走。”

林啸冷哼了一声。

徐策道：“只要你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我自然会放你走。”

林啸用力摇摇头：“你不会的！”

徐策愣了下，随即道：“你很聪明，识破了我的谎言。说实话，我压根儿没打算放你活着离开，你出去了，我不就得被枪毙吗？你一定认为，只要你不把所知道的事情全部说完，你就还有利用价值，我暂时也不会舍得杀你，你想着多拖一天时间，警察找到你的概率也高了一分，所以你一点都不配合我。其实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便你今天把所有事全部告诉了我，我暂时也不会杀你。我必须等到王修邦死

后，才能杀你。至少留你活着，万一我后面的行动失败了，我还有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林啸听完，默不作声，丧气地垂下头。

徐策道：“今天废话有点多，不妨开始我们的主题交流吧，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如果你还是不配合，那么我会用一些手段，让你醒悟过来的。好了，我问你，王修邦到底有没有情人？”

林啸沉默片刻，最后开口道：“我……我不知道。”

徐策盯着他的眼睛半天，坚定摇头：“不，你在说谎，你一定知道。说实话的表情不该像你现在这样。”



第四十六章

徐策从远处桌上拿了那只小巧的电击棍，把玩在手上，道：“被电的滋味应该很不好受。我如果把电压降低点，电上去不会直接把人电昏，那样的滋味应该更难受。我从来没试过，你要不要再试一次？”

林啸惶恐地看着他一步步靠近，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连忙道：“没有，王修邦没有情人。”

徐策半信半疑道：“你怎么这么肯定？”

林啸犹豫着道：“因为……因为他阳痿。”

徐策盯着他的眼睛急问：“这种隐私你怎么知道？”

“我……”

“快说！”徐策知道，如果回答快，那么假如林啸是在撒谎，谎言的漏洞自然也就多，所以他不容林啸有筹划思维的时间。

“他有一次吃药忘了放回去，我刚巧看到的。”

“他吃什么药？”

“万艾可、强肾片、六味地黄丸，还有几瓶英文的，我忘了。”

“你是复旦硕士生，会看不懂英文？”

“是……是……我名字一下子记不起来，反正是美国产的，英文的药，上面有单词是阳痿。”

徐策眼珠转了转，晃动着手里的电击棍，冷声道：“你没有骗我吧？”

“这……这我为什么要骗你？不光我，局里还有其他人知道，傅万强，傅万强他肯定知道。”

“傅万强是谁？”

“王修邦的秘书。”

徐策思索一下，看来林啸说的情况，可以肯定是真的了。因为他没有说谎话的必要，也没一点好处。

如果问的问题是王修邦的贪污腐败情况，林啸或许会挑轻避重地说，不透露实情。因为林啸如果还指望着活着出去后，继续做他的公务员，那么透露领导的贪腐情报，显然是自毁前途。但林啸说王修邦阳痿，这可不是什么好话，即便林啸活着出去，王修邦若知道他跟其他人透露他的隐私，不会给他好果子吃。所以说，林啸根本没理由撒谎。

阳痿，这是个大问题。

王修邦有这种病，心底一定自卑，所以他出去应酬的次数少，即便应酬，也早早回家，不像其他人，在外喝酒吃饭，搞到很晚才回家，也正因此，才很难找出下手的机会。

徐策总算把困扰心中多时的疑惑解决了。他过去推测王修邦和同僚的生活作息有明显不同，应该不只是他的心理和生活习惯问题，原来答案竟在于此。

徐策思索一番，怪笑着道：“王修邦对女人没有兴趣，那么他对男人呢？”

“当……当然没了。”

徐策干笑一声，道：“他对你呢，他和你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感情？他对女人有自卑感，他会不会把注意力转移到男人身上？你一个进单位没几年的小伙子，就深受他信任，几番提拔，当了执法队队长。他该不会是和你有那种关系，你才能仕途一帆风顺吧？”

林啸感到胃里有点恶心，面前这个人，实在心理变态，他极力争辩：“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我……我是正常的！”

徐策悻悻地咂咂嘴，道：“好吧，算你说的是实话。咱们再来聊聊王修邦的儿子吧。他儿子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嗯……比如，学习成绩？”

“听说成绩不是很好，但王修邦不介意，他说这年纪的小孩，过得开心就好。他儿子喜欢画画，画得不错。”

“哦。那么，他儿子在学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嚣张吗？”

“这个，这个怎么说？”

“你就照你知道的说。”

“听说有点……有一点嚣张，有时会仗着他爸的地位，欺负其他人。”

“他儿子还是个小学生吧，小学生应该不是很拼家庭，主要拼谁的力气大吧？”

“我上次听其他人说，他儿子在学校拉帮结派，纠集高年级同学打人，有一回把人打伤了，王修邦出面处理的。”

徐策骂了句：“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小年纪就在学校里结伙了，哼。”

徐策问完话，心中已有了主意，正要转身回到地面，林啸突然跪倒在地，哭求着他：“求求你了，你能不能给我条活路啊，我真的受不了了！”

徐策回转身，饶有兴致地望着他：“你们在干坏事时，有想过给别人一条活路吗？”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了！那次，你妈妈那次，是王修邦拍的板，我当时也说人拦在房子前，万一他们就是不走，挖掘机开上去，容易出事。是王修邦说的，是他说的，叫挖掘机大胆开上去，他们一定会跑。就算不跑，最后出了事，他也能担着。他告诉我别怕，只要吓住带头的，后面工作就容易多了。我……我也是没办法，你如果做我这个工作，也一定……一定没选择，只能照他的话下令的。我求你了……”

徐策平淡地道：“如果我做你这份工作，我会辞职，不会继续作恶。你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借口。”

说完，他转身走上了地面。

经过今天的谈话，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了，脑中的后续计划也更加明了。他想起刚才对着林啸说出那些话，就一阵恶心。

他自身的心理很健康，之所以要表现出自己“心理变态”，是为了他这场剧情的需要。作为既是导演又是演员的徐策，有时候为了倾情演出，也没有办法。

他一想到林啸口中的王修邦的儿子，目光中就一阵寒意。

学校中的孩子本该平等，没有地位等级的差别，而现在，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肆意妄为。

王修邦的儿子是吧，哼，你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



第四十七章

今天，高栋来到县局上班才过一小时，张一昂就跑进来，急着道：“老大，王修邦又过来了，说林啸打电话给他了。”

“什么！”高栋大惊，站起身，忙跟着出去。

到了一间办公室，王孝永已经在里了，他旁边是另外几个老刑警，里面坐着王修邦，正拿着手机，说明情况。

王孝永道：“高局来了，那么王局长把刚才的话再重讲一遍吧。”

王修邦语气有些紧张，道：“九点半时，我手机接到个陌生电话，我接来一听，里面传出林啸的声音，他说‘我……我，老大，我在……’，他还没说话，电话就突然挂掉了。”

高栋诧异道：“有这种事？是个陌生电话？电话多少？”

王修邦马上把手机给他看，高栋忙吩咐技术人员赶紧去查。随后问：“你能肯定是林啸的声音？”

王修邦点头：“嗯，我能肯定。”

所有人都露出了百思不得其解的表情，这件事情很奇怪！

首先，现在林啸一定是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可他昨天居然拿到了自己的手机，发了条求救短信。今天，居然拿了个另外的陌生手机，打了个求救电话。

“我在……”这句话接下去一定是要表达他现在身处什么地方，却突然挂掉了，没把最重要的线索讲出来。那肯定是被凶手发现了。

疑点在于，他昨天怎么拿回自己手机的？又为什么只发了两个字的短信，而不说明其他情况？即便他发短信时，是趁人不注意，时间

紧迫，总该再留个只言片语，露点线索吧。而今天，他又怎么得到了另一个陌生的手机，拨了求救电话，在最关键信息没说出口前，突然挂断了。

是不是此刻林啸已经出事了？

恐怕凶多吉少了。

所有人心中都惶惶不安，只能焦躁地等待着技术人员的工作进展。

过了大半小时，昨天那名物证科的人员进来，向众人报告：“查得差不多了，这个手机号码没有实名登记，一般的诈骗电话都用这种号码。我们正在去跟运营商那边查数据，这张卡什么时候生产，什么时候开通，以及能否查出充值记录等，希望能确认相关人员。早上的信息显示，这张卡信号发送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就在打电话的那会儿，也就是说，这张卡的手机早上开机后，打了这个电话，随即马上关机了。信号数据比昨天的还少，根据信号源追踪，可以大致确认，当时手机位于太平洋广场一带为中心，总面积共五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太平洋广场？”陈队惊讶道，“这带是近几年最新的开发区，包括县政府在内的很多政府机关都在那里。咦，王局，你们国土局不就在旁边吗？”

所有人脸上一惊，王修邦更是脸色一紧，怎么，昨天的求救短信是他家附近发出的，今天星期一，他在上班，求救电话怎么跑他单位旁了？难道凶手是在向他示威？凶手最近在盯着他？凶手的下一个目标是他？

王修邦不禁心中惴惴不安起来。

王孝永同高栋对视一眼，随后道：“高局，这事有点古怪，你觉得呢？”

高栋点点头，问那个工作人员：“昨天和今天的信号覆盖区域，有重叠吗？”

“有，但重叠区主要是些县郊区，大多是农田区域。而且重叠区位于两次信号覆盖区的边缘地带，如果是两次信号都是从重叠区发出的，我们对于信号分析的结果，不会出现两次中心相隔这么远的情况。”

“你的意思是说，昨天和今天的信号发出地点，是不同的？”

“嗯，肯定不是同一个点。”

高栋故意看向王孝永，寻求他的意见：“王局，这事你看怎么查？”

王孝永想了想，问左右道：“昨天的信号区域排查工作怎么样？”

一人回他：“有好几个群众报案说最近听到楼上或隔壁之类的，有异常声音，但我们逐个调查后，发现都只是邻里纠纷，或者是报案者无中生有。暂时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王孝永皱皱眉，思索片刻，道：“那今天继续加派警力，把今天的信号区域也进行排查吧，大家看呢？”

有些人说好，另有些人说如果林啸被绑架，那也是该困在某个地方，凶手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把林啸转移来转移去，昨天和今天的信号出现在不同地点，更有可能是凶手故意想分散他们的警力，转移视线。

王孝永拿不定主意，只能转问高栋：“高局，你怎么看？”

高栋微眯了下眼睛，问王修邦道：“早上电话你接起来，只传来林啸说了几个字，你有对他说过话吗？”

王修邦摇头：“我刚要问他话，他就把电话挂了。”

高栋道：“你当时接起电话时，感觉对方可能处于什么地方？是马路上？还是周围很安静？”

王修邦回忆了一下：“如果我没记错，当时电话那头还听到有喇叭声，应该是在马路上？”

一位刑警道：“那表明当时林啸很可能处在车里，或者是沿马路的房子。”

另一人摇头：“如果处在车里或沿马路的房子里，凶手难道会不在旁边吗？凶手在旁边，怎么会允许他打电话？如果凶手不在旁边，林啸既然能打电话了，自然是有能力逃出车子，或者打开窗户求救了。”

高栋对王孝永道：“王局，这事很蹊跷，我看咱们查还是要查的，虽说可能查不出什么有用线索，但也不能把该办的流程漏了。”

王孝永点点头，忙安排下去把今天的信号区域，也找人进行走访。

随后，王孝永对王修邦道：“王局长，昨天和今天都是你接到电话的，这事有古怪，你看，需不需要我们派人最近跟着你一下？”

王修邦想了想，摇头道：“我一般就是单位和住的地方两点一线，沿途都是城区，没有偏僻地方。只不过我有个儿子，他还在读小学，我怕……”

王孝永道：“明白，我会安排人看一下的，你放心。”

送走王修邦后，各人开始干活，高栋走出会议室后，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第四十八章

高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张一昂随即进来，问：“老大，王局那边派大量人手排查昨天和今天的信号区域，我们要不要想办法跟进？”

高栋摇摇头，平淡道：“不用管他。”

张一昂道：“万一被他们抢了先手，我们……我们岂不是很没面子？”

高栋笑了笑：“怕什么？他们纯粹是做无用功，我敢肯定，他们最后找不到一丝线索，这么折腾几次，不光白象县的人，连王孝永自己带的人都会对他心生不满，他这活还怎么做下去？”

张一昂好奇问：“老大，你怎么那么肯定，他们查不出线索？”

高栋道：“你还没看出来，凶手到现在，已经是在逗我们玩了？”

“逗我们玩？”

“你想想看，哪有绑架案，昨天让被绑架者用自己手机发条短信，今天再次让被绑架者用陌生号码打个电话？凶手是头猪吗？”

“嗯……这是很蹊跷。”

“凶手对付李爱国和张相平，直接把两人杀在现场，却把林啸给带走了。带走至今这么久了，也没见凶手跟林啸一方任何人联系吧，他也没有提任何条件，他废力气绑架了一个人，图什么？没有人知道。林啸现在是死是活，也没有人知道。”

“可是……早上电话里不是林啸在说话吗？”

“电话只持续了几秒钟，整个通话过程中，就林啸一个人说了几个字，王修邦一句话都没说过，怎么判断电话那头是林啸本人？或许是凶手把林啸的话录音下来，拨了个电话，放了下录音呢？”

张一昂连连点头：“嗯，没错。”

“何况昨天到今天，仅仅一天的时间，信号发出的地点就转移了。如果林啸就在电话那头，今天的电话是在马路旁发出的，林啸在车上，或者在沿街的楼层里，他既然腾出了手来打电话，难道还没能力闹出点动静求救？”

“嗯。”张一昂思索道，“凶手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浪费警力，做无用功，最后查不出任何线索。”

“你错了。”高栋道，“凶手这么做的目的，或许有让我们浪费警力，查错方向的意图，但这一定不是凶手的首要目的。我们现在的侦察工作，尚没有取得任何对凶手有威胁的进展，他为什么要冒风险发个短信，打个电话，来重新引起我们的关注？按照凶手此前趋于完美的严谨作案风格，他一直以来都是尽可能地减少线索，而不是多留出线索。如果他要让我们浪费警力瞎查，早在李爱国案子时，他打开车头的抽屉，拿走了枪，此时再拿走几万块的现金，那样我们当初就会判断是抢劫杀人。可他没有，他留下了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他不为了钱。这么做，要么是他自忖犯罪手段高超，警察拿他没办法，要么就是不想多生事端，只做谋杀该做的事。所以，他昨天发短信，今天打电话，在警察的侦察工作根本没威胁到他之前，他画蛇添足，多做了两件事，一定另有其他的动机。只是这动机是什么，我们暂时无法知道。”

“也许，凶手是个心理有点变态的人，同时也自信智商很高，看我们警方这么久没破案，故意想留点线索给我们。”

高栋不屑道：“你见过高智商凶手，还特别想让警察抓到他的？”

“这……我没见过。”张一昂低下头。

高栋道：“那种神经病是电影里的人，现实犯罪中，有哪个凶手会希望警察找到他的？”

张一昂道：“那，既然查信号区域没用，就留给王局他们查吧。我们呢？我们需不要跟一下王修邦？”

高栋道：“你是不是觉得凶手下一个目标是王修邦？”

张一昂道：“是啊，我猜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高栋笑了笑，点头道：“王孝永那边肯定会派人留意着王修邦了，但如果有下一个遇害者，那肯定不会是王修邦。”

“为什么？”

“第一，凶手要杀王修邦，太难。不用公安保护，凶手也很难杀得了王修邦。我已经了解过了，王修邦这个人每天上下班很规律，而且几乎从不晚回家。他家和单位间没有偏僻的路，凶手没机会下手。除非是凶手最后用了某种手段，把王修邦诱骗到一处地方，但……呵呵，王修邦了解了这么多案情，他会没警觉吗？他可不傻。第二，凶手如果下一个目标真是王修邦，他会故意把短信和电话发他吗？这不是正提醒公安，要留心保护一下王修邦和他儿子？”

张一昂不解道：“那……那为什么短信和电话都是王修邦接到的，而且都是在王修邦当时身处环境附近发出的手机信号？”

高栋道：“林啸被抓，短信和电话能发给谁？单位里，林啸的直接领导，也是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王修邦，这短信和电话自然要发给他了。发给其他低级别的，或者发给林啸的家人，缺乏影响力。王修邦级别够高，更容易引起我们警方的关注。我说了，现在凶手就是在逗我们玩，我们不该被凶手带着走。”

“老大，那你的意思呢？”

“不管王孝永那边怎么查，我们的方向不变，就是盯紧了轮胎的来源。”

他们聊完没多久，张一昂手机就响了，接完电话，他急道：“老大，修车店老板打来电话，那个卖他轮胎的人来了。”

高栋低声道：“走，快带几个自己人，穿上便衣，低调抓捕！”



第四十九章

城东派出所的一间审讯室里，铁窗后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双手被反铐着，嘴里一直大声重复着：“你们为什么抓我，你们是警察，怎么能随便抓人？”

高栋坐在凳子上，旁边还有几个工作人员。高栋看了看对方，戴眼镜，身高、身材都和凶手留下来的相吻合，笑了笑，心想，这下看起来比较靠谱了。

一名警员交给对方一张表格，叫他填，起先此人不配合，在警员威吓下，他只好就范。

高栋拿起资料表，道：“杜文维？这名字和他身份证上对过了吗？”

一人答道：“对过了。”

高栋继续看下去，稍微惊讶了下：“你是高中老师？”

中年男子不满道：“对，有什么问题！”

“白象一中。”高栋转头问，“白象一中在哪儿？”

当地一名警员道：“在建设路上，是省一级重点中学，县里最好的。”

高栋笑了笑，转头看向那人，道：“这么说，你还是个重点中学的老师？教什么的？”

“语文！”名叫杜文维的中年男子冰冷地回答他。

高栋心中有些犯嘀咕，教语文的不该有如此严谨的犯罪头脑，如果教理工科的才比较靠谱。而且凶手应该是个经济条件相对不错的人，他嘛……

高栋继续道：“你有奥迪车吗？”

“你说什么？”他没听明白。

“我问你是不是有一辆奥迪。”

中年男子果断回答：“没有，我只有这一辆斯柯达。”

高栋抿抿嘴：“你前段时间是不是借了辆奥迪？”

中年男子大喊道：“你们在说什么！要栽赃我什么！我从来没开过奥迪，我怎么会有奥迪？”

高栋皱眉道：“那你前几个星期，为什么卖了六个轮胎给你今天洗车的这家店，你这斯柯达用的不该是那种轮胎吧？”

中年男子想了想，顿时道：“这几个轮胎我是捡来的，我不知道是别人的，我看路边放了两天，没人理，就顺便带走了。好吧，我捡了几个轮胎，确实不属于我，你们也没必要这样对我吧！我该还钱还钱，该赔偿赔偿，这样难道构成盗窃了？”

“你是捡的？”高栋有些意外，暗暗有种感觉，这回又悲剧了，他只好道，“哪里有那么多轮胎好让你捡？既然你说捡来的，哪里捡的？”

“建设路上，大概离我们学校不到七八百米的样子，那儿有条拐进去的小路，就在路口，三次都是我捡的。”

“你捡了三次轮胎？”

中年男微微有些脸红：“没错，这个我承认，第一次，看到那里放了两个轮胎，外表看着补过多次。我第二天经过，发现轮胎还在，我想应该是别人扔掉的，我车子以前轮胎换下来后，卖给了修车店，我知道废轮胎能卖钱，所以我就停下车，把轮胎拿到后备箱里，卖给修车店了。”

“后来呢？”

“第一次我捡了两个，后来隔了几天，我下班又看到同一个地方放了两个轮胎，我就又拿走了。第三次也是隔了几天，也是两个轮胎。情况就是这样。”

“为什么三次都被你一个人捡到，太巧合了吧？”

“那个路口很偏，轮胎这么大东西，捡垃圾的说不定以为是别人的，不敢捡呢，我下班路过看到，当然就捡了。”

听他的描述，似乎暂时没发现不妥的地方，这种情况好像也合情合理。凶手把轮胎遗弃路上，开车的高中老师经过，拿走了轮胎，卖到了修车铺，而且这老师填写的住宅地址，刚好是顺路。

也就是说，老师下班后，沿着建设路开车，发现了轮胎，拿走，继续沿着建设路开回家，路上经过了那家他习惯洗车的修车店，就把轮胎卖给了店家。捡到轮胎的地方和修车店，都在他家与学校这条路的中间。合情合理。

高栋不甘心，废了这么大力气侦察轮胎的归属，结果又像上次查电动车一样？

他道：“你认识李爱国吧？”

“李爱国？哪个李爱国？”

“以前县公安局的副局长。”

“他？”老师激动道，“他不是死了吗，我怎么会认识他？你们不要栽赃啊，我就捡了几个轮胎，你们把我和他提一起干什么？”

高栋盯着他的反应，笑了笑：“你为什么这么激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老师只好强自忍着平静下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高栋道：“你认识李爱国吗？”

老师坚决回答：“不认识！”

高栋道：“你认识张相平吗？”

“谁是张相平？”

高栋没直接回答他，只是道：“你对李爱国被杀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

“我能有什么看法，我又不认识这种领导。”

高栋吐了口气，道：“你现在说实话还好。如果我们查出来，你认识李爱国或者张相平，你就麻烦大了。”

老师激动道：“你们胡说什么！我是个老师，本本分分的老师，我不就捡了几个轮胎吗？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高栋道：“你知不知道你捡的这几个轮胎，跟一二六特大杀人案有关？”

“不……不会吧？”老师被他吓得脸色惨白。

高栋笑了笑：“要不然我们找你做什么？你捡几个轮胎这种事，我们觉得好玩哪，费了千辛万苦找到你。”

“你，你不要乱说，让我想想。”老师突然冷静下来，随后道，“真的不关我的事，我想起来了，李爱国是十二月初出的事吧，那时我在杭州，我在杭州省教育学院接受培训，全日制的两个星期培训，学校还有三个老师跟我一起去的，你可以问他们，这期间我们没离开过杭州，不可能回到白象县，我跟案子不可能有关系。”

高栋心里一沉，如果连不在场证明也有的话，那么眼前这个老师就完全排除是凶手了，那么这次调查，也将像上回查电动车一样，彻底地无功而返。

高栋失望地站起身，吩咐其他人把他讲的情况跟学校那边核对一下。

到了傍晚，张一昂回来报告：“老大，查过了，这个杜文维老师十二月二号到十四号期间，一直和学校另外三个老师一起，在杭州省

教育学院进修，他们上午下午都要接受上课培训，四个人住在一个宿舍，并且没有人中途离开过，天天晚上都在。而且他是前年从安徽挖过来的高级教师，确实不认识李爱国和张相平。另外他也没有奥迪车。他供述的卖轮胎时间也和修车店里的记录吻合。”

高栋叹口气：“看来凶手又玩了出帽子戏法。算了，把他放了，跟他道个歉，就说因为追查轮胎赃物的关系，影响了他一天的工作，让他为我们公安保密，这件事不要跟其他人提了。”

“嗯，好的。”

高栋走到窗户旁，静悄悄点起一支烟，望向远处：“凶手，你到底在哪儿呢？”



第五十章

到了周末，就进入腊月了。

年前的最后一个月，往往是社会案件高发的阶段，有些好逸恶劳的人员想体面地回家过年，总会选择干上一两票。

所以，这个月是盗窃、抢劫的高发时间段。

公安也不可能因为一二六案子没破，一直拖下去，如果又冒出几起影响大的社会案件，这个年对于公安更是不好过。

况且，案件到现在，已经彻底进入了死胡同。

王孝永非常后悔接手这案子，原本他以为这案子影响大，可供调配的警力多，况且案发点附近布满监控录像，抓着凶手很容易。破这种大案，最能积攒政治资本。

谁知案情虽不复杂，只是凶手太狡猾，所有证据都只给他们调查一半就没线了，他带来的刑侦专家也彻底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只期望突然某一天，凶手或许被其他案子带进来，从而“曲线救国”，破了一二六的案子。

但谁都知道，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凶手是个高智商的人，这种人行事不会找同伙，更不像社会上那些悍匪，有时酒后吐真言，就摔出去了。

王孝永现在想的，就是怎么能甩手不干，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一时也想不出该怎么才能卸下专案组组长的头衔，回到厅里继续当他的处长。

所以，对于县局建议暂时调回一二六的人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严打年末治安案件上，王孝永并没意见。

而他找人跟踪保护了几天王修邦，发现王修邦的行动轨迹很规律，每天经过的地方，根本没有凶手下手的机会，这才恍然大悟，难怪高栋一伙对王修邦的人身安全漠不关心，原来高栋早就发现这点，并且看出凶手之所以发短信、打电话给王修邦，是因为王修邦是林啸的直接领导，不发他，还能发谁？

王孝永也自然撤回了跟踪保护王修邦的人手，忙其他事了。

当然，警察放弃跟踪王修邦，徐策也注意到了。

县郊一个小型的高栋小区，金屋花园。

这个小区去年才造好，所以只住进了很少一批人，另有些房子尚在装修，大部分的房子都无人居住。后面小区的二期、三期工程还在开发。所以，小区的物业安保自然也没健全。

晚上七点，城管局副局长邵刚来到了金屋花园，这里是他金屋藏娇的地方。

他四十多岁，精力旺盛，有钱有权，自然不愿意天天对着家里的黄脸婆。

前年他认识了一个漂亮的专科大学生，于是他就购置了这处房子，把小情人安置到这儿。

通常他一个星期至少三天在此过夜，他原配老婆当然有所耳闻，但她也想得开，男人哪有不出去玩的？看到身旁的人尽是如此，她也心理平衡，和另外几个太太一起打打麻将，购购物，享受生活。对他的私生活，并不干涉。

邵刚走进五号楼的楼道，他刚按亮了楼梯进口的触摸灯，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了他的后脑勺儿上，随即传来一声冷冰冰的“别动，一动就崩了你！”。

邵刚原本性格很“悍”，所以早年进了城管队时，出去管理，大家都怕他。但他当了好几年的副局长，那种彪悍的性格已经淡化了不

少。此刻知道一把枪顶在脑后，第一反应就是，不好，遇到年末抢劫的了。

这里是县郊，又是新小区，歹徒挑这里正合适。

他嘴巴抽了抽，发不出声音，双手悬在空中，依然保持着按灯的姿势，腿脚微微发抖，眼角慢慢转过去，看到一个戴着毛线帽和一只白口罩的男人，正用枪顶着他的头。

歹徒道：“兄弟，借点钱回家过年，配合点，你要敢乱喊乱叫，咱哥俩同归于尽吧。”

邵刚喉咙发干，想着自己多少是个见惯世面的人，要冷静下来，不要把对方逼急了，这种亡命之徒逼急了，会真开枪的。他不就想要钱嘛，要多少，全给他就是了。他颤声道：“哥哥，我……你要钱，尽管拿去。”

歹徒冷声一笑：“好，走，上楼，到你家里拿。”

“为……为什么上去，我包里有。”

“别他妈废话，你以为老子想在外面用枪顶你的头啊！手抱胸前，上去，进屋！”

邵刚只好照做，手抱在胸前，被他用枪顶着后脑勺儿，一步步小心地往上走，到了二楼他家门口，歹徒道：“里面还有人吧。”

“嗯……有一个。”

歹徒掏出准备好的一块胶布，贴到了猫眼上，因为他担心如果里面的人听到开门声，趴到猫眼上看到外面情景，很可能会锁着门，不让他们进去，跑进房间报警。同时，也贴住了对门的猫眼。

这个歹徒想得很细致。

“开门后你叫她别出声，她一喊，我先崩了你。你看清楚了，这是真枪！”歹徒刻意把枪往他目光所及一侧晃了晃，让他看到金属壳子，那可不会是把玩具枪。

邵刚痛苦地咬咬嘴唇，颤抖地掏出钥匙，转动着开了门，一开门，里面的一个小姑娘正要扑向他，突然发现有个人正用枪顶着他，刚要叫出声，邵刚急喊：“别叫！这……这是我朋友。”

小姑娘麻木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歹徒嘿嘿冷笑一声：“兄弟，这就对了嘛，我只借点钱就走，大家都不想事情弄大。”

说着，顺手把门关上，把邵刚和小姑娘一起逼到沙发坐下。随即从口袋里摸出条绳子，道：“你先把你的小情人捆上。”

“这……”

“不照做吗？你们不捆起来，我怎么拿钱？”

邵刚还是没有动。

歹徒嘿嘿一笑，把枪口对着邵刚晃了晃，他更能看得清楚，这真心是一把真枪。

邵刚只好照做，把小姑娘先捆了起来，随后，在歹徒的逼迫下，邵刚先把自己的脚捆起来，歹徒又一手拿枪指着，一手把邵刚的两只手都分别绑在了沙发把手上。之后，他小心检查一番，把枪放进口袋，拿出新的绳子，双手把邵刚和小姑娘重新绑了一遍，把两人捆成粽子一样动弹不得，还在嘴里塞上了毛巾。

做完这一切，歹徒笑了起来：“邵局长，你还真心挺配合的嘛。”

邵刚被堵的嘴巴发不出声音，但他眼神中显现出他此时心中的震惊。这歹徒怎么会知道自己身份的？

歹徒继续道：“这枪，是真枪。你知道这枪哪儿来的吗？嘿嘿，这是李爱国的枪。”

邵刚眼睛瞪得又大又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

歹徒继续道：“那么你就该知道了，今天我找上你，可不是为了借钱回家过年，我是要借走你的命。至于你嘛，小姑娘，原本你和这件事无关，谁让你做了邵局长的情人呢？这几年优越的生活品尝够了吧，好好年纪，却不去自食其力，你也是个好逸恶劳的人。你花的每分钱，事实也充满了很多入遭受的不公的待遇。所以，你们两个，再见吧。”

他手里摸出了一根小巧的电击棍，走上去……



第五十一章

城建局副局长胡生楚，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很注重养生，只要没有应酬，也没有下雨，他每天晚上晚饭后过半小时，都会绕着小区外的区域慢跑，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寒暑不改。

今天也是一样，只不过今天他总觉得心神不宁，说不出为什么。

他和往常一样，慢跑在小区外一条林荫道上，这条路上车辆行人本就不多，夏天时也会有些人和他一样，锻炼身体。但如今已是腊月，锻炼者寥寥。

他在人行道上跑着，进入了路边一棵大树的背面阴影里，随即他突然失去了知觉。

深夜十一点多，远处有人放起了烟花，只是谁也没注意到，这旁边的农田深处，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第二天，林荫道上布满了警车，王孝永、高栋和郭鸿恩都站在路旁，王孝永脸色惨白，抽烟时，手指都会不经意间微微颤抖。

过了些时间，陈法医从旁边的农田里走出来，王孝永着急问：“怎么样，有发现什么吗？”

陈法医道：“初步判断死亡时间是昨晚的下半夜，具体还要实验鉴定。死者和前两次案子一样，都是被人用三棱枪刺扎中心脏死亡。现场发现了脚印，目测和张相平案留下的脚印属于同个人。”

一名刑侦专家道：“看来凶手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脚印，他也不需要掩饰了。”

王孝永狠狠吸了口烟：“其他还有吗？”

“死者是被人先在人行道上制服，再拖进农田的，我猜测，凶手还是用了老套路，先用电击棍击昏。总共大约拖行了五十多米，在农

田深处，又是半夜，所以我看，很难有目击者。”

“就这些？没其他线索了？”王孝永声音发颤。

陈法医道：“我们物证科能做的就是这些，这条路上没有监控，恐怕……恐怕比上两次案子更缺少线索。”

王孝永目光闪烁不定，挣扎好久，把视线投向高栋和郭鸿恩：“高局、郭局，又一个城建局的副局长，这事你们看……”

郭鸿恩默不作声，高栋抿抿嘴，想了片刻，道：“没办法，咱们几个去省里接受调查吧。”



第五十二章

徐策一手拿着一根长得像香蕉的塑料棒，一手拿着一根细钢筋，走入了地下室。

林啸颓然坐在地上，两眼无神地看着电视。

徐策走到铁笼面前，笑意盎然，道：“把手伸出来。”

林啸缩了缩身子，道：“你要干什么？”

徐策有些猥琐地笑了笑：“我叫你把手伸出来呀。”

林啸害怕地看着他，更加缩了缩身体，道：“你……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不把手伸出来吗？”徐策并不着急，转过身，拿出一只金属打火机，打火，随后，把细钢筋的一头放到了火苗上，足足烧了有一分钟，钢筋微微发红，徐策笑着把钢筋伸到铁笼里，道：“你不把手伸出来，我就伸进去咯！”

林啸忙惊恐万分地大声道：“我伸出来，我伸出来。”

徐策笑着收回钢筋。

林啸把手伸出来后，徐策拿出绳子，把他的手结结实实地绑在铁笼上，随后如法炮制，把他另一只手也如此绑着。

他拿出了十几把钥匙，把铁笼上的锁逐一打开。

“你……你到底要怎么样！”林啸尖叫着。

徐策没理他，开了铁笼，把他的脚拉出来，也绑到铁笼上。

如此，林啸就俯卧在地上，身体四肢都被牢牢绑到了铁笼四周，动弹不得。徐策随后拿出那个香蕉状的塑料棒，往上面抹了点凡士林，道：“第一次，总会有点痛，忍着点。”

几分钟后，痛到奄奄一息的林啸有气无力地发着声音：“求……求你，求你给我吃安眠药，杀了我吧。不要折磨我。”

“吃安眠药？”徐策笑了笑，“处方药很难买的，我怎么弄得到？不过你说得也有道理，拿这种方式折磨你，我心里也觉得很抱歉。好吧，如果你能好好配合，我总能想出让你死得舒服的方式。”

“你……你真要杀我了？”林啸眼里流出无限绝望的痛苦。

“不是你叫我杀了你吗？”徐策笑着逗他玩。

“我……我……”

“你这么容易就投降，要是放到过去，不就成了叛徒了吗？别这样，要不我们再试试吧，我来做坏人，把你抓住，再变着花样地折磨你，可你就是坚决不顺从我的条件？”

林啸急道：“不，不，我不要试，你有什么条件，只管说吧，我什么都答应。”

“真的？”

“真的，求你饶了我吧。”林啸大哭。

徐策笑着：“既然你这么配合，我也于心不忍了。那么好吧，再帮我做完最后一件事，我就不会折磨你了。”

徐策摸出一张写着字的纸，摊开，放到林啸的面前，同时，从桌上拿过母亲的牌位，立在地上，摆上香火，道：“你带着真情实感地读完这篇祭文，如果你让我觉得你是真心悔改的，我就不会为难你了。”

“真的？”林啸不敢相信。

徐策认真地点头：“嗯，相信我吧。你为我妈念篇祭文，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也算对得起我了。”

林啸抬眼往纸上看去，看了几行，整个身体都忍不住颤抖起来，眼泪唰唰落下。

徐策笑道：“看来我写的祭文，很有感染力，你这么快就哭了，这说明你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好吧，我会接受你的道歉的。”

做完这一切，徐策回到了地面上，他对自己刚才对林啸做的事，也感觉恶心，他忍住反胃，走出后屋，看了眼天空。

气象预报说明天上午开始有一阵强冷空气袭来，到时会有强风，中间有雨，但这股冷空气很快就会过去，到大后天，就又雨过天晴了。

雨过天晴了，那时空气会比较新鲜吧。

那时我也已经在美国与妻儿团聚了。

徐策嘴角浮现了一抹笑容。



第五十三章

高栋一脸阴沉地回到县公安局，张一昂凑上去小心翼翼地问：“老大，情况怎么样？”

高栋撇撇嘴：“王孝永甩手不干了！”

“什么？”张一昂显然很意外。

“我没想到他会主动引咎请辞，调回省厅。哼，估计他看到胡生楚被害一案，监控都没有，线索比前两次更渺茫，知道破不了案，担心过年前再出案子，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他主动跟省厅领导认错，自认能力有限，对案情侦破的方向把握不准，导致凶手继续作案。现在倒好，他把摊子重新踢给我了。”高栋气呼呼地说。

张一昂道：“这么说，省里又让你负责这案子了？”

高栋哼一声，点点头。

张一昂道：“省里对王孝永怎么处理？”

“没处理，带去的各地刑侦专家也都说他们侦办过程没有失误，只是凶手太狡猾，而且凶手手里有枪，不太好对付。所以省里这次谁都没处理，只是说要尽快破案。”

“那……那老大，你重新督办这案子，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高栋道：“破得了，自然好事。一直拖着，自然坏事了！过三天公安部专家会来，不过上级领导考虑到，公安部专家行政级别虽高，但对地方警力的调动管理能力有限，所以继续让我当专案组组长，他们协助。哼，整个省厅没个人敢接手，只能推我头上！”

张一昂看着他冰冷的面容，也不由紧张，道：“老大，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

高栋吐了口气，道：“抱怨归抱怨，事情来了也挡不住，我这边也只能耐下心来仔细勘查了。对了，胡生楚案子有什么调查进展？”

“胡生楚是前天晚上六点半左右出去跑步锻炼身体，他一直有这个习惯，一般他在七点半左右会回家。当晚他出去后，一直没回来，家里人打他电话，电话是开机的，只是没接通，家人以为他在外遇到朋友，出去应酬了，一时没听到，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出事了。”

“他几点死的？”

“老陈说是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

“哦？”高栋思索道，“就是说，他六点半出去跑步，跑到林荫道附近，被人给黑了，拖到农田里，没有马上杀死，而是又过了四个钟头才杀的？”

“没错，老陈也说这点很奇怪。”

高栋长呼了口气，寻思着：“凶手为什么要等了四个钟头，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这期间，凶手应该没有离开现场，因为那时胡生楚只是被电晕了，随时可能醒来。”

“老陈说从尸体上看，当时他手脚应该被人绑过，嘴巴里也塞过毛巾。”

“凶手把胡生楚拖到田里，绑起来，堵了嘴巴，他又是为什么要等了四个钟头，才把人给杀了？这期间他在干什么呢？”

“会不会这四个钟头里，他去做其他事了？”

“不可能，虽然把人绑了，但留在农田里去做其他事，万一被人看到了怎么办？或者胡生楚自己想办法把嘴里毛巾吐出来了怎么办？凶手前几次行事极其小心，他不会这么做。他一定一直就在旁边。”

“唉，可惜现场没监控探头。”

高栋冷哼一声：“有探头有什么用，凶手哪次不是躲过了探头？”

张一昂无助道：“老大，这个案子老陈说线索就到这儿了，他这边的物证勘查没法儿继续做下去了。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周边人员走访呢？”

“还在进行，没发现线索。”

高栋点点头，心想着周边肯定没目击者了，要是目击者看到凶手把人拖进农田里，一定马上报警了，根本不用等到今天。

他暗自寻思起来，第一个李爱国，第二个林啸，第三个张相平，第四个胡生楚，这几个人里面，一定有某种联系。

按工作单位分，四个人分别是三个单位，没有直接关联。

按职位级别分，三个副局长、一个科长，但这三个副局级之间又找不出更深的联系。

按遇害方式分，三个人都是被电击棍击晕后扎死，一个是失踪，至今无音信。

表面上看，这四个遇害者中，林啸是独特的一个，他级别低，而且也无法判断生死。

如果凶手就是林啸？

没可能，他们还没查出线索，林啸就畏罪潜逃？

何况监控显示，林啸被骑电动车的凶手跟踪过，自然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了。

高栋道：“李爱国、林啸、张相平、胡生楚，这四个人他们彼此的相识程度怎么样？”

张一昂道：“这个我不太熟，我找陈队过来。”

“好。”

从高栋着手分析胡生楚与另外三个人的人际关系时，显然，他已经接近真相了。



第五十四章

“陈队，李爱国、林啸、张相平和胡生楚，这四个人彼此的相识程度怎么样？”

陈队想了想，道：“除了林啸和李局不认识外，其他都认识。”

高栋点点头，道：“林啸和胡生楚也认识的？”

“嗯，他们俩应该还挺熟的吧，胡生楚也是旧城改造维稳办的，林啸是王修邦下面的人，平时工作中总是多有接触吧。”

“旧改办……”高栋念叨着，道，“除了李爱国，其他三个都是旧改办的？”

“嗯，是的。”

“旧改办还有谁？”

“国土局的王修邦副局长和城管局的邵刚副局长。他们四个副局长组成旧改办负责人，林啸是里面的主要工作人员。”

高栋背过身，点起一支烟，寻思了良久。

这么久以来，他们一直猜不透凶手的真正犯罪动机是什么。

徐策曾经告诉过他，如果单纯仇恨社会，挑的遇害者不该是这种顺序，凶手和遇害者之间，一定有某种关系。

到底是什么关系？

到底是什么犯罪动机？

高栋一直没想出来。

这时，他眼睛一亮，一个崭新的猜想冒了出来。

他急转过身，问道：“李爱国一向随身带枪吗？”

陈队愣了一下，道：“嗯，没错，李局有这个习惯。”

“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习惯的？”

陈队被问得有些不知所措，不明白高栋的意思，支吾道：“好多……好多人都知道。”

“你的意思是，社会上的老百姓，也知道李爱国随身带枪？”

“呃……可以这么说。”

高栋急问：“老百姓为什么会知道李爱国有这个习惯？”

陈队支吾着不知该如何回答。

高栋道：“你尽管说，人都死了这么久，爆料死者生前的纪律问题有什么关系！”

陈队嗯了声，道：“是这样的，李局作风有些彪悍——”

“你直接说目无王法不就行了，别这么婆婆妈妈！”高栋等不及了，他迫切需要知道这个答案。

陈队不敢看着他眼睛，忙如实供述：“李局过去作风有问题，平时很爱出风头，整个县里没人敢得罪他。他经常醉酒开车，交警知道他的车，也不敢问。有一回，李局喝醉了，那天晚上他在KTV跟一帮小混混儿吵起来。小混混儿不知他是公安副局长，也很跬，双方动了手，李局被打了几拳，身边人不在，他寡不敌众，后来大概酒精上来，直接掏出枪。”

“他开枪了？”

“嗯，开了一枪，不过是朝天开的，那些小混混儿全部被吓住，动都不敢动，他又用枪顶着那个打他的小混混儿的脑袋，骂他。周围

很多人都看见了，没人敢上前劝。后来还是派出所来了，把他劝回去，那帮小混混儿都被带回去关了一阵子。最后因为李局的关系硬，这事没有处分，而是说那帮小混混儿惹事，警察便衣执法，朝天鸣枪威慑。后来大家都知道李局随身带枪，不少人都看到他每次走出去，腰间鼓起，知道那是枪，更没人敢和他顶。”

高栋道：“因为这事，县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李爱国随身带枪咯？”

陈队道：“是的。”

高栋让陈队回去，他独自点起一支烟，想了片刻，冷声道：“李爱国啊李爱国，你这死，根本是你自找的。原本你跟凶手的杀人计划一点关系也没有，谁叫你平时那么嚣张，直接把命搭进去。”

高栋已经逐渐勾画出了整个犯罪过程。

凶手的根本目的，是杀旧改办的人。

而凶手第一个杀的是和旧改办完全无关的李爱国，有两个目的。

第一，凶手知道李爱国随身带枪，只要杀掉李爱国，拿了枪，他后面的计划实施就方便多了。如果遇到没机会直接电晕的对手，凶手还有一把真枪可以对付。第二，凶手第一个杀的是和旧改办完全无关的李爱国，就能彻底误导他们的侦察方向。即便第二个、第三个遇害者是旧改办的，由于第一个不是，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凶手目标是旧改办的负责人。只有当第四个受害者出现，才会根据三个受害者的共同身份特征，来猜测凶手目标是旧改办。

好了，既然如此，犯罪动机已经清楚，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保护剩下的两位副局长，不让凶手继续作案。二是彻底调查哪几个人与旧改办有仇。

他一想到谁跟旧改办有仇，脑中马上浮现出一个人名字。

徐策，难道是你？



第五十五章

高栋马上叫来张一昂，道：“我怀疑一二六的案子，凶手是冲着旧改办的人去的，现在旧改办负责人四个副局长里，已经两个被杀了，剩下两个不能出事。你赶紧和陈队商量，看看怎么暗中保护王修邦和邵刚。”

“好，我马上去办。”

过了半小时，张一昂跑回来，道：“邵刚的电话接不通。”

“什么，接不通？”高栋眼中挂着惊慌。

“已经好几天接不通了。”

“这……他家人遇这事没反应？”

“他老婆和他关系不太好，邵刚在外可能有女人，所以他老婆不管他是不是回家。”

高栋咂咂嘴：“快，赶紧找老陈他们查手机信号，尽快找出来。我怕夜长梦多。王修邦那边呢？”

“他一切正常，我们不准备告诉他，而是偷偷派人跟踪保护。”

高栋点起一支烟，反复地来回踱步，思忖良久，掏出手机，拨了徐策的电话。

电话关机了。

高栋眉头一拧，道：“把陈队给我叫来。”

片刻后，陈队来了。

高栋道：“旧改办当时工作中，除了徐家死了人，还有哪家出现过激烈的冲突？”

陈队马上打电话了解情况，过后，道：“其他都是小冲突，没有大过节。”

高栋点头：“好吧，你帮我去户籍管理后台查个人，徐家的独子，名叫徐策，策略的策。”

陈队道：“高局，你是怀疑……”

高栋果断道：“你先别问，快去办吧。”

很快，陈队回来，道：“徐家在户口本上登记的地址是中街十五号，不过那里现在已经拆了，我正叫辖区查他们现在住址。”

“你说什么？”高栋急问，“他们原来的住址是十五号？”

“嗯，中街十五号。”

高栋瞬间心里亮起一句话，“杀够局长一十五，局长不够科长补”，难道早在一开始，十五这个数字，就暗示了门牌号？

不久，陈队接到电话，告诉了高栋徐策一家现在的住址。高栋说了句好，就让他先下去了。

高栋点着烟，来回走动几圈，最后，似乎下定了决心，对张一昂道：“好吧，你现在跟着我出去一趟，对了，给我带把枪。”

“带枪？”张一昂睁大眼睛。

“嗯，你也带上枪吧。现在先别问，我找个朋友谈谈。”

外面下着冰冷的小雨，风很大，高栋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横着飞行的雨滴，心中既激动，又焦虑。

徐策，如果真的你是凶手，那么一切就很好解释了。

你有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你智商高，你逻辑强，你性格内敛，你有犯罪动机，你也有犯罪能力。

你母亲去世，你心怀极大仇恨，所以制造了这起连环的报复杀人案。

你的整个犯罪设计堪称完美，不留给我们任何有用的线索。

你又是一个犯罪心理学家，反侦察能力极其强。

难怪我们迟迟没有进展，原来对手是你，徐策！

但另一方面，高栋心中也不由焦虑，徐策手机已经关了，难道他已经发觉了什么，逃走了？

如果他逃回美国，虽然这种重大刑事案件，可以引渡，但也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和手续。

希望他还没有走，希望他还留在这儿。

汽车疾驰着，很快就到了徐策家门口。

院子大门敞开着，高栋心里轻呼一声，总算有人，还好没走。

他让张一昂把车停在外面，留车上，他自己摸了摸腰间的手枪，心里念叨着：“对，等下不要暴露，仅仅是试探一下，不会真用到枪的。”

他把衣角拉了拉，随后撑了把伞，走出了车子，迈入了徐策家中。



第五十六章

从院子门口，就看到屋子里亮着灯。

高栋撑着伞，慢慢踱步进去，他注意到院子里停了两辆车，都盖着遮阳布。他走过去，轻轻拉开第一辆的前头，是辆现代，他见过。随后，他走到第二辆车前，拉开看了看，赫然是辆奥迪！

与李爱国、张相平一样的奥迪！

高栋强忍着心中的震惊，正站起身，房子门口传来一声：“喂，谁呀，你干吗的！”

高栋抬眼一看，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认识，这是徐策的表弟徐子豪。

徐子豪也马上认出了高栋，连忙跑出来，满脸迎笑：“高领导，怎么是你，来找我表哥的吧？”

高栋嗯了声，点点头。

徐子豪道：“我表哥刚昨天回美国了。”

“回美国了？”高栋嘴巴半张着。

“嗯，昨天早上的飞机，现在大概已经到美国了吧。”

“哦……”高栋一脸的失望。

徐子豪道：“领导，你先到屋子里坐坐吧。”

高栋点头同意，随他走进屋里。高栋走得很慢，每一步都细致地查看着屋子里的所有物件，但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徐子豪看着高栋的样子，很奇怪，但他毕竟是救他出来的领导，自然不能说什么，想着大领导来视察时，便是这种表情吧。

他给高栋倒了杯茶，拿出零食，高栋摇摇手，表示不吃。他又拿出好烟，招待高栋。高栋就点起一支，道：“你表哥去美国了，你怎么在他家？”

徐子豪道：“我表哥说这几天您可能会来找他——”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高栋打断：“老徐说我这几天可能会来找他？”

“嗯，是呀，他让我这几天住在这儿，快过年了嘛，帮他看管一下房子，顺便如果您来了，他让我告诉您他的美国号码。”

“这样啊。”高栋心神不定地接过徐策的美国号码，装进口袋里。

徐策难道算准了我这几天会来找他？这太恐怖了吧！

高栋没心情地点着烟，望着周围的一切，却没看出有任何线索。他只好随口道：“老徐家里还挺大的嘛。”

“是呀，表哥家里以前他爸是做生意的，有钱人，这块宅基地也很大，后面还有房子呢。”

“屋后还有房子？”

“嗯，是呀，面积比这里稍微小点。”

高栋眼神一转：“能带我过去看看吗？”

“这……”徐子豪想不明白这领导为什么要去后面参观，道，“后面就是堆放杂物的，没什么东西。”

高栋笑了笑，道：“让我看看老徐家有多大，走，过去瞧瞧。”

他拉起徐子豪，就走。

徐子豪带他来到了后屋，钥匙一打开门，高栋就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汽油味。开了灯，他走进这间后屋，目光向四周搜索着。

只有些旧家具，没有其他东西。

这时，他注意到地面上有处新浇的水泥，大约有两平方的面积，水泥还没干。他好奇问：“这里地上怎么补着了？”

徐子豪道：“这里呀，这本来是屋子后面的一个地窖，后来地窖用不着了，就在地窖上方盖了间房子，地窖当地下室，堆积些杂物。这不，前天地下室着火了，里面东西烧了个一干二净，后来我哥就把这块地方封起来了。”

高栋道：“地下室怎么着火了？”

“您闻到汽油味了吗，现在还没完全散。我哥说地下室储藏了一桶汽油，没想到不知什么时候就着火了，幸好火势不是很大，也就烧了地下室的杂物，其他房子和人都没受影响。”

高栋心里感到一份沮丧。地下室这把火，显然不会是自己烧起来的，一定是徐策放火，他烧毁了证据。

地下室烧了个一干二净，这……这还怎么查下去？

高栋无奈地回转身，跟徐子豪告辞离去，重新步入横行吹刮的雨雪中，他步子显得沉重，显然，现在即便他能猜到徐策是真凶，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第五十七章

回到县局后，高栋拿出徐策的美国电话，踌躇不决。

徐策如果真心要把美国的电话留给自己，直接发短信就好了，为何要叫徐子豪留在家里等他上门？

徐策是怎么猜到他这几天一定会找上他家的？

高栋看着纸上的一串号码，思考再三，还是打个电话吧，至于这通电话该直接摊牌，还是隐藏目的，以免引起徐策注意，唉，顺其自然吧。

他清退左右，一个人留在办公室中，关上门，吩咐张一昂在门外守着，说是要打个很重要的电话，任何人不要进来。

他打开了录音设备，放到了一边，拨了徐策的美国号码。

电话接通，里面传来一个稚嫩的孩子声，用英语说着：“我叫吉米，请问你找谁？”

高栋也用英语问答他：“我找你爸爸。”

过了片刻，传来徐策的声音：“谁？”

“老徐，是我。”

“老高呀，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吗？”

“呃……你上次说回美国办投资的手续，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再回国？”

“哦，这个呀，等过完农历年再看吧。对了，上次关于李爱国和张相平的案子，你问我凶手是怎么避开监控来到凤栖路上的，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当然，我不知道凶手是不是真的用了这方法。”

高栋愣了一下，只好笑道：“好吧，你说说看。”

徐策道：“凶手当晚叫了一辆出租车，坐在出租车的后排位子上，让出租车从沿海北路拐进凤栖路，开到凤栖小区门口。凶手在车上时，一直拿着手机，装成打电话。出租车开到目的地，也就是小区门口，凶手对着电话说：‘哦，这样啊，既然你不在，我只好改天拜访了。’说着，凶手继续打着电话，一边告诉司机继续往前开，不在这里下车了。出租车刚开出几米，离开了凤栖小区门口的监控范围仅几米的地方，凶手马上叫司机停车，一边对着电话说：‘原来你快回来了，那我就先在你家外面等你吧。’于是，凶手挂了电话，付好钱，下车了。就这样，凶手实际上是在凤栖路的南段下车的，但出租车司机在问询时，自然说没有人在半路下车，而是在小区下的车。上千人次的盘完，我相信警察不可能问得出乘客具体是在小区门口哪个点下的车。凶手玩了一出瞒天过海的小戏法，自然就骗过了监控，也骗过了警察。不过即便警察特别仔细，反反复复去比对每个司机的说法，最后发现了那辆出租车，也没用，毕竟对于一个陌生人，人只存在着短时间的记忆，隔了一天你让他描述只见了一面人的长相，说不清楚的，你们没法儿拿描述的长相抓人。何况，凶手在车上时，如果一直低着头呢？”

高栋呼出一口气：“原来是这样。”

“另外，凶手为什么每次都能挑到被害人晚回家的时候下手，我想凶手应该是蹲在被害人玩乐的地方附近，蹲点好多天，才抓住一个机会。比如说，今天被害人晚上八点就回家了，那么凶手继续等待，不动手。第二天，被害人九点就回家了，凶手依然不动手，忍耐。第三天，凶手等到了十点，发现被害人的车还停着，那么凶手就知道，今晚被害人肯定要晚回家了。于是，凶手立即动手，如刚才坐出租车的方法，来到了凤栖路南段，等待着被害人的出现。”

高栋尴尬地笑笑：“原来是这样，总算解决了我心里最大的疑惑。”

徐策道：“我所能猜测的情况，就是这些了，还有什么事我能帮你的吗？”

“呃……”高栋犹豫许久，最后还是道，“暂时没有，有问题我再找你帮我想想。”

“好吧，老高，你帮了我表弟出来，我总该回报你一些，”他意味深长地笑笑，“不能总是给你添麻烦呀。我想，你这几天应该能破案了，相信你一定能高升的。”

高栋咳嗽了几声，强忍着心中的各种情绪，说道：“好的，谢谢。”

挂完电话，高栋心中波涛汹涌。

“不能总是给你添麻烦”，这句话，哼，果然是他！

下面，该想法子找出其他的人证物证，只有证据链充足了，才能定徐策的罪，才能想办法把他引渡回来。

现在是不是该搜查徐策的住宅？

但他一把火把地下室烧个精光，能找到物证吗？

那把枪是烧不掉的。可徐策有这么傻，自己出国了，把枪还留在家里吗？不怕被徐子豪无意中翻出来？枪也一定早被他扔哪儿都不知道了。

这里是海边，只要徐策把枪往海里一扔，再没有任何线索。

怎么办？

如何查？

有办法让徐策服法吗？

正当他绞尽脑汁思索时，门轻轻地响了两下，高栋不满道：“谁？”

“老大，是我。”传来张一昂谨慎的答复。

“我不是跟你说过，叫你在外面吗，我有事情！”他对打断他的思路很不满。

张一昂小声道：“我也不想的，是……是邵刚的尸体找到了。”

“什么？还是死了！”高栋一把开门，大步走了出去。



第五十八章

案发在县郊的金屋花园，邵刚的手机没关机，物证科先锁定信号区域，随后找民警去敲门，发现无人应答。最后通过物业拿到钥匙，进去后，发现了邵刚和他小情人双双被人用绳子捆着，心脏处有个破洞，依然是那把三棱枪刺的杰作。

屋里很整齐，地拖得干净，拖把放在门口处，现场清理得与林啸家中如出一辙。

凶手每次动手，都没与受害人发生身体冲突，要留下物证，太难！

只有张相平那一次，留下了一点凶手衣服的纤维，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徐策一定早就把那件衣服处理掉了。

高栋揉了揉太阳穴，在现场看了一圈，就转身出去了。

过后，等来了陈法医，两人相互交流一番，这尸体从现场上看，大约死了三天多，也就是说，邵刚还是在胡生楚出事前一天被杀的。现场没留下物证。虽说不指望周围有人证，但例行的排查走访的工作，还是要做一下。

好吧，徐策，算你狠，算你手段高明，算你先走一步！

高栋心里痛恨着，但现在他也无可奈何。单纯从徐策跟那几个被害者有仇，法院能判是他做的？人证物证，什么都没有！

徐策杀完了人，只留了一个王修邦，看来生活检点总是好的，至少对于王修邦，徐策没机会下手，只能逃回美国了。

高栋头有点痛，他想着前天刚死了胡生楚，连王孝永都甩手不干了，今天马上发现了邵刚的尸体，这该如何是好？这事今天报上去，大概过个一两天，又要去趟省里问责了。今年这个年，就别指望过了。

更糟糕的是，连续地出案子，不但使他在省市两级领导里面子全无。他手下这帮人，也跟他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苦，却一点进展都没有，连这个年都过不好，该如何向兄弟们交代呢？

这时，高栋手机响了，接起来，是手下的年轻民警小吴：“老大，县局有个你的包裹。”

高栋不耐烦道：“你不知道我有事在忙啊？一个包裹跟我说个屁！”他也实在是心情太坏，所以直接出口骂人。

小吴小心地低声道：“老……老大，这个包裹，我想……我想你还是回来亲自看一眼比较好。”

高栋听出了异样，道：“这是什么包裹？”

小吴轻声回答：“关于一二六系列案件的关键线索。”

“一二六的关键线索？”高栋寻思一想，顿时破口大骂，“你小子敢私拆我包裹？”

小吴断然否认：“没有，我没拆过。”

高栋喝道：“你没拆我包裹，怎么知道里面是一二六的关键线索！”

小吴委屈道：“看一眼就知道了。”

果然看一眼就知道了，高栋回到县局办公室，就看到桌上放了个小包裹，包裹单上写着“一二六的关键线索”。

高栋掂量了下包裹，里面很轻，不可能是放了炸弹这种玩意儿，他拿出把剪刀，拆开包裹，里面是一封打印了字的纸，上面写着：

“领导你好：

我是一二六系列案件的知情人。我害怕凶手知道，所以不能把真实姓名透露给你们。只能偷偷跑到外地，发了这个包裹。你们不用费心调查我是谁，我戴了口罩，快递员也没看到我的长相。

我们从李爱国案件说起吧。

凶手和李爱国并无瓜葛，因为凶手知道李爱国随身带着枪，所以他要先杀了李爱国，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后面的行凶做准备。

凶手是个细心狡猾的人，他的真正目标是张相平、胡生楚、邵刚三人。凶手担心后面的行凶出差错，所以第一目标选择了李爱国，拿到枪后，一旦在后面的行凶过程中出现状况，他也可以掏枪解决对手。只不过枪声较大，不到万不得已，凶手不愿意掏枪。他运气比较好，每次行凶都成功，所以他自始至终没有掏枪。

凶手和李爱国相识，他在凤栖路上叫住李爱国的车，随后坐上车，假借给李爱国递烟的间隙，用电棍击晕了李爱国，随即实施了谋杀。在杀害李爱国后，他迅速清理现场，从农田处逃脱。

在杀死李爱国，拿到枪后，凶手开始了他的正式计划。

他先绑架了林啸，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绑架林啸，总之，他就是这么做了。凶手也与林啸相识，他到了林啸家中，趁林啸不注意，用同样的手法，电晕了林啸。随后把林啸全身捆绑，动弹不得，装入大箱子中，从楼梯拖到地下室，放进了车的后备箱里。运出了林啸后，凶手重新回到现场，拿了一个大型塑料垃圾桶，伪装成是把林啸从电梯运走的情况。这些过程相信你们也调查出来了。他这么做，是让你们无法判断他把林啸运出小区的时间，从而无法通过监控排查可疑车辆。

在绑架走林啸后，凶手又把目标对准了张相平。他通过反复实验，得出奥迪车轮胎被扎后的漏气过程数据，实施了这起案件。手法与李爱国的案子相似。

在这之后，凶手又跟踪到了邵刚，凶手拿出从李爱国处得到的手枪，在邵刚进入楼道后，凶手突然蹿出，拿枪顶着邵刚，逼迫他遵照自己的指示，开了门，随后用绳子捆绑了邵刚和情人，再将两人实施杀害。

第二天晚上，他趁胡生楚晚上跑步锻炼跑到一棵大树背面时，凶手用电击棍击昏了胡生楚，随后多次电击，使胡生楚处于深度昏迷状

态，再将他拖到农田中，实施杀害。

凶手为什么要杀这几个人的动机我不清楚，但我想你们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在这封信的最后一排，还有一句话：“只要进了局里，一定会有口供。”

高栋一看完最后一句，脱口而出：“果然是徐策！”

因为最后一句话，是高栋曾经对徐策说过的。

看完了信，他也知道了为什么徐策会料到他这几天会去他家。只要高栋收到这个包裹，看了里面的信，自然会去趟徐策家了。

他拿着这封信，反复看了几遍，除了简要记录犯罪经过外，并没透露其他更多的信息。

高栋满腹不解，徐策发来这封信，到底有什么目的呢？他最后一句话，又代表什么意思？是想全盘告诉他犯罪经过，知道他没掌握任何人证物证，向他示威？

向他示威，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

毕竟同学一场，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他可没得罪过他，他还帮助过他，他为什么要为难他？

此时的高栋还不知道，答案在第二天就要揭晓了。



第五十九章

第二天，彻底雨过天晴了，天空重新亮起阳光。

高栋还没起床，就接到了陈队的电话：“高局，不好了，林啸尸体找到了！”

半小时后，大批的警员出现在了县郊的一处山坡上。

很多中老年人每天早晚会来这座山上登山锻炼，前几天大风雨雪天气，所以没人来。今天雨过天晴，一早登山的人就发现旁边土坡里一大截露头的透明塑料袋，看上去很不寻常。走近发现，里面好像装了东西。

随后，那位第一个目击的老头子，看清了塑料袋里的头发，顿时瘫倒在地，马上报警。

郭鸿恩面色惨白，现在是一天死一个人，真不知该如何交代，自己的仕途也算彻底交待了。

高栋忍气，默不作声站在一旁，他心里还是在想着徐策作案，不可能永远都是完美犯罪，总会留下证据，该怎么把证据找出来，让徐策认罪伏诛。

他与郭鸿恩心中的想法不同，他已经对新出的这起命案无所谓了，因为他心里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只不过苦于没有证据罢了。

现场的所有民警，包括外围那些拉警戒线、阻止人围观的民警，个个脸上阴沉着，愁眉不展，这种事情接二连三出现，他们已经彻底身心疲惫了。

过了半小时，塑料袋中的尸体被挖了出来，陈法医仔细看过后，走出来向高栋和郭鸿恩汇报：“老大，尸体保存得非常好，由于塑料袋包着，这几天雨水都没进去。从状态上看，大约死了两天多，死法一样，也是三棱枪刺扎穿心脏。”

高栋哦了一声，道：“就是说邵刚被杀第二天，凶手杀了胡生楚，第三天，凶手再杀了林啸？”

“嗯，没错。凶手这件案子上有点不谨慎了，他这个埋尸洞挖得太浅了，如果他再挖深个二三十公分，恐怕一时半会儿也没人会发现尸体，到发现时，也早已完全腐烂了，更不要说辨认出林啸了。而且凶手又傻乎乎地用塑料袋把尸体包起来，包得很严实，这几天雨水一点都没流进去，加上天气这么冷，就更不可能腐烂了。现在塑料袋一包，洞又挖得不够深，这几天大风雨一过，自然就露出来了。”

旁边的陈队道：“是啊，若不是这场风雨，尸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露出来呢。”

陈法医点头：“凶手没想到埋尸后，马上就遇到了大风雨的天气，看来他没看气象预报。”

他想故意说点轻松的俏皮话，但显然两位领导都无心跟他开玩笑，他只好悻悻地闭上了嘴。

这时，张一昂在里面叫着：“老大，又挖出个东西，看来是个小箱子。”

闻言，高栋等站在外围的一行人，都向里走去。

陈法医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把新挖出的盒子放在地上，是个木盒子，外面同样包裹着塑料袋，显示出里面完好的样子，没有进半分水。

他们戴着手套，小心地拿掉外面的塑料袋，取出盒子。是个普通的木盒子。

陈法医指挥着他们先检查盒子外面是不是有指纹等残留，确认没有后，才打开盒子，里面放了几件物品。

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得大亮，除了外围几个拉警戒线的，其余民警全部围拢过来！

第一件进入大家眼帘的，竟是凶器！——三棱枪刺！

前端是尖锐锋利的三棱枪刺，上面还沾了已经干涸的暗红色血迹。后端是一个橡胶的把手。

陈法医亲自蹲下身操作。他小心地拿起这把三棱枪刺，拿到背光处，点开一只特殊的灯，仔细照着。随即，陈法医大为激动：“上面有指纹！”

所有人听到这句话，都心头一震，持续奋战了这么久，总算有收获了，而且是唯一拿得出手的物证——指纹。

连郭鸿恩的脸上都不禁浮现了一抹笑容。

高栋不惊不喜，默默地看着他们工作，这把三棱枪刺有点眼熟，但他一时想不起来了。

陈法医继续道：“上面的血迹，估计就是林啸的吧。小王，快，收拾起来，待会儿马上回去提取指纹。”

随后，陈法医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小巧的棍状物，看了几圈，发现没有指纹，对大家道：“这是电击棍，凶手用的一定是这个无疑了，不过没指纹，被凶手清理过了，真遗憾。刚才的三棱枪刺，把手是橡胶的，有黏性，一旦沾上指纹，很难清除，我想凶手原本是抹过把手的，但他没想到橡胶上的指纹，不是一下就可以抹除的。”

接着，陈法医又从盒子里拿出一个香蕉状的塑料棒，检查一圈，发现没指纹，但一头上有点油油的黏液，他把塑料棒朝大家扬了扬：“这个看上去，像个女性用的自慰器，上头似乎涂了凡士林，呵呵，我没见过，看似应该和案件无关，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小王，你收起来保存好，回去化验。”

最后，陈法医把剩下的三样东西拿出来，一块手机电池板、一张手机卡和一只镶金边的高档手机。

陈法医检查一遍，这三样东西上都没指纹，他疑惑不解道：“这手机是谁的呢？”

旁边张一昂道：“我猜应该就是林啸的。”

陈法医道：“也许里面还有什么线索呢。”

他反复检查，确认没有遗留其他线索后，把手机卡和电池板装回了手机，按下开机按钮。

“居然还有电。”他嘀咕一句。

这是个智能的触摸屏手机，陈法医脱了手套，在手机上找了几下，看到了个文件夹，点开，里面还有个文件夹，再点开，还是文件夹，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向领导说明了下情况。

郭鸿恩道：“继续打开看看。”

再打开一个文件夹后，出现了一个音频文件。

陈法医点开音频文件，随后，手机发出了一个干涸带着哭泣的声音：“我是林啸……”

所有人全部瞪大了眼睛，大吃一惊！



第六十章

郭鸿恩马上道：“什么，林啸？先暂停，打开扩音器，我听不清楚。”

陈法医照做，随后，手机里传来了林啸清晰的声音，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是林啸，我不知道这段录音最后有没有人能听到，不管能不能听到，我想那时大概我都已经死了。我希望凶手能被抓住，他折磨我太苦了，我实在受不了了，王修邦，你个畜生！”

这句话似乎声嘶力竭。

所有人脸上全部迸发出彻头彻尾的惊讶。

王修邦！

难道凶手是王修邦？

高栋更是满腹狐疑，这个变故超出了他的想象。

大家继续听着手机里的声音：

“王修邦很贪钱，但是一直没机会贪大钱。去年旧改办成立，他担任组长。城建公司和开发商一起拨下了三千万，打到旧改办的账户里，作为拆迁维稳的特殊基金。因为特殊基金是专门拿来找人维稳的经费，用途特殊，这笔账目是不走财政途径的。这笔钱说是维稳经费，实际是让旧改办的几个单位共同拿去，作为额外回报，所以旧改办中，除了四位负责人领导，其他人几乎都不知道有这笔钱，而外人更知道了。

“王修邦不想把这笔钱与其他单位分享，他想独吞这笔巨款，反正这笔账目没走过正规渠道，上级不知情，也没法儿监管。于是他就想到了杀死张相平、邵刚、胡生楚三位局长。而我，一直是王修邦的

助手，知道这笔钱的情况，他想拉我下水，我不敢，我觉得这种事有损政府、国家、人民的利益，我一个人民公务员，怎么能背着良心做这种事？

“我坚决反对，他一开始表示算了，不准备贪污这笔钱了，没想到他一天晚上跑到我家里，我丝毫没料到他会用电棒击晕我，随即绑架了我。

“现在我不知道我身处哪里，只是被他一直困住，没法儿逃脱。我是在被他抓后，他才告诉我他要杀死另外三位局长的计划。他还告诉我，他已经杀死了李爱国，拿到了枪，后面杀死三位副局长，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完成了计划，他曾跟我说，如果他顺利完成了整个杀人计划，下面就会轮到我。如果他中途出了意外，还可以拿我的生死作为要挟公安的资本。

“我的生死不要紧，只要能抓住这头恶魔，我死了也对得起自己良心。

王修邦是头恶魔，是头畜生，他……他强奸了我。他是个阳痿，对女人没有兴趣，在把我困住后，他……他居然对我做了那种恶心事。我真想马上死掉。但这样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我实在不能忍受。

“上天，你若开眼，就早点让警察抓到王修邦吧！

“我不知我还能活多久，只希望他不会发现手机里的录音，这样，总有一天，他这样的畜生一定会认罪伏诛的！”

录音到此结束。所有人都愣在了那里，随即，全场爆发出了强烈的欢呼。

终于要破案了！

这是遇害者的生前口供，还有什么物证比这个更铁的！

别说他们市，就是全国几十年的凶杀案里，有哪个案子还会冒出被害人生前指控的录音？

高栋脸上露不出笑容，怎么……怎么事情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他有些不知所措。

没有人留意高栋脸上表情此刻看起来这么怪异，大家都在纷纷讨论着。

这时，陈法医道：“刚才没注意，现在检查过了，林啸肛门括约肌严重松弛变形，一定遭受了外物的冲击，你们知道的，就是那种事。”

一名警察道：“难怪刚才盒子里还装了根‘香蕉’。”

一人好奇问：“我就奇怪了，王修邦这么聪明，怎么最后败在了这小节上，连手机里的录音都没发现。”

一人马上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这老家伙准不会玩现在的智能机，他可想不到，那么多层的文件夹里，还有一个要他命的玩意儿。”

“话说，林啸死前，是怎么拿到手机，录了音呢？”

“这还不简单，王修邦虽把林啸困住了，不小心把手机留在旁边，林啸录了音，偷偷放回原处，神不知鬼不觉。绑架案中，凶手出现纰漏是在所难免的嘛。你看那些从绑匪手里逃出来的人，不都利用了绑匪的疏忽大意。”

“说的倒也是，不过林啸拿到手机，为什么不打电话报案呢？”

“你傻呀，王修邦显然已经取走了手机卡，他会那么傻，把手机卡放进手机里？这样会对外发送信号的。”

“哎呀，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王修邦不还接连两次报案，说林啸的手机第一天发他了条求救短信，第二天打了他个求救电话嘛。我们信号追踪结果，发现前一天，王修邦在家，信号是他家附近为中心

的区域发出的。第二天，他在单位，信号又变成了是在他单位为中心发出的。原来都是他在演戏，故意让我们浪费警力，满县城地乱找。原来这手机，就是他手里发出的，难怪两次信号都在他旁边呢。”

“就是说咯，这老畜生害我们吃了那么多苦，跑了那么多冤枉路，真是该死啊。”

“千刀万剐都不过分。”

“王修邦杀了林啸后，为什么把这些作案工具都埋在这里？”

“这还用说，他怕作案工具乱丢，被人捡到了不好，就想着埋起来咯。谁知那么快就被发现了呢。”这个解释虽然不太说得通，但在场也没人怀疑，因为物证实实在在就在那里摆着，或许是凶手又一次疏忽大意呢，或许是凶手想暂时放着，过段时间再另行处理呢。反正解释很多，而且不管解释如何，都不影响案件的侦破工作。

张一昂也喜洋洋地插话：“我想起来了，一开始我们调查横幅上字用的颜料，是种合资牌子的高档颜料，县城里只有一家店卖。我们查监控时，已经发现了王修邦买过这种颜料，当时直接把他的犯罪可能性排除了，唉，都怪一时疏忽大意呀。”

县局一位民警责怪道：“这事怎么我们都不知道呀，哎呀，你们市局的朋友可不够意思呀，这线索如果及时追下去，早就把案子解决了。”

陈队替市局解围：“那也不能怪市局朋友，主要是王修邦当着副局长，换作我们，我们也不可能想到像他这样的官员，会做这种事吧。”

“嗯，那倒也是。”这人随即就心平气和了，案子眼见破了，过去吃过的苦，受到的怨气早就烟消云散。

郭鸿恩对陈法医道：“老陈，你们这边证据提取工作差不多了吧。”

“嗯，差不多完了，收拾一下回实验室整。”

郭鸿恩向大家拍拍手：“好啦，咱们先不要忙着高兴，先把王修邦这老畜生给抓了，过几天咱们好好办个年终聚会，我给大家整个满意的庆功宴，大家彻底放松放松！——高局，你看怎么样，现在直接抓吧。”

高栋犹豫一下，他此刻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心中的感受，他更不晓得为什么事情发展成了现在这样，他只好道：“郭局，你们马上带人去他单位抓人，我们这边马上去他家里搜查。”

“好嘞！抄家咯！”众人一片欢呼，兴高采烈地离去，只留下几个资历轻的警察，郁闷地继续守着现场，不能参加这抓捕的活。



第六十一章

最后的工作如火如荼展开，高栋带了十几个人到了王修邦家时，电话那头传来好消息，王修邦已被抓获，押往县局，虽然他现在装傻充愣，但不担心他不招。

高栋只能苦笑。

警方没有钥匙，他们等不及从王修邦处拿来钥匙，一个多月的满腔怒火无处发泄，直接用工具锯开了王修邦别墅的铁门。大家如虎狼一般冲了进去。

高栋站在门外，心神不定地等着里面的消息。

没几分钟，物证科的一名人员跑出来，透明塑料袋里装了一把枪和几发子弹，道：“老大，花坛右下角的矮树丛里，发现了这把六四手枪，还有子弹，你看。”他得意忘形地把枪在高栋眼前晃了晃。

高栋半闭着眼道：“别忘了拍现场照片。”他看了一眼手枪找到的位置就知道，一定是徐策隔着墙把手枪扔进去的，所以刚好落在围墙一侧的花坛树丛中。

“当然，这个可不敢漏，早拍好了。”他摇了摇手里的数码相机。

“好，继续吧。”高栋淡淡地说了句，那人高兴地跑到一边车子前，那里有另外的物证科人员接应，把物证安排好。

不久，又一人跑出，报告高栋：“老大，这里有王修邦的病例，他去上海看过病，确实是阳痿，上面写着早年受过机械性损害，年纪大后，影响更甚，性功能很难恢复。难怪。这里还有一大堆药，都是壮阳的。”

高栋无奈地朝他笑了笑，夸他一句做得好，继续查。

马上一人跑出来，汇报：“老大，卧室里发现了从军证书，王修邦过去当过兵，难怪有这么好的反侦察意识。”

过了些时间，物证科又一人出来，道：“老大，书房找到颜料，就是那副字用的颜料。”

高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但他始终忍耐着，微笑地看着他们工作。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陈法医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一双鞋子和一件米黄色的衣服，道：“老大，这双鞋子的底纹和尺码，跟我们现场录到的脚印完全一样。还有，你看这件衣服，上面的纤维和张相平指甲里的，也是一模一样。”

高栋朝他点点头，背过身点起一支烟，他心中的情绪已经很难用语言形容了。

徐策，你是怎么把事情的发展搞成现在这样的？

对了，这件衣服，高栋想起，当时和徐策、张相平、王修邦、郑建民一起吃饭时，王修邦似乎穿的就是这件米黄色衣服。说不定徐策偷偷拿手机拍了张照呢。这种级别官员衣着考究，身上穿的一般都是当季的新款，牌子基本就是市区金光百货里的那几个，要买到同样的衣服，太容易了。

于是徐策买了件一模一样的衣服，作案的时候穿，张相平指甲里的纤维，根本不是张相平临死抓了一下留住的，而是徐策刻意拿起他的手指，往衣服上抓的。

高栋震惊了。

可他永远都想不明白，徐策就算拍下王修邦的皮鞋，他买到同样皮鞋，可他怎么连王修邦鞋子的尺码都知道呢？

其实高栋永远猜不到，当时一起吃饭时，徐策喝啤酒，弯下身放酒瓶时，他故意把酒弄翻了，酒流出到地上，那样，王修邦脚踩下后，瓷砖上有很多脏脚印。徐策回头找个借口，回趟包厢，只须花一

秒钟，就能量出鞋子尺码大小。于是徐策购买了同样牌子同个款式同个尺码的鞋子，作案的时候穿。

也正因为徐策在第一次杀李爱国时，他并不知道王修邦穿什么鞋子，多大尺码，于是用上了铁鞋套。

之后他买到了和王修邦一样的鞋子，所以才在作案时，把脚印留下来了，为的就是今天！

而警察呢，还以为凶手第二次作案，慌乱之下没有及时换铁鞋套，所以留了脚印。于是以后作案，既然已经被警方发现，凶手自然也不用再掩饰脚印了，所以每次都留有脚印。

这时，几辆警车朝他们开了过来，郭鸿恩下车，满脸笑容，道：“高局，你们这边查得怎么样？”

高栋只好道：“物证很多，进展不错。”

郭鸿恩道：“我们这边也不错，王修邦那老鬼现在还不肯招，已经修理过一顿，嘴倒是很硬，但这么多证据面前，他不招也得招！林啸的录音找熟人听过，确定是他本人。我跟他们局长谈过，他们局长说旧改办好像是有两千多万的账目没经过正式财政通道，这事王修邦负责，他不知情。”

郭鸿恩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抓捕王修邦的情景。

当时王修邦正在办公室跟人闲聊，他们局长在门口挥手叫他过来一趟，有事情商量。王修邦刚一脚迈出办公室，四五个刑警直接扑上来，把他按到在地，嘴里暴喝着：“别动！”

王修邦被四五个人按着哪还动弹得了？

可那几个刑警因为迁怒王修邦害他们加班几个月的缘故，依旧把他暴打一顿，一边踢踹，一边骂着动弹不得的王修邦：“叫你别动，你还动！”就这样被莫名其妙暴打一顿后，王修邦被扔进警车，押了回去。

郭鸿恩找他们国土局局长沟通过实情，他们局长起先有些惊讶，后来知道林啸生前录音的证据后，马上义愤填膺，顺便落井下石，主动承认林啸的录音内容属实，说他是听过王修邦的旧改办有笔上千万的资金没走过正规财务通道，但这件事是王修邦负责的，他不太清楚，所以这事情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以后上级领导责怪单位一把手监管不力，还望郭局从旁解释一番。

还爆料说王修邦这人自从前几年离婚后，性情古怪，国土局下面那帮人经常搞聚会，其他几位副局长空时会参加，王修邦很少参与，他干出这种事，虽意外，但仔细分析，还是有迹可循的，都怪自己平时对属下的思想问题观察不够。另外，他最近才知道王修邦这人很贪钱，平时常把几百上千的购物吃饭票拿回来报销，他正准备处理他呢，没想到他就犯罪被捕了。现在盯上几千万的大金额贪污，也是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这种害群之马一定要从严处理，直接枪毙，绝不姑息！

高栋听了默默无言。

郭鸿恩继续道：“对了，另外，三棱枪刺的指纹初步验过了，果然是王修邦本人的。”

“指纹也是他本人的？”高栋大惊失色。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郭鸿恩看着高栋怪异的表情，好奇问。

高栋只好道：“没问题，这就好，证据链完整了。”

郭鸿恩笑笑，并不在意高栋刚才的失态，想着高栋累了这么多天，突然意外破案了，有点喜不自胜罢。他打完招呼，就过去看物证科那边的收获了。

高栋反复寻思，总觉得三棱枪刺有点眼熟。

他再次想到那个晚上他们五人一起吃饭，猛然想起一件事。徐策当时拿出了几根说是半导体材料的橡胶棒，说是投资生产这东西，把橡胶棒交给每人手里观看，后来拿回去了。

没错，三棱枪刺的把手，就是那个橡胶棒！

徐策一定是把橡胶棒里面掏空，外形修正过，只留下王修邦的指纹，把三棱枪刺插进了这个橡胶把手里。

但这件事，橡胶棒的外形也变了，谁还会记得？当时吃饭的张相平也死了，现在又有什么凭证能说明是徐策设计陷害王修邦的呢？

最为重要的是林啸的那段录音，一个被害者生前的录音，这可是铁一般的凭证。

全国凶杀案都找不出这种铁证！

有哪个案子，被害人被杀了，还能留下录音指控凶手的？

如果有这种铁证，还怎么翻案？

这注定是个铁案，根本翻不动。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到昨天为止，还没有半点实质性的证据，到现在，人证物证齐全，证据链环环相扣，居然都找出了死者生前的供词。

高栋显然没想到会有这样强大的证据链共同指向了王修邦。

这时，郭鸿恩接了个电话，过后，走过来，笑着对高栋低声道：“高局，这案子我跟省里汇报过了，当然了，我没说这案子是我们早上无意中发现了这么多证据，从而破了案。我汇报时是说，我们通过辛苦漫长又缜密的侦察，发现了王修邦有重大嫌疑，随后挖出一条条线索，串到一起，锁定了他。这样，你觉得可以吧。”

高栋无奈笑着点头：“幸好郭局机警，如果上级知道我们是无意中破了案，脸上不太挂得住。”

郭鸿恩对自己的“足智多谋”很满意，道：“具体的细节，咱们两人稍后还要统一口径。省厅和公安部的领导对你们这次破案，赞誉很高，说要过几天给我们开个表彰大会。”

高栋笑道：“说来也有点惭愧。”

郭鸿恩道：“高局，你可不要这么想，反正案子都破了嘛。”

高栋道：“看来这次王修邦要判极刑了。”

郭鸿恩哼了声，道：“那是当然了，死刑无疑，你看，浪费了我们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的白白辛苦，相信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恨不得他千刀万剐了。我以前跟王修邦有些相识，万万没想到他是这种畜生。省里常委的领导已经发话，领导担心王修邦毕竟是个县里的局长，总有不少人脉，怕有人为他托关系求情，影响侦察和审判，常委领导说凡是为王修邦求情的，全部登记下来，报到省委组织部，以后再算账。其实这份担心大可不必，你瞧王修邦，杀了几个局的二把手，把我们公安局更是上下得罪个精光，甚至像你这样市里的领导，还有省里、部里的其他领导都得罪了，哪能容下他，谁敢替他求情呀，你说是吧。”

这话一说，高栋原本心中仅存的那几丝为王修邦翻案、抓真凶徐策的想法，彻底荡然无踪了。

又过了些时间，屋子的搜查情况已经完成，所有人员拉了警戒线，逐渐从屋里退出。

陈法医走上前，笑着向两位领导汇报：“查得差不多了，这次证据链空前强大，犯罪动机，林啸的录音中有。物证方面，王修邦家中搜出了李爱国的手枪和子弹；横幅所用的颜料在他家里放着；现场的脚印与王修邦鞋子一致；张相平指甲中纤维初步目测与王修邦的一件米黄色衣服一致；王修邦当过兵，所以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王修邦阳痿，对林啸实施性侵犯，从他病历本中得到证实，也有那根香蕉证明；使用的凶器上有王修邦的指纹；凶器电击棍，也已找到。人证方面，虽没有直接目击证人，但最重要的是有被害人林啸的生前录音，录音确认过是林啸本人的。另外，张相平案发前目击者口供的凶手大致身高体型以及目测的年龄程度，也完全和王修邦相符。这绝对是完美到没法儿更完美的证据链了，我从警几十年，从没见过一个案件有这么强大的证据链，更没见过被害者的生前录音。现在人证物证俱全，犯罪动机清晰，只差王修邦自己的犯罪口供了。但这不是问题，

就算他死不承认，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判他死刑了！”显然陈法医语气都有些激动。

高栋想起了徐策给他的那封信，那封信写的，就是犯罪经过。

最后留一句话：“只要进了局里，一定会有口供。”显然，这是提醒高栋，王修邦与案子根本毫无瓜葛，当然不知道该怎么交代问题了。这是让高栋按照那封信上的所说，给王修邦录口供。

一定会录到一份完全合情合理的口供的。

因为王修邦“进了局里”。

当然了，如果不是高栋当督办，徐策连写这封信的功夫都省了，因为像郭鸿恩这样的人当督办，就算王修邦交代不出犯罪过程，郭鸿恩也早已发挥出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替王修邦写好口供了。

他同时也想明白了，为什么徐策在杀害胡生楚时，拖进了农田迟迟不动手，而是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才下手。

因为徐策担心，早点动手，万一王修邦还没回家，岂不是有了不在场证明？

而按照王修邦的习惯，晚上十一点多，他必然是在家中的。这个时候胡生楚被害，他当然没了不在场证明。

另外的受害者，都是在半夜，不存在这种顾虑。

难怪徐策杀了三个副局长后，直接出国了，没有杀这位旧改办的主任。因为他对王修邦的仇恨更大，他不愿直接让王修邦轻而易举就死了。

他导演出这场戏，目的是让王修邦被判死刑，而且判死刑前，还被人说成是老变态，用工具强奸男人的阳痿老变态。王修邦的儿子，再也不能在学校横行了。他爸遭受了灭顶之罪，而且把全县主要单位大小领导，包括市里、省里的领导全部得罪了，王修邦判死刑，他们

没办法。受害者家属，岂不是会找他那个爱画画、爱打架的儿子麻烦？

这龟儿子的一辈子，也就此毁了。

此外，高栋也明白过来，徐策挖坑埋林啸，他是故意挖这么浅的，目的就是让警方发现。如果他再挖深二十公分，林啸尸体若迟迟未被发现呢？

同时，他还把林啸尸体和物证，又小心地用塑料袋层层包裹，就是怕损坏了尸体和物证，就起不到陷害王修邦的作用了。

雨水，对了，雨水，徐策挖了这个浅洞埋尸体，接着第二天就下起了雨，过后被人发现，大家都会以为是雨水把埋尸袋冲带出来的，而不会再过度怀疑为什么洞挖得这么浅。

徐策啊徐策，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可你连天气因素都考虑在内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张一昂补充道：“前面王修邦还故意报假案，又是求救短信，又是求救电话的，真是头畜生。我还记起来了，当时那辆电动车遗失的地点，以及抛弃破轮胎的地点，都在建设路上，也就是王修邦家到单位的路中间。”

大局已定。

高栋找不出徐策计划的任何破绽，人证物证俱在，证据链强大到超过他从警十年遇过的任何一起命案，没人会相信这案子不是王修邦做的，省委领导下指示谁为王修邦求情处理谁。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高栋露出了一个微笑：“这案子总算办妥了，咱们晚上先小型庆祝一下。接下来快速审出王修邦吧，对他的犯罪经过，我已经大致想明白了，不怕他不招，我亲自审。”

众人脸上洋溢着久违的喜悦笑容。

高栋转过头，把所有的情绪全部压进了肚子里。



紫金陈
ZI JINCHEN

著

第二部

《长夜难明》作者 紫金陈 作品
马伯庸 推荐

《低智商犯罪》姐妹篇

无懈可击的复仇，层出不穷的陷阱，杀人于无形的案件
监狱非正常死亡/连环绑架案/灭门惨案/雪茄烟中的TNT……
国内“反类型”罪案小说

化工女王 的逆袭

推理 —— 小说

版权信息

书名：高智商犯罪2 化工女王的逆袭

作者：紫金陈

是否完结：是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楔子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分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三部分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部分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五部分](#)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楔子

何建生得罪了派出所所长的小舅子，被派出所拘留，十天后，妻子甘佳宁收到一个骨灰盒，领导说，何建生在派出所拘押期间，因心脏病突发死亡，考虑他们家经济情况，免费替他家火化了。

突遭惊天变故，顷刻之间家破人亡，甘佳宁看着一夜白头的婆婆和懵懂无知的四岁幼子，痛哭一场后，却笑了。

他们不知道，曾经的甘佳宁是浙大化学系的高材生，她要让他们知道，昔年“化工女王”的称号从来不是徒有虚名！

第一部分

丈夫何建生因得罪地方上的权贵，被派出所抓走，最后送回一个骨灰盒。顷刻间家破人亡，昔年有“化工女王”称号的化工高材生甘佳宁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第一章

水泥平台上立着一个大理石的巨型地球仪，地球仪上刻着两个大字：“法律”。

这座庄严雕塑背后，是一栋巍峨的大楼，楼顶悬挂着六个镀金大字：金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市下辖的金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徐增从大楼里走出。今天他到市里负责起诉一起案件，不过此刻他有一些心神不宁。

到了法院外，他还没回过神来，几个男人就冲到面前，把他打倒在地。

门口的保安和法警顿时反应过来，急冲过去，按倒行凶者。还在大楼里的同事和法官见此情形，立刻跑下来，扶起徐增。

周围聚拢了看热闹的老百姓。

徐增站起身，眼眶出现一道青圈，额头微微肿起，泛着血丝。

被法警按住的三个行凶者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他们身后两名同样年纪的妇女坐倒在地，对着围观群众哭诉：“畜生啊，我儿子被人捅死了，凶手没人管啊，还放出来了，没天理啊……”

徐增不经意间抬眼，望了远处的巨型地球仪一眼，像被扎了一下，急忙又低下了头。

他的一名科员下属凑到耳旁：“老大，我打电话叫派出所把他们抓了吧，你头上出血了，我送你去医院。”

徐增摇摇头：“跟法警说，把他们放了。”

“放了？”科员大惑不解。

“嗯，事情到此为止。”

“可是，他们以后再来找麻烦怎么办？”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自有分寸。你叫他们把人放了，我先走了。”

徐增朝法院的人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随即上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事情是这样的，金县县城所在地镇长的儿子，是当地有名的混混儿，因纠纷把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捅死了。

整个案件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照理凶手至少判十五年以上。但他的老子能量大，委托了两位全国有名的刑辩大律师辩护，还找人给他做了精神鉴定，鉴定结果显示，此人是严重的偏执狂，遇到情绪激动时，会做出极端举动，案发时正处于发病状态。

最后，检察院不按故意杀人罪起诉，而按故意伤害罪；医院开出精神鉴定，证明案发时凶手处于发病状态；法院考虑到凶手一家愿意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并且根据相关精神病犯罪的法规，做出强制治疗的判决，当然了，凶手一家需要承担大额的民事赔偿。

但受害人一家不接受只拿钱，让凶手逍遥法外的判决，所以今天没有当庭宣判，准备庭后调解再择日宣判。

这才会发生刚才的一幕。

不过徐增知道，接下来会有很多人跑到受害人家里做工作，过不了几天，家属会想通人死不能复生，把凶手关个几十年对他们也没好处，凶手一家还会找他们麻烦，镇长也是他们底层老百姓得罪不起的，不如拿一笔大额赔偿了事。

对于一个读了多年法律的检察院科长，徐增心中当然想追求正义。可是实际工作中，往往因各种原因，不能如意。他没办法改变，他只能做个随波逐流的人。

若有选择，他也想做个好人。

不过今天真正让徐增心神不宁的，倒不是这个案子，而是早上跟公安聊天听到的一件事。

有个叫甘佳宁的女人，一家出大事了，他与甘佳宁交情并不算很深，本没啥好管的，只不过他知道，甘佳宁一旦出事，他那位现在美国的老友，恐怕就要激动了。

他一激动，不知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对于这位老友的性格，他很了解，却也琢磨不透。



第二章

挂下电话，甘佳宁木然僵硬，几秒钟后，江河决堤，泪如雨下。

旁边玩耍的四岁儿子顿时被这从未见过的场景吓哭，跑过来，抱住妈妈，也跟着大哭：“妈妈，妈妈，你为什么哭呀？”

甘佳宁想伸手摸儿子的脑袋，却发现手重得无法抬起。

婆婆去买菜了，她回来若听到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十多天前，派出所所长范长根的大舅子张宏波，也是县里最有权势的房产商，地盘扩张，想把何家的小工厂买下来，何建生不卖，起了纠纷。张宏波带人上门殴打何建生，双方被派出所带走。

张宏波是所长老婆的亲哥，去派出所简直跟回家没两样，但何建生一直被拘押着。何家也想办法托人求情，但派出所就是不肯放。

刚接到社区主任的电话，说何建生在派出所突发心脏病死了，镇上考虑家属经济条件，垫资帮他们火化了，骨灰盒下午送到。镇上也愿意体谅他们的不幸遭遇，给他们家一定的补偿。希望他们稳定情绪后，坐下来具体商量。

顷刻之间家破人亡，突遭的惊天变故让甘佳宁这本性柔弱的女子，一下子瘫倒在地。

明天怎么办？

还有明天吗？

一切都茫然未知。

不久，婆婆回来，两个女人都哭昏过去。

下午，一辆警车开到门口，后面还跟了辆普通车子。

前头下来了几位辖区民警，后面跟着街道的几个小领导。一群人商量后，最后把骨灰盒交给一名五十来岁的协警，跟他说：“还是你送进去，你是他们家的远房表舅，多少算个亲戚，劝劝他们，让他们早点签协议领赔偿金，别弄出什么乱子来。”

协警不情愿地答应，捧着骨灰盒，硬着头皮进去。

走进院子，来到房前，协警敲了门，发现门没关，犹豫了下，轻推进去。

迎接他的，是射出冰冷的神情的一双眼。

屋子里只坐着甘佳宁一人，眼圈泛红，但泪痕已经完全风干。

协警小心地把骨灰盒放到桌上，谨慎地问了句：“建生他妈呢？”

“昏了。”

“那……那先节哀顺变吧。”

“我会的。”甘佳宁冷声应了句。

协警摸摸额头，脊背发凉，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甘佳宁道：“坐吧，你毕竟是建生的表舅，我给你倒杯茶。”

“这……这不用这么麻烦了。”

他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还给他倒茶，有这种好心态？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把磨得锋利光亮的菜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啊！”协警吓得大惊失色，他显然没想到一个弱女子，转身功夫会掏出把菜刀对着自己。

此刻其他人都在外面，不晓得屋里的事，她若恼羞成怒，连兔子急了都会咬人，谁能保证这把刀不会抹过来？

他急着求饶，“别……别……不要冲动。”

甘佳宁冷声问：“建生到底怎么死的？”

“死？……心脏病发作。”

“你还要撒谎，你可是建生的表舅！”甘佳宁的刀往下压了一压。

“真……真是心脏病。”

“建生从来没有心脏病！”刀刃已经割破皮肤，离血管仅隔咫尺。

协警感到脖子处已经在流血了，只要她再用点力，动脉就破，神仙也救不了自己。情急之下根本顾不上许多，急忙求饶：“我说，我说，是……是被打死的。”

“被谁打死的？”

“派出所的人。”

“到底是谁？”

“是……是副所长江平带头打的。”

“你们所长呢？”

“是……是所长让他打的。”

“你是他表舅，怎么能眼睁睁看他被打死？”

“我……不关我的事，我一个协警，零时工，能说上什么话，我不知道的，我后来才知道的。”

“他们为什么打死建生？”

“是……本来想教训一下的，建生说他手指断了，江平嫌他吵……”

“手指断了！他手指怎么断的？”

“是……是江平掰断的。”

当！仿佛有人在她脑中敲响了一记大铜锣，震得整个头脑嗡嗡作响，手中的菜刀都不由松了一松。一个大活人，被他们硬生生掰断手指，再活活打死！

她无暇多想，任由苦泪往心里流，赶紧重新拿稳菜刀，道：“你继续说下去。”

协警恐慌地答应：“建生手指折了，痛得又叫又骂，江平嫌他吵，继续打，结果……结果就那样了。”

当！菜刀落到了地上，甘佳宁退后两步，颓然坐下。

协警如释重负地逃脱到一旁，小心安慰：“侄……侄女儿，你不要这样。这事可不能让你妈知道。她年纪大了，万一想不开。”

“我知道，我会保密的，也不会让人知道是你告诉我的。”

甘佳宁的反应大大出乎他意料，原本他还担心，自己把派出所的秘密说出来，虽然也是逼不得已，他本就不是聪明人，刚才的工夫哪留给他构思谎话的时间？但凡以后声张出去，自己饭碗准砸，说不定得罪上江平，还会惹一身的麻烦。

现在她突然变得这么冷静，协警心中顾虑放下一半，忙趁热打铁：“老表舅有句话还是要劝你，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也别闹了。你不顾虑自己，也要想想建生他妈和你们小孩。你好好劝劝建生妈，早点坐下来谈。人死不能复生，最重要是多要点钱。出了这事，只要你们答应就此算了，镇上肯定愿意多出钱的。这事发生了，谁都不想的。”

甘佳宁楞了半晌没说话，最后，缓缓地用力点头：“谢谢你了，表舅。我心里有数，我会劝婆婆的，你放心吧，我们还有个孩子，大人的事，总不能连累到孩子，我们两个女人还能怎么样？”

协警松了口气，连声道：“那就好，那就好。”

甘佳宁冷声道：“你告诉外面那帮人，钱赔得不够，我们决不谈。大不了我们日子也不过了。”

协警忙道：“那不会的，钱多少可以慢慢商量，只要你们有这个态度就行。那你看，什么时候坐下来谈呢？”

甘佳宁冷哼一声：“出了这种事，我们总该先把后事料理好吧？总要过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期间，你们不要来烦我们家，我也要给婆婆做工作。”

“好吧，你是大学生，容易想明白问题。那这样，我先走了，不打扰了？”

“不送。”

协警忐忑地走出去，长长吐出一口气。

建生老婆是大学生，果然明事理，懂得权衡轻重。要是遇到个泼妇，工作就难做了。接下来再找几个亲戚朋友轮番去他们家做思想工作，相信很快能把协议签好。

而他根本不知道，此刻的甘佳宁，已经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第三章

手机铃声一直响着，徐增看着屏幕上的那个名字，犹豫好久，最后还是接起来。

电话一头传来了一个沉稳的中年男子声音：“甘佳宁怎么样了？”

“嗯……你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怎么样，工作还顺心吧？”

男子没回答，只是重复问了句：“甘佳宁怎么样了？”

徐增吐一口气，道：“好吧，你怎么知道的？”

“出了这么大事，我上网看到其他同学在谈论。”

“哦……”徐增意味深长地应了一声，急急思忖接下去如何应付，只好道，“你怎么不问我，我为什么没告诉你这事？”

“你当然是怕我担心，所以不说。对了，甘佳宁怎么样了？”

“又问一遍。”徐增很无奈，“事情你早晚也会知道，没错，甘佳宁家里是出了点事。”

“她丈夫何建生怎么死的？”

“心脏病发作死的。”

“这么巧，刚好在派出所里心脏病发了？”

“你……你知道他进了派出所？”

“是的。”

徐增抿抿嘴，虽然没有直接面对电话那头的人，他脸上还是浮现出不知所措的表情。他不晓得该用什么措辞，让整件事的描述显得更

加轻描淡写。他在单位是个中级领导，在县里也算个有面子的人，可他拿这位朋友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怎么不说话？是在想着怎么骗我吗？”男子问。

“不可能，”徐增断然否认，“我会骗你吗？我骗得了你这位智商一百六的大博士？”

“好，那你告诉我何建生是怎么死的。”

徐增犹豫了下，道：“他得罪了镇上一个大老板，双方闹纠纷，带到派出所。后来关了一个多星期，他心脏病发作，就死了。”

电话那头冷笑：“他才多大年纪，就有心脏病了？”

徐增一本正经地回答：“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听说五六岁的小孩也有患心脏病的，每个人的体格天生有差异，何建生大概天生有身体缺陷，所以心脏病发作也不奇怪。”

“他到底怎么死的？”

徐增叹口气，看来这话根本骗不了这位朋友，犹豫好久，最后只能如实相告：“听说是被打死的。”

“好，我知道了。”

说完，对方就要挂电话，徐增连忙叫住。

对方问：“还有什么事？”

徐增结巴道：“你知道了，然后呢？”

“然后……”电话那头似乎想了想，道，“然后就不关你的事了。”

“喂，我好歹跟你说了这么多，你至少要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下个月见吧。”

“你要回国？”徐增隐隐感到一种不安。

“嗯。”

“你美国的工作不干了？”

“工作辞了，大可以再换，人没了呢？”

“你……你怎么回国，签证办好了？”

“不需要签证，我还没销户口。”

“哦，对的，我想起来了，你还没签出去。但是……等等，你要做什么，先跟我说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半晌，最后道：“帮我一个忙。”

“你说，我一定帮。”

“找甘佳宁，劝劝她不要太伤心了。如果她有什么要求，希望你能帮她，我知道你在县里挺有本事的，现在只有你可以帮她了。”

“好，我一定照做。但你要答应我，回国后先来找我。”

“好，我答应你。”

电话挂断，徐增不知道对方此刻到底在想什么，他有些忐忑不安，总预感着似乎会出什么事。

但他转念一想，甘佳宁是个柔弱的女人，只需要好好安慰一番，度过这最难受的阶段，就不会出什么大事。

只要甘佳宁不出事，相信老友回国也不会怎么样，他只在乎甘佳宁一个人。

对了！到时他再从中撮合一番，甘佳宁毕竟丈夫已死，她才三十五岁，总不能就此守寡吧。如果老友回国，能用十多年的真情打动甘佳宁，最后两人去美国过活，这岂不是坏事变好事了！

这想法一冒出来，他越想越激动，甚至免不了得意得飘飘然：“何建生呀，你死了确实有点冤，但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你若死后在天有灵，劝劝你遗孀，让她改嫁我老友。如此我每年过年、清明、七月半，一定到你坟头给你好酒好菜金元宝伺候。”

不过，这种好事还需要从长计议，现在首先要做的事，还是去看望一下甘佳宁吧。



第四章

已近深秋，太阳下山早，现在将近八点，天上已然全黑。

婆婆在今天接连哭昏几次，如今已在楼上睡去。

甘佳宁一天没吃饭，只是觉不着饿，她强忍着悲痛给儿子做了饭，喂下后，又哄着睡着。

安顿好儿子，甘佳宁坐在床头，伸手摸着儿子的脸蛋，她心里苦，她不知道这是倒数第几次能这样看着儿子了。

自从她做下了那个艰难的决定，她就知道，日子已经不多。

坐了好久，她眼中一抹寒光闪过，站起身，搬出凳子，来到衣柜前，站上后，费了好大力气从顶上拉出一个箱子。

她把箱子轻轻放在桌子上，慢慢打开，露出了一箱子的实验室设备。

自从结婚后，她就没做过化工研究的工作，但作为昔年学校里同学口中久负盛名的“化工女王”，她对化学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即便离职后，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她也带着这些设备留作纪念。

她曾经以为这些东西都将成为尘封的收藏品，作为她曾经刻苦、曾经钻研、曾经狂热，但已经逝去的青春的回忆，直到将来儿子念了初中，念了高中，如果那时她还记得从前的知识，可以拿出来，给儿子做化学的课业辅导。

没想到，现在就要用上这些“老朋友”了。

她伸出纤细的手，拿出一个没有把手的大口子搪瓷杯，感受着杯上的温度，回忆着学生时代的故事。

搪瓷杯里套放着几只大小不一的烧杯，她一个个小心地拿出，摆放在桌子上。还有酒精灯、试管、烧瓶、坩埚、蒸馏管、温度计、天平、量筒、铁架台……

看着这些，她真心笑了。

太久没见过这些东西了。

好吧，用这些来做什么呢？

黑火药，就是古代中国最传统的火药。成分很简单：硝酸钾、硫磺和木炭。这几样东西很容易弄到。不过黑火药威力太小，爆炸范围也小。当然，想威力大也行，做个大炸药包就行了，可是这太容易被别人看出。

思索一会儿，还是用TNT吧。

TNT即三硝基甲苯，是所有基础炸药中，威力最强，性质最稳定的。而且她昔年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三硝基甲苯制作的工艺改良。

制造炸药的步骤，如电影般，一幅幅画面在她脑中滑过。

制造TNT，需要甲苯和超高浓度的发烟硝酸，以及浓硫酸。甲苯好办，很容易从其他石化类产品里提取。发烟硝酸是禁售品，市面上只有65%浓度的浓硝酸，只有浓度达到86%以上，才能称为发烟硝酸。工业上制作很简单，有专业的机器设备。她自己只有这些简易的设备，要提取出来，不是不可能，只是麻烦点。

无论多麻烦，也需要做。

大多数化学物质，都是过去的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制出来的，他们用的也只是酒精灯、烧杯等简单仪器，所以只要想做，无非步骤多点，麻烦点，终究是能做出来的。

好吧，这几天偷偷去买材料，做TNT吧。然后再做一根引爆的火雷管，一切就完成了。当然，做这些味道会比较大，好在她的卧室和楼

上婆婆的卧室分列两头，她卧室的窗外隔很远才是别人家，半夜小剂量慢慢做，应该不会被人发现。

她曾经干了好几年化工行业的工作，知道好几处能买到中学化学实验品的地方。

只要拳头那么大，足够炸死他们所有人了。

当然，或许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她苦笑一下。

她不懂电路知识，没本事做遥控炸弹。她唯一的机会，恐怕要送出自己的命了。

就在这时，外面有人小心地敲了三下门，随后传来一个男人声音：“甘佳宁在吗？”

“谁？”她谨慎地问了一句。

“呃……是我，徐增。”

甘佳宁把桌上的东西快速放回箱子，盖上盖子，拿一块布遮住，随后走出去，顺手关上了房门，开了灯，打开大门。

徐增买了点水果，走进后放在桌上，一眼眼瞟着甘佳宁，有些手足无措。

“是你呀，坐吧。”甘佳宁拉了凳子给他。

徐增摸着额头，犹豫良久，道：“我听说你家出了事，所以……所以过来看看。”

甘佳宁感激地看着他，真诚地道：“我真的谢谢你。”

“嗯……你我相识多年，其他客套的话我也说不来，我只希望你能挺过去。”

“嗯，我会的。”甘佳宁眼神飘忽，语气有点怪。徐增倒没注意这许多，只当她是伤心过度。

徐增想了想，道：“对于……对于这事情，你有什么打算吗？准备怎么处理？”

甘佳宁冷笑一声：“还能怎么处理？人都死了，我还有婆婆，还有孩子，我能怎么样？”

徐增点点头：“嗯，那也是，首先要保重自己。你这边有什么要求？我跟镇上虽不熟，但也可以托人帮忙。你想镇上怎么样，我会想办法替你争取的。”

甘佳宁缓缓摇摇头，谢绝道：“不必了，你的好意我明白。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多要点钱了，我想镇里总会答应的。”

徐增抿抿嘴，看了眼手表，道：“好吧，不管现在还是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我一定帮忙。时间不早了，你……你今天也累了，早点歇着吧。”

甘佳宁柔弱地点点头：“那我不送了。”

“好。”说完，徐增转身走出了何家。

坐在车上，他隐约觉得不对劲，甘佳宁在他印象里，一直是个软弱的小女人，现在怎么变得如此坚强？

也对，家里顶梁柱死了，她公公听说在何建生小时候就已去世，婆婆近六十岁，受不住丧子之痛，儿子年幼，现在家里的顶梁柱只有她一人。她如果再不坚强，这个家靠谁再撑下去？

她说要跟镇里多要点钱，可她们家经济底子还是不错的。虽说男人没了，但家里以前做汽车配件，有个小工厂，攒了不少钱，有房有车，县城和市区买了好几套。现在男人刚死，怎么会首先想着赔钱？

他转念一想，甘佳宁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她一个女人，无力回天，还有个孩子要照顾，接下来的日子，不就指望多点钱嘛。

嗯，只要这一关她挺过去，过了这个阶段，他再想办法从中撮合，希望他那位老友跟甘佳宁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样想着，他心下释然，开车离开了。



第五章

一个多星期后，丧事办完，下葬结束。

他们家没有办酒席，一是这种枉死，主人家根本没心思请吃酒；二是出了这事后，很多亲戚怕这份干系担到自己，只象征性地来看过一眼何家，不敢再与何家有瓜葛了。

不幸发生之后，人情冷暖一望而知。

这天，表舅和几位镇上的小领导过来，跟甘佳宁商量赔偿的事。

婆婆看见他们就开始哭骂。甘佳宁把婆婆劝回楼上，心中笑了一笑。一切就由她这位现在的女主人来担当吧。

一位小领导谨慎地试探：“你看……咱们这边什么时候能谈这个……关于你丈夫的补偿问题。”

甘佳宁冷静地回答：“具体的金额对吗？”

“呃……是的。”

甘佳宁冷笑一声：“你们几位谁能拍板？”

“这个……”几人互望一眼，彼此都是个小干部，哪能说得上话呀，能说得上话的大领导自然不愿来做思想工作这种事。其中一人想了想，道：“你大致有什么要求，说出来我们带回去给领导商量。”

甘佳宁爽快道：“我丈夫赔二十万，少一分不行。”

他们几个听了，心下都大松一口气，原本他们内部决定是，如果对方狮子大开口，死亡赔偿金怎么也得讨价还价压到五十万以内。没想到对方只开口要了二十万，那岂不是捡了个大便宜？

其中一人马上拍板跟她保证：“你的条件我们一定会跟镇上争取的，我相信没大问题。你看合适的话，什么时候一起把协议签了？”

“协议谁跟我签？”

“副镇长李刚和社区的领导。”

甘佳宁点点头，道：“我还有个条件。”

“你说。”

“派出所副所长江平，一定要亲口跟我道歉！过后，要到我丈夫灵位前上香磕头。”

“这个嘛……”那人不能表态。

表舅一听她要找江平，怕她把他透露江平打死何建生的事抖出去，忙道：“人死不能复生，这个……这个我看还是不用了吧。”

甘佳宁眼一瞪：“表舅，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丈夫死了，派出所的来上炷香怎么了！这点都不应该吗？”

另一人忙开劝道：“我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是吧？不过分的，我看应该没问题。这样吧，你看什么时候合适，我们把手续办了。”

甘佳宁道：“明天。但签协议时，必须让江平跟我亲口道歉，否则一切免谈！”

那人考虑一番，毕竟是江平惹出那么大麻烦，竟然在派出所里把人打死了。镇上和县里领导都很火大，尤其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格东第一时间就把江平抓了起来，据说拉到局里一顿暴揍，骂他这个畜生也配当警察，如果不是要走程序，他真想直接掏枪把江平毙了。检察院的态度也很强硬，县里内部通气会上第一时间表态，要把江平正法了。但派出所所长范长根在当地势力极大，这次江平的事本由范长根而起，如果江平被正法，范长根肯定也要伤筋动骨了。于是范家动用大量资源，最后以事情曝光会成为全国头条新闻的借口，硬是把事情压下去了，说把江平先停职，具体怎么处理，从长计议。

不管怎么说，江平这下的祸闯得够大。这位小干部想了想，把何家要江平道歉的要求提上去，领导肯定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要求

江平照办，把事情填平。便道：“好的，我下午打你电话确认。”

第二天上午，甘佳宁安顿了婆婆，说一切由她来办就好了。又去看了眼儿子，忍住泪水，告诫他要听奶奶的话。

如约来到了社区的办公楼，她化了妆，手里拎着一只大单肩包。今天她很美，就像她学生时代一样美。

她被带到一楼最西面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三个人正在等她。

坐在中间的是副镇长李刚。另外两人她不认识，但看得出，也是领导。

甘佳宁丝毫没有胆怯紧张。她拉过一条凳子坐下，看着对面三个人，道：“江平没来跟我道歉吗？”

李刚手指右边的寸头胖子，道：“他是江平。”

江平仰着身体，一脸不爽的表情，在被戳破身份后，才坐直身体，不甘心地说了句：“对不起。”

甘佳宁冷笑一声：“没有诚意。”

李刚忙笑着打圆场，同时伸手轻拍江平后背，江平深呼吸一口，无奈地站起身，弯下腰道：“对不起。”

甘佳宁冷然一喝：“跪下！”

“你说什么！”

“我叫你跪下！”

李刚刚想拉住江平，江平这个莽夫已经克制不住，大拍桌子吼道：“你他妈个臭寡妇，给脸不要脸！找抽啊！”

李刚急忙呵斥拉他，他才冷静下来，气呼呼地重新坐下。

甘佳宁丝毫没有胆怯，反而笑着道：“没错，我现在是成了个寡妇，但这是谁害的？好吧，这事已经过去就不说了，我丈夫的死亡赔偿金二十亿带来了吗？”

李刚道：“二十万是没问题的，我们已经讨论通过了，钱过几天会打给你，今天先把协议……”

甘佳宁打断他的话：“你说错了吧，不是二十万。”

李刚奇怪问：“那是多少？”

“二十亿！”

李刚表情木然。江平噗嗤一声笑道：“你当这里什么地方？二十亿，嘿嘿，整个金县赔给你家好不好？”

“好啊，当然欢迎了。”甘佳宁轻蔑地笑出声。

李刚微微皱眉，道：“你要是这么说，今天也谈不下去了。”

甘佳宁低声冷笑：“是啊，是谈不下去了，也用不着谈了。”

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得花枝招展，笑得对面三个人不知所措，甚至隐约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如果那个人看到此刻的甘佳宁，一定会对她说，她永远都是那么美。



第六章

黄昏，正值下班高峰。

那里围满了人，近半条街都拉上了警戒线。

徐增站在路边，他不需要刻意打听，旁边自有无数围观群众一遍遍描述着早上的场景。

当时只听到巨大的一声“嘭”，好像地球都崩了一个角，活这么大，从没听过这么大的响声，地都震起来了。

所有路上的行人车辆，在那一刹那，全都停下来。整条街鸦雀无声，过了五六秒钟，所有人一起叫喊起来，纷纷朝社区办跑去。

社区办公楼的西面一角已经坍塌，黑烟滚滚，里面的人全部没命般往外冲。

有人问：“死了几个？”

“听说当场死了四五个，炸烂了，尸体都零零碎碎。还有十几个人重伤，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什么东西炸的？”

“不知道啊，可能是煤气瓶吧。”

另一人否认：“不可能，煤气瓶哪能把房子都炸塌了，他们那边办公室我去过，没厨房的，哪来煤气瓶啊。”

“那就不清楚了，可能是管道之类的吧。”

“不对，我听说是炸药包。”

“哇，怎么会有炸药包！对了，死的都是谁啊？”

“我听逃出来的人说，当时爆炸是在西面一个办公室里，那里几个镇上的人跟一户人家签赔偿协议，哦，就是姓何的那家。”

“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死了？”

“肯定的。”

徐增心里剧烈地颤抖起来，听到周围人的议论，他已经对这件事了然于胸了。

如果真是炸药，那一定是甘佳宁这位昔年“化工女王”的杰作。

她居然直接和他们拼了！

老友啊，这次想拦你也拦不住了，你肯定要回国了。

徐增按了按太阳穴，颤抖的双手掏出手机，拨了公安朋友的一个电话，询问死者里是不是有一位叫甘佳宁的。

果然是。

他挂下电话，脑中激烈挣扎一番，还是掏出手机，拨打了那个电话：“喂？”

“怎么了？”

徐增犹豫着：“有件事，迟早该要你知道。”

对方深吸了一口气，淡淡道：“甘佳宁出事了？”

徐增狠下心，道：“嗯，是的。”

“她出什么事了？”对方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焦虑。

徐增沉默许久，最后道：“她死了。”

电话那头很久都没有说话。大约隔了一分钟，对方反而轻笑一声，道：“那好吧，我知道了。咱们过几天见。”

“你……你要提前回国了？”

“是的。”

徐增叹口气：“好吧，我知道你肯定要回来最后看一眼她的，不过未必能看到她的遗容……嗯，前几个月你说你近来身体不适，你不要激动，保持心态平和。好吧，到时见面了再说。”



第七章

县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王格东一脸阴沉地走过来，朝里面正在忙碌的法医组长老陈招招手。

“老大，你来了。”

“死了几个？”王格东皱着眉。

“大概死了四个，因为现场被炸得透烂，尸体根本拼不全。听说爆炸点里面一共是四个人。还有十六个人不同程度受伤，有五个重伤，还在抢救。”

“救得活吗？”

“跟医生打听了下，死大概死不了。”

王格东按了按太阳穴，呼口气：“这么牛。谁干的？”

“不知道，刑侦队还在查，我这边现在只知道是炸药爆炸。”

“什么炸药？”

“还不能完全断定，需要继续分析爆炸前后的反应产物。现在分析进行了一半，按经验，我看应该是三硝基甲苯。”

“三硝基甲苯？这是什么玩意儿？”

“TNT。”

王格东顿时两眼放光。他忘了TNT的全名就是三硝基甲苯，当他听到“TNT”这个词，仿佛一桶冷水朝他当头浇下。他沉声问：“军用炸药？”

“军用比较多，民用的爆破工程里，很多也都用这个。”

王格东递给老陈一支烟，又自己点上，想了想，问：“凶手是被炸死了，还是逃走了？”

“不知道，听说刑侦队还在给社区办的伤者做笔录，早上到底怎么回事，我这边不太清楚。”

王格东思索片刻，又问：“三硝基甲苯市面上能买到吗？”

老陈道：“这东西管得比枪还严，建设单位买多少用多少都有严格监管。咱们省里过去发生的这类案子，用的都是土火药。土火药威力有限，稳定性差，好多情况下凶手只把自己炸死了。我还从没见过用TNT玩命的。而且TNT性质很稳定，引爆要用到雷管，嗯……就是说，比较专业的炸药。”

王格东捏了捏烟屁股，道：“土火药一般自制的吧？”

“嗯，这东西很简单，随便买点材料就好了，或者从烟花爆竹里弄。”

王格东道：“TNT呢，能自制吗？”

老陈摇头：“难度很大，要用到发烟硝酸和浓硫酸，需要工业设备，自己应该整不出来。”

王格东点点头：“好吧，你继续去忙，我再跟其他人了解下情况。”

他思路已定：这案子影响很大，现在县里已经动员所有相关部门封锁消息，但显然这种事根本压不住。要早点破案，弄清事实才行。

目前要做的，一是等老陈那边最终完全确定炸药的成分，如果真是TNT，需要到周边县市相关地方好好排查。另一块工作，先去问问刑侦队最新调查进展吧。

他朝着刑侦队几间办公室走去，还没走到，迎面队长林杰跑上来，急声道：“老大，应该锁定凶手了。”

“哦，这么快？”王格东有些喜出望外，没想到才半天时间就知道凶手了。

林杰道：“早上镇上跟何家签协议，就是那个被江平弄的何家，是户主的儿媳去签的。当时办公室里一共四个人，除了甘佳宁外，分别是副镇长李刚，江平，还有社区主任陆卫国。四人全部当场死亡。当然，尸体完全炸烂烤焦，一根完整手指都找不出，但在这房间里是不可能逃生的。我们也问了其他人，确定当时房间里只有他们四人。爆炸就是从那间办公室出来的。我们查过监控，当时甘佳宁提了个单肩包，单肩包里装着什么看不出，我猜就是炸药。之后我们查了甘佳宁的简历，她十多年前是浙大化学系的学生，我又翻了她在学校的文档，发现她几篇论文谈的都是炸药工艺。她对炸药制作这一块工作很精通。”

“这……”王格东显然没想到，一个女人搞出炸药跟他们玩命了，随即冷笑一下，“江平这蠢货也是死有余辜，要不是有人保他，我早把他废了。李刚那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这陆卫国，我听说他在老百姓中间口碑很不错。这件事本不关他事的，唉……”

他想了想，继续道：“现在案情基本清楚，你们就领了搜查令，去搜何家吧。回头再把犯罪动机、犯罪经过、监控录像整整，就结案了。过几天跟上级领导沟通后，再决定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向社会公布。”

林杰道：“好的，我马上去办。”

之后，林杰带人搜了何家，搜出了各种化学设备和用剩的材料，家中也发现遗留的TNT颗粒。

县局再派人走访相关的材料销售点，甘佳宁的材料大多是从农村市场和中学化学品销售点买的，店家也确认这个女人前几天去买过东西。甘佳宁把买来的各种化肥、硝酸、硫酸、农药经过反复提纯，经过化学反应，最后做出了TNT炸药。

整个案件案情结构清晰，犯罪动机明确，证据确凿。

凶手和受害者同归于尽，凶手家属对此并不知情，后续也就没什么好思考如何量刑、如何赔偿的问题了。

县里向社会公布时，遇到点麻烦。他们不能说是何家男人被抓到派出所，最后送了个骨灰盒回来，如此女主才怒发冲冠，炸了个干净。

经过统一口径，对外宣布，甘佳宁此人性格古怪，不太与人说话，有严重精神疾病，同时她生活不如意，夫妻生活遭遇到严重障碍，于是她仇视社会。

总之，案子就这样了结了。

他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很快风平浪静。

可他们不知道，他，回来了。

在他眼中，甘佳宁玩的，简直是小儿科。

徐增说那个人智商一百六。虽然他从未测过智商，但应该不会太低。

学生时代，化学系同学戏称甘佳宁是“化工女王”，如果真有“化工女王”，那他一定是真正的“化工教皇”，只不过，他不喜欢炸药这种悲情的方式。

要做，就做高端的。

第二部分

天空阴霾蔽日。何家遭到了受害人家属的疯狂报复。在美国生活十多年的大博士陈进悄悄来到金县，他准备凭借一己之力刺破一段光明。很快，一起离奇绑架案发生了，精准的复仇，完美无瑕的谋杀，警方意识到，前所未有的对手来了。



第八章

黄昏，何家院子外。

一个男人端起一脸盆的大便，朝着何建生母亲头上泼去，她沉默无言，捋了捋头发，擦干脸上的粪便，独身拦在门口。

院子里，一个小孩坐在地上大哭，他是甘佳宁的幼子。

门外十多个人站着，一个劲地朝里谩骂，有的拿起木板拍打，吐着口水。

这些人是副镇长李刚、派出所副所长江平的亲属。

一名妇女疯狂地一把将婆婆推倒在地，带人冲进去，把幼子拎了出来。

孩子顿时吓得都哭不出声了。

婆婆急跪在地上，拉扯着他们裤腿，苦求着：“不要弄孩子啊，要打打我吧。”

成年人打小孩，毕竟不像话，万一下手重了，要出大事的。

那名妇女虽然满腔怒火，也知道轻重。

她把孩子一把扔地上，教唆自己十来岁的儿子：“打他，就是这小畜生他妈把你爸害死的！”

有母亲和一干亲戚的撑腰，那个小鬼马上冲上去，肆无忌惮地踢着这才四岁的小孩。

婆婆忙爬过去，用背护住孙子，任由他们踢打着。

远处，围了很多，只是没人敢上前帮忙。其中不乏何家的亲戚，可他们也只是说着些无关痛痒的话：“算啦，人都死了，他们婆孙两个也可怜的，不要这么弄啦。”

另一侧，停了辆110警车，几个警察在旁边劝着，但并没直接阻止。他们接警到现场后，看到是受害者家属在报复何家，因为彼此都相识，而且也知道受害人家属的心情，所以并不直接插手，只看着事态发展。如果闹得太厉害，等下再带离也不迟。

街的另一头，徐增和一个胖乎乎的戴着帽子的中年男子站在不起眼的一角，男子紧紧握住了拳头，眼中迸出火光，他咬咬牙，忍不住正要走上去，徐增把手一拦：“我去。”

徐增马上来到警车旁，打了招呼，说了几句客套话，又说这样子恐怕影响不好吧，县里正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呢，这样子有可能会闹得更大的，以后工作很不好处理，等等。警察一想觉得有道理，过去带离了那些人。

过后，徐增抿抿嘴，看了眼身旁的老友，拍拍他的肩，没什么。

一家高档的餐厅会所里。

徐增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看着面前一桌的好菜。他时而喝几口酒，时而抽几口烟，皱眉看着坐他对面的戴帽男子。

男子实际年纪和徐增一样，也是三十五岁，但他长了一张圆胖脸，头发秃了一些，身材已经明显走样，肚子凸起，腹肌锻炼成了一整块，看起来比徐增这位英俊的男人老了至少十来岁。

一个晚上下来，这人没吃一口菜，只叫了一碗面。

此刻，他正专心致志地埋头吃面条。他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鼓着肥厚的腮帮子，让人觉得他真像一头猪，而且是一头垂垂老矣的猪。

总算等到他吃完了，徐增厌恶地看他一眼，道：“要不要来点酒？”

那人终于抬起头，笑着缓缓摇头：“你知道的，我不喝酒。”

徐增道：“我知道你不喝酒。现在这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会想喝点的，来吧，别客气。”

“好吧，那我喝点。”他的态度逆来顺受，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

徐增给他倒上一小杯白酒，他一口喝完，喝完后，马上皱起眉头，张嘴哈气：“白酒更喝不来，好辣呀。”

徐增看着他的样子，哈哈大笑，最后眼泪都笑出来了。

男子看见徐增笑，也跟着笑了起来，隔了好久，才停下，道：“咱们好久好久没这样坐一起吃饭了。”

“是啊，你去美国后，一住就是十年。听说你爸妈也搬去澳大利亚跟你弟弟住了，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我们见面这么少，彼此却没有感觉陌生，算难得了。”

“谁让咱俩是从小一起混到大的发小儿呢。”

男子笑了笑，道：“还记得初中那会儿吗，那时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学校内外到处都是些学生混混儿，天天收保护费，打架斗殴，咱们两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学生，总遭人欺负。”

“可不是，那个时候简直是噩梦连连，你我的日子都难过得紧，天天被那帮小畜生欺负。不过嘛，后来不也熬出头了，昔年这些同学里，你我都还算混得不错的。你自然不用说，美国公司的科学家，一年赚我十几二十年的钱。我嘛，呵呵，你知道，也还过得去。”

男子笑着点点头，继续回忆：“有一回咱们两个放学路上，遇到那个外号叫‘拖拉机’的流氓收保护费。”

“嗯。当时我们都没带零用钱，被那畜生抓住，威胁要揍人。”

“我当时喊了句什么话你还记得吧？”

徐增哈哈大笑：“你说了句‘快跑’。那时的我也真够没义气的，一个人拔腿就跑，后来才知道你替我挨了不少拳头。不过那个‘拖拉机’前几年被老家那边的派出所抓了，寻衅滋事罪，判了六年，听说在里面也不好过。”

男子嘿嘿一笑，指着他道：“当初我替你挨的那份打，你承不承认你欠我一份人情？”

徐增一愣，发现这话有些不对劲，收敛了笑容，道：“你想说什么？”

男子轻松地回应：“其实也没什么，你是检察院的，刑事大案公诉时警察都要把各种证据先交给你，我知道你对警察办案的一套东西很了解，想问你个问题。”

徐增警惕问：“什么？”

男子道：“我这次回国，带了一台手机信号的干扰器，就是让手机发出的信号，不是固定地传向最近的一个基站，而是分散发射，使移动公司定位不到我这个手机的具体位置。这东西你知道吗？”

徐增微眯了下眼睛，道：“知道，很多用电话诈骗的人就用这个。”

男子继续道：“我买的时候，那个美国人跟我说这东西是高科技，最新版本的产品，他还开玩笑说恐怖分子都用这个进行联络。不过话说回来，这东西到底有多管用，我不太了解。如果我用这东西打电话，警察想查我位置，能查到吗？”

徐增警惕感更盛，压低声音质问：“你到底要做什么！”

男子随意地笑笑，道：“其实我也不想瞒你：他们死定了。”

徐增大吃一惊。过了半晌，讶然问：“你说什么！”

男子不以为然地重复一遍：“他们死定了。”

徐增轻嗽一声，道：“你……你说他们是指谁？”

“下午见过的那些人。”

“你想做什么？”

“我准备杀了他们。”男子似乎一点也不对“杀”这个字存在敬畏的情绪。可徐增知道，这胖子从小到大连实在的架都没打过，他会想到杀人？

徐增浑身一颤：“你没开玩笑吧！本来甘佳宁一家的事，我担心的是你知道了，你会承受不了，自己做傻事，你上次网上跟我说你大概是从事太多年化学工作，最近身体常感觉不适，我怕雪上加霜。你……你怎么会想到那种事？”

显然，男子的反应远出乎他预料。

他先前只怕老友伤心过度，或者是想不开折磨自己，加上身体本就差，担心他身心承受不了。没想到他居然会想着把这些人都给杀了！

男子道：“我回国前就想好了，下午看到这些事，更坚定了我的想法。”

“你发什么神经！你被枪毙了，你爸妈怎么办？”

“他们在澳大利亚和我弟弟住一起，没关系。”

“你……你从没杀过人，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变态！”

“我不变态。他们逼的。”

“你要怎么杀？你以为，你想杀人就能杀得了？”

男子露出很轻松的表情：“你忘了我是学什么的。”

“好吧，我知道你是化工大博士，炸药是你的专长，你要学甘佳宁是不是！”

男子一本正经地摇了摇头：“她太冲动了。值得吗？如果早点告诉我，我一定帮她杀得一干二净，而且不留任何线索。”

“天哪！”徐增感觉血液冲向脑部，有点晕眩，“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要真做了傻事，你以为警察会抓不到你？”

男子轻蔑一笑：“只要我不想被他们抓住，他们永远抓不到我。说实话，我不懂刑侦，但再高超的刑侦手段，永远脱不出逻辑两字。现在就像一场考试，唯一与学生时代不同的是，我是出题的老师，他们是答题的学生。而我这位老师，准备出一道无解的证明题。”

听着男子轻松的口吻，徐增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过了许久，道：“十年没见，我没想到你思想这么变态。我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

这句话刚说完，男子的手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嘴角流出泡沫，一口呕了出来，包括之前吃下的面条，都吐在面前。

“你怎么了！”徐增对突发情况还没反应过来。

男子手伸进夹克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药瓶，颤抖着手拧开，倒出两粒药，送到嘴里，拿起桌上的水杯，一口咽了下去。

过了几分钟，他终于恢复镇定，淡淡地笑了笑：“对不起，弄脏了。”

“服务员，这边过来清理一下。”

过后，徐增道：“陈进，你得了什么重病？”

这个叫陈进的男人摇摇头，轻松地道：“小病。”

徐增一把从他手里夺过药瓶，看了一会儿，道：“英文？好像是植物神经紊乱？”

“嗯。呵呵，看来你的英语功底没全丢光。”

徐增道：“我看八成还是心理因素导致的。是因为甘佳宁的事吧？”

“医生也这么说。也有可能是多年做化工吸入太多的有毒物质积累的结果吧。”他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徐增郑重道：“我建议你还是去精神病医院看看。”他摸出张名片，道，“这医生是市精神病院的主任医生，也是我朋友，专家级的，很难约到。如果你需要的话，回头我打他电话，替你联系好。”

陈进收下名片，点头笑了笑：“谢谢你，我真该去一趟的，不然以后行动里突然发病，就麻烦了。”

徐增痛声骂道：“你是不是无药可救了！”

陈进笑着摇头。

“人都已经死了，你还想怎么样？”

“替她完成未了的心愿。”

“她不是跟那几个混蛋同归于尽了吗，还有什么心愿？你怎么知道她死了还有什么心愿？”

陈进冷静地分析：“她至少还有两个心愿。第一，她不愿自己儿子以后过上天天提心吊胆、受人欺凌的日子。她不想儿子这辈子就此毁了……”

徐增打断道：“这儿子是何建生的，又不是你跟甘佳宁生的，你凑什么热闹？”

陈进呵呵一笑：“毕竟是她的血脉呀。”

“第二呢？”

“第二，始作俑者还没死，炸死的三个，我打听了下，都是小卒子。”

“你……你真是……”徐增沉默半晌，冷声道，“你要是真这么想，咱们绝交吧。”

陈进抿了抿嘴，抬头笑了笑：“好吧。”

徐增面无表情地道：“你不要仗着我们多年的交情，如果你犯事，我一定会第一个举报你！”

陈进笑了笑，道：“你是不是怕我被抓后，供出你是知情人？”

“你……”徐增表情复杂。

陈进道：“你放心，如果被抓，必然死刑，我为什么要拉上你这位朋友？”

“你……你以为只是死刑这么简单？你以为你死前会好过？”

“你不就是指用刑嘛。就算真能抓到我，他们不敢，也不会对我用刑的，我做了双重保险的准备。”

“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陈进笑道：“没有别的意思，你有你的立场，我明白，我有我的坚持，也无法改变。”

徐增默默坐在位子上良久，最后，他叹口气，疲倦道：“我问你最后一遍，你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的，还是认真的？”

陈进笑了笑，表情很镇定：“认真的。”

徐增缓缓站起，原地伸展身体，深吸一口气，冷声道：“好！从此你我各不相识，你今晚的话我都没听见。”

这句话说完，此刻开始，徐增的眼神已经很陌生了。

陈进点点头，笑了笑，没说什么。

徐增紧闭嘴唇，掏出钱包，快速叫过服务员结了账，站起来转身就走。但走出几步后，他又停下，立在原地许久，背着身冷漠地说了句：“不要以为美国货是什么高级东西。只要锁定你的手机号，五分钟以上铁定查得出，最好别超过两分钟。电话每次换张手机卡对你构不成经济负担。”

当他说完这句话时，他就后悔了。这句话一旦告诉陈进，自己就从实际意义上的知情人变成了共犯，难道我也要跟着陷入这个泥沼？

他咬咬牙，大步走了出去。

陈进坐在位子上，苦笑一下，直到徐增的背影离开目光所及处，他才低声说了句：“谢谢。”

他并不责怪他，身份不同，立场自然不同。

从此刻起，他就没了这个“朋友”。

从此刻起，他只能孤身奋战。

从此刻起，他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技术向他们证明，即便天空阴霾蔽日，一己之力也可以刺破一段光明！



第九章

经过细致严谨的分析和自我论证，陈进认为，要完成整个谋杀计划，需要做极其充分的准备工作，并且，最好能有个帮手。

他一个人虽然也可以把整个计划完成，但显然那样的结局是不完美的。必须要一个帮手，一个藏在暗处的“影子凶手”，协助他完成整起案子。

幸好，那天以后过了不久，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帮手”：一位意想不到的好朋友。

这位朋友，将成为他整个谋杀计划最关键的合作伙伴。

这位朋友是他最重视的人，一位事先他压根儿没想到会存在的帮手。

有了这位朋友的帮助，一切，都顺水推舟了，天衣无缝。

甚至……简直犹如上帝在犯罪。

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第一起案子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一个半月后，江小兵上完夜自习。

江小兵是原派出所副所长江平的独子，也就是上回在他妈教唆下，踢踩甘佳宁儿子的角色。

这一脚虽然是踢在甘佳宁儿子身上，实际上也把他自己的小命踢没了。如果真有生死簿，江小兵的名字很快就会被划去。

你可以得罪散打冠军，因为他最多把你暴揍一顿；可你也不要得罪化工博士，他轻易就能想出几百种方法弄死你。

许多人总觉得数理化和生活无相关，可陈进显然不会这么以为。

知识就是战斗力！这话是伟人说的最靠谱的一句。

所有的犯罪，逃不脱逻辑。

警察破案，不可能凭空破。

想要犯罪成功，首先要制造一个无懈可击的犯罪逻辑。

江小兵很跬，大概是承袭他老爹彪野的天性，学校里的人都怕他，才初二，就敢去收高中生的保护费。

初高中正是男生叛逆期，校内外混混儿很多，他俨然是里面的老大，许多社会小青年，也跟着叫他大哥。

晚自习还没结束，他和几个同学就溜达出来，来到校外，叼起一根烟，肆无忌惮地抽着。可是他不知道，黑暗中，一双眼睛已经盯上了他。

这双眼睛平时似乎显得很疲惫，但一看到江小兵，这双眼睛就发亮了。

别让我抓住你落单的机会。陈进心里冷笑着。他蹲了这小子好几天，这小子每天都跟一群人一起走，不太好下手。

不是说他跟一群人一起走，他就没办法要了他的命。

他有办法把对面四个流氓学生在两分钟内一起干掉。

之所以没这么做，不是他心地好，不想伤及无辜。过去他或许心地好，现在的他，为了整个计划，根本不在乎身上多背几条人命。之所以没这么做，只是因为，他要把第一个案子，做得完美。

完美到什么程度呢？

——他要在警察面前，光明正大地杀死江平一家满门，而且还要让警察对他完全无可奈何。

甘佳宁自忖三硝基甲苯威力大，走上了不归路，真是蠢到家了！

他常恨甘佳宁什么不告诉他，而是一人扛起了所有。

如果让他知道，他决计能帮她把对手一个个全部干掉。干得不留痕迹，警察永远找不出线索破案。

不过陈进知道，甘佳宁是不可能告诉他的。

他只能哀叹怨恨。

今天运气很好。等了好多天，总算等到江小兵落单了。

这四个人经过一家网吧时，另外三个说要去上会儿网，江小兵家里有电脑，没有同去，而是一个人抽着烟，大摇大摆地往家走。

经过路口的一个监控，他穿入了一条一边沿河的偏僻小街。此时，由于已是冬天的缘故，路上没见行人。

在走出二百米后，刚经过一棵路边大树后面，他突然感到脖子一阵刺痛，发出了一声本能的叫喊，但没过十几秒，还没等他完全看清面前这个人，就头脑发昏，随即倒下了。

陈进心里笑了笑：搞定。以后的事，就让我那位“朋友”处理吧。

第二天早上，江小兵的母亲王丽琴急匆匆跑到了派出所，直接找到所长范长根，焦急道：“老范，我儿子不见了。我刚去了学校，我儿子也没去上课。”

范长根知道她儿子是个小混混儿，以前要不是江平是他的铁杆手下，早把江小兵给处理了，现在江平已死，念在过去的交情，他还是安慰道：“不会有什么事的，你放心吧。你儿子大概出去玩了，要么去哪个同学家过夜睡过头了，你找他同学问问。”

王丽琴道：“我打他手机也关机了，而且今天连课都没去上。”

“手机没电了吧。”范长根知道江小兵这小混混儿在外混一夜很正常，有什么好着急的。

王丽琴皱眉道：“可他从来没有不回家啊，也没听老师说他旷过课。”

范长根心里冷笑一声，这家伙没旷过课？鬼才信。这种流氓学生，老师哪个敢管，还管他来不来上课啊。

说了一番，范长根始终还是那个态度，不认为江小兵这小混混儿能出什么事，打着太极劝她去学校再问问其他同学。

王丽琴没法儿，只能失落地离开，心里怨恨着：如果老江还活着，范长根决不会这种态度，都怪何家！都怪甘佳宁这贱女人！

她真想把甘佳宁的儿子活活打死，让她死了做鬼也不安心。

可她还没出派出所大门，手机就响了，接起一看，名字显示“宝贝儿子”，她连忙接起电话，正准备把儿子大骂一通，谁知电话里头先传出了一阵陌生的笑声。

王丽琴心头一沉，感觉不对劲，忙问了句：“你是谁？”

电话一头传来轻快的男声：“你家有多少钱？”

“我……我家……你到底是谁，怎么用我儿子手机？”

男声依然很轻快，很高兴的样子：“我问你家有多少钱。”

王丽琴心中的不安更甚了。她试探地问：“你到底是谁？怎么用小兵的手机，我儿子呢？”

“哦，江小兵啊，在我这里呢，不过我想问你借点钱，但我可能不打算还了，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他……”王丽琴马上意识到儿子被绑架了，急声道，“你让他跟我听电话。”

“喂喂喂，每次我问你问题，你都不正面回答，你是天生逆向思维吗？既然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了。再见！”

男子语气轻松，直接挂掉了电话。

王丽琴大急，忙回拨过去：“喂喂，你别挂，有什么要求好说，好说。”

“这就对了嘛。”男子笑了出声，道，“你家有多少钱？”

“我……我家……”她不知该如何回答，说得多呢，肯定要得也多，说得少，对方恐怕不信。

她正不知所措，没想到对方又开口了：“你不说算了，没关系，我看你家别墅挺大，应该有不少钱，你准备好三百万吧，少一分就等着收尸，哈哈。”

“三百万！”王丽琴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

“对，三百万，有问题吗？”

“这……这么大一笔钱，我去哪里弄？”

“这样呀，我看江平这些年，总是搜刮了不少钱吧，三百万应该不多，你要觉得多，可以不要儿子呀，哈哈。”

“等等，等等，你先让我听听小兵的声音，我要知道他怎么样了。”

“听听声音是吗？”

“嗯。”

“就这一个要求吗？”

王丽琴不明白他的意思，想了想，还是道：“嗯。”

男子哈哈大笑：“可我不同意呀，现在人质不在我这儿，我只是个中间人，只负责交接赎金的过程。总之你听好了，准备三百万，不准报警。到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再见吧。”

男子再次挂掉电话。王丽琴又回拨时，已经关机。

她陷入了挣扎：要不要报警？现在她还在派出所里。



第十章

王丽琴想了很久，她一个女人实在拿不定主意，最后，下定决心，还是回头找到范长根。

范长根听完她的描述，先惊讶了一下，后又觉得事有古怪。他听过很多小混混儿故意找人演一出绑架戏，来讹自己爹妈的钱。

江小兵就是典型的小混混儿。他这种人会被人绑架？他是不是也在讹他妈呢？

思索一番，范长根问：“打你电话的人声音听起来怎么样？”

“很年轻，好像就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哦……”范长根更相信是一出戏了。一群十几二十岁的流氓，教唆江小兵，也可能是江小兵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跟他妈讹钱。

这时，王丽琴手机又响了，拿起一看，还是江小兵。她向范长根示意：“又打来了。”

范长根道：“好，你接，开录音器和扬声器。”

王丽琴开了录音器和扬声器，接起，小心翼翼问了句：“喂？”

“你是不是报警了？”

王丽琴和范长根相视一眼，范长根忙摇头示意，王丽琴马上答道：“没有，我……我没报警。我儿子怎么样了？”

“哦……”电话那头应了声，接着道，“你可不要骗我呀，我很善良的，可要是你报警了，我就不再善良了，我们会在江小兵身体上开几个小洞的，哈哈。”对方残忍地大笑起来，随即听到王丽琴的焦急求饶后，笑得更开心了。他就是要看着这仗势欺人的一家品尝被人玩弄的滋味。

王丽琴不等范长根指示，大急道：“我真的不会报警的，你们不要动我儿子，我求你们，不要动他。”

对方马上转笑为戏谑：“好吧，我相信你了，可你为什么还待在派出所里不肯出来呢？”

两人顿时一惊。范长根更是心中一震，这小子居然敢在派出所门口蹲点！

他忙来到窗户边，微微侧头朝外看，大门前没有人站着，只是对面街上人来人往很多，对方是哪一个？也没看见谁在拿手机打电话。

这时，电话里继续快乐地说着：“好吧，就这样了，准备好钱，我会继续给你指示的。”

“等等，”王丽琴见他又要挂电话了，忙道，“让我听听小兵的声音。”

那头不耐烦道：“我跟你说了我是中间人，江小兵不在我旁边。你听不懂我的话吗？对了，我还有个条件。”

“你说。”

“这手机怎么搞的，提示余额不足二十块。如果停机了我就不再跟你联系了，你看着办吧，再见。”

说着又挂掉了电话。

回拨过去，对方已关机。

王丽琴和范长根面面相觑。隔了一会儿，范长根大骂道：“这货脑子有病啊！”

王丽琴咬咬嘴唇，焦急道：“老范，你看……你看这件事怎么办？三百万不是小数目，我家哪有这么多现金！”

范长根除了爱抓黄赌毒，哪里是块破案的料，他还在想着对方到底是不是江小兵一伙的一起讹诈他妈呢，思考一番，道：“可以查一

下手机信号的定位，这事情我们派出所办不了，得报到县局里去。嗯，这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他还在从长计议，那头电话又打过来了：“你怎么还没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可以断定你在报警了，那我们也没什么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还没等王丽琴说上话，对方居然又挂了。

回拨过去，再次关机。

范长根简直气得从椅子上跳起来，大骂道：“这货当自己是谁啊，神经病！”

王丽琴可没心思再跟他从长计议，把录音拷贝给他，恳求他赶紧报县局刑侦队帮忙，随后匆忙离开派出所，提心吊胆地回到家中，先无奈地给江小兵手机充了话费，然后思忖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虽然她家资产不止三百万，但一时间要凑三百万现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逼不得已，只能跟亲戚朋友先匀一下，毕竟她家有好几处房产，借钱倒也不会太难。



第十一章

范长根重新把整件事梳理一遍，还是不太相信江小兵是被人绑架了。但不管是真的绑架案，还是一帮小兔崽子联合起来坑爹妈的把戏，这行为都已触犯刑法。

刑事案件还是交给刑侦队吧，自己在这儿废脑筋干吗。于是他就派了个警员，把拷贝的录音交到县局去。

县局刑侦队队长林杰反复听了几遍录音，又问了来人关于江小兵的情况，江平已死，下面警员也不再客气，直截了当说他是当地学校里的小混混儿，很多家长都来报过案。

林杰打发人走后，思索一番，和手下人商量。

手下队员问：“林队，这事要不要告诉老大？”

“告诉个屁！”，林杰不屑道，“这种小事也浪费老大精力，知道了不把我们臭骂一顿！”

“可是……可是是绑架案呀。”

林杰果断摇头：“用你的小脑子想想，怎么可能真是绑架案？江小兵那兔崽子是个混混儿，很会打架，谁没事干去绑架个很会打架的小混混儿？开口就要三百万，没脑子啊，有这么狮子大开口的绑架犯吗？就算要绑架勒索一大票，更有钱、更好下手的多得是，怎么会挑江小兵？我听手机里这傻瓜的声音，听着就是一二十岁的毛头小子，百分百是江小兵这浑球儿在外厮混没钱了，就和一帮兔崽子合伙演了出绑架案，讹诈他老妈。哼，开口就勒索三百万，一听就是还没走上社会的浑蛋学生，对钱压根儿没概念。还有啊，对方说什么自己是中间人，江小兵不在他身边，所以没法儿给王丽琴听他儿子声音。绑架案还有中间人？一定是怕江小兵和他妈一通话，就露出破绽，所以捣鼓出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警员连连点头，崇拜赞赏：“有道理，那我们怎么处理？”

林杰道：“抓了这帮兔崽子再说，谁让这些傻子给我们乱添麻烦的。”

“怎么抓呢？”

“这还不容易？你再找个人，一起上王丽琴她家，等对方打电话过来时，你们直接戳穿他们，吓唬一下就回来了。这帮小鬼！”

可怜的陈进做梦都没想到，他们根本不信江小兵被绑架了。

两个年轻的警察光明正大地开车进入王丽琴家的小区，按了别墅门铃，王丽琴出门看到两个警察，大惊失色，慌张放他们进来，急问：“你们……你们就这样来了？会不会被人看到？凶手说我报警，他就撕票。”

一名刑警自信地呵呵一笑：“对方说绑架你就信了？”

王丽琴不明白他们的意思。

这位刑警聪明地做出分析，证明江小兵没被人绑架，而这只是他和那些小混混儿联手导演的一场讹家里钱的戏。

一是对方一直不让王丽琴听江小兵的声音，因为对方知道，王丽琴如果和江小兵对话上了，江小兵很可能说漏嘴，露馅儿了。哪有绑匪连人质声音都不让家属听一句的？从没有过的。

二是对方说他是绑架的中间人，江小兵不在他身边，他们做了这么多年警察，自己经办的和听到的绑架案里，哪有什么中间人的，这帮小鬼一定看多了电影。

三是听说她儿子挺横的，绑架为什么不抓更有钱人家的公子，挑她家这个有点横的愣头青？

四是他们了解了下，她儿子放学回家，都是和一大帮人一起走的，哪有机会被绑架？其他人都好好的，唯独他能在众人眼皮底下被绑架？

五是绑匪声音听着幼稚，一听就是不超过二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即便绑架，哪有绑匪张口就要三百万巨款的？说明绑匪对钱压根儿没概念，肯定是还没走上社会，没接触过生活的小混混儿。

五条理由一展，听得王丽琴将信将疑，但刑警说得言之凿凿，她细想一番，认为很有道理。但想到儿子居然会伙同他人一起讹自己的钱，她又是一阵伤心难过，看来以往过分溺爱孩子，长大了管不住。

随后，她醒悟过来，忙问：“我儿子被他的狐朋狗友带坏了，联合起来搞绑架，最后你们找出来，会不会有事？”

一名刑警郑重道：“这是触及刑法的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我自己不追究他们，他们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当然了，民事案件民不举，官不纠，刑事案件一旦立案，改不了的。另外几个年纪大点的家伙要坐牢，你儿子虽然未成年，还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责任大小就看谁是主谋了。”

王丽琴大急，真后悔没想清事实就报警了，忙问：“我儿子到时会有什么处罚？”

“劳教一段时间吧，具体时间长短，得看实际案情。”

王丽琴听得提心吊胆，她想着儿子这次回来后，必须要好好管教一番，但关进去劳教，那也太过了。

她是江平老婆，自然知道劳教所里是什么样的。

她忙转身回屋子里，拿出五条休闲利群，外加两瓶高端白酒，在和刑警的一连串客套中，最后还是塞进了他们的后车厢，拜托他们和林队长说说，这事情是别人带坏她家儿子的，不要让孩子被劳教，等等。

两位民警一边笑着推托，一边表示此事会有很大的斟酌余地的，劝她尽管放心。

刚一番客套完毕，王丽琴手机响了，又是江小兵的手机，她忙跟刑警示意，刑警叫她把录音器和扩音器打开，到时要作为证据。

她照做接起电话，对方轻快地问：“怎么有辆警车进你们小区了，该不会是你报警了吧？”

王丽琴气呼呼地质问：“你到底是哪个？别把我们小兵带坏了！”

这句话一冒出，显然是对方始料未及的，隔了半晌，对方才反应过来：“等等，等等，这是什么剧情？什么叫我把你们小兵带坏了？这……这不太合适吧？”

王丽琴道：“你这小畜生别废话，快让江小兵接电话！”

对方无奈道：“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只是个中间人，江小兵不在我旁边。”

一位刑警直接凑上来，拿起手机就喊话：“我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你们和江小兵马上到镇派出所来投案自首，你们这种行为已经触犯刑法了，现在自首，看在你们年纪轻，还能从轻处理。”

对方讶然了一阵，然后才呢喃吃惊道：“王丽琴，你真的报警了？”

王丽琴一听他口气，显然是听到报警后，心虚了，冷哼一声，道：“你不要再装了，也不要继续带坏我家小兵了，让江小兵接电话，你们都去自首吧。”

“等等，等等，我刚来，你们就叫我去自首？这样……这样不合适吧？”

刑警严肃道：“对，你们这次玩得太过分了，马上到派出所，我等你们。”

“咯咯咯，别这样，”电话那头干咳一阵，才回过神来，“对不起，我真有点跟不上你们的节奏，让我想想，让我重新分析一遍，现

在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是，你们不相信我绑架了江小兵？”

三人面面相觑，这蠢货还不承认吗？

刑警道：“你不要妄想继续演下去了，你好好思考下轻重缓急，听你声音，大概满十八周岁了吧，有些事你要考虑清楚，明白后果。快到派出所来！”

对方沉默了一下，吐口气：“唉，好吧，我这边考虑一下，待会儿再给你们电话。”

刑警很得意，看吧，这帮小鬼心虚了。

过了会儿，绑匪再打来电话：“江小兵的耳朵是不是有颗大黑痣？”

王丽琴狐疑地看了眼两个警察，随后奇怪问：“是啊，干吗？”

“哦，那等下再说吧。”对方挂掉了电话。

他们再回拨过去，又关机了，气得两个刑警直咬牙，恨恨道：“这蠢货怕是没进过派出所，等他进来我要他好看！”

而王丽琴的心里起了一重担忧，她隐约感觉这事恐怕不是刑警说的那般轻巧。



第十二章

两个没经验的警察正在派出所里跟人聊天打发时间，等着预期中的几个小流氓带着江小兵一起投案自首。

这时，见到王丽琴急匆匆跑进来，道：“对方刚才又打了我一个电话，说要去望江路东面尽头的一个垃圾桶旁，捡一个小纸盒。他说过半小时会再打电话给我。”

“这是什么道理，这帮家伙还不醒悟？”一人道。

另一人也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想了想，说：“还是去看看吧。”

望江路是城郊的一条偏僻马路，修好没多久，路灯监控等配套都还没搞起来，东面的尽头果然有个垃圾桶。

三人来到垃圾桶旁，周围找了一圈，哪有什么小纸盒？

正在气恼时，电话又响了，接起后电话那头似乎扬扬得意地问：“怎么样，纸盒找到了吗？”

一名刑警夺过手机，大怒道：“你们这帮小兔崽子到底在玩什么花样！哪有纸盒啊，我现在就在垃圾桶旁。”

“没有？难道你们找错了？”对方很惊讶。

“几百米内就这一个垃圾桶，哪里会找错！”警察怒不可遏。

对方沉默了片刻，抱怨一句：“都怪我疏忽大意，纸盒子放着说不定被捡垃圾的收走了。麻烦，难道又要让我恶心一次？”

“什么恶心一次？纸盒里是什么！”警察急问。

可是电话已经挂掉了。

“妈的，这小子真不想活了！”另一个警察破口大骂。

方才那位警察和王丽琴感觉事态似乎越来越不像所说的，只是联合起来演的一出绑架案，脸上都开始笼罩上一层阴霾。

他们在垃圾桶周围继续搜寻一番，没有结果。

没多久，那位怒气冲冲的警察接到了个电话，过后，他张张嘴，脸色沮丧，干声道：“有个捡垃圾的来报案，说他……说他捡了纸盒子，打开发现装了只人耳朵，上面有颗大黑痣。”

王丽琴听完，当场昏了过去。

县局刑侦队的办公室里，王格东脸上泛着铁青，看着眼前这个纸盒子里的“恶心”玩意儿。

一只人耳朵，一只长了颗大黑痣的人耳朵，如果仔细看，会发现这只耳朵还是煮熟的。

王格东手指重重地戳了戳桌面，冷声问：“到底怎么回事！”

队长林杰和另外两名队员支吾地把事情经过复述了一遍。

听完，王格东狠狠咬了咬牙，怒道：“你们有没有脑子，我问你们有没有脑子！你凭什么武断是江小兵跟其他人设的骗局？就凭你那么几条幼稚可笑的分析理由？就凭你那么点脑容量你就直接下结论！现在是少了只耳朵，要是灭口了怎么办？林杰，你说现在怎么办！绑匪把受害人耳朵割了，还煮熟了！你说怎么办！”

林杰无言以对，他早上还信誓旦旦坚决认为是出戏，没想到马上就出了这种事。

确实，也只能怪他们太武断，跟绑匪通话时认为对方话语轻佻，声音年轻，并且不让家属听人质声音，坚信是江小兵同伙设的骗局，还催促对方快点去投案自首。这才闹出耳朵的事情。

这时，一名警察扶着眼眶通红的王丽琴跑了进来，手上捧着手机，铃声大作。

“老大，又打来了。”

王格东照例打开录音器和扩音器，让王丽琴接起再说。

“喂，还是我，我们在望江路东面尽头的倒数第五个垃圾桶，又放了个纸盒，可是这次没有痣，不知道你会不会认得出来。”

“你……你又……”王丽琴差点又当场昏倒。

“什么你又？”对方愣了下，随即明白过来，抱怨道，“你们找到了耳朵怎么不早告诉我，捧着这东西我也觉得很恶心。”

王格东听到这个年轻的声音，心里泛起一股厌恶，这俨然像极了变态杀手的口吻，反正对方已经知道王丽琴报案了，藏着也没有用，他接过手机，沉声道：“我是县公安局的，你们不要冲动，我劝你们考虑仔细，不要再做糊涂事了。你们有什么条件，说吧。”

对方似乎在琢磨：“本来我们商量着，说如果王丽琴报警的话，我们就撕票，现在可怎么办呢？”

王丽琴激动道：“你要钱是不是，我一定给你，不要伤害我儿子。我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哦，看不出你这么会说话，很通情达理嘛，我们如果再撕票就太说不过去了。咱们的合作还是可以继续的，我相信你儿子就算没了两只耳朵，看起来很奇怪，但毕竟还活着的，是吧？你只希望他活着就行了，对吧？那个谁——就是刚才说自己是公安局的那位老兄，还在吗？”

王格东皱眉道：“你想怎么样？”

“你声音听着不像早上的笨蛋那么嫩，看来你应该是他们的头儿，把你的姓名和职务报上来听听。”

他犹豫一下，不爽地开口：“王格东。”他加重了一下语气：“副局长，专管刑侦！”

“啊哟哟，我好怕呀。”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怪怪的腔调。

听到这副欠揍的声音，王格东真想回他一句“去你妈！”。

对方继续道：“王丽琴在吗？你报警的事我们可以不追究，原谅你吧。不过等到咱们交赎金那会儿，如果警察跟在你后面，那就只好拜拜了。——还有那位号称专管刑侦的了不起的王局长，既然王丽琴报案了，我相信你们不会撒手不管，好吧，你们要玩我们就陪你们玩，只是，别在交赎金时让我看到你们。”

王格东一脸冷色：“怎么交赎金？”

“你又不是王丽琴，我干吗告诉你？拜拜。”

说完，又挂断电话，打回去依旧关机。



第十三章

王格东被绑匪气得脸色都变了，他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甚至可以说老三老四的绑匪。根据对话中的声音分析，这人年纪很轻，但恐怕是个心理变态的家伙。他自称“我们”，看来还有同伙。

他忙叫人再跑一趟望江路，把另一只盒子拿回来。

随即思索一番，要按步骤抓捕绑匪。

他把刑侦队主要队员全部叫过来，布置工作。

第一，马上查手机信号，一旦确定目标所在的区域范围，即刻回报，到时再安排便衣，以维修管道等伪装方式，接近绑匪所在点。

第二，找两个便衣，到学校问昨天和江小兵一起的同学，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原整个事实经过。这件事一定要做得隐蔽小心，因为绑匪很可能会在暗中盯着警方行动。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半，要快点到学校去，赶在夜自修结束前完成工作。

第三，从仓库里拿出相关的电子设备，把王丽琴的手机改装，使不管接到什么电话，都能第一时间连到警局，并能由公安发出对话的指示。

第四，先让王丽琴回家，派两人穿成便衣，偷偷潜入家中，把家里电话也连线到警局，同时房子内外要彻底搜查，确定是否有监听设备等。

至于绑匪索要的三百万现金，王格东压根儿就没想过，他认为一切顺利的话，今晚就能把绑匪揪出来。

工作迅速展开，王格东留守办公室坐镇指挥。

很快，林杰带来了第一个消息：“老大，信号查不出。”

王格东一迟疑，道：“怎么回事？”

“对方关机了，今天白天绑匪每次打电话，都是开机打完马上关。根据白天信号所在的地点，发现绑匪处于移动状态，技术人员说绑匪可能是用了信号干扰装置，使手机信号不是固定地发往同一个手机基站，这种装置很多诈骗电话也用。另外，由于绑匪开机时间很短，移动公司收到的信号数据有限，技术人员只能确定几平方公里内的区域，没法儿准确锁定位置。”

王格东道：“歹徒下一回开机时，我们多久能查出他的位置？”

林杰道：“我们已经监视江小兵的手机号，正常情况下，就算他继续用信号干扰装置，只要他开机时间超过两三分钟，我们就能把他锁定在直径不超过一百米的区域内。”

“如果他还是和今天一样说几句就挂了呢？”

林杰无奈摇头：“那测出的区域，面积还是挺大的，不太好确定。”

“我们公安里，就找不出厉害点的技术人员，能准确锁定信号位置的？”

“技术员说，如果对方没有使用信号干扰装置，我们既然已经监视对方号码，只要对方开机，十几秒里就能锁定对方位置。查位置的原理是根据移动基站接受信号的位置，进行校正，时间越长，范围越精确。但信号干扰装置就是让手机信号并非固定地发向最近的基站，所以确认准确位置有难度。如果绑匪继续用干扰装置，打一两分钟就挂电话关机，那是肯定查不出来的。”

王格东挠了挠头，皱眉道：“知道了，你继续去盯着其他事，安排专人二十四小时盯手机信号。”

没几分钟，潜入王丽琴家里的便衣打来电话：“老大，家里搜过了，没有任何监听监控设备。给她手机安装的连线设备已经弄好，我们正在她家待着，随时候命。”

“好，你们今晚就守在她家吧。”

又隔了些时间，两个警察捧了另一只纸盒子回来，里面自然是江小兵第二只煮熟的耳朵。

王格东看了一眼，一阵厌恶，这歹徒真是变态，居然把耳朵割下来，还放锅里煮了。从耳朵的状态看，应该是清蒸的。

他叫他们把东西拿下去交给法医，顺便查查纸盒子是否有额外线索。

因为望江路没监控，纸盒子又很小，甚至可以往衣服里一塞，即便歹徒是从其他有监控的路段经过，也没法儿被警方看出嫌疑，所以王格东没有要求他们对望江路附近的监控进行排查。

到了晚上十点多，学校的便衣回来报告：“老大，昨晚江小兵和三个同学在夜自修结束前逃课回家，时间应该在九点十分左右，他们路过一家网吧时，这三个同学就去里面玩儿了，江小兵是一个人回家的。之后发生什么事，他们三个都说不知道。”

王格东脸色有些阴沉，道：“三个人是分开做笔录的吗？”

“嗯，分开问的，我们仔细核对口供，三人供述没有矛盾，这是他们的详细口供。对了，老大，这三个学生要不要带回来继续审？”

王格东看了一遍口供，发现并无出入，摇头道：“先不用，毕竟是学生，明天要上课，初步看和这三个学生无关。嗯……这样，你找一下江小兵可能的回家路线，看看哪些路段是有监控的，然后打电话给交警，让他们把监控拿过来。”

“好，我马上去办。”

一直忙到大半夜，总算在监控里找出了江小兵的身影，他走进一条非主干道的小马路，这条马路不长，大约就四百多米，两头分别有一个监控，路的一边是河道，另一边是整排连成一体居民楼和店面屋，没有其他的通道。

所以这条马路相当于一个封闭区间。

录像在晚上，清晰度很差，但还是能看出大致的情况，江小兵从第一个监控处进去后，再也没从任何一个监控处出来。

王格东陷入思索：是绑匪就住在这短短四百多米的居民楼里，把江小兵抓楼上去，还是绑匪开车，把江小兵带走了呢？

不管答案如何，妄想今天晚上破案是不可能的了。



第十四章

第二天早上，一名刑警急匆匆跑进王格东办公室：“老大，有个陌生号码打来，怀疑可能是绑匪。”

王格东急忙跑进网络室，一边叮嘱技术人员马上监测信号点，一边通过话筒传指示给王丽琴：“你接。”

王丽琴接起后，颤巍巍地道：“喂？”

电话那头问了句：“你好，还是我，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你儿子的手机卡我不再继续用了。”

王格东心里一惊，刚监听了江小兵的手机号，绑匪居然不用了，这可怎么办？忙使个眼神，暗示身旁的技术员监控这个号码。

对方继续道：“钱准备好了吗？”

王丽琴不知如何回答，王格东道：“告诉他，这么大一笔钱一时半会儿凑不齐，需要点时间。另外，尽量拖延通话时间。”

见王丽琴迟迟未回答，电话那头突然笑了起来：“是不是在跟警察商量怎么回答我？”

王丽琴连忙否认：“没有，怎么可能！我，我不会找警察合作的。我只要我儿子活着回来。”

“哦，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这个电话，昨天那位主管刑侦的好厉害的王局长听不到吗？”

这句话不光王丽琴听得到，王格东听得到，全办公室里的所有刑侦队员都听得到，王格东冷哼一声，默不作声，他心里在骂：“我就说了我主管刑侦，什么时候说过我自己‘好厉害’了，这小子几次揶揄自己，根本是活得不耐烦了！”

王丽琴道：“没有，当然，他听不到，只有我自己……”

“对不起，这个电话你接得有点晚，到现在时间超过两分钟了，我马上要挂电话，对了，听说只要手机开机超过五分钟，你们公安就能锁定我的位置吧？是不是这样，那位主管刑侦的好厉害的王局长？”

王格东浑身一震，直接切过信号，对电话喊：“你到底是谁，怎么知道的？”

对方没有回答他，只笑着说了句：“再见。”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所有队员都尴尬地看着王格东，王格东抿抿嘴，看向技术员，问道：“信号锁定了吗？”

技术员干张张嘴：“没有，绑匪换了新号码，我还没做好监控的工作，他就挂了。”

王格东微眯起眼，道：“绑匪怎么会知道开机超过五分钟，就能锁定他位置的？”

技术员绞尽脑汁想着解释：“也许歹徒也懂这方面的技术，这些知识网络上能查到。”

“哼！”王格东站起身，道，“林队，马上带人，一起去王丽琴家。”

林杰疑惑道：“老大，绑匪如果派人盯梢，看到我们光明正大去王丽琴家，会不会……撕票？”

“他们都知道我们的行动了，藏着掖着有什么用！”

一群人刚到王丽琴家没多久，手机响起，只是这次又是另一个陌生号码。王丽琴小心接起：“喂，哪位？”

“还是我，又换了个号码。对了，钱准备好了吗？”

王丽琴按照身旁王格东的吩咐，道：“三百万，是不是太多了，我没有这么多钱，能不能少点？”

对方倒是很爽快：“没问题，少了两个耳朵嘛，一个耳朵一万块，这样吧，二百九十八万。当然了，我这人很好说话，还能继续打折，一根手指算三万块，一条胳膊二十万，一个……”

王丽琴忙制止：“我一定凑，我一定凑，给我点时间好吗？”

“没问题，三天后我再联系你。对了，我要求钱是从银行取出的，十万块一沓的钱砖，这样我才容易运走，也不用费力气点数，其他包装的我都不要。记住，别想用假钱糊弄我，否则后果自负。还有那帮警察，有本事这三天找到我们吧，交赎金那天如果跟来，你们会后悔的。”

看样子他又要挂电话了，王格东急忙切过音频通道，道：“人质现在怎么样，让我们听听他声音。”

“我有跟你说话吗？那位好厉害的专管刑侦的王局长！”

对方发出尖锐嘲讽的笑声，说完，又直接挂断电话。

回拨过去依旧关机，王格东本在官场中修炼出内敛的性格，此时也不免被他气得脸都肿了，几次三番只要他一张口，歹徒就揶揄一句“好厉害的专管刑侦的王局长”，随即就挂掉电话。

我跟他前世有仇啊！这畜生！被我抓住非打得他跪地求饶！

林杰道：“老大，绑匪好像是在挑衅我们警察？”

王格东咬牙：“岂止是挑衅，他们就是向我们警方下了战书！哼，三天内，我一定把这帮畜生揪出来，到时带回局里，看怎么收拾他！”他眼中流露出厉厉凶光。显然除了这家伙外，从无人敢对他如此揶揄调侃。

王丽琴急道：“王局长，我该怎么做，我家小兵能回来吗？”

王格东自信满满：“你放心，一定找得到！”

“那三百万我要不要先准备起来？”

“怎么？”王格东瞪了她一眼，“你不相信我们三天内一定把那浑蛋抓出来？”

王丽琴连忙否认：“不是不是，我是……我是不知道怎么做，而且……而且小兵的耳朵被他们割了，我怕……”

王格东哼一声，打断道：“你留在家等消息吧，反正电话已经连好线，凶手若再打来，我随时能接通，有什么情况再联系我吧，我派两个人在你家守着，另外再加派几个警力，二十四小时监控你家附近的人员往来。其他我自有安排。”

说完，王格东吩咐一番，带着林杰一群人走了。

他势必要在三天内把这帮可恶的绑匪揪出来！尤其是绑匪里这个揶揄自己的小畜生！



第十五章

城外一座山上的公墓，陈进背着双手，拾级而上。

找到甘佳宁的墓很简单，他那天跟踪何家婆婆上坟就知道了。

这是个双人墓，上面贴着何建生与甘佳宁的合照，当然，陈进知道，甘佳宁的墓是空的，因为尸体根本没法儿拼。看着两人的合照，陈进心头泛起一阵酸酸的醋意，嘴里念叨着：“个子高、长得帅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被人打死了，还连累了你，现在后悔吧？”

他抿抿嘴，摸了摸自己不太茂密的头发，掏出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一寸照，盖在何建生的照片上比对，本想嵌进墓碑上的照片框里，代替何建生，随后想了想，道：“算啦，我若这么做，你肯定要跟我算账了。你呀，就喜欢这种小白脸。何建生啊何建生，你可真娶了个不要命的好老婆，对你一往情深，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若我有你的一半福气，我第二天就死也心满意足了。”

他转而把照片放到了墓碑一旁，拿了块石板随意盖住，坐到一边，继续道：“你们俩夫妻在这儿，我这张照片当个电灯泡不介意吧？即便介意，反正现在也没法儿反对。不过这便宜我也不会白占，我会帮你们做点事的。如此结果，是我失去了徐增这位发小儿。他一定是以为我疯了，你们呢，听我这般神神道道地说话，也觉得我脑子坏了吗？其实我脑子清醒得很，我所做的，是徐增没法儿理解的事。不过甘佳宁，你既然敢这么做，你当然理解。”

说完这些，陈进又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强行忍住，掏出药吃下，过了几分钟，重新恢复了镇定：“我现在说的这些话，你们也听不见，无非是我有些寂寞，对着墓碑说说，也是对着我自己说。甘佳宁，你猜，我会用什么手法对付那些人？你肯定猜不到。你就在一旁看着吧，让我先做完第一个案子让你开开眼。当然了，这次也不算我一个人动手，我还带来一位意想不到的帮手，那位朋友才是犯罪的主角，我嘛，甘心做个配角。哈哈，不过警方一定以为我是主角咯。其实对付起他们来，也挺讽刺的，想着他们那天怎么对付你儿子，现在他们又如何苦苦哀求我，我随便耍个情绪，就把他们弄得神经紧张，

真富戏剧化。好吧，今天我还有很多事，就先聊到这儿，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们。”

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收敛了下他的一整块腹肌，重新背着双手，嘴角挂着一抹笑容，拾级而下，缓缓离开。

山下过道处，正走上来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徐增，手里拿着一束白菊花，女的年轻漂亮，身上的穿着和手里的包包一望而知是个富家女。

两人擦肩而过时，徐增看了陈进一眼，随即目光平视向前，似乎这个人压根儿不存在。

双方相隔远后，身旁的女子悄声问道：“刚才那位怪大叔干吗一直看着你？”

“怪大叔？”徐增一愣，随即笑了出来，“那人看上去很老？”

女子道：“废话。”

“你看他，有多少岁？”

“有什么好看的，五十岁吧。”

徐增咳嗽着把笑意忍回去，道：“要是这人和我差不多岁数，不知道他听了会不会吐血。”

女子奇怪问：“你和他认识的？”

徐增果断摇头否认：“怎么可能，我哪认识这种古怪的神经病呢。”

“哦，”女子释然，“吓死我了，这个人一直看着你，又听你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你和他认识呢。”

徐增道：“走吧，送上花，咱们就走人。”

女子道：“今天又不是什么日子，你干吗要跑公墓来？”

“不是跟你说了嘛，看个朋友的朋友，今天刚好是她的七七。”

“你哪个朋友的朋友？”

“我的发小儿，现在在美国，是个化工的博士，托我来送束花。”

“哦……就是你说的何家那个姓甘的女人？”

“嗯。”

女子咂咂嘴巴：“她可也算个烈女了，看来你朋友一定是喜欢她咯，她结婚好几年了，现在死了，你朋友还记挂在心上。不知道你对我会不会这么用心。”

徐增哈哈一笑：“不妨你也当回烈女，你看看我会不会这么用心。”

“去死！”女子扭抓他的脸，徐增大笑躲闪着，但间隙的目光依然瞥了眼山下遥在远处的那个孤独的身影，心里不禁一抹悲凉袭来，忙赶紧瞥回视线，不肯再去想。

到了甘佳宁的墓前，他看到墓旁已被打扫了一遍，还放了一束花，他以为是陈进放的，并不在意。

女子无聊地在一旁等着。徐增把花放好，清理了一下墓前的杂草，不小心碰到了那块石板，看到石板下有张照片，他抬起石板，抽出发发现是陈进，站在原地微微眯起眼睛，心里冷哼着：“把自己照片放在这儿，如果将来被人看到，岂不是直接就成了怀疑目标？”他一把抓起照片，撕碎后揉捏一团，朝旁边乱扔出去。

徐增立在原地，默默驻足了一会儿，随后气恼地捡起地上的尖石头，把墓碑上何建生的照片划得稀烂，吐了口气，转身离开。



第十六章

会议室里聚满了刑警，金县治安还算可以，一年到头没几次刑事大案。这次闹出个绑架案，而且绑匪一开场就割下人质耳朵并煮熟，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加上绑匪以大言不惭的口吻挑衅警方，彻底将警方震怒了！

王格东向全体做了案情通报，随后道：“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绑匪一共有几个人。目前跟我们联系的只有一个人，但他一直自称是‘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伙人一共有几个，以及他们有几个窝点。”

一名老刑警分析道：“对方自称是‘我们’，但我觉得绑匪就是他一个，没有其他同伙。”

“哦？”王格东好奇地看他一眼，道，“为什么这样认为？”

“绑匪说他是绑架的中间人，江小兵不在他身边，但割耳朵煮熟那一回，对方又称这件事让他很恶心。如果江小兵不在他身边，而在另一个窝点的其他同伙处，那么他怎么割下江小兵耳朵的，又哪会觉得恶心？这说明所谓的中间人是假的，江小兵就在他身旁，他自称‘我们’，只是为了壮大声势，装腔作势。”

另一人反驳道：“你这个分析不对，我记得绑匪第一次要割耳朵前，电话里说他们要商量一下，挂断电话后，过了几分钟才重新打过来问江小兵的耳朵上是不是有颗大黑痣。这表明江小兵确实不在中间人身旁，他先打了电话给其他绑匪确认后才说的。至于绑匪说的恶心，不是指割耳朵这件事，是指把耳朵放在望江路上。江小兵的耳朵，是绑匪的同伙在其他地方割的。随后同伙把耳朵交给他，他把耳朵装盒子里，放望江路上。”

老刑警道：“可是如果说，江小兵在其他同伙手里，为什么同伙割下耳朵煮熟了，先交给中间人，再由中间人来安放，不是同伙直接放到望江路上？”

这人道：“这说明绑匪有严密的分工合作，其他人只负责控制江小兵，所有的与外界接触，都由这个中间人来完成。即便中间人被抓，他们手中依然控制着人质，能与我们警方周旋。”

听了他的话，老刑警暂时也找不出理由反驳，因为他们目前所有的猜测，依据的都是这个“中间人”的所有对话，此人的话里有几分真几分假，根本没法儿断定。

王格东对他们的观点，觉得都有几分道理，与绑匪通话时，他自称是“我们”，又称自己是中间人，江小兵不在他身旁。但江小兵的耳朵至少他是见过的，也是他安放在望江路上的。如果绑匪真有如此严谨的分工合作，看来对方有点来头，案子不是那么容易破的。

思索一番，王格东道：“目前仅有的线索依据只是我们跟绑匪进行的几次通话，仅凭这些，还无法完全判断绑匪究竟有几个人。我们姑且从最坏情况考虑，相信绑匪说的，他是中间人，另有团伙在控制着江小兵。现在最关键的，还是找出绑匪的位置。无论是这个中间人，还是控制江小兵的其他团伙，只要找到其中一处，就能一举抓获这帮匪徒。嗯……还是按步骤来吧，林队，你先给大家讲解一下江小兵失踪的情况。”

林杰站起身，安排投影仪在墙上投出一幅地图，他拿着天线杆介绍：“江小兵是进入这条长度为四百多米的安乐路后失踪的。大家可以看到，安乐路的地形比较利于我们警方的破案。这条路上，一边是河道，河道很深，绑匪不可能从河道出入。另一边是居民楼和店面屋，共一百多户人家，有整排沿街房屋，背后是片绿地和已拆迁路段，房屋中间没有隔断，也没有其他小路进出。而在安乐路的两头，分别有一个监控探头，也就是说，整条安乐路是个封闭区间。绑匪作案，也必然经过监控探头。虽然案发是在晚上，两个监控的清晰度都不好，但我们初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只发现江小兵从西面这个探头处进入后，再没从任何一个探头处出去。那么绑匪让江小兵这样一个大活人，从安乐路这个封闭区域内消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用车把江小兵装上后带走了。二是绑匪的窝点就在安乐路一侧房屋的某一间内。”

王格东补充道：“绑匪的窝点就在安乐路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经过我们的前期侦查，得知江小兵的回家路线不固定，大部分时候都跟其他同学绕外面的大路回家，很少会穿过安乐路。如果绑匪的窝点就在安乐路上，他要绑架江小兵需要等待三个条件：一是江小兵落单；二是江小兵选择走安乐路回家；三是安乐路当时没有其他行人。三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概率很小。所以我考虑，绑匪提前在安乐路上租下房子，等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绑架江小兵，造成江小兵凭空消失的假象，得等到猴年马月，这种犯罪可能性很小。所以绑匪更应该是用车把江小兵带出监控的。”

大家对王格东的分析都很认同。

王格东继续道：“如果绑匪是用车子把江小兵运走了，那么不管绑匪是在案发前车子就已停在安乐路上，还是案发后，制服住江小兵，才把车子开进来运走，最终的结果，绑匪的车子必然是在案发后，驶离出了安乐路上的监控处。林队，案发后驶离出安乐路监控处的车子有几辆？”

林杰道：“当时已是晚上，冬天人流、车辆少，我们统计了下，案发后一小时里，只有九辆车开出了安乐路的监控处。这九辆车都是经过安乐路，不是原先就停在安乐路上的。”

王格东道：“这几辆车能排查吗？”

“探头清晰度低，又是晚上，车子打着灯，一大半车子看不清号牌。不过我准备找市局的图像专家帮忙，把画面调清晰。即便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们通过车子的主要特征，早晚也能找到这几辆车，但找寻工作恐怕很难在三天里做完。”

王格东用手摩挲着脸上的胡楂，思索下，道：“这几辆车也未必就是绑匪的车了。安乐路上能停车的吧？”

“能，路的右侧是停车道，我们了解过，每天晚上会停二三十辆车。”

王格东道：“这次绑匪的语气很硬，底气很足，显然有备而来。聪明的绑匪不会在第一时间就经过监控离开现场，他先把江小兵控制

在车内，等到第二天再离开的话，我们的排查工作就困难了。”

林杰道：“我感觉这伙绑匪是心理变态，不会这么聪明有耐心等待第二天。”

王格东不软不硬地说一句：“不要带着感觉办案。”

这话虽没明说，也听得出意思。

如果不是林杰凭感觉自作聪明，江小兵的两个耳朵也不会被割下煮熟了。王格东一向觉得林杰这家伙有点轻浮，办案不够严谨，成不了大事。

林杰抿抿嘴，只好道：“江小兵的失踪情况基本就是这些了，老大，现在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做？”

王格东想了一阵，道：“要在交赎金前锁定绑匪身份。我们只剩下两天多的时间了，接下来要做好四块工作内容：第一，安排便衣到学校附近进行走访，询问江小兵要好的同学，看他最近是否有异常情况。江小兵平时都跟一帮人一起回家，当天晚上刚好他落单就被绑架了，说明绑匪一定经过了很多天的踩点跟踪才抓到机会。说不定有同学注意到这个跟踪的人。另外，重点关注跟江小兵要好的社会人员，尤其是一些成年流氓，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几个流氓联同绑匪做的案子。第二，安乐路上的一百多户人家，安排便衣和辖区民警一起，逐门逐户进行摸查走访工作，虽然绑匪窝点就在安乐路上的可能性不大，但流程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好，以防万一。对了，做这个工作的人身上带枪，因为绑匪口气很大，我怕说不定有些手段。第三，对安乐路附近的居民进行走访，看看案发当晚是否有人听到呼救的声音，或者是否有人目击。第四，车辆的调查一定要深入。这是江小兵在监控眼皮底下被带出安乐路的最可能情况。虽说这块工作不是两三天内就能完成，但能做多少是多少吧，抓紧办就是。林队，这四件事你马上安排，除了咱们队的人外，辖区的派出所抽调几个有经验民警一起办。”

林杰马上应承：“没问题，老大，那么王丽琴家里这边呢？”

王格东道：“这块有人盯着，一旦绑匪再打电话，随时能接到我这里。只不过绑匪既然下了三天的战书，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期间破案，不仅是警方的面子问题，接下去到了必须交赎金的阶段，我们就会很被动了。”



第十七章

会后，王格东走向法医实验室，林杰小跑跟过来，道：“老大，都安排好了，按你的四块工作，即刻就查。”

王格东点了下头：“好的。”但看林杰依然站在原地，似乎欲言又止，便问，“还有什么事？”

林杰支吾着道：“老大，江小兵耳朵的事，确实……确实是我不对。”

王格东拍拍他的肩，宽慰道：“刚才我在会上不过随口一提，你不用往心里去。每个警察总会犯错误的，犯错误不可怕，及时吸取经验教训就好。你放心，这件事我不会报到上面去，就算上面知道了，也是我顶着，不会查到你这节。”

林杰大松了一口气，真心感动，道：“老大……我……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多向你学习经验，提高自己。”

“好吧，客套话不必多说，你去干活吧，破了案我才高兴。”

林杰走后，王格东步入法医实验室，叫过陈法医，道：“老陈，耳朵和纸盒子有什么发现吗？”

陈法医摇头：“没有，上面提取不到任何指纹、DNA等有效物证。”

王格东抿抿嘴，道：“纸盒的来源呢？”

“普通的纸板，哪儿都能随手弄到，或许绑匪随便楼下垃圾桶拿的呢，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王格东思虑一番，道：“看来绑匪有些反侦察的意识。不过有点我觉得奇怪，绑匪为什么要把江小兵耳朵割下来，煮熟了呢？”

“绑匪一定心理变态，有虐待狂倾向，说不定有异食癖。”

“异食癖？”王格东忍不住汗毛竖起，道，“你是说绑匪有吃人肉的癖好？”

陈法医不敢肯定：“我说是有可能，但没法儿确定。因为把人身体器官某部分割下来，并且煮熟的案子不多，我查了一下国内这几年的卷宗，这种案子的凶手往往有异食癖，心理也极端不正常，所以我才会这么推测。”

“耳朵拿过来时，已经煮熟多久了？”

“我拿到耳朵后看过，煮熟后没几小时。”

“哦，就是说，绑匪把耳朵煮熟了，马上装在纸盒子里，放到望江路上了？”

“嗯，没错。”

“用刀割的吧，不是咬下来的吧？”问出这个问题，王格东自己也一阵头皮发麻。但如果真是异食癖的变态杀手，说不定真会咬下来。

陈法医尴尬笑笑：“利器割的，对方还没这么变态。”

王格东略微放心松了口气，点点头，思索一番，随后道：“我觉得你猜测绑匪有异食癖和我心里的想法不太一样。”

“老大，你觉得是怎么样？”

王格东点起支烟，思索着道：“从这案子一开始到现在，跟我们通话的绑匪始终称自己是中间人，从来不让人质与我们通话。现在耳朵被割下了，我看，重点不是耳朵被割，而是煮熟了。”

“你的意思是？”

“耳朵煮熟了，是不是血液凝固，你这边测不出江小兵被割耳朵时，是死是活？”

陈法医顿时醒悟，道：“没错，除非死了很久，现在是冬天，尸体容易保存。如果就在这几天，从尸体上割下耳朵再煮熟，耳朵都是软组织，血液很少，煮熟后我更没法儿判断江小兵现在的生死。”

王格东微微眯眼，道：“绑匪自称是中间人，江小兵不在他身边，我这些年接触过或者听到过的绑架案，从来没出现过什么中间人，他以这个为借口，不让王丽琴跟江小兵通话。那时我就隐约猜测，江小兵可能是遇害了。同时，绑匪割下耳朵，是因为我们队的几个蠢货不相信江小兵被绑架了，如果绑匪要证明给王丽琴，江小兵确实在他们手里，那对方直接割下耳朵就行了，何必要煮熟呢。既然根据煮熟的耳朵无法判断江小兵死活，我现在更有理由怀疑江小兵已经死了。”

陈法医思索片刻，道：“但如果说江小兵已经死了，也不太合情理。”

“为什么？”

“如果江小兵已死，绑匪还想继续讹钱勒索的话，应该尽快完成交易才对。对方也肯定会想到，时间拖得越久，我们越容易猜测出江小兵已经遇害，从而不会跟他进行交易。可对方还给我们三天的时间破案，三天后再进行交易。这不太合乎逻辑。”

王格东重重地嗯了声，沉着脸道：“这次绑匪的口气很大，非常嚣张，我感觉对方来头不小，现在这起绑架案，从头到尾都与以往接触的不同，而且整个案子疑点重重，真是难办。”



第十八章

当天晚上，王格东依然留在县局等消息，林杰急匆匆跑进来，道：“老大，第一个工作查江小兵学校的情况差不多了，他要好的朋友没发现他最近有异常，也没注意到被人跟踪过。另外和他有接触的几个社会流氓都抓进来了，初步审了一遍，没得到有用线索。”

王格东点点头，道：“几个混混儿继续关着审吧，就算最终没结果，也等过了这一阵再放出来，免得被绑匪知道了，引起警觉。”

“第二个调查安乐路上居民的工作还在进行中，暂时没有发现。第三个走访周边的工作也在进行，到目前没线索。不过第四个排查车辆，市局的图像处理结果还没发回来，但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个人估计很可能就是绑匪中的一员。”

“哦？”王格东有些吃惊，道，“有这种事，什么情况？”

林杰道：“视频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你看一下吧。”

王格东点开视频文件，画面中先是静态的场景，正对着安乐路出口的一端，灯光昏暗，此时路上没有人车经过。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出现在视频中，不紧不慢地走着，中间停顿片刻，很快走离了视频区域。画面也到此结束了。

王格东抬头不解问：“你说的就是这个人？”

“嗯。”

“可这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林杰道：“可能是视频的光线太暗了，我调整一下对比度，你再看一眼。”

随着林杰调整了光影效果，这次再看，画面比上一回略微清晰，王格东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仔细分辨能够看出，那个人穿着一件宽大的长款夹克衫，似乎体形有点胖，戴了毛线帽，脸上也遮着口罩，

他走到视频中间时，突然抬起来头，似乎是在看向监控探头，同时朝空中伸出了右手。

王格东惊讶地指着视频：“这个人……这个人在对监控竖中指！”

太嚣张了，实在太嚣张了！世上竟有这般气焰的罪犯！

“是的，看样子他就是在竖中指，所以我们怀疑他就是绑匪之一。不过他戴着帽子和口罩，就算图像经过处理，也没法儿知道此人是谁。”

王格东寻思着，半晌，道，“此人之前是什么时候进入安乐路的？”

“江小兵走进安乐路后，过了不到半分钟，他也进去了，随后过了大概八分钟，他走出了安乐路。”

“八分钟……”王格东心里计算起来，“安乐路一共四百多米，普通人走完大概要花三分钟，这个人一共待了八分钟，嗯，没错，他就是绑匪！”

“不过他是一个人走出安乐路的，没有带着江小兵。此后这个人也没回来过。”

王格东点点头：“这证明绑匪至少有两个人或以上，既然不是他带走江小兵的，那就是同伙用车等把江小兵运出去了。”

可王格东想不通，这人为什么不跟同伙一起离开，而是一个人这么嚣张，大摇大摆走过，对监控竖中指，这不就是在自己额头上写上“我就是绑匪”吗？他凭什么这么自信，敢挑衅警方？

可转念一想，这家伙挑衅警方次数还少吗，这畜生不知吃了什么仙人屁，他就是这么自信，就是这么嚣张，你能拿他怎么样。

“老大，接下去我们怎么查？”

“调周边监控，查这家伙的行动轨迹，同时找找看，说不定他在其他监控里摘下口罩了呢。”

“好，我马上去安排。”

“还有，案发第二天的监控也查一下，看看是否有疑似这个家伙的人再次走进安乐路。”

“好的。”

“对了，早上过后，绑匪一直没打过电话了？”

“嗯，对方的几张手机卡我们都做了监控，一直没收到过信号。同时我们查了绑匪用过的所有手机号码，都是不记名卡，购买地有的是市区，有的是杭州。”

“杭州，跑这么远买手机卡？”王格东寻思道，“绑匪知道我们警方介入后，再也没用过江小兵的手机卡，每个电话都换新卡，而且从购买地看，既有市区，又有杭州，绑匪不会同时在一个点购买多张卡，他一定是每个销售点只买一张。对了，这些手机卡是哪个销售点，哪天卖出的，有记录能查？”

“查不了，这些手机卡是书报亭和小卖铺销售的，移动公司没有登记哪家卖出，这几张卡都是在前几天才刚刚开通使用，所以也没办法知道绑匪到底是哪天买的。”

看来绑匪这次准备得极其充分，打电话时用了信号干扰设备，通话不超过两分钟就挂断，而且每个电话，都用一张新的不记名手机卡，用后即丢，难怪这么有恃无恐，不怕我们警方查到他们。

很多案子都是通过犯罪分子的手机信号定位出结果的，这些罪犯大都文化层次低，对手机的知识认识很有限，直到警察找上门，还想不通到底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这伙绑匪就不同了，对手机的监控格外敏感，警方根本没法儿通过手机信号查到他们的任何线索。

对于这个时间紧迫的绑架案，查手机信号是最简便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现在绑匪把这扇门给关上了，嗯，案子很棘手，对方不太好对付。

王格东思索片刻，吩咐道：“先这样，我布置的四块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视频里的这个绑匪，只能看出是个胖子，长相和年龄都没法儿判断。衣着上看不像个小青年，但也不排除小青年穿这种夹克衫的可能性。跟我们通话的绑匪听着声音像二十来岁的，但也可能是用了变声器，不让我们听出真实声音。视频里的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和我们通话的那个人，现在也没法儿确定。嗯……今天只能先这样了，你安排几个人继续查监控的线索，其他人先回去休息吧。”

等林杰走后，王格东点起一支支烟，闭眼躺在椅子上分析着。

这个案子不简单，绑匪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和能力，可以说，警方对他们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他们有多少人？

用了什么手段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江小兵，周围居民没听到动静？

江小兵现在是死是活？

如果还活着，绑匪为何不让江小兵与王丽琴通话？

如果已死，为何绑匪不尽快完成交易，而是给警方三天时间破案，三天后再交易？

该不会绑匪得知警方介入后，就放弃了继续交易的打算，虚晃一枪，故意约定三天期限，这中间处理干净江小兵尸体，此后警方再想找出凶手，凶手是谁，躲在天涯海角谁知道呢！

此外，绑匪口气真大，丝毫没把警方放在眼里，甚至抱着把犯罪当成游戏的态度。

不过话说回来，王格东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对手干得很利索，从头到尾没留下人证物证，还嚣张地光明正大从监控底下走过，竖中指挑衅，却让警方依旧对他无可奈何。

通常的绑架案，警方都能在短时间内查出绑匪和人质的所在地，从而进行围剿，到时派谈判专家沟通，几乎所有的绑匪都会在警方软硬兼施的包围下，心理崩溃，从而投降。

但这起案件，最关键的是警方不知道绑匪是伙什么人，更不知道他们的位置，所有常规处理绑架案的惯用套路都无效。

如果三天时间一到，警方依然不知绑匪的行踪，最后只能进入交易阶段吗？这是王格东不愿看到的。

他细细思索着案情，除了绑匪狡猾，不留线索以外，他觉得这起绑架案更是疑点重重，似乎不单纯只是一起绑架案。

第一，绑架对象挑的是江小兵。一般绑架案对象都是女学生，这起案件中，江小兵是男生，还是个混混儿，年纪虽小，但身体挺壮，会打架，放学回家也总是一帮人一起走，对绑匪来说，这种目标下手很有难度。金县虽然是浙江中部的县城，但有钱人同样很多，有钱人中，总有不少人家的子女，正在读初高中，需要夜自习，夜自习结束也是自己独自回家的。挑他们下手不是更方便？

第二，绑匪对这次犯罪显然是做足功课了。他们专门准备了很多不记名手机卡，分别从不同地方购买，每打一次电话，就丢弃一张卡。而且对方很有耐心，江小兵独自回家出现的概率不高，回家路线也不固定，从同学口中得知，江小兵最近一直和他们一起走，唯独那天刚好落单，绑匪就抓住这个机会下手，显然是经过了多天的跟踪。

第三，如果江小兵现在果真已经遇害了，那么凶手没有选择尽快完成绑架交易，而是给足警方三天时间破案，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到明天结束，还是没有进展的话，后天只能准备钱，与绑匪做交易了。

王格东心里异常恼怒，绑匪挑衅他的话语萦绕心头，本来他势必要在这三天里把绑匪揪出来，要是到最后揪不出，反而要满足绑匪条件做交易，面子全失。

不过他转念一想，如果真要做交易，他倒也不担心，到时他有办法让绑匪现形！



第十九章

窗帘紧闭，陈进点着一盏台灯，坐在椅子上，专心致志地检验着他面前的皮箱。

这里一共有两个皮箱，大小和外观都差不多，皮箱也是他专程跑到杭州不同的两家街头小店分别买的，买来有些日子了，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哪里买的了。

这是最普通的杂牌箱子，若说警方想从皮箱入手找出买家，别说县城的公安民警，就算换来美国FBI，也照样查不出。

箱子很大。他事先做过计算，三百万现金堆叠起来将近一米高，箱子小了当然不行。

不过这么多现金还有个问题，全部一百元面值的金额，三百万合起来大约重六十六斤，王丽琴他们一定会以钱太重，她一个女人拿不动为借口，找个便衣说是她亲戚，跟着她一起来交易。

“如果要这么说，我也不反对，就顺了他们意，到时，他们会更后悔的。你说是吧，我最重要的朋友？”

陈进嘴角忍不住挂出一抹笑容。

对于这点，陈进很有信心。

身旁的另一张大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化学实验仪器，桌子底下堆满了一条条香烟，各种牌子都有，大多是便宜的品牌。不用说，这些烟也是他分批从外地买来的，没有人会注意一个人带了几条廉价烟。

过了很久，他终于抬起头，揉了揉太阳穴，大功告成，万无一失！

其实这两个箱子，他在之前就已经测试过很多次，完全没有问题，合乎他实验的结果。现在只不过在最后时刻，再次确认可靠性。

对于实验，他永远追求最可靠的结果。

化学反应是世上最奇妙的过程。

大千世界，包括人体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化学反应。即便你死了，你体内也在进行着反应。

你的衣食住行，用的任何一件产品，都是化学的杰作。

可以说，近几个世纪人类快速发展的源泉，得益于化工技术的突飞猛进。

上帝创造了物质，又创造出物质的相互反应规则。

人类通过不断的研究发现，总结出这套规则，从而发明了化学这门最神奇的学科。

陈进对化学的一切都充满了敬畏之情。

同时他也知道，理论上可靠的化学反应，在实际中未必能如计划进行。

譬如气压强度、溶液的酸碱度，任何一点的误差，或许就会让实验的结果大打折扣。甚至有时候一个实验失败了，你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出原因。

再如理论上，金属不与碱性溶液发生反应。但实际中，金属铝却偏偏既能和酸溶液反应，也能和碱溶液反应。实在奇妙！

陈进毕生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无尽的化学世界中。

而今，他需要把他的知识，投入到他一生最有“价值”的一次实践中了。

在回国之前，他对冒出这个计划也吓了一跳，他有过犹豫，有过矛盾：“我这么做究竟能否代表正义呢？”

“我到底是想践行心中的正义，还是发泄我内心的情绪呢？”

“是否有比我这个做法更公正、更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比如，法律？”

当他看到了何家婆孙两人受尽欺辱，连做人最底线的尊严也遭他们践踏时，他心中的矛盾一扫而空。

“没错，发泄心中情绪，完成甘佳宁的心愿，和践行正义，一点都不矛盾。我的做法，是最好的选择。”

陈进轻蔑地笑了笑，“还是让我这位老师，给他们上一课吧。当然，我的朋友，这些活你肯定要参与。”

留给王格东的时间，还有一天多。



第二十章

第二天过去后，县局对绑匪的行踪依然没有任何收获。

通过排查工作，已经排除了绑匪就住在安乐路一侧居民楼里的可能。同时，周边的走访工作没有半点进展，江小兵失踪时没有目击者。从江小兵同学朋友处了解的情况，也是如此，警方一筹莫展。

县局把经过监控探头，需要重点排查的车子视频发到了市局，但由于光线条件差，监控分辨率低，图像处理需要时间，并且说这个处理的最终结果，也不会太清晰。

到了第三天，王丽琴已经完全坐不住了，多次打电话问绑匪抓到了没，搞得王格东甚是厌烦，只能一次次好言宽慰。

到了下午，王丽琴又打电话过来说，她跟几个朋友约好了借钱的事宜，现在就过去写借条，同时把钱转到她账户上，跟银行预约，第二天一早就能取出三百万。

王格东虽然基于绑匪不让人质通话，又煮熟人质耳朵这两点，判断江小兵已死。但这个判断仅仅是由已知线索进行的合理推断，从一名刑侦专家的严谨角度出发，现在没有证据断定江小兵已经死了。如果贸然告诉王丽琴，恐怕她马上会情绪失控，再与绑匪周旋想一网打尽会很麻烦。

所以于情于理，他都不太好把这个未经验证的猜测告诉王丽琴。

反复忖度一番后，王格东同意她去准备钱，他这边也准备好了明天的计划，绑匪再打电话时，必须要跟江小兵通上话。

如果绑匪执意不肯，那么江小兵遇害的可能性更大了，到时派便衣跟王丽琴一起，提着假钱去诱出绑匪。那时的工作重心就不是解救人质，而是抓获凶手。

如果绑匪同意通话，证明江小兵实际上并没死，到时用真钱还是假钱做交易，王格东心里也有了打算。他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只

要绑匪真敢交易，他一定让对方无处遁形。

安排已定，当天晚上，王格东先让便衣把守小区的主要通道，监视是否有可疑人员在附近徘徊，确认没有后，他和六名刑警穿着便衣，趁着夜色笼罩，偷偷来到王丽琴家中。

王格东带来了一大袋的“钱”，这些钱是按绑匪要求的，十万块一沓的钱砖，不过每块钱砖只有上下两面各一张是百元真钞，中间都是银行的练功券，钱砖的侧面涂好了颜色，若不拆开看，还真不容易分辨真假。

王格东向王丽琴详细吩咐了一遍该如何跟绑匪沟通的事宜，包括各种情况下如何应对，所有人都严阵以待，准备明天把绑匪捉拿归案。

第二天早上九点，王丽琴手机响起，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大家顿时按计划行动起来。

县局里的技术人员马上开始着手查信号，现场所有人耳朵里都戴好无线耳麦，可以同时听到手机的对话和王格东的指令，王格东戴了个小话筒，用来发指示，也可以直接接通手机与绑匪通话。

王丽琴咬咬牙，还是接起了电话。

对方轻松地说：“喂，还是我。意外吗？还是不意外？期待吗？还是不期待？”

王丽琴求助的眼神看向王格东，王格东确实教了她对方说什么话该如何应对等，可王格东从没教过她，如果对方的开场白是套莫名其妙的说辞，又该如何回应。

王格东张着口形示意：“问他怎么交易。”

王丽琴只好道：“今天就交赎金吗？”

“当然，我们不是给了警察三天的时间嘛，可惜他们太笨，找不到我们，现在我也不想继续玩了。三百万准备好了吗？”

“还……还在银行。”

对方微微有点恼怒：“怎么还没取出来？如果你不想花钱换回你儿子，那也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王丽琴忙道：“三百万数额大，要预约的，昨天刚预约，今天……今天马上就能取。”

对方笑着道：“原来昨天才预约呀，看来那位很厉害的专管刑侦的王局长，前几天一定信心满满地认为肯定能抓到我咯，哈哈。对不起，时间差不多了，我得挂电话，等下再聊。”

说着，就挂了电话。

县局技术人员马上传来声音：“老大，还是新号码，时间太短没查好就挂了。”

王格东冷哼一声，把头一别，没有说话。

过了几分钟，对方果然又打来了电话，依然是新号码：“喂，还是我，哈哈，是不是觉得我有点阴魂不散？你现在先去取钱吧，记得是十万块一刀的钱砖，过后我会通知你如何交易。对了，可不要妄想用假钱啊，如果是假钱，我直接撕票了。还有告诉那位很厉害的专管刑侦的王局长，电话背后偷听我不介意，等到交易时再派人跟着，我就真的生气了。”

所有人都脸色一震，不少新人都在心里想：绑匪怎么知道我们在监听电话？

王格东一点都不意外，绑匪准备这么充分，显然会想到警方一旦介入绑架案，是不会退出的，当然会监听着王丽琴的手机。

王丽琴按照指示问：“等一下，我取钱之前要听到我儿子的声音。”

对方道：“我为什么要满足你这个条件？”

王丽琴声音哽咽起来：“你们……你们一直不让我听我儿子声音，是不是……是不是已经被你们……”

“哦……我明白了，你是担心江小兵已经死了，那接下来的交易就是纯粹讹你钱了对不对？”

大家都没想到绑匪居然会直截了当地戳穿他们的心思，把问题挑明了说。

对方继续道：“好吧，今天江小兵就在我身旁，我没理由不让你们通话。不过我只给你几秒钟时间。”随后电话里头传来对方走路的声音，过了几秒钟，又传来对方声音，“我现在松开你的嘴，你只能跟你妈说几秒钟的话，如果你说了现在所在地的话，我直接杀了你，听见了吧？”

隔一秒钟后，传出了一声：“啊……啊……你要干什么，不要……啊……”江小兵的声音就此中断。

“小兵，小兵，你怎么了，怎么了！——你把小兵怎么样了？”王丽琴着急问。

“没怎么样，你不是要听他的声音吗，我不过是碰了下他耳朵的破口，让他发几句声音给你听听。还要继续跟他说话吗？他现在耳道里结了血块，听不太清我的话，估计也听不清你的话，需不需要我替他把耳道的血块挖干净，和你通话？”

王丽清连忙摇头：“不要，不要……我求你们不要虐待他了，钱我一定会给的，求你们一定放过他。”

对方笑道：“这样合作就很愉快了嘛。放心，只要钱到手，江小兵一定会放的。我们也不想杀了江小兵，绑架案和凶手案的量刑还是有挺大不同的，我们比你们更懂法。如果不是逼不得已，我们也不愿杀人。只要你配合好，一切都会顺利的。你去取钱吧，一小时后见。”

说完，再次挂上了电话。

王格东皱着眉头，问道：“刚才声音是不是江小兵的？”

王丽琴非常肯定，同时焦急道：“王局长，现在要不要去取钱，你们一定能救出小兵吗？”

王格东烦闷地按了按太阳穴，他想不明白，怎么江小兵还活着？

听对方的话中意思，不愿让江小兵说太多，是因为江小兵知道此刻所处的位置，怕他说出来曝光绑匪的窝点。这也合乎绑匪的立场。同时也证明了这伙绑匪比一般的犯罪分子高明得多，谨慎得多。

很多普通的犯罪分子，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防备心理很强，但往往在和警方通话时，无意间就被套出话了，到时怎么被抓的都没想明白。

而这伙绑匪呢，冷静、不慌不忙，所有的计划似乎都有条不紊，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进行着，丝毫不被警方的介入打乱。实在是棘手的对手。

同时，刚才也表明了，之前对方说自己是中间人，江小兵不在身旁是真的了。那么把耳朵煮熟，可能仅是绑匪中的某个人比较变态吧，无关掩盖江小兵已死的事实。

思忖片刻，王格东道：“小李，你陪着去银行取钱吧。”

等他们走后，林杰凑上来，低声道：“老大，您真准备让王丽琴去取钱，我们用真钱跟他们交易？”

“等下看绑匪要怎么交易再决定吧。银行是肯定要去的，万一绑匪盯着王丽琴没被我们发现呢，绑匪若没见到王丽琴去银行，对钱的真假自然要怀疑了。既然现在我们知道江小兵还活着，我们首先要保证人质和王丽琴的安全，其次才是保证钱不能落入绑匪的手里。”

“不过我在怀疑，绑匪难道真敢来交易？”

王格东道：“绑匪如果来交易，有三种情况。一是他们直接带江小兵过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他们果断包围了，到时谈判专家和

狙击手都上，软硬兼施，对方最后一定全部投降。二是绑匪派了那个中间人过来，江小兵继续跟其他绑匪躲在幕后，这时候要先控制住中间人，再想办法把对方一网打尽，救出人质。第三种情况，绑匪让我们把钱放在某个地方，他过后会来拿。这个地方即便不适合警方直接在旁边跟梢蹲点，我们在钱里面还放了GPS，绑匪敢拿钱更是只有死路一条。”

林杰道：“可是我们目前对绑匪情况一无所知，不管哪种情况抓捕时，绑匪一定是跑不了，但江小兵都有可能保不住。”

王格东眼睛里寒光一闪，点点头道：“确实，不管哪种情况，江小兵都有可能出现意外，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吧，最坏情况是送对方一个江小兵，绑匪一个都走不了。”

事到如今，对于这个不知道绑匪和人质身处何方的案子，想要直接解救人质是不可能的了，交易一定要进行。王格东针对所有可能的三种交易情况都做好了充分准备。

交易时，绑匪如果直接带人质过来最好，但这么狡猾的绑匪，王格东猜想他们一定会先收着钱，再继续扣着江小兵当人质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如果绑匪以为用这种方法可以继续要挟警方的话，哼，太天真了，王格东自有对付这帮家伙的办法。



第二十一章

一小时后，非常准时准点，绑匪打来电话：“钱准备好了吗？”

“嗯……好了。”

“是十万块一沓的钱砖吗？”

“是的，银行拿出来就这样。”

“你是不是准备用假钱呢？”

王丽琴忙道：“不会的，一定真钱。我能再和我儿子通话吗？”

“不行，你的要求有点多，你儿子话说多了，对我们只有坏处。我拜托你别再污蔑我的身份，我不是好心人，更不是慈善家，我是绑匪！废话不多说，嗯，好像废话也都是我自己在说，好吧，这回真的废话不多说了，你自己会开车吗？”

“嗯……不会。”

“那你怎么过来？”

“去哪里？”

“有点远。”

王格东眼神一动，忙指示她按计划回复。

“三百万很重，我一个人拿不动，我表弟和我一起去行吗？”

“你表弟，为什么这种剧情都会冒出个亲戚？不会是找个便衣警察冒充吧？”绑匪笑声连连。

王格东忙使眼色，王丽琴镇定下来，道：“不是，真的是我表弟，不信你可以查。”

绑匪苦恼地笑了句：“哦……你知道我没法儿查，所以说得这么自信。也罢，你和你表弟一起来吧，记住，如果带了警察，那就没法儿交易了。你表弟会开车吧？你们开车到南湖水库吧，到时见。”

说完挂掉电话。

南湖水库？

王格东心里马上算计起来，南湖水库在乡下，面积非常大，四面环山，离县城大约有二十公里的路程，如果绑匪要在那边交易，湖周边全是山，地理位置对警方很不利，他们不太好布控。

但事到如今，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和绑匪做交易。反正还有GPS跟钱放在一起，哼哼，绑匪能跑得了？

王格东连忙吩咐小李带枪装成表弟，跟王丽琴同去，做好保护工作，同时，给小李的衣领处装上一个小巧的对讲机装置，对讲机最大有效距离是一公里，警方大部队跟在后面，嘱咐他一有情况马上联系，不要中了绑匪圈套。

另外，一大袋的真钞和一大袋的假钞都带在车上，到时具体用哪个，等王格东的指示。

南湖水库的位置很偏，虽说距离县城的直线距离只有二十公里，但从县城出发，开过一段省道后，就转入了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再开一段，出现了一条泥土路，坑坑洼洼，蜿蜒通向山区深处。

一路经过了将近一小时，终于到了山区的最深处，出现一个巨大的湖泊，湖泊有几个弯口，望不到边际，是个环山而建的大水库。

这个水库是金县最大的饮用水源头，由于库区地势复杂，平时闲暇钓鱼的人也不愿跑这么远，所以他们下车后发现视野所及处，一个人都没有。

王格东带着的警察，都穿着便衣，开着普通牌照的公车，偷偷在后面距离一公里左右处跟住。同时一路也小心注意着是否还有其他人蹲哨。

小李和王丽琴下车后，王格东的车子在水库外拐进了一条小弯道里藏了起来，同时早已下令让其他车辆的人员悄悄绕后面跑到库区附近的山上躲藏起来。

王丽琴拨打绑匪的几个手机号，全部关机。等了好久，绑匪终于打来电话：“到了吗？”

“到了，你在哪儿？”王丽琴和小李四处张望，没发现人影。

“你是想问我是不是躲在山上观察你吧？”

王格东心头一震，又被绑匪猜出了用意。王丽琴不知如何回答。

绑匪继续自信地道：“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掌控中，不用费心思抬头找我位置了。待会儿你就知道我在哪儿，现在按我的指示进行交易就行。当然了，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哦，别想用假钱，否则就算警察在远处跟着，你也救不回你儿子了。”

王格东监听着手机，暗暗分析着绑匪一定就在某处的山上，此刻正用望远镜进行观察，这才如此自信满满。

王丽琴只能按指示，继续问道：“你们什么时候放人？”

“钱收到自然就放。”

“我怎么能相信你们会遵守承诺？”

绑匪轻松一笑：“这实在不太好证明，我总不能把我的信用卡还款记录给你看，彰显我是个诚信的人。信不信是你的事，你儿子的命在我们手里，你可以选择不交易。”

王格东给王丽琴下指示：“答应他，先交易。”

王丽琴道：“好，你说，我怎么把钱给你？”

“石头滩知道吗，你们先到石头滩上来吧，我会继续打电话给你的。”说完，就挂断电话。

距离他们此刻所在位置大约五六百米处，有片石头滩，两人上车，开车过去，同时，后面跟着的警察也下了车，偷偷向前移动，使距离保持在一公里对讲机能联络的范围内。

到了石头滩后，没几分钟，绑匪又打来电话：“石头滩北面外圈有棵特别大的树，比周围其他树明显大，看见了吗？”

他们抬眼去看，那棵特别大的树很显目，周围都是其他的小树，可是这附近没有见到人，绑匪呢？

王丽琴只好应承：“看到了，然后呢？”

“走到树那儿去，树后放着个箱子，你们先找到箱子吧，待会儿说。”又挂了电话。

监听手机的王格东狠狠抿嘴咬牙，绑匪太狡猾了，每次都用新手机卡，而且通话时间都很短，他们根本没办法确定信号源。

王丽琴和小李走到树后，果然看到一块石板下，压了个大箱子，拎起箱子掂了掂，里面没东西，是个空箱子。

这时绑匪又打来电话，道：“箱子找到了吧？”

“嗯。”

“把箱子拿到你们车旁，装钱。箱子里有三十张锡纸，把十万块一沓的钱砖用锡纸包好，包严实了，放进箱子里。不要用假钱哦，真假我马上就知道了。如果是假钱，那就永不再见了。你可以考虑下，你是该相信警察，还是相信我。我给了警察三天时间，还是抓不到我们。如果警察怂恿你用假钱，后果自负吧。”说完又挂了电话。

王丽琴心中忐忑，原本她也想用假钱，但绑匪几次三番如此自信地威胁自己和警方，并且想起绑匪给了警察三天时间都没抓住他们，可见这群绑匪的手段比警察更高明。加上现在警察大部队远在一公里外，到时怎么支援呢？

一定要用真钱，否则儿子的性命难保。

小李见王丽琴脸色异样，明白了她的顾虑，低声对着领口的小话简道：“老大，现在怎么办？”

王丽琴对话简道：“王局长，还是用真钱吧，万一……万一……就不好了。用真钱你们不是有卫星定位装置吗，这钱肯定能追回来的。”

王格东深呼了一口气，他根本琢磨不透绑匪的用意，为什么把钱放到这个箱子里，又为什么要用锡纸包好，真假马上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不敢疏忽大意，如果绑匪此刻就躲在山上，等下突然现身交易，而他们警察大部队又在远处来不及支援，小李虽有枪，但毕竟一个人，绑匪说不定也有枪呢，若被绑匪发现是假钱，一定知道上当了，到时直接通知其他绑匪撕票，那么即便控制了来交易的绑匪，也没法儿救出人质。

绑架案如果是因为警方冲动导致的人质死亡，王格东多少要吃几个问责，他不想这么做。

并且连王丽琴自己也想着用真钱，他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思考已定，他下指示：“按绑匪的要求做。小李，顺便把GPS装置放进箱子里。对了，待会儿如果绑匪现身，你要想办法把对方引到视野隐蔽处，其他绑匪可能在山上某处用望远镜观察，你要挑个有遮掩物的位置，不让对方的其他人能观察到你们的情况。同时，第一时间摸清楚他的底细，把他控制住。”

“好的，老大，我会随机应变的。”小李心中既激动又紧张，这次办成功了，他一定会记上首功，往后升职的机会很大。而且他带了枪，他枪法很准，演习时多次评过神枪手，他一点都不怕绑匪耍什么阴谋。

两人把箱子拿到车子旁，打开一看，果然是个空箱子，里面放了一沓锡纸，就是烧烤用的那种。

绑匪反复提醒不要用假钱，否则立即撕票，王丽琴不敢怠慢，小李更无所谓，反正局长也说了用真钱，用的又不是他自己的钱。而且自己持枪守在箱子旁，绑匪一现身，就会想办法控制住对方。加上待

会儿箱子里会放入GPS装置，即便绑匪用人质威胁要拿走钱，哼哼，除非他跑出地球了，否则每时每刻的位置都在警方的掌控中。

两人提出装真钱的袋子，取出钱砖，用锡纸一块块包好，放进箱子里。随后就是等待绑匪的电话了。



第二十二章

过了几分钟，绑匪再次打来电话：“包好了吗？”

“包好了。”

“包仔细了，不要漏水呀。”

王丽琴不解问：“什么不要漏水？”

“等下你们要把箱子扔到水库里，如果漏水，那这些钱我不还要晒过吗？当然了，你们也不要再在钱外包塑料袋，影响我验钱，如果包了塑料袋，同样撕票。”

所有人听到这句话全部大吃一惊，把箱子扔到水里，难道绑匪通过潜水拿走钱？这个变故显然出乎了王格东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想到绑匪会用这种方法交接赎金，难怪不怕他们警察，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如果用这方法交赎金，绑匪这边显然已经做足了准备，可他们警方一点预防措施都没有。水库这么大，一望无边，若绑匪从水底下拿了钱，飞快游走跑到某处上了岸，这可怎么办？

小李马上跑到一边，低声询问：“老大，我们怎么做？”

还没等王格东想出办法，绑匪声音又传来：“马上把钱包完整，合上箱子，然后走到石头滩靠水库的最大那块岩石处，把箱子扔下去，三分钟后我们收钱，确认无误放人。如果三分钟后见不到钱，那么你也永远别想见着你儿子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绑匪就挂掉了电话。

王格东抿抿嘴，三分钟时间一眨就过，根本不给他留下思考应对的时间，他牙齿咬住嘴唇思索了几秒钟，又问：“箱子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行李箱？”

“嗯，没发现异常。”

“箱子里有袋子吗？”

“有的，拉链袋。”

“GPS遇水会坏吗？”

“防水装置，没关系。”

“好，那你把GPS定位的小圆球塞到袋子里装好。”王格东心里冷笑，绑匪啊绑匪，就算你们潜水，你们要是有胆拿钱，我就怕你没命花！

小李马上按要求塞好定位装置，随后道：“老大，接着怎么做？”

“时间紧迫，现在换钱也来不及了，按绑匪的要求做，钱全部检查一遍，包好了，不要进水。王丽琴，你放心，绑匪就算拿了钱，我们肯定也追得回来。小李，等下你去扔箱子，不要扔得远了，尽量扔在浅水区，随时准备好枪。如果绑匪出现在湖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控制起来。”

这个命令他下得模棱两可，小李也是茫然不知所措。

绑匪出现在湖底，还怎么想办法控制起来？

是直接击毙？还是自己跳进水里跟绑匪搏斗？

那位置可不是隐蔽区，不管直接击毙还是跳到水里跟绑匪搏斗，其他守在远处的绑匪一定会看见的，到时准撕票。

人质被杀，责任算谁的？

责任不能领导背，总要自己扛。原本想通过这一役来积累功劳，可现在这活儿不太好办哪。小李相当苦恼。

王丽琴只希望儿子能活着回来。她也考虑过，这回儿子是凶多吉少，即便交了钱，最终儿子真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如今儿子还在绑匪手上，她无依无靠，只能全部依赖警方，她即便怀疑王

格东这个命令是否会影响到儿子的生命安全，此时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照做。

两人以最快的速度确认了一遍钱砖的包裹，由于锡纸可以防水，钱严实地包在里面，短时间内一定不会进水，即便进点水，钱湿了也可以跟银行兑换。绑匪提醒不要包塑料袋，影响他点钱，一来他们也没这么大的塑料袋，二来时间紧迫，根本没工夫再包严实点。反正即使绑匪拿走钱也能查出位置，一切照做吧。

时间过去一分多钟后，两人准备完毕，小李扛起大箱子，跑到石头滩最外侧的那块大石头上，石头下的湖水目测有三四米深，这么深的水阻力很大，绑匪即便出现，也很难直接击毙，赤手空拳跳下水里跟潜水的绑匪搏斗，他更不敢。

他看了一圈周围，把箱子朝右手边稍微浅一点的地方扔了下去，那里大概不到两米深，距离也很近，他趴下身，思考着绑匪一旦出现，击毙应该没大问题。直接击毙在湖底，其他绑匪是否会发现，不太好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箱子扔下去后，稍微浮了几秒钟，随后马上沉了下去，一个个小气泡从箱子表面冒出，显然已经有水逐渐渗入了。接着，气泡开始越多。

很快三分钟到了，湖面四周静悄悄的，没有出现绑匪的身影。小李趴着躲在岩石的一侧，细心观察着，心里紧张万分。

“老大，没人来呀。”

“再等等。”

又过了几分钟，绑匪还是没有出现，箱子沉下处的气泡一直在冒着，速度很快，说明不断有水涌入。小李握枪的掌心已经冒出了汗珠。

四周一片静谧，现在是冬天，连虫鸣鸟叫都没有。

王丽琴站在远处的车旁，更是心急如焚。

再过了几分钟，依然毫无动静，那个箱子沉在水底，压根儿没人来拿。

“老大，还是没人来呀。”

王格东心中有个奇怪的预感，这次他们中了绑匪圈套了，但到底是什么圈套，他说不出。犹豫片刻，道：“钱会不会进水？”

小李肯定地答复：“不会，我们包得很严实，锡纸折了几叠，箱子进水了，钱也不会湿。就算钱湿了，银行也能换。”

王格东思索一番，道：“那好吧，再等一下。”

又过了将近十分钟，其间经历了多次彼此询问情况，到这个时候，王格东再也忍不住了，道：“先把箱子捞出来再说。”

小李有些胆怯：“捞出来？绑匪会不会就藏在水底附近，等我下水后，他再下手把箱子夺走？”

王格东深深吸了口气，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如果绑匪穿了潜水衣，隐藏一侧，等小李下水再用鱼枪之类的玩意儿突然袭击，说不定不光钱保不住，人质保不住，还会牺牲一名民警。

正当王格东举棋不定时，绑匪的电话却再打来了：“我查过了，你那位表弟实际上是名便衣，所以这次交赎金的行动临时取消，我暂时不撕票，再给你一次机会，等明天重新交易吧，到时我会通知你，可别带什么表弟了，这剧情一点都不好玩。”说完，挂断电话。

这……王格东用力握了握拳头，心里把绑匪全家都咒骂了个遍。整了这么久，居然是逗我们玩！

他刚要下令叫小李把箱子弄上来，又想到说不定这又是绑匪的计谋呢，还是保险起见为好，他马上吩咐手下，开车直接到水库那边，一起把箱子弄出来。

箱子终于捞上来了，王丽琴茫然无措，心里怨恨着从头到尾都是这帮警察瞎搅和，帮倒忙，如今弄了这么久，还是被绑匪识破了，结

果暂停了交易。她心里想象着儿子在绑匪手里，又要吃不少苦头了，不由得眼泪如流水般落下。

还没等她伤心个够，另一边的一声大叫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老大，这……这怎么回事！”小李打开箱子后就是一声大叫。

锡纸没了，钱也没了！



第二十三章

箱子打开后，里面灌满了水，所有的锡纸竟然全部凭空消失不见了！

而一刀刀的钱砖，全部变成了一团团滑腻腻的东西，如沾了洗洁精一般，钱上的图案，变成了黑褐色的一小块块，小李扯开一块钱砖，想掰开来，却发现成了豆腐渣模样，一捏就整块胶结在一起，费力从中间掰开，里面只剩很小一块的红色图样，周围的绝大部分面积，都已完全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是钱。

也就是说，三百万，废了！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锡纸去哪儿了？钱怎么会变成这样？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箱子里的狼藉，王格东干张着嘴，发不出声音，脊背感到一丝冷汗渗了出来。

王丽琴更是不知所措，先前担心儿子的安危，现在却发现交易的现金全废了。

江家的总资产当然不止三百万，但三百万可是江家近一半的财产了，现在江平已死，以后没有收入，就指望着吃老本。儿子被绑架了，当然性命第一位，凑出三百万实是无奈之举，本想当然认为有县刑侦队的介入，绑匪就算把钱拿走，早晚也追得回来。钱还能在眼皮底下跑了不成？

可现在情况是，儿子还没回来，钱也没被绑匪拿走，可这些钱却废了！

变成这副模样，根本看不出是钱，银行铁定是不给更换的。

平白无故，在便衣警察视线从未离开过一秒的情况下，箱子里的钱却成了一堆废纸浆。

如果不是身旁有警察搀扶，王丽琴已经昏倒下去了。

这时，绑匪又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王丽琴颤抖着接起，绑匪问：“箱子你们收回来了吧？”

“钱……怎么……怎么会这样……哇……”王丽琴再也忍受不住，大哭出来。

绑匪轻松地笑着：“听你声音，看来你们用的是真钞，这我就放心了。我刚才就说了，钱的真假我马上就能知道。不过这事情可不能怨我，是你先让警察跟着的，我提醒过你很多次了。明天同个时间，继续在这里交易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交易，我会继续等你的。不过这一回，可别带什么表弟咯。”说完挂断电话。

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王格东不知怎么开口，因为闹成这副局面，他担心王丽琴这女人张口要县局赔钱。钱是歹徒弄坏的，又不是警察弄的，当然不可能赔，但这女人真要闹腾起来，也让人很头大。

王丽琴心中也是充满了恐惧、矛盾，还有恨，她既担心儿子的生命安危，又怪警察无能，同时也想着家里近一半资产没了，另外几套房子得卖了还债，当然了，她当了江平这么多年老婆，大局观上还是懂的，知道出了这种事，警察不可能赔钱给她家，要是闹腾的话，警方既然介入调查了，现在再袖手旁观，那明天不但交接赎金不知怎么着手，儿子性命更无从保证，再去弄三百万也已无能为力了。

若是从头到尾没报过警，说不定反而也是好事，儿子也已经被放了，但现在正处在这尴尬的境地，你让她能怎么办？

大家都沉默了许久，反而王丽琴这个女人先冷静下来，求着道：“王局长，您看明天怎么处理？我儿子能活着回来吗？新筹三百万我也一时间拿不出来啊。”

王格东并无主意，以往的绑架案，至少很快就知道了绑匪在哪儿，绑匪也会告诉在哪里交接，知道绑匪位置，直接包围上去，再派狙击手和谈判专家一起软硬兼施，鲜有绑匪不投降的。

可这个绑架案，从头到尾他们只知道江小兵在绑匪手里，绑匪到底在哪儿一无所知，而且绑匪表现出根本不怕他们，软硬兼施也派不上用场，最后他们被迫走到交赎金这个地步。

可交赎金的过程中绑匪却没现身，还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法，在警察眼皮底下把锡纸变没了，钱也变成一堆黏糊糊的东西，这剧情，绑匪根本没按套路出牌。

这样的绑架案，别说他没经历过，连听都没听说过，包括省内这几十年来的绑架案，从没有像这起那么棘手，这么让公安头痛的。

思虑良久，王格东只能道：“咱们先收队回局里分析一下如何应对吧。”



第二十四章

一群人回县局后，王格东先安排局里的女同志安抚王丽琴，自己带刑侦队的人马上开了个专项会议。

王格东一脸阴沉：“今天的情况大家都是看到的，绑匪太狡猾，一开始就知道王丽琴表弟是我们的便衣，一直没有点破，反而不知用了什么诡计，把整箱钱都弄废了。这件事部分责任也在我，只想着绑匪会用什么办法在带枪便衣眼皮底下拿走钱，没料到绑匪没现身，却把钱毁了。他这是向我们示威，向我们报复，向我们警告带警察跟着的后果！”

众人都是义愤填膺，没一个人能料想到这个结果。

钱用锡纸包裹得很严实，翻了好几圈，折叠压住所有角，不会进水，这才顺了绑匪的要求，把钱箱扔到湖里。而且钱箱就在持枪便衣的眼皮子底下，就算水下来人，要拿走钱箱全身而退，也几乎不可能。即便绑匪做到了，钱箱里塞进GPS装置，绑匪拿走钱更只是自投罗网。

王格东在定出这个计划时，已经做了多重保险，可是意外偏偏还是发生了，锡纸莫名其妙消失，钱也烂光。

据小李和王丽琴描述，当时他们还特意检查过锡纸，可以肯定是烧烤用的那种，绑匪没法儿做手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绑匪是怎么做到的呢？

简直像一场魔术，绑匪在谈笑间，把他们一帮人全骗了，而且眼皮子底下行的骗，到现在他们还想不明白。

王格东继续道：“绑匪最后电话里说明天同个时间同个地点重新交赎金，大家有什么看法？”

小李脱口而出：“老大，这一定又是个陷阱。”

这是句废话，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陷阱。

有哪个绑匪会提前一天通知人质家属，包括一堆警察在内，交赎金的时间和地点？

而且地点又挑在了南湖水库的石头滩，那里四周都是山，绑匪容易隐藏，公安当然也容易隐藏。继续在这个地点交易，公安只要事先偷偷埋伏在四周的山上，安排布置狙击手，绑匪要拿赎金，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命吗？

林杰道：“老大，我觉得今天这整件事很可疑，绑匪明明知道王丽琴表弟是小李扮的便衣，却任由我们继续扮下去，到最后才毁了三百万。三百万这么大一笔赎金毁了，绑匪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心疼，这太不正常了。”

没错，绑匪似乎对三百万一点都不心疼，这是个疑点。

当然，这不是他的钱，但这是他精心计划后索要的赎金。巨额赎金说毁就毁了，眼睛都不眨一下，绑匪凭什么理由相信，王丽琴会再凑足三百万给他？

换作一般的绑匪，眼见三百万送上门，都已经是恶狗扑食，瞬间放弃了原有计划，甚至明知眼前有警察，也要铤而走险带走钱了。

可是这伙绑匪，用三百万只换来他一句知道钱真假的调侃！

王格东把头埋进了手里，默默思考，始终想不出办法来化解当前的困局。

花光心思也想不出绑匪这么做的动机。

不知道绑匪和人质的位置，根本没法儿对其进行威胁打击。

除非是绑匪自己打电话过来，其他时间绑匪的电话一概接不通，谈判专家毫无用处。

虽然这起绑架案疑点重重，但摆在他们面前可供选择的路只有一条：继续跟绑匪做交易。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让绑匪最终现身，只要一现身，一切都好办了。

想通了面前的路只有一条，王格东也就不再犹豫了，马上道：“不管绑匪明天是否会再变更交易地点，南湖水库那边的埋伏工作还是要提前做的。小张，马上找相关单位，把南湖水库周边最详细的地图弄来。”

半小时后，队员就从水利局弄到了详细地图，包括周围山脉的等高线等各种情况都有记载。

地图投影到墙上后，王格东看了许久，站起身拿天线杆做解释：“明天绑匪会不会改变交赎金时间和地点，现在没法儿确定，但我们也必须做好南湖水库区域的提前布置工作。大家看，石头滩这个位置刚好是个视野空旷区，现在我们没法儿判断绑匪是否在周围山上蹲守监视，但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假设绑匪就在远处的山上，用望远镜观察南湖水库，短时间内我们没办法把他们抓出来，而我们警方的布置工作，也不能直接出现在石头滩上。林队，你看仔细，这几个点的山上，刚好能把石头滩的区域包围起来，我们干警埋伏其中，一旦出现情况，都能在三五分钟内冲下支援。同时，安排狙击手准备着，具体行动到时听指挥。只要把这几个点的埋伏工作提前做好，绑匪一旦出现，他百分之百回不去！”

林队道：“好！”

王格东继续道：“另外，这远处的几个点，也需要派人守着，防止绑匪依然提出今天的要求把箱子扔水里，他们从水下拿钱。只要这些点全部守住，视野就能包围住南湖水库的整个库面，即便绑匪用潜水的方式拿赎金，他也逃不出我们的监视。此外，明天让王丽琴继续带着GPS装置，就算绑匪临时更改地点，我们也能从容应对。林队，你马上安排人，并且申请狙击手支援，今晚趁夜色掩护，不从车道走，从水库周边其他山上绕上去埋伏，沿途注意观察是否有人，一旦半夜山上看到人，先拿下再说。”

“好，我马上安排。对了，老大，明天交易的钱还没准备好。”

王格东冷哼一声：“用假钱！”

“那……万一绑匪看到假钱，直接要撕票呢？”

“哼，现在绑匪位置不明，我们一直担心着江小兵会不会被撕票，反而中了他们圈套，时刻处于被动。大家记住，明天最重要的，是抓住绑匪！”

这话一说，其中的意思大家都心领神会了，显然王格东已经被绑匪彻底激怒了，明天的行动，要把江小兵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也要以抓获绑匪为首要任务。如果江小兵遇害，把整个案件报上去，有了今天的事做铺垫，上级一定不会怪罪他们没能成功解救人质，抓获绑匪也是首功。

王格东如同作战指挥一般，对着地图交代完毕，他坚信，只要绑匪还是在南湖水库交易，必定能被控制住。即便绑匪临时改变交易时间和地点，大不了今天晚上的安排工作白费，其他人马也能迅速调动，又有GPS的协助，绑匪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性。

散会后，他又到了法医实验室，找到陈法医：“老陈，箱子查得怎么样了？”

陈法医苦恼地摇摇头：“锡纸怎么会消失的，这一点现在还没结论。”

“其他呢？”

“现在只测出钱是被碱性溶液腐蚀的，而且是强碱性溶液。”他怕王格东听不懂，又解释道，“就像肥皂水，是碱性溶液，我们测出的pH值很高，而且这还是经过长时间湖水浸泡后稀释的结果，一开始的碱性一定更强，所以才会把这些钱全部废了。”

“这强碱溶液的腐蚀性很强？”

“当然，你看钱都成纸浆了。”

“可这溶液哪儿来的，箱子里要是有强碱性物质，王丽琴和小李放钱的时候多少该有所察觉啊？”

老陈表示无奈：“箱子里放不了液体，而且锡这种金属不与碱性溶液反应，我想不通保护钱的锡纸为什么也会消失了。”

王格东深深吐了口气：“你这边多久能全部弄清楚？”

老陈道：“估计总要个一两天时间。”

王格东只能道：“好，那尽快吧。”

他对法医鉴定物质的工作步骤有一定了解，法医的工作并不像普通人想象中的那么神奇，那么高端。

许多人会觉得物质鉴定不是很简单的工作嘛，放到超高倍的电子显微镜下，直接看物质的分子结构就知道了。

这是不可能的，世上还没这种仪器。

法医的鉴定工作，首先测量物质的酸碱度，也就是pH值，然后根据结果，推断物质中含有哪些离子，再弄出少量样本，经过显色反应，确认猜测的离子是否存在。最后把里面所有的离子成分都确认出来了，才能下结论这个物质到底是什么。

这需要不断猜测，再实验确认，没办法几小时内就给王格东一个准确结论。

陈法医虽然有着二十多年的法医工作经验，但他一是从未接触过这类案子，二是化学知识远不及陈进这位化工博士来得深厚，所以他才想不通到底用什么办法，变魔术一般把锡纸弄没了，又冒出了一箱子的强碱性溶液把钱全腐蚀坏了。

如果陈进知道他们此刻还想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一定会笑着说：“少年人，你们还是太年轻了。”如果有着深厚的化学功底和职业敏感度，早就应该明白过来这其实只不过是简单的几次化学反应的结果而已。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一早，绑匪同样时间再次打电话给王丽琴，提示她一个人带钱，别让警察跟着了，地点依旧在南湖水库，说完挂断。

王格东已经详细吩咐过她该怎么做，一切按计划进行。

她坐上警局安排的出租车，一路开到南湖水库，独自下车后，拿出装满假钱的箱子，摸了摸口袋里的GPS装置，又朝四周山上看了眼。虽然她看不到人，但她知道，周围至少有十多双眼睛密切地盯着保护她。

或许，除了那十多双眼睛外，还有绑匪的盯梢。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想救儿子的唯一一条路，只能继续做交易。

出租车开走后，她一个人站在水库的石头滩上，强行让自己显得镇定，等待着绑匪的进一步指示。

半小时后，绑匪的电话终于响起：“你到了吧？”

“嗯，下面你们想怎么样？”

绑匪笑了起来：“这么严肃紧张做什么呢？放轻松点，开心一点，很快你就会和你儿子会面了嘛。”

这句话一说，王丽琴倒没觉得什么，王格东心里突然泛起一种不好的感觉，他压低声音，先对各个蹲点人员下指示：“所有人员注意，密切盯住现场，保证人员安全。”同时，他通过王丽琴耳朵插着的小耳麦，道，“王丽琴，你小心一点，有什么情况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王丽琴深呼吸了一口气，她这样一个女人，从未有哪一刻如今天这般坚强，不管恶毒的还是良善的人，对自己孩子的爱是真实的。

她冷静地对电话说：“我钱带来了，是真钱，我身边也没有警察。说吧，这次怎么交易？”

“你身边没警察，不代表警察没在远处盯着你呀。”绑匪笑着道。

在他轻描淡写的笑声中，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新手警察们都在发挥想象力猜想着：这家伙怎么又知道了？该不会有内奸吧？

王格东低声道：“告诉他，周围没有警察。”

王丽琴道：“我周围没有警察，你放心。”

绑匪笑着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警察我们也不担心，依然会让今天的交易顺利进行的。”

王格东心里一惊，绑匪这次料准他们派了人守在附近，还有这么大的自信，他凭什么？

绑匪继续道：“时间到了，我换个号打给你。”

几分钟后，又一个陌生号码打来：“为了今天的交易快点进行，我也不多废话了。石头滩的南面外围有一棵小桑树，看到没有？周围只有这一棵是桑树，相信你不会找错。”

王丽琴此刻正站在南面，目光搜寻一番，就找到了那棵桑树。

“看到了。”

“桑树背后有片小石子，石子下面埋了个箱子，你去挖出来，三分钟后再见。”说完挂断。

王丽琴刚要跑过去，王格东道：“你小心点，现在你是一个人，不要中他们圈套。你过去时，不管看到什么，都马上通话保持联系。”

“好的。”

王丽琴跑到桑树后，果然是一片小石子，她翻了一圈，看到下面露出一个黑色的箱子背。

“王局长，我看到箱子了，埋在石子下面。”

“你先不要乱动，仔细听听，箱子里有声音吗？”王格东刚经历过甘佳宁这位炸弹烈女还不到两个月，本能想到箱子里会装炸弹。但附近视线可及处，没有绑匪身影，这距离肯定是超过炸弹遥控范围的，就怕遇到震动炸弹或定时炸弹。——当然了，国内有这技术的家伙也没几个，他不过是以防万一。

王丽琴小心听了一阵，回报：“没有声音。”

“好，那你先不要直接把箱子拿上来，把上面的小石子先弄开。”

王丽琴依言照做：“好了，箱子没看出奇怪的地方。”

“好，你小心，平着手把箱子弄出来，不要晃动。”

“王局长，好像是个空箱子？”

“哦，里面一点重量也没有吗？”

王丽琴不明白他担心的是炸弹，直接摇晃了下，道：“我摇了摇，是空的。”

王格东心里暗骂这臭婆娘胆子可真够大的，万一炸死了他这总指挥得背黑锅，好在没出事，只好道：“那你打开箱子吧。”

“嗯，打开了，里面也是空的。”

王格东道：“里面也没放锡纸？”

“什么都没有。”

王格东不解，照理绑匪又弄出个空箱子，应该是和昨天一样的手法，想借水路拿走钱，可怎么锡纸都没放？那绑匪待会儿会用什么办法拿走钱箱呢？

他还没明白过来，绑匪电话响起：“喂，你打开箱子了吗？”

“打开了，什么都没有。”

绑匪笑道：“是呀，当然什么都没有，难道我这么傻，继续用昨天的招数，让警察抓我吗？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很傻，是吗？是吗？”

王丽琴忍气应着：“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怎么把钱给你，你们什么时候放人？”

“别着急嘛，箱子底下有个紧贴着的小袋子，看到了吗？”

王丽琴往下看，箱子底下是个紧贴的内袋，大部分箱子都有这个底袋。

“看到了。”

“袋子里有封信，你打开后上面会给你下一步的指示，待会儿聊。”电话挂断。

王丽琴犹豫片刻，对着对讲装置道：“王局长，他难道不准备继续在这里交易了？”

不在南湖水库交易，这倒没超出王格东的预料。只有傻子绑匪才会前一天就告之今天的交易地点呢，他早就预估绑匪一定会临时变更交易地点的。但他脑子里又冒出了几个疑问。

既然不在这里交易，留这一个箱子做什么用？

要留一封信，何必非用个大箱子装着呢？

信里面是下一步的提示，提示难道不能直接电话里说，非得写在信上？

而且昨天他们派人蹲守附近，监视着石头滩，没有人回报说可疑人员出入过石头滩，表明这个箱子是在昨天之前绑匪就放在石子下面的，而不是昨天这场戏演完后才放的。

表明这个箱子也在绑匪之前既定的计划中，而不是昨天戏曝光后重新制订的交易计划。

总之，有很多疑点。

王格东道：“你小心点，你先摸摸袋子上面，看看里面是不是一封信？”

王丽琴照做，回报道：“摸上去硬硬的一块东西，像是箱子的底板，信可能在这里面。”

王格东想了想，道：“好，那你先把信拿出来，念给我听。”



第二十六章

王丽琴把手伸进袋子里，感觉这袋子缝得有点紧，她再向前摸，终于摸到一封信了，忙回报：“王局长，是有一封信，我马上拿出来。哎哟……”王丽琴手上感到一股刺痛。

王格东急问：“怎么了？”

“手好像被什么东西夹……夹住了……我拿不出来，”她另只手伸向布袋子，要把夹住她手的铁板扳开，费了好大劲，左手才把夹住她的铁板撑起，右手拿着一个信封抽了出来，“我拿……拿出来了。”

这时，她感觉头有点晕，看到手上出现了几个针孔状的破口，有一点点疼。

王格东没注意到她的声音已经不对劲了，问了句：“拆开看看，信上写着什么？”

她的眼神已经迷离了，但她的头脑意识中，还没彻底反应过来，用着微弱的力气，撕开了信封，抖出里面的信纸，看到纸上只打印着三个大字：“死了没？”

她最终没有回答王格东的话，直接倒了下去。

“喂？喂？喂？王丽琴，你怎么样，你在听我说话吗？”

没有人回答。

旁边林杰急道：“老大，不对劲啊！”

同时旁边山上的监控人员声音传来：“老大，王丽琴躺下去了。”

王格东一下站起来，大声道：“所有人员全部赶到石头滩！”

等王格东赶到时，王丽琴已经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一名刑警上前翻过她身体，测了呼吸、心跳，翻看瞳孔，回头沮丧着脸：“老大，死了。”

王格东身体一震，强行站稳，走过去，看到王丽琴手里依然拿着那张信纸，上面三个字：“死了没？”

大家都默不作声，昨天是带枪便衣目光从未移开过箱子，绑匪没有现身，一箱子真钱毁了。今天在山上一群刑警和狙击手的众目睽睽下，绑匪依然没现身，但王丽琴却莫名其妙死了。

怎么回事？

他怎么做到的？

王格东抬眼看地上摊开的箱子，确实是个空箱子。

这时，王丽琴手旁的手机再度响起，还是一个陌生号码。

王格东强行平静呼吸，捡起手机，接起。

绑匪问了句：“王丽琴还在吗？”

王格东怒不可遏地大声道：“钱毁了，人杀了，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哦，呵呵，听你这么说，信上的问题已经有答案了。好厉害的专管刑侦的王局长，你真的好厉害呀。去大青石对面的湖底看看吧，王丽琴跟江小兵见面了，我刚就说过，今天她会见到她儿子的。”

“你当自己什么东西……”王格东正要破口大骂，才发现绑匪说完自己的话就把手机关了，根本连让他骂一句的机会都不给。

照绑匪的说法，显然江小兵已经遇害了，现在是冬天，他们也没法儿下水打捞，只能打电话找来搜救队。

过了几小时，果然在大青石对面的一块大石头下的深水区，捞起一个大包，里面装着几块石头，以及江小兵那早已被水泡得变了形的

身体。

王格东颓然坐倒在地，一个绑架案，把整个刑侦队涮得团团转，到最后，绑匪从未现身过，却杀了两人，毁了三百万，真正灭了江家满门，同时废了江家近一半的资产，彻底的家破人亡。

王格东心里各种地恼怒、怨恨，他势必要把凶手抓出来，但他也有个清醒的预感，这次的凶手是他从未见识过的对手，要抓住显然不会是件轻松的事。

接下来，他有很多事要做，他要把这起丢尽脸面的案子从头到尾重新梳理一遍了。

陈进做完这一切，会心地笑了：“我说你做的都是小儿科吧。第一个案子，我顺利地拿到了firstblood（第一滴血），同时，还是一次doublekill（双杀），也为你家烧了三百万纸钱，江家彻底毁了。不过你放心，这只是个开始。”

他扬起嘴角笑了笑，又说了一句：“更要谢谢你，没有你，一切都寸步难行，我最重视的天才朋友。”

第三部分

警方锁定，凶手最有可能是甘佳宁的昔日同学，但侦查中却始终感觉与凶手若即若离。正当警方全力以赴破案时，更诡异的谋杀案再度出现，凶手残忍的灭门案彻底触到了警方的底线。



第二十七章

一起原本影响不大的绑架案，在半天时间里变成了惊动市局的凶杀大案。

王格东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后，脸色很难看。

一般单位里，一把手往往是上级派来管人事的，副职才是业务精英，他们县也不例外。

局长不懂刑侦，所以也没怎么训斥王格东，只是市局领导下令要他解释，为什么交赎金时，人质他妈也被弄死了，他们的神枪手在站台吗？

绑架案中，救不出人质时有发生，也情有可原。但人质他妈去交赎金，却在警察眼皮底下被弄死了，这是绝无仅有，不可原谅的！

更可恶的是，凶手从未露过面。

这份调查报告他需要好好斟酌该怎么写，若理由不能让上级领导信服，他的仕途也基本上到头了。

他不是背景官僚，他是个完完全全的技术官僚，完全靠自己的业务能力坐上现在位置，出了事也没大佬罩他，只能全部自己顶。

相比起来，隔壁市去年出了一场连环杀官大案，到最后凶手把目标全杀光了，才被抓住，可案件的负责人高栋不但没受问责，反而今年换届升到市局的副局长位子，谁让人家的岳父是他们市政法委的正书记呢。

在官场里，王格东算是个有点“憨”的人了，也可以说他比同僚正直不少，当时江平闹出事，王格东第一个下令抓人，要不是事后种种原因，他早把江平废了。

他在县里领导群中，人缘不太好，仗着自己刑侦的业务本领，其他人对他不喜欢归不喜欢，出了大案子还是要靠他出手。

现在闹出这起同行听了一定会嘲讽的绑架案，他真是不胜头大。

重新调整心绪，还是从头详详细细地查案吧。只要破了案，一切都好说了。

他深呼吸一下，走进法医实验室，叫出陈法医：“老陈，尸检结果怎么样？”

“江小兵早在前几天就死了，他的身体已经泡软了。具体死亡时间还需要进一步检查，按我经验看，死了应该有五天了。”

“五天？”王格东吃了一惊，“江小兵被绑架那天就死了？”

“应该是这样。”

“那么昨天绑匪让王丽琴听她儿子声音，显然是之前的录音了。难怪从头到尾只听了一次！”

老陈扶了下眼镜框，道：“老大，这次的案子不简单，凶手绝对是是个厉害的货色，你看，这是早上箱子的底袋里拿出来东西。”

老陈拿出一个由三块铁板做成的夹子，夹子最里面有个弹簧机关，第二块铁板上布了十多个小洞，第二块铁板和第一块铁板中间排布着十多根针头，这些针头被切短，切面重新剖锋利，正对着第二块铁板上的洞口。针头的另一端是很短一截针筒，针筒与第一块铁板相连。

老陈道：“这个就是凶手做的机关，机关不复杂，但挺巧妙的。你看，直接从铁板上压，这个机关不会锁上。当时凶手把信放在弹簧旁边，王丽琴手伸进底袋里拿信，抽出信时就会拉动弹簧，机关合上。这些针头就会从第二块铁板的洞中插下，夹住王丽琴的手，同时扎入她的皮肤。针头上连着一个切得很短的小针筒，针筒用活动橡胶塞与铁板相连，所以当机关一合上，上方铁板对橡胶塞产生向下的力，使针筒里的液体从针头注入王丽琴的皮肤内。凶手思虑得很周到，他考虑到铁板夹下后的力量有限，橡胶塞的阻力大，所以他特意在橡胶塞周围涂上润滑用的煤油。显然凶手经过了多次实验，确保这个装置一定会发生功效。就像这样——”

陈法医摆弄着手里的机关，不断让铁板开合着。

王格东眉头深深皱起，道：“针筒里装的是什么？”

老陈目光一寒，道：“尼古丁，高纯度尼古丁。”

“尼古丁？可这针筒里能装的只有这么点，铁板夹的力道也不是特别大，注入王丽琴皮肤的尼古丁也很少量吧？”

“嗯，是很少，但只要几滴，就足以杀死一头牛，更不用说王丽琴了。尼古丁是一种生物碱，在人体内的渗透非常快，只需十秒钟，就能作用于神经组织。我相信王丽琴当时只注意到手被扎破了，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等到她觉得要昏倒时，已经来不及了。王丽琴从手被扎，到她真正死亡，应该不超过三分钟。这还是慢的，因为她是手被扎，如果扎的是脖子等离大脑更近的位置，不超过一分钟她就死了。”

王格东手摸着额头：“我以前只在公安刊物上看到过尼古丁是种毒药，没想到这么厉害。”

“是的，尼古丁最早从烟草中提取，事实上，一包烟的尼古丁足以致人死亡。之所以抽烟的人很少会发生尼古丁中毒，一方面烟草点燃后，部分尼古丁与甲醛反应中和了；另一方面，大部分尼古丁挥发到空中。而且人不是一刻不停地抽烟，吸入体内的量很轻微，会被迅速分解掉。如果一个人一刻不停地抽烟，相信抽完几包后，也会当场死亡。一次性超过30毫克的尼古丁进入体内，是致命的，致死很快，根本没法儿救活。注入王丽琴皮肤里的尼古丁，显然超过了30毫克。”

这时，一名工作人员跑了过来，道：“老大，江小兵体内也检测出尼古丁成分。”

王格东朝陈法医看了一眼，道：“他身体其他地方没有外伤吗？”

“没有，致死原因肯定也是尼古丁中毒。”

王格东抿抿嘴，道：“结合你说的江小兵死亡时间在五天以上，看样子当天根本不是绑架，而是直接把江小兵杀了。”

老陈点点头：“看来江小兵的几秒钟声音，是中毒后的几秒钟说的话，被凶手录下来的。”

“那个三百万的事查得怎么样？”

老陈道：“查清楚了，我问询过同行，现在超市里卖的所有锡纸，实际上都不是锡纸。因为锡纸烧烤后，容易残留在烧烤物上，对人体造成危害，所以现在所有的锡纸，实际上都是铝纸。”

“铝纸？那铝纸消失了，和钱被腐蚀了有什么关系？”

“我们把箱子盖拆开查过了，凶手在箱子盖里面做了个夹层，夹层上布满了小网格，每个小网格中都装了金属钠，金属钠是极其活跃的物质，在空气中会快速反应，甚至自燃，所以凶手在金属钠外面，用一层密实的高纯度石灰石，就是碳酸钙覆盖，阻挡空气与金属钠的接触，同时，由于石灰石有强吸水性，也避免了水分与金属钠发生反应。等箱子放入湖底后，水进入箱子，石灰石吸水，水随后与金属钠接触，反应产生氢氧化钠和氢气。随即氢气撑开了密实包裹的石灰石，使水与金属钠充分接触，快速地发生反应，在极短时间内产生大量强碱性的氢氧化钠，同时释放出大量热量。铝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对角线，是种很特殊的金属。一般金属都只能和酸反应，不会与碱性溶液反应，只有铝等两三种金属，既能和酸反应，也能和碱反应。铝纸很快在高浓度的氢氧化钠作用下，反应溶解，露出了里面包裹的钱。钱当然吃不消高浓度氢氧化钠的腐蚀，马上烂成一堆。有部分钱上出现炭化的烧焦痕迹，就是这场反应释放大量热能，水温急速升高的结果。”

王格东虽说早年的化学知识早交还老师了，但陈法医的讲述他还是听得懂的，他总结一下，道：“你的意思就是说，里面一共发生了两个化学反应。先是金属钠跟水反应产生强碱性的氢氧化钠和氢气，随后氢氧化钠溶解了铝纸，接下来钱就被腐蚀了。对吗？”

“嗯，没错。”

王格东挠挠头：“这听着也不复杂。”

陈法医道：“这两个反应都不复杂，但凶手会想出这种法子，用这两个连环化学反应来达到目的，我觉得很了不起。尤其是用石灰石覆盖，保证金属钠不会事先变质。随后金属钠与水接触产生氢气，冲破石灰石的覆盖层，让反应更快速充分地进行下去。并且凶手在夹层上做出一个个小网格，有两个作用：一是金属钠在空气中反应极快，凶手只有放一个网格马上覆盖一层碳酸钙才能保存，二是金属钠在水中反应很剧烈，这么多的金属钠一起投入水中，恐怕都能产生爆炸的效果，箱子会剧烈震动。但先装小网格再用碳酸钙覆盖，就能使金属钠与水接触的表面积减少，从而让反应慢慢进行。总之，这想法很有创意了，我从未见过。”

王格东感觉有点茫然无措，做刑侦工作的人，年纪都不小了，哪还会记得几十年前学的化学东西，想了片刻，道：“你刚才说的高纯度尼古丁，哪儿能买到？”

“应该买不到，这方面的购买渠道我还要再跟同行问问。”

“好吧，那就先这样，有什么结果第一时间通知我。”

王格东有点丧气地走了，他觉得这个绑架案的整个思路还没完全理清，他需要从头再想一遍。而凶手又是用尼古丁，又是搞化学反应，他可从没见过这种水平的歹徒。



第二十八章

王格东躺在椅子上，分析着案情。

刚才老陈又来找过他，把更多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由于江小兵尸体被泡了很多天，身上没找出明显伤口，只能判断死于尼古丁中毒，应该也像王丽琴一样，被什么东西扎的吧，但具体怎么死的，没法儿知道。

很多东西里都有尼古丁，如每天在抽的香烟，还有一些杀虫剂里，但都是微量的。别说高纯度的尼古丁，就是低纯度的市面上也买不到。高纯度只有一些医药公司里有专门生产，作为临床上用药。

而尼古丁作为剧毒物质，国内管控非常严，由于用途少，也没几家公司会去专门生产，更没购买渠道。并且生产时的管理也异常严格，因为尼古丁可以直接通过皮肤和空气进入人体，所以生产时也要很小心，工作人员都做好充分的防护工作，生产出的高纯度尼古丁，根本不会让工作人员有机会带出来。

所以陈法医推断，尼古丁是凶手自己炼出来的。

事实上自己提炼尼古丁并不复杂，大学的有机化学课本里有专门介绍，香烟是最简单的提取材料。但一般自己实验室弄出来的，都是普通浓度的尼古丁，提炼高纯度的，颇费一些功夫。

如果陈法医的推断是正确的，凶手是自己提炼出高纯度尼古丁的，那么凶手显然是个化工专家了。

同时，凶手弄坏一箱钱的计谋更是匪夷所思，两个化学反应不复杂，但经过凶手精心策划，简直是他首创的独一无二的犯罪方式。

首先，金属钠作为最活跃的金属，与空气或者水分一接触就发生反应，通常是保存在煤油里。而凶手想出了用石灰石做隔绝的方法进行保护。石灰石不与金属钠反应；石灰石吸水性好，不会导致水分与金属钠的接触；石灰石被做成密封覆盖层，也隔绝了空气与金属钠反

应。同时，这一层石灰石也保证了箱子落入水中后金属钠不会瞬间与水完全接触，产生爆炸般的剧烈反应。

其次，箱子扔入湖底，水进入箱子后，先是石灰石吸水，随后水渗透到金属钠区域，金属钠反应产生氢氧化钠和氢气，氢气自然要冲破石灰石冒出来，于是石灰石的密封覆盖就破损了，金属钠和水充分接触，发生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小李在箱子下沉后看到更多的水泡冒出来。

最后，在整个箱子充满强碱溶液的情况下，包裹钱的铝纸被迅速反应消溶，随即所有钱被腐蚀得干干净净。

好一个精妙的犯罪思维！

若不是凶手现在是王格东的对手，而是他在看着其他人的卷宗，他都要忍不住为凶手拍掌称快了。

从头到尾，凶手一直牢牢把握着王丽琴和警方的心理，把握了他们的行为，一步步按计划进行。

王格东本埋怨自己为什么每一步都按凶手的计划走，每一步都被凶手算计，但他仔细从头到尾分析一遍整场案情，才发现，即便从头再来一次，凶手也一样会得逞，因为凶手每一步给他们的选择，都是只有一条路的必选题。

案发当晚，江小兵独自走进安乐路，当时街上没有其他行人。凶手不知用哪种手法，将高纯度尼古丁打进了江小兵身体，同时，凶手也打开了录音，录下了江小兵最后发出了“啊……啊……你要干什么，不要……啊……”，随即，毒素触及神经，江小兵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再也没醒过来。之后，凶手应该就是用汽车把江小兵带走，离开了安乐路。

第二天，凶手打电话给王丽琴告知绑架，当时江小兵已死，凶手录的江小兵最后的声音只能用一次，自然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所以凶手才要一直声称自己是中间人，不让王丽琴与江小兵通话。所以林杰那帮蠢货才怀疑绑架案是场戏。于是直接以刑警队名义与凶手通话，奉劝凶手来自首。

凶手知道警方已介入，警方不相信是绑架案，又没法儿让江小兵活过来通话，只能割下耳朵煮熟给警方，使警方鉴定不出这耳朵是死人的还是活人的。

虽然那时王格东就怀疑江小兵已经遇害，但那也只是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在没法儿确定的情况下，不管换成哪个刑侦专家，首先都是要保证人质安全，加上他们对绑匪的身份位置毫无所知，不可能冒险武断认为接下来的交赎金是个骗局，拒绝和绑匪做交易。话说回来，就算那时他们知道江小兵已死，在不知道凶手身份位置的情况下，想要抓获对方，也只能继续跟他做交易。

在这件事情上，王格东认为自己没有做错，换成谁都是一样的选择，不跟凶手继续交易，对方一走了之，天涯海角，以后还怎么破案？上级听完报告一定是认同的。

再接下来，绑匪准确抓住了警察的心理，给了警察三天破案。这三天的抓捕工作中，王格东自问也没有犯错。他们通过监控，通过走访，通过排查，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但凶手太狡猾，始终没留下线索。三天工作徒劳无功。

三天期过，绑匪选择了南湖水库的石头滩做交易，那时绑匪显然已猜到表弟是便衣，但他没直接点破，而是顺水推舟，任由公安行动，同时完成自己的计划。

那时用真钱进行交易这个命令，我是否下错命令了呢？

王格东寻思着，最后摇摇头，换成其他人，也会下令用真钱的。

第一，当时凶手为了让警方和王丽琴打消江小兵已死的顾虑，播放了那几秒的录音。警察都相信了江小兵还活着，根本不会想到那几秒钟的话是生前录音，从保护人质角度考虑，需要用真钱交易。

第二，小李和王丽琴检查过箱子，没有发现异常，并且小李带枪，把箱子扔到湖底后，他与箱子的距离不超过四米。箱子装了三百多万，总重至少有七十多斤，即便绑匪是个游泳高手，从水下距离持枪民警不到四米的地方，把七十多斤重的箱子拿走，显然是不可能的。加上箱子里装了GPS装置，绑匪拿钱更是自找死路。

第三，绑匪多次警告不要使用假钱，而王丽琴因警方三天没找到关于绑匪的任何线索，对警察的能力产生怀疑，更不敢用假钱糊弄对方。

几项因素一综合，导致他们最终用了真金白银的三百万跟凶手做交易。

对此，王格东自问也没做错。

即便刑侦经验再丰富的人，几时遇过这种案子？见识过这种手段？

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手段！

在警方看来万无一失的准备后，经过十几分钟，他们才发现被绑匪骗了，钱全毁了，绑匪给出的理由是早提醒过王丽琴别让警察跟着。

到此，从现有的绑匪行为和调查线索，依然看不出绑匪并不是真正要钱，而是要杀了王丽琴。

尽管被骗，但警方还有其他选择吗？要抓住凶手，还是只能继续交易。

到了第二天，狙击手和干警已经在周围布置好，把石头滩监视得严严实实，这才放心让王丽琴一个人去交易。

同时也长了个心眼，这次用假钱。

但在最后关口，凶手用了新的招数，依旧不现身，把王丽琴在短短三分钟里弄死了。

天衣无缝的大骗局。

结果是江平一家死了个干净，总财产打了一半折扣，凶手是谁，几人，在哪儿，依然毫无线索。

从头到尾分析一遍，王格东知道，尽管中间发现了几处疑点，但每一步都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按着凶手的诡计，一步步落入圈套。在警方看来天衣无缝的布置下，绑匪依然把人给杀了。

他恼怒地把头埋进手里。

过了好久，他猛然抬起头，眼睛一亮：“终于想明白了！这次根本不是绑架案，凶手弄死江小兵后的所有事，只有两个目的。一是败掉江家的家产，二是杀死王丽琴。显然，凶手和江家有着深仇大恨！”

犯罪动机出来了！



第二十九章

仇杀，实实在在的仇杀！

通常情况下的仇杀，凶手单人居多，很少有团伙犯罪。

但这个案子呢？绑架者口口声声地称“我们”，虽然中间人的说辞不过是绑匪因人质已死玩的把戏，但监控实实在在显示，江小兵不是那个胖子带出安乐路的。——即使是，也是胖子事后开车回来带出去的。

所以，只要在稍后调查清楚出入车辆中是否有形似胖子的家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目前没法儿准确判断凶手到底是单人还是团伙，只能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边。

犯罪动机明确后，接下来工作就有方向了。

王格东马上叫来林杰，先向他解释一番是仇杀的依据，随后道：“林队，你这边帮我调查个东西。你找人去镇派出所调查，做个极其详细的调查，把和江平有仇的人全部列上。”

“江平？”林杰琢磨一下，“这名单恐怕会很长了。”

王格东露出厌恶的表情：“江平这畜生平常坏事干得够多，我耳朵里听见的就不少。要不是他是范长根的狗腿子，范长根家族在县里、市里的关系盘根错节，我老早把他废了！现在他自己被炸死，老婆儿子被人弄死，也是死有余辜。但我们案子还是要破，你去好好调查一番，把所有可能的人都列出来。”

“好的，老大，我马上派人去查。”

“另外，查查甘佳宁生前的人际情况。”

“查她？她不是死了吗？查这个做什么？”

王格东道：“跟江家的仇最大的我猜就是何家了，这次凶手作案，像使用尼古丁，还有毁了一箱钱的手段，一般人是弄不出来。甘佳宁十多年前是浙大化学系的高材生，她生前接触的人里，包括她的同学，工作接触的朋友，一定很多是搞化工这块的。说不定是谁为她复仇来了呢。”

林杰连连点头：“没错，我听老陈说高纯度尼古丁是凶手自己炼制出来的，一般人不可能做到。要是凶手是为甘佳宁复仇而来，就好解释了，他们那圈子里的人弄些化学品不是难事。”

“如果凶手真是为甘佳宁而来的，恐怕一般关系的也不会为她复仇酿造这起大案。首先，你查查何家的亲戚里有没有这行业的人物，其次查她昔年的同学，尤其是有恋爱关系的人，再次查她工作后的朋友圈。”

“好，这块工作我相信不会太难，很快会有结果的。”

“还有，老陈说这么高纯度的尼古丁只可能是凶手自己提炼，但那个装三百万的箱子里，有大量的金属钠，有可能是凶手买来的。还有那个石灰，不是我们平时擦墙的石灰，是没什么杂质的高纯度碳酸钙，也是实验用品。像实验用的金属钠，一次弄来这么多，销售单位肯定有记录。这张单子是老陈写的凶手可能买的基础材料，你找人把周边县市的实验用品销售点都调查一下吧，包括学校的实验室。”

说完，王格东由于已经明确了犯罪动机，想着破案也快了，不由眉头舒展，笑了笑，道：“不过老陈还说，就怕单子上写着的几样东西，也全是凶手自己炼出来的。”

林杰啧啧嘴巴：“这也太夸张了吧。”

“谁知道呢。你我都不懂化学，老陈说提炼尼古丁是有机化学，难度很高，其他几样都是无机化学，像金属钠，似乎通过电解我们吃饭的食盐也能得到。凶手连高纯度尼古丁都弄出来了，其他几样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不是不可能。”

林杰无奈道：“好吧，我这边只能尽力去查了，希望这凶手不是个太勤快的人。”

“对了，上次找市局技术人员修复监控画面的事，进展怎么样？”

“他们说今天能把图像交给我们，虽然不是太清晰，但也能大致辨认出车辆的号牌。等拿到了我们马上着手去查。只要凶手不是第二天才把车子开出去，排查的范围不大。”

王格东点点头，道：“第二天也是有可能的，但我们只要查江小兵进入安乐路前的几分钟到第二天六点开进安乐路的车子。”

林杰好奇问：“为什么你判断是在这期间的？如果凶手在第二天晚些时候才开车运尸的也，是有可能的呀。”

王格东摇摇头：“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一回我是要你查这期间开进安乐路的车子，而不是开出安乐路的车子。”

“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如果查开出安乐路的车子，确实如你说的，凶手有可能在第二天更晚的时候，把车子开出安乐路。但查开进安乐路的车子就不同了。凶手用车运走江小兵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凶手看到江小兵开始朝安乐路方向走后，凶手同伙先开车进入安乐路等着，随后胖子跟踪江小兵进入杀人。第二种，胖子在杀死江小兵后，把他临时藏在安乐路上的某个隐蔽处，或垃圾桶里，或用遮掩物挡住。在此之后，胖子或同伙开车再次来到安乐路，运走尸体。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要查江小兵进入安乐路前几分钟内，进入安乐路的车辆。第二种情况，第二天早上六点开始天就亮了，路上行人增多，如果此时还没运走尸体，那么凶手把尸体装上车就很容易被目击者看到了。所以，不管哪种情况，只要查天亮前进入安乐路的车辆即可！”

林杰连连点头，王格东的分析非常有道理，用车运走尸体只有这两种可能，所以只要调查这期间进入安乐路的车辆，凶手一定在其中！

他道：“之前做过统计，我记得从案发时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前，经过安乐路的大概有五六十辆车子，也就是说，只要把这些车子都调查一遍，凶手一定是里面中的一个！”

“嗯，不过这工作也挺难的，毕竟案子过去好多天了，车上当时留下线索痕迹，现在肯定也处理光了。就算上门去查，光靠嘴巴问，凶手也不可能直接告诉你们他就是凶手。嗯……这样吧，你们调查每辆车前，顺便把车主的身份也查一下，看看是否有从事过化工行业的经历，如果有，哼哼，那就更靠谱了。当然，格外关照车主中体形像那个胖子的。”

林杰离开后，王格东笑了笑，凶手啊凶手，虽然你没露过面，可你直接暴露了作案动机，这下迟早要揪出你来了。

此时王格东显然没想到，江平虽然是直接打死何建生，毁了何家的元凶，可凶手想做的，远远不是只惩治江平一家。



第三十章

王丽琴母子一起被害，凶手分文未拿，却毁了江家三百万的“事迹”很快传开了。

这案子警方当然想保密，但哪保得了密。

江平生前是范长根的狗腿子，一个狠角色。平时最爱抓黄赌毒，被他逮到必须交罚款，否则就关上十天半个月。罚款从不开单据，但你要配合交了罚款，马上就能大步走出派出所。

一些社会人员由于平时对他奉承得好，出了事也很被关照，每回都象征性被关几天就算了，当地老百姓对他是深恶痛绝。

他儿子也是学校里的有名混混儿，被江小兵骚扰的学生告知家长后，家长三天两头告学校，告派出所。

当然了，家长里有些也是有权势的，捅到县里，王格东知道后也曾一度想抓来这小子教他如何做人，但每每被范长根家族的关系网劝阻。江小兵没触犯过刑法，又未成年，平时收保护费，欺负学生这种事，王格东这副局长的身份还真没法儿把他怎么样。

王丽琴也是镇上有名的得意人物，为人刻薄，仗着江平的身份，出门在外很是嚣张。有回逛街和店家起了争执，直接打电话叫了一帮社会人员把店砸了。店主在他们的淫威下，不敢声张半分，一肚子苦水自己咽。

包括江平夫妇的亲属，各个嚣张跋扈。

现在一家满门死个精光，留下的遗产少了一半，江家气势顿萎，再也不敢张扬。当地老百姓全部拍手称快，各个都争当免费的宣传员，没几天时间，这个案子传遍了大街小巷。

当然，传得最神的，还是凶手从头到尾没露面，就在多名警队神枪手的狙击枪下把人杀了，把钱毁了。不少迷信的人纷纷说这是城隍菩萨显灵，江家坏事做尽，小鬼收人了。

另一头，徐增愁眉不展。

他从公安朋友处听了整个案子的描述，他心里期望着陈进就此收手，在警察还没掌握他的犯罪事实前逃回美国，这样警察接下去的调查，也很难对他构成威胁。但他知道，陈进从来没做过半件违法的事，他甚至从小到大都没见过陈进打架。一个从来都是合法公民的家伙，一旦开始疯狂，只会是愈加疯狂。

他早晚会落网的。

徐增对这一点并不怀疑。

他虽然仗着自己的知识技术，不露面就杀了人毁了钱，可不也直接把犯罪动机暴露了吗？不光犯罪动机，也把他的化工背景也曝光了。

警察迟早要关注他了。

不过如果陈进真的落网，自己会不会也被他拖累进去？陈进犯的是枪毙大案，一旦落网必死无疑，没必要拖累自己，但难保呀，进了警局，不是陈进想不招就能不招的。

如果供出自己是……某种意义上的帮凶，后果很可怕！

要不要现在就向公安举报是陈进干的？可这样一来，自己是知情人兼某种意义上的“帮凶”不就显然成事实了？为什么之前不举报，等案发事情闹大了才举报？自己的前途也算毁了。

但现在不举报，等将来陈进落网后呢，自己能推脱得一干二净吗？当时觉得陈进只是在开玩笑，根本没想到他真会去犯罪，所以也没料到江家的案子真是他干的。

这事情可真够棘手的。

正当徐增坐在办公室里犹豫不定，电话响起，一看是刑侦队的林杰，接起打招呼道：“林队，你好啊。”

“徐科，你现在在单位吗？”

“在啊，什么事，又有新案卷？”

“不不，也没什么大事，就想过来跟你聊聊一些东西，你这边现在方便吗？”

徐增顿时心头一惊，不是为工作的事，聊一些东西？这么快就找上自己，不可能吧？只好强行镇定，道：“好的，我今天手上没什么工作。”

“好的，那我过会儿就到你们单位见。”

挂完电话后，徐增心神不定。林杰这几天一定是在忙于江家案子的事，来找自己聊些东西，肯定也是跟江家案子有关的。

难道陈进这么快就被锁定目标了？

不会吧。

待会儿该怎么说呢？

我算知情人吗？

知情个屁！他马上把自己这想法否决。

“没错，陈进和我是多年的同学，算得上发小儿的朋友。可他要杀人，会事先跟我这检察院的人说？就算他真跟我说了，他还没杀人，我难道要举报他有这想法？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我跟他十年没见面，就算我知道王丽琴母子被害的事，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会猜到是他干的？”

几秒钟的工夫，他就想好了全套说辞，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如果陈进你真被盯上了，我显然救不了你的，我只能自保逃脱干系，你可不要怪我不讲义气啊。”

他又想起了中学那回被‘拖拉机’收保护费，陈进喊他快跑，他就不讲义气地一个人跑了。

事情总在轮回，现在又是一样的遭遇？

他叹了口气，舌头发干，倒了杯水喝下。

十分钟后，林杰到了检察院，徐增和他常有业务往来，私交不错，带他到旁边一间小会议室里，客气地招待着。

林杰客套一番后，就开门见山说了：“江平老婆和儿子被杀的事你知道吧？”

徐增点点头：“当然，这事谁不知道？”

林杰笑了笑，道：“你对这事怎么看？”

怎么看？徐增心头一紧，握了握水杯，道：“咱们这是算私底下聊，还是怎么样？”

“当然是私底下聊，你不要见怪，我这就是了解下情况。”

“为什么找我？”

“听说你和甘佳宁是大学校友，这些年也有点来往吧。这案子我们老大判断跟何家有关。”

徐增故作惊讶道：“你们该不会怀疑我杀了人吧？”

林杰忙笑着否认：“怎么会呢，实话说，杀江平妻儿的家伙，是仇杀，而且用了不少化工的技术，所以老大推测凶手是甘佳宁的熟人，你是甘佳宁的朋友，所以来了解一下她的人际关系。”

“哦……原来是这样。”徐增稍微放下心，道，“既然咱们俩是私下聊，那我也抛开我身份的立场，我只能说杀得好。”

林杰微微一愣，随即尴尬地笑笑：“你这说法跟我老大简直一模一样。”

“哦？王局也这么看？”

林杰道：“说实在话，我心里也在说杀得好，咱们都知道他们平时什么德行。不过说归说，案子还是要破。这次凶手用的化工技术非

常专业，甘佳宁又是化学系出身，我们老大怀疑这凶手是甘佳宁的熟人，替她报仇来的。”

徐增笑着道：“幸亏我是学法律的，压根儿不懂化学这么高深的学科。要不然，我住在这县城，又是甘佳宁的校友兼熟人，岂不是第一个要怀疑我？哈哈。”

林杰道：“情况就是这样，你跟甘佳宁熟，帮我想想，哪几个人和她关系好，又是搞化工的。”

徐增无奈道：“这我还真不太清楚，她们系的人过去读大学时我认识一些，现在都过去十多年了，据我知道，他们系在金县的就甘佳宁一个吧，其他人都天南地北的，这些年我没什么联系，实在想不起来。”

“甘佳宁结婚前，做了几年的化工研究工作，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

“她工作中有什么特别要好的人，或者是爱恋她的人？”

“我只认识几个她们系的人，而且这些年几乎都没联系了，她工作的情况跟我完全不搭嘎，我更不会知道了。”

林杰抿抿嘴，怀疑地看了看徐增，又问了句：“你真不知道？”

徐增一愣，果断道：“实在不记得了，如果以后想起来，我一定马上打电话给你。”

林杰又打量他一下，只能无奈客套几句，离开了。



第三十一章

“老大，案发后到第二天天亮前经过安乐路的五十多辆车子，每个车主的档案都调出来查过，只有一个当过化工厂的销售，其他人都没有与化工有关的经历，我们派人跟每个车主初步接触了下，没发现可疑人员。体形像胖子的人大概有四五个，但仔细对比发现身高等情况不符合。”

怎么一个都没有？王格东闭着嘴，心中思量着。

江小兵一定是车子运出去的，既然胖子不是这些车主中的一人，那么现在可以断定胖子是有同伙的。而这个同伙，很可能就是这五十多人中的一个，对方隐藏得很好，光靠民警问是问不出结果的。

林杰继续汇报：“另外周边县市的化学品销售点也走访过了，单子上的几样东西，基本都是学校和科研单位买的，近期没有出现私人大量购买的记录。不过凶手有没有可能就是学校或科研单位的人，就没法儿判断了。”

王格东点点头：“这个查起来确实有难度，凶手无论是私人，还是通过单位名义购买，一次性买一堆的金属钠，可能性很低。唉，估计又是凶手自己炼出来的。对了，最重要的甘佳宁的人际关系查得怎么样？”

林杰面露苦色：“他们都不太配合。”

王格东不解：“谁不配合？”

“甘佳宁过去的同学朋友。我们先从浙大拿到当年她同学的联系方式，电话打过去说明身份后，对方反应都很冷淡，清一色说不清楚，和甘佳宁不熟。”

“哦？甘佳宁读书时人缘不太好？”

“不，我们后来了解到，甘佳宁性格开朗，当时和同学间的关系普遍融洽。我们反复套话，总算大致弄明白了，原来他们同学在网上

有个群，虽然毕业多年，也常在网上联系。原本甘佳宁自杀后，他们同学全部很悲愤。江家母子死后，这案子马上在他们同学间传开，全部说杀得好。所以我估计是这个原因，他们不愿意配合我们警方调查。”

“这也怪不了他们。假如你的好朋友被人弄死，后来那户人家又被人杀了满门，你当然也不希望警察抓到凶手。我想这案子从他们同学口中，总归是能探出不少信息，光电话里问，怕他们确实不会配合。嗯……这样吧，这事还需要上门直接找到她的同学谈，警察找上门，这帮家伙一定会说实情了。”

“甘佳宁的大学同学里，没一个在金县的，后来我打听到，检察院的徐增和甘佳宁是大学校友，彼此认识，并且这么多年一直有联系，私交不错。今天我专程找过他，想问他甘佳宁的人际情况，他却一概说不清楚。”

“徐增？公诉科的科长吧？”

“嗯。”

“这人办事很稳重，是他们院中级干部里最有潜力的一个，听说还是他们检察长的准女婿。我想他大概也是为了朋友的一时气愤，以他的身份立场，肯定会说的。要不这样，你问他明天有没有空，让他来找我，我跟他聊聊。对了，甘佳宁的同学里，有在我们市的吗？”

“有三个吧，都在市区，其中一个他们的班长，现在自己开了家化工品的贸易公司，规模做得挺大。”

“这人叫什么名字？”

“叫刘志勇。”

王格东暗暗点头，道：“做企业的嘛，对警方查案不敢不配合。这样吧，你跟他联系下，我过两天要去市局汇报工作，顺便跟他碰个面。”

“好的，我马上去办。”



第三十二章

摸清目标的全部生活规律，是干掉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这工作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细致且艰巨。

陈进一开始想用直接跟踪的方法，但他稍微试了一下，发现不靠谱。

跟踪时，你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容易被发现，太远容易跟丢。尤其是陈进的作案时间选择晚上，冬天晚上路上行人少，如果你发现和你隔个一两百米，总有一个人跟在后面走，你再笨也该觉察出情况不对劲。

这可不像古装电视剧的标配情节，目标感觉身后有人跟踪，他一回头，你忙凑到个水果摊前买梨，就这么躲过去了。大半夜的，陈进去哪儿找那么多水果摊？

更加上陈进是个胖子，目标太大，行动没法儿敏捷。就算他是运动健将，一路能轻松地跟随目标，现在的路上到处都有监控，这无疑是骗自己。

他对跟踪方法想了很久，最后还是采用最笨最烦琐，但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守株待兔。

比如找江小兵下手时，假设他家到学校共有三条路，你事先不知道他会走哪条路线，该怎么着手？

很简单，第一天，你躲在第一条路上，发现从头到尾江小兵没出现过，那么表明他走的不是第一条。第二天，躲在第二条路上，重复这个过程。如果你连续多天这样守株待兔，就会统计出他每天从各条路线走的概率是如何，每天出现在某条路的时间范围大致是如何。有了这两项数据的支持，犯罪成功率和安全性才会提高。

而这种跟踪方法，警方调监控是不可能注意到你的，因为你在一个点压根儿没动。

凡事都要进行数据分析，不管是从事化学研究，还是犯罪，这是他的职业习惯。

现在是晚上九点四十分，陈进坐在一辆二手奔驰里，手边的车窗摇落开一条缝。

车子是他一个月前买的，牌照落户杭州，之所以挑中这辆，一方面原因它是奔驰，任何人包括办案的警察，潜意识里都会想开奔驰的不可能去杀人吧。另一方面，如果新买一辆奔驰，可能会吸引眼球，犯罪可不像混演艺圈，还是低调点吧。

这时，离他不远处的金县一中，最后一节晚自习的下课铃响了，随后教学楼传来一阵喧嚣，学生们成群结队地离开教室，有些迈向寝室方向，有些走往自行车棚。

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已经被甘佳宁炸死的社区主任陆卫国，他的独女陆晴就读于这所中学。

一定是买读进去的。陈进心里想着，嘴上发出轻蔑的一声哼。

他只知知道陆晴在一中读书，具体读高几不太清楚，是个走读生，不住校。他对陆晴的跟踪工作没进行过几天。

不住校，呵呵，挺好。

过了五六分钟，开始有学生骑车从他的车边经过，他细心搜寻着陆晴的身影。

这个女生……挺像的。他拿出手机里偷拍的照片，再比对了一遍，嗯，就是她了。

还没等陆晴经过，他发动车子，先开到前头，从另一条远路先行绕过去，来到了一条非主干道上。他需要积累多次的数据，判断陆晴从这里经过的概率和大致时间点。

不多一会儿，后面陆晴骑着自行车进入了这条路。

陈进仔细地观察了片刻，不会运气这么好吧！今天她一个人回家，身旁没有同学，更巧合的是，现在这条路上，居然一个人都没有！而且他也调查过了，这条路附近没有监控探头。

原本只想着跟踪摸清回家的路线规律，今天就直接给了下手机会？

动手吗？

我的朋友，这次机会太好了，不用你来帮忙了。

他心里有点激动，忙掏出药片灌了一口水，他知道他一激动，很容易植物神经紊乱，必须先吃抑制药。

这时，陆晴的自行车正在不紧不慢地接近，陈进眼睛通过车窗上的一段缝隙一丝不苟地观察着，一只手悄悄摇落了一点窗户，另一只手，已经摸向了副驾驶座下方。

十米……五米……三米……

这时，陆晴口中的声音传入了陈进的耳朵里。

她在背英语单词！

认真地背着英语单词。

尽管她的英语在陈进这个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的人耳里，显得多么蹩脚幼稚。

可是，陈进却笑了。

他的手松开了，他的心软了。

或许，陆晴永远不会知道，在她十七岁冬天的一个夜晚，一生中最危险的一刻在她的不知觉中擦肩而过。

死神，就这样微笑地望着她远去。



第三十三章

徐增今天一直心中忐忑。昨天林杰找过他后，不久又打来电话，说他们局长约他今天去局里聊聊。

已经找自己谈过了，还要找自己聊聊？

是不是刑侦队后来又发现什么新线索了？

是不是他们已经锁定陈进了？

再次找自己，莫非想试探出自己是知情人，一并拿了？

他不敢打电话给陈进，甚至不敢找公用电话打，谁知道警局是否派人跟踪自己了呢。

犹豫再三，徐增还是如约来到县局。

王格东亲自接待，领他到一间会议室后，闲话几句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找徐科过来，也没其他事，就是想问你些情况。江平的老婆和儿子被杀的案子你清楚的吧？”

徐增道：“大致有过了解，现在还是你们侦查阶段，还没移送到我们院来，具体细节我不是很了然。”

王格东笑了笑：“凶手毁了三百万，又杀了王丽琴和江小兵，实实在在的仇杀。江平这家伙相信你也有耳闻，不是个好东西，结仇的人不少。不过仇最大的，还是上次爆炸案的何家了。这次的谋杀案，凶手手段很高超，而且用了几个颇有技术含量的化工手法，据此判断，凶手对化工行业很了解。而甘佳宁十几年前是浙大化学系的高材生，这不免让我怀疑，凶手是甘佳宁的熟人，为她复仇来了。”

徐增喝口茶掩饰自己的焦虑，点头道：“王局分析得有道理。”

王格东拿出烟，给徐增递了支，徐增摇摇头说正在戒烟。王格东笑笑，随后话锋一转：“听说你和甘佳宁很熟？”

徐增只好道：“很熟算不上，我们是大学校友，金县里面大学校友不多，所以平时过年过节有走动。”

“嗯，你读的好像是法律吧？”

“对的。”

“我没记错的话，浙大是1998年才四校合并的，你读书那会儿和甘佳宁不是同一个学校吧？”

“我是杭州大学的法律系，她是老浙大的化学系。”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徐增道：“大三时刚好四校合并，所以我们算得上半个校友。”

王格东道：“我的意思是，你们是在哪种场合下认识的？”

徐增又喝了口茶，道：“我一个发小儿跟甘佳宁是同个专业的，后来大家彼此间走动就认识了。”他不想透露陈进，忙补充一句：

“因为那会儿我看到甘佳宁，挺有好感的，所以准确地说，是我刻意去认识她的。”

王格东笑了笑，道：“我看了甘佳宁的照片，年轻时一定是个美女——当然，现在也不错。听说她性格也很温和，讨人喜欢。工科专业里出个美女，自然会受追捧。对了，既然你也喜欢甘佳宁，应该知道她有哪些追求者吧？”

“这个嘛……那时都快毕业了，不太关注男女问题。大学毕业前，我跟甘佳宁的接触很少，反而是毕业后我到了金县，发现她也在金县，因为……因为我对她有点好感，这才多了一些联系。”

“就是说你对甘佳宁的了解，还是在工作后才更深入的？”

“可以这么说。”

“他们专业里谁喜欢过甘佳宁，你一个都不知道吗？”

“我对他们专业其他人不熟，我学法律的，不管是上课还是以后的工作，和他们都没交集。”

王格东无奈吐口气：“甘佳宁毕业后做了几年化工行业的研究工作，这期间有谁追求过她你知道吗？”

徐增点头道：“这我倒是知道一些情况。她丈夫何建生是后来才出现的，之前听她说，她所在部门的一个研发主管，喜欢她，不过她嫌对方年龄大，没有接受。”

王格东眼睛一亮，道：“这个研发主管叫什么名字？”

“名字我不清楚，似乎记得姓叶，具体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王格东在本子里写上了“叶先生”这三个字，随后道：“好吧，既然是她工作过的单位的人，一定能查得到。还有其他你知道的情况吗？”

徐增摇摇头：“后来她认识了何建生，以后的情况你们都知道的。至于她大学期间的人际关系，我不太晓得，也没有多过问。”

王格东咂咂嘴，道：“甘佳宁的亲戚或者是何建生的亲戚里，有从事化工行业的人吗？”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王格东点点头：“你之前说的那位发小儿，跟甘佳宁同属化学系？”

“是的。”

“化学系是个小专业，人不多吧？”

“可能就三十来号人。”

“小专业里通常大家彼此关系都不错，你朋友和甘佳宁熟不熟？”

“他比较内向，他们小专业的同学间彼此多少应该都有了解，但到底有多熟，我说不上来。”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徐增喝了口茶，无奈道：“陈进。”

“他现在在哪儿，做什么的？”

“在美国，是个公司的科学家。”

“还是从事化工行业吗？”

“嗯，是的。”

“你和他平时联系多吗？”

“这十几年很少联系了，他本科毕业就去了美国，至今一直留在美国。他父母跟着他弟弟移民去了澳大利亚，所以他十年没回国了。这些年相隔远了，时差也相反，除了偶尔网上恰巧遇到问候几句外，很少联系。”

“你有他的美国电话吧？”

徐增脑中闪电般浮现过一系列想法，如果把电话告诉王格东，警方一定会打过去找陈进，当得知陈进已不在美国时，傻子都该怀疑凶手是他了。

怎么办，说还是不说？

还是改号码的末位数，告诉王格东？

电光火石般的一刹那，徐增想了很多，但王格东就坐在他面前看着他，一旦犹豫，不但陈进保不了，自己也将拖进这痛苦深渊里。他只好吸了口气，无奈道：“有的。”

王格东倒不会想到在他一个呼吸间，会想了这么多事，只是道：“是否方便告诉我？我这边想多找几个甘佳宁的同学问问情况，所以

跟你要他的号码。”

徐增抿抿嘴，心里叹息着：“陈进，我是逼不得已，不要怪我。”他只能把陈进美国的家里电话写在便纸条上，给了王格东。

王格东收下便条，满意道：“徐科，先谢谢你了，最近事情多，改日破了案请你一起吃个饭。”

从公安局走出来，徐增强装镇定，掩饰着满腹的心事。他觉得自己很对不起陈进，当警方得知陈进已不在美国，以王格东的脑子，一定会查下去，那将发现他在不到两个月前，也就是甘佳宁死后没多久，就搭乘航班回国了，又加上王丽琴母子被害一案如此明显的犯罪动机和犯罪手段，傻子都知道是陈进做的了。

唉，陈进啊陈进，就算你要报复，你不是会下毒吗，为什么不弄些稀奇古怪的毒药，把你仇人一个个毒死，弄成意外死亡的模样。为什么你偏偏要整出一起声势浩大的绑架案，不但杀人，还废了江家的财产，有必要吗？

你为了自己的一时气愤，杀人直接把犯罪动机露出来，你跑得了吗？

该怎么办，要不要现在通知陈进？

徐增陷入了苦思。



第三十四章

窗帘紧闭，房间里灯光通明。

陈进穿着专业的工作服，戴着口罩、头套、手套，全身皮肤无一寸曝露在空气中，他耐心地等在桌子旁，看着酒精灯缓缓加热着某种无色透明液体。

昨天差一点杀了陆晴，现在想起来他还是心有余悸。

今天他打听了一番，陆卫国是个难得的好官，周围老百姓对他评价都很好。社区主任只是个最基础的小领导，不算什么官，而且周围人都说他是老好人，不但从不贪污，对去办事的老百姓态度也很好，遇人有困难时，多会悉心帮助。

甘佳宁炸死陆卫国，实在不应该呀！陈进暗暗叹息。

陆卫国一家至今住的还是九十年代购置的商品房。十多年前的商品房质量普遍差，外墙已经斑驳开裂了。他妻子是超市的收银员。只要陆卫国愿意，他妻子进事业单位当个工作人员毫无阻力，可是他没有。陆卫国生前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家里也没有购置汽车。女儿读书成绩很好，品行俱佳，在附近也是有口皆碑的。

甘佳宁炸死三个人后，李刚和江平家属常来找何家麻烦，但陆家从来没有，据说她们娘俩只是自认倒霉，也同情何家，并没找上门过。

就这样一个正直本分的老好人，在这场变故中却不幸陪葬，陈进想着心里也十分难受。好官又少了一个。

更何况他昨天差一点在没调查清楚前，就害了陆晴。如果他真这么做了，他一定无法原谅自己，说不定现在烧杯里的东西，他就会一饮而尽了。

他叹息一声，思想重新回到当下，还是继续准备吧。下一个李刚一家满门了吧。

李刚生前是公认的坏蛋，口碑比江平不会好到哪里去，他身为副镇长，兼管治安，联防队就挂在他名下。他死后，没有一个老百姓为之叹息。他儿子李启明也不是个好东西，在县电视台挂职，平时开跑车，带美女，招摇过市。还有他老婆也如王丽琴一般。

李刚一家跟何家的事本没有任何瓜葛，不过，谁让这对母子也是三天两头找何家麻烦的人呢。

想到甘佳宁的幼子遭受凌辱的模样，陈进就一阵心率过快。

他叹息一声，笑了笑。甘佳宁，对于李家的满门陪葬，你一定也会如江家一般开心的。

当然了，这案子最后动手的不是他，而是那位朋友，那位朋友这回要亲自动手了。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这个手机号是他回国后用的，号码只有徐增知道。这些日子来，除了诈骗促销和打错的外，从没接到过一个电话。本想既然和徐增已经陌路了，这个手机号也没有继续使用的必要，或许是心里潜意识中放不下朋友的旧情，他依然给手机充电，保持着开机状态。

他拿过桌上的手机，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

他拿着手机，打开门出去，重新合上门，这才拉下了口罩，接起。

电话接通后，对方没有说话。陈进不知道对方是谁，心中谨慎，也没有开口。

隔了十几秒钟，电话那头传来徐增疲倦的声音：“你这个自己用的手机卡登记了你的名字吗？”

陈进愣了一下，随后道：“没有，不记名的卡。”

“你有用银行卡给这手机号充钱过吗？”

“没有，直接买来的充值卡。”

“还有谁知道这是你的手机卡？”

“只有你。”

“现在或许是将来，别人有办法知道你用过这张手机卡吗？”

陈进想了想，道：“没有。”

徐增似乎略微松了口气，道：“警方问我要了你美国的家里电话。”

陈进心中一紧，随即又沉稳下来，道：“为什么？”

“他们怀疑最近某个案子的凶手是甘佳宁的同学或朋友。得知我认识甘佳宁，找我了解情况，随即说到了你。因为我对你们专业的人员不熟，说是因为你，我才跟甘佳宁认识的，所以警方会打你电话，问一些你们专业当时的情况。”

陈进笑了一下，道：“谢谢你。”

徐增冷漠地回应：“没什么好谢的，最近有起案子很恶劣，警方早晚会破案的，你既然是甘佳宁同学，对你们系的人员肯定很了解，如果你知道点什么，请多配合警方的调查。”

陈进笑了笑：“我如果知道，一定好好配合。”

徐增道：“这个手机号既然只有我知道，以后我也不会再打你电话了，这张手机卡没必要用了。”

陈进爽快地应着：“我马上取出来扔抽水马桶里，一定一定。”

徐增挂掉了电话。

陈进站在原地，深呼吸一口。

“以徐增的身份和立场，他不应该帮我的，而且他也已经说了跟我绝交，可是他还是冒险打了我这个电话。

“看得出，他还是很害怕，他应该是用公用电话打的，而且电话里也没有具体说什么情况，他潜意识里一定担心如果我将来被抓，会供出他是知情人，所以这通电话他要完全当成第三者的角度说话，所以才会说“如果你知道点什么，请多配合警方的调查”，这样将来即便回溯过去，顶多说徐增认识凶手，但他不是知情人。

“真是难为他了。

“徐增一定希望我马上收拾好这里的一切，回美国去。这样一来，没有物证的情况下，永远不知道我是凶手。

“不过，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我这个‘凶手’能回去吗？”

陈进叹息一声，随后，取出手机卡，扔进了马桶冲走。



第三十五章

此时此刻的王格东显然做梦也不会想到，徐增的那位美国朋友就是凶手。他要了陈进的电话，只不过是希望通过不同的人，共同还原甘佳宁过去的人际关系。

案发至今，线索几无，凶手杀人时都没露过面，王格东反复斟酌案情，寻找侦查突破口，始终难有进展，这才只能通过甘佳宁的人际关系着手。

整个案子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凶手当晚杀死江小兵，并运出安乐路；二是此后几天的绑架。

第二阶段的绑架留给警方侦查的空间几乎完全封死。凶手用的手机号没法儿查来源，凶手的声音一定用了变声器，犯罪用的化学材料，几乎可以断定是他自己炼的，而犯罪工具如两个皮箱，更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加上南湖水库地处偏远，路上没有监控，显然也不会有目击证人看到凶手藏箱子、沉尸湖底的经过。

唯一有点用处的，还是犯罪的第一个阶段透露的信息。

凶手在监控上故意露面，王格东找人调了案发当晚周边的监控仔细查找这个胖子，看他路过其他监控时，是否把帽子口罩摘了，但这个胖子再没出现在其他监控中。看来他走出安乐路后，绕其他没有监控的路段离开了。

不过毕竟他露面了，身高和体形都被记录下来了。

据图像专家分析，凶手的身高大约是174厘米到176厘米之间，这是穿鞋子的高度，目测是双皮鞋，一般鞋跟高三公分左右。再增加一些误差范围，凶手脱鞋后的实际身高应该在170厘米到174厘米之间。体重由于冬天衣物庞大，无法准确判断，只知道凶手体重至少在150斤以上。

有了身高这条依据，如果凶手真是甘佳宁的同学，那就好办了。只要调取甘佳宁前后五届的学生体检报告——因为要考虑到，凶手可

能并非甘佳宁的同届同学，学长泡学妹、学弟追学姐的剧情很多，把他们化学系前后五届学生的体检报告中，所有身高符合标准的都罗列出来，再一一进行排除。

化学系是个小专业，五届学生合起来还不到两百人，符合身高标准的男性估计最多就六七十个，逐一进行排查，工作量虽然还有些大，但是这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

至于体重嘛，只能作为参考，毕竟当年体检报告的体重和如今十多年后的情况大有不同，只有身高是不变的。当然了，等列出符合身高的所有人后，逐一看现在哪些是胖子，调查范围又能大幅缩小。

王格东心里很清楚，只要凶手是甘佳宁的老同学，一定会很快落入警方的视野。

可凶手至少是两个人。

江小兵是开车被运出的。当晚开出安乐路的车子，五十多位车主中，已经排除了胖子。这表明五十多个人里有个是胖子的帮凶，不过对方心理素质好，没被警察问出来。在找不到证据的情况下，想从五十多个人口中直接问出谁是帮凶，几乎不可能。

所以目标还是要回到已知的胖子身上。

两名凶手中，必须有一人具备化工的专业背景。五十多位车主中没人具备，那么证明胖子有化工背景。——当然，还有种可能，五十多车主的背景经历有人造假，但你要查遍五十多个人细致的背景情况，无疑是项更难的工作。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五十多位车主的背景经历是真实的。那么就只要调查胖子一人了。

既然现在的假定情况是胖子具备化工背景，那么如果凶手真是甘佳宁的同学或化工行业的亲戚朋友，此人无疑是胖子了，而不是车主中的一个。

但王格东还有一点想不明白，这种要枪毙的大案，胖子来复仇犯罪，那位不是化工行业的帮凶为什么会帮他？

帮凶是男是女？

究竟是有什么利益纽带让两个人联合在一起，敢犯下枪毙大案呢？

这个问题只有等抓获胖子才能弄明白了。

现在思路明确，只要把胖子的身高体重与甘佳宁的熟人、同学逐个比对，还怕找不出来吗？

后面的侦破工作已经有了明确方向。

一是查甘佳宁前后五届同学的体检报告，列出符合身高条件并且现在体重150斤以上的人。

二是把戴帽子口罩的胖子照片，交给一些甘佳宁生前的熟人、同学辨认，看看形态上像谁。

三是继续调查案发当晚的车主，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四是抓紧从甘佳宁熟人、同学口中还原她生前的人际关系，包括工作后的人际关系，摸清她所有从事化工行业的亲戚朋友。

好吧，终于把许多此前没想明白的问题一一分解细化了，接下来今天先跟徐增的那位发小儿陈进聊聊情况了。

王格东考虑到对方身处美国，时差相反，白天打电话，对方还在睡觉，哪会配合你办案？

所以王格东为了礼貌起见，一直在县局等到了晚上十点半，这才叫来一名刚考进公务员的硕士警察帮他打电话。

因为王格东不会英语，虽说陈进是中国人，但接电话的未必是他本人，所以王格东下班前叫了这名硕士生留下陪他。

到了时间点，手下按指示拨通了电话，对着话筒叽里咕噜说了几分钟，挂断了。

王格东奇怪地问：“怎么挂了？我还没跟他说话。”

硕士生道：“这电话换人了。”

王格东不由奇怪道：“怎么回事？”

“接电话的是个美国年轻人，他说这套房子是他们三个多星期前通过中介租下来的，我问他是不是有个中国人叫陈进，对方说租房合同里的房屋主人是叫陈进，听中介说房屋主人被公司派到其他州工作，所以房子腾出来出租的。我问他是否有房屋主人的联系方式，他说没有。老大，我要不要请对方告知中介的联系方式，我们再通过中介，找陈进的最新联系电话？”

王格东摇摇头，道：“算了吧，跨国打交道可真麻烦，反正甘佳宁的同学不只这一个，这头联系不上，我们找国内其他人好了。”

至少这通电话，还没让王格东对陈进起疑。也正因为是三个星期前房子才出租的，使王格东做梦都没想到实际上他早在两个月前就回国了。但他接下来会向甘佳宁的同学求证了，并且有那个“胖子”身高体重数据，作为甘佳宁的同班同学，陈进能跑得了吗？



第三十六章

陈进缓缓踱步，绕着滨江小区走了一圈。

这是个中大型规模的小区，约有一千余户人家，南面是多层，中间是排屋别墅，北面是小高层电梯房。东南西北各有四个门可以进出。虽然每个门都有保安室，但他观察后发现，这些保安除了看进入车辆是否有小区通行证外，对行人、自行车、电瓶车都不闻不问。

这点很好！

李刚一家就住在滨江小区里，这个小区建成大约有十年了，现在看这小区的建筑风格有些落伍，但在十年前，这是县里档次最高的小区。

陈进只知道李刚家住在小区内的别墅区，具体是哪幢不太清楚，他还没有进入过小区。

他站在小区外，再仔细地打量一遍，每个门口都有监控，现在还不是露面的时候，他想了想，走到离小区隔着几个路口的一处停车场，上了自己的奔驰车。

车子开到小区东门，保安拦下，看到是奔驰车，态度显得很客气：“请问你是业主吗？”

陈进摇头：“不是，找个朋友，很快就走。”

保安没有多问，因为白天停车位不紧张，对社会车辆进出管理也松一些，不过即便保安问找哪位朋友，陈进随便胡诌个名字，几千人的小区，还有很多房子里住的是租客，保安不可能记住所有业主的名字。

奔驰车顺利地开进了小区，陈进径直来到排屋别墅区，停车后打量一圈四周，停车位附近有几个监控，这几个监控当然是防偷车贼的，小区内的路面上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监控，要避开只需绕道行走，根本不费力气。

陈进很满意，背着双手，不紧不慢地走在排屋别墅区，边走边偷偷向周围打量着。

排屋别墅不多，总共也就几十户，都是统一规格的铁栅栏的大门，他朝每户人家的院子里张望一眼，很快发现了靠西面最外围的一套别墅里，停着一辆奥迪车，看车牌号码正是李刚的座驾。看来他虽死了，这辆公车还是在给他们家用。

难怪这么嚣张，找上何家报复的人里，李刚家族的最多，而且几乎一有空就会去找何家麻烦。

江平一家满门被灭口，留下的遗产被陈进弄没了一半，剩下的亲戚中，即便依然在体制内的，见到江家如此遭遇，也早已深以为戒，在外行为处事都收敛起来。又听人传言这是凶手替何家报仇来了，江家三口都死了，他们这些亲戚朋友，没必要也不敢再去找何家婆孙的麻烦。

李刚一家就不同了，他们直到前些天，得知王丽琴母子被人杀了才有所收敛，此前的两个月里，隔三岔五带人欺辱一趟何家，陈进每每远处看着，却不能出手制止。不过在他心里，已经把李刚一家的忌日写在了笔记本上。

今天既然已经知道了李刚家的住址，接下来就是构思犯罪过程了。

李刚的儿子李启明已工作，说不定没住家里。李刚老婆自然住在这儿。如果分别把这两个人杀死，对陈进来说不算困难，但这样一来，案子就缺乏轰动性，与整个计划的最终宗旨不符。

嗯，为了最终的整个计划，最理想的是把李刚老婆和儿子，一起杀死在家中。——没错，上门杀了他们母子俩，做得比江家的案子更有轰动性！

但上门杀对方两个人，同时又要不留下线索给警方破案，似乎很有难度。需要好好地计划一番。

当然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摸清他们母子俩的日常行踪情况。

陈进脑中思索一番，暂时还没想出把他们母子杀死在家中的方法，只能转回身，原路返回他的奔驰车。回来的路上，他照样是绕道避开监控，偷偷地用手机把经过道路的重要位置信息，都拍照存好。

这工作他需要来回多做几次，把最后行动时可能经过的路线的所有信息都记录下来，保证他闭上眼都能想起这条路的哪个位置有个垃圾桶，哪里有片绿化带，绿化带种了什么植物，有多高，等等。

不要觉得准备工作又烦琐又累，只有准备工作充分了，才能保证下手时的成功。当然，这次下手的不是他。他要为那位朋友的安全负责。



第三十七章

市区一座办公楼中，这里的半层属于刘志勇开办的公司，是家中等规模的化工品贸易公司，大约有二三十号人。

县局已在两天前联系过这位化学系的老班长，尽管金县管不到他，但一个生意人自然不敢得罪政府里的人，他丝毫不敢怠慢。

会议室里，王格东正坐在沙发上，刘志勇快步走来，热情地握手寒暄：“王局长，你好。”

王格东把刘志勇打量了一眼，中等身高，中年发福，面孔方正，看得出他年轻时是个帅哥。王格东笑了笑：“刘总坐吧，我的来意你应该知道了吧，我们金县公安局有点事情想麻烦一下刘总。”

“嗯，您下面的林队长已经跟我打过电话，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全力协作。”

“好吧，刘总这么爽快，我也不多客套了。甘佳宁是你的老同学，她的事你该清楚吧？”

刘志勇马上流露出惋惜的表情：“她走上这条路，实在出乎我们这些老同学的意料。唉，她也是个可怜人啊。”

王格东道：“前段时间我们金县出了起命案，死者是甘佳宁仇人的家属。我们这边的初步勘查结果判断，凶手很可能是为甘佳宁复仇来的，而且凶手的作案手法里，用到了一些很专业的化学知识，我们不由怀疑此人是甘佳宁的同学或同事。”

“嗯，这个情况林队长已经大致和我讲过。”

王格东从文件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他：“上面这人就是凶手，不过他戴着帽子和口罩，看不出具体长相。刘总帮我瞧瞧，看到这人的身影，是否会让你想起谁？”

刘志勇接过照片端详着，过了些时候，他把照片还回去，摇摇头：“实在抱歉，光看照片我想不出符合的人选。”

王格东理解地点点头，照片上的胖子穿着厚重衣服，又遮住了面容，他们这帮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隔多年，每个人的外貌体形都发生了改变，光从照片很难发现异常。

“借你电脑用下？”

“当然可以。”

王格东打开电脑，插入了自己的优盘，打开里面的一个视频文件，正是胖子从监控下走过竖中指的片段。

“刘总你再看看这段视频，这个人的走路姿势是否让你想到谁？”

刘志勇反复拖动看了几遍视频，疑惑道：“这人右手抬起来是做什么？”

“竖中指。”

他惊讶道：“这个凶手对着你们的监控竖中指？”

“嗯。”

“这么嚣张？”

嚣张不嚣张也不干你的事，王格东不愿跟他废话许多，一个局外人知道太多案情不好，只好敷衍道：“凶手是挺嚣张的，所以我们警方才要加紧抓捕。你看看这人，有没有印象？”

刘志勇皱眉道：“他走路的姿势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的。”

王格东抿抿嘴，道：“姿势是挺普通的，没特别的动作习惯。但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走路姿势，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带着个人风格的烙印，或者说是某种感觉。就像你对你熟悉的人，不用见着他面孔，只

要看到他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你再仔细回忆回忆，这人你到底认不认识？”

刘志勇继续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摇头，道：“抱歉王局长，我真想不起来我认识这个人。”

王格东无奈皱眉，只能转而问：“据你了解，有哪几个人跟甘佳宁关系较好，尤其是……甘佳宁过去的男朋友。”

“男朋友？”刘志勇背过身去，过了会儿才慢慢转回来，道，“您是问她大学时的男朋友？”

“也不一定非是大学里的，她过去谈过的男朋友，或者追求过她的人，你知道几个？”

“这个嘛……你知道我们工科的女生本就少，甘佳宁又是当时我们学院里的美女，挺多人对她有好感，但说隔了十多年，我的同学里会有人为她复仇杀人，我不太相信。”

王格东没兴趣跟他讨论情感上是否相信的话题，道：“现在也只是怀疑，并不能肯定，你能不能把跟甘佳宁要好的男生，或者追求过她，或者是她男朋友的人列个名单出来？我们需要逐个调查一番，才能最终确定。即便说最后发现凶手是你们同学，但我相信刘总也不会为了老同学的感情，而不愿吐露这个杀人凶手吧？”

刘志勇尴尬地笑笑：“当然，当然，这是当然的，我回忆一下。”

王格东耐心地看着他。

刘志勇有些紧张，沉吟半晌道：“有个人追求过甘佳宁，追求了好几年，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同班同学。当初他追求甘佳宁时，行为有点极端。”

“哦？”王格东好奇问，“怎么个极端？”

“他会在宿舍楼下站上一晚上，只为要甘佳宁见他一面，说上几句话。还有，据说他总跟踪甘佳宁。你知道，这种表达爱的方式，对女生来说是很恐怖的，只会增加女生的反感。但他在甘佳宁多次明确表示过不可能后，依然如此，直到毕业时，他还在追求。”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吴刚。”

王格东把这个名字写在了本子上，道：“他现在在哪儿？”

刘志勇摇摇头：“他性格有点孤僻，刚毕业时听说他出国了，这些年也没与大家联系，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吴刚和其他同学中哪个关系比较好？”

刘志勇想了想，摇头道：“没有。”

“没有？”

“嗯，他性格有点怪的，不太与人交际，不合群。”

王格东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工科男生里，总是不乏一些内向，甚至性格怪僻的人，追求甘佳宁很多年，说不定即便甘佳宁结婚后，这人心中一直保留着对她的爱。当得知甘佳宁以那种方式自杀后，这个怪僻、内向的工科男心中的魔鬼被唤醒，从而走上极端犯罪这条路。

此人多年不与同学联系，更显得可疑！

好吧，先重点查查这个吴刚。



第三十八章

“老大，你今天找刘志勇谈过了？”王格东回到县局，林杰凑上来。

“嗯，他给了我一个可疑人选，叫吴刚。此人性格孤僻，不与人打交道，大学时追了甘佳宁好几年，而且追求的方式有点极端，此后毕业出国，这么多年来没有和其他同学联系。”

林杰道：“这种性格的人很有可能犯罪呀！”

王格东点头：“他们老同学都没和此人联系，估计直接联系上这家伙有困难，你打电话跟浙大要吴刚的家庭住址，好好调查一下他。”

“好的。另外我们跟何家的几个亲戚打听过了，何家的亲戚和甘佳宁的亲戚里，没有从事化工行业的。徐增上回说的甘佳宁工作后，有个姓叶的同事追过甘佳宁，我们调查过，情况属实，但姓叶的家伙早几年就去了中化集团的江苏公司上班，跟他公司包括他本人确认过，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在江苏，从没离开，所以排除了可能性。”

王格东对林杰的工作效率表示很满意：“如此看，目标就在甘佳宁的昔日同学里了，哼哼，尤其是这个叫吴刚的家伙。对了，你跟浙大拿他们前后五届学生的体检报告办妥了吗？”

“拿到了，你的要求是找170厘米到174厘米之间身高的人，不过我考虑到过了十多年，或许有些人出现轻微驼背的情况，所以把当年的身高范围扩大到170厘米到176厘米之间，这样的结果更不会有遗漏。”

王格东点头夸赞：“不错，这回你想得很周到。这样身高的一共有多少人？”

“一共有七十八名男性。”

“这么多！那就逐一排查吧，一是查他们现在的体重有没有超过150斤，二是在体重也符合的人选中，查他们案发前后的行踪，三是查行踪没有明确不在场证明的人员与甘佳宁的关系程度。”王格东冷哼一声，“只要凶手真是甘佳宁的同学，我就不信他还能躲得过去。咦，这七十八个人里，有吴刚的名字吗？”

林杰翻看一遍记录，激动道：“有，吴刚身高170厘米，当初的体重是133斤，过了十多年，肯定更胖了！”

王格东道：“嗯，看样子吴刚的犯罪可能性很大，你们得赶紧调查清楚这个人！不过我们办案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对其他人的调查也不能松懈，要同步进行。”

林杰道：“好的。”他又想了一下，道，“老大，既然凶手是为了甘佳宁复仇而来。那么这个凶手在甘佳宁出事后，有没有可能跑到何家安慰一番呢？”

王格东眼睛一亮：“你这个想法很好。如果凶手为了甘佳宁报仇，那一定是个对甘佳宁极其关心的人。当初何建生死后，凶手很可能上门看望过甘佳宁。到甘佳宁也死后，凶手指不定也会上何家看望婆孙两人！好吧，过几天等你这边情况调查差不多了，我去趟何家问问。”



第三十九章

金县只有一家上档次的健身会所，徐增和女友正在打乒乓球，眼睛瞥见门口走进一个中年胖子，他视线刚从胖子身上滑过，立即又被引回了胖子身上，女友打过来的一个简单球没接住，落空了。

因为这个胖子不是别人，是陈进。

这一刻开始，徐增本来轻松愉悦的脸上覆盖了一层旁人难以觉察的阴霾。

陈进没有看到他，径直来到一架跑步机上，慢慢地跑动着。

“你怎么回事，好多球都接不住了，真没意思，你是不是看到哪个美女了？心不在焉的。”女友皱起小嘴抱怨着。

徐增忙笑着道：“再漂亮的美女哪有你漂亮。唉，可能是白天卷宗看多了，眼睛累，你先去瑜伽馆练会儿吧，我去跑步机上活动下。”

女友打量了附近，发现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女人，遂放心地说了好，一个人去了瑜伽馆。

徐增站在原地，抿抿嘴，深呼吸一口，迈动沉重的步伐，虽不情愿，最终还是朝跑步机走去。

他来到陈进旁边的一架跑步机上，陈进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没说什么，依然按自己的频率慢跑着。

徐增也一直默默无言，低头慢跑，有满腹的话，却不知如何开口。犹豫好久，他终于抬起头，看着面前的空地，边跑边说：“江家被杀一案的凶手有线索了。”

陈进毫无反应。

徐增继续轻微翕动着嘴唇，低声平静地说着：“凶手很嚣张，在监控下刻意露面了。虽然凶手自以为戴着帽子口罩，警察不知道他的长相，但他的身高和体重，已经被警方的专业技术人员模拟出来了。”

陈进还是毫无反应。

“警察已经把怀疑目标，指向了甘佳宁的昔日老同学，准备拿着凶手的视频找他们的同学辨认。而且警方也已经拿到当年的同学每个人的体检报告，一一比对身高，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嫌疑人都列出来进行排查。”

陈进继续慢跑着，脸上没有任何波澜。

“化学系只有几十号人，凶手是不可能躲得过去的，很快就会被查出来。如果凶手还抱着侥幸的想法，甚至想继续作案，无疑是飞蛾扑火。我想聪明的凶手，此刻应该想办法逃出国去，警方也无从排查确认了。”

陈进低头笑了笑，终于开口了：“如果凶手有不在场证明呢？”

徐增不屑道：“如果凶手这么自以为是，以为凭借小聪明小伎俩小手段就能躲过法律制裁，实在太天真了。”

陈进还是闭上嘴不说话。

徐增道：“听说凶手还找了个帮凶共同犯罪，他会找了谁？照理他在金县没有什么朋友？”

陈进轻微摇头笑道：“你不是已经和我绝交了吗？你不觉得你今天的的话有点多？说不定将来某一天会给你带来麻烦。”

徐增一愣，手指紧紧握住跑步机把手，恨声道：“没错，我今天话实在太多了！我真后悔自己这么多嘴！”

陈进道：“还是要跟你说声谢谢。”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美国？”

“等事情全部了结的时候。”

“怎么样才算全部了结？”

陈进笑了笑，没有回答，过了片刻，才道：“你一定要记住，我回国后，你从未跟我见过面。你也从不知道我回国了。”说完，又闭上了嘴，嘴角挂着一丝可恶的微笑，尤其配在这张丑陋的胖脸上。

徐增深吸了一口气，沉声道：“我已经彻底受够你了，你把我的生活全部打乱了，我马上去举报你！”说完，他走下跑步机，舒缓一下情绪，向瑜伽馆走去，不再看陈进一眼。

“对不起。”陈进用微弱的只有他自己听得到的声音默默地说了一句。

徐增话是太多了，再这么下去，将来难保有一天不会牵连到他。

“嗯，我必须为他再做点什么。”

“至于那个帮凶，警方永远不会猜到那个人是谁。即便我被抓，也不会吐露关于那位朋友半个字，我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那个人的安全。”



第四十章

今天是星期五，据陈进的观察，李刚的儿子李启明通常周末回家住两天。

晚上六点半，陈进戴上帽子口罩，穿上宽大的夹克衫出门了。

他从滨江小区的东门走入小区，保安只管车辆，不管行人和非机动车。

经过门口的监控时，他没有抬头，而是径直走入。到了小区里面，他根据早已详细绘制的地图，顺利避开小区内的几个监控，来到了中间的别墅区，一直步伐均匀地走到最西面这座别墅前。

他向里望了一眼，别墅里只停着李刚的座驾，没有他儿子的车，看来他儿子还没回家呢。不知道今天李启明会不会回家，不过无所谓，如果最终没回家，就等下一次动手吧，反正机会多得很。

他再看了一眼别墅的铁门，随后拍了拍夹克衫内包裹着的一样东西。

好吧，我的准备工作和踩点的工作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让那个朋友亲自动手了。

陈进笑了笑：“现在，又到了该我抛头露面的时候。”说完，转身离去，走出了小区。

李启明今天不太开心。他跟朋友在酒吧玩了几小时，结果发现玩弄调戏的美女竟然是个酒托，提出开房的时候说给钱才行，实在是天大的悲剧。他这位花花公子不是小气的人，不缺这几个钱，可他压根儿没打算找陪酒。他从来都喜欢良家。

于是他早早地结账离开。今天喝了酒，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这几个月近年底，交警酒驾查得严。酒驾被查到了是很麻烦的事，尤其是遇到某些严打时间段。即便他爸还活着，他也不敢在近年底时候酒驾添乱，更何况现在李刚已死。

他打电话叫了个朋友，开他车子送到了小区门口，跟朋友道谢后，他自己开车进入小区。

这时不过才晚上八点。来到家里的铁门外，他下车掏出钥匙准备开门，走到门前刚把钥匙送进锁眼，“噗——噗——噗——”连着几声，几股水气对着他充面而来。

他不经意间吸了一大口，什么怪味道，随即本能地向后退一步想看清情况。

他发现正对着他面门有个塑料瓶子挂在铁门上，瓶子涂成了黑色，挂在铁门的阴暗处，所以刚才没注意到，此时瓶子继续对他喷出一连串的水汽。他还没彻底反应过来，整个人顿时感觉呼吸困难，他向后跌跌撞撞，又张大嘴吸了几口气，更觉不对劲。

“啊呀，什么……什么东西……”还没等他大声叫喊，就倒了下去。从吸入第一口怪味到他昏倒在地，没超过一分钟。在他倒地后，那个塑料瓶依然继续喷出一些气雾，过了一会儿才停下来。

显然，那是为了保证让他吸入足够的剂量，救不活。

姚素月正在家里看电视，儿子周末都会回家住，今晚儿子打电话跟她说外面有事，要晚点回来，她并不多想。

到了八点多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姚素月站起身，接通门铃的通话键，问了句：“谁呀？”

门口传来一个陌生声音：“你儿子在门外昏倒了，你快出来看看吧。”

姚素月大惊，忙开了门出去，到门口就看到铁门外停着车，车灯亮着，一旁的地上，果然倒着李启明。

姚素月赶紧跑了过去，她正转开门锁，“噗——噗——噗——”连着几声，水汽正对着她的头顶喷过来。

“什么东西？”她没来得及多想，心里只想着出门看儿子，终于，她开启了铁门，此时气雾已经对她喷了好几下，她感觉呼吸困难，来到儿子身旁，还没弄明白儿子怎么了，她也跟着倒了下去。

第四部分

警方深知凶手很有可能还会继续作案，现在侦破工作如同与凶手赛跑，谁能更胜一筹？可是就在此时，最不可能被害的谋杀对象再次被害，震动了省公安厅高层亲自出马。



第四十一章

王格东坐在办公室中，满脸凝重。这几天他们正忙于江家案件的侦破，压根儿没想到此时会添一出新案，而且又是大案。

陈法医急匆匆跑进来。还没等他开口，王格东就问：“怎么样，查清楚了吗？”

陈法医面容严肃，道：“我们设备有限，塑料瓶不敢动，直接封存起来交市局的专家鉴定去了。以我的经验，初步看两名死者都死于氰化物中毒。一来我闻到瓶子上带了股苦杏仁味，是氰化物独有的味道。二是两名死者面带桃红。我简单解剖过，发现血液不凝固。这都是氰化物中毒的典型症状。”

王格东背过身凝神半晌，沉声道：“用氰化物进行谋杀的案件，不光县里，就是周边县市也从没遇到过。”

“老大，估计是同一个凶手啊。”

王格东沉重地吸了口气：“没错，这种手段的案子一起冒出来，肯定还是那个凶手了。李刚也是被甘佳宁炸死的，他的妻儿同江平一样，也被凶手一口气杀了满门！唉，都怪我，根本没想到凶手会再次作案，早知道提防一下，说不定就直接把凶手抓个正着了！”

陈法医安慰道：“老大，也不能全怪你，毕竟江平是何家的直接仇人，当初甘佳宁要炸的目标是江平，李刚只不过刚巧负责协调，本身跟何家并没瓜葛，谁也想不到凶手的第二次作案目标会放在李刚全家。”

“嗯，估计凶手只一心想为甘佳宁复仇，并没调查清楚当初一起死的三个人和甘佳宁的真正恩怨，看着甘佳宁把三个人炸死了，以为这三个都是有仇的，所以下一个目标挑在李家。对了，如此看来，凶手的第三个目标很可能是陆卫国一家了！”他忙掏出电话，叫来了林杰。

几分钟后，林杰跑进来，道：“老大，滨江小区的四个大门监控，以及小区内的八个监控都已经拿到，我们正在调查。”

“好，周边物证勘查做得怎么样？”

“现场勘查没发现凶手的遗留物。”

王格东寻思一下，道：“从现场情况看，别墅铁门外插着钥匙，显然是李启明正准备开门时被塑料瓶里的氰化物毒倒。此后姚素月走出别墅，看到铁门外躺在地上的儿子，要去开门，再次被氰化物毒倒。一种可能是姚素月听到了儿子的呼救声，第二种可能是姚素月不知道儿子在门外出了状况，如果是那样……对了，那就是凶手按门铃了，门铃上有没有查过指纹？”

陈法医道：“录过了，门铃上有好多指纹，不清楚凶手的指纹是否在上面。此外，铁门附近的地方也勘察过了，该取指纹的都取过。地面是水泥路，又是小区内的道路，没法儿判断凶手的脚印。”

王格东点头：“这案子显然是同个家伙干的，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身高和体重，脚印无关紧要。对了，林队，你马上找局长，调六个治安民警，两人一组，跟踪保护陆卫国的家人安全，三班倒，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控。我们刑侦队人员有限，还是要以继续破案为主。”

林杰道：“老大，你的意思是凶手下一个目标是陆卫国的家人？”

“没错，江平、李刚、陆卫国是一同被甘佳宁炸死的，江家和李家都被杀光了，现在就剩陆家了，一定要严加保护，再也不能出半点差错。你们跟踪发现有任何形迹可疑的人，立刻带回来审问！”

“好，我这边马上去安排。”

“另外，甘佳宁的同学的情况查得怎么样，尤其是那个叫吴刚的家伙找到没？”

“符合身高条件的男性同学还在一一排查犯罪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线索。吴刚的老家电话接不通，跟他们当地派出所联系后，经过

走访，得知他们家已经搬走，邻居说搬走很多年，不清楚去哪儿了。当地派出所正在试图联系他们亲戚，我估计这几天应该就有消息。”

“好的，你这边一定要抓紧。现在我们在跟凶手赛跑，凶手极度危险，精通化工手段，擅长用毒杀人，指不定他下一回又想出什么诡异方式谋杀，我们一定要尽快抓拿归案！”



第四十二章

姚素月母子被杀的第二天，徐增一听到消息，就仿佛当头一盆冷水冲了下来，心脏颤动不止。

陈进，你真是个疯子！

徐增觉得自己原本正常、未来一片大好的生活被陈进彻底打乱了。如果还有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他一定愿意在一开始，陈进还没犯罪时向公安举报。

但现在呢？上一回王格东问话提到他的发小儿时，他撒谎陈进在美国十多年，没回来。如果公安抓到陈进，调查发现他几个月前已回国，并且和自己见过了几次面，自己岂不完全栽进去了？这种大案一旦曝光，谁也保不了自己，也不愿来保自己。

怎么办，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弥补？

徐增微微眯了下眼睛，最后一次劝他回美国吧。

如果他依然执迷不悟，最好的办法……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陈进在被警察抓到前就已经死了，从此死无对证！永远也牵扯不到自己！

徐增浑身一寒，被自己冒出的这个恐怖想法吓了一跳。

他突然想明白了甘佳宁这个柔弱女子为什么会自爆，陈进这个从没打过架的死胖子为什么会杀人。

当自己最在乎的利益遭到破坏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的实施者。正如徐增也不例外，为了保护他的生活，他会希望让陈进去死。

到底是不是真的非得走上这条路？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徐增惊慌恐惧，又犹豫不定。这一整天，他都在惶恐交加的情绪中度过。

收拾完李家后，陈进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忙碌了，只要再完成两个案子，整个计划就能彻底成功了。好吧，下一个目标就是范长根了。

范家在金县势力非常庞大。范长根死去的老爹是曾经的金县老书记，范家是典型的官员世家，号称“全家公务员，一局三所长”。老大是市国税局正局长，二姐是一个经济发达镇的司法所所长，老三范长根是县城派出所所长，老四是县城工商所的副所长。除了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外，还有个表哥是省委领导的秘书，他们各自的配偶子女也都在各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担任职务。虽说范家里面仅一个人官做到正处级，但家族中人都掌握实权，遍及地方各个部门的关系网牢不可破，共同组建了范家在地方上根深蒂固的势力。

范长根的小舅子张宏波都是县里排名十几的富豪，范家的实力可见一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金县，压根儿没有范家办不成的事。他们就是金县的土皇帝。

所以当初王格东想办了范长根的狗腿子江平，被阻止。甚至他想教训江小兵这个小混混儿，也力所不能及。

也正因此，何建生得罪了范长根的小舅子张宏波，对方敢上门打人，后来又让派出所把何建生关起来，酿成了悲剧。

江平一家的势力当然没法儿跟范长根比，甚至李刚一家也远比不上范家。李刚虽说一人得道，家里的“鸡犬”还没升天。范家是满门公务员，各个部门里都有很深的关系网，任何一个都得罪不起。虽说陈进有把握杀死范长根，但杀了他一个，范家的势力依然在，这算是替甘佳宁报仇了吗？

“不，要完成这个计划，还是要我的那位朋友一同协作，才能把范家整得从此趴下做人！”

但现在这个案子的第一步有点麻烦，杀范长根有难度。

范长根平时在派出所里，他总不可能学甘佳宁抱个炸药去派出所找他。出入都是开车，派出所到他家没有偏僻的路段，没法儿下手。

更麻烦的是，李刚住的虽是高档小区，但物业只管汽车，不管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小区踩点还是很方便的。

但范长根住在金县高级公务员别墅区，小区在县郊的一个风景湖旁，规模很小，里面不到一百户人家，全部是独门独户的高大别墅。除范长根外，据说还住了县里的好些领导，包括县委书记。

门口保安非常严格，只允许小区内的车辆进入，所有外来车辆要进入，保安要先跟小区内的目标住户联系确认，确认无误才予以放行。而所有的外来行人和非机动车，都要进行一一登记，仔细核对确认后，才能进入。

陈进是在小区外徘徊观察后，得到的上述信息，而他本人，从未踏进过小区大门一步，甚至连范长根住在里面的哪幢都不得而知。

这样的安保程度，还怎么完成谋杀？

连范长根住哪门哪户都不知道，有什么机会下手？

整个安保工作似乎铁桶一般，根本无懈可击了，但陈进转念一想，这里又不是中南海，哪有安保工作真正无懈可击的？一定有机会，一定能抓到这个机会。

至于到底该怎么做，还需要好好构思。同时，也需要那位朋友的协作。



第四十三章

“老大，塑料瓶拿回来了。”陈法医一手拿着个东西，一手看着报告，道，“市局刑技处的人说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危险的玩意儿，他们在毒气实验室全身防护服的装备下，才拆出来。”

“里面是什么？”王格东焦急问。

“果然是氰化物，是氰化物里面最危险的一种，氰化氢。”

“氰化氢？”王格东思索着这个名字，道，“好像是纳粹杀人用的毒气？”

陈法医点头：“没错，纳粹当年就是用这个。氰化氢在二十六摄氏度以上是气体，现在是冬天，氰化氢呈液态。这是属于公安部门严格管制的剧毒物，但提炼很简单，用碳和氨气以固定比例加热就行了，整个过程所需材料仅是甲烷、氢氧化钠、氨气等简单物质，所有这些都可以轻易从其他物质中提取。凶手能够自制金属钠和提纯尼古丁，制出氰化氢的工艺更不在话下。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炼制过程中提炼者自身的保护，但凶手既然能够提纯尼古丁，这方面的保护工作肯定也了如指掌。市局通过鉴定，发现塑料瓶里的氰化氢浓度高达95%以上，外加凶手制作的高纯度尼古丁，市局专家称凶手如果没有使用工业设备来完成，那他对实验条件、各种物质剂量搭配的精确程度的控制，绝对是专家中的专家。”

王格东紧抿嘴唇，脸色泛青，这一系列证据更加坚定了他对凶手是甘佳宁的同学的判断。

普通的化工从业者，根本不具备这种程度的专业水平，即便能提炼出尼古丁和氰化氢，纯度也不会高到这个水准。只有甘佳宁的同学，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才能做出如此恐怖的毒药。

陈法医拆开塑料瓶，指着里面讲解：“氰化氢有强腐蚀性，但这种PE塑料瓶是可以保存的。凶手一共弄了两个塑料瓶，里面都装入氰化氢，把这两个瓶子绑到一起。瓶盖是凶手另外加工过的，瓶外连接电池、电机和遥控装置。这套电机和遥控器应该是凶手从遥控汽车或

玩具飞机上拆下来的。凶手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瓶子挂到李刚家铁门的栅栏上，高度刚好和人头部差不多。这样一来，一个瓶子对着铁门外，一个瓶子对着铁门内，当李启明站在门外时，凶手躲在远处，操作遥控器按下了门外瓶子的开关。当姚素月站在门内时，凶手又按下了另一个开关。此外，凶手把这整个装置涂成黑色，在夜里不容易被目标发现。一旦凶手按下遥控开关，电机转动就会压下瓶盖上的瓶塞，氰化氢就会以水雾状大量对外喷洒而出。老大，我要不要试下给你看？”

“好，你试试。”

陈法医把瓶子放到地上，他用手压下瓶塞，里面装着的水就对外喷了出来，喷的速度很快，量也很大。

王格东道：“这东西很像浇花用的打气瓶。”

“嗯，没错，瓶口的塞子就是用打气瓶改装的。打气瓶十多块钱一个，哪儿都能买得到。凶手拿了个打气瓶进行改装，先对瓶子里打足气，造成里面的高压，一旦电机转动，瓶塞压下后，里面的毒气就会喷洒而出，估计能喷两米远。喷出的量也远多于打气瓶。也就是说，当时李启明正准备开门，就算他看到了这个瓶子，只要凶手按下开关，李启明周围两米内全部充满了高浓度的氰化氢气体，他还没反应过来，吸进的量就足够他死了。想逃都来不及。”

王格东眼睛微眯着：“遥控器的距离能有多远？”

“二三十米内都不成问题。”

“也就是说，当时凶手就躲在李家别墅外的某处，暗中看到了李启明回家开门，他按下遥控开关，就把李启明毒死了。随后等到姚素月走出门，她走到铁门时，凶手再次按了下遥控器？”

“没错，第一个瓶子朝外喷，对向李启明；第二个瓶子朝里喷，对向姚素月。”

王格东补充道：“而姚素月当时的注意力都在倒地的儿子身上，更不会注意到铁盒子的存在。”

陈法医道：“就算注意到也来不及了，只要姚素月踏入瓶子的喷射半径，里面是高纯度的氰化氢，只要吸入一口，很快就会呼吸困难，此时人会不由自主地张嘴大口呼吸，只能加速死亡。”

“氰化氢中毒根本没办法救？”

“如果是吃下去，并且马上发现吃下了氰化物，立即催吐，有一定的概率能救活。但这么高浓度的气雾只要吸入一口，十几秒内会呼吸困难，根本没办法救。”

王格东想了想，明白过来：“如果瓶子里的氰化氢浓度不够高，姚素月母子是否有一定概率活下来？”

“嗯，如果浓度低，第一口吸入的量不足以完全致命，而被害者反应快，赶紧逃出喷洒半径，虽然有生命危险，但只要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是有可能救活的。”

王格东深吸一口气：“凶手不惜直接向我们警方暴露他的专业水平，制作出超高纯度尼古丁和氰化氢，原来目的在于一旦实施，被害人短短一两分钟内就能百分百死亡，没法儿救活。他是抱着要目标必死的态度进行犯罪。到底和甘佳宁什么样的关系能让凶手这么疯狂？”

王格东陷入了思索。



第四十四章

“果然又是他！”王格东手摩挲着满脸的胡楂，面容肃穆地盯着电脑视频。

视频中，一个身材发福的男人戴着帽子口罩，从画面中不紧不慢地走过，经过中间时，他还刻意抬起头，站在原地朝监控看了几眼，随后离开。

林杰道：“如果不是胖子刻意停留在视频下，我们也不会这么快就发现嫌疑人。”

“他是几点进入小区的？”

“七点零八分，胖子从小区东门走入，此后他还是从东门离开了小区。这段视频是从李家旁边的小区内的监控获取的。因为他刻意停留，所以排查的干警很快注意到了他，通过衣着分辨，从东门的监控里找到了他出入小区时的画面。”

“他出入小区时，没有对着视频做明显动作吗？”

“没有，他只在这个小区内的监控下停留了一阵，并且抬头。出入小区大门时，都是正常地行走，还略微低着头。”

王格东微微眯起眼，分析道：“这么看来，凶手出入小区时没表现出异常，是因为不想被人注意，而他在作案后刻意在监控下停留，暴露自己，是想直接告诉我们，这案子又是他干的。”

林杰狠声道：“正是，这歹徒实在太嚣张了！”

王格东点点头，随后又摇摇头，寻思道：“不对，我觉得答案并不这么简单。你看，他其实是个很细心的人，出入大门时，并没对着监控做任何怪异举动，装成普通居民路过。而仅在作案后，当时在李刚家附近的这个小区内监控下只有他一个人经过，在周围没人的时候，他才对着监控有意暴露自己。如果他是发自内心地嚣张，呈现心理变态式的犯罪，他会有一种强烈的犯罪表现欲，会忍不住彰显这是

他作的案，出入门口监控时，也会急切地想留下自己的独有特征。这种拥有强烈表现欲的心理变态犯罪者往往更容易留下线索，方便我们破案。但他没有，从头到尾，我感觉他应该是个很冷静的人，从头到尾没留下任何直接线索。结合江家案子的情况，凶手也只在安乐路上的监控处露面竖中指，而其他路段的监控，他都绕过去了。回头想想此人跟我们通话的情形——假设通话的也是这个胖子，而不是另一个共犯——跟我们通话时他一定用了变声器，话语轻狂嚣张。我觉得这是他有意隐藏自己的真实性格。你学过犯罪心理学，应该知道，那些构思严谨的谋杀案中的主角，犯罪时的性格和他真实的性格是相反的，目的就是隐藏自己。这个凶手的真实性格有可能不是个嚣张的人，相反，理智、低调的形象与我心中的凶手更加符合，也更符合他避开监控的谨慎风格。”

林杰细细思量着王格东的话，点头道：“老大，照你这么推断没错，凶手只是两次在作案后，对着一个监控刻意暴露自己，而在其他监控中，根本找不到他的痕迹，都是避开有监控的路段离开的，目的当然是减少被抓住的风险。可是他要么索性从头到尾不表现出异常，为什么两次犯罪都偏偏要在监控中露个脸呢？”

王格东也是满腹不解，叹气道：“是啊，照理如果他两次经过监控，也装成路人一般走过，恐怕我们到现在连凶手的高矮胖瘦都不知道呢。可是他偏偏表露出他是凶手，在监控下停留露面，虽然戴着帽子和口罩，不露出真实面容，但还是会给我们破案提供线索。至少我们现在很清楚他的身高和体重。他是个细心冷静的人，两次犯罪都没留下关键证据，而且犯罪做得很巧妙，很低调，一点也不变态血腥，四名被害人身上都没伤口，如果不是我们警方介入，旁人都不会知道被害人是被人谋杀的。他并不是那种想闹出大案子，最后被警方抓住来表达他犯罪欲的家伙，那么他在监控下的这个异常行为就很难解释了。”

林杰思索半天，道：“老大，我的观点和你不太一致，我还是更偏向于认为凶手是个心理有障碍的人。从他跟我们打电话时的嚣张语气，以及刻意在监控下表露自己的行为可知。而你说的他在其他监控里没表现出自己，我觉得一个罪犯没必要每经过一个路口，就表露一番自己吧，他在作案后露个面，已经足够彰显他的表演欲望了。”

王格东坚决摇头，继续要说服林杰：“你看问题要结合两个案子从头到尾的所有线索，保持思路的连贯性。第一，四名受害者全部是中毒身亡，手法干净利落，从犯罪行为学上分析，凶手下毒是为了让谋杀更低调，更能保护自己不被发现。如果有心理障碍，或者有犯罪表演欲的人行凶，往往会采用见血、分尸等残忍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潜意识中的变态诉求。第二，两次凶手都只在他犯罪后对着一个监控露面，而经过其他监控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选择了尽可能避开监控的方式，这不是巧合，这说明了他并不是想真正暴露自己，应该是另有某种其他目的。至于这目的是什么，我现在完全猜不透。第三，他在江家案子中说话轻狂嚣张，但整个案子你回头看一遍，他的嚣张根本目的是引着王丽琴和我们警方一步步按他的节奏，步入他的诡计，从而实现毁钱杀人的阴谋。你看他虽然嚣张，但江家整个案子做得滴水不漏，甚至从头到尾没露面。这样细致的犯罪手段的实施者，会是一个轻狂嚣张的人吗？不可能！第四，凶手的犯罪动机现在很明确，就是为甘佳宁复仇。如果是为了单纯发泄仇恨的情绪，凶手该把案子的动静闹得越大越好，但两次都是低调地用毒杀人，杀人不见血，这点也与你说的凶手有犯罪表演欲不符。”

林杰想了想，咂嘴道：“好吧，也许你是对的，不过我还是保留自己的判断，我更相信凶手是个有犯罪表演欲的人。”

王格东无奈点点头：“我所做出的分析，也仅仅是建立在根据目前有限线索的推理上，也未必就是最终的答案。凶手到底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现在谁都说不好。”

林杰道：“对了，这次犯罪中，凶手除了这名胖子外，另外一名同伙是谁还是不清楚。根据老陈那边的鉴定，凶手是站在李家周围几十米的范围内，用遥控器操纵塑料瓶。根据监控显示，李启明是八点十一分进入小区的，估计过了一两分钟到了自己家门口，下车开门就遇害了，他妈姚素月的被害时间差不多。因为两人倒地后是在八点二十分就被其他路过的居民发现。所以姚素月母子的死亡时间都是在八点十一分到二十分之间。但胖子七点零八分进入小区，停留了十分钟，七点十八分就离开了小区。此后的监控，再也没看到胖子进过小区。也就是说，胖子在案发前就走了。最后操作遥控器动手的是另外一个人。但我们监控里暂时没注意到哪个人有嫌疑。”

王格东摸摸额头，想不明白：“胖子七点多进入小区后，为什么过了十分钟就走了？操作遥控器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他既然已经进入了小区，为什么不等在小区里，自己动手，而是让另个同伙动手？”

林杰道：“是啊，这件事很古怪。我们多少还知道胖子是凶手，但对那个同伙，连是男是女都一无所知，没有任何线索可供我们调查的。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这名同伙到底是在胖子离开小区后进入的，还是之前就已经在小区里了；更没办法知道同伙是在案发后很快离开了小区，或者藏在小区里第二天再走，甚至有可能同伙就住在小区里，连着几天没出入过小区，要找到他更是困难了。”

王格东思索一阵，叹口气：“是啊，这名同伙的身份更神秘。胖子和同伙彼此间的关系，他们犯罪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我们一无所知。明天我再去趟滨江小区，把里面的环境再仔细看一遍。”



第四十五章

第二天，王格东和林杰、陈法医穿着便服，开车到了滨江小区，由于王格东准备把所行路段全程观察一遍，所以车子在小区外停好，三人步行进入。

走入东门时，保安并没阻拦他们三个行人，甚至看都没看一眼。林杰道：“老大，这里保安根本不管行人和非机动车，这才给凶手提供了机会。”

王格东无奈抿抿嘴：“没办法，这么大的小区，东南西北四个门，想管也管不过来。机动车呢，都有登记的吧？”

“我们问过了，白天对机动车大部分还是会放行的，过了晚高峰后，外来车辆一般不让进。”

王格东思索一下，道：“回头需要查查，江小兵案子当晚经过安乐路的几十辆车子，最近一段时间里有没有进入过滨江小区。”

“这个……李家案子中用不着车子，你看那个胖子是步行进入的，他那名同伙只负责按遥控器，也用不着车子吧？”

“话是这么说，但不排除凶手犯罪前踩点会直接开车进来。”

“可是滨江小区太大，每天出入车辆上千次计，监控探头也不能把所有车子的号牌都清晰记录下来，这块的工作量实在超出我们的人力范围。外加如果凶手即使踩点是开车进来的，也许用的不是同一辆车，或者号牌换了块，这部分工作就查不下去了。”

王格东也很理解，首先凶手踩点未必是开车，即使开车也未必是同一辆车，即使同一辆车号牌也可能换了，而且到底哪天来踩点的，是在案发前附近几天，还是案发前很多天呢？这些都无从知道。别说刑警队专职人员只有二十来号，就算有两百来号，要把每天出入滨江小区的上千次的车中每一辆都去比较是否是安乐路几十辆车子中的一辆，这工作量也承担不下来。

王格东思索一番，靠监控确认车子是否重复，实在不靠谱，他转念一想，道：“换种方式，你回头再派人把那五十多名车主排查一遍，看看他们李家案发当晚在哪儿，有没有确凿可靠的人证等不在场证明。当然，如果是凶手，他一定为当晚的行踪做好了准备，会伪造证据让警方排除他犯罪的可能性。嗯，你在调查完后，整理一份详细的报告，把每个人当晚的行踪，和支持他行踪的证据列好，我要逐一看过，看看谁在说谎。”

“好的，这块工作待会儿马上去办。”

“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才过三天，早点调查更容易有突破，拖欠了对这些车主当晚的行踪更不好确定了。”

随即三人继续朝前，往李家走去。一路上王格东再次把所有路段的细节、监控全部记在心里，到了李家门前。

此时李刚家中聚满了帮办丧事的亲友，他们三人没有进入，而是来到别墅周边查看了一番。

王格东道：“刚才我看过了小区内的监控有几个路段监控有空缺，凶手很容易避开绕过去。”

林杰道：“是的，除了进出大门和胖子刻意留下的那个监控影像外，都没发现胖子身影，显然他是绕过去的。”

陈法医指着西面的一块绿地道：“老大，我们推测凶手当时就躲在这里的树丛里，用遥控器控制喷瓶。”

“草地也查过了吧？”

“嗯，没有发现遗留线索。包括脚印，由于走过的人很多，也没办法知道哪个是凶手的。”

王格东面色阴沉，今天这一趟对凶手的犯罪经过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案件的侦破工作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他凝神半晌，道：“林队，回去马上查安乐路上的车主当晚行踪。另外，这几天被李家新案子耽搁了，回头对甘佳宁的同学，尤其是吴刚这一块，马上继续查。”

“好的，我赶紧办。”

“另外，你明天陪我去趟何家，我要找甘佳宁婆婆聊一聊。”



第四十六章

陈进再次绕着这个安保严密的高档高级干部小区走了一圈。

表面上看，进入实地踩点的机会实在渺茫。门口保安对出入的人员、车辆管理十分严苛，整个小区一圈都是高墙，别说他身体素质差，即便他是个运动明星，也爬不过这高墙。

要进小区，只能走正门。但正门安保严密，几乎没有可乘之机，这可怎么办？

“不如先做了张宏波，再回头解决范长根？”

陈进犹豫一阵，还是否决了这个想法。继续按计划进行吧。

但如何踩点呢？

陈进张望了一圈四周，这里属于县郊，周围没有高楼大厦可供俯视小区全景。随即他的目光落到了不远处的一座山上。这是最近的一座山，从高度上看，站在山上足以看清小区的全景。但距离太远了，需要借助望远镜。普通望远镜看不清一两公里外的东西。

对，得买个专业的高倍望远镜。幸好望远镜可不是管制物品，就算买军用望远镜也用不着实名制，这还是很方便的。

嗯，就这么办，先去买一副高倍望远镜，再到山上进行远距离观察踩点。虽说麻烦点，但这个方法很安全，也是目前他能想到的最靠谱的办法。

傍晚，陈进来到小区外的一家中式快餐连锁店，他端盘子拿好了饭菜，正准备找个位子，蓦然间一个人与他四目相对。

徐增坐在一个角落里，装模作样地细嚼慢咽，看着他。

陈进眼神向四周打量了一番，确实只是徐增一个人时，随后慢吞吞地朝那张桌子走去，放下盘子，吃了口饭，同时边吃边用旁人觉察

不到的声音说了句：“怎么找到我的？”

徐增低下头吃饭，边小声说着：“你现在没手机，我记得你说你买了这小区的房子，旁边看了圈，只有这家像样的吃饭点，你一个人肯定不会买菜做饭，我想你总该来这儿吃。”

陈进继续低头吃饭，仿佛两人从不认识一般，语气中带着笑意：“看来你这些年跟警察打交道，学了不少东西，我觉得你比县里那帮警察更合格。”

“别废话！”徐增沉声道，“李刚老婆和儿子是你做的？”

陈进夹了口菜放嘴里，边吃边摇头：“这个问题你不该问的，因为你从来不知道我已经回国了。这事和你也没关系，你还是不要问，知道多了，你心里更不踏实。”

徐增咬了咬牙，用力握住了筷子，强忍着不发作：“又是你做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什么李刚。”陈进平淡地回答着，继续吃饭。

“不知道？”徐增低声怒道，“你以为将来我一句不知道，别人就会信？”

“信不信是别人的事，你可以叫不信的人拿出证据来。我们每一次的见面，或许你没有警觉，我挑的所有地方都是没有监控的，没有人知道我们见过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从来不知道我回国了，更没和我见过面。”

徐增缓缓吐了一口气：“你到底还要疯多久？”

陈进垂着头轻松笑了笑：“很快，真的很快就完了。”

“是你完了吧！也是我完了！”徐增忍不住语气急了。

陈进肥胖的腮帮子蠕动着，依然一脸的淡定：“你为什么对未来这么悲观呢？”

“你现在还不走，你早晚要被抓，你知道吗？”

陈进笑着点点头：“照现在案情的发展，我被抓的概率是越来越大了。不过嘛，我被抓了，也碍不着你什么事，没有人会怀疑到你的。”

徐增压住声音，咬牙切齿道：“你以为王格东是傻子吗？”

“不不不，王格东不傻，至少从我知道他查我的身高体重，进而查甘佳宁的老同学这一点上看，他一点都不傻，相反，还有点聪明。不过，他的智力，还是在我意料范围内。”

“你真是个疯子！”徐增转过头去。

陈进笑了笑：“你不用担心的，就算我被抓，王格东也不会怀疑你的，我更不会供出你。”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陈进道：“我打听了一下，王格东是个好警察，绝对的好警察，很多人都说他很有正义感。当初他带头要抓江平，如果不是被其他同僚阻拦，江平早就被他收拾了。听说他还想动范长根，不过他没这个本事。他这个人我很喜欢，也很欣赏，曾经我跟他开了几次玩笑，不过那只是玩笑，他会原谅我的。”

“狗屁！”徐增恨不得大声训斥他，无奈周围都是人，他只能继续压低声音，“他很有正义感就说明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瓜葛的罪犯！很有正义感不代表他不会对你用手段。”

“他不会对我刑讯逼供的，你放心好了。”陈进依然充满了自信。

“你懂个屁！”

“将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我抓住了他的软肋。”

徐增冷哼一声：“他一不贪，二不坏，不可能让你抓到他的软肋。”

“是吗，不过你这么认为也无所谓，将来你就会知道了。”陈进继续卖关子。

徐增深吸了一口气，停了半晌筷子，过后，道：“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什么时候滚出去？”

“再等等吧，剩下的工作真的很快了。”

“你那个同伙到底是谁？”

“抱歉，这个问题我更不能回答。”

徐增咬着下嘴唇，一副心灰意冷的模样：“我真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你。”

陈进一愣，隔了一会儿，道：“我很理解你现在的立场，你的身份，你的想法，我知道想我现在马上就死是你的真实意愿，可我也知道，你不敢。”

“你怎么就这么自信，你以为我真不敢？”

陈进哼了口气：“我做这些事，是因为我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你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你想保护你最宝贵的东西。不过杀一个人又做到全身而退，对你这位文科生来说是很难办的。从你的利益诉求点来说，杀我的风险远高于我被抓后吐出你的可能性。你会算清楚这笔账的。”

徐增被他说得木然坐在椅子上，半晌，目光从火焰转成了寒冰，冷声道：“好，好，陈进，算我白认识你了，算我白交你几十年的朋友，没想到你是个这么自私的人！我实在后悔第一次和你碰面，为什么不直接告发你！”

陈进面有愧色，道：“对不起，原本这一切都是我的私事，不该把你拉扯进来。只因当初我对手机技术的不了解而牵涉了你。你信任我吗？”

“信任你什么？”徐增轻蔑地看着他。

“相信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

“哼，不相信。”

陈进无奈地摇摇头：“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相信我一次。为了把你的所有牵扯全部剖干净，你自己还需要去做一件事。”

“什么事？你还想继续利用我吗？”

“很抱歉我们第一次碰面时，我确实利用了你对我这个老朋友的心理，但此后，我再也没想过利用你。如果你还能信任我一次，你尽快跑去告诉王格东，说你想起来甘佳宁大学时候的事了，大学时，我们班上有一位叫吴刚的学生追求了她三年，追求行为很疯狂，甚至直到毕业时，依然纠缠着她，这件事你应该听我说过的。另外，甘佳宁大学时的真正男朋友叫刘志勇，是我们班的班长。”

徐增不屑地冷哼一声：“你还说不是在利用我？你想让我干扰他们警方的破案思路吧，把罪责嫁祸到你同学身上，陈进，你真的够毒，够自私！”

陈进摇摇头：“不，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这两条线索，虽说会暂时影响警方的侦破方向，但他们不消多久就会调查清楚的。之所以让你跟王格东这么说，不是为我争取时间，而是让你取得王格东的更大信任。因为说完这两条线索后，最重要的是，你要想办法透露给王格东一个信息：你在毕业到金县工作后，曾经追求过甘佳宁，并且追求成功了，但没过多久，你觉得她对你的事业帮助不大，你提出了分手！”

“狗屁，我什么时候追求过甘佳宁？你还想嫁祸给我？”

“徐增，”陈进目光郑重地看着他，“以我们几十年的交情立场，我绝不会害你的，如果你不愿意再牵涉进这个案子里更多，我也能理解，我会另想其他办法的。当然，如果你愿意配合，我就不需要为你再想其他办法了。”说完，陈进抽出桌上的纸巾，抹了抹肥厚油腻的嘴唇，站起来，摇摆着短胖的身躯，什么也没说，慢吞吞地离开了。

留着徐增一人继续坐在位子上，茫然咽了一口饭，不知所措。

陈进到底想做什么？

“难道想嫁祸给我？”

“这不可能，他捏造不出任何证据能嫁祸是我做的。还是他想继续利用我，跟王格东透露几个干扰性的线索，影响侦破进度，为他的犯罪争取更多的时间？”

“可这能给他争取多少时间呢？王格东已经派人查体检报告的身高了，陈进很快就会进入警方的关注范围。”

“我如果按他说的做，是否会让自己越陷越深，根本无法自拔？还是陈进本就希望我也完全陷进去，彻底成为他的从犯？几十年的交情，他真的忍心为一个死去的女人，也害上我吗？还是他的心中早已认为，我在何建生出事后，没有及时察觉到甘佳宁的异常，也没给甘佳宁带去足够的安慰，从而认为我也是害死甘佳宁的间接凶手，从而……从而下一个目标，难道是我？”

徐增浑身一激灵，战栗不止。

还有关于那个吴刚，徐增过去确实听陈进谈到过。不过甘佳宁大学时的男朋友叫刘志勇，是他们的班长，这可从没听说过。徐增对甘佳宁大学的情况确实知之甚少，这点在那次谈话中，他也没欺骗王格东。

“会不会刘志勇压根儿就不是甘佳宁的曾经男朋友，陈进让自己这样告诉王格东，根本就是让王格东查出我在说谎，从而怀疑到我头上。陈进最后再次用某种手段，杀了我，再伪造成我畏罪自杀的样子，让这一切成为彻底的无头悬案？”

事到如今，他对陈进的昔年情谊已经荡然无存，只想着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百分百地撇干净自己的所有干系。

“难道真的只有一条路——我亲手杀死陈进，伪造他畏罪自杀？”

“还是我再信任他一回，真照他的主意，透露给王格东那几条干扰性的线索呢？”

徐增彻底陷入了茫然苦思中。



第四十七章

王格东来何家前，没有安排人通知何建生母亲，因为他担心若提前通知，何建生母亲如果知道这次犯罪的内情，很有可能会提前备好一番说辞，从而让他们无功而返。

早上九点，王格东带着林杰，穿着便衣，提了几袋水果到了何家。敲了大门后，婆婆走出来，看到两名没见过的男子，警惕地问：“你们找谁？”

王格东和善地笑了笑：“这里是何家吧？”

“你们是谁？”

林杰介绍道：“这是我们县公安局王副局长，我们来看看你。”

婆婆紧张地皱起眉：“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你们……你们还想干什么！”

王格东对她的反应感到有些奇怪，只好道：“没事，我们就是顺路过来看看，顺便跟你聊聊。”

婆婆经历了这么多事，深知连辖区的片警都得罪不起，更不用说眼前这位公安局的副局长了，犹豫了一下，没办法，还是开了门，让他们进来，给两人倒了茶水。

王格东从走进院子后，细心地打量着何家，经历两场风雨变故，何家宅子显得有些落寞，院子里堆积着杂物和一些破碎垃圾并未清理，一楼的窗玻璃也碎了，主人也并未更换。

走进屋子后，家具摆设虽然还算整齐，但总感觉一股萧条之气。他心里叹了口气，江平这畜生造的连环孽真是害得这一家子彻底家破人亡了。

打量一圈后，他问道：“你孙子呢？”

婆婆抿着嘴，不想回应却又不得不回答：“在幼儿园。”

王格东点点头，又道：“最近你们家怎么样？”

婆婆吸了吸鼻子，道：“还能怎么样，不就是这样吗？你们到底还来做什么？”说着，忍不住小声啜泣起来。

王格东和林杰彼此对望一眼，他心中也泛起一阵酸楚，但安慰人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浪费在安慰人上，便单刀直入道：“你先别哭，事情毕竟都过去那么久了。我们今天来，也没其他事——江平一家被人杀了相信你知道了吧，这案子坦白说，跟甘佳宁有关，我们……”

婆婆直接打断，哭出声来：“甘佳宁会那样做，我们婆孙真不知道。大领导，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们家了，我们天天跟王八一样做人，你们就不能放过我们吗！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说着，竟直接跪倒在王格东面前，拼命扑拜着。

王格东和林杰忙慌张把她搀扶起来，王格东听了她的话，一分析就觉得其中定有古怪，忙问：“我从来没到过你们家，什么叫不要难为你们了？”

婆婆继续大哭：“房子砸过了，人也打过了，三天两头来一次，领导我求你们，给一条活路吧！”说着又要跪拜。

王格东忙用力把她扶回椅子上，瞪着眼问：“甘佳宁案子不是早结了吗，罪犯就她一个，你们全家不知情，我们早调查过了。谁来砸你家房子、打人？”

婆婆哭诉着：“江家、李家三天两头来人，连我四岁的孙子都要打，我……我……”她实在泣不成声了。

王格东惊怒交加，急声道：“甘佳宁案子后，江平和李刚家属多次找过你们家麻烦？”

婆婆哭着点头。

王格东转头看向林杰：“这事你知道吗？”

林杰摇头：“不知道，从来没听下面人说过。”

王格东转而安慰着婆婆，总算等她停歇下来后，道：“真的很对不起，江家、李家来找你们麻烦，我们县公安局一直以来都不知道，如果早知道的话，我一定替你们家主持公道。江家、李家来找麻烦时，你为什么不去报警？”

婆婆抽泣着说：“报了，派出所不管，警察就在旁边看着他们打我孙子。”

王格东狠狠一拍桌子：“还有这种事！派出所是范长根管的吧？”

林杰道：“嗯，县城这块都归范长根，估计是派出所跟江家、李家都交好，这件事不太好管。”

“哼！”王格东满脸怒容，“什么叫不太好管，根本就是范长根这王八蛋故意的！闹事的畜生闹一次抓一次，那些狗屁家属还敢来找麻烦？”

林杰小声道：“他们那些家属，都是有关系的。”

“放屁，有关系的人又怎么了？范长根要他妈管不了，怎么不报县局里来，我他妈把他们一个个全抓了！”

林杰在一旁默不作声，他深知老大脾气很大，骨子里是个难得的好警察，他跟刑警队一帮人虽然也是些老油条，但对王格东的人品，是发自真心地佩服。实在是王格东这性格很容易得罪人，所以前几年被从其他县调过来，管金县的刑侦。王格东这些年办案硕果累累，却迟迟没有晋升。他刑侦业务精熟，从警以来两次得到公安部的表彰，包括省里的领导对他的业务能力都是认可的，但领导认为他不擅人员管理，所以一直都是安排他负责刑侦的具体业务工作。若不是他业务能力突出，而且为人正直，没把柄，并且还有一批现为兄弟县市警届领导的老同学支持，说不定早被人搞下来了。

王格东气归气，根本没能力处置范长根这东西，深呼吸几次平复一下后，他心中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李刚一家被杀，很有可能凶手是出于报复李刚亲属上门欺辱何家！

因为李刚跟何建生一案半点瓜葛都没有，只不过因为李刚兼管镇里的治安，所以何建生出事后的协调工作由他来主持，这才被甘佳宁也一同炸死了。凶手只要稍微跟人打听了解一番，就知道李刚之于甘佳宁之死，完全无关。但凶手依旧残忍杀害李刚一家，凭凶手处处谨慎细心的作风，他在作案前一定是经过多方面打听了解的，必然知道其中的关联。

唯一的解释只有，李刚家属找何家麻烦时，被凶手看到了！

王格东恍然大悟，心中一个疑团被解开了，同时他在心里也叹了口气，他能想象出以李刚亲属的作风，他们来欺辱何家时，会用哪些恶毒的手段。

刚好，这一切都被凶手尽收眼底。

你可以说姚素月和李启明冤，因为若不是甘佳宁炸死了李刚，李家也不会上门欺辱何家。

你也可以说他们俩死得不冤，砸房子，打人，连四岁小孩都不放过，而且据何建生母亲的说法，他们是三天两头来，可见这样的发泄性报复，做得实在太过分了。

凶手为了甘佳宁残忍杀死王丽琴和江小兵，又岂会放过你们姚素月和李启明？

王格东心头有了更多的线索和想法。



第四十八章

看来今天何家这趟没白来，继续问下去，应该会得到更多的线索。

王格东安慰一阵：“很对不起，他们来你家闹事，县里不知情，我跟你打包票，以后绝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婆婆大为感激，情绪也逐渐平复下来。

王格东继续道：“现在我要跟你了解点其他情况，你要如实答复我，好吧？江家和李家来闹过几回？”

婆婆撩起袖子，露出有多块瘀斑的手臂，道：“不知道多少回了，你看我，我一个老太婆被他们打成这样，我孙子也被他们打，你们看外面墙壁，到处都被砸过。”

王格东看了看她的手臂，相信身体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伤，气恼地抿抿嘴：“你仔细回忆下，他们两家来闹过几回？”

“大概……大概十多次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甘佳宁出事后过了几天他们就一起来了。”

“他们隔几天来一次？”

“一开始三天两头来闹一次，后来隔一两个星期来一次，只要他们路过，就会来闹一回。”

王格东心里思索着，闹事次数太多，恐怕没法儿查凶手到底是什么时候得知江家、李家欺辱甘佳宁遗孀的，只能转而问：“每次江家、李家过来闹事，都是些什么人来的？”

“都是他们的亲属。”

王格东耐着性子道：“我知道是他们亲属，你回忆一下，都是江平、李刚的什么人过来的？”

婆婆道：“江平的老婆和儿子，还有江平和他老婆的兄弟姐妹，李刚的老婆儿子和他们兄弟姐妹家。”

“陆卫国呢，他们亲属没来过吗？”

婆婆痛惜道：“陆主任是个好人哪，外面的人都说甘佳宁把陆主任炸死了不应该啊，我们对不起陆家啊……”

王格东没心思听她啰唆哭诉，只想知道最终答案，打断道：“陆卫国亲属没来找过你家麻烦？”

“从来没有，我听人说，陆主任家里也同情我们，怪命不好。”

“哦，我知道了。”王格东道，“江家跟李家的人，谁打的你和你孙子？”

“他们都动过手。”

王格东皱皱眉，跟上了年纪的老婆婆问案情实在麻烦，对方根本揪不住问话的重点。但自己也不能怪她，只好继续耐着性子问下去：“谁动手最多，下手最重？”

“江平和李刚的老婆儿子，还有江平老婆的兄弟。”

王格东抿嘴点点头。他心里有了更多的想法，看着婆婆问：“你恨甘佳宁做了那件事吗？”

婆婆盯着王格东的眼睛，半晌，疲倦地摇头：“我不恨，我也不怪她。她跟了我们家建生，也是委屈她了，她是个好媳妇。”

“她与何建生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是有媒人介绍，还是怎么认识的？”

婆婆回忆着：“好像先是网上认识的，后来建生追她，最后结婚的。”

“你们家和甘佳宁家里的亲戚，有没有跟甘佳宁一样，也做化工方面的工作？”

婆婆想了想，道：“没有，只有她学的是化工，做化工对身体不好，结婚后我们就叫她不要上班了。”说着她又哭了起来，“要是她没有做这行，也不会……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眼见她情绪又上来了，王格东忙安慰几句，随即问：“甘佳宁出事以后，哪些人来看望过你们家？”

婆婆哼了一声，道：“亲戚朋友跟我们回避都来不及，还会谁来看我们。江家、李家找上门，没一个亲戚来帮忙劝的。”

王格东想了想，道：“那么，甘佳宁的老同学有没有来看过你们？”

婆婆不明白他到底想问什么，想了一遍，回答道：“有一个来看过。”

“那人是谁？”

“好像……好像是在市区工作的，他说是甘佳宁大学时的老班长，代表其他同学过来的。”

“老班长，叫什么名字？”王格东顿时一惊。

“名字……名字我忘记了。”

王格东脱口而出：“是不是叫刘志勇？”

“对，好像是叫刘志勇。领导，你怎么知道的？他怎么了？”

“哦，没什么，当初甘佳宁出了事，我们也找她的同学了解过情况，”王格东敷衍着打发，“对了，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大概……大概三个多星期前。”

“他来说了什么吗？”

“也没说什么，跟我了解了一下家里情况，说以后他们同学还会来看看的，还问了甘佳宁的坟在哪儿。”

王格东心中一亮，道：“其他还有什么人来看望过你们吗？”

婆婆想了想，道：“另有几个亲戚过来说了几句，就走了。还有一位检察院的徐科长人很好，来过好几次了，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

徐增！王格东眉头皱了皱，甘佳宁闹出这么大事，连亲戚朋友都避开何家了，作为体制内有身份的人，反而是他来看望过几次。

王格东又了解了一些情况，跟婆婆打包票，他会督促派出所保护他们家以后不受人骚扰的。随后，带着一肚子的疑惑离开了何家。



第四十九章

林杰开着车，王格东坐在副驾驶座上，握着纸笔，仔细地把今天记录的所有信息全部分析一遍。

何家和甘家的亲属中，只有甘佳宁一人从事化工行业。通过凶手极其专业的犯罪手法可以判断，凶手一定是甘佳宁的同学或同事。而从甘佳宁曾经的工作单位了解到的情况，她工作期间只有一个姓叶的同事追求过她，那家伙已经排除了犯罪可能性，而其他同事这几年都没和她继续保持联系。

既然排除亲戚和同事，那么凶手最大的可能，就是甘佳宁的同学。

也就是说，胖子一定是甘佳宁的同学。至于那名同伙，背景没法儿判断。

胖子和甘佳宁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感情，能让胖子为了这样一个已婚女人，在她死后，犯着被枪毙的大罪为她报仇呢？

王格东想了一下，暗自点头，只有一种情感才能如此强烈，那就是爱。只有刻骨铭心的爱，到了疯狂的地步，才会让人做下这一切疯狂的举动。

答案呼之欲出，凶手就是甘佳宁昔日学生时代的追求者或者男朋友。

根据之前探得的信息，吴刚是个疯狂的追求者，但此人举家搬走了，到现在还没查出在哪儿，不过迟早会知道的。

而关于男朋友，甘佳宁昔日的老师表示记不得了，问了他们老班长刘志勇说没有，到底有没有男朋友，或者是个短时间内交往又分手的男朋友，现在还不能直接下定论。

关于凶手第一个目标杀的是江平的老婆儿子，凶手的动机是理所应当成立的，江平弄死了何建生，相当于间接害死了甘佳宁。

至于第二个目标李刚的老婆儿子，原本王格东以为是凶手并不完全了解甘佳宁之死的前因后果。通过今天的谈话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以凶手的细致谨慎的性格，他一定是经过调查的，他肯定知道李刚和甘佳宁之死无关，只因李刚的老婆儿子上门找何家麻烦，被凶手知道了。

换作任何一个凶手，他既然挚爱着甘佳宁，面对甘佳宁的儿子被人欺辱，显然是要痛下杀手的。

那么警方的保护工作做错了，不是要保护陆卫国的老婆女儿，因为陆卫国是好人，陆家在甘佳宁死后从来没找过何家麻烦，凶手不会去对付陆卫国的遗孀和女儿。

根据何建生母亲的描述，除了王丽琴和姚素月两对母子外，对何家欺辱时动手最重的，就是王丽琴的兄弟了。看来这才是重点保护对象。

王格东转念一想，也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想法，或许凶手的目标是把上门找过何家麻烦的全部杀光，那么就不能只保护王丽琴兄弟一家了。

当然了，也有可能凶手会去加害范长根，范长根可以说是间接害死何建生的，但范长根毕竟是派出所的，对这两起案子也都知道，职业警惕性高，对他下手几乎不可能。并且范长根和县委领导住同个小区，听说那小区安保很严，可不像滨江小区任由凶手出入。凶手没下手的机会。

唔，回头到局里再安排接下去的工作方向吧。

王格东抬起头，呼了一口气。旁边的林杰看他一眼，问：“老大，我突然想起个事，刘志勇三个多星期前来看过何家，你说是不是有点巧合？”

“你说什么巧合？”王格东一时没想明白。

“江小兵被绑架不就在三个星期前嘛。”

王格东恍然大悟，一拍脑袋，道：“他说是代表同学来看何家，甘佳宁那时死了都有一个半月了，为什么早不来，等了这么久才来！”

林杰道：“老大，就你亲眼见过刘志勇，他和视频里的胖子像不像？”

王格东皱眉回忆着：“他个子比我矮点，大概一米七出头，身体显胖，咦，照你这么说起来，我觉得还真有点像了。”

林杰继续道：“你上次见他，他有提到他来看过何家吗？”

“没有，一个字都没提。”

林杰继续道：“我看这人有点可疑，他办化工品贸易公司的，要弄犯罪的那些材料，实在太容易不过了。查吴刚的那条线索也是他给的，说不定他才是凶手呢！”

王格东眯着眼思索，隔半晌又摇摇头：“不过我感觉他的形态特征跟视频里的胖子不是同个人。”

“胖子穿了那么多衣服，又把头脸遮起来，只要换层皮，谁都认不出了。”

“像他一个做生意的，有家庭有事业，不该会做这种事。”

“谁知道呢，反正我看凶手要么是到现在还没查出来的吴刚，要么就是他了。要不我顺便查下刘志勇吧。”

王格东点点头：“也好，现在凶手的范围已经很小了，甘佳宁大学期间追求过她的同学，一个个查下去，总能找出来。”

这时，林杰的手机响了，他接起听了一阵，挂断后道：“老大，是检察院的徐增，他说他想起一些事，说不定会对我们破案有帮助。”

王格东嗯了声，道：“正好，我也正想找他呢。他什么时候过来？”

“我约了午饭后。”

“好，到时领他来我办公室。”



第五十章

徐增很矛盾，到底是该直接揭发陈进，还是按照陈进说的，告诉警方关于吴刚和刘志勇的事，以及说自己曾追求过甘佳宁。

他需要重新评估风险，判断自己到底陷入有多深。

他非常后悔，后悔认识了陈进，更后悔陈进回国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当他得知了陈进的疯狂计划后，没有果断举报，甚至嘴上说绝交，可临走时又鬼使神差地告诉了他监控手机信号的原理，还叫他每次打电话都换张手机卡。

事后想起，那时完全是自己多嘴，根本没必要多说那一句。即便自己不说，手机信号的监控原理又不是特别机密的东西，陈进随便找个电子工程师就能问清楚。

唉，一句话害得自己也跟着陷进这案子去。

如果警方最后抓住了陈进，会不会查出自己是知情人，不但跟他说过手机信号的事，更在之后多次提醒他叫他回美国？

他仔细分析了一遍，自己和陈进的接触没有被任何人注意到过，而且陈进说了，他对于每次的碰面，总是留心避开了监控探头，所以两人的相处也没有留下证据。只要陈进自己不招，警方不可能知道他是知情人。

但是王格东是个经验丰富的刑侦专家，他会不会怀疑他呢？一旦他怀疑他，审讯时逼迫陈进交代，关在里面的情况下，没有人能不松口的。

现在举报陈进，十年努力的前程废了，还会坐牢；现在不举报，将来如果陈进被抓后供出自己，更是在劫难逃。无论选哪条路，整件事的期望值都是负的。

徐增左右为难，最好的结局：警方最后没抓到陈进，这样大家都相安无事。抱着这一分侥幸的心理，徐增还是拨打了林杰的电话，准

备按陈进所说的把情况告诉警方：吴刚疯狂追求过甘佳宁，以及刘志勇曾是甘佳宁的男友。而陈进要他说他也追求过甘佳宁，追成功后又提出分手，这压根儿不存在，不过警方也没法儿查证他到底有没有追过甘佳宁。

可是这么说有什么用呢？陈进有什么目的？

下午，徐增来到公安局，林杰领他到了王格东办公室，坐下后也没多客套，王格东问道：“徐科，你跟林队说你想起一些信息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是这样的，我想起来了，甘佳宁跟我提过一次，大学时他们专业有个男的追了她好几年，还经常跟踪她，那会儿把她吓到了，直到毕业那家伙才离开。这事甘佳宁当初也只跟我轻描淡写谈到过一回，所以上次我没记起来。王局你看这情况有用吗？”

王格东笑了笑，道：“那人是不是叫吴刚？”

徐增故作惊讶：“原来你们已经调查出来了，我不知道叫什么，记得好像是姓吴。”

王格东点点头：“这个人也是我们现在的重点调查目标，但这家伙原籍的家举家搬迁了，搬哪儿去了还要等对方公安的查找结果。”

徐增道：“还有件事，甘佳宁大学时谈过男朋友。”

王格东有点惊讶：“哦？她有过男朋友？”

“嗯，是他们专业的班长，叫刘……刘……刘什么来着。”

王格东脱口而出：“刘志勇！”

“对对，就是刘志勇！”

王格东突然站了起来，道：“你说刘志勇是甘佳宁的男朋友？”

徐增被他的突然举动吓住了，结巴地应着：“是……是的。”

“你怎么知道的？”

“是甘佳宁很多年前告诉我的。”

王格东怀疑地看着他：“上回你怎么没说？”

“我……那时忘记了。”

“今天记起来，所以来告诉我们？”

“是……是的。”

“吴刚和刘志勇两个人你是今天突然想起来的？”

“是……是的。”

王格东笑了一声，回身坐下，望着徐增，放缓语气道：“今天是什么缘故，让你把这两个人突然都想起来了？”

徐增虽然准备好了这顿说辞，但压根儿没想到王格东会有这么一问，心下大惊，嘴里支吾道：“有件事，有件事我要坦白，希望王局不要追究。”

王格东笑着看着他，道：“说吧，不涉及原则问题，就是咱们俩之间的聊天。”

“其实……其实我原本就知道吴刚和刘志勇两个人的。”

“哦？你上回怎么没说呢？”

“因为那时我不希望凶手被抓住。”

王格东奇怪道：“你和江家没仇吧？还是你和吴刚、刘志勇是朋友？”

徐增摇摇头：“我跟江家没仇，也不认识吴刚和刘志勇，但……但甘佳宁是我的前女友。”

“什么！”王格东的惊讶溢于言表。

徐增继续编造他的谎言：“毕业后我考进检察院，我不是本地人，无亲无故，后来发现甘佳宁也在金县，所以就追求她，两个人好过一段时间，后来由于一些问题我提出了分手。但之后我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进行联络。当第一个案件发生时，我了解情况后，心里猜测凶手或许是吴刚和刘志勇其中的一人，他杀的是江平的妻儿，我去何家时，听到很多江平妻儿在甘佳宁出事后多次找上何家的事，所以我内心不希望凶手被抓住，所以……所以我那时没有向您坦白。”

王格东听完后，默默深思半晌，点点头，道：“好吧，这件事我知道了，虽然从你身份来说，这么做不应该，但我还是能理解你当时的考虑。你放心，这件事我会替你保密的。呵呵，也难怪，当初江平弄死了何建生，除了我想抓江平，就属你们检察院最积极，想来也是你的坚持了。”

徐增并不否认：“范所长能量大，最后还是保下来了，其实那会儿就抓了江平，后面也没那么多事。现在李刚一家也被杀了，凶手实在太残忍，我这几天经过深思熟虑，还是要把事情跟您坦白。”

王格东道：“其实我还是该谢谢你，今天你提供的线索很有帮助，你如果不说，也是你的个人隐私权，我也不能怪你什么。我早上去了趟何家了解到一些情况，原本我还奇怪何家出事后，亲戚朋友都躲着来不及，何建生母亲说你多次去看过他们，本来我还在奇怪，原来你是甘佳宁的前男友，呵呵，难怪。”

徐增心中又是一惊，他从未想过去看何家也会被人起疑，如果今天自己不说是甘佳宁的前男友，岂不是会被王格东怀疑？难道陈进是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叫自己说追过甘佳宁来脱掉干系？还是他另有什么目的？

他只能掩饰心中的各种想法，道：“王局，我跟甘佳宁的事是很多年前的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单纯的朋友关系。我明年就结婚了，如果不是这次案子出来，我也不会提这些往事，希望您能理解我的情况。”

“呵呵，放心，我说了这是我们的私人谈话，你岳父洪检察长不会知道。”

徐增感激地点点头。

等徐增走后，王格东又想了一阵，关于徐增看望何家的疑惑已经打消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查吴刚和刘志勇，尤其是刘志勇。

今天从徐增口中得到的最重要线索就是刘志勇曾是甘佳宁的男朋友，这点刘自己却没交代，尤其加上刘在江平妻儿被杀这几天到过金县，看过何家，嫌疑非常大！而且刘自己办化工品贸易公司，很容易得到犯罪的化学材料。刘的身高体形也基本符合胖子的监控影像。虽然他这样一个有事业有家庭的人不该做这种事，但世事难料，犯罪心理没有百分百的必然性结论。种种迹象表明，刘是现阶段的重点侦查目标。

可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江家、李家的两次案子都表明，凶手有共犯，除了胖子外，还有个帮凶。不管凶手是刘志勇还是吴刚，这个帮凶又是谁？跟甘佳宁会有什么关系呢？



第五十一章

徐增离开后不久，林杰进来跟王格东报告：“老大，按你要求查问安乐路五十多名车主在李家案发当晚的行踪，其中四十多名车主表示当晚在家中，除了四名是单身独居者外，其他人都说有家人做证。另有八名车主说和朋友在一起。这些车主的不在场证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

“四名单身独居者情况怎么样？”

“两男两女，女的不太可能，我们只要……”

王格东打断道：“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胖子帮凶的性别，如果帮凶偏偏是个女人，我们不深入调查很可能会把人漏过去。这五十多名车主中，所有的人，包括女的，要全部同样认真地勘查确认。”

“好的，我一定注意。”

“再说那四个人吧。”

“两个男的：一人三十多岁，自己开了家店；一人二十多岁，外地人，在县里一家私企上班。两个女的都不到三十岁，也都是外地人，一人无固定工作，一人是教师。”

“四个人里面谁跟甘佳宁认识？”

林杰摇头：“他们和甘佳宁或何家，都没有亲属上的关系。口头询问，四人都表示从不认识，但我想凶手也不会主动承认的，所以后续还要想办法继续调查。”

王格东点点头：“不过这名同伙也并非一定和甘佳宁直接认识，或许这名同伙仅是胖子的熟人，和甘佳宁无关，所以要想办法调查清楚，他们中的谁有这样一个做化工的胖子朋友。”

“这个……不太好查。”

王格东很理解，光甘佳宁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就折腾这么久还没完全理清楚呢。

科技再发达，警方电脑里的数据再详细，也仅记录了个人和直系亲属的关系情况，永远不可能把一个人的所有交际圈都登记在内。

你想查一个人这辈子都认识过哪些人，普通人连自己都说不清楚。

好在目前有一条最具价值的线索，胖子是主犯，也是甘佳宁的同学。

王格东沉默半晌，又问：“甘佳宁的同学查得怎么样了？”

“符合身高要求的同学正逐个排查，好多人联系方式变更了，暂时联系不上，这部分工作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吴刚这块对方社区最后确认他们全家本是外地人，回原籍了，跟原籍调查后得知举家移民加拿大，我们正想办法和吴刚家的国内亲属联络，要最新的联系方式。

至于刘志勇这边，我们下午已经开始查了。”

“对了，刘志勇这家伙，你打电话让他明天来一趟。”

“让他到我们县局来？”

王格东冷哼一声，点头道：“没错，刚才徐增告诉我，刘志勇是甘佳宁的前男友！”

“什么！”显然林杰听到这个信息，也颇为吃惊。

“这家伙很不老实，上回他压根儿没跟我提及他跟甘佳宁的关系，加上他偏偏在江家案发前后到过金县，看望过何家。哼哼，我看他实在很可疑。”

“如果真是他做的……”林杰寻思道，“老大，如果打电话叫他过来，会不会引起对方警觉？万一跑了呢？”

王格东经他提醒，马上道：“对，你说的很对，如果他是凶手，这样会打草惊蛇。我看这样吧，你先跟市局里联系，找人盯住刘志勇。然后再打电话给他，通知他明天……不，后天过来吧。明天你们再继续查刘志勇的各方面情况。这两起案子没有直接的人证物证，我也仅是怀疑刘志勇，没法儿强行控制他审问。最好的办法是，我们掌握的信息足够多，等他来时，一旦话中有破绽，就可以直接锁定目标了。”

“这样行，我马上去办。”



第五十二章

经过多天的跟踪，陈进终于摸清了范长根居住小区帝景苑的安防规律。

这个高级干部小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保安执勤，即使是晚上，保安虽在门房里，但小区门口灯光通透，门口有道闸阻拦，加上小区进出人很少，想要晚上偷偷潜进去风险太大，一旦被保安抓到，前面所有工作都将功亏一篑。

但这里毕竟只是个县级的官员小区，安保再严密，总存在漏洞。

陈进在一天早晨发现了这个漏洞。

每天早上五点到八点间，有若干送牛奶、送报纸的人会进入小区，保安对这些人并不过问。凡是送报纸的，都穿邮递员衣服，并且电瓶车后是绿色的报纸袋。而送牛奶的，电瓶车后都带了一个自己牛奶品牌的箱子。

唯一的顾虑是，保安天天看着这几个人进出，如果某一天送牛奶的来了副新面孔，不知道是否会格外留意呢？

需要试验一下，扮成送奶工进入小区踩点。如果能顺利进入，那就证明保安不是看面孔，而是看衣着打扮判断职业的。如果被拦住，也无妨，大可称自己是牛奶公司的。

望远镜已经买到，待会儿就拿到后面山上蹲守一番，摸清范长根住哪栋。

好吧，等准备工作全部做完后，就需要考虑该怎么对付范长根夫妻了——因为他一子一女都在外地机关单位上班，所以陈进并不打算把这两位也列在其中。

他并不是个想赶尽杀绝的人，如果可以选择，他宁可杀最少的人，来达到整盘计划的目的。可是现在，他没有选择。范长根必须死，否则计划行不通。

对付李刚家的方法虽然管用，但已经用过了。范长根作为公安系统内的人，自然知道这件事，这办法对他恐怕没用。

直接用凶器杀死更不行。陈进身体不好，打架不是普通人的对手，更不用说范长根好歹也是个警察。

用炸药嘛，虽然他自信他比甘佳宁更精通炸药的炼制，但要炸毁一栋别墅，还要炸死里面的人，需要很多的炸药，并且布置起来会很麻烦。

想来想去只有继续用毒，氰化物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喷瓶的创意已经用了，其他的他也暂时想不出更好的装置。他只是个化工博士，并没有太多机器装置上的天赋，改装喷瓶已经是他动手能力的极限了。

想了一会儿，他再度感到一阵晕眩，忙从车里掏出药丸服下。

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自信警方第一轮의 排查抓不出他，但第二轮呢？第三轮呢？如果不尽快把计划全部完成，警方一定会抓到他的，到时的结果不但远达不到计划的目标，甚至后果也是适得其反的。必须速战速决。

好吧，具体怎么杀死范长根一家，等回头再仔细构思。把办法想到后，剩下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造不在场证明了。

“如果没有不在场证明，计划也是存在缺陷的，而且也保护不了我那位朋友。我被抓无所谓，那位朋友的身份如果被警方查清楚了，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保护那个人，远胜过保护我自己的生命。

“只要那个人安好，即便我死了，又如何呢？

“但保护那个人的前提条件还是要制造我的不在场证明，这样即便王格东再聪明，最后也将徒劳奔走在失败的轮回里。

“证明不在场最好的办法是有人做证。

“可我一个外地人，在本地并无朋友，该如何制造出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呢？”

有了，他想到了办法。



第五十三章

早上十点，刘志勇来到了金县公安局。

上回是王格东亲自到市区拜访他的，于情于理，他都该配合警方查案。而这一次，县局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他，似是下达命令，似要求，让他在今天上午到金县来。市区和金县有两小时车程，凭什么要求自己花费时间和金钱赶到金县？

虽说刘志勇做了些年生意，结识了一些官员，但他可不敢得罪公安局的人。

金县是管不了他，但你要是得罪了某些人，秋后算账，以后再收拾你的先例不胜枚举。

他听过有的老板一时高调，不明所以得罪了某些人，后来被判了刑，连财产也得不了保全。他自问行事正派，但做账避税的事也干过。

法律堆叠起来比人都高，没事的时候，法律不会管你。若犯事了，这么多条律法，总有一条适合你。

刘志勇掩着心中的不悦，堆砌笑容，在县局人员带领下，到了王格东的办公室。

王格东吩咐人关上门，客气地让他坐下，先道个歉：“很不好意思请刘总来我们金县跑一趟，我最近实在抽不出身，不能上门拜访，所以只好让刘总来了。”

刘志勇心中冷笑：有什么情况要问，直接电话不就行了，还非得让自己上门配合你们查案。但他没有让这种情绪流露，只能笑着敷衍：“王局太客气了，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能帮上忙的地方我一定尽力，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的事？”

王格东点点头：“上一回有些情况我也没向你具体讲清楚，江平知道吗？”

“就是跟何家……那样的那个派出所副所长？”

“没错，江平被甘佳宁炸死了，他的老婆儿子后来被人杀了，这件事你知道吧？”

“同学中有传，听到过一些。”

“江小兵，就是江平的儿子，起先是被人绑架了，时间是11月19日晚上。”

刘志勇点点头，等着他把话继续说下去。

王格东坐回椅子上，盯着他看一眼，似是漫不经心，却又咄咄逼人：“11月19日晚上，你在哪里？”

“我？”刘志勇一惊，还不明白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问到自己，但都隔了一个月了，让他回想这么久之前的晚上自己在哪儿，实在困难，是在陪客户，还是在家里，他一时搞不清楚。只能道，“我在哪里和案子有关吗？”

王格东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继续问：“11月20日呢，你又在哪里？”

刘志勇有些紧张：“间隔这么久，我……我一时想不起来。”

王格东盯着他道：“我来帮你回答，11月20日下午2点15分，你上了高速，4点10分，你下高速到了我们金县。”

刘志勇瞬间醍醐灌顶，浑身一阵冷汗，明白了王格东问话的深意：这是在怀疑自己是凶手哪！

“案发第二天，你来我们县里做什么？”

“我……我……”刘志勇很紧张。

“之后你去了何家对吧？”

“对，对，我去看望何家了。”

“你跟何建生的母亲说你是代表你们班的老同学去看望何家，可是我们问了其他同学，他们从不知道有你这个代表去看望何家。”

“我……我只是……”

王格东继续道：“上一回我找你，问你甘佳宁过去的男朋友，你说不太清楚，只提了吴刚这个名字。可是你怎么会忘了，你自己就是甘佳宁的男朋友呢！”他冷笑着。

刘志勇脊背一寒，他从未接触过这阵势，结巴地辩解：“我……跟甘佳宁只谈了几个月的恋爱，也没……也没有发展很深的关系，后来……后来是她提出分手的，我想……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而且……过去的事情我不想提及，所以……所以没有说。”

“是吗，这个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你跟甘佳宁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性格不合。”

王格东冷笑：“这真是个万能的理由，所有分手的原因都是性格不合嘛。可你对甘佳宁倒是很痴心啊，过了这么多年，她跟别人孩子也生了，自己也死了，你反而独自一个人跑来看望何家。你来看何家，你现任太太知道吗？”

刘志勇脸色通红，老实回答：“不知道。”

“你来看何家的时间刚好是江家案发的第二天，这是不是有点巧合？”

“这……11月21日刚好是甘佳宁去世的七七忌日，我20号来何家问了坟所在，第二天上午上了坟就回市里去了。”

“有没有什么人或者其他东西能证明你20号下午到21号上午，仅仅做了看望何家和上坟两件事？”

刘志勇紧张地冥思苦想，他在金县又没有其他朋友，那天问清坟的所在就去酒店住下了，第二天上午上坟送了一束花，很快开车回了

市里。哪有谁能证明他只做了这两件事呢？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时，王格东接到一个电话，接完挂了电话，他面有愠色。隔了没几分钟，刘志勇的手机响起，他一看是老婆，向王格东示意接电话，王格东没有反对。

接起后，老婆告诉他，早上他离开家不到五分钟，一队警察上门，拿出搜查令，花了几小时把家里里里外外全部搜了个遍，翻得乱七八糟。与此同时，早上公司一开门，也有一队警察上来搜查。最后警方问他老婆家里还有哪几处住址，老婆告诉他们只买了这一处房子，他们又打电话给房管局核对，确认后才肯罢休。如此折腾了几个钟头，直到刚刚他们才离开。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有警察口风都很紧，刚才不敢打电话，直到他们走了，才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询问情况。

刘志勇背着身，气得咬牙切齿，自己好心配合警察查案，花费时间金钱跑到金县，原来这是一个套，他们早就派人跟踪他了，他一离家上车，家里和公司马上遭到他们的搜查，妻子和员工压根儿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当是他犯了事，被抓了。

他强忍心中的悲愤，极力劝慰着妻子，说自己现在不是能打电话嘛，没事的，说了一堆话好声安抚，最后抛下焦虑的妻子，挂下了电话。颓然转身，面对王格东这位公安副局长，刘志勇心里再气愤，也是敢怒不敢言，只是皱着眉不满地问：“王局长，你们这到底什么意思？又是问我话，又是搜我家，你们真把我当凶手了吗！”



第五十四章

面对刘志勇的不满，王格东并不打算扯谎。他既然把刘志勇叫到了县局，就不打算只是套话，而是审问，只不过缺乏直接证据，不太好在刑讯室审。

刘志勇避而不谈他曾是甘佳宁前男友，以及高速公路登记显示，案发第二天他曾经到过金县，他从事化工贸易，很容易得到作案工具，他身高符合监控画面的分析结果，体重虽比分析中的“胖子”轻，但监控中的胖子穿着冬天的厚重衣服，可能实际上并没他们预期的那般胖。刘志勇三十六岁的年纪已经开始中年发福，至少不是个瘦子。

种种迹象都表明，刘志勇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所以王格东才会在派人二十四小时跟踪刘志勇行踪后，通知他来趟县局，在他前脚刚离家上车，警方同一时间把他家和公司都端了，原本想寻获犯罪剩余的材料，但结果一样都没找到。

不过没找到物证，依旧难以排除刘志勇犯罪的嫌疑，在警方看来，像尼古丁、氰化物这类剧毒物品，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放在家中或公司，警方相信他定有其他的藏匿之所。

王格东看着刘志勇，很坦然地说：“刘总，我很坦白告诉你，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情势很严峻，你最好好好想一想，你11月19号晚上到底在哪里？”

刘志勇急道：“都这么久了，我一时怎么想得起来？有可能在家，有可能在外面陪朋友，反正……反正不可能在金县。”

“12月6号晚上呢？”

“12月6号？12月6号又有什么事？都半个月了，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不记得确切在家还是在外面了，要回去查查，总之我肯定在市区。”

“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我11月20号下午确实来金县看望何家，可11月19号你们可以查我的车啊，我车根本没出过市区。”

“这很容易，你可以借辆车子。”

刘志勇更是大急：“王局长，这是不可能的！我有老婆有孩子，怎么可能去做杀人这种事！我实在想不明白，你们干吗会怀疑我啊！”

“你曾经是甘佳宁男朋友的事实，你本该如实相告的。”

刘志勇极力争辩着：“我们根本不是正式的男女朋友，我是很喜欢她，我是追求过她，她也有一阵跟我走得近，但我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很浅，甚至接吻都没有过，从头到尾也就两个月时间，她觉得和我性格、志向各方面不合，主动提出分手。这件事很多同学都知道，你们可以向他们求证。之所以我没说，一方面是不认为这样算男女朋友，怕说了给你们和给我自己添麻烦；另一方面这件事情一直埋在心底，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想再提了。没想到……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会让你们怀疑我！如果我真是有意欺瞒，这件事其他同学都知道，我瞒得了吗？”

王格东冷声笑了笑：“十多年来你一直对她念念不忘？”

刘志勇有些脸红：“人心里总是藏了些记忆的，偶尔想起怀念一下而已，毕竟我曾追求过她，她在我心里形象一直很好。”

“于是就算她死后，你也偷偷背着老婆孩子，跑到金县来看一下她家，这份感情真够强烈的。”

一听这话又是要把自己绕进去了，刘志勇急忙申辩：“不是，我这个人有时候会有点怀旧，知道她的事后，一直想过来看看，但抽不出时间，想到她的七七忌日到了，所以才过来上一下坟，了却一下心头的回忆。”

王格东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听上去，关于你隐瞒了你是甘佳宁前男友这条信息，以及你在案发第二天到我们县的理由，都合情合理。”

刘志勇再也控制不住，大喊道：“事实就是这样！”

王格东晃了晃手，做了一个别激动的姿势，道：“好吧，咱们暂且抛开这个话题，我想问问你，哪里能买到尼古丁？”

“尼古丁？买尼古丁做什么？”刘志勇不明所以。

“高纯度的尼古丁。”

“那是剧毒物，做什么？”

“我知道是剧毒物，我就想问问哪里能买到。”

刘志勇道：“可能一些农药厂里有吧，杀虫剂里要用的。”

王格东道：“农药厂没有纯度95%以上的尼古丁。”

刘志勇摇头：“那我就不清楚了。”

“听说这个可以自己提炼，你会吗？”

刘志勇一愣，他虽不知道江家母子是被尼古丁杀死的，但王格东这么问，他也大致猜到，尼古丁肯定和案子有关。说自己不会提取，显然王格东更要怀疑了，尼古丁的提取工艺并不复杂，只好道：“以前读书时看到有机化学里讲到过，现在早就忘了。”

“翻一下书不就会了？”

刘志勇气愤道：“这种实验如果控制不好，蒸气泄露到空气中对自己身体有危害，我从来没做过这类危险实验。而且要做出像你说的95%以上纯度的，要经过反复提纯。如果我真是你们所说的那个凶手，我家里肯定能搜出提炼的工具和材料，你们不是去过我家了吗，有吗！”

王格东并不想点明他或许还有其他处所，毕竟现在他们没证据，所有这些也是空口无凭，只是接着问：“氰化氢这东西哪里有卖？”

刘志勇一听，刚刚是高纯度尼古丁，现在又是剧毒物氰化氢，他又不知道案子的细节，心中疑惑，只好回答道：“氰化氢是一些有色金属企业提炼中用的，他们会跟化工厂买的。”

“你们公司有采购过氰化氢吗？”

刘志勇一口否认：“不可能，从来没有。氢氰酸是管制物品，所有采购都要登记备案。我们公司做的是石化类产品，从来没接触过任何剧毒物。”

王格东叹口气，道：“好吧，今天就问这些了，这几天你就留县里吧。”

刘志勇大惊，再也怒不可遏：“你们凭什么！你们有什么证据怀疑我！”

王格东冷笑一声：“你是算准了我们现在没直接证据？”

“你们这么做不合法！”

“放心，所有侦查手续全部齐全，我们也不是打算拘留你，已经给你安排了宾馆，这几天需要你的配合调查。如果能排除你的嫌疑，到时我亲自向你道歉。”

“我不同意，我有公司，我有家庭，我又不是罪犯，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我公司有律师！”

王格东丝毫不以为然，道：“工作、家庭的事，你可以电话里沟通，我们不限你打电话。至于这几天要你留金县，也是侦查需要，所有手续全部齐全，如果你有意见，可以投诉我。另外，如果最后查出来排除你的嫌疑，你的家庭和公司这边，我们县局会派人上门道歉

解释，这样你满意了吧。”说完，打了个电话叫来林队，带刘志勇出去安排。

路上林杰告诉刘志勇，意思是要他多配合，王局已经是好的了，所有的手续都提前备好了，换成其他人办案，侦查手段就不那么正规了。

刘志勇抿抿嘴，默默无言，他听说过一些地方上办案的事，找到个嫌疑人，直接各种手段伺候，就算最后真凶落网，错抓的也仅仅敷衍补偿下了事。王格东虽限制了他几天自由，却有各项手续，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他自知即便投诉也是没用，惹急了警方，最后再收拾他也说不准，只能自认倒霉。

当务之急，赶紧查日历，回想11月19日和12月6号晚上自己到底在哪儿才最重要。只要能排除自己的嫌疑，他们肯定会立马让他回去的。



第五十五章

下午，林杰回来报告：“老大，刘志勇已经安排妥了，二十四小时看着他，他的手机已经进行监控，所有电话全部会录音。”

王格东有些疲倦地吐口气，深深往椅子里陷进去，微闭着眼道：“不过我认为刘志勇不会是凶手。”

“为什么？他不是撒谎了嘛，而且案发第二天到过县里，并且他身高、职业都符合凶手条件。”

王格东摇摇头：“问题就在于他第二天到了金县。如果真是他做的，他何必在案发第二天，开着自己车子，明目张胆上高速，到我们县里呢？”

“他这么做，可能是想故意掩饰19号晚上他就在县里，下手后，他再回到市区，20号下午再开车上高速，让我们误以为他是20号才离开市区的，错开案发时间。”

王格东依旧摇头：“没这个必要，两次犯罪，凶手都是隔空杀人，我们迄今为止提取不到任何凶手的脚印、指纹等直接指向性证据。对于这点，凶手本人自然也很清楚。我们掌握的线索，没法儿直接怀疑到具体的个人，如果真是刘志勇做的，在我们没法儿怀疑到他时，他何必故意引起我们的关注？此外，他20号来县里去了趟何家，而之前他从没去过，凶手不会故意暴露自己，让我们查他。”

林杰道：“或许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故意做出些不合犯罪常理的举动呢？”

“那我问你，他为什么要隐瞒他曾经是甘佳宁的前男友？”

林杰一脸茫然：“是啊，他为什么？他自己怎么说的？”

“他说一来由于他和甘佳宁的交往时间很短，发展不深；另一方面过去的事他藏在心里，不想提，也不想给我们和他自己找麻烦。如

果他是凶手，没道理会刻意隐瞒他是甘佳宁前男友这条信息，因为这条信息我们迟早也会通过询问他们其他同学，知道这点。”

林杰沮丧地吐口气：“如果他不是凶手，那这案子就难办了。刚中午我接到消息，吴刚一直在加拿大上班，他已经注销国内户籍，市局的人给当地警方发了传真函，证实他一直没离开过当地。而安乐路当天车主的排查工作，已陷入僵局，除了部分人有坚实的不在场证明外，大部分人说在家，既没有明确的嫌疑，又无法完全排除嫌疑。”

王格东手撑着头，沉吟半晌，抿抿嘴：“这桩案子办到现在，路已经很窄了，对方太狡猾，除了明确的犯罪动机，没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线索。最关键的是凶手是两个人，两个人的身份、性别、关系都是未知，这大大增加了破案的复杂度。”

林杰也是一脸苦色，他从警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性质恶劣但手段高超的犯罪。以往警方办案最重要的手段是走访，这次却没得到任何周围群众提供的相关线索。其次当前警方最依赖的工具监控探头里除了凶手刻意暴露的画面外，周边所有的监控，包括银行、商店、加油站等社会监控，都没找出这个“胖子”的身影，显见凶手对犯罪周边环境极其熟悉，避开了所有监控。再加上凶手偏偏是两个人，众所周知，不以金钱为目的的仇杀案，极少会出现团伙犯罪，两人身份未明，胖子和当初绑架案打电话的家伙是不是同一人也无法确定，这更让整起案件显得扑朔迷离。

思忖良久，林杰对下一步的工作一头雾水。一切只听王格东的安排：“老大，接下来我们还能怎么查？”

王格东深呼吸一口，挺直身体，沉声道：“前期对安乐路车辆的调查、查监控、周边走访这些常规的侦破手段，到目前为止都一无所获。这三块工作已经很难继续开展下去了，我们暂且把这三块工作放一放，人手重新安排。首先，我们要牢牢把握方向，这起案子的犯罪动机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甘佳宁而来！其次，凶手的犯罪手段清楚暴露他的化工背景，甘佳宁的同事关系我们已经查得很透彻了，当初她同事中有这化工水平的人也没几个，已经排除过了，剩下就是她那帮化学系的老同学或老师。我们也了解过，他们系的老师里，没有和甘佳宁关系密切的，而甘佳宁也不认识其他学校化学系的人，剩下的就

是她这帮本校的同学。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能走的路很窄，但方向是明确无误的，就是查她前后几届的同学！”

他顿了顿，继续道：“敢为死去的甘佳宁报仇杀人，这份感情一定不简单。从最近多人口中了解到的情况，还原甘佳宁过去的人际关系，除了吴刚强烈追过她，刘志勇曾当了她一两个月的男朋友，其他的男性同学中，不少人对她有好感，但似乎找不出走得特别近的人。但也有可能是某个情感内敛的人，苦恋过甘佳宁，但没引起旁人的关注，这样的人在理工科高材生里并不罕见。”

他继续说道：“接下来其他工作全部放下，所有人集中精力，快速把甘佳宁前后五届符合身高条件的男性彻底摸查清楚！”

“好，我明白了。对了，刘志勇那边怎么办？”

“查他11月19号和12月6号晚上到底在哪儿。如果他确实人在市区，不管他在家里，还是在外边，总会有几个监控拍到他。如果排除他的嫌疑，就把他放了。当然，如果一个监控都没记录到他，那……哼哼，那就对他不客气了。”王格东眼露凶光。

林杰思索了一番，道：“老大，我觉得我们目前有个难题。即便知道了谁是凶手，现在我们没证据。如果凶手把化学材料全部处理掉了，现在没人证、没物证，有怀疑对象也很难处理。”

王格东皱皱眉：“这点确实有点麻烦，不过也没大问题，只要我们能确定出凶手，抓来审几天，即便对方把证据清理光了，我们也能让他交代出来。”

林杰明白王格东的意思，只要知道谁是凶手，抓到县局里连审几天几夜，没人能咬住牙不交代的，到时一系列的证据链都能问个清楚。

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能明确地怀疑到具体某个人是凶手。现在警方已经放弃前面的常规侦破手段，集中警力逐一排查甘佳宁的同学，陈进还剩多少时间隐藏呢？



第五十六章

通过军用望远镜的观察，陈进已经对帝景苑的内部情况完整地了解了一遍。

小区内或许是出于保护领导隐私的需要，并未安装监控探头，仅是小区门口有个监控。

追踪范长根的丰田座驾也让他掌握了范家在小区里的具体住址，所有信息他都已经按照标准比例绘制在图纸上，把周边的环境熟记于心。

同时，今天他还得到了一个极其有用的线索，范长根家里订了牛奶。今天早上6点多，他在山上透过望远镜看见送奶工在范长根家停下。不过他只看到送奶工的车后箱上是“光明牛奶”的专用送奶箱，具体范家喝光明的哪个品种的产品他没办法知道。

这并无大碍，他脑子里很快构思出了范长根夫妻喝牛奶中毒死亡的画面，他嘴角笑了笑，要做到这个并不难，之前通过多次的勘察地形，已经知道帝景苑安防虽严密，但保安是允许送奶工不经过登记直接进入小区。当然，他不清楚保安是认识送牛奶工几张脸孔，还是看到他们电动车上的职业装备，这还需要亲自去做一回试验。

现在他需要考虑的，是该用什么毒药。

尼古丁当然不行了，尼古丁加到牛奶里，一股子苦味，傻子才会喝呢。

氰化物呢？大部分氰化物也带有味道，普遍是杏仁味，但有几种氰化物是闻不出味道，效果极佳。他转念一想，这也不行。

他目的是杀了范长根夫妻，现在有几个麻烦。

一是不知道他们家谁喝牛奶，范长根自己喝，他老婆喝，还是两人都喝。这个问题可以潜进小区时查看一下他家的牛奶箱。

二是即便两人都喝牛奶，也未必两个人同时间喝。因为氰化物起效太快，加入足够致死量，喝下没几分钟就发作了，另一人如果还没喝，看到这情况，怎么可能还继续喝呢？如果第一个喝的是范长根倒也罢了，如果死的是他老婆，他自己反而没事，以后再想下手就困难无比了。

嗯，最稳妥的办法，是要加入能致死但又不是马上起效的毒药。他头脑里马上就有了答案，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霜。

这个实在太简单了，比提炼尼古丁和合成氰化氢轻松多了，只要把雄黄先提炼出五氧化二砷，再加热成三氧化二砷，最后提纯一番就搞定。而雄黄可不是管制品，很容易得到。

主意已定，回去后就可以行动了。

傍晚，陈进来到小区外唯一像样的那家快餐店，拿了两碗粥，并没有拿菜，付完钱正准备寻位子，瞥见一道目光正偷偷地朝自己打量，凝神一看，徐增依旧坐在角落上，装成在吃饭的样子，眼睛正瞧着他。

陈进目光朝四周简单扫视一遍，周围人不多，也没有人看向自己，判断是徐增找他谈话，而不是徐增联合警察诱捕他。

思量已定，他放下顾虑，若无其事地朝徐增隔壁桌子走去。

徐增瞥了他一眼，又扭回头，低头道：“怎么只喝粥不吃菜，胃口不好？”

“不，今天刚拔了颗牙齿。”

“哦，”徐增没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深究下去，急切地道，“我已经按你的那些话告诉了王格东。”

陈进顿了顿，低头边吃边问：“有没有说你是甘佳宁的前男友？”

徐增皱着眉：“说了，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陈进平淡笑了笑：“总之我不会害你，你相信我。既然你说了，那就妥当了。”

徐增深深吐了口气：“刘志勇被抓了。”

陈进有些意外：“他被抓？他虽然是甘佳宁的前男友，但为什么会被抓起来？”

“11月20号他来了趟金县。”

“他来金县做什么？”

“据他说第二天是甘佳宁的七七忌日，他是来扫墓的。第二天我也去过公墓。”

陈进想起那天他去上坟时，看到坟头一束花，想来那是刘志勇送的，不由唏嘘一声：“没想到他也是个有情人，隔这么多年还来看看。”

“之前王格东曾找过他了解甘佳宁的人际情况，他没说是她的前男友。他自己又做的是化工品生意，凭这几点，现在警局上下怀疑最重的就是他了。”

陈进道：“原本报上他的名字，只希望警察多查他几天，时间上能更宽裕些，没想到却害他被抓了。”

“这不是你故意嫁祸他？”

陈进淡然一笑：“我怎么嫁祸，我怎么会知道他11月20号会来金县，又怎么会知道王格东找他谈时，他没说是甘佳宁的前男友？”

“呜呼，那真是老天都在帮你了。我再劝一句，你赶紧走吧。你走了，现在无论谁都不会怀疑到你！”

陈进摇了摇头：“刘志勇过几天肯定会被放了的，警察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或者他有不在金县的证明。我的事还没办完，不能走。”

徐增满脸狰狞：“你到底还要害几个？你害刘志勇被抓了，是不是你打算也把我害了！”

陈进叹息道：“我不会害你的，原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彼此是很信任的，但这件事以来，我们的关系也走得越来越远了。你若不信，看看这个，如果你的英文退步了，我来翻译。”陈进从衣服的内口袋里，拿出一本绿皮的本子，上面印了些英文，递给徐增。

徐增翻开后，看了第一页，神色就从刚刚的恼怒转为了震惊。隔了许久许久，他缓缓把本子递还给了陈进，沉声道：“既然如此，以后我也不再多说。再见吧。”

“等一下，”陈进犹豫片刻，道，“过些日子你会收到一个包裹，永远不要碰那个包裹，你就放在一旁好了。若是有一天我被抓了，警方怀疑到你是知情人，这个包裹会有用。但愿用不到这个包裹。”他点点头，微笑了一下。

徐增没有回应，默默站起身来，眼圈似有红润，吸了吸鼻子，神色恢复正常，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



第五十七章

陈进戴了顶鸭舌帽，穿着蓬松看不出身材的羽绒外套，骑了辆二手电瓶车，这是他之前跑到杭州贩子手里买的，他在第一次犯罪之前准备了很多东西，当初并不确定一定会用到电瓶车，但他想到在县城区域里，有时候用电瓶车跟踪人更方便。

电瓶车的前面是个在车行做的挡风板，目的是尽量减少自己身体暴露在监控中，后面架着一个送奶箱，他仔细观察过送奶工的电瓶车，包括送奶箱上的图画和文字，他买了差不多大小的收纳箱，从网上下载了图片文字，去打印后包在箱子外，看不出这是塑料盒，目测很真。

前面就是帝景苑。此时是早上六点，天蒙蒙亮，隐约可见保安室里坐着一个保安正在值班。

陈进深呼吸一口，保持匀速驶向了小区大门。他不能确定保安是否会拦下他询问，如果问，他自称送牛奶的，同时可以报上要送的目的地范家的地址。如果不问，自然最好不过了。

车子靠近了小区大门，前方正对着一个监控探头。陈进有意识地低头，身体微微弓起，尽量让自己被挡风板挡住，并且用鸭舌帽挡住了自己脸。

保安似乎在瞌睡，并未看到有人要进小区。陈进抿抿嘴，按了两下小喇叭，保安抬起头，朝他看了眼，随即按了开关，小区门口的道闸升起，陈进顺利地进入了小区。他松了一口气。

也许是天气太冷，保安不愿出来；也或许是保安习惯了给送奶、送报的开门，并不以为意。总之，这个保安从头到尾没仔细瞧过他，更没离开保安室半步。

陈进心里笑了笑，看似严密的安保，也就看似严密而已，实际上总有可乘之机。不过他并不完全放心。或许是这个保安比较懒，需要多试几次，看看其他的保安是否对于送奶工也是一样的处理。

陈进进入小区后，一边行驶，一边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地貌，果然如望远镜观察一样，小区内没有一个监控探头，这给了他很大的方便。否则又得多添几桩麻烦事了。

很快，他来到了范家门外，探头朝奶箱中望了一眼。真正的送奶工已经来过了，奶箱里放着两瓶牛奶，牛奶品种他也看清楚了。范长根子女在外地，此处只有他和他老婆两人居住。里面是两瓶牛奶，证明两人都喝牛奶。好了，收工回家。

对于这次的犯罪，陈进的计划轮廓已经非常清晰了，现在剩下最关键的一件事：在这次犯罪中要制造不在场证明。

这次犯罪如前一次一样，最后的时刻依然由那位最重要的朋友动手，他负责所有毒药、道具的准备工作。制造不在场证明，对于他以及他的那位朋友，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关系到整场犯罪计划的最终结果。

他自己已做好了最坏打算，可他不能让那位朋友的身份暴露给警方知道。

最好的不在场证明，是让凶手在犯罪的时候出现在另一处地方的监控中，警方破案最依赖监控，如果有监控做证，那就万无一失了。

他先回到家，换上了高档的衣服，拿上钱包，钱包里有三张身份证，一张是真的，另两张都是假证。随后，他开着车来到了浦江大酒店。

现在是酒店业的淡季，客房很空。他来到前台，掏出自己的身份证，要了间客房，房号806，预付了一个星期的房款。来到八楼，楼道一头是个监控探头，直对着整条走廊，他朝监控望了一眼，随后进入房中，彻底松了口气。

剩下的工作很快就能完成了，他一时心中激动，不禁浑身颤抖起来，忙掏出药丸吃下。



第五十八章

林杰疲倦地踏入办公室，失望地告诉王格东：“老大，11月19日晚上刘志勇在市区一家餐厅跟人吃饭，已经调来监控，证明这点。而12月6日晚上，他所在小区的监控拍到了他，从时间上判断，排除了他赶到我们县的可能。”

王格东坐在椅子了半晌，默默无言，良久才道：“那就先把他放了吧。”

林杰道：“不过我觉得光凭这点也未必能证明就不是刘志勇干的，他虽然人没在县里，可他挺有钱的，可以通过买凶杀人啊，凶手不是至少有两名吗？”

王格东摇摇头：“这种明目张胆在警方眼皮底下的杀人，不是普通人敢做的，而且此案有很大的技术含量，买凶买来的歹徒都没那么专业。凶手，一定是化工专业人才，帮凶和凶手之间，不太可能会以金钱作为利益纽带，两人一定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关系。”

林杰满是茫然：“吴刚和刘志勇都排除了，那还能是谁呢？”

“上次那份符合身高的名单查得怎么样了？”

“大部分人目前所在地都离金县比较远，我们通过他们单位、当地派出所进行电话确认，这些人在两次案发的附近几天里，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只有五六个人住在市区或其他几个临近的周边县市，虽然也有不在场证明，但不排除作案时当夜来回的可能性。”

王格东微微眯起眼，思索了片刻，道：“这两次案子作案前，凶手都需要经过多次的来回踩点，不是当天赶到县里，就能下手成功的。如果这几个人在案发前几天都有不在场证明，那么凶手是他们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林杰无奈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名单上的所有人全部排除了。”

“所有人？”王格东道，“你能肯定所有人都排除过了？名单上有没有人现在在国外的，或者其他地方联系不上的？”

“前几天有几个，但这几天都联系上了，也都排除过了。”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王格东神色顿时凝重起来，所有符合凶手身高的同学全部排除过了，竟无一人有犯罪的可能性。

难道我从一开始就判断错了？凶手压根儿不是甘佳宁的同学，而是其他人，或者是并非化工专业出生，但半路出家钻研化学的？

如果真是那样，那么茫茫人海，该如何找到那个并未露面也从未留下指向性证据的凶手呢？

他第一次对自己接手这个案子以来的所有判断都产生了怀疑。

王格东木然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长长吐出一口气，打电话叫来了陈法医，一进门就问：“老陈我问你，凶手一定是化工的科班出身吗？”

“这个……”陈法医不明领导意图，有点不知所措，“应该是的吧。”

“什么叫应该是？”

“嗯……第一次凶手箱子里藏金属钠把钱毁了，这个化学反应高中生应该也有所知道，但提炼金属钠，尤其是提炼出来保存好，不让钠曝露在空气中，这个步骤很麻烦，需要专业的化工实验的厌氧箱等装置，还要很强的实验操作能力，我想不是科班出身的，应该没这么好的手段吧。后来的尼古丁和氰化氢，这两样东西都是高纯度的，应该也是凶手自己提炼的，这就不是高中化学课本里能学到的了。所以综合判断，我才说凶手是科班出身的，并且长期从事化工行业。”

王格东朝林杰点头道：“没错，老陈说得很对，有一点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坚持，凶手一定是化工科班出身的！这个侦查方向绝不能乱！”

“可是，甘佳宁前后几届的同学里，符合身高的全部排查过了，包括全国各地和国外的，都没有犯罪的可能。”

王格东咂巴嘴，道：“这只能证明，我们查甘佳宁的人际关系时有遗漏。这样，林队，你再派人从头梳理一遍她的所有人际情况，包括亲属、工作后的同事，甚至学校里的老师也再更深地问一遍。”

“好吧，我去办。”林杰回答得似乎有些无奈。

王格东也理解，案子办了这么久，他们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摸到，凶手当初电话挑衅的话语句句在耳，在所有队员心里留下了阴影。

凶手的身份是甘佳宁的同学，这只是当前可能性最大的一种猜想，既然是猜想，王格东也无法百分百保证这就是最终结果。

如果不是呢？

他不敢往下想。如果这个目前所有侦破工作的前提是错的，那么他们一帮人都在做无用功，而且这案子恐怕会成为永远的无头悬案。

他心中虽然觉得这几个死者都挺可恶的，但也罪不至死。他不会让这个嚣张的凶手逍遥法外，这在他感性和理性上都无法接受。

他理解林杰的想法，也明白目前刑侦队对这起命案的懈怠，拖得时间久了，破案又迟迟没进展，每次有一个可疑目标出现，没几天又排除了可能性，这对于每位警察来说都是件很难接受的事。

目前要做的，是他自己的情绪一定要稳定，一定要乐观，才能鼓励刑侦队全员继续斗志昂然地追查下去。

王格东并不是一个官场左右逢源的人精官员。他虽主管刑侦工作，但他知道有时候手下的队员并不十分听自己的话。

管治安的副局长和管经侦的副局长，手下人都随叫随到，十分顺从，因为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回报率比较高。

相比起来，刑侦这块的人员吃苦最多，有时候还要冒点险，但他们除了日常的常规收入外，主要靠的是破案奖金了。

可王格东性格太过耿直，即便有时候也会给卖点人情，但也是适可而止，总想法儿设法保持他心中的“正义”，这与目前他所处的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也导致了他并不讨上级欢喜，所以每次申请破案奖金，批到手的总是三五万块钱，几十张嘴巴分，人均到手可怜，手下人颇有怨言。

相比隔壁市的刑侦副局长高栋，人家的队伍带得就靓多了，他岳父是市政法委的正书记，上级对高栋也是十分客气。加上高栋是省里有名的刑侦专家，破获大案要案无数，跟着他不但容易晋升，而且他申报破案的奖金，一批就是几十万起，手下人得到的回报甚至比经侦队的都丰足。

王格东正是因为与上级不睦，才在几年前被调到金县，刑侦队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现在包括林杰在内的一帮人，之所以还是会尽心跟他办案，一方面是他的耿直个性得到很多警察的欣赏。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王格东是刑侦专家，这几年凡金县出的刑事大案，没有一起不破的。即便人没抓住，也成功锁定了目标，成为全国通缉犯。而王格东每次都把功劳让给手下，刑侦队的也知道，他们老大升官有难度，但他们底下这些人，功劳积攒个几年，升上去没问题，所以还是会听王格东的吩咐。

看到林杰疲倦的神色，王格东吸了口气，重新鼓足精神，笑着道：“林队，你是不是觉得这案子迟迟没进展，感觉破案无望？”

林杰忙摇头：“破是早晚肯定要破的，就是现在没找到十足证据，底下一些人开始悲观了。”

王格东笑了笑：“其实也难怪大家会有这种情绪，破案工作就好比打麻将，有时候等一张牌，都快打完了都没见这张牌露面，这时候肯定会想，说不定等的这张牌在别人手里牢牢握着了，看来这把是胡不了的。谁知到最后，快结束时这张牌突然出现了。破案也是一样，

要有耐心，等着最后这个契机的出现。前面工作就算很困难，等到最后的这个契机出现，一切都会在瞬间变得水到渠成了。”

他继续道：“以前我年轻刚从警时，处理过一起凶杀案，一直忙了大半年，才算把凶手给逮到了。凶手既然作了案，早晚是会被抓到的。我们当警察的不仅需要细心，还要有耐心，尤其是选择了干刑侦这块工作。我办案十几年了，经手的命案少说也有五六十起了，到现在为止，只有两起案子没破，不过这两起都是流窜杀人，罪犯最后被其他地方的警察抓获了。我经手的谋杀案中，没有一起不破的。这次是典型的复仇谋杀案，不可能例外！”

他顿了顿，又道：“现在我们手里暂时没有更多的实质性证据，最关键的是坚持正确的破案方向不能动摇，这个方向就是——坚信凶手是化工科班出身的！包括甘佳宁的同学和同事，化工科班出身的就那么百八十号人，我们一个个详详细细地追查下去，不可能查不出来。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信心，坚持这条线深入下去，我敢保证，很快凶手就能露出水面！”

听了 he 这一番话，林杰的情绪顿时变得积极了许多，正色道：“老大，我这就去查，一定不会让这个嚣张的凶手逃过去！”

王格东满意地点点头：“对了，刘志勇那边我就不去看他了，你找人替我跟他道个歉，顺便告诉他，所有关于案情的情况，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凶手很有可能是他同学，如果他跟其他人透露了，我们警方就要再找他麻烦了。”



第五十九章

陈进又连续“送”了三天“牛奶”，遇过了好几个保安，每次都如上回那般，保安看到电瓶车后的送奶箱，直接就放行了，从未走出门房打量过。看来冬季实在是犯罪的黄金季节，不但衣服穿得多，戴帽子戴口罩不会引起旁人的奇怪，没法儿让监控拍到面目，而且所有人的防备心理也大大降低，都情愿缩在屋子里，不愿走到室外。

看来进小区这一步已经搞定，剩下的工作就是继续完成不在场证明。

他拿出手机，查看了天气预报。一场冷空气正要袭来，明天晚上开始会有降雨，偶有小雪。这场冷空气预计持续时间很久，未来一个星期都将是雨雪天气。

陈进笑了笑。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他回到酒店，留心看了看一楼大厅和酒店前台的监控位置，将之了然于心，随即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又离开酒店，来到车上，换上紧身的衣裤，让自己的胖身段看上去稍微苗条点，稍微化了点妆，让皮肤显得白几分，更年轻些，同时贴上了一撇横胡和一些络腮胡，戴了顶鸭舌帽，帽檐微微向下拉，遮住了额头部分。他拿出镜子照了一遍，很满意。

做完这一切，他放心地开车到了酒店门外的街上，下车后朝酒店走去。

进门后，他把头微微向下低，使大厅里的监控拍不到他的脸，随即来到前台处。同样，他把头微微偏向旁边，避开监控，同时双手也插在口袋里，他不希望身体任何一处能找出特征的皮肤被监控拍进去。

“服务员，我要一间豪华型的标准间，我喜欢住顶楼，顶楼还有房间吗？”

一名服务员微笑向他点头，请他稍等，另一名服务员很快地打开软件，看了一遍，回复道：“先生你好，九楼还有豪华标准间的。”

“哦，那好，我上次来住你们的906，这间还空的话就这间吧。”

服务员查看一下，道：“嗯，这间空的，您要住几天，请拿身份证登记一下。”

“开三天吧。”陈进一边低头说着，一边手藏在柜台后不让监控拍到手，从钱包里拿出那张假身份证，又说着，“这张身份证磁条好像坏了，有时候刷不出来。”

服务员接过身份证，试了一下果然刷不出，朝他看了眼，和身份证上的照片脸型有些相似，而且都是络腮胡子，便没有怀疑，道：“我这边输入一下就行了。”

输入后，发现身份证号码是对的，这点陈进当然早已在其他酒店试过了，办假证的现在水平都很高，办的都是真号码、真照片。

随后，服务员人工输入登记后，陈进交了钱，顺利拿到了钥匙。

所有工作都已完成，一切，就等这场冷空气的到来吧。

这一天是12月20日，明天是12月21日，后天是12月22日。



第六十章

12月23日凌晨，王格东还在睡梦中接到林杰的电话，声音很急促：“老大，县城派出所打来电话，他们所长范长根和他老婆在医院双双抢救无效死亡，医生断定是急性砷中毒，急忙报上来了。”

“砷中毒？砒霜！”王格东顿时惊醒，睡意全无，“范长根，妈的，又是跟何家案子有关！哪家医院？好，我马上赶去！”

王格东立刻从床上爬起，嘱咐老婆照看孩子，遇到要案，他得马上赶过去。他心急火燎地穿衣服，心里很清楚：这次案子与前两次意义完全不同了。

前两次死的顶多是官员家属，而且是已故官员家属，报到市局里也是普通的民间命案。这次死的是县城派出所的正所长，公安系统内的人，而且范家在金县官场势力庞大，这一回显然酿成了惊天动地的大案！

派出所所长连同老婆在内一次性被人杀了，岂不引起金县的官场地震？再联想到之前江家、李家的双双灭门惨案，哪个官员不会人人自危？所有的罪责恐怕都要迁怒到他这位主管刑侦的公安副局长头上了。

王格东咽了口唾沫，胃中感觉翻滚作呕，强行忍住。经过了一个月苦闷的排查工作，他们的侦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凶手在杀死李家母子后，沉寂了半个月，又开始行动了！此前派人保护的几个凶手下一次可能的行凶目标，都安然无恙，反而是范长根这位派出所的所长，知道案情的人，却成了下一个被害目标！

兹事体大，兹事体大！这件事不知会牵连多少人，自己被问责在所难免，手下这帮跟着自己连续加班苦查的刑侦队员，恐怕都要遭受批评牵连了！

一时间，很多烦恼在他心头泛起，他无心去想明天怎么应对上级，现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再说。

到了第一人民医院，那里一间抢救室外已经站了几名刑侦队员，另外县城派出所的人守在门口，里面用白帷帐围了起来，远处几个病人和家属正在围观，交头接耳，王格东恼怒地看了一眼围观者，径直朝里走去。

林杰和几个人马上围了上来。

“怎么样，确认砒中毒了吗？”

林杰用力地点头：“嗯，老陈已经在里面了。”

王格东快速穿入房间，里面两张床铺，分别躺着死者范长根和他老婆蒋萍，两人闭着眼睛，面色灰白，脸颊削瘦，显示出严重脱水的症状。

旁边陈法医正仔细地查验尸体，回头见到王格东，站起身道：“老大，医院说是急性砒中毒，我看症状也完全符合，回头把身体组织带回去检验就能确定了。”

王格东抿抿嘴，回头看林杰：“整件事到底什么情况？”

“刚刚我们初步询问了所有当事医生，昨天下午大约1点，医院接到范长根打来的急救电话，电话里声音已经有些不对劲了。救护车赶紧开到范所长所住的帝景苑小区，按门铃时，范所长捂着肚子出来，蒋萍已经站不起身了。赶紧把两人送到医院抢救，抢救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救活。两人全死了。”

王格东转身叫来一名派出所的问：“昨天你们所长没来上班？”

那人道：“所长一早上没来，到下午我们才知道这事。所长的子女刚收到消息，正准备连夜赶来。”

王格东稍一思索，就问陈法医：“砒中毒发病时间要多久？”

“从医院的症状描述和两人的中毒情况上看，他们体内的这个剂量，发病只需要几小时。”

“就是说两人是在昨天早上中毒的？”

“没错。”

他继续问派出所的：“你们所长住在帝景苑？”

“嗯，是的。”

“帝景苑不是好多县里领导也住着，听说安保很严密吗？”

林杰道：“是的，我有一次办事要进小区，保安拦下后，还要查看身份证，登记过后才让进。”

王格东长长吐了口气：“好吧，你再叫上人，还有，老陈，赶紧让你的人起床，到帝景苑调查取证，其他几个留在这里守着，另外医院的医生叫他们不要声张，外面围观的闲杂人等立刻赶走。”

他心情很沉重，现在得到的信息，范长根是在家中被人毒死的，而且偏偏住在帝景苑这全是领导居住的小区。杀人都杀到县领导家门口了，这件事，他这个县局副局长，这回注定是扛不下去了。



第六十一章

外面风雨交加，天气阴冷刺骨。

还在车里，局长就打来电话，询问王格东这桩事情该怎么办。王格东满腹烦恼，这种事只能报上去再说，要怎么处理他也无可奈何。局长语气也不太客气，前面命案还没破，现在县领导居住的小区，公安人员被毒死了，这件事的责任可不光要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背，他这位正局也跑不掉。

他这位不懂刑侦的正局长，平时也顶多问问王格东的办案进展，没有能力插手。如今事情一出，明天省里铁定直接要来人了。他听完王格东的话，只能嘱咐一句赶紧去帝景苑查线索，他这边要想想办法如何应对明天省里的人了。

到了小区门口，跟值班保安简单说了几句，当即放行，四辆警车浩浩荡荡开了进去。在保安的指引下到了范家门口，让保安找钥匙开了门，包括王格东在内的几名专业人员仔细地戴好手套脚套，进入屋中。

屋里散发出一阵臭味，是地上一些污秽的呕吐、排泄物发出的，老陈介绍，急性砷中毒的典型症状就是严重的上吐下泻，很快脱水而死，即便及时输液补充，也会因脏器功能衰竭而亡，只要中毒的剂量达到致死量，几小时内一旦开始发病，几乎救不活。

王格东面色阴沉，几人在客厅查看一番，除了地上的脏物外，没发现其他有用线索。众人随后往前来到餐厅，一张西式大餐桌上放着几个盘子，盘里装着小菜，旁边放着碗，痕迹显示喝了粥。此外还有两个空的玻璃牛奶瓶。

不用等王格东吩咐，经验老道的陈法医就指挥人把吃剩的所有食物器皿包裹好带回去化验。之后众人每个房间巡视了一圈，都没找到任何可疑物件。

王格东愤懑地挠了挠头，道：“刚才问了保安，说范长根昨天早上没出过门，下午直接救护车带去医院了。看来毒是在家里中的，老

陈，你觉得，是不是那些吃的东西有问题？”

陈法医点点头：“这次没发现李家案子里喷瓶之类的装置，而且砷化物是固态，如果是空气中毒，一般情况下剂量不会直接致死，应该是通过食物吃下去的。”

王格东点了点头：“粥肯定是自己家做的，另外几个小菜刚才看了冰箱，是从里面拿出来的，从剩余量看，不是昨天才刚开始吃的，剩下最可疑的就是牛奶了。”

“没错，这种瓶装奶是订购的，牛奶厂每天早上送来，如果凶手在牛奶里下毒，是最有效的。”

王格东不解：“如果真是牛奶里下毒，凶手是怎么办到的，是怎么把毒药放进牛奶里的？对，咱们先去看看门口的送奶箱。”

他们到了别墅门口，马上就发现了情况，铁门一侧的墙壁上挂着奶箱，奶箱上方还插着一张打印的纸，纸已被雨雪淋湿，但还可以看得清楚，上面写着：“公司近期将分批对所有用户的奶箱进行拆除更换，请用户妥善保管好钥匙。”

王格东再仔细看向奶箱背后，顿时发现这个奶箱不是用螺丝钉敲上去的，而是直接用万能胶粘到墙上的。他忙叫过陈法医，请他查一遍奶箱上是否还有指纹。陈法医对此丝毫不抱希望，一是凶手没一次留下过指纹，二是这风雨天里，就算有指纹也很难保留下来。他给奶箱喷上一层液体，打着荧光灯察看了一圈，摇摇头。

王格东气恼地叹口气，让人拿来工具，直接把奶箱从墙上挖下来带走。挖下后，清晰看到万能胶旁边有两个螺丝洞，显然是之前那个真的奶箱留下来的。

顿时，王格东目瞪口呆，他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凶手在真正的送奶工送奶后，来到奶箱旁边，撬下了真奶箱，再把自己的假奶箱粘到墙上，箱子里装着两瓶剧毒奶。

这样的犯罪显然经过了精密筹划，凶手在细节上处理得十分到位。

第一，真奶箱的钥匙在屋里。凶手如果想在真牛奶里下毒，箱子上的空隙太小，只能看到里面装了什么牛奶，很难用工具朝牛奶里注射毒药。

第二，就算真用什么能弯曲的注射器往里面注射毒药了，奶牛密封罐上有了针孔的破口，说不定会引起范长根这位警察的警觉。

第三，凶手也不能直接撬开奶箱换奶，因为那样奶箱的锁坏了，容易引起主人警觉，所以凶手采用了直接换了整个奶箱的做法，然后把新钥匙留在假箱子上，伪装成牛奶公司换奶瓶的样子，范长根老婆取牛奶时，自然不会起疑。

第四，凶手要等到真正的送奶工送完奶后他才能下手。否则先换了箱子，真的送奶工来了，发现钥匙插不进去，当然要跟主人说了。

第五，凶手把假的奶箱放到墙上选择了万能胶，而不是模仿真奶箱敲螺丝钉，因为你用工具撬开奶箱时，不会发出声音，而要敲螺丝钉安装奶箱，必然会发出声响，说不定会吵醒小区里睡着的人。

第六，在时间挑选上，凶手一定是一直在旁蹲点，一看到真的送奶工离开，马上动手，否则就太晚了。说不定范家人已经出来拿了奶，那样他就前功尽弃了。

仅仅一个牛奶下毒的过程，短短几件事里，凶手的做法就暴露出了他细致入微的犯罪智慧，王格东不禁心头一凉，一阵从警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惧浮现在心头。

确实，他从未遇到过如此高明的对手。

这时，旁边一人撑着伞走过来，一看就是住在同个小区的县委书记。王格东一阵头大。

书记脸上表情沉闷，看不出喜怒，只道：“老王，我听说范长根和他老婆被人毒死了？”

王格东只能应着：“嗯，李书记，这件事我们局长已经报上去了。”

“在这里被人毒死的？”

王格东有些不知所措，只能尴尬地答应着。

书记似乎有些恼怒地长吐一口气：“听说前几个礼拜江家和李家也是被人毒死的，你们公安局还没破案，这次是不是同一个人干的？”

“嗯……现在还没法儿完全判断。”

书记冷哼一声：“连我们小区都出这种事，你们公安局该干点事了吧！”说完，铁着脸转身离去。

身旁的刑侦队员都咬着牙，如果换成其他人说出这种话，早忍不住冲上去揍人了。他们这一个多月来辛辛苦苦查案，还被说不干事，谁受得了。

包括林杰在内，所有人都替王格东打抱不平，不少人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这狗官自己干过几件人事，有本事他妈你来查。”

王格东嘴里劝慰着队员算了，消消火，这件事责任在他这个主管者。他心里也清楚：这把火算是把他自己这原本就不畅的晋升之路，烧得一干二净了。他苦笑一下。看来如果这案子再拖一段日子，他一定会被安排退居二线，调到经文保处这种养老部门了。

事情已经发生，说什么都没用。谁让他这位主管怎么都没想到凶手下个目标会对向范长根这位了解案情又住在这种小区的派出所所长下手呢？

他按捺着自己的情绪，安排人去跟保安索取小区监控，留下两人，让他们守在现场，不过也别太累，这小区没什么闲杂人等，只要把警车停别墅门口挡牢不让任何人进去，他们在车里可以补个觉。

吩咐一番后，让其他人都先回去休息，各种侦查工作等天亮了再展开。他收起雨伞，微微闭眼仰头，对着漫天的雨雪，驻足彷徨片刻，深深吸了一口夜晚的冷气，神色落寞，步伐沉重地迈入车里。

他已完全没了睡意。这是准备到县局坐等天亮后挨批呢。



第六十二章

中午刚过，林杰就跑进办公室，小声道：“老大，省厅专案组到了，已经找局长聊过，现在专案组组长正在小会议室里等你，要找你单独谈谈。”

“还要找我单独谈？”王格东眉头一皱。反正这个黑锅自己背定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随他去吧。他疲倦地站起身，伸直身体，大幅度做了一次深呼吸，朝门外走去。

一进门，王格东做梦也没想到这次的省厅派来的专案组组长竟是一张老面孔。

对面这人六十岁左右，头发有些花白，戴着眼睛，穿着一级警督的制服，坐在椅子上看见王格东，微微皱眉，随后站起身，啧啧嘴：“不就案子没破嘛，用得着这样灰头土脸的，怎么，昨晚没睡吧？”

王格东尴尬地看着他：“老……老大，怎么是你过来的？”

原来这位老警察叫朱国山，王格东刚从警那会儿，在另一个县的公安局刑侦队，而朱国山当时是县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王格东跟了他整整六年，一起破获了好几个大案。

朱国山对他一向很看重，也是朱国山一手提拔了他，可谓领导兼师长，有着知遇之恩。后来朱国山因破案能力突出，直接调往公安部，再后来又下派到省厅当刑侦一处的处长兼指导员，还有高级专家的技术职称，同时这几年还兼任省公安厅进修院校的刑侦教授，对刑侦这一套有着丰厚的理论和实践经历，省内不少地方上的刑侦领导都算他的半个门生。

自从老领导调往公安部后，王格东与他来往就少了，前些年调回省里后，每年过年王格东都会到朱国山家里拜年。这一回他做梦也没想到，省厅一大早成立的专案组，组长竟是他的这位老领导。

朱国山看了他一眼，道：“你们县这一个月多月连发三起性质极其恶劣的下毒谋杀案，尤其是昨天死的是你们县城派出所的所长夫妇，

案发地竟然还是你们县委领导住的小区，省市两级领导极为震惊，昨天半夜接到消息，一大早省厅马上召集开了个紧急会议，会上当即以省厅名义成立专案组，赶到你们县接管这案子的后续调查工作。我听到是你们县出的案子，担心这回你要吃苦头，所以就自荐当专案组组长，来你们县里看看，顺便也多少能护着你点。”

王格东眼眶红润，愧疚兼感激道：“老……老大，你都好几年没直接办案了，这回为了我却……”

朱国山淡然笑道：“这个案子我听说了大致情况。凶手犯罪从未露过面，前两次监控也没拍到凶手的面目，别人怕这个大案会查成死案，影响前程，所以会上没人表态接手此案。我反正过两年就退休了，也没什么前程好计较。会前我跟姚副厅长说过我的意向，他也知道你是我带出来的，懂我意思，所以会上他点名推荐让我来带队，其他人更不会有意见。”

“可是……可这案子确实查起来有难度，如果……如果拖得久没破，你都快退休了，岂不是给你丢脸吗？”

朱国山眉头一皱：“你怎么对你自己这么没信心啊？”

“我？”

朱国山点头：“这次名义上我是省厅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实际上破案的总指挥还是你。”

“怎么还是我？”王格东有点惊讶，出了这种事，自己被调往养老部门也不意外，怎么还会让自己主导破案？

“你跟过我这些年，我也关注过你这几年破的案子，对你的办案能力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案子发生在金县，你对县里情况比较了解，我越俎代庖办案，肯定没有好结果，所以主导办案的还是你。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来之前我跟省厅的几位领导谈到过你，商量过对你的处理意见，他们对你的办案能力都是认可的，你办的案子省里领导也多有耳闻，所以都同意继续让你来破这个案子。我这边帮你争取了资源，知道你们县刑侦人员偏少，人员能力偏弱，所以特别带了十来个省厅有经验的技术骨干，协助你办案。另外，市局里的大批人马也会

调来。同时，省厅领导批示，这起连环谋杀案影响恶劣，所以当前省市县三级公安的工作重点是把案子破了，办案需要的一切资源尽管提，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各单位都要协同配合。”

王格东顿时眼前一亮，像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原本他们县局刑侦队就人少，而且人员办案经验参差不齐，就连查甘佳宁的人际关系，都耗费了不少日子，现在老领导为自己争取了大量办案资源，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其他单位、部门都要以该案为当前工作重心，这样情况下如果还破不了案，那自己真的可以去养老部门待着了。

朱国山继续道：“格东，当前你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不要沮丧，更不要悲观，你放心大胆地查，这案子破了，功劳是你的，案子没破，责任在我。”

王格东尴尬地连声道：“这……这样不行啊……”

朱国山把手一摆：“没什么行不行的，我很清楚你的性格，那，咱么先不谈案子，案子放到晚上的动员会上再说，现在我作为你老领导，或者以老师的身份，跟你聊聊你的性格问题。”

王格东不明所以：“这个……这个聊什么？”

“这几年凡是接手你的刑事案基本都破了，尤其是命案，破案率百分之百，而且破案时间短，效率高，你的这些成绩省里领导都知道，但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成绩比人家高出一大截，职位却一直升不上去？反而跟着你的那些手下升迁了，有的调到省里，现在级别都比你高，你却一直在县局的副局长位置上徘徊，前几年还被调到金县这种经济、法治落后的内陆县城？换个地方，能出何家那种事？”

“我……我……”王格东当然清楚这是什么缘故，但他根本没法儿说出来。

朱国山叹口气：“你性子太直了，总不肯委曲求全。我在车上听人说了你们金县的事，上半年你们县城镇长的儿子把人捅死了，是你抓的吧？好多人跟你来求情，你都不理会，还弄到了翔实的证据，要检察院申诉时建议死刑？就这一件事，你知道你得罪了多少人？那家伙能当上县城的镇长，关系铁定比你这靠抓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硬得

多。你这么坚持，最后有什么好处？别人理你吗？还不是照样直接绕开你。你管刑侦，也就负责抓抓人，抓到了到底怎么判，你能说得上半句话？”

王格东闷着气红着脸，他知道老领导说的没错，他的权力范围只负责抓人，抓到人后又能怎么样？但他若这点关乎正义的底线都不要了，他还要警服这层皮做什么？

刚从警那会儿，抓罪犯是一种享受，一种正义的舒张，一种骨子里的人生价值观的体现。

现在呢？很多人都随波逐流，在适应中改变，而王格东，却依然在坚持着一个警察的本分。这也是他仕途坎坷的最大根源。

朱国山继续道：“你有能力没错，这点省市县三级公安领导都一清二楚。要是你没这能力，凭你的性子，早被调到经文保处了。但领导用人，既需要良将，更需要心腹。良将是遇到事情派出去打打仗的，心腹才是随时随刻提拔升迁的。你的性子，之所以升不上去，是因为任何一个领导都没把握让你当他的自己人。所以领导关键时刻要用你，但平时不会重用你。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当初我调到公安部，后来又调往省厅，也不是光凭我破的那几个案子，因为我一帮老同学都在厅里、部里任要职，姚副厅长就是我老同学培养出来的。我劝你要改改性子了，你和隔壁市局的副局长高栋也认识吧，他是省厅所有领导公认的能吏，也是大家最看好的，大家都相信十年内他一定会坐到大市的正局长岗位。他光凭他岳父是政法委书记的关系吗？那也只是起步高，后面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你和他年纪相仿，你该学学他的做人做事方法，他同样是刑侦专家，破案效率也很高，遇到大案几乎一个没落全破了，可人家在坚持正义抓罪犯的同时，遇到小事情很懂怎么处理，有些事你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别那么较真，懂吗？”

王格东闷红着脸。他不敢跟老领导顶真，只好点头道：“我会考虑的。”

朱国山道：“你自己是要好好想想了，我过几年就退休了，我子女的工作都已安排妥当，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也是能力最强的，我一向最看好你，实在是你性子不适合做这

行。唉，等这案子破了，靠这笔政绩，加上我找老朋友推荐下，努力下让你换到沿海市级的大县，或者进市局的刑侦处干干，总在这么个内陆县城待着也没出息。”

王格东忍着眼泪，感动道：“老大，你这么为我费心，我……我……”

朱国山拍拍他的肩膀：“其他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换个环境后，要学着变一下自己的性子，懂得变通。好了，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说多了你心里总怨我啰唆。当前最重要的，还是把这起连环谋杀案破了。案子要是破不了，你的处境就更艰难了。”

第五部分

在省公安厅调拨大批刑侦主力介入金县后，刑侦工作的效率大大提高。经过缜密的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凶手的蛛丝马迹。可是这一切，真的就是真相了吗？



第六十三章

范长根夫妇被害的第二天，徐增就听说了，他倒抽一口冷气：连派出所所长都敢杀，而且是在县领导集体居住的小区杀的，这案子注定要捅破天了。

很快他就听闻省公安厅成立了专案组，由著名刑侦专家朱国山带队，立即赶赴金县，所有周边县市兄弟单位全部都要协助配合，以抓捕凶手为近期最重要的工作。金县公安局及下辖的各乡镇派出所，全部由专案组统辖管理，包括治安分队、经侦队等其他部门，暂由专案组统筹近期的工作安排。

一夜之间，所有资源全部集中起来，目标直指抓捕凶犯。

徐增既心中为陈进的处境担忧，又想不明白一件事。听公安的朋友说，他们根据监控测算出了凶手身高，以及模拟出大致的体重，之后翻出甘佳宁前后几届同学当年的体检记录，所有符合凶手身高的人员全部进行了调查，结果全都排除了。

照理说，身高是不会变的，即便是变，也是年岁增长产生轻微的驼背，但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陈进是甘佳宁的同班同学，查身高应该很快就能揪出他来，可是他是怎么躲过去的？

对于这个问题，他没法儿问公安朋友有没有查过一个叫陈进的人，他想着或许陈进人在国外，警方没有深入调查罢了。

除此之外，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陈进这一回到底找了谁来做他的帮凶。公安的调查显示，很显然此案有共犯，所有人都知道这案子有共犯，可是这共犯是男是女目前都毫无线索。徐增脑中把他知道的所有陈进认识的面孔都想了个遍，实在想不出谁会冒着被枪毙的大罪帮他作案。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担心天罗地网下，陈进最后还是逃不出去。如果那样，他进了公安局，若王格东怀疑他是知情人，在逼供之下，陈进能忍住不招？自从上一次见面后，他相信陈进不会害他，但在逼供中，谁能保住自己的立场呢？

像这个捅破天的大案，一旦暴露出来自己是知情人，谁也护不了自己了。

苦思半晌，徐增面对眼前的局面完全束手无策，中午出去吃饭，路过门口保安室，告诉他有个包裹，拿到一看，是个不认识的人寄的，电话一栏也是空白。他一想，这准是陈进上回说的包裹。

小心地收起，一个人回到办公室偷偷拆开，里面是个精致的木盒子，掀开盒子，整齐地排列着二十根雪茄，每支雪茄上贴着英文，显然是外国货。

徐增不由皱起了眉头，送来一盒进口雪茄做什么？这个就是陈进说的但愿不会用到的东西？莫非雪茄里藏了什么东西？

徐增犹豫一下，抽出一支雪茄，扮断，里面是烟草，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他把烟草全部弄碎，确实只是烟草，再无其他。

这算什么意思？

徐增完全猜不透。但他想起陈进说过，永远不要碰他寄来的东西，他不会害我的，还是听他的，放到一边不管。

对，陈进知道他这几年很少抽烟了，所以会选择送雪茄，这样他不抽放到一边也显得很正常。他拉开抽屉，把雪茄往里面一塞。

陈进疲倦地躺在家里的椅子中，手里握着药瓶，面前放了一杯水，杯旁不少水溅出，现在是冬天，他却满头冷汗。

药物控制头晕的效果越来越短了，不能再拖了，范长根已经解决，只要再把范长根的小舅子张宏波处理掉，就能完成她的所有心愿，所有事情都可以告一段落了。

今天补了半个月前拔的牙，所有的后续工作都已完成，只剩最后一次犯罪。

“不知道警方办案查得怎么样了，想必范长根被杀在帝景苑内，一定很轰动，警方也一定加派了人手查我。这么下去早晚还是会怀疑到我头上。不过好在回顾了所有的作案细节，最后负责杀人的那位朋友从未留下任何的证据，想必目前警方甚至对那个朋友的性别也无从知道。

“好吧，就是需要这样，只要那个人不被查出，怀疑到我也没关系。”

陈进笑了笑，笑得很心满意足，丝毫没有任何伤悲。



第六十四章

专案组动员会已开完，夜已深，王格东办公室里，他和朱国山两人一支接着一支点起烟，分析着案情。

王格东道：“整个案情不算复杂，但凶手手段很高明。”

朱国山点点头：“今天看了详细卷宗，又听了你的办案经过跟何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才知道还有这样一号凶手的存在。现在唯一明确的就是犯罪动机了，凶手不图财，只害命，而且所有被害者都指向甘佳宁的事。但凶手的下手对象是有选择的。”

他顿了顿，王格东认真地听他讲下去：“第一次作案，凶手目标是江平的遗孀和儿子，这很显然，江平是打死何建生的直接凶手，同时甘佳宁炸死三人后，江家也多次找何家寻仇，这点凶手一定早看在眼里了。接着，凶手的目标是李刚一家。李刚与何家案子无关，只是刚巧协调时被甘佳宁炸死了。此后李家也多次找何家寻仇。凶手杀害李家，完全是因为李家去找何家寻仇这一点。社区主任陆卫国也被炸死，但他家从未来找过何家，所以凶手没有对陆家动手。此后，凶手的目标就锁定了江平的上级，也是何建生被打死的间接凶手范长根。你看出了什么名堂没有？”

王格东寻思一下，道：“凶手的杀害目标分成两类，一类是所有事情的始作俑者，另一类是虽和何家没直接关系，却因甘佳宁事后到何家寻仇的。”

朱国山道：“如果凶手杀人分这两个方向，那么他如果还会继续犯罪，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王格东脱口而出：“张宏波，所有事情归根到底，都是范长根这位小舅子惹出来的！”

朱国山道：“你明天马上派人手，穿便衣，找张宏波说一下事情的严重性，另外多派几名便衣，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保护张宏波。前几次作案中，凶手都没直接和被害人接触，而是用了化工毒药，所以一定要告诫张宏波注意饮食，绝不吃任何外送食品，另外便衣要把他起

居和工作环境的周边好好检查一番，以免留下后患。如果在跟踪保护中，发现任何可疑人员，直接控制起来。除了张宏波外，另几位江家、李家的亲戚，曾经找过何家麻烦的，也要跟踪照顾一下。人手问题嘛，张宏波这边你们刑侦队的直接跟进，其他人的安防工作可以让治安队和下面派出所的调用。”

“好，明天一上班我就安排。”

“咱们再回到案情上来，除了那名胖子外，另外一名帮凶的身份信息一点点线索都没有？”

王格东叹口气：“查不出，第一次胖子在安乐路上对江小兵下手后，他是一个人出来的，江小兵尸体肯定是被车子运走才不会被监控拍下来，但车子查不出结果。第二次杀李刚一家，小区监控拍到胖子在犯罪前离开了，显然最后操纵遥控器是另有其人。”

朱国山沉吟着：“这么说来，到现在为止帮凶是男是女也不清楚了。”

“没错，包括当初杀害江小兵后，伪装绑架案，电话中的声音是凶手还是帮凶也无从判断。”

“凶手精通化工，又为何家复仇而来，证明凶手和甘佳宁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么这个帮凶和凶手之间又会是什么关系呢？莫非是夫妻？现在也不排除帮凶是女性的可能，因为帮凶只做了两件事，运走尸体和操作遥控器，这两件事女人也可以办到。”

“但夫妻的话，妻子怎么会帮助丈夫，为了另一个死去的女人而实施犯罪呢？”

朱国山道：“如果凶手是女人，胖子才是帮凶呢？妻子和甘佳宁有着深厚的友谊，胖子是帮助妻子杀人。”

王格东恍然大悟：“难怪查遍了符合胖子身高的老同学，也没找出谁有犯罪嫌疑，如果答案真是这样，就讲得通了。我明天就去查甘佳宁的女性同学！”

朱国山思忖片刻，又自己摇摇头：“我这个假设有点不靠谱，你千万别被我打乱了思维。女性同学，就算当年的关系再密切，无非也仅是朋友关系，而且女性间的友谊，随着结婚生子，往往容易变淡。好吧，就算友情坚固，我也实在没法儿想象女性会为了友谊而抛开自己的人生去犯重罪。”

“老大，那你的看法是？”

“我暂时还没想出其他合理的解释，咱们还是先等明天范长根案子的勘查结果吧。”



第六十五章

第二天中午，林杰到办公室跟两人报告：“老大，范家案的勘查结果出来了。市局毒化实验室提取了牛奶的存留物，证明果然是砒霜，而且牛奶中的砒霜量非常大，超过了砒霜在水中的溶解度，砒霜甚至以固体沉淀的方式存在牛奶瓶中。法医说可能是凶手考虑到牛奶对胃黏膜有保护作用，所以才放入了大剂量的砒霜，确保必死无疑。同时，还检测出极其微量的硫，工作人员拿了同款牛奶做对照实验，对照组中未发现硫，表明硫也是凶手放入的。”

王格东不解：“那又说明了什么？”

林杰道：“法医的意见是，凶手所用的砒霜，是他用雄黄自行经过氧化反应得到的，因为雄黄里含硫，所以提取后的三氧化二砷中，也混着微量的硫。”

王格东看向朱国山：“砒霜是凶手自己用雄黄提炼的，雄黄到处能买到，这犯罪工具的追查还是如之前一样，没法儿进行。”

朱国山显得有些无奈，他办案几十年了，遇过的投毒命案，也是用农药、老鼠药等农村里的寻常案子，他也只听过没有亲自见识过凶手用上尼古丁、氰化氢等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剧毒品。尤其是这个凶手，毒药都是自己用普通物质合成的。他抿抿嘴，只能道：“其他情况呢？”

林杰接着道：“我们大量人手连夜查监控，还原了凶手的犯罪经过。12月22日早上六点零五分，真正的送奶工离开帝景苑小区后，过了不到五分钟，凶手骑一辆灰色电瓶车进入小区，电瓶车后有一个标志性的送奶箱，估计是伪造的，保安理所当然认为是送奶工，所以并未阻拦。根据后来的侦查分析，大概是凶手骑电瓶到了范家门外，用螺丝刀撬下了真的奶箱，随后拿出假的奶箱，用速粘胶粘到墙上，奶箱的锁口留下钥匙，箱上贴着那张伪造的公司告示。此后范长根夫妇拿到牛奶，喝下后中毒。”

林杰接着道：“此外，我们发现案发前一个星期，凶手曾多次伪装成送奶工进入小区，保安一次都没有觉察。估计前面几次都是为了踩点，以及试探小区的安防环境。”

王格东问：“凶手依旧没露面？”

“是的，前几次的踩点，从骑车人背影判断，依旧是那个胖子，戴着帽子和口罩，手也插在手套中。但案发当天实施犯罪的人，由于前一天开始有暴风雪，当天早上雪下得很大，监控拍不清晰，隐约看，骑车人身形似乎瘦了一圈。”

王格东和朱国山顿时一惊：这一回这名帮凶首次出现在监控中。

林杰继续道：“不过依旧戴着帽子口罩，加上当天天气影响，犯罪时间天也没亮，光线昏暗，根本无从对此人身份进行确定。”

王格东思索片刻，道：“把视频发到我邮箱，我再看看。其他还有什么情况吗？”

“基本就是这些，所有详细报告，都在这份卷宗里。另外还有件事……”林杰面有难色。

王格东迟疑地看着他：“什么？”

“早上接到派出所消息，范长根的儿子和女儿一大早带了一帮亲戚朋友，闯进何家把家砸了，把人打伤了。”

“什么！”王格东和朱国山同声叫了出来，大惊失色。

王格东忙问：“人怎么样？”

“何建生他妈被打昏了，现在已经送往医院。甘佳宁的四岁儿子据说也在混乱中被人一脚踢昏，现在也在医院。我刚问了，两人暂时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小孩可能被吓到了，醒来后变得不哭不闹，但神情木然，一句话也不会说。”

王格东愤怒地咬着牙，道：“范长根的一对狗儿女怎么会找上何家的？”

林杰吱唔道：“听说……听说是派出所的人告诉他们，他们父母是被甘佳宁的朋友弄死的，所以叫上了一大帮人去……”

“派出所的呢！我之前不就特意嘱咐过，不能让任何人再去找何家麻烦！”

林杰神情尴尬：“去的人……去的人里就有他们派出所的。后来……后来是一位副所长知道了，带其他人赶过去，才把事情劝下，把人送医院去，我这也是刚收到的消息。”

“去他妈的混蛋！”王格东忍不住爆粗口，“林队，你马上带县局的人，把早上闹事的全部抓回来，包括派出所参与的家伙！”

林杰很是为难：“老大，这……范长根虽死了，范家其他亲戚全在领导岗位，早上的事……范长根的兄弟姐妹也有参与，这个……这个恐怕抓不动。”

王格东愤怒地长长呼出一道鼻息，默不作声。

朱国山想了想，道：“这几天我也听了不少关于范家的事，好像范家在你们县势力很大吧。”

王格东冷哼了声：“范家死去的老头儿是县里的原书记，子女各个当官，号称‘全家公务员，一局三所长’，包括他们各自配偶、子女，以及亲戚朋友在内，很多都是县里和周边县市的领导，省市两级都有范家的关系网，在县里没有范家办不了的事。”

朱国山点点头，道：“当初江平打死何建生，你都办不了他，现在因早上的事抓范长根子女，确实不太好办。”他顿了一下，突然冷声道，“不过这人肯定是要抓的。”

王格东和林杰都抬头惊讶地看向朱国山。

“咱们现在抓不到凶手，首要工作是防着下一起命案，咱们昨天已经商量过了，凶手的目标分两类，一类就是找何家麻烦的人。早上的事一闹，说不定凶手很快就知道，那么早上那帮人就危险了。还是先抓回来，安排到宾馆住着，等过段时间再说。负责抓的人嘛，你们

县局的不方便出面，我这边带的省厅的人有十多个，早上市局也派了一支刑侦分队过来，等下午到了，让市局和省厅的人来抓。遇到范家的人，解释一遍相信他们也会理解。”



第六十六章

林杰走后，王格东紧抿着嘴坐在椅子上。朱国山劝慰道：“好了，你也别再为这事生气了。这种事我遇过的比你多，你要学着适应。”

王格东无奈点点头：“我知道，就是心里这口气咽不下！”

朱国山看了他一眼，没继续说什么，转回案子上来：“咱们看一下范家的这次监控视频吧。”

王格东将注意力转回破案上。打开邮箱，两人仔细地反复看了几遍所有监控，过后，他思索良久，道：“最后12月22日案发当天，画面太不清晰了，光线很差，又飘着雪花。”

“但这个骑车人的轮廓和前面几次踩点的胖子，似乎有点不同，瘦了一圈。”

“照这样看，最后案发当天去换牛奶箱的，不是胖子，而是那个帮凶。”

朱国山眼睛一亮，道：“三次案子有共同点，帮凶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王格东顿时兴奋道：“没错，现在看来，除了第一次江小兵到底是谁杀的不清楚，后面两次犯罪中，胖子包揽了准备犯罪工具、现场踩点等所有的犯罪准备工作，而最后实施犯罪杀死被害者的，都是那个帮凶干的！”

“第二次李家的案子中，胖子在李启明车子开进小区前，就离开了小区。范家当天的置换牛奶箱的家伙，身形也不像那个胖子。现在有个问题，胖子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什么每次最后杀人时，胖子都不自己直接动手，而是让那个帮凶来做呢？要知道，胖子的各项准备工作才是最困难的，也要在监控探头下露面，具有危险性，而最后杀人时，一次只需要躲在一旁操作遥控器，一次只需要换个牛奶箱，都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却偏偏交给了另外那个人。”

王格东沉思了半晌，开始缓缓地点起头来，最后一拍大腿，道：“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那个人才是主犯，胖子才是从犯。真正的策划者不是胖子，而是帮凶！也就是说，真正要替甘佳宁复仇的，并不是胖子，而是那个帮凶！如果胖子是主犯，是来替甘佳宁报仇的，那么他既然做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最后实施杀人的简单操作没必要分摊给另一人。只有一种解释，那个帮凶才是要替甘佳宁复仇，才跟被害人有着深仇大恨，所以那个人才要亲自去实施最后的杀人工作，如此才能泄恨。而那个胖子，只是协助那个人犯罪的。”

朱国山思索片刻，道：“但现在有个矛盾点，如果胖子是从犯，真正要替甘佳宁报仇的是那个帮凶，那么理应帮凶和甘佳宁的关系比较密切。帮凶肯定就是经过安乐路车主中的一人，但这些车主你们都调查过，没有一个有化工背景，更不用提是甘佳宁的同学了。矛盾点在于要替她复仇的主犯，也就是那个帮凶，不具备化工背景，当然更不是她同学。而协助犯罪的胖子，具有很专业的化工背景，有可能是甘佳宁的同学。这其中的人物关系就扑朔迷离了。”

王格东顿时陷入了苦苦思索：“如果这个矛盾点成立，那么侦查目标就有无限种可能了。一种是胖子确实是甘佳宁的同学，主犯也是通过胖子认识了甘佳宁，此次作案胖子用专业知识提供协助。另一种可能是主犯并非甘佳宁的同学，却是和甘佳宁关系极深的一个人，胖子作为协助者，学的是化工，但不是甘佳宁的同学，或许是其他学校化工相关专业毕业的。那么调查就压根儿没法儿展开。”

朱国山皱着眉说：“原本很清晰的犯罪经过，就因为两人共同犯罪，让我们的调查陷入了扑朔迷离的怪圈中。如果凶手只有一个，那个胖子，那么我们也可以清晰直接地调查甘佳宁的同学圈子。现在两个人，谁是真正来复仇的主犯，谁是从犯，存在两种可能。主犯的专业背景，也存在两种可能。从犯是否和甘佳宁相识，还是单纯为了帮助主犯，也存在两种可能。两两相乘，现在的可能性就达到了八种，此外主犯和从犯间的关系存在更多的可能性，朋友、恋人等等。嗯……这案子越分析，越复杂。”

王格东显得有点丧气：“如果真像今天分析的，胖子是从犯而不是主犯，那么前期调查甘佳宁的同学的工作就白费了。”

朱国山点头承认：“这次凶手的犯罪能力、犯罪细节和反侦查意识是空前强大的。”

王格东吸完了整整一根烟，微眯着眼道：“现在还有个疑点，凶手怎么会知道范家订了牛奶的。”

“凶手进小区踩点，看到范家门口的奶箱自然就知道了。”

王格东摇摇头：“凶手没法儿确定小区内哪幢别墅是范长根家的。我们问过小区的保安，帝景苑平日安防很严密，除了送报纸和送牛奶的，其他人要进入小区，都要进行严格的身份登记，我们查了近一个月的访客记录，暂时没发现可疑人员。而我到范家仔细看了一遍，屋外没有任何能表明屋主身份的东西。”

“范长根的车子应该很多人认识的吧？”

“可是小区别墅院子里都建有停车库房，库房在墙壁一侧的背面，从别墅外向里张望，看不到库房里停着什么车。我们也问过范长根的儿女，范长根的车一直停在库房里，不会直接停院子里。”

“其他有人知道范长根的住所吗？”

“问了他们派出所的人，很多人都知道他住在帝景苑，但具体哪门哪户，同单位知道的也没几个，领导的私人住所一向保密，范长根也不例外。况且我们查了范长根的车，没发现跟踪定位装置。”

朱国山不解道：“难道是真的送奶工透露出去的？”

王格东还是摇头：“我们昨天严审了送奶工，他的口供毫无破绽，又询问他的单位，他负责这片区域的送奶工作已经好几年了，没有参与犯罪的可能性，同时他也说了最近没接触过其他人，更没人问过他帝景苑的情况。”

朱国山疲倦地闭上眼：“看来这个问题只有凶手本人能够解答了。”

王格东不甘心地兀自摇摇头，他相信案件的任何一个疑点都极可能成为侦办的突破口。现在案子未解的疑点很多，可能性也很多，到底哪个方向才是突破口？

他躺在椅子上，皱眉瞪着眼，凝神苦思，只要犯罪，总会留下线索，嗯，需要再度把三起案件从头到尾分析一遍，才能确定最终的侦破方向。



第六十七章

今天中午陈进在楼下吃饭时，听到旁边人在说范长根的一子一女回到县城，第一件事就是带人砸了何家，据说范长根的死与何家人有关，是有人来替何家报仇的。

另一人说，范家在金县呼风唤雨，谁敢得罪他们家呀，听说范家几个主事人都去了，带了一帮人，不但砸了何家房子，就连那对可怜的婆孙都打进医院了，小孩才四五岁呢，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陈进深吸一口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继续拿起筷子吃完了饭。

下午，他打了辆车，在离何家三个路口的地方停下，若无其事往前走。

经过何家院子外时，他看到院墙已经塌了一半，地上堆着家具和电器，房门已经不见，楼上楼下窗户全破了，院子外有两个警察守着，远处尚有几个年纪大闲来无事的中老年人，窃窃私语。

看来吃饭时那两个人说的是真的，他默默叹口气，没有朝何家看，步伐上也没有任何的停留，顺着对面那条路离开了。

经过那群老年人时，他侧耳听到一人说：“孙子先被他们暴打一顿，后来又被他们踢昏了，现在没事吧？”

另一人道：“不知道啊，何家人没人敢出面，何家娘舅早上过来的，还没到就被他老婆拉回去了，范家的事情谁敢管呀。”

那人低声叹口气：“唉，确实是坏。”

“听说是有人替何家来报仇，才把江平、李刚、范长根家里都杀光的。”

“哎哟，这也有点恐怖的。”

“那也是这帮人活该啊，你看当初何家儿子被抓到派出所，直接送个骨灰盒回来，多惨啊。”

.....

陈进没有停留听下去，脚步不停，径直离去。

好吧，做得真够漂亮，连她的儿子也打！你们做初一，我做十五，看谁先死！

陈进心跳加速，赶紧遮掩着拿出药片直接吞下去，强忍着头晕目眩继续走，过了好几分钟，等症状好些了，他已走出了几个路口，叫了辆车，离开此地回到家中。

一到家，他马上换了件大衣，把犯罪工具装进大衣的内袋里，又拿出两颗药丸服下，稳定神经，抿抿嘴，离开了住所。

张宏波，本来我想准备更充分些再去找你，你们范家今天做的事已经让我无法再忍耐了。

这一回，他不用让那位朋友动手了，他要自己送张宏波上路。

陈进坐进自己的车里，来到张宏波房地产公司楼下的一条路上。路上两边零星地停着几部车，现在是下午，又是上班时间，路上人不是很多。

他把车开到街对面的一侧，虽然他很想快点动手了，甚至都忍耐不住了，可是他还是用理性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筹划完全了再行动才能让犯罪更完美。

这回犯罪是很有风险的，因为他这次准备直接近距离杀人了。

他深呼吸一口，平复情绪，收敛心神，朝那座办公楼看去。他需要观察，需要筹划，寻找合适的机会。

这时，他看到那边办公楼下的路边不远处，停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车辆发动机燃着，车尾巴的排气管间或冒出一缕白气。

幸好是冬天，如果是夏天，他或许就注意不到车尾的白气了。

他微微眯起眼，朝那辆桑塔纳观察。桑塔纳正副驾驶座上分别坐着一个人，一人在吃泡面，一人开着半边窗户抽烟。

陈进看了几秒钟，心下起疑，随即下车走进了旁边的咖啡馆中，走路的余光又瞥了一眼桑塔纳，发现两人并未看自己。

当然，从停下车到下车，还没超过一分钟，陈进的一切行为都很自然。

他来到咖啡厅，要了个靠窗的位子，点了饮料和小吃，坐在沙发离窗户远些的一侧，不动声色地继续观察着这辆桑塔纳。

看了好久，这两个人始终没有下车，而是隔些时间就拿出烟点上，有时目光会向四周打量。当然，他们是看不到陈进的。

过了大概一个多钟头，快到吃晚饭光景了，路上的车子也逐渐多了起来。

这时，一辆黑色的本田车开到了桑塔纳旁边。本田车车窗摇落，车里人对着桑塔纳里的两人说了几句，过后本田车开到旁边停下，桑塔纳随即开走。

本田车里也是坐着两个人，两人并不下车，停好车后，两人朝周围打量了几遍，随即和前面两位一样，抽着烟，间或聊几句，有时又偷偷地向四周看看。

当然了，这一切都尽落在玻璃背后沙发一角的陈进眼中。

好吧，你们都是好演员，演戏很逼真，当便衣真是屈才了！

“服务员，买单。”

陈进起身离开。便衣轮班蹲守着张宏波，只能让这家伙多活几天了。



第六十八章

王格东想了一夜。现在最大的困境在于对两名凶手的身份、彼此关系、与甘佳宁的关系还是一无所知。

原先他认准胖子是甘佳宁的同学，现在这个本就由或然性概率推理出的结论已经摇摇欲坠了。

因为至少有两次犯罪的最后杀人操作，不是由胖子进行，而是由另一名不知身份、性别、年龄、长相的同伙。最后的简单杀人操作由这名同伙进行，证明这名同伙才是替甘佳宁复仇的元凶，胖子很可能是帮凶，是其他学校化工出身的。所以按胖子的身高查甘佳宁的老同学才会一无所获。

那么案子到这一步还能怎么查呢？

现在放在手里最有用的线索只剩一个——那个牛奶箱。

经过牛奶公司确认，这个箱子不是他们公司的，也就是说，这箱子是凶手通过其他途径弄来的。

凶手就算是化学专业，犯罪用的化工毒药都是他亲自炼出来的，王格东也不相信一个印刷精致的铁箱子他能自己做出来。

不可能的，这一定是找模具制造商定做的。

每个地方都有模具店，都能定做工具，凶手会去哪儿定的这个箱子？

就在金县本地？有可能。但聪明的凶手更可能去外地定制。

不管怎么说，这肯定是凶手定制的，而且凶手不可能很久之前就设计好了杀人计划，这一定是近一两个月内定制的。

想清楚了这点，王格东一早来到单位，马上跟朱国山商量，下令县局跑一趟工商局，找出全县所有的模具加工厂，不管工厂大小，都

要找人亲自上门跑一趟，问清楚有没有人去定过这个箱子。

之所以找工厂，因为生意虽然是模具店做的，但模具店最后还是要找工厂加工。一来模具店数量多，二来有些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查起来有困难，三来凶手也有可能直接找到工厂。

只要哪家工厂确认做过这个牛奶箱，再找到提交订单的模具店，最后就能查出定制人的情况了。

同样的方法，朱国山帮他报到省厅，要求周边县市立即派人着手调查各自区域的情况。

安排完这件事，王格东又询问了手下昨天去医院看望何家婆孙的情况，一方面的目的也是想从婆婆口中问出最近家里有没有什么人去过，可是得到的答案与案情无关。看来婆婆确实不知道究竟是谁来为他们何家复仇。

林杰陪着王格东再次来到帝景苑。王格东心里还有一个谜团未解：凶手是怎么知道范长根家的具体住址的？

一种情况是熟人。但根据范长根子女的供述，除了亲戚外，只有个别单位的领导知道范家具体住哪门哪户。

凶手是为了何家复仇，这凶手又是范长根很熟的亲戚朋友，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且范长根子女说家里从不认识什么搞化学的人。

另一种情况只剩下跟踪了。但帝景苑除了大清早允许送报工、送奶工进入外，外人根本没有进入的条件。一大清早范长根不会从外面回家。而如果范长根下班时跟踪，到了小区门口，来人要登记，范长根车子早就进去了。等到凶手登记完再进入小区，此时范长根早已把车子停到了别墅门外看不见的停车库内，凶手也没法儿知道哪户是范长根。

况且范长根的车子查了，没有跟踪定位装置。这种可能性也排除了。

王格东在范长根的别墅外面来回徘徊踱步，四周看了一遍又一遍，确认别墅外观没有任何地方能显示户主身份。

王格东皱眉抬起头，看向四周的空中，这里是郊区，旁边没有高楼，无法借地势查看小区环境。

这时，他目光对向了小区后面的山，把自己代入成凶手，心中形成了一个想法。

如果我是凶手，要跟踪范长根会挑什么地方？

没错，就是面前的山。

山并不高，山上能看到一座凉亭，还有人工石材铺就的山路，这里环境看上去应该有人会去早锻炼。

他来到小区门口询问保安，保安确认后面那座山上有些中老年人会在早晚登山锻炼。

他点点头，细细琢磨了一下，虽然不太确定，但还是决定派两个警察明天一大早问问登山的人，或许会有所发现呢。

于是他赶回警局，叫了两个年轻警察，布置任务，要他们明天一大早去登那座山，顺便问问登山锻炼的人是否在前段时间看到有人用望远镜之类的东西观察山下。

这个想法他想着甚至觉得不可思议，凶手若是细心到这种程度，都想出了站在山上观察地形，那么他整个犯罪计划的严谨性该是多么可怕！

但如果凶手不是用这个方法查到范长根家的情况，他也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解释了。



第六十九章

第二天中午，王格东正在办公室跟朱国山商讨案情，昨天两名警察敲门进入，脸色凝重中带着兴奋。

王格东还没等他们俩说话，顿时激动地站起身：“查到了？”

一名年纪稍长的警察立马趁机拍个马屁：“老大你太神了，凶手果然是在山上蹲点观察帝景苑的！”

朱国山脸上闪过一抹意外的惊喜，欣慰地看着王格东。

昨天王格东跟他提这事时，他大不以为然，他不相信会有罪犯爬到山上去看清犯罪地点的结构布局，这又不是打仗。

他认为凶手一定是由别的途径得知的，或许是范长根的某个熟人提到过，熟人自己当然不记得了，但凶手听进耳里。若凶手会跟打仗作战一样，为了犯罪计划的周密性，到山上俯视全局，摸查环境，这种级别的手，未免太可怖了吧。

不过王格东下令查一下，他也不反对。目前警力除了调查那个牛奶箱外，大都继续反复看着过去的各个监控，始终没有进展，大家也都觉得力不从心，无所适从。所以抽调两个警察去问问也好。没想到这一问，还真问出了凶手的庐山真面目。

那名警察继续道：“有两三个老头儿都记得，大概半个多月前，他们早锻炼看到一人在山上一处拿着有立杆的双筒望远镜看东西，他们好奇，问他看什么，他说在欣赏山下的风景。但他们有一天晚锻炼时，发现那个人又在那里看。虽然觉得奇怪，不过也没多想。”

王格东急问：“那几个老头儿还记得此人长相吗？”

“当时他们觉得好奇，所以多跟那人聊了些时间，对那人有印象。那人是个年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等等，五十岁？”王格东打断。

“嗯……是的。”

王格东和朱国山都满脸不解地对望一眼，怎么会是五十岁？甘佳宁才三十五，为她复仇的凶手怎么会年纪这么大？难道是当初和甘佳宁有关系的大学老师？不过十年前的大学里人的关系简单得多，师生恋爱情况极少，而且前期调查也没发现过去有老师和甘佳宁走得近。

他把不解暂时放下，等着继续听下去。

“那人大概五十岁，头发是寸头，但额头一圈秃上去了。圆脸，皮肤偏黑，是个胖子，身形很矮，大概只有一米六五左右。”

“一米六五的矮个圆脸黑胖子？”

“嗯，没错，他们是那样描述的。”

王格东点点头，继续道：“你们有没有问那几个老头儿，他们是几点上山看到这家伙的？”

“问了，他们冬天锻炼一般早上五点半上山，到山顶六点来钟。胖子在山腰附近，应该早上六点前遇到。”

“晚上呢？”

“冬天天黑得早，他们大概下午五点就上山，到山顶待一会儿，一般六点前下山，他们下山时那人还在。”

“也就是说胖子早上五点前就在山上蹲守了，晚上六点后还在，难怪他会对帝景苑环境摸查得这么清楚，不但知道范长根住所，甚至知道范家订了牛奶。”王格东抿抿嘴，仰头思索了一会儿，道：“几个老头儿的联系方式都记了吧？”

“记了。”

“那你请他们来县局一趟，协助调查，下午安排技术人员一起绘制出黑胖子的面部特征图。”

“好，我马上去办。”

等两名警察走后，王格东来回踱步，摇头不解：“凶犯年纪五十岁左右？这和甘佳宁的差距也太大了吧，这其中会是什么关系？”

朱国山皱眉道：“凶手跟何家的关系在抓到凶手前，我们猜了也是白猜。我想不通的疑点是，山上的胖子身高只有165厘米，而监控中的胖子身高在170厘米以上，差得太多了，难道山上踩点的胖子不是监控中的胖子，而是帮凶？”

对这个问题，王格东也同样想不明白，两人只好守在办公室里等消息。

到了晚上，林杰跑进来报告：“老大，朱局，凶手的脸部特征画像失败。”

王格东皱皱眉，问：“是目击者记不清了？”

林杰点头：“嗯，几个老头儿想了半天，对凶手的脸到底长什么样回忆不出。他们说当时并没特别留意，而且对方是个长相很普通的人，脸上没有能让人记得住的特征。技术人员拼凑了各种类型的五官，他们几人都说无法判断。即便是让他们在路上面对面见到那人，恐怕也很难认出来。”

朱国山道：“这也正常，大部分案子目击者回忆凶犯脸部特征都不靠谱，除非是脸上有残缺的特殊面孔，何况是回忆一个半个月前只打过照面的陌生人。现在咱们毕竟多了条线索，再查下去总有收获。”

王格东想了想，道：“对了，林队，你让那几个老头儿回忆出具体几号在山上遇到的胖子，然后马上到山脚附近路段搜集全部监控，凶手如果不是直接开车到山脚，那么很有可能会留下带脸部的监控画面。对方一定想不到我们会查到山上去，而且这只是他的前期踩点阶段，他在平时应该不会戴口罩。”



第七十章

第二天下午，林杰跑进办公室，急声道：“老大，牛奶箱线索查清了！”

王格东顿时兴奋地立了起来：“这么快就有结果了！”

“嗯，是市区的警察找到的，负责制造这个牛奶箱的是市区的一家小模具厂，订单是市区的一家模具店下的。”

一旁朱国山笑道：“明天就是元旦了，警察也想早点干完活放假，这才不到两天，就有结果了。”

王格东道：“市区的同志已经问清楚了？”

“对，是昨天下午查到的，把工厂老板、日常管理员、模具店老板全部带回局里，连夜审出了结果。”

“情况怎么样？”

“凶手大约是在两个星期前到市里的这家模具店，给了店主一个箱子的尺寸，并用一个U盘把箱子上需要印制的图案拷给老板，让他尽快做出来。对方自称是牛奶公司的区域采购经理，需要定制一批新的牛奶箱，跟店老板谈了成批定做的价格，最后让他先做个样品出来。”

“凶犯留下电话了吗？”

林杰摇摇头：“他问店老板多久能完成，店老板说两天内，让他留下电话，做好就通知他，他说不用留了，两天后他会来拿的，留下三百块的押金就走了。第三天下午，对方准时来到店里，付清剩下的二百块，拿着箱子走了。”

“店老板记得那人的长相吗？”

“店老板的描述和昨天几个老头儿的差不多，对方是个皮肤偏黑的胖子，个子挺矮，大概只有一六五，平头，有部分秃顶的迹象，年纪大约四五十岁，眼睛小，说话声音挺清朗。另外店老板记得那人似乎身体不太好，时不时皱眉并用手按住太阳穴，中途还有一次背过身去从口袋里拿出东西吃下，喝了几口水，店老板看到是种白色的药片，所以他对这段记忆印象比较深。但是市局技术人员要他协助做脸部特征画像时，同样遇到了麻烦，毕竟这个人是在两个星期前出现的，店老板每天要接待那么多人，除了那人的上述几个明显特点外，其他五官都长得很普通，他想象不出来。”

王格东撇撇嘴，挠挠头道：“他们店有监控吗？”

林杰摇头：“没有。”

“旁边其他店呢？路上呢？”

“市局的同志正在查，现有的消息是这些。”

王格东点点头，现在很多商店都有监控，他不信没有一个监控拍到那个胖子。这两天案情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他相信过不了多久，凶手的真面目也会水落石出了。

哼，尽管你们犯罪时很小心，甚至杀人都是隔空进行，但你们最终还是要输。你们只有两个人，找你们的警察可有几百个！

等林杰走后，王格东重新坐回椅子上闭着眼思考。朱国山也是闭目养神，若有所思。

过了片刻，王格东突然眼睛睁起，道：“我差点忘记了一件事！”

朱国山不解：“什么？”

“前面的三次案子中，我们不是查清了，犯罪的前期工作都是那个胖子干的？包括跟踪江小兵，到李刚小区踩点，装成送奶工进入帝景苑踩点。”

“嗯，没错。”

“山上看到的胖子所做的工作也是踩点，那么山上的胖子、订制牛奶箱的胖子，和我们前期监控中录到的戴口罩的胖子一定是同个人！”

朱国山思索下，点点头：“没错，是这个道理。”

“我们监控中拍到的戴口罩胖子和目击者描述的胖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是什么？”朱国山想了几秒钟，顿时睁大眼睛，“是身高！”

“对，没错，就是身高。监控中拍到的胖子身高170厘米到174厘米，目击者看到的胖子身高165厘米，身高只有办法做长，没有办法变短，胖子的真实身高就是165厘米，犯罪中他一定是故意穿了增高鞋，所以才特意明目张胆在监控中露面，目的就是干扰我们的判断，让我们去查身高170厘米以上的人，根本想不到凶手实际身高只有165厘米。这样一来，我们民警在走访排查时，即便胖子从身旁经过，也会从身高上第一时间就排除了这个人！”

朱国山狠狠点头：“你说的对，快去跟市局的图像专家核实下，监控中的胖子是否有穿增高鞋的可能。”

两小时后，市局给王格东打来电话，告诉他不能排除胖子穿了增高鞋的可能。当初确定胖子的身高是通过画面中的人物与周围事物、监控探头角度等各方面因素反复比对的结论，结论是非常精确的。

但现在是冬天，胖子穿大衣，监控中无法判断胖子的上下身比例，更由于胖子走路时，监控中看不出膝盖的弯曲，所以也没有办法确定小腿的长度。

这样一来，如果胖子穿了双内增高的鞋子，完全有可能把他们骗过去。因为警方做梦都想不到，凶手犯罪竟然会考虑到身高因素，特意穿一双增高鞋，并且特意出现在监控画面中，这么做只是凶手想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

这个问题想明白，王格东也瞬时明白了胖子冒险刻意在监控中留下身影，并非他特别嚣张，向警方挑衅，而是他格外细致，对犯罪的细节滴水不漏，甚至提前猜到了警方的可能办案方向。

所以警方查遍了甘佳宁前后几届身高在170厘米到174厘米间的男性，都没找出可疑人员。

那么，胖子到底是不是甘佳宁的同学？

如果是的话，为何目击者说此人年纪在四五十岁？

当然，有可能面相偏老的缘故，二十多岁的少年人长得像四十多岁的也大有人在。或许是做化工行业，对身体影响大。

好吧，有必要再次调查一番甘佳宁的同学了，这次调查的工作量不会很大，因为个子特别矮的人也没几个。

王格东把视线对向了办公桌上叠在最底下的甘佳宁前后五届男性同学的体检报告，他先拿出了甘佳宁同班的那一沓，翻了一圈，最后筛选出七份身高低于170厘米的男生报告，而排第一份，也就是最矮的一个，封面上印着两个字——“陈进”。

王格东看着陈进的名字，似乎有点印象，回忆半晌，想起他是检察院徐增的发小儿，人在美国多年没联系了，给了个电话打过去已经搬家，没能联系上。

现在是侦查的排除阶段，任何可能性都不能放过。

他翻开体检报告，看到了陈进的照片，是个很瘦的家伙，神态显得是个不太自信的人，加上长得难看的五官，看上去甚至带了些猥琐。不过这个人皮肤倒是偏黑，眼睛也小，嗯，不排除可能性。

他再翻起其他几份体检报告，皮肤有黑有白，眼睛有大有小，但他没有排除其中任何一个。因为皮肤、眼睛大小这些表面的外观，十年岁月的洗礼足够使一个人发生很大的变化了。重点还是查每个人在案发期间是否有足够坚实的不在场证明。



第七十一章

大量警力加班加点，各项工作进展很快，到了元旦第三天，林杰跑来报告：“老大，帝景苑后面山下附近路段的监控都查了，找不出目标嫌疑人。因为山脚下是没监控的，所以没法儿判断凶手当时是步行、开车或是打车来的。”

王格东失望地点点头：“市区模具店呢？”

林杰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结合附近商铺和路口的监控，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凶手是开着一辆奔驰车来的。奔驰车查了，是套牌车辆，无法知晓真实号牌。后来市局同志调了县里到市区的高速监控，成功在高速摄像头中得到了嫌疑人的清晰画面。”

王格东大喜：“快拿来看看！”

林杰从文件袋里拿出一张放大的彩色打印照片，王格东和朱国山急忙凑过去看，照片中心是一辆奔驰车，通过车窗，能够清晰看到驾驶人的脸部五官。车辆处于高速行驶中，也只有高速抓拍违章用的高清摄像头才能如此清晰地拍到凶手脸部。

皮肤偏黑，眼睛大小较难分辨，但脸上肉挺多，显然是个胖子，而且额头部分秃顶，看着年纪确实有四五十岁。开的又是一辆套牌车。

没错，就是他！

林杰道：“照片已经给模具店店主确认过，就是这个人！”

王格东忍不住拍了下手，表扬道：“好，这次干得漂亮，有了这张照片，天罗地网也能把这家伙抓出来！”

林杰激动道：“老大，我们马上贴通缉令吧？”

王格东和朱国山对望眼，朱国山摇摇头，道：“不急，先把这人身份弄清楚了，更好抓。”

林杰不解问：“为什么不直接海捕？凭这张照片要直接确定对方身份，很难查吧？”

朱国山摇摇头，道：“咱们侦查的环节基本上快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抓捕工作。抓捕工作不一定比侦查环节轻松。这次我们的对手很聪明，很有头脑，如果直接张贴海捕，打草惊蛇了，那么对方说不定会化装后逃逸。这样一来人山人海，如果没知情人告密，我们短时间内是很难抓到的。现在我们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一旦逃逸后，对方即便逃回老家，我们也无从得知。最好的办法就是查清对方的身份，这样连同他的窝点也能探明了。这个案子影响大，不仅要破出来，更要抓出来，否则在其他人看来，你们还是徒劳无功。”

林杰皱眉道：“可是现在其他线索都查完了，最后只得到这张照片。套牌车的真实来源很难追查，光凭照片也没法儿判断身份。”

朱国山轻微摇摇头，重新拿起照片，反复看了几遍，道：“我们线索还没全部查完，最重要的甘佳宁的同学这一环节的工作还没结束。我一拿到这张照片，就觉得这人我好像看到过，现在细想一下，似乎是前几天咱们看的甘佳宁的同学中的一个。”

王格东赶紧拿过那几份体检报告，全部翻开看了一圈，目光微微一凝，落在陈进的照片上，道：“以前是个瘦子，现在成了胖子。不过这个鼻子看起来是一模一样啊！”

朱国山以手指重重地戳着照片，冷声道：“八成就是这小子！”



第七十二章

看到高速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与陈进十年前的照片神似，王格东当即想到了徐增。

对了，徐增说过，他自己曾是甘佳宁的前男友，莫非……莫非元凶是徐增，陈进这位发小儿来帮他一起犯罪！但不应该啊，徐增是名公职人员，未婚妻是他们检察长的独生女，年轻漂亮，徐增自己前程大好，他会为了一个很多年前的女朋友来干下这几起滔天大罪？

王格东皱了皱眉头，先把这个怀疑按在心底，毕竟无凭无据，不好随便怀疑兄弟单位的同僚，需要再调查清楚。

他想了片刻，找出刘志勇的电话，拨了过去。

今天刘志勇休息，还在家待着，接起电话听到对方是王格东，不禁一阵冷汗冒出。上一回金县公安局一番折腾，害得自己平白无故被限制几天自由，警察还到了他单位搜查，导致单位员工甚至背地里在传他犯了大事，事后两名员工辞职走了，工作生活被弄得一团糟。这回王格东又打电话给自己。会遇到什么事？

他虽不情愿接电话，但也不敢怠慢，只好接起来问：“王局长，有什么事吗？”

王格东爽快地道个歉：“刘总，上回的事很抱歉，耽搁你几天工夫，还请见谅。”

刘志勇忙道：“没事没事，配合警方调查是我们老百姓的义务。”

王格东笑了笑，也不多废话，直接问：“刘总，你还记得陈进吗？”

“陈进？谁是陈进？”他一时想不起来。

“你们大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叫陈进。”

刘志勇回忆了片刻，这才想起：“对，我记起来是有个同学叫陈进，怎么了？”

“他现在在美国？”

“嗯，听说是的。”

“这人和甘佳宁关系怎么样？”

“他？”刘志勇不明所以，回答道，“他是个很内向的人，很少跟其他人说话，他和甘佳宁……应该不太熟，怎么了，难道你们怀疑是他？”

王格东并不想跟他透露案情，道：“其他情况也不方便告诉你，我问你，陈进有没有可能当过甘佳宁的男朋友？”

对于这点，刘志勇回答很肯定：“不可能，甘佳宁是美女，又在我们理工科，你……你看下陈进的照片，甘佳宁不会做他女朋友的。”

王格东想起陈进的长相，这副外表确实很难交到女友。他继续问：“陈进是什么时候出国的？”

“大学一毕业就出去了，听说考取了美国那个……什么学校的奖学金。”

“此后你见过他吗？”

“没有，我们每两三年都会搞同学会，他从来没来过，听说一直在国外，他全家都移民了。”

“那你们同学中，有人跟他有联系吗？”

“我想想……好像同学群里他很少说话。貌似没人跟他有联系吧。”

“你们知道他在美国从事什么工作吗？”

“记得曾经问到过，大概是一家化工厂的技术经理，从事化工品的研发工作。”

“你们有人见过他这几年的照片吗？”

“没有。”

“好，你现在能上网吗？”

“可以。”

“待会儿我给你看张照片，你帮我确认下是否是陈进。”

很快，王格东把照片发给刘志勇，得到的答案是脸形有点像，但不能完全肯定。

王格东跟他说了声谢，同时要求他一定要保密，今天问的事对谁都不能说出去。

挂完电话后，王格东更能确信奔驰车里的人就是陈进，而且对陈进的整体轮廓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陈进大学时是个矮瘦、皮肤黑、长相难看、沉默、性格内向、不太与人交流的学生。毕业后获取美国学校的奖学金，出国留学。此后全家移民国外，他也一直在美国工作，没有回来过。

而他一直以来从事的是化工行业的研发工作，完全具备炮制犯罪毒药的能力。

唯一的疑点是他不可能是甘佳宁的男朋友，顶多曾经深深暗恋过甘佳宁，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了一个暗恋的人回国杀人？这不太解释得通。他应该是帮凶，协助真正要替甘佳宁复仇的人犯罪。

而那个真正要替甘佳宁复仇的元凶，徐增倒真的很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先把徐增叫到局里探下口风。另外马上联系出入境管理部门，查查陈进是否在几个月前回国了。一旦确实回国了，那么照片中男子就是陈进也就百分百确认了。



第七十三章

1月4日，元旦结束后的上班第一天，徐增就接到林杰的电话，王局长请他去公安局聊聊。

挂下电话，徐增忐忑不安，一种不好的情绪浮上心头，案子隔了这么久，现在突然又找他去公安局，难道已经锁定了陈进？甚至已经抓获了陈进？把自己也套进来了？

但他转念思索一番，现在不可能已经抓到陈进了，否则这么大的消息公检法内部早已传开。

上一回王格东找自己了解甘佳宁的人际情况，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再次找自己，只有一种可能了：陈进已经被他们怀疑了。

该如何应对？

他想起陈进的话语，还有陈进给他看过的那本东西，以及那盒雪茄。

深思熟虑一番，陈进不可能坑自己。事到如今，不管陈进会不会被抓住，自己只有咬紧牙关否认一切，否则，这么大的案子，陈进注定被抓就是死刑，自己这辈子也一定全搭进去。

一定要把口风，把所有事全部理顺一遍，决不能让警方套出半句矛盾的话。

思索既定，徐增将手心在裤腿上擦了擦，上车前往县局。

到了警局后，徐增被带到一间小会议室，里面只坐着王格东一人，他让林杰先出去，关上门，坐下与徐增客套寒暄一番，便道：“徐科，今天找你来也没其他的大事，就是想跟你了解下关于你那位发小儿陈进的情况。”

“他？他怎么了？”徐增显得有些焦急。

王格东咳嗽一声，从桌子上的文件袋里拿出那张高速照片：“你看看，这位是陈进吗？”

徐增拿起，一眼就看出这家伙当然是陈进。他心头大惊：陈进不是被警方怀疑了，而是已经被警方锁定了！

他强忍着心中的惊慌，因为他知道，咫尺开外，一双锐利的老刑警的眼睛正紧盯着他看，他多年官场锻炼出来的情绪控制能力全部搬了出来，整个身体所有细节不敢有片刻的松懈，决不能带出半点不自然的潜意识动作。脑中飞速思索一遍，忍住颤抖，双手稳定地把照片还给王格东，道：“看着是挺像他的。我和他十年没见了，不能完全确定。”

“你没见过他这几年的照片？”王格东继续盯着他的眼睛。

徐增照实回答：“前几年见过一两张，他这人很少拍照。”

“学生时代他很瘦，现在的陈进是有那么胖吗？”

“可能是吧，他是有点发福了。”徐增控制着自己，不敢让大脑有片刻的停顿，尽量使自己的眼神平静地对向面前这双咄咄逼人的双眼，又问一句，“王局，这张照片你们哪儿来的，为什么会问到他？”

王格东很清楚，如果徐增真是另一名凶手，他们已经锁定陈进的事瞒着也没用，不妨告诉他才能套出他的话，便道：“车上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公安苦苦要找的凶手，至于他到底是不是陈进，现在还不能下百分百的定论。”

徐增故作惊讶：“他？是陈进？不可能呀，他十年来都待在美国呀。”

王格东冷笑了一声：“我们已经去跟出入境管理中心调入境信息了，很快就有结果。”

徐增心中一阵波动，只要查到陈进在甘佳宁死后没多久就回国了，那么更是证据确凿。

王格东看着徐增有些苍白的脸，道：“你怎么了，情绪不太好的样子？”

“我……我没想到……这不可能，他怎么会做这种事？”徐增只好如此来解释他的脸色。

王格东道：“我们不管他为什么做，我们只管谁做的。徐科，你最近一次跟陈进联系是什么时候？”

徐增对警方的侦查手段一清二楚，如果回答几年前，警方只要去查他的网络聊天记录和手机通话记录，立马就把自己卷进来，只好露出回忆的表情思索一番，道：“大概……大概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那不是何家刚出事的那会儿？”

徐增尴尬道：“嗯……是的。”

“当时你们是怎么联系的，上网？还是打电话？”

“打电话。”

“是因为何家的事联系的吗？你们电话里都说了什么？”

“当时……当时好像是何建生刚出事那会儿，他打给我的，问了我何家的事。”

“他为什么要问你何家的事？”

“他说他在网上看到其他同学说甘佳宁家里出事了，我是金县的，所以他打来问问情况。”

“他为什么对何家的事这么关心，他和甘佳宁有什么关系？”

徐增摇摇头：“我从没听他说过和甘佳宁有什么关系，我想他打电话是出于同学间的关心吧。”

“那么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何建生是死了，传言是被派出所的人打死的，但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等过些日子事情弄清楚了，我再告诉他。”

“那他怎么说的？”

“好像没说什么，只说一有结果要马上告诉他。”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他这么关心何家的事？”

徐增摇摇头：“不奇怪，毕竟是老同学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出于关心也是有的，如果是我同学遇上了，我也会很关心的。”

“后来你们就没联系过了吗？”

徐增想了想，道：“我想起来了，后来没多久，甘佳宁死的那天我打电话告诉他了。”

“你为什么打电话给他？”

“因为前一次通话他让我有最新情况马上告诉他。”

“他有什么反应？”

“没什么特别反应，只是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毕竟是打电话，隔了这么久了，我也很难形容清楚。”

“此后呢，就再也没联系过了？”

“嗯，是的。”

“包括网上聊天？”

徐增想了想，道：“我不太上网聊天，好像也很少见到他在线，应该没再联系过了。”

“你和他打电话时，对他的语气、言辞，有没有觉得不太寻常的地方？”

“没有吧，有的话我应该有印象。”

“陈进十年没回国了，对吗？”

“嗯，他大学毕业到美国读书，读书期间全家移民澳大利亚，他有个弟弟，现在也在澳大利也和他父母一起居住。”

“他父母是做什么的？”

“他父亲是大学教师，母亲是工程师。”

“这十年来，你和他的联系多吗？”

“很少，我们有时差，所以很少联系。”

“你对他这个人有多了解？”

“王局是指哪方面？”

“比如性格、习惯。”

“他是个性格很内向的人，以前念书时，他跟我话还挺多，跟其他人很少说话。但读了大学开始，他连对我也很少说话，整个人几乎不与外人交流。”

王格东点点头，道：“就是说，他是个性格很古怪的人？”

“嗯，过去可以这么说，现在过了十年了，我不是很清楚他目前的情况。他现在是美国一家什么公司的化学研发负责人，需要跟很多人沟通。我想他现在的性格应该不会太内向吧。”

“除了你之外，他在国内还有什么比较熟的人吗？”

徐增思索一遍，摇摇头：“好像没有，从没听他说起过他还有其他朋友。”

“好吧，那么他在生活上呢，喜欢去哪些地方？”

“这个我不清楚。”

王格东狐狸一般的双眼总算从徐增的脸上移开，笑了笑，道：“徐科，今天我要了解的情况也就这些，谢谢你的配合。你也知道了我们查案的进度，你该清楚，这案子的凶手，百分百逃不脱制裁的！”他在说“制裁”两个字时，意味深长地加重了语气，看了一眼徐增，接着道，“所以今天的所有信息，你要替我们保密。咱们都是政法系统的，我也不用多说了。”

“嗯，一定的。不过我心里一时还很难接受，我真希望是个长得像他的其他人做的。”

离开县局后，徐增才慢慢地从刚才的紧张惶恐中恢复过来。

今天这场根本不是谈话了解情况了，简直是审问。尤其王格东的眼神，他的语气，历历在目，徐增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他掏出钥匙开车门，发现双手抖得厉害，刚才死劲拼命控制自己的表情和各种细小动作，现在神经一松弛，再也控制不住。

他不敢在县局停留，忙开车回到检察院，进门后立刻跑进厕所，忍不住呕吐起来。



第七十四章

公安局内，王格东回到办公室，朱国山和林杰都在等着他。

林杰道：“老大，徐科是同伙吗？”

朱国山道：“是同伙还能放他走？”

王格东摇摇头，道：“现在我还看不出，这家伙很镇定，有可能他确实不知情，有可能他就是另一名凶手。他在检察院待了多年，对我们的刑侦手段一清二楚，若他真是凶手，对今天的问话早已做好了十足准备。哼哼，如果他真是凶手，那就能更好解释为什么凶手反侦查意识这么强了。”

林杰道：“老大，那怎么办？如果他真是凶手，他这一回去，岂不马上通知陈进潜逃？”

王格东笑了笑：“他要真敢通知，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你马上安排便衣二十四小时跟踪徐增，同时让技术人员监听他的手机，还有，让通信公司提供他所有时间内的网络聊天记录。对了，他说平时很少跟陈进网上聊天，电话也不多，最近两次通话一次是何家出事后，陈进打给他的，一次是甘佳宁出事后，他打给陈进的，这几点信息都要核对一下。”王格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交给林杰，“这是刚刚谈话的录音，徐增所说的所有信息点，你们全部要一一核对，如果哪点与事实有出入，马上报我。”

林杰刚要下去安排，朱国山叫住他，低声道：“这位徐科既然是检察院的，对我们的侦查手段自然很了解，便衣这节嘛，你们县局的老刑警不多，我怕年轻人跟踪的水平不够，等下我让市局过来的老刑警安排四个做这活。另外，林队，这件事你们的调查一定要低调再低调，所有参与调查的人都要叮嘱把好口风，绝不能透出半个字。这次我们调查检察院的人是没有任何正规手续的，而且调查他个人隐私，这些都是不常规的侦查手段。”

林杰不解：“这个调查工作还需要申请什么手续吗？我从没听过。”

朱国山道：“那得看调查对象了，徐增是正规公务员，而且是有级别的，你们查手机、查聊天这些手段调查他，就算有成果，上级领导知道了不但不会表扬你们，反而要提防你们。每个领导都有私生活，这方面是禁忌，不能犯。这种事向来只有国安和纪委能做，公安是不能用这套办法查公职人员的，一定要记住。而且我听格东说徐增是他们检察长的准女婿，明年就结婚了，这件事如果最后跟他无关，我们调查他的事被其他人知道，麻烦很多。所以这件事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不久，林杰又回来，道：“老大，刚收到出入境的回复，陈进确实于10月8号回国了。”

王格东笑了起来：“那就可以百分百断定照片上的人是陈进了。”

朱国山点头：“接下来就是怎么抓的问题。”

林杰道：“民航总局的记录还显示，陈进此后没有出入境的记录，表明他此刻还在国内。”

王格东吸口气：“杀了范长根后都过了十多天了，如果他的目的达成了，应该早出国了，很可能他此刻依然留在我们县里准备继续杀人呢！”

林杰道：“可是最近保护可能下手目标的便衣都报告，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王格东道：“他每次做案都经过精心筹划，而且上次杀了范长根，他也一定知道这件事影响很大，风声紧，想必会暂时躲起来。”

林杰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王格东思索一下，道：“马上查清四件事，一是找手机运营商，查陈进是否用真实姓名购买过手机卡。二是找房管局，看看他有没有专门购买了固定住所，因为他这次犯罪要做很多化工方面的工作，租房不安全。三是找车管所，查查陈进买的奔驰车是否有登记。四是本市以内的各家银行都查一遍他是不是开户了。”

第二天下午，四件事全部查清。

陈进并未用真实姓名购买过手机卡。

房管局电脑备案中没发现陈进购买的不动产。

车管所内找不到陈进的记录。

唯独银行卡这一项，陈进在农业银行开了户，户头上有二十多万的现金和几万美元，当然，这笔钱已经被冻结了，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元旦第二天在县里一家农业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了两千块钱。

这条信息极为重要，这也表明了陈进此刻依然留在金县的概率非常高。

房管局查不到他的住房信息，现在尚没办法知道陈进的当前住所，只能进行海捕了。

王格东立刻下令去办理批捕手续。

技术人员马上根据高速照片，绘制陈进的正面脸部图片，做成彩色打印照片。配上他的身份证号、年龄、体貌特征、肤色、口音、所驾驶的套牌奔驰车照片等资料，做成海捕文书。对于他的身高，他犯罪时一定是穿了增高鞋，但平时应该没穿，还是写165吧。这项工作一定要今天完成，贴遍全县的大街小巷。

由于这次案子犯罪动机、杀害对象都很敏感，所以海捕文书中没写此罪犯犯的是哪起案子。另外考虑到老百姓的猜测和影响，悬赏金额只写了三万元。注明此人是长期逃犯，手段残忍，极具危险性，广大群众一旦发现，即时报警。

此外，王格东向朱国山要求报到上级，立刻申请武警协助，全县范围内所有对外通行道路，今天起全部封锁，每辆车每个人查验后才能放行。所有站哨搜查的人员，一定要把陈进的外貌照片反复看仔细，印在心里。

陈进取钱的银行网点为中心的三公里方圆范围内，安排便衣、民警、刑警、特警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查走访，不能给他任何的逃脱机会。

另外，考虑到陈进虽没暴力性武器，但他身上可能带有化工毒药，具有一定危险性。一旦发现目标，先与县局总指挥取得联系，再进行抓捕计划。

与此同时，通缉文书马上报备到公安网络，成为全省目前第一要案，包括出入境检查，以及联系陈进家乡的公安，以防他在元旦取钱后已经离开金县的意外发生。

安排已定，王格东深信各方面工作筹备已经完善，整个金县就像一个大铁笼把陈进完全困在了里面，他插翅难飞！

大网徐徐拉开，陈进还有逃脱的机会吗？



第七十五章

连续几天下来，陈进都没找到对张宏波下手的好机会。

其实机会倒是出现了几次，那几个便衣虽然一直在张宏波公司外守着，但也不是近距离保护，更不是贴身保护，他觉得混在人群里进入公司杀掉张宏波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但他还是没有这么做，因为他觉得这么做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他从没进过张宏波的公司，不清楚里面的情况，如果进去后被拦住，惊动了这几个便衣，就麻烦了。所以他还是想继续等待，等到便衣不再继续保护张宏波的那天，他相信警察总不会接下去几个月都保护他。

可是他心中还有个顾虑，警察早晚会查到自己的，尤其自己定制牛奶箱的过程，这期间他不但没有化装，更没有刻意避开监控。

这本来就是他故意留给警方的侦查线索。要不这么做，他觉得自己并未给警方留下多少可侦查的空间，到他杀完所有目标者警方还不知道谁干的，那么他接下来的计划就很被动了。

当然了，他暴露自己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护那个朋友。

王格东显然不会去想，这样一个凶手，所有的作案线索都处理得干干净净，所有作案工具都找不出来源，为什么会光明正大地留下一个牛奶箱这么大的物证。这种特征极其显著的物证很容易查，凶手其他都考虑到了，会想不到这一点？即便他必须要定制一个新牛奶箱，他明知这会给警方未来的侦查提供重大线索，为何不像犯罪时那样，避开监控呢？

显然，警方自从发现了这条线索，对局势的理解，就太乐观了。

陈进要玩一出大的，一出让警方根本意料不到的大戏！

不过现在的麻烦在于他不知道警察何时能锁定到自己。为了以防万一，在这几天他每天出门都戴假发、贴胡须、戴眼镜化装了，对着镜子看过后，他自己也很难认出这就是他。

其实一个人的外貌改变很简单，大部分人换个差别大些的发型，就能瞬间像换了个人，再加上胡子、化妆、眼镜的修饰，恐怕走过熟人面前都不会被认出了。

今天早上他起得很早，他的作息时间一向很科学，加上最近神经衰弱更严重了，他天天很早醒来，出去吃完早餐，回来后开始筹划着如何结果张宏波。

此时刚七点多，他下楼准备去餐厅吃饭，刚出小区不远，看到两百米外路口停了辆警车，几名警察在车旁交谈着。陈进停下脚步，朝几个警察看了一眼，三人穿警服，两人着便衣，背着一个单肩包。

通常便衣背单肩包，意味着包里有枪和手铐。

陈进站立不动，思索了一两秒，随即掉转头往回走。经过小区外的通告栏时，他有意瞥了一眼，自己照片正贴在其上。

效率挺高的。

他没有细看，通告栏贴了通缉令而警察尚未找上门，证明警方还不知道他的具体住所。

好吧，赶紧回去收拾一下。

回到家中，陈进换了件新夹克，拿上单肩包，同时不忘再对着镜子照一遍。加了假发、眼镜、胡子的他，连自己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他又花了半小时把家里该做的后续工作准备妥当，关好房门，随即下楼。

张宏波，我来了。



第七十六章

上班早高峰，路上人很多，戴着黑框眼镜的陈进混在人群中，若无其事地向前走。他的目的地是张宏波的公司。

虽然他知道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这么做存在很大的风险，但既然已经挂出他的通缉令，他在这个县城能够隐藏的时日已不多。

不过他对今天的犯罪计划倒不太在意。杀死范长根，并且让警方发现了他是凶手，整个计划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今天若能顺利杀死张宏波，自然是锦上添花。如果失败，影响也不大。至少对整个计划影响不大。

来到张宏波的公司楼下小广场，陈进看了眼，没有张宏波的车，再四周看了圈，道路两侧目光所及停着的车子，车内都没有人，看来便衣也还没到。

陈进思索下，不妨就跟着上班的人先进他们公司吧。

他来到办公楼的一层大厅，墙上贴着各公司的楼层，这座楼一共六层，五、六两层是张宏波的地产公司。

陈进和几个上班者一起坐电梯来到五楼，出电梯看到玻璃门关着，需要门禁卡。他朝里打量一眼，自信地按了一旁的门铃。

前台小姐按下开关让他进入，朝他看了眼，他穿着体面，衣服裤子一看就是高档货，前台小姐不敢怠慢，站起身客气地问：“先生，请问，您找谁？”

“张宏波来上班了吗？”陈进突兀地问了句。

前台小姐一愣，往常来找张宏波的，都很客气地称呼张总，要知道张宏波可是县里排行十几的富人，好几个楼盘都是他们造的，而且范家的势力在金县谁人不知？从没遇过来客直呼老板名字的。

前台小姐谨慎地问：“请问您是哪位，找张总有什么事吗？”

陈进伸手拿出一本证件，摆在桌上，道：“我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有张传票要交给张宏波本人。”

前台小姐心里嘀咕，原来是市区法院的人，难怪一副跩兮兮的样子，张宏波一个做房地产的老板，遇到官司也不奇怪。范家人脉广，虽然出了县城，但在市里范家也是能拉上关系的。

前台小姐忙请他到会议室等待一会儿，奉上茶，说她打个电话给张总，问张总什么时候来公司。

陈进从鼻子里嗯了一声，独自坐在会议室里抿着茶，想象着张宏波到时的表现。

半个多小时后，陈进整了整衣衫，衣服一角已经被张宏波临死前的挣扎拉破了。随后他打开了会议室的门，顺手带上门，走了出去。

来到门口时，他还客气地朝前台小姐点点头。前台开了门，他扶了下眼镜，回头笑了笑，说了句：“有劳了。”大步迈了出去。

来到了办公楼下的道路上，陈进站在原地，微微眯起眼睛，寻找便衣警察的车子。很快，他注意到一辆现代车里，驾驶座上的男子在抽烟，副驾驶上的男子在吃包子喝豆浆。他笑了笑。一切终于快结束了。

他放心地朝那辆现代走去，径直来到车前，停下脚步，站立不动，对着车子里的人笑了起来。

“喂，大军，这家伙站我们车前干什么？”吃包子的那位撞了下抽烟男的手。

抽烟男瞥了眼陈进，道：“神经病吧……”突然，他手中的香烟直接落了下来，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因为陈进摘掉了眼镜，摘掉了假发，摘掉了胡子，抹了一把脸。

“是……是陈进！”两人不约而同大叫起来，急忙打开车门，奔到车前，一把把陈进按在引擎盖上。

陈进双手被反剪，剧痛无比，可他还是忍住痛，笑着说：“轻点，把我弄伤了你们领导会骂你们的。”

抽烟男哪管这么多，深怕陈进反抗逃了，激动地直接给了他一拳，打在脸上，痛得他大叫，随即两人急忙用手铐把他控制起来。

街上好奇的过路人纷纷围上来看。

两人心里既紧张又兴奋，陈进是他们抓获的，这下可立了大功了，忙驱散周围人，喊着：“我们是警察，抓捕逃犯，大家都散开！”



第七十七章

昨晚全县张贴完陈进的通缉令后，王格东一宿睡不着，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

一早王格东还没到单位，就接到林杰电话：“老大，刚有名退休教师来报案，陈进住在他们小区，他说百分百见过照片里的人，而且这个人也是开奔驰车的。”

王格东立马兴奋问：“哪个小区？”

“桂花苑，离陈进取钱的银行仅四公里。”

“好，我现在离那儿不远，马上过去，你也立刻叫上人，对了，叫上陈法医，还有通知市里省里的同志。先派人把桂花苑整个围起来，再带大队人马过去。”

王格东把车子路边一停，急忙脱下身上的警服，换上便装，他可不想打草惊蛇，随即驱车开往桂花苑。

半小时后，桂花苑外围一整圈都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围住了，门口停了十多辆警车，县局、市局、省厅的各路人马全部聚集在门口，由朱国山和王格东指挥。

在报案人的带领下，一群人很快在小区里找到了那辆奔驰车，此时奔驰车的套牌已经摘去，是真牌照。王格东等人忙拿出照片比对，车头部分特征完全一样，就是这辆车！

随即，警方叫过保安，王格东拿出照片问他：“这人住在小区吗？”

保安仔细看了半晌，点头：“好像……好像有印象。”

“这辆车子是他的吧？”

保安回忆片刻，肯定道：“没错，我想起来了，他是开这辆车。”

“你们小区车辆有登记的吧？”

“有。”

“马上查查他住哪户。”

很快，车辆登记本子拿到，找出这辆车的登记人名字叫“陈前”，不用说这是陈进的假名，住址是三单元1002，也就是顶楼，跃层的复式公寓间。

王格东又问：“这人早上离开小区了吗？”

保安回想半天道：“没注意。”

王格东抿抿嘴，现在也不知道嫌疑人是否还在家中，和朱国山商量了下，考虑到凶手使用化工毒药，有一定的危险性，安排一队特警穿上防弹衣，直接上门抓捕。

朱国山留在楼下指挥，王格东亲自上阵，换好防弹衣，跟在五名特警身后一同乘电梯上楼。

到了十楼，特警两两分开，站在门的两侧，另一名特警敲门。大家全神贯注，屏住呼吸，等了片刻，屋内没人回应，也没听到任何声响。又一阵敲门喊话，结果还是如此。

现在依然不能判定屋内是否有人，王格东走到九楼，拿出对讲机跟朱国山说明了情况，两人商量后，决定直接破门而入。

很快，楼下等待的警察送来了冲击钻，特警拿起电钻，钻破门锁，随即两人同时抬脚，一起把门踹破，紧接着所有特警提枪冲了进去。

屋内都拉着窗帘，显得有点暗。王格东微微眯起眼，让眼睛适应屋内的光线。他的目光看到客厅空荡荡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纸，走近一

看，上面用圆珠笔写着：“非专业人士勿动楼上卧室化学品。”底下还有落款，写着两个大字：“陈进。”

“这……这……”王格东脑中一阵充血，难道这家伙已经跑了？他没来得及吃早饭，此时肚中更是一阵难受。他抿抿嘴，只好下令，“搜。”

楼下的房间全部查过，果然没人。

一群人来到二楼，这里用的是厚重的遮光帘，屋子里一片黑漆漆的。这不由加重了所有人的警惕之心。

王格东按下开关，开亮所有灯，发现楼上并没有什么异常，唯独那间卧室的门是关着的。他对一名特警使个眼色，特警小心翼翼地靠近门，拧开门把手，接着快速地一把推开。

推开后，就冒出了一阵实验室常有的化学品味道，卧室里的摆设也一览无余。

整个卧室很大，却没有床，放了几张大桌子，桌子上有各种玻璃器皿，不少其中还盛着东西，另有包括厌氧箱在内的很专业的设备，地上也堆着一些杂物。可是空无一人。

陈进果然跑了！

王格东一阵头晕目眩，拿出对讲机把楼上的情况跟朱国山说了，随后商定，考虑到卧室里的实验品可能有一定的毒性，安排专业法医上来搜集各项物证，其他人继续围着小区，仔细搜查。

王格东不甘心地抿抿嘴，带着特警下楼，和朱国山沟通了一阵，对陈进会跑到哪里暂时没有头绪。

这时，林杰跑了过来，小声道：“老大，刚刚大军打电话来，他们两个抓到陈进了。”

“什么，他们两个抓到陈进！陈进怎么会被他们俩抓到的？”王格东很是惊讶。

林杰道：“他们说陈进是自己直接来到他们车前束手就擒的，不过……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张宏波已经被杀了。”

“当！”一记闷棍敲在王格东头上，他走路时都抖了一下，颤声道：“这……这……不是要你们二十四小时派人保护盯着的，怎么还会出事！”

朱国山站一旁皱皱眉，默不作声。

“他们说……他们说陈进早上乔装进入张宏波公司，没法儿认出。况且陈进什么时候到的公司，他们也不知道。陈进到的时候，张宏波还没来上班，他们是跟着张宏波的，根本不知道陈进那时已经在公司里了。”

王格东狠狠捏捏拳头，道：“那还等什么？赶紧把人带到局里来。”

“哦。”林杰刚转身要走，朱国山叫住他，把两人都叫到一旁，低声道：“你说陈进是在杀完张宏波后，自己来到便衣车前自首的？”

“嗯，是啊。”

朱国山想了想，道：“陈进已经归案，这事知道的人多吗？”

“刚两三分钟前的事，大军立刻打电话给我了。”

朱国山微微一眯眼，朝旁边的其他人看看，道：“先别带到局里，赶紧打电话给大军他们两个，陈进已经归案的事现在不能告诉任何人。”

王格东不解问：“怎么说？”

朱国山皱眉道：“全城通缉令都下了，被害目标也是我们警方二十四小时跟踪保护的，结果还被杀了，最后这凶手还不是被我们抓出来的，而是投案自首的。你们看看，这种事说出来不觉得丢脸吗？”

王格东叹了口气，谁也不会想到陈进被全城通缉了，他不逃，反而又去杀了个人再来自首。

朱国山继续道：“这案子就算破了，报到上面，你们说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兴师动众调了武警、特警围捕陈进，还有专人二十四小时保护被害人，结果陈进把人杀了，最后也不是我们抓到的，而是他自首的。那我们这么辛苦折腾，跟什么也不做有什么分别？反正他最后还是来自首的！我们从侦办此案，到保护被害人，再到围捕凶手，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做无用功啊！非但没一分功劳，还要承担不小的责任呢！”

王格东皱眉道：“那怎么办？”

朱国山闭眼想了一下，道：“带上你们的自己人，走。”



第七十八章

大军坐前头开着车，另外一个警察押着双手被拷的陈进坐在后排，一旁放着针管等作案工具。

陈进表情很怪，时而叹息，时而又露出笑意，看得一旁的警察不明所以。

“喂，大军，”陈进上车后，连两人的名字都记住了。他不解地问，“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公安局不是这条路吧，押我去市里也不是这个方向呀。”

“别废话，老实点！”两人满腹心事，没心思跟他说话。

可陈进还是自顾自地说着：“我知道张宏波死了你们要吃处分，可我好歹考虑到你们天天在外守着，吃了不少苦，所以主动让你们抓了，也算你们俩立功了。”

旁边警察鼻子冷哼一声，手肘用力朝陈进的肚子撞去：“闭嘴！”

陈进痛得大叫一声，冷汗直流：“你们领导要知道你们打我，一定会骂你们的。我……我……头晕，我要吃药……药……药……”

警察别过头不理睬他，但没一下子，陈进就吐了起来，嘴角瞬时流出了唾沫。

那名警察起初还以为他在装病，但过了会儿见情况不对劲，急忙叫大军停车，道：“你看……你看他……”

大军也慌张地转头看陈进，狐疑道：“该不会是装的，想趁机逃吧？”

陈进强撑力气道：“我……我要逃……干吗让你们抓。药……我右口袋的药……”

两人一想有道理，旁边警察赶紧从他右口袋拿出一个药瓶，上面全英文，他看不懂，在陈进眼前摆动一下，道：“这个？”

“对，两粒。”陈进脸色已经惨白了。

警察赶紧拿出两粒药，和着矿泉水给他喂下去。过了几分钟，陈进脸色终于逐渐恢复，说：“好了，多谢。”

警察这才松了一口气，放心他不是要逃走，继续开车上路。

很快，车子开到县郊临山的一条偏僻的马路上停了下来，路上没有其他车辆行人，唯独停了四辆警车，警车外站了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

大军开车靠近警车后，摇下车窗，朝外面的林杰问：“林队，到哪边？”

林杰手往前指：“到前面上山的路口吧。”

“好的。”大军继续驱车向前。其他警察也各自上车，跟在后面。

陈进莫名其妙：“你们在做什么？”

“别废话。”两人无心和他搭腔，都在筹划着接下来的事。

五辆车子最后在靠山的路口处停下，林杰和其他警察先下了车，他朝众人挥手道：“都打起精神，把枪拿出来，待会儿可是一场考验！”

众人都把枪紧紧握在手里，如临大敌。

现代车上的三个人依然坐在车内，陈进看着外面的阵势，开始有些惶恐不安了。自己都已经被抓到了，他们一堆人拿枪守在外面做什么？

过了五分钟，林杰接到个电话，随即敲了下车窗，道：“快到了，开始准备。”

身旁的警察咬了下牙，似乎很紧张，掏出钥匙解开了陈进的手铐，把陈进随身携带的作案工具也原模原样放回他口袋，对他说：“你下车吧，朝前走。”

陈进完全不明所以：“怎么……你们放了我？”

车外林杰道：“对，放了你，你下车走吧。”

陈进摸不着头脑，在一堆警察的威胁催促下只好下了车，按他们的吩咐朝前走。可他心里很害怕，身后一堆人拿枪看着他，难道……难道自己犯的案子太大，他们担心社会影响不好，想在这偏僻冷清的地方，伪装成自己拒绝抓捕逃逸，被警方击毙？

陈进顿时感到一片的心灰意冷，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准备在这一刻都泡汤了。他站在原地不动，仰头噙住眼中绝望的泪水。

“你干什么，继续走呀！”身后林杰催促了句。

好吧，既然如此，千算万算，还是错算了一环，也罢，就此被他们击毙吧。对不起了，甘佳宁。他撇撇嘴，目光慵懶，步伐疲倦地继续往前走。

“别这么慢吞吞的，跑起来！”林杰又喊了句。

陈进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抬起脚步跑起来。

“大家跟上，等下听我指挥。”林杰朝众人吆喝了句，十多个警察跟在陈进身后，距离十多米远，以同样的速度跟随着。

跑了一会儿，他们还是没有动手击毙自己的迹象，陈进不解地回头，他们正老老实实在地保持和自己同样的距离跑着。

“你别停呀，继续，跑不动可以稍微慢点。”林杰又嘱咐了一遍。

陈进无奈只好低头继续跑。

这时，林杰接到个电话，挂完后，他朝众人说了句：“大家看着后面，有车来了我们就上。”

一群人又继续慢跑了几分钟，陈进累得气喘吁吁，身后一帮身体素质好得多的刑警总是催促他不要停。

这时，一人喊了句：“林队，他们来了。”

林杰顿时大声喊一句：“停下，再逃我们要开枪了！”

陈进心中只道原来还是要击毙自己，临死前还被折腾一番实在倒霉透顶，他只好停了下来。

身后十多个警察马上奔到跟前，四、五个警察一把将陈进贴脸按倒在地，大军激动地叫了起来：“抓到了，终于抓到了。”

仿佛排练过一般，这时，旁边五辆警车停下，车里出来王格东、朱国山、县局的领导以及市局、省厅的领导和工作人员。

一群人重新把陈进铐起来，拉起身，林杰一本正经地大声质问：“你是不是陈进？”

陈进无奈道：“我们不是刚见过面？”

林杰不理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认真地比对一下，转身走过去对几位领导道：“报告领导，凶手陈进已被抓获！”

朱国山高兴地点点头：“做得好。”

王格东咳嗽一声，道：“先带回局里审，我们还要查另外那个帮凶是谁。”

陈进马上被带上车子，几辆车护送着押往县局。

朱国山问：“陈进是怎么被你们这么快抓到的？”

林杰道：“昨天贴出通缉令后，王局就安排我们全城巡逻抓捕罪犯。我们刑警队两位便衣警察早上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通过

跟踪怀疑可能是陈进乔装的。他们两人一边继续跟踪，一边通知大部队，陈进可能是发现了有人跟踪，所以逃到这里，准备潜逃进山。一旦他跑进山里，再抓捕就很困难了，所以我们当机立断，马上包抄上去，果然是陈进！”

朱国山点头肯定：“这次你们做得很好！你们这两位便衣眼睛倒是挺亮的，他们人呢？”

“刚随车回局里了。”

“好，回头要好好表彰一下。当然，你们大家都有功劳！”

这时，旁边一名刑侦队员走上来，道：“报告领导，刚……刚接到消息，张宏波在早上被陈进杀害了。”

“什么？”朱国山顿时变色，“怎么回事，不是安排了专门警力二十四小时保护张宏波吗？”

那人道：“便衣确实是二十四小时跟踪保护张宏波的，但陈进早上在张宏波上班前就潜入了他公司，假冒法院人员在会客室等候，随即杀害张宏波。凶手进入公司时，张宏波还没来公司，便衣是跟着张宏波本人的，所以我们才会被凶手提前一步。”

朱国山深深叹口气，抿抿嘴，朝其他领导看了下，道：“看来凶手果然极其残忍，在全城通缉后，依然铤而走险继续杀人，而且犯罪手段很高明。这也不能怪我们办案人员，毕竟大家都很用心，现在既然已经抓到凶手，这是件大功，我们先回去审清楚了最重要。”

大家都点头称是，这案子是大家伙一起办的，张宏波被杀，真要深究起来，大家脸上都挂不住。所以没人再理会张宏波的死活，赶紧审问破案吧。



第七十九章

陈进被抓获后，警方马不停蹄，马上开审。

审讯室里，中间坐着王格东，旁边是林杰和一个记录员。

这案子太大了，惹出一大堆麻烦，王格东当初还被这凶手气得咬牙切齿，几次被揶揄“好厉害的王局长”犹记在心，他必须亲自审。

他仔细端详了一遍陈进。此人面容显老，长相难看，却实在是张大众脸，这张脸犯罪最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可就在这样一张普通的面孔下，竟藏了一颗极其残忍的心，前三次作案都杀了别人全家，甚至全城通缉令下达后，还冒险再杀一人。

这个人已经不能用疯狂来形容了，简直是变态！

尤其看他现在似笑非笑的表情，王格东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厌恶地皱皱眉，道：“陈进，我们找得你好辛苦！”

陈进脸上露出一个笑容：“你们刚才的剧情真别致。我想了好久，这才回过味来。”

王格东咳嗽一声，避开这个话题，道：“其他事以后再问，现在只要你交代一件事，你同伙是谁？”

“同伙？”陈进表情显得很意外，“什么同伙？”

“不用装了，我们证据确凿，这案子你还有个同伙。”

陈进摇摇头：“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我上哪儿找敢作这么大案的同伙？”

林杰骂道：“你小子别他妈装模作样，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想自讨苦吃？”

陈进一本正经地问：“你的意思是说要刑讯逼供吗？”

林杰朝王格东看了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哪有犯人会这么直截了当反问的。

王格东道：“我们肯定有办法让你交代的，你最好主动一点。”

“你的意思是刑讯逼供吗？”陈进继续认真地问。

王格东顿了顿，直接回答他：“你他妈真聪明，还真被你说对了！”

陈进笑了笑：“你们打算把我送到法院审判，还是直接让我在监狱里非正常死亡？”

林杰道：“放心吧，我们这儿监狱还没死过人。不过你要是还不配合，就让你比死了还难受。”

陈进似乎胸有成竹，摇了摇头：“你们不敢的。”

林杰站起身朝他走去：“你看我敢不敢。”

王格东并未制止，现在他们最重要的是确认另一名同伙的身份，而且要尽快确认，因为同伙很可能已经潜逃了。

陈进道：“你们找到我的住所了吗？”

林杰停下脚步，道：“当然找到了。”

“好吧，那你们把我家里的物证都搜查过了吗？”

“废话！”

“看来你们物证搜查的工作还没做完，也对，现在刚中午，你们找到我住所也没过几个钟头。如果你们不想我死在狱里，建议你们不要对我用非常手段，因为我是个病人。”

王格东微微皱起眉：“什么病？”

林杰嗤笑一声：“神经病吧。”

陈进道：“我家里有两份病历本。你们早晚会知道，一份是美国医生给我看病的记录，一份是省肿瘤医院的诊断报告。我得了脑瘤，已经中期偏后了，大约还能活半年到一年，不过这期间如果一旦发生内出血，我随时可能死去。”陈进冷笑了一声，仿佛是在讲述别人的病情。

林杰跟王格东四目相对，王格东抹了一把额头，看他说话的样子，不像在说谎，如果是说谎，也瞒不了多久，他们可以带他去医院检查。

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还真动不了他了。毕竟这么大的案子，各级领导都在等结果，此人是一定要放到法院审的，结果当然是死刑，可是在审判前，万一他在监狱里非正常死亡了，这就有大麻烦了。

王格东只好道：“你说的我们会查证。如果你是在说谎，别怪我不客气！”

陈进朝他笑了笑。

王格东忍气继续问：“说，你同伙到底是谁？”

“我确实没有同伙。”

“不可能！”王格东拍了下桌子，怒道，“你没同伙，江小兵的尸体是怎么运出安乐路的？安乐路两头都有监控，我们已经查过，当时你是空手进来，空手出去的！江小兵尸体呢？”

陈进笑了笑：“原来你说的是这个，我杀完人后，我又没开车，我总不能抱着尸体走出安乐路吧？况且那时如果我把江小兵尸体直接背出去了，你们通过监控一查，不就会怀疑江小兵已经死了，那么接下去的绑架案还怎么演？”

“可江小兵的尸体呢？”

“王局长，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安乐路的周边环境？”

“废话，一边是河，一边是房子，中间没有其他路连外面了。”

“房子后面呢？”

“房子后面？”王格东问林杰，“后面是什么？”

林杰回忆着道：“好像……好像有片公共绿地。”

陈进道：“没错，那里本来是个小公园，后来拆了一半，就堆放各种杂物垃圾，平时也没什么人会去那块。我杀了江小兵后，架着尸体上了旁边居民楼的楼梯，来到一楼二楼的中间，把江小兵从楼梯的窗户口扔到背面去了。我离开安乐路后，再折回那片绿地，开车运走了江小兵。”

王格东半张着嘴，思索着陈进的回答。犯罪经过怎么会是这样？他通过分析监控，想来想去，认定凶手一定是开车运走了江小兵，怎么会直接从楼道扔到了房子的背面？他咬咬牙，问：“你怎么会想到把江小兵从楼梯扔到房子后面的？”

陈进笑了起来：“其实杀个人很不容易，我需要处处考虑细节，避免被你们抓到。首先自然要避免监控拍到我，其次嘛，犯罪前要经过严谨的踩点考察，才能提高最后的成功率。就拿对付江小兵来说，杀他前，我跟踪了很多天，把他放学回家所有可能走的路段都考察了一遍，并且制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案。安乐路是江小兵回家的路线之一，我自然要对周围环境做最充分的了解，根据地形，决定善后工作。如果江小兵当晚走的不是安乐路，而是其他路段，我自然有其他的方法运走尸体，同时也不让监控拍到。”

林杰道：“那你电话里为什么一直自称‘我们’？”

陈进露出些许鄙夷的目光看着林杰，似乎在怀疑他的智商：“江小兵已死，我仅有他一句生前的录音，当然只能让他说一次话。我只有自称我们，自称我是中间人，才能让你们相信江小兵并不在我身旁。要不然，每次通话你们都要跟人质说上几句，我一次都不满足你们，岂不是被你们识破？”

王格东盯着陈进的眼睛，想看出他是否在编造谎言，但对方表情很镇定，他无法下结论，只能继续问：“你说你想避开监控，为什么又站在监控下竖中指？你是在挑衅警方？”

“挑衅？或许吧，我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以为你们永远找不到我呢。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有个更大的目的。那时的我带着口罩，你们无法看到我的脸，我思考你们通过监控会得到什么信息，想来想去你们能得到的信息只有我的身高和体形。所以那时我穿了一双有内增高的皮鞋，我不知道这个小技巧是否对你们的破案带来了一些阻碍。”

王格东沉沉地吐口气，这家伙在监控底下露面的目的果然是用身高误导他们。这也是后来目击者说对方身高只有165厘米左右时才被他想明白的，这一双增高鞋实在为陈进的犯罪立了大功——害他们做了很久的无用功。

他思索了片刻，现在关键还是要搞明白陈进的同伙问题。他继续审：“杀李刚的老婆儿子那回，那个装了氰化氢的瓶子是你做的？”

“当然。这个装置原理很简单，虽然我是学化学的，但这么点动手能力还是有的，况且也用不着电路知识，遥控器是遥控汽车上现成的。”

“我们查过监控，你在李启明回家前就离开小区了，那么后来又是谁操作遥控器的？”

“还是我。”

王格东冷哼一声：“你难道还能在小区外操纵遥控器啊？”

“当然不是，我就躲在旁边的树后等着。”

“你不是已经离开小区了吗？”

“离开了也可以再回来的嘛。”陈进笑了笑，“他们小区不管行人和电瓶车，我走出小区后，又骑了辆电瓶车进来，所以你们没发现我。”

王格东盯着他沉吟半晌，道：“你为什么去而又返？”

“因为那时我的病发作了。”

“你的病？”

陈进点点头：“我自从得病后，一直需要靠药物维持，每隔三四个钟头，就需要吃药。很不巧，偏偏那时候发病，我又发现药瓶空了，所以只能先回家一趟，吃了药再赶过来。”

“你第一次来是步行，为什么第二次要骑车？”

“节省时间嘛，我不想错过机会，我前一个星期天天跟踪，发现李启明只有周末两天才回家。所以我相信这个周末他也会回家，我不想错过，错过就要多等一个星期了。汽车晚上进不了小区，所以我就骑了电瓶车。”

“那你杀李刚一家时，为什么再次在监控下停留？”

“很简单，一方面，告诉你们还是我作的案子。另一方面，我担心安乐路的监控由于光线问题，清晰度不够，你们查不到我的身高。而小区内那个监控旁的路灯光线非常好，所以我打算再拍一张照，让你们看得更清楚。”

王格东抿抿嘴，他描述第二次犯罪的经过，暂时也没找出明显的漏洞，只能道：“你说的我们会重新调查，如果真是你一个人去而复返，我们一定会找出你所说的那辆电瓶车。”

陈进笑了笑：“当然，你们会找到的。”

“第三次杀害范长根一家时，是你假冒的牛奶工？”

“除了我还能有谁？”

“可最后那天早晨的送奶工，身形明显偏瘦，根本不像你！”

陈进道：“不可能吧，确实是我干的。也许那回的衣服穿得比较紧身些。我记得那天是在下雪。”

对于这个回答，王格东也很难反驳什么，毕竟监控中的人看似比陈进瘦，但监控中人照样没露脸，也没证据说就一定不是陈进。或许真如他说的，衣服穿得紧身的缘故。

继续问了一阵，始终问不出另一个同伙，陈进的回答都显得合情合理，王格东无奈站起身，嘱咐手下把陈进先带下去，单人间里看押，同时考虑到陈进或许真的有病，叮嘱手下暂时不准动他分毫，他有什么生理要求，权且满足他。

王格东需要跟朱国山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原本以为抓住陈进，一切都会水落石出，但现在一席问话，似乎让案情显得更扑朔迷离。



第八十章

回到办公室后，王格东跟朱国山讲了刚才的审讯经过，听完朱国山皱起了眉头：“这小子真得了脑瘤？”

王格东无奈摇头：“不知道真假，看他说话样子，似乎是真的。”

朱国山沉思下，打电话把陈法医叫进来：“你们物证收集工作完了吗？”

“基本已经处理完毕，那套房子贴了封条，暂时派两位民警继续看着。后续的物证勘查还在继续。”

“这块工作抓紧吧。对了，你们有没有找到陈进的病历本？”

“病历本？我问问。”陈法医打了个电话，过后回答道，“有两份病历，一份是美国医院开的，一份是省肿瘤医院，上面写着……写着陈进大脑内部有个恶性肿瘤，还有CT照片。”

朱国山皱起眉，踱步半晌，道：“难怪这家伙敢犯这么大案子，原来他早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王格东道：“接下来怎么审？”

朱国山思索片刻，道：“审还是要审，不要太过分，把握尺度。这起案子惊动很大，上级领导必须要得到案情的完整结果，最后肯定是要上法院判的，审判前不能让他出事。”

“好吧，”王格东叹口气，“我会想想办法。如果他配合最好，如果不配合，总能有其他法子的。”

陈法医道：“早上搜查房子时，还遇到一件事。”

“什么？”王格东问。

“顶楼阳台上放着个大铁桶，里面是一堆刚烧毁的杂物，没有完全烧干净，初步看了下，里面有两把牙刷、几个茶杯、枕套、被套、床套、毛巾和几双袜子等，从痕迹看，是陈进在今天早上把这些东西烧了，然后又倒进水，并搀和了一些酸性液体。”

朱国山不解：“就这些东西吗？”

“嗯，是的。”

“他干吗把这些东西烧了？”

陈法医摇摇头。

王格东思索片刻，突然眼睛一亮，道：“差点被他骗了，果然他还有同伙！”

“哦，怎么说？”朱国山问。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的私人物品！老陈，如果牙刷、毛巾这些东西上占有毛发纤维等能测出DNA的，经他这么一弄，是不是测不出了？”

“毛巾、被套这些易燃的东西都烧得差不多了，只有牙刷、茶杯这几样不容易烧着的留下，况且在烧完后还放入酸性液体，恐怕皮屑、唾液等完全查不出来了。”

王格东深呼一口气：“这种情况来看，同伙可能长期或临时在陈进的家中住过。”

朱国山双眉紧锁：“除此之外，要证明陈进还有个同伙，只能靠房间内的脚印了。可是早上咱们压根儿没留心这一节，那么多人走进他家里，地上的脚印也全乱了。”

王格东道：“就算早上留心勘查脚印也没用，光凭脚印他也大可说是其他人走进来的，随便编造个维修家电的伙计，我们也很难查证。”

朱国山想了想，道：“为今之计，还是要先审出他的同伙。有一点你没问他，他的犯罪动机呢？如果没同伙，他和甘佳宁又没多深的交情，哪来的犯罪动机？另外，物证组的工作要抓紧，只要你们查到的情况越详细，陈进就装不下去了。对了，格东，你审完，安排陈进到医院重新拍个片，看他到底是不是得了脑瘤。再问问医生，如果他确实得了脑瘤，我们是不是不能动他了。”



第八十一章

审讯室里，王格东当天第二次审陈进：“我们在你家阳台发现了一个铁桶。”他仔细盯着陈进，观察他的表情。

陈进脸上毫无波澜：“哦，是的，里面有两把牙刷、一个水杯、一个茶杯、四块毛巾、一副床上四件套，大约还有几双袜子。然后呢？”

王格东冷笑一声：“你倒是交代得很彻底。”

陈进淡定道：“既然我让你们抓了，就没打算继续隐瞒。你想问什么，我都会配合你。”

“我们查过了，你把卫生间里的牙刷、毛巾都扔到铁桶里烧了，为什么？”

陈进想都没想直接回答：“这是我早上烧的，烧后还倒了一些我用剩的稀硫酸。”

“我们知道，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做？”

“牙刷毛巾这些东西上粘了我的DNA。不光这些，早上我离开家门前还把地大致拖了一下，清理了地上的毛发和脚印，当然，应该没彻底清理干净，但时间紧迫，我只能尽可能地收拾一下，避免留下我的DNA。早上我出门时，看到你们的通缉令，我没想到你们竟会查到我。我只能按照既定的最坏打算，清理完DNA后潜逃，潜逃过程中，伺机寻找和我身形相仿的人，然后杀了点燃，毁去部分容貌，伪造成我畏罪自杀的样子。如果你们没有我的DNA，通过死者身旁遗留的证件等线索，就会判断死的是我。”

王格东眼角抖动一下，这家伙毁灭DNA难道不是隐藏同伙，而是还想杀人伪造现场？这家伙该多么冷血呀！但这只是他的供词，也许是说谎呢？继续问：“可你最后没有这么做，而是自己来到了警车前。”

陈进淡定地笑了下：“那是因为张宏波死了，我的所有杀人计划已经全部完成，没必要逃了。我原以为你们都下了全城通缉令，我没多久可逃了，更没机会杀完最后一个人。结果我乔装打扮一下，发现走在路上并没被人识破。路过张宏波公司附近时，我想进去碰碰运气，最后居然被我轻易得手了。既然最后一个目标已经被我杀了，那我这个只剩半年寿命的人也没必要再去杀一个无辜者帮助自己潜逃。我活够了，赚足了。一条命换了七条狗命，不亏。”

王格东脸色冰冷，面前的罪犯十足是一个冷血的变态杀手，他真想冲上去给他一顿爆揍，收拾他嚣张的气焰。他狠狠捏了捏拳头，忍住怒火，道：“你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陈进奇怪道：“你们到现在还没查出我为什么杀这些人？”

王格东狐疑问：“你是为了甘佳宁？可你跟甘佳宁除了是同学外，还有什么关系？”

陈进低头沉默片刻，重新抬头看向王格东，此时他的眼睛微微发红：“甘佳宁曾是我的女朋友。你说这些人我该不该杀？”

王格东大惊：“什么！你说甘佳宁是你的女朋友？”他兀自摇摇头，“不可能。”

陈进惨笑一下：“你也不相信，哈哈。虽然只做了我一个月的女朋友，但我永远忘不了她，至今我未婚，也没谈过恋爱，就是因此。”

王格东连连摇头：“不可能的，我们早调查过你们同学，从没人提过你是甘佳宁的男朋友。”

陈进失望道：“是不是你也觉得我的外貌配不上甘佳宁？”

王格东打量着他，一张不到四十岁看着像五十岁的脸，秃顶，塌鼻子，小眼睛，肥胖，黑皮肤，矮个子。

即便换成十年前，陈进学生时代的照片看起来也是相当丑陋，当然配不上甘佳宁。对此，王格东没有说话，似是并不否认。

陈进哼哼一笑：“不用你说出来，我也自认为配不上她，也没有人会相信我能成为甘佳宁的男朋友。大学时，甘佳宁是我们化学系的系花，公认的美女，喜欢她的人很多。我们班长刘志勇后来成功俘获了她的心，两人谈起恋爱。但时间很短，没多久甘佳宁就和他分手了，具体原因我至今还不太清楚。

“总之，那段时间她的情绪不太好，这个时候，我走进了她的生活。事实上，我从第一眼见到她就喜欢上了，不光她的外貌，包括她的气质、个性、一颦一笑，哎，都是那么美好。可是我知道自己个子矮，长得丑，从来是不被注意的一个，我怎么敢去喜欢她？可我克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我实在太爱她了，你体会不了我这样一个在旁人看来极其卑微的家伙会去喜欢一个女神般存在的人。

“我爱她，可是我也不敢让其他人知道我爱她，别人一定会嘲笑我，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所以，一直以来，我只能在心底默默爱着她，关注着她的一切。直到她和刘志勇分手后，我实在克制不了自己，偷偷向她表达了爱意，结果奇迹竟然发生了！我并不自恋，我自始至终都很清楚，她同意接受我的爱是分手后情绪低落的缘故，她或许是自暴自弃，或许是随便找寻一种新的体验，总之，她同意了。

“不过，这也仅仅是口头上的同意，她从来没有和我牵过手，更没有做其他亲昵的动作，也没告诉任何人我和她的关系，就像把我当成一个朋友，跟我倾诉她的事。但这对于我已经足够了，已经让我品尝了人生最快乐、最满足的时光。尽管不到一个月她就告诉我，她太自私了，或许只是想找个能说心里话不会传出去的朋友，我们的所谓男女朋友关系，也告一段落。我并不太难受，那时的我早就想得很明白，我配不上她，她也并不是真的接受我。但这个一个月来的生活，是我最最美好的回忆，我永远忘不了那种快乐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我虽然身在美国，却无时无刻不在心里挂念着她。得知她结婚后，我为她感到高兴。得知她有了孩子后，我就像孩子父亲一般地开心。可谁知道她有朝一日会家破人亡。当我得知何建生死后，我就想回国看望她，安慰她，可是谁知道我还没回国，就发生了这种事。你说，我能不恨吗？那时我恨得浑身颤抖，后来昏倒了，去医院检查，才知患上了脑瘤，并且发现时已经是中后期，医生说或许是和我多年的工作有关，我的职业是化工研发，每天需要接触

各种化学物质，也多少会吸入一些有害成分。你看我的外貌就知道了。日积月累，终于癌细胞在脑中诞生了。但是发现得太晚，治疗的价值不大，私人医生建议我剩下的日子过任何想过的生活。

“你知道吗，得知寿命只有半年到一年，那一个星期我几乎都蜷缩在家里，万念俱灰。但一个星期后，我想通了，原本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看着喜欢的人快乐地生活，现在喜欢的人已经没了，我的寿命也进入了倒计时，不如就用我剩下的时间，为她做些她想做却没做完的事吧。好在脑瘤的发生部位并不是大脑皮层，否则我的思维就会出问题，怎能策划这一系列的犯罪？脑瘤暂时影响的只是我的植物神经，我一直用药物控制着，所以，我成功杀了那些人。”

听完他的讲述，王格东陷入了沉思，他终于理解陈进为什么这么做了。他平时工作繁忙，家庭关心得少，但他也打心底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能体会陈进的心境。当你深爱一个人，爱到骨子里时，你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对方永远快乐地生活，即便她嫁给的是另外一个人。可当有人把你的愿望顷刻间击打粉碎时，你再也控制不住了。

更何况陈进得知自己仅有半年到一年的寿命，他已经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

“如果有人杀了我的老婆孩子，我是否也会像陈进一样疯狂报复？”这个问题在王格东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不敢想下去。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得疯狂，就看他失去的是什么。



第八十二章

当天陈进到县人民医院做了检查，确诊得了脑瘤。

县局打电话到省肿瘤医院调记录，查到陈进回国第二天就到肿瘤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建议他化疗，否则最多只能活一年，他说回去考虑一下，购买了多瓶与他美国带来相同的药，之后就没再去过医院了。

结果表明，陈进确实得了绝症。

为避免突发情况，对他的审讯，也不能采用常规的那些手段。当然，他有绝症这个结果也很符合警方预期，这样犯罪动机就好理解了——当最爱的人死了，而自己又时日无多，于是极端的他选择了疯狂报复杀人。

但对于那个模棱两可的同伙，王格东和朱国山都没了主意。他到底有没有同伙，无法确定。因为陈进口供中的解释似乎都合情合理，警方从头到尾怀疑的合伙犯罪，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只能说是王格东当初一厢情愿的推理。

跟踪徐增的人马，回头报告徐增近期没有任何的异常，监听的电话也显示他从未和陈进联系过，他之前供述几个月前和陈进的两次电话联系，完全符合事实，和陈进的网络聊天记录最近几个月也是空白，包括之前的，确实如他自己所说，这些年联系不多。

目前的情况看，徐增应该和案情无关，也没有和陈进进行过联系，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王格东还是心里存疑。

到了第二天，县刑侦队的后续侦查工作基本有了眉目，结合陈进自己的口供，可以还原全部犯罪经过。

陈进每一次杀人前，都经过了细致的计划、踩点、准备工作。

对江小兵下手前，他远距离跟踪观察多天，并且跟踪时，并非一路跟随，而是分路段跟踪，例如今天跟踪他一段路，明天在另一段路

上蹲点继续跟踪他，所以跟踪过程从未被人发现。同时，陈进在最后下手前，对江小兵所有可能经过的路段进行了详细勘察，制定不同的尸体处理方案。

当夜，江小兵独自进入安乐路，陈进抓住时机尾随，并且发现此时路上并无其他车辆行人，于是他拿出医用麻醉枪，经过江小兵身旁时，突然将装有高纯度尼古丁的针筒打入江小兵的脖子处，江小兵很快中毒身亡。陈进在动手前，点开了手机上的录音开关，录下江小兵死前的声音，为后面的“绑架杀人”做准备。

随后，陈进按照既定的该路段的尸体处理方案，利用安乐路的特殊地形，把江小兵扶上一旁居民楼，在一楼二楼中间的楼梯转角处，把尸体通过窗户扔到房子后面的荒废绿地上。

做完这一切，陈进刻意在监控下竖中指，留下身影，留给警方的线索只有他的身高和体形，利用内增高的诡计，引导警方寻找身高170厘米到174厘米的人，却怎么都没想到，实际案犯的身高仅为165厘米。

离开安乐路后，陈进避开路面监控，快速回到自己车上，驾车来到绿地旁，带走了江小兵的尸体。第二天一早，陈进开始那一段“绑架”的计划。在通知到水库交易的前一天夜里，他布置了箱子和沉尸湖底的工作。

第二次犯罪中，陈进用同样的分段跟踪法，连续跟踪了姚素月和李启明母子，掌握了两人的日常出入规律。在李启明回家的那天，先步行进入小区，准备在铁门上挂上剧毒氰化氢的喷瓶，自己躲一步伺机操作遥控器。此时他的疾病发作，发现药瓶空了，无奈只好先快速离开小区，回家吃药后，为了抓住这星期的机会，他骑电瓶车快速折回，此时李启明尚未回家，他挂上喷瓶后，李启明下车开门，陈进操作遥控器，氰化氢大量喷出，李启明因吸入过量很快身亡。

而后，陈进查看四下无人，来到门旁，为不留下指纹，用衣服包住手指按下门铃，引姚素月出门。姚素月来到院中，看到门外倒地的李启明，没时间多想就跑过去开门，陈进趁机再次按下遥控器上喷瓶另一个方向的按钮，将姚素月毒杀。

第三次犯罪对陈进是极大的考验。因为范长根一家住在帝景苑这安防严密的官员小区，并且范长根身为派出所所长，本身警觉性就比前两次犯罪中的人好，并且他知道案情，可能会提高警惕，设置机关装置的犯罪成功率不高。

陈进购买了望远镜，来到小区后的山上，连续几天进行观察，确认了范长根家的准确住址，并且看到送奶工和送报工可以进入小区而不用登记，更意外看到范长根家订了牛奶。

于是陈进伪装成送奶工进入小区踩点，经过分析，认为更换牛奶箱，在牛奶中加入三氧化二砷的计划可行，便依照计划，在真正送奶工刚离开小区不久，他进入小区更换了范长根家的牛奶箱。当天范长根及妻子因喝下的牛奶中三氧化二砷含量过高，抢救无效死亡。

最后一次犯罪，也就是昨天，陈进一早出门看到了街上的警察，他怀疑自己身份暴露，经过通告栏时，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令。他火速回到家中，烧毁了带有自己DNA的物件，并且快速拖了一遍地，尽可能减少屋内残留的毛发等携带自己DNA的东西。他计划之一是毁灭DNA后，在外潜逃时杀害一名身材相仿的中年男子，随后点燃毁尸，伪造成畏罪潜逃、惧怕抓捕，最后自服毒药并自焚的假象，让警方尽早结案，不再通缉自己。他的计划之二是继续完成他的犯罪计划，杀死计划中的最后一人，张宏波。

所以他在清理完房间的DNA后，带上了杀害张宏波的犯罪工具，穿上增高鞋，扮上假发、眼镜、胡子，经过化装后出门。

来到街上后，他发现没有人注意自己，甚至经过警察身旁，都未被发现。他逐渐放下心来，想着处决计划中的最后一人。

他来到张宏波的公司，伪装成法院人员进入等待。

张宏波来到会议室后，陈进关上门，突然掏出一把仿真枪，说自己就是警方要找的人，叫张宏波不要动。张宏波知道此人已经连续三次作案，并且看到他手中的仿真枪，以为是真枪，极其害怕，丝毫不敢动。陈进把他控制在沙发上，举枪威胁绕到其身后，迅速掏出装有高纯度尼古丁的针筒，扎进张宏波的脖子。张宏波虽然奋力反抗，甚至把陈进推倒，把陈进的衣服都撕破了，但陈进拼了全力和张宏波搏

斗，没过几十秒，张宏波体内的尼古丁作用到大脑，很快不省人事，自始至终未能冲出会议室。

所以直到陈进离开公司，还没人发现张宏波已死。

陈进离开公司后，想到自己的计划已经全部完成，而自己的寿命也已不多，没必要杀害一个无辜者换取自己半年的自由。于是他心甘情愿地来到便衣警察的车前，自首投降。

案件似乎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但王格东始终觉得其中存在一些疑点。他反复斟酌整起案子，疑点虽有，但总能被陈进的回答解释。

他心里最耿耿于怀的一点是陈进到底有没有同伙，但陈进的回答里找不出任何矛盾的地方。即便刑讯逼供，如果真没同伙呢？结果还不是审不出？



第八十三章

下午，陈法医带来了初步勘查报告：“老大，铁桶里找到了两小截燃烧后剩下的头发，已经送到省里去测DNA了，最迟后天有结果。另外，按你吩咐，他房间角落也收集到了少量毛发，一同去做DNA，看看是否有同伙。”

王格东点下头：“好的，要尽快。”

王格东相信，只要测出来的结果不是陈进本人，那么他的同伙再也藏不住了。

陈法医从包里拿出一个病历模样的东西，交给王格东。

“这是……？”王格东翻开看了眼，全是手写的英文字母，他看不懂。

“这是从陈进家里搜出的另一份心理辅导记录。”

“写着什么？”

陈法医停顿一下，道：“上面说陈进有同性恋倾向，需要心理治疗。”

王格东大吃了一惊：“你说他是同性恋？”

陈法医摇摇头：“不是准确的同性恋，是同性恋倾向。同性恋分两种，一种是天然的生理上的，一种是后天的心理的。上面说他心理有同性恋倾向，建议他进行心理健康治疗，可以矫正。”

王格东不解问：“他是同性恋，又找医生想纠正自己的变态心理？”

陈法医道：“不一定是他自己找心理医生看病，我找专门人看过了，这是他们美国许多公司的福利，不定期为员工进行心理辅导。这不是专门的医院诊断结果，这是心理医生的谈话记录，上面写了这一

点，愿不愿意接受治疗矫正同性恋心理，是他的个人隐私，心理医生无权干涉。”

王格东想了下，心中不解，陈进不是说甘佳宁做过他的女朋友，他深爱甘佳宁，他怎么会是同性恋，难道他在说谎？嗯，这个问题需要再向他们的老同学求证。

陈法医继续道：“从他家中实验室里搜出了各项化学仪器和剩余的化学材料，验证了此前的判断，尼古丁、氢氰酸、三氧化二砷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提炼的，包括金属钠和纯净碳酸钙，都是他通过化学反应得到的。除了这些敏感材料，其他如稀硫酸等常规原始材料，他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由于这些材料很普遍，他的购买量也不大，而且分批到外地不同地点购买，甚至部分非液体材料是网购的，所以从未引起任何人警觉。”

王格东点点头：“他确实是个化工方面的人才，在美国化学公司做了多年，这些事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可惜了，用错了地方。”

这时，陈法医脸色沉下来，道：“我们连夜工作到现在测了他家里发现的物质，除了我们知道的以外，发现陈进还提炼氰化钾，材料瓶中找到少量粉末。此外，我们还找到了大约三十克的TNT。但是根据他自己写的购买清单记录和剩余材料的比对，他应该至少提炼了一百克的TNT，剩余部分找不到了。而且，我们还在地板角落发现了剩余雷管材料。”

王格东顿时大惊。他一听到TNT，马上联想起了甘佳宁的疯狂举动，现在陈进这个更疯狂的家伙也制作TNT了，他想要干什么？

他的谋杀中从没用到TNT，而且这个烈性爆炸物不同于他的杀人毒药，TNT杀人需要制作成炸药，近距离引爆炸药，自己也得跟着死，甘佳宁就是牺牲了自己才把仇人炸死。而要制作遥控炸药，难度颇高，陈进的供述里从未提到他想和对方同归于尽啊！

这个消息来得非常突然。王格东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如果陈进确实有同伙，并且这部分TNT在那个同伙的手中，那么这名同伙拿着这部分TNT去做更疯狂的事，岂不是要捅破天了？

他不敢耽搁，忙打发陈法医离开，快步迈向审讯室。必须马上问出剩余TNT的下落，现在不管能否对陈进刑讯逼供了，不知道TNT的下落，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放在身旁，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第八十四章

陈进刚被带到审讯室坐下。王格东一把冲过去，拎起他的衣襟，沉声质问：“说，你做了TNT干什么？”

陈进并不慌张：“本来想着如果远距离杀人存在难度，直接学甘佳宁引爆炸药，不过最后没用上。”

“之前你为什么没交代？”

陈进平静地看着王格东的眼睛，道：“你们没问，我也忘了说了。”

王格东气急败坏道：“从你家剩余材料推算，你至少炼了一百克的TNT，现在你家里只找到三十克，剩下的呢？”

陈进有些意外地笑了笑：“没想到你们警方真的很能干，会从化学反应式里计算反应产物的质量。确实，本来该有一百克左右的，结果前面的实验发生意外，实验失败了，所以没有炼制成功。”

王格东把他的领子拎得高了些：“你别他妈跟我废话，你这样的人做化学实验还会失败？说！剩下的到底去哪儿了？是不是在你同伙手里？”

陈进依旧平静道：“我想我跟你们说了很多遍了，我实在没有任何同伙。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总怀疑我有同伙。任何人做任何化学实验都有可能失败的，影响成功率的原因很多，原料的纯度、温度、环境控制、时间……”

“闭嘴！”事关重大，王格东根本不相信他做实验会失败了一大半，仅省下一小半。他大声呵斥：“我再问你一遍：剩下的TNT到底去哪儿了？”

陈进道：“实验失败，连着材料一起倒掉了。”

“你小子活到头了！”王格东抛下这句话，立刻叫过林杰一起帮忙，狠声道，“你有脑瘤打不得是吧，把你手折断了再接回去没问题吧！”

他和林杰把陈进绑在凳子上，解开他的手铐，一人一只手向后扳了过去。

“啊！”陈进顿时痛得大叫。

“你说不说？”

陈进冷汗流了下来：“真的……真的是实验失败了。”

王格东已经没有耐心了：“你还不交代，我这就直接把你手扳断了！”他顿时加重了力气，陈进的手已经变形，甚至听到“咯”的一声。

陈进再也无法忍住疼痛，大叫：“我说，我说！”

王格东对林杰使了个脸色，两人放手，发现陈进的裤裆已经湿了一大片。

王格东满意地折回他跟前：“现在招了吧？”

陈进痛苦地揉捏着臂肘关节，颤声道：“在……在检察院徐增那里。”

“徐增！”王格东眼睛一亮，“徐增是你同伙！”

陈进苦笑一下，惨然道：“徐增怎么会是我的同伙，他可是你们一边的人啊。如果他知道我回到金县，或许就想到案子是我做的了，他早就第一时间举报立功了。”

王格东不解：“那你怎么说剩余的TNT在徐增那里？你还想继续编？”

“是……是在他那里。我匿名寄给他一盒雪茄，是美国的进口雪茄，其中底下的一排雪茄里，烟草里面放了一段三硝基甲苯。”

王格东和林杰都睁大了眼睛，他怀疑过徐增是同伙，甚至到现在还有一定的怀疑，怎么可能想到陈进会想杀了徐增？这全然出乎他们的意料：“你……你想炸死徐增？”

陈进面无表情地道：“是，我想炸死他。可是到现在我都没听到检察院的人出事了，看来他并没有抽到底下那排的雪茄。我记得他过去是抽烟的，难道现在戒烟了？或者快递包裹丢了。要不然，上好的进口雪茄，一盒价值两千多，他没有理由不抽的。但都过去这么多天了，看来我的计划确实失败了。”

“听说你和他是发小儿，虽然你去了美国后联系不多。你为什么想杀死他？”

陈进冷哼一声：“没错，我和他是发小儿。从前我没什么朋友，只有他一个朋友，我很重视我们的友情。可是他变了！我去美国后，一直在偷偷地关心着甘佳宁，听着同学们聊天中的只言片语来得到她的近况。我也知道徐增考进了你们县的检察院工作。后来，我听徐增告诉我，甘佳宁做了他的女朋友，但过了几个月，他又告诉我，他觉得甘佳宁并不会给他的前途带来什么，于是他决定分手。一个很单纯的恋爱，非要扯上前途这些物质的东西，你说他可恨吗？他变了，进了单位，总是想着仕途顺畅，拍马奉承，跻身出头。仅仅因为物质的考虑，他选择和甘佳宁分手，这算什么！他怎么对得起甘佳宁！更何况，何建生死后，我打电话给他问情况，我请他帮忙安慰照顾甘佳宁，可他做到了吗？他没有！他为了自己的仕途，不想得罪人，不想牵涉这起事关范家的事，他没有做到。结果呢，甘佳宁死了。范家一千人固然可恨，你说徐增可恨吗？可恨吗？哼哼。”陈进冷笑起来。

王格东抿了抿嘴，同时也对TNT的下落松了一口气，皱眉道：“这件事你也错怪徐增了。据我所知，徐增在事后曾几次跑到何家看望，也算尽他的力了。”

“哼哼，是吗？”陈进脸上依旧是不屑和仇恨。

王格东寻思下，道：“你家里还找出了氰化钾，你四次犯罪并未用到过。你炼出来做什么？”

陈进道：“本来我想在范长根家的牛奶里放氰化钾，但后来考虑到如果对方喝下氰化钾，会在一两分钟内迅速发作。如果范长根夫妇不是在同一时间喝的牛奶，看到一人发病，另一人当然不会再喝。顾及这一问题，所以我放弃了氰化钾，改用发作时间慢，但同样致命的三氧化二砷。”

王格东点点头，这个解释是完全符合情理的。

剩下还有疑问，但他需要回去整理一下思绪再行发问。现在先去处理徐增的那盒雪茄问题，虽然到现在没出事，万一今天他偏偏抽到了有TNT的雪茄，那麻烦就大了。



第八十五章

回到办公室，王格东立马打电话：“喂，徐科吗，我是王格东，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一盒雪茄。”

“雪茄？”徐增犹豫一下，道，“有啊，怎么了？”

“雪茄现在在哪儿？”

“我一直扔在抽屉里。”

“好，那你先别动，我们马上过来。”

“怎么回事？”此时，王格东已经挂了电话。

十多分钟后，王格东带着陈法医一行人来到检察院，说明情况后，径直来到徐增的办公室。

“雪茄呢？”

“在，我这就拿出来，”徐增把雪茄摆到桌上，心中忐忑问，“王局，这……这雪茄有什么问题吗？”

“嗯，大有问题。”王格东抛下一句话，随即就小心翼翼地翻开雪茄盒，徐增在一旁紧张地看着他，至今徐增尚不知道这盒陈进送的雪茄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你抽了一根？”王格东发现雪茄少了一支。

“嗯，是的。”

事实上，少的那支是徐增掰断了，想看里面藏了什么。

王格东转过身再度试探徐增：“你这雪茄哪儿来的？”

“我收到个包裹，上面没写寄件人，里面打开就是这盒雪茄，我拿出来抽了一支，但雪茄的味道我不习惯，而且我已经戒烟，所以一

直放抽屉里没动。”

王格东笑了笑，徐增的回答和陈进的供述没有任何出入，他想起第一回和徐增聊天，他敬烟时，徐增也说戒烟，加上最近对徐增的跟踪了解，以及电话和网络聊天记录侦查，他对徐增彻底放心了。

随即，他让陈法医把下排的雪茄拿出一根，掰断后，里面果然掉出了一截白色的晶状体物质，此外，烟草中还藏了一根雷管。陈法医仔细辨认，道：“老大，果然是TNT。这雷管是火雷管，遇火后马上能引爆TNT，与陈进家中发现的一样。”

“TNT？”徐增吓了一跳，“这雪茄里怎么会藏有TNT？”

王格东道：“幸亏你没继续抽这盒雪茄，否则恐怕就已经出大事了。”

“王局，到底怎么回事？”徐增注意到了王格东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雪茄里有TNT，陈进又用什么办法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王格东又拿起底下的一支雪茄，掰断，依然掉出了TNT和雷管。他嘱咐陈法医把东西带回去称一下分量，随后转头向徐增解释：“你能猜出这盒雪茄是谁送你的吗？”

“是谁？”

“陈进。”

“是陈进！”徐增脸上露出夸张的惊讶。

“没错，陈进已经被我们抓了，想必你也知道这事了。据他供述，他购买了一盒美国进口的高档雪茄，雪茄的底下一排，是他用雪茄纸包上TNT和一些烟草，重新做的。他的目的，就是让你在抽烟的时候，炸死你。”

徐增惶恐万分：“不……不会吧。”此刻，他也明白了，为什么陈进告诫他永远不要动收到的礼物，原来是怕他自己尝试抽一根出

事。

王格东道：“事实就是这样，你自己也看到了。万幸的是你只抽了最上排的一支烟。”

“可他……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你当初和甘佳宁谈恋爱，后来你选择了与甘佳宁分手。”

“可是……可是那也不至于使他会想杀了我啊，不可能，我想一定是弄错了，他和我小时候关系很好，不可能这样对我！”徐增一副无法相信的表情。

“他还说，何建生出事后，他曾嘱咐你安慰甘佳宁。”

“嗯，有这事，这件事上回我也跟你讲到了。”

“可是最后甘佳宁还是选择走了极端，为此，他对你怀恨在心。”

徐增面露苦色：“可我确实去安慰过了，我……我也不会想到甘佳宁会这样，他怎么会……他怎么会对我有这么大误会！而且……而且陈进怎么会为了甘佳宁来恨我，甚至要杀我？”

“你不知道甘佳宁曾是陈进的女朋友？”

“嗯……”徐增愣了一下。他很清楚，甘佳宁从来没做过陈进的女朋友，王格东这么问，显然是陈进的口供这么说的，但自己该说知道还是不知道？稍一思索，他打定主意，说不知道总不会有事，因为不知道才是事实。如果说知道，而王格东再去问其他人都回忆没这回事，那自己岂不是会被王格东怀疑？忙道，“我从来没听说过，不太可能吧。”

王格东道：“或许用男女朋友来形容不太合适，嗯……准确说，有一段时间陈进和甘佳宁走得挺近，你知道吗？”

“我和他不是同个学校，我也从没听他说起过。”

“好吧。”看来至少徐增不知道陈进和甘佳宁的关系，只能再问问其他人了。王格东拍拍他的肩，道：“我知道这件事让你会很难受，但事实就是事实，他就是这么做了。”

徐增长叹一口气，沉默半晌，道：“王局，我想知道陈进最后会怎么判。”

“等全部东西侦查清楚，剩下的工作就不归我们公安管了。你在检察院多年，很清楚这次案子的定性，除了死刑，不可能有其他。”

徐增咬着嘴唇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恳求道：“王局，我能见一见陈进吗？”

“怎么，你还想见他？”

“毕竟几十年的朋友了，我不想他对我有误会。”

王格东摇摇头：“不行，这是报备公安部的重案，我也没权力让你见他。”

徐增默默转回头，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一次他不是在王格东面前演戏，而是真心替陈进难过。



第八十六章

回到县局，林杰带来了最新的侦查消息，陈进随身携带两张身份证，一张是他本人的真实证件，一张是仿真度很高的名为“陈前”的假身份证，并且还打印了一张叫“陈前”的户口簿，假证的名字、号码、照片都是真的。

他拿着“陈前”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办理了购买二手奔驰车和那套二手房的手续，所以他们查车管所，查房产局，没有找到陈进名下的房、车登记信息。

只不过，警方永远查不到陈进还有第三张假证，因为那张已被他亲手销毁了。

结合陈进的口供，得知他在整起谋杀案前，进行了详细的筹划布置。他并不是一次犯罪后再构思下一次的犯罪计划，而是在第一次犯罪之前，就进行了通盘考虑。

虽然一开始他没办法具体构思出每次犯罪用什么方法实现，但他罗列出各种的犯罪可能，并且记下可能用到的作案工具。此后，他多次去到杭州、宁波等其他城市，购置了电瓶车、化学材料、玩具仿真枪、医用麻醉枪、手机卡等，并根据电线杆上的广告，定制了各种假证。那张法院工作人员的证件只是他众多假证中的一张。此外他还有各种机关单位、企业单位的假证件，不过这些最后没有派上用处。

唯独牛奶箱是在他作案前定制的。也正因为此点才暴露出凶手的身份。

王格东悉心整理着这几天下来的所有侦查成果，用笔一一记在本子上。案子到现在基本已经很清晰了，但他心里还有几个疑点需要确认。

第一，还是那个老问题：陈进到底有没有同伙。尽管陈进自己的口供与他们掌握的勘查证据不存在任何矛盾，但王格东始终对此将信将疑。没有同伙，一个人就能干出这桩闻所未闻的大案，实在不可思议。但前期判断凶手有同伙的证据都被陈进解释通了，并且通过其他

人了解到，陈进此人性格内向，出国前本就没什么朋友，他十年没回国，突然回来犯罪，去哪儿找同伙？唯一可能的徐增也被排除了。

第二，其实还是第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带来的。陈进和甘佳宁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确实如他所说，甘佳宁在与刘志勇分手后，短时间内做过他的所谓的更多是一厢情愿的“女朋友”，他对此刻骨铭心，所以回来复仇，那么他一个人犯罪就能成立了。

但如果并不是同他所说甘佳宁做过他的“女朋友”，那么陈进所谓的犯罪动机就不成立，那么他也势必有个同伙了。

所以只要搞清楚第二个问题，就能解决第一个问题：陈进到底有没有同伙。

王格东沉思了一会儿，叫来林杰，让他打电话给刘志勇询问当年情况，自己在一旁听着。

拨通电话后，林杰先告诉了刘志勇他们案子破了，凶手是他们的老同学陈进，人已被抓了。

电话那头，刘志勇表现得非常意外，他怎么都不会想到，当初看起来瘦小猥琐的一个内向的同学，最不起眼的一个人，甚至不提都想不到他名字的人，会做下这场大案。尽管上一回王格东打他电话询问陈进这个人时，他也在猜想难道陈进会是凶手，但当警方明确无误地告诉他这个消息，还是把他震惊得半晌没回过神来。

林杰催促问：“刘总，现在还有个事需要你这边回忆回忆。当初你和甘佳宁分手后，她的情绪怎么样？”

“分手是她提出的。”

“我们知道，这点你已经说过了，那么她此后的情绪呢？”

“唔……不太好，有些低落。或许她也并不想分手，只是觉得性格不合，分手了人总会有个适应期吧。”

“那么这段时间，陈进是不是和她走得很近，甚至做了她的男朋友？”

“做了她男朋友？”刘志勇显然又吃了一惊，随后断然否认，“不可能吧，甘佳宁怎么可能会喜欢陈进！”他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他记忆中的陈进形象已经很模糊，但仍记得很清楚，他是个外形丑陋的人，甘佳宁怎么可能会喜欢他！

王格东在旁悄声提醒：“听陈进口供的意思，我认为他们这种也不算男女朋友关系，顶多走得近一些。你问问他，这期间陈进和甘佳宁有没有什么往来。”

林杰继续问：“甘佳宁与你分手后的这段时间，和陈进有什么往来情况吗？”

刘志勇回忆片刻，回答道：“记不太清楚，就算有往来也不会太密切的吧。”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

刘志勇又回忆了一阵：“我实在想不起来陈进和她有什么往来的地方了。”他停顿一会儿，突然道，“对了，有件事我倒想起来了，有一回上课，我看见甘佳宁给了陈进一封信，后来我问甘佳宁怎么回事，她没有告诉我，那时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你有没有找过陈进问？”

“找了，他不肯说，我也不好意思强问。他这人很内向，平时他不跟其他人说话，我们也很少主动跟他说话。”

“就是说，信的内容最后你不知道？”

“嗯，是的。如果说有什么往来的话，我记得的就只有这一件事了，希望能帮到你们。”

“好的，谢谢了。现在还是侦查阶段，陈进被我们抓了的消息还望你保密。”

“一定一定。”

挂下电话，王格东若有所思。看来关于陈进口供中，他和甘佳宁曾有一段秘密交往的事应该是可信的。

此后又打了几个同学的电话，那些人的惊讶程度和答复基本与刘志勇一样，甚至有个人还见过陈进给甘佳宁一封信。

如此看来，陈进和甘佳宁的关系是真实的了，那么他确实没有同伙也是真实的。不过，还需要最后再验证一次。



第八十七章

两天后，王格东接到陈法医的报告，省厅物证鉴定中心对铁桶内残存毛发的DNA比对结果出来了，上面留下的毛发确实是陈进的，没有发现第二个人的DNA。并且陈进的卧室角落也找寻到几根毛发，鉴定后也是陈进的。

这让王格东更进一步相信了陈进没有共犯。

此后，王格东又找了陈进问话，询问他在第一次绑架案中，是如何知道手机怎么打才不会被警方追踪到位置，他的答复是网上看到的，他回国前就带了一个手机信号发散装置，这从他家搜出了装置上得到了验证。

又问了他同性恋怎么回事，陈进一开始不愿意交代，此后断断续续说了或许由于对甘佳宁爱得太深，他对其他女人压根儿没有兴趣，所以心理变得有一点畸形，但他也一直在克制着，仅偶尔试过几次那种事。

王格东又拿出家中搜查到的变声器，让陈进重复当时的话，经过和当时录音的声线比对，确认电话那头说话的家伙就是陈进。

此外，王格东拿出李刚案子的监控，让陈进自己指出哪个骑电瓶车的是他，陈进很快就指出来了，通过比对，那辆电瓶车确实是小区搜出来的陈进的犯罪用车，也是杀害范长根时送牛奶的那辆电瓶车。

唯独一点，电瓶车上的人始终是低着头行驶的，没有一个监控能拍到面部特征，而骑车人的身形与杀害范长根当天的送奶工很相似，看上去比陈进的实际身材要瘦一圈。可是陈进坚称就是他本人，只是当时衣着的缘故。

对此，警方也实在找不出理由和证据否认。

王格东甚至用了测谎仪，来重新对陈进录口供，他大部分供述时，测谎仪的显示都是正常的，其间偶有波动的时候，但仪器毕竟是仪器，即便说的全是实话，如果说话当时人心中紧张，测谎仪也会显

示错误结果。相反，如果在说谎，说得理直气壮，连自己都深信自己的谎言，测谎仪的结果也会认定你没有撒谎。

种种勘查结果和陈进的口供，都支持他是独自犯罪的事实。

包括王格东在内，所有人都接受了陈进没有同伙的事实。

十多天过去，这起惊天大案的调查基本也告一段落。

陈进自己很配合，加上警方对此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侦办效率极高。

关于陈进的犯罪动机、犯罪经过等，已经一清二楚，各项物证勘查工作都已结束。当然了，对于陈进的抓捕过程，除了县局自己人知道陈进是自首的，其他各级领导都以为陈进是在继续潜逃过程中，被眼尖的便衣发现，在逃往山上的时候被抓个正着。

案宗叠起来已经有半尺高，就等着上级公检法领导的意见，准备把案子从公安移交给检察院了。

这天，朱国山找到王格东：“明天我就打道回府了。”

“这么快？”

“是啊，案子都办完了，该回去了，这不再过半个月就过年了嘛，我部门里还有许多事等着处理呢。”

王格东点点头：“也行，那我过年再到您家拜年。”

朱国山笑起来：“好！”

“对了，陈进怎么办？总不能一直关在我们县局吧？”

“嗯，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呢。我跟省里的领导说了情况，包括陈进恐怕只有半年好活了。领导对这事也很着急，谁都不想他在审判前死在狱里，到时万一传到外边，这种非正常死亡，又是这么大案子的嫌疑人，到时就说不清楚了。省政法委领导的意见是过完年马上开审。”

“年后就审？”

“对，速战速决，马上审，马上判死刑，最快速度把这整件事淡化下去，翻过这一页，否则夜长梦多，尤其这案子的起因太敏感，真要传出去影响极差。幸好你们这儿是小县城，你们这几次办案对外保密工作也还不错，老百姓虽然知道范长根那几户人家死了，但也不清楚是被谁杀的，更不知道是被甘佳宁的老同学复仇杀害的。省里会跟最高法汇报情况，说明陈进的特殊身体原因，到时审判一下来，省里马上报到最高法，最快时间内完成死刑复核，立即处决。”

王格东点点头，这是意料中事。他问：“那其他单位什么时候来接手陈进？”

“这个嘛，还没定，上头初步计划是陈进案子还是由你们检察院起诉，县法院判。当然了，肯定是不公开审理。”

“这么大的案子我们县自己处理？”

“不是你们县自己处理，是在你们县办，具体怎么起诉，怎么判，到时上头会有指导意见。因为考虑到这桩案子从头到尾，方方面面的影响都极其恶劣，放到市里反而容易引起别人关注，所以这案子放在你们县审，找个节假日，偷偷审判完处决了就完事。等我回到杭州，过一两天就给你准确消息。”

王格东叹口气：“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朱国山笑道：“案子办完了，你也该放松些。虽然最后张宏波还是被杀了，但省里领导对你这次办案还是赞赏有加的，尤其你的前期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媒体都没报过这案子。我相信你明年调岗位的事八成没问题，我再回去给你走动走动。对了，省里这次会批十万元的破案奖励，你们市里据说有五十万，你们县里想必也会不少。这回你和你的弟兄们也能过个好年了。”

王格东笑了笑：“大家几个月来确实比较辛苦，幸好案子过年前就破了，不然这年都不好过。”

朱国山拍了拍他的肩。



第八十八章

“什么，陈进就放在市里审，而且由我们院负责起诉？”徐增对着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问。

他是县检察院检察长，也是徐增的准岳父。检察长点点头：“是的啊，早上省里刚下了指示。”

“这案子是我负责吗？”

检察长没有正面回答，看了一眼徐增，站起身，走过去给徐增倒了杯水，让他坐下，慢吞吞地道：“我听公安局王局长说，你和陈进是发小儿？”

“没错，我们从小一起读书，我和他那会儿很要好，我父母和他父母也是朋友。”

院长若有所思，片刻后，道：“本来这么大的案子是该你来做，但我考虑到你的关系，所以还是换个人。”

“这……怎么能这样？”徐增表示不满。

“他不是差点都杀了你吗？怎么，你还顾及你们的友情？”讲起这件事，院长心有余悸，他想象着如果徐增不是因为这几年谈恋爱戒烟了，继续抽光那盒雪茄，现在面前这个准女婿已经是个死人了。

“不，这是他对我的误会，我不怪他。”

院长皱皱眉：“我不管是不是他对你的误会，总之，这件事让我现在想起来都替你后怕。这次开庭时间放在年后第一个星期六，为了尽可能减少影响，这次审判也不会对外张贴告示，非公开审理，并且省里市里县里的很多领导要来旁听。一方面，他们要是知道公诉人是凶手的发小儿，对你以后的影响不太好。另一方面，我考虑到你和他的关系，怕你起诉时，措辞不够强烈。”

“什么算措辞不够强烈！陈进会怎么判？”

“这还用问，当然是死刑立即执行了。”

徐增急道：“可是他得了脑瘤，本身就没几个月的命了，何必这样！”

院长看了他很久，轻叹一口气：“这不是我们这级别能决定的。上面早说了马上处决。”

“他要是上诉呢，能拖延几个月吗？”

院长摇摇头：“不可能的，不会给他上诉的机会，他如果敢上诉，回头到看守所里就有得受了，这点审判前相关人会跟他阐明的，他也一定会权衡轻重。这事情是省里领导定的，媒体就算知道他的内情，这件事没一家媒体敢报。你也要考虑一下，其实我觉得死刑对他反而是好事，拖下去他的病情发作，要知道癌症晚期是极其痛苦的，看守所哪会出钱让他看病？谁也不想他死在监狱里，但谁也不想他继续活下去。这是唯一的选择。”

“他的律师呢？”

“市里会指定一个给他的。”

“指定的律师哪会帮他辩护？”

院长咳嗽一声，盯着他看，过半晌，道：“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要知道，这件事的结果是没法儿变更的，我劝你就不用多想了。”

“他有脑瘤，应该给他做精神鉴定，他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镇长儿子当初不就是这么免刑的吗？”

院长无奈摇摇头：“你呀，换成平时就不会这么想了。这又不是小案子，你想保他不判死刑，安稳度过剩下几个月？不可能，我也没这本事。算了，你还是休息几天，别想着这事吧。如果你还想做点什么，我只能帮你安排跟他见一面。除此之外，你想再多也是无用。”

徐增彻底闭上了嘴，默默无言，悄然走出了办公室，拿起昔年的照片，眼泪忍不住再次流了下来。

为了保全自己，陈进设计了雪茄盒这出戏，自己之前却还一直怀疑他的动机，甚至疑心他要陷害自己。陈进做这一切虽然疯狂，但他从头到尾，心里都还惦记着自己这个朋友，从来没有想过要害自己。

而他自身，却要为其所犯下的罪行，在生命自然终结之前，被人为终结了。

这个年大家都过得很好，唯独过得不好是徐增。

徐增今年没回老家，在大年三十晚上去看守所看陈进。但陈进为了表现出记恨徐增的样子，选择不见，这让徐增既理解又感动。

后来，他从看守所的人口中得知，有多位领导交代过，一定要注意观察陈进的病情，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马上处理，绝不能让他现在出事。他被关在单独的一间牢房里，作息时间随意，满足他的各项合理要求，吃的药一旦用完，马上继续配上。王局长也曾几次看过陈进，跟看守所的打了招呼，让好好照顾他。

陈进自己倒没表现出任何悲伤的样子，每天看书、睡觉，仿佛没当这里是看守所。每当工作人员送来饭菜，他还会礼貌客气地对人说谢谢，朝人微笑，表现坦然。

当然，看守所的还告诉徐增一件事，陈进前段时间上厕所总会发出痛苦的呻吟，估计是癌症病痛。但医护人员去照顾他，他总说没事，仅吃点止痛药了事。

徐增叹口气。看来陈进做完了他想做的一切，自知几个月后就算不处决，也走到尽头了，或许早日处决也是件好事。

好吧，这样也好。老友，既然你的目的达到了，也祝你新年快乐吧。徐增心中默默念叨了一句。

可是他不知道，陈进的目的还没达到。他还有一件他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没有完成。

当从指派的律师口中得知，年后第一个星期六就是审判的日子，他打心底里开心。

很快，就有一个美好的结束。



第八十九章

年后的第一个星期六，由于涉及敏感隐私，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这起案子。没人会想到法院周末还会加班，所以这次审理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虽然是不公开审理，但今天旁听席的规格很高，有省政法委、公检法系统的领导，还有市级县级的各有关单位领导、部分政府官员，以及范家的几个官员亲属，徐增也坐在旁听席上，连人大代表都没被邀请来参加旁听，目的就是尽可能减少这案子的后续影响力。

负责审理的法官和公诉的检察院人员都是上级指派县里的人，所有的剧本早已根据上级指示，反复修改整理，确保所有的剧情朝他们构思的那般发展。

但陈进这个一直在演戏的“戏霸”，是否会别出心裁呢？

此刻，没人会想到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陈进一人犯下四起重案，杀七人，犯罪规模庞大，卷宗厚厚一沓，负责起诉的检察院人员花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没念完。

徐增没心思吃午饭。他知道，今天以后，陈进很快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不过被告席上的陈进，情绪却很稳定，一直默默听着公诉人说话，时而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表情。

到了中午，中途休庭，下午继续开审。

一直到下午三点多，起诉书中的内容、各项证据展示工作才算一一完成。

法官询问陈进的代理律师对公诉人的质证环节有什么异议，那个指派的律师表示完全认同。

法官又问律师有什么需要反驳的，律师表示请求法官和陪审席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宣判。

徐增心里默默骂着，都是一帮演员！

就在这时，坐在被告席上，从头到尾合起来也没说过几句话的陈进开口了：“审判长以及旁听席的各位领导，你们好。”他脸上浮现出笑容，红光满面，声音清朗，饱含精神，根本不像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

所有人对他的突然开口都愣了一下，尤其看到他的表情，仿佛他不是被告，而是一位资深自信的辩护大律师。

法院马上反应过来，道：“被告，你要进行发言吗？”

陈进笑了一笑：“前几天我看了几本法律的书，现在这个环节，应该可以让我发言了吧？对，我应该说，审判长，被告请求发言。”

所有人都对他的异常举动感到奇怪。徐增睁大了眼睛，法官有些不知所措。按法律，被告的这个请求是该被核准的，可他又打算说什么？

法官的目光投向了旁听席上坐着的省政法委领导。

领导也是心中生疑，不清楚陈进到底会说出什么话来。但又想到这是不公开审理，即便他喊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也不会传出去，如果他想为自己辩驳，现在证据确凿，谅他也没法儿驳，便朝法官点点头。

法官说了一句：“被告可以答辩。”

陈进摇摇头：“不，我不是答辩，我不想否认什么。这四起命案是我犯下的，按照法律，我该被判死刑，这点我没有异议。我只不过想纠正公诉人起诉书中的几个错误。”

他顿了顿，突然微笑地看向旁听席上的领导和众人：“这四起命案，事实上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有个同伙，你们却没抓到。”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所有人都悚然动容，王格东更是浑身一阵战栗。怎么……怎么还是同伙的问题！

没有人阻止他说下去，所有人都想知道他到底会说什么。法官也被镇住了。

陈进继续道：“专案组抓捕我归案后，一度怀疑我有同伙，不过最后在我的口供和其他证据面前，被我骗了，相信我是个人犯罪，没有同伙。事实上，我现在可以说出来了：我有个同伙。”

几个领导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了王格东。王格东表情极度尴尬。

这时，陈进却似乎在为王格东说话：“不过这个也不能怪专案组的朋友。我觉得他们还是挺专业的，只能怪我对同伴保护得太好了。”

“公诉人的材料中，似乎少了一项。我有一份心理诊疗记录，上面记载了我有同性恋倾向。也许是检方觉得这个与案情无关，所以没有提交吧？”

旁听席上一些领导开始窃窃私语，更多人看向王格东。王格东的表情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确有其事。

“其实我不仅仅有同性恋倾向，我承认我是个标准的同性恋。你们想啊，一个同性恋怎么会爱上甘佳宁，并且为了她去犯罪呢？”

此话一出，像个炸弹投进了湖里，顿时炸开了。

被告的犯罪动机在顷刻间，被这一句话改写了！

“或许是我年少时候由于外貌丑陋，内心自卑，不敢与女生接触，至少从我自己发现有这个倾向的时候，已经读大学了。你们不妨去调查我的同学，问问我大学期间有和女同学接触吗？没有。你们还可以调查我美国的工作环境，问问这些年来我交过女朋友吗。没有。为什么？大学期间或许是因为容貌，可是毕业后，我有一份在美国也值得人倾羡的工作。为什么我没谈恋爱？因为我没办法接受女性！”

“所以，我告诉专案组，甘佳宁曾经做过我短暂的女朋友，这是谎话。我自己编造这个谎话时都觉得恶心，因为我实在很难想象和女

人在一起的感觉，那样会使我呕吐。如果你们还不信，可以脱下我的裤子，看看我的肛门括约肌是否松弛。”

“再来说说犯罪经过吧。每一次犯罪，全程负责计划的是我，准备工作的也是我，但最后杀人的一半是我，一半是我的朋友。”

“第一次杀江小兵，确实是我亲手做的，因为我那位朋友坐在车里，没有机会下手。公诉人的材料中，说我跟踪江小兵进入安乐路，伺机用麻醉枪将尼古丁注射进他的脖子，随后架着尸体上了旁边的居民楼，通过楼梯的窗户抛尸在屋子背后，回头再开车到屋后运走尸体。我也带专案组指认了现场，公诉人刚才也提供了照片。事实情况呢，根本不是这样的。真实情况就是我杀完人后，把江小兵尸体藏在一旁角落，用东西覆盖住，此后我那位朋友开车进来，运走了。试想，对于犯罪的整个过程，我能考虑得那么周全，当时就想到，从楼道扔到房子背后？万一那片绿地上有人怎么办？我岂不是会冒更大的风险？最安全的做法，我不会在安乐路这条两端都有监控的地方杀死江小兵。还有种办法，我购买三辆车，每天分别停靠在江小兵回家的三条可能路线上，由于三辆车每天交换着停，所以根本不会引起别人注意。而我在杀害江小兵后，第二天甚至第三天再把他尸体运走，你们怎么排查车辆呢？这方法可比把他尸体扔到房屋背后安全得多了。大家应该相信三辆车对我构成不了经济负担吧。”

旁听席上交头接耳。确实，按照警方的侦办过程，如果陈进用了这个方法，并且挑选第二天晚些时候再运尸出去，那简直就滴水不漏，警方根本找不出半点线索了。可是公诉人的起诉书中，陈进用的是明显更笨风险也更高的办法。

“杀姚素月和李启明时，后来的那个骑电瓶车进入的家伙，你们觉得他的体形和我的一样吗？专案组当时也起了怀疑，但我坚称这就是我，说或许是天黑光线不好外加骑车、衣服穿着的缘故，于是你们就相信了。”

“杀范长根夫妇的时候，前面几次踩点的家伙，相信不用说，你们也看得出是我。最后那天早上呢，这身形是不是和前次的人很像？没错，那还是我朋友，不是我。”

“如果你们不信，还可以调查一件事。如果我记得没错，杀范长根夫妻是12月22日的事，刚好那几天我因家中化学实验有毒物质泄露，并未住在家中，而是住在了浦江大酒店，房间号码是806，我记得很清楚。我房间旁边不远处，走廊里有个监控，监控一定拍到我在12月21日晚上进入房间，第二天也就是案发当天，我出房间的时间，绝对是在犯罪完成后了。如果你们查证一遍，就会发现我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所以我也根本不可能是骑电瓶车的人。”

“砰”的一声，王格东的心被一拳重重击碎了。陈进从来没有说过这件事，他们警方也根本不可能想到有这么一出。

如果一旦查证了酒店监控确实如他所说，犯罪发生的时间他没出过房间，那么骑电瓶车的家伙毫无疑问是他同伙了！

“陈进骗了我，也骗了整个警队。他现在重新说出来，是想让整个专案组出丑吗？”王格东紧咬牙关，浑身都因激动而忍不住颤抖起来。

陈进继续道：“警方在抓到我后，搜查我家时，找到了一个铁桶，里面有烧过的牙刷、毛巾等私人物品，这点刚才公诉人已经提到，并有相关的照片为证。专案组从桶里找到了遗留的毛发，拿去做DNA鉴定，幸好，结果是我自己的，大概我朋友遗留的毛发都被烧彻底了。同时也被我用稀硫酸腐蚀了一遍，相信即便有皮屑等物质遗留，警方也查不出他了。而我朋友仅在我家住了几天，只是睡了个觉而已。我相信地板上找不到他的毛发物质。”

他笑了笑：“你们认为我真有这么冷血，想找一个年纪身材相仿的人杀害，伪造成畏罪自杀的现场吗？即便我想这么做，我也很清楚，这项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房子里的地上多少还能找出我的毛发组织，甚至我的许多衣服上也有，包括鞋子上的汗液据说也能测DNA。我伪造得了吗？”

现场的人细细分析他的话，都深有同感。这么重大一起案子的凶手如果畏罪自杀了，一定要做DNA鉴定。而他家中地板尽管清洁过了，但不可能所有毛发纤维组织全部清理干净。这么设计根本是无用功。

“不过好在我那位朋友仅在我家中住过几天。所用的东西都被我清理了，你们再也查不出来了。”

王格东把头整个埋进了手掌里，他再也不想听下去了，每当听到陈进一句新的供述，他就仿佛被打了一百个巴掌，他很羞愧，也很愤怒。更深感怒火无处发泄。

“还有我设计想杀死徐增那一回。”

徐增睁大眼睛听下去。

“如果我真想杀死徐增，为什么装有TNT的雪茄放在下排，我听专案组说他只抽过一支，因为口味不合，没有抽下去。如果我整盒雪茄都是TNT，他即便想先抽一支尝尝口感，岂不是直接就没命了？我何必上排都是真雪茄，下排才是装有TNT的雪茄呢？”

又是一记耳光抽打在王格东的脸上。这个问题他怎么没想到？如果陈进真要杀徐增，为什么要把雪茄放在第二排？

“说到这里，诸位一定很想知道我的那位同伙是谁。很遗憾，这是个秘密，我不可能告诉大家。因为那个人才是我最爱的人，可惜他不是个完全的同性恋，他是因为爱着甘佳宁，得不到才会选择同男性交往。我知道，他心里永远最爱的，还是甘佳宁。可是，他却是最爱的人。他为了甘佳宁要犯罪，我便帮助他，义无反顾、全心全意地帮助他，这是爱情，恐怕是诸位难以体会的爱情。”

所有人都忍不住面面相觑，心中涌动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同性间义无反顾的爱，为了这份爱而选择杀人！

“事实上我很嫉妒甘佳宁，甘佳宁才是得到了他的全部爱。说我为甘佳宁犯罪杀人？哈哈，大错特错！甘佳宁死了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我又怎么会替这个恶心的女人去复仇呢？我知道，他心里真正爱的只有甘佳宁，我不过是他一时的寄托，一时的伴侣，一时的合作伙伴，可是我克制不了爱他。为了他，帮助他实现他想做的事，我可以牺牲自己。尤其当我得知我得了脑癌，我的时日已经不多，也许我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帮助他替甘佳宁复仇了。”

异性间的爱，为对方牺牲，世人大多能理解。可现在是同性间的爱，为了这种爱而去牺牲自己，成全另一人，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我压根儿不想伤害徐增的，尽管我和他十年没怎么联系了，可他毕竟是我的发小儿，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可是我朋友因迁怒徐增早年离弃甘佳宁，在何建生的事情发生后，又未能阻止后面甘佳宁的悲剧，所以怀恨在心。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只能制作了这盒雪茄。但我心里并不想让徐增出事，所以把有TNT的雪茄放在第二排。徐增到底会怎么样，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其实从我选择帮他复仇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想过能安然离世。一开始我在监控中刻意露面，一方面的原因是用穿内增高鞋的身高来误导警方。另一方面，我已经考虑到，接下去这么多次的犯罪，总有被监控拍到的时候。只有我的特征越明显，才会显得他的特征越不明显，警方才越查不到他。为了保护他，只有牺牲我自己。你们贴出通缉令后，我压根儿没想逃，所以我才在当天早上，冒了最大的危险直接跑到张宏波的公司动手。如果我真想逃，化装打扮一番，即使是个小小县城，你们要抓住我，还是要费不少功夫的。”

这点经办的人都不否认。抓捕过程从来都是办案最麻烦的一个环节。当时即便陈进经过警察面前时，也没被认出来。如果不是他自己摘下伪装，真正抓到他也不会这么容易。

“我相信我做了这么多，即便在我死后，我朋友一辈子心里都会有我。”

“至于为什么要杀这七个人嘛，张宏波和范长根一家就不用多说了，没有这两位，就不会出何建生的事，甘佳宁也不会死。而江平和李刚的家属，因为在甘佳宁事后，多次上门找何家麻烦，甚至连甘佳宁的幼子都不放过，我朋友可气坏了，他对他们的家属甚至比对范、张两人的仇恨更大，所以先选择了这两户下手。我朋友的脾气可比我坏多了。虽然我进去了，可我那位朋友依然还在外面。哼哼，上门找过何家麻烦的小心了，哈哈。”

他突然放声长笑，笑声冰冷恐怖，透露着赤裸裸的威胁恐吓。随后他伸出手指，探进嘴巴里，用力一按，拿出手指，笑着环视众人：“专案组不是在我家中找出了氰化钾吗？我口供里说是本打算杀害范

长根夫妇用的，后来考虑到氰化钾作用效果太快，选择了三氧化二砷，其实，我也在说谎。真正的用途，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他用力一咬牙。

那一刻，全场一片安静，所有人都注目着陈进的异常举动。

徐增的心在那一刹那突然碎了。他想起了那次在快餐厅见到陈进时，陈进没有吃饭，说自己刚拔了牙。原来……原来……一刹那，他心中透亮，瞬间明白了陈进拔牙的原因：因为他在假牙里放置了剧毒物氰化钾，为了在最后时刻自我了断！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进曾经告诉他，他不惧怕警方的刑讯逼供，警方不敢也不会对他用刑，他声称自己有双重保险。一重保险是他是脑癌中后期病人，警方不敢对他用刑。另一面，他顾虑到万一警方如果依旧对他用刑，吃不住折磨，还能用嘴里的毒药自我了断！

好一个双重保险！



第九十章

从陈进咬破氰化钾胶囊到昏迷，随后抽搐死亡，整个过程仅持续了几分钟。

现场一片混乱，法警拉扯倒地的陈进，试图抢救，结果当然徒劳无功。就算专业医生在旁边，服下高剂量氰化钾，同样也救不活。陈进在死前对这一点完全心知肚明。

他在最后抽搐前，脸上是挂着笑容的，因为他的所有计划在这一刻全部达成了。

他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了他有犯罪同伙这一点。

如果他没同伙，他是个同性恋，怎么会替甘佳宁复仇？要知道，大学同学全部说陈进几乎没和女生接触过，也没印象他和甘佳宁有关系。

如果他没同伙，杀害江小兵何必选择风险更大的方法移尸？

如果他没同伙，杀害李、范两家时，那个骑电瓶车的身影为何偏瘦许多？

如果他没同伙，如何能做到12月22日杀害范家时，他自己却一直住在浦江大酒店客房内，并且有酒店的监控做证？

如果他没同伙，何必要销毁牙刷、毛巾等带DNA的东西，却根本没把家中地上的毛发全部弄干净？

如果他没同伙，他真心要害徐增，为什么不是整盒雪茄都装了TNT？

在这之后，公安一定会重新调查他的同伙，到时会查浦江大酒店的记录。通过8楼走廊的监控，可以清晰地看到陈进在12月21日晚上进入房间，直到12月22日早上9点才离开房间。在此期间，他寸步未离开过806房。

可是当公安再想调查他的同伙到底是谁时，会发现寸步难行，因为没有他同伙的任何线索。陈进已死，再也找不到人录口供了。即便查陈进的同性关系，会发现更是一无所获。

因为陈进，压根儿就没有同伙。

徐增掩脸为陈进叹息。他也不清楚陈进的同伙会是谁。但一瞬间，他脑海中浮现出陈进第一次回国见面时，二人的交谈。

那时，陈进告诉他，甘佳宁“至少还有两个心愿。第一，她不愿意自己儿子以后过上天天提心吊胆，受人欺凌的日子。她不想儿子这辈子就此毁了。第二，始作俑者还没死，炸死的三个，我打听了下，都是小卒子”。

是的，陈进所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甘佳宁的这两个遗愿！

第二个心愿，陈进已经杀了范长根夫妇和张宏波，甘佳宁的直接仇人全部已经死了。

可是对甘佳宁的第一个心愿呢？保护她的孩子。

陈进曾想过无数的办法来保护她的孩子，但都是不可行的。因为甘佳宁炸死了一个江平，自己要替甘佳宁复仇，杀掉剩下的仇人。

自己这么做，毫无疑问，犯罪动机是必然会暴露的。

犯罪动机暴露后呢，该怎么办？

陈进倒是有办法能把犯罪做得天衣无缝，自己逃回美国，过剩下几个月的生命。

但犯罪动机根本没办法掩藏。

如此的结果是仇人的家属会继续像江平、李刚家属那样，对何家进行疯狂的报复！

人是杀不完的。就像范家那样，在金县拥有只手遮天的能力，他们要让一家毁灭，要让一个孩子的一生悲剧，他们做得到，很容易就

做得到。

谁来管？

没人管范家的报复行为，这在他看到江平、李刚家属侵犯何家时，已经完全心知肚明。

为了复仇，害活着的人饱受仇人家属的欺凌，甘佳宁若是在天有灵，也一定后悔难过。

陈进想着怎么样才能完成甘佳宁的第一个遗愿，保护她的孩子。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牺牲自己，来营造一个不存在的“同伙”，让那个永远找不到的同伙一直威慑着范家，使他们不敢再去欺辱何家！

那个同伙是他最重视的人，才是他要用生命保护的朋友。

只有警察永远查不出这个“同伙”，甘佳宁的第一个遗愿才能完成！

所以他必须做出轰轰烈烈的大案，在被抓之后，要给出充分的理由，让警方相信他是一个人犯罪。而在最后利用法庭上的机会，当着省市县三级领导，当着范家家属的面，最后一辩，爆出那个永远找不到的同伙，并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让所有人再也不敢找何家的麻烦！

不这样做行吗？

不行。

这桩案子一开始调查，他的犯罪动机就会曝光，而警方也早晚会查出是他干的。就算他逃回美国，度过剩下时光，警方早晚会通过一一排除甘佳宁同学，查到他的出入境信息，发现他在案发后曾经回国。

一旦曝光案子是他干的，范家还会放过何家的婆孙吗？

即便他在犯罪中营造出另有同伙的迹象，但那些迹象不是靠得住的证据。警方如果迟迟找不出他的同伙，最后一定也认定案子是他一

个人干的。

唯有在最后时刻，当着所有人的面，摆出铁一般的证据，证明另有一个没抓获的同伙，才能彻底镇住所有人！

这是可行，也是唯一的办法！

陈进唯一能做的，只有走这条路，牺牲自己，彻底完美地达成甘佳宁的两个心愿。

没有人会知道陈进是怎么做到的。徐增也想不出来，陈进到底是怎么营造出一个不存在的朋友的。

尤其是12月22日杀害范长根那次，警方的后续调查会找到监控中陈走进806房间时的清晰面部特征，从而形成铁证如山的不在场证据。

这是陈进精心设计的一个铁证。

他一共有三张身份证，除了购车买房的那张外，他用真身份证订了806的房间，再用第二张假身份证订了楼上906的房间。

在晚上，趁着夜色笼罩，他先来到906房间，这是顶楼，他从窗户上挂下一条软梯和一根保险带，那天是风雪天，陈进早在前几天的气象预报中就得知，没人会看到一个风雪天夜晚的顶楼房间会有这么一幕。随后，他来到806客房，用保险带固定自己后，顺着软梯爬进906房，把保险带和软梯收了后，一晚上他都住在906房。第二天早上作案时，他离开906，并且经过化装打扮，戴上帽子，离开酒店，使酒店的一楼大厅监控也拍不到他的脸。

在作案后，他回到酒店的906客房，按同样方法爬回806，在这个风雪天依然没被任何人看到。此后，他一直等到9点，这才正大光明地离开了806房，从而营造了一个坚实的不在场证据。

当然，他考虑到如果警方有极端聪明的家伙，会怀疑他一个人作案，并且想出了楼上楼下转换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可能性。

好吧，如果真有那么绝顶聪明的警察，警方依旧会一无所获。因为警方会发现，那一天九楼的监控或许是被清洁工的拖把撞歪了，没能拍到906房的画面，从而没办法确定陈进是否用上下楼的方法制造了身在806房的不在场证明。

而他登记的906房间的身份证，经查确实有这个人。但查了后会发现不是。

但凭这点能判断陈进没有同伙，一切都是他死前的虚张声势吗？

没办法。逻辑上，要证明一样东西存在是很简单的：找出这样东西。

但要证明一样东西不存在呢？很难。

他们找不出陈进的同伙，难道就能说陈进是在唬人，根本没有同伙吗？

找不出只因这个同伙被陈进保护得太多，线索太少。而陈进在法庭上的最后一辩，简直铁证如山，各项证据都指向了他还有另一个同伙这个事实。

通过随后的尸检，警方会发现陈进的肛门括约肌松弛，这也是他在前几个星期制造出来的。所以看守所的人会告诉徐增，前段时间陈进上厕所呻吟，以为是癌症发病。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用很痛苦的方式，让自己的肛门扩张，从而再次制造出自己是同性恋的铁证。

而警方问遍陈进同学，得到的供述都将是整个大学期间从未和女性有接触。

其实那是因为他大学时自卑，根本无关同性恋与否。

在美国多年他也从未谈过恋爱。这是因为他一直深爱着甘佳宁！

但警方呢，一定会认为他是同性恋！

至于杀害李、范两家的骑电瓶车男子，无疑是陈进本人。只不过他穿了紧身的薄衣服，并且整个人缩着骑车，造成视觉上这人不是陈

进的印象。

事实上，陈进在警局交代的犯罪经过，才是真实的。所以测谎仪都证明他没有说谎。唯独涉及他的犯罪动机，他和甘佳宁的关系，这些交代是他编造出来的。

他不惜冒着更高的风险设计处理江小兵的尸体，不惜在后面的每次犯罪中，画蛇添足，无疑是要营造出他有另一个同伙的坚实铁证。

他的整个犯罪计划无疑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他明明独自犯罪，却要让犯罪在警方侦查过程中，看起来是合伙犯罪。同时，在被抓获后，他又能给出充足的证据与合理的解释，让警方放弃案件是合伙犯罪的判断。最后，在法庭的最后一辩，他还要能列出更充实强大的证据链，来推翻前一次的解释。

三重的动机嵌套在一场犯罪计划中，并且每一重的犯罪动机都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而每一重的犯罪动机又能找出更扎实的证据来推翻前一重的犯罪动机。

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后发出一句赤裸裸的威胁：“虽然我进去了，可我那位朋友依然还在外面。哼哼，上门找过何家麻烦的要小心了，哈哈。”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进赢了这一局。

所有受害人家属，包括范家，再也不敢找何家的丁点儿麻烦，对于何家的事，更是闭口不谈。

这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是爱惜自己生命的，尤其是亲眼见证了这四起凶残的杀人案，并且得知还有一个凶手始终逍遥法外，警方再也没抓住。更得知了陈进并非为甘佳宁复仇，那个没抓住的凶手，才是替甘佳宁复仇的真凶。

这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挂在他们头顶，让他们做事不仅收敛许多，并且凡事都留有余地。

另一方面，省市领导在当天审理完，马上组织了商讨抓捕另一个凶手、保护受害者亲属的应急会议，领导都下了指示，要求他们亲属以后绝对不能再骚扰何家，否则公安机关一律进行抓捕，按照法律严格审判。此外，对金县的法治问题进行一次全面的治理，清退公检法体系中的害群之马。

这是省级领导下的指示，下面的人当然要听，没有领导会想这案子还有新情况发生，所有人都想尽快把这一页翻过去。

不管是干干净净翻过去，还是随着时间慢慢淡化糊里糊涂翻过去，总之，绝对不能再出事了。

而让徐增最意外的是，在陈进生命的最后，他不光是牺牲了自己，更为了甘佳宁的两个心愿，给自己贴上了同性恋的标签。

徐增很清楚，陈进从来都不是同性恋，他十多年来一如既往深爱着甘佳宁，怎么可能是同性恋呢？也正因他爱着甘佳宁，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谈恋爱。

他竟不惜扭曲自己的动机，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营造出另一个同伙，只为了完成甘佳宁的心愿！

可徐增从来都想不明白：像陈进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爱着甘佳宁这么多年？更重要的是，所有人，包括甘佳宁自己，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默默地爱着她。

陈进从来没有向甘佳宁表白过。从头到尾，他和甘佳宁都没说过几句话，陈进也从不让徐增告诉甘佳宁自己爱她。

徐增逢年过节去看望甘佳宁，并不是自己对她有好感，而是因为这个老朋友想知道她的近况。

甘佳宁从不知道陈进会如此深爱着他。她的世界里，或许根本没有陈进这样一个人的位置。可是陈进的世界里，全部是她。

这个秘密，恐怕只有陈进一个人知道，永远被带入他临死前的微笑中。

陈进永远记得那个故事。

刚进入大学时的他，瘦小丑陋，在班级中的学习成绩又差，从来不被人注意。他很自卑，极其自卑，感觉所有的生活、未来都是黑暗的。看着周围的同学一个个活泼开朗，享受着大学的自由和对未来的憧憬，他心中更无法承受，他觉得那是他这辈子最难以忍受的时光，他甚至想着自杀来结束这没有趣味的生命。

那一天晚上，他在学校后山的林子中，对着一棵树，一边低声流泪抽泣，一边脱下裤子，对着树做那种事。这是他发泄的唯一途径。

很不巧，甘佳宁偏偏在那个时候路过，并且看到了这一幕。她吓得马上逃走了。

陈进极度惶恐，他对未来的一切更是彻底地心灰意冷。第二天，恐怕所有同学都会知道了，自己再也没有脸面活下去了。

他一夜没睡，整夜都在想着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二天，他心灰意冷地去上课。上课前，甘佳宁从他身旁经过，微笑着朝他点点头，偷偷递给他一个信封。

他恐惧地拆开，看到里面写着几行娟秀的字：“你放心，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想你一定有很多心事，我希望你平时能与大家多沟通，如果有什么困难，相信同学都会热心帮助你的。当然，我也会。希望你尽快从低落情绪中走出来，做一个开朗、积极的人，热爱你的明天。”

“热爱你的明天”，陈进顿时热泪盈眶。他把这封信偷偷折好，放进自己的书包里，一直保存着。他回头看了眼坐在另一侧的甘佳宁，甘佳宁对他抱以一个亲切的微笑，伸出手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这个微笑，陈进永远忘不了。这是天使的笑容，这是人间最美丽的笑容。

从那一天起，陈进的一生都改变了。他开始对未来有憧憬。他开始努力学习。希企通过努力，明天一定会美好。

后来，他偷偷递给甘佳宁一封信，信上只写了“谢谢”两个字。

或许对于甘佳宁，这点小事不算什么，恐怕她早已淡忘了。

可是陈进永远忘不了。如果不是那一份鼓励，恐怕他早已选择了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所有生活都是这位天使给予的。他深爱着这位天使，他并不是想成为这位天使的另一半，他只是想这位天使能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

当得知甘佳宁结婚了，陈进由衷地替她开心。

当得知甘佳宁有了孩子，陈进仿佛是自己有了孩子一般高兴。

大洋彼岸，永远有一颗坚定的心期待着她生活美好。

只不过，这一切甘佳宁永远都不知道罢了。

法庭一片混乱，各个相关人员都在处理着后事，徐增悄悄离去。他的心在颤抖，他的心在流泪。

刚步出法院，徐增就接到了女朋友的电话：“喂，我听我爸说庭审现场出状况了，他那边正在处理。发生什么事了？”

徐增抿抿嘴，不情愿地回答：“没什么大事。”

“陈进判了吗？”

“判了。”

“死刑立即执行吗？”女朋友对于这个差点害自己失去未来老公的凶手依然记恨。

“差不多吧。”徐增无力地回答一句。过了片刻，他突然笑起来，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不过他现在应该挺好的。”说完就挂了电话。

是的，陈进的目的达到了。他是应该挺好的。至少他死前是开心的。

可是，这一切从头到尾难道不是个悲剧吗？

何建生因为自己的倔强被打死了。

甘佳宁为了何建生付出了自己生命。

陆卫国无缘无故地陪葬了。

李刚的生命时钟被改写。

江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江家、李家、范家为此灭门。

张宏波死不瞑目。

陈进也闭上了眼睛。

王格东的仕途彻底走到了尽头。

但是，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徐增拾级而下，走下了法院的最后一级台阶。

他又望了一眼水泥平台上立着的巨型地球仪，地球仪上刻着两个大字：“法律”。

他苦笑了一笑。也许他找到了答案。（全文终）



紫金陈
ZI JINCHEN

著

第三部

《长夜难明》作者
紫金陈 作品
马伯庸 推荐

《低智商犯罪》姐妹篇

透视社会夹缝中的罪恶之源，写就最悲怆的宿命。
一阵宣泄之后，他掏出了那把多年来从未扳动过的手枪……

物理教师的 时空诡计

推理 —— 小说

版权信息

书名：高智商犯罪3 物理教师的时空诡计

作者：紫金陈

是否完结：是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楔子

当了半辈子警察的老好人叶援朝做梦也想不到，退休前会沦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一年前，叶援朝的独生女叶晴与县纪委书记的儿子交往不久，提出分手，双方发生争执，这位公子哥一怒之下，开车把叶晴当场撞死。后经公安、交警联合认定属于交通事故，因为本案事实清楚，所以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检察院不以刑事罪名提起公诉，最后仅赔钱了事。

为此事，叶援朝妻子一直要上访，但都被这位委曲求全的老好人劝阻，本着息事宁人、死者不能复生的态度，劝慰妻子。妻子与他争吵不断，患上严重抑郁症，最后跳楼自尽。

瞬间，叶援朝幸福的小家就剩他孤零零一人。在妻子七七忌日的晚上，他喝着闷酒，悲伤大哭。一阵宣泄之后，他掏出了那把多年来从未扳动过的手枪。

这时，一双年轻温厚的手握住了他的肩，告诉他：“就让一切，都交给我来处理吧。”



第一章

很多民众忍耐力很高。

你叫他闭嘴，他就闭嘴；你骂他，他绝不还口；你揍他，他还能给你笑一个；甚至你突破了他容忍的底线，谁知，他还有更低的底线，继续息事宁人维系他的生活。

于是你误会了：以为人都是这么好欺负的。你觉得自己很强大，无所顾忌。

可你不要忘了：世上还有一种人，他们很记仇。

当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于是，兔子开始咬人了。

晚上十点半，现场到处都是照明灯。当然，这不是开演唱会，而是刚出了起命案。

除了文职人员，宁县公安局几乎所有人都来了。

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宝国被人割喉杀于自家别墅门口，把当晚全县领导都惊得从饭桌后跳起来。

侦查圈围了方圆近100米，警察、法医、警犬、各色闻讯赶来的领导熙熙攘攘。

侦查圈外，县公安局局长正忙着打电话向上级汇报情况，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江伟焦急地在一旁踱步。

几分钟后，县局的法医从人群中出来，眉头紧皱。

“怎么样？”江伟急躁地冲上去问。

法医面色很凝重：“一刀割喉，直接割破气管，手法极其干净利落。”

“其他呢？”

“车上财物分毫未动，就把人杀了。”

江伟瞪着他：“那就是仇杀？”

法医点头：“应该错不了。”

江伟抿抿嘴，继续问：“凶手留下什么没？”

“一个脚印。”

“一个脚印？”

“嗯，我初步看了下，应该是王检察长下车正要走过去掏钥匙开他家别墅的铁门，背后突然一人冲上来，一刀割喉，随即在他背上猛踹一脚。从现场痕迹看，这一脚足足把王检察长踢出了两米远。”

江伟一时间还没想明白：“为什么割喉后还踢了一脚？”

法医道：“大概是凶手怕颈部动脉喷出的血弄脏自己，所以猛踹一脚。这个脚印留在王院长的夹克背面，非常清晰。”

一直忙到半夜，县检察院检察长王宝国被杀一案的基本案发经过大致弄清楚了。

王宝国住在金星小区，金星小区是个中等规模的小区，有多层、小高层和别墅，王宝国住在小区后侧的别墅群。

小区内有多处监控。但昨天电力公司已经贴出公告，当天晚上6点到次日早上6点，线路检修，附近区域停电一晚。所以事发当晚是没有路灯的。不光如此，监控机房也停电，小区的监控探头派不上任何用处。

更糟糕的是，现在是深秋，天气冷，当夜又是阴天，光线差，案发前后附近区域估计也没什么行人。

报案人是王宝国的邻居，一位做生意的老板，报案时间是晚上八点半。他从外归来，经过旁边时，看到王宝国车子停在门口，车灯亮着，另一侧，王宝国伏躺在血泊中。

王宝国当晚和朋友一起，据朋友描述，他大概八点不到动身回家，预计八点十分左右会到家。而报案时间是八点半，也就是说，王宝国死后仅过十几二十分钟就被人发现了，警方也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现场保留很完整。

从现场迹象上，当时王宝国下车准备掏钥匙打开自家别墅的铁门，就在此时，一个男人从背后扑上，用锋利的匕首一刀割破王宝国的咽喉，从伤口看，这一刀刺入很深，直接切断气管，使王宝国甚至都没来得及发出声音，这才使他老婆在屋内都没注意到外面的情况。

男人割喉用的是右手，也是大部分人的习惯，这点并无甚奇。

割喉的同时，凶手为防颈动脉喷射的血液溅到自己，一脚踢在王宝国背上，将王宝国踢出两米远，在死者衣服背面留下了一个清晰的脚印。

从现场遗留血迹看，凶手最多只是手上沾了点血，身上衣着没受影响，所以一旦凶手逃离现场，恐怕很难被人看出他刚杀了人。

至于凶手作案中，有没有留下其他包括DNA在内的证据，还有待进一步的侦查。但根据已知情况，凶手是背后突然杀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凶手并没有与王宝国发生正面的肢体冲突，恐怕很难留下DNA之类的证据。

在犯罪经过初步调查结束后，江伟和局长商量了下，安排几个人留下看护现场，其余人先回去休息，等明天天亮再具体规划。



第二章

会议室里气氛紧张，县局刑侦队的全班人马外加县局所有领导，包括一大早省里和市里下来的领导、专家、刑警齐聚一堂。

桌子一头坐着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气定神闲，一望而知便是这里级别最大的官。

他叫高栋，是市公安局的刑侦副局长，全省公安系统闻名的刑侦专家，多次获得公安部表彰。他岳父还是市政法委的书记，常委领导班子成员，可谓是个要能力有能力、要背景有背景、要关系有关系的人物。

检察院一把手被人割喉杀于自家门口，这不是一般的大案，这是要报备到公安部的特大刑事命案。

一大早，省里召开专项会议，成立专案组，最后决定此案交由市刑侦副局长高栋督办，因为一则考虑到高栋能力强，办案经验丰富，二则县局的刑侦副局长江伟曾是高栋的下属，高栋督办此案容易协调管理当地警力资源，三则高栋背景硬，人脉广，办案中需要各兄弟单位协调的工作，他出面最好。

高栋平静地听完江伟的案情介绍，问：“今天县里法医的最新调查有什么进展？”

下面坐着的一位四十多岁的法医汇报：“昨晚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物证鉴定，到现在为止，现场仅发现了一个凶手的脚印。从鞋的纹路上看，是一双皮鞋。鞋子大小是40码。除了王检察长身上留下的这个脚印外，附近水泥地上也找到几个，但水泥地保留脚印有困难，所以我们的提取和鉴定工作很难进行，这块目前交接给市局的法医组做进一步的分析。初步判定结果是凶手身高在165到175之间，体重在120到170斤之间。”

高栋不禁皱眉：“这个结果范围太大了。”

一刀割喉，随即一脚踢出两米远，毫无疑问凶手是男性。但男性40码的脚印，正常情况下身高就是在165到175间，根本不用法医鉴定。而水泥地弹性差，鉴定凶手体重更是困难。

法医尴尬道：“范围……是挺大的，不过背上这个脚印虽然清晰，却是凶手一脚的巨大外力作用下踢到王院长背上，这种情况下判断脚印所有人的实际身高、体重会有很大困难。而水泥地的弹性差，鉴定脚印的工作也不会太乐观。”

“周围花坛之类的地方没发现脚印？”

“没有。”

高栋抿抿嘴：“其他的呢，诸如凶手是否也受伤了？”

“没有，可以肯定凶手没有被王检察长的最后挣扎抓伤，因为这一切发生太快，割喉和踢出王检察长的动作，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我们检查王检察长的指甲，也没找出任何可疑的皮肤和衣服纤维组织。说明王检察长和凶手未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

“就是说，除了那个脚印，凶手压根儿没在现场留下任何包含他DNA的证据？”

“是的。”

高栋思索一会儿，又问：“凶器是匕首已经完全确认了？”

“嗯，是一把较长的匕首，很锋利，市局法医组同志也看过，这项结论没问题。”

江伟补充道：“金星小区内外及周边附近路段我们都进行了地毯式搜查，没找到凶器。”

高栋点点头：“看来凶手作案后把凶器也一同带出了现场。”

他思索一下，继续道：“现在唯一能肯定的一点，这是百分百有预谋的仇杀。因为人和车上财物没动过。并且，凶手是从背后袭击，表明王宝国回家时，凶手正在他家门外的某个位置蹲点。显而易见，

凶手是有备而来，目标明确，下手干脆。而且凶手偏偏挑了昨晚，昨晚小区停电，没有路灯，监控也全然无用。诸位想想，凶手挑昨晚下手，这是巧合吗？”

很多人都摇摇头。这案子很明显，敢对检察院检察长下手，凶手也一定知道后果，这一刀下去，就将制造出一个省市县三级轰动的大案。从杀人方式手法干脆利落这一点上看，凶手也是有备而来。而案发当晚刚好停电，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凶手特意利用了停电的机会。

高栋继续道：“案发前一天，电力部门在附近区域都贴出告示，第二天晚上要线路检修，停电一晚。金星小区听说是你们县的高档小区，平时安保还算可以，要进小区在王宝国自家门口割喉杀人，有点困难。凶手一定是抓住了停电的机会，在所有监控全部歇菜的情况下，趁机进入杀人的。”

江伟点头：“保安已经问过了，平时除了车辆，行人只要不是衣着邋遢的，出入小区是不需要登记的。加上昨晚由于停电，他们也就一个年轻保安坐在保安室里值班，当时那年轻保安在玩手机，没注意到有什么可疑人员。保安这块接下来怕是查不出什么线索了。”

“昨晚停电的区域是哪块？”

“县城东面的大部分地区。”

“这块地方面积有多大？”

“大概五六平方公里。”

高栋点点头：“这面积倒是不小啊。”他沉吟片刻，又问：“停电通知贴在了哪些地方？”

“停电范围内的大部分街道和小区都有张贴告示。”

“你们县停电次数多吗？”

“不多，一年也就两三次。”

高栋点点头，分析道：“根据已有线索，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起仇杀案。既然是仇杀案，也就是说凶手不会是昨天才想着去杀王宝国的，一定是在这之前就有了杀害王宝国的想法。而下手的时间挑在了停电的昨晚，这更不会是巧合。凶手一早就有动机，停电这个契机促使他下手。那么我们该想一想，凶手是怎么知道昨天晚上会停电的？”

高栋顿了顿，继续道：“凶手知道停电消息，共有三种可能。一是凶手刚好路过，看到了告示。二是凶手也住在镇东的范围内。三是这是一起雇凶仇杀案，仇人住在镇东，看到消息后通知凶手下手。”

说到这儿，高栋给专案组下了一个当前的侦查方向：“目前对这起案子，咱们要做的工作分三步走：第一，也是最重要一点，彻底查清王宝国的人际情况，谁跟他有仇，并且仇大到敢动手杀人。第二，在金星小区附近区域进行大面积的排查走访工作，寻找是否有目击者当晚见到可疑人员。第三，市局法医组接手物证的后续勘查工作，看看是否还有新的发现。其他还有什么要补充？没有的话即刻动起来，虽然是停电又马上到冬天，但八点多也不算晚，我就不信凶手杀人后没一个人见过他。”

说完，他想了想，又补充一句：“对了，大家注意到杀人手法了吧，背后一刀割喉，再踹出一脚。这种事不是大部分人做得到的，首先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承受力，其次要有一定的身手敏捷度。王宝国的人际关系排查中，尤其要注意是否有人干过类似侦察兵之类的工作。”



第三章

这套九十年代的商品房显得老旧而冷清，顶上一盏日光灯寂静地亮着，灯管覆盖了厚厚一层灰，显已久未擦拭。

墙上有个佛龕，里面摆着两张女人照片，一个是中年妇女，另一个是展露亮白牙齿笑着的妙龄少女，只是两张照片都是黑白的。

佛龕前，两支白烛悠悠燃烧，不时发出吡吡声响，下面的小方桌上放着一只盛满米的碗，碗上插了几支香，已快燃尽。另外还有几盆荤素菜，供奉着。

一旁的桌前，一个身穿警服的男人大颓地喝着闷酒。他头发花白，眼睛通红，警服敞开着。

他叫叶援朝，今年五十多岁，是镇派出所的副所长，公认的好警察、老好人。辖区内的各种治安纠纷，邻里矛盾，老百姓都愿意找他调解。可 he 从前做梦也想不到，家破人亡的遭遇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

原本叶援朝有个幸福的小家，独生女叶晴年轻漂亮，大学毕业后考进县里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妻子早年国企内退，他过五六年也能顺利退休，一家收入虽说不上多，但很稳定，福利也丰厚，夫妻俩积攒了一笔钱准备给女儿买房。

一年前，经人介绍，叶晴与县纪委书记的公子沈浩谈恋爱，原本以为对方父亲身居要职，女儿若能和沈浩结婚，一辈子吃喝不愁。相处不久后，叶晴发现沈浩多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遂提出分手。谁知沈浩执意不肯，双方多次争执。

最后一次沈浩驾车守在叶晴单位门口，叶晴下班一见沈浩，转头就走。沈浩大怒，放言：“今天你不回头，我直接开车撞死你！”叶晴不理睬，继续走，随后听到耳旁发动机呼啸，一辆坦克般的宝马越野车压住她，她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

事后，沈家动用多方关系处理善后，由于事发地是道路，经过交警、公安多方联合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车主负大部分责任，行人乱穿马路，承担小部分责任，车主也对死者家属积极赔偿，因此免于承担刑事责任。

突知独女噩耗，叶援朝夫妇一夜老了十岁。

妻子后来从派出所人员那儿听到了事故的内幕，怒不可遏，要去告状让凶手偿命。但叶援朝深知此事牵连众多，领导也不断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他自己也明白，他这都快退居二线的派出所副所长压根儿没办法动沈家分毫，便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一直劝慰妻子别乱来。

不久，妻子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多次去精神病院治疗，但效果有限，最终，趁叶援朝不在家时，选择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

叶援朝独坐在桌子旁，回想着一年来发生的一切，脸部肌肉开始剧烈颤抖起来。他再次猛灌下一口酒，望着佛龕里的两张照片，张大了嘴，憋红了脸，最终，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通红的双眼中落下了大颗的泪珠。

他仰头朝向天花板，咬牙切齿一番，豁然站起身，从包里掏出那把从未扳动过的手枪，狠狠地拍在了供桌上，随后，他拿出一直包在信封里的六发子弹，一颗颗竖直立在枪前，朝着照片低下头，紧握双拳。

“咚咚咚。”突然这时，一阵敲门声传来。

叶援朝吓了一跳，忙伸手把枪收回包里，却碰翻了竖排在桌上的子弹，丁零当啷，几颗子弹落在地上，发出一阵声响。

叶援朝忙快速地把桌上和地上散落的子弹装回包里，擦了下眼睛，收敛情绪，问道：“谁啊？”

“是我。”一个年轻、平静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叶援朝松了口气，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个子比叶援朝略高，长相普通，但整个人显得很沉着、冷静、文

质彬彬，给人足可信赖的感觉。

“你今晚没在学校值班？”叶援朝问了句。

男子微笑点点头：“我请了个假，晚自习让其他老师代了。今天是阿姨的七七，我过来一下。”他朝里张望一眼，颇有些唏嘘：“我也好些年没进这道门了。”

他走进屋，关上门，打量了一下叶援朝的表情，又看了眼桌上的酒瓶，没说什么，缓步来到供桌前，抽出三支香，点上，认真地拜了拜。随即转身，目光朝房子里看了圈，无意中发现了落在地上一枚尚未收拾掉的子弹。他走过去，弯腰拾起子弹，轻轻地放回桌上。

叶援朝看着他，他也看着叶援朝，两人都没说话，过了好久，男子微笑一下：“叶叔，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

“大概……可能我整理东西的时候弄掉了。”叶援朝掩饰着。

“枪和子弹，你不是一向藏得最仔细，连阿姨生前都不让碰吗？”

叶援朝没有说话。

男子看了一眼桌上的挎包，包里还鼓着，他淡淡地笑了一下，道：“叶叔，你是不是想着……”

“想什么？”

“想着为她们做点什么？”

“你……”顿时，叶援朝不知该说什么，在这个聪慧男子温和而明亮的目光下，叶援朝感到自己被瞬间看穿了心思。

男子停顿了些许时间。“昨天，王宝国死了，本来我只是猜测，”他叹了口气，拿起桌上的那颗子弹，随又放下，缓缓道，“看到这颗子弹，我确信了，真的是你……叶叔，是你做的。”

“你……”叶援朝瞪大了眼睛，神情复杂，欲言又止。叶援朝深知对方是个聪慧的人，他没办法欺骗对方，不光现在，即便是这男子还是个十多岁的少年时，叶援朝每次说谎话，都会被他马上识破，不过这男子却从未点破他在说谎。

男子继续平静地道：“王宝国没有杀人，却也间接杀了人。他罪不至死，却也同样该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叶叔，你是个好人，好人不该遭遇这么多不公平，好人不该负担这么多，好人更不该去杀人，即便杀的是个——浑蛋。”

男子径直走过去，拿起叶援朝的包。叶援朝木然立在原地，并未阻止。

男子从包里掏出枪和子弹，放在桌上，平淡地笑了一下：“这个玩具太危险，暂且由我替你保管。叶叔，你是个好人，不要再想这么多了。”他露出温和的笑容，伸手握住叶援朝的肩，轻拍一下，“现在开始，就把一切，都交给我来处理吧。”

男子的笑容淡定从容，叶援朝心里充满矛盾。

那一晚，他们谈了几小时。

此时的专案组组长高栋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即将迎来他从警以来最强大的对手。



第四章

顾远快要迈入教学楼时，有个大物体径直从他视线前方落下，他本能地往旁边一跳，一个装满水的气球在他面前炸开了。

看清是水球后，他松了口气，皱眉抬头寻找“肇事者”。楼上刚有许多脑袋探出来，在他抬头的一瞬间，缩得一干二净。

好吧，他无奈撇撇嘴：还好，没砸中自己，也没溅湿衣服。他转念一想，幸好只是水球，这帮学生尚未邪恶到用尿球、粪球的地步。他只能捡起地上的气球，扔进垃圾桶，走入教学楼。

从浙大物理系毕业后，顾远回到家乡宁县一中教书，一晃就是六年。

他思想很开放，对学生的管理很松，不过这不影响他带的班级成绩，带过两届毕业生都有人上了清华北大。

现在，他是高二文科重点班的班主任，同时还是两个理科重点班的物理老师。学生们知道他好相处，从不责骂学生，所以对他的善意恶作剧也频频发生，不过他总是一笑了之。

上课铃响起，他握着课本迈入文科班的教室。

一进门，他看到了不少同学脸上拼命压制住的笑意。他撇撇嘴，露出一个苦笑：“招吧，谁干的？”

全班哄堂大笑，但没人承认，显然，这是一起拥有大量同伙的“集体犯罪”。

顾远眼珠动了动，拍拍手示意安静下来，道：“理论上说，刚才我并没有防备，走进教学楼的速度是匀速运动，气球直径接近二十厘米，你们从楼上扔下气球，理应可以砸中我的，为什么失败了？当然了，我不相信你们这帮家伙会手下留情。”

一名小个子男生在下面起哄：“那我们下次可看准了砸。”

顾远摇摇头，笑着看着那人：“难怪你上次物理不及格。”

男生一脸无辜：“这跟考试有什么关系？”

顾远笑了笑：“这明明是一道物理题，好吧，我给你们出个题。”他转身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起来，“一个人以两米每秒的速度朝A点进行匀速直线运动，此时，A点上方十米处有一个水球随时可能掉落。问，当此人距离A点多远时，水球落下刚好能砸中他？”

下面的学生马上给出了答案。

顾远满意地点头：“瞧，这个简单的题你们都答对了。如果你们先掐秒表计算我平时的走路速度，再计算气球的高度，于是就能算出气球的落地时间，然后在我走到你们的计算结果范围内时，你们扔下气球，我今天不就洗了个澡吗？所以呀，物理这门课是很有意思的。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心里想着文科高考不考物理，平时都不愿在这门课上花时间，不过我担心好多人接下来的会考有麻烦哪，不管你们喜不喜欢物理，会考前总要花点心思的。如果大家会考都拿了A，再来好好设计捉弄我的方案吧，怎么样？不过游戏道具上限只能是水球，如果哪个浑蛋敢用铅球，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哈哈，好！”学生一片欢呼，一场学生的恶作剧被他分析成了一道物理题，这样的老师哪个学生不喜欢呢。

顾远眨眼道：“不过嘛，鉴于你们今天没砸中我，我觉得你们在力学方面还比较薄弱，需要着重攻关，这堂课后我给你们出个力学的小测验，不及格的我得找他‘促膝长谈’了。”

学生们叫苦连天，忙道：“别呀，今天的事是班长策划的，气球也是她扔的，她没扔准不代表我们物理没学好呀，让班长一个人测验吧。”

“曾慧慧扔的？”顾远意外地看向班长，这女孩长得斯文，平时也很懂事听话，他实在想不到这么一个文静的女孩居然成了恶作剧的“策划人”，看来任何外表乖巧的学生都有腹黑的潜质。

曾慧慧红着脸低下头，顾远心里无奈苦笑。大概学业压力太大了，连这么老实的女生都学会恶作剧了。



第五章

高栋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看着卷宗，思索破案的方向。

江伟推门而入，坐到他面前，放下手中的一沓文件。

“查到些什么了吗？”

江伟皱眉摇摇头：“法医组那边工作没什么进展，除了现场遗留的这个脚印外，很难再有大突破了。”

高栋点点头，这个结果不出他意料，因为几次现场搜查下来，都没发现其他物证。

“王宝国的老婆、亲戚、朋友、同事，我们基本都问过了，他的大致人际关系已经登记在卷宗里，不过从他家人和单位同事的口中，都问不出有谁会想着杀了他。”

高栋皱眉道：“王宝国在你们县干了多久？”

“八年。”

“这八年里，他总会跟人结怨结仇吧？”

江伟点头：“小过节应该有，但和他有实质大仇的好像找不出来。就算有人不喜欢他，讨厌他，甚至恨他，但他毕竟是检察院的一把手，对他有不满也不敢表现出来。”

高栋微眯着眼睛，分析道：“一般这种典型的仇杀有三种可能性。一是经济纠纷，二是感情纠纷，三是工作矛盾。你要重点分这几块去查。”

“嗯，这部分工作还会继续深入的，但现在暂时没找到具体可以怀疑的对象。”

高栋掏出烟，给江伟扔了支，自己也点上，缓缓吸了一口，问：“王宝国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

“还可以，也就一些人情的往来和工作上的额外福利。”

江伟说的“额外福利”自然是指阳光工资外的收入了。

高栋继续问：“他有没有在社会上的公司参股之类的？”

“没有，他是外地人，有个女儿还在读书，他姐姐在经商，不过他并没有参与。我们问了他老婆，他老婆也说只是自己买房投资，没有跟人合伙办过企业。”

“看来经济纠纷不存在，那么感情这块呢，他外面有女人吗？”

“我们问了个别人，他们透露王宝国前几年跟一个小学女老师有关系，后来那个老师调到市里教书去了。我们从多方渠道了解到，那个老师是有家庭的，虽说现在可能还与王宝国有联系，但联系不会太频繁，基本排除了犯罪动机。这件事没几个人知道，那个老师的丈夫最近一直在市区上班，没离开过，排除了犯罪可能性。另外，王宝国在外没有固定的二奶，顶多是娱乐场所的小姐，也仅仅是逢场作戏。”

“工作上呢？”

“王宝国性格稳重，懂分寸，检察院内部和其他单位间，没听闻谁跟他特别不和的。”

高栋牙齿咬着香烟，手按在额头上：“照这么看，这案子有点难办了。”

江伟道：“老大，现在情况虽然不太乐观，但我想问题还是出在人际关系这块。因为这案子是个典型的仇杀，一定是我们人际调查还不够深入。毕竟凶手在平日里，忌惮王宝国的身份，就算心里再恨，有再多的不满，也不会轻易表现出来，所以人际关系需要挖得足够深。”

高栋点点头，道：“你说得没错，这块工作必须越早有结果越好，时间拖得久了，就算找出可能的嫌疑人，到时证据也可能被凶手销毁了，不太好处理。另外一点你要知道：凶手是知道王宝国住所的。也就是说，凶手是熟人的可能性较大。”

“那也未必吧。或许凶手是通过跟踪查到王宝国住所的呢？”

高栋摇摇头：“靠跟踪知道王宝国具体住所，可能性不高。一则金星小区平时安保较严，监控探头多，跟踪很困难并且容易留下证据。二则停电这个机会促使了凶手杀人，这是临时性的契机，不是凶手可以提前预料的机会。前一天贴出停电公告，第二天凶手杀人，短短一天时间，凶手很难跟踪出具体住所。当然了，你也可以安排人查下前几天的监控，看看是否有人跟踪过王宝国，不过我觉得希望很小。”

这时，办公室有人敲了下门，一个县局的刑警队员跑进来，道：“老大、高局，刚我们民警走访时，得到一条线索。前天晚上大概八点多，有人在离金星小区三条街的地方看到一个人急匆匆经过。现在还不能判断目击者看到的人是不是凶手。”

高栋急忙问：“目击者看到的人有什么特征？手里拿着刀吗？”

“没看到有没有拿刀。当时路上停电，很黑，目击者距离那人大概五六米，说是看着背影有点像派出所副所长叶援朝，打招呼叫了声，对方没回应，径直走了。他也不能判断看到的到底是谁。我们民警这两天在附近走访，今天刚好问到的，也不知道这条信息是否会和案子有关。”

高栋抿抿嘴：“到现在就这一条线索吗？”

“嗯，是的。”

“好吧，”高栋有点无奈，“那你们继续接着查吧。”

等警员走后，高栋哼了声，道：“现在快冬天了，晚上本来就行入少，又遇停电，这下连目击者都找不出来了。查了两天也就问到这

一个可有可无的线索。目击者连对方是谁也没看清，手里有没有拿刀也没看到，更不能判断目击者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凶手了。”

江伟道：“我估计凶手杀人后，匕首应该藏在衣服里了。”

“这是肯定的，如果凶手拿着一把长匕首走在街上，就算停电也会带来很多目击证人。对了，刚才你们的人说目击者看到那个人背影像谁？”

“县城派出所副所长叶援朝。”

“派出所副所长？他和王宝国有关系吗？”

江伟思索下，道：“直接关系没有，间接倒是有点关系。”他摇摇头，道：“不过不可能的，老叶是个老实人，虽然最近情绪不太好，但不会做杀人的事的。”

“最近情绪不太好是什么意思？”

江伟犹豫了一下，支吾道：“老大，这事你们市局一点都不知道？”

高栋奇怪地打量他：“我知道什么？你们下面派出所的人我又不认识。”

“嗯……是这样的，我们县纪委书记你认识的吧？”

“好像姓沈的一个老头儿吧？市里开会时见过，我一时想不起来。”

“他叫沈孝贤，在县里当官几十年了，关系很硬——”

“我听说过，好像他战友是省里的领导。”

“没错，反正就是个有能量的人物。”

“那又怎么了？”

“一年前他儿子沈浩和叶援朝的女儿叶晴谈恋爱，沈浩那小子是个花花公子，在外经常和各种女人玩，叶晴知道后，提出分手，结果沈浩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这小子一怒之下，开车把叶晴撞死了，事后……”

高栋脸上赫然变色，打断道：“等一下，你说故意把人撞死！”

江伟脸露尴尬：“是的。”

高栋冷声质问：“这种刑事命案怎么没报到市里来？”

按规定，所有刑事案子都要报备到市局，高栋是市局刑侦副局长，大部分卷宗都会看过，尤其是出了命案，他一定有印象。但他从不知道这件事，显然是他们县没报上来。

江伟低着头：“这……这件事后来没立案，因为……因为沈孝贤托了很多关系，让县里几个部门一起把事情压下来，当成交通事故处理了。”

高栋鼻子冷哼一声，抽出一支烟点上：“这事你有份吧？”

江伟急忙推脱：“这事是邵局长亲自拍板的，我没插手，只是告诉我这不是刑事案件，不用我们刑侦队出面。”

高栋长长吐出一口烟，冷冷道：“你自己在外做官几年，遇到事也不跟我打招呼了。”

江伟慌忙否认：“没有的事，这……这案子是省里和县里领导来说情，让所有相关单位不要报到上面的。”

高栋叹口气：“这件事真没你的份？”

江伟坚决道：“我顶多知情，这件事从头到尾我们刑警的人马没参与。”

高栋抿抿嘴，皱眉道：“好，我相信你，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我也从不知道。我必须跟你说几句，以后再碰上这种事，提前跟我打声招呼。你以为这种事你们县里压着就没事了？以为凭几个领导

张张嘴就能把事情彻底圆上？你见识太短！这种案子极易翻案！到时候当初所有责任人都要追究。这种事又不是没发生过，有空你多看几本历史书！”

江伟被高栋一顿不怒自威的话说得胆颤心惊，低头红着脸道：“老大，以后我一定先问问你的意见。”

“算了，你现在也是个副局长，其他话我也没必要多说。你继续说叶援朝吧。”

江伟收拾了一下情绪，又道：“后来几家单位联合认定后，按交通事故处理。沈家赔了叶家近百万的补偿。但叶援朝老婆不同意，他们家就这个独生女，一下子没了难怪她接受不了。她一直闹着要上访，要凶手偿命，不要赔偿。叶援朝是个老实人，一直苦劝着老婆不要闹了。结果她老婆得了抑郁症，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刚一个半月前跳楼自杀了。从那以后，叶援朝很少说话，整天愁眉苦脸，听派出所的人说他现在天天酗酒，也不管事了。”

高栋点点头：“也是个苦命人。那么他跟王宝国有关系？”

“直接关系倒没有，间接关系是王宝国当初也是一起协调叶晴被撞案的领导。当初叶援朝老婆闹到检察院，王宝国不想把事情弄大，就打电话叫来了叶援朝，还有县里、公安局、派出所的人一起来劝。后来王宝国放狠话，说如果他老婆再去闹事，就抓到精神病院去。叶援朝求大家原谅，大家毕竟也都理解，安慰他一番，让他管好老婆的事，工作可以先放一放。”

高栋沉思片刻，让他头脑中的叶援朝形象更清晰一些，过了半晌，问：“叶援朝知道王宝国的家庭住址吗？”

“知道的吧，县里政法系统各级领导都登记了通讯录，老叶是县城派出所的副所长，肯定知道。”

高栋想了想，道：“我看这样吧，下面的人继续进行案发地周边的走访工作，同时安排人把目击者的口供录得再详细些，另外，派人查查叶援朝最近的行踪，尤其是前天晚上的动向。”

江伟道：“我觉得叶援朝不可能吧，他是个老实人，大家公认的老好人，叶晴死后他也一直劝着老婆不要闹。再说就算他受刺激了要报仇，也该找沈孝贤，跟王宝国没关系啊。”

高栋点点头：“你说的有几分道理，目击者也没看清，只说背影像叶援朝。但现在我们手头没其他线索，这条线还是先查一查吧。”

“查叶援朝的行踪是直接问，还是怎么样？”

高栋思索一下，道：“先不要直接问，我们光凭单个目击者说看到一个人背影像叶援朝，就去调查他，影响不太好。一则目击者看到那个急匆匆走过的人，是不是凶手无法肯定。二则就算是凶手，背影像叶援朝，又不是说就是他了。三则我也感觉像你说的这样一个老实人，不会去杀人，即便要杀人，冤有头债有主，不会找王宝国。乱怀疑体制内的人不太好。你们先到他们派出所问问情况，查查考勤记录。对了，这事别让你们刑警队的人办，让其他人找个事由去了解。”



第六章

晚自习时，顾远把班长曾慧慧叫到办公室。作为一个班主任，经常给学生做思想工作必须的，尤其是现在的高中生，想法很多，加上社会变化快，吸引了学生过多的注意力。许多原本学习用功的学生到了这个阶段，常常会懈怠，成绩快速下滑。

很多家长和老师是站在圈外看问题，觉得成绩下滑是因为学习压力大，跟不上节奏。作为过来人的顾远很清楚：但凡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找内因，一定是学生本人的心理变化。

顾远从不建议班上的学生遇到心理问题去找学校的心理老师。

前几年他的一个天真的男学生去找心理老师，说自己有个喜欢的女生，最近看不进书，该怎么办。结果第二天心理老师就把该生谈恋爱的事情告知了班主任和年级组长。

顾远认为这种出卖学生隐私的所谓“心理老师”，还不如称“心理屠夫”恰当。他很擅长观察每个学生的一举一动，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立场给学生建议。

“你先坐吧。”顾远让曾慧慧坐在一旁，他放下手里批改的作业，打量一下她，“最近你的成绩好像有点下滑，数学差点不及格，是意外吗？”

“也……也许吧。”曾慧慧一听到“成绩”二字，就低下了头。

顾远哈哈一笑，摇摇头：“应该不是意外，成绩有波动很正常，但波动太大肯定有问题了。说说看，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曾慧慧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问题。”

“我感觉你最近常心不在焉的。”顾远看了眼旁边很远处坐着的一个老师，伸过脖子轻声问，“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曾慧慧顿时脸一红，连忙否认：“没有的事呢，下次我一定会考好的。”

顾远打量她几眼：“真的没有？”

“没有。”这次曾慧慧的回答很干脆。

“那会是什么问题？我希望你能坦白告诉我，我相信我的观察是没错的。”

“真的……真没什么。”

顾远皱皱嘴，笑了笑：“好吧，你不愿说就算了，我相信你自己能解决的，对吗？”

“嗯。”

“行，那你先回去自习吧。”

曾慧慧正要起身离开，犹豫了一下，又坐回椅子上，脸上微微泛红：“小顾老师，等一月份会考完，你是不是就不教我们了？”

顾远笑了笑：“当然，物理会考结束，你们就全身心准备高考科目了，物理书就可以扔掉了。”

“那……那你还继续当我们的班主任吗？”

顾远做了个“不知道”的手势：“我是个物理老师，至于到了高三学校是否还要我继续带你们这个文科班，我不知道，一切听学校安排。反正高二肯定是我带完的。”

“如果……如果你不当我们班主任，会去教哪个年级？”

“这我就更不清楚了。怎么了？”

曾慧慧显得有些慌张：“没什么，就是……你知道，我们全班都很喜欢你。”她忙又加了句，“很喜欢你当我们班主任。”

顾远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我也很愿意继续当你们的班主任。”

曾慧慧站起身：“如果……如果学校要换其他班主任，我们全班同学一定找学校强烈反对。”

顾远尴尬地张张嘴：“这个没必要吧，哪个班主任都一样。”

“不，你不一样！”

顾远一愣。曾慧慧表情尴尬，忙扯开话题：“你鞋子破了。”

“我的鞋子？”顾远一直坐在位子上，脚伸在桌子底下，曾慧慧根本看不到，不过鞋子在今天打球时确实破了。

曾慧慧忙补充一句：“晚饭后路过篮球场，看到你鞋子破了，这双球鞋好像没见你穿过。”

顾远眉头微微皱了下了，笑着道：“你观察挺仔细，快回去自习吧，今天耽误了你挺多时间。”

“没关系，我愿意。”说完，曾慧慧顿觉唐突，忙起身告别回去自习。

顾远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叹口气，摇摇头，重新批改起作业。



第七章

江伟走进办公室，看见高栋正站在旁边，右手里拿着一支笔，对着空气比画着。

“老大，你在做什么呢？”

“模拟凶手杀王宝国的场景。凶手从背后一刀割喉，再一脚把王宝国踢飞，这两个动作很娴熟，不但需要经过精心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凶手心理素质要好。换成普通人，即便想好了从背后割喉后再猛踹一脚，使自己不沾上血，但到真正犯罪时，能够冷静控制自己情绪，按照计划中的两个动作完成，这不简单。你们县之前有出过类似恶性案件而凶手没被抓到的吗？”

“没有。”

“看来凶手是第一次犯下这种极度凶残的罪行，这份心理素质好得出奇。对，胆大心细，极其冷静。这样的凶手在现实生活里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内向的，看上去古怪的家伙？还是一个平时生活中压根儿看不出会犯罪的人？”

高栋心里打出了问号。他亡命之徒见过很多，但亡命之徒杀人虽然凶狠，胆子也极大，表现得很冷静，却很少会想到在杀人的瞬间踹出一脚，使自己不沾上血液。这一脚一定是凶手计划内的！这点他可以肯定。

江伟道：“老大，你让我调查叶援朝有眉目了。我下面一个刑警和县城派出所一个警员是同学，我让他套话，听说自从叶援朝老婆跳楼后，老叶就整天酗酒，曾经一次酒后发怒说这些狗官，都该死！”

高栋眉头微微挑起：“他一个副所长，敢说这种话？”

“对，不知道是酒后胡言乱语，还是这正是他心中所想。”

高栋慢慢道：“酒后说的话，有些虽然是心中的真正想法，不过到清醒之后，会不会继续抱着这种想法因人而异。对了，叶援朝11月25日晚上在哪里？”

“案发当天他没值班，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不过你刚才说到凶手胆大心细，这点让我想到一条信息。”

“什么？”

“听说老叶年轻时先入伍当过侦察兵，打过越战，复员后进入公安系统，当过刑警……”

“他当过侦察兵，还做过刑警？”高栋眼中寒光闪了一闪。如果凶手是叶援朝，那么当过侦察兵和刑警的身份，就能很好解释凶手冷静的心理素质和敏捷的手脚了。

“是的，他过去是刑警，后来有一次抓捕一个杀人犯时被捅伤了。上级给他申报了二等功，考虑到他当时被捅伤了腿，以后行动有所不便，所以安排他当了派出所的副所长，一干就是二十年。”

高栋仔细地询问：“他伤了哪条腿？”

“左腿。”

“现在对他的走路还有影响吗？”

“我见过他很多次了，他走路有点左倾。”

高栋思索了片刻，打电话问刑侦队的人目击者口供有没有录好，下面人说录好了，还在整理。高栋让他们别整理了，直接送过来。

等他看完了整个口供，寻思片刻，道：“目击者口供说无法确定看到的人是不是叶援朝，他当时认为是叶援朝的判断依据是，看到背影发现此人走路微微左倾，整体印象感觉是叶援朝。”

江伟将信将疑道：“难道真会是老叶干的？这……这如果真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高栋咳嗽一声：“现在也没其他线索，只能按这条线先查查看，确认一下他是否有犯罪可能。首先他有一定的犯罪动机，尽管他犯罪动机不充分，他更该直接找沈孝贤，而不是找处于间接关系的王宝国，但说不定正由于王宝国家中当晚停电，所以他趁机先杀了王宝国吧，目前不能排除他犯罪的可能性。其次他干过侦察兵和刑警，心理素质应该是好的，而且年轻时底子在，身手应该还可以。目击者判断依据是遇到那个人走路是左倾的，这点也跟叶援朝符合。另外叶援朝左腿有伤，踢王宝国的一脚是右腿，不碍事。嗯，总之先把这人查查，如果排除了犯罪可能性，咱们再找其他的破案线索。”

“我看这样行。”

高栋又问：“对了，叶援朝家住哪里？”

“我听说是靠东南面的老城区一带。”

“这次他家有没停电？”

“这我不清楚，得打电话问问。”

很快，江伟打电话问清了叶援朝的住所和11月25日晚上的停电具体范围，在电脑前打开县城地图，指给高栋看。

高栋微微沉吟：“当晚叶援朝家里没有停电，而他家的隔壁一条街刚好是停电区域。他知道停电消息很正常。而且他家与王宝国家的小区直线距离仅两公里，这个距离在快速犯罪完成后回到家中也很方便。行吧，既然这样，就先详细调查下这个叶援朝。”

“老大，主要查哪块？”

“查他11月25日晚上人在哪里，有什么证明。这次调查从旁人口中是问不出的，得直接找他本人。你们县局的都是熟人，不太方便。我派市局的人过去。”



第八章

今天是周六，学生下午上完三节课就放假了。

顾远早早吃了晚饭，开着他那辆廉价的三厢雪佛兰来到城北，今天他是来踩点的，目标是县人民法院院长胡海平。

胡海平在当地的口碑不太好。

首先他是学历史的，不是学法律的，结果也能当上法院院长。

其次据说他为人好色，他离异多年，膝下一女在国外，平时独居，所以他经常下基层慰问女群众。

倒是他的财产方面——他在财产这方面似乎很低调，没住别墅，住的是小区电梯房，开的也是公车，身上不戴明显的奢侈品。不过这不是说他没钱。他有钱，很有钱。这点宁县人都知道。

胡海平的住所是叶援朝告诉顾远的。

顾远很谨慎，开车来到城北后，把车停在了很远一条街上，然后步行前往胡海平的小区。这么做自然是避免日后被警方查监控时注意到他。

他正穿过一条热闹的道路，背后传来一声叫喊：“小顾老师！”

他回头看去，是他所教的理科班上的尖子生陈翔，陈翔正手里拿着书，站在一个卖盐水鸡的小推车旁。

“小顾老师，你怎么在这里？”陈翔眼中充满喜悦，见到他很开心。

顾远笑着走过来：“这不你们放假了，我也休息休息，去朋友家一趟。”

陈翔转向小推车后的中年妇女：“妈，这就是我跟你常说的小顾老师。”

顾远看向那名妇女，两处鬓角发白，脸上也多有皱纹，看着比实际年龄显老得多。他朝女人点点头：“原来您是陈翔妈妈，陈翔学习很好，数理化都很突出，是我带的最好的学生了，明年全国竞赛时，如果他数学和物理都拿到好成绩，保送清华北大都不是问题哩！”

妇女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皱纹笑得更深：“真是多亏顾老师的帮助啊，我常听他说顾老师你很照顾他的，他特别喜欢你。来，顾老师，这只鸡你拿去。”她忙着抓出一只油光发亮的盐水鸡，熟练地切起来装袋子里递给他。

顾远忙着拒绝，但盛情难却，母子俩一定强塞给他这只鸡。于是他只能拎着一只盐水鸡去为犯罪踩点。

走出街道好远，顾远偷偷背过身看了眼陈翔母子，母子两人正有说有笑，或许母亲正在为儿子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儿子正在为将来的出人头地充满憧憬。

顾远笑了笑，眼眶有些湿润。

他所教的宁县一中是省一级重点中学，全县的尖子生都在这里，除了中考成绩好进来的外，每年还有一些家境优越的借读生和官员背景的关系户子弟入学。

他所教的学生里，家庭条件千差万别，有的是特困生，甚至双亲早亡跟着亲戚的，或者双亲患病的，他们生活很勤俭，学校食堂每餐只打一个素菜，更有人常常靠廉价泡面过活，但这些学生的成绩都很好。

也有的学生家境非常优越，每天上下学都有高级车接送，这类学生的成绩有好有坏，也并非有钱人的孩子一定不思进取。像曾慧慧家庭条件就很好，爸爸是公安局的领导，妈妈也是事业单位的，她自己读书也很上进。

顾远对自己学生的家庭情况多少有一定了解。他知道陈翔家境不太好，所有的学习参考书都是去图书馆借的过时书籍，所以他也常常会把资料借给陈翔。陈翔学习很用功，除了英语不是很好外，其他科目都领先。照此前景，即便清华北大不一定十拿九稳，其他的重点大学肯定没问题。

相信这孩子也是为了改变家庭命运而努力读书吧。

顾远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平时过年过节，他这个班主任也常有家长来拜访，多送超市卡之类的东西。不过只有今天，他突然觉得手里的这只鸡沉甸甸的。

又看了眼手中的鸡，顾远笑了笑，继续朝胡海平的小区走去。

叶叔告诉他那天杀害王宝国后，路上遇到人叫他，他没理会径直走了，虽然此后叶叔偷偷潜回家中没被人看到。但毕竟有目击者在案发地附近见到他了，这是个风险点，警方有可能问到了那个目击者，或许已经在调查叶叔了，但顾远已经做了安排。

不过此刻的警方绝对想不到，胡海平的最后一天也快了。



第九章

“老大，我们找叶援朝谈过了，他说自己11月25日晚上在家里。”办公桌前，站着一个三十开外的警员，他叫张一昂，跟随高栋多年，是他的得力干将。

“哦，”高栋想了下，问，“你们怎么问的？”

“我们到了派出所，约叶援朝到小办公室聊聊。我们直接告知了来意，说王宝国案发后，通过走访附近群众，有人说当晚看见一个人匆忙离开，背影看有点像他，所以进行例行的调查，希望他不要见怪。”

高栋点点头：“对方毕竟也是个警察，你们这样直接问虽有不妥，暂时也想不出其他好法子。好吧，那他有什么反应？”

张一昂道：“他表现出生气的样子。”

高栋思索下，道：“是很生气吗？”

“那倒也没有，我们提前亮明了身份，市局刑侦大队的，例行调查。他倒没发怒，只是言行举止对我们调查他表现出不满，说他一个警察，怎么会涉及命案等等。”

高栋点点头：“这个反应是正常的，如果他表现得平静或者特别生气，就有问题了，那样子就显得像在演戏。然后呢，你们还问了什么？”

“我问他11月25日晚上在哪里，做过什么事？……”

“等等，当你们问了这个问题后，他表现很配合吗？”

张一昂摇头：“没有，他回答很敷衍，就说自己最近时间每天晚上都在家，不愿意配合说具体在干什么。”

“嗯，这个态度是正常的。”高栋道，“你继续。”

张一昂道：“后来我们软硬兼施，做他思想工作，跟他说，这案子他也知道，是大案，我们办案是很严肃的，既然有人提供这条线索，我们不管对谁，都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调查一遍，他是警察，自然也该理解。然后他的情绪总算平复下来，回忆着说11月25日晚上大约5点多，他先在楼下小吃店吃饭，后来回家，一直在家里没出来过。”

高栋微微眯了眼，道：“关于他一直待家里有证据吗？”

“我们也问了他，他说5点多时他在楼下吃饭，我们可以去找店老板调查。之后回家他看过电视，上过网，电脑上搓了下单机版的麻将，以及给他老婆牌位上香，但整个晚上他的行踪没有其他人可以做证。”

“这就比较难办了，他称自己一直待在家里，又缺少足够的证据支撑。”高栋思考了一下，突然眼一亮，道，“他还说自己上过网？”

“对。”

“这个好办，你们马上去宽带运营商调他家的上网记录。”

张一昂不置可否：“这数据会有记录吗？”

对此高栋也拿不准，毕竟他以前办案只查过别人的网络聊天记录，还从没去宽带运营商查一户人家某一天是否上过网。想了一下，道：“去问一下就知道了。我想电厂有每户人家每天的用电记录，宽带运营商应该也有。”

“好，我这就去办。”

张一昂正要走，高栋叫住：“等下，你们忘了个重要事，叶援朝鞋子穿几码？”

张一昂一拍脑袋，慌张自责道：“这个还真忘了，只想着问他的不在场证明了。”

“这样吧，你先找江伟，问问他们县局这些年给单位里人发的东西里，有没有鞋子。有的话直接调记录，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再直接找叶援朝调查。”

等张一昂走后，高栋掏出本子，记下了今天调查的信息。

叶援朝称自己当晚一直在家，却没有证据提供，这条线还要继续查一查。王宝国案发现场遗留的最有用证据就是那个脚印了，只有鞋子对上号，才是真凶，这个是重点。至于王宝国的人际关系这块工作，相关警力依旧在调查着，截至目前尚未得到特别有价值的线索，希望能早日水落石出吧。

高栋揉了揉酸痛的太阳穴，闭上眼睛，仰头疲倦地躺在椅子上。

这种仇杀特征极其明显的命案，原本最好破，偏偏凶手挑在停电这个时间点下手，现场没留有用证据，而被害人王宝国又是个人际关系复杂的角色，和他有矛盾甚至结仇的一定很多，但仇人碍于他的官职，再大的怨恨平日也一定憋在心里，佯装笑脸迎合。

真是麻烦，麻烦哪。



第十章

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可能走上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职业都适合犯罪。

比如老师。老师这个职业犯罪时有点麻烦。

昨天是星期天，顾远买了辆新的电瓶车，从商店骑回学校附近的教师宿舍，短短几条街的距离，已经有三个人跟他打招呼了：“顾老师，买了辆新电瓶车啊？咦，你不是有汽车的吗？”

顾远只好连续解释了三遍，油太贵了，他一个老师开不起，老城区路窄，开车有时反而不方便，不如买辆电瓶车代步。

好在没人会对他买辆电瓶车好奇，深究下去。不过这提醒他犯罪时要格外小心，遇到熟人就悲剧了。

对于下面的行动，他已经有了充足的计划。再过几天就会有场冷空气，到时气温会更低，真正的冬天来了。那个时候出门，骑着电瓶车，戴上帽子和口罩，就不会引人注意了。

当然，电瓶车也需要改装，他将用喷漆把电瓶车换个模样。因为他考虑到案发后警方查监控，有可能注意到他，他的面部自然不会被拍进去，不过电瓶车的形象是跑不了的。尽管警方要在全县查一辆电瓶车可不太容易，小心驶得万年船，必须谨小慎微，从最坏角度考虑问题。

如果电瓶车不换个模样，警方对着监控的照片每家商店去问，说不定真被问出来，发现这种车最近刚卖出过一辆。

所以，作案前，他需要把电瓶车全身换个颜色，再换几个外观的部件。作案后，同样要用喷漆再次对电瓶车进行装扮，避免被警方地毯拉网式的搜查找出来。

法院院长胡海平的生命倒计时已经响起，只不过现在没有人会想到，胡海平更是不可能想到他的死法。

现在要做的，还需要再观察胡海平几次。

顾远作为一个高中老师很忙，常常要晚自习待办公室，所以只能在没排班的日子或晚饭时间去踩点。

今天是星期一，早上上完第一节课，门卫打来电话：“顾老师，你有个包裹。”

顾远心中不解，他没买过东西，为什么会有个包裹？不知是什么东西。他来到门卫领了包裹，拆开后看到是一双球鞋，他先是微微一愣，随即思索着觉得情况不太对。他把球鞋收好放进办公桌底下，继续去上课。

上课一开始，班长曾慧慧喊了起立后，全班同学一起喊：“小顾老师，你收到新鞋子了吗？”

顾远一愣，随即露出笑容：“你们还跟踪看我去门卫拿了包裹？”

全班同学笑成了一片，不少同学急着问：“小顾老师，鞋子喜欢吗？”

顾远连连点头，眼眶湿润：“喜欢，很喜欢，太谢谢了。不过这是谁花的钱？我作为老师可不能受贿。”

大家纷纷表示这就太见外了，曾慧慧道：“是我们班费出的钱，我们看到你打球鞋子破了，一商量，所有人都强烈赞同给你买双新鞋子。”

“嗯……多少钱？”顾远满脸都是不好意思的表情。

“不贵，几百块，你就别问了，谈钱太伤感情了。”同学们纷纷表示。

“这可不行，好吧，我个人赞助班费五百元，你们的心意我心领了，但花班费给老师送礼物，这个确实不行。”顾远表现得很坚决。

“这……”大家一时没了主意，曾慧慧道：“班费还有很多，我们不要你的钱，就算破例一次，下不为例，我们只想你答应我们一个要求，会考结束后，你依旧当我们的班主任，一直到高三结束。”

顾远心中一团暖意泛起，看着全班同学期待的眼神，点头笑了笑：“好吧，到时如果学校要换我去带其他班级，我会尽量跟学校申请的。至于班费，曾慧慧，你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

下课后，曾慧慧被带到办公室，还没等顾远开口，她就问：“小顾老师，鞋子试过了吗？大小合适吗？”

“稍微大了一点。”顾远回答。

“我问了班里的男生，他们说按你的身高，大概穿42码鞋子合适，我们想给你一个惊喜，没有问你，结果偏大了。”她皱了皱嘴，“那你穿多少，是41码吗？”

顾远顿时目光一闪，随即收敛了表情，笑道：“没关系，大点也能穿的。”

“不行，鞋子不合脚穿着不舒服，你是多大的尺码，我把鞋子拿去换了。”

顾远半点都不想在鞋子尺码的问题上停留，忙道：“真没关系，有时候我也穿42码的鞋，不用费心了。对了，送我鞋子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吧？”

曾慧慧脸上微微泛红，轻低下头，道：“嗯，我跟班上同学说了，看到你打球鞋子破了，大家都想给你一个惊喜。”

顾远抿抿嘴，道：“好吧，不过这次用的是班费的钱，一定要我来出，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做了。其他老师知道了，还以为你们厚此薄彼，心里有想法了呢，知道吧？”

曾慧慧有些失望地点点头：“好吧。”

顾远轻松地笑了笑：“不管怎样，真的很感谢你们的信任，我很感动。”



第十一章

张一昂很无奈，调查叶援朝这活可不是他想干的。

没有任何证据指证王宝国是被叶援朝干掉的，仅凭单个目击者看到一个走路匆忙的人像叶援朝，就要去调查这样一个老警察？这太不合适了。

就算叶援朝老婆女儿都死了，他情绪不稳定，每天酗酒，甚至酒后扬言这些狗官都该死，难道他就一定会去杀人了？

可是领导的一句话，这活再难办，他也得去干。

你总不能让高栋亲自去做这种尴尬事吧？

张一昂只好带了三个市局的同事，硬着头皮再次来到县城派出所。

昨天他们走后，派出所内马上知道了他们调查叶援朝的事，叶援朝为人老实本分，所有同事包括所长都尊称他一声叶叔，他们也都知道叶援朝家中变故，很是同情。全所上下都对刑侦队光凭单个目击者说辞就来调查叶援朝愤愤不平。

今天张一昂带人又跨进派出所，所内人员光明正大地先来一声不待见的冷哼。

张一昂一行愈加尴尬。他抿抿嘴，耐着性子问值班警察：“你好，请问叶所在吗？”

值班警察看了他们一眼，懒洋洋地拿过自己水杯起身倒水，背身说了句：“不在。”旁边坐着的其他警察也都各自管着自己事，对他们四人不闻不问，个别人还掩嘴偷笑。

“他今天没上班还是出勤去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事吗？”值班警察慢条斯理地倒完水回到座位，瞥了他们一眼。

张一昂心头泛起怒火，只是在人家地盘上不能发作。他跟了高栋多年，也算见多识广，其他兄弟单位领导见面也会叫他一句“张科”，实在没受过这种刁难。

可他毕竟也只是个副科级的警员，如果高栋这位副厅级的领导亲自过来，谅这帮小警察心里再不满，也不敢造次。

张一昂皱皱眉，继续道：“麻烦打个电话给叶所，说我们市局要找他谈点事情。”

那人依旧敷衍着：“可我不知道叶叔今天有没有上班啊。”

张一昂咬牙吸了口气，沉声道：“电话多少，我自己来打。”

那人看到对方隐隐动怒，这才不紧不慢地掏出通讯录，交给他们。

张一昂拨通电话，简单说明来意，需要再找他确认一下情况。

叶援朝倒还算客气，说自己今天休息，现在在外面，如果需要的话，他马上到派出所来。

张一昂微微一思索，忙说不用，他们到他家去。

听到要到家里来，叶援朝停顿了下，最终还是答应了。

问清住址后，一行四人很快到了叶家，开门进入后，张一昂先打量了一圈屋子。房里很旧，也显得很冷清，进门处是一个鞋柜，上面放了几双鞋子，有皮鞋和休闲鞋。他朝这些鞋子多看了几眼，又注意到对面墙上挂着的佛龕，里面放了两张女人照片，佛龕前的供桌上已经收拾一空，另一旁的桌子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叶援朝搬出四条凳子让他们坐，随后自己坐在一旁，点起一支烟：“找我还有什么事？”

氛围显得有点尴尬。张一昂轻咳一声，道：“是这样的，昨天还有些事没完全确认过，需要再了解一下。”

叶援朝吐了口气：“好吧，我也知道你们是需要，有什么要问的尽管问吧，速战速决。”

张一昂松了一口气，这样的态度就方便了，忙道：“我想问一下叶所，你脚上穿的鞋子是多大的？”

“问这个做什么？”叶援朝脸上露出一丝不解和警惕。

“王宝国案子凶手留下了一个脚印，”张一昂忙补充，“当然，我们不是怀疑你，只是例行的调查排除。”

“怀疑就怀疑，不用说客套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叶援朝一声不屑的冷笑，“我鞋子穿41码的，怎么，是不是和凶手的一样，如果是的话，你们可以抓我了吧？”

张一昂表情顿时停滞住了，满是尴尬，其他三人也不例外，过了片刻才道：“叶所，我们能不能看下你的鞋子？”

“随便，尺码大小又不能骗人。”叶援朝抬起脚露出鞋子给他们看。

这双皮鞋的鞋底确实写着41码，张一昂朝旁边的一位警员示意，那人站起身来到鞋柜前，把上面放着的鞋子一一拿起来看。叶援朝也不阻拦，一脸的无所谓表情。

全部检查完成后，警员朝张一昂点点头，重新坐回位子里。

张一昂心里已经完全把叶援朝犯罪的可能性排除了，无奈高栋要求必须查仔细，分毫不能放过，只好讨好地笑了笑：“叶所，昨天你说11月25日晚上5点多时，你先在楼下小餐馆吃了饭，是哪一家？”

“就是楼下斜对门的阿旺饭铺，你们下楼就能看到，我常在那儿吃。”叶援朝回答很干脆。

“之后你说你回到家里没出过门，有看过电视，上过网对吗？”

“是的。”

“我们能看下你的电脑吗？”张一昂目光对向了一旁的笔记本，笔记本没有连着网线，下面有一个无线路由器。

“随便。”

张一昂安排身旁的技术员开了电脑，查看一番后，道：“张队，可以了。”

张一昂点点头，跟叶援朝道歉，说他们下面干活的人也是没有办法，麻烦了叶所两次等客套话，带人离去。



第十二章

“老大，叶援朝的鞋子都是41码的。”一回到县局，张一昂就拿着调查记录找高栋汇报。

“所有鞋子？”

“是的，我们今天去了他家，他家门口鞋柜上，放着四双鞋子，两双皮鞋，一双休闲板鞋和一双球鞋，都是41码的，他脚上穿着的一双皮鞋也是41码。”

高栋思索一下，又问：“所有的鞋子都是旧鞋子吗？”

“对。”

高栋点点头：“这表明叶援朝平时所穿的鞋子，确实是41码。不过这还不能排除他的犯罪可能。凶手什么线索都没有留下，唯独留下一只鞋印，有可能凶手故意在犯罪时穿了双40码的鞋子，干扰我们的侦办。”

张一昂一听，脸露尴尬：“那我们得拿张搜查令去他家搜一遍了？”

高栋笑了笑：“这个再说吧，无凭无据申请搜查令查一个警察不合规矩。如果案子真和叶援朝无关，你们已经找了他两回，再去就不太好了。”

张一昂苦笑道：“是啊，派出所的人一见我们就摆脸色，就差没轰我们出来了。”

高栋哈哈一笑，安慰他：“辛苦了。然后不在场证明查得怎么样？”

“11月25日下午5点多，叶援朝在他家楼下的一家小餐馆吃饭，这点我们已经跟餐馆老板确认，叶援朝经常在那儿吃饭。之后叶援朝称

自己回家看电视、上了会儿网，再没出过家门。我们查过他的电脑，11月25日晚上确实有他的上网记录。”

高栋微微眯眼，问：“他上什么网站？”

“百度、新浪、网易、天涯，看的基本上是新闻页面。”

“他看什么新闻？”

“主要是国内的政治和时事新闻。”

“他有没有上过不符合他年龄特征的网站？”

张一昂看了一眼调查记录，摇头：“没有，看这些政治和民生新闻应该符合他的行为习惯吧。”

高栋点点头，继续问：“他上这些网站是在几点？”

“浏览器的历史记录只保存哪天看的，不记录具体几点几分，后来小刘找他的硬盘记录，查出上网时间是在当晚七点到七点半之间。”

高栋眼睛微眯：“如果他七点半还在上网，就没有足够时间去杀人了。嗯……对了，你们有没有问过宽带运营商，核实他家的上网时间？”

“查过了，现在小区里用的都是区域内的共享带宽，所以宽带运营商不记录具体每个小时段用户家中的使用流量，只记录该用户某天是否联网。由于叶援朝家里装着路由器，所以宽带运营商那边的记录是叶援朝家中一直处于网络连接状态。”

高栋思索下，道：“对了，叶援朝说11月25日晚上还在电脑上玩过单机版的麻将，有没有查过麻将文件的最新访问时间？”

“查了，最新访问是昨天，所以没办法知道11月25日当天他是否也玩过。”

高栋吐了口气，又问：“叶援朝家附近有没有监控探头？有的话还需要查查11月25日晚上他是否真没出过家门。”

张一昂道：“我们周边看了一下，那块地方是旧城区，监控很少，最近的一处监控离他家大概有五六百米远，是个路口监控，他就算出了家门，也没必要从那个监控下面走。老大，叶援朝11月25日晚上七点多上过网，证据确凿，可以完全排除怀疑了吧？”

高栋没有直接回答，转过身，思忖片刻，最后叹了口气，决定让张一昂回去继续围绕着王宝国的人际关系调查，叶援朝的事暂时就到此为止吧。

他重新理了一遍思路。叶援朝有一定的犯罪可能，但基本上可以排除嫌疑了。

首先从动机上说：他如果因为家庭破裂去报复，应该直接找沈孝贤一家，不该去找只有间接关系的王宝国。

其次现场留下一个40码的鞋印，叶援朝的几双鞋子都是41码，并且全是旧鞋。表明他平时就穿41码的鞋子。如果都是新鞋，那就要怀疑是叶援朝杀人后，买了41码的鞋子来撑门面，摆脱嫌疑。

另一种假设的角度，如果说是叶援朝犯罪时，故意穿一双和他平时不同号的鞋子，杀人时故意留下一个鞋印误导警方侦办，那么他应该穿42码的鞋子，而不是40码。因为一个人穿着尺码比实际脚码小的鞋子，会非常难受，行动不自如，这种关键的谋杀时刻绝对不能出现行动不自如的情况。而穿比实际尺码大一号的鞋，可以通过塞鞋垫、系紧鞋带来消除影响。

再次，叶援朝案发当天下午5点多在楼下吃饭，已经被证实。此后他回到家中，虽说没有人证来证明他没出过门，但他确实在11月25日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上过网，上网后再去蹲点犯罪，时间上很紧张，况且他也没办法预知那时王宝国还没回家。

当然了，叶援朝也可以下载个软件来进行自动上网，伪造他当晚上过网的假象。不过高栋从江伟、张一昂以及县局其他接触过叶援朝的人得到的共同信息，勾勒出的叶援朝形象是个憋屈的老好人，并不

是个逻辑严密、无懈可击的聪明人，而且也不太懂电脑技术。这样的人不会想出一整套不在场证明的伪证制造。

从犯罪动机、现场遗留的证据和不在场证明，几乎都排除了叶援朝犯罪的可能。

再加上两次张一昂找叶援朝调查时，叶援朝的态度和反应特征，也完全符合他的心理。

到此，高栋总算把叶援朝排除在了王宝国案子外。

但他还有个更大的难题，是谁杀了王宝国？目击者看到走路微微左倾、行动匆忙的家伙是凶手呢，还是个普通的无关过路人？



第十三章

今天是周五，本周是大周，也意味着高一、高二年级的双休日来了。

下午放学后，顾远买了几个熟菜，开车来到叶援朝家不远处停下。在进入单元楼前，他先若无其事地朝街两边张望几眼，判断应该没有人盯梢叶家，这才不慌不忙地走进。

进入楼道，他抬头不断打量，确认警方没有安装隐蔽的监控设备后，在叶家门前停下脚步，敲响了门。

带着一身酒气的叶援朝打开门，看到是他，愣了一下，随即让他进来，马上关上门。

顾远把菜放在桌上后，一言不发，沿着门口的鞋柜到整个客厅一圈仔细地搜寻了一遍，这才放下心，道：“我去煮点饭，晚上你别喝酒了。”

叶援朝应了声，又问：“你刚才在做什么？”

顾远淡定地笑了笑：“查查警方是否留下窃听器之类的东西，还好，没有。”

叶援朝唔了声，也不再问，坐到一旁，点着烟吸着。

顾远放好电饭煲，回到客厅坐下，看着面前的烟雾缭绕，笑了笑，道：“叶叔，以后烟还是少抽点，酒就更不要喝了。”

叶援朝顺从地点点头：“我知道了。”

两人沉默着，过了半晌，顾远道：“他们来找过你了吗？”

“找过了。”

“来家里还是去的派出所？”

“星期一在派出所，星期二到这里。”

顾远微微眯眼，思考了一下这条信息，道：“果然来了。”

“案子惊动很大，所有警力都在查，一定是问到了那个目击者。”

顾远点点头：“来了两次，看来他们对你怀疑挺重的。”

“他们说是例行调查。”

顾远摇摇头：“如果只是单纯的例行调查，来一次就够了，不该来两次。尤其你是体制内的警察。来的人什么级别？”

“市局刑侦大队的人，带头的是个副科级。”

“这次专案组谁是头儿？”

叶援朝深深吸了口烟：“市局的刑侦副局长高栋，也是几个副局长里面权力最大的。”

“这人厉害吗？”

叶援朝吐出口烟圈，狠狠点两下头：“很厉害！据说他从警至今，接手的命案没有不破的。他岳父是市政法委书记，非常强势，所以这次他当专案组组长，所有相关部门一呼百应，铁了心要破案。”

顾远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来调查你的是市局的人，市局的人江伟应该差遣不动，嗯，看来是这位高栋对你产生了怀疑。”

叶援朝把烟头往烟灰缸里按灭了，似乎无所谓地道：“或许吧。”

“星期二以后他们继续找过你吗？”

“没有。”

“这几天什么事都没发生吗？”

“是的。”

“有没有感觉他们在盯梢你？”

“我注意过，没有。”

“他们过来调查了哪些东西？”

“星期一是在派出所谈的，问了我11月25日晚上在哪里，我按你的办法回答了他们……”

顾远打断道：“你的态度，是否也按照计划中的，先是生气不配合，继而忍住生气，配合他们的调查？”

叶援朝点头：“是的。”

“嗯，叶叔你继续说。”

“第二天他们先到派出所，我休息，他们电话打来，约了我到家里谈。到家后，他们先查了我的鞋子尺码，后来又打开电脑，一个技术人员仔细地查了一遍电脑。”

“他们有没有搜查整个屋子？”

“这倒没有。”

顾远沉默了一会儿，分析着所有的信息，片刻后，道：“他们的两次调查，一定已经知道了你鞋子的尺码与案发现场的不符，并且上网记录提供了你的不在场证据，虽然这两项证据都不是无懈可击的铁证，还缺少人证，但足够了。加上你的犯罪动机不够明显。而他们在星期二之后再没找过你，我判断他们已经把你的嫌疑排除了。”

叶援朝眼中露出佩服：“他们要调查的东西，都被你说中了。”

顾远笑了笑：“我不过是通过现有已知条件，判断他们会查什么，除了这些以外，他们也没什么好查的了。顶多再走访一下周边的

群众，查看监控，当然这些工作是徒劳的。不过我觉得这只是暂时的。如果他们继续找不到杀害王宝国的凶手，恐怕只能再回过头调查你。”

叶援朝吐了口气：“要查就查吧，我也不怕。可是你……你为了我……为我们家做了这许多，唉，你年轻，前程大好，我不想害了你啊！”叶援朝眼中红了起来。

顾远笑着摇摇头：“叶叔，那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样的话不用再说了，我会妥善处理好一切。你是个好人，如果没有你，现在的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我欠你的。”

“不，”叶援朝坚定地摇头，“你记住，你从来没欠过我！”

顾远含泪点点头，笑了：“好吧，我从来没欠过你。”

叶援朝沉默许久，又道：“你好像话中有话。除了帮我造伪证外，你还打算做什么？”

顾远笑了笑：“才死一个王宝国，叶晴能满意吗？阿姨会开心吗？”

叶援朝顿时面色一寒，顷刻间被他的话震得惨白：“你……你还要？”

顾远握住叶援朝颤抖的手，坚定地看着他：“剩下的都将是自然死亡，而不是谋杀。相信我。”

之后，顾远说了很多，让叶援朝也不用为他担心，他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

临走前，顾远告诉叶援朝，今天过后，为了避免嫌疑，他基本上不会再过来看他了，警方以后可能还会继续调查他，需要 he 从容应对。

叶援朝望着顾远足可信赖的眼神，他不想顾远为了他惹上无尽的麻烦，可他也不想看着“凶手”逍遥法外，他满是矛盾。



第十四章

胡海平是法院院长，今年五十一岁，头顶已秃，他把边缘处的头发蓄得很长，横向披过来遮掩他的光脑袋。不过今天有件事将会破坏他的发型。

如果他算过命，并且算命先生靠谱的话，他在这个周一，也就是这星期的第一个工作日，该选择休息在家。可是没有，他还是如往常一样上班去了。

下午5点半，天色已经黑了下来，胡海平开着单位的奥迪车回到小区。他把车子停在自己所住单元楼下方的地上停车位里，随后下车，一手提着公文包，和往常一样朝单元楼走去。

他住的是小高层电梯房，共十七楼，是近年新造的高档公寓住宅，房子的外立面统一刷成经典耐看的土黄色，显得很气派。

他住在十二楼，是一套一百七十多平米的豪华大房子。

如果他今天走路脚步能够快些，那么他将躲过一场致命的灾难，可是他没有，他还是以平时的走路速度，不急不慢地往家走去。

他马上要走到一楼的水泥挡雨板下了，他甚至已经拿起公文包准备掏一楼铁门的钥匙。

就在这时，就在他离一楼的挡雨板仅一步之遥时，“砰”一声，一块天降巨石毫无预兆地轰隆把他砸倒，头颅直接开花，他没有任何的反应机会，当场殒命。

一刹那，周围万籁俱静，大约过了三五秒，远处其他路过的居民同时叫喊起来，纷纷往这边跑。

喊人的喊人，叫保安的叫保安，打电话的打电话，家长忙挡在孩子身前不让看见，一些跑得急的凑近看到砸碎的脑袋、手脚尚在植物神经作用下抽搐抖动，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转身大吐。

谁也没注意到，这么多围观群众中，有人偷偷捡走了两根绳子。

一小时后，现场停了七八辆警车。

此前救护车已经来过，但医护人员下车一看，显然神仙都救不活，询问了现场警察意见后，暂交警方处理，便先回去了。

高栋沉着脸下车，江伟和县局邵局长马上迎了上去。高栋扫了一眼不远处满满一大片交头接耳的围观人群，瞪眼不满道：“马上把所有围观人全部打发走，小区外的人都赶出小区，小区内的居民都让他们上楼！”

县局警力忙去疏散人群，高栋皱眉，背着双手穿进法医拉起来的帷幕中，仅看了一眼包在塑料薄膜中的只剩半个脑袋的尸体，忙扭头不看，快步走到一旁，紧闭嘴巴，忍住胃部的翻滚。

市局的法医组长老陈看见高栋，忙走过去，刚开口：“老大……”

高栋手一横，连忙制止：“等我缓口气。”

陈法医理解地等在一旁。他知道高栋接触过很多命案，也见过很多尸体，但极少有尸体会像这具那么恐怖，半个头颅被砸扁了，头发搅合在血肉里，难怪连高栋这样的人都看不下第二眼。从业没几年的警察今晚刚赶来时，鲜有不吐的。甚至刚才检查尸体时，他带的两个法医也支撑不住，退到旁边休息了。整个现场敢对着尸体看的，恐怕只有他一个。

过了好几分钟，高栋才道：“好吧，查怎么样了？”

陈法医道：“死者是县法院院长胡海平，被石板砸死。”

“被石板砸死？”

陈法医点头：“根据尸检的初步结果和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可以判断是被石板砸死的。当时至少有十来个人第一时间目击了胡海平的死。胡海平下班后，走向他住的单元楼，就是这栋，他差一步就跨进

挡雨板里面了，就在这时，一块大约80公分长、60公分宽的青石板从天而降，直接把他砸死了。”

陈法医指着一旁塑料薄膜上放着的几块碎裂青石。

高栋俯下身，盯着那些碎石板。这是常见的上山铺路的青石板，现在已经碎成了七八个小块，石块上都沾了血迹，还未干透。目测这一整块青石板，大约有六十斤重，这样分量的东西从天而降，脑袋就算是铁打的也会被砸裂，更不用说胡海平的头了。

这时，高栋注意到这些石块上，有一排玻璃胶的痕迹。

他向陈法医要来一双手套，戴上后拿起其中一块，仔细辨认后，确定涂了玻璃胶，并且玻璃胶已经干了。他把石块又翻了个面，注意到石块的一面用油漆刷成了土黄色，另一面是天然颜色。他拿起另外一碎块，也是如此。

他站起身，把这块碎石板拿到照明灯下近距离观察，看到石板的中间有一条裂缝。他把石板翻个面，发现这条裂缝是贯穿的，但奇怪的是他用力掰石板，却不能把石板掰断。

“老大，你有什么发现？”

高栋思索了一下，摇摇头：“暂时说不上来。”

他抬起头看向了住宅上方，这一侧是每一楼层的过道位置，墙上都装了大玻璃窗，玻璃窗外是水泥搭建的挡雨板，挡雨板厚重坚实，伸出建筑约一米多宽，一些挡雨板上放着别人家的花木和蔬菜盆。

胡海平就是在跨进一楼的挡雨板前被这块青石板砸死的，说明石板是从楼上某一层的挡雨板上掉下来的——当然，也可能是被人为抛下来的。

高栋驻足沉默许久，转过身看向陈法医，低声问：“你觉得这是意外还是谋杀？”

陈法医不置可否：“从以往的情况看，这应该是一起意外。我能想到的可能情况是这块石板立在挡雨板的外侧，被风吹掉下来了。或者是当时刚好有个人在挡雨板上弄东西，不小心碰到了立在边缘上的石板，石板掉落砸中下面的胡院长。如果说是计划的谋杀，从楼上拿块石板往下砸，哪有这样的谋杀？从来没听说过。况且这块石板我估计至少有六十斤重，普通人抬起都非常困难，哪有本事举起来往下砸？而且这石板掉下去，不是说想砸中谁就能砸中的。胡院长如果走得快一步，到了一楼挡雨板下，石板落下来顶多把他吓一跳罢了。或者他走得慢一步，石板也是砸在了他面前。如果没把他砸死，这种事情他铁定饶不了那个肇事者，非得活扒了他不可。”

高栋出人意料地爽快点头。“你说得很对，这是个意外！”他故意把声音说得很大声，让其他警察听到，“你分析很对，这是场意外！剩下工作主要是查清石板是怎么掉下来的，这工作是他们县局的事情，我们市局的可参与可不参与，嗯……另外，这是场意外，可别让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把王宝国案子联系起来。”

陈法医奇怪地看了眼高栋，高栋从来不会如此轻率地给案子下结论定性，但他转念一想，马上明白过来了。

陈法医跟随高栋多年，深知办案中的轻重缓急。如今王宝国案子还没头绪，如果连法院院长也被人谋杀了，高栋是要负责责任的，而且是大责任。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胡海平的死与王宝国的案子做切割。

即便胡海平真是被人谋杀，即便两个案子能并案，现在也不能并案，必须单独当意外事故处理。

再者说，陈法医自己想想，今晚这次很明显就是一起意外，和王宝国案子的割喉凶杀半点相似度都没有。



第十五章

已经深夜，法医实验室里，高栋站在这块拼凑起来的青石板前默默无语，过了许久，招呼一旁的陈法医：“查出石板是从几楼掉下来的吗？”

“还没，不过明天应该就有结果了。”

“石板的长宽和重量分别多少？”

陈法医拿过一份报告，读着：“长度是85公分，宽61公分，重63斤。”

高栋点点头，现在首先能确定的一点，胡海平即使是死于谋杀，凶手也是站在挡雨板上把石板扔下去的，不可能站在窗户以内的位置。

重达63斤的石板，光抬起来就很费力了，更何况建筑外还有延伸一米多的水泥挡雨板，把石板举起向前抛出一米半，那是大力水手的能力，普通人压根儿办不到。

高栋抿抿嘴：“石板长的一边都有玻璃胶的痕迹，看样子石板原来是固定立在建筑外面的水泥挡雨板上的。”

陈法医点点头：“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去楼上查一遍。”

高栋道：“对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块石板原本就不是固定的一块？”

陈法医凑近石板，翻来覆去仔细看了一遍，道：“老大，还是你看得仔细，石板原本就裂成了四块，这里几条裂缝都是贯穿的，四块石板应该都是用建筑胶水粘合起来的。大概是装修用的瓷砖胶，瓷砖胶专门粘合石材，强度很大。”

破裂的石板上，可以清晰看到有几条贯穿性的纹路，把石板分成了四块差不多大小的石板，后经人用瓷砖胶相互粘合，重新贴回成一整块石板。瓷砖胶很牢固，所以这块石板落到地上时，断裂成了几块，而此前已经裂开后重新粘合的地方，不少仍处于粘合状态，并未裂开。

高栋道：“还有一点，你看，这块青石板的一面用油漆刷成了土黄色。”

“是这样，可这有什么问题吗？”

高栋苦恼地摇头：“从目前的情况看，有几个疑点。第一，他们这座楼上怎么会冒出一块青石板？第二，石板是拿来做什么用途的？第三，石板上的玻璃胶有什么用途？第四，石板为何原本就处于断裂状态，又是谁用瓷砖胶把石板粘合到一起的？第五，石板的另一面为何要用油漆刷过？”

陈法医谨慎地开口问：“老大，你是怀疑这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场谋杀？”

高栋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你说呢？”随后平淡地笑了下，“现在王宝国案子正处在风口浪尖，如今胡海平死了，对外我也只能说这是场意外。”

“我还是之前的观点：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谋杀方法。你站在楼上，看着谋杀对象走到楼下时，突然投个重物下去砸死他。这种谋杀手段太不靠谱，成功率太低，一旦没砸死，后果很严重。”

“可如果不是谋杀，那么这块石板的疑点——不，现在还不能说是疑点，而是不同寻常的地方太多了。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青石板。如果是个花盆，或者一个烟灰缸掉下去，刚好把胡海平砸死了，那么非常合情合理，完全符合意外事故的判断。可是块大石板，楼层里哪儿冒出一块青石板？”

陈法医咳嗽一声，道：“老大，可是你想啊，如果真是有人投下这块石板砸死了胡海平，他哪来这么好的眼力劲？石板从扔下到落地有个时间，哪有这么巧合，凶手想把石板扔下砸中胡院长，扔下时，

凶手就能保证刚好砸中他呢？石板的宽度不过60多公分，下落时也未必是水平落地，一般经验，分量重的一头下倾，因此石板落地角度是倾斜的，我估计水平的投影宽度大概也就四十公分左右。也就是说，胡院长必须不偏不倚，在石板落地的一刹那，刚好站在这个宽度四十公分的狭窄区域内。他多走出四十公分，或少走进四十公分，石板就砸不中他，即便砸中也未必是砸死。那样一来，胡院长岂会放过凶手？这后果想必凶手也一定知道。”

高栋给出了一个假设：“这很容易做到，比方凶手在楼上喊了句‘胡院长’，那么按照人的本能，胡海平自然会停下脚步抬头朝上看，天降石板正中他脑门儿。”

陈法医尴尬笑了笑，他没想到高栋会勾画出这样“奇思妙想”的犯罪主意。这个假设虽然可能，但他想象那个场景，就觉得很滑稽。别人喊一句你的名字，你一抬头，莫名其妙落下个巨大石板把你砸扁，这种剧情很难会发生在现实里。

高栋思索片刻，又摇了摇头，否定自己的假设：“我刚才说的也不靠谱。如果楼上有人喊你一句，你一定是退后几步朝楼上看的，站在离水泥挡雨板一步之遥的地方是看不见楼上的。况且你喊一句‘胡院长’，也不能保证胡海平一定会停下脚步往上看。现在咱们也是瞎猜，还是等明天的勘查结果吧。但愿这案子就是场意外吧。”他抬眼，显得有几分疲惫。



第十六章

早上上完理科班的第一节物理课，顾远回到办公室，朝一旁的理科班班主任问了句：“魏老师，陈翔今天没来上课？”

魏老师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教师，皱着眉叹气：“小顾老师你昨晚不在，不知道情况哪。昨天下午陈翔请假回家，结果到了晚上就被派出所抓了。”

“什么！”旁边几个不知情的老师也都围了过来。

魏老师愁眉苦脸道：“也不知道陈翔怎么搞的，昨天晚上去城管队闹事，还把一名城管队员咬伤了，结果他被派出所抓走，关到现在。昨天很晚派出所电话打到学校，说了情况。”

顾远急着问：“现在人在哪儿？”

“还在派出所关着，刘老师早上去派出所了，等他回来才知道具体情况。”她口中的刘老师是高二年级的年级组长。

顾远心事重重，走出办公室，来到教学楼下的空地，掏出手机。他想了想，还是不给叶叔打电话了，避免警方查叶叔通信记录时注意到他这个人，犹豫片刻，他拨了派出所的值班电话：“喂，你好，我是叶叔的侄子，请问叶叔在单位吗？”

“哦，是顾老师吧？叶叔开会去了，有什么事吗？”

“是李警官！”顾远听出了对方的声音，他过去曾去过派出所几次，认得里面的几个人，忙接着道，“是这样的，李警官，我一个学生昨天晚上被抓了，我想问问他怎么样了？”

“陈翔是你的学生？”

“对。”顾远语气很焦急。

“他现在还在后面拘留室里关着，前面你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已经来过。这学生真是不懂事啊，昨天晚上一个人跑到城管队闹事，还把给人给咬伤了。”

“李警官，他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这个目前恐怕很难，这件事情闹得不小啊……”

顾远着急打断：“把人咬伤了赔医药费，还会怎么样？他毕竟还是个学生，你们能不能通融一下？”

“他咬伤的是谁你知道吗？他把城管局的一名副局长给咬了。”

“啊！”顾远显然没想到陈翔闯出这么大祸，竟然把城管局的副局长给咬了，忙道，“伤得厉害吗？”

“很厉害，整个耳朵差点被咬断，鲜血直流，人还在医院呢。”

“他为什么昨晚会跑到城管那边去？”

“说来这学生也太冲动了，昨天下午城管上街处理违章流动摊点，这学生妈妈是个卖盐水鸡的，被城管抓牢要没收推车，结果他妈拖着车逃跑，摔了一跤，手摔伤了，车子还被没收。陈翔傍晚接到家里电话，请假回家，知道事情后，一个人不声不响背着家里人找到城管，想把车子要回去。后来就在城管队里跟人发生冲突，他们的一名副局长出来劝架，被陈翔咬住了耳朵不放，被拉开后耳朵就挂在头上，差点没掉下来。”

顾远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问：“会怎么处理陈翔？”

“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查了他身份证，今年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了。城管那边要我们按照刑事案件处理，说他寻衅滋事，扰乱政府部门正常办公，抢夺公有财产，故意伤人罪。我们考虑到他毕竟还是一中的学生，不懂事，而且年轻人冲动。所以案件暂时报到了县局，等县里面的意见。”

顾远站在原地，身体忍不住颤抖，寻衅滋事，扰乱政府部门正常办公，抢夺公有财产，故意伤人罪，任何一条罪名都足以改变陈翔这孩子的一生。

他能体会陈翔昨天的心情：当得知母亲推车被收走，母亲在逃跑过程中一跤摔伤，这个文质彬彬的好学生涉世不深，在青春期激素的冲击下，孤身一人来到城管队，想把推车要回去。城管队哪会让你这么一个学生就把推车拿回去，一定是拒绝的。双方最后一定发生了言语冲突，转而发生肢体冲突。一个瘦弱的学生，面对一群成年人，他在肢体冲突中，哪能考虑到这么多，这时候，人本能的动作“咬”就出现了。可是他咬的不是别人，而是城管的一位领导，并且差点把对方的耳朵给咬掉了。

归根到底，仅仅是少年人的一次冲动。年轻的时候，谁都冲动过，可惜你的冲动对象错了，是一个你根本无法匹敌的对手，比你厉害一百倍的家伙。

可是，如果仅仅因为少年人的一次冲动，而断送他原本充满美好向往的人生前程，这应该吗？

顾远真的很心痛，他犯罪时没有心痛，他杀人时，他看着石板落下让胡海平头顶开花时，心里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任何的波澜，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他意料之外的平静，这份平静中还带了一分快感。

可是此时此刻，当得知自己的学生发生了这种事，他就像那块突然失去支撑的青石板，顺着重力直直往下坠，顷刻间就要摔得四分五裂了。

他不是一个通常道义上的好人，可他是实实在在的好老师。

顾远沉默了一瞬，道：“多谢你了李警官，如果叶叔回来，麻烦跟他讲下给我回个电话。”

“好的，不过这案子叶叔大概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建议你找你们学校领导，让你们领导找教育局，再找公安局和县里面的领导商量看看，是不是有通融的办法。”

“嗯，谢谢你了。”顾远疲倦地挂上电话，开始寻找对策。



第十七章

年级组长老刘刚回到办公室，顾远和陈翔的班主任魏老师马上迎上去问：“刘老师，派出所怎么说？”

老刘眉头紧锁：“事情很严重哪，陈翔昨晚咬伤了城管副局长，耳朵被咬断半个，构成轻伤级别了。派出所还说陈翔刚好年满十八周岁，这……这弄不好得按故意伤害罪关起来。”

顾远忙道：“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毕竟他还是个学生，平时表现一直良好，这点我们所有老师都看得到，昨天的事肯定是情急之下，青少年冲动造成的。陈翔明年全国竞赛肯定能拿名次，刘老师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才行！”

魏老师也说：“是啊，陈翔一直是品学兼优，如果……如果被关起来，这孩子一辈子都毁了！”

旁边的其他老师也都附和着，老刘安慰道：“你们先别急，这件事咱们谁都帮不上忙，只有请校长找县里领导协调处理了，校长早上已经去了教育局，等下回来再看情况。”

这时，门卫给办公室打来电话，说陈翔的妈妈在学校门口，要进来。他们忙让门卫放她进来。

来的是陈翔母亲，她一进办公室，就急得忍不住哭起来：“魏老师、顾老师，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放出来？”

顾远问：“你去过派出所了吗？”

她啼哭着：“去了，只见了几分钟，他们……他们说要刑拘。”

顾远忙安慰着让她坐下：“陈妈妈，你先别着急，这件事情学校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陈翔母亲拍着胸口哭诉着：“都怪我，我不应该让他舅舅打电话给他的，东西给城管没收就没收了，他在学校读书好好的，回家干什么！昨天他一声不响出去了，我们都以为是回学校上课去了，没想到……没想到……”她大声哭了起来。

这时，下课铃响起，很快，喧闹的办公室吸引了学生的注意。老师们忙关上门，但同学们在各种消息传播之下，依然很快知道了陈翔的事。

老师们花费好大力气，安慰一番，送走陈翔妈妈，劝她回家先等消息，学校一定会想办法让陈翔出来。

陈翔妈妈前脚刚走，没几分钟校长蒋亮到了他们办公室。

所有老师都围了过来，急着询问陈翔的处理。

蒋亮咳嗽一声，严肃地说：“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我们一中的学生竟然做出这种事！脸都丢尽了！”

校长开场的一句话基调顿时把老师们都镇住了。魏老师小心地问：“校长，陈翔……他会怎么处理？”

“还能怎么处理！”蒋亮瞪了她一眼，看向所有老师，“高二年级出了这种事，值得所有老师好好反思！早上我找过教育局领导商量处理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开除陈翔学籍，此后的处理由公安机关接手，我们学校不参与！”

顾远忙道：“可他毕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

蒋亮不以为然：“我决不允许触犯刑法的学生在我们学校上课。”

顾远急着替陈翔辩解：“他毕竟还年轻，一直以来都品学兼优，年轻人应该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可是这个错误也犯得太离谱了！何况他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已经是要走上社会的人了，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顾远几乎是恳求着说：“校长，如果学校不管他了，他这辈子就算彻底毁了。他一向成绩很好，所有老师都有目共睹，明年的全国竞赛他一定能拿奖，他考上清华北大都是很有可能的，他会为学校争取荣誉。”

“哼哼，”蒋亮冷笑声，“成绩好的学生就能犯罪吗？这样的学生不是给学校带来荣誉，而是给学校丢脸。好了，下午教务组再开个会商量，但陈翔是必须要开除的，这点毫无疑问，不用多说了。”

顾远狠狠咬了咬牙，气极之下，大声吼了起来：“就不能给条活路吗！”

一句话，顿时震得整间办公室鸦雀无声，包括办公室外偷听的围观学生，校长闭着嘴，怒气腾腾地瞪着顾远，所有老师都以万分惊讶的目光看着他。

顾远冷哼一声，转头拂袖而去，一把打开办公室的门，门外的所有围观同学都尴尬地看着他。他默不作声，脸色冰冷地从人群中穿了出去。

直到他走下楼梯，空气才仿佛重新流动起来，几个胆大的男生偷偷叫了起来，“顾老师真男人！”“顾老师好样的！”一开始还说得比较小声，很快声音越来越大，这些男女生都大声喊了出来，最后在几个带头学生的起哄下，几个文、理科班的学生一起朝着已经走到教学楼下的顾远齐声喊：“顾老师，你是最棒的！”

顾远回头，看了眼这些学生，吐一口气，心情低落地自顾朝着操场走去。

另一头，办公室里其他老师听着外面学生的喊叫，胆战心惊，纷纷劝着安抚校长，说顾老师年纪还轻，平时和学生们走得近，彼此关系好，这才一时激动顶撞了校长。



第十八章

上课铃响过，顾远一个人走在操场上，原本这节课本该是文科班的物理课，他实在没心思静下心来去上了，反正一定会有其他老师代课的，现在他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蒋亮，你也算个老师？

顾远心中充满了愤怒。

学生出了事，不想办法挽救，反而第一时间落井下石，要把学生开除出校，跟他划清界线，完全交由警方处理。看似言之凿凿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这个校长推诿卸责，自私的表现。这样只想自己麻烦越少越好，压根儿不管他人死活的的人，根本不配当一个学校的校长、当全体师生的表率。

一个学生，仅仅一次打架就毁了他一辈子？

若本该如此的话，为何副县长儿子纠集社会上的流氓打群架，多人受伤，影响极坏，最后仅给了个警告的处分？这公平吗？这是一个省一级重点中学该有的态度吗？

而陈翔，平日里一直是个本分的好学生，如果不是受了极端的欺辱，如果不是念及家中的窘迫情形，如果不是因为妈妈在逃跑中受伤，给他一万个胆子也不敢去闹事！

这样一个有担当的好学生，竟然要被学校开除，竟然要受刑法审判！

好一个校长，好一个蒋亮！

顾远眼中寒光一闪而过。

这不是这位校长第一次这么干了，顾远记得很清楚。

蒋亮这位一中校长在学校老师私底下的交流中，口碑并不太好。

他原本是浙师大的讲师，教书期间与学生谈恋爱，并与原配离婚，跟学生结婚。这在九十年代是影响很坏的事，所以当时大学领导认为他不适合继续担任讲师一职。蒋亮通过托关系，最后调来了宁县当中学老师。他善于经营，会揣摩领导的脾性，在做了十几年教师后，终于当上了宁县一中的校长。

传闻他作风不太正派，当上校长后频传花边新闻，又有人说他染指过教育部门的审批资金，甚至有人告到上面，但都被他摆平了。他跟县里的领导关系处理得很好，加上宁县一中的学生在几届高考中发挥出色，他成了当地教育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但他在处理多起校园事务中总是趋炎附势、是非不分，引起很多老师的不满，甚至有几位高级教师跟他发生争吵，最后一怒之下，出走去了外地学校。

顾远记得很清楚：他刚教书那会儿，他带的一个高一男生因不满补课，给校长信箱写了封投诉信，天真地声称要找媒体曝光。结果蒋亮直接要开除该生，该生对这次冒失行为多次进行反思道歉，高一很多任课老师也帮着求情，但最后，蒋亮为了维护自己的校长体面，决定杀一儆百，必须开除该生。

这件事引起很多老师的不满，老师们也同情该生，年轻人谁不曾天真过？最后经过各方努力，该生被开除出校，但保留学籍，档案上不写处分的处理结果。好在那名学生去了二中后，自己努力，最后还是考上浙大。

顾远对蒋亮那时处理这名学生的冷酷，犹记在心。

但现在摆在桌面上，急待解决的事是该怎么把陈翔放出来，让他回学校继续读书。

苦思冥想，得分两步走。

第一，自己低头找校长认错道歉，求他找县里领导说情，把事情淡化处理。

第二，找外地媒体来报道此事，给县里施加压力。毕竟这件事百分百是城管先动的手，否则陈翔怎会去咬别人耳朵？但他转念一想，这个办法并不可靠，一来媒体是否愿意报道也未可知。二来事情迫在眉睫，如果媒体来时，已经按刑事罪把陈翔收监了，到时媒体采访，县里各单位为了面子问题，一定会统一口径说是陈翔先动的手，城管没有打过他，到时不但人放不出，反而会重判。

看来需要另想个办法。

这时，对面曾慧慧朝他走来。顾远没等她开口，苦笑一下：“好吧，我去上课。”

“小顾老师，我不是叫你回去上课的。”

顾远睁了睁眼睛，道：“那你来做什么？”

“班里同学都很支持你，说你敢于……”

顾远连忙挥手打断：“好吧好吧，我也冲动了一回，没做到为人师表，我可不想你们学我的样子。”

曾慧慧低下头，微微红了脸，轻声道：“小顾老师，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也许……也许我能帮点忙？”

顾远打量她一眼，皱皱眉，他越来越不喜欢和曾慧慧独处时，她所流露出来的不该有的情感，叹口气往教学楼走：“你怎么帮？”

曾慧慧在一旁小声地说着：“我爸爸是县公安局的治安副局长，陈翔的事，也许……也许他有办法。”

顾远知道她爸是公安局的领导，不知道居然是副局长，这件事她爸肯定有话语权，但顾远一点都不想把学生卷进这个成人的交际世界。如果他爸帮了这个忙，以后他对曾慧慧在学校要多照顾点？

他不愿这么做，他的理念里，所有的学生都是平等的，而不是由学生父母的身份决定学生的地位。

他果断谢绝道：“没事，我再去找找校长，这事情不是你们这年纪的孩子该管的。”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曾慧慧固执地说，偷偷朝他看一眼，又迅速低下头。

顾远假装没看见，笑了笑，又摇摇头。

“真的，这件事我相信我找我爸一定会有办法。”

顾远道：“我知道，不过这事情是成年人的事，你还是学生，不要管这么多。”

曾慧慧突然几步跨到顾远面前拦住，看着他：“顾老师，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按照师生眼光对我？”

顾远愣了一下，道：“那该是什么？”

“朋友。”曾慧慧犹豫了一下，道，“很好的朋友。”

顾远避开对方眼神，说了句：“我一直把你们当朋友。”他想绕过曾慧慧继续往前走。

曾慧慧大声道：“是朋友就该互相帮助！”

顾远停下脚步。

曾慧慧在一旁想了片刻，又道：“小顾老师，我说找我爸爸处理陈翔这件事，也不光……不光是为了你考虑。我知道陈翔是他们理科班成绩最好的，我觉得如果不能救他，他这么多年读书的努力就浪费了。难道你不想让他重新回学校上课吗？”

顾远点点头，吐口气：“我也想。”

“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们过早接触太多的社会现实，可是这件事还有其他办法吗？你为了你的学生可以跟校长翻脸，难道同样作为你的学生，能够出力时却要袖手旁观吗？”

顾远思索良久，毕竟，一个人的一生前程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此刻没能尽到全力，最终未能救出陈翔，他永远原谅不了自己。为了叶家，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现在为了学生，暂且放下所谓的原则和脸面，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吸了口气，道：“你家住在哪里？如果需要，接下来我可能要拜访一下，麻烦你爸爸。”

“皇朝花园。”

“皇朝花园？”顾远心中突然一亮：沈孝贤一家也住在皇朝花园！

曾慧慧当然不知道他此刻心里还会想到别的事，只是接着道：“今天我回家就问一下我爸爸，你哪天来先跟我说声，我好让我爸早点下班。”

顾远谢过了她，满腹心事地回去上课。是否真的需要麻烦到自己学生的父亲，他还没有完全打定主意。



第十九章

中午，陈法医来到高栋办公室门口，看到高栋正在里面给县局的人开会，他正准备走，高栋叫住了他，跟其他人说了几句，打发他们走后，合上门，招呼坐下，随即问：“怎么样，你们早上看了现场，谋杀还是意外？”

“从早上的情况看，基本更能断定是意外。”

高栋皱了皱眉：“具体的。”

“我们在五楼过道窗户外的挡雨板上——这属于四楼窗户的挡雨板，我们从五楼的窗户爬出去，站在挡雨板上，挡雨板最外侧有一排玻璃胶，长度和青石板的一致，所以我判断青石板原本是用玻璃胶粘在那里的，大概是玻璃胶没粘牢，青石板落下去，刚好砸中胡院长。”

高栋想了想，问：“那么石板为什么一面刷上黄色的油漆？石板原本是碎裂的，为什么用瓷砖胶粘合起来？这两个问题怎么解释？”

“县局的刑侦队还在查这块石板的主人，相信找到此人就有答案了，之后的赔偿问题也解决了。”

高栋摇摇头：“这件事恐怕不太容易。谁会承认石板是他放的？以前新闻放了个案子，有个人走在大街上，天上掉下个烟灰缸，把人砸成了植物人，事后家属和警方找遍了整栋楼的人，都不承认烟灰缸是自己丢的。而那只烟灰缸掉下来后，现场围观民众不懂科学，把烟灰缸整理起来交给警方，结果这烟灰缸上查不出主人的指纹。这种案子永远也找不出答案。”

陈法医道：“烟灰缸毕竟大多数人家中都有，查不出也不奇怪。可是这块石板，我想应该能得查出。上面的玻璃胶很干净，没有任何霉变，表明这块石板一定是近期放上去的，可能就在几个星期内，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两个月。”

“有办法通过玻璃胶确认石板放置的具体时间吗？”

陈法医摇摇头：“没办法，玻璃胶一旦和空气接触，二十四小时内会完全发生化学反应，彻底凝固。不像一些长期进行的慢性化学反应，能够通过分析物质中的剩余成分判断。”

高栋露出不太乐观的表情：“不知道玻璃胶什么时候放的，怎么查石板是谁弄的？”

陈法医道：“石板很重，搬上去不太容易，我想石板的主人搬动石板时，一定会有人看到，或许还能通过小区内的监控查出来。”

高栋沉默片刻，道：“挡雨板上，除了玻璃胶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

“什么都没有，空无一物。”

高栋躺进椅子上，闭眼思索了良久，睁开眼又问：“我看这块石板挺厚的，这石板能直接在地上立牢的吧？”

陈法医不明所以，只能点点头：“当然可以。”

“玻璃胶把石板粘在挡雨板上，目的是让石板立得更牢固吧？”

“当然。”

“前面你们的结论是，昨天晚上胡海平回家，刚好起风了，风把石板吹落，掉下来砸在胡海平头上？”

“嗯……猜测的可能情况是这样。”

“好吧，我们假设昨天晚上晚上的时候，石板与挡雨板连接的玻璃胶已经断了，也就是说，石板是直接立在挡雨板上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们有没有计算过，多大的风、朝哪个方向吹的风、施加在石板上的力该多大时，才能把石板吹落下去？”

陈法医脸露尴尬：“这个恐怕要找力学方面的专家来计算了。”

高栋点点头，他知道法医们对力学的知识，仅局限在判断凶器等方面，这类问题可从没接触过。高栋想了想，道：“还要再查，这样的结果远远不够。”

“好，我们再去一趟现场。”

“现场有人看管吧？”

“有两个派出所的民警一直在旁边看着，除了楼里的居民，其他人暂时不让进入。”

高栋满意地点头：“好，下午我跟你们一起去。”

“老大，你还是怀疑……”

高栋皱眉点点头：“是啊，如果单纯是个意外就太巧合了。这不王宝国案子才刚发生，胡海平下班就被一块石板砸死了。而且一个检察院，一个法院，两个兄弟单位的一把手。早上局长和省里的领导都跟我通过电话，要查清这起案子是否和王宝国案子有关，如果纯属意外，也一定要找出石板是谁放的，落实具体责任人的赔偿工作，好给他们法院系统一个交代。这案子上面很重视，我也不敢怠慢。另外呢，这块石板还有好几处疑点没有得到解释，在我自己看来，问题并不简单哪。但愿是场意外，是我想太多了吧。”他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第二十章

胡海平住的小区 and 大多数小区一样，保安只管进出的车辆，不管行人和电瓶车。

高栋身穿便服，和张一昂及法医组的几个人一同到了小区。

昨天太晚了，许多现场情况尚未来得及看仔细。

小区很大，共有东南西三个门，大约一千余户，全部是小高层的电梯房，胡海平所住位置在小区中间的一幢。

高栋注意到小区门口有监控，小区内也有多个探头，看来这个小区还是挺正规的。

很快，他们来到胡海平所住的单元下，警戒线已经放下，现场还有两个民警在看守，地上的血迹差不多已处理干净，其余所有痕迹都按要求原封不动保持原样。

高栋跟两个值班民警打过招呼，在附近走了一圈，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随即带着陈法医上楼。

来到五楼电梯旁的过道，陈法医指着窗户外道：“老大，石板就是放在这外面。”

高栋扣下窗户中间的月牙锁，拉开窗户，朝外看去。窗户外的水泥挡雨板最外侧，有一条清晰的玻璃胶痕迹，长度和宽度都与石板相符。

他思索下，随即翻窗爬出，陈法医也紧随他身后跟出。

高栋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玻璃胶。玻璃胶是透明的，上面没有一点霉斑和污垢，这表明玻璃胶是最近涂上去的。因为露天的玻璃胶，时间长了一定会长霉斑。他俯着身子，顺着挡雨板最外侧向下看去。这

里距离地面大约有十多米，这个高度一块六十多斤的石板掉下去，肯定是要当场砸死人的。

底下的民警正抬头朝他看，他转身朝挡雨板其他地方看了一圈，这个不到两平方大小的空地上，空无一物。他揉了揉太阳穴，又从挡雨板最外侧垂直向下看。凝神几秒钟，他深深皱起眉头，随即转身跟陈法医说：“走，下去。”

“老大，你发现什么了吗？”

“嗯，也许吧。”高栋并不多说，爬回了窗户里。两人坐电梯很快到了三楼。

“来三楼做什么？”陈法医很不解。因为按照石板的破裂程度，从经验上看，石板不会是从三楼掉下去的，这里的高度不够。

高栋没有回答，又爬出了窗户，在三楼外的挡雨板上趴下身，仔细观察了一会儿，随即站起，朝下面的警察喊了句：“车里的卷尺拿上来，送到五楼。”

高栋重新爬进来，折回到五楼，再次爬出窗户，站在挡雨板上。

很快，一个年轻法医带来了卷尺，高栋抽出卷尺，一端往下扔，一直扔到地面，对下面的人说：“小刘，旁边找块石头绑在卷尺上。”

下面警察马上照做，高栋又把绑着石头的卷尺拉了上来。他把卷尺紧贴在五楼挡雨板的边缘处，绑着石头的另一头一直垂到三楼挡雨板的位置。随即，他叫人跑到三楼，把尺子的落地位置画上标记。

做好这一切后，他收了卷尺，再度来到三楼，把标记做了测量，此时，他脸上的表情更不好看了。

“老大，怎么了？”陈法医还没看出高栋的用意。

高栋冷声道：“这案子恐怕不是意外，是谋杀。”

“谋杀？可是……可是这怎么做到呢？如果有人要杀害胡院长，用这个方法谋杀，成功与否完全看运气，如果失败了，胡院长岂能放过他？”

高栋摇摇头：“凶手到底怎么用石板杀胡海平的，还有疑点，现在我能肯定的只有这是起谋杀，绝不是意外！”

他顿了顿，道：“我刚才用卷尺绑石头仔细测量过了，三楼的挡雨板比五楼的最外侧还宽出两公分。按照你们此前的结论，石板原先是用玻璃胶粘合固定在五楼挡雨板上的，没固定牢，被风吹了，石板掉落下来，刚好砸中胡海平。这结论有个大问题。如果是被风吹的，石板掉下来，那么一定是石板的上方先倾斜落下，当整块石板在空中处于水平位置时，贴地的石板另一侧才开始跟着掉下去。石板在整个下落过程中，只受到垂直向下的重力，水平方向是不会发生位移的。而三楼的挡雨板最外侧比五楼的宽出两公分。也就是说，如果石板是从五楼被风吹掉下去的，那么石板下落中，一定会先碰到三楼的挡雨板，接着再落地。我刚才检查过了，三楼的挡雨板边缘处没有任何被砸到的痕迹。”

陈法医微微眯起眼，点点头。他知道高栋昔年是浙大工科毕业的，所以才会想到这一层。

三楼的挡雨板比五楼的宽。而石板如果是被风吹掉下来时，石板不会出现水平位置的位移，所以无论如何都该先砸到三楼的挡雨板，再落到地上。

现在三楼的挡雨板完好无损，唯一的解释，法医的结论是错的。

高栋深呼吸一口，道：“基于这个证据，现在能断定的是，石板绝不是被风吹下来的。有两种可能。一是石板是被人推下来的，这才造成原本贴地的一侧发生了水平的位移，使掉落过程中没砸到三楼的挡雨板。另一种可能是，石板不是从五楼掉下来的。这两种都意味着，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意外，而是谋杀！”高栋眼神寒光一闪。

“不是从五楼？可是上面的玻璃胶和石板宽度一样啊？”

高栋道：“假如是一起谋杀，凶手故意留着玻璃胶，让我们误以为石板是立在五楼，然后被风吹下来的呢？走，咱们再去另外几个楼层看看。”



第二十一章

到了六楼后，高栋依然爬出窗户，这时，他看到窗户外底下靠墙处，钉着一块有些古怪的铁片。

铁片大约有十多公分长，钉的位置刚好是正中间，铁片上有个凸起，整个形状像个老式的窗栓，中间有个手指粗细的洞。

高栋看着这东西半天，叫过陈法医：“老陈，这是做什么用的，你知道吗？”

陈法医蹲下身也研究了半天，最后摇摇头：“不清楚，没见过这东西，看样子是人为把铁皮加工成这个形状的。”

高栋皱眉点点头：“莫名其妙冒出这个东西，有点奇怪。等下你先拍几张照片。”他又找人测量了六楼挡雨板延伸出去的宽度，结果是六楼的挡雨板比下面几楼的都要宽，也就是说，如果石板一开始是立在六楼，被风吹下去后，石板是不会撞到底下的挡雨板的。

现在高栋已经排除了石板是从五楼掉下去的可能，不，准确地说，是排除了石板原本立在五楼边缘处掉下去的可能。当然了，如果嫌疑人从五楼把石板扔下去了，也是有可能的。

但六楼冒出一个钉在墙根正中，人为加工，形状古怪的铁片，而且六楼的挡雨板比楼下的都宽。

高栋不禁思索，会不会石板是从六楼掉下去的？而这块铁片又跟石板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真从六楼掉下去，凶手又在五楼涂了玻璃胶，显然本意是想误导警方的侦查。他在误导什么？他在掩饰什么？

高栋深知，谋杀案中，凶手多余的动作总是存在动机和目的的。

现在已经排除了石板是立在五楼边缘处自然掉落的可能，那么五楼的玻璃胶显然是个掩饰。

所谓掩饰，就是凶手希望警方把注意力集中在五楼，而不是调查其他地方。

为什么凶手希望警方调查五楼？一定是因为五楼调查不出结果。

真正的线索，在其他地方！

这案子凶手从头到尾没和胡海平直接接触，凶手的脚印、指纹、DNA这些线索是查不到的，那么凶手还会担心什么线索被警方注意到呢？

把犯罪的几项基本要素都列出来，只剩一个答案：那就是犯罪工具！

凶手一定把某种犯罪工具遗留在现场了！并且这个东西是凶手短时间内无法带离现场的！

所以才要五楼弄玻璃胶干扰警方的侦查注意力！

用枚举法排除了所有可能，只剩下这一种可能，只有凶手知道自己没办法第一时间清理犯罪现场，才需要事先伪造另一个现场！

从逻辑的必然演绎上推断，既然看破了五楼是故布疑阵，那么这就是唯一的结果。

但是现在还有几个问题。第一，石板不是从五楼掉落的，就一定从六楼掉下去的吗？第二，石板是怎么被凶手弄下去的？第三，凶手怎么知道石板掉下去，一定能砸死胡海平？

对于第三个问题，高栋从五楼的故布疑阵中得到了启示。

五楼的玻璃胶不是犯罪后涂的，而是犯罪前。说明这不是即兴杀人，而是有计划的谋杀。同时，这也表明凶手对整个谋杀计划已经考虑周全了，说明凶手是个很有想法、很细致的人。

那么这样一个人，显然不会冒险去用一种完全凭运气，从高空扔重物砸死底下人的方式进行谋杀。这个谋杀成功率很低，并且一旦失败，后果很严重。

看来凶手对谋杀的成功率有着很高的把握。

高栋抿着嘴，想象着当时石板掉落的可能情景。

这样的谋杀要成功，条件就是胡海平刚走到底下时，石板也刚好同一时间落到他头上。

一种可能是，在胡海平走到挡雨板前的那个点时，被什么事耽搁了，停留在原地。

另一种可能，凶手计算好了胡海平的走路速度，也计算好了石板下落的所需时间，在胡海平走到凶手既定的位置时，凶手抛下石板，随后胡海平继续往前走，石板在下落，当他刚走到挡雨板前，石板刚好落在他头上。

高栋揉了揉太阳穴，这第二种可能听着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他细想一遍，这种谋杀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每个人的走路速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下是不同的。但你在大部分时间里，却是以你自己的固定速度在行走。或许人自己从来不曾发觉，也不曾想过，但你每天大部分时间走路时，速度都是一样的。

尤其是下班回家，走进家门口时。

胡海平每天下班回家，车子开进小区停好，下车后，朝单元楼走去。此时，他没有心事，也没有急着处理的事，而且是在平地上走，这段时间里，每天的走路速度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走平地 and 爬楼梯不同。爬楼梯时，有时会心血来潮，跑几步。但走平地时，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一天，同样的下班时间，同样地走向单元楼，这个时候的速度也是同样的。

高栋回想着自己下班回家的情形，他会把车开进地下停车库，下车后朝电梯走去，仔细回忆，似乎自己每次的步行节奏也是差不多。

当每天走向单元楼的步行速度是一致的，那么凶手就完全能通过设置这个诡计，造成重物高空坠楼不幸砸死人的意外假象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高栋暂时无法排除第一种可能。

假设第二种可能成立，那么他可以判断凶手八成是理工科的，因为这需要计算。

高栋是理科高才生，虽然高中毕业都快二十年了，但这些基础的计算速度的物理学知识还是记得很清楚。

第二种方式杀人，凶手需要计算石板从空中坠落的时间，这涉及重力加速度，不过这很简单，任何一个中学生，甚至文科生也知道该如何计算。然后还要知道胡海平的走路速度，这也很简单，在单元楼附近蹲点守候几次，掐秒表就能知道了。

虽然这样的谋杀所需要掌握的信息很少就足够，但高栋想着如果真有人会用这种方式进行谋杀，他依然觉得匪夷所思，毕竟，他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

现在是案件侦破阶段，遇到匪夷所思的案件，匪夷所思的假设是需要的，并且这个假设的一切出发点，均是看破五楼玻璃胶诡计后的逻辑演绎，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随后，高栋指挥警员，每一楼层逐层进行细致的检查，不放过任何可疑的东西，包括窗户内外。

一直忙了几小时，除了在六楼看到墙角钉着的那块铁片外，再无其他发现。

高栋苦恼地叹口气，难道这块铁片就是线索？可是他看来看去，对于这块铁片，始终想不出会有什么关联。

无奈，他只能让人一边先收集小区内的所有监控录像，一边安排人继续逐门逐户调查单元楼的每户居民，另外，小区内的其他住户也要进行走访调查，胡海平的亲戚朋友的人际调查也要马上展开。

对上，为了避免被批评王宝国才死不到两星期又死一个法院院长他们失职，高栋只能报称是意外。可高栋今天经过调查，心里已经很清楚，这不是意外，并且，这次的凶手恐怕有点水平。



第二十二章

顾远当众和校长顶撞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顾远平日性格好，易与人相处，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光学生，大部分教师也和他关系不错。

他一回到办公室后，几个楼层的办公室都有老师跑过来，劝他消气，低头跟校长道个歉，毕竟这件事可大可小，这事情若不妥善处理，难保下回校长不给他穿小鞋。

顾远仔细思量一番，自己前途事小，但因此得罪校长，最后害的还是陈翔。校长为了面子，更会坚持到底开除陈翔，学校和陈翔划清界线，此后必然就是司法审判了。如此一来，这学生的人生规划将被彻底颠覆。

思虑已定，他决定去找校长赔礼道歉，同时为学生求情。

年级组长老刘本说陪他一起去，怕这个年轻人脾气控制不住。顾远谢过了他的好意，不想让他难做，还是执意自己一个人过去。

进校长的办公室前，顾远悄悄打开手机上的录音功能，他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求得校长帮陈翔，又怕校长一时答应，将来又在城管局干扰下反悔，所以要留个证据。

他来到校长办公室门口，朝里张望一眼，蒋亮正坐在办公桌后看文件。

顾远敲了两下门，蒋亮抬眼一看是他，什么话也不说，继续低头看文件。

顾远小心地走进，低声道：“校长，对不起，早上是我不好，我太激动了，希望您能原谅我。”

蒋亮冷哼一声，并不答话。

顾远只好忍气继续道：“我仔细思考了一遍，您的决定有您的道理，也是从学校的大局考虑，是我太鲁莽，看问题目光短浅。我会写报告，在月底的职工大会上进行反思，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

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年轻男老师之口，也算是极限了。在职工大会上当众反思，这是多么丢面子的事，顾远这么低声下气地道歉，蒋亮的威信有了，所有老师也知道了顶撞校长的后果。蒋亮再生气，此时也差不多气消了，朝他点点头，招呼坐下。

顾远谨慎地拉过椅子，在他面前坐下。

蒋亮道：“你的心情我也理解，毕竟陈翔是你带出来的尖子生。也不是我故意为难你，不给你面子，你也知道，陈翔不光是你的尖子生，魏老师是他们班主任，刘老师是年级组长，你们都想保住这个得意门生是吧？只不过这次事情弄得很大，没法儿收拾了。”

顾远试着恳求：“校长，他毕竟还是个学生，这次事情能不能当成一个打架事件处理？虽然是发生在社会上，但如果当成打架处理，他落一个留校察看的处罚，也算挽救了他。陈翔家里条件不好，他爸爸前几年去世了，就靠他妈妈一个人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他一向读书很用功，照此发展，考个好学校，也算有出息了。这回的突发意外，很可能彻底改变了他们家的一切。”

蒋亮道：“我知道，我也想挽救这学生，但这件事我很难办。一大早我就去了教育局，但针对这件事，教育局的话语权不大，帮不上忙，最后还是要县领导来决定。所以教育局领导的意见是，这件事我们学校不要参与，由公安部门去处理。”

“那么县里和公安部门有没有基本定调了？”

蒋亮摇摇头：“还没有。最近检察院检察长王宝国和法院院长胡海平都出事了，这件事你知道吧？”

“听说了。”

“所以公安局现在很忙，尤其是刑侦队一天忙到晚，这件事虽然报到公安局了，但最后由治安部门出面，还是刑侦出面，还没有最后

决定。”

“多久会有结果？”

“估计总要几天时间的。主要是听说城管这边态度很坚决，希望公安部门尽快按刑事案件立案处理，另外，我还听说纪委的人也打电话给公安局，希望能按刑事案件定性。最后的结果，我个人估计不太乐观，所以我劝你也不用再多想了。”

顾远一惊：“纪委？这案子不关纪委的事啊。”

蒋亮摇摇头：“我不清楚，说是纪委沈书记的意思。”

沈孝贤，好一个沈孝贤，你欠的债又多了一笔！

顾远压抑住心中的杀意，恳求着问：“难道这件事再也没回旋的余地了吗？”

蒋亮有点不耐烦了，但看着顾老师的眼神，也不忍发作，只能摊手道：“情况就摆在面前，这也是我早上去了教育局，跟相关单位多方打听了解到的结果。这件事我们做不了主，所以和教育局领导商量，既然这样，还是开除学生，这也是为了学校的利益着想。”

“校长，开除陈翔的决定能不能先缓一缓，等公安部门的最终决定再看？”

“你还想做什么？”蒋亮瞪了他一眼。

“我叔叔是派出所的，我想找他再看看，能不能有回转的余地。”顾远的态度很诚恳。

蒋亮冷哼一声，道：“那随便你吧，开除决定也是要等县里最后结果的。另外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了。上个星期你们学生给你送鞋，有这回事吗？”

顾远一愣，不明白他的意思，只好点头：“有。”

“这事谁安排的？”

“这……学生自发的。”

“你自己对这事怎么看？”

“什么……什么怎么看？”顾远不解。

蒋亮严肃道：“就算这件事是学生自发的，我听说上课期间给你送鞋，还搞得很隆重的样子，这样其他老师怎么看？还有我听说你们班学生放话，高三一定要你继续带他们，如果换其他班主任，他们要集体去向学校抗议，有这回事？”

顾远一惊，这些学生的话是怎么跑到蒋亮耳朵里的？一定是哪个老师打小报告了，所有单位里都不乏这种可恶的家伙。他只好佯装不知：“我没听说过有这个情况，如果有，我一定给学生去做思想工作，这种态度太不应该了。”

见他表态很快，蒋亮也点点头：“学校都知道你教导学生，采用了比较自由开放的方法，但这套方法是否真的适合当下的高中生，我个人持保留态度。至于高三后，你这个物理老师要不要继续带文科班，还要等教务组商量后决定。”

“我知道，我完全服从学校的安排。”

蒋亮对他的态度很满意，继续恩威并施：“你是个年轻教师，思想活跃，也有能力，如果好好做下去，我相信过几年等教龄到了，学校推荐你评选高级教师职称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你回头好好考虑一下，不要为了个别学生浪费太多的时间精力，你现在带的是重点班，如果能出好成绩，对你个人的加分会不少的，我看好你。”

“好，我考虑一下吧，谢谢校长，如果没其他事，我先回去工作了。”

蒋亮点点头。

顾远迈出教务楼后，感觉双腿很重。今天的这番道歉，不能促使学校为陈翔向县里求情，唯一的帮助就是让校长同意暂时不开除陈翔，等县里最后的决定。

尽管争取到了一些缓冲的时间，但陈翔的最终命运，还是要看公安系统怎么立案。

城管局和压根儿不关他事的纪委沈孝贤却都希望重判，陈翔的案子还有转机吗？

尽人事，听天命，但愿下一招有用吧。



第二十三章

不久，顾远接到一个电话，是叶援朝用座机打来的，因为彼此已经约定，双方不再用手机通话，也是为了减少两人的关联度。

“小顾，你找我？”

“叶叔，我有个学生被抓了。”

“我知道，叫陈翔吧？刚刚小李已经跟我说了，说是你的学生。”

“嗯，他现在怎么样？”

“现在还好，你暂时可以放心，我们给他加了被子，早饭和中饭都有同事给他买了外卖。我们知道他是个学生，也知道昨晚的事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都很同情他。”

“昨晚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陈翔他妈妈昨天下午在路上卖盐水鸡，遇到城管执法队的，他妈妈要逃跑，在追逐中摔了一跤，受了点轻伤，车子也被拖走了。陈翔接到他舅舅电话，知道这件事，昨晚回到家后，借口回学校自习，谁知他一个人跑到执法队，要领回推车和车上的灶具。这孩子也不懂事，整个车加东西也就一千来块钱，他怎么敢一个人跑去要呢。结果和城管值班队员起了冲突，发生扭打，他们一位副局长刚好在还在单位，赶出来劝架，知道他是个学生，不打算为难他，让他走。可这孩子就是一根筋，硬要领回车子，又跟其他人发生肢体冲突。那位副局长听说人还不错，看着这么多人围个孩子，怕出事，赶紧上去拉架，结果这孩子惊吓中哪分得清，一口差点咬断他半个耳朵。这之后，城管马上把他控制起来，报警，之后陈翔就被带到我们所里了。”

顾远着急问：“那他有什么办法出来吗？”

“现在还不清楚。本来我们考虑他毕竟是个学生，年轻冲动，想按治安处罚关一天就放回学校去。城管局不同意，要求按照刑事案件定性。这件事已经报到县公安局去了，刑侦队现在很忙，暂没立案，但最后到底是按照治安事件还是按刑事案件定性，不清楚。所以所里也放不了人。”

“叶叔，这件事你能帮得上忙吗？”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想想办法的。”

顾远想了一下，道：“这件事的结果，最重要是不是让城管局松口？”

“对，没错。”

“我去联系陈翔家里人，让他们找那位受伤的副局长求情，陈翔家境很不好，希望他念在陈翔也是一时冲动，不要跟这个学生再计较了。”

叶援朝道：“据我所知，那位副局长本人了解事情原委后，不想多事，没打算追究这孩子，劝大家就这么算了。只是城管局的其他人一定要求重判，所以事情很难办。”

“听说县里的纪委也要求重判？有这回事吗？”

“我也听县局的人说了。”

“这事关纪委什么事？”

“我不清楚，纪委要换和一个学生的案子，大家都很奇怪。”

顾远思索片刻，又道：“你看这件事县局的曾博能帮得上忙吗？”

“曾局长？”叶援朝道，“他肯定说得上话，你认识他？”

“他是我一个学生的爸爸，既然如此，我今天就上门拜访一下，希望陈翔能尽快放出来。”

“嗯，我们派出所的也都了解到陈翔的家境，知道他的情况，他是个好学生，你这么为他着想，我这边也会多想点办法，多找点人看看。我这头有最新的消息，就跟你联系。”



第二十四章

回到县局不久，陈法医就来向高栋报告最新情况：“老大，我们把现场和石板照片发给了浙大建工学院的力学实验室，刚收到消息，实验室给的初步答复是石板下落高度在十到二十米之间，再精确的数据需要做现场实验，你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高栋想了一下，问：“请他们来现场要花多少钱？”

“大概几千块，我们和学校有长期的课题合作，他们就收点差旅费。”

高栋点头认可：“行，那你安排吧，回头找江伟签字跟他们县局报销。”

“对了，刚江局来找过你。”

“让他现在过来。”

陈法医离开不久，江伟进入办公室，急问：“老大，听说你亲自去现场查了，怎么样，是起意外吗？”

高栋皱皱眉，并没直接回答，而是问：“王宝国案子的调查有没有新的进展？”

江伟苦恼地摇摇头：“还是这些情况，该问的人都问了，也问出几个可能和王宝国有仇的人，但经过调查都排除了犯罪可能。当晚停电，小区监控没电，附近有后备电源的监控也因一片漆黑，一个都派不上用场。加上阴天天黑，冬天路上没几个行人，周围走访工作还是停滞不前。”

高栋深深叹口气：“这案子照现在的情形看，就要办成死案了。时间拖得越久，就算查出一些蛛丝马迹，也很难去核实当晚情况了。需要想点办法哪！”

“老大，你有什么想法？”

高栋摇头道：“该做的工作也就这些了，还能有什么想法。对了，叶援朝最近怎么样？”

“你还在怀疑老叶？”

“那倒也不是，你们提交材料里写的可能的嫌疑人里，我看来看去也就他一个当过侦察兵，又做过刑警，有这能力从背后对人一刀割喉，并且他也知道王宝国的住址。”

“可是他的嫌疑不是排除了吗？”

“他的不在场证明就是些物证，没有人证。至少没法儿完全证明他在案发当晚一定在家。”

“可是他的作案动机也不够充分呀，他该去找沈孝贤算账，找王宝国算什么。”

高栋挥了挥手指：“假定，我是说假定，假定这案子是叶援朝干的，他目标挑在王宝国，应该还有更深的内情，你再找人了解下，当初几家单位联合处理沈浩的案子时，到底发生了哪些事，王宝国参与此事到底有多深。另外，你再了解下，叶援朝最近是不是还天天喝酒。”

江伟不解：“他有没有天天喝酒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高栋解释道：“如果他继续天天喝酒，那么他这种状态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又杀了胡海平……”

“等等，老大，你说胡海平是被人杀死的？”

高栋无奈地冷笑一下，看着他：“可以这么说吧。今天我去现场看了，已经排除意外可能。”

江伟脸上顿时冷汗都要下来了：“这……这不到半个月里连死两个一把手，这……”

高栋笑了笑，低声道：“这件事你们邵局长还不知道，你可以悄悄跟他知会一声，其他人就通通保密吧，要完全当成一起意外来查。”

“这……这……我明白了，这件事如果现在就让上级知道是第二起谋杀，影响太坏。可是人多口杂，咱们这么调查下去会不会让其他人起疑？”

高栋道：“这点不用你担心，胡海平案子主要工作全部由市局的人来干，我带的这队人都跟了我多年，可以完全放心。你们县局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小区内外周边，看看能不能查出石板是谁的。”

“行，反正县局的工作都由你来安排。对了，现在连死两个，是不是要提醒体制内各单位的头儿，口头通知大家注意个人安全？”

高栋摸摸额头：“我也正在为这件事犯愁。通知下去，动静就闹得太大，我们公安系统的压力就更大了。如果不通知，万一……万一再来一个，岂不是……很难办。”

江伟也深深皱起眉头，这件事的处理确实很尴尬，死了一个王宝国，他们加班加点调查，眼见案子都快成死案，没法儿向上级交待。现在再死一个胡海平，只能权当意外处理。这虽然有点巧合，但胡海平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石板砸死的，系统内外的人也都相信这是一起意外。如果现在通知各单位注意人身安全，岂不是会让大家起疑？那么肩上背负的破案压力无疑倍增。

高栋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暂不通知吧，咱们尽快查清这两起案子才是重点。短短半个月，两起一把手的谋杀案，我猜凶手八成是同个人。你这边马上去做一件事，查查谁和王宝国、胡海平都有仇。”

“好，我马上去办。”

“胡海平经济情况怎么样？”

江伟低声道：“据我所知，他比王宝国有钱得多，只不过他很低调，不过县里都知道他有钱。”

“他哪儿来的钱？”

“送礼啊，参股啊。”

高栋点点头：“法院院长跟社会层面的打交道比检察院多得多，这也难怪。也有可能里面有经济纠纷，调查需要深入一点，多找些人谈谈，要不然这种水下的经济账查不清楚。对了，他家庭情况怎么样？”

“他不是本地人，在这里当官有些年了，听说他离异多年，有个女儿在国外读书。这里没他的亲戚，朋友倒是不少。”

“那么人际关系就要从这些朋友里查了。”高栋默默思考一下，又道，“我估计调查会比较困难，既然他财产很多，跟他打交道的人一定不会吐露实情，尤其是跟他生前有往来的体制内的人，对有些方面的问话会格外敏感，你们要想点办法。”

“嗯，尽力去办吧。”

高栋又叮嘱他一遍：“调查要把握原则，记住，现在这是一起意外，绝不是谋杀。明天我要去省里见领导汇报两次案情，有什么情况及时打电话给我。”



第二十五章

隔了一天，高栋回到宁县公安局，江伟第一个找上门：“老大，省里结果怎么样？”

高栋笑了笑，表情显得很轻松：“王宝国案子我跟省里领导解释了我们现今的侦办困难，领导表示理解，不想再给我们增加压力，只是说希望能尽快破出来，如果实在找不出线索，到时再想办法。”

江伟对这个结果深感意外，连检察院检察长被杀案破不出都能得到谅解，江伟知道，这不是领导突然变得通情达理了，而是高栋的能量巨大、人脉宽广的缘故。

高栋继续道：“胡海平的案子我暂时当意外报上去，给领导看了我们的调查情况，也都相信了是一起意外。”

江伟顿时松了口气。

高栋面色一沉：“但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外人不知道，你我都清楚这是第二起命案，一定要尽快把凶手抓拿归案，否则再出一起意外，我怎么费口舌都说不圆了！另外，王宝国案子如果最后破不了，我不想发生这种事，也不会发生这种事，记住。”

江伟尴尬地点点头。

“你这么急着找我有何事？侦查有进展了？”

江伟道：“有件事需要跟你商量一下，我们县有个学生把城管副局长的耳朵差点给咬掉了，现在按治安事件处理还是走刑事立案渠道，大家意见不统一，我想征求下你的意见。”

高栋挥挥手，表示懒得理这种小事，道：“你们随便商量下，你或者找你们邵局长拍个板不就行了。”

“邵局的意思是直接按刑事立案，抓人，审判。但昨天有个家伙，自称是海外的媒体，打电话过来询问这个案子我们会怎么处理……”

“等等，你说海外媒体？”

“嗯，对方是用网络电话直接打给我们县局对外办公室的，说想了解这个案件的最新进展。”

高栋沉住气问：“这是什么案子，还惊动媒体了？”

“那个学生叫陈翔，是县一中的学生，在学校成绩很好。他家里经济条件不佳，他爸前几年生病死了，他妈靠在路边卖盐水鸡养家糊口。结果星期一下午，他妈快收摊时遇到城管，逃跑中摔了一跤，最后推车还是被收走了。他儿子知道这件事后，当晚跑到城管执法队要拿回推车，双方发生冲突。他们一个副局长刚好路过劝架，结果混乱中耳朵差点被咬下来。”

“这学生有前科吗？”

“没有，派出所说他品行良好，这是他长这么大唯一一次闹事。”

高栋想了想，又问：“惊动媒体了，嗯……这案子是他理亏还是城管理亏？”

“他来强行所要推车，没按程序走，当然是他不对。不过……不过嘛，据说当晚是多个临时工殴打他一个，他才发狂咬人的。”

高栋抿了一圈嘴，道：“你们县里怎么看这事的？”

“这学生家境不好，自己却很上进。我们单位，包括下面派出所的，都很同情这学生，好多人都来为他求情。曾局大概也是受了什么人委托，这次也极力建议马上放人得了。不过城管局方面态度很强硬，要求按刑事罪定性，杜绝此类情况再度发生。县纪委办公室的也打来电话，也是想按刑事罪收监了。”

“纪委？”高栋冷哼一声，“这关他们屁事？”

“这件事我倒听说了一些原委，其实城管局的坚持倒不是因为那位被咬伤的副局长，那位副局长本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不想追究这学生，他们执法队的大队长据说跟此学生一家有私仇，大队长他爸是我们下面一个最有钱的乡的书记，他们家跟纪委沈书记关系很好，所以两头都要求重判。”

高栋噓了口气，脸上露出不满，问：“你自己呢，你什么态度？”

江伟双手一摊：“我跟这学生无冤无仇，咱们单位好多人都觉得这孩子太可惜了，想着他也受过教训，直接放回学校读书得了。据说这小孩说不定能考上清华北大呢。一旦收监，不就全毁了？”

“他们学校的意见呢？”

“学校说一切听执法机关的意见。”

高栋苦笑地摇摇头，他了解了县里各方的态度，实在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日常小案，也会派生这么多事体。他问：“现在你是很为难，不好办咯？”

“是啊，邵局让我按刑事罪立案收监，可我又担心这件事闹得太大，媒体介入后不太好办。我这边想着你马上回来了，所以暂时没立案，等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嘛，”高栋冷笑一声，“今天就把人放了。”

“直接放了？”江伟露出为难的表情，“城管方面给了处理意见，这回又是纪委办公室打的招呼，直接放了恐怕会驳了沈书记的面子，邵局这边也不好处理。”

高栋毫不在乎，道：“你告诉城管和纪委，就说我在你们县，是我亲自要求案件直接移交市局处理的，然后市局直接放人了，城管和纪委要啰唆，让他们直接找我好了。至于你们邵局，这点小事也不会来找我。”

江伟不明所以，奇怪高栋为什么把这个小案子直接包揽在身上，道：“老大，你怎么这么帮这学生？”

高栋责怪地看他一眼。“你呀，不要总被人当枪使。如果媒体曝光，事情闹大，案子翻盘，责任是谁的？还不是你的，还不是最后你立成刑事案的？到时关城管什么事，关纪委什么事，管你们局长什么事？以后有风险的事少参与，别总当排头兵往前冲。另外……”高栋咳嗽一声，“你的名牌手表、皮带藏起来，别这么亮着给所有人看，搞得跟个暴发户似的！”

江伟顿时一惊。他当然知道高栋不管权力还是财力都远胜于他，但高栋日常没穿警服时的装扮，只知道都是高档货，却从来没看出牌子。



第二十六章

“对了，让你查的东西怎么样了？”高栋泡了两杯茶，将其中一杯移到江伟面前，随后，手指交叉着，往椅子上斜斜一躺。

江伟咂咂嘴，道：“胡海平交际太广，人际方面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暂时没有特别的发现。唯一的收获就是我们在胡海平所住的对面一幢楼找到了一位目击者。对方是个做生意的老板，上个周末刚好在家。对方说在周日那天，他站在窗户口看到对面有个人，爬到窗户外，把一块黄色的水泥板立在外面。”

高栋顿时打起精神：“立在几楼？”

“他说立在六楼的窗户外。”

“他能肯定吗？”

“是的，他家住就住在六楼，所以对方的位置和他是齐平的，这点他有印象。”

高栋微微一眯眼，果然是六楼，既然如此，那就完全证明了五楼的玻璃胶是反侦察伪装了。

江伟继续道：“对方说看到那人穿着工人的工作服，隔太远看不到长相，也不知道年纪，只知道是个男人。他以为是施工人员在修补外立面，所以并没有太多注意。”

高栋手指按住太阳穴，心里在快速算计着，他想明白了石板一面刷成土黄色的原因了。

这小区内所有建筑的整个外立面都是土黄色，并且，单元楼间虽隔了几十米，却能隔空相望。

如果凶手贸然把一块青石板立在外面的挡雨板上，虽然本楼住户看不见，对面住户却看得一清二楚了。如此突兀的一块青石板立在那

儿，难保多事的家伙不会找物业来问问。

而把青石板的一面刷成和外立面一样的土黄色就截然不同了，对面住户隔空望来，几乎不会注意到这里有块石板。就像那个目击者当场看到有人在立石板，也以为是修补外墙的施工作业。

玻璃胶是为了误导警方对石板原本所在楼层的判断，石板涂黄色油漆是为了让对面住户不注意到。

现在摆在台面上的主要问题就剩两个：一是石板原本分成四块，粘合到一起是什么缘故？二是案发当时，石板是怎么落下去砸死胡海平的？

高栋思索片刻，道：“放石板的那个人有线索了吗？”

“还没，单元楼里每个住户都逐一询问了，全部否认自己和石板有关。”

“既然知道了石板是上周日放的，也知道了放石板的是个穿工作服的人，赶紧查监控，一定要找出这个人！”

江伟点点头：“好，我这就去安排。”

江伟刚要起身走，高栋叫住：“还有，叶援朝的情况打听过了吗？”

“我差点忘了，这事我找人详详细细问了，老叶的犯罪动机还真有。”

“怎么说？”

“当初叶晴死后，他老婆要告状，几次都被他拦下来了，但他毕竟派出所事情多，也没法儿天天管着老婆。他老婆先是找了几次我们，局长不让立案，让人打发走。后来她多次找检察院，检察院说沈浩不是公职人员，不归他们管，沈孝贤他们更管不了，就算要管，也是要公安先立案，依旧打发她走。她闹了几次后，有一次王宝国下班开车上路，在路上被她拦下来，她死缠烂打不放行，王宝国发怒说再

不让开他开车撞过去了。原本也只是吓唬吓唬她，王宝国稍微踩了下油门，把她往前推，谁知就撞倒了，结果头部着地。其实当时也没受什么伤，只是暂时昏迷了，王宝国随后打电话叫人送去医院，也派人传话给叶援朝，他要再管不住老婆，自己也别干了。这件事后来虽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我找人从派出所人口里问出，他老婆死后，叶援朝曾迁怒于王宝国，说要不是当初被撞了一下，他老婆脑子也不会坏，也就不会得上严重抑郁症，最后跳楼了。”

高栋冷哼一声，皱眉摇摇头，他不想对这件事的是非对错做评价，他管不了宁县这么多，他的目的就是破案。

寻思半晌，高栋点点头，道：“叶援朝如果为了这个动机杀人，倒显得靠谱多了。上回说叶晴出事后，公检法都不管，才导致他老婆得抑郁症自杀。家破人亡后，叶援朝迁怒当事人，于是杀了王宝国。这动机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弱了。如果说他认为王宝国开车一推，结果把他老婆脑子撞坏了，又加上王宝国家里停电给了他下手机会，这才导致他第一个目标不是沈孝贤，而是王宝国，就说得过去了。那么胡海平呢，这哥们儿有没有做过什么让叶援朝上头的事？”

“一开始叶援朝老婆也找过法院，要起诉。法院说她程序不对，公安都没立案，他们怎么受理？这案子别说他们县法院不会受理，就算告到市中院，告到省高院，还是一样结果，让她别白费力气了。可她不听，多次偷偷跑进法院，到胡海平办公室闹。一开始胡海平还是给叶援朝面子，不和她计较，每次打电话给派出所让他们带走。连着几次后，胡海平终于发怒，让法警把她拖走。谁知在争执的过程中，她又昏倒一次。”

“昏倒？该不会是打的吧？”

江伟摇摇头：“应该不会动手的，毕竟叶援朝好歹是派出所副所长。但叶援朝心里是否把这次昏倒和后来的精神病联系起来，就不得而知了。”

高栋冷笑一声，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多次跑到办公单位闹事，换谁都受不了，这些事也不能全怪王宝国和胡海平，毕竟他们前几次也是给叶援朝面子，让他管好老婆。但叶援朝派出所的工作也

忙，哪能天天看得住。不过这事归根到底还是叶晴被沈浩撞死，几家单位都不管酝酿出来的。

当然了，谁让沈孝贤是纪委书记，监管所有其他单位，又是县委班子主要成员，为官多年，势力根深蒂固，又有省里的硬关系摆着，县级单位哪个敢动他儿子，就算告到市级单位，他儿子最后八成还是安然无恙。所以责任也不尽在王宝国和胡海平等人的身上。

如果沈浩他爹不是纪委书记，换作一般人，就算是个大老板，开车把派出所副所长女儿撞死，怎么都得按故意杀人罪死刑了。

这就是现实。

高栋没能力也没心思管他们宁县的“现实”，他要做的就是破案，只要能破案，管他们县里谁是谁非，跟他都没半点关系。

就像他让江伟放了陈翔，并不是他有多大的同情心，不想一个孩子的前途毁了，而是连着两起敏感案子的侦办期间，他已经下令周边媒体都不能报道了，要是因一个随便能处理的小案子把媒体引来，最后把这两起命案捅出去，那才是大问题。

所以这种时间点，他压根儿懒得理会放走陈翔会跟宁县其他单位闹不睦，别给他添乱就行。

现在的情况，把叶援朝作为假定嫌疑人，和目前的侦查线索是不矛盾的。

先杀王宝国，再来胡海平，叶援朝有这方面的动机。

他做过侦察兵，又干过刑警，有杀人的能力。

而且，王宝国和胡海平的住址，他都清楚。

但他也仅仅是有嫌疑而已，最关键的是证据！

在没有证据指向的前提下，贸然就把叶援朝列为第一嫌疑人，顺着这条线查，如果和他无关呢？

那么就会犯了案件侦破中的头号问题：方向性错误。

高栋向来的办案技巧中有一条：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尽可能少或者不下方向性结论，只有强证据支撑下做出的必然性推论，才是无错的方向。

这套他擅长的办案方法有着强大的容错率，可以尽可能地利用人力物力，减少做无用功。

这也是他破案率远高于其他刑侦专家的原因。

高栋寻思许久，显然，表面上看，叶援朝是个嫌疑人的“合适人选”，却没有证据，尤其叶援朝的鞋码不符，并且在王宝国案发当晚，有不在场证明的物证，所以他不能贸然下结论。

“最近叶援朝的表现和过去一样吗？”

江伟点点头：“我找人偷偷问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经常喝酒，也不太管事。”

高栋心里刚对他重新泛起的怀疑又减少了一层。因为连续杀人案中，凶手杀人后，往往会进入杀人的亢奋期，生活状态多少也有所改变。例如叶援朝最近突然不喝酒了，生活积极向上，那就更符合嫌疑人特征了。可叶援朝状态依旧颓废，这与嫌疑人有矛盾。

当然，也有可能是叶援朝故意伪装的，这是在演戏。高栋也想到了这一点。

他挠挠头，道：“12月6日傍晚，胡海平死的时候，叶援朝在哪儿？”

“执勤表上没有叶援朝，他是不是在家现在没法儿确认，需要调查一下吗？”

高栋点点头：“我上一回已经派人跟他当面确认两次了，如今再去查，恐怕不太好办。如果人真是他杀的，这回问一定是问不出的。”

“那怎么办？”

高栋道：“他的事你们县局不方便参与，我自会酌情考虑。你这头还是跟市局的人一起，抓紧时间查上周日的监控吧。”



第二十七章

江伟离开后不久，陈法医带着浙大力学实验室的老师来找高栋。

“老大，这位是齐老师。”

高栋伸手请坐，倒了杯水放到对方面前，道：“齐老师，相关情况老陈和你讲过了吧，这案子比较重大兼敏感，我也不多客套了，你讲下你们的实验结果吧。”

齐教授慢条斯理地说着：“我们做了几次实验，最后判断石板是从五楼、六楼或七楼掉下来的，由于石板下落时的方向、位置不能确定，下落后撞击地面的情况也无法精确计算，所以这三个楼层都是有可能的——”

高栋打断他：“中间值是六楼，对吧？”

“嗯……是的，不过这三个楼层的概率是一样的……”

“这点我们已经调查清楚，是六楼，因为有目击者看到有人把这块石板立到六楼窗外水泥挡雨板最边缘的翻边处。”

齐教授尴尬地闭上嘴，他们的工作也仅是通过实验判断石板到底是从几楼掉下来的，既然高栋已经有了答案，那他们的结果也没多大用处了。

高栋接着道：“不过现在我有个疑问，齐老师，在你看来，如果有人六楼把石板往下扔，砸中胡海平的概率怎么样？”

“很低，因为六楼高度大约在二十米，物体自由落体下落二十米，需要两秒钟。我们实验了那块石板，由于石板的重心并不完全均匀，所以石板下落时，也不是处于水平状态，而是稍微有点倾斜，水平投影宽度大概在四十到五十公分左右。如果真像高局您说的那种情况，楼上的人在投掷石板前，需要预估出被害人在两秒后刚好处于五

十公分内的狭窄区域。而正常人一秒钟的步行速度在两米左右。也就是说，投掷石板的人的时间判断精度误差不能超过四分之一秒。”

高栋思索着齐教授的话，脑中绘制着胡海平遇害的情景。

胡海平在离一楼的挡雨板约四米多时，六楼的石板开始落下，两秒后，胡海平踩入那个“五十公分”宽度的致命区域，被石板击中身亡。

齐教授又道：“这是最简单的情况，计算的是石板只做自由落体运动需要的时间。这个前提是，六楼的人是把石板以相对水平的位置抛到空中，扔下去的。但石板很重，我想很少有人能把石板抛出去。更大的可能是那个人把石板推下去。”

“哦？推下去和抛出去有什么区别？”

“推下去需要计算的时间就更复杂了。”齐教授喝了口水，继续说，“假如石板当时是立在边缘处，人为推了一把，把石板推下去。那么运动要分解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石板的底部一边依然受挡雨板边缘的支撑，石板上方在空中向外倾斜，当倾斜成水平位置时，受支撑的一边也脱离了挡雨板。随后就是第二阶段，石板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在第一个阶段中，石板是做了一个圆弧的翻转运动。这个翻转的时间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如果推出的力度大，翻转的过程就短，反之，推出的力度小，翻转所花费的时间就长。”

“你估计这个翻转过程需要多少时间？”

“大概零点几秒，应该会超过四分之一秒。”

高栋皱上了眉，这一下问题比他原先假设的更加复杂了。

原本他认为，凶手如果要砸死胡海平，必然是对速度和时间进行过计算的，而且这些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凶手只要通过反复连续的跟踪，掐秒表精确地计算下胡海平平时走向单元楼的速度，再计算出石板从六楼落到胡海平头顶所需的时间，然后在地上做个标记，当胡海平一走到标记处，开始把石板往下

扔，只要当时胡海平走路速度与平常一样，最后谋杀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但现在齐教授的话给了他新的思考。

石板非常重，一个成年男子搬起很困难，而你搬起后是要保持水平状态往前扔出去的。扔出的力气小了，石板直接撞在了六楼挡雨板上。而扔出的力气够大时，石板在水平方向会有位移，相当于做了个抛物线运动，落地时很难砸准胡海平。

从常理上来说，成年男子搬起石板并有这力气水平抛出去的已经罕见了，如果扔出的时间点再要恰当好处，这更不可能办到。

看来石板应该是原本立在边缘处，被推下去的。

但这个环节的问题就是推下去的瞬间，石板并不是直接自由落体了，而是先做了一个翻转运动，当石板处于水平时，受挡雨板支撑的一侧才脱离挡雨板，这才开始做自由落体。

而翻转运动又要花费零点几秒。

但凶手犯罪成功的前提是计算出石板下落所需的全部时间，精确地把误差控制在四分之一秒内。

高栋抿了抿嘴唇，他现在有两个判断。

第一是凶手这次的谋杀，运气成分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或许他从来没想过石板下落过程是这么复杂的，完全是看情况大致预估胡海平的走位。或者是他会计算自由落体的时间，把整个过程计算成自由落体，结果也成功了。

这得归咎于他的运气好。

第二种情况是凶手并不是靠运气完成了此次谋杀，甚至，石板下落的两个阶段所需时间他都精确计算在内了。第一个阶段的时间计算要用到微积分，高栋早就把大学学过的微积分知识抛到九霄云外了。

如果凶手会用微积分，那么凶手会是什么身份？

高栋瞥了齐教授一眼。

没错，如果凶手杀人不是靠运气，那么凶手的职业逃不脱教师、工程师或者大学刚毕业没几年的人群。

叶援朝呢？

似乎不可能了，他这把年纪绝对不会微积分。放三十年前他也不会微积分。他肯定这辈子都不会微积分。

可问题是，凶手这次犯罪，到底是凭借了运气，还是抱了必然的胜算？



第二十八章

星期五，陈翔重新来到学校上课。

早自习时，班主任魏老师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和年级组长刘老师一起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他们并没提星期一晚上的事，这些拥有人生阅历的成年人很清楚，这学生承受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他们的责任是帮他减压，告诉他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好好学习，早日考上大学，同学和老师依旧是他的同学和老师。

陈翔感动得边哭边点头。

在派出所被关了三天，这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从未经历过的处境，一度他被告知要刑事立案，这也意味着坐牢。他顿时万念俱灰：多年的苦读努力，在离大学仅一步之遥时，戛然而止。

更有为了他每天起早摸黑摆摊的母亲。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对不起关心自己的每一个人。直到昨天下午，他突然被告知可以回学校读书了，他几乎不敢相信。据说被他咬伤的那位副局长和城管局都不打算追究了，小小年纪的他压根儿想不到外面关心他的人为他所做的努力，他更不会想到，自己是否要被刑事立案的命运，仅取决于一位领导的一句表态。

如果不是高栋那句“放了他”，他这辈子就将彻底改写；如果不是他那位物理老师刚犯下重案，高栋不想节外生枝，才说放了他，他这辈子还是会被彻底改写。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顾远以为是自己假冒海外媒体，用网络电话打进公安局，才使警方有所顾忌，放了陈翔。他压根儿不知道真正原因是自己那天晚上的杀人竟阴错阳差救了自己的学生。

中午吃过饭，顾远正在办公室备课，陈翔找到他，说想跟他私下谈一谈。

顾远笑了笑，站起身，带着陈翔来到操场的偏僻一角，转过身，微笑地打量着他：“状态恢复得很快，怎么，想找我聊什么？”

陈翔突然双膝一沉。在他还没跪下前，顾远就一把托住，道：“你这是干什么？”

陈翔顿时眼睛红了：“小顾老师，同学和魏老师都告诉我了，这几天是你一直在为我奔波，还……还跟校长闹翻了，我……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他眼泪在打转了。

顾远拍拍他肩膀，咳嗽一声，他向来不习惯面对煽情感人的场景，想了想，道：“你是我的学生嘛，当老师的不可能面对学生出事不管不顾，你可别这样，啊，我们现在是师生，以后毕业了是朋友。这件事也不光我一个人出力，魏老师和刘老师对你的担心不比我少。事情已经过去，我们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吧。学校这次对你留校察看处分，也只是形式上的，你不要多想，总之到下学期，处分一定会撤销的。加油，好好学习，你可是半只脚踏进清华的学生了。”

陈翔感激地笑着点头。

“对了，你家认识纪委的人吗？”顾远对沈孝贤居然打招呼要重判陈翔这么个学生很好奇。

“不认识，”他顿了顿，咬咬牙，又说，“反正纪委的没有好人。”

顾远奇怪地问：“为什么这么说？”

陈翔脸上露出了苦涩，又带几分坚强，道：“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顾远搭上他的肩膀，轻拍几下，道：“能告诉我吗？”

陈翔犹豫了一下，看着顾远真诚的关切目光，缓缓开口道：“我家本来住在绿湾乡，我爸是乡里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六年前，造公路占了我们村的地，上级安排了一千多万的补偿金，结果被乡党委书记江盛截住私吞了，只给我们村不到五十万。我爸为全村人去告状，告到县纪委去了。谁知县纪委书记沈孝贤和乡党委书记江盛是战友，纪委直接把举报信转交给江盛。江家当天就带了一群人来我家砸了个遍，又把我爸打伤。我爸伤好后，跑到市里告状，为此事不但又得罪江家，更得罪了沈孝贤。听说沈孝贤权力很大，最后不但把这件事压下来，还指示江盛要彻底把我家整得不敢乱说话。我爸伤好后，气不过，又去省里上访，这一次江盛把补偿款全部退回村里了，还受了处分，但过后没多久，我爸被人发现淹死在荷塘里。乡派出所经过调查，说我爸喝酒后不慎失足落水。可我爸有肝炎，不能喝酒，他怎么会酒后落水呢？”陈翔的脸已经被气愤所憋红，只是此刻他眼中没有泪水，只有愤恨的目光。

顾远紧紧地握住拳头，口中不禁道：“实在是畜生，根本不是人！”

“我爸死后，我考上县城的第一初中，我妈也到县里来打工，后来一直摆摊卖盐水鸡。谁知江盛的大儿子江华当上了城管队的队长，有次看到我妈在摆摊，直接把推车收走了，此后他在路上看到我妈，都要把车收走。这次已经是第五回了，我……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所以……所以才做了错事。”

顾远直直地摇头，大声道：“你没有做错事，换了任何人都受不了。”他顿了顿，放低声音，充满鼓励地看着陈翔：“只是你社会经验不够，做事不够聪明。记住，你有这样一位妈妈很了不起。你再忍几年，等你将来工作了，赚钱了，你妈妈会为你自豪的。”

与此同时，顾远也明白了，为什么沈孝贤会跟公安打招呼，要重判陈翔这学生。

陈翔他爸当初几次告状，害他们不但把钱退回去了，还受了处分，于是甚至迁怒于陈翔这孩子。城管局的坚持，自然是因为那个江华，也一定是江家告诉了沈孝贤，当初害他们摔个跟头的人的儿子闹出大案子，所以才要彻底把人往死里整。

好吧，沈孝贤，你该死，你儿子该死，你老婆该死，你全家都该死！

你或许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没有人能整你，只有你整别人。可是你别忘了，你的命只有一条！

可是顾远心里又顾虑杀了沈孝贤，因为一旦那样做，叶叔的动机就一览无余了，接着也会查到自己，不管叶叔还是自己，都将走到命运的终点。



第二十九章

下午，顾远接到校长办公室电话，蒋亮要他去一趟办公室，有点事需要找他谈谈。

挂下电话，顾远思索片刻：陈翔已经放出来了，蒋亮还找自己会有什么事？难道江华他们家又通过关系找到蒋亮，学校还是要开除他？可早上老刘明明说学校会对陈翔进行留校察看处分。

顾远心中有些忐忑，想了想：“好吧，如果蒋亮你玩阴的，早晚我也要玩你一回。”

他收拾一下心绪，朝教务楼走去，进校长办公室前，他又一次偷偷打开了手机录音。

“顾老师，坐吧。”蒋亮出人意料地摆出了一张客气的笑脸。

顾远谢了声，坐到蒋亮的对面。

“顾老师，是这样的，有个问题我想征求下你的意见，陈翔昨天被放出来了，今天也回学校上课，但是后续的处分问题你怎么看？”

顾远微微皱眉：“早上刘老师不是说，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吗？”

“嗯……”蒋亮咳嗽一声，“一开始是这样的，但这也只是初步意见，教务组不还没最终决定嘛。”

顾远直盯着他的脸问：“校长认为留校察看是处分轻了，还是重了？”

蒋亮尴尬地避开他的眼神，道：“这次陈翔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这点你不否认吧？嗯……之所以公安机关不对他进行刑事立案，主要顾虑到他毕竟是我们宁县一中的学生。他人虽然放出来了，但他这本身行为是触犯刑法的，一个触犯刑法的学生是否适合继续在我们学校读书，这点还值得商榷。”他瞥见顾远的眉角正微微收缩，心中

虽然甚是厌恶，却想避免再闹出上回老师训斥校长的尴尬局面，连忙补充道：“我个人的意见嘛，一个学生成材不容易，我们学校应该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县里有几个单位和领导跟教育局打过招呼，说是这样的学生不该继续留在宁县一中，最好是开除了，再不济让他转学到二中、三中去。我这边也很难办，所以需要问问你们任课老师的意思。”

顾远忍气道：“我觉得不该开除，留校察看处分已经够重了。在这件事之前，陈翔一向品学兼优，每个学期都拿到奖学金，这样用功上进的学生很难得，开除他将是我们一中的损失。”

“可是他毕竟碰了法律红线吧，这件事整个学校包括社会上都知道了，继续留他在学校，其他家长势必担心自己小孩在学校的安全问题，社会上对我们学校的评价也会是负面的，这点你有考虑过吗？”

很明显，蒋亮心里想的就是开除陈翔，这件事恐怕和江家、沈孝贤脱不了干系，否则现在人都放了，他也不会逆着学校老师的人心说出这番话。

蒋亮也知道，开除陈翔一定会引起相关任课老师的集体不满，甚至引起高二年级全体教师的反弹，后果可大可小。如果能把最关心此事的顾远摆平了，其他老师就不会冒出来再当出头鸟，开除陈翔也就水到渠成了。

顾远思考了一下，道：“这方面的担心根本没必要，首先陈翔从来不是个会闹事的学生，不可能做出伤害同学的行为，我想没有家长会有子女安全方面的担忧。其次，如果我们学校留陈翔读书，社会上会认为我们学校愿意给犯错的孩子机会改正错误，评价反而是正面的。”

蒋亮厌恶地瞥一眼顾远，道：“你的说法也是你自己想当然的，没有任何根据。”

“这样吧，这件事我明白校长你也很为难，对陈翔的处理意见，我看不妨留到教职工大会上讨论，必要的话进行全体民主表决。”

蒋亮冷哼一声，留到教职工大会上表决？这不是成心给自己难堪嘛！任课老师都对陈翔印象很好，各个课程组相互一沟通，表决大会上，岂不成了自己一个人跟学校全体老师唱反调？这姓顾的上回还说要在教职工大会上念检讨书，这次是成心跟自己过不去了！

蒋亮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道：“顾老师，你知道公安局为什么放陈翔出来吗？”

“因为他是学生。”

蒋亮摇摇头：“光这个还不够，因为有海外的媒体，打来电话问这个案子，公安局不想多事，所以息事宁人，把他放出来。”

顾远表情没有任何变化，道：“那又怎么了？”

“这件事发生才几天，国内媒体都没有过问，海外媒体怎么会知道？这事谁做的？”

顾远依旧面不改色：“可能有人告诉媒体的吧。”

“你别骗我了。”

“骗什么？”

“一定是你干的，至少，你一定是参与者。”

顾远连忙否认：“怎么可能？我从不认识媒体。”

蒋亮又故作轻松地笑了下：“陈翔家里都是农村人，不会这么快想到找媒体。学校老师里，你最关心他，你年纪轻，脑子转得快，这件事我想来想去，也只有你会第一时间去找媒体。”

顾远眼睛动了动，还是坚定地否认：“没有，我真不知道会有媒体过问。”

“顾老师，你放心，你也别紧张，这件事我会替你保密的。我知道你的苦衷，也知道你的最终目的，你觉得陈翔成绩好，希望他能竞赛获奖，甚至上清华北大，好为你争光。”蒋亮似乎吃准了顾远。

顾远只能说：“校长，如果你一定这么认为，那我也没办法。”

蒋亮把身体向后退，道：“好吧，不管是谁参与的，我只想说，找媒体这种事是很敏感的。但这件事我也不想再深入调查了。我们再回头说说陈翔这件事，你知道，学校并不是孤立的，学校发展，要靠政府的支持。政府的意见，学校在很多时候是很难拒绝的。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希望你能改变一下你的态度。说实话，从我本人角度，这学生，我不太喜欢他，只要你同意学校的处理意见，过几年我一定推荐你评选高级教师职称。”

蒋亮以为前面暗示威胁找媒体的事跟他有关，又画了“高级教师”的甜饼给他，他一定会就范，至少对开除陈翔能保留自己的意见。

谁知顾远听完就站起身，道：“对不起，校长，不是所有老师都想着评职称的。我冒犯你的地方，我愿意道歉，愿意检讨，但让我同意开除我的学生，我做不到。”

他直接转身离去，又一次让蒋亮身处目瞪口呆的尴尬境地中。

好你个蒋亮，公安局都放人了，你还想把人往绝地逼！

顾远快步迈回教学楼，心里只想着一件事：蒋亮已经不适合继续当校长了。



第三十章

星期六，县局还在加班加点，高栋已经几个星期没好好休息，他手下这批人也是一样。眼见离过年只有两个月，这案子若破不了，再闹出新的案子来，这一大帮人都不用过年了。

高栋心急如焚，却只能表现出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谁让他是领导呢？

他安排了市局几个人查胡海平小区的监控，到了下午，终于传来消息，发现了目击者口中那个穿工作服的男子。

高栋带着张一昂来到专门为物证科人员开设的办公室，仔细地看了几遍监控。

这个监控探头装在胡海平单元楼不远处的路灯杆上，刚好能拍到单元楼门口的场景。

星期日下午1点多，一个身穿灰色工作服的男子出现在镜头里，他戴了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并且工作服里套着一件高领外套，外套领子立起。从男子现身，直到离开监控区域，他始终低着头，压根儿看不到他的面部特征。此外很明显，男子还戴了一副手套。可以说，身体几乎没一处皮肤暴露在监控中。

男子进入监控时，手里抱着一块用纸板包裹的东西，那东西形状是个平的物体。男子站在单元楼门外时，停留了一些时间，此时他背对着监控，看不到他在做什么。高栋猜测他应该是在按门铃。

片刻后，他拉开了门，同时用手里的东西挡住会自动关上的门，返身到旁边花坛里拿了块石头，抵住门。他捡起地上的东西，进入单元楼，没过几秒钟，空着双手出来。

再过了不到一分钟时间，男子再次拿了同样一个用纸板包裹的东西，走进监控里，他又走进单元楼，几秒钟后还是空着双手出来。

如此，一共进行了四次，最后一次男子除了依旧拿了一块纸板包裹的东西外，还挎了一个工具包，他进入单元楼后，踢开地上的石头，关上了门。

下一段监控隔了一个多小时，也就是2点半，男子打开单元楼的门，离开了。这次他只挎了一个工具包，之前出现过的四块东西都不见了，说明那四块东西都留在单元楼内。

高栋点上一支烟，看了几遍监控，隔半晌，吐了口气，问：“这家伙始终没露脸，看不到长相。单元楼的电梯监控有没有查过？”

“查过了，未发现此人。可见他一定是走楼梯上去的，没坐电梯。”

“果然如此，我明白了。”

张一昂不解问：“老大，你明白什么？”

高栋看着他：“你知道为什么石板是裂成几块，并且用瓷砖胶粘合到一起了？”

张一昂茫然摇头：“想不通。”

“本来我也想不明白，看了这段现场监控，我知道了答案。这样一块重六十多斤的石板，一般人都搬不动。他要把石板弄到六楼，只有走楼梯，或者坐电梯。他为什么没坐电梯，而是走楼梯呢？因为电梯里都有监控，虽然他戴着鸭舌帽，又把领子立起来，但进入电梯后，监控离他很近，就算拍不到他完全的脸部，至少身体上或衣着上的一些特征能够近距离很清楚地拍进去，他不想多此一举，冒这个险。选择走楼梯的话，问题是六七十斤重的石板，一个人搬上去谈何容易。于是他就把石板敲成了四份，每份约十五斤，用纸板包裹后，一块块抬到六楼，再拿出石板，用瓷砖胶粘合起来。瓷砖胶粘合后，过五分钟强度就足够牢固了。此时，又成了一整块的石板。”

张一昂嘴巴微微张起，显得很惊讶。凶手连把石板搬上去这个小环节上都做得如此细致，又想出用高空落物砸死人的谋杀计划，实在太可怕了。

他想了片刻，道：“老大，既然凶手是通过楼梯把石板搬到六楼的，也就是说他来回走了四次楼梯，需要花费挺多的时间，我们找找单元楼里的居民，说不定有人刚好那时经过，遇到了他呢？”

高栋摇摇头：“没用，遇到了又怎么样，如果换成你下楼时遇到一个装修工从旁边经过，你记得住他的长相？这事都隔了六天了，就算当时真有人走过，你现在去问，对方一定连当时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装修工都想不起来了。何况刚才监控时间内，并没有居民从单元楼里走出，而且这种电梯房，大家一般都坐电梯，很少会走楼梯。”

张一昂无奈点点头，高栋说得很对，人眼不是照相机，你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没人会记得上午街上遇过谁，更不会记得别人的长相，除非是特别奇形怪状的人。——当然了，如果天生爸妈对不住你，给了你一张外星人的脸，谁见你都过目难忘，你还去玩犯罪，这被抓到就别怪公安机关太厉害了。

旁边一名年轻的小警察问：“老大，这男的似乎是先按了单元楼的门铃，随后门开了，会不会楼里住了他的同伙，同伙按了有线门铃，给他开的门？”

高栋冷笑一声摇摇头：“楼里住着他同伙的话，还能让你们监控中查出谁搬来的石板？他何必要一次性连续搬四次石板，他隔几天带一块石板上去，用纸板包住，你根本想不到里面会是石板。”

这位刚加入刑警队，还在实习期的小警察天真地问：“可是他按了门铃后，就有人给他开门了，怎么会给陌生人开门呢？”

这个问题高栋都不想跟他废话，心里想着张一昂破这种大案，怎么把队里笨得跟猪一样的人都给带上了。

张一昂只好尴尬地向自己这位手下解释：“你随便去任何一幢底下装了有线门铃的单元楼，按一下上面的门铃，不管哪户有人在家，跟对方说你是网络公司的，进去检查网络盒，请开下门，都会开的。”

高栋瞥都不瞥一眼那个小警察，把张一昂叫到一旁，低声道：“你见过叶援朝本人，他个子高矮胖瘦怎么样？”

“大概一米七出头，挺瘦的。”

“和监控里这人呢？”

“体形上倒没看出多少差距。老大，你还在怀疑叶援朝？”

高栋抿抿嘴：“这问题我很难回答。那天江伟跟我说的情况我也告诉过你了，两次谋杀都不涉及被害人的财物，两个被害人之间无直接经济往来，可见都是仇杀。叶援朝是目前我看过的所有人里，犯罪动机最强的一个，也是犯罪能力最强的一个。虽说还没有证据指向他，可是……嗯……现在破案进入瓶颈期，任何可能性都不能轻易排除。”

“可是两起案子除了被害人都是单位一把手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的相似点，暂时还不具备并案的条件吧。何况，这人走路姿势跟叶援朝不像，叶援朝有点瘸腿。”

“你说两起案子其实并无关联，这点我也有想过。第一起案子手段极其凶残，第二起案子表面看是起意外，手法和风格差别太大了。有可能是跟胡海平有仇的人，看到王宝国被杀后，搭车杀人，做掉了胡海平，用手法上的差异误导我们是一起意外，就算被我们查出不是意外，这搭车杀人也容易将我们的侦查突破口往第一个案子上引，把罪责赖到杀王宝国的凶手上。”

“对啊，如果事实真是那样，我们把两起案子合并，误以为是同一个凶手，于是从犯罪动机上判断，注意力集中在叶援朝，这不就容易办成死案了嘛。”

高栋点点头：“我明白，如果是同一个凶手，跟王宝国和胡海平都有仇，那么犯罪动机上叶援朝最强。如果两起案子无关，各有凶手，那么有可能是王和胡各自的仇人，不关叶援朝的事了。但我考虑了一下，叶援朝这边还没法儿完全排除嫌疑，你最好再深入调查调查。”

张一昂道：“老大，我有个自己的想法，这两起案子中，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调查王和胡的人际关系上，查他们有哪些仇人，哪些仇人有足够的犯罪动机，会不会方向错了？也许真正的凶手并不在人

际调查的名单上，如果凶手是个仇视社会的家伙呢？或者凶手曾经遭遇过政法系统不公正的处理，一直怀恨在心，报复社会？”

高栋摇头否认：“这是不可能的。报复社会的心理因素是发泄，要把事情闹得越大，犯罪手法越残忍，他心里的不满才能得到发泄。王宝国被杀，影响够大，手段够残忍。但胡海平案子呢，凶手设计很巧妙，很像一个意外事故。这就完全排除了报复社会的可能。”

张一昂点头认同他的判断，又问：“老大，我们怎么调查叶援朝？”

“你们问也问了，再去直接问也没有用。如果他真是凶手，他做过侦察兵和刑警，反侦察能力一定很强，回头我打电话从市里再调几个有经验的老刑警，对他跟踪一段时间。另外，你们这几天查监控也很辛苦了，再辛苦几天，把小区其他监控和小区外的路面监控再查查，一定要找出拍到这人面部特征的画面。今天这番监控让我明白了石板用瓷砖胶粘合的原因，但胡海平案子还有几个疑点没解决，包括六楼窗外墙角的那块铁皮是否和案件有关，还想不明白。嗯……先等你们这边的结果吧。”

高栋吐了口气，他心里很疲倦。



第三十一章

在顾远和多位老师的劝说下，校长蒋亮不想因为此事触犯众怒，终于放弃了开除陈翔，维持原定的留校察看处分。顾远总算松了口气。

周末到了，顾远需要花点时间，为料理下个目标做些准备工作。下一个是公安局局长邵小兵。

上课期间，顾远隔一天有晚班，加上他是班主任，大部分晚上他都在办公室，只能抽空在傍晚时分踩几回点，到了七八点钟，他都得赶回学校备课、值班。

这种零零碎碎的踩点当然是不够的。

更困难的是，最近警方办案压力大，邵小兵也很少准时下班，下班了也未必就一定回家，所以顾远在邵小兵家附近，几次都没碰到过他，能做的只有反复熟悉周围的环境。

另外一点，检察院和法院一把手都被人黑了，他相信邵小兵心里多少会有所提防，要下手的难度可远比胡海平高。

杀胡海平的方法已经用过，同样的办法在邵小兵身上不具备可复制性，所以得另外谋划。

这回他估计可能要用枪了。

不过用枪该怎么制造出意外事故的效果，他还没有思考周全。

事实上，他以为警方对胡海平的案子查不出什么，他压根儿想不到专案组负责人高栋已经抽丝剥茧般把他的诡计看破一大半了。如果他现在知道警方的侦破进度，他要做的不该是继续筹划下个对象，而是考虑自己的后路。

邵小兵是地道的当地人，当地人担任当地重要机关一把手的情况不多，他老爹九十年代是宁县的常务副县长，整个家族中既有从政的，也有从商的。他妻弟办的企业很多年前就挂牌上市了，原本做的是摩托车配件，这几年开始涉足航空零件生产，宁县的有钱人里排名第二。不过生意做得再大，也就那样，家族里，邵小兵依旧是公认的领头人物，最有话语权。

原先邵小兵住在县西面的山庄别墅群，传言他家相当豪华，仅占地就一亩多。后来遭人举报，省里派人调查他，他把别墅转到小舅子名下，说是借住的。此后他得到高人“指点”，生活开始低调，现住在城北的一个高档小区，也是电梯房。

家中只有他和他老婆，一子在澳大利亚读书，此外，家中是否还有保姆不得而知。

这些情况当然是顾远从叶援朝那儿问到的，要不然他一个工作很忙的高中老师，光是要跟踪到邵小兵的住所，就要花费不知多少天的时间了。

星期天，顾远在邵小兵家的小区 and 小区外路段又走了一遍。这个县城小区虽然建造得很高档，但安防还是弱了些，除了开车的外，行人和电瓶车依然可以畅通无阻地出入小区。比不上沈孝贤一家和其他县里重要领导扎堆儿居住的皇朝花园。

对于小区内外的监控，顾远已经看得差不多，但他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每一处检查翔实，不能排除没发现的监控。不过没关系，犯罪时只要不暴露脸部，也不要遇到目击者，仅靠监控警方顶多能知道他的大致身高，其他线索一无所知。

正当他走在路上，构思着该如何下手，又该如何处理善后时，手机响了，他掏出一看，是曾慧慧打来的。

“喂？”

“顾老师。”

“嗯，曾慧慧，有事吗？”

电话那头传来笑声：“顾老师，我知道你现在在哪里。”

顾远眉头微微皱起。

曾慧慧继续说：“你在金光公馆外面，对不对？”

顾远忍不住浑身一个激灵，本能地向身前身后的路上看了一圈，哪有曾慧慧的影子？更要命的是，今天自己特意戴了假发、眼镜和胡子，穿的是平日从来没穿过的衣服，连走路节奏都刻意与平时显得不同，怎么会被人知道他在这里的？

“顾老师，你怎么不说话？我猜的对吗？”

“嗯……”顾远犹豫一下，悄悄深呼吸平复紧张的心绪，回答，“我是在这里附近，你怎么知道的？”

曾慧慧道：“你来这儿做什么呀？我家离你只隔了三条街，欢迎老师来我家做客。”

“嗯……今天不行，我来看望一位朋友，改天吧。对了，你在哪儿？”

“我在家里呀。”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曾慧慧发出调皮的笑声：“明天再告诉你吧，呵呵，到时你可不许生气哦。”

顾远只好尴尬地应了声“哦”，他不敢多问，怕引起怀疑，只好匆忙挂断电话。

今天的踩点工作看样子只能到此为止了。

“是不是警察已经在跟踪调查我了，曾慧慧想给我提醒？”

“不太可能，他爸不管刑侦，根据叶叔的说法，刑侦的工作很特殊，遇到大案要案，侦破工作连同单位的非刑侦队人员都无从知道，

曾慧慧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如果警方要查我，首先需查出叶叔。

“对了，有些天没联系过叶叔了，得找机会和他交流一下。”



第三十二章

星期天下午下班前，顾远电话打到叶援朝的办公室座机。

“叶叔……”

他刚开口，叶援朝就打断他的话：“吃饭我不去了，我就在街口那家快餐店吃，你们不用那么麻烦了。”

顾远一听，微微愣了一下，随即说了句“好的”，挂上了电话。看来一定发生什么事了。

他等到了5点多，也就是叶援朝平时下班的时间，提前来到叶援朝楼下附近的一家中式快餐连锁店，他知道叶援朝有时会来这家店吃饭。电话里所说的快餐店，也只可能是这家。

顾远走进快餐店，先漫不经心地打量一圈所有座位上的人，没有看到叶援朝。随后，他拿起餐盘，挑了两个小菜，拿上一碗饭，结账后坐到靠里的一个位子上。

果然，等了十多分钟，叶援朝出现在门口，他和顾远四目相对看了一眼，随即叶援朝不再看他，而是拿了饭菜，很快结完账，他先站在原地装成找位子的模样，接着来到顾远同一桌斜对角的那个位子坐下，低头吃饭。

“怎么了，叶叔？”顾远同样低着头吃饭，低声说话，并不看他。

“我被人跟了，大概市局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应该就这几天，我下午出去办事看到一辆车早上和中午都出现过，起了怀疑。”

“你的手机、电话呢？”

“不清楚，也许也被监听。”

顾远想了想，又低头佯装吃饭：“以后联系时，来这家店吧，这个时间点，我每三天来一次。如果没必要，请不要来。另外，不要让人有机会接触你的贴身物品，小心监听器。”

叶援朝应了声，他有许多话想说，但在这种场合下，不知道该先问哪个。

顾远又道：“最近他们有来找过你吗？”

“那次以后，再没有了。”

“和我想的一样，他们既然问过你，知道再来问也问不出什么了。不过他们既然跟了你，大概是再次对你起疑了。这也难怪，他们一定是觉得动机上你有可能，并且你过去的经历让他们觉得你有这能力。况且你说当晚有人认出你了，还喊了你名字。”这时旁边一个路人端着盘子经过，顾远马上闭嘴不说。过了片刻，余光看到路人已经在远处的一桌落座后，压低声音重新开口，“但是你不要担心，他们跟踪你是好事，很快他们会彻底排除你的犯罪可能。”

叶援朝眉毛抽动了一下，抿抿嘴，用含混的声音问：“那你呢？”

“不用管我，我有我的办法。”

“你是怎么把胡……”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下面还想做什么？”

顾远塞了口饭，口齿含混地说：“邵小兵。”

叶援朝顿时脸色大变，低头快速道：“不行，太危险了，他和其他人身份不同。”

这点顾远当然知道。

检察院和法院一把手死了，当然是大案，省公安厅出面督办的。如果是公安局局长成为下一个被害人，那一定是惊动公安部，甚至决策层的大案了。尤其是邵小兵是警察，戒备心自然比常人重，要下手成功并不容易。

顾远平淡地说：“他们跟踪你，说明胡海平案发生后，他们也还没完全排除你的可能，所以需要再多做点事。如果邵出事时，你正被他们跟，到时就有十足不在场证明，就能彻底摆脱嫌疑，这是好事。你不被怀疑，我更不会被怀疑，剩下只要不留下证据，他们永远查不出。只要处理完邵，接着就是沈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过完年就能彻底把这一页翻过去。”

事实上，顾远从头到尾都不想真的对付沈家，那样一来，会因犯罪动机太明显，直接把叶叔拖进去。他这样告诉叶援朝，只是想早日解开叶援朝仇恨的心结，放弃报仇，继续平稳地过完这辈子。

他杀胡海平以及计划中要杀邵小兵，并不是因为他多想替叶晴母女报仇，事实上，他一点都不在乎叶晴母女，一切，只是为了叶叔。没有叶叔，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的呢？顾远不敢想象。

顾远看得出，杀了胡海平后，叶叔依然还未“醒悟”，依然未放弃复仇。但他知道，只要邵小兵死后，叶叔的心结一定会解开，再不会想着提枪去找沈家灭门。

这是他计划中的打算，尽管这个打算让他手上添了人命。但没有办法，为了叶叔，他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因为他的人生，本就是叶叔改变的。

叶援朝口中含着饭，嘴角抽动了一下，总算把这口饭咽下去，他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摇摇头，看着碗里的饭说：“不了，一开始我就错了。人死了，活着的人做再多也是没用的。我不该一时性起，趁着停电做错事，结果把你拖进来。算了吧，不要继续了，就当一切都过去了。如果他们最终查出来，我一个人顶。我年纪大了，生活并无盼头，你有你的人生，你为我做得够多了。”

顾远轻轻摇头笑了笑：“如果那天我没来你家，不知道王是你做的，现在会怎么样？一种可能性是你已被抓。另一种可能性是你未被抓。那么你现在会怎么做？你会放弃吗？”

叶援朝一愣，整个人木在那里。

“我太了解你了，叶叔，你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可是他们却把你所有的希望都打破了。我知道，你已经铁了心，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思了。我决不能让你这样。”

叶援朝缓缓吐了口气，依然是低着头，不让人看出他们在交谈，低声诉说着：“那时我太糊涂了，现在我还有生活的希望，那就是你。我把你当我的孩子看，我想你过得好。”

顾远眼眶顿时红了，他苦涩地笑了一下：“我知道的，因此，我更不能坐视不理。这也算是为了叶晴和阿姨。”

“可是她们过去对你……”

“别说了，从她们的立场是对的，我从没怪她们分毫，她们都是我的亲人。叶叔，那天不是说好的吗，你不用多想了，就把一切交给我来处理吧。现在我需要你帮一个小忙，手铐借我。”

“你要这个做什么？”

“我有用处，另外再过些天我把那个还你。”顾远做了个枪的手势。

谁知叶援朝却摇摇头：“不，我不能答应你，我不想你再为了我做更多了，一切就让它过去吧。”

“你心里放得下吗？”

叶援朝一愣，随后缓缓说：“放得下。”

“你在撒谎。你的表情告诉我你根本放不下。”

叶援朝沉默无言。

“相信我，我会处理好一切，你看胡的事，他们不是查不出任何结果吗？”

“可是邵不同，他是警……”他没有直接说出警察两个字，这两个字比较敏感。

“没有不同，人的命都只有一条，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轻易结束了别人的生命。”

叶援朝叹了口气，低声道：“把那个东西还我。”

顾远果断地回绝：“不行，现在绝不能还你。”

叶援朝咬牙，紧握着筷子，过了半晌，从牙齿中憋出几个字：“我不想你替我死！”

顾远从容地一笑：“我不会出事，你放心吧。”

叶援朝用力咬住牙，沉默了很久，道：“告诉我你的计划。”

“你不必知道我的计划，只需要知道一件事：胡海平是意外，邵小兵是自杀，畏罪自杀。他杀了王宝国，所以畏罪自杀。”

叶援朝顿时瞪大了眼睛。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叹口气，道：“好吧，三天后，我把手铐给你，还是在这里。”

可话一说出口，叶援朝心里就矛盾了，他觉得自己是个极度自私的人，竟然默许了别人来为他的仇恨冒天大的险。但另一方面，他心里似乎又企盼着这些人都死了。

顾远似乎看穿了他的心事，抿抿嘴，笑着点点头。

他已经为叶援朝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可是他不知道，叶援朝也为了他做好牺牲一切准备好了。

他们谁都不想对方出事，他们谁都愿意替对方顶罪。

他们不是父子，他们也没血缘关系，却“父子”情深。



第三十三章

第二天是星期一，顾远来到学校上课。他并未主动去找曾慧慧问清她到底是怎么知道自己位置的，尽管他很想知道，但那样容易显得他特别关心这件事，引起旁人的注意。

于是，他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把疑问抛在脑后，照常上课、下课、改作业。

到了中午休息时间，顾远走向办公室，恰好在楼道遇见曾慧慧，顾远如平时一样朝她点头问好，随即继续往前走，心里却在企盼着曾慧慧能告诉他答案。

果然，在他走出几步后，曾慧慧叫住了他：“小顾老师，你猜我昨天怎么知道你在哪儿的。”

顾远心中还是忍不住一惊，随后转回身，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怎么知道的？”

“你猜呢？”

顾远思绪快速飞转，昨天他下车前装上了帽子、眼镜、胡须，保证不让人认出来，并且走路也有意识地改变往常的节奏。如果这种情况下都能被人认出来了，那就完蛋了。

应该不会，她应该不会认出我。

对了，或许是她看到我的车停在城北？

可是我车子停在路边一排车中间，这种雪佛兰的低端车随处可见，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况且车身是青色的，这是一种低调色，不容易让人注意到。

也许她记得我的车牌。可有那么巧，我车子停在一堆车中间，她偏偏路过看到？

顾远想了想，还是摇摇头：“我猜不出。”

“我说了你可不许生气，我定位了你的手机。”

“手机？怎么定位？”顾远不解。

“我爸说市公安局联合移动运营商，部署了最新的手机信号监控设备，为了打击现在特别多的电话诈骗。只要手机开机时间两分钟，他们系统就能收到信号。只要从电脑里输入要查的手机号，马上就能知道这只手机所在的精确位置。”

顾远啧啧道：“这么厉害！”

他心里想道，看来以后出门踩点，身上不能带着手机了。

曾慧慧道：“昨天我趁我爸爸不在，偷偷上了他的电脑，打开这套软件，试了几个同学都很准，忍不住也试了一下小顾老师你的位置。”

闹明白是虚惊一场后，顾远干张张嘴：“这么做不合适吧，会侵犯其他同学的隐私的。”

曾慧慧马上笑着说：“哈哈，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侵犯老师的隐私了，当然，也包括其他同学。”

顾远笑了笑，他从不责怪学生的偶尔顽皮，顽皮是这个年纪的人的天性，如果只知道一天到晚学习，就不是个正常人了。

“那个软件能多精确知道我的位置？”

“听我爸说精度能锁定在直径两米的范围里。”

“那真是够厉害的。”

他是学物理的，对电磁波和手机信号的定位原理自然也知道一些，不过通过手机信号的数据反馈，能把目标位置精确锁定在直径两米的范围内，这需要很强大的技术支持。

顾远回到办公室后，坐在位子上想着刚才的事，现在公安的技术强大到已经超出他的常规认识了，看来以后行动中需要注意更多的细节，考虑更周全，不能用固有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犯罪，因为警方或许有更多的手段，他不知道，叶援朝也不知道。

只要一个疏忽，哪怕是很小的一个疏忽，就能让警方彻底翻盘。

过了些时间，几个老师吃完饭陆续回到办公室，走在前面的魏老师看到顾远就说：“小顾老师，集资房造好了呢，你知道吗？”

“这么快，本来不是说要到下个月？”顾远说。

另一位老师说：“提前竣工了，过几天就交房，这个星期天大家一起去验收。”

魏老师露出担忧的表情：“也不知道质量怎么样，现在偷工减料特别普遍。”

顾远道：“应该没问题的，我们是集体跟开发商签约团购，商品房性质。现在的房屋，土地成本是大头，建安是小头，一般开发商不会在质量问题上偷工减料。”

“希望是这样吧，以后还要还15年贷款，想想都累的。”

顾远笑了笑：“我贷了30年，更是干到退休才还得清。”

“顾老师你买的几楼？”

“四楼的小户型，就71平方，我工作几年积蓄不多，一部分首付还是问大学同学临时借的呢。好在房子总算造好了，不用继续住学校的宿舍了。”

顾远眼中露出对未来向往的神色，不过他想到接下去还要做的事，神色又添了几分不安。

可是他还是要做，因为这是为了叶叔。

如果没有叶叔，他现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不敢想象。他甚至一想到自己的童年，心中的恐惧马上把思维拉回当下。



第三十四章

警方经过几个昼夜的查监控，结果总算出来了。

设置石板杀害胡海平的男子在星期天离开单元楼后，出现在下一个监控中的他，依旧戴着帽子，还额外戴了个口罩，骑着一辆黑色的小型电瓶车，车头是白色的。

通过沿路的一个个连续监控探头追查，发现该骑车男子最后在小区三个路口外的一条名叫建业路的马路上消失了。

建业路的不长，大约就七八百米，东西两端的路口各有一个监控，中间并无其他小路通出。

所谓的消失，就是说电瓶车最后只在建业路西面的监控出现过，东面的监控却没记录到。

查电瓶车来时的记录也是如此，电瓶车最开始就直接出现在西面的监控里，东面的监控也没有记录到他。

这辆电瓶车就像凭空出现在建业路的中间，再凭空消失。

此外，骑车人在进出小区前后，都戴上帽子和口罩，并且从未抬过头，监控压根儿没拍到他脸部任何特征。

高栋起先对他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颇为不解，在实地来到建业路查看后，高栋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奥秘。

人是不可能凭空出现在马路上又凭空消失的。

马路的两侧是免费停车位，平日里泊着好多汽车。

凶手一定是先开汽车来到这条马路上，随后从车上拿下电瓶车，前去犯罪。犯罪完成后，骑电瓶回到建业路，再次把电瓶车放进汽车里，再开车离开。

凶手开的是哪辆车？

这点无法判断，可能是货车，也可能是家用轿车。

那辆电瓶车模样小巧，放到轿车后备箱里没有一点问题。看着重量也很有限，成年男子完全搬得动。

那么这个时候的调查又该如何继续展开？

专案组例会上，所有刑侦骨干都在看着高栋，等他给下一步的指示。

高栋扫视了所有人一眼，并没说话，而是点起了一支烟，抬头望着天花板。

江伟道：“老大，现在有一点很明确，凶手只有一种可能把电瓶车带到建业路上，又不经过监控，就是用汽车载过来。”

高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个结论他去建业路上看了会儿就想明白了。

江伟继续说：“那么表明，凶手一开始是驾驶一辆汽车来到建业路上的，这辆汽车一定会被监控拍下。凶手犯罪完成，骑着电瓶车回到建业路后，把电瓶车放到汽车里，然后再开车离开。只要我们统计凶手来到建业路前一小时内，进入建业路的车辆；以及凶手最后回到建业路，此后一小时内，离开建业路的车辆，如果哪辆车两次都出现在监控里，那么可能性就非常大。我估计重复出现两次的车辆不会很多，只要一辆辆排查，很快能锁定目标。”

高栋点着烟，看了眼江伟，吐口气，依然沉默不语。

大家等了好久，高栋始终是这副表情，对江伟的判断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看得大家都心急如焚。江伟忍不住道：“老大，你看，这办法怎么样？”

高栋深深吸了口气，道：“凶手未必像你想得这么简单呢。”

江伟表情尴尬，不甘道：“那……那还能怎么样？”

高栋看了所有人一眼，道：“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个细节，路上的监控显示，凶手在骑电瓶车时，他是戴口罩的。凶手进入单元楼时，单元楼门口的监控拍到他那时并没戴口罩，只戴着帽子，因为他没抬头，所以依旧没拍到他的长相？”

张一昂不解问：“这个能说明什么？”

“细心，极其细心！”高栋沉声道，“如果你从单元楼上下来，遇到一个人戴着口罩，你会不会多看几眼？一定会。咱们是南方地区，室内戴口罩会显得很奇怪，对吧？你多看他几眼，虽然不一定会记住他的外貌特征，但至少你注意到过这个人了。凶手不想被任何人注意，所以他进入单元楼时，宁可摘下口罩。这样一来，就算你下楼刚好遇见此人，你没有理由会去注意这个看上去一切正常的陌生人，更不会对他的外貌留下印象。就像你早上出门第一个遇见的人长什么样，此刻你百分百想不起来。”

高栋顿了顿，继续道：“所以，凶手对人的心理观察得很仔细，他知道进入单元楼后，不戴口罩反而更安全。但另一方面呢，他路上骑电瓶车为什么要戴口罩？因为这个季节，骑车上路戴个口罩太常见了，骑车时，你并不能保证一直是低着头的，比如对面来车，你要避让时，忍不住抬头了，此时，刚好前面有个监控把你拍下来，这不就完蛋了？所以，他骑车时，必须戴口罩。”

江伟道：“老大，或许凶手压根儿没想这么多，这只是他的习惯呢？”

“不不不，”高栋摇摇头，“犯罪时人都有一种害怕的心理，想寻找遮掩物掩饰自己。犯罪时戴口罩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犯罪前戴了口罩，真正执行犯罪时，反而敢脱掉口罩。换成一般的罪犯，进入单元楼时，内心会比在路上更惧怕，更担心被人记住长相，决不会摘掉口罩。从上一回的玻璃胶上我就看出这凶手格外细心了，会想到五楼粘玻璃胶干扰我们的判断。这次他脱、戴口罩的细节，虽然很不起眼，但更说明对手不是一般罪犯。”

江伟点点头，他相信高栋说的凶手是个极度细心的人，但转念一想，又有不解：“可是，老大，他戴不戴口罩和我们查监控的汽车有什么关系？”

“你刚才分析的，只是凶手把电瓶车运到建业路的一种可能，而且是最简单的可能性。”

“难道还有其他可能？”

“你能肯定杀胡海平的凶手是一个人？”

“这……我们只看到这一个人啊。”

高栋道：“所以我们的结论只能是至少一个人。有没有其他帮凶？不得而知。如果有同伙呢？那么把电瓶车运进建业路的汽车可能有两辆了。把电瓶车运进建业路是一辆车，犯罪后同伙开了另一辆车，把电瓶车运出了建业路。这种情况怎么查？”

高栋继续道：“此外，就算凶手只有一个人，他也未必就按照你说的做了。他驾驶着装电瓶车的汽车，开进建业路，未必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就会拿出电瓶车，开进胡海平小区吧？他有可能在路上停了几小时，也有可能是他前一天，或更早几天把车开进来停在路上，直到星期天才动手。离开建业路时，也是同样道理，他甚至可以把电瓶车装进汽车里，换下工作服，然后步行走出建业路，过些时间再回来开走车。”

江伟顿时吸了口气，鼓着腮帮子说不出话。

凶手确实可以这么做，这么做显然也安全得多。但这样一来，凶手把电瓶车弄进建业路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你不可能把几天内经过建业路的车辆全部排查，况且排查也未必能找出嫌疑人。如果你有本事把几天内经过建业路的车全部调查一遍，你还不如抓了全县每个人审一遍，凶手肯定是其中一个。

听了高栋的分析，所有人脸上都写着“沮丧”两个字。

高栋咳嗽一声，道：“从嫌疑人做其他几件事上看，他很细心，绝对的细心。江伟说的那种可能，很容易暴露身份，我个人猜想凶手同样不会在这个环节上疏漏。不过大家也不用灰心，先按江伟说的可能查一遍，这个工作量也不大，如果凶手偏偏在这节上马虎了，那算

他倒霉。如果查不出，再想其他的办法。会就先开到这儿，都去干活吧。”

散会后，高栋留下了张一昂，问：“怎么样，最近几天跟踪叶援朝，有没有被他发现？”

张一昂很有信心地说：“没有，几个人都是您钦点的老队员了，大家跟得都很小心。”

“他举止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暂时没看出来。对了，老大，叶援朝我也见过两次，他走路有点瘸的，胡海平案子里那个男人走路很正常，不可能是叶援朝吧，而且感觉上此人的年纪不会太大，至少不会像叶援朝一样五十来岁。”

高栋道：“我知道，监控看了这么多遍，胡海平案子的那个人肯定不是叶援朝。”

“那你是觉得王宝国案子是他做的？”

高栋不置可否：“两个案子手法上太多不同了。王宝国案下手极度凶残，社会影响很大，那案子倒不是说凶手反侦察能力多强，只不过凶手挑了个停电的好日子下手。相反，胡海平案子凶手要厉害得多，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还要弄得像一出意外，胡海平被杀五分钟内上百个目击者，却没有一人知道谁是凶手，并且凶手在所有细节处理上无可挑剔，暴露出反侦察能力极强。两起案件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干的，依旧无法判断。现在第二起案件最后的希望就在监控是否拍到凶手用汽车把电瓶车弄进弄出建业路这环节了，但我感觉不太理想，只能把注意力回顾到王宝国案子上来。王案最显著特征是一刀割喉，踢出一脚，有这种心理承受力和动手能力的人，不多的。现在我所有已知的可能人选里，只有叶援朝符合。可是他有不在场证明，鞋子尺码也不合，而且都是旧鞋子，和你们的谈话表现正常，杀人动机也不够强烈，只有跟踪他才能进行最后的彻底排除了。”

张一昂撇撇嘴，道：“叶援朝这几天一切都和过去一样，下班后，街边小店里吃点东西，然后回家，有时会买点酒。怎么看都不是犯罪的状态。”

高栋想了想，道：“综合来看，他有犯罪动机和犯罪能力，王案有不在场证明，胡案更排除了是他的可能。”他叹口气，道，“也许真是我太多疑了，这样吧，三班倒跟踪也很累，跟完这个星期，如果还是一切正常，那就不用跟了。”



第三十五章

几天后，监控查清楚了，电动车进入建业路前一小时和回到建业路后的一小时里，经过监控的重复车辆一共有十多辆，其中一大半是出租车，出租车从未接送过客人要放电瓶车的，剩下的三辆经过对车主的调查，发现都是和被害人压根儿从未见过面的普通人。其他所有几天内经过建业路的出租车也问了，没有客人放电瓶车的。看来凶手自己有车。

果然如高栋所料，嫌疑人在这个环节上也没有漏洞。

剩下的工作只能先根据监控中拍到的电动车，试试全县范围内找出这辆车了。但全县范围找一辆特征并不显著的电动车谈何容易，更何况警方也没想到，这辆车在犯罪前后经过顾远的两次外观改动，找出来是不可能的。

而盯梢叶援朝的消息也同样毫无新意。

胡海平被害当天，单元门口监控中，没发现类似那个嫌疑人体形的非住户进入单元楼，有可能是人未直接上楼，而是用了某种机关控制石板掉落。但高栋在现场只找到了六楼外墙角的一块铁皮，除此并未找到其他可疑的机关装置，这铁皮会不会和机关有关呢？他一时也想不出来。

这几天高栋眉头紧皱，眼见两起案子的侦破都进入了死胡同，他冥思苦想，还是没找出方向性的对策。

其间又接到市局的电话，说下星期隔壁一个县的许多民众会聚集到市区的天天广场上散步，说是抗议那边建设一个化工厂，事情有越闹越大的趋势，下星期到底会有多少人聚集还未知，公安系统全员要严正以待，让高栋可以先把宁县的工作放一放，星期天回市里开会一起商定对策。

今天是星期六，农历十一月初六。

农历十一月初六是个犯罪吉日，顾远早就算计好这一天了。

今天下午他没课，很早离开学校，他需要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他必须快点做完这些事，因为第二天早上还要和学校的其他老师一起去验收新房。

这时才四点半，顾远来到邵小兵所住的小区“金光公馆”外第五个路口处的路上停好车，装上假发、眼镜、胡子，穿着一件大衣，挎一个包，手上还挂着一件外套，外套盖住了拳头。他在寒风中微微拱着背，低头向邵小兵的小区走去。

进入小区后，他来到邵小兵家的单元楼下，边走边用目光扫视周边，没有看到邵小兵的车。他不放心，走进地下停车库，依旧若无其事地边走边看，还是没有邵小兵的车。

很好，他还没回家。希望他老婆在家，对付一个人方便点，两个人都在家就不容易成功了。

随后，顾远进入单元楼，走楼梯来到六楼，这里一共两户人家，门是向同一方向开的，所以顾远不用在另一户人家的猫眼上贴纸片盖住了。如果是对门，下手时必须要在另一户人家猫眼上贴纸片，防止传出声响时，对门里的人会朝外偷看。

顾远深呼吸几口，让自己的心情更放松一些，随后左手戴上了一只胶皮手套，按响了门铃，随即把左手缩进衣袖里，免得被主人看到一个戴胶皮手套的人起疑。

很快，门里传来了一声“谁啊”的询问，顾远声音不高地回答一句：“我找邵局长。”

接着，门开启了一小半，一个穿戴考究的中年妇女握着门把手，打量他一眼，道：“你是哪位？”

顾远笑了笑，偷偷朝屋里看了眼，有电视声，但没看到其他人，也没有其他人的声音，应该只有他老婆一人在家吧，便道：“我找邵局长，请问邵局长在家吗？”

妇女的手还是握着门把手：“老邵还没回来，你是哪位，找他有什么事吗？”

“还没回来呀，那也没关系，麻烦嫂子把这东西交给邵局长。”

顾远盖着外套的右手佯装要伸包里，突然在下一秒，“砰”一声，他把叶援朝的那把六四手枪直接贴着妇女的额头开了一枪。

近距离开枪威力极大，顾远都被向后震退了两步，子弹从妇女额头穿入，径直从后脑颅骨穿出，射进了客厅里。

由于枪上包了毛巾，又有外套的遮盖，枪声比正常小了一些，但依然挺响。他相信现在单元楼附近几层的住户一定会听到这声响，但普通人只会以为鞭炮或者什么东西爆炸了，不会联想到枪声。至于其他远处楼层的人，或许会听到一声“砰”，但不会太响。

顾远丝毫不敢在门口停留，立马蹿入屋内，关上门，奔到房里检查一遍，确认整个屋里只有她老婆一人。

他把尸体检查一遍，赫然发现子弹竟直接从颅脑后穿出了，他顿时大惊，这是他计划中始料未及的情况！

尽管他是个物理教师，尽管他力学学得很好，可是他还是没有开枪的经验。他通过电视上的情景，想当然地以为子弹射入头部后，自然会留在颅腔内，万万没有想到子弹会直接从脑后穿出，射到了客厅里。如果警方将来发现这是一起枪击案，那就与他既定的计划出入很大了。

他急忙跑到客厅，四处找寻一番，居然没看到遗落的子弹。

他更是心急如焚，但此时理智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慌乱。他强行平复下心绪，重新回到门口位置，顺着刚才的射击方向笔直望过去，那个方向的尽头是客厅的沙发。

他径直走向沙发，终于看到了沙发的一个坐垫上有个洞。他把坐垫拿出来，看到子弹嵌在沙发垫下面的基座内。

顾远静下心，思索了一会儿。行，情况不是太糟糕，这个局面还是可以收拾的。

他稍微松了一口气，深呼吸几口平复心绪后，把邵小兵老婆抬进了衣柜藏好，顺便清理了地上的一点血迹和自己的脚印，擦干净鞋底，把旁边窗户拉开一小半，使室内的火药味清除，随后来到客厅坐下休息。

现在，就等着邵小兵回来吧。

如果邵小兵是一个人回来的那自然最好，如果还带着朋友一起回来，就有点麻烦了，虽然手里有枪，但杀死多人能否命中是个问题，即便都杀死了，连续的枪声是否会惊动左邻右舍呢？只能先躲在他家静观其变。

但犯罪就是这样，再完美的计划也存在变数，有时候运气也是成功必不可少的环节。

没有百分百成功率的犯罪，只有想办法提高犯罪的成功率。

邵小兵，看你的运气了。



第三十六章

邵小兵的运气不是很好，他今天是一个人回来的。

其实平时基本上他也都是一个人回家，和朋友相聚都是在外应酬，他不喜欢招呼人到家里玩，因为那样要收拾，很麻烦。

晚上七点，邵小兵打开门，边说着：“饭还有吗？我还没吃。”

进来后，他才发现里面是黑的，老婆不在家。

真烦，估计又是去打麻将了！邵小兵心里抱怨着。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老婆已经被人杀了，凶手依然留在他家等着。

他打开灯，关上门，脱下鞋子换了拖鞋，往前走，刚想从包里拿手机给老婆打电话。

正当他走出几步，就要踏进客厅时，转角突然出现了一把枪，正对他肥硕的大头。

枪上还包裹了一件棉质外套。此时包得比下午紧多了，因为现在是晚上，如果逼不得已开枪，他必须把声响控制在最低。

“啊！”邵小兵顿时吓了一跳，本能往后退了一步，那把枪也跟了过来。

邵小兵看清了枪后的人，颤声问：“你……你是谁，怎么在这里？”

顾远心跳很快，手都感觉有些发麻了，但他强力保持出镇定的模样，脸上露着冷峻，沉声命令：“举手，过去，坐到沙发上去！”

“你……你是谁？我老婆呢？”

“已经被我控制了。看，这是枪，你是警察，真伪一看就知，相信你不会看走眼。”

邵小兵内心强烈震动。此人知道自己是警察还这么大胆，他想干什么？他也一眼就看出了这是真枪，而且……而且不像仿制的真枪，像是正规枪支，何况，屋子里没有半点老婆的声响，莫非……已经凶多吉少了？

“举手，快过去！”顾远口中依然命令着。

邵小兵脚步颤抖，但在黑漆漆的枪口前，丝毫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只能举起双手，在这把枪的镇慑下，胆战心惊地朝沙发一步步挪去。

“坐下！”

邵小兵只能坐到沙发上。

此时，顾远居高临下，用手枪指着他，他反抗的成功率就更低了。

“你……你是谁，你想怎么样？”邵小兵以惊恐的眼神望着他。

顾远没有回答他，两眼紧盯着他的脸，不敢有片刻的疏忽，右手一直紧握手枪指着他的头，慢慢移动脚步，绕到沙发背后，此间，枪口一直紧紧指着对方的头。随后，顾远左手慢慢地伸进挎包，从里面拎出一副手铐，放到邵小兵的身旁，道：“你自己铐上双手，不要想耍花招。”

“你……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老婆呢？”邵小兵极度害怕。

“让你做你就照办，别废话。”

此时，枪紧紧贴着他的后脑勺儿，邵小兵尿都快吓出来了，小心地放下手，拿起手铐，一见手铐上印制的字样，他更是大吃一惊：“宁县公安局！这……这是警械。”

顾远不搭理他，只是道：“赶紧，我没太多耐心。你放心，我不会要你的命，只是听说你家很有钱，想来发笔财。”

邵小兵脑中急速权衡着状况，这副手铐一旦自己戴上，将再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了。凶手只是谋财吗？

不，恐怕不会，凶手没有蒙面，而且明知自己是警察，如果只是谋财不害命，等凶手离开后，第二天就会成全国通缉犯。恐怕，恐怕不但要谋财，更要害命了！

这一想，邵小兵马上犹豫了，与其要死，还不如豁出去拼一下。

对了，我包里就有把手枪，现在包被扔到了茶几上。只能搏一把，冲过去拿过包，赶紧跑到旁边卧室关门！

邵小兵目光朝客厅看了眼，只要冲过去，逃出七八米远就能跑进最近的一个房间了！他必须试一试！他心里拿定了主意，握着手铐，假装要戴上的样子，突然，他一个翻身要跳起来。

在他跳起的同时，高度紧张的顾远直接全身扑上去，用枪狠狠顶住他的头，叫道：“你动，你他妈敢动！”

在顾远跳上去时，脚踢到了茶几上的不锈钢水果盘，水果盘被踢飞出去，撞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邵小兵瞬时吓得面无血色，看着顾远发红的双眼，以及顶在自己头上的那把枪，半分不敢动弹了。

“我数到十，你手铐没铐牢，我直接开枪了！”顾远这回不是在吓唬他，如果再生什么变故，就只能直接开枪了。

这一回，邵小兵再也不敢做任何反抗，思维也变得慌乱，只能按照顾远吩咐，自己戴上手铐，把自己铐住。

顾远一把拉过铐住他双手的手铐，从包里掏出绳子，快速地把手铐绑到沙发上，随后返身回到邵小兵面前，一边用枪威胁着他，一边拿出绳子把他的脚也绑住了。

邵小兵手脚的主要关节都被绳子绑死，他再也动弹不得了。

现在邵小兵成了一头待宰的牲畜，并被牢牢固定在了沙发上，没有了任何的反抗能力。

顾远大口喘着粗气，心跳逐渐平复下来。

喘息了一阵，顾远开始了善后工作。



第三十七章

顾远先把客厅的灯关了，他可不想让人看到邵小兵家有人。万一现在刚好来个访客呢？

随后，他冷漠地打量几眼邵小兵，问：“衣柜里的保险箱，密码多少？”

“你……你怎么知道有保险箱？”

“我在你家待了半天了，能不知道吗？”

“我……我老婆呢？”

“死了。”顾远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她不配合，被我杀了。”

“啊！”邵小兵脸色惨白。

“如果你配合，我会饶你一命。”

如果换成平时的邵小兵，只要稍微动脑就知道歹徒不可能给他留活口。

夜闯公安局局长家里，还不蒙面，直接把局长夫人杀了，如果留下局长活口，这种极度恶劣的案件一定会惊动周边几个城市的所有警察、武警，封锁一切通行道路，全面通缉。这种情况下歹徒顺利逃亡的概率几乎为零。

可是人在被死亡阴影笼罩的情况下，脑中会泛起最后的一丝希望，希望凶手最后能放过自己，或者尽量拖延时间，让凶手在杀害自己前被警方拿获。

人很难想象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会死，谁都不希望死。

邵小兵想拖延时间，但顾远可没这么多时间，见他不说话，马上从包里掏了一根缝衣针出来，不给任何征兆，直接往邵小兵大腿上扎了下去。

“啊——”

顾远拿起沙发上的枕头，压住邵小兵的嘴，使他叫不出来。然后冷声问：“快说，不说我再扎了。”

邵小兵立刻求饶：“我说，我说，是××××××。”

顾远站起身，检查了一遍邵小兵，他被绑住，确实动不了了，然后拿走他的手机，并且把邵小兵身体可能接触到的地方都看了一圈，确认他够不着任何剪刀等工具，随后掏出一块布，硬塞进邵小兵嘴里，这才放心地走向卧室。

卧室不临窗，所以顾远开灯，拉开衣柜，瞥了眼塞在旁边的尸体，不再理会，快速打开了衣柜角落那个嵌进墙里的隐蔽保险箱。

那个保险箱还是他在放置尸体时，无意中手碰到衣柜靠墙的隔板，发觉和旁边的不同，观察了一下才发现了奥秘。

保险箱一开，顾远看了一眼，大吃一惊：上格放了多根金条和首饰珠宝，中间一格放着存折、一本笔记本和一沓文件，下面最大的一格堆放着齐整的百元大钞。

顾远在原地愣了几秒钟。他这辈子从没有近距离见过这么多钱，虽然他并不是个很贪钱的人，虽然他犯罪的初衷压根儿和钱无关，可是当他面对这样一笔他一辈子都攒不出来的钱时，他也和常人一样动心了，毫不犹豫地动心。

好吧，没收了。

原本计划里只有处理尸体的善后，现在多了一项，搬钱。

他先大致点了一下现金：约有近两百万，目测有三四十斤重。上面的金条里，一公斤的有五条，此外还有其他首饰手表玉器等。再翻

中间那格的东西，光房产证就找到八本，存折里面有本币和外汇，几项加起来，至少也有几百万。此外，还有几个公司的投资凭证。

顾远拿出了一本黑皮封面的笔记本。翻开来，看上去像账单，记得有些隐晦。

比如其中一条“20020706，王（乡），5”，顾远想了想，这大概是一个在乡里任职的姓王的人，送了他五万元。这也没什么好看的，很多人手里都有这么本东西，防着万一某天自己被抓，还能留一手。

随后，他拿起了下面厚厚的一沓文件纸。原本他以为也是财产之类的，但翻了一下，却发现全是办案的卷宗。顾远想不明白：邵小兵居然这么敬业，放一堆卷宗在家里？而且还藏在保险箱这么隐蔽的地方？

他胡乱翻了一下，正准备放回去，却突然一眼瞥到中间熟悉的名字：“江盛”和“江华”。

这不是陈翔一家的仇人吗？

顾远赶紧往回翻，找到了那份卷宗，快速浏览。

卷宗分几块内容，一项是关于陈翔父亲陈水根的尸检鉴定结果，上面赫然写着“机械性窒息”，“体内未发现酒精”。顾远的眼皮跳了一跳：原来公安已查出来陈水根并非直接酒后溺死，而是先死于“机械性窒息”，那么就是谋杀！

后面是办案人员对江盛和江华的笔录部分，两人均否认参与杀害被害人。

再有就是其他的各项侦查记录了。

顾远听陈翔说过，他爸爸最后被认定是酒后落水溺毙，卷宗上明明是写着“机械性窒息”，好吧，看来这案件中间定有猫腻。

顾远看了一眼卷宗的时间，是07年6月，思索片刻，马上翻开那本账单，翻到差不多时间，逐项查找，终于找到了。

“20070612，江（乡），3条，20。”

“3条，20”是什么意思？顾远用不着自己想，马上跑进客厅，拉开塞在邵小兵嘴里的毛巾，问：“2007年6月陈水根酒后落水溺毙的案子你还记得吧？”

邵小兵惊恐又疲倦地望着他，道：“你……你问这个做什么？”

“尸检结果是机械性窒息，那么就是人为谋杀了，为什么最后以酒后落水溺毙结案？”

“我……我不知道。”邵小兵不敢看他。

“哼，你不知道？”顾远冷笑一声，“凶手就是江盛一家对不对？他们送了你东西，你就让案件以意外了结了？”

邵小兵连忙否认：“不……没有，这……这命案我不敢马虎，不是你想的这样。”

“那么我要问你，2007年6月12号，江家送了你‘3条’和‘20’是什么意思？”

邵小兵大惊，冷汗冒出。

“你不说吗？”顾远走过去，拿起缝衣针准备再扎。

邵小兵已知抵抗无用，只求尽量少受痛苦，急道：“江盛送了我3根金条和20万现金。”

“于是你就把命案给弄成了意外？”

“不不不，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是……是纪委沈书记，他要我这么做的，他有我把柄，我必须听他的。江盛是沈书记战友，他们关系很好。”

顾远冷笑：“你可真有本事，硬是把命案都给摆平了。”

“不，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这件事还有其他人参与，江盛下了大血本，把所有知情人都封口了。而且……而且沈书记很厉害，大家都要听他的。”邵小兵以为对方这么在意这件案子，想必是陈水根一家的亲人，这才报复找上门来，此时急于要撇清自己的干系。

顾远想了想，道：“那陈水根到底是谁杀的，江盛吧？”

邵小兵急忙道：“我不知道，案子查到一半就结案了，我……真不关我的事。”

顾远笑了笑：“你能不知道？如果不是江盛杀人，他干吗要来四处打点？”说着，顾远拿起枕头压住邵小兵的脸，用缝衣针连扎了几下。

邵小兵脸色惨白，喘着气说：“我说，我说，是他儿子江华杀的人。”

“有证据吗？”

“本来有的，后来……后来没了。一开始刑侦队抓了江华，连审三天三夜，他招供了，后来，后来沈书记传话，说刑讯逼供不能算，要处理刑讯逼供的警察，再后来，口供销毁了，这案子就那样了结了。我求你，我求你放了我，我知道的都说了，真不关我的事。”

“你为什么藏了卷宗，还有其他的卷宗里记录的案件，大概也是类似徇私枉法的吧，你是不是担心万一某天你掉进去，能用这些留条后路，要挟当初和你接触过的官员，发动关系网救你？”

“我……我……”被顾远说中心事，邵小兵无话可说。

顾远看了眼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不能再耽搁了，得赶紧处理完后事。

保险箱里的东西他准备拿走一部分，首饰留着，首饰拿走容易被抓。金条拿三根，留两根，现金拿走一百多万，留下五六十万。因为他准备制造一起意外。如果把钱都拿走了，那显然就不是一起意外了。



第三十八章

星期天的凌晨一点，高栋正在睡觉，天一亮他就要回市里开会了。他现在的梦里显然没有邵小兵被杀的剧情。

手机响了一下，进来一条短信。高栋眉头微皱，厌恶地睁开眼，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是邵小兵的短信。

高栋不满地点了下，出来一行字：“高局，对不起，王宝国是我杀的。”

高栋愣了一下，片刻后迅速坐起：这是怎么回事？

他连忙拨打过去，传来几声等待接通的声音后，突然间冒出一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怎么回事？在搞什么名堂？

高栋睡意全无，马上打了江伟的手机：“你有你们邵局长家里的电话吗？”

“嗯……有。”

“赶紧打。”

“老大，怎么回事？”

“别废话，赶紧打，我等你消息。”

过了两分钟，江伟打来电话：“老大，邵局手机关了，家里电话没人接啊。”

“他家还有什么人，他老婆吗？”

“他老婆电话我不知道啊，老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高栋眼睛微微一眯，随即睁大，道：“邵小兵住址你知道吧？你赶紧叫几个人，开车过来接我，等下见面跟你说。”

挂断后，高栋马上打电话叫起张一昂等人，这条短信大有古怪，他一时还弄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但隐隐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二十分钟后，三辆警车在邵小兵的单元楼下停住，高栋一马当先带人快速冲上去，按了一楼铁门上邵小兵家中的门铃，一直没人接。

他正要按其他人家的门铃，叫醒别人来开，手在半空中停住了，不行，现在还弄不清状况，万一……万一出了大事，影响越小越好。

“张队，叫保安过来开门，快！”张一昂忙跑着去门卫，拉来保安，快速打开一楼铁门，高栋带着七八个警察就往楼上走，边走边嘱咐：“你们手脚轻点，别吵醒旁边人。”

到了六楼邵小兵家门前，高栋连着按门铃，里面却始终无人应答。

一旁江伟道：“奇怪了，嫂子总该在家的。”

高栋不发一言，掏出手机给楼下的警察打了电话：“问保安，有没有邵小兵的钥匙。”

马上得到保安答复：“没有。”

高栋眉头紧皱，想了想，让江伟赶紧打电话问熟人，看看谁有邵小兵老婆的电话。

几分钟后江伟问到结果，但拨打过去，这手机也关了。

高栋脸上泛起一层浓重的阴霾，到此为止，就收到一条古怪的短信，家里没人，电话关机了，该怎么办？

情况似乎很不对劲呐！

高栋想了想，马上道：“找消防，这防盗门我们打不开。另外，下楼去找找邵小兵的车还在不在。”

五分钟后，楼下警员打回电话：“老大，邵局的车子看遍了，没寻到。”

“问保安晚上邵小兵车子出过小区没。”

“保安说没注意。”

“可恶！”高栋咬着牙挂断电话。旁边站着的包括江伟在内的几个警察从没见过高栋这副表情，都缩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

高栋在过道上徘徊几步，按了旁边那户人家的门铃。

旁边那户人家正在熟睡。被门铃吵醒后，男主人透着猫眼朝外张望，看见门口站着一群警察。这大半夜的，一堆警察站在自家门口，他又惊又怕，谨慎地挂上门内的链条锁，开了门，颤声问：“你们……你们找谁？”

高栋还是收敛了情绪，道：“不好意思吵醒你了，我们不是来找你的。隔壁的邵局长家里晚上有人吗？”

男主人想了一下，道：“好像回来过，似乎听到过隔壁有动静。”

“什么动静？”

“好像盘子打翻了。”

“其他呢，说话声音有吗？”

“嗯……就算有的话，我们隔壁也听不见。”

高栋点点头，这房子质量看上去不错，隔音效果自然也不会差，除非你拿个大喇叭，否则就算一般的房子，别人也听不到隔壁的说话。他只好道：“多谢，麻烦你了，你回去睡觉吧。”高栋顺手直接帮他关上了门。

他立在原地，双手交叉着，思忖片刻，道：“江伟，你们车上有没有装GPS装置？”

“嗯……好像没有。”

“别说好像，快去确认！”

江伟不敢看高栋的脸色，忙到一旁打电话跟县局后勤确认，得到的结果是没装。

高栋脸色更加冰冷，谁也不敢问他邵局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众人都跟着他在一旁等待消防。

十分钟后，消防赶到，看过房屋结构，没办法从隔壁爬过去，警方这边也忘了提醒他们带绳索，没法儿从楼上敲破窗户进去。只能用工具强行打开防盗门。

这铁门的质量相当好，费了足足二十多分钟时间才弄开。

高栋一言不发，站在门口打开墙上的开关，客厅的大灯把房屋内一切照得透亮。高栋站在原地，仔细地把里面从地面，到家具摆设，全部打量一遍，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他让其他人站在门外，他脱了鞋子，小心地一步步朝里面走去。所有房间全部看完，一个人影都没有，每间屋子都很整齐，看不出任何疑点。

邵小兵啊邵小兵，你到底去哪儿了？

这时，高栋注意到玄关后的衣架上挂着一个包，他认得这是邵小兵的包，看来他晚上回过家。

可是这么大一套房子，一整圈看下来，却再也没看出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

邵小兵现在会在哪儿？

王宝国真是他杀的？

他老婆又去哪儿了？

该不会邵小兵也出事了吧？

各种念头冒出，反正不管是哪个答案，高栋都不想看到。

他站在客厅中间，紧锁着眉头，门外一帮警察不知所措地等待。

高栋疲倦地伸手拍了拍太阳穴，让自己头脑更清醒些，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信息太少，压根儿推测不出可能的情况。

他再次将房间打量了一遍，这时，他注意到沙发少了一个坐垫。

这套L形的沙发，靠墙一侧是个四连座加一个太妃椅，上面一共五个坐垫齐全。唯独旁边L形另一边的三连座沙发的右侧坐垫是空的，放了个大枕头替代。

怎么坐垫丢了一个？

高栋不解，走过去，小心地拿起枕头，仔细地看了看坐垫下侧，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随即他拿起中间和左侧的坐垫，赫然发现最左侧一边的坐垫底下，沙发有好几个破洞，像是被尖锐物乱扎一通。

他不解，不知道这原本就是如此，还是和今天晚上的事有关，但他留心记下了这条信息。

又看了几遍屋子，暂时没得到更多的信息，无奈，只能返身来到屋外，吩咐江伟找人留下来先看着屋子，等天亮后让陈法医带人来查一遍屋子。

对于晚上的事，高栋和所有人一样，都乱无头绪。有人猜测王宝国真是邵小兵杀的，他畏罪潜逃了，可让人不解的是，他逃去哪儿了？王案根本没查出线索，他跑什么？他跑了何必跟高栋发短信？他老婆又去了哪里？

一切一切，都预示着案件的侦破更错综复杂了。

高栋一早还要去市里开会，只能先暂时放下，坐进车里闭目养神。



第三十九章

今天的这场会议规格很高，市里几套班子人马都到齐了。

对高栋来说，这是一场尴尬的会议。

会议是由刘市长主持的，公检法、政法委、联防、武警、监狱、劳教所，市里相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全部到齐。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商讨后天民众自发游行的处理基调。

这件事的起因是下面一个县要投资造一个几百亿的化工项目，当地老百姓害怕环境污染，对此很有意见。于是县里一小部分民众开始呼吁抗议抵制，结果当地公安抓了几个带头人。这一闹，事情不但没压下去，反而激怒了更多人。很多人上网呼吁到市区的天天广场进行集体散步抗议，结果帖子是删了不少，人也抓了几个，却把事情也闹得更大了。于是当地很多人商定，下周二来市区一起散步。加上市里很多支持当地民众的人，初步估计最少也有几万人。

所以这次的事态非常严峻，省里的意见是让市里妥善处理。这是个模棱两可的意见，因为省里的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最妥当，害怕万一事情闹大，牵涉到自身，影响仕途。于是就给了个“妥善处理”的要求，一切让市里自己看着办。

主持会议的刘市长要求公安机关采取严厉的高压态势，把散步扼杀在摇篮里。高栋很清楚，刘市长这么强硬是因为这项目本来就是他引进要上的。开会的其他人中，虽然很多人心里不认可这种做法，认为会把事态扩大，但也不愿站出来直接表态。大家都知道，如果表达反对意见，肯定会得罪刘市长。

高栋他们公安局的正局长是去年刚调过来的，根基不稳，所以这次决定为前途赌上一把，旗帜鲜明地站在刘市长这边。分管治安的副局长则含糊其词，只说一定遵照会议指示落实。

高栋的岳父是政法委书记，公检法都要听他的，但他再过几年就退休，并且是本地人，不想给人留下骂名，会议前就跟高栋商量过了。高栋不想这种事牵涉自己，却又不想因此得罪其他领导，于是就跟他岳父商定，不管到时抓不抓人，抓多少人，顶多按治安管理条例处理，不要扣上刑事罪名，闹大了不好收拾，只要不上升到刑法高度，自然也跟他这位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无关了。于是他岳父在会上就表达这个观点，尽力控制事态的扩大化，不要闹出刑事案来。

轮到高栋表态时，他也是打着太极说妥善处理，不要闹大，尽可能避免刑警介入，等等。私下也已经招呼好手下所有刑警，到时别管治安警和武警怎么整，他们的人绝不要出头。

刘市长虽然对高栋这方的表态不满，可高栋把话说得很圆，他也没什么能直接反驳的。

如此大家各自心照不宣、有所保留地讨论了几小时，还是没给会议定出最后的落实基调。

这时，高栋手机震动了一下，这种规格的会议上他不好接电话，一看是张一昂打来的，按掉后，马上发了条短信问有什么情况。

很快，张一昂回过短信，手机上赫然显示着：“邵局长死了。”

瞬时，高栋脸色大变，紧紧咬住牙关，手指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他强行保持镇定，站起身悄然往门外去，他们局长和他岳父都见他脸色异样，此时在会中也不好过问。

高栋来到会议室外，颤巍巍走到窗边，犹豫了一阵，还是拨了张一昂的手机。

“老大……邵……邵局长死了。”张一昂说话也结结巴巴。

“怎……怎么死的？”高栋再也无法像往日那样镇定了。

“老陈正在查，初步判断是自杀。”

“自杀……哦，自杀，自杀就好。”高栋脑子有点乱，他明知自杀很不合常理，刚死了王宝国和胡海平，现在邵小兵也死了，宁县公检法三巨头全死光了，这说给谁听都不信，可是他此刻心里，还是强烈希望邵小兵真的是自杀。如果邵小兵不是自杀，也是被谋杀的，那他这位市局刑侦副局长，专案组组长，注定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老大，你这边什么时候能回来？”

“可能……可能还要过几天。你，你赶紧说说，详细情况。”

“上午八点多，一个渔民报案，说在县城东南面的一片小沙滩的岩石滩那儿，发现了一具尸体。刑侦队跑去一看，竟然是邵局长。老陈已经在那边查了一个多小时了，他说初步看邵局长是从岩石滩上方的山坡上跳崖自尽的，现场各项证据还在提取中。刚刚他们在一公里外的乡边小路发现了邵局长的车，车上财物完好。”

“那……那邵小兵老婆呢？”

“到现在还找不到啊。”

高栋急忙收拾心神，想了想，道：“好，好，你记住，去盯仔细了，让老陈仔仔细细地查，还有，对了，邵小兵昨晚回过家，让老陈把邵小兵家里查清楚，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有最新情况，马上打电话给我。”

挂下电话，高栋感觉双手已经缺氧发麻了，他深呼吸几口，去卫生间洗了把脸，收拾一番回到会议室，走到他岳父那儿，偷偷说了句：“邵小兵死了。”

顿时，这位政法委书记也脸色大变。



第四十章

星期天一早，顾远赶到福田花园，这里已经有几个老师在等着了。各人脸上纷纷带着期待，都想赶紧看看自己的房子造得怎么样。

顾远一宿没睡，强打着精神和其他人问好，他想着现在警察有没有找到邵小兵尸体，以及他的设计能否把警察骗过去。

但不管怎么说，叶叔已经安全了。

短期内公检法三个一把手都死了，警察是一定要并案侦查的，胡海平案如果警察发现不是意外，而是谋杀，那么自然会去查监控，自然也能排除叶叔的可能性；邵小兵案如果警察不认为是自杀，叶叔这些天一直被警察跟踪，叶叔也有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既然胡海平和邵小兵案子都和叶叔无关，想必警察也一定会把叶叔杀害王宝国的嫌疑排除了。

教师们到齐不久，开发商方面的工作人员带着大家去验房，整个过程很顺利，除了个别墙壁渗水外，房屋的主体质量都过关了。

顾远看着手中的钥匙，不禁憧憬起未来的生活：总算有一个自己的家了。昨晚去一趟邵小兵家，连同装修费都有了，真好，他笑得面若桃花。

“小顾老师，什么这么开心呢？”

旁边的年级组长老刘注意到顾远一个人在笑。

“哦，”顾远赶紧把思绪拉回现实，“我在想好不容易要住进新房了，开心嘛。”

老刘笑了笑：“先别高兴太早，后面装修的活可累了呢，等到真正住进去呀，我看总得等明年年底了。”

“为什么这么久？”

“你没装修房子经验吧？”

顾远笑笑：“那当然，这是我第一次买房，哪有什么装修经验呀。”

“装修嘛，总需要三四个月，装修完了，房子还要空半年，把里面的甲醛这些东西排干净了才好住。装修的那几个月呀，可累了，三天两头要跑去看工人活干得质量如何，等装修好了，还得每个星期过去开窗通风。这不，时间一算就明年年底了。”

顾远连连点头：“装修这门学问要学的还太多了。我真想快点住进去了，刘老师，你们家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装修？”

“至少要等过完年了。”

“现在不可以吗？”

老刘摇摇头：“春秋时节温度最适合装修，冬天太冷，夏天太热，油漆这些东西不太处理好，还有遇到接连的阴雨天也容易积水发霉。何况都快年底了，现在找装修队，活干到过年也做不完，过完年如果小工不来了，换人做很麻烦的。”

“哦，原来如此。”顾远点了点头，看样子这几幢楼年前都不会有人来装修了，得空到过年后。

老刘又道：“以后装修遇到问题找我吧，虽然我也就有一次的装修经验，但还是学了不少东西的，哈哈。”

“那先谢谢你了。”

“对了，小顾老师，你们班申报这学期奖学金的名单，你还没有给我吧。”

顾远这几天也都在想这个事，奖学金不是助学金，是发给成绩最好的学生，他班上成绩最好的几个家境都还不错，像曾慧慧她家，哪里缺得着这两千块钱，家境不好的几个学生成绩也不都是靠前。顾远有心照顾几个家境不好的学生，但奖学金不光是钱，更是一份荣誉，

如果他安排给几个家庭条件差，学习成绩却不是在第一阶梯的学生，恐怕其他学生和家长有意见。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安排。

想了想，道：“我们班名单我再权衡一下，明后天我一定交过去。对了，魏老师他们班陈翔这次能不能评上？”

老刘皱眉摇摇头：“魏老师想把陈翔放上去的，也来问过我意见，我跟学校领导打听了一下，这次不可能评给他，就算名单报上去，恐怕校长又要找过来了。上次的事校长已经对我们高二年级很不满了，这回要再惹到他，大家都不好过。”

顾远点点头表示理解，叹息一声：“听说他家还欠了挺多债，他妈妈街上摆摊收入也不稳定，每年的学杂费都交不出，靠学校免的。两千块钱对他们家也是笔不大不小的帮助了，唉，前阵子闹出那件事，真是后患无穷。”

老刘咂咂嘴表示束手无策：“等明年处分销了，下次评选我们再尽量为他争取吧。”

“嗯，也只能这样了。”



第四十一章

市里会议一结束，高栋的岳父李茂山跟政法系统几家单位简单布置了下工作，忙把高栋约到一间小会议室，合上门，沉声问：“邵小兵什么时候死的？”

高栋吐口气，舔舔嘴唇：“不清楚，估计是昨天晚上吧，还在验。”

“怎么死的？”

“说初步判断是自杀。”

李茂山眼珠转了下，双手交叉着，踱了几圈步，抬头道：“这不太可能吧，王宝国死了才一个月，上回胡海平被石头砸死了，现在邵小兵自杀？”

高栋无力地点点头：“事情肯定是有蹊跷的。”他把昨天晚上收到邵小兵短信，又去他家找人的事说了一遍，道，“爸，现在该怎么办？”

李茂山坐下来，给高栋一支烟，自己也点上，想了整整几分钟，道：“现在王宝国案子查得怎么样？还有那个胡海平，你上次电话里跟我说，他不是意外，而是被人设计谋杀的？”

高栋眉头紧锁：“对，这两起案子现在很难查下去了，陷入死胡同，有可能搞成死案。”

“胡海平的死你是以意外事件报上去的，知道这内幕的人多吗？”

“这倒没问题，全是我自己人，他们嘴都很紧。”

李茂山应了声，又道：“现在邵小兵案子刚出来，你了解到的情况也不多，嗯，以后到底能不能破得了案也难说啊。”

“是啊，我就是担心这个。短短一个月，宁县公检法一把手全死了，胡海平案子正因为查不出来，我才按意外事故报上去了，这下如果再上报邵小兵自杀了，恐怕……恐怕省厅和部里不太会信，会认为我这边欺上瞒下。”

李茂山皱眉点点头：“这事确实很难让上面相信，而且这回三个人全死了，影响太大了。你这边处境很麻烦。”

“爸，我该怎么做？”高栋在官场磨砺十多年，最近几年已经很少有问题需要老丈人给他拿主意了，但这一回他实在想不出对策。

李茂山道：“现在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后天的民众散步。”

“你的意思是……”

“几万人散步比你的案子影响大得多，短时间你们市局包括省厅的领导没工夫管你，散步后，按一般经验事情还没完，这段时间公安系统都会很忙，给你提供了一些喘息的时间。但你必须要抓住这段时间破案，如果等散步这波风平浪静后，案子还不明朗，恐怕会有大麻烦。省里领导我这张老脸还能为你说点话，但一个县公检法一把手全死了，必定惊动上面。如果上面下来问责，省市两级都保不了你。”

高栋咬着嘴唇，沉思片刻，道：“我不敢保证一定能破案，这次的对手我知道，反侦察能力很强。”

“不是能不能破案的问题，”李茂山手指重重点了点桌子，“抓到凶手要破案，抓不出凶手，你也要破案！”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高栋一眼。

高栋琢磨了一下，道：“如果……如果这三个死了还不算完，还有人死呢？”

李茂山道：“你不能让这种如果发生，一发生，你的仕途也算彻底走完了。”

高栋倒抽了一口冷气。

李茂山继续道：“你知道，两年后我正式退休，明年三月一过就要退居二线，让出书记的位子，你现在已经是市局副局长，再往上走的路全靠自己了，我这级别已经帮不了你太多了，省厅领导向来极其看重你，这才让你来破这棘手的案子，如果案子越闹越大，收不了网，那你的竞争对手都会发难，省里领导也不会保你了。”

高栋深知事态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了，这次案子影响的恶劣前所未有，如果不能限时破案，官场上的竞争对手一定会趁机发难。他现在还不满四十岁，虽然做官多年，但羽翼远未丰满，一旦墙倒众人推，自己被调去做文职工作也极有可能。正当壮年，若被调往经文保处这类养老部门，想想就要吐血。高栋沉吟片刻，果断道：“我想后天下午就回宁县。”

“散步一结束你就走？”

“对。”

“散步结束恐怕还有很多扫尾工作，这么做会得罪刘市长。”

高栋冷哼一声：“不管了。姓刘的还没本事对公安系统我这级别的人事安排指手画脚，你也看到了，今天会上他要对散步镇压，就局长一人支持，其他人都不想直接表态站队。散步如果闹得不可收拾，姓刘的自己也难堪。我现在头上顶着专案组组长的头衔，案件到这地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破不了案才是对我的最大威胁。散步的事我的人都不参与，等后天一结束，我马上回去办案。”

李茂山想了想，道：“你的判断应该是对的，散步的事不管闹得怎么样，责任人怎么也轮不到你头上，宁县的事要是弄不好，你们局长肯定不会帮你兜，只能把你扔出去问责。还是宁县的事为重中之重！”

“邵小兵的死我要不要今天告诉局长？”

“嗯，应该的，这样吧，待会儿我跟你一起去，他也不敢说你什么。周二散步一结束，你马上赶回宁县办案。剩下的事你不用管，我会跟省里领导打好招呼，这案子系统内权且有限范围内传达，不要闹

得太大，也给你留出时间早日破案。如果到时实在破不出，咱们再从长计议。”



第四十二章

还是那家快餐店。今天顾远到时，看到叶援朝已经坐在一角吃饭了，只是脸色看着不太好。

顾远端着餐盘走过去，同样是在斜对桌坐下，吃了口饭，低头问：“叶叔，身体不舒服？”

“没有。”

“那你脸色怎么了？”

“没……没事，正常的。”

顾远想了想，问：“你在为我这边担心？”

叶援朝并未直接回答，而是道：“你……这次你太大胆了。”

“这不没事吗，一切都过去了。”

“邵……他老婆在哪儿？”

“死了。”

“死了？”

“对。”顾远吃了口饭，脸上没有任何波澜。

“他……他怎么会是自杀。”

顾远笑着看他一眼，又低头吃饭：“大概是做坏事太多了，心里亏欠想不开，所以自杀了。对了，王也是他‘杀’的。”

“这……怎么会是这样？”

“他死之前，我用他手机给高栋发了条短信，说王是他杀的。”

“可是……可是就凭一条短信，高栋会信吗？再说，如果王案当天，邵有不在场证明呢？”

顾远无所谓地说：“信不信是他们的事，也许会信，也许不信，也许将信将疑，可是他们查来查去，最后会发现邵就是自杀的，除了畏罪自杀，还有其他解释吗？”

叶援朝皱着眉头，道：“可是他老婆死了，自杀何必杀死老婆，他们能不认为是另外人下手吗？”

顾远笑了笑：“没人知道他老婆死了。”

叶援朝不解：“你不是说死了吗？”

“嗯，只是他们不会知道了，找不到了。”

“你毁了？”

“不，埋了。”

叶援朝露出担忧的神色：“埋了很容易被找到的。”

顾远摇头：“不，不会，他们永远找不到了。”

“你埋哪儿了？”

“邵旁边，也在沙滩上。”

叶援朝担忧更甚：“这……你太不了解他们的能力了。你就弄在沙滩上，他们这么多人，一定会找到的。他们还有警犬，很快会发现的。”

顾远自信地说：“不会的，他们这两天没找到，永远找不到了。”

“为什么？”

“那天是初六，今天已经初九了。叶叔，你别管了，总之你不用为我担心。对了，他们还跟着你吗？”

“这两天好像没有，我也不能完全肯定。”

顾远放心地点点头：“看来那天你有不在场证明，他们这回彻底排除你了。”

叶援朝摇摇头：“我没关系，就怕你……”

“叶叔，你不要担心我。”顾远自信、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叶援朝沉默片刻，点点头：“好吧，接下来你不要再做了，现在全县都在布控抓人，不要碰沈家了。”

顾远点点头：“暂时不碰沈家，如果沈家出事，你的嫌疑又开始了。”

“好，你把东西还给我。”

顾远想了想，道：“叶叔，你答应我，你自己千万不能乱来。”

叶援朝道：“你放心，现在我不会了，现在我乱来，反而可能害了你。”

其实此刻的两人，心里都下了一个决定。

顾远打算等风波过去，明年再挑时间对沈家下手，如果到时暴露了，他也做好了逃亡的打算。否则今年动手，犯罪动机太明显，叶叔很可能继续被警方调查。

叶援朝也是打算明年风平浪静后，他自己去找沈家算账，他不想再让顾远冒险了，顾远已经为自己付出太多了。到时自己手里有枪，大不了杀完人自尽，总之，不会拖累顾远。

顾远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朝旁边看了眼，确认没人看向自己，不经意地把信封放到腿上，从桌下悄悄递给叶援朝。

叶援朝摸着信封，里面是手枪，他又摸了摸子弹，怎么少了两颗？他又仔细摸了一遍，没错，确实少了。他惊讶问：“你开过枪了？”

顾远并不否认：“嗯。”

“少了两颗？”

“嗯。”

“可是，可是邵是自杀，没听说枪击啊？”

顾远道：“第一颗我自己做了试验，第二颗给了他老婆。”

叶援朝嘴角忍不住开始微微抖动，强打精神吃饭，不想让顾远看出自己心中的不安。

顾远还是发现了：“叶叔，你怎么了？”

“不，不，没事。”

顾远微眯着眼睛想了想，道：“他们不会知道是枪击案的。子弹我已经带走了，现场清理得很干净，他老婆尸体他们也找不到。”

“嗯，他们不知道也没关系。”

顾远看着叶援朝的表情，觉得其中一定有问题，继续道：“叶叔，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没，没有。”

顾远盯着他，道：“你不用骗我。”

叶援朝抿抿嘴，只好道：“每个警察的子弹数目是有登记的，没关系的，我会另想办法再弄两颗来。”

顾远愣了一下，他以前听叶援朝说过，警械每半年会检查登记一次，看看是否有丢失的情况，但子弹数量通常是不查的。现在如果被

人发现叶援朝子弹少了两颗，会不会起疑呢？

“叶叔，你真有办法重新拿两颗子弹回来吗？”

叶援朝肯定地点点头：“子弹问题不大，只要过了今年，等明年风平浪静了，我说整理东西时丢了两颗子弹，警械室也不会说我什么，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或者我一直等到退休，上交警械时才说子弹丢了两颗，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自然也没关系。”

顾远略微放心地点点头，总之，只要过了今年的风口浪尖，并且警方查不出邵小兵家是枪击案，那么一切都将过去了。



第四十三章

星期二晚上九点，六辆警车在宁县公安局门前停下，前头高栋一下车，就快步朝办公楼走去，径直来到张一昂的办公室。

“老大，这么快就回来了。”

“嗯，市里的事我暂且不管了，你先去外面跟江伟给三队的人安排住所，完事后你和江伟一起到办公室找我。”

“三队的人也来了？”张一昂有些意外，刑侦三队不是负责案件侦破的，主要是负责可疑人员的跟踪和抓捕工作。

前期高栋从市局各刑侦队分别抽调了一些人员来处理王宝国案子，胡海平案发生后，他又调来几个查监控经验丰富的警员和专家，但大部分刑侦人员还是留在市局，毕竟这么大一个市每天都有刑事案件发生，大部分人还是要按部就班地进行日常工作。

刑侦三队共有人员五十多名，均是经验丰富的干警，他们不负责普通案件的侦查工作，主要是重刑案的人员跟踪和抓捕，例如解救人质、抓捕犯罪团伙以及高级领导巡查本市的安防布控，全市公安系统每年比赛评出的神枪手，几乎一半是三队的人。

这一回高栋再次回到宁县，直接带了二十号人手。

高栋点头道：“嗯，我带了一半的人，你先去安排，等下我再跟你说后面的工作。对了，把老陈叫到我办公室。”

几分钟后，陈法医来到高栋办公室。

“怎么样？你电话里跟我说，你最后结论邵小兵还是自杀？”

陈法医面露尴尬：“虽然……虽然还有疑点，但……我这边工作的直接结论，邵局长是自杀的。”

“详情说说。”

“星期天，也就是12月19日早上8点多，110接警，有个渔民在县东南面一个小沙滩的一角，发现了一具男尸，县刑侦队人员过去一看，是邵局长。9点多我这边带人赶到，初步看现场保留得很完整。邵局长摔死在沙滩旁边的一处岩石滩，岩石滩上面是个二十多米高的小山丘，我们到山丘上面看了后，山丘边缘处是含沙量很高的泥地，那里海边潮湿，泥地湿软，脚印保持得很完整，我这边仔细检查过，泥地上有邵局长的脚印，并且只有他一个人的脚印。”

“死亡原因就是摔死吗？”

“对，摔下来的地方是岩石滩，所以全身骨骼碎得一塌糊涂。我仔细检查过了，骨骼碎裂完全符合二十多米掉下来的特征。”

高栋想了一下，问：“能不能查出来，除了摔伤外，身上还有没有其他外伤。”

“我下午就进行了解剖，详细看过，所有外伤全部是高空摔落造成的。”

“他身上有没有中毒迹象？”

“血液经过毒化测定，没测出任何中毒情况。这是完整的验尸报告，老大你看一下。”

高栋接过验尸报告，逐字逐句详细地看下去，陈法医有几十年的验尸经验，水平高超，市局里老陈绝对是首席法医，在高栋手下干了近十年，几乎从未出过差错，高栋对他的能力自然是深信不疑的。

高栋把验尸报告连看了三遍，确认验尸在程序步骤上没有任何问题，所能想到该测的环节也全部测过。

死者邵小兵死亡时间是星期一凌晨0点到2点之间。高栋想了下，当时邵小兵那条短信的时间是凌晨1点，也就是说，发短信时间和死亡时间是相近的。

死者直接死亡原因为高空坠落摔死，死者皮肤及骨骼伤口与尸体所在位置的石头形状完全吻合，附近未找到任何搬动尸体的痕迹，也就是说，石头滩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不存在在其他地方死后，被人运到石头滩伪装成自杀的可能。

并且死者体内血液没有中毒迹象，除高空坠落造成的伤势外，找不出任何其他伤口。

石头滩上方的山坡上，只找到邵小兵一人的足印。而石头滩周围，由于是岩石构成，无法保留足印。

高栋寻思了一遍，既然已经确认邵小兵是高空坠落的，并且石头滩是第一现场，那么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种情况，邵小兵确实是自己跳下去的。

第二种情况，邵小兵是被人扔下去的。

但山坡上只有邵小兵一个人的足印，没有第二个人的足印，所以他也不可能是被人扔下来的。

现场的所有线索综合判断，只能得出一条结论，邵小兵是自己跳下去的。

可是，他真的是自杀？

难道他真的是杀害王宝国的凶手，畏罪自杀？

但胡海平又是谁杀的？

就算邵小兵杀了王宝国，动机呢？警方对王宝国案子的侦查毫无线索，他何必要畏罪自杀？

其中一定有疑点！



第四十四章

高栋思忖良久，想到了第三种可能。

虽然山坡上的脚印是邵小兵的鞋子留下的，但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穿着邵小兵的鞋子，背着邵小兵走到边缘处，然后把他扔下去？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邵小兵是个胖子，体重目测在一百六十斤左右，把这么个大胖子背到山坡边缘处，你要把他扔下去，他一挣扎，说不定把你给拖下去了。

如果邵小兵当时没有挣扎反抗的能力，意味着要么被下药，要么被绳子捆住身体了。被下药的可能已经排除了，因为尸检结果体内没中毒。被绳子捆住的话，必须要把他手脚全部绑牢，才没法儿挣扎。腿脚都绑牢没办法背他，只能抱他。应该没几个人能把一百六十斤的庞然大物抱在手上吧？

那么会不会是两个凶手一起把邵小兵抬过去的？

山坡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意味着就算一个凶手穿了邵小兵鞋子，另一个没办法再弄来一双邵小兵的鞋子。山坡上是泥地，脚印没法儿清理，也没有发现清理过现场的痕迹。

对了，也许两个凶手，一个人穿了邵小兵鞋子，另一个人买了一双品牌、尺码完全一样鞋子？

可是凶手怎么知道邵小兵穿什么鞋子，又多大脚呢？

高栋让陈法医把山坡上拍的照片拿给他，陈法医拿出了几张X光片大小的巨幅高精度照片，高栋仔细地看里面的脚印，发现鞋子的底纹是完全一样的。

就算两双同样的鞋子，也有新旧之分，鞋子底纹很难做到完全一样。所以两个凶手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实在是费解，费解哪！

高栋躺进办公椅，仰着头闭上眼睛，分析目前已知的线索。

已知线索是：邵小兵肯定是山坡上掉下去的；之前没有受过伤；山坡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邵小兵摔死的地方即第一现场，尸体位置绝没移动过。

这些已知条件证明，另一个人把他扔下去，或者推下去，或者先杀死后移尸此处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

如果没有之前王宝国、胡海平的案子，这种情形百分百可以判断是跳崖自杀。

但接连命案摆在眼前，这回的自杀就显得格外匪夷所思了。

高栋抬起头，使劲按了按太阳穴，再次把目光朝这几张现场照片看去。

照片中，现场脚印很多，很凌乱，并且脚印来回走动多次。

“奇怪。”高栋咂了一下嘴。

“老大，怎么了？”

“你看地上的脚印，显示邵小兵曾经来回走动多次。他要自杀何必要走来走去？”

陈法医对这个问题倒不以为然：“人自杀的时候都会恐惧的吧，当时他应该在做思想斗争，到底要不要跳下去，所以就走来走去。”

“原本我还想过会不会有人逼邵小兵自杀的，比方拿枪指着威胁他跳下去，但看到脚印走来走去，显然就不可能是被逼跳下去了。”高栋接着道，“可还有个疑点，你有没有想过，他要自杀，干吗挑这个地方？”

“你的意思是……”

“他自家阳台跳下去也有二十来米高，保证必死无疑，何必选在这里呢？”

“嗯……老大，你说的有道理。”

高栋道：“邵小兵之死，从你法医的鉴定角度判断，是自杀。但之前出了两起命案，所以从情理上判断，应该不是自杀。那么我们现在就假设这是一起谋杀案吧。你想想，凶手让邵小兵在这里自杀，而不是在他家自杀，为什么？”

陈法医想了想，道：“如果真是有凶手设计让邵小兵‘被自杀’，邵小兵在自己家跳楼，跳楼落地声音很响，马上会惊动周边很多人，包括小区保安，凶手怕自己被抓。”

高栋挥挥手，道：“好吧，我这个比方打得不对。就算让邵小兵在家自杀，凶手容易被抓，那么凶手为什么不找个没人的工地什么的，何必跑到这偏僻的海滩来？”

“嗯……大概找不到没人的工地吧。”

高栋无奈苦笑：“老陈，这回你没抓住我问题的关键。我想说的是，在其他地方跳楼自杀，和在这里跳崖自杀，对我们警方的侦查来说，最重要的差别在哪儿？”

陈法医想了好久，还是摇摇头：“在哪儿？”

高栋手指戳了戳桌子上的照片：“在脚印！老陈我问你，是什么让你相信邵小兵的死是自杀，而没有其他的凶手？死亡地是第一现场，死亡原因是摔死，死者无其他伤，也没中毒迹象，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仅凭这些信息，你能这么坚信他是自杀的吗？也有可能是先被人制服，推下去的吧？而让你做出判断的最重要因素在于山坡上只有邵小兵一个人的脚印。如果换成其他的场所死亡：一则，普通水泥地不容易保存脚印；二则，一般地方周围都有多人的脚印，我们没法儿判断是自杀还是谋杀。”

高栋继续道：“这案子挑的地方，山坡上是潮湿的泥地，脚印一清二楚。这仿佛是有人故意透露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相信，邵小兵

就是自杀的。”

陈法医想了想，道：“老大，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撑你的假设，判断邵小兵是‘被自杀’的。”

高栋吐了口气，把照片全部按顺序排在桌上，相当于还原了山坡上的全部脚印位置，凝神细看。

他想到了还有一种办法判断邵小兵是自杀，还是“被自杀”。

如果邵小兵是“被自杀”，那么这些走来走去的脚印就不是邵小兵的了，而是凶手的。不管凶手如何来回走，最后一次，凶手一定是离开悬崖走下山坡的。凶手从山坡走向悬崖是一行脚印，离开悬崖是第二行脚印。不管重复多少次，凶手只要最后是离开悬崖的，脚印的行数一定是偶数行。

相反，如果邵小兵真的是自杀，那么不管他怎么走来走去，最后一次脚印一定是通向悬崖处的，也就是说，脚印是单数行。

高栋睁大了眼镜，仔细地数着照片中的脚印行数是奇数还是偶数，结果颇让他失望，因为他发现很多脚印是绕圆圈走，到底来回走了几次，无法判断了。

难道凶手也想到了这一环节，也猜到警方甚至会通过来回脚印的数目来判断邵小兵之死有没有其他凶手？

高栋瞬时感觉不寒而栗，如果凶手连这点都考虑到了，这样的凶手还能留下破绽吗？

他忙问：“除了这些悬崖边的脚印，山坡上的有没有拍照留证？”

“做了，脚印显示邵局——或许是凶手，上山、下山同样进行了多次。”

“具体上山、下山了几次？”

陈法医皱眉道：“没法儿判断。”

他拿出一张照片给高栋，这是山坡上脚印的一处，照片里，脚印很多，有些脚步相距较远，有些靠得很近。没办法判断哪些脚印是同一次上山留下的。自然，也没办法知道凶手到底上山、下山了几次。

感觉是故意走给警方看的，高栋心里气愤地想着，只能转而道：“对了，一开始你说还有疑点是什么？”

“我去邵局家里查过了，地上有当天拖把拖过地的痕迹。”

高栋眼睛微眯：“就是说，有可能凶手来过邵小兵家里后，在他家做了某些事，之后把痕迹清理了？”

“有这个可能，但也有可能是他家那天刚好拖过地，拖把倒是放在了卫生间，地上也没发现除邵局夫妻外的脚印。”

高栋嗯了声：“可能是凶手拖地处理完现场后，把拖把放回原位，换了邵小兵家的拖鞋回到门外，这样我们也找不出是否有第三人的脚印。”

“还有一个线索比较重要，邵局家中沙发少了个坐垫，相隔一处的坐垫底下有几个洞，我判断是用匕首一类的工具扎的。所以我猜测有可能家中发生了打斗，但是找来找去，没发现其他血液等搏斗留下的痕迹。当然，或许被清理了，但基本上物品都没有被破坏，旁边住户说当晚只听到了一声盘子打翻的声音，说明打斗不会剧烈，并且持续时间很短暂。”

高栋默不作声，邵小兵当晚回过家，家中也传出过异响，沙发上还被匕首扎了洞，并且有个沙发坐垫丢了，这些线索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表面上看，有可能邵小兵夫妇在家中被人制服了，但沙滩那里又是第一现场，邵小兵确实是从山坡上掉下摔死的，此前并无外伤。

总之，很蹊跷。

高栋抿抿嘴，只好道：“这案子很复杂，尽管鉴定结论是自杀，但我更相信是谋杀，不过我没有任何依据，暂时也推翻不了自杀结

论。你这边还要做一件事，随机多抽几个悬崖附近的脚印，让省厅的足迹专家计算脚印主人的身高体重，判断这些脚印是不是邵小兵本人的。”

“可是即便邵小兵不是自杀，而是有凶手导演的‘被自杀’，但如果悬崖边脚印是凶手的，而不是邵小兵的，那他又是怎么掉下去的？”

高栋垂头道：“你这边先查吧，如果脚印不是邵小兵本人的，我暂时也想不出他是怎么掉下去的。”

“好吧，那我马上去联系专家。”



第四十五章

陈法医离开不久，张一昂来到办公室，手里还捧了盒快餐：“三队的人已经安排到宾馆，他们先去吃饭了，他们说您还没吃，我给你带点过来。”

高栋接过快餐，刚打开，又摇摇头合上，丝毫提不起胃口，只是嘱咐：“待会儿等他们吃完，叫到办公室开个会。”

“三队的人过来是负责哪块？”

高栋抿抿嘴，道：“跟踪保护。”

“保护？”

“已经出了三起命案了，无论如何，绝不能有第四起。”高栋苦笑一下，“再来个第四起，以后你大概也不用跟着我干了。”

张一昂脸露尴尬：“这……这怎么行？”

“现在案子已经报到部里，闹得很大，我不得已，今天就赶回宁县了，要不然市里的事情得花好几个星期处理。趁这几个星期上级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散步上，我们这边要赶紧破案，否则嘛，呵呵……”他冷笑一声，没有说下去。

张一昂也自然知道事态严重，短短一个月，公检法一把手全死光，这种案子恐怕以前都没发生过，上面会不会动怒可想而知，摆在高栋面前的是关乎后面几十年的仕途的大事。当然，他们这些跟了高栋多年的老人，老大地位不保，他们接下去几年也别想升职了。

“可是县里这么多领导，咱们人手有限，该保护谁呢？”

高栋笑了笑：“按重点照顾吧，主要是要害部门的，咱们也不可能给他们人人安排上贴身保镖，只能一方面加强全县昼夜巡逻力度，一方面这回得直接通知县里所有单位的政府工作人员，注意人身安全

了，动静闹大了也无可避免。最关键的是咱们要和凶手赛跑，尽快抓出来才能一了百了。当然，媒体这边关照一下，哪家要想采访或报道，直接抓人，想怎么收拾都不用跟我汇报。”

张一昂尴尬地点头应允。以前敏感案子遇到媒体采访，高栋只是跟上级打招呼，要求案件侦破期内保密，可从没见过高栋直接让他们抓人的，可见这次案子把高栋都逼到了何种地步。

“对了，邵小兵死后这几天，县里机关内部和民间有什么传言吗？”

张一昂道：“这次按你的要求，大家口风守得很紧，江伟跟全县公安系统人员关照过，谁跟外人透露半个字，直接按违纪处理。民间现在知道具体情况的还不多，公检法系统内因为尸检鉴定是自杀，并且邵局死前发了你那条短信，所以大家普遍认为邵局是杀害王宝国的凶手，畏罪自杀了。”

“就没有起疑的吗？”

“有是有，但公安系统内的人都知道，现场脚印就邵局一人的，只可能是自杀，并且畏罪自杀说得通，大家还等最后的调查结果。”

高栋想了想，道：“也好，如果大家都认为是自杀，到最后实在万不得已，只能以邵小兵杀害王宝国，后畏罪自杀结案，胡海平则是意外事故。”

张一昂笑了笑：“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最好的。”

这个结果当然好，两起案子都了结了，王宝国案有了凶手，并且凶手已自杀；胡海平案成了意外事件。虽说一个月三个一把手死了，但两个人死于一起案子，一个是凶手一个是被害人，另一起则是意外。报到省厅甚至部里，只能说巧合。高栋也希望查清的结果真的是邵小兵杀害了王宝国，后畏罪自杀，胡海平案他明知凶手另有其人，但只要这家伙不继续犯罪，就能按意外事件结案处理了。

可是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如果凶手还不收手呢？

高栋瞧了张一昂一眼，冷笑一声：“现在先别这么想，尽快查清案子最重要，如果再冒出一起案子，到时怎么都圆不了了。”

张一昂皱着眉道：“可是现在邵小兵案子查不下去了，所有线索都表明他是自杀，我们查什么？”

高栋站起身，给他一支烟，宽慰道：“不要急，任何案子就算凶手计划再周全，总是有突破口的。这几天我在市里很多情况没法儿深入了解，你把星期天你们接警后的全部过程详细跟我再说一遍。”

“星期天早上八点多，110接到一位渔民报警，说在海滩上发现一具男尸，派出所和县局刑侦队的人一起过去的，到那儿才知道是邵局长，赶紧通知老陈他们过来了。大约十点多，老陈他们赶到现场，当时现场保留得很完整，尸体上方的山坡也没人走上去过，老陈他们是第一批上去勘查的。幸亏发现得及时，要不等到下午三四点，邵局的尸体就要被水淹了……”

高栋打断他的话：“你是说要涨潮了？”

张一昂道：“听那位渔民是这么说的。”

高栋想了想，道：“那片石头滩平时是在海平面以上还是以下？”

“当时去的时候水没淹过石头滩，听说涨潮后会整个淹没。”

高栋回到椅子上，打开电脑，查了一下，抬头道：“对，星期天那天是初七，是该涨潮了。”

“老大，涨潮和日子有关系？”

高栋点点头：“你不是我们这里人，你不懂。海边每天有一次潮汐起落，一般下午三四点潮水涨得最高，此后慢慢退下，到凌晨三四点海平面是最低的，此后再涨潮。每个月也有两次大小潮，一般初六和二十一左右是小潮，海平面最低。到了十四和月底是大潮，海平面最高。钱塘江观潮节知道的吧，每年八月十五、十六潮水最大，其实

钱塘江入海口是在十四这一天潮水最大，过了一两天海水涨到海宁、杭州一带。”

张一昂连连点头，道：“还好，邵局死的时候是小潮，如果是大潮，估计都被海水冲走了，不知哪天才会发现尸体呢。”

“对了，渔民有没有调查过？”

“做了笔录，也了解过对方的情况，对方是一大早驾小舢板到旁边岛屿上采螺，经过那带时看到的，只是个普通的渔民，家里一辈子没和公检法打过交道，没有嫌疑。”

高栋点点头，现在邵小兵现场的大致情况了解差不多了，就等陈法医那边的最后结果。他又问：“邵小兵车子在哪儿找到的？”

“离海滩大约一公里多的一个农村村道上，这村人不多，住得也分散，我们附近走访后，没人知道这车是什么时候开到这边来的。”

“村子附近有监控吗？”

“没有。老大，不过有一点很奇怪，车子轮胎里有沙子，表明这车曾经开到过沙滩。”

“车子曾经开到过沙滩？”高栋握住拳头抵着下巴，不解道，“如果邵小兵真是畏罪自杀，车子先到过沙滩，此后又开到了一公里外，然后他再步行回到沙滩自杀？干吗要这么做？”

张一昂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高栋继续道：“所以如果他真的是自杀，应该不会这么麻烦。”

“你的意思是……”

“肯定是他杀，开车的就是凶手！凶手让邵小兵在沙滩上“被自杀”后，开车逃离到这一公里外的村子，村子没监控，让我们查不出凶手最后到底会去哪儿。”

“可是老陈说车上方向盘只有邵局一个人的指纹，没有第二个人的。”

高栋不以为然：“戴手套犯罪就行了。”

“如果是那样，凶手也有可能就住这村里。”

高栋道：“可能性是有，但很小，凶手把这车子开到自己家门口，难道等着警察来调查？”

张一昂说不出话了，直接证据很明确，邵小兵是自杀的。可是高栋说得也很有道理，自杀何必开车先到沙滩，后来又离开一公里外，再步行走回沙滩自杀？这自杀也太累了吧。

高栋又问：“邵小兵车子几点离开小区的，去沙滩的过程中是否车子还到过其他地方，这些细节路上的连续监控应该都拍得到吧？”

“已经按您吩咐去办了，这两天跟各个监控所有权的单位拿视频，还有部分加油站、酒店门口的监控，十多个人正在做这事，大概一两天内会有结果。”

“监控画面里，邵小兵车子是他本人在开吗？”

“暂时还不能确认，由于是晚上，路上光线不是很好，并且车子开着远光灯，很亮，车内的遮阳板也是放下的，看不到人脸，但衣服上判断，应该是邵局死时所穿的。”

高栋眼睛一亮：“车内的遮阳板是放下的？”

“嗯……是的。”

“大晚上的放下遮阳板做什么！”

“也许是白天放的，晚上忘了收。”显然张一昂对这点并不怀疑，因为白天放下遮阳板，晚上没有收也很正常，遮阳板不会影响开车人的视线。

高栋吐了口气，听得出，连张一昂到现在也不相信邵小兵是他杀，陈法医也不信，估计其他人也认为邵小兵是自杀吧。

自杀证据很齐全，仅有几处疑点，例如自杀何必在悬崖边走来走去，又上下山坡几次，并且先车子开到沙滩，后来离开，再徒步走回沙滩。但这些证据都只是疑点，而无法推翻自杀这个结论。

高栋想了下，看来现在要想在侦查中有所突破，首先要找出他杀的证据，排除自杀的可能。

高栋抿抿嘴，只好继续问：“邵小兵老婆找到了吗？”

“没有，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线索，只知道邵局老婆星期天下午进小区，回了家，后来监控也没看到她走出小区，总之就不见了。有可能在当晚的车上。”

“邵小兵家里查过了吗？”

“老陈说查了，没看出有什么问题。我们在邵局家里衣柜暗格发现了一个保险箱，不过保险箱是关着的，我们也不方便打开，只能等邵局儿子回国后再看家里是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了。”

“他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本周会回家处理后事的。”

高栋点点头：“他儿子也是要保护一下的。对了，从沙滩到车子的一公里路段周边，你们有没有进行过搜查？”

“有啊，我们想找到他老婆，这附近都找过了，几公里内都翻了个遍，警犬也派去了，就是找不到。”

“那这段路上有没有发现其他什么线索，比方说什么被遗弃的东西。”

“那段路都是些荒地和滩涂，没看到任何东西。”

高栋很无奈，打发张一昂离开，一个人坐进沙发里沉默不语，看来这个案子更让人头大了，到现在为止各个环节都很模糊，关键性的突破口压根儿找不出方向。

这样下去可不行，没有方向的侦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到现在为止，高栋内心唯一深信不疑的是邵小兵不会是自杀，而是谋杀。

但案子显然有好几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首先，邵小兵家里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次，悬崖边仅有一个人的脚印，凶手是怎么让邵小兵“被自杀”的？

再次，邵小兵老婆会在哪儿？监控显示回过家，可再没见过她出来。可能是死了，可家里这么干净，显然不可能分尸处理过，车子沿路经过的地方，大量警力，甚至警犬都搜过了，如果是尸体，怎么可能搜不出来？

只能明天一早去海滩亲自看看吧。



第四十六章

这几天顾远睡得不踏实，时常做恶梦，白天在办公室批改作业也会神情恍惚。

那天星期六晚上他耗费了太多精力，长达七八小时的高度紧张中，他做掉了邵小兵夫妇，之后还一夜未睡参加了第二天的验房。

就仿佛一根弹簧，被长时间拉伸超过了弹性应变值，缩不回去了。

他脑海里至今时常浮现邵小兵夫妇临死的样子。

邵小兵老婆是在他见面后直接一枪结束的，虽然他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担心枪声会引来单元楼里的其他人。那时他在关上门后依然凝神静听了几分钟外面的声响，确定楼道里没人开门来看才逐渐放心。

在拖动那具身体依然温热、睁着眼睛抽搐的尸体时，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反胃。这与杀害胡海平时完全不同，那时他设计让一块石板砸死他，并未和胡海平有过直接的接触。

杀邵小兵的场景也让他久久不能平静，当邵小兵发出本能的叫喊，随后传来一声沉闷的“砰”，一个活着的人就这么摔死了，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童年的噩梦。

我是个好人的吗？

我这么做对吗？

他产生了怀疑。

这几天他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心理安慰：这几个人都该死，他们并没有亲手杀人，却间接杀人了，不止害了叶叔一家，还有陈翔一家，邵小兵账本上的每条记录，背后都有另外的人遭受了不公，甚至家破

人亡的悲剧，换来的是这些浑蛋的金钱、权力、地位以及蔑视他人的底气。

如果是一个好人，面对这些为官的浑蛋应该怎么办？

像曾经的叶叔那样，继续息事宁人，想尽法子维持现有生活？可是他们会得寸进尺的。

还是像陈翔父亲一样，做个现实主义的英雄，承受无尽的压力，也要告状，把浑蛋拉下马？可他就是被告状坑的。

或者心里祈求老天开眼，指望那迟来的正义？可谁告诉你正义迟早会来的？

再或者跟他们比命长，没错，你比他们年轻，理论上他们先死。可当你老后，他们的子嗣不就是另外的他们？

顾远寻不出答案。他既想为叶叔解决烦恼，心里也想着抛开自己曾经的阴影，向往未来的生活，于是他只能利用自己的物理知识，杀人后伪造成意外和自杀。

这些浑蛋并不是自己亲手杀人，所以他们心安理得，吃得香，睡得着，不在意他人的命运。可他们实在比直接杀人的凶手更可恶。

他们尚且心安理得，他又何必睡不安稳，在那座所谓正义的模糊天平上左右摇摆，太不值了。

好吧，今天开始，调整心态，别再为了这几个该死的人的生命而矛盾了。

中午，年级组长刘老师找到顾远，告诉他这次他们班上报的奖学金名单没通过。

顾远不解：“为什么，普通班两人，重点班三个，我是按名额写的，怎么会没通过？我从没遇过这种情况。”

刘老师有点尴尬，想了下，还是告知实情：“教务组会议上，校长看了名单，说你们班的名单再改改，你报上来的三个，其中两个不

是你们班成绩最好的。”

顾远道：“全校就我一个？”

刘老师连忙否认：“那也不是，高一年级还有两个班的名单也需要改改，校长这次不是针对你一个人，你不要往心里去。”

顾远点点头，道：“刘老师，你了解我们班情况，有几个同学家里条件不是很宽裕，每个学期的学费都靠学校减免，虽然两千元数额不大，但我想分配给贫困学生，可能更有用。”

刘老师认同地点头：“我知道你的用意，但你最好在那两个人里，去掉成绩相对偏差的一个，换上曾慧慧。”

“为什么，曾慧慧成绩是不错，可她也并不是稳定在前三名。”

刘老师犹豫了一下，还是不情愿地说出口：“校长的意思是曾慧慧爸爸是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这几年对我们学校周边治安很照顾，还有一些活动和业务往来都很积极，所以既然曾慧慧成绩也不错，那就把她放上去。”

顾远很无奈，学生的事总要牵涉到学生的父母，他一向对此很抵触，却也深知社会就是如此，不便明说，只能说：“那我把名单再整理一下，下午报给你。”

事实上，顾远不写曾慧慧有他自己的考虑，曾慧慧这学期开始，数学成绩明显落后下来，其他科目也有被别人反超之势，原本她能稳定在班级前三，这学期一直在前十名左右了，如果选她，恐怕其他同学心里会不服气。而他写的三个名字，两个是成绩稳居前三的，另一个也始终能保持在前五名内，外加这个是贫困生，家里条件很困难，同学们也都看得见他在食堂永远只吃一个素菜，把奖学金评给他，自然没人说什么。可要是把奖学金给了名次五名以外的曾慧慧，同学们也都知道她爸爸是公安局领导，他们会怎么想？这对他们年轻人的世界观又有什么影响？

再加上顾远通过曾慧慧的言行举止，觉得她对自己大概有一种学生不该有的情愫，他更不想给她任何错觉，觉得是格外照顾她。

一份简单的奖学金名单，却弄得他左右为难。



第四十七章

“就是这里啊。”高栋下车，站在这个才足球场大小的沙滩里，向着周围使劲张望。

宁县地处沿海，半岛地形，全县内有很多个沙滩，最著名的要数县内镇上第二大的皇家沙滩，据说过去有个大内太监抱着南明小皇帝在此殉国，以此得名。皇家沙滩是旅游胜地，投资上亿，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而除此以外的众多小沙滩，往往地段偏僻，无人问津，连当地人也甚少知道，平日自然也无人往来。

这个沙滩也是一样，周围一圈是低矮的小山，视野所及处，除了他们几个警察，其他一个人都没有。

“平时这里没人来吗？”高栋向县局一位当地的警察问道。

“人不多，山后面有几块滩涂，渔民养了点蛏子，有时会经过这里吧。”

高栋点点头，转向张一昂：“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张一昂手指离他们百多米的一座半边的小山丘，道：“就在那儿。”

高栋走到山丘下，山丘不高，大概就二十多米，靠海一半被海水长年累月地冲刷，早已倾塌，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小悬崖。悬崖底下是一片石头滩，海水离此不远，所以涨潮后就会没过石头滩。

高栋看了几眼石头滩，石头滩不同于沙地，上面是留不下脚印的。

张一昂带他来到邵小兵尸体所在的准确位置，那里石头位置突出，人掉落摔死在此特征会很明显，所以老陈的尸检结果也不会有问题。

随后，高栋来到山丘后面，他仔细地查看了周边，这里长着各种枯黄的野草，没有明显的路，但坡度很缓，走上去毫不费力。草旁又看到一些羊粪，看来周围的养殖户有时会来这里放羊。

高栋想了想，抬步往山上走，到了这二十多米高的山丘顶部，面前是一块大约二十多平米面积的平缓地带，地上是含沙量很高的泥土构成，由于冬季海边气候阴湿，所以泥地也很容易保留脚印。

现在的整个平坡上，到处布满了脚印，这是法医证据采集完后，工作人员来回走动勘查留下的。

高栋抿抿嘴，到此刻为止，尚未发现任何能够引起他思考的东西。

他叹口气，无奈走到平坡的边缘，向下张望。下方就是邵小兵掉落死的位置，二十多米高掉到石头滩上，保证马上死亡。

现场的一切情况看来，都无法推翻邵小兵是自杀的。

这时，高栋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脚前的边坡上。

有一个二十多公分长的铁钩伸出边坡外，铁钩的一头连着一块铁皮，铁皮上用几枚长钉牢牢敲进边坡的岩石处。

“这是什么东西？”高栋问。

县局的当地干警过来瞧了下，道：“可能渔民挂东西用的。”

“挂什么东西？”

那人也不置可否地回答：“也许挂海上照明灯，或者是旗子，也可能是菩萨之类的，海边人多迷信。”

高栋叫过张一昂：“老陈没注意到这东西？”

张一昂回忆了一下，道：“当时也问过，后来说跟案子无关，可能是海边人家放的。”

高栋道：“给这个拍一下照片。”

张一昂不解：“老大，这和案子有关吗？”

“先拍下来再看吧。”高栋不想跟他多解释，因为他现在也无法确定这个与案子是否有关，之所以会关注到这个铁钩，不是因为这边坡处冒出个铁钩，要知道农村山上钉个钩子之类的挂挂东西很常见，而是因为高栋注意到，这铁钩上锈迹很少，显然是新的。一个前不久钉上去的钩子是否会和案件有关，他给不出结论。

随后高栋又让县局的当地干警抽空找周边渔民问问，看他们知不知道这钩子。他又看了一圈，再没发现其他可能有用的线索，只能悻悻地走下山坡。

准备上车前，高栋又停下脚步，打量了海滩一圈，看向众人道：“邵小兵老婆这么多天还没出现，大家心里清楚，可能，嗯……也不在了。整个海滩有没有仔细找过？”

其中一人道：“我们和派出所的几十个人在这附近全找过了，带了几条警犬，这片沙滩包括后面的几座山，已经翻了好几遍，没找到任何有人翻动过的痕迹。警犬闻出邵局夫人坐上过车，可到底是那天坐过车，还是平时留下的气味，就不知道了。”他说翻动的意思，自然是说埋尸了。

事实上大半人也都是这么想的，邵小兵莫名其妙畏罪自杀，不是很靠谱，于是其他人自然而然加入了猜想的成分。邵小兵杀害王宝国后，他老婆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害怕所以打算告发，结果邵小兵把老婆也杀了，事后担心早晚暴露，所以自己也畏罪自杀了。

他老婆这么多天没出现，估计已死的可能八九不离十。唯一让他们纳闷的是这尸体就是找不着，警犬闻到车上有他老婆的味道，这也可能是平时坐车留下的。警犬在邵小兵车子到沙滩这一路段内找了很久，始终闻不出味道，可能是海边腥味重，盖过去了，但这么多警察人眼查看，也没发现地上有翻动痕迹。

当然，也有可能是抛尸海里，但这么多天过去，也没接警发现浮尸。况且根据海边的经验，浅水处抛尸几乎都会被冲上海滩。

他们就连沉尸入海的可能也想过了，可你要沉尸，总得选个水深的地方吧，没办法在沙滩上直接往海里一抛了事吧？附近几处靠海的悬崖下倒有深水处，可找了一下没有收获。又或者用船运到深水处沉下去，可这怎么查？别说局长夫人找不到，就算省长夫人找不到，你也没本事把宁县的海岸线翻个遍呀。

高栋越来越觉得这案子的侦查陷入彻底的僵局了，三个命案，一条实质性线索都抓不住，还能怎么办？

看来接下去只能等老陈的足迹鉴定和监控录像勘查这两块结论了。



第四十八章

中午，张一昂找到高栋：“老大，邵局单元楼的走访工作有了一定进展。邵局楼下的住户由于星期天一早出差去了，昨天才回来。昨天晚上县局干警找过他了解情况，他说星期六全天他都在家，那天下午他听到单元楼里传来一声‘砰’的响声，声音挺响的，有点闷，只知道传自楼上，具体几层他不知道，他认为是别人家在装修。当天晚上他也听到上方传来盘子打翻的声音。这些情况是民警是问到他周六有没有听到楼上邵局房子里异常声响时，他回忆出来的。”

高栋眯上了眼，道：“我记得隔壁住户也说当天晚上邵小兵家里传来盘子打翻声响。其他住户呢？”

“房子造好没几年，那小区房价高，大多是买去当投资的，住进去的没几户，其他人家楼层隔得远了，都说没注意到。”

高栋手指点点桌子，道：“这是条重要线索，等等……你刚才说下午也传来声响？”

“对，挺大一声的。”

“什么声音？”

“对方说像放鞭炮，或者东西爆炸了。”

高栋顿时寒光一闪：“该不会用了枪吧！”

“可是邵局家里我们都仔细查过了，没发现异常，更没找到开枪的迹象啊？”

高栋抿抿嘴，思忖片刻，道：“家里是没发现枪击痕迹，可是，如果子弹直接进了人身体里，家里当然找不出枪击了！”

“邵局身上没有枪伤。”

高栋道：“他老婆不还没找到嘛。”

张一昂结巴道：“您……您是说邵局老婆被枪杀？”

“有这个可能。”

张一昂道：“如果真是枪击案，那咱们得调查枪支来源了。我们市治安一向还好，以前也没出过什么枪击案，这要查也不容易。”

高栋点点头，就算真是枪击案，要查出宁县范围内，谁有枪简直比登天还难。非法持有枪支，直接要刑拘的，就算藏枪的人，除了至亲的亲人，谁都不会知道。他脑中想起了叶援朝有枪，可二十四小时监视叶援朝的干警说他近来从未有异常举动，并且案发当天回家后没有出去过，叶援朝的嫌疑已经完全排除了，连跟踪的人也撤了回来。

那么案发当天下午的爆炸声是什么声音呢？和案件有关吗？

高栋拿不定主意。

到了下午，江伟找到高栋，告诉他一条让他大跌眼镜的消息：“老大，警械保管处的工作人员回收邵局警械时，发现少了把枪，还有五发子弹。”

“什么！”

“邵局原本是配了把枪的，一直放在单位保险箱里。两个星期前邵局跟警械保管处又申请了一把枪，是德国的PPK，但现在这把枪找不到了。”

高栋原地来回踱步，急声道：“PPK是自卫手枪，两个星期前，对，两个星期前刚出了胡海平案子，邵小兵是知道胡海平被谋杀的内幕的，他一定是多领把枪，好增加自己的保险系数。原来的枪在单位，那……那这把PPK要么带身上，要么藏家里。家里没找到……他家那个保险箱看过了吗？”

“他儿子明天回来，这得等他来了打开保险箱才知道。”

高栋握着双拳，道：“赶紧，明天他儿子一回来，马上查保险箱，如果这把PPK找不到，恐怕要出大事！”

打发江伟走后，高栋急躁难安，如果真是枪击，并且邵小兵的PPK不见了，那么当天下午的爆炸声，可能就是那把PPK的。

邵小兵周六下午应该在单位，自己见过有印象。对，有可能是那把PPK放在家里了，凶手进去后，拿到PPK杀了他老婆，再控制住晚上回家的邵小兵。

可是就算枪放家里，也是在极其隐蔽的地方，又不会放在茶几上，客人进来就看得到。假设凶手以各种理由进入他家，除非先制服了他老婆，才有时间慢慢找出那把枪，可既然已经把人制服，何必要开枪呢？

还是难道凶手本来就有枪？

或者爆炸声压根儿和案件无关？

总之，这其中一定另外发生了什么事了。

但现在邵小兵家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完好无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自己的想法到底哪里不对？



第四十九章

晚上，陈法医带来了足迹的最后鉴定结果：“老大，根据脚印模型和土质、湿度综合分析，脚印的所有人体重在一百四到一百六十斤之间。再加上脚码大小和脚印间的距离判断，该人身高在171厘米到175厘米之间。这两项数值都和邵局长基本吻合。”

高栋坐在椅子上，眼神注视着前方，身体保持不动，过了半晌，摸摸下巴上已经刺手的胡楂，道：“邵小兵体重不是有一百六十多斤吗，你们脚印的测量结果上限是一百六十斤？”

陈法医道：“相差几斤在误差范围内，这是正常的。”

高栋默默无语，照这么看来，山坡上的脚印也和邵小兵吻合，似乎更有理由相信他是自杀的了。

他思忖良久，又给出了另一种假设：“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人穿了邵小兵鞋子，先把邵小兵捆住放在石头滩上，然后从山坡上扔一条绳子下去，再回到山坡下用绳子系住邵小兵，最后回到山坡上，把邵小兵拉起来，拉到顶时，解开绳子，让他掉下去？”

陈法医想了想，摇头道：“这不可能，把一个一百六十多斤重的人拉高二十多米，一个人是办不到的，至少需要两个人，山坡上只发现了一个人的脚印。另外如果那样做，一个人加上邵局的体重，合起来都三百斤左右了，必然会有特别深的脚印，我们没找到这样的脚印。”

高栋吐了口气，躺进椅子里说不出话。

陈法医宽慰道：“老大，照我看法，邵局确确实实是自杀。”

高栋看他一眼，冷哼道：“他老婆不见了怎么解释？”

“应该是他杀害王宝国被他老婆知道了，准备告发，他杀了他老婆，然后觉得事情肯定藏不住，畏罪自杀了。”

高栋怒喝道：“这种事情就是你们无凭无据臆想出来的！”

陈法医尴尬地低下头：“他们……大家都是这么看的。”

高栋立马拿起电话，喊来了张一昂，厉声道：“你马上去查，邵小兵11月25号晚上在干吗，只要排除他杀王宝国的嫌疑，咱们才能一个方向找凶手！”

张一昂一进门就看到高栋发火，不知所措地低声问：“老大，都一个多月了，现在怎么查？”

“你有没有脑子啊？他的考勤记录干吗用的？公安局门口监控看不到他几点下班？他家小区监控看不到他几点回家？”高栋顿了顿，收拾了下情绪，缓声道，“对不起，我有点过了，你就按我说的先去查一下吧，辛苦了。马上元旦了，这个假期估计大家都要加班。”

张一昂理解地点头退出，他们也都知道，这个案子压力最大的就是高栋。高栋极少发脾气，以往办案遇到再大的压力，他也总表现出一副信心十足、游刃有余的样子，这一回案子实在闹得太大，破案又显得遥遥无期，高栋毕竟是人，总有爆发的时候。

张一昂走后，高栋看着一脸紧张的陈法医，拍拍他的肩，苦笑道：“大概年纪大了，最近也没睡好，脾气有点不好，不要往心里去。对了，老陈，你有没有注意到悬崖边上钉了一个二十多公分长的铁钩？”

“铁钩？”陈法医想了一下，小心地说，“哦……我知道了，那个……那个铁钩有什么问题吗？”

高栋拿出今天拍的铁钩照片，递过去：“你看，铁钩是新的，上面几乎没锈蚀，这又不是不锈钢，在海边风吹雨淋的，哪能不生锈呢？”

陈法医点点头：“说明这铁钩是最近钉上去的。”

“现在我们不知道这铁钩和案件是否有关，假设这铁钩和案子有关，那么你觉得这能做什么用？”

陈法医想了半天，还是没有结果，只能摇头道：“想不出来。”

高栋道：“还记得胡海平案子六楼墙角的那块铁皮吧？”

“记得。”

“那块铁皮，再加上这个铁钩，两起案子的案发现场，我们都发现了这类看似与案情无关的东西，有点巧吧？”

陈法医点头：“是有点巧。”

“之前胡海平案子，如果不是由于发现了五楼是伪造的案发现场，就不会去调查六楼，继而也不会发现那块石板是有人在星期天特意搬上去的，那么自然就当成一起意外处理了。这案子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表面上看是自杀，一定有什么线索能否定自杀的，只是我们还没找出来，或者找出来了，但还没注意到。”

陈法医低头沉吟：“照这么看，恐怕胡海平和邵小兵两个案子可以并案。”

“对，感觉上是可以并案，”高栋摸摸额头，“只不过我没证据嘛。但两个案子都可以伪造成非谋杀，手法有一定相似度，应该是同一个凶手干的。”

“那王宝国呢？”

“王宝国案子手法完全不同，一个凶手的作案手法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极有可能另有其他凶手，杀害王宝国后，另一人再搭车设计杀害胡和邵。至于两个凶手间有没有联系，还是单纯搭车杀人，没办法判断。”

陈法医脸上皱纹都挤到了一起：“老大，若真是这样，咱们这案子可实在不好破呀，现在一个凶手都抓不到，更不用说抓两个凶手了。”

高栋摇摇头：“王宝国案子的凶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后两个案子的凶手。”

“为什么？”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不光是破案，也要提防下一起案件发生。你觉得哪个凶手更难对付？各单位通知已经下发了，相信这些头头脑脑最近上下班出门一定会多加注意，并且全县二十四小时巡逻布防。王宝国案的凶手想再来一次背后割喉杀人，很困难了。唯独后面两个案子的凶手，让人防不胜防。你回家你能想到头上突然掉块石板把你砸死？邵小兵到底如何死的，我也压根儿没有主意。这个凶手才是最难对付的！”

陈法医点头表示认同，又问：“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查？”

“重点两方面：一是查清犯罪经过；二是查出犯罪动机。急事须缓行，尤其邵小兵案的详细经过现在还根本没法儿还原，咱们要一步步调查过去，首先把他家查个水落石出。其次，公检法一把手死了，犯罪动机很明显，凶手必然是遭受了司法不公，咱们要把这几年所有的冤假错案全部翻出来，过一遍。这回顾不上哪些是他们县的敏感点不能动，涉及任何级别岗位的案子，都要查！”

“恐怕……恐怕他们县不会配合。”

高栋点头：“我知道，现在江伟是代局长，他有这个权限。我也是只查案，不翻案，如果谁还有意见，江伟摆不平的，直接来找我。这动机只是一方面，旧案翻出来后，也是大海捞针，一个个排查过去，关键还是在你这边！只有犯罪经过清楚了，凶手的身份轮廓才能清晰，这时候再结合动机一起查，才能立竿见影！”



第五十章

顾远按照约定，隔三天来到快餐店，叶援朝若没事则不来，但今天叶援朝却来了，这让顾远有点不安。

“怎么样，他们还在调查你吗？”叶援朝在对角坐下后，顾远马上开口。

叶援朝摇摇头：“没有。”

顾远瞥了一眼他的表情，眉头不展，似有心事，低头轻声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叶援朝犹豫了一下，道：“你把邵的枪拿走了？”

“嗯。”顾远应了声。

“为什么这么做？”

顾远笑了笑，淡然道：“以后也许有用。”

“你还要……”

“这是明年的事了，现在动手，动机太明显。”

“已经三起命案了，动机还不够明显吗？”

顾远摇摇头：“死了公检法的一把手，按正常逻辑，凶手遭遇过司法不公，或者心理仇视社会。现在最坐立难安的，应该是政法委，公检法上头就是政法委。当然，姓沈的也一定有所警觉，但只要姓沈的安然无恙，犯罪动机不够怀疑到你这边。加上王案你没留下实质证据，胡案监控中的人与你体形不符，邵案你更有十足的不在场证明，他们更没道理怀疑你。”

叶援朝眼神复杂地说：“那你呢？”

顾远笑了一下：“只要没怀疑到你，更不会怀疑到我，叶叔，你放宽心好好生活吧。”

叶援朝心颤抖了一下，道：“你……你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你阿姨和晴儿报仇，都……都是为了我？”

顾远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吃了口饭，微笑道：“悲剧发生了，任何人都无力回天，对我来说，叶叔，你好好地过完下半辈子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仅仅是为了报仇，我为何要找胡和邵，直接找沈家不就行了？但那样做，动机太显著了，他们肯定直接把你带走调查，怎么办？没有办法，我只有先处理了胡，可是他们依然怀疑你，幸好他们跟踪你了，邵死那天，你有十足的不在场证明，这一回，他们彻底放弃你了。当然，胡和邵两个，跟王一样，也是间接凶手，也该死。这么做，一方面也是为了祭奠她们的在天之灵。”

叶援朝深吸了口气，王宝国被杀后，顾远第一时间找到他，跟他交换了鞋子，又把电脑交给他使用，告诉了他所有以后应对的策略和细节。他那时很犹豫，不想让顾远牵涉进自己家的悲剧，可是顾远的态度前所未有地坚决，让他没办法拒绝。

那时，他只是勉强同意顾远帮他制造伪证，却从没想过顾远来杀人。

当他知道顾远准备杀人时，他试图阻止，不想让顾远越陷越深。

对，他过去曾经帮助过顾远，却从未想过回报，更没想过让顾远用这种方式回报，也许由于自己心中的仇恨，由于自己的自私，将会拖累这个年轻人原本已经开始走向光明的人生化为乌有。

他强烈反对顾远继续帮助他，帮助杀人。可是顾远却以他根本想不到的速度杀死了胡海平，他怎么也没想到，王宝国案发才两周，顾远就成功杀死了胡海平。

当顾远杀了第一个人，叶援朝也明白了，这场悲剧彻底将顾远这个无辜者拉入进来了，再多的努力也改变不了顾远杀人的事实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

叶援朝想过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亲自动手杀死沈家，然后自尽，警方什么都审不出来，自然会结案，从而保全了胡海平是顾远所杀的这个秘密。

可是现在，顾远告诉他，杀害胡海平和邵小兵，不单纯是为了报仇，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洗脱他的嫌疑，监控显示胡海平案凶手不是他，邵小兵案又有十足不在场证明。现在即便自己去杀了沈家，然后自尽，警方也知道胡和邵案另有凶手，还会继续调查。

事到如今怎么做才能让顾远洗脱嫌疑呢？

没有办法了，即便自己送死，也没办法了，叶援朝感到空前的绝望。

唯一能做的，只有不暴露自己，才能让警方不会怀疑到顾远。

叶援朝深呼吸一口，劝道：“你把枪埋了吧，找个永远不会被人找到的地方埋了。”

顾远摇摇头：“不，留着以后会有用的。”

“你想留着对付沈家，是吗？”

顾远并不否认：“不会是现在，等一切风平浪静后。”

“即便是明年，甚至后年，甚至多等几年再动手，沈家一死，犯罪动机不还是很明显吗？以后的警方调查，一定会把今年的案子联系在一起。”

顾远平淡地笑了笑：“我有办法，你放心吧。”

叶援朝看着顾远的表情，忍不住心中一颤，他会有什么办法？

难道……难道他想杀沈家后，替自己背王宝国案子的黑锅吗？

叶援朝惊慌道：“不……我真的不想报仇了，我答应你，我再也不做傻事，我也不会找沈家，这辈子都不会，你答应我，一切，都到此为止吧！”

顾远看着叶援朝的表情，放下筷子，抿抿嘴，沉吟半晌，道：“叶叔，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叶援朝肯定地点头：“对，是我的真实想法。”

顾远摩挲了下腮帮，笑了：“叶叔，我答应你。你好好地生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叶晴和阿姨也一定是这么想的，你说对吗？”

叶援朝叹气点点头：“对。”

“那么，就让日子，回归正轨吧。”

至此，顾远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叶援朝不会再做傻事了。当王宝国案子发生后，顾远帮他做伪证，并且劝他不要报仇了。叶援朝虽然答应了，但顾远知道，叶援朝那个时候的应允是假的，他过去生活的支撑和希望倾塌了，他宁愿自己死也要和沈家同归于尽。他早晚会去杀沈家的。

现在的叶叔，顾远相信他再也不会去报仇了，因为叶叔担心拖累自己。如果叶叔被抓，警方下一步的矛头一定会指向自己，所以，叶叔不会再杀人了。

对于顾远来说，报仇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叶晴和阿姨生前对他不好，使他十几年没有踏进叶家半步，他只关心叶叔一个人。只要叶叔好好地过下去，他就放心了。

顾远先杀了胡海平，但警方还在怀疑叶叔，没有办法，他只能再杀邵小兵。

总之，一切到此结束。

叶叔从此安稳地继续过日子，自己的未来也可以适当地憧憬一下了。

今天这些天来顾远心中最开心的一天。



第五十一章

“我爸怎么会自杀的！我妈去哪儿了！”高栋面前，坐着一个二十来岁，头发染成黄色的毛头小子，此刻，正瞪着高栋，目光咄咄逼人，话中也是一副质问的语气。

高栋坐在宽大办公桌后的沙发里，手指交叉摆在身前，一脸平静地看着他：“对不起，还处于侦查阶段，这些问题不方便回答你。”

“我是邵小兵的儿子啊！我爸死了，怎么死的你还不方便告诉我，你这算是办的什么案子！”

高栋瞳孔微微缩了一缩，隐然有怒火，却没有发作，只是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江伟让你把你家保险柜打开看过了吧？里面有什么？”

年轻男子一脸不屑：“我家的东西，不需要你管，我就问你我爸……”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高栋一掌拍在桌子上，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瞪着他：“我问你话你听见没有？”

男子被他的气势吓了一跳，支吾道：“你……你想干什么？你专案组组长了不起吗？我爸死了啊！你怎么不去抓凶手，对我凶什么！”

高栋咬住牙关，走到一旁拿起电话就拨：“江伟，你马上过来把他带走！”

没几分钟，江伟带走了男子，又回到高栋办公室，问：“老大，怎么了？”

高栋怒道：“邵小兵教出什么杂种儿子！在我办公室大呼小叫！”

江伟尴尬地解释：“他……他可能年纪小，不懂事。”

“不懂事？二十几岁的人还不懂事？仗着他老子是公安局局长，在外横惯了吧，还有他舅舅，听说是什么上市公司董事长？哼，这种货色自以为了不起，敢在这里摆谱。你，带他去审讯室。”

“去审讯室？这……这不太好吧？”

审讯室是审问犯人的地方，像带受害者家属做笔录，都是去专门的办公室，有烟和茶招待。

高栋道：“对，就是去审讯室，让张一昂来审。”

半小时后，张一昂来办公室报告：“老大，差不多问好了，邵聪说他家保险箱没少任何东西。”

“枪在吗？”

“不在。”

“有问过他爸通常把枪放在家里哪里的吗？”

“他说他爸从来不把枪放家里，要么放单位，要么放公文包带身旁。”

高栋咂咂嘴，叹口气：“好啊，那看来枪是果真丢了呀。”

张一昂沉吟道：“如果真有凶手谋杀，凶手只拿走了枪，家中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连邵局公文包里的钱都在，这似乎不合常理。”

高栋叹口气：“只拿枪不碰钱，一来更显得邵小兵是自杀的，二来凶手不要钱，这种人更危险哪。对了，保险箱里放了什么？”

“邵聪这小子闭口不谈。”

高栋眼珠一转，道：“估计是他们家见不得光的东西，怕他爸死了，万一箱子里东西被人知道，要没收家产了。咦，你说他家这么大一个保险箱，会放什么东西？邵聪这小子不是在澳大利亚留学，一年

回来一两次吗？邵小兵往保险箱里放什么东西，总不会详详细细跟他儿子说吧，这小子怎么就那么肯定保险箱里一样都没少？”

张一昂道：“早知道趁这小子回来前，咱们直接打开保险箱看看了。”

高栋冷笑一声：“有这么容易的事吗？邵小兵虽然死了，邵家的各方面关系还都在，县局里也有几个邵小兵的心腹，我们这么做，万一他们说少了东西，我们就说不清楚了。”

“嗯，那倒也是。对了，老大，王宝国的亲戚和一些他们检察院系统的人来问案子调查的进展，特别是想知道人究竟是不是邵小兵杀的，连胡海平的人都怀疑胡案也是邵小兵下的黑手，这些天人一拨接一拨，我都打发不过来。”

高栋苦笑着摇摇头，道：“让你查的王宝国被杀那天，邵小兵的不在场证明怎么样了？”

“监控显示邵小兵当天五点多就下班回了小区，但不能排除他此后是否又离开小区，去找王宝国。因为他们小区内的绿化带有多个监控的死角，完全可以绕过去。”

高栋倍感无奈，他深信这是一起谋杀案，王宝国不可能是邵小兵杀的，邵小兵也不可能是自杀，所以才让张一昂去调查邵小兵的不在场证明，来说服所有怀疑邵小兵杀人后自杀的人，但现在这番调查，给不出不在场证明，这岂不是很尴尬？

高栋叹口气，道：“再有人来打听案子，你就说案子还处于侦查阶段，不要妄加猜测，让他们等我们调查完了再说。”

“好的。”

张一昂正要走，高栋思索一下，马上叫住：“你待会儿单独把邵聪叫出来聊聊，跟他说检察院和法院都怀疑他爸杀了人，然后又杀了他妈，再自杀。你告诉他，现在我们警方的调查难以还他爸清白，需要他这边的配合。你私底下问他保险箱里有什么东西，凭什么认为没

少东西的。还有，让他在家里仔细地看看，有什么地方和以前不一样的。”



第五十二章

下午，张一昂告诉高栋，他私下跟邵聪聊了很久，总算让他开了口，说保险箱里原本有五根金条，每根重一公斤，现在只剩下两条，其余首饰珠宝等都完好，另外还放着一些钱，他不知道原来有多少，总之，保险箱里还剩几十万。至于保险箱里还有什么东西，邵聪一概说就是这些，是他父母这些年收入加投资攒下来的。

高栋冷笑一声：“收入加投资买了五根一公斤重的金条！哼，不过这事也与我们无关。”他转念一想，吃惊道，“少了三根金条？三根按市价算，足足有一百多万！”

张一昂道：“邵聪不能肯定少的这三根金条是父母拿走派用场了，还是被什么人拿走了。不过我想，如果是凶手拿走了金条，其他首饰珠宝也不该留下呀，还有钱，也留在箱子里。或许是邵小兵拿走卖了。”

高栋不屑地嗤了一声：“把金条拿走卖了？邵小兵会缺这点钱？我听说早年邵小兵住山庄别墅，光占地就一亩，后来被人举报了，为显低调，才搬到这商品房里住，他妹夫是宁县第二富豪，邵家有的是钱。他把金条拿去卖，丢不起这个脸。”

张一昂继续猜测道：“会不会他拿去送其他领导了？”

高栋想了想，道：“有这个可能，但万一不是呢，万一金条是被凶手拿走的呢？”

“那也不该只拿三条，把其他首饰珠宝和钱都留下了。”

高栋摇头道：“如果胡海平和邵小兵案是一个人干的，那这个人杀人的首要动机是仇杀，而不是为了钱。如果他把东西都搬走，显然邵小兵案子就能直接认定是谋杀，而不像现在我们查来查去，找不出谋杀的直接证据。换成一般的凶手，见到这么一堆财富，一定全部搬

空了，这家伙在关键时刻依然不贪心，很理智，很难对付。当然，说不定除了金条外，其他现金什么的，他也拿走了一部分呢。”

“可是保险箱之前老陈他们查过，关得好好的，并且找不出其他人的指纹，而且保险箱这么隐蔽，凶手未必能发现吧。即使发现了，要打开也需要邵小兵提供密码啊。”

“只要戴上手套就行了，整个房间都没发现第三人的脚印和指纹，可见此人肯定戴了手套。”

听高栋这样说，张一昂抿抿嘴，低头沉默不语。

高栋瞥了他一眼，奇怪问：“怎么了，有什么想法？”

张一昂犹豫再三，还是开口了：“老大，有句话我说了怕你不高兴。”

“说吧。”

“我觉得……我觉得这次案子您都是在猜测，没有……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担心……担心这样下去会跑偏方向。”

高栋愣了一下，吐口气，默认式地点点头。

没错，邵小兵案发后，一口认定是谋杀的只有高栋一人。以往高栋办案，从不轻易下结论，所有的结论推理都是依据调查结果的确凿证据。

但这回呢？

证据在哪儿？凭什么咬定是有人谋杀了邵小兵夫妇？

怪不得下属会对破案的前景悲观，连到底是谋杀还是自杀，尚且难下定论，更不用说找准破案的正确方向了。

高栋整理了一下思路，道：“你说的没错，这些确实是我的猜想，而不是有根据的推理。但我们把邵小兵事发前后的所有线索罗列出来，如果是自杀，疑点就太多了。首先，王宝国被人割喉，胡海平

被人设计杀死，两起案件调查都没有实质进展的情况下，邵小兵何必畏罪自杀？当然，很多人猜是他老婆要举报，他杀了他老婆，后来担心事情败露，所以自杀。但你想象一下，他老婆知道了会举报吗？如果举报，整个邵家家族就垮了。其次，当天晚上邵小兵家中传出盘子打翻的声音，如果那时是邵小兵跟他老婆在打斗，打斗痕迹呢？你可以说是邵小兵清理了现场，但他既然要清理现场，何必后来又畏罪自杀？再次，如果是邵小兵本人开车离开小区，前往沙滩，为什么车上的遮阳板翻着？好吧，也可能是他白天忘记放下来了。可是沿路所有监控中，没一张拍到他的面部，难道他沿途开车身体都靠后躺着？这巧合得很不自然吧。还有，他先开车到沙滩，后来又开车到了一公里的村庄，此时又步行回到沙滩自杀，这更不靠谱吧？”

张一昂点点头。

高栋继续道：“咱们之所以判断邵小兵自杀，就是山坡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并且脚印穿的是邵小兵的皮鞋，脚印主人的体重和邵小兵符合。但有没有可能凶手用了某种我们想不到的办法，既让邵小兵自杀了，又成功在现场留下这些自杀的特征呢？暂时没想到，不代表就不可能。”

张一昂点点头，认同高栋的看法，想了想，道：“老大，可是在对邵小兵案子的调查似乎找不到实质的突破口，要不我们重点还是回到王宝国和胡海平案子上查？”

高栋咬了咬嘴唇，沉吟半晌，摇摇头：“从犯罪的复杂程度上看，王宝国案子最简单，邵小兵案子最复杂。最简单的案子留下的证据也最少，我们查了这么久，既然还没找到实质证据，再往下查破案的成功率也是渺茫。相反，邵小兵案子最复杂，凶手做的工作最多，我不相信一个罪犯能把一切环节都考虑进去，总有他疏忽遗漏的地方，现在我们有很多疑问没得到解释，只要找出一个，抓出凶手疏忽的任何一个细节，都能成为案件的突破口。对了，胡海平案子上回让你查案发当天所有进入单元楼的人，怎么样了？”

“基本上差不多了，案发当天累计共有一百多个人进入过单元楼，大部分是楼内住户，还有一些是拜访住户的亲友以及几个业务员，所有人都安排专人对其身份、动机进行过调查，到现在没发现有

嫌疑的人。有几个人体形和那个穿工作服安装石板的人相似，但都排除了可能。”

高栋凝神看着桌面，过半晌，突然恍然大悟：“如果你们的调查没问题，那么，看来石板不是人弄下去的。”

“不是人弄下去的？那石板怎么会突然这个时候掉下去？”

“遥控装置。”

“遥控装置？石板这么重，遥控装置需要一个很大的机器才有足够力道把石板推下去吧？”

高栋想了想，道：“你先出去，我再考虑一下。”



第五十三章

高栋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寻思着，如果张一昂他们的调查没有疏漏，即胡海平案发当天，凶手并没有进入单元楼，那么凶手只可能用遥控操纵让石板掉下去。

据单元楼对面住户的那个目击者说，他看到石板是立在六楼的。

石板分量很重，要把石板推下去，需要花点力。如果是遥控装置，小型的遥控装置不足以把石板推下去，那会是什么呢？

现场找得很仔细，唯一发现的就是六楼外面墙角的一块奇怪的铁皮，莫非答案果然在铁皮上？

胡和邵两起案子凶手的犯罪手法都闻所未闻，尤其邵案凶手到底是如何做到让邵小兵自杀的，至今找不到线索。

但高栋相信，抛开王宝国案，短时间内胡海平和邵小兵这两个一把手都遭遇如此离奇的犯罪，手法都从没见过，可见凶手必定是同个人。

他既然敢做出这么大的案子，并且把邵小兵案子做得这么匪夷所思，必然，他用石板把胡海平砸死，不会靠的是运气，而是有充分的把握。

如果杀胡海平时，凶手身处单元楼内，靠用手把石板推下去，那么他当时一定是站在挡雨板上的，这样的目标很大，石板砸下后，对面单元楼的人看过来，不可能没注意到挡雨板上的这个人。所以这不可能。并且，用手推石板，推的时机和力度把握难以确定，不能保证能够砸中胡海平。

如果凶手身处单元楼内，并没站在挡雨板上，而是站在窗内，用木棒之类的东西把石板碰下去，也不可能，因为胡海平走得离单元楼较近时，六楼室内的凶手是看不见他的，没法判断何时推下石板。

凶手没有在单元楼内，而用遥控装置控制石板掉落，砸死胡，这一切就容易解释了。只要凶手事先计算好胡海平回家的走路速度，再计算出石板的落地时间，确定出一个点，当胡海平走到这个点时，操作遥控器让石板往下掉，就能砸死胡海平。

但立直的石板往下掉落的过程中，先做一个翻转运动，再做自由落体。而根据上回那个大学教师所说，如果凶手没做翻转运动的时间计算，而是当成自由落体计算，最后的误差很可能会导致胡海平没有在石板落地瞬间踏入那个半米宽的“死亡”区域。

计算翻转运动所需的时间涉及了微积分，此前高栋只是怀疑，现在结合邵小兵案判断凶手胆量和犯罪能力，高栋几乎可以肯定，凶手一定接受过大学教育，并且记得大学的微积分知识，身份可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人、工程师、学校老师这几类。

确认出凶手的身份类别并不够，茫茫人海，这三类人群在一个县里也数不清，不可能逐一调查。

对于胡海平案，关于那个铁皮和遥控装置依旧想不明白。

推下石板需要力道，遥控装置的体形不会小，那么装置会在哪儿？

装置是否被凶手事后拿走了？

不可能，高栋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凶手五楼涂玻璃胶，让警方误以为石板是从五楼掉下去的，多此一举的背后必然是要掩盖真正的证据。如果凶手犯罪后能够轻易地拿走装置，让警方知道石板是六楼掉下去的又如何，不还是抓不到他的把柄？

答案肯定是在六楼，但六楼仅留下墙角的一块奇怪铁皮，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呢？

高栋吐了口气，摇头不解。

从胡海平案子的调查来看，现在高栋掌握的线索只有凶手是个知识分子，并且有车。这是凶手的电瓶车在两个监控中间的路段消失的必要条件。

但光知道是个知识分子，有车，这还远远不够。

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邵小兵的案子上。

毫无疑问，胡海平案仅是凶手安装了石板，又操作石板掉落两件事。而邵小兵案凶手显然做了很多事，费了这么大劲，总会留下线索，哪件事会是突破口呢？

先说家里，家里地板有拖过痕迹，但无法判断是凶手拖的还是邵小兵老婆当天拖的，但高栋认为肯定是凶手拖的。沙发少了一个坐垫，间隔的一个坐垫下方有匕首捅了多下的痕迹，这条线索最显得莫名其妙，用匕首捅几下沙发算什么意思，沙发只是皮破了，里面的海绵都没少。除此之外，就是邵聪说金条少了三根。这倒是个疑点，但如果是凶手拿走了金条，短时间内也不会直接把金条变卖，即使凶手缺钱，保险箱里还有现金，他拿走一些也看不出。现在人手不够，等过段时间再联系各单位周边县市的金店问问是否有人去卖金条吧。

之后就是在路上，邵小兵的车子开着大灯，车上遮阳板翻下，根据最新的侦查报告，开车人不光在小区内监控看不到脸部，沿路所有监控也没拍到脸部，说明开车人一直把脸部靠向后面，没让监控拍到。而高栋对比过之前邵小兵开车的监控画面，他开车时，一般都坐直着，并不是向后躺。虽然开车人穿着邵小兵的衣服，但高栋判断，开车人就是凶手。

最后，沿路监控拍到车子并未去过其他地方，而是径直开向沙滩方向，此后车子在沙滩上转了几圈，沙滩上也留下过不少轮胎印，但最后车子出现在一公里外的偏僻村庄。留下了邵小兵的自杀现场，并且现场保存极其好，脚印非常清晰。

另外还有个最大疑点，他老婆凭空消失了，任他们派出警犬和大量警力四处搜查，始终找不到。

高栋躺在椅子上沉吟半晌，看来，邵小兵案的犯罪地点出现过几次变换，每一处都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最诡异的，还是那个保存完好的自杀现场。

突破口，应该还是在自杀现场。

高栋拿出文件袋，把所有现场拍摄的高清照片全部拿出来，一张张从头到尾仔细看过，这些照片他已经看了无数次了，并无任何新意。

只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回，他终于在照片中发现了一处端倪。



第五十四章

高栋的注意力被一张山坡上的脚印照片吸引了。照片边缘处有一个脚印，脚印中间嵌着一个直条形的印痕。

是绳子！

当时凶手的脚下踩住了一段绳子。

他急忙把山坡上所有照片全部摆一起仔细查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遗留的绳索之类的东西。

他又重新把每个脚印看一遍，终于，在另外一张照片的不起眼角落，也发现了脚下踩过绳子的证据。

凶手用过绳子！但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绳索，可见绳索被凶手拿走了。

高栋连忙拿起电话把陈法医叫到办公室，指着照片问他：“这是什么？”

陈法医看了片刻，道：“绳子。”

高栋点头：“形状上看，大约是直径不到1公分的纤维绳，你们在现场可有发现遗留的绳子片段？”

陈法医摇摇头：“没有。”

高栋又指着另外一张照片：“你再看这张也是。表明凶手当时带了绳子，并在走路过程中，把绳子踩到了脚下。但事后我们在现场没找到绳子，说明什么？说明凶手把绳子带离现场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答案只可能是绳子是他的犯罪工具！”

陈法医思索片刻，又质疑道：“用绳子伪造自杀现场，山坡上只有凶手一个人的脚印，邵局确实是从山坡上掉下去摔死的，那么结果

只有一个，凶手先把邵局放到悬崖下，回到山坡抛下绳子，再用绳子系住邵局，回头重新来到山坡上，把人拉起来，拉到山坡上后，再解开绳子，让人掉下去。”

高栋点点头：“山上脚印可以判断出，凶手上过山也下过山，并且发生了几次。他为什么要上山又下山多次？就是因为他没办法一次性完成邵小兵的自杀，必须来回多次。”

陈法医道：“可是这跟脚印的重量不一样，邵局体重一百六十多斤，不光一个人根本拉不动，即使拉得动，留在山坡上的脚印所有人体重恐怕要在三百斤左右了，这与鉴定结果不符。”

高栋皱皱眉，琢磨道：“这倒是个难题，对了，有没有办法伪造脚印的重量？譬如实际重三百斤，通过某种办法伪造，让你们的鉴定结果显示脚印所有人体重在 一百四到一百六之间，相当于少了一半？

陈法医摇摇头：“不可能，除非他有四条腿。”

高栋闭上了嘴，世上没有四条腿的人，可见他的推断有问题。

陈法医想了想，又继续道：“我觉得关键问题不是伪造脚印的重量，而是凶手怎么把邵局拉上来。一百六十多斤的重量没人拉得动，何况要拉高二十多米呢。”

高栋叹口气：“是啊，如果邵小兵不是个胖子，体重一百斤还有可能拉得起来。——等等……”高栋突然停止了说话，过了半晌，睁大眼睛道，“如果邵小兵不是个胖子，如果邵小兵不是个胖子！绳子，铁钩……”

“老大，你想到什么了？”

“我想到一个办法是可行的，对了，物鉴科去年考进来一个结构力学的硕士叫什么来着？”

“叫郭杰。”

“对，就是那个郭杰，你把他叫过来。”

“叫他？他就是公考总成绩第一招进来的，工作才一年多，经验缺乏，专业能力不够，脚印鉴定的工作我是联系学校做的，和他没关系啊。”

高栋连连点头：“我知道的，可我们这儿力学出身的就他一个，你快叫过来，我有问题问他。”

很快，陈法医带着一个戴黑框眼镜，一脸书呆子气的年轻警察进来。

高栋马上问：“小郭，你是学力学的吧？”

这个物鉴科资历最轻的小警察，从警以来都没和高栋讲过几句话，如今被高栋亲自叫到跟前问话，诚惶诚恐地回答：“我大学本科是土木工程的，硕士方向是结构力学，去年考进公务员的。”

高栋道：“行，我给你出道题目。现在你站在二十米高的悬崖上，悬崖下面有个一百六十斤重的物体，你有一根绳子，你有什么办法把这物体拉上来？”

郭杰想了好久，谨慎道：“直……直接拉上来不可以吗？”

高栋顿时一脸失望，陈法医撇了撇嘴，一百六十斤的东西你拉得动，你当自己是起吊机？这家伙就是一脸的书生气，还来当刑警？

高栋咂了下嘴，控制情绪道：“兄弟，一百六十斤重的东西你拉不动。”

郭杰脸涨得通红，思索再三，道：“光……光靠一根绳子只能直接拉呀。”

高栋道：“除了绳子外，你可以再添加其他工具，除了机械设备。”

郭杰马上回答：“那就简单了，用滑轮装置。”

“滑轮装置？”陈法医脸上露出了惊讶。

高栋却似乎一切在他意料之内，满意地笑了笑，道：“你继续说。”

“只要一个动滑轮，能够让所需的力气减少一半，就是八十斤了。当然，如果再加一个定滑轮，就是说一个定滑轮加一个动滑轮的组合，能让施力变为三分之一，相当于只用拉起五十斤重的力就可以了。”

高栋拿起一支笔，递给他：“把你说的动滑轮和定滑轮的组合画到黑板上。”

很快，郭杰在黑板上画好了，高栋笑着点点头，道：“那行，你先去忙你的吧。”

打发郭杰走后，高栋和陈法医都看着黑板上的滑轮装置。

黑板上，顶端是一个铁钩挂着一个定滑轮，定滑轮下方是一个动滑轮，动滑轮中心引出一条绳子，向上绕过定滑轮，再向下绕过动滑轮，最后牵引向上。动滑轮下方，挂着一个重物，相当于这个重物是由三根绳子同时拉着，每根绳子所需的力仅是三分之一。

这样一来，就能只花三分之一的力气，把邵小兵这个重一百六十多斤的胖子拉起来了。

高栋笑着看着陈法医，道：“这办法怎么样？”

陈法医连连点头，瞬时拍个马屁：“老大，这怎么被你想到的？太厉害了。”

高栋道：“还是受你刚才那句话启发，关键难题不是凶手如何伪造脚印的重量，而是他怎么才能把一百六十多斤的邵小兵拉高二十米。照片里发现了绳索的痕迹，悬崖边缘处钉着一个铁钩，我自然就想到以前中学学过的滑轮装置。不过都过去二十年了，我差不多早忘了，只能叫来你下面那个书呆子问仔细。”

陈法医道：“这个办法确实可行，我从警几十年，还从未见过这样设计自杀的情景。”

“咱们再查下照片，如果凶手真是用这招，说不定他安装滑轮时，把滑轮放地上，或许会留下压痕。”

很快，两人仔细找寻照片中的痕迹，在一张悬崖旁的照片里，发现了一小截圆弧形的压痕。

陈法医看着照片道：“压痕很浅，看不出是不是滑轮压的。”

高栋道：“压痕的弧度很圆滑，应该不是挪开石头留下的，而是滑轮。如果真是滑轮留下的压痕的话，那么这滑轮大概直径在二十公分左右。山坡高二十多米，他用定滑轮和动滑轮的组合，所用的力是三分之一，需要的绳子长度是三倍，也就是绳子至少有六十多米。”

陈法医点点头。

高栋继续道：“咱们来推算一下凶手的实际体重，凶手站在山坡上拉绳子，需要五十多斤的力。但凶手应该是把绳子贴着铁钩拉的，施加的力是斜向下，而不是完全的垂直作用力。也就是说，五十多斤的重量一部分分摊到了水平作用力上，一部分分摊到垂直作用力，形成了脚印的重量。从正常人站在山上拉绳子的角度判断，五十多斤的力分摊到垂直作用力，大约有二十到三十斤。所以我估计凶手的体重可能在一百三十斤左右。”

陈法医点点头，道：“至于其他的脚印，重量与邵小兵的体重符合，是因为凶手上山时，他带着滑轮和六十多米绳子的重量。”

高栋道：“那你有没有想过，凶手上山时带着东西，体重鉴定结果与邵小兵相符，但他不是所有时间内都拿着东西的，为什么所有脚印的体重鉴定结果是一致的呢？”

陈法医思索下，不解摇摇头，道：“这是个矛盾点。”

高栋道：“这表明，凶手放下滑轮和绳子后，一定拿起了身旁的石头，来保证自己所有脚印的体重基本一致。”

陈法医吃惊地张大嘴：“这……这都能想到吗？这是什么凶手？”

高栋道：“凶手选择让邵小兵自杀的地方，不挑在其他地方，偏偏挑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脚印能够得到最好保存，让我们有足够证据认定是自杀。他故意把脚印留给我们，自然是考虑到了我们警方会对脚印进行的各项鉴定工作。”

高栋拿起电话，叫来江伟，把分析结果和他沟通一遍后，吩咐他马上派人去调查邵小兵案发前一段时间内，全县范围内哪家店出售了至少六十多米长的绳子，还有最近有没有人买过滑轮。

高栋知道，宁县是沿海渔业大县，这种直径的绳子和滑轮在渔船上用得很多，这种店也很多，调查需要颇费一些功夫，但现在这是最直接的办法了。

打发两人走后，高栋坐在椅子上重整了一番思路。

凶手的身高在171到175之间，真实体重在130斤左右，监控上判断此人是个中青年，具体年纪不详。

邵小兵案子中，尽管凶手匪夷所思地用了滑轮装置来制造自杀假象，但他细节不可能百分百尽善尽美。譬如他脚下踩到过绳子，他把滑轮放在地上时，留下一小段圆弧的压痕。当然，如果不是想到了滑轮装置，面对这一小段若有若无的压痕，高栋只会以为旁边踢开了块石头留下的，根本不会格外注意到。

邵小兵的自杀伪造过程已经基本清晰了。

凶手大概是先控制住了邵小兵，应该用捆绑的方法，把他放在了悬崖下，再来到山坡上，挂好滑轮，放下绳子。再回到悬崖下，把绳子系住邵小兵。又重新回到悬崖上，把邵小兵拉起后，剪开绳子，让他自由落体。最后，收拾完一切走人。

如果剧本真是这样，那么邵小兵的车子最后出现在一公里外也有了解释。

两个滑轮和至少六十米长的绳子不可能是凶手随身带的，一定是控制住邵小兵后，开车前往沙滩中途拿的。此前已经分析出凶手有一

辆车，那么凶手一定是把这些犯罪工具事先放车里，开着邵小兵车子的中途，下车到自己车上拿犯罪工具。

在沙滩安排完一切后，凶手带着滑轮和绳子离开现场。

如果凶手的车辆事先是停在沙滩附近的，他没必要开邵小兵的车子，直接把犯罪工具拿回车里离开就行了。所以凶手的车辆一定是停在离沙滩很远的地方，滑轮和绳子这么多东西凶手没办法直接拿在手上走回去，所以重新坐上邵小兵的车里，驶离到一公里外的地方。

但是村庄所在位置，和来时的路线是相反的，证明凶手的车子不在村庄附近。

那么凶手自然也不会拿着这么多东西，从村庄走回到车子处。

如果这一切的推理是正确的，一定，凶手一定把犯罪工具扔在村庄附近！

事后第二天警方就调查了村庄，凶手应该不敢回到村庄拿走犯罪工具，因为那样做风险很高。

高栋想了想，马上决定派人到村里去问仔细，并在村庄附近仔细找寻，只要找到了犯罪工具，那么这一切的推理就完整了。

他把凶手在邵小兵案中的整个犯罪经过思索了一遍，凶手在犯罪细节的处理上已经无可挑剔了。譬如在山坡上挂好滑轮和绳子后，凶手甚至会想到拿起身旁的石头下山，使根据他所有的脚印进行的体重鉴定结果基本一致。

可他千算万算，实际操作过程中，至少六十多米的绳子依然不小心踩到过。

仅此一个瑕疵，但，这就是突破口！

思绪回到胡海平被石板砸死的案子上来，尽管高栋还没想明白凶手是怎么控制石板掉下去的，但显然石板掉落的时间是经过精确计算。

一个是自由落体，一个是滑轮装置。

高栋眼神寒光一闪，凶手的物理力学知识可真是学得扎实啊！



第五十五章

第二天中午，县局民警就来向高栋报告，村里一户人家前几天捡到了两个滑轮和一根长绳。两个滑轮是同样大小的，直径都在二十多公分，是渔船作业上常用的滑轮。而长绳足有八十多米，是渔船上用的绿色的化纤绳，牢度极高。那个村民是在村口的一个堆着垃圾的滩涂地上捡到的。

高栋兴奋异常，在江伟面前大大褒奖了一番县局刑侦队的工作效率。

这一结果和他的推理完全吻合，证明了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一切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山坡上只有凶手一个人的脚印，邵小兵却能跳崖自杀的“不可能犯罪”。让这一切都得到合理解释的，就是凶手留下了钉在悬崖里的铁钩，以及脚下不小心踩住绳子留下的绳印。除了用滑轮装置，没有其他办法实现这起“不可能犯罪”。

你犯罪的计划再完美，实施起来不可能百分百如想象中一样。铁钩深深钉进了悬崖里，很难拿走。操作八十多米长的绳子，加上半夜天黑，不可避免会踩到。

虽然其他细节处理得很细致，但失误只要有一个，哪怕一个，足够让警方翻盘了。

这一天，整个专案组军心大振。这滑轮和绳子他们一看就知道是渔业用具，要去渔业用品店购买。

于是高栋马上安排大量警力，去全县的渔业用品店查。县城并不靠海，县城内基本没什么渔业用品店，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一个石滩镇是全国闻名的渔港，镇上有几千艘渔船，几万个渔民，那里的渔业用品店多得不可胜数。

这一回警方的运气出奇得好，在当天晚上就有了消息，这两个滑轮和绳子是二十来天前石滩镇上的一家渔业用品店出售的。

之所以老板记得这笔生意，因为平常他们店都是渔民和一些渔船上的打工仔来买东西的，而那一次，来的是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大约三十岁光景，他对渔船上的用品叫不出准确的名字，只是比画着说要买滑轮和网绳，老板问他要买什么型号的滑轮，他叫不出来，只是让老板拿几个出来看看，后来选中了二十几公分的，买了两个，并且买了足足八十多米的绳子。

对于此人的相貌，老板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并且说的是县城一带的方言。宁县县城在北面，石滩镇是第二大镇，在南面，南面和北面的方言是不同的。老板还记得此人开车来的，但具体什么类型的车，记不清了。

唯一的遗憾是店里没监控，店外路上附近也找不到监控。

尽管还不知道此人的外貌，开什么车，但今天的调查已经把范围大大缩小了。

此人是县城周边的人，年纪三十岁左右，身高171到175之间，体重约130斤，有车，理工科出身，力学知识记得很牢，并且很可能会进行微积分计算。

高栋心里细细想象着凶手的整体轮廓，一个三十岁的人还记得微积分，会是什么身份呢？

教师，非常可能。但县城附近中小学所有三十岁左右的男教师合起来至少有个三四百人，理工科的也至少有两三百人，排查工作没办法做。

工程师，也很有可能。但哪些单位有工程师更难统计。

也许是硕士或博士刚毕业的家伙，这类人毕业不久，自然也会这些知识。

当然，说不定凶手不是上述三类人中的任何一个，可能在读书时，知识学得特别牢固，过个几年也还记得呢。

暂时还没办法完全把凶手轮廓清晰勾勒出来，但高栋知道现在已经很接近了，只差最后一步。

他忙下令把凶手特征对应到和胡海平、邵小兵相识的所有人中，一个个对号入座进行排查，只要找到相似度的家伙，立刻重点排查。

现在，主要的谜题还剩两个。

一个是邵小兵老婆去哪儿了？她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始终没有任何线索。即便邵小兵“被自杀”的过程分析得清楚透亮了，似乎跟他老婆消失毫无瓜葛。这其中还有什么未解的关键线索呢？

另一个问题是，邵小兵家里当天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仅有的证据是少了一个沙发坐垫，相隔一个坐垫下被匕首扎了几刀，邵聪说金条少了三根，旁边住户那天下午听到爆炸声，晚上听到盘子打翻的声音。这几条线索哪些是和案件有关，又有怎样的关联程度呢？

如果把这个问题也弄明白了，高栋相信凶手的身份也完全呼之欲出了。

好吧，明天一早再去趟邵小兵家里查询一番。

两天后就是元旦了，过完元旦，市里上回散步的事也处理差不多了，省厅和部里就要给他施压了，时间所剩无几，得尽快抓出凶手才行。

高栋叹了口气，同时也咬了咬牙。



第五十六章

第二天一早，高栋带着法医组的成员再度来到邵小兵家中。

之前高栋已经吩咐过其他警员，继续看护邵小兵家中现场，让邵聪清理完家中财物，暂时住到亲戚家去。今天高栋可能还有些问题要问邵聪，所以让他到家等候。

上回邵聪跟高栋顶嘴，引得他大发雷霆后，县局早就有人跑去邵小兵家族说话，委婉地透露高栋这个人脾气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好，他岳父是市政法委正书记，上面都有人，关系绝非邵家可比。前几年高栋还是市局处长时，有回下基层办案，当地一位副县长不晓得高栋背景，当众没给他面子，结果不到半年被双规，据说是高栋下的黑手。邵小兵活着的时候，尚且不时讨好高栋，江伟更是对他唯命是从，县局几个相关单位对高栋的任务指派不敢丝毫马虎，如今邵小兵已死，邵聪上回还斥责高栋，现在高栋专注破案没心思计较，但以后破案后高栋来个秋后算账，邵家的把柄这么多，他如果想干什么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就算邵家上面也有人，可高栋又不怕邵家的这点关系。而且高栋业务水平高超，省市两级都对他仕途的未来行情一致看涨，好些表面级别比高栋高的领导这几年都来主动拉近关系，万一高栋几年后到省里甚至更高级别担任要职，铁了心要对付邵家，那就糟透了。

邵聪经家族中人提点，幡然醒悟，对当日的冒失深感后悔，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赶到家门口，给看守自家楼下的警察送烟，希企为自己说好话。

高栋人马一下车，一名看守的警察就上来道：“老大，邵聪按你的吩咐，一早就到了。”

高栋点点头，没说什么，径直朝单元楼走去。

门外候着的邵聪马上跑上前，满脸笑容讨好：“高局，对不起，我年纪小，父亲刚去世，母亲又失踪，前几天情绪差，出言冒失，恳

请你原谅。”

高栋冷笑一声，随即伸出手拍拍他的肩，道：“没事，我理解，上楼吧，等下或许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邵聪顿时一阵感激涕零，连忙跟着高栋上楼，主动开关电梯，迎接高栋进出。

打开房门，现场一切都如上回一般保存完好。

高栋扫视几眼，对邵聪道：“上回让你瞧瞧家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看出什么了吗？”

邵聪指着沙发：“那里少了个坐垫，隔一个坐垫的沙发下面破了，听刑警说是被匕首扎破的。”

高栋点点头，看向陈法医道：“坐垫少了一个是重大疑点，看来问题还是出在沙发上。”

陈法医走过去，把另外两个坐垫都拿起来，指着另一头扎洞的地方道：“可是我这边除了判断是匕首扎的洞外，其他线索都查不到。”

“里面的填充物拆开来看过也没问题？”

“看了，填充物完好。倒是另个沙发也有个破口，但鉴定结果和案件无关。”

“是这排沙发？”高栋指着这套L形沙发另一边上的一排四座沙发，这排沙发正对着房屋的门口。

“那里下面有个指甲盖大小的破口，应该是过去弄破的。”

陈法医搬开四座沙发的第二个坐垫，下面靠里位置有一个拇指盖大小的地方用黑色胶带纸贴着。在这套黑色的真皮沙发上，贴着一块拇指盖大小的黑色胶带纸，一时间还不容易发现。此时胶带纸半敞开，显然是警方此前撕开调查过。

高栋走过去，戴上一副胶皮手套，小心地撕开胶带纸，放到一边，随后手指伸进洞里，掏了一阵后，挖出一块小海绵，这就是沙发基座里的主要填充材料。

高栋看了眼邵聪，道：“你家沙发这里原来就有这个小洞吗？”

邵聪茫然摇头：“我不知道，也许有吧，但这种小事我爸妈也不会告诉我。”

高栋想了想，问陈法医：“这块黑色胶带纸好像是装修用的那种吧？”

“对，修水管也用这个。”

“你认为这跟案子无关？”

陈法医犹豫着回答：“嗯……想不出能和案子有关。”

“这里的填充物也没发现问题吗？”

“我们挖了几块海绵带回去，没鉴定出有问题。”

高栋想了想，道：“这房间里你们有找到黑色胶带纸吗？”

“这……这没找过。”

高栋转头问邵聪：“你家一般家里的工具箱放哪儿？”

邵聪马上跑进厕所旁边的杂物间，搬出一个工具箱，打开道：“都在这里。”

高栋朝里面打量，那儿放着榔头、钳子等五金工具，一旁，还放着一卷黑色的胶带纸。

高栋拿起这卷胶带纸，看了一下，和沙发上的胶带纸是一样的。随即，他拿起贴洞的那片指甲盖大小的胶带纸，比对到手里的这卷上，看了几眼，面色悚然动容，随即面容恢复正常，打发邵聪先离开屋子，他和法医还要进一步勘测。

等邵聪走后，高栋道：“老陈，你看，贴洞的这块胶带纸和这卷胶带纸的切口完全吻合！”

陈法医看了几眼，点头道：“是的，完全吻合。”

高栋盯着他的眼睛，道：“也就是说，这卷胶带纸，上一回使用的时候，正是撕下了这一小截，贴到了沙发的洞上。”

“是的，可是这……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吧。”

“你不觉得巧合了点吗？”

“什么巧合？”

“问题就是沙发上。这房子里一切完好，唯独沙发少了个坐垫，并且有几个匕首扎破的洞，我们的调查重点自然而然就落到了少一个坐垫和几个洞上。但除了这两个以外，沙发还有个指甲盖大小的洞，这点过去一直被我们认为与案件无关，基本无视它的存在。沙发上面，平时一直放着真皮坐垫，如果有意外损伤，也是坐垫弄破了，坐垫下的部分怎么会弄破呢？并且，这个破口不是沙发刚买来时就有的，如果沙发买来就有个破口，主人一开始没发现，后来看到了，邵小兵贴个胶带纸，这不奇怪。但这个胶带纸是上一回使用这卷胶带纸时使用的，也就是说，破口的产生是在最近一次使用胶带纸的时候。”

高栋冷笑一声，继续说：“王宝国案，是不是那个凶手干的，我没有证据，不发表评价。但胡海平和邵小兵案，随着这几天调查的深入，通过分析作案的手法和风格，我有足够信心判断来自同一个人。要制造一起高质量的谋杀案，必须涉及处理犯罪证据，一般的证据很容易处理，譬如防止留指纹可以戴手套，防止留脚印可以擦拭地板。但有些犯罪证据，凶手是没办法清理的，必然会留在犯罪现场。这时候就是考验凶手的智慧了。最好的处理犯罪证据的办法，是伪造新的证据，让警方注意力都被凶手刻意伪造的证据吸引，而忽略那本该和案件牢牢相关的证据。譬如胡海平案子中，石板明明是六楼掉下来的，凶手偏偏在五楼涂玻璃胶。邵小兵案子里，凶手偏偏在山上留下清晰的脚印。不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对手有个习惯，我们轻易获得的线索，都是他想让我们发现的，目的在于隐藏真正的证据。”

高栋顿了顿，继续道：“咱们回到这套沙发上，进这房子我们第一时间掌握的线索就是沙发少了个坐垫以及被匕首扎了几个洞。按照凶手前几次的犯罪习惯，我们这么容易得到的证据，一定是他伪造的，是他希望我们去查的。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忽略了他真正犯罪中所留下的证据。沙发坐垫下居然破了一个小洞，用胶带纸贴着，这胶带纸又偏偏是最近一次被从胶带卷撕下的。不妨大胆假设一下，这个洞是凶手留下的，并且他没有其他办法掩盖这个洞的存在。”

高栋指着这个指甲盖大小的洞，道：“你看洞的边缘，是剪刀剪出来的，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洞破损面积更小，有人把洞破损的一圈边缘剪掉了，然后用胶带纸贴上去。”

陈法医缓缓点头，依然皱着眉，不解道：“可是这么个洞，就算确实是凶手留下的，但和案件能有什么关系呢？”

高栋笑了笑：“是啊，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基于凶手的立场考虑问题。凶手意外弄破了沙发，又不想被我们察觉异常，于是用胶带纸补了。可是为何偏偏拿走了一个坐垫，又在另一处坐垫下方用匕首扎洞，这样岂不是更显得异常吗？假设这个洞，是匕首或其他利器弄破的，他没必要补了这个洞，又用匕首去额外扎另几个洞。唯一的答案就是，这个洞不是普通凶器弄出来的。”

陈法医看着高栋，过了半晌，缓缓张口：“枪？”

高栋点点头：“记得隔壁邻居当天下午听到过一声爆炸声吗？过去只是怀疑凶手可能有枪，但毕竟枪击案在我们市发生得很少，通常打架斗殴只是用气枪，谋杀命案中用枪极其少有。所以我一直不敢下定论。现在你看这个洞，如果这个洞是凶手弄出来的，那么唯一解释就是凶手开过枪了。如此，这套沙发的所有疑点都很好解释了。坐垫下方有洞，必然是子弹经过了坐垫，这坐垫如果留着，百分百能被我们鉴定出发生过枪击案，所以凶手拿走了那个被枪击的坐垫，换上一个旁边那排三座沙发的一个坐垫。又在三座沙发那里用匕首扎洞，让我们重点去调查三座沙发。又用胶带纸补好了枪洞，让我们忽视了真正问题是在这排四座沙发上。这个洞周围边缘为何用剪刀修过？因为子弹射入时，必然会灼烧真皮边缘部分。”

陈法医睁大眼睛道：“这么说来，子弹还在沙发里？”

高栋不置可否：“未必，子弹经过了坐垫再穿入沙发，力度有限，应该射不到底下，可能只是陷在海绵里，凶手把海绵和子弹挖走了。”

陈法医跟高栋商量了一下，又去跟门外的邵聪打个招呼，要剪破沙发，邵聪自然应允。

很快，陈法医剪破了沙发，仔细找寻一番，并未发现子弹。

高栋不以为意道：“很正常，沙发基座的海绵是否少了几块我们也看不出，既然没找到子弹，那么自然是被凶手拿走了。”

陈法医想了想，又皱眉道：“老大，这个解释确实能把房子里所有疑点都讲通了，但还有个疑点，隔壁邻居一共只听到一声爆炸声，说明只开了一枪，这一枪又开在了沙发里，但邵小兵夫妇两人都被凶手制服了，这很难做到吧？”

高栋点点头：“邵小兵是晚上回家的，当时只听到盘子打翻的声音，没再听到爆炸声——当然，可能开枪裹着毛巾，声音没让旁边人听到。也可能是凶手和他发生搏斗，在枪的威胁下制服住了人。至于邵小兵老婆，当天下午她在家，并且凶手开了一枪，既然凶手都敢开枪了，如果一枪没击中，此时换成任何一个人当凶手，都会继续开第二枪，防止计划失败。但现场只有一次枪声，表明这一枪命中了。”

“可是如果这枪命中了，那怎么可能继续击穿沙发坐垫，还穿入沙发里面呢？”

“你是说枪械没这么大威力？”

“对。”

高栋摇摇头：“仿真枪当然威力没这么大，不过你想过没有，如果是真枪呢？”

陈法医张了张嘴：“民间……民间很少有真枪的吧，并且这种威力的枪的型号没几款。”

高栋道：“对，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有这威力的枪的型号，国内最多的就是五四式。胡海平和邵小兵都是一把手，如果是我们体制内的人干的呢？”

陈法医顿时大惊。

高栋道：“沙发上这个洞，显然不是凶手之前计划内的，如果是他计划内的，就会自备黑色胶带纸，而不会使用邵小兵家里的胶带纸。错就错在他疏忽了一点，他直接切下胶带纸，并未处理胶带卷上的缺口，这才使我看出这个洞的疑点，才知道这个洞是在胶带纸上一回使用的时候贴上的，才使我觉得这太巧合了。凶手百密一疏，尽管是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够我们抓住他把柄了。咱们接下来，要最快速度查清全县范围内的警械保管情况，重点是子弹数目，要一一确认清楚，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成为特例不检查。”



第五十七章

明天就是元旦，高栋知道，元旦是个分水岭，一旦假期过后，市局的散步事件将彻底烟消云散，上级领导自然会向他施压，政治对手也会趁机向他发难。仕途与破案牢牢捆绑到一起，他倍感压力。

做到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加上他丈人的权势，早已不是当官为钱财的阶段了。

不用说他，就拿邵小兵这位县局的局长来说，虽然邵小兵妹夫是县里第二富，又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但邵家家族中，邵小兵永远是领头人。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有很多，但有权解决不了的事就很少了。商人赚再多的钱，在更高的领导看来，只是社会财富权且寄存在你这儿，如果得罪了人，随时有办法把你收拾。

高栋是个普通老百姓眼里级别很高的官了，可他依旧想往上走。丝毫不是为了财富，而是权力、实力和面子。

可仕途这条道上的政治对手很多，他风光时，大家都来依附，不仅因为他现在有实权，更看重他是省市公认最有潜力的年轻官员。他还不到四十岁，正是最黄金年纪，一旦政绩再添几笔，就能更进一步。

可现在，这串公检法一把手全部殒命的案子，实在把他逼到了绝无仅有的窘境。

线索虽然很明确，凶手的整体轮廓已经很清晰，他知道案子迟早能破了，即便暂时没有凶手的直接线索，但根据整体轮廓区分出来的凶手所在人群，逐一排查也是几个月内的事。

最多三个月，此案必破。

但他等不起。

三个月太久，他在宁县耗不起。省市两级拖不起。政治对手更不会给他三个月的时间。

他只能寄望好运气来临，快速排查出凶手。

好运气真的来了，这个元旦前的最后一天早晨，江伟跑来告诉他：“老大，警械排查结果，叶援朝少了两颗子弹。”

高栋眼睛微眯了一下，冷声问：“给他配的什么枪？”

“五四式。”

高栋拳头微微收紧，道：“叶援朝现在在哪儿？”

“还在他们派出所里，今早我们县局两个负责此次排查工作的民警到他们派出所，全所所有人员当面拿出警械确认，叶援朝少了两颗子弹，他说应该在家里，他先回去拿。我的人先打电话来说明下情况，等下陪他一起去。”

高栋冷笑一声：“好，如果他家找不到子弹，直接把他带到局里，我要跟他好好聊一聊了。”

“不会……不会真是老叶干的吧，可他有不在场证明啊。”

高栋冷哼一声：“真铁了心要犯罪，这些都可以伪造，当然，说不定他还有同伙呢。这些暂且不用下结论，等他们的调查结果吧。”

五分钟后，江伟脸色青白地跑进办公室，颤声道：“老……老大，叶援朝……叶援朝当街开枪自杀了。”

“怎……怎么会这样！”高栋顿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倒退两步，扶住办公桌才站住，“当……当街开枪自杀？”他倒吸一口冷气。

江伟结巴地说：“我……我看我们还是先过去吧。”

高栋强咬住牙关，点点头：“只能先过去了。”案子还没破，嫌犯刚有了点苗头，居然当街开枪自杀，一个警察闹出当街开枪自杀，

这是多轰动的新闻，他这个负责统筹宁县工作的专案组组长，该如何面对上级问询？高栋瞬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派出所门口，简直人山人海，整条路都堵住了。高栋车子开不进来，老远就停下，在民警簇拥下挤过围观群众，穿入封锁线内。

封锁线前后拉了几十米，警察肩并肩站在一起组成人墙，禁止围观人群靠近。

现场中央，叶援朝躺在地上，太阳穴一个黑洞，另一侧头颅也有个洞，是自杀时子弹穿过颅骨留下的，地上有一小摊血。

派出所所长一见高栋和江伟过来，连忙跑上去道：“高……高局……”

他还没把话说完，高栋就打断道：“尸体怎么还放着？”

“法医还没来，等……等验尸。”

“验个屁！”高栋冷声道，“赶紧清理现场，快！”

一声令下，身旁一干警察连忙行动起来，拿出塑料布赶紧把叶援朝尸体裹了抬走，其他人纷纷返回派出所里打水冲地。

高栋脸色极其难看，咬牙把负责这次警械排查的两名当值警察叫过来，怒问：“怎么回事！怎么会让叶援朝死了！”

两人吓得脸色铁青，一句话都不敢说。

“快说！”高栋咬紧着牙齿，似乎要吃人的模样。

旁边的江伟连忙跟他的手下说：“愣着干吗，还不快说。”

其中一人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报告：“是……是这样的。我们到派出所后，按照要求，集合所有配备警械的警务人员，一起拿出所有警械进行确认。叶援朝登记在册的一共有五颗子弹，这次他只拿出了三颗，说还有两颗大概放家里。我就先出来跟局里打电话汇报情况，局……局里同意我们陪他一起回家去拿。后来，叶援朝借口上厕

所，我们在会议室等他，没……没想到，他跑出去了，马上……马上就外面传来一声枪响，就……就这样了。”

高栋怒喝：“你们发现他少了两颗子弹，居然还让他拿着枪？干吗不当场收了她的枪？”

“这……这没有先例，我们……我们没权力收他的枪。”

一旁江伟小心地帮他手下开脱：“原本……原本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他们俩不是刑警，不知道案情，叶援朝少了两颗子弹，也……也没理由当场收了她的枪。”

高栋冷哼一声，又吐了口气，心知事情已经发生，怪这两个家伙也没用，叶援朝当街开枪自杀，实在没比这更糟糕的事了，不用想也知道，旁边那些围观的当地老百姓中，此刻一定是各种流言、小道消息满街飞了。今天的事实在闹得太大，刚刚肯定有围观者拍下照片了，这次消息封锁是封不住了，只能马上向上级如实汇报，请求联系新闻主管部门控制媒体报道了。

这回的问责是吃定了，到底怎么善后现在还不好说。

高栋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快速权衡一遍当前情况和未来的事态发展，一方面马上下令布置周边警员如何处理现场事宜，另一方面很快坐车回到县局。现在他需要打好多个电话，发动好多人事关系，做好多事了。



第五十八章

中午，顾远在食堂吃完饭，正坐在办公桌里看着教学期刊，门口两个吃完饭的老师走进，边走边聊：“派出所副所长叶援朝早上当街开枪自杀了，你知道吗？”

“是吗，怎么回事？”另一个教师瞪大了眼睛。

“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反正听说他在派出所门口，直接掏枪自杀的。当时街上有好多人，听到一声枪响，都原地愣了几秒，随后转头去看时，看到他直挺挺倒了下去。”

“唔……咱们县越来越乱了，前阵子死了好几个当官的，这下连警察都出事了，哦……太乱了……”

两人还在继续说下去，他们没注意到，旁边拿着期刊的那双手正在微微颤抖。

怎么会这样！

怎么突然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丝毫没有任何预兆的结局！

原本他以为事情将逐渐风平浪静，谁知，叶叔会选择当街开枪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

当街开枪自杀？

顾远混乱的头脑中突然像亮起一道闪电，照得通透，惊得他浑身一个激灵。他顷刻间明白叶叔的用意了。“好吧，叶叔牺牲了自己，我绝对不能辜负他！”

为今之计，必须用出最后一个计划了。这个计划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使用，他一度以为再也用不上了，但现在不得不如此了。

好吧，所有人新仇旧恨一起做个了断！

“时间已经不多了，过几天警方彻底处理完叶叔当街开枪自杀的事后，一定会很快怀疑到我，最迟明天必须完成一切了。”

拿着期刊的双手缓缓放下，顾远深呼吸一口，平复情绪，努力让自己的思维恢复清晰。他用力睁了一下眼睛，站起身，来到办公室外，给年级组长刘老师打了个电话：“刘老师，我下午请假去趟医院，反正我就一节课，请方老师代一下。”

“嗯，没关系，你去吧，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吗？”

“最近总是肩膀酸，找朋友挂了专家门诊号，下午去看看。”

“好的。”

挂下电话后，顾远回到办公室，拉开抽屉，里面装着五六部手机，都是几个不太学习的家伙自习课玩手机被他收上来的，准备期末还给他们。看来这回手机不能还给他们了，顾远抱歉地笑了笑，随手把这几个手机都装进包里。

他以最快速度来到学校对面的一家农业银行，取了五万块钱，原本他还想多拿点，但五万以上需要预约，于是他用报纸把钱包裹好，装进自己的单肩包内，返身回到学校，叫出在教室里正学习着的陈翔，来到操场上，对他说：“这学期的奖学金因为上次的事，学校觉得这次不适合评给你，我希望你能理解学校。”

陈翔点点头：“我知道，我完全理解，是我自己不好。”

顾远笑着拍拍他的肩膀，道：“不，你很好，很优秀，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我有个校友，现在是个成功企业家，准备捐一笔钱给学校成立私人奖学金，奖励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我跟他说了你的遭遇，他很是理解，也认为你是个很孝顺懂事的孩子。他想评给你一笔奖学金，但又担心刚出了上回的事，学校方面很难做，所以他私底下给你一笔奖学金，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努力，早日成材回报社会。”

顾远从包里拿出报纸包裹的五万元现金，递给陈翔。

陈翔捧过来一看，顿时惊得张大了嘴：“怎么会这么多！”

顾远笑了笑：“不多，你收好了，不要让其他同学知道，否则说不定心里会有想法了呢。”

陈翔胆怯地摇摇头：“不不，这么大数额的奖学金我不敢收。”

顾远拿出个塑料袋，帮他套好，道：“不多，以后等你读大学了，考取国外大学获得了奖金，那才算多呢。把钱收好了，对了，你妈妈手机号多少，我待会儿跟她联系下说明这件事，要不然她还以为这钱来路不明呢，呵呵。”

陈翔感动得热泪盈眶，把她妈妈的手机号码告诉顾远，又说：“顾老师，您那位校友是谁，我要当面感谢他。”

“呵呵，他是匿名捐赠的，不想让同学知道他名字，平时都在国外，下次如果回国方便的话，我再通知你吧。记着，钱收好了，以后要更用功学习。”

陈翔点点头。

让陈翔回教室后，顾远又来到自己班上，叫出曾慧慧，来到操场上，笑着问了句：“你觉得我是个好老师吗？”

“当然了，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老师！”曾慧慧回答很直接。

顾远摇头笑了笑：“也许吧。我知道咱们班觉得我这个班主任还不错，如果将来换了其他班主任，希望你们也能表现一样好。”

曾慧慧皱眉道：“顾老师，你要调其他班去了？”

顾远笑了笑：“有这个可能吧，我也希望能一直带我们班，我会尽量跟学校争取的。明天就是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你们的高中生涯正式跨过了一半，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

“顾老师，你今天好奇怪。”

“有吗？”顾远哈哈一笑，“总之，在我心里，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学生。”

“你……你这么说，真的要调走了？”曾慧慧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眼睛中都含着泪水了。

“这不还没定吗，”顾远出人意料地伸出手，拭去曾慧慧柔嫩脸颊上的泪水，笑了笑，“回去学习吧，你们是我心中最珍贵的人了。”

曾慧慧认真地点点头。

可是她和陈翔都没听出顾远话语背后那股前所未有的凄凉感。

送走曾慧慧后，顾远柔和的眼神顷刻间一扫而空。

最后的杀戮开始了。



第五十九章

顾远来到学校的物理实验室，拿了几样东西，随后离开了学校。在车子开出学校门口的那一瞬，抬眼望见了校门口写着的“宁县第一中学”。他唏嘘了一瞬间，摇摇头，脚下油门用力踩下去，离开了。

他先去了文具店，买了几个氢气球，随后回到学校附近的教师宿舍，把所需要的东西都整理到一个箱子中，放进车里。又拿出数据线，给一部从学生处收来的手机充了会儿电，随后坐进车里，用这个手机拨出了一个电话：“喂，是江华队长吗？”

“对，你是哪位？”城管队的分队长江华接起手机，发现是个没见过的号码。

“我朋友是市公安局刑侦队的。”

江华的第一反应是遇到骗子了，因为现在专门有诈骗电话说有张法院传票，要你打多少保证金之类的低级骗局，江华不太客气地说了句：“我不认识公安局的啊，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对方突然冷笑了一声，随后道：“你们县公安局局长邵小兵死后，我朋友从他家发现了一些东西。2007年6月12号，有个姓江的人送了三根金条和二十万现金，这手笔有点大了，你说对吧？”

江华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

对方继续说：“陈水根有份尸检报告，写着机械性窒息，上面盖着法医的红章，最后却以酒后溺毙结案，但陈水根肝脏有病，不能喝酒，这份漏洞百出的尸检报告怎么弄出来的，好奇怪吧。”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听不懂没关系，现在邵小兵死了，如果有人想来宁县清场，很多事情说不好的。大概你没想到邵小兵会把尸检鉴定结果的原件保留

下来吧？”其实邵小兵保险箱里的只是他为了将来某天出事自保的复印件，原件早已被他销毁了，顾远这么说，只不过是吓唬他。

江华还是一口咬定不知情：“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江队长，我想你现在一定是误会了，以为我想通过这个威胁你，或者是电话里套你的话。其实如果我真要这么做，何必套你话呢，尸检结果原件交给省公安厅，肯定会翻案的。邵小兵的两份文件现在都在我朋友手里，他偷偷藏起来了，没有上交到市局。我的条件很简单，十万现金，马上把这两份东西都还给你，今天我就在你们县，怎么样？”

那头的江华犹豫了一下，谨慎道：“你是谁？”

“不用问我是谁，也不用管我朋友是哪位。我知道你家跟你们县纪委沈书记关系好，上面也都有人，我朋友只是个普通警察，比不上你们。这事我建议你不要找人托关系处理，如果你想找人调查我们身份，事情闹大了大家都不好过。区区十万对你们家不算什么，对我们是笔很大的钱了，这次交易也仅此一次，我会直接把原件交给你，以后你没见过我，我不认识你，永远不会有瓜葛。怎么样，下午三点，城西安顺路的福田花园我等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最后道：“好吧。”

城西的安顺路是近几年新开发的区块，马路挺宽，旁边有几个零星的小区，大都尚未竣工。他们学校许多教师团购的福田花园一期工程就在这条路上，福田花园刚几个星期前进行了一期项目几个单元楼的验房工作，尚有一些问题要整改，现在物业和其他配套设施尚不完善，小区里有几个工人在绿化带上弄东西，门口保安室只有一个老头儿看着。整个小区没一户人家入住，无东西可偷，自然就不用管什么了。

顾远站在自己套房子的窗户边，朝外看着。他这套房子是沿街

他不担心会被江华识破，因为他所讲的，都是从邵小兵那儿得到的铁证。他也不担心江家会找人联系市局领导，调查打电话的人，这么做对他们的风险很大，就算把这名截留文件、企图敲竹杠的警察挖出来，对方势必会鱼死网破，告到省里江家就很难摆平了。区区十万块钱，对江家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为陈水根的死花了有上百万了。而且地方挑在了大马路上，又是大白天，相信江华做梦也想不到即将见面的陌生人会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他。

很快就要到三点了，顾远看到对面马路上有辆印着“城管执法”字样的车子停下来，马上，他接到电话：“你在哪儿？”

“看到你了，等我一分钟。”

江华坐在车里，左右踟蹰，心里忐忑不安。当初为了狠狠教训陈水根，却不小心直接把他弄死了，他和几个带来的人只能把陈水根扔进水里。后来警察传讯了他，在几天几夜不给睡觉的情况下，无奈招供了当天晚上的事。幸好他爸江盛动用了能动的一切关系，花费大量钱财，在多个单位联合干预的情况下，上级公安认定当事警察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口供不能作准，当事警察被调离到其他岗位，而陈水根一案最终被认定是酒后溺毙了结。知情的几个人都是牵涉此事的，自然守口如瓶，当初所有的鉴定报告也全部作废。他以为这件事就此过去了，又经过几年，一切风平浪静。谁知邵小兵这浑蛋竟然还留了一手。

江华皱眉吸了口气，摸了摸旁边的十万现金，钱倒是小事，希望今天过去，这事算彻底翻过去了吧。

之前他电话跟他爸商量过了，最后两人判断对方也就是个想捞点钱的小警察，如果对方今天能把原件带来，那么给他钱，双方相安无事。如果对方就拿个复印件，还想以后继续威胁勒索，到时只能再求沈书记帮忙处理，找出那个家伙。

这时，他看见一个长相斯文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朝他走过来，来到副驾驶座外，说了句：“我能上车吗？”

江华按开了保险锁，那人自己拉开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上。

“钱带来了吗？”

江华拿出包，拉开让他看一眼。

顾远点点头：“好，那我把东西给你，以后谁也没见过谁。”

顾远一边拉开文件袋，一边眼睛看向后视镜，后面有辆车快开过来了，他看了眼车前，前方没有过来的车。

他慢慢地拿出文件交给江华。这时，后面的那辆车已经超过他们，快速离去了。

“怎么是复印件，原件呢？”江华瞪大了眼，正要抬头，突然眼前出现一块黑色的东西，砰一声，子弹从额头穿过。

顾远为了防止血液溅出，所以没从太阳穴射击，而是选择手弯到他跟前，从额头朝驾驶椅方向射击。

江华已经死了，陈翔，以后你妈卖盐水鸡应该少了很多麻烦了。

顾远笑了笑，又看了旁边都没车，快速把江华尸体从正副驾驶座中间推到后排座椅上去，自己则坐上了驾驶位。



第六十章

晚上六点半，顾远提着一个单肩包来到皇朝花园门外。

这是整个宁县档次最高、安防最严格的小区。皇朝花园的产权方是宁县人民政府，里面共有大约五六十套别墅，清一色住着县里的各方领导。沈孝贤就住在此处，具体的位置叶援朝已经告诉过他了。

顾远相信，今夜就是给一切做了断的时候了！

小区门口，道闸合着，顾远正要走进去，被门口的保安叫住，问道：“你是找人还是做什么？”

“我是老师，来做家访，去公安局曾博局长家，我是他女儿的班主任。”

保安看着这张斯文的脸，并不起疑，态度和蔼地道：“麻烦证件看下，做个登记。”

顾远照做，拿出身份证和教师证，然后在访客的单子上仔细地填表。

如果是一般访客，保安还会通过电子门铃跟具体的住户确认过，同意进入才放行。由于他是老师，有教师证，保安也记得曾博的女儿在读高中，所以并未跟曾博家确认，直接让他进入。不过即便要确认也没关系，这都在顾远的计划内，大不了上她家坐个二十分钟再走也没关系。

顾远顺利地进入皇朝花园，径直来到沈孝贤家门前，按响门铃。

过了一会儿，一个富态的中年妇女走出别墅，来到铁门前，打量他几眼问：“你是哪位？”

“您好，您是沈夫人吧？我是绿湾乡政府的，我今天刚好来县里办事，我们江书记托我带点东西过来给沈书记。”

沈孝贤老婆一听是江盛派来的人，她自然知道江盛跟她家老沈过去是战友，一直关系很密切，江盛逢年过节都来送东西，有时自己来，有时让他儿子江华带，每次都很客气，丝毫没有怀疑，忙笑着开了门，让他进去，边说道：“老沈在里面呢，快请进。老江每次都这么客气，对了，他身体还好吧？”

“挺好的吧。”

“上次不是说他有点肝硬化，要去上海看看，现在怎么样了？”

顾远一惊，他对江盛的一切丝毫不了解，连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哪知道身体状况如何，此时只好道：“江书记说没什么大碍，以后饮食注意些就好了。”

沈孝贤老婆倒没起疑，领他进了别墅，关上门，朝客厅看电视的沈孝贤叫着：“老江又派人来看你，可真有心呢。”

“是吗。”沈孝贤站起身，打量着这个长相斯文的年轻人，笑着招呼，“你叫什么名字啊？”

顾远腼腆地答复着：“我叫顾远。”

“哦，我倒没听老江说过，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就乡政府里面打打杂，跟着江书记混呗。”顾远故作憨厚地笑了笑。

沈孝贤大笑起来：“老江找你来，该不会你是他的准女婿吧？看你这年纪和他女儿很近。”

顾远连连害羞地摇头：“哪有这么好运气呢，在努力，在努力。”

大家相识哈哈一笑，坐下来，一切显得其乐融融。

沈孝贤老婆给他倒了水，他连忙双手客气地接过，似是不经意地问：“沈书记，怎么没见您家公子，明天元旦，他没回来过新年啊？”

沈孝贤道：“他呀，大概再过一小时才回来呢，年纪不小了，每天只知道在外面玩。”

“是吗，那有空也多陪陪你们才行。对了，江书记让我带点东西给你们。”他看了眼两人的位置，沈孝贤就坐在跟前两米远的地方，他老婆在厨房旁边拿糖果准备招待他，距离有点远，他手伸进包里，边说道：“沈夫人，江书记给您也带了点东西，您过来看看？”

沈孝贤老婆闻言走过来，来到跟前时，顾远左手掏出了三根金条。

“金条，这么贵重的东西？”沈孝贤说着，他们俩目光都看向金条。

顾远右手随后摸出了那把从邵小兵处拿的手枪，最快速度跳过去，冲着沈孝贤的额头就是一枪，还没等他老婆反应过来，他急忙一把揪过她的头发，对着她的头也开了一枪。

这里是私家别墅，两栋间相距远，小区内没有闲杂人走动，PPK没有五四手枪声音大，不怕被人听到枪声。

开完这两枪，顾远气喘吁吁地站在原地，看着两具尚在睁大眼睛抽搐的尸体，咬咬牙：“叶叔，就差最后一个了。”

大半个钟头后，沈浩开着自己的豪华座驾来到自家别墅门口，按了门铃，半天没有反应。无奈，他只能自己掏出钥匙开门，把车开进院子停好后，又自己开了自家别墅门，里面一片漆黑。

“搞什么，怎么两个人都不在。”他心里抱怨一句，开了灯朝里走。

刚走出玄关转角，“砰”一声，肚子感到一阵刺痛，还没等他明白过来，一把小巧的手枪指向了他的脑袋。

三小时后，顾远离开了别墅，开的是沈浩的车。小区外面负责保护沈孝贤的刑警做梦也想不到，要保护的对象已经遇害。



第六十一章

今天是元旦，可这不是属于高栋的元旦。

昨天叶援朝当街开枪自杀，影响极度恶劣，他一整天都在忙着打电话处理这前所未有的棘手事件，一夜未睡，头发都白了几根。

元旦过后第一个工作日，他就要去省城向省厅和部里的人汇报情况，这次上头派了好多人，大部分人都拉不上关系，因此极其难处理。

可他还不能停歇，他知道叶援朝虽然死了，但胡海平和邵小兵案的凶手不是他，他势必和凶手有关，否则也不会畏罪自杀了，抓到这真正的凶手才是当务之急。何况，几起案子还有些问题没有调查清楚。

一大早高栋就来到县局，召集专案组所有人员开会。

先是问了张一昂：“叶援朝家里查得怎么样？”

“我们找遍了也没找到子弹，但也没发现其他可疑东西。”

陈法医道：“我们法医组看过叶援朝尸体，他的脚应该穿40码鞋子，不该是41码。”

高栋冷哼一声：“这么说，王宝国就是被叶援朝杀了！当初弄出一堆伪证骗了我们！”

张一昂皱眉道：“当初查他的鞋子都是旧鞋，我们也实在想不到他会去弄来一堆41码的旧鞋欺骗我们。”

高栋冷声道：“王宝国肯定是叶援朝杀的，他当过侦察兵，又干过刑警，有这本事，而且还有目击者看到过类似他的人出现。现在我们通过监控和调查知道，胡海平和邵小兵是一个年纪不大的人杀的，此人不是叶援朝，但一定和叶援朝有关。王宝国案子没用枪，我们是

查邵小兵案子时去查枪的，叶援朝这时候畏罪自杀，显然邵小兵案的枪是他提供的。所以之前叶援朝的一堆旧鞋，很可能是那名同伙给他的。现在叶援朝已死，我们必须全力抓紧捉拿另一名共犯！敢犯这种案子，这名共犯必定和王宝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江伟，昨晚我让你把叶援朝所有亲戚、朋友的关系详详细细调查出来，做得怎么样了？”

江伟道：“我们连夜找了派出所他的同事和他家的多户亲戚做了详细笔录，所有亲属已经调查完整了，这是他的亲属名单。另外他的朋友圈以及社会上的关系，我们还在调查，恐怕需要几天时间。这里是已经调查好的朋友名单。”

高栋接过两份名单，看了亲属名单，皱起了眉头。

名单上，罗列着每个亲戚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与叶援朝的关系、职业单位、受教育情况和部分性格特点。但没有一个人与之前高栋归纳出来的凶手特征完全相符。

随后，他拿起第二份朋友名单，稍瞥了几眼，立刻注意到了名单中间一个叫顾远的名字，因为顾远旁边的职业赫然填着“宁县一中物理老师”。他又看了其他人名，觉得这个顾远的职业跟凶手的特点最接近，连忙问：“这叫顾远的人和叶援朝什么关系？”

江伟脸色尴尬：“我……这刚开会前下面人整理上来的，我还没来得及详细看过。”

高栋不满地瞪他一眼，看后面写着这条信息是派出所指导员提供的，连忙让江伟把这位指导员叫到县局来，必须最快速度。

十五分钟后，这位年纪五十多岁的指导员气喘吁吁地来到办公室，高栋没给他休息时间，立即问：“昨晚你跟他们说的这个顾远是什么人，你现在详细说说。”

指导员面对一屋子的警界高层，略显紧张地说：“他是老叶……不，叶援朝的表侄，没有血缘关系。”

“那怎么会是表侄？”

“我跟叶援朝共事快二十年了，他的事我知道一些。大概十八九年前，叶援朝是县刑侦队的分队长，有一回接到报警，县旁一个村里有人持刀挟持人质。叶援朝赶过去后，得知是一个农村的二流子拿菜刀劫持了自己老婆，屋子里还有个十多岁的男孩。后来知道，这二流子一向在村里游手好闲，整天跟外面女人勾搭，回家又打老婆，打得可狠了，周围人都怕他，也不敢劝。这回大概是他老婆积怨爆发，要带着小孩跟他离婚。谁知他不肯，直接关上门来打，打得非常惨，周围人看不下去了，一起过来劝，这家伙横惯了，谁也不听，还拿刀要砍来劝架的人，无奈旁人只好报警。叶援朝他们赶到后，这家伙知道按当时的环境，他这种行为是要坐牢的，就拿刀架在老婆脖子上，威胁警察走，要不然他就把他老婆杀了。听说这人平时横起来就脑子一根筋，那时火气上头了，叶援朝为了避免激怒他真的杀了他老婆，让其他人退到外面，他一个人推门进去谈判。半小时后，外面人听到几声惨叫，冲进去后，发现他老婆喉咙被割破，血喷出来，没法儿救，很快就死了。叶援朝腿上也被砍了一刀，那次后腿就有毛病，后来调来派出所。而凶手自己的脑袋被菜刀砍烂了。”

高栋不解道：“这人把他老婆杀了，怎么自己脑袋会被砍烂？”

“事后叶援朝说他看到这人情绪失控，对老婆抹脖子，他想救人，上去夺刀，被砍伤了腿，他抓住菜刀夺过来后，本能反应一顿乱砍，把这人杀了。后来公安系统和现场群众都认为叶援朝没有做错，是出于救人需要和正当防卫的本能反应，他还受了嘉奖。”

高栋摸了摸下巴：“你说的这事里面的小孩，就是顾远吧？”

“对，当时大家冲进去时，据说那个小孩坐在父母尸体旁，满脸都是血，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半句话都说不出，谁叫他都没反应。其实我听人说，当时其他刑警也都看出来，凶手根本不是被叶援朝砍死的，而是被凶手自己的小孩砍死的。大概这小孩看到母亲在眼皮底下被他爸爸杀了，又想起每天家中的暴力都是他爸一手造成的，对这男人充满了恨意，所以在杀死他妈的瞬间，夺过菜刀，把他爸活活砍死。按理，这孩子是要被劳教的，叶援朝不忍心，所以自己兜下来，说是自己出于自卫把人杀了。其他刑警队的人知道真相，也知道这孩子本身并没有罪，一切都是家庭逼的，所以都默认了叶援朝的谎言。”

高栋点点头，道：“叶援朝对他的这份恩情，可算很大。后来他们两人有什么联系？”

“顾远父母都死后，由于爷爷奶奶早死了，娘家也不要带他，亲戚没一个肯照应，本来政府打算联系市里面的福利院接收，叶援朝同情他，所以收养了。带回家里住了没几天，听说他老婆天天跟他吵架，说带了个不相干的杀人犯小孩回家，家里还有个女儿，太不安全了，坚决要把他送走。叶援朝不忍告诉顾远实情，大概是顾远自己知道了，很主动地离开他们家，说也不去福利院，自己住校。此后叶援朝不定期给他一些生活费，我听叶援朝说过，这事他老婆也知道，也没说什么。顾远这小孩就从初中、高中、大学一直住校，过年过节要么待学校里，要么自己一个人跑回家里过。总之，此后再也没进过叶家。他读书很用功，成绩也很好，后来还考了浙大，毕业后到一中当老师，最近几年逢年过节都会到派出所给叶援朝买东西，所里很多警察都认识他，除了我们这几个年纪大的，其他人都以为是老叶……不，叶援朝的侄子。”

高栋微眯着眼睛思索片刻，顾远和叶援朝的关系，虽无血缘，恐怕比有血缘更亲了。这种不常见的关系下，协助叶援朝犯罪就说得通了。否则换成普通亲戚朋友，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帮叶援朝杀人。最重要的是他浙大物理系毕业，是物理老师，胡海平和邵小兵案的计谋无疑想得出来。

他点点头，道：“顾远身高大概多少？”

“大约一米七出头。”他用手对着自己比画了下。

高栋点点头，身高和监控中的凶手相符。

“他身材呢？”

“不胖不瘦，匀称。”

“你估计，大约体重多少？”

“总一百三十来斤吧。”

“他有车吗？”

“听叶援朝说他去年买了辆小车。”

高栋思索片刻，马上拿定主意，吩咐张一昂：“把叶援朝手机拿出来，找到这个叫顾远的电话，嗯……不，不这样，今天元旦学校放假，你马上去跟他们学校联系，让他们学校老师打个电话给他，找个借口约到学校，然后带人过去看看，我估计是这家伙八九不离十了。不管能不能确认，都带回来。”

张一昂马上着手去办，几分钟后，回到会议室道：“老大，顾远手机关了。”

“什么？”高栋预感不太好，连忙道，“有他地址吗？”

“有，他住学校旁边的教职工宿舍。”

“江伟，你马上安排人跑去那边，一定，记住，一定要把人给我活着带回来！”

江伟刚离开才过几分钟，就以冲刺的速度跑回办公室，脸色惨白，大声道：“110接到……顾远……顾远打来电话，说……说沈浩，就是沈孝贤儿子，沈浩在他手上，沈孝贤夫妻已经被他杀了。”

高栋豁地从椅子上站起，脚下支撑不住，突然向后跌倒。



第六十二章

身旁众人正要去扶，高栋摆摆手，按住桌子站起。

他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叶援朝昨天会当街开枪自杀：警方仅是查了他的子弹，还不够形成实质证据抓捕他，他为什么会直接畏罪自杀？都敢自杀了，为什么不敢继续在刑警面前演下去，搏一个生机？

现在高栋明白了，叶援朝的自杀是为了通知顾远。

叶援朝很清楚，如果家里也找不到两颗子弹，那么刑侦队肯定会把他带回去审，用一些手段，总能从他嘴里逼问出顾远。而如果他不在派出所门口的大街上开枪自杀，而是把地点选择在派出所或者家里面，按照警方的作风，一定会立即封锁消息，避免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这样一来，顾远就根本不会知道叶援朝已经死了。过不了几天，就会通过叶援朝的人际关系，查出他来。叶援朝只有这么做，只有当街开枪自杀，才会瞬间闹得全县沸腾，不到半天时间，消息在县城都传了个遍。所以才提醒了顾远，马上就会查到他了。于是顾远就狗急跳墙了！

高栋愤恨地咬住嘴唇，脸色惨白，深怪自己昨天只顾着一头忙活叶援朝的善后，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没想到叶援朝开枪自杀的地点大有深意！

他咬咬牙，问：“确定是顾远吗？”

“他……他自己说是顾远。”江伟回答。

高栋皱皱眉，冷静下情绪，道：“他想怎么样？”

“他……他说要跟你通电话，又说过几分钟再打来，就挂了，我们打过去他关机了。”

高栋转身对市局的一名老刑警厉声质问：“三队的这群蠢货不是派人保护沈孝贤的吗！”

那人胆战心惊地回答：“是……应该是的，我……我马上去问。”

高栋看向江伟：“顾远现在在哪儿？”

“不清楚，他手机刚关了，等下只要他一开机，我们马上能定位出他的准确位置。”

高栋冷声道：“好，所有人马上整装待发，准备抓捕工作。江伟，立即派人跟所有辖区派出所、民警站联络，随时准备配合抓人。对了，你找人马上联系学校，问问顾远除了宿舍外，还有哪些住所？另外准备好通信工具，我等他电话。他手机一开机，你这边马上查他位置。”

高栋咬咬牙，心里在说你要真敢再打电话过来，立马抓住你！当然，为以防万一，顾远不会再打来电话。高栋让手下去跟学校要顾远的照片，同时调派武警，封锁全县对外通行道路，所有私家车和中巴车、大巴车都要一一查过，货车也查是否还藏了人。这项工作安排至少要半天时间，不过高栋认为无所谓，顾远如果真想逃，昨天就该逃离宁县了，何必打个电话过来。他暴露自己，说明他还留在宁县。至于绑架了人质，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要求。

总之，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坏地步了，公检法一把手全部被杀，沈孝贤夫妻被杀，凶手叶援朝当街开枪自杀。高栋现在能做的只能是让不出现更坏的情况，那就是人质也死了。

保住人质，抓获顾远，在这一刻，比任何事都重要得多！

高栋命令已下，会议室里所有人连忙跑了出去，各司其职，准备各项抓捕工作。

县城附近所有的派出所、警站在接到命令后全部严正以待，荷枪实弹，坐上警车，等待县局的一声令下。狙击手拿好枪支，谈判专家也脱下警服，换好普通衣服待命。医院救护车联络到位。同时连110警讯中心，三条线路全部高度戒备，一旦接到顾远的电话，要确保第一时间把电话接给高栋。

高栋坐在车里，交握双手，忐忑不安。

这时，接到张一昂电话，道：“老大，顾远宿舍没人。”

高栋很快地回答他：“知道了，你跟江伟联系吧。”他不用想就知道顾远肯定不在宿舍里，准是找个地方躲着了。

这时，车外那名老刑警跑过来，颤声道：“老大……三队他们刚看过了，沈孝贤夫妇在家中被枪杀了。”

“这群蠢货！这群蠢货！”高栋怒不可遏。

“沈孝贤住的小区安保很严，他们每天保护沈孝贤上下班，下班后守在小区外，不知道怎么回事，让顾远溜进小区把人杀了。沈孝贤儿子不属于保护对象，所以怎么会也落顾远手里的，还要调查。”

高栋现在无心理会，只是道：“就这样了，过后再说吧。”

正当这时，高栋耳朵里的对讲机传来县局信息处理中心的声音：“嫌犯手机开机。”

高栋立刻下令：“马上查他位置。”

几秒钟后，信息处理中心回答：“嫌犯目前在城西安顺路上的福田花园里。”

高栋立刻按下对讲机的另一个按钮，下令：“所有人员马上前往安顺路上的福田花园。”关闭通话后，忙问坐在前面副驾驶座上的江伟，“这是什么地方？”

“县城新的开发区，旁边都是些新小区，很多还没建好。”

这时，对讲机里又传来声音：“顾远打来电话了。”

高栋立刻按下通话键：“接给我，时刻盯牢嫌犯位置，有情况和江伟联系。”

信息处理中心转接了电话，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是高栋高局长吗？”

“对，我是高栋，你就是顾远？”

“没错，是我。”

“人质现在怎么样了？”

对方一声冷笑，道：“沈浩呀，情况不太乐观，不妨我让你跟他说几句。”电话那头静默了几秒钟，传来大声的喘息和有气无力的呼救，“救命……救我，救我！我是沈浩，我……我中枪了……求你，求你放过我，求你……”

电话里传来“呜呜”的声音，似乎对方正拿东西堵了沈浩的嘴，随即道：“高局，人质还没死，你听清了吧？”

高栋皱着眉，冷声道：“你想怎么样？”

“给我一条活路，我保证从此隐姓埋名，再也不犯罪了。”

“这……人质受伤了，命在旦夕，你让人质先就医，条件我们可以再谈。”

“人质就医？就医了你们会和我谈条件？”

高栋不假思索道，“你在哪儿？让我们派医生先去救治人质。”

“我在哪儿你们会不知道？”

高栋不想透露他们已经查到他的位置，怕他伤害人质后再逃离，此刻车子尚在半路，还没到那里。忙道：“你应该知道你肯定逃不掉的，全县警察都在抓你，不要再继续了，如果你保证人质安然无恙，我一定保证你是投案自首的，并且保证会在法院审判前，给你做精神鉴定，你一定不会被判死刑。”

“呵呵，”顾远冷笑一声，“如果我相信你的话，那我真该去做精神鉴定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给我一条活路，我保证从此隐姓埋名，再也不犯罪了。”

“我现在答应你，你能信吗？”高栋知道对方可不是单纯的凶手，警方一番忽悠就会投案自首，他这次犯下的罪枪毙十次都够了，忽悠他不会判死刑他压根儿不会信。

谁知，顾远却出人意料地认真回答一句：“只要你答应我，我会信。”

这一番搞得高栋这位经验丰富的人物反而一时接不上话了。

高栋只能劝慰道：“收手吧，你杀的人够多的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到是害死了叶援朝，害了很多，更害了你自己？”

“你想转移话题，突破我心理防线吗？”顾远狡黠地笑了声，“我不是个善于反思自己行为对错的人，发生的事已经无法改变，并且，我不认为是我害了叶叔，而是那些该死的人害了叶叔。如果我没杀人，叶叔也会继续杀人，最后还是会被你们抓到判死刑。只不过，我虽然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却没想到依然改变不了这个结局。但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这么做，因为叶叔的能力不够杀光这几个畜生。等等，不要挂电话，我撒泡尿。”

高栋狠狠咬住牙，心里大骂，他妈的上百个警察来抓你，跟我打电话你还撒泡尿？

高栋关闭通话键，问江伟：“嫌犯还在原地吗？”

“一直没变，手机定位显示他在福田花园二幢一单元，学校刚回复那是教师团购房，顾远买在401。估计他现在就在401的房子里。”

对讲机里传来“啪”一声轻响，似乎是手机放地上的声音，接着传来几声脚步声，不到半分钟，对方声音又传来了，道：“好了，高局，我的条件你能答应吗？”

高栋很恼火，放他一条活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不能激怒他。他不想直接给顾远太大压力，害怕人质再死，他责任就更大了，想尽量稳定住他，拖延更多时间。尽管顾远很聪明，一下就看破他的用意，但有这么多年的刑侦经验，他知道，再聪明的人时间拖得够长，迟早也会心理崩溃，从而投降。

“你听我说，不管怎么样，叶援朝已经死了，这是不能更改的事实，你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了，就放过人质一马，我以我一个副厅级的身份向你担保，一定在审判前为你做精神鉴定，保证你不会被判死刑。”

“我不相信。”

高栋皱眉道：“那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放人？”

“我说过了，给我一条活路，我保证从此隐姓埋名，再也不犯罪了。”

高栋忍气道：“你认为这样可能吗？好吧，你想让我们具体怎么做？”

“我还没想好。”

高栋猜想他现在正处于狗急跳墙的时候，只能慢慢来，便道：“这样，条件我们可以再谈，你先让我们派医生过来给沈浩治疗，行吗？反正人质依然还在你手里，你手里有枪，我们拿你也没办法。”

“这个要求我拒绝，不用想着骗我了，进来的医生肯定是警察，哪个医生敢这么大胆子进来？或者在我开门的时候，突然冲出几个警察，直接把我制服了。不过高局你现在暂时可以放心，人质腹部中枪，暂时还死不了，拖个一两天问题都不大。”

“你知不知道你再这么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对方传来一声轻笑：“高局，你说的这条路我有想过，但其实还有另一条路，杀了人质我自杀。反正到这份儿上了，我放人也是死，多拉个垫背的也好。”

“你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不想活了。”

高栋觉得不好，看样子他很可能杀了人质再自杀，如此一来，人质死了，凶手也死了，这案子他该怎么交差？连忙转换话题问：“你要是死了，你不想想那些关心你的人吗？”

“我没有亲人啊，也没有女朋友。”

“你是老师，如果你学生知道了你杀人的事，他们会怎么想？”

顾远丝毫不为所惑：“别人怎么想跟我有关系？不管我放不放人，学生不都知道我杀了人吗，有区别吗？”

高栋握紧拳头，忍住气，继续转换话题，避免对方情绪失控，问：“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很有才能，你犯下的案子是我从警以来从未见过的，你为什么要替叶援朝杀这么多人？”

“叶叔对我有恩，这是应该的。”



第六十三章

这时，高栋的车队已经在福田小区门口停下，所有警察出了车，一旁江伟给他们下命令，各就各位准备，随后对高栋做手势示意，指出顾远所在房子的位置，是一套沿街房屋。

高栋点了下头，挥挥手示意他去安排，自己则拿着对讲机，站在小区外面顾远家的楼下，继续跟顾远对话：“可你有没有想过，你杀这么多人，犯罪动机太明显了，我们怎么可能不怀疑到叶援朝头上？你这么做反而最终害了他。”

“不不，原本不该是这样的。我并不想杀人，我也想过自己的生活，我只是为了叶叔。叶叔杀了王宝国，我很了解他，他这样一个老好人都被逼得去杀人了，这是怎么样的仇恨呢？他从没做过半点违法的事，我知道，他迈出这一步后，就不想活了，我知道，他肯定要找沈家报仇的。我并不是为了伸张社会正义而去杀人，我只是不想看到叶叔再错下去。所以我设计杀了胡海平，又杀了邵小兵夫妻，这么做，只是为了：一是替叶叔泄恨。二则也希望你们三个案子并案侦查，从而排除叶叔的嫌疑。三是我知道当我连续犯下两起重罪后，叶叔也会想明白，如果再杀了沈家，犯罪动机太明显了，不光他会出事，也必然会牵连出我。我知道那样一来，叶叔就会顾虑到我，放弃报仇。之所以我一直没动沈家分毫，是因为沈家一出事，犯罪动机就彻底出来了，你们肯定要审他。就算我替他顶罪也没用，刚好王宝国被害当天，我在学校值班，你们会查出我有不在场证明，从而还是会查到王宝国是叶叔杀的。我只有这么做，只能这么做才能让叶叔放弃报仇，而我，也能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很不幸，结局不是我设想的美好，我没想到你们会查出邵小兵案我用了枪，从而发现叶叔少了两颗子弹。叶叔当街开枪自杀，昨天中午我就知道消息了，我明白，这是叶叔故意当街开枪自杀，才能让消息传得这么快，这是他用死来提醒我快逃。但都到这一步了，我能跑得了吗？索性把罪魁祸首沈家一锅端了。可惜啊，我运气不好，邵小兵老婆的尸体被你们找到了。”

“邵小兵老婆尸体？我们到现在还找不到。”

“哦？”顾远很意外，“她脑袋中枪了，我以为你们是凭借这点发现邵小兵案用枪了，才去调查警械。看来就是我当时开枪被人听到了。”

“不，这也不是直接原因，我们是经过多条线索联合推断你使用了枪，并且是射击威力很强的枪。”

“那你们真是了不起，我还是低估你们警方的办案能力了。”

高栋继续拖延时间，消耗对方精力：“能告诉我邵小兵老婆尸体你弄哪儿了吗？”

这时，江伟走了过来，表情是有话要说。高栋关闭通话键。

江伟道：“特警已在他家门口安装了窃听器，听清了里面有说话声，肯定人在401里。”

高栋快速问：“防盗门吗？钥匙有吗？”

“物业没钥匙，强冲有困难，考虑到门里可能还反锁着，我怕惊动嫌犯，暂没有动作。狙击手也不好瞄。”

高栋看了眼四周，由于房子是沿街边套，又在四楼，周围近距离内没有制高点，并且401窗户是关着的，狙击手不太好瞄。而防盗门要想破门而入，势必会惊动嫌犯，很容易造成人质和嫌犯双双死亡，思考了一秒，马上道：“上面几个窗户每个都分配狙击手，门外人员暂且不动，一切听我指挥，我先多耗他精力。”

电话那头继续说着：“邵小兵老婆嘛，被我扔海里了。”

高栋重新按开通话键：“扔海里？你扔在哪片海里了？”

“就在沙滩上。”

“怎么可能？我们没找到。”

“难怪，呵呵。”顾远笑了笑，“我抛尸时间是农历十一月初七的凌晨一两点钟，不知道高局知不知道海边潮汐的涨落规律，初七凌

晨的一点到三点，是未来半个月内海平面最低的时候。那时我把车一路朝海滩开，抛下了装有邵小兵老婆尸体的麻袋，随后就开始涨潮了，到你们发现那片沙滩时，麻袋早被海水彻底淹没了。并且麻袋里装着石头，沙滩表层沙子的密度低，并且呈流动状态，海边玩水时，你只要在水里站一分钟，脚就会陷进沙子里去，同样道理，那个麻袋也会越陷越深，不用半天，就会完全陷入沙子里，难怪你们没找到。”

高栋咬咬牙，原来是这样，他们一直怀疑他把尸体扔深水區了，结果几处地方都找不到，他怎么都没想到，顾远会利用农历初七凌晨海平面最低，开车扔到浅水区后，等他们发现沙滩，那里已经成为深水區了。学物理的自然知道潮汐是受地月引力的影响，难怪他会想出这招抛尸的办法。

这时，电话那头又传来一声喇叭响，高栋顿时警觉，凶手显然走到窗户口了。他抬头费力地朝楼上望去，却没看到窗户旁有人站着，看来这小子很警觉，没直接走到窗户口。但高栋又有种说不出的古怪感觉，觉得哪里不对劲，但此刻也没更多时间细想这种感觉。

高栋继续问：“邵小兵的伪造自杀现场，你是不是用了滑轮？”

“这都能被你看透吗？”顾远显得更意外了。

“我们找到了你丢弃的滑轮和绳索。”

“我听叶叔说高局你没有破不了的命案，现在看来，果真如此。看样子，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吧？”

“那倒也没有，我知道胡海平案，你是在六楼用遥控装置把石板推下去的，我想了下，除非是很大的遥控装置，否则也没力道把石板推下去，可我们现场又找不出。”

“不不，这个装置不大，两条绳子，一个遥控弹簧锁就可以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六楼窗外的墙底下有块东西？”

“看到了，肯定是你留下的。”

“我把弹簧锁扣在那块东西上，弹簧锁上引出两条绳子，绳子一头是个L形角铁片，这两块角铁片分别钩住石板的左右两侧，为了平衡，必须是左右两侧。事实上石板不是放在水泥台的边缘处的，而是悬空的，下方和水泥板接触，左右用两条绳子的力拉住，使它悬空。所以，石板并不是被推出去的，而是借用它本来的重力掉下去的。当我按下遥控开关时，弹簧锁连着绳子飞出，石板失去了绳子拉力，自然掉落。当然，石板掉落所需要的时间我早就精确计算过，胡海平回家的走路速度我也测量了多次，误差很小，我反复演算结果，保证了他被石板砸死的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飞出的绳子嘛，直接被我捡走了。”

高栋不胜唏嘘。他虽然想到了顾远是用遥控装置设计的，但一直以为是用某种装置把石板推出去，没想到不用推，石板原本就是悬空的，靠绳索拉力支持。当拉力一撤去，就直接自动往下掉了。

顾远继续道：“说了挺多的，你们现在应该到我楼下了吧？”

高栋抬头往上看，没看见窗户里的人，道：“你看见了？”

“不，我走到窗户口恐怕就被你们狙击了，我不敢。”

“你明知我们到了楼下。你现在的出路只有一条：放开人质，投降。”

顾远没有接他的话，只是道：“对于犯罪经过，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问我的吗？”

高栋嘲讽道：“你认为自己设计了这一切，很自豪吗？”

“那倒也不是，只是不想自己死后，你们还查不出我的犯罪经过，觉得可惜。好吧，看来差不多了，那我和沈浩也一起上路了吧，哈哈。”电话直接挂断了。

高栋一愣。几秒钟后，旁边的江伟大叫：“老大，听到里面开枪了！”

高栋大喝一声：“冲进去。”他带着一群人拔腿就往小区里跑，跑到四楼门口，几个特警还在奋力踢门，就是踢不开。

这时，从顶楼用绳索吊下的特警已经打破窗户，冲进房间，立马打开门，所有人赶了进去。

卧室位置浓烟滚滚，烧着大火，传出浓烈的汽油味，里面什么都看不清。

高栋急得大喊：“快去救火，快去救火！”他心里清楚，看样子沈浩必定是救不活了，顾远也是死了，再没有更坏的结果了。

无奈火势太大，他们在屋外拿衣服拍打根本没用，这里是居民住宅，不是办公楼，哪有灭火器，于是大家赶紧拧开这未装修房子里的水龙头，用衣服接水，不少人赶紧下去找东西想办法救火。

烧了足足五六分钟，也不用等消防队了，火势已经小了下去，大家拿着盆子接水朝房子里再泼了几盆，总算彻底扑灭了。



第六十四章

高栋双腿颤抖地迈进这间只有半扇墙，其他都是框架结构的未装修卧室，水泥地上都是灰烬和水，墙角一侧躺着两个烧得彻底面目全非的人，哪个是沈浩，哪个是顾远，一时都没办法辨认出来。

现场充斥着汽油味。

视线再望去，地上有些金首饰和一根金条，旁边有一堆钱烧成灰的剩余物，目测总有几万块钱化为灰烬了。靠近尸体旁，倒着三个烧得摊开的塑料壳，细看能分辨出是三部手机，其中两部靠得很近，另一部手机旁边是几根电线，一个电瓶车的电瓶，还有个火花塞一样的装置，都被烧黑了。两具尸体旁，有很多报纸、纸板、书籍烧后的灰烬。高栋扫视了一圈，看到卧室门口没烧到的地方还有块橡胶皮，看着像是气球，不过已经在高温下烤得变了形。

他叹了口气，众人也都默默无言，破案破到这个地步，所有人胸口都像被大石头压住了，动弹不得。

这时，陈法医和张一昂带的人赶到楼上，一看到这个场面，都愣住了，不发一言。

高栋背过身，挥挥手，对陈法医道：“收拾一下吧。”

陈法医点点头，还是带着人过去，尽本分地验尸、现场拍照。

过了些时间，陈法医起身来到高栋身旁，道：“应该左边是顾远，他额头有弹孔，是自杀的。右边是沈浩，他腹部中枪，嘴里有毛巾残留，他是被活活烧死的。”

高栋点点头，一言不发。

“死者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按道理，要做个DNA鉴定才好最终判断两人分别是谁，老大，现在有这个必要吗？”

高栋吐口气：“好吧，按规定要做就做，结案报告还是要写的。”他都说不出话了。

这时，一个警察突然指着客厅的水泥墙说：“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吗？”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墙上是一行用粉笔写的大字，也是一行所有人永远都看不明白的字。

“看不懂，大概是嫌犯涂鸦的，不用管它。”江伟说了句。

“老大，发现一部手机。”一名物证鉴定科人员的叫喊把大家目光都引向了另一边，他戴着手套拿着一部手机走过来，道：“找到一部手机，手机里有这个。”

大家低头一看，手机桌面上有个音频文件，文件名是“犯罪录音留证”。

高栋迟疑了一下，道：“手机哪儿来的？”

“那边窗户口放着的。”工作人员指了下。

刚才大家都在想着救火，哪有心思注意其他，所以没人发现窗户口放了部手机。

高栋道：“打开听听。”

工作人员点开文件，里面传来了一段录音，是两个人的对话。

一开始，是个陌生男子的声音，有点显老：“最近检察院检查长王宝国和法院院长胡海平都出事了，这件事你知道吧？”

接着是顾远的声音：“听说了。”

“这事谁安排的？”

“我不知道。”

“你别骗我了。”

“骗什么？”

“一定是你干的，至少，你一定是参与者。”

“怎么可能？”

“顾老师，你放心，你也别紧张，这件事我会替你保密的。我知道你的苦衷，也知道你的最终目的。”

“我有什么目的？”

“沈书记。”

“你难道也想杀了他？”

“只要你同意，过几年我一定推荐你评选高级教师职称。”

“你为什么想这样？”

“我不太喜欢他。”

“我考虑一下吧。”

录音到此结束，所有人都睁大了眼镜，愣在了那里。难不成还有同伙？

过了半晌，江伟道：“这声音肯定不是叶援朝的。”

一人道：“听说话的样子，对嫌犯说话的另一个人像是他们学校的，说推荐他评选高级教师。”

另一人道：“不会吧，学校里的人跟沈孝贤也有仇？”

高栋闭上眼睛，过几秒，吐口气：“回去再说吧，剩下工作留几个人处理下。”



第六十五章

高栋坐在办公桌里，头埋在双手里，显然，这两天一切发生太快，事情也已到了没法儿弥补的地步了，他还没从情绪中缓过来。

门敲了两下，高栋疲惫不堪地抬起头，说了句：“进来。”

江伟推门而入，看了高栋布满血丝的眼睛，不敢开口。

“什么事，说吧。”

“录音查清了，说话的人是顾远和他们学校校长蒋亮。”

高栋有气无力道：“录音假的吧，他们校长怎么有这胆子参与杀人。”

江伟表情停顿了一下，尴尬道：“陈法医说，经过鉴定，录音是真的。”

高栋抬起头，满脸写着疑惑不解：“这……他们校长带来了吗？”

“已经抓到审讯室了，他不承认他说过这话，更不承认他知道顾远杀人，一口咬定是顾远栽赃他。”

高栋想了下，道：“把老陈叫来。”

很快，老陈来到办公室。

“录音是真的？”

陈法医点点头：“和蒋亮声音经过声波对比，可以确定是蒋亮本人，并且背景音是连续一贯的，说明这些话是蒋亮在同一场合说的。”

高栋揉了揉下眼睛，看向江伟：“你怎么看？”

江伟道：“我们问了一些纪委的人，说曾经有人举报蒋亮贪污学校资金，告到纪委了，据说沈孝贤当初让人把蒋亮带到纪委留了几天，后来又放了，到底两人之间有什么交易，谁也说不清，也有人怀疑沈孝贤那时狠狠敲了蒋亮一笔，他一直怀恨在心。但我们从学校了解到，顾远和蒋亮有比较大的矛盾，甚至有一次公开吵起来，不排除顾远陷害他的可能。不过这录音又是真的，我这边……不知道怎么办好。按现在规定，录音只能作为次要证据，不能作为主要证据定罪。我在想要不要申请搜查令上蒋亮家一趟，但是万一是顾远栽赃他的，到时就挺尴尬。”

高栋摸了摸额头，道：“我估计这录音是顾远栽赃他的，就算沈孝贤曾敲过蒋亮竹杠，他也没这么大胆子敢上顾远这条贼船，要知道，顾远犯的，可是枪毙十次都不为过的死罪。”

“那么录音……”

高栋看向陈法医：“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些话确实是蒋亮同一场合说的，被顾远录下来了，顾远事后用断章取义的办法，删掉中间一些话，截取部分原话，拼出了这段录音？”

陈法医点头：“有这个可能，我们鉴定录音是凭里面的声波图形判断的，如果这段录音是同一场合说的，并且顾远截取其中的话语拼接出来，我们是没办法识别的。伪造录音很容易鉴别，但对原话断章取义进行截取，就很难判断了。尤其顾远学的是物理，肯定对波这块的东西很了解，他应该知道怎么截取原话我们就没办法判断，通过电脑软件操作，声波形状一目了然，他再有目的地截取，自然就能伪造出来了。”

江伟不解道：“这录音显然不是这几天弄出来的，顾远这么有心机，很早前就想着用这套陷害蒋亮？”

高栋道：“别小看了这畜生。你想想，他十多岁砍死了他爸，这段人生经历一定对他大有影响。他是个很记仇的人，说不定他跟他们校长结仇后，想着万一被抓，还能多拉个人下水。你看他，临死前杀了沈孝贤夫妇，又绑架了沈浩，最后把沈浩活活烧死，我没见过比这

更毒的畜生了！”高栋心里充满了恨，对顾远的恨让他陷入了爬不上来的泥沼，他真想把他鞭尸，以泄心头之恨！

江伟道：“老大，那对蒋亮我们该怎么处理？录音是真的，说它拼接也是我们的猜测，没法儿证明，如果就不查了，结案报告上恐怕不好写，很多人都听过这段录音，就这么不了了之不太好吧。”

高栋思考了半晌，握紧拳头，沉重地吐口气：“怕是要遂了这畜生的愿了，录音是真的，我们不调查会落人口实。怪就怪蒋亮这蠢货得罪顾远这头牲口，你去拿张搜查令，派人去他家吧，我估计只会查出经济问题。蒋亮跟顾远掺和一起，算他倒霉，就算我们没证据抓捕蒋亮，这蠢货以后怎么都说不清了，前途也算是走到头了。”他想起自己现在也是前途堪忧，不由皱起眉头。



第六十六章

晚上八点多了，高栋还留在办公室里看卷宗，张一昂拎着一盒快餐走进来，小心地放在桌上：“老大，还没吃饭吧？”

高栋放下卷宗，勉强笑了笑，道：“等你这边结果呢。”

张一昂劝慰道：“我这边查清楚了，不过您还是先回宾馆睡一觉吧，昨天到今天，您都两天一夜没睡了。”

高栋摆摆手，道：“不急，你说吧。”

“沈孝贤被害已经查清楚了，其实也不能怪三队的人，那小区我去过，安保太好了，所有小区外的人都不准进，要进去不但要证件登记，还要保安取得住户的联系。为了不影响沈孝贤的正常生活，三队的人事先跟他说过，每天会在他小区外轮班守着，保护他去单位，下班后保护他安全到家，如果突然有急事要离开家里或单位，给他们打个电话安排。昨晚顾远是借口去他学生家里家访进入小区的。”

“他学生哪个？”

“曾慧慧，曾博的女儿，顾远是她班主任。”

“当时保安看他拿出身份证和教师证，也知道曾博女儿在读高中，就没通知曾博，直接放他进去了。不过就算通知了，顾远先去家访一下，再到沈孝贤家也不碍事。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进了沈孝贤家里，然后开枪杀死了沈孝贤夫妇。监控显示，顾远进小区后过了快一小时沈浩才回家的。估计那时沈孝贤夫妇已经遇害，沈浩进去后，被持枪的顾远控制。后来顾远是把沈浩装上车，开着沈浩的宝马车离开小区的。由于我们也没那么多人能够一一保护宁县领导的家属，所以三队的人根本不认识沈浩，也不知道沈孝贤家里已经出了事。他们小区都是独栋别墅，相距远，人员往来少，房子质量也好，所以顾远在沈孝贤家里开枪，没人听到。”

张一昂继续道：“另外顾远把沈孝贤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搬空了。按理沈孝贤家里总藏了不少钱的，我们去时都有被翻过的痕迹，而且首饰珠宝也都被拿走。早上现场留下来的首饰黄金就是沈孝贤家的，那些钱也都被烧了。”

高栋微微不解：“这畜生把他家钱都搬空了，直接逃不就行了，干吗先抓了沈浩，又打电话给我们，最后还来个自杀，再把沈浩活活烧死？”

“大概是本来想逃，后来想想犯了这么大的案子出来，全国警察都会抓他，逃也逃不了多久，就自杀再烧死沈浩吧。顾远的房子早上后来我们查了，门底下的缝隙里打了发泡剂，又塞着毛巾，所以屋子里一堆汽油，我们外面的特警没闻到。如果早点知道里面都是汽油，也能早点想到这一出，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了。”

“其他呢，王宝国是叶援朝杀的，已经清楚了，顾远帮叶援朝做伪证的环节弄清了吗？”

“差不多了，当初应该是顾远跟叶援朝换了鞋子，所以叶援朝那些全是旧鞋子。而我们找了几个学校的学生了解，据曾博女儿曾慧慧说，大概是12月前，就是王宝国案发后没几天，她看到顾远打球时鞋子撑破了，他们班级同学给他买了双42码的新鞋子，顾远说稍微大了一点，但曾慧慧问他具体穿几码时，他没说。从顾远宿舍找到了几双新鞋，都是41码的。判断那时他跟叶援朝换了鞋子后，他41码的脚穿40码的鞋子，这才打球撑破了。后来他把叶援朝的鞋子都扔了，买了几双41码的新鞋。至于叶援朝的那台电脑，经学校老师看过，确认是顾远以前用的。顾远平时晚自习没事会上网，所以电脑换给叶援朝，帮他制造不在场证明。”

这时，陈法医来到办公室门口，朝里看了眼，发现高栋在，走进来，站到一旁，似乎有话要说。

高栋示意他稍等，问张一昂：“还有其他工作没弄好的吗？”

“差不多就这些，其他都是些零碎的事，这几天内查完。”

高栋点头道：“辛苦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等他走后，高栋看向陈法医：“怎么了，这么晚你还来找我？”

陈法医低声道：“我们去顾远宿舍采集样本拿去做DNA鉴定遇到点问题。”

“什么问题？”

陈法医皱着眉道：“我们进他宿舍，卫生间里放着一个试管，试管里有血液，上面贴了张标签‘医院血常规’，我奇怪这血常规的试管怎么会被他拿家里来。然后他好像有严重的口腔溃疡，牙刷上有血渍。马桶里尿液未冲。另外床上有挺多头发，都是带着毛囊的新鲜头发。”

高栋迟疑了一下，道：“就是说，你们DNA样本提取工作很顺利？”

“是太顺利了。以往我们采集DNA样本鉴定都很头痛，要么大便，要么尿液，再不济找找头发。如果是干枯头发，DNA鉴定工作会比较困难，新鲜头发就好很多。这次连血液都有了。”

高栋表情木然不动，过了半晌，舔了舔牙齿，道：“一切看起来像是预备好的，是吗？”

陈法医愣了一下，然后缓缓点点头。

高栋坐在椅子上，思考了很久，抬头道：“DNA鉴定要多久？”

“最迟后天。”

“好，明天一大早，你亲自，一定要亲自去，到他们学校，拿顾远以往的体检情况记录，然后去医院把登记顾远信息的体检记录原件拿过来。注意，一定拿原件，不要让学校和医院保留记录。另外，你去跟张一昂说声，让他查查顾远从昨天叶援朝死后开始，都做过哪些事，一堆汽油又是什么时候从哪里弄来的，调查结果不用告诉其他人。”

“好，我马上去办。”

高栋眼睛微微发出一丝寒光，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期缓缓升起。



第六十七章

1月3日早上，陈法医急匆匆跑进高栋办公室，自带上门，他脸色不太好。

高栋看了他一眼，沉着地问了句：“DNA鉴定结果出来了？”

陈法医低声道：“顾远家里搜集的血液、尿液、毛发的DNA对比结果和死亡现场那具头部中枪的尸体一致，但顾远留存在医院的体检记录数据项中，他的血型是A型，而现场尸体血型是O型。”

高栋握住拳头抖了抖，站起身，气得咬住嘴唇道：“果然，这畜生果然没死！”

陈法医疑惑不解：“可是这就奇怪了，当时抓捕顾远时，特警明明听到他就在里面说话，并且听到开枪后很快就冲了进去，如果他没死，没人会愿意演这出戏，替他死来让他逃脱吧。”

高栋道：“张一昂已经跟我说过顾远在12月31号的动作。那天中午，大概是他听到叶援朝死的消息，他马上请了个假，随后去过一趟学校物理实验室，据值班老师说，他好像拿了几根电线走了，值班老师以为他是教学需要，没有过问。监控拍到他离开学校后，1点多去了趟加油站，拿了几个大塑料桶，加了六百多块钱的汽油。2点多时，他大概去了福田花园。后来4点多，回过宿舍。再后来才是去杀沈孝贤一家。”

高栋停顿下，继续道：“沈孝贤一家的现金和首饰黄金都被他搬空了，照理，他应该是想潜逃吧，可是他为什么又抓了沈浩，第二天给我们打电话，最后又自杀，活活烧死沈浩呢？这不是和他拿走现金、黄金的行为矛盾吗？前天张一昂猜测说可能顾远原本想潜逃，后来又觉得逃不了放弃了。可现在调查清楚了，他那天下午就去买汽油了，那天下午就想着这一套了，压根儿不是他觉得逃不了了才同归于尽。他就是玩了一出时空诡计，把我们都骗过去了，这个畜生！”

陈法医想不明白：“这么说，那天顾远不在房间里？可他的声音，还有他开枪。”

“根本就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尸体旁边一共有三部手机，其中两部是靠得很近的。我判断，他就是用这两部手机制造人在房子里的假象。他先用自己手机跟我们通话，然后点开扩音器。又拿出两部手机，相互拨通后，把其中一部点开扩音器。随后把两部都打开扩音功能的手机面对面摆在地上，拿着另一部手机离开房子，继续说话。这样一来，他说话的声音，就传到了地上的第二部手机上，又传到了他自己的那部手机上，最后还是和我们继续通话。也就是说，他跟我们打电话，一共用上了三部手机，两部面对面摆地上，打开扩音器的，只是中间的媒介，而他本人，早就已经离开了房子。”

高栋道：“我重新听了一遍那天他跟我的通话录音，录音开始没多久，他说去撒泡尿，这时候传来手机放地上的声音。那时他撒尿只是个借口，就是想暂时不说话，因为说话的话，我们会听到两个他的声音，从而起疑。他离开房子后，才继续说话。电话中途，我听到一声喇叭响，当时我以为他站窗户旁，但没看到他。那时我隐约觉得不对劲，现在我才想明白，因为当时我们身旁根本没车经过按喇叭，他手机里怎么会传来喇叭声的呢？因为他那时已经在路上了。他为什么要跟我打那么久的电话？就是因为一旦电话挂断，他也没法儿重新拨打给我，我拨打也不会有人接听。所以他才一直跟我聊，我当时还高兴他上当了，想拖延他时间，分散他精力，没想到他反过来耍了我一把。”

陈法医道：“可是，他要设计这么做，有一个前提条件，他知道我们会用手机定位的方式去查他位置，这样才能先跟我们打电话，然后用三部手机伪造成他还在房子里跟我们打电话，实际上本人已经离开。”

“可能猜的吧，一般绑架案如果我们警方不知道对方位置，都会通过手机定位。”高栋永远都不会知道，顾远设计这套时空诡计的灵感，在于他学生曾慧慧当初告诉他，现在警方能在开机两分钟内精确定位出手机持有人的位置。

陈法医点点头，道：“可是最后谁开枪的呢？”

“根本就没人开枪。”

“枪声也是手机里传过来伪造的？这个门外的警察总该听得出来吧？”

高栋摇摇头，拿出一张现场照片，指着角落上的破气球，道：“枪声是这气球爆炸传出来的。你看现场，除了那两部面对面摆着的手机外，不还有一部手机吗？旁边还有蓄电池、火花塞、电线、触控开关这些烧剩的东西，我猜顾远可能是把这个手机设置成震动，和电线、触控开关、蓄电池、火花塞连接起来。他最后拨打那个手机，手机震动后，触发机关，火花塞放电，瞬时点燃满屋子的汽油，从而气球爆炸了，发出类似枪声。这种东西对他这个物理老师来说，再简单不过了。”

“那么他怎么保证最后引爆的时间呢？他本人已经不在房子里，相信也不敢躲在附近观察，他怎么保证我们警方不会在他决定引爆前，冲进房子里呢？”

“这点很容易，地上两部手机都开了扩音器，我们听得到房子里的声音，他那头也同样听得到房子里声音，门和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我们要闯进屋子，必定会发出较大声响。他只要一听到异响，马上拨打电话触发机关就行了。”

高栋继续道：“还有，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汽油？就是要烧得尸体面目全非，我们辨认不出他来。而他宿舍里的试管里的血液、尿液、牙刷上的血液、床上的毛发，本来就是那个死者的，他故意摆好了等我们去做DNA鉴定。除此之外，现场那间屋子里，地上各种各样烧得乱七八糟的杂物一堆，一方面是让燃烧更充分，另一方面杂物越多，我们就不会注意到扔在地上的蓄电池、电线是他设计的机关。一切都烧成灰了，地上手机成了烂塑料，开关电线也都烧断了，换成其他人，怎么看得出这是他事先设计的东西呢？如果不是他家里DNA样本做得这么显眼，我也不会想到这么多。”

陈法医唏嘘道：“这家伙聪明还真是聪明呀。”

高栋吐了口气：“这畜生确实挺聪明的，现在回过头重新瞧瞧，每一次我们直接调查出来的结果，都是他想让我们调查出来的。给叶

援朝做伪证，他想让我们查鞋子和电脑，我们果然查了。胡海平案时，他留下玻璃胶，想让我们以为石板是从五楼掉下去的，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邵小兵案时，他留下山坡上清晰的脚印，也是想让我们以为邵小兵是自杀。结果一度一直没法儿否定是自杀。这一回，他想让我跟他打电话，我顺他意思做了。他想让我们以为里面开枪了，我们信了。他想让我们验DNA，我们又验了。这畜生太聪明了，想什么我们都配合他，唉，难怪案子会办成这样。”

陈法医道：“老大，现在怎么办？翻案重新海捕吗？”

高栋苦笑着摇摇头：“把他学校和医院的体检记录毁了。”

“毁了？”陈法医很意外。

“已经结案了。”

“可是……可是他不是还没死吗？”

高栋无奈道：“他那天跟我打电话，其实说了很多别人听不懂的话外音。他一直求我，‘给我一条活路，我保证从此隐姓埋名，再也不犯罪了。’那时我误以为他脑子坏了，现在知道了，他这句话，是为以后说的。他为什么后面这么坦白地交代清楚所有犯罪经过？还问我还有什么问题吗。因为他如果不回答，恐怕其中一些犯罪经过我们永远想不出来，他说得这么清楚，就是帮我彻底结案。现在他跑了，去哪儿抓？现场他扔了首饰和一根金条，又烧了几万块钱，沈孝贤家就只有这点值钱东西？谁信呢。还有邵小兵家，他肯定从保险箱拿了不少东西。他扔在地上的首饰黄金，至少有两三公斤，价值百万，可见他身上还带了多少钱，多少黄金。他说了自己再不犯罪，从此隐姓埋名，带了一辈子吃喝的钱，我上哪儿抓他？你看他们×省抓那个姓周的，派了多少人，花了多少年？那姓周的还不过就是个悍匪，能跟顾远比？这畜生的聪明，你想抓他，谈何容易！”

高栋吐口气，走过去拍拍陈法医的肩，道：“不是我不想抓他，我也没办法哪。市局里只有你跟了我十多年，有些话只能讲给你听。这次案件后，很多领导对我极其不满，我岳父虽然花了很大精力，但这次处分我是跑不了的。听说明年我会被调往省厅刑侦分局当局长，说是平级调动，哪比得上市局副局长啊。这案子再不结案，再冒出顾

远还没死，我怎么交代？我得一辈子耗在宁县吗？”他苦笑着摇摇头，“算了罢，那天我口头答应了他，这次就算真的答应他，放他一条活路了。”

“万一顾远以后又出现了呢？”

“几乎不可能的。出现了也无妨，只要时间长一点，事情过头了也不会问责。毕竟所有人都深信顾远那天开枪自杀了。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所有人都能做证。”

陈法医理解地点点头，道：“这也是没办法的选择，相较之下，还是这样处理好。”

高栋点点头，道：“等这几天邵小兵老婆挖出来，就能彻底结案了。反正已经这样了，我现在只能多做些弥补工作，过后让江伟把宁县近几年的无头悬案翻出来，看看哪些能赖在顾远头上，也算多点成绩交差了。”

他苦笑一下，看向窗外：“现在就算顾远走到我面前，我都不想认出他来。”

1月4日，元旦假期过后，宁县一中重新上课。

全校师生都知道了顾远的事了。

中午，顾远班上的几个学生聚在走廊里讨论。

一人道：“真的是顾老师杀了人吗？”

曾慧慧点点头：“我爸说了，是顾老师杀了人。”

一名男生笑起来：“真想不到教我们的顾远是个杀人犯。”

曾慧慧怒瞪他一眼：“不！顾老师是好人，他杀人一定有苦衷的！”

男生继续嘲笑：“有苦衷就能杀这么多人吗？杀人犯还有好人？”

这时，隔壁班的陈翔路过，他脸色很难看，今天一整天，他都听到旁边人争辩着顾老师到底是不是好人，他为什么杀人。在他心里，顾老师是他见过的最好最好的老师。可是他从那次事发后，在学校一切行事都处处小心，不敢惹上任何麻烦。他很想替顾老师争辩，可是他不敢与其他学生起冲突。

曾慧慧眼眶一下子红了，大声道：“顾老师是好人，顾老师是好老师！一定是！”

旁边一个女生拉住曾慧慧，也鄙夷地瞪了男生一眼，对曾慧慧说：“别理他，这种没良心的人，我们都相信顾老师是好人。对了，听说顾老师拿走了贪官家的好多钱？”

陈翔站在原地，愣了一下，想起了一些事。

曾慧慧收住眼泪，点头道：“但后来都被火烧掉了。”

“好像说顾老师家里的墙上，最后用粉笔写了一行遗言，写了什么？”

“我爸说所有人都看不懂那行字有什么意思。”

“具体写着什么呢？”

“盐水鸡，真好吃。”

“这是什么遗言？”那人同样疑惑不解。

顷刻间，陈翔再也控制不住，他发疯一样朝厕所冲去，打开隔间门，把自己关在里面，下一秒，泪如雨下。



紫金陈
ZI JINCHEN

著

第四部

《长夜难明》作者 紫金陈 作品
马伯庸 推荐

《低智商犯罪》姐妹篇

众目睽睽下的杀人游戏，
十多位目击者亲眼目击，却无一人知道谁是凶手……
是悲怆的宿命，还是死神出手？

死神 代言人

推理 —— 小说

版权信息

书名：高智商犯罪4 死神代言人

作者：紫金陈

是否完结：是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楔子

工商所的一次聚餐中，执法队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杀死。现场至少有十多位目击者亲眼看到了全过程，却无一人出来指认凶手。

几个月后，工商所集体旅游，所有人员连同司机在内，全部凭空消失了。警方在高速监控调查中，看到了这辆商务车驶入监控，却再没有看到此车驶出监控。警方把这段高速及周边寻了个遍，始终找不到车子的半点踪迹。

第一章

今天是1月10号，元旦已过去一个星期，各单位都在准备人员的年终福利。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会议，也不必接待上级领导，少了各种应酬，对许多基层领导来说，一年之中难得这几天最清闲。

此刻，白象县公安局局长马党培正悠闲地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打牌。

门敲了两下，马党培关掉游戏，让对方进来。

一名警察快步走进办公室，脸上透着几分焦灼：“马局，早上工商所的人来报案，说他们全所的人都失踪了。从昨天——”

“什么什么？你等等，”马党培打断他的话，“说慢点，失踪？你说工商所的所有人失踪？”

“是啊，工商所的家属说，他们所里的六名正式编制人员，也就是全所的人，连同一名司机，昨天上午坐一辆别克商务车集体旅游去了，但到了昨天下午，有家属打电话想问到哪儿了，发现手机关机，到了晚上，依旧关机，家属们相互一问，这才知道车上七名人员的电话全关机了。到了今天早上还是关机，他们担心路上出了大事故，所以急忙来报警问问情况。”

“电话都关机了？”马党培琢磨下，道，“他们去哪儿旅游？”

“说是先去杭州住几天，然后再去上海住几天，总行程五天。”

“没带家属吗？”

“没带，他们所里趁这段时间空闲，每年这几天都会集体出游一次，已经连着好几年了。”

马党培想了想，随后古怪地笑了起来，道：“如果手机是开机的，打过去没人接，说不定集体出了车祸。现在所有人的手机都关了，嘿嘿，无非是这帮家伙去哪里潇洒去了，不想让家里人知道。你看，他们公费旅游居然不带家属，鬼都想得出他们是要去干吗。”

“可是……可是晚上玩的时候关机，大白天的不应该关机吧？”

马党培微微一皱眉，这话也对。工商所一帮人出去快活，不该白天也把手机关了。今天是星期一，属于上班时间了，万一有人找呢？

那名警察继续道：“我们问了沿途县市的交警，昨天到现在没有出过大的交通事故。后来我们查了工商所这次旅游开的那辆商务车，车上装了GPS定位系统，发现这辆车最后的位置显示停在高速通往杭州方向的绍市服务区里，此后GPS信号就断了。”

马党培眉头皱了起来，微微感觉事态有点不对劲，道：“这么说，现在是连人带车都联系不上了？”

“是的。”

他眼珠转了转，道：“你们跟李局说过了吗？”他口中的李局是他们县局的刑侦副局长李卫平。

“刚打过电话，李局这不前几天刚请假了嘛，他说他人还在上海，等着做手术，只问了下基本情况，他说肯定是这帮家伙去哪儿消遣，关了手机，不让家里人知道，没事。”

马党培这才想起李卫平前几天请假了，他耳朵下面长了颗手指头大小的肉瘤，长了好几年了，当官的虽说不必长相英俊，但多出个“耳朵”总是难看，李卫平说趁这几天有空，去上海动手术割了。

此刻他人在外地，显然没办法叫回来商讨意见。马党培是管行政出身的，公安的具体专业能力有限，通常都是他询问李卫平的意见，现在李卫平不在，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想了一番，人和车都联系不上，这事确实有点古怪。但一则没有出过特大交通事故，二则车辆最后出现在高速服务区，服务区里还能发生什么大事？

他想来想去，总之，最可能的情况应该是工商所的这群家伙去了某个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地方，譬如不太光彩的娱乐场所，所以集体关了手机，甚至更把车辆的GPS定位系统也拆了。除此之外，既非交通事故，他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可能，使得人和车都联系不上。

他思索已定，就让这名警察回去先告诉家属，再耐心等等，警方这边会联系周边县市的兄弟单位继续了解情况。

马党培心里想着，说不定真查清这帮家伙现在在哪儿，回来后各个家庭闹破裂，又得派出所麻烦一阵了。

显然，此刻的马党培不可能想得到，这群人不但出事了，而且出了大事。

第二章

1月11日早上，马党培来单位还不到半个钟头，刑侦队长直冲进办公室，脸色煞白，急声呼着：“马局，快，赶紧的，出大事了，工商所被集体绑架了！”

马党培愣了一下，似乎还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绑架？怎么回事？”

队长喘着粗气说：“刚刚，就五分钟前，一个……一个人打来报警电话，说……说工商所七个人都在他手上，要求……要求二十四小时内解散……工商所下面的工商协会，登报向公众……道歉，承认这几年的乱收费，保证……保证今后再也不设立类似组织，否则……否则……”

“否则怎么样？”马党培急问。

刑警小心地看他一眼，寒声道：“否则明天晚上前杀死所有人。”

瞬时，办公室里一片死寂，马党培整个人像被冻住了，足足愣了半分钟，最后干嗽一声，张张嘴：“哪个神经病打来的，是……是开玩笑吧？”

刑警脸色尴尬，道：“好像……可能不是开玩笑。”

“电话录音了吗？”马党培问。

“录了，对方直接打警讯中心的110报警电话，不过他的声音，应该做过技术处理。”

“马上接给我。”

刑警拿起桌上的电话，拨给警讯中心，说了一番，警讯中心把录音播放出来。

电话里出现了一个显然经过技术处理、呈现金属质地的声音：
“喂，你好，我绑架了一车人。”

“你是哪位？你在说什么？”这句是警讯中心的女工作人员说的，显然她还没反应过来。

对方没理会她的反应，继续说：“县城工商所的六名工作人员加一个司机，共七个人，现在都在我手上。你也许认为我在和你们开玩笑，请听听人质声音吧，这位是他们的所长：‘我们怎么在这里？你要做什么？……’这位是副所长：‘这是哪里，你要……’，好了，其他人声音就不逐一放了。你们可以找人确认下，刚才声音是不是正副所长的……”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警讯中心工作人员连忙追问，她可从没遇到过这种突发状况。

对方还是没有理会，自顾说着：“听好了，七个人都在我手里。我的条件很明确，二十四小时内，解散全县工商部门名下的各种协会组织，登报向公众道歉，承认这几年存在乱收费行为，保证今后不再设立任何类似组织，企业年检和日常工作不再刁难人，更不准强迫企业使用任何定制产品。否则……哼哼，”对方冷笑了两声，“明天晚上之前，我会杀死所有人。”

“喂……喂……”

电话已经挂了。

办公室里又是一片死寂，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头上？马党培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急忙道：“快打电话，叫李卫平马上回来。”

“李局在上海动手术。”

“还动个屁手术，叫他马上回来！”马党培慌张地来回踱步，他对处理突发事件几无经验，李卫平又不在身边，想了一会儿，道，“这事我们县局处理不了，我先跟上级汇报，你继续盯着。”

下午三点，李卫平刚回单位，第一时间就跑进局长办公室，他耳朵下的肉瘤还在，显然压根儿没来得及动手术就赶回来了，进门后，看着马党培正一脸焦虑地打着电话，等他挂断后，忙问：“怎么样了，确认工商所七个人被绑架了？”

马党培紧皱着双眉，烦躁道：“还不能完全确定，现在人和车都联系不上。”

“绑匪后来还打过电话吗？”

“没有，我让你下面的人一直盯着电话机，第一间接过来，到现在就打来早上那一个电话。”

李卫平寻思道：“这要真是绑架案，那就闹大了，咱们县局办不了，报上去了吗？”

“早报了。”

“上面怎么说？”

马党培道：“我先给市局打了电话，市局说如果是真的，这案子太大，要报到省厅和公安部，省厅确认所有人目前都联系不上后，中午前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专案组，已经赶往我们县了，估计晚上前能到。”

“绑匪要求的条件怎么办？”

“省厅领导说，一切由专案组负责人来决定，明天的《白象日报》先不刊印，晚上再定。”

“专案组谁带队？”

“你的老领导。”

“我的老领导？”李卫平不解问。

“高栋。”

“高局？他亲自督办？”李卫平显得有几分意外。

高栋是他们所在市的原公安刑侦副局长，也是他的老领导，李卫平这个县局副局长的位子是高栋推荐上去的。去年高栋调到省厅去了，任省刑侦总队总队长兼省刑侦副总指导员。他的刑侦专业能力极强，负责全省的特大要案。

正当马党培和李卫平继续商讨案情时，马党培手机响起，接起一听，差点吓得他下巴掉下来，电话里说：“马局，出事了！工商所的人都死了！”

马党培感觉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像做梦一样，还没彻底反应过来，头脑一片空白，失魂落魄地干张口：“怎么回事？”

“县城西南面的盘山公路，就是原来的老省道，已经废弃好些年了，中午派出所接警说山下翻了一辆车，我们赶过去，初步确认后就是工商所的那辆车，整车都被烧毁了，人也死在里面，我们这边先不动，等刑侦队过来吧。”

马党培愣了好一会儿，机械般地张嘴说了句“先这么办”，挂下电话后，顿时瘫倒。

李卫平看着他表情不对劲，急忙问：“怎么了？”

马党培强忍心中的震惊，把电话内容跟李卫平复述一遍。李卫平眉头紧皱，肃然道：“绑匪电话里不是说明天晚上前杀死所有人？现在还没到明天，怎么这么快就出事了！”

“什么这么快？”马党培头脑一片混乱，没领会他的意思。

李卫平愤怒道：“可恶！现在专案组还没到，人死光了，这责任得我们扛了！”

马党培顿时恍然大悟，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了。

如果高栋此刻已在白象县，发现工商所的人已经全死了，高栋作为专案组组长，自然要扛一部分责任。现在，专案组还没到，人已经死了，这事就完全与专案组无关，责任百分百落到了县局头上。

也就是落到马党培和李卫平头上！

马党培是一把手，显然，他受冲击最大！不过李卫平作为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两人都是脸色惨白。

“那……现在该怎么办？”马党培无助地征求李卫平意见。

李卫平紧闭嘴唇，默然思索片刻，凑过来低声道：“马局，现在先不要着急，我看……如果……如果这事我们先装不知道，等专案组来了再通报，你看……”

马党培疑惑地看着他：“你是说，等专案组来了，再去发现工商所的车子？”

“这样我们压力也会少一些。不然的话，死这么多人，这种大案子肯定要问责，我们两个恐怕都……”

马党培道：“可是……可是这样一来，专案组就要背责任了，高栋是你老领导，这么做会不会……？”

李卫平叹口气：“事已如此，我也没有办法啊，要不然上级肯定会问责下来。”

马党培目光空洞地聚焦在远处，点点头，他明白，正所谓赌场无父子。虽说李卫平是高栋提拔的，但关键时刻，当然保全自己紧要，哪能管这么多。

他刚想点头同意，随即连忙摇头，道：“不行不行，行不通，高栋是原来市里的副局长，县里很多人跟他有关系，车子已经出事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事，早晚包不住。就算高栋被问责，他刚赶到，我们县就出事了，责任也不会他背，而且他关系硬，官位保得住。可一旦日后被他知道是我们故意让他背黑锅，一定会对我们下狠手的。不行不行，我看还是先打电话给高局，跟他说了吧。”

李卫平不太情愿，不过最终也无奈地点点头：“只能先这样了。”

此时正赶赴白象县的高栋怎么都想不到，他亲手提拔的手下，在面对一起特大命案时，竟然第一时间想着如何把责任转移出去。要是让高栋知道这番对话，当初他一定早让李卫平滚去当门卫了。

第三章

高速上，八辆警车正在疾驰，直奔白象县。

案子非常大，接警后的一小时内就报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急忙下令省公安厅部署应急预案，确保人质安全。

白象县县城工商所的六名公务员，也是所里全部正式人员，外加一名司机，共七人，在旅游途中，突然失去联系，音讯全无。两天后，一名自称是绑匪的家伙说人全部在他手上，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明天晚上前杀死所有人。

这样的案子史无前例，震惊了所有相关领导。

省公安厅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经过磋商，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组长由省刑侦总队总队长高栋担纲，专案组人员由他点，所有人即点即走，必须在今天晚上前就赶到白象县，开展工作。

“又是白象县。”高栋坐在警车里，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思绪回到了四年前。

四年前，他还是市公安局的处长时，白象县发生了一连串的官员被害案，凶手更是嚣张地在犯罪现场留下了一张字幅，引起轰动。那案子当时弄得他十分难堪，险些仕途不保，幸亏最后还是圆满收场，他还受到了嘉奖。

后来他当上了市局的刑侦副局长，正当仕途一片锦绣灿烂时，去年，旁边的宁县又闹出连环谋杀案，案子最后虽然破了，但因种种原因，他受了处分，被平调到省厅，虽是当了刑侦总队总队长，但权力哪比得上原来这个全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局副局长。

好在他岳父是市政法委书记，虽然今年临近退休，已退居二线，但威望还在，高栋自身有能力也是厅里和部里都知道的，如无意外，他在三年内有望升到副厅长，主管全省的刑侦工作。

再过半个多月，过完年，高栋刚好四十。这个年纪如果能迈入省厅主要领导行列，前途不可限量。

可是意外来了。

白象县工商所全员被绑架，这种惊天大案，高栋知道处理起来很有风险，处理好了，当然能给仕途狠狠加一笔筹码，但一旦处理过程中出了问题，对前途的影响也是致命的。

这案子，既然歹徒敢绑架一车人，显然是亡命之徒，从这种人手里解救人质，最后结果完全不可控。

他压根儿不想接手，但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硬是塞给了他。

中午前厅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专案组由谁领导，没人想接手。谁都知道，这不是一般的绑架案。神不知鬼不觉，就把工商所全员集体绑架的案子，对手能没点本事？何况到现在，怎么绑架的，人和车在哪儿，绑匪在哪儿，这些信息什么都没有。最后期限也仅在明天。

万一，万一最后人质救不出，责任肯定专案组背。

但事态紧急，专案组的大旗必须有人来扛，于是有人就极力推荐高栋，说他是全省闻名的刑侦专家，他接手的命案迄今为止破案率百分之百，无人能及。他又曾在白象县破过大案，只有他对白象县熟。他去年还在当他们市的刑侦副局长，地方上人脉广。白象公安局局长马党培和他相识，副局长李卫平昔年是他的下属，更是他推荐过。另外，他本身就是副厅级干部，级别够高，刑侦总队本来就专管这类特大要案，他还是全省刑侦副总指导员，他不去谁去？

这些条件一综合，专案组组长除了他，别无他选。

高栋简直把推荐他的人撞死的心都有，可经人这么一说，时间紧迫，领导都觉得高栋是不二人选，为了保证民主，与会者集体投票，

结果全票通过，由高栋负责成立专案组，需要什么尽管提，但必须马上出发，开展工作。

一路上，高栋愁眉不展，既然扛了这副担子，就必须处理好，否则一旦出事，就是大事，相当麻烦。

若是通常的绑架案，人质没救出也没什么大不了。可这起绑架七人，且受害者均为公职人员的极端恶性案件，人质一旦救不出，那问责可是一大片压来的。

现在手里连案件的基本卷宗都没有，白象县报上来的信息只有人车都失踪了、凶手打了个绑架电话，对绑架过程和人质在哪儿几无所知。

高栋想了想，掏出手机，赶紧给李卫平打了个电话：“卫平，是我，省里让我办这案子，你已经接到通知了吧，大概再过两小时我到你们县。我问你，怎么冒出这种事！”

李卫平显得有些慌张：“我……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好了，不废话了，你们查到什么新线索了吗？”

“我们跟移动运营商查了手机信号，这些人手机在1月9日中午集体关机了。亲属是昨天来报的警，说是联系不上，我们以为出了交通事故，跟沿途地市询问过，得知没有出过特大事故，后面没再接着查，压根儿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我们还查了他们车子的GPS系统，也是在前天中午同样的时候，GPS信号消失，最后的消失地点是通往杭州方向的绍市服务区。现在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些。”

高栋想了想，道：“绑匪的信息呢？”

“查了绑匪打来的号码，这号码是工商所所长的。手机拨出地就是我们县城附近，现在我安排人在全县周边到处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车辆，再想办法查人质当前的位置。早上绑匪手机打了那个电话后，马上就关机了。现在对手机的定位已经准备好了，只要对方再开机，很快能锁定绑匪位置。”

高栋道：“好的，县城周边加派人手巡逻，路上仔细查，既然是整辆车失踪，目标很大，相信很快能有线索。对了，之后绑匪还打过电话吗？”

“再也没有。”

高栋眼珠转了下，道：“有可能下回绑匪再打来电话时，会用其他几个人的手机，把车上所有人的手机号码都做好位置监控。”

“已经做好了。”

高栋点点头，他对李卫平的能力还是挺放心的，该做的工作都在第一时间准备妥当了。

可是半小时后，李卫平又打了高栋电话，颤声道：“老大……工商所的人……已经死了。”

“什么！”高栋惊得差点从车里站起来。

等李卫平把事情介绍完，高栋许久没有说话，隔半晌，才干巴巴地开口：“我先跟上级汇报，你们现场基础侦查工作先做起来，但尽可能保持原样，等我的人过来。”

挂下电话，高栋的心脏剧烈跳动着，还没到白象县，还没和绑匪周旋，人质已经死了？

这算怎么回事？不是说最后期限是明天晚上吗？

随即，他转念一想，顿时惊醒：还好，好险，幸亏没到白象县，如果已经到了他们县，才报出来人质死了，这责任他得背一半了。

第四章

傍晚，冬季天黑得快，再过半小时就要打开探照灯了。

现场到处都是警察，却显得非常安静，每个人都忙碌地做自己分内的工作，即便有交流，也是低声耳语。

高栋的车队在这条山区老公路停下，他一下车，马党培、李卫平等县局的主要领导纷纷围了上来。

“全死光了？”高栋简单打过招呼，面无表情，快步朝前面警察最多的地方走去。

一旁李卫平紧跟着他汇报：“车上发现五具尸体，都被烧焦了，难以辨认，车子也被烧成了空壳。”

“五个？”高栋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不是说车上共有七个？”

“去旅游的一共七个，车上只找到五具尸体。七个人是六男一女，车上的五具尸体都是男性。”

“哦，”高栋应了声，继续快步向前走，道，“就是说，还有一男一女没在车上。”

“是的。”

“法医的工作赶紧做起来，把发现的五具尸体交给家属辨认，——不不，尸体都烧毁了是不是？烧得面目全非了？这案子影响太坏，这样子的尸体给家属看了，会引起集体情绪崩溃。暂时不要让家属看到尸体，不是不要，是绝对不能！让法医拿尸体的身体组织和家

属做DNA比对，一定要最快时间确认死的分别是哪五个人，还有，两个没在车上的是谁。”

“我已经安排去办了。”

高栋点点头，李卫平曾跟了他多年，这些刑侦经验还是很老道的。他随即又道：“对了，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死的？”

“还不清楚，等法医这边回实验室后做出准确判断，按照经验看，死亡时间应该在一天以内。”

高栋道：“谁报的案？”

“几个大学生，今年放假早，他们刚放寒假，集体骑车去山里露营，经过这里时，看到山下摔着一辆车，发现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他们也没有看到案发经过。”

高栋奇怪地问：“车子整辆翻下山，还烧起来了，这都没人第一时间看到吗？”

李卫平也显得很无奈，摇摇头：“这条山区公路，刚才您进来时应该看到了，入口拦着水泥墩。这条路是县里几十年前的老公路了，后来新路造好后，就没用了，这条路进去的山里早就没人住，路也荒废了好多年，前面有多处塌方，路政部门几年前就把路封了，平时没人从这里经过。”

高栋点点头，他心里有了个初步判断。

无论换到其他任何一条路上，整辆车翻下公路，并且着火了，一定会第一时间被过往司机看到。而这条路荒废了好几年，入口也被水泥墩拦住了，不会有车辆，平时连行人也不会有，所以没人第一时间看到车子出事。

可见，绑匪对白象县的交通路况相当熟悉。

高栋来到事发地点，向下张望，公路一侧下方二十多米处躺着一辆全身烧黑的商务车，旁边还有很多刑警，四处搜集可能有用的线

索。

公路一侧本有护栏，车子是不会掉下去的。但这段护栏的半边已经塌方了，所以车子就从塌方处一头栽倒下去，路边缘的泥土上还有清晰的轮胎印。

高栋想了想，案子刚发生，现在一切都处于证据搜集阶段，没法儿对破案方向给出任何意见。他问了旁边工作人员各项现场细节，又让他自己带来的法医组接手县局刑侦队的工作，在现场指挥了一个多小时后，先回了县局，向更高级领导详细汇报情况，同时，也打电话让加派人手赶赴白象县。

第五章

“这就是工商所所长？”高栋坐在会议室里，手里捏着一张照片。

“对，他就是王红民。”一旁，马党培正在给高栋介绍基本案情，其实也不用介绍，马党培知道的信息，高栋都已经知道了。

李卫平此刻还在现场指挥，高栋和马党培先回了县局。

“看着挺年轻的。”

“不年轻了，大概四十出头。”

“哦，有四十多了？”高栋好奇地看着照片，里面这人长相白净，面容英俊，是个帅哥，看上去顶多才三十出头。

马党培道：“我没来宁县时，王红民就当所长了，听说三十岁不到就当上所长，干了十多年。”

“三十岁不到就当上所长？”高栋皱了下眉，不怀好意地低声问，“难道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他长得帅？”

马党培苦笑一下，摇摇头，出了这么大的事，此刻他心急如焚，高栋这专案组组长却像没事人似的开玩笑扯淡。

其实高栋并不是在开玩笑，他需要掌握所有细节，不放过蛛丝马迹，这是他的办案习惯。

马党培不理解，却也只能一本正经地回答：“不是，王红民的背景较硬。听说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他叔叔对他很照顾，他叔

叔是王振国。”

高栋顿时收敛了一下眉头，王振国他当然知道，九十年代是市委书记，关系极硬，当时反腐败，市委班子连倒两届，系统内外都以为王振国会跌进去，谁知他毫发无损，还升官调到了直辖市天津市任常委，现在更是天津市的市长，政治局委员。

关于他背景的传言很多，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过，高栋做官这么久，自然知道，无论如何，王振国背景很硬。

当地官员也都知道这点。王振国出生在白象县一个曾经很穷的乡，后来发迹后，这个乡就成了当地的重点开发区，一条左右六车道大马路直通乡里。

高栋摸了下额头，显然，王红民这位王振国的亲侄子出了事，给这案子多添了几分麻烦。

他故作镇定地笑了笑，道：“难怪，白象是个大县，若资质普通，三十岁前当个单位一把手不太可能。对了，他不到三十岁就是所长了，王振国是他亲叔叔，这些年他至少得是个副县长吧，怎么还当着所长？”

马党培摇摇头，道：“不太清楚，我来白象县才四年，跟王红民不是很熟，我只听说县里一直想让他当常委，他自己拒绝了，继续选择当小单位的头儿，只不过他这个工商所所长，说话比工商局局长还管用。”

高栋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下了几笔，又一张张拿着工商所其他人的照片仔细看过，跟马党培询问每个人的基本情况。

马党培也仅认识正副所长，平时关系甚浅，至于工商所的其他人，他一个都不认识。

见高栋只问每个人的情况，却丝毫不过问具体案情，马党培心中窝火，忍了好久，终于憋不住了：“高局，出了这事，咱们下一步怎么破案？”

“破案？”高栋掏出香烟，递给马党培一支，自己也点上，慢声道，“等吧。”

“等？”

高栋笑了笑：“原本我是来处理绑架案的，但没想到，我们人还在半路，绑匪已经把人质杀了，所以我的任务暂时告一段落。我给省厅领导打了电话，下一步具体怎么安排，还得等上级的指示。”

马党培皱着眉，这话的意思很明显，高栋是要告诉他，人质被害跟高栋的团队没半点关系，他们还没到白象县就出事了，能怎么办？

他心里怨恨今天那帮骑车去露营的学生，早不去晚不去，偏偏今天去，如果明天再发现人质死了，高栋至少也会跟县局一起同舟共济。拉上高栋这位省厅的大员，上面问责下来，多少能留余地。

可现在，高栋人马半点责任都不用担，全部落到县局头上。

高栋继续道：“绑架案变成恶性凶杀案，这次的案子太大，我是继续留白象县办案，或者省厅甚至部里下派其他的专案组，还没定，所以我只能等。不过马局，我知道现在你这边压力很大，急也没有用，该怎么处理，上头一时也定不下来，该怎么破案，也要先等现场的勘查结果出来。为今之计，就是等。”

马党培双眉深皱，摆着一张苦脸道：“高局，这么大案子冒出来，上面会怎么问责？您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

高栋道：“我记得电话录音里，那个绑匪要求工商所登报道歉，承认乱收费，撤销下面各种杂七杂八的工商协会，就是说，凶手杀害工商所一帮人的动机是因为工商所过去的乱收费，估计是某个工商户被逼急了吧。而电话里的最后期限是明天，实际上他至少今天或昨天就把人质杀死了。马局啊，你要让上面明白两个意思。一是白象县的治安一向都还是不错的，这案子突如其来，公安没有办法预判犯罪。二是凶手根本不是绑架，是直接杀人，没有预留给公安应急的时间。所以，你们需要把责任往工商那边推，是他们日常工作积累的矛盾。把这两个重点明确了，上头问责自然也留有余地了。但接下来的关

键，是破案，尽快抓住凶手，如果凶手抓不住，责任总是公安的吧。”

一席话，顿时让马党培醍醐灌顶，连声道：“多谢，多谢，我明白了，嗯，就这么办，接下来重点是破案了。”

高栋笑着点点头。

下午高栋刚接到报告说人质都死了时，他确实吓出一身冷汗，但后来他反应过来，他们还没到白象县，人质就死了，关他屁事？他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至于接下来的破案，他还要等省厅的意见，不过他猜测，省厅还是会让继续担任专案组组长，负责案件侦破。

对此，他心里还是很乐观的，虽然目前各项工作还处于侦查阶段，但他已掌握的情况是，工商所的别克商务车最后是在1月9日中午出现在绍市服务区，此后GPS断了。商务车上装的是内置的GPS定位系统，拆掉得费些功夫。至少，在绍市服务区时，车子已经出事了。可见凶手是在高速上动手的。

高速上那么多监控探头和高清相机，车辆的整个行驶过程都会一目了然，凶手无处可逃。

当然，也有可能是凶手预先拆了别克车的GPS系统，装到其他车上，再开上高速，伪装成别克车停在服务区，实际上别克车并没有上过高速。但除了高速以外，现在的地面道路也布满了很多监控，这么大一辆车的行动轨迹，要查出来一点都不困难。

并且，从凶手的那通电话看，凶手的犯罪动机太明显了，八成是个工商户，被县城工商所的乱收费逼急了眼，这才怒发冲冠杀人。

这案子是惊天大案，但看上去并不难破，如果成功破了案子，平复这场风波，那么升职当上副厅长也指日可待了。

高栋很乐观。

第六章

很快，省厅领导给高栋打来电话，传达了公安部和省厅紧急磋商后的决定。

这起案子被命名为“一零九”特大凶杀案，由省公安厅挂牌成立专案组，借调部里刑侦专家若干，其他省级、地方市级多名专家协同作战，专案组骨干成员近二十名，整个专案组团队超过两百人，其他县市公安特警可随时根据需要调遣，任命高栋为专案组总指挥，全权负责侦办。务必尽早破案，抓获嫌疑人。

同时，考虑到案子一旦传播出去，社会影响一定空前恶劣，当前必须严控案情通报，所有知情人员对外一律保密，还要做好家属的安抚维稳工作。

既是机会，也有风险，高栋心里想着。

如果案子如期告破，毫无疑问，高栋将成为全国公安系统通报表扬的英雄。如果案子破不了，那也将是未来很多年仕途不可逾越的绊脚石。

不过高栋心里依然很乐观，这次的机会远大过风险，绑架一车人的案子，沿路线索肯定一大堆，相信很快就能破案。

至于当前的维稳保密工作，所有知情人都会收到公安部门的保密通知。车子摔在那条废弃的老公路上，普通民众都不知道这件事，对外可称工商所一车人遭遇了车祸。唯独工商所这些人的家属瞒不住，肯定会知道实情，嗯，还得让白象县当地政府做些工作，抚慰家属。

晚上十点，高栋手下合作多年的金牌法医老陈回到县局。

“怎么样？”高栋倒了杯水，递给陈法医，“现场处理如何？”

“李局带着县刑侦队和市局派来的人马还在搜现场。车里一共发现五具男性尸体。车上本有六男一女，还有一男一女究竟是死是活，目前还不知道。方圆一公里内大致找过了，暂时没有发现，搜查队正带着警犬，扩大搜索范围，晚上看不见，主要还是靠警犬。具体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可能是昨天晚上，具体还要等实验结果。”

“死了五个，还有两个下落不明。凶手肯定会关注警方的动向。嗯……今天这么多警车一齐开向老公路，凶手一定已经知道案发了，并且到现在没再打过第二个电话，剩下两个人活着的概率极小。嗯，营救恐怕没意义了，何况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知道对方在哪儿。”高栋来回走了几步，思索下，道，“尸体查过了吗？”

“我初步看了下，全部是颈椎被扭断致死，手法极其残忍，干净利落，不像一般人所为。我怀疑凶手曾当过兵，或者接触过专业培训。从现场痕迹上看，应该是凶手杀完人后，把车子挂上前进挡，然后走出车子，等车子翻下路基后，凶手再走下路基，点火烧车。”

“等等——”，高栋打断他，“你说是凶手刻意地点火烧车，而不是车辆翻下路基后，油箱摔破，自己烧起来的？”

陈法医点头：“对，这点已经确认了。一开始我也以为车子是摔下去后自燃的，但后来我们在上方地面上找到了部分汽油，并且车内的残留物也留有汽油痕迹，表明凶手先对车辆内外泼洒了汽油，然后发动汽车，离开驾驶座，让车子朝基坑摔下去，此后凶手再走下路基，来到汽车旁，点燃汽油。汽车旁都是泥土山石，凶手当时留下的脚印至今保留完整。凶手穿四十一码的鞋，具体的身高体重模拟结果大概明天能出来。”

“其他还有什么发现？”

陈法医翻看了一下记录本，道：“车内的残留物中看到一个类似GPS定位装置烧剩的东西，我听李局介绍，车辆的GPS定位装置在1月9号中午就失去了联系，据此判断凶手确实是把GPS拆下来了。主要情况就是这些了，其他细节还需要回实验室里一一分析。”

听完，高栋转过身，点起一支烟，缓慢地吸了一口，又摇摇头，道：“老陈，你觉得这案子到目前为止的发现，什么地方有问题？”

“有问题？什么方面的问题？”陈法医不解。

“就是不合常理的地方。”

“不合常理？这案子的发生本来就不合常理，什么人会跟工商所结这么大的仇，要把整个工商所的人全杀了？杀了还不算，居然还打电话给公安局谎称绑票。就算有仇，就算是某个工商户记恨工商所搞了什么工商协会乱收钱，可他杀了人对他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呢？我看，八成是个疯子，性格极端疯狂。”

高栋摇摇头，道：“你凭什么认为凶手是一个人？”

“这……”陈法医一下子愣住，道，“这种仇视社会的案子通常都是一个人犯的吧？打报警电话是一个人，现场也只搜到一个人的脚印。”

“没错，通常情况下这类案子是一个人，因为这种报复社会的恶性大案，抓到就是死刑，并且杀了工商所所有人对他个人没有任何好处，通常情况下，无非是宣泄个人心中的不满。敢犯这种案子的，他必定连至亲的人也不会告诉。但是，如果是一个人，他怎么控制住一车人的？”

“这个……还得等更多的调查结果才能知道。”

“查查死者体内是否中毒。”

“嗯，今晚就送到实验室分析。”

高栋接着道：“抛开凶手到底是几个人这问题，你觉得，案子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陈法医想了想，道：“工商所连同司机在内，一共七个人，凶手既然杀了五个，另两个想必也不会放过，现在找不到另两个的尸体。”

高栋点点头：“这也是一个疑点。”

陈法医又补充道：“凶手在电话里说杀人的时间是明天，也就是1月12号。可我初步检查了死者，按经验判断他们大概昨天晚上就死了，也就是1月10号晚上，人质失去联系的第二天。凶手明明已经把人质都杀死了，还打这个电话，要求登报道歉，否则威胁杀死所有人。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高栋继续点头，接着说：“还有一个疑点，按照你的初步尸检结果，凶手先把车上的人扭断脖子杀死，再让车摔下路基，甚至点燃车辆。他既然已经把车杀了，为什么还把车摔下路基？并且凶手还亲自走下过路基，留下了脚印，这种证据对他是个大威胁，何必如此？”

“我猜凶手犯下这惊天大案后，也没打算活了，知道早晚会被抓出来，也不怕留下更大的证据，说不定此刻已经潜逃了。”

高栋摇摇头，道：“关键不是这点，而是既然他已经把人杀死了，何必把车摔下山又点燃。这条路是他们县废弃多年的老公路，平时也不会有行人车辆经过，杀了人后，车子大可以停在原地。而摔下山，非但不能隐藏罪行，那段路你也看过了，如果路上有人经过，一定会注意到路基下摔了一辆车。而且凶手把车点燃了，整辆车烧着，一定火光很大，容易被远处的人家看见，这也是件很冒风险的事。当然，案发点附近没有人家，所以车子被烧也没人看见。不过，他何必多此一举烧车呢？”

陈法医无奈地摇摇头，表示同样不理解。

高栋嘘了口气，笑了笑，让他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要忙的事更多。

通过初步的案件了解，高栋已经发现了凶手不合常理的犯罪举动，甚至显然是“多此一举”，没有意义，非犯罪经过的“必要内容”。这家伙算是怎么回事？

他心里打上了个大问号。

一切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第七章

第二天是1月12日，原本当天晚上才是绑匪电话里通知的最后期限，谁知昨天就发现了尸体。

一早，陈法医告诉高栋，车上五名被害人的准确死亡时间是在1月10日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那时正是大晚上，并且事发点是荒废多年且用路障封闭的老公路，所以一个目击者也没有。

详细尸检已经做过，确认直接致死原因是颈椎被扭断，手法很专业。

另外，通过毒化检测可以判断，至少被害时，死者体内并没有中毒。人质是1月9号中午失去联系的，而被害时间是在1月10号的晚上11点后，间隔将近36小时，大部分常见毒物都会在24小时内代谢完成，也就是说，无法判断人质被绑架时，是否中毒。

通过凶手遗留的脚印判断，此人大概身高173，正负误差2厘米，体重135斤，正负误差5斤。

这是成年男子很普遍的身高体重，对于确认凶手身份显然是不够的。

综合各项目目前已知的线索，高栋先把整件事的时间顺序排了一遍。

1月9日早上，工商所五男一女六名正式工连同一名男司机，共七人，乘坐工商所自有的一辆银灰色的经典款别克GL8商务车离开县城，驶上高速，前往杭州方向。

1月9日中午大约12点，车辆的GPS装置断开信号，最后定位地点在离杭州半小时车程的绍市服务区内。手机运营商提供的线索显示，在与车辆GPS信号断开差不多的时间，七个人的手机先后关机了。也就是说，1月9号中午12点，一车人遭遇了某种情况。GPS的行驶记录还显示，车辆是从白象县收费口直接上的高速，中间没有停留，一直开到了绍市服务区，此后无信号。

1月9日傍晚，工商所家属发现失去联系，晚上手机依旧拨不通，相互一问，才知道七个人手机都关了。

1月10日早上，工商所家属来报警，说七人失联。当天警方压根儿没想到出了大事，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调查举措。

1月10日晚上11点到12点间，凶手在白象县老公路杀死五名被害人，烧毁车辆，同时另有一男一女不知所踪。至此，距前一天中午出事，刚好过去一天半。

1月11日早上，凶手打了个报警电话，用电脑合成的机械声威胁登报道歉，否则扬言杀死人质。

1月11日中午后，几名大学生发现了出事的汽车。而到现在为止，凶手再也没和警方继续联系。

高栋长久地看着笔记本里的时间记录，心里泛起了几个疑问。

首先，凶手在工商所的人1月9日离开白象县几小时后，就成功控制了整车人。人质却是在第二天的晚上才被杀死的，那么其间空白的一天半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间隔这么久才杀人？

其次，凶手明明已经把人质杀死，为何还要在第二天早上打报警电话，威胁倘若不按他的要求，会在1月12日把人质杀死？他以为这种要求会得到同意？

目前唯一较明确的一点，就是凶手的犯罪动机。

凶手从头到尾都没提过钱，甚至昨天车子里抬出的尸体身上钱包中的财物也基本完好，只不过被烧成了灰。这些烧成灰的现金初步清

点就有两万多。显然，凶手不是为了钱。

普通的仇杀？没道理一车人都和他有仇，能让他犯下这么惊天动地的案子。

排除谋财和仇杀这两个动机，那么仅有的动机就是报复工商所的人了。

从他的那个电话，可以判断此人应该极端痛恨工商所的乱收费现象，所以不但要杀死工商所的所有人，还要求登报向社会道歉，让工商所颜面扫地。

这得多大的仇恨，才敢犯下这种罪行？

这时，高栋手下的刑侦队长张一昂走进办公室，道：“老大，把昨天发现车辆的几个大学生重新请到局里做了详细笔录，这是笔录副本。”张一昂把几张纸放到桌子上。

高栋随便看了几眼，就放到一旁，问：“我听说这条山路已经废弃多年，因为中间有多处塌方，路口也被水泥墩拦了起来，凶手是移开一个水泥墩后，把车开进去的，平时根本没人往那儿走，怎么这几个学生这么巧，偏偏从那条路去山里面露营？进山就这一条路吗？”

“那倒不是，这条路封闭了，另有一条前几年造好的路进山。学生说因为没人走，所以他们才特意挑了这条路，他们的露营有点野外生存体验的意思。我们调查了几人的身份，都是今年刚进大学的新生，原先是高中同学，彼此几个很要好。今年过年早，所以学校放假也早，他们最早的7号就放假了，最晚的9号，去露营的决定是9号晚上他们几个人聚会时临时确定下来的。”

“谁提议这条路线的？”

张一昂拿起笔录副本，目光搜寻一番后，指着其中一人的名字说：“这人提议的，他们选择了多条路线，最后考虑到几个人都住县城，彼此碰头后从这条路最近。”

高栋看了这个人的信息，是上海一所大学的学生，9号才放假回来，不可能有作案时间，又粗略扫了一遍整个笔录，确定他们选择这条路线也仅是巧合。并且这几人学生身份已经查证，不存在犯罪可能。

他点点头，让张一昂先继续去查线索。

高栋看着笔录，现在已经弄清了，烧毁的车辆和尸体在凶手约定的日期前被提前发现纯属巧合。

这几个学生的出现，尸体被提前发现，是随机事件，是个意外，是凶手没预料到的情况。

假设，昨天这几个学生并未发现尸体，恐怕警方现在还在为能否成功解救人质烦恼呢。

昨天早上的那通报警电话后，到今天早上，凶手再也没有联系警方，想必是看到这么多警车开向西南面的老公路了。

如果没有这几个学生提前发现尸体的意外，凶手接着会怎么做？

现在对凶手的一切依旧一无所知，甚至对方是几个人也不知道——当然，除了动机非常明显。

一切等待监控了。昨天晚上高栋连夜派人去绍市服务区拿监控，现在安排了三十多号人查看，相信很快会有结果。另外，今天也派人去查别克车上高速时领的通行证，根据通行证，就能确定车子是几点几分从哪里下的高速了，到时再提取监控和照片。

第八章

中午，专案组就最新侦查结果召开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县局的几个领导和刑侦队的骨干成员外，还有省市两级的刑侦专家，余下的都是高栋从省厅带来的嫡系精英人马。

高栋先是转达了公安部和公安厅的领导意见，说上级对这次案件的发生极为震惊，要求专案组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破案。除了破案之外，当前最重要的自然是保密工作，对外宣称是车祸，其他安抚被害人亲属的相关工作由局长马党培出面，和县政府协商处理，省政府也会在今天派专员到县里指导工作。

专案组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破案。

介绍完后，高栋按部就班地让各侦查小组介绍目前为止掌握的情况。

张一昂先汇报了昨天早上那通报警电话的情况。经过最终确认，报警电话用的是工商所所长王红民的手机，对方提前通过电脑合成了录音，拨通110电话后，播放了录音，自始至终没有开口。这也是接线员问话时，对方不回答的原因，他直接继续播放录音。

凶手从头到尾仅打过这一个电话，现在查明电话是在县城城北一带打出的，目前手机已关机，警方已安排技术人员24小时监视，一旦手机重新开机，将很快查出具体位置。但如果凶手不开机，那么电话的线索就此断了。

接着陈法医介绍物证勘查情况。车上五名死者皆为男性，致死原因是颈椎被扭断，手法很专业，怀疑凶手是退伍军人，或接触过相关工作。

死亡时间都在1月10日晚上11点到12点间，也就是说，工商所人员失踪的第二天晚上，凶手杀死了他们，第三天拨打了那个所谓的“绑架电话”。

死者身上衣物大部分被烧毁，没找到可供辨认的证件，所以五名男性死者的具体身份还要等进一步的DNA鉴定。失踪的一名男性和一名叫朱梦羽的年轻女科员，目前依旧下落不明，李卫平带领的搜查队还在扩大搜索范围。

案发现场比较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凶手当时走下路基，在烧毁的别克车周围留下的多处脚印。由于车烧得几乎只剩个黑色铁架子，所以凶手留在车内外的指纹、DNA这些东西无法提取了。

目前仅掌握这么点线索，高栋微微有些恼怒地点点头，转而又问张一昂：“监控的事安排得怎么样？”

“早上绍市服务区的几处监控录像已经带回局里，现在 we 和市局的人正在联合查监控。监控显示，别克车是在1月9日12点不到进入绍市服务区的，暂时还没找到车子离开监控的情况。由于杭甬高速是省内的主干道，绍市服务区又是沿路最大的一个服务区，1月9日是星期天，车流量较平日大，所以这部分工作量很重，但我们共有三十多个人查监控，最迟明天也该有结果了。”

高栋抿嘴说了句“尽快”，又问李卫平：“县里通往这条山区老公路方向的沿路监控也在查吗？”

李卫平略显为难地道：“县里有多条道路都通往老公路方向，靠近老公路处至少四五公里内没有设置监控，是片侦查盲区，不过这个距离外的最近监控正想办法搜集。另外包括加油站、酒店等单位门前的监控，我安排人实地去看，有需要的话也会一并调过来。”

“别克车上高速领的通行证呢？查清通行证，就能知道车子是什么时候从哪个口下的高速，那样调沿路监控查就方便多了。”

车辆进入高速收费口时，会拿到一张通行证，收费站的电脑系统里，会记录这张通行牌的序号，但不会记录车牌号。所以没有牌照或者套牌的车辆，同样可以驶入高速，不会有任何人阻拦。

不过每辆车进入高速收费口时，拿到通行证的同时，收费口的监控会拍下该辆车。

现在通过别克车GPS行驶记录，很容易能知道车子大概是几点几分钟上的高速，只要警方调来高速入口的监控，查到别克车是几点几分几秒拿到的通行证，再找出该通行证的序列号，然后通过高速收费的电脑系统，查出别克车是几点几分几秒，从哪个高速出口下的高速，调取该出口的监控，就能找到别克车当时的画面。并且还能通过这条路径信息，调取沿路的监控，查出别克车当时谁在开。

“我们的人早上刚去路政部门，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

“好！”高栋对手下各方的效率还是很满意的，毕竟这是大案，谁也不敢马虎。他想了一下，看向所有人，“现在侦查工作刚开始，案件的很多细节还不清楚。首先，凶手是几个人，我们不知道。其次，凶手是否还会再打来电话，也不知道，但从昨天早上以后，凶手再也没打过电话，我想对方应该不会再打了，并且很有可能此刻已经开始潜逃，所以我们目前必须抓紧确定嫌疑人，才能早日把凶手抓获归案。对于案子的进一步侦破，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下面坐着的一位市局的老刑警道：“这案子很蹊跷，按GPS显示，别克车一路开到绍市服务区，中间没有停留，也就是说，这期间车辆在运动状态中，凶手不可能有办法控制一车人。等到别克车进入绍市服务区后，在服务区内车辆GPS断开了信号，与此同时所有人手机先后都关机了。照此推断，凶手是在服务区动手的。但绍市服务区是个特别大的服务区，平时车辆就很多，星期天更多。凶手要绑架一车人，怎么可能在这么热闹的服务区，不闹出一点动静就把所有人制服了呢？”

另一名刑警猜测：“会不会服务区内车辆GPS断了，所有人手机关了，只是凶手设置的掩护，实际上凶手早就控制了一车人，之后带上所有人的手机，故意把别克车开到服务区，再断了GPS、关掉手机，造成凶手是在服务区绑架一车人的假象？”

张一昂马上否定了这个猜测：“不可能，监控拍到的画面显示，别克车开入服务区时，车前正副驾驶座分别坐着司机林小峰和所长王红民，两人状态都很自然，绝不像被人控制的样子。GPS行驶记录显

示，在此之前车辆没有在路上停留，不具备绑架所需的时间。车辆开进服务区后，仅过了不到十分钟，就发生了GPS断掉和手机集体关机。这证明，一车人是在车辆是开入服务区后才被控制的。”

刚才的刑警道：“可这也解释不通，有什么办法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一车人呢？除非用枪威胁，可这也不靠谱，一来这是服务区，周围人很多，掏枪风险太大。二来这是辆七座的别克商务车，不是大巴车。如果是大巴车，车上冲上来一人，拿枪说不定可以威慑住一车人，可这辆七座商务车，工商所刚好七个人坐满，就算突然来一人拉开车门，拿枪威胁，车内人坐的位置高，大可以踹出一脚关上车门。即便没有这样的随机应变，凶手也不会一直拿枪站在门口，他必须上车，可车内空间小，凶手上车，他必须低头缩身，此时，车内的几个大男人，只要有一个人按住他的手，凶手就被制服了。”

张一昂道：“可能工商所的几个人胆子都小，谁也没敢这么做呢？”

那名刑警悻悻地撇撇嘴，冷哼一声。一般人胆子再小，在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也不会轻易就让对方制服了，总会随机应变一下。而且这随机应变并不是难做到的事，七座商务车已经坐满了，车内空间狭小，凶手想上车，任何成年男子按住他拿枪的手立马就能把他制服了。不过他也无法肯定，工商所的这些人遇到紧急情况会这么做。说不定一时害怕犹豫，就让拿枪的歹徒上车了呢。

一人道：“如果用迷药之类的下毒倒是可行，现在社会上迷药泛滥，我们之前收缴的迷药，只需要两三秒就能让一个人失去意识。”

另一人马上反驳：“那是用迷药湿巾，得一个个下手，怎么可能直接控制七个人？除非是医用的手术麻醉气体，但要毒倒七个人，必须保证七个人都在车内，并且车门紧闭，突然冒出高浓度麻醉气体。可要车门紧闭，凶手怎么实施释放气体呢？”

这时，李卫平道：“我认为凶手极有可能就是车上的某位成员，就像刚才说的，就算拿枪，要在服务区内控制一车人，也有极大难度，只要工商所的人采取任何一种方式反抗，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凶手被制服，二是惊动周围人，但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外人用迷药接连迷倒七个人也不现实。如果是车上的某位或某几位成员作

案，就方便多了，很容易能控制一车人。这不，我们在烧毁的别克车里只找到五具尸体，还有一男一女去哪儿了呢？周围也找了一圈，没有任何线索。说不定，他们就是凶手呢？”

不少人纷纷点头，表示这个结果很有可能。

李卫平接着道：“凶手打电话时，他的位置在县城。别克车翻在我们县的老公路，就算是县里的人，也很多都不知道，或者早忘了有这条路，显见，他对县里路况很了解。别克车开进服务区才过了几分钟就出事了，如果是其他人刻意谋杀工商所的人，对方怎么知道别克车会开进绍市服务区？如果是路上跟踪，高速路上跟踪又很有难度。而且在服务区动手，极其需要胆量。加上外人怎么会知道这辆车内置GPS定位装置，并能特意拆除了？如果凶手是车上的成员，这几个问题都可以解释了。”

有人不解，问：“可是凶手电话里透露的动机，他和工商所有仇，应该是工商所乱收费把他逼急了，车上的成员都是工商所的人，乱收费拿去的钱，他们都有好处分，怎么会恨工商所乱收费呢？”

李卫平轻叹一声，摇摇头：“这点恐怕还要等调查继续深入。”他转向高栋，“老大，你觉得呢？”

高栋面无表情，不置可否地说了句废话：“现在一切都只是我们的猜测。猜测，当然是有价值的，是破案的前提假设，一切就待下一步的侦查线索，用证据来证明哪些猜测是对的，哪些猜测是错的。”他看了眼所有人，道：“先这样吧，大家回去分头工作，现在，监控是重点，只有监控才能证实我们的猜测。”

散会后，李卫平留了下来，道：“老大，刚才我说凶手有可能是车上的某位成员，我还想起了一件事。”

“什么？”

“几个月前，应该是去年九月中旬，工商所这些人在一次聚餐中出了起命案，这案子我怀疑是他们工商所内部的人干的，但苦于找不到证据，最后只能草草结案。或许那个案子和这次的凶案有一定联系。”

第九章

“聚餐中出了命案？怎么回事？”高栋好奇问。

“我没记错的话，那天应该是9月17号，星期六晚上。他们工商所的人在县里的金港大酒店聚餐，参加的人有工商所的七个公务员、单位里的临时工和部分家属。一共开了六桌，开在一个酒席厅里，整个酒席厅一共能摆下十多桌，当晚，这个酒席厅里只有他们工商所的六桌人。门口进去左侧坐着六名男公务员和所长王红民的司机林小峰，旁边一桌坐着这几个人的亲属和另外一名女公务员朱梦羽，因为他们男性一桌要抽烟喝酒，所以和女士们分开坐。再往右是四桌临时工和部分家属。”

高栋眼睛眯了下，脑中已画好了李卫平描述的画面，点点头，道：“你接着说。”

“聚餐开始没多久，有个喝醉的工厂老板闯进他们的酒席厅，直接找到工商所的执法队长汪海全，对他破口大骂。事件缘由据我们后来调查，是这老板得罪过汪海全，汪海全多次刻意刁难他的工厂，还查封了他老婆开的一家饭店。那老板当天刚好在金港大酒店吃饭，喝了不少酒，席间听说工商所的人当天也在酒店里聚餐，所以一怒之下就闯过来叫骂。据我们后来的调查了解，汪海全也是个挺横的家伙，单位聚餐，遇到对方闯进来指着他鼻子骂，当场发作，站起来就开始推搡那老板。旁边的人马上起来劝架，老板的朋友听到出事了，也赶紧跑过来一起拉开。几分钟后，纷争平息，汪海全气呼呼地坐回椅子上，同桌的人都纷纷劝他消消气，所长王红民拿起自己面前没喝过的水杯，交给他，让他喝杯水平复下。结果他喝完这杯水没几分钟，马上倒地抽搐，随后立即死亡。”

高栋眼神闪了一下，道：“中毒？”

李卫平点头：“对，当天很巧，我们刑侦队前不久刚抓了个金店抢劫团伙，市里给了三万奖金，我们那天晚上就在他们楼上吃饭。出事后我们不到五分钟就赶到现场，汪海全死亡后面色潮红，综合其他几个典型特征，法医判断是急性氰化物中毒，事后验尸也证明，他确实是氰化钾急性中毒。我们当时怀疑这不是意外，而是谋杀，于是马上守住酒席厅的门，控制现场所有人，因为担心凶手丢弃罪证，所以就算有人要上厕所，也由刑警全程监视。此外，我们也立即封存现场所有物证，让法医马上勘查。还询问了其他人汪海全出事前提过哪些东西，由于其他食物酒水都是所有人一起吃喝的，唯独最后王红民给他的那杯水，王红民此前并未喝过，汪海全是唯一一个喝的，法医怀疑那杯水有问题。事后的鉴定结果，也是那杯水中含有氰化钾。”

“杯子指纹查了吗？”

“验了，上面只有三个人的指纹，汪海全、王红民和服务员。据现场人的集体回忆确认，那杯水是他们入座后，服务员拿着水壶一杯杯倒的，其他人水杯中的水都确认过，没有问题，唯独王红民的那杯有氰化钾。”

高栋想了想，道：“如此看来，通常情况下有几种可能，一是服务员下的毒，下毒对象是王红民，虽然表面是同一个水壶倒的水，但稍微做点手脚就可以蒙混过关了。第二种是王红民下的毒，这杯水放在他面前，他可以趁前面打架混乱，下好毒，等打架平息后，再给汪海全喝。第三种是别人想毒杀王红民，却最后让汪海全喝了。当然，前面那个老板也有可能是同伙，故意过来制造混乱的。”

李卫平道：“是啊，这三种情况我也想过，但需要找物证。整个酒席厅内外以及所有人员身上都搜过了，没找到残留的氰化钾。现场每个人都做了笔录，没人注意到谁下了毒。原本我们重点怀疑王红民，但一来没物证，二来他矢口否认知道杯中有毒。尽管我们后来从其他人口中了解到，王红民和汪海全应该有某种矛盾，准确说，可能是王红民有把柄在汪海全手里，他是所长，但平时他都顺着汪海全，汪海全仿佛是工商所里说话最管用的人。王红民有杀人动机，但通过初步问话，他完全否认和汪海全有矛盾。没有任何物证支撑，甚至王红民的指甲缝里都检查过，提取不到氰化钾。加上王红民的背景，我们没办法抓来强审。最后，这案子只能草草了结。”

高栋笑了笑，道：“听你把案子这么一说，我看，凶手用氰化钾杀人，虽然用量很少，但物证依旧摆在酒席厅里，只不过你们没找到。凶手呢，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下毒杀人，几十双眼睛看着犯罪的全过程，在对现场其他人录的口供中，我想可能有某些细节你们没注意到。要不然，这案子没道理会办成死案的。”

李卫平解释道：“我们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酒席厅内外甚至地毯下一寸寸都找过了，没找到物证，相关人员当晚就做了详尽的笔录，依旧没有线索。不是我们调查不严密，是这凶手太狡猾。”

高栋不屑地摇摇头：“好吧，反正都是过去的案子了，没破就没破吧。你说这案子和这次的案子有关系？”

李卫平点头道：“是的，工商所本来有七名正式员工，上回被毒杀了一个。这回剩余的人都遭了难。上一回的毒杀案中，我们事后调查，汪海全的死没给任何人带来实质性的利益。这次的案子也是一样，凶手犯下这么大的案，其实也不会给谁带来利益。毒杀案中，可能凶手的第一目标是王红民，结果却意外杀死了汪海全。似乎毒杀案和这次的案子，凶手的动机都是为了报复工商所的人。另外，毒杀案中，我们的调查极其严谨，却找不到现场的证据，可见凶手相当狡猾。这次的案子凶手更有能力控制一车人，手段难以捉摸。所以我怀疑，会不会是同一个凶手做的？”

高栋想了想，道：“在我看来，两起案子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毒杀案中，凶手自始至终没有暴露，也没有宣明他的犯罪动机。而这次的车毁案中，凶手打了个报警电话，挑战警方，同时表明他的犯罪动机。如果毒杀案中凶手的动机也是仇视工商所，那么下毒杀人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虽然很安全，但根本无法宣泄凶手心中的不满。这两起案子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死的都是工商所的人，而且时间隔得近了些。其他的所谓共同点，大部分还是主观判断，不够客观。好吧，这案子就先谈到这儿，不要让主观想法影响接下来的判断。你先回去继续工作，我这边最重要的是等监控结果。”

第十章

开完会没多久，李卫平找到高栋，脸上写满吃惊：“老大，高速通行证调查过了，别克车领的这张通行证没下过高速。”

这是第一个让高栋诧异的消息。

“没下高速……怎么可能？”

李卫平道：“电脑系统里显示该车的通行证没出过收费口。”

“车子还在高速上？不可能！”高栋连连摇头，“没下高速怎么可能最后出现在老公路那里！车子要下高速，必须到收费口交卡付费，又不可能飞出去。”

“这个……我也想不明白。”李卫平低下头。

高栋来回踱几步，道：“对，没下高速也是可能的，冲卡直接闯过去了。帮我把市局的马队叫过来，我要他马上派人联系省高速公路，让他们查1月9号和10号两天有没有车冲卡。”

李卫平刚要走，高栋又叫住，道：“等等，如果不是冲卡呢？”

李卫平不解问：“不是冲卡的话，怎么可能通行证没下高速，车子却出了高速呢？”

高栋询问道：“如果有辆车来到高速收费口，发现通行证丢了，这种情况他们收费口会怎么处理？总不可能不让车下高速，顶多罚点钱吧？”

“具体的规定我不清楚，还要再问问。”

“嗯，这种情况也要考虑到，我让马队问清楚具体规定，再查查有没有车前几天说通行证丢了，交罚款下的高速。”

下午三点，监控机房内一片忙碌，几十名警察各自坐在电脑前，查看自己所负责的某一时段内的监控。每个人都全神贯注，盯紧着每一辆进入画面的车辆，丝毫不敢懈怠。

查监控的活儿枯燥乏味，但却是现代刑侦工作中最重要的手段。

这几年随着城市建设，天罗地网的监控布满了大街小巷，当然，大部分地方的监控都有盲区，但鲜有歹徒能避开所有监控。只要其中任意一个监控拍到了歹徒，公安通过其他的线索堆积，很快能明确目标。

高端犯罪中，歹徒也许事先会经过多次踩点，掌握途经道路上的大部分监控位置，可你想不到，最后让你落入法网的，也许只是某个便利店门口装的防盗探头。

高速路上的监控更是让人无所遁形。相比城区的路面监控，高速探头密度更大，没有盲区，而且画面要清楚得多。

交警每隔一段距离都会在高速路面上安装高清照相机，抓拍违章车辆。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用来实时监控高速路上车流量的探头。

在路面犯罪时，如果你事先踩点掌握了监控的确切位置，可以通过走盲区、绕行等方法躲避，而在高速上就行不通了。因为高速监控没有盲区，你不可能半路离开高速。

高栋站在门口，一声不响地看着里面忙碌的身影，他心里很急，希望早点把关键的监控画面找出来，可是他也知道，急也没用，查监控的工作不像看电影可以快进。不过有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出事的别克车一定会被沿路的多个监控拍摄下来，能否从画面中找出关键线索，明确凶手身份是重中之重。

这时，正在里面负责指导工作的张一昂看到他，连忙走出来，道：“老大，还没结果。”

高栋点点头，他知道如果有结果，张一昂早来向他报告了，他摸摸下巴，道：“查到多久了？”

张一昂微微皱着眉，道：“说来也奇怪，绍市服务区内的两个监控我们一起在查，别克车是1月9号中午进入服务区监控的，但查到当天晚上了，还没看到车子驶离出监控，难道别克车是第二天才离开服务区的？”

高栋一听，顿时脸色变了，冷声问：“你们真查清楚了？别克车1月9号当天没离开过服务区？”

张一昂低下头，不敢直视，低声道：“每时段的画面都分别交给两个人看两遍，这些人部分是我们自己人，还有些是市区调派下来的刑侦老手，按道理应该不会漏过嫌疑车辆，只是到现在还没发现别克车出了服务区。”

高栋吐口气，思索片刻道：“你跟我去旁边会议室里说。”

两人进到小会议室，高栋连忙问：“绍市服务区的两个监控位置分别在哪里，有没有监控盲区？”

张一昂肯定地摇摇头：“没有。我们查的两个监控分别在服务区的入口和出口。服务区内是客货分离的，车辆进入服务区后，客车往右开，货车朝左开，客车道和货车道的中间用绿化带和铁护栏隔离，并且有保安管理，只有人能从中走过，车辆无法从客车区驶入货车区。1月9号中午别克车驶入了客车区，但两个监控查到晚上，始终没看到别克车开出来。”

高栋接口道：“就是说，别克车一直停在服务区里？”

“对，目前查到的结果是这样。”

高栋眯眼寻思了一下，摇头道：“不应该，别克车中午就出事了，不应该1月9号全天都停在服务区里不出来，对方应该越早离开越安全。”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

“你们是以哪些依据判断每辆出去的车是不是工商所的这辆别克车？该不会只看牌照吧，牌照要套一个新的上去太容易了。”

张一昂详细解释：“通常的案子是看牌照，但这种大案谁都不敢马虎。我们首先是盯着视频中出现的别克GL8这款型号的车。其次是车身颜色。当出现同是银灰的别克GL8时，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每辆离开监控的银灰别克，我们都记下车牌，再调取该车此前进入监控的画面，核对一下。如果这辆车此前进过监控，那么显然是其他人的别克车了。如果这个车牌的银灰别克此前没有进过监控，那么就表明是工商所那辆伪装的，套了号牌。”

高栋点点头，这套调查方法很科学。刚刚他还担心按通常的办法只看车牌，而凶手换了车牌，所以查不出。现在听了张一昂的详细讲解，当同色的同款车辆驶离监控时，只要查这辆车此前是否进过监控，进过监控，说明是无关车辆。

可是这么严谨、万无一失的调查，怎么可能没查到别克车离开监控呢？难道别克车在服务区过夜，1月10号才走的？这不太可能吧？

高栋想了想，又问：“绍市服务区当天的车流量共有多少？”

“我问过服务区管理人员，说通常周末每天进入服务区的车流量大概在一万五到两万辆。”

高栋显得有些意外：“怎么会这么多？”

张一昂解释道：“杭甬高速本来就是省内最重要的高速，流量很大，杭甬这一段上，共两个服务区，除了绍市的这个外，余姚服务区从去年开始就在装修，处于封闭状态，所以路过车辆通常会到绍市服务区休息。恰逢周末，流量就更大了。”

高栋点点头，来回踱步一圈，抬头道：“服务区里就这两个监控吗？”

“服务区内的几家商店内外也都有监控，但基本拍不到停车区域。我们调的是出入口两个监控，一定可以确保拍进别克车了。因为

服务区里没有其他通道能离开，别克车进入服务区后，要出去，必然会被其中一个监控拍下来。”

高栋还是摇摇头：“不应该，不太可能，别克车如果1月9号没出服务区的话，那就是1月10号才出去的，1月10号晚上就把人杀了，而1月9号车上的这些人是活着的，控制一车的活人，在这么热闹的服务区里过一夜，不太可能。会不会晚上的光线不好，你们查监控的人没看清楚？”

张一昂还是确信地回答：“高速晚上没灯，接下来查监控的工作可能有困难，但现在我们查的是服务区的监控，服务区里面晚上亮着路灯，光线很好，从实际的监控画面来看，过往车辆的基本特征都很明显。”

高栋嘘了口气，握起拳头摇晃一下，道：“再查，查仔细，我觉得车子不太可能1月10号才离开服务区。总之，你们加班加点查仔细，1月9号和10号的监控都详细查，尽快找出车辆离开监控的确切时间。”

张一昂走后，高栋觉得有些心神不宁，查监控这个环节显然出了些状况，他觉得别克车不太可能在服务区停留一夜，应该是查监控的人员疏忽了，毕竟面对一个大服务区，当天的车流量在一万五到两万辆，平均下来每小时有近千辆车进入监控，每过三四秒就有一辆车进入，疏忽也是在所难免的。

服务区是全封闭的结构，入口和出口分别都有监控，除非别克车长了翅膀，否则不可能避开监控驶离服务区。

对，一定是下面的人没查清楚。

高速通行证没下过高速，是个疑点；现在，服务区监控的调查似乎也是个隐患了。

高栋隐隐感到不安。

第十一章

“怎么样，有其他发现吗？”李卫平双手叉腰，脸上写满了焦急，把旁边几个搜查队员都招呼过来。

一名侦查员手里牵着一大狼狗，擦了下额头的汗，愤懑地摇头：“一直在找，周围没发现任何线索。”

李卫平看了其他人，答案也都写在脸上。

他皱着眉，分析道：“车上还有两个人找不到，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两人是凶手，或其中之一是凶手，要么这两人被凶手抓走了。”

他身旁的刑侦队长道：“是凶手不太可能，犯下这么大案子铁定跑不了，他们工商所的人放着好日子不过，哪会去做这种事。可要说被抓走，凶手杀了车上的五个，抓走另外两个算什么道理？凶手也没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做更多的威胁呀。”

另一名队员道：“有可能也已经遇害了。”

刑侦队长道：“如果也遇害了，何必不直接杀在车上，还把人带走了？”

“或者失踪的一男一女，男的是凶手，把女方抓走强暴了。”

所有人都叹气加摇头。各种可能性都有，瞎猜也没用。

李卫平思索了一会儿，问：“这附近有人住吗？”

一名县局的侦查员摇头：“没有，几十年前更里面的山上有几个村子，没几户人，老早都搬出来了，我们去附近山上找了，一户人家都没看到。”

李卫平咬咬牙，问：“现在搜索过的范围有多大？”

搜查组长回答：“大概方圆一公里内都找过了。”

李卫平不满道：“怎么才方圆一公里，这进度太慢了吧！这是公安部点名的案子！”

搜查组长无奈解释：“昨天刚出的案子，我们县自己的搜查人员只有四五十号，早上市局的两队人刚赶过来一起找，昨天高总队特意跟我们交代过，案子太敏感，只安排刑警搜山，不动员其他人，我们总共就这么点——”

李卫平生气打断道：“好了好了，人手不够是客观条件，要今天再没找到其他线索，我找高总队安排市局的刑警明天再来几组。现在咱们人手不够，地毯式搜索来不及，重点分析下可能的情况。”

众人听着他的安排，他接着问：“这条路再过去一直能通吗？”

“不行，再过去塌方更严重，路上大块石头很多，车辆通行困难。再过去两公里的地方，路塌方了一半，另有几块大石头堵住，车子完全过不去。”

李卫平点点头，道：“好，我们假设失踪的两个人都不是凶手，现在他们可能的情况，要么是已经遇害，要么还被控制在凶手手里。还被继续控制着的可能性不高，凶手这次绑架不是为了钱，已经杀死五个了，没理由继续抓着两个活人。很可能，很可能另外两个也遇害了。凶手会选择在这条废弃的山区公路动手，表明对方对县里的地理情况很熟。咱们先把这段公路的范围全部摸查清楚，如果还是找不到其他线索，再想另外的办法。咱们就以前面公路无法通行的地方为界，从那头开始往外搜查。”

一名队员道：“李局，如果凶手上山了怎么办？这段公路还有多条通向山上的小路，如果上山，范围就太大了。”

李卫平想了想，道：“通到山上的小路都是泥路吧？”

“对。”

“那好办，这里长久没人来过，泥路上不会留脚印，如果发现不是我们自己的足迹，再按足迹搜查。大家按我说的，从里往外搜，不管有没有，尽量出一个结果。”

第十二章

高栋晚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赶到了现场，已经有不少警察在周围，法医组正在检查尸体。旁边已提前打开了照明灯，因为再过半小时天就完全黑了。

许多人脸上都写着愤怒，因为这是第六名死者。凶手一口气杀了这么多人，极端残忍。不过大多数人并不惊讶，因为车里杀了五个，失踪两个，失踪的两个十有八九也是遇害了，并没有多大的生还希望。

这次，死者的位置还是在这条公路，与出事的车辆距离不到两公里，就在车辆能通过的尽头处，那里的路基坍塌了大半，剩下的一半被旁边山上风化掉落的大石头堵住了。搜查队员在李卫平重新安排工作后，从里往外搜查，就在那处路基坍塌的下方发现了一具女尸。

高栋闷闷不乐地站在一旁，跟马党培、李卫平一起商量着案情。这次虽然又发现了一具尸体，但问题倒不是很严重。高栋在给上级的报告里，早就打了预防针，说失踪的两人十有八九也是被害了，生还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正派人在附近搜索，看看还能否发现更多线索。

马党培脸色很难看，虽说他心里也早有预期，可多添一条人命，也就是多给他添了一分压力。李卫平毕竟是干刑侦出身，心理素质好得多，此刻只是紧闭着嘴唇，默不作声，脸上也是一脸沉郁。

“太残忍了，可能被性侵了。”一名市局的老刑警叹息道。

高栋点点头，表示认同。

五人直接被杀害在车里，失踪了一男一女，女性叫朱梦羽，高栋看过她的简历，才二十七岁，两寸证件照上就很漂亮，真人一定更好看。她没有被杀死在车里，而是失踪了，凶手把她单独抓出来，可能也与类似的情况一样，是为了性侵。

不过还有个男的呢？这男的为什么也失踪了？

当然，有可能这男的是凶手。不过现在也只是猜测，几个人的身份还没确认，一切都要等进一步的调查结果。

半小时后，陈法医从路基下方走上来，后面法医组的其他成员用塑料布包裹着尸体小心地运到路面。

高栋连忙走上去，掀开塑料布，仔细地盯着死者脸，又拿出朱梦羽的照片比对。死者脸部除了粘着泥土，没有任何损伤，可以百分百确定死的就是朱梦羽。

高栋面无表情地转过头，问陈法医：“什么情况？”

“尸体完好，面部特征清晰，可以确定就是朱梦羽。按经验初步看，死亡时间可能也是前天晚上，和车上的五个人被害时间接近。死者同样是被直接扭断脖子的，手脚关节处有明显的捆绑痕迹，与车上的人一样。只不过尸体手、胸口多处被砸烂了，是旁边一块石头砸的，似乎凶手跟朱梦羽有很大仇恨。旁边也同样留下了凶手脚印，判断应该是凶手杀死她后，把她运下路基，拿起旁边一块石头砸了泄愤，再埋在此处。埋的地方较浅，按搜查队员的说法，发现时看到一只手露在泥土外。周围没找到挖土的工具和其他直接物证。另外，死者身边带着一个女式包，我们还要回去再做指纹和物证相关的鉴定工作。”

高栋嗯了声，点点头，随后凑到陈法医耳边，低声嘱咐：“重点查阴道中能否发现精液残留。”

陈法医摇头道：“我初步检查了一遍，死者没有被性侵。”

“没有被性侵？”高栋有几分意外，皱眉沉吟片刻，再一次问，“你确定吗？”

“我做了几十年法医这都能看不来吗？”陈法医似乎微微不满，抗议高栋对他能力的怀疑，继续道，“死者衣衫完整，我也检查过下体，肯定没有被性侵。不过如果某些变态点的凶手采用体外猥亵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没办法鉴别了。我们会在周边查找仔细的。如果体外射精，地上总能找到残留精液。”

高栋愣了一下。这个结果让他心中多了几分想法，他握着拳头，轻轻捶了几下嘴巴，看着周围的人都在等他的指示，便道：“今天就先到这儿，这里余下的工作交由法医组处理。其他搜查队员轮班再查找周围，说不定还能有其他发现。”

随后他转身走到马党培、李卫平身旁，嘱托他们现在多确认了一名被害人，当前安抚死者家属及相关的保密工作仍是重中之重。这次专案组体系庞大，不排除人多口杂传出风声，市局和省厅来的人倒没太大关系，主要是白象县当地警察，一定要监督到位，口风收紧。

大致处理一番，高栋连忙上车回县局，现在张一昂这块查监控的工作是最核心的重点。

第十三章

晚上八点，高栋回到县局，简单吃了盒快餐，就去找张一昂要结果。

站在门口看到里面的几十个刑警依旧在忙碌着，他招手把张一昂叫出来，见他低着头，显然还没结果，心里顿生不满，微怒道：“还没查到？”

“嗯……”张一昂的表情不置可否。

高栋冷声质问：“就两个探头，就算从1月9号中午算到1月10号晚上12点，合起来也就七十小时的监控时长，我给你安排几十号人，从早上弄到现在，还没查出来！你他妈当电视看也看到吐了吧？”

张一昂不敢对视，低头小声解释道：“不……不是，监控每个时段至少有四个人看过，不过……不过不知道怎么搞的，再没见过那辆车出来了。”

“不可能！”高栋毫不犹豫地否定，“监控查不到别克车出来，难道它自己飞回白象县的！”

“可是……可是……”张一昂正准备分辩，想着在领导面前承认失职比争辩要好，只能道，“我已经把人员重新分成六个小组，从头查一遍监控。”

高栋鼓起嘴，默不作声地踱步几下，转过头道：“我感觉有点不对。”

“什么不对？”张一昂不解。

高栋掏了两支烟，一支给张一昂，一支自己点上，深吸了口，道：“以往大范围查监控的工作做了很多了，这类工作经验很足，似乎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过去有些案子的监控光线条件差，最后还是找出来，抓到嫌疑人了。这次光线条件非常好，每段监控分别交给四个人看过，不太可能还会看漏吧？”

张一昂也点头：“这次我也觉得奇怪，按道理早该查出来了。”

高栋点了下烟灰，低声道：“这种绑架一车人的案子我从警至今也没遇见过。对了，下午查了别克车的高速通行证，通行证显示没下过高速。现在监控里也查不到别克车出来，有没有可能是别克车开上了一辆货车，直接运出去了？这样连通行证没下高速也能解释了。”

张一昂否定这个猜想：“服务区是客货分离，监控中看到别克车开进客车区域了，客、货两个区域之间有绿化带和铁栏杆隔开，并且有保安一直在引导车辆，不会允许大货车开进客车区的。”

“先别下定论，人为管理容易有纰漏。要把别克商务车装进货车里，中小型货车当然不行，你要查监控，看是否有大型集装箱货车或者半挂车开进别克车所在的客车区。”

张一昂点点头：“好的，我马上重新安排一下工作。”

“嗯，”高栋想了想，又道，“你确定服务区没有另外的后门直接通到高速外的？”

“我们问过了服务区负责人关于服务区的整体情况，从对方的介绍来看，这是个全封闭区域。”

高栋思索了一下，道：“好吧，暂时就先这样，你们再辛苦一下，明天上午一定要有个结果。”

张一昂应了声，又问：“老大，你们刚才新发现的那具尸体可有什么线索吗？”

高栋摇摇头：“具体情况老陈还在查。不过这案子到现在，越来越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怎么？”

“刚刚发现的被害人是工商所里的唯一一名女性朱梦羽，死的地方离车子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初步判断死亡时间，也是1月10号晚上。按道理，凶手既然要杀她，会直接杀死在车上。拉出车外杀人，通常是为了性侵犯，但老陈说了，死者生前没有遭遇过性侵，所以这里面有个矛盾点。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还是在你这边。只要监控有结果，凶手马上浮出水面。”

第十四章

高栋刚回到办公室，李卫平就找上门，神色匆匆。

“什么事？”高栋略感疲惫地问了句。

李卫平皱眉道：“工商所一帮家属找上门了，现在马局拉他们去会议室安抚，通知了县里的主要领导赶紧过来，等下一起给家属做思想工作。不过家属说要见你。”

“见我？”高栋冷哼一声，“见我干吗？不见！”

李卫平为难道：“他们闹得挺凶的。”

高栋不满道：“不是说了让你们暂时先告诉这些家属是车祸吗？具体怎么安抚，你们县里商量着办呀。”

李卫平露出一张苦脸：“本来通知他们是车祸，他们虽然不信，但我们说一切正在调查，很快会出结果，他们也只好等着。今天朱梦羽尸体挖出来了，结果这些家属知道了，完全不信是车祸的说法了，还打听到省厅派了你这位领导来督办，知道你是刑侦总队的，车祸的说法藏不住了，他们都知道是特大命案，就一起闹到县局要讨说法。”

“讨什么说法？人又不是我杀的，也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谁是凶手故意不抓，讨个屁！”高栋冷声问，“我一早就说了案情要保密。给我查，谁透露给家属的？”

李卫平道：“都是县城里的人，这事我们保密再严，迟早也会被他们知道。而且车祸出在这条封闭的老公路，他们也不信。”

高栋无奈皱着眉，道：“你和马局商量一下，再找你们县领导说明了，这案子影响太坏，无论如何要压下去，决不能让家属闹开来。你们县的维稳工作，我不方便参与，我也没权力替你们拿主意。有问题直接请示市政府，或者省政府。好吧，就这样吧，原则是把事情压住，补偿是一方面，另外也不能表现太软，具体怎么拿捏，你们地方上应该有经验，好吧，就这样了。”

“可是……”李卫平看着高栋一副敷衍的样子，深知他半点都不想过问这事，但高栋要求把事情压住，实际上显然不止是高栋一个人的要求，所有上级领导都希望把这事压住，具体怎么压，领导们都不会有兴趣参与的，只能由他们县的地方政府想办法了。想了想，只好道，“好吧，我找马局和县领导再去商量。对了，刚刚王家人打电话来，说想让你回个电话。”

“王家？哪个王家？”

“对方说自己是天津市市委办公室的秘书，说领导想了解一下案情。”

高栋疲倦地点点头：“王红民叔叔王振国的电话，嗯，好吧，你把电话给我，等下我会回的。”

高栋满腹无奈，他心里清楚，他不能得罪王振国。

可怎么说案情呢？

说他们还没查到具体线索？

旁人问起，高栋大可以一句“案件处于保密侦查中”打发了，可对王振国他没法儿这么说。

这种事麻烦极了，相当麻烦，比查案还要麻烦。

高栋陷入了苦恼。

第十五章

夜已深，高栋依旧留在办公室里，一小时前和王振国的秘书通了电话，简单介绍了下案情，说现在死者身份还没全部确认，侦查工作仅开展了一天，各种线索都处于搜集过程中，这案子从公安部到省厅都很重视，派了大量刑侦骨干，成立了几百人的专案组团队，他们一定会尽全力尽快查个水落石出。

对方表示，王振国市长知道这件事后非常震惊和气愤，王红民是王振国的亲侄子，王红民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王市长一直把他看成半个儿子，而且听说去年一次工商所聚餐中，王红民差点被人毒害，那起案子也没破，怀疑是同一个嫌疑人，上回没得手，这回再次铤而走险，希望公安系统的同志能尽快查明真相，还家属一个公道。

高栋满口应承着挂下电话，脑海中思考着案子的全过程。

凶手自昨天早上的电话后，再也没联系过警方，相信以后也不会联系警方了。

而破案的最关键线索是查明车子在服务区到底出了什么事，以及是谁干的。高速上有很多监控，而且都是高清探头，只要被拍进去，凶手断然无处遁形。可张一昂那伙人居然说只查到车子进服务区的画面，再也没发现车子离开服务区。

服务区是个封闭区域，前后两个监控牢牢守住了通道，又不是直升机，车子怎么可能不经过监控就失踪了呢？

他想不明白。

回忆起刚才和王振国秘书的电话，对方说上回有人要毒杀王红民的案子，自然是李卫平说的那起最后死了工商所执法队长汪海全的案

件了。

两起案子间隔才几个月，不算久。听李卫平大致讲了那次案子，看起来凶手本意是要毒杀王红民，结果王红民把水杯给了汪海全，汪海全成了替死鬼。

那次案子没破，是否凶手第一次毒杀王红民失败，过了几个月重新策划这起案子呢？

但从杀王红民一个人，最后闹到杀了全工商所的人，也太夸张了吧。

高栋燃着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对这起案子，现在的他还是相对乐观的，毕竟凶手将犯罪过程搞得太大了，警方可以从多个渠道进行侦查，如果任何一处有实质进展，就能立即准确锁定凶手。

希望不会像上回白象县的案子那样搞得那么累。

那是四年前，高栋还是市公安局的处长，负责处理白象县一起特大连环杀人案，案子虽然最后圆满收场，但那一回的经历对所有当事人的警察来说，一定是刻骨铭心的，所有人的仕途，险些都被那个案子毁了，直到最后，他们还在被凶手耍得团团转。

这时，马党培和李卫平推门而入，两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高栋看着他们俩，点点头，掏出烟分给他们，道：“怎么样，处理完了？”

李卫平叹口气：“暂时先稳住了，今天书记、县长，几个常委，检方和法院的一把手，还有县工商局的领导全来了，一起给这帮家属做思想工作。”

“结果怎么样？”

“我们跟他们反复说，现在还是警方的侦破阶段，具体情况不能透露。他们一定要我们说清楚，到底是车祸还是命案。”

高栋厌恶地挑了下眉毛，道：“你们怎么回复？”

李卫平道：“我们说还要继续调查才能得出准确结论。可是他们不认同，说我们在敷衍他们，结果争执了很久，没办法，我只能跟他们说，是命案，还在查。”

高栋顿时站起身，怒道：“你怎么能告诉他们是命案？！传到社会上，再传到媒体上，怎么办？！”

李卫平吓得退缩几步，一句话都不敢说。

马党培见况，连忙替李卫平说话：“高局，这事也不能怪卫平，刚才的情况是我们不把问题说清楚，他们留局里不走了，而且要求见到死者遗体。如果他们见了遗体，有点经验的一眼就能看出朱梦羽是被人杀死的，出车祸的说法也就不通了，他们更要闹了。”

高栋咬咬牙，坐回椅子上，耐心想了想。马党培说得也对，这件事就算社会层面瞒得住，死者家属这边也瞒不住。况且这次不是只死一个人，如果只死一个人，那么总有办法稳定家属情绪，做好保密工作。现在死了一群人，这些家属聚在一起怎么压得下去？而且这些家属中一定不乏公职人员，强行打压是行不通的。

高栋无奈道：“你们有让他们见到遗体吗？”

马党培摇头，道：“没有，我们说可能从死者遗体中查出被害信息，为了早日破案，还家属一个真相，暂时由公安负责处理，等处理完毕后，再将遗体火化归还。主要还是考虑到几个人死状太难看，家属看到后，情绪更要失控了。”

高栋点点头，遗体绝对不能让家属看，试想不管是谁，看到自己亲人被烧成这样，哪还能沉得住气，非闹出大动静不可。接着又问：“对了，家属没见过遗体，那法医这边的DNA比对工作他们还配合吗？”

李卫平道：“早上县里刑警就带法医组的去找所有家属调取DNA样本做对比了。”

高栋嗯了声，道：“那之后呢，家属有什么要求吗？”

李卫平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破案抓住凶手，另一方面是政府的补偿。”

“破案自然是要破，不用他们说，我们也要破。补偿的事由你们县政府负责，慢慢商讨，总能妥善解决的。”

“他们还问我们多久能破案。”

高栋冷哼一声：“多久能破案谁知道啊，我们当然也想越快越好。”

李卫平道：“我们跟家属协商了多遍，他们态度强烈，我们只好说过年前给他们一个较明确答复。”

高栋皱眉不满道：“过年前？现在线索还没影，怎么能给他们时间期限？如果明天有线索，明天就能破案，如果没有呢？自然是要接着查，就算查到了，还有抓捕阶段。现在离过年才半个多月，你凭什么保证半个多月里一定会抓到凶手？”

李卫平只好道：“权且给他们一个期限，让他们暂时先稳定下来，配合警方的工作。至于以后的补偿问题，县领导已经承诺，等案件查清楚后，再坐下来协商。但目前家属必须配合警方工作，严格对外保密，如果造成任何不良的社会影响，将来的协商就没了。同时，特别叮嘱了部分家属中的公职人员，让他们做好劝解工作，不要给政府出难题。”

高栋点点头，道：“他们同意了？”

李卫平道：“是的，暂时同意配合政府的工作。”

高栋想了想，道：“今天都有哪几个人的家属来的？”

马党培回答道：“工商所包括司机在内的七个人的家属都来了。”

“王红民家来的是谁？”

“他老婆，他家就来了他老婆一个。他老婆从头到尾话不多，表示还是愿意配合政府工作。我想出事后王家是不担心后续的赔偿工作的。”

高栋叹口气，道：“好吧，今天事情太多了，你们也肯定累了，咱们都先各自回去休息，等明天的后续侦查线索吧。”

李卫平道：“老大，张队那边的监控结果还没出来吗？监控结果一出来，整个过程相信都可以还原了。”

高栋抿抿嘴，不情愿道：“他们工作可能出了点问题。”

李卫平不解问：“什么？”

高栋道：“他们居然没发现别克车出服务区。”

李卫平严肃道：“这怎么可能？”

对刑侦工作相对接触不多的马党培替他们解释：“也别急，服务区那边车子多，这才一天工夫，没找到也在情理中嘛。”

高栋没说什么，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或许吧，看明天的结果了。”

第十六章

第二天临近中午，张一昂神色古怪地走进高栋办公室，犹豫着艰难地说出：“老大，监控反复查了，还是没找到。”

高栋缓缓站起身，似乎很难接受这个结果，紧皱双眉盯着面前的空气，隔了良久，问：“有没有查过，会不会车子装进其他货车里了？”

张一昂摇摇头：“考虑了这个可能，所以监控也查了货车信息，除了几辆小货车开进了客车区外，没有大货车往那边开，小货车还没别克车大，装不进去。我本怀疑可能有大货车提前开进了客车区，可是查来查去，也没找到客车区有大货车开出来。这事太古怪了。”

高栋思考了一下，再次郑重问：“你能百分百确定，监控里没看到这辆别克车开出来？”

“嗯……不同的人看了不下十遍的监控，也没看到这辆车。”

高栋愤懑地想了好久，转身拿起电话，拨给陈法医，让他马上过来。

几分钟后，陈法医来到办公室，高栋立即问：“法医组查得怎么样了？”

陈法医看着手中的打印纸，道：“死者身份早上刚比对出来，车上的五个人分别是所长王红民，副所长姚江，三个科员徐涛、周国贸、方剑。外加昨天发现的女科员朱梦羽。”

高栋拿过打印纸，匆匆翻了一下。第一张写着：王红民，血型O，DNA吻合度99%。第二张写着：姚江，……依次是每个人的结果，DNA吻

合度都99%左右。看来没有错。

他把名单再看了一遍，凝神问：“没发现的只剩下了那个司机林……林什么？”

陈法医道：“林小峰。”

高栋点点头，又问：“朱梦羽身上查出什么了吗？”

“死者致死原因也是被直接扭断脖子，手法残忍干脆。除此外只有手和胸口上的外伤，是被现场一块石头砸的，手指、手臂、肋骨多处骨折，几乎被砸烂。未发现被性侵迹象。尸体身旁遗落的女式包里，找到钱包、化妆品等物件，从具体细节看，包内有明显被翻动痕迹，现金还在钱包里没动过，只是没找到手机，包内外未发现除死者外的其他人指纹。”

“包被翻动过？”高栋寻思一下，道，“车上的五个人除了王红民的手机被拿走打电话外，其他人的手机都在吗？”

“全在，虽然被烧毁了，但还是能辨认出来，都放在各自的裤袋或皮包里。”

高栋点点头：“车上的钱财没动过，朱梦羽的钱财也没动过，可朱梦羽的包被翻过，少了手机，难道手机里会有什么信息？”他立刻转向张一昂，“去查查，朱梦羽最近的通话记录情况，另外，其他六个人的手机通话都要查。”

“好，我马上去办。”

高栋手一伸，道：“这件事你交给其他人办就行了，现在有件更重要的事要你跑一趟。”

“什么？”

“你带几个人，亲自跑趟绍市服务区，带上录像机，绕服务区走一圈，仔仔细细把服务区全景图拍下来。另外，你找服务区负责人，让他把1月9号和10号上班的员工包括保安都问一遍：一问是否注意到

可疑情况，尤其是可疑车辆和行人。二问有没有人注意到一辆银灰别克那天在服务区里的停留情况。三问当夜值班人员，是否注意到服务区那天晚上停了什么车，尤其是别克车是否在那儿过夜了。”

张一昂立刻应承：“好的，我马上过去。”

高栋再三叮嘱：“记着这两件事，一查工商所七个人的手机通话记录，二跑一趟服务区，快去办吧。”

第十七章

张一昂带着三个侦查员，以最快速度驱车赶到绍市服务区。

今天虽不是周末，但服务区的车流量依然很大。绍市靠近杭州，又是重要的轻工业城市，车辆往来一直都很密集。加上杭甬这段高速上，余姚服务区从去年开始整修，至今仍处于关闭状态，往来车辆只能选择绍市服务区停留。

张一昂按高栋吩咐，带人先沿服务区走了一圈，包括各个角落全部用摄像机拍进去，结果更让他们失望，经过这次仔细实地考察，更证实了绍市服务区完全是个封闭区域，外围只有围墙，连后门都没设。

客车区和货车区中间，有绿化带和临时架着的铁护栏阻隔，车子通不过。前后两个出入口的监控，更是把进出的每一辆车都一览无余地拍进去了，没留下半点死角。

高速路段的规划建造，都是经过多层次、方方面面的设计论证，探头是寻找不法车辆的重要工具，服务区的建造中显然也考虑过这点。

现在问题更明显地摆在面前了，服务区是个完全的封闭区域，前后两个监控把所有进出车辆都拍进去了，那么怎么可能只看到这辆银灰色别克商务车进了服务区，不见它出来呢？

张一昂想到另一种可能，难道出事的这辆别克车，并不是工商所的那辆？被掉包了？

这是有可能的，工商所的别克车进入服务区后，另有一辆别克车开进服务区，凶手控制了车上的人，将他们转移到另一辆别克车上。

最后，凶手驾驶另一辆别克车开出了服务区，而工商所的车子，一直停在服务区内，直到1月10号晚上过后才离开，他们的监控是只查到1月10号晚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查遍监控，没看到车子出来的原因了。

张一昂初一想，对这个结论满怀信心，认为这是目前能解释的最好理由了。

不过他转念一想，如果凶手搞这么一套，那这招玩得太大了，不但成本很高——需要再搞一辆同型号的别克商务车，动静也很大——在服务区内光天化日之下转移一车人，而且似乎并不会为他的犯罪行为提高多少安全系数。因为这就意味着工商所的别克车至少在服务区内停留了两个晚上，服务区虽然车流量很大，但过夜的车主要还是货车为主，小客车在服务区过夜是极少的，很容易引起管理人员的注意。

好吧，不管怎么样，先找服务区管理人员了解下吧。

张一昂一行四人来到服务区的办公室，找到管理主任，亮明了省刑侦总队的身份，简单说明来意后，主任按他们吩咐，马上叫来了1月9号和10号两天当班的保安和一些管理人员。

张一昂先问了客车区管理的保安：“1月9号中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辆银灰色的别克商务车？”他同时拿出了那张商务车的照片，车身、车牌都拍得清清楚楚。

保安拿着照片端详了一会儿，皱眉道：“9号？那是上星期的事了，都隔了好几天了，嗯……每天车子这么多，没注意到啊。”

“一点印象都没有？”

保安努力地想了好久，最终还是摇摇头：“没印象，这辆车怎么了？”

张一昂当然不会跟他解释这么多，又去问当晚值班的人员：“9号晚上停在客车区的车辆里，有没有这辆别克车？”

“好像……我也没太注意……”这家伙说话也是语焉不详，无法给出准确结论。

张一昂皱眉道：“晚上过夜的车子不多的吧？怎么会没注意？”

那人无辜道：“我们值班也……不太需要来回查看的，这个……而且都好几天前的事了，如果有什么异常，我们会注意，可是印象中没有出现过异常情况啊。”

“那有见过这几个人吗？”张一昂拿出七个人各自的照片。

几个保安和管理员端详一阵，还是摇头：“记不得了。”

张一昂很无奈，这几个人的话没有半点参考价值，不过这很正常，调查中得到的大部分信息都是毫无价值的，尤其是对于“潜在目击者”的走访，如果当时没发生异常的事，大部分人不会记住太多有效线索。

这可不像是某些推理小说。许多推理小说中，侦探询问一些人员时，那些人对几天前，更夸张的是几个月前被害人或者嫌疑人的一举一动都能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完全还原当时的情况。好像书里的那些人时刻都预感着谋杀案会发生在自己身旁，把生活中的小事无巨细地全记在脑子里，为以后的侦探调查服务，准确地说，是为“伪推理小说”的作者服务。

现实中人们的记忆力可没这么好，绝大部分人对今天早上在街上遇到过哪些人，他们什么穿着打扮、做什么动作，压根儿没有任何印象，更不用说是对几天前的人和事了。

即便是对保安来说，保安只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可不会预知自己身旁即将发生大事，时刻敏锐地观察周围的风吹草动。每天车流量这么大，只要这辆车没出现过特别异常的情况，事后没人会对这车留下印象。

张一昂又问了是否有异常情况等问题，回答上来的信息无非是服务区内发生打架事件等诸如此类的小事。

最后，管理人员告诉他，除了停车场可以停车外，服务区出口处的加油站也能停车。

张一昂只能带人来到加油站，找到经理，问9号和10号那天有没有车子长时间停在加油站，甚至在加油站过夜。经理找来了那两天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明确回复没有，说过夜的车辆都会停在服务区那边，不会停在他们加油站。

又排除了加油站的可能，张一昂无奈，只能跟加油站也要了监控，打算回去再调查别克车是否来加油站加过油。

离开加油站，他看到了不远处服务区背面的汽车修理店。一般，服务区的汽车修理店由于价格比外面的高，生意都不会太好，只有车子出了紧急情况，比如高速上发现轮胎漏气了，或者出了小事故，才会就近来服务区修理。修理店当然也能停车，这是最后的可能了。张一昂虽然对此更不抱多大希望，不过还是按照谨慎原则，来调查一番。

经过和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翻看记录单加回忆，说1月9号傍晚过后来过一辆同型号的别克商务车。

张一昂顿时很兴奋，但稍后工作人员告诉他，那辆来修理的别克商务车是蓝色的，和照片中这辆银灰色的截然不同，那辆车是因为车主借了别人的车来开，傻乎乎地加了柴油，导致车子发动困难。车主询问了要多久能修好，修理店说要把整个油箱清理过，要半天，修理工下班了，得明天修，车主等不及就先走了。后来车主在1月11号中午才回来开走车子。

车子颜色不一样，案发后才离开了服务区，时间也不对，那么铁定不可能是工商所的别克车了。

张一昂再次放弃了希望，拿过旁边的侦查员写了满满几页的记录，虽然今天做了很多调查工作，也很详细，可是到头来却是无功，只更加清楚地证明了一点，服务区是个封闭区域，两个监控探头没有死角。那么监控怎么可能没拍到别克车离开呢？张一昂现在头痛地觉得，回去怎么跟高栋交差是个大问题。

第十八章

下午，市局的马队找到高栋，道：“高总队，高速收费公司我们已经联系过了，他们查过系统记录，最近时间均未发生车辆丢失通行证的情况，这种情况本来就是很少见的。我们问了具体规定，若车辆通行证丢失，通常情况下，如果是本省的车辆，按照省内最远距离收费，如果是外省的车辆，按外省到这里的距离收费，如果车主提出异议，再另外处理，查清具体上高速地点，除了高速通行费外，额外需要交纳两百元罚款。看来别克车肯定用了其他办法下高速。”

还有什么办法呢？

高栋站在原地，眉头紧锁。

车子进了服务区后，突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监控查不到，甚至通行证都显示没下高速，可最后偏偏出现在白象县的老公路上。

他叹口气，表示再分析分析，让马队先出去继续工作，顺便把李卫平叫来。

几分钟后，李卫平走进办公室。

高栋抿了抿嘴，开口道：“刚刚马队跟我说，最近这些天高速均未发生车辆通行证丢失的情况。”

“嗯，刚刚马队也跟我说了。”

高栋看了他一眼，道：“你怎么看？”

李卫平道：“马队问的是省内情况，我想会不会车子一直开到外省，谎称通行证丢失？”

高栋眯了下眼睛，脑中浮现出临近省市的地图，点点头：“也好，你再跟马队说声，福建、江西、安徽、江苏、上海这几个地方的高速公司去也问问，确保万一，再远的省份不太可能了，来回时间来不及。”

他顿了顿，又道：“现在能否完全确认，烧毁的别克车是不是就是工商所的那辆？”

李卫平不解道：“不是工商所的那辆还能是哪辆？”

“关于通行证没下过高速这个结果，我想了一下。既然别克车的通行证没出过高速收费口，只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出事的那辆车，不是工商所的别克车，工商所的那辆车，还在高速上。第二种，别克车在高速上被装进其他货车，运出了高速。第三种，别克车在高速上时，被高速外的吊车直接吊出去了。但不管哪种可能，这案子恐怕是起团伙作案，抓捕需要颇费功夫了。”

李卫平摇头道：“这种不会产生任何金钱利益，纯属报复机关单位的案子，我觉得不可能会是团伙作案，案子缺乏团伙作案必然具备的共同利益因素。”

高栋应了声，道：“理论上是这样，实际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都说不定，这是初步猜测，还要等进一步的结果，希望张一昂他们去服务区调查会有收获吧。对了，烧毁的别克车现在在哪儿？”

“在仓库里，当证物保管起来了。”

“嗯，还是要先确认下到底是不是工商所的车。问问工商所的其他人，看看哪些人坐过这辆商务车，问清楚车有什么特征，和烧毁的别克车比对下。”

“别克车都烧成这样了，比对有点困难吧？”

“我知道，也许车身以前哪里磕碰过，当然，现在车从路基上摔下去，很多地方都变形了，但过去磕碰的地方应该还在，详细了解一下。还有啊，像车上的发动机铭牌之类的识别信息，可能没完全烧毁，留下了残骸，仔细看看能不能比对。这些对案情有好处。”

“好的，我马上去安排。”

高栋接着道：“张一昂是不是把调查工商所七人近期通话记录的工作交给你们县局了？”

“是的，我手下已经从移动运营商那儿调取出来了。”李卫平拿出放在笔记本后的一沓文件，道，“这七人最近一个月的通话、短信记录已经逐条打印出来了，我下面的人还在和运营商仔细核对每条记录分别是和什么人之间进行的。这是七人手机记录的打印单。”

高栋拿过一看，就放到一旁，因为上面只是满页的电话号码，这号码是谁的也不知道，看不出什么结果，需要等下面的侦查员把所有的号码换成姓名和身份信息才有看的价值。他点点头，道：“详细的记录什么时候能搞定？”

“我想最早明天，最迟后天。”

“那就定在明天，明天下班前必须整理好，交给张一昂，他会再进行数据分析的。”

“好的，我会催促的。”

“对了，案发地现场的搜查情况怎么样了？”

李卫平皱着眉道：“自从发现朱梦羽的尸体后，到现在还没进一步的发现。”

高栋想了想，道：“那几十个搜查队员也挺辛苦的，如果还是找不到，可以让他们先歇一歇。”

李卫平忙道：“可只找到了六具尸体，还有个人是死是活都没发现。”

高栋眼睛微微一眯，冷声道：“还少一个工商所的司机林小峰，如果他就是凶手呢？正如你说过的，如果凶手不是车上人，恐怕控制一车人很不容易吧？我今天中午听你的人说，林小峰当过兵？”

李卫平道：“是的，我正准备跟你说，他十年前当过兵，具体兵种有待查证，而且我调了工商所这些人的体检记录，林小峰的身高、体重和留在案发现场的脚印鉴定结果符合。不过光凭这些还不能下结论，毕竟法医鉴定出的身高体重很常见，当过兵的人也有很多。”

高栋缓缓点头：“不错，杀人手法很专业，一般人没扭断脖子的本事，当过兵……嗯……”

李卫平继续道：“现在证据链太单薄，我这边还是想继续搜查现场，说不定还能找到线索。毕竟现场区域较大，我们的工作还没完全做仔细。”

高栋道：“好吧，搜查工作你再落实吧。对了，更重要的事，你安排几个高素质、高水平的侦查员，三班倒，日夜监视林小峰一家的情况。他家还有什么人？”

“昨晚过来的是他老婆和父母，听说他还有个三四岁的儿子。”

高栋道：“好，摸清楚他家人员的具体构成情况，千万要小心，不要打草惊蛇。如果他是凶手，我想家里可能会有异常举动发生。”

李卫平为难道：“我们县跟踪意识好的老刑警很少，我想还是需要你这边调人。”

高栋点点头，马上答应下来：“人手不是问题，我给你三个人，你那边出一个人，毕竟你的人对县里情况熟悉。就算最后查出林小峰是清白的，我们只不过是浪费三四个刑警的工作力，总之现在专案组不缺人，只缺时间，要想一切办法破案。”

李卫平连声道：“好，我这就去办。”

第十九章

李卫平走后，办公室里再次剩下高栋孤零零一人，他有些寂寥地坐在椅子上，思考着这两天接触的信息。

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对劲了。

案子的侦破工作感觉正在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本来这案子的调查该分两步走：一是走访，查问哪些人和工商所可能有仇，搜寻可能的嫌疑对象，但这是早些年的常规工作方法，工作量太大，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理论上说被工商所乱收费的人都有仇；二是查监控，也是这几年刑侦工作的主要方法，更是最快捷的办法，因为这次案件全程都是在监控眼皮底下发生的，所以自然是先做这步工作。

可是现在查监控遇到了麻烦。

原本以为凶手敢在高速路上绑架一车人，最后竟然开回白象县，杀人烧车，整个过程经过的距离长，闹出的动静大，间隔的时间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案子，这绝对是一起会留下大量明确指向性证据的案子，甚至理论上都该有大量目击者，案子非常好破才对。

怎么……怎么现在警方一个个努力的方向，走下去都发现被凶手堵住了？

时间久、动静大、距离长的一起特大犯罪案件，凶手是靠什么做到掩人耳目的？

从张一昂告诉高栋监控中查不到别克车离开开始，高栋就隐隐感觉，这回的凶手是个很棘手的对手。又加上别克车的通行证没下过高

速，高栋更有理由确信这次的对手恐怕设计了一手极其庞大复杂的计划了。

怎么办？路越走越窄了。

当然，现在还有多个方向可以侦查，像人际走访这些都没深入展开呢，但哪条路才是最有效率的突破口呢？

先等张一昂回来再说吧。

晚上，张一昂回到县局，艰难地开口：“老大，服务区内的区域地形完整查过了，嗯……不存在其他出口，对于汽车来说，完全是个密闭的环境，前后两个监控也不留死角。其次查1月9号别克车是否在服务区过夜，服务区管理人员没留意，也没注意到有异常情况。我们后来去了服务区的加油站，加油站工作人员肯定地说没有别克车停着过夜。此后又去了服务区的汽车修理店，店里说1月9号晚上去过一辆蓝色别克，但那辆车最后是1月11号，也就是案发后才开走的，也排除了可能。”

张一昂正等着高栋训斥“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查到”，谁知高栋却并不意外地点点头，吐口气，道：“车辆的高速通行证也没下高速，真是古怪啊！”

张一昂猜测道：“会不会出事的那辆别克车，压根儿不是工商所原来的那辆车！”

高栋道：“我本也有这方面考虑，但如果出事的车不是工商所的别克车，那么进入服务区的这辆车又是什么车呢？这辆车怎么会进去后就直接消失了？”

张一昂也回答不出。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事的车到底是不是工商所的车，摆在面前最直接的疑问，是进服务区的这辆别克车怎么就消失了。

这实在太诡异了，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高栋叹口气，又道：“我办的案子中，骗过监控的也见了几次，但像这种情况，整辆车进入封闭区域，结果从监控眼皮底下消失的，还从没遇过，想象不出，嗯……想象不出怎么做到的。太诡异了，这就像……呵呵，这就像这压根儿不是人做的案子，而是……”

张一昂忍气闭着嘴，低着头，没有想法，似乎颇感绝望。

高栋看着他的样子，笑了笑，挺直一下身躯，摆动手臂舒展开来，鼓励道：“也别丧气，这案子不简单，我们开始把对手小看了，以为这么大的案子，破绽和证据一定很多，现在证明显然低估歹徒能力了。但现在我们能做的事还有很多，我需要好好思考接下来的布线，明天再开专项会重新布置工作，你们也累了几天了，今天早点回宾馆休息吧。”

张一昂走后不久，李卫平来说了最新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出事的那辆车，就是工商所的车！连车辆被掉包的嫌疑也排除了。

根据调查，工商所的多名合同工记得，两个月前，别克商务车停在单位门口时，被一个来办事的人倒车时不小心撞了，赔了两百块。撞得很轻，对方车辆的车尾保险杠撞到别克车的右前车门上，车门下部有一处轻微的凹陷。

县局仓库里的这辆别克车，虽然已经面目全非，但右侧没怎么变形，同样位置果然有一处轻微的凹陷。

另外，发动机上残留的钢印也找车管所核对过了，确认无误。

发动机和车身都是这辆别克车的，那么出事的自然也是工商所的别克车无疑了。

进入服务区的别克车，车上坐着王红民等人，这些人自然不可能不认识自家的车，这辆车自然也是工商所的别克车。

好了，现在问题很明确，从头到尾就是这一辆车，不存在出事的车辆不是工商所的别克车这种可能。

猜想全部被否定。

只剩一个老问题：车子怎么消失了？车子最后是怎么下的高速？

高栋再次陷入了沉思。

一辆别克商务车，在进入服务区这个封闭区域后，从监控眼皮底下消失了，很明显，这是一起不可能的犯罪，这不符合逻辑。

逻辑。高栋突然想起了一个朋友。

四年前，他曾经在白象县遇到一个麻烦。那个名叫徐策的对手，是个极其冷静、思维缜密的人，犹如数学一样精确。为了对付他，高栋找到了一个与徐策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的人。果然，梁明用数学般的心理分析，最终帮高栋解决了麻烦。

对，他的名字叫梁明。

梁明的经历同徐策一般无二，就像硬币一正一反的两个面。他现在生活在美国，进了投行，从事投资研究。

他没有专业系统地学过犯罪心理学，可他从数理逻辑角度批驳犯罪心理学的一些常见观点的几篇论文却传到国内，得到警察院校教授的认可，高栋也是对他打心底佩服。

一晃已四年没有联系了，高栋也是四年后再次来到白象县办案。

他思绪颇多，回忆在心头逐一绽放，徐策和梁明的两个影子，也似乎在眼前浮动，并交织在一起。

他抬手看了眼手表，此时已经夜深，美国刚刚早上，梁明应该起床了吧，也许还在家里。

给他打个电话？

高栋为自己突然冒出的想法也颇感惊疑。聊什么呢？聊这起古怪、不合逻辑的案子吗？

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掏出了公文包里的通讯录，找到那个电话，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了出去。

第二十章

“Hello？”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美语。

高栋停顿了一下，努力回忆梁明的声音，他不敢肯定，他也早忘了英语，只能谨慎地用中文问了句：“是梁明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回复道：“您是哪位？”

“是我，高栋。”

对方再次沉默了几秒，谨慎问：“有什么事吗？”

“有空吗，想找你聊一下。”

对方又陷入沉默，最后道：“有空，你说吧。”

高栋想打破这尴尬的对话氛围，故意笑出声，道：“不介意的话，我们通过网络电话聊？”

那头还是沉默几秒，回复道：“可以。”

梁明把网络电话的账号报给高栋，高栋很快打开笔记本电脑，又走到门口，关上门，把门上了锁，随后回到电脑前，拨通了网络电话。

“找我有何事？”梁明的声音毫无情绪。

高栋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老朋友，四年没联系了，现在在做什么呢？”

“嗯……你有什么事？”

“你很赶时间吗？”

对方依然用毫无情绪的声音回答：“不，我有时间，不过我想国内已经很晚了，你作为领导，应该很忙。”

高栋笑了笑，道：“其实我并不像别人看起来这么忙。”他顿了一下，道，“对了，四年前的那个案子，凶手几个月后，就在监狱突发心肌梗死了。”

“我知道。”

“你知道？”高栋有些意外，随即笑了下，道，“当然，你肯定会关注。”

对方突然换了个话题：“为什么用网络电话？”

“嗯……”高栋想了下，只能随口编了个理由，“国际长途太贵了。”

对方哈哈笑了起来，这是今天他的第一次带情绪的声音：“高局长的理由编得太次了。”

理由顷刻间就被对方识破，高栋脸红了一下，还是不示弱道：“除此外还会是什么原因？”

“我想不出。总之，不可能因为你想省电话费，你又不差这几个钱。而且你打再久的长途，中国的电信公司也不敢乱收费，否则你大可以按经济诈骗罪抓人了。”

高栋忍不住笑出声：“什么都瞒不了你，跟你可以说实话，其实，我是防着电话被监听。窃听电话实在太方便了，随便在线路中间装个东西就行，虽然我是管公安的，也管不了万一有心人对我感兴趣呢？”

“你办公室的电话都有可能被窃听吗？”

“办公室里我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公线，一部是后来装的私线，不过我重要通话会用一个知道的人不多的非本人手机号。”

“看来都一样，国外也常用两条线防止重要信息被窃听。你这么懂得保护自己，难怪官位步步高升。”

高栋笑了笑：“你还关注我？”

梁明笑道：“现在你已经是省刑侦总队的总队长了，在这个年纪，到这个级别的很少，当然别人级别更高的也有，不过大部分靠家庭背景或者格外的贵人照顾，而你，主要还是靠了能力。”

高栋道：“你一个常年在外国的人，我很奇怪你为什么对国内的事这么了解，尤其是各种的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的微妙处理。”

“其实，国外的信息比国内更通畅，除此外，人的诉求，这是不分国界，不分体制的。”

高栋哈哈一笑，道：“和你打交道真是如履薄冰，因为每句话都会被你转化为信息进行分析。对了，你现在在美国做什么？”

“在一家大学教课，同时偶尔给一家投资公司做研究。”

“你难道还缺钱吗，做两份工作？”

徐策笑道：“工作有时候并不是单纯为了金钱，大学教课是我的兴趣。”

“教什么呢？心理？”

“不，回归我本科的老本行，数理逻辑。”

“有没有兴趣回国内大学教书？”

梁明果断回答：“不考虑。”

“为什么？”

梁明似是不想回答，转换话题道：“说吧，你深夜找我，总不会就是为了闲叙家常吧？”

高栋犹豫了一下，道：“现在我在白象县公安局。”

“做什么？”

高栋故作轻松地道：“和过去的事没半点关系，而是，这里新出了一起恶性案件，而且案件诡异，我带队的侦查遇到了点麻烦，想找你聊聊。”

“找我？我能帮助你什么呢，我对刑侦工作知之甚少。”

“不不，这次的案子，刑侦工作的展开遇到了点麻烦，光从一般的刑侦手段我感觉没办法触及案件的灵魂。案子的过程在逻辑上讲不通，你在逻辑分析上的能力我是很清楚的，希望跟你聊之后，能得到从逻辑突破口上的一些启发……”高栋笑道，“总之，想找你聊聊，也许能拓展一下思路。”

高栋找梁明，自然有他的考虑，这案子从逻辑上讲不通，而从逻辑角度抓漏洞，正是梁明最擅长的。

电话那头的梁明一直在沉默，并不说话。

过了几秒，梁明终于开口，话语中带着笑意：“好，我再帮你一次。不过我首先说明，我对你们刑侦工作具体怎么展开的，并不是很熟，我一向只是从数学角度思考，能否帮到你，或者给你带来一些拓展性的思路，我不能确保。”

高栋连连点头，笑了起来。

第二十一章

高栋先向梁明介绍了工商所一群人从1月9号中午失去联系，第二天家属报警，警方查了没交通事故，并没过多理会，结果第三天早上接到绑架电话，下午发现烧毁的车辆和五具尸体，第四天下午再次发现朱梦羽的尸体，第五天，也就是今天，调查开始陷入了困境。

“非常凶残。”这句回复是梁明听完后说的第一句话，不过他的语气很平和，似乎并不是为几条生命的终结而悲愤，只是很冷静、很客观地评价了这一个事实。

高栋喝了口水，润润嗓子，接着道：“现在我们警方最大的困境是只查到了这辆别克商务车进入了服务区，监控里却再也没看到该车出来。”

“服务区的结构呢？有其他路线能让车绕开监控出来吗？”

高栋否认：“没有，我的人两次去了服务区，今天还专程拿DV把服务区沿线一圈的场地特征不中断拍下来。服务区是个完全封闭的环境，监控也没有盲点。”

“封闭区域，一辆车，包括在车里的人，凭空消失了？”大洋彼岸，梁明也陷入了思考。

“原本我还怀疑最后出事的那辆别克车和进入服务区的那辆别克车不是同一辆车，但刚刚得到确切结果，就是同一辆车。”

梁明似乎一点都不关心这一点，直截了当道：“管它是不是同一辆车，这一点都不重要。重点只有一条，进服务区的这辆车是怎么出去的。”

“逻辑上有问题，实际中也行不通。车子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了？”

梁明笑道：“逻辑上不会有问题，实际中也一定行得通，因为这件事它就是发生了。只不过有些违背通常的惯性思维罢了。”

“另外一点，我们查了这辆车高速的通行情况，这辆车上高速时领的那张通行证，到今天依旧显示该车没下高速。”

“是吗？这问题倒是有趣了。”梁明沉默了片刻，道，“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思路还是应该集中到服务区的这辆别克车上来。在你看来，一个封闭的服务区，两头都安装了监控，如果车想只出现进入时的一次，此后再也没出现过，会有哪几种可能呢？”

“第一种可能，车子始终停在服务区，直到1月10号晚上后才离开，我们的监控排查只查到1月10号晚上。但现在证明是同一辆车，而车子1月10号晚上已经出现在老公路上了。所以这个可能被排除了。第二种可能，别克车被装上了其他货车，运出了服务区。不过我们通过监控和现场考察发现，服务区分客车区和货车区，中间放了路障不连通，并且有管理人员在，不会让人搬开路障，所以这种可能也排除了。”

“好，既然都排除了，就把这两个可能彻底扔到垃圾桶里吧。”

“第三种可能，有吊车开到服务区的围墙外，把别克车吊出去了。”

“嗯……这似乎是个大手笔的动作了，”梁明笑了笑，“如果是吊车操作的，你们警方能调查出来吗？”

高栋很肯定地回答：“当然，我准备明天再派人去服务区外围调查一番。因为服务区外围是泥地和部分农田，如果有吊车前几天开过，自然证据很明显。”

“还有第四种可能吗？”

“暂时想不出。”

梁明笑道：“确实很难再想出其他可能了。用数学上的枚举法列出各种可能情况，是最不靠谱的研究手段，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枚举法有个致命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的现实命题，用枚举法会产生无穷多个可能，只不过各种可能性的概率存在差异。枚举法的缺陷在于，无法反向论证目前列举出来的所有是否就一定是全部了吗，就没有其他可能了吗。”

高栋耐心地听着梁明的描述。他对梁明一向很佩服：通常人遇到一件事，只会用基础的本能思维去思考，而梁明，他会分析用这种思维而非其他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的优缺点，以及哪种思维方式对解决问题最有效。

梁明继续道：“用枚举法继续看这个难题，还有更多的可能，比如汽车是不是飞上天飞走了呢？也或许不是吊车，而是直升机运走了。可能性是存在，只不过相比较前几个，可能性更渺茫。”他停顿一下，自嘲般笑起来，“似乎我有些跑题了。”

高栋连忙道：“没有，我很乐意听你的分析。”

“呵呵，我把这几年学校教课的习惯带进来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我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不知道技术上是否能实现，别克车确实从监控中出去了，只不过它换了个模样，没有让你们认出来。”

“这个……似乎很难。你想说车身换了个颜色吗，这太难了。车身做油漆可不是轻松的事，需要专业设备、专业人员和几天的时间。直接喷漆更不靠谱，喷漆只会把车身弄得乱七八糟，我手下的人早会发现了。”

“你们警方查监控中车辆的辨别依据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凭什么判断出去的一辆车是不是那辆别克车？”

高栋道：“主要有两点，一看车型，车型没办法改变，毕竟不是电影里的变形金刚，一辆别克商务车，不可能变成一辆桑塔纳。二看车身颜色。在确定了车型的基础上，再看车辆的颜色。这辆别克车是银灰色的，车身颜色要全改，很麻烦，得上漆，短时间内办不到。在这两点基础上，如果发现银灰色的别克商务车离开服务区，调查人员就会记下该车车牌，回过头看这辆车是否之前刚进了服务区，如果是

此前进入服务区的，那证明是无关车辆。如果没进过，那说明是换了个车牌。”

梁明沉默了一会儿，道：“似乎你们的调查很完备，车辆短时间内想要通过改变外观来骗过你们似乎很难？”

“对，应该说几乎不可能。”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梁明补充一句。

高栋只好道：“当然，凡事没有百分百的肯定结果。”

“好吧，那我暂时把改变车辆外观的想法放一边。我还有个问题，你们查监控时，遇到的这种型号的别克商务车多吗？”

高栋肯定道：“经典款别克GL8是国内中高端商务车里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因其性价比很高，一般单位用的商务车都会选这种。我们省厅就有两三辆，这次我开下来的就有一辆银灰的，在白象县局里我也看到一辆蓝的，其他单位肯定也有很多。我们从1月9号中午查到1月10号晚上的监控，大约出现了三四百辆不同颜色的别克GL8。”

梁明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道：“是不是吊车在服务区外把车吊出去了，这个结果你们明天能确认了，对吧？”

“对。”

“好，那就先等明天的结果吧。”

“不同结果会怎么样？”

“不同的结果有不同的侦查方向，关于这个案子，我有一些初步想法，请给我一些时间，我再整理一番。我希望最终能对你有所帮助，但我不能确信，我尽力。”

“好，谢谢。”

结束电话后，高栋认真地把刚才的对话内容思考了一遍，当然，梁明今天并没有带给自己太多帮助，不过梁明倒是帮自己理顺了许多

思路。

梁明的思维判断很直接。

不用纠结其他问题，不用管车子是不是被掉包了，也不用管车子的高速通行证为什么没下高速等等，抓住核心关键！

进服务区的这辆银灰别克怎么消失了，这才是关键！

只要破解了这个谜，所有的答案一定都呼之欲出了。

第二十二章

第二天早上，高栋立刻召集了专案组的主要成员开会。

讨论会一开始，高栋就坦率表明了当前遇到的困境：“案子查了好几天了，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奇怪，好像关于凶手的实质性线索一点都没查出来？”

专案组成员全部点头默认。看着这两天所有人都很辛苦，都在日夜加班，做了很多工作，似乎收集到了很多信息，可回头仔细一看，没有任何信息能够表明凶手的身份，别说直接线索，甚至间接线索也没有。

高栋沉声道：“案发地周围除了烧毁的车、车上人员，以及12号新发现的朱梦羽尸体外，并没有其他发现了。”

李卫平接口道：“案发地面积太大，案子因保密关系只配备了四十多个搜查组成员，这块工作还要接着做。”

高栋应了声，道：“但目前为止，除了留下凶手脚印外，其他明确的线索都没有吧？”

李卫平点头默认。

高栋继续道：“车辆是在绍市服务区失去联系的，服务区监控查了，只查到车辆进，没看到车子怎么出去，这是个大问题。高速收费系统也查了，工商所那辆别克车领的通行证，到现在还没下高速，这也是个大问题。为什么侦查结果是这样？”

高栋瞪了下眼，扫视了一圈人，没人应话。

他加重了语气，道：“因为我们的调查方向错了，严重低估凶手了。车辆能凭空消失，甚至通行证都没下高速，这一切都是凶手布的局，反侦查意识——不，不能只说是意识了，应该是反侦查能力空前强大，早就算准了我们警方的侦查方向。这样的对手大家遇到过吗？”他手指交叉着，眼神再次扫射一圈，冷声道，“没有，谁都没遇过这样的对手。我没有，恐怕全国都没有——史无前例的反侦查能力。”

众人脸上皆有愤懑、不服气的表情。

高栋接着道：“针对现在的实际情况，我想了一夜，需要换个方式侦查了。开始我们想得很理所当然：车是在服务区出事的，高速上监控探头很多，从监控查是最有效、最快捷的办法，谁知我们想的正是凶手期待的。这几年随着城市监控探头越来越多，大家办案早养成了一个习惯：查监控。什么凶杀案、抢劫案，乃至街头的盗窃案，大家都习惯查监控，愿意查监控，并且也从实践中证明查监控很有效。这案子不同，从开始到现在，我们就是陷在监控这个陷阱里了，也可以说，我们的思维局限在了监控里。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方向。”

一名市局的侦查员不解问：“高局，不通过监控查，又找不到目击者，我们该怎么查呢？”

高栋看了眼那人，那人年纪也就三十出头，显然是这几年刚当的警察，缺乏传统侦查能力。他咳嗽一声，道：“监控，当然还要继续查，怎么查，我会重新布置。但另一方面，假设我们全部抛弃监控，假设这案子发生在九十年代，我们该如何破？”

现场的刑警大部分都是近十年警察队伍扩招期间进来的，九十年代全国警力普遍偏弱，刑警的编制更少，会议室里从九十年代出来的老刑警不到一半。

一名老刑警思索着高栋的话，道：“那得从动机，从人际特征，从相关人员排查的工作做起了。”

李卫平也接口道：“案子的动机是明确的，报复工商所的人。因为这起案件杀这么多人的结果，对任何人都没有实质性的好处。”

那名老刑警也附和道：“对，我赞同李局的看法，要从人际关系角度详细摸排所有与工商所结仇的人，而且肯定不是一般的仇。”

李卫平道：“工商所去年九月份也出过一起命案，但我无法判断和这次的案子是否有关联。我想假设有关联的话，并案侦查，重点排查当时的人员情况，应该会更有效率。”

他把那起毒杀案重新在会上讲了一遍。

会上的刑警听完，有的说应该并案侦查，也有的说那回的手法、犯罪后果跟这次的截然不同，那次是针对个人的，动机也不像报复整个工商所，应该无关。

高栋耐心地听着各人的意见，思索良久，对李卫平道：“等下把当时的卷宗拿给我，另外复印给今天会上的其他人。不过并不并案暂时不是我们的考虑重点，大家的注意力也别太多集中到过去的案子，毕竟去年9月的案子，那时没查出来，现在要查更不容易了。好吧，咱们暂时把凭空猜想放到一边，要着重查证据。我重新安排一下工作。”

他先对李卫平道：“卫平，你的人对县里情况熟，但正因为熟，进行具体调查工作时，比方说调查工商所相关人员的情况，由于你的人也许和他们原本就认识，很容易产生主观判断，不够客观。所以我准备把你手下的一组人分拨给张一昂。”

李卫平抿抿嘴，脸上似有不甘，毕竟没有人愿意自己的手下听别人指挥。但在高栋面前，也没办法。

其实高栋这么安排，也不仅仅是考虑到当地警察调查当地人不够客观这一点。

李卫平和张一昂都是高栋的老部下，这两人彼此也共事过三四年，高栋心里当然更偏爱张一昂，因为他相当于自己的嫡系部队，跟自己的时间最长。不过高栋很清楚，论能力，李卫平要比张一昂高出一截，而且李卫平是个很刻苦上进的人。

当然，不是说张一昂不上进，谁都想立功升职，只是李卫平比一般的警察更能吃苦，更会学习提高。

早年两人都在高栋下面干活时，出了一起碎尸案，当时整具尸体被剁成碎猪肉一样，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到场刑警全部都吐起来，张一昂吐得整个人都瘫了，连法医都站不住，高栋也强忍着没去看过，只有李卫平一个人上去把尸体带回来，协助法医拼接好，最后又连续几天不睡觉，四处走访，最后破了那起案子。

那时李卫平只是高栋手下一名普通侦查员，这案子后，高栋格外留意了他，事后问他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好，他笑笑说事情总得有人去做，但高栋留意到他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在食堂从不打肉，并且吃饭时都一个人吃，高栋很明白，他完全是靠意志扛住的。

此后高栋总把他带在身边协助破案，他也屡屡立功，并且体力好，加班时常常能几天几夜不睡觉，深得高栋的欣赏。后来高栋了解到他出身农村，从小家里很穷，学费总是拖欠，理解了他工作后这么拼命的原因：他想出人头地。

高栋给了他机会。在白象公安刑侦副局长人选这件事上，高栋费足了劲，又拉上市政法委书记的岳父一起帮忙，总算把李卫平送上了这位子。

相比较起来，张一昂和李卫平是有明显差距的。张一昂父母都是国企人员，家庭条件优越，后来考上警察，跟了高栋，一切都顺风顺水，并没有太多靠打拼改善生活的动力。但张一昂有个好处：他执行力很强。高栋让他往东，他马上跑步往东，工作效率很高，唯独欠缺点独立判断的经验和能力。

高栋这回之所以安排李卫平的人分拨给张一昂，主要考虑到李卫平虽然能力好，但如果把市局和省厅的人调给他，让他管理，让他去查，市局和省厅的人肯定不服，工作不会尽责。

调查工作最忌讳敷衍塞责了，所以高栋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让省厅的人负责接下去的几项重点调查内容。

高栋转向张一昂，看了下自己昨晚写好的笔记，道，“你的工作分这么几块：第一，询问工商所其他的非正式工，一一对了，卫平，他们有多少人？”

“大概二十个左右吧。”李卫平回答。

他点头道：“好，这些人要一个一个找来详详细细问，问什么呢？首先问在他们所知范围内，谁和工商所结仇。其次问工商所那七个人最近都和谁有接触，看看是否有人留意到哪些异常细节。顺便把工商所下面设的什么工商协会的事了解清楚，回头跟我说说。”

张一昂仔细地把高栋的要求记到本子上。

高栋等他写完，继续道：“第二，调查工商所七个人的详细情况，主要是各人的背景、性格，最近做过哪些事。”

“第三，仔细询问这七个人的家属，问清楚每个人得罪过哪些人，尤其有没有仇人。其次，还有各人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异常细节。”

“第四，昨天跟你说的查通话记录和留意林小峰家人的事，不要疏忽了。通话记录调查结果卫平今天会交给你。”

“第五，调查工商所的别克商务车，购买日期、日常使用情况、维修情况等等。就这些。有问题吗？”

张一昂详细摘录好，又看了几遍，抬头道：“应该没问题，只是工作量挺大，可能……可能人手还不够。”

高栋道：“人手不是问题，你和卫平，还有市局的马队商量协调，不够问他们要，再不够你要多少，我给你调多少。”

张一昂道：“老大，监控还继续查吗？”

“当然要，不过监控的事暂时交由卫平和马队两人负责。”

高栋考虑查监控团队换帅，也是想既然张一昂查不出，或许李卫平和马队有其他的思路，毕竟张一昂的能力……高栋心里打了个折

扣。

就这样，彻底重新布置了一遍工作，重点是不再以监控为核心，而按传统侦查手段开展工作。

散会后，高栋把李卫平单独留下来。

第二十三章

“关于监控的事，我要跟你再商量一下。”高栋躺进办公椅里，舒展了下略感酸楚的手臂。

李卫平为难道：“张队查不出结果，我怕我这边也……”

“嗯，我知道，确实遇到了瓶颈。”高栋点头道，“但是也不用气馁，虽然暂时不知道车子是怎么在服务区消失的，但总不可能是飞上天去的。今天需要你的人再做一件事：你派人去一趟服务区，到服务区外围去看，看看有没有吊车近期开过的痕迹。当然，我知道吊车直接把一辆车从服务区里弄出去，动静太大了，有些不合常理，但毕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可能，查一下，彻底确认。”

“如果结果没有吊车把车子弄出服务区呢，接下来我们再怎么查？”

高栋也明白，吊车在服务区外围操作，太显眼了，服务区工作人员不是瞎子，可能性极低，之所以还要查一遍，无非是确认后，彻底排除这种可能。

他眯起眼，道：“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让我们彻底放心地排除掉各种可能性，才能集中精力考虑其他方向。另外，林小峰当过兵，符合脚印推出的身高体重特征，专案组里不少人现在都怀疑他是凶手，只不过没有实质证据。工商所七个人，六个人尸体都找到了，唯独林小峰到现在无影无踪。而绑架一车人，虽然什么手法不太清楚，但若不是内部人员犯罪，服务区不动声色控制一车人，不可思议。所以林小峰这个人是重点排查目标。你去找林小峰的各种照片，把他的五官外貌牢牢记在脑子里，再把服务区的几个监控全部调出来，把他找出来。”

高栋接着道：“另外，老公路沿线是没有监控的，但通向老公路的方向上，总该有几处监控吧？”

李卫平道：“我在附近区域跑了一趟，离老公路方向最近的监控也要在路口三公里外，有多个方向的路段可以通往老公路，这个调查比查服务区难得多。”

高栋思索片刻，点点头，服务区是封闭区域，而通往老公路方向是开放区域，周围的监控探头难以围拢成一个封闭路段，这方面的监控虽然能查，但工作量很大，并且也未必能找到涉案的别克车。

高栋道：“不管怎么样，别克车最后出现在老公路上，不去管它是怎么离开高速的，但它肯定是从路上开过来的，也必然会被监控拍进去。大海捞针也要想办法，尽快从监控里找出来。”

李卫平用力地点头：“我这边会和马队一起商量，仔细规划一遍，争取早点找到。”

第二十四章

下午，李卫平给高栋拿来了去年9月17日工商所聚餐命案的卷宗，高栋反复看了几遍，努力把每个细节都印在脑子里，随后闭上眼睛，把整个过程如电影般过了一遍。

卷宗收集了现场所有相关人员的口供，包括当时第一时间赶到的刑警，将不同人对当天情况的描述做了汇总，对每个人供述的细节都一一做了印证，基本还原了整个过程。

9月17日，那天是星期五，下班后大约五点半，工商所一群人和部分家属来到县里的金港大酒店。

工商所不定期进行聚餐，短则每月，长则每季度，费用由“工商协会”负责。这次的聚餐是副所长姚江提议的，本来上个星期就准备聚餐了，结果当时所长王红民外出开会，所以顺延到这个周五。

金港大酒店共十七层，一层是大厅，二到六层是饭店，七层以上是住宿。当时工商所的聚餐地点位于二层的中号酒席厅“熊猫厅”，这里的酒席厅都以珍稀动物命名。

工商所共开了六桌，六名男性正式工和司机林小峰同坐一桌，位于门口进来的左侧。往右一桌是他们的女性家属和小孩，后面四桌是其他的合同工和部分家属。

当时，县局刑侦队在上个星期拿了三万元的破案奖金，这星期，县局又额外批了他们五千元的庆功奖，所以也刚好在9月17号那天来到金港酒店消费，他们在三楼的“鲸鱼厅”，开了四桌。

工商所聚餐开始后，两名女服务员拿茶壶给每位客人倒了大麦茶，此后一直站在门内左侧的服务间内，通过服务间的窗口拿菜上

菜，并不时按照客人吩咐，开酒、倒饮料、换托盘。

根据两名服务员的交代和相互证明，从聚餐开始到汪海全最后倒地，她们俩均未出过酒席厅，厅外的监控也证实了这点。厕所位于服务间旁，两名服务员说从头到尾没去上过厕所，但这点除了两人自己相互证明外，没有其他人或监控能做证。

上菜开始后，第一桌的七个男人觥筹交错，相互敬酒、分烟，没有发生任何状况。执法队长汪海全背门而坐，他的右手边坐着工商所的司机林小峰，再右边是所长王红民，下面依次是副所长姚江，三个科员徐涛、周国贸、方剑，七人间距基本均匀。并且由于一张大桌只坐了七个人，彼此间隔很宽敞。

过了二十多分钟，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做水产品外贸加工的企业老板闯进来，当时他的脸通红，显然喝了不少酒，站在门口看了一圈，目光马上对准了前面离他最近那个位置上的汪海全，直接走上去，拉过汪海全骂道：“你个短命有完没完？！前天封了我家店算什么意思？！有本事把我工厂封了啊！——”

汪海全喝了一些酒，外加他性格本就暴躁，顿时转身一把挣脱开对方的手，用力推搡起来，大喝：“你干吗！这地方是你来的吗？！你算什么东西，滚出去！滚出去！”

对方比汪海全更高大，在酒精的作用下并不惧怕，一把把汪海全反推回去，撞到桌子上，撞翻了汪海全自己和旁边司机林小峰的酒杯托盘，乒乒乓乓。

邻桌的家属们顿时吓得跳起来，本能地向后躲去。

其他桌工商所的合同工纷纷站起来，很多人向打斗中心这一桌靠拢。

那名老板见他们人多势众，稍微有些退缩，只是伸直了脖子大叫：“你们敢动我？你们公务员要打人是不是？！”

汪海全怒不可遏，伸出脚就朝他肚子踹去，还想继续上前打架，被旁边的科员方剑拉住。那名老板也被此时赶来的朋友死死抱紧。

两名当事人依旧叫骂着，伸腿隔空做着踢打的动作，其他人纷纷呵斥着劝架。

场面很混乱，大家都注意着两名当事人的这一块区域，纷争至少持续了一分钟，王红民走了出来，瞪着那个老板大声说：“今天我们单位吃饭，有什么事你明天过来找我行不行？”

那个老板经过一番宣泄，又见对方人多，酒也清醒了大半，此时哼了声，挣脱朋友的束缚，大步走出酒席厅。

工商所众人指责对方一阵，也陆续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经过这一番折腾，大家兴致大减，除了继续指责刚才那家伙外，也没吃多少东西。

汪海全回到座位上后，酒店的几个男服务员和领班跑进来，问有没有事，王红民说算了，打发他们走了。此时，汪海全和林小峰的杯盏全部被打翻了，旁边人叫服务员换新的来。众人继续纷纷劝汪海全消消气，王红民把自己的那杯大麦茶拿起，放到转盘上，道：“老汪，我这杯没喝过，先喝口水，消消气。”

其他人也附和着劝他。

王红民转动转盘，把茶杯移到汪海全面前，汪海全拿起茶杯，喝了几口，嘴里继续骂着刚才的人。

很快，服务员从服务间里拿来新的酒杯、托盘给汪海全和林小峰换上，汪海全随意吃了几口菜，过了大约三四分钟，突然呼吸变得粗重，没一会儿，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同桌的人连忙问：“老汪，怎么了？”

“好像……好像抽到筋了。”汪海全说话变得艰难，说完这句，突然从椅子上滑了下去，顿时同桌人全部起来过去扶他，但扶起后，他状态更差了，连话都说不出，很快全身抽搐，大小便失禁，睁大眼睛，停止了呼吸。

有人赶紧按人中，但毫无反应，瞬时整个酒席厅里众人大叫：“快，快叫医生。”

王红民连忙拿起手机打120急救电话，其他的人围在旁边，救援了一阵后，急切地叫喊着：“不对啊，这情况不对啊！……”

这时，两个合同工跑出去找酒店工作人员救援，瞬时，整个二楼吃饭的人都知道这事。很多人跑到门口来看热闹，工商所的人主动地把看热闹的无关人员拦在外面。

有人说死人了要报警，县公安局刑警队一群人正在楼上吃饭，于是酒店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找到楼上的刑警，李卫平等人听说死了人，放下筷子就赶下楼来，至此，距汪海全死亡还不到五分钟。

县局的法医一看尸体，面色潮红，又询问了旁人汪海全死前的症状，典型的中毒迹象，氰化物中毒的可能性很大。其他刑警看了死亡特征，也都凭经验断定不是正常的猝死。刑侦队连忙现场展开工作，拉起警戒线，整顿秩序。并且考虑到有可能是食物中有毒，投毒案是重案，于是立刻把所有人都控制起来，仔细询问刚才的事发经过。李卫平又打电话调集了更多警力，进行现场的物证搜查。

但此后经过一晚上的调查，却一无所获。

现场所有人员身上、酒席厅、厕所、服务间均没有找出毒药，甚至连地毯下都经过了详细搜查，也是一无所获。

最后的鉴定结果是，汪海全生前喝的那杯大麦茶里含有剧毒氰化钾，杯子上只发现了服务员、汪海全和王红民三个人的指纹。

茶是王红民给汪海全的，王红民没喝一口，据他交代，他肠胃弱，大麦茶是通便的，他喝了会拉肚子，所以从头到尾没喝。据对王红民周围人的调查看，他确实肠胃弱，过去吃饭他也不喝大麦茶，所以他没喝过那杯茶不能作为疑点。

关于两个服务员的调查，两人都是外地人，和工商所一干人完全不认识，并且她们身上也没搜到残留的毒药成分。

此后据他人交代，王红民和汪海全似乎并不太合，警方一度怀疑王红民或许有什么把柄落在汪海全手里，因为在短短一年间，王红民就把汪海全提拔为执法队长，手下安排了最多的人，并且言语间旁人明显感觉到他在让着汪海全。但警方找他谈了几次，他完全否认这些情况，由于他叔叔的身份，即便有怀疑，在没有证据印证的情况下，警方也不能抓他强行审问，于是案子就成了死案。

高栋看完整个卷宗，似乎从动机角度看，王红民是可疑对象，但也无法肯定，更无法确定这个案子和现在的案子是否有关联。

他揉了揉太阳穴，感觉现在的侦查有些陷入混乱了，需要一个明确的突破口，需要一道光照下来。

第二十五章

到了傍晚，又有消息传来，李卫平的搜查队再次从案发地找到了物证。

这次找到的是一只手机，经确认该手机属于朱梦羽，是在公路旁的一处草丛里找到的，位于出事车辆和朱梦羽中间。当时李卫平刚重新安排完现场布置工作，和两个队员一起去路旁方便，其中一名队员眼尖，在落下的尿液冲开几株杂草后，看到了这只遗留现场的手机。

搜查队员马上戴上胶皮手套，拾起手机，小心装进物证袋中，送到县局。经法医鉴定，手机上只有朱梦羽自己的指纹，手机已经摔坏，法医组取出里面的存储卡，装到了新的手机上，打开后发现了重要线索。

待处理好手机中的文件后，陈法医连忙跑到高栋办公室汇报：“老大，手机里果然有东西。”

从接到消息说找到手机后，高栋一直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一见面，马上问：“什么东西？”

“我已经把手机里的一段视频发到你邮箱了。”

高栋立刻坐回电脑前，打开邮箱，点出刚刚收到的一段视频。

画面有些暗，毕竟是手机的像素，无法与DV比，但不影响大致的观看。

视频一开始就处于轻微的抖动状态，显示有人正拿着手机拍摄视频。画面在晃动几下后，镜头里出现了好多人在饭桌旁，有人坐着，

也有人站着，里面声音嘈杂，似乎很混乱的样子。从镜头角度看，手机被人拿在手中，放在较低的位置拍摄。

此时，画面中的一个坐着的人突然站起来，走出镜头外，视频里传来一个相对清晰些的声音：“今天我们单位吃饭，有什么事你明天过来找我行不行？……”接下去的话听不清楚了。

此时镜头没有移动，继续对着刚才的位置。

刚刚离开画面的人左手边坐着的另一个人，突然回过头朝镜头方向看，随即画面中出现了一只手挡住了镜头，镜头变得漆黑，过了几秒钟，那只手移开镜头，画面依旧对着那个方向。

回头看的那个人把手伸进口袋里，迅速地拿出一小个瓶状物。他转了几下手里的东西，随后站起身向前倾，画面中刚好能够看清他手里拿着一只小瓶子，移到他右侧的一个茶杯前，往里点了几下，随后他迅速把手伸回来，藏在桌子下，把瓶子放回了口袋里。

视频到此结束。

高栋直愣愣地瞪大了眼镜，转头看着陈法医，惊讶道：“这是去年9月17号工商所毒杀案的视频！你也看过卷宗了吧？”

陈法医点头：“下午看的，刚刚离开画面说话的人是他们所长王红民，下毒的这个坐他左手边，很好辨认，就是司机林小峰！”

高栋连连点头，道：“有视频为证，林小峰下毒是千真万确的了！他本要毒害王红民，谁知阴错阳差，王红民把这杯水给了汪海全，于是汪海全就做了替死鬼。而现在这次案子，七个人里面唯独林小峰下落不明，他有极大的犯罪嫌疑！”

陈法医点头道：“视频从朱梦羽的手机里得到，朱梦羽尸体旁的皮包被翻动过，财物不少，只少了这个手机，看样子当时林小峰拿走手机，就是因为惧怕手机里的这段视频。”

高栋微眯了下眼，琢磨道：“林小峰为什么会知道朱梦羽手里有这段能要他命的视频？”

陈法医按照常理进行推断：“一定是朱梦羽事后拿这段视频威胁林小峰，我们从朱梦羽的手机里还找到多条短信，是她和副所长姚江相互发的，内容暧昧，似乎两人之间有某种关系。如果王红民死了，所长的位置理所应当由姚江顶替。或许朱梦羽借此要挟林小峰，再杀一次王红民，但林小峰想着证据在朱梦羽手里，迟早是个隐患，于是把所有人都杀了。”

高栋不解地摇摇头：“可林小峰要杀王红民，动机是什么？真是报复工商所？他自己就吃这口饭。”

“不管什么动机，毒是他下的，这一点视频为证，千真万确。”

“视频的真实性还需要再鉴定下吗？”

陈法医摇摇头：“不需要，画面中有清晰的当事人肖像，无法伪造。”

高栋皱眉低下头，沉吟片刻，道：“明天我再让张一昂调查一下工商所各人间的关系。这案子我始终觉得总有地方不对劲。”

等陈法医走后，高栋又兀自想了许久，案子似乎突然间柳暗花明了，但他觉得太多的细节没有实证作为依据，还达不到破案的高度。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他关上办公室的门，按好保险，打开电脑，拨打了梁明的网络电话。

第二十六章

“能把视频发给我看下吗？”听完高栋大致讲了去年工商所毒杀案卷宗记载的经过，又听他说发现了视频的事，梁明问道。

高栋犹豫了一下，最后道：“你看完一定要马上删除视频。”

“当然，我不想给你找麻烦，也不想给我自己带来麻烦。”

高栋笑了笑，爽快地把视频传了过去。

“怎么样，你怎么看？”高栋耐心等了几分钟，问。

“稍微再给我一点时间。”

短短不到一分钟的视频，电脑那头足足过了十分钟，终于有了明确的答复：“对这个视频，我有一个怀疑。”

“怀疑什么？”

“视频造假。”

高栋笑道：“我下面的专业人员说了，视频不可能伪造，因为人物肖像清晰，要伪造，呵呵，太难了，除非找那几十个人拍一遍戏。”

梁明不解道：“抱歉，对专业技术我不懂，说错了请见谅。我只是有一个疑问，朱梦羽为什么会拍摄这段视频，难道她未卜先知，提前知道了林小峰会下毒犯罪，于是准备好手机，拍下罪证？”

高栋微微一惊，过了些时间，道：“我猜想的情况应该是，当时现场出现打架，现在很多人有随手拍的习惯，朱梦羽拿出手机，准备拍冲突的情况，无意中拍到了这个画面。”

“镜头角度没动过，若是准备拍冲突画面，应该对向汪海全这个主人公，可镜头里从头到尾没对向汪海全。”

高栋想了想，道：“这个也容易解释，这段视频不是原视频，只是原始视频的一个部分，本来朱梦羽是在拍汪海全这边的，随后她注意到了林小峰的异常，于是把镜头对向他。最后作为罪证，只需要保留下林小峰这一段就够了。”

“可是镜头一开始的林小峰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异常。”

“这……”高栋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梁明继续道：“你有注意到遮住镜头的那只手吗？”

“看到了，怎么说？”

“当林小峰转头的瞬间，这只手挡住了镜头，也就是挡住了当时的手机，应该是不想让林小峰发现此时正有人拍他的举动。”

“没错。”

“这只手的主人，应该就是拿着手机的人。从镜头角度看，手机的位置在下方，并没有举在手里，可见这场拍摄从头到尾都很隐蔽。”

高栋继续点点头，道：“是的。”

“除了视频是在朱梦羽手机里找到的外，你有办法证明这段视频是朱梦羽拍的吗？”

高栋道：“怎么证明呢？”

“手的主人就是拍摄视频的人，我这边一帧帧播放手出现时的画面，发现刚好背光，看不到手上的指纹或掌纹，你那边的技术人员有

办法弄清楚吗？”

“我问问，过几分钟再打你电话。”

高栋挂断电话后，来到物证勘查办公室，看到还有图像专家在加班查监控，叫过来把情况简单介绍一下，让他看看视频里的这只手的指纹能否确认。

图像专家把出现手时的视频按每一帧画面提取出来详细查看，最后摇头告诉高栋，没有办法，手当时是背光的，像素分辨率也低，完全无法确认指纹。

高栋无奈回到办公室，再次打网络电话给梁明，告知了这一结果。

梁明想了一会儿，道：“这只手虽然看不出指纹，但留有一些特征。首先，这是只右手。其次，骨架纤细，指甲修长，八成是女人的手。”

高栋完全认同，男人手指细的也有，但这只手都蓄着指甲。男性通常不蓄长指甲，顶多有少数人会在小指上留长长的指甲，掏耳朵、挖鼻屎，弹一弹。

梁明继续道：“我找了其中一个最能体现手指特征的画面截图。”他把图传给高栋，接着说，“这只手有个很特别的特征，拇指、食指、无名指、小指都蓄了指甲，唯独中指，指甲很短，至少画面中看起来很短。可以猜想，当这只手伸展开时，食指和中指的指甲顶端差不多是齐平的。”

“嗯……是这样，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按这条特征去核对视频是谁拍的？或许当时此人刚剪过指甲。”

梁明道：“女性蓄指甲通常是为了美观，其他手指都蓄了指甲，唯独中指没有蓄，或许旁人压根儿不会注意，但在自己心里，可能会觉得这样不够完美。唯独中指不蓄指甲的原因，我能想到的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她的中指指甲之前磕到了，于是修正过。”

高栋等了片刻，梁明迟迟没说第二个原因，不由问：“第二个是什么？”

那头的梁明缓缓道：“第二个原因是，你自己来想。”

高栋心里一琢磨，刚喝的水差点喷到电脑上：“你是说……拜托你别开这种玩笑好不好？对这起案子和死者，我是很严肃的。”

谁知梁明却很认真地说：“我不是开玩笑。很多女性都蓄指甲，但大都不会留得像视频中这么长，过长的指甲对日常工作、生活多有不便。视频中的女人其他手指都蓄着长长的指甲，也许是希望自己的手能更漂亮、更完美，爱美是人的天性。既然如此，十指纤纤岂不是最完美的？可是偏偏她的中指没有蓄指甲。当然，我不能排除此人中指刚磕到了，修剪过指甲。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她原本就保持这样的指甲，那么这根不蓄指甲的手指会做什么用？如果是工作，并没有特定的工作需要中指不留指甲的。比如握笔写字，不留指甲的应该是食指，而不是中指。所以，除指甲磕到以外的唯一答案就是该女子需要满足自己。”

高栋无奈抿抿嘴，叹口气道：“你的思维真是神奇，一根手指能让你想到这么多东西。”

梁明笑道：“不用揶揄我了，我只是就事论事，进行合理性的推测。因为我觉得这案子很有疑点，想必你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看，你们很大程度上都是怀疑林小峰。如果这案子真是他犯的，他处心积虑地设计了高速汽车消失，显然并不想让警方查到犯罪经过吧。结果他杀了六个人，自己活着，警方难道会不怀疑到他头上吗？此外的各项细节，现在也完全不知。在对犯罪经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出谁是凶手的结论，不可靠。”

高栋点头道：“是的，和你想的一样。”

“你那边能否查出，视频本来就是用朱梦羽的手机拍的，还是此后再把视频文件传进手机里的？”

高栋道：“对这种专业技术我不是太懂，现在问题是手机已经摔坏了，更没办法确认这一结果。即便能确认，也不能说明什么，这段

视频可能是经过剪辑，只留下林小峰的片段。”

梁明道：“在现在线索有限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把已有线索做最大化的分析利用。比如这段视频，你们是否有办法确认那只手和朱梦羽的是否一致？”

高栋应了声，道：“明天我拿朱梦羽的尸体比对一下。”

“好吧，关于这段视频，我们聊了这么久，接下来我再把对于高速汽车消失的想法跟高总队汇报下，希望对你的工作有帮助。”

第二十七章

“在回答服务区汽车消失的谜底前，我需要再问几个问题，接下去的每个问题，你只回答肯定、否定，或者不确定，好吗？”梁明问。

“行，当然没问题。”

“第一个问题，服务区四周一整圈，没有其他出口？”

“不错。”

“不不，请不要用‘不错’这样的含蓄的方式回答，只用肯定、否定，或者不确定。”

高栋无奈撇撇嘴，道：“肯定没有其他出口。”

“好的。第二个问题，不是吊车弄出去的吧？”

“今天已经调查过了，肯定不是。”

“第三个问题，肯定不是装上其他货车，运出去的吗？”

“肯定。”

“第四个问题，两个监控探头，肯定没有任何的盲点吗？”

“肯定。”

当高栋回答完这四个问题，那头的梁明笑了下，道：“我所有的判断依据的前提，均建立在你对这四个问题肯定回答的基础上，也就

是说，除非你手下对这四个问题的调查存在漏洞，否则，我的结论没有问题。”

“真是够自信的。”高栋咂咂嘴，笑道，“不过就算你猜错了也没关系，你不是我的人，我也没法儿扣你工资。”

“不，不是猜测，而是严谨的数学模型。”梁明的回答很认真。

高栋有点意外：“这东西也能建数学模型？”

梁明笑笑：“当然，现实中的一切都能建出相应的数学模型。许多人对数学模型的概念并不清晰，以为数学模型就是要量化地计算某样东西的结果，这是很狭义的数学定义。实际上，在这次的服务区汽车消失事件里，尽管没有任何的数字，但这也是个模型，一个动态的几何模型。”

高栋仔细地听着，道：“你接着说。”

“我昨天说过，车子在服务区消失，用枚举法的方式来思考，理论上无限种可能，枚举法是不靠谱的思维方法。不过你知道枚举法的极限是什么吗？”

“是什么？”高栋好奇问，他对数学的理解水平与梁明比，自认为是个小学生。

“穷举法。穷举法就是列出了所有可能性，是严谨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但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穷举法解决的。适应穷举法的问题，必须有多项条件限制。比如说，平面上的三条直线，会有几个交点，这个答案是固定的，结果是零个、一个、两个或三个，不存在第四种可能。相对的，枚举法的条件限制不严格，答案也就有了无穷多个。比如说男人的身高是多少，答案有无数种可能。为什么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因为它有足够的限制条件，同一个平面、三条、直线。后一个问题如果增加限制条件也能采用穷举法，把问题改成某单位的男人身高是多少，答案就是有限的了。——嗯……真的很抱歉，我又啰唆了，这几年教书的结果就是让我总有说不完的话。”

高栋很理解地笑道：“职业病，不奇怪，现在的你总比过去在投行说话很谨慎的你更让人觉得亲切。”

梁明笑着道：“昨天的限制条件很有限，只有服务区这一项，所以我没办法给你肯定的回答。今天，当更多的调查结果出来了，把限制条件加上后，就能用穷举法解决问题了。我也能给你肯定的答案。我们先把服务区假设成一个空间。服务区四周一圈没有出口，这个空间的四个侧面都被限制了。服务区总不可能存在地道，让车子出去吧？所以空间的底面也被限制了。车子不是吊车吊出去的，当然，更没可能是直升机，车子也不会飞上天，所以空间的顶面也限制住了。”

梁明咳嗽一声，接着道：“现在服务区这个空间的四周和上下都被限制住了，我们就可以把整个服务区看成一个盖上的纸盒子，这个纸盒子有两个小孔，相当于出入口。我们把经过服务区的车辆模拟成蓝色的小球。现在，有很多蓝色小球从盒子外通过小孔，进入盒子里，同时盒子里的蓝色小球也不断地通过小孔滚到外面。两个小孔都会自动记录每一颗进出小球的颜色。我们再把工商所的那辆车想象成红色的小球。这时，一颗红色小球跟着一群蓝色小球滚进盒子里了。此时盒子里的情况是有很多蓝色小球，中间混着一颗红色的小球。过了些时间，我们打开盒子，此时发现盒子里没有红色小球了。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红色小球还在盒子里，被涂成了蓝色。第二种，红色小球已经滚出盒子外了。”

梁明接着说：“通过你们之前的调查，红色小球还在盒子里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那么只剩下第二种解释，红色小球已经滚出盒子外。这时，我们通过两个小孔的颜色记录，发现滚出盒子的小球里，并没有红色的。现在就只剩一种可能了。小球在盒子里被涂成了蓝色，混在其他蓝色小球里滚出去了。”

高栋分析着他的话，过了半晌，迟疑道：“你的意思还是工商所的别克车是从监控眼皮底下直接开走的，只是我们的人员没注意到它？”

梁明非常肯定地回答：“没错！”

高栋犹豫道：“可是我们派了这么多人查监控，每段监控不同的人至少看了十多遍，怎么会没发现呢？如果我手下几个人能力不行，我信，如果说所有人都能力不行，我不信。”

梁明道：“无关能力的事，只不过红色小球被涂成了蓝色。这个结论的前提，就是你之前回答过的四个问题。要验证我的结论是否正确，很简单，查数量！”

“怎么查数量？”

梁明道：“先统计所有进入服务区的别克商务车，再统计所有开出服务区的别克商务车。如果这两个数字是同样的，那就证明涉案车辆光明正大从监控眼皮底下开走了，你的人没看出来。”

高栋顿时如同醍醐灌顶，这个办法科学！

现实里没有变形金刚，车子的形状是不会变的，别克车从头到尾始终是别克车，不可能变成桑塔纳。如果别克车要伪装，只能选择车身颜色、车身细节、车牌等方面。

但就算靠伪装骗过查监控的警方，进出监控的别克车总数是不会变的！

如果进去的别克商务车有100辆，出来的也是100辆，那么就表明其中一辆是伪装的。

如果数据差了一辆，那么说明别克车并没通过监控，而是被装上货车，或是其他现在根本没想到的可能。

经梁明这么一提醒，高栋的思路瞬时被打开了，明天就安排人查！

第二十八章

第二天一早，因昨天发现的视频清楚证明了林小峰是去年毒杀案的嫌疑人，专案组立刻召开了紧急讨论会。

高栋先给所有人看了这段视频，随后道：“关于去年工商所毒杀案的凶手，现在已经可以明确肯定是林小峰了，但他是不是这次的凶手呢，大家怎么看？”

一名刑侦专家马上道：“毫无疑问，肯定是，案发现场搜了这么久，其他六个人尸体都找到了，唯独少了林小峰。在服务区绑架一车人，除了车内人作案，其他人根本不现实。我看他的简历，他当过兵，具备直接扭断他人脖子的能力。他的身高、体重、体型和留在案发现场的脚印吻合。我看，开完会就可以发布通缉令了，只要抓住他，案子就破了。”

所有人都议论纷纷，高栋看得出，基本上所有人都认可这个结果，听到要破案了这个消息，兴奋都写在了脸上，不用说，这么大的案子告破后，集体至少要记一等功。连高栋自己一瞬间也觉得案子马上就要告破了，有些按捺不住心底的兴奋，可是他转念一想，想起昨天和梁明的对话，这案子不应该这么轻松就告破了。凶手设计了高速汽车消失这套不可思议的计划，到现在并没留下具备指向性的证据，显然布局周密，反侦察能力极强。

如果凶手是林小峰，具备这么强大反侦察能力的林小峰，他会想不到就他一个人的尸体没下落，公安还不怀疑他？既然肯定要怀疑他，何必布这么庞大的局？

高栋强行压住心中跳动着的那份喜悦的冲动，把情绪控制回理性的平静，他不动声色地扫视一圈所有人，问道：“其他人怎么看？”

另一名专家谨慎地道：“按一般破案思路，目前的证据情况，可以先假定林小峰是嫌疑人，通过各项其他证据的侦查来印证这个结论。目前最主要缺乏的是犯罪经过和动机这两项。”

一人道：“动机是报复工商所，这一点很明确了。”

那名专家说：“可他自己就是工商所的，又怎么会报复工商所？”

张一昂道：“昨天我们初步找工商所其他人了解过各人信息，据说林小峰是四年前进工商所当司机的，只是个临时工，工资才一千五，算不上工商所的人。在这之前，别人听他自己说过，他从部队退役后，做过好几样小生意，也都没做成，后来开了家修车店，最后也关门了。这之后他就应聘到工商所当司机了。会不会他开修车店关门，与工商所各种收费多有关？当然，其他店也都交各种钱，他做关门了主要还是他自己经营不善，但他会不会心里迁怒是工商所的乱收费把他的店铺弄倒闭了？最后想办法混进了工商所，先是毒杀王红民，没成功，这次索性杀了所有人。”

李卫平和市局的马队都点头附和：“极有可能！”

另一人道：“他潜伏工商所几年才动手，这耐心有点久吧，这得结多大仇，都四年过去了，还想不开？”

李卫平道：“我们实际工作中抓捕的很多犯罪分子，他们的心理想法和常人不太一样。我以前抓的一个人，因为十多年前老婆与人发生婚外情，十多年过去了，早就物是人非了，结果因对方在街头和他起了点小冲突，他联想到十多年前的事，忍不住，当晚拿菜刀闯进对方家里把人砍死。这种事，我们正常人想不通，问十个，十个都会说不值。可有些人的心理就是这么古怪，心里这个结就是打不开。我觉得可能林小峰过去就记恨着工商所的乱收费，虽然进了工商所，但他这个心结也一直打不开，可能去年也因某些事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所以忍不住了。你看他杀了六个人，还打电话威胁警方，这都是极具心理宣泄性的行为。其实归根到底，咱们工作中哪管得了罪犯去犯罪有什么动机，法律讲的是事实，只要犯罪事实成立，就够了。”

其他人也多表示同意此观点，也许他的动机正如上述所说，也许他另和工商所多人有恩怨，管他呢。分析动机是在命案发生后，为缩小侦查范围、锁定某个方向而准备的，现在林小峰是凶手的预兆已经非常明确了，到时抓捕、判死刑，这些程序可用不着管犯人的动机。也许你杀人的理由很悲壮，可再悲壮，也改不了这起最恶性案子判死刑的结果。

高栋听着众人的讨论，一直沉默着不说话。通缉林小峰是必然的，至少上回的毒杀案是他干的，这案子嘛……如果说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就解释不通凶手是如何绑架一车人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还有共犯？

“高局，你怎么看？”马党培一脸焦急地问道。

高栋自然知道他最盼着案子早日了结，不管后续问责与否，他作为当地一把手，总是难辞其咎，何况当天工商所家属报案说人联系不上时，他除了派人问了沿途交警和查了汽车GPS以及手机信号，压根儿没往更深的层面想，也没做任何实质性的调查举措。——当然，他不是神仙，他不可能想到一车人会在那晚被害，就算他想做点实质性举措，也改变不了结局。不过总归责任最大的还是他。

“老大，可以发布通缉令了吧？”李卫平也跟着问。

其他人纷纷看向高栋，也都是这个意见。

这不是一言堂，大家的意见也有道理，高栋想了想，转头对自己手下的一名警察道：“散会后去发通缉令。”又看向大家，“我担心的问题不是林小峰是不是凶手，我担心是否只有他一个凶手。”

众人都愣了一下，如果不止一个凶手，那么就麻烦了。

高栋继续道：“现在这个案子看似很明了，但还差林小峰绑架杀人的实质证据，以及犯罪过程依然模棱两可。我这几天派人监视林小峰一家，暂未发现异常情况，林小峰现在在哪儿也未可知。我看这样吧，待会儿我派人去搜查林小峰的家里和单位，看看能否查出什么结果。等掌握基本情况后，再安排抓捕林小峰的具体方案。”

第二十九章

散会后，高栋把张一昂单独留下，道：“我要你亲自去趟林小峰家里，问他老婆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高栋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道：“换成以前，这种调查的工作交给你下面的人去做就行了，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你亲自去吗？”

张一昂茫然不解地摇摇头：“不知道，为什么？”

高栋笑了笑，不知道是正常的，很多情况下领导需要下属问“为什么”，通过对下属的解释来显示自己的“高瞻远瞩”，加强自己的存在感。如果有个特别聪明的下属，领导想什么都知道，不给领导发挥的空间，这种聪明显然就成了“不聪明”了。

高栋打心底里喜欢张一昂这家伙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常问“为什么”，当然，有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你如果也这样问，领导一定觉得这家伙蠢得要死，跟白痴一样，无药可救了。

高栋低声道：“我们很快就要发林小峰的通缉令了，今天会上的其他人都认为林小峰是凶手无疑，当然，大家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的身高、体重都符合，当过兵，前一个毒杀案是他做的，这次七个人唯独他的尸体找不到，绑架一车人的案子外人很难操作，有很多理由可以怀疑他。不过我还是有几分顾虑，毕竟现在整个犯罪过程几乎一片空白，也许凶手另有其人，也许是共犯，我不想被对方牵着走。让你去找林小峰老婆，主要是调查清楚林小峰的真实情况，他的过往经历，他的个性，他是否有足够的犯罪动机。换成其他人去，此刻心里已经认定林小峰是凶手了，调查会不客观，而且其他人去恐怕就不是询问的口吻，而是审问的口气了。通缉令我会让他们晚点发，并且林

小峰是嫌疑人的消息暂时保密，你去找他老婆，只是为了调查七人的案子。如果让他老婆知道了我们已经把林小峰锁定为嫌疑人，询问上恐怕很难配合，会保留很多。”

张一昂顾虑道：“可是如果林小峰真是凶手，他老婆是否知情呢？我去问，会不会跟我们演戏？”

高栋摇摇头：“应该不会，有报复社会倾向，并杀害多人的谋杀案，凶手是不会跟家属透露的。杀这么多人，对他个人，对他家庭，没有任何的好处，他老婆肯定会阻止。假设他老婆真是知情不报，当你面撒谎，你干了这么多年警察，这点辨别力总有吧？”

“问明情况后还搜不搜他们家？”

“当然搜，问清各种要问的事情后，你再出示通缉令，看他老婆是什么反应，派人对他家和单位进行仔仔细细的搜查。”

“好，我这就去办。”

高栋想了一下，又道：“昨天嘱咐你调查工商所其他的人的人际关系、那份手机通话分析和别克车最新保养维修记录的事怎么样了？”

“手机通话记录下面的人还在整理，其他的事也在抓紧。”

高栋点了下头，道：“好，人际情况的调查向来都纷繁复杂，你这边任务最重，但还是要加把劲，过年也近了，大家都想回去过年呢。”

张一昂斗志昂扬地用力点头：“我马上去落实！”

第三十章

安排完张一昂这边的工作，高栋又马不停蹄地找到李卫平和马队，刚好两人正在讨论查监控的方案。高栋掏出两支烟，扔到他们面前，自己也点上，道：“查得怎么样，有情况吗？”

马队愤恨道：“真是奇了怪了！查来查去居然真查不到这辆车！”

高栋安抚道：“别急，咱们调整一下方案，我们需要统计一下进出服务区的所有别克商务车数量。”

马队不解问：“统计数量做什么用？”

高栋解释道：“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别克车是在服务区失踪的，现在已经调查清楚，别克车不是被吊车直接吊下高速，也不是被装进了其他货车，所以它肯定是从监控下面过去的，当然，它肯定经过了伪装，所以才没让我们查出来。”

“伪装？”马队似乎并不认可这个判断，“车子想要伪装，顶多套个牌，总不能变个车型吧。咱们这次不是只按车牌查的，而是直接按车型和车身颜色等信息排查。所有颜色的每辆车的车型、车身和车牌都跟车管所的登记资料核对过，一辆套牌的都没有。每一辆出去的车都和它进来时的状态比对，全都一一对牢，就是没看到工商所的这辆出去。而且还考虑到这案子是白象当地人干的，特别注意了进出的所有白象牌照的别克商务车，除了工商所这辆外，只有三辆是白象的，三辆车全是民营单位的，都经过调查，完全排除了嫌疑。”

高栋抿抿嘴，看得出调查已经很充分了。没有套牌车进出服务区，所有的车牌和车身都能对得上。每辆车的进出状态也都比对过，

没发现问题。案子发生在老公路，显然凶手是本地人，就连三辆白象本地号牌的车辆也排除了嫌疑。真是头痛。

他只好道：“也许有其他我们没想到的伪装方法呢，咱们以前没遇到过，这次可能是个新问题。当然，我相信车型是变不了的，就算把别克商务车的标志换成其他牌子，整体外观动不了。至于到底是怎么伪装的，我还没想到。不管怎么样，就先按我说的办，把进出的总数都统计起来，如果出去的别克车比进来的车少一辆，那说明我的猜想是错的，到时再另想办法。”

李卫平也对高栋的这个想法表示质疑：“老大，就算别克车是直接从监控下出去的，它的高速通行牌不还在高速上吗？它最后怎么下高速？它也许有办法伪装骗过监控，逃出服务区，可它逃不出收费口啊。马队的人查了，最近全省和周边省市都没发生通行证丢失或强行冲卡的事。”

高栋顿时又被李卫平的问题问住了。

是啊，如果是梁明所判断的那样，别克车经过伪装后，从监控底下过去了，可最后还不是要出收费口？通行证没下高速，它怎么出的收费口？

往小了看，服务区是个封闭区域，车子逃过监控出去很难。

往大了看，整个高速也是个封闭区域。没有车辆通行证丢失，也没有车辆强行冲卡，车子要下高速，高栋想到的是两种可能，一是车子被装上货车，二是车子被吊车吊出去了。

来回折腾后，这道题目又回到了原点，车子在服务区内被装上货车，或是被吊车吊出去了？

被吊车吊出去可能性已经彻底排除了。

难道最终结果依然是别克车上了其他货车？

高栋不由怀疑起之前针对服务区货车的调查是否存在纰漏，存在严重缺口。

他想了一下，只好问：“对了，通向老公路方向的监控查得怎么样了？”

李卫平道：“已经查过一遍，未发现那辆别克车。所有经过的各种颜色的别克也都仔细查了，包括车牌也都找车管所核对过，没有套牌车，也没有发现司乘人员异常的车辆。特别是银灰别克，我们更看得仔细。不过那些监控组成的区域不是完全封闭的，监控存在盲区，我们怀疑工商所的车绕过监控了。”

高栋微微不满道：“不可能绕过所有监控！这得做多少反侦查工作！一定，路上一定有很多个监控拍到这辆别克车了！”

李卫平无奈道：“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我们现在不知道别克车是怎么出的高速，从哪里出的高速，沿哪些路返回的白象县，包括什么时候返回的。别克车要从绍市返回白象县，有国道、省道，还有各种穿梭其中的路可以通行，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有几十个人查监控，在这种完全不知道哪个监控可能会拍到嫌疑车辆的情况下，就算有几千个警察一起查，恐怕也很难出结果。”

高栋咬紧着牙齿，突然有种窒息感，无边的黑暗笼罩下来，那个凶手仿佛神通广大到可以穿梭时空，直接从服务区出现在老公路上。

关键，关键的问题果然还是梁明一开始所说的，别克车是怎么离开服务区的，因为后续的所有调查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不清楚它怎么离开服务区，就不知道它怎么离开高速，也不知道它几点从哪里离开高速，更不知道它会几点从哪条路返回白象县。说不定它没有直线沿路返回，而是绕行呢？

全省公路网上监控无数，自然有多个监控会清楚地记录下别克车的一切，可是，哪几个会拍到？谁也不知道。

别说死了整个工商所的人，就算死了整个工商局的人，警方也没能力把全省的所有路面监控彻查清楚。那就几乎相当于把全省所有别克车都调查一遍了。

高栋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坚持道：“老公路附近的监控怎么查你们两个再商量着办。尽快把进出服务区的所有别克商务车，按我说的，统计每个颜色的进出数量。记住几个统计的要点。第一，所有出服务区的别克车，都要和他进来时的状态比对一遍，包括车身颜色、号牌，还有，司机前后是不是同一个人，有没有异常。第二，看看有没有长得像林小峰的司机。第三，给每辆车的进出时间间隔做统计，在服务区停了一小时以上的，重点关注。”

李卫平和马队只好点头应承。

第三十一章

张一昂带着手下一名记录员和一名当地刑警去林小峰家，他特意跟两人嘱咐过，等下他来询问，谁都不要透露林小峰已经是通缉犯了。

他看了资料，林小峰是本地人，三十三岁，老家在离县城较远的一个乡，父母在老家从事渔业相关的小行贩，家庭收入较低。他自身只有高中学历，当过几年兵，在部队学过汽修，退伍后，回白象县做过小生意，给摩托车修理店打工，后来自己开了个汽修铺，但经营不善，坚持两年多后关门了，此后应聘到工商所当司机。

老婆是他们乡的，叫苏春伊，结婚五年，有个四岁的儿子。苏春伊没有具体工作，家庭收入基本靠林小峰。林小峰是四年来工商所当司机的，照理他工资也就一千多，但他家居然去年在县城买了套房。

县城新房八千起步，他家面积不大，七十平左右，但好歹也要六十多万，就算按揭也要拿出几十万，还有装修也是笔大支出，对此，张一昂产生了一点不解和怀疑。

来到林小峰所住的小区外面，张一昂看了眼，是个近几年新造的小区，虽然地段不是很好，但听当地刑警说，这小区的房子也要卖到八千多。

他又拿出林小峰照片看了眼，这家伙面容白净，看着很斯文，不像当过兵的样子，据说性格也同长相一样，比较内向。不过嘛，这张脸好歹也是个帅哥，何必放着好日子不过，来犯罪呢？张一昂叹息一声。

按照约定时间到了林小峰家中，只有他老婆苏春伊在家。张一昂在房子里张望一圈，看着装修和家具家电，判断大概也要花上十多万块钱。又打量了一下苏春伊，她看着三十岁不到，姿色平平，神态颇有几分疲惫，眼眶有红印，似是哭过的痕迹。——不过也可能是在演戏，张一昂心里想着。

苏春伊请三位警察坐下，给他们倒了水。

“你儿子不在家吗？”张一昂客套寒暄。

“去幼儿园了。”苏春伊说话时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林小峰父母有来过吗？”

“他们……”她咬咬嘴唇，似乎很艰难地说，“出了这事，我还没告诉他爸妈。林小峰……他……他找到了吗？”

她所问的“找到”，自然指是否找到尸体。七个人里面六个人的尸体都找到了，剩下一个还活着的概率自然渺茫。

眼见她眼泪就要落下来，张一昂马上道：“先别着急，我们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这不，需要你们多多配合，提供更多的线索，才能帮助我们早日找到真相，你丈夫的生死现在还没有定论，还有希望。”

“希望……”她哽咽起来，“要是还活着，都这么多天过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

张一昂仔细注意着她的表情，道：“这么多天过去，你家里没收到他的任何消息？”

她咬着嘴唇用力点头，然后缓缓无声地哭了。

张一昂略显尴尬，咳嗽一声，道：“你手机里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短信？或者是陌生人的奇怪短信？”

她软弱无力地摇摇头。

“那么你上网吗？有人给你留言或发什么消息吗？”

她还是摇摇头。

“那你的生活里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都这样了，还能怎么不同寻常！”她痛苦地说了句，声音并不响，但听上去很难受的样子。

“好吧好吧，”张一昂无奈点头，从桌上抽了几张纸巾，塞给她，安抚了一阵，又说让她控制情绪配合他们的调查，对她，对他们的工作都有好处。费了好大劲，终于让她停下不哭了，张一昂接着似是无意地问，“你们家房子看起来挺清爽的，这有多大？”

“七十六平。”

“哦……挺贵吧。”张一昂东张西望，显得漫不经心地问。

遗憾的是，苏春伊在一旁低声抽泣着，没理他。

无奈，他咳嗽一声，道：“你们这房子按揭的还是全款的？”

“问这个做什么？”苏春伊仿佛有些警惕地看了他一眼。

“不，随便问问，”他转换了一个话题，“那件事……嗯……我们还想再做进一步调查。在那之前，你有没有注意到林小峰接触过什么人，或者和什么人比较密切的联系？”

“他……我不是很清楚。”

“怎么会呢，你们是夫妻，应该会了解他的一些生活细节吧？”张一昂说这句话时刻意加重了语气。

“这……这很重要吗？”苏春伊终于停止了哭泣，看向张一昂。

“当然，我们怀疑那件事是熟人干的，所以要特别调查车上所有人在这之前都和谁联系了，这对破案很有帮助。”

“嗯……”她陷入思索，“好像之前我老公有好几次很晚出去，他说外面有事情，但没说什么事，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那段时间，他好像有心事，问他也不说，每天闷在那里，只是回家上网。对了，我记得他们出发前一天晚上，他将近十二点才回来，我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跟朋友喝茶去了，我不信，再问他他不肯说，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谁想到……谁想到这次吵架后就……”她又开始啼哭了。

张一昂这次不再顾及她的情绪，急忙问：“你觉得他有心事，情绪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大概……大概几个月了。”

“具体什么时候能想起来吗？”

“我也说不好，可能……可能去年国庆过后。”

张一昂顿时眼前一亮，他已经得到了部分想要的信息，他更觉得林小峰是凶手无疑了。去年国庆后，也就是9月17号工商所毒杀案过后没多久，也许那个时候开始，朱梦羽找上他，用那段视频威胁他，要他做某些事，他当然惶恐不安，又没法儿告诉老婆，只能闷在心里，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划，终于抓住机会，把所有可能的知情人全部杀了。

从案发前林小峰的情绪状态看，他是凶手的可能性几乎百分百了，还要确认他的动机。

张一昂继续问：“听说林小峰在进工商所前开过一家小型汽配店，后来关门了，为什么关门了？”

“这个……这有什么关系。”

张一昂虚伪地笑道：“你不明白我们的调查工作，我们的调查需要把每个人的个人情况也详详细细汇总，才能更快破案。”

苏春伊虽然面露不解，但还是回答道：“关门也是没办法的，本来我也在一家商店当营业员，那时我们结婚快一年，我怀上孩子了，就把工作辞了。可是他的那家店旁，那几年接连开了好几家修车店，

生意越做越差，最后没办法，只能把店转了。刚好他看到工商所招司机，他开车技术好，就去应聘了，后来就进去了。”

张一昂微眯了下眼，道：“汽配店生意难做，除了旁边新开了几家店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其他原因？嗯，他这人内向，我早说过他不是做生意的料，早就劝他找份其他工作了，毕竟以后要养小孩——”

张一昂不想听这些啰唆的后续，直接打断道：“那时你们店每年要向工商所交多少钱，工商所有为难你们店吗？”

“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每年年审的时候挺烦的，要花钱，还有一些罚款。”

“罚款多吗？每年要交多少？”

“大概千八百块钱，”苏春伊疑惑道，“这个和调查也有关系吗？”

张一昂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道：“你觉不觉得，或者林小峰觉不觉得，当初汽配店关门，是因为每年工商所收的钱太多了。”

“这怎么会呢？这个有关系吗？”苏春伊已经明显感觉到对方调查问的内容很奇怪，似乎不是在问案子的事，而是在问林小峰个人。

张一昂笑了一下，继续他的谎言：“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警方调查的必要步骤，请你回忆一下，你或者林小峰是不是觉得汽修店关门跟工商所的乱收费有关？”

苏春伊敏感地看着他，摇摇头，道：“其他店也都要交这些钱，这是没有办法的。”

张一昂加重语气问：“林小峰的个性就是这么逆来顺受吗？”

苏春伊越加听出了对方话语中的咄咄逼人，微微不满道：“怎么能这么说，我老公也是工商所的人，尽管他是个临时工，可也不能说单位的坏话啊。”

张一昂冷笑一声，道：“我们现在怀疑林小峰涉嫌这次的命案，今天要对你家里进行搜查，你需要配合。”

“什么？”苏春伊脸色大变，叫了起来，“怎么是这样？你们警察怎么能冤枉人？我老公也失踪了，现在死活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这样说？我知道了，你刚才不是在调查案子，是在调查我老公！上回工商所死了个人，你们就怀疑我老公，问过他，这次你们还要冤枉他！”

“上一回？你是说汪海全被毒杀的案子吧？”张一昂冷哼一声，“上回调查被他逃过去了，现在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是他杀了汪海全，这次的案子也是他做的！”

说完，张一昂让那名当地警察控制住苏春伊，随后拿起电话让在远处等待的搜查警员赶过来。

第三十二章

“哦，你觉得苏春伊不知情，林小峰案发前情绪异常。好吧，等我回头看完笔录。哟，你那边已经开始搜他家了？好吧，有什么结果再告诉我吧。”挂下电话，高栋默然无言。林小峰案发前情绪异常，种种迹象越发表明他就是凶手了。

可是，他这个在所有警察看来都“一目了然”的凶手，何必要折腾一场汽车失踪？这不是骗他自己吗？

高栋不明白，不理解，有所怀疑，有所保留。

暂时先不去管了，等张一昂那边的调查结果吧。

现在他想起昨晚和梁明的对话，梁明对手机里那段视频的来源抱有很大程度的怀疑，高栋也在怀疑。

正如梁明所说，那段视频的拍摄角度，显然是偷偷藏在手里拍的，但镜头从头到尾一直锁定在林小峰身上，难道视频拍摄者提前知道林小峰会下毒？

唔……不可思议。

如果上回的毒杀案中，视频拍摄者提前知道了林小峰会下毒，那么应该是林小峰的同伙，可是同伙何必要用视频记录下这一切，岂不是会害了林小峰？

他想到了毒杀案卷宗里记载的各人座位情况，结合手机视频的角度，这名拍摄者当时应该身处第二桌，也就是朱梦羽、王红民老婆、姚江老婆等多名女性的一桌。

视频真是朱梦羽拍的？

可惜视频里的那只右手背光，显示不出掌纹，不过应该可以通过手指的粗细长短和朱梦羽的比对一下。

想到这里，高栋起身离开办公室，去找陈法医。

来到法医的工作间，高栋叫出陈法医，道：“朱梦羽的尸体还放着吗？”

“暂时放在冷柜里寄存，该做的尸检都做了，是要拿去火化了吗？”

高栋摇摇头，道：“让我再看下。”

“都查完了嘛，还要再看什么？”陈法医对自己的工作经验非常自信，高栋还要再看尸体，莫非怀疑自己尸检不够仔细，漏了什么？陈法医很不满。

高栋笑了笑，道：“那段手机视频里不是出现一只右手嘛，我比对一下，看看这只右手是不是朱梦羽的手。”

陈法医奇怪问：“你是怀疑视频不是朱梦羽拍的？”

高栋摸摸下巴，道：“嗯，有一点这方面的怀疑。”

“这不太可能吧，视频是她手机里放着的，而且视频里出现的那只手明显是女人的。如果不是她拍的，难道还是其他女人拍的，再传给她？你看林小峰财物都不碰，就拿走她的手机摔了，而且还把她单独杀死，可见是恨透她用视频威胁他了。”

现在，连陈法医也确信一切都是林小峰干的了。

高栋无奈抿抿嘴，道：“朱梦羽用视频威胁他，要他干什么？”

陈法医理所当然地道：“这恐怕只有问林小峰自己了，不过肯定是威胁他做一些很难办的事，所以他一怒之下，把所有人杀了。”

高栋略显无奈道：“他一怒之下，杀了朱梦羽就行了，何必要把所有的人都杀了。”

“这……也许其他人也知道视频的事了呢，或者林小峰以为其他人也知道了。”

高栋深深吸了口气，黑着脸问：“你这些想法都是怎么来的？纯属猜测，纯属无稽之谈。”

陈法医无奈地撇撇嘴，道：“除此之外，我就想不出林小峰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了。当然，我听其他刑警说他过去做生意亏了，怨恨工商所，又加上朱梦羽用视频威胁他，彻底把他惹恼了。听说他性格内向，这种个性的人一旦犯罪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会特别极端。”

高栋哈了口气，摇摇头，苦笑起来：“老陈啊，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犯罪心理分析了？重实证才是你法医的工作啊。哎，不行了，再这么下去，我身边又多了一个张一昂了。”

陈法医大笑起来：“好吧，老大，不开玩笑了，说你的事吧，你要找朱梦羽尸体比对手，恐怕不太行。”

高栋不解道：“为什么？”

“你忘了呀，朱梦羽尸体被石头狠砸了多下，两只手都砸烂了呢。”

高栋顿时一愣，他回忆起朱梦羽尸体的模样，心里多了层怀疑，连忙道：“快带我去看看。”

陈法医带高栋来到冰柜前，拉出朱梦羽的尸体，高栋正要上前，陈法医道：“老大，等我给你拿副口罩和手套，尸体不卫生。”

“不必了。”高栋急不可耐，直接凑到尸体跟前，专注地看着面前这具冻得像块石头的冰尸。朱梦羽脸上只有轻微的擦伤，甚至连化妆品的痕迹都还在，两侧手臂、手掌以及中间的胸口一带被石头砸烂了，尤其是两只手，损伤最为严重。

高栋回头看了陈法医一眼，道：“照理，就算凶手极其憎恨死者，死者死了，他还要砸石头来发泄。可是有点奇怪，他为什么不砸头，砸身体，反而是两只手受损最严重？”

陈法医马上替高栋想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解释：“很好理解，林小峰怨恨朱梦羽偷拍他犯罪的视频，在杀死朱梦羽后，他拿起石头，嘴里骂着‘叫你拍！叫你拍！老子砸烂你的贼手！’，所以拍视频的手受损最严重。”

高栋无奈咳嗽一声，心想陈法医和张一昂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他抿抿嘴，俯身凑近右手旁，仔细观察着朱梦羽的右手。

尽管手指被石头砸得很严重，无法和视频进行比对，不过指尖部分保存尚可，尤其是指甲部分，基本完好。

朱梦羽的右手上，几根手指都蓄着指甲，但看上去显得比视频里的短些。他着重看着中指，果然，中指的指甲剪平了，看上去其他手指都蓄着指甲，唯独中指没蓄，这点和视频中的相吻合。

唔……看来是自己多心了，视频确实是朱梦羽拍的。

等等——这指甲似乎刚剪过。

他赶紧招呼身后的陈法医上来，道：“你瞧瞧，朱梦羽手上的指甲是不是刚剪过？”

陈法医戴好手套口罩，拿着一把镊子走上来，小心扳起尸体的右手掌，先用镊子剔除了指甲中的部分泥土，仔细地看了几遍，点头道：“没错，应该是死前一两天内刚修剪过指甲。”

高栋又来到左边，看她的左手，她左手指甲长度和右手差不多，不过左手的中指蓄了指甲。他仔细观察几根指甲的尖部，个别指甲也有刚修剪过的痕迹。

高栋马上走出尸体房，来到外面的工作间，打开电脑又看了一遍视频，对陈法医道：“你瞧，视频里这只手的指甲是不是比朱梦羽的长？要长许多，大概零点五到一公分。”

陈法医点点头，又摇摇头：“你的意思还是怀疑视频不是朱梦羽拍的？视频是去年拍的，大部分人两个星期内都会修剪一次指甲，去年她指甲留得长，后来剪短了一些，不是很正常吗？而且你看，视频里中指没有指甲，尸体的中指也没留指甲。”

高栋皱眉看着他：“可是尸体的中指没留指甲，是死前刚剪过的。”

“这点也很正常吧，我办公桌上也放了把指甲刀，三头两头剪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高栋认真地望着他，道：“你难道不觉得这有点巧合吗？尸体的手被砸烂了，无法直接根据手指长短比例比对视频，唯一有特征的是指甲，可尸体上的指甲却在死前修剪过。会不会是视频拍摄者压根儿不是朱梦羽，凶手怕我们看出这点，故意砸烂朱梦羽的手，又把朱梦羽的指甲修剪成和视频中相似的样子？”

陈法医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谨慎地道：“老大，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是你钻牛角尖，用主观的态度，先入为主地给出结论，然后再找线索，想印证你结论是正确的。你只会去注意那些和你猜想相符合的线索，抛弃和你猜想相悖的线索，这是很不客观的。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这一点都不巧合。朱梦羽的手是被砸烂了，无法比对视频。可是她被砸烂的不仅仅只是手，更多的还有手臂、胸口。你主观地看问题，所以才会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朱梦羽的手上。事实上，砸烂的不只是手。而朱梦羽死前一两天内剪过指甲，这就更没什么奇怪的了，通常人一两星期内至少剪一次指甲，凑巧死前一两天内剪过，没有什么稀奇的。况且她不是每根手指都剪过指甲，只有其中的几根剪过，这也完全符合正常人剪指甲的习惯。你觉得视频的拍摄者不是朱梦羽，而是另有其人。可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又多了新疑点，凶手为什么要伪造成是朱梦羽拍了视频？谁拍下林小峰犯罪的视频和这次的案子有关联吗？没有。难道视频是凶手拍的？可视频拍摄者明明是个女人，杀这么多人的案子如果是个女人干的，我把尸体吃下去。”高栋古怪地看他一眼，很难理解他是什么心理，他还是浑然不觉地自顾说着，“话说回来，拿到视频后，大部分人也理所当然认为视频是朱梦羽拍的，压根儿没想过要比对手指，看看到底是不是朱梦羽的手。凶

手怎么会料到警方会怀疑视频中出现的这只手，是不是朱梦羽的呢？假如您没查这一节，其他人更不会想到这一节啊。”

听完，高栋沉默半晌，最后点点头。

是自己太主观了？先入为主地看问题，所以把正常的情况都看成疑点？

还是凶手处处算计，在所有细节上确保警方不起疑呢？

现在，大家似乎都认定了林小峰是真凶，都往这个方向查，都先认定了林小峰是凶手，再找他的犯罪证据。

这是本末倒置的呀！这严重违背刑侦重实证、轻猜想的精神啊！

可是现在已知的线索，似乎越来越多地指向了林小峰。

高栋心里隐隐有种不祥的感觉，觉得现在的一切都在朝一条相反的道路上走。

到底是自己太多疑、不客观，这案子压根儿没想象得那么复杂，还是真凶是个极其厉害的高智商罪犯，把一切都算计到了？

他感觉有些气闷。

第三十三章

“我们是省刑侦总队的，今天需要来做几项调查工作。”张一昂把证件递到面前一位四十多岁的眼镜男手里。

眼镜男双手接过证件，仅看了一眼，就还给张一昂，道：“张队长需要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会全力配合，市里和县里领导都已经交代过我们，要全力支持公安部门的工作。”

“好的，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是县工商局的常务副局长费国安，这不，出了事，现在暂派我和几个人来临时管理工商所的日常工作。”眼镜男也把自己的证件交给张一昂查看。

“好的，待会儿我们找人做笔录时，还要再麻烦到费局。对了，几个人的东西，没人动过吧？”

“前几天李局带刑侦队的人过来粗略检查过一遍，嘱咐了相关七个人的办公室和各项东西都不准动，等刑侦总队再调查。我们完全按照要求，给几间办公室都上了锁，所有可能相关的物件全都封存了。”

“哦，家属有来拿过遗物吗？”

“有几个来过，我们拒绝了，说要等公安的意见。”

张一昂放心地点点头，道声谢。他很清楚，案子闹这么大，除了公安外，最坐立不安的就是工商系统的人了，毕竟凶手当初的要求直指工商所乱收费，既然是乱收费，那么账目肯定没进财政专户，作为直接主管单位，县工商局的对下面乱收费的情况自然一清二楚。目前

是命案为先，没查经济账，万一到时结案了上级再派经侦队过来查，工商局的也逃不了干系。这种大事面前，当地官吏不敢不配合，必然会全力按上级要求办事了。

张一昂先安排了一队人去搜查七个人的相关物件，看看能否发现什么额外的线索。随后又拉过费国安，道：“费局，现在我们需要找些人了解下几个当事人生前的情况，所里还有哪些人对他们比较了解的？”

“不是问了大家好几次了吗？哦，你们省队的人还没来过。剩下的都是合同工，有几个在所里干了五年以上了，前几天李局带来的人已经问过一批，你这边是需要再找这批人，还是再问问其他人？”

张一昂想了下，道：“把了解所里日常情况的都叫过来吧，我们分几组人一起做笔录，费不了多少时间。”

“好吧，那我马上去召集人员。”

很快，费国安带着十来个合同工赶过来，张一昂安排人在工商所临时腾空的几间办公室分别做笔录。他和一名记录员请了所里一位工作了八年的女员工，给对方倒了茶，简单客套几句，说明了来意。

虽然公安对外口径一律是工商所的七个人出了车祸，但警方都来所里调查好几次了，其他的合同工心里都清楚，这场所谓的车祸非比寻常，私下风传各种故事版本，但面对警方的当面问询，都假装毫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听说你是所里工龄最长的？”

这位四十来岁的胖乎乎女人道：“不算长，非正式员工里面我算最早进来的吧。”

“你对王所、姚副所这几个人熟悉吗？”

“嗯……这个怎么说呢，每天见面的，应该算了解吧。”

张一昂点点头，继续问：“你们所里的司机林小峰，对这个人，你熟吗？”

“小林呀，当然熟，他很腼腆的，我们平时都叫他小林子，《笑傲江湖》里的那个——”

张一昂打断问：“哦，好像《笑傲江湖》里的那个小林子是反派吧，抱歉，我不太看电视？你们这么叫他，他不生气吗？”张一昂心目中的林小峰，应该是个肚量小、容易生气，但即便生气，也会憋在心里不让人察觉的内向者。

“不会，他从没生气过，他没有脾气的。我们一开始这么叫他，他每次都是笑笑，后来就叫习惯了。从他进单位到现在，从没见过他生气过呢。”胖女人的回答很轻快。

好吧，心肠最歹毒的人，往往平日里反而让旁人觉得很和善，国外一些变态杀人狂的案子他看过很多，总是这样。和善的大叔往往是腹黑男，腼腆的男生通常是老流氓。

“林小峰和所里其他人关系怎么样？”

“很好呀，跟每个人都挺好，因为有什么小活计，大家总是差使他，他从来不会抱怨。以前所里开玩笑，说要评个最任劳任怨奖，一定非小林子莫属。姚副所常说他是个大枕头，打一拳都不会马上弹回来。”

张一昂心里在嘀咕，整个社会都喜欢捏软柿子，越是单位里的老实人，越受各种差使，反而好处往往被别人拿走。看吧，你们以为他脾气好，容易捏，哼哼，到头来突然吓你们一跳吧。

“对了，他和王所还有其他人，关系怎么样？谁和他关系最好，谁和他关系最差？”

胖女人心里在想，为什么一直在问林小峰呢，前几天县公安局的过来，可没问这么多他的事。不过领导已经告诉她，今天是省公安厅的人过来，要全力配合调查。她也不敢多问，只能回答道：“王所最看重他了，凡是外出开会办事，一定会带着小林子，关系好得很。据

说王所想把他转成正式工，无奈他学历太低，没办法。其他人嘛，和他的关系都还不错，他们去开会时，都是小林子开车的。”

张一昂着重提醒她一句：“所里有人和他关系不太好吗？”

“不太好？”女人思索着，“这我得想一下，哦，不太好的是汪海——，哦，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张一昂眼睛微微一眯，连忙道：“过去的事情也可以说，也许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

“哦，是汪海全，以前所里的执法队长，不过去年一次吃饭的时候，中毒死了，据说县里的警察最后也没调查出什么结果。以前小林子好像很怕他，当然，也不光是小林子了，反正大家都不太喜欢汪海全，他每次差使人态度都不好，很凶的，但我们怎么敢说呢？好像以前汪海全刚来单位时，不是这样的，人还挺和气的，大概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就像变了个人。王所应该也不太喜欢他，我们私下跟王所说过，最好把他调走，王所总是笑笑说，他没人事调整的权限。实际上王所要调走汪海全应该不难吧，王所叔叔是谁你们总知道吧，王所说的话在县里都管用。可是王所一向为人很厚道的，不想跟他计较，但其他人都看不惯汪海全。”

“哦，你们王所这个人的脾气很好吗？”

她立刻夸奖起来：“不是我夸自己单位的领导，王所实在是大家公认的好领导了，为人很客气，很大方，不仅对所里的其他人员好，还有我们这些非正式工，他经常给我们发这个发那个，我亲戚事业单位的都羡慕我。按说他叔叔做那么大的官，可王所对所有人从来没一点架子，也从来不会骂人，反正脾气好得很。”

“嗯，那个汪海全，林小峰很怕他，会不会恨他呢？”

胖女人不明白他所问的画外音，只是道：“恨他？不知道诶，反正心里一定是讨厌他的了。不光我们所里的人，社会上的人对汪海全评价都很差，好几次告到上面去了，最后还是得王所出面，替汪海全擦屁股。”

张一昂好奇问：“别人因为什么事情把汪海全告到上面去？”

“他呀，”胖女人撇撇嘴，显示出不屑，“他总是弄得好像周围人都欠他钱似的，常常找社会上工厂商店的麻烦。得罪他的人，他三天两头带人上门执法，要么检查执照有没有过期，要么检查食品卫生，还有打假。有个做工厂的老板，另外开了家饭店，不知怎么得罪他了，他三天两头去查卫生，终于被他抓到把柄，把饭店查封了，那个老板去年吃饭的时候喝醉酒，找上汪海全打起来，就是那回事啦，公安一度怀疑是那老板下毒，后来查了没证据把人放了。还有，我听说有个跟他结怨的人开了家中等规模的超市，他说要查验是不是假酒，把对方店里的一排茅台、五粮液这种高档酒都收走做检查。检查结果当然是真酒，可别人平白损失几千块，后来他又上门查，逼急了对方告到市里，最后王所出面调解，补了几千块损失给对方，私下替汪海全承诺不再无故找麻烦。”

张一昂点点头，他知道，做生意得罪工商部门会相当麻烦，工商有权去你店里抽检产品是否合格，当然，抽检的产品是不会付钱的，小东西也罢了，如果拿你几瓶高档酒去做检测，那只有哭的份。

“对了，汪海全是什么时候进你们工商所的？”

“大概三四年前吧。”

“他这年纪不是考公务员进来的吧？调进来的？”

“对，他原来是下面一个乡里的副所长，调到这儿当执法队长。”

张一昂点点头，通过这几个问题把林小峰、王红民、汪海全几人的形象缓缓印在了脑子里。他询问一下记录员，前面的问题是否记录妥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继续问其他人的情况。

第三十四章

“朱梦羽你熟悉吧？”

“小朱呀，当然熟了，她是正式工里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嘛。”胖女人似乎在为单位里有一个女公务员而自豪。

“她这人性格怎么样？”

“她是考公务员进来的，大学生嘛，所里最年轻、最漂亮的，多才多艺，人又聪明，很能干。她是所里唯一的财务，反正大小账目都靠她一个人。都说做财务的为人刻薄，她这个小姑娘不是这样的，我们平时工作中需要报销的地方，她尽量都会帮我们解决。”

张一昂点点头，又道：“她和你们所里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比如说，和谁关系最近，和谁关系比较差。”

“关系最近？”胖女人眼神闪烁一下，道，“都是差不多的吧。”

张一昂注意到她的眼神，继续问：“她和林小峰关系如何？”

“他们俩？好像没什么吧。”

“林小峰不是长得挺帅的吗，朱梦羽也很漂亮。”

“哟，你是说这个呀，”胖女人笑起来，“他们俩不可能有那些关系的了，小林子结婚有孩子了，小朱还是个年轻姑娘呢，从没听过他们俩有私下往来的事。”

“那么朱梦羽和姚江呢？”张一昂知道，朱梦羽手机里有较多和姚江间的暧昧短信。

胖女人顿时闭上嘴巴，表情有些尴尬。

张一昂笑了一下，道：“你放心，把你知道的情况说出来，我们做笔录肯定是保密的。”

胖女人犹豫再三，张一昂反复保证，一切调查都绝不会向他们县任何人透露半句，她才总算半推半就地开口：“好吧，我说的只是些道听途说，都是别人传的，我都是听别人说的。”

张一昂连声道：“我知道，你尽管把你听说的说出来。”

“他们有人风传小朱和姚副所有那种关系，当然啦，都是传言嘛，姚副所是有家室的人。不过有好几次都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差去，也不要小林子当司机，喔，傻瓜都猜得到这是要做什么呢，嘿嘿，傻瓜都猜得出。而且听说当初公务员面试时，是姚副所直接跟考官打了招呼，说要这个女的。好像她笔试成绩是排第三的，最后总成绩是第一。听说她在笔试前就托人找到了姚副所，当然啦，这些都是传言啦，我不过随便说说，随便说说的啦。再后来有一回姚副所老婆闹到单位，说要打死狐狸精，王所出面做工作劝回去的。再后来，我们见两个人平时不再直接联系，也不偷偷出差了，都是跟其他人一起去出差。但是我们看得出，他们两人还是眉目传情……眉目传情的意思啦，还有哦，出差的人私下说他们两人开了两个单间，可是半夜别人听到姚副所房间里传出怪声，呵呵，好怪的声音哦，结果你猜怎么着？小朱的房间里没人，呵呵，没人。”

张一昂只好也跟着干笑几声，刚刚这胖女人还佯装不敢说，结果一开口谈别人的私情，马上说得连眉毛都跳动起来，生动如画。刚说自己只是道听途说，但说起来好像当时他们出差时，她就住在隔壁一样。

张一昂接着道：“那么王所和朱梦羽呢，他们有关系吗？”

“你说那种关系吗？肯定没有的。你没见过王所的老婆，王所的老婆比小朱还要漂亮呢，嗯，简直是……简直，哦，反正很漂亮的。”

尽管年纪要比朱梦羽大几岁，但没人看得出她有三十多了呢。王所自己长相就好，家世也好，娶的老婆当然漂亮啦，还是高材生，浙大的博士呢。王所有这么优秀漂亮的老婆，两人感情和睦，当然不会去外面拈花惹草了，王所一向风评很正的，从来没有过什么不良的记录。总之，郎才女貌，大家都羡慕王所。”

“哦，王所老婆是干什么的？”

“县人民医院的，好像是什么药剂科的副主任，反正是王所给她安排进去的，工作很闲，当然了，她闲也是应该的，自己本来就优秀，又有个这么能干的丈夫，自然不用像我们这样辛辛苦苦给企业办执照，每天应付这么多人，赚点辛苦钱了。”

张一昂点点头，貌似这位王红民，在他们工商所下属的眼里，简直是完美男人了。有个中央级别的亲叔叔，当着工商所的一把手——据说只要他愿意，至少能做副县长，可是他并不是很有权力欲，只当着他的所长。脾气好，从不对人发火，旁人惹事了，他还出面替人擦屁股。长相好，张一昂见过他照片，四十多岁了，依旧很英俊。妻子是个漂亮的美女，学历也高。生活作风正派，从不在外拈花惹草。唔……简直是，假如他是女人，大概这就是自己的理想型。

“那么姚江呢，姚江这人除了和朱梦羽有点暧昧关系外，他个性、为人处世方面怎么样？”

“姚副所嘛，他一直跟着王所的，一起在工商所十多年了，他平时脾气好坏说不上来，大部分时候是好的，偶尔也会对下面人工作不满意，发脾气。可能社会上对他评价不会太好吧，因为他是管执法这块的，以前汪海全算是他的半个手下，不过他比起汪海全，应该好不少了，毕竟他不会刻意找人麻烦，别人被罚款时，找他说情，也能视情况通融，减免一些。反正县城里嘛，别看我们县挺大的，县城有二十万常住人口，上万家商户企业，有些事情难免不像城市里这么正规，很多时候都是私下解决的。作为工商所，执法和人情，两样都会平衡些，姚副所还是通人情的，也不会和人关系闹得太僵，可不像汪海全那样的。汪海全这种货色嘛，反正我们平时都避免跟他靠近，跟他混熟的总没好下场，明知他是老流氓，还跟他走进小树林，不是自讨苦吃嘛。”

看来这个胖女人在工商所多年，各方面情况果然是很了解的。

张一昂又问了三个男公务员的情况，徐涛是王红民的亲戚，从下面一个乡的其他单位调进来的。周国贸是姚江最要好朋友儿子，也是从其他单位调进来的。还有个方剑，是县长的亲戚，额外落实的。

总之，他们这工商所，不对外招聘公务员，只有朱梦羽是姚江特意安排考进来的，其他人要么本来就在，要么是调进来的，甚至原级别更高的也想来他们工商所。

了解完人员的情况，张一昂又道：“对了，你们所里下面的工商协会是怎么回事？”

“这个？”胖女人脸色马上变了下，道，“不太清楚吧，所里下属没有事业单位，只有我们这些合同编制人员。”

张一昂不信她居然会不知道，又问了许多，可这个胖女人面对有关工商协会的事，总是吞吞吐吐说点只言片语，张一昂知道这肯定涉及单位小金库的事，所以才口风守得紧。不过这案子动机和钱财无关，纯属因为凶手电话里提到这个才问，大致了解一番后，又安排其他人来做笔录。

第三十五章

张一昂刚给人做完笔录，一名负责搜查的侦查员过来告诉他：“张队，搜查工作做完了，可能有用的东西，包括各人的办公电脑等，需要带回去一一检查。朱梦羽是工商所的财务，她那儿有大量账本，这案子涉及工商所下面的工商协会，账目应该也会在里面，可是那个费局的意思是，账本是工商部门的过往工作记录，和案情无关，不该交由我们警方。您看是否需要通知经侦队的过来？”

张一昂想了下，凶手电话里虽然点明了工商协会的问题，可凶手杀人本身并没有为了金钱，工商所的账毫无疑问肯定有问题，但也是纪委等监察部门的事了。案子已经闹得很大，查工商的账肯定会惹工商部门的不满。嗯，还是回去让老大决定。

他便低声道：“我回去问问老大的意见，查账的事其实跟咱们的命案没直接关系，就算要查，也是经侦队的活，跟我们刑侦无关。这账一旦查了，恐怕会直接把他们县工商局乃至市工商局的都牵扯进来。这种事咱们这级别的决定不了。”

“好吧。”侦查员又道，“对了，我们从林小峰桌子抽屉的最里面找出一瓶药片，透明玻璃瓶装的，没有标明用途，里面有大半瓶，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很有嫌疑。”

张一昂微微一皱眉，道：“拿回去让法医看看。”

一行人收拾妥当，回到县局，张一昂整理了一下今天的调查结果，第一时间找到高栋汇报，包括林小峰家的笔录、搜查以及工商所的各项调查。

高栋听完他的大致描述，又仔细地把笔录中所有涉及林小峰的信息看了一遍，结果心头的疑虑不减反增。

从苏春伊处了解到的情况看，林小峰案发前的行为举止，似乎更符合他是凶手的猜测了。

他从十月份开始就显得心神不宁，尤其案发前，这种特征更明显，甚至案发前一晚，他很晚才回家，却不告诉老婆有什么事。

可是他老婆、单位同事口中描述的林小峰，却是个性格内向，或许有些懦弱，但总表现出一个老好人的模样。

这样性格的人到底会不会做出极端的事呢？

或许该换一种方式问：什么样性格的人，才会成为最极端的罪犯？

旁人印象中的表观个性，和此人成为极端罪犯之间的概率是怎样的？

高栋一时并没有太大把握。

他是浙大心理系毕业的，从警后到公安院校进修，系统研究过犯罪心理学，可他对林小峰这样性格的人是否会成为极端罪犯，依然没有把握。

他记得梁明过去的论文里，对犯罪心理学的常规研究方法很是不屑，用了大量实证数据来批驳所谓犯罪心理学的实用性，从逻辑角度证明所谓的罪犯心理分析纯属概率赌博，没有实用价值。——“犯罪心理学门人总是拿成功案例来说明心理分析的厉害，却全然无视误入歧途的典型，社会上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夸大了犯罪心理学的功能。”高栋笑了笑，当然，梁明永远只信他的数理逻辑，总是从数学化的角度，把信息转化为数学上的量化条件，完全秉持命题式的绝对推理手法，不做任何主观的猜测。

一起案子，对于抓出凶手，这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破案手法。

一种是假定某人是凶手，再找证据证明他是凶手，或者排除他是凶手。

另一个彻底放弃猜测，纯粹地从已知条件入手，用百分百的逻辑来推算出凶手。

哪个方法才是最科学的？

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高栋相信梁明的办法是最正确的，因为不做任何的主观猜想，直接按已知条件，进行单方向、必然性的推理，结果必定是正确且唯一的。

而先假定某人是凶手，再找证据加以证明或排除，从过程的第一步——猜想，就带入主观情绪了。

可是现实中似乎很难按照梁明的方法查案。

一个案子，比如会得到一千条信息，但其中只有十条是真正和案子有关的，警方该如何把一千条信息中的这十条完完全全地提取出来呢？

在手里已知条件有限的时候，似乎只能先假定某人是凶手，再把一千条信息逐条与之核对，加以辨别。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儿，假定某人是凶手后，侦办人员会不由自主地把对他不利的线索往其身上靠，而忽视其他或许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可话说回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就拿梁明的老本行数学来说，不也如此吗？

大部分数学上的定理，都是先有人提出假设，再有人加以证明，单向性证明得出的定理几乎没有。

高栋抬了下眉毛，摇摇头，梁明的一些想法很好，可他毕竟不是办案人员，没有实际的侦查经验，就像这案子里，到现在梁明也没给他带来多大的帮助，看来当初自己高看梁明了。

高栋思绪回到眼前，看完了笔录，目前他也倾向于林小峰是凶手了。只是不解林小峰的动机，以及明明警方很容易会怀疑他是凶手，

他何必要搞出汽车消失这种事情来。

沉吟一下，他掏出烟，给张一昂，自己也点燃，随后道：“动机好像还是不够扎实。他老婆说他修理店关门是因为经营不善，不是因为工商所的乱收费。”

“谁知道呢，性格内向的人不会把心底深处的想法告诉别人，即便对自己老婆也不会说。他老婆不认为是因为工商所的乱收费，但他自己或许是这么看的呢。”

“嗯……话是这么说，可是他进工商所后，也没有对任何人表现出该有的敌意吧。”

“这个就很难说了，比如我心里讨厌一个人，可是咱们在社会上生活，很多时候也不能表现出来，反而要表现出一点都不讨厌的样子，还处处讨好。——哇，老大，我对你可决不是这样，我只是打个比方。他心里本来就憎恨工商所的人，结果进工商所后，大家觉得他是个软柿子，使劲捏，各种大小差事总是叫他跑腿，他心里的积怨更深了。后来又遭遇到朱梦羽的视频威胁，他心里最后一根弦也崩断了。你看，他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情绪显得不正常，那个时候毒杀案刚好过去，想必那个时候他知道了朱梦羽手里有他的犯罪铁证，于是开始构思怎么处理了。”

“可是朱梦羽用视频威胁他干吗呢？”

“人已经死了，所谓的犯罪动机只有等抓到林小峰才能知道了。反正不管是咱们办案，还是审判，犯罪动机都不重要，重要是有证据证明是他做的就行。现在他各方面都很吻合，只要抓到他，相信一审马上全交代了。”

高栋深吸了口烟，又吐出来，道：“现在抓林小峰也是个难题，我们监视他家这么多天，也没发现他跟家里联系。他现在在哪恐怕谁都不知道。通缉令虽然发出去了，但海捕的工作怕不是一两天就有结果的。人山人海，要找到他，难呀。”

张一昂皱皱眉，道：“可是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一切只能等抓捕他的结果。”

高栋转过身，沉吟了半晌，犹豫一下，回头又道：“话虽如此，我们的侦查工作不能放下。我怕……我怕万一不是，毕竟现在还有好多情况没调查清楚。对了，那个工商协会到底怎么个操作的，现在林小峰的犯罪动机，嗯……我还是挺怀疑的。”

“关于这个工商协会，大概是涉及他们单位的小金库，我们笔录上问的这些人，谁都不肯说仔细。大致情况是，这个协会是大家口头叫叫的，其实是家公司，负责县城所有企业商店的办证、年检和各项抽查，另外比如被罚款，可以通过这家公司活动，还有要求一些工商户订购产品之类的，总之是他们赚外快的手段。这家公司据说一开始是以王红民个人名义设立的，但他结婚后不久，就把公司转到了他老婆名下。他老婆并不参与经营业务，只是挂个名，工商所的几个人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员，那些合同工很多是给这家公司干活的。如果要知道公司的实际操作情况，需要查账。你看是否需要把工商所的账本调过来？”

高栋稍微一想，马上摇头道：“不必，要查也是经侦队的事，和我们无关。而且这案子不是经济犯罪，经侦队也没权限。有权的就是纪委，但这事纪委是铁定不会插手的。如果查账，肯定会涉及多个单位和人员。既然和案子无关，我们也不要管，免得节外生枝。我不需要知道他们工商所赚了多少钱，我只想知道他们平时收钱厉不厉害，是否会触怒当时开修理店的林小峰，我只想更清楚地理解他的犯罪动机，懂吗？”

“明白，我明天会再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工商协会的事。”

高栋满意地点点头，道：“你这边的调查不能断，我交给你的几件事，继续一件件落实起来。林小峰是凶手，固然最好。如果他不是，或者还有同伙，我不希望后续侦查陷入被动。我需要详细地知道工商所这些人的所有情况，你这些信息还不够，对于一个人的情况了解，要多方面、多渠道，从不同的角度还原出本来面目。”

第三十六章

晚上，陈法医找到高栋，道：“老大，从林小峰办公桌抽屉里搜出的那瓶药我已经化验过了，是比较常见的迷药。”

“什么成分？”

“主要成分是安眠药，另有其他的致幻药物，足够剂量服食后，大约十五到三十分钟后人就会显得很困乏，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

“哦，这种药的来源能查到吗？”

“恐怕很难，现在非法渠道太多，这药我见过多次了，好几个市破获的抢劫、迷奸案子，收缴到的药都是类似这种的。去年网监注意到网上有人兜售这种药，抓了他们整个团伙，收上来一批，就是这种药。我听网监说，广东、广西那边是源头，现在网上卖，私底下非法渠道卖，太多了，应付不过来。一些犯罪团伙拿去偷偷放到别人的食物里，等药起作用后，进行盗窃、抢劫等，被害人往往当时已经昏迷，个别没有昏迷的，也因这种药物影响，事后很难完整回忆整个案发经过，对抓捕带来很大困难。”

高栋抿抿嘴，道：“看样子没抓到林小峰之前，要查他这瓶药的来源，不太容易。”

“是啊，如果是在网上买的，他电脑里总该有记录，就怕是私底下找什么渠道买的，完全没办法知道了。不过现在更能确认林小峰是凶手这一点了，案子一发生，就有好多刑警怀疑是用药物才能绑架一车人，现在确定了这个结果。我估计可能是林小峰用保温瓶之类的容器装了饮料，说这种饮料是他当天早上亲自弄的，诱使车内其他人员都品尝了，结果中了圈套。”

高栋微眯一下眼睛，这种可能性很大，瓶装饮料里下毒难以实现，如果他当时拿个保温瓶，说里面是自家熬的酸梅汤，车上人员都会喝上一些，随后就昏迷了。——不过别克车残骸里好像没见到类似保温瓶的东西，也许被林小峰带走丢弃了，他不想留下证据。你看，他把朱梦羽带到两公里外埋了，手机又丢在偏僻的草丛里，而且朱梦羽的包和手机上都没留下他的指纹，可见他犯罪后把诸多证据都清理过了。

现在加上迷药的证据，林小峰的犯罪证据似乎就更加确凿了。谨慎起见，高栋还是额外问了仔细：“药瓶上有留下指纹吗？”

陈法医肯定地点头：“有，完整的指纹，和林小峰生活用品上留下的指纹比对过了，确认是他本人无疑。”

高栋嗯了声，这个结果表明药瓶是林小峰本人的。

答案变得更清晰了。

陈法医接着道：“另外他平时经常上网，从他的一些个人签名、心情日志里，也找到一些他案发前心理活动的佐证。”

“是吗，给我看看。”

陈法医把整理好的一份文件交给高栋，上面是他长达一年多的网络签名、心情日志等，重点的地方已经印成了黑体字。

高栋从头到尾大致地看了一遍，这份文件的一开始，似乎都是很正常的心情记录。包括发工资、发奖金，儿子如何了，他和老婆吵架了，买的基金亏损了，各种各样的快乐和抱怨都有，很生活化。看得出，这个内向的家伙心理情感还是很丰富的。

但自从10月4号开始，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10月4日，猝不及防。

10月10日，生活总是不容易，也许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吧。

10月17日，在忐忑中度过每一天，希望明天都是新的开始。

10月29日，不要在乎压力多大，好好地做自己，所有不开心的事一定都会过去的。

11月8日，生活确实好累，但是想想孩子，我要坚定地走下去。嗯，我一定要坚强。

11月20日，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11月27日，未知的世界才是最可怕的。

高栋注意到，从10月份开始，林小峰的各种心情签名，更新得越来越少，12月以后，他再也没改过签名。从他在网上的聊天记录中，也发现了这个规律，12月以后，他几乎没在网上聊天了，偶尔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相反，从过去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他还是个发言很活跃的人。

陈法医在一旁道：“从他的上网情况看，越接近案发，他越不正常了，和他生活中的情况符合。看来毫无疑问，他就是凶手。”

“好吧。”高栋点点头，答案已经很清晰了，林小峰在案发前几个月的异常举止不会是巧合，他作为一个极端犯罪者的轮廓跃然纸上。

尽管对于他犯下大案的直接动机并不太明确，但作为警察，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罪犯，高栋知道，有些人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连他自己都说不出来，如果他自己能说得出，反而是心智正常的表现，也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许多内向沉默的人，总是把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宿怨，像种子一样埋在自己的心底，很多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心底众多充满仇恨的种子已经吸足了水分，只待一个刺激，最后一根稻草压弯了骆驼，他就会像火山一样，喷薄爆发。

连续杀人犯，肆意杀人的家伙，或是无固定目标的杀人者，大都是这种性格。

接下来抓捕是一方面，弄清楚整个犯罪过程是另一方面。当然，犯罪过程这个最困扰高栋的难题，还是需要从监控着手。

想了想，高栋抬起脚步，走向了查监控的办公室。

第三十七章

“怎么样，所有颜色的别克进出数量都统计过了吗？”高栋过来时，看到李卫平和马队正在一起商量着。

李卫平抬起头道：“统计过一遍了，现在还在进行第二次的复查。”

“哦？结果呢？”高栋很是期待。

李卫平抬了下眉毛，表示无奈，拿起手里的打印纸，道：“从监控下面进入服务区的这款车共计382辆，出去的共381辆，少了一辆。其中白色的进来40辆，出去40辆；晶灰的进来65辆，出去65辆；咖啡色的进来57辆，出去57辆；蓝色的进来147辆，出去147辆。唯独银灰色的，进来73辆，出去72辆，少一辆。有30多辆车停留超过了一小时，我们一一和对方单位确认过，也联系了当时开车的人，均排除了嫌疑。另外，出入服务区开车的司机也对过了，全是同个人，并且没有找到长得像林小峰的可疑人物。”

高栋皱着眉，鼓着嘴，来回踱步了数圈，方才停下。

这个结果把梁明的判断也否定了。

梁明说车子只可能是经过了伪装后，从监控下面光明正大地出去了，所以才需要统计进出的车子总数。

可现在的统计结果，进来382辆，出去381辆，这381辆的车牌都核对过，都是进来的那些车，唯独少了工商所的那辆。

如此说来，工商所的别克车并不是直接从监控下面开出去的？

上天入地不可能，要么被吊车拖出去，这个已经调查过服务区外围，排除了可能性；要么就是被装上一辆更大的货车，离开了。可是服务区的货车和客车中间有隔离呀，别克车是怎么跑到另一边，被装上货车的？

高栋抿了抿嘴，看向两人道：“这不可能啊，既然是这个结果，那你们说，别克车是怎么出去的？”

李卫平道：“我跟马队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只可能是装上其他货车出去了。”

“可是张一昂他们几次去了服务区调查，服务区客车和货车区中间有铁护栏隔着，并且有人员在管理，它怎么跑上货车的？”

李卫平道：“我觉得，我们过去把别克车在服务区的消失想得太复杂了，我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林小峰把护栏搬开了，开进货车区，上了一辆集装箱式的半挂车走了。护栏只是放在地上的，要搬动很容易。虽有人员管理，但总有疏漏，并且人员管理的主要时间段还是集中在车流量大的时候，如果等到夜幕降临，服务区没多少车辆时，也不需要人员现场管理了，这时他再把护栏一搬，快速上车开到货车区，随后上了集装箱车，从监控眼皮底下开出了服务区。这种情况我们很难查，服务区每天有大量的半挂车进出，每一辆车都有嫌疑，别克车上了其中一辆大货车后，也没法儿从大货车上查出痕迹，只能通过口头询问，但口头询问的结果是，我们无法判断对方是否在撒谎，并且需要询问的至少有上千名大货车司机。这块工作……没法儿查。”他皱皱眉，露出为难的样子。

马队也道：“我也同意李局的看法，我们俩商量了各种办法，全都排除过了，只剩别克车装上大货车，但这样一来，货车这环节的排查工作量太大，且无从判断是否有人撒谎，结果不可靠。”

高栋紧皱着眉，道：“可是如果这么说，林小峰就存在同伙了，这同伙怎么查是个大问题了。”

李卫平道：“这也未必，一种情况是，林小峰租了辆货车，事先就已经把货车开进服务区，或者他事先把货车就近停在高速附近的地面道路上，他下手成功后，再走下高速把货车开上高速，开进服务

区。另一种情况是，林小峰跟某个货车司机联系好，谎称他有辆违法车辆停在服务区里，怕被查，需要货车帮忙运出去，开出有诱惑力的运价，货车司机也乐于效劳。行动时只要把别克车里面的人安置好，不让司机靠近发觉异常，事后快速给完钱，离开，从头到尾不让司机接近别克车，这也行得通。”

高栋摇摇头：“这听着像是神话，太不靠谱。”

李卫平道：“可是目前的情况，这也是仅有的合理推断了。对了，我听法医组的人说，从林小峰单位的抽屉里搜到了一瓶迷药？”

“没错。”

李卫平道：“现在连物证也确凿了，只要抓住林小峰，关于犯罪过程的疑问全都可以找到答案了，也能早点结案。”

马队也笑道：“是啊，这一个林小峰，害苦了咱们这么多人，再过十天就过年了，弟兄们都想能早点破案，回家过年呢。”

高栋笑了笑，道：“我也想，好吧，今天就先这样，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我们明天再开会商量下怎么抓林小峰，现在这家伙躲到哪儿去了，谁都不知道，要抓他可不容易。”

第三十八章

“出去的别克车比进来的少一辆，其他颜色的进出数量均相同，唯一银灰色的少了工商所的一辆。这个结果……”电脑那头，梁明在微微沉吟后，立即肯定地说，“你们的调查有问题。”

“有问题，不会吧，每个调查步骤我都派了不同的人，反复查了，怎么可能有问题？”高栋似乎不满梁明对他手下能力的质疑。

“必然是有问题的，按已知条件建立数学模型的结果是唯一的，不会出错。出问题的可能性有两点。第一种情况，数学模型的建立条件是错的，服务区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或者客车区和货车区之间有通行的办法。如果是这里错了，那么‘盒子’模型的产生条件就不存在了，别克车消失有多种解释。第二种情况，如果前面的几项调查是确认无误的，问题还是出在进出别克车的数量上，你们统计错了。”

高栋呼出一口冷气，他对手下的能力绝对信任。这不是信任某一个人的能力，而是因为这几项调查都是派了不同的人反复查证的，如果这都能出问题，那他手下集体都是废物了，还破什么案？

他甚至后悔今天晚上又给梁明打了电话，梁明不但没有给出更好的建议，反而说是他们的调查有问题。

梁明又接着道：“刚才听你说，林小峰的犯罪证据已经确凿了？”

高栋有些不情愿，但考虑到已经跟梁明聊了几次，他对这案子的细节也知道很多，对帮助自己也挺上心的，还是开口道：“是的，今天我的人搜了他家和单位，也询问了很多，得知他是个性格内向的家伙，极端犯罪者大都是性格内向的人，总是把事情累积在心里，对很多事就是放不下，看不开，走上不归路。根据他老婆的笔录，他从

去年10月份开始，整个人就显得有些异常，闷闷不乐，心里似乎装了很多事，但问他，他就是不开口。他的上网记录也证明了这点，他过去是个挺热衷网络聊天的人，但去年10月份以后，网上聊天频率明显少了，他的心情签名也隐约可见他当时的情绪想法。另外还从他单位里搜出一瓶迷药，更确信了他犯罪的嫌疑。”

“迷药？是吃下去的那种吗？”

“对，通常犯罪分子会加在饮料酒水中，诱使受害人喝。”

“真有这东西吗？我不是很清楚，尽管看过媒体报道，但我总怀疑是不是夸大其词。”

高栋解释道：“有些报纸上说的确实夸大其词了，其实迷药的主要成分是安眠药和致幻类药物，如果服食的量不是很大，并且你个人意志坚定，就是不肯睡觉的话，会感到头晕，但还能坚持住。就像普通剂量的安眠药对顽固性失眠作用有限，所以犯罪分子常常选择酒吧之类的场所，混在酒精里让被害人服食。但如果大剂量服食，效果就很明显了。人的意志抵抗不了大剂量的药物作用，尤其是本人并未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梁明道：“我刚上网搜索了一下有关报道，被害人服食迷药后，醒来连发生过什么都记不得了？”

高栋笑了笑：“不会完全记不得的，顶多服食的迷药里致幻类药物的成分过多，他会迷糊，就跟人喝醉酒或者吸毒的结果一样。”

“这药物服食后，马上就起效吗？”

“这得看你的‘马上’是多久了，服食迷药后，首先进入消化系统，再经血液循环作用到大脑神经，这个过程有长有短，视不同剂量，也看不同人的体质反应。我听法医说，通常起效的时间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之间。”

“十五分钟到半小时？”梁明突然道，“等等，让我想一想。”

“想什么？”高栋不解。

过了片刻，梁明道：“我记得你当时告诉我，你们一开始从监控里看到那辆别克车时，清晰地看见驾驶座上林小峰在开车，旁边副驾驶是所长王红民，当时一切正常，显示车子进服务区时，并没有被人控制的迹象。”

“没错，是这样。”

“我记得你还说过，车子进服务区后，不到十分钟就出事了。”

高栋愣了一下，豁然大惊，颤声道：“十分钟之内，药物不会起作用！”

“对，这是疑点。”

高栋缓和了一下，道：“也许车子还没进服务区时，林小峰就让另外六个人喝了混有迷药的饮料，进服务区后，这些人昏迷了。或者是迷药剂量大的话，起效时间更快，会在十分钟以内，毕竟十五到三十分钟也是我手下法医凭经验说的，不是实验的准确结果。”

梁明道：“你说的这两种可能听着似乎可行，可是细想一下，现实不太会发生。首先，假如六个人是在车子进入服务区前喝下了饮料，林小峰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在开车，总不能在高速半路停车，告诉大家车里有饮料，可以倒出来喝。开车时，车内倒饮料很麻烦，会洒出来，相信其他人也会说到服务区后再喝。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凶手并不能确保所有人一定会喝。就算所有人都喝了，每个人喝的多少不同，昏迷的时间也不同。第三，就算饮料里的迷药浓度很高，稍微喝些就能起作用，对凶手还是有巨大风险的，你刚刚说了，不同体质的人，对迷药的反应快慢、反应强度也是不同的，凶手无论怎么做，都不能保证所有人在同一刹那同时昏迷了。昏迷间隔必然有先后，也许只差几分钟，但车内人一旦见同伴出现异常，肯定会做些什么。即便没有第一时间怀疑是饮料的问题，也会按照正常反应，要求停车、开窗、查看。任何一种动作，都会宣告凶手的计划直接破产。如果林小峰发现别人已经有所察觉时，想要强行控制众人，车内空间就这么点大，两侧都有门，他没办法制服一车人。总之，我的结论，迷药这个环节，不管怎么做，都将会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我认为，林小峰抽屉里搜出的迷药，绝不是控制一车人的办法。”

高栋深深吸了一口气，梁明的这段分析极尽严谨，他找不出任何可反驳的地方。

迷药有反应时间，有产生反应的必要剂量，不同人对迷药的耐受力也不同。

无论林小峰用什么办法让他们喝下迷药，也没办法让所有人在同一秒失去抵抗力，在最后昏迷之前，任何人都有反抗力！即便此时林小峰想强行控制，人在危急时刻迅速分泌的肾上腺素，也会打破迷药的效果！

迷药是疑点！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梁明又问道：“迷药是用什么东西装的？”

“一个透明的塑料药瓶。”

“你们有查过上面的指纹吗？”

“查了，药瓶上只有林小峰的指纹。”

一时间，两人都默不作声了，现在迷药是个很大疑点，可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有人故意陷害林小峰？可是药瓶上只有林小峰一个人的指纹。

他不是凶手，或者他是凶手，另外还有同伙？

高栋一时想明白了。

过了半晌，梁明道：“你今天一开始说的林小峰犯罪证据确凿，就是这些吗？”

高栋瞬时不知该如何作答，只能道：“嗯，就这些。”

“这些证据够定罪了吗？”

高栋想了下，道：“虽然如你所说，有疑点，但恐怕这只是现阶段我们两人的看法，专案组里其他人都认定林小峰是罪犯。从完整的证据链角度考虑，虽然现在的证据链是有欠缺的，包括犯罪的整个过程尚不清晰，但凭着现在已经查到的物证，按照我多年的司法经验，这案子直接抓人、结案也无可厚非了。”

梁明笑了下，道：“好吧，光从所谓的证据上说，林小峰犯罪确实算得上确凿了。”

高栋坦白道：“我知道理论上这还够不上结案，但我们实际办案中，很多案子的证据链更单薄，也同样结案了。相对来说，这案子的证据足够了。林小峰的身高、体重和现场痕迹符合；他当过兵；六个人尸体全部找到，就差他一个；绑架一车人，车外人难以办到；并且车子一进服务区，就动手控制一车人，自然是有预谋的，旁人无法预知车子必定会在这个时间点开进服务区；案发前几个月林小峰就显示出异常。至于坚定的物证方面，那段视频是铁证，今天又发现了这瓶迷药……”

梁明道：“我们来梳理一下你认为林小峰是凶手的根本原因。我想，也许车子出事后，你就在怀疑是内部人犯罪了吧？”

高栋承认。

“从五具尸体的DNA结果出来，又找到了朱梦羽的尸体，唯独找不到林小峰开始，你就开始高度怀疑他了吧？”

“没错。”

“但真正让你相信是林小峰犯罪，还是在那段视频出来之后？”

高栋心里琢磨了一下，梁明说的一点都没错，尽管一开始就有不少刑警包括自己怀疑林小峰了，但那只是怀疑，属于猜测的阶段，远没到认定他就是凶手。可自从第二天那段视频一出现，当大家都知道了林小峰是毒杀案的真凶后，自然而然对他也是这次犯罪的真凶深信不疑了。

高栋点点头，道：“你说的很对。”

梁明继续道：“抛开他的身高、体重、当过兵、前几个月状态等因素，还有那段视频，视频只能证明他是上一回犯罪的凶手，直接证明他是这次案子真凶的物证，只有迷药一项？”

高栋想了一下，道：“是的。”

“可是我们刚讨论了，迷药是个疑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物证能够精准地指出他就是凶手。”

高栋道：“话也不能这么说，并不是所有命案都会留下精准指向凶手的物证，比如指纹、DNA之类的。否则的话，如果凶手清理干净了现场的指纹和DNA这些判定身份的证据，岂不是不能判对方有罪了？实际工作中，证据链的构成有强证据和弱证据，综合起来能够推断此人是凶手就够了。”

梁明坦诚道：“是我把你们的侦查工作想象得太理论化了。理论上来说，如果缺少指纹、DNA这些东西，是不能判一个人有罪的，就算有目击者，那也可能是另一个长相相似的人犯的罪。当然，这是我一个门外汉理想化的命题。不过现在我担心你这边的工作会陷入……陷入一种麻烦。现在你们先认定了林小峰有罪，再去搜集和他有关的线索，对他不利的提取出来，作为证据链的一环。对此，我保留意见。”

高栋理解地笑了笑：“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就是办案时，是该先假设，接着证明或推翻假设。还是直接证明，推理出结论。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两种不同的方法论。我知道你一定会说，只有直接证明得出结论才是最科学、最客观的。先假设、再验证的前提是假设，也就是主观的判断，这会出问题。可是你看，就拿你最擅长的数学，大部分数学上的定理不都是先有假设，再证明出来的吗？”

“不，数学上的推理跟你们办案的方法有本质区别。虽然数学上的定理都是先有人提出假设，再有人加以证明产生的，但这个证明过程是严谨、单向的，最后得出必然性的结论。举个例子，我假设一条几何定理，直线外一点到直线上各点连接的线段中，垂线段最短，我可以用三角形来证明，证明结果就是必然性的结论。而你们的侦查方法中，先假设、再证明的情况就不同了。比如你们假设林小峰是凶手，接着把所有和林小峰相关的信息提取出来，从而判断他是不是凶

手。如果跟他有关的信息能够明确表明他是凶手，你们直接证明就行了，何必用先假设、再证明的反证法呢？这只能说明，和林小峰相关的信息推理他是凶手的‘证据性’不够强。”

高栋抿抿嘴，他知道梁明说的很有道理，如果直接线索能证明林小峰是凶手，他们根本没必要用反证法，这说明判断林小峰是凶手的证据不够硬。

可是现实办案和理论办案是有差别的，没几个警察系统学过数理逻辑，大部分情况都靠个人经验，甚至是所谓的“直觉”。历来，翻案都是因为当初的证据链单薄。可是如果大家都认为现在的证据足够给林小峰定罪了，高栋该怎么办？他能向每个人去解释什么是逻辑学？什么是办案的世界观？什么是侦查的方法论？

不能！

高栋只能道：“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如果林小峰不是凶手，或者还有其他同伙，我真感觉这案子查办起来力不从心了。”

梁明安慰道：“不要着急，不要被各种信息干扰破坏了自己的正确思路。我虽然不懂你们该如何查案，可对这个案子，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核心还是回到别克车消失上。所有问题都出在这一环节，其他关于林小峰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只要查清这个环节，包括林小峰是不是凶手，有没有同伙这些问题全部迎刃而解。抓重点，抓核心，坚持住。在这个环节的调查上，你们肯定出错了，相信我，数学模型没有第二种可能，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观点不管运用到生活中，还是你们的办案中，都是永远无懈可击的结论。”

挂断网络电话后，高栋陷入了沉思。

梁明讲了很多数学的方法论在实践中运用的观点，高栋心里还是认同的。

尤其有一点，梁明说的很对，这案子目前线索看似纷繁复杂，太乱了。

核心是什么？还是要回到别克车消失这件事上。

一切的疑惑都和这件事密不可分。

难道，真的是某个环节查错了？

第三十九章

第二天早上，专案组再次开会商讨抓捕林小峰的方案，结果商量来去，还是想不出方向。

林小峰的手机、银行卡等与身份相关的物件都做了监控，案发后到现在，这些东西他都没碰过。

昨天搜了他家后，他父母已经接到了警方的通知，当地警方一直跟他爸妈“做思想工作”，要求交代林小峰去哪儿了。结果到现在，依旧问不出来，甚至连可能去的几处亲戚朋友家都查了，没去过。

苏春伊昨天一度情绪崩溃，考虑到还有个孩子，高栋让人安排母子俩先住在宾馆，专人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当然，刑讯预备队一直在和苏春伊“聊天”，可是什么都问不出，倒不是她嘴硬，刑讯预备队的人都是软硬兼施套话的老手了，他们觉得苏春伊似乎确实不知道林小峰的情况。

此外，高栋额外叮嘱李卫平和马党培，工商所其他被害人家属或许会去找林小峰家的麻烦，在这点上一定要保护林小峰家属，绝对不能出任何漏子。因为高栋接触刑事命案这么多年，很清楚，如果命案的凶手和被害人是同个地方的，凶手归案后，被害人家属往往要去凶手家里折腾。前几年另个市的金县就出过一起案子，某人丈夫死在派出所，妻子是搞化工的，携炸药在地方组织的私下协调会上引爆，当场带走多条人命，结果被害人家属疯狂报复她家，又引来她生前的一位朋友更疯狂的报复，一口气犯下几起灭门惨案，连公安部都为之震动。那次事件，当地竭力不让负面影响向社会扩散，也费了不少功夫。

高栋可不想出这种事，处理任何命案，他都希望越低调越好。

现在林小峰个人相关的信息都被监控了，家属也一直被监视，却始终没发现任何关于他的踪迹，这让抓捕工作完全无法展开。

单纯靠张贴通缉令，靠各地警方的联合搜捕，靠民警在重要汽车站、火车站蹲点，实在不乐观。毕竟通缉令就是张照片，你就算看过照片，真人从你面前走过时，几人能认得出？况且犯了事的人，装扮都不会高调，甚至会在五官特征上做些伪装。

此外，经过昨晚和梁明的交流，他觉得这案子的疑点更大了，尤其是迷药发作时间的漏洞是无法回避的。今天会上，他并没有把这疑点说出来，毕竟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抓捕林小峰，而迷药无法达成犯罪结果这一点上，高栋也只是猜测，没有实质的证据，这时候和所有人唱反调，打击大家的办案决心，万一最后高栋猜错了呢，或者林小峰一直抓不到，犯罪过程永远是个谜，他该怎么写结案报告？他该怎么跟上级，跟所有专案组的人，跟手下的交代？

他必须留点心机，必须给自己留条退路。

现在的抓捕决定，是集体定的。

高栋深深理解，你有时可以当队伍的领跑者，有时也可以当队伍的跟随者，偶尔也可以停下来歇歇、看看、观察，只要你别和队伍跑了反方向。

开完会，高栋找到张一昂，嘱托他尽快把几项调查做完，除了询问笔录外，那份工商所众人的手机联系人分析要早些形成书面的数据报告，以及查证那辆别克车的维修记录。

高栋觉得，自从林小峰被确定为嫌疑人后，原本的这几项调查工作都开始停滞了，下面人的调查重点都直接转向了林小峰，觉得另外几项工作和案件没太大关系，本来此刻这几项工作都该有明确结果，却一直拖到现在。查清这案子的疑点，也只能寄托在这几项工作上。所以高栋要求张一昂无论如何，今天对这几个问题都要有清晰的书面结论了。

打发完张一昂后，李卫平又找到高栋，有些沮丧地道：“老大，通向老公路方向的沿线路上的多个监控，我们查了上千小时的录像

了，还是没找到别克车。”

“绕过去了？”高栋微微眯眼。

李卫平道：“我和马队研究了地图，这些监控本就不能构成封闭区域，并且很多监控有盲点，有些偏僻路段没监控，如果别克车这么绕，倒是可行的。”

高栋咬牙瞪了他一眼，狠声道：“监控是谁装的？总不是凶手装的吧！都是你们装的！交警归谁管？马党培还是你们陆副局？你让你们最清楚监控位置的人去开车，马上去！看他有没有本事绕过所有监控跑进老公路里？去！去啊！”

李卫平诚惶诚恐地立在那里，没有动。

“你以为对方会飞吗？开车避过所有监控进入老公路？可能吗？查上千小时的监控算什么？查不出结果还不是等于什么都没做！”

李卫平小心地低头道：“我和马队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可能是林小峰先在高速上把别克车开进集装箱货车，随后货车一路开进了老公路，再出来，这样一来，我们查任何一个监控都不会发现别克车了。”

高栋气鼓鼓地抿抿嘴，没有说话。如果是用货车，要么还有同伙，要么是林小峰自己借了辆货车，犯罪前就停到了服务区或附近高速下，犯罪后又还了。总之，案发经过有很多疑点。可是高栋没法儿反驳李卫平的观点，因为他也没证据，都只是按照常理的猜想。

缓了一下，高栋只好打发李卫平先回去继续查监控。他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只很有力的拳头，可是四周都是空气，他无处发力。

可是有时候，最黑暗与最光明，仅一瞬之差。

第四十章

张一昂因为名字谐音的关系，在十多年前的学生时代常被同学喊成“蟑螂”，当警察这些年，除了昔日的同学朋友，好像没人这么叫他了，可他今天早上却感慨自己的命运就像一只“小强”，差点被高栋踩死。

早上开了个毫无头绪的抓捕会，会议的最终结果，只多了一项模棱两可的决定，大家齐心协力、想尽办法早日抓到林小峰。开完会，高栋就把他拉到隔壁小办公室，莫名其妙骂了他一顿，说他工作效率太低，交代下去的几项工作到今天都没完成。

他感觉很无辜，这些天他一直奋战在第一线，丝毫不敢懈怠，每天睡得很少，从一开始负责查监控，到后来负责调查工商所，他觉得每日的工作安排满得不能再满了。工作实在太多，调查总是要一项项完成，没办法快进。

昨天晚上跟高栋汇报调查结果时，高栋没说什么，也没怪他还有几项工作没完成。结果睡了一觉，高栋翻脸比翻书还快，责怪他效率低下了。

唉，伴君如伴虎啊。

话说回来，林小峰目标都这么明确了，要查犯罪经过也该继续查监控，工商所另几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跟这案子有个屁瓜葛？深挖工商所这几个往生者的隐私，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他实在不理解高栋的做法。不过领导要求的工作，他心里即便不满，也不能马虎，还得继续想办法。

回到办公室，他把脾气转嫁到手下人头上，要求数据分析组今天必须搞定工商所所有人手机通信情况的书面报告，另外又分了几组人

员，一组去工商所查别克车最近的使用维修记录，另几组分别去约相关人员做笔录，继续人际关系的调查。至于自己这边，他早上约了王红民的老婆做笔录。

王红民的老婆叫骆慧慧，听说是浙大的医学博士，毕业后回到白象县人民医院当医生，工作第二年就在别人的介绍下嫁给了比她大整整十岁的王红民，随后王红民把她安置到医院的药剂科当副主任，不用加班不用值班，工作很清闲。至今结婚五年，暂时没有小孩，但听她单位说，她现在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自从王红民出事后请假在家休息。所以今天做笔录的地点约在王红民家里。

从照片上看，骆慧慧绝对是个美女，比朱梦羽更漂亮，长相更大气，五官更立体、精致，难怪王红民这位家庭、工作、社会地位、长相俱佳的男人，在接近四十岁未婚时，经人介绍认识骆慧慧后，便快速步入了婚姻殿堂。

不过她现在怀孕，王红民却死了，以后这孩子倒有几分可怜，张一昂不禁唏嘘。

王家住的是别墅，地址在老城区，据说十年前这片别墅群是县里最贵的房子，现在的新开发区在原本的郊区，老城区的这片别墅就显得挺鸡肋了。

按了门铃后，很快，挺着大肚子的骆慧慧出来开门，脸上并没有太多表情，不咸不淡地招呼一声“进来”后，张一昂和记录员跟着走进去。

到里面后，骆慧慧并没有给他们倒茶，只是道：“我行动不是很方便，冰箱里有饮料，麻烦两位自己拿吧。”

张一昂连声道：“没事，没事，我们只是例行调查，不喝东西。”他打量一眼房子，装修虽然显得有些老旧，但看得出，用的材料都是当初最好的，木地板在现在看来也不显得过时，除了固定装修外，家具电器都很新，看来是近年新换的。此刻屋里只有骆慧慧一人，张一昂奇怪问：“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吗？你现在这样不是不方便？”

骆慧慧表情冷淡地道：“婆婆在老家，情绪不好，家人安慰着，我妈也过去了。刚刚知道你们要过来，我打发保姆出去中午再回来。”

张一昂悻悻地抿抿嘴，她给人感觉太冷冰冰了，不知道她平时是不是也这样，还是因为王红民刚去世的缘故。她和昨天见的苏春伊的性格完全不同，苏春伊一提这案子就哭，情绪波动很大，而她，仿佛毫无情绪，一开口说话就能给人明显的距离感。

他只能继续道：“嗯……关于您丈夫的事，我们也感到很抱歉，希望你能坚强——”

她打断道：“不用抱歉，我知道这和你们警察无关，也谢谢你的好意。”

“嗯……你现在不伤心了吗？”

她马上反问了一句：“伤心一定要表现出来吗？我在医院工作，生离死别见了很多，人的生死很多时候是捉摸不定的，指不定某天飞来横祸，这是命，没办法。”她似是哀怨地垂下脑袋摇摇头，又把一簇头发拨回耳后。

张一昂注意到，她的手指很细长、很漂亮，涂着淡色的指甲油，指甲长短合适，修剪得很精致。

骆慧慧又抬起头，看了一眼张一昂，倒把他看得有些不知所措，冷哼了一声，道：“我知道你们警察最近为了这件事也忙了很多，听说林小峰是凶手，对吗？”

“嗯……这……”张一昂略一沉思，反正通缉令也发出去了，被害人家属自然也是知道了，便道，“准确地说，林小峰是这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什么时候能抓住他呢？”她盯着张一昂的眼睛。

张一昂把目光移向手里的笔记本，潜意识里似乎不敢与她对视，他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骆慧慧的言行举止间似乎有种魔力，好像在她

面前就该低下头。本来是他们对她做笔录，为什么像是反过来了。他模棱两可地回答：“具体抓捕的工作我们还在落实中，如果有结果，我们会及时通知被害人家属的。”

“如果抓不住他呢，你们又会怎么样？”

“嗯……”张一昂显得被动又尴尬，想了一下，道，“不会的，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的。”

“好吧，反正到底会怎么样，只有你们知道。既然已经确认林小峰是凶手了，你们来找我想问什么？”她似乎有些咄咄逼人。

话题终于回到了本来的目的，张一昂咳嗽一声，道：“是这样的，关于一些案件的具体细节，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需要和被害人家属做充分的接触，掌握更多更细的线索……”

“请开始问吧，希望快点结束，我需要休息。”骆慧慧把身体微微向后仰去，又捋了下头发，张一昂闻到一阵令人愉悦的香水味。

第四十一章

“你对工商所里的其他人了解吗？”

骆慧慧看向他，微微皱了下眉：“我不太明白你说的了解是哪种程度。”

“就是对一个人的为人、性格、平时行为的了解。”

骆慧慧摇摇头：“如果是那样的话，只能说认识，了解？谈不上，许多人我叫不出名字，我不太去他单位。”

“相对来说，你对所里的哪几个人更熟一些？”

她再次皱眉，露出思索状：“姚江？朱梦羽？应该还是林小峰吧。”

“哦，为什么是他？”张一昂有些奇怪。

“谁知道呢，红民生前总爱带着这个跟班，来我们家吃过几次饭，我真不喜欢陌生人来家里，——哦，当然，不是指你们，我是说吃饭之类的事。大概是红民把这跟班当秘书用了，反正什么事都爱差遣他去办，出门开会更离不了，那时我就觉得林小峰就像乾隆身边的和珅——不，他可没和珅那么聪明。他总是笨头笨脑的，好像人挺老实，——现在证明是他留给旁人的假象了，但以前谁知道呢，这司机在他们单位也很讨喜，除了会干活，不和人计较，人老实外，也没看出有什么缺点。这社会，奸诈的人太多了对吧，所以大家都喜欢老实人咯。我听他们单位的人都叫他小林子，其实我看就是个小太监，大家说他人老实又会干活，其实我看他心里聪明得很呢，知道装老实能讨好别人。现在呢？没人说他好了吧，谁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呢，该有多阴毒呀。”她发出一声厌恶的冷笑，同时抬起头，眼睛瞥向天花

板，但张一昂看到她眼中泛着泪光，微微地咬牙切齿，判断她把悲愤都埋在心里，并不是个会轻易表露情绪的人。

“林小峰经常来你家吃饭吗？”

骆慧慧缓了一下，又看向张一昂，道：“我不知道一个月一两次算不算经常，总之，我很讨厌陌生人来吃饭。”

张一昂故意笑出声缓和气氛，道：“因为每次都要劳驾你烧菜吧？”

“当然不是，有保姆。我才不要给陌生人烧菜。”她的表情充满了天真，似是一个小姑娘跟人计较着一件在成年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

张一昂继续问：“对了，听你这么说，王所一向很信任林小峰了？”

“是的，我说了，他就是个小太监，当然，说好听点，他相当于红民的秘书，反正大小事，都爱交给林小峰去办。”

张一昂点点头，许多领导都和司机建立起特殊的关系和友谊，司机知道领导的很多秘密，去哪儿，跟谁见了面，甚至收了谁东西，这些事司机最清楚。所以许多领导调任都会带着司机。有句话是“部长司机副厅级”，司机就是领导的影子，办事前先找司机问问是惯例。

他接着问：“你知道去年九月份所里汪海全被人毒杀的事吗？”

“当然知道，你们不还问过红民吗，不过他不可能犯罪。”

“为什么不可能？”

骆慧慧反问一句：“他犯罪能有什么好处？”

“嗯……听说他和汪海全不太合。”

骆慧慧嗤笑一声：“不太合？红民是他们单位里的老好人，不和人计较罢了。都说汪海全人品很差，不过他再怎么样，也就是个小小

的执法队长，红民还能怕他？不和他计较罢了。红民有必要犯罪吗？如果红民不能忍他，想办法调走他就是了。”

张一昂点点头，这说法和单位里的胖女人一样。

“对了，当时毒是从王所的酒杯里查出来的，因为这事，县里的刑警也找过王所了解过情况。王所回家有说这些事吗？”

“当然说了，他怀疑有人要下毒害他，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

“他怀疑过具体谁会害他？”

“我不知道，也许他心里有答案，他没说。”

“你也没问吗？”

“问了，他不说不说，也许他有点想法，但他不说。反正，事情过去了，我叫他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他说知道了。”

“你觉得他有怀疑林小峰吗？”

骆慧慧略微吃惊道：“你说毒也是林小峰下的？”

张一昂并没有直接回答，但他的表情显然是默认了。

“应该没怀疑吧，我看他们关系还是好好的。”

张一昂道：“当时林小峰就坐在王所旁边，王所为什么没怀疑是林小峰干的？”

骆慧慧摇摇头：“换作我也不会怀疑林小峰的，平时对这小太监这么好，谁想他会有这心眼呢。”

张一昂道：“这几个月来，王所和林小峰的关系还是和以前一样吗？你有注意到林小峰有什么异常吗？”

骆慧慧想了一下，摇摇头：“我不知道，我没看出特别的。”

“你觉得王所和林小峰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恩怨，导致林小峰杀人？”

“恩怨？这我就不清楚了，红民很少跟我谈工作上的事。他对林小峰这么信任，甚至直接把那么大笔钱借给林小峰买房子都没打借条，我实在想不出林小峰为什么要这么做。”

“等等，你说王所借给林小峰很大一笔钱买房？”张一昂思维顿时被点亮。

“是呀，这应该是前年的事了吧。家里的钱都是红民管的，本来我不知道，后来一次我去银行拉单子，发现一次性转账了一百万，——嗯，”她似乎顿觉语失，一个公职人员手头有这么多钱，总归不正常，连忙道，“这钱是我们平时收入积攒下来的，我是医院的，收入不错，还有一些投资的收益。一下子转走了一大半，我觉得很奇怪。结了婚嘛，总会敏感些，怕他在外面……花错了地方。回家我问红民钱做什么用了，他说借给林小峰买房装修，我怕他……怕他骗我，问他拿借条，他说没有开借条，直接划给他了。我当时还不信，我找过林小峰，他也承认借了钱，后来确实买房装修了。我想过，凭林小峰的工资，哪能还得清，可是红民说了算，我也没办法，谁想林小峰会这样。”

张一昂连忙问：“最近半年王所有让林小峰还钱吗？”

骆慧慧摇摇头：“这我就知道了，工作和经济收支的事，他从来不和我说。”

张一昂心里有了新的想法，如果王红民要林小峰还钱，他会不会旧怨涌上心头，杀了王红民呢？反正连借条都没有，只要人杀了，一切一了百了。

对，这是个合理的犯罪动机，可是他何必杀工商所其他人？

张一昂继续问：“王所近半年来有没有很需要花钱的地方？”

骆慧慧依旧摇头表示不知道。

张一昂接着又隐晦地问了她工商协会的事。她说她知道王红民用她的名字注册了一个公司，但公司的实际运作都由所里的人负责，她不知情。家里是王红民说了算，包括钱，也是王红民管，她对王红民到底有多少钱，以及开销花在哪里，并不清楚。

当然，这些话张一昂并不是全盘相信，她很可能不想透露具体的家底，反正，王红民应该有不少钱的，否则也不会不打借条直接给了林小峰一百万。这也说明林小峰很受王红民的重视。

对于骆慧慧的话的可信度，还需要再找其他的佐证才行。

第四十二章

当天下午，正当张一昂等人还在做手里的几项相关调查时，高栋一行人正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县城西南面二十公里外的一个水库。早上有人在水库里发现一具男尸，警方到场确认后，从尸体身上搜出的证件显示，赫然是林小峰。

下车后，高栋一行人走上堤坝，前面几百米处晃动很多警察忙碌的身影，他加快脚步赶上去，找到正在本子上写记录的陈法医，连忙问：“确认是林小峰了吗？”

陈法医抬头道：“长相分辨不出了，身上证件是林小峰的，具体还要比对过DNA才行。”

“尸体呢？”

“就在那儿。”陈法医指向他背后的不远处，一个担架上放着一卷塑料布，尸体已经包进去了。

高栋来到尸体旁，让工作人员拉开看看。翻开塑料布，里面是个被水泡得发白肿胀的巨人，眼球突出，面目全非，皮肤上布满了浅浅的褶皱，散发出一阵恶臭。

高栋挥挥手让他们包起来，转身回到陈法医身旁，道：“死了多久？”

“这个季节、这种腐败程度，应该三四天以上吧，但水里泡太久了，具体时间不好说，总之在三到七天范围内差不多。”

高栋摸了摸脸颊：“这么说，案子发生没多久，他就死了？”他心里更觉蹊跷。

陈法医点头：“身上初步看过，没有明显外伤，是不是跳水自尽淹死的，还要等回去解剖，看肺部的特征。”

高栋不解道：“你说死了至少三天以上，水里淹死一天就差不多浮起来了，”他抬眼看看四周，旁边是山，道，“地方是偏了点，这湖不大，浮着个死尸总不能几天都没人发现吧？”

陈法医很肯定地道：“被水草缠住了，短时间没浮上来。我听接警的民警说，早上有两个退休老人来钓鱼，刚到这儿就看到湖前十来米处浮着一具尸体，马上报警了。打捞上来后发现，尸体的右脚缠着水草，右手和左腿也有被水草缠绕过的痕迹，判断是落水后被水草缠住，尸体短时间内没浮上来，后来尸体开始腐败，组织极度膨胀增加了浮力，到今天才浮上来的。”

高栋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看来还需要等法医的实验室结果确认。

没过多久，不远处的侦查员过来急忙报告：“高总队、陈法医，那边发现了可疑物件。”

陈法医连忙带着手下赶过去，那里一块扁平的石头已经被翻开，地上放着两只手机，手机下还压着一张小尺寸的钱包照。

陈法医戴上手套，小心地拿起手机，初步检查一遍，放入助手的透明塑料袋里。拿起两只手机后，底下这张钱包照上是三个人，林小峰、妻子苏春伊和苏春伊手里怀抱着的一个婴儿，夫妇两人正朝照片外的人微笑。

高栋不动声色地站在一旁，皱着眉，微微鼓着腮帮子，看着法医们的操作，默不作声。

看到这几个场景，他总感觉几分怪怪的。

照今天的情况看，林小峰杀人后自杀了？手机和相片放在那块石头下面做什么？

费尽周折，杀了一车人，又制造了车辆凭空消失的诡计后，他就自杀了？

高栋晃晃头，鼻子冷哼了一声，转头离去。

反正也想不明白，反正也觉得莫名其妙，反正最后结果也要等法医。

他需要好好想想怎么写今天的调查报告，案情似乎一下子出现大逆转，柳暗花明了，可他却觉得调查报告更难写了。

前几天一头雾水时，他还纠结着给上级的案情通报怎么说，现在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大家看到林小峰死了，很多人大概都觉得只要等法医确认林小峰是自杀的，连最后一口气都可以松了，案子可以结了，表彰大会可以开了，大家可以及时回家安心过个好年了。

真相真的是眼前看到的这样吗？

高栋在心里刻下了一个问号。

第四十三章

张一昂手下的另一组人通过几个特殊渠道的调查，对王红民以及那家被人称作“工商协会”的公司摸清了些眉目。

笔录一：某水产品加工厂老板。

“咦，你们怎么知道我认识王红民的？……哦，你们是警察，当然会知道了。他不是刚出车祸了吗，你们要调查他？……噢，保密，我懂，你们要问工商所的收费问题？这个嘛你们最好去问别人，我不太清楚。……你们肯定会替我保密？……当然，当然，我当然愿意配合政府的调查。好吧，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工商所乱收费，嗯，好像是有这么回事，这个情况大概有七八年了吧，其实也不是工商所的乱收费，是有一家叫大金商贸公司的，工商协会也是大金公司成立的民营组织，办执照、做审批、过年检，直接到工商所办效率很低，而且，而且不是那么容易办得下来。企业第一次去工商所办手续，总是办不成，但马上这家大金商贸公司会跟你联系，让你交点钱，加入他们成立的工商协会，以后工商所的事都由他们代办。价格嘛，看办什么事，还有企业的规模。我和王红民是朋友，我的厂就象征性地付了点钱，不多。我朋友差不多规模的厂，办年检大概要花两三千。个体工商户当然少得多了，一般不超过一千的。除了这些嘛，平时一些检查、罚款等等，这个在我们县里很普遍，通常他们不会直接开罚款书，而是大金公司会在接下来联系你，让你把打折后的罚款直接给大金公司，他们会帮你处理，也就不需要停业整改了。可能总的来说，我们这里工商所收得比较多。……什么，你说上告？也许有吧，不过我想应该很少，嗯……警察同志你也知道，我们做点生意的，没文化，经营过程里总有些不合规矩的地方，大家都想继续把生意做下去，没人会上告的啦。再说了，我们县里，不像城市那么规范，我们这里有地方上的生存规矩。除此外嘛，还有些产品定制，比如好像前几年做餐饮的要定制大金公司的厨具，不定制嘛，工商所会

上门检查各种证的，大家都不想添麻烦嘛。……哦，你问大金公司一年能赚多少钱？这个我就知道了，我想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可能有的吧。……大金公司赚的钱去哪儿了？这个我就更知道了，我听说大金公司是王红民个人的，里面人员是工商所的这批人，工作人员是所里的合同工，还有些社会上招的吧。……王红民的为人？他给大家印象都挺和善的，嘿嘿，这个我真不太好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啦。”

笔录二：县城工商局的一位退休领导。

“你们是省公安厅的？这次是真的要调查工商所吗？虽然工商所的几个人集体出车祸死了，不过王红民他叔叔是谁你们应该知道的呀，这种事不是我这样的人能随便点评的。……你们不是针对王红民？你们不是为了工商所的经济问题，而为了查其他案子？我听县里有领导说这次他们好像不是出车祸那么简单？……好吧，公安部门的事我不问。这个大金商贸有限公司我知道，一开始直接登记在王红民的名下，后来转给了他老婆，好像叫骆慧慧，对，是这个名字，他老婆我见过，人挺漂亮的，就是不太爱说笑，跟王红民的性格截然相反。据我所知，大金公司一年收入应该有一千多万。为什么收入这么高？我们白象经济算发达了吧，县城区域二十多万人口，近万家工商户和企业，至少三分之一是大金公司的会员，其他就算不是，很多年检、办证也要靠大金公司，这钱很容易赚的。这是这几年的情况，前几年可能没这么高。这家公司是王红民设立的，工商协会和赚钱方式也是他想出来的。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按他的关系，本来早可以当官上去的，他拒绝了，要继续当所长，毕竟所长的身份更低调些，而且因他的关系，他不用费心思特地去搞好跟其他单位和上级的关系。工商所的日常工作也很正规，不存在乱收费，收钱的都是这家民企性质的大金公司，所以一直以来从没出过事。……关于这家公司的运作，他们实际的管理人员就是工商所的那几个，下面的工作人员应该是所里的合同工吧。公司虽然是王红民个人的，不过听说他每年会拿挺多钱出来分给其他人，尤其是所里的几个正式工，据说每人都能分四五十万，王红民口头承诺大家都有股份。……大部分人应该都说王红民好的，因为他还算厚道的吧，毕竟都是同个地方的，如果有人想少交点钱，托关系跟他说下，他大都不计较了。哈哈，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他做人聪明的地方，闷声发大财。我们县局虽然名义上是所里的上级单位，实际上因他叔叔的关系，不会把他当下级的。嗯，我知道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了。”

笔录三：县公安局经侦队的一名警察，张一昂下属的同学。

“这次工商所整个被人黑了，我想应该是社会上的积怨。对于工商所，社会评价基本都是负面的，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对于工商所的匿名举报，不过查他，呵呵，你知道，我们这级别的还是算了，就算你们省厅的经侦局也不敢查。那个大金公司实际上是王红民的个人财产，我们当初接到举报后，也暗中调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资产很复杂，王红民把赚来的钱基本上还是放在这家公司里，没有转移到他的个人账户上，我想可能是他不想私人账户出现这么庞大的金额，免得日后被发现，受人揣测。你猜大金公司有多少资产？千万？应该不止，恐怕有上亿。王红民这人对赚钱很有一套，收来的钱他又用大金公司的名字做投资了，县里有几个楼盘，大金公司都参股，还有半条街的店面，都是大金公司名下的。我想关于这点，他们工商所的许多人应该是知道的。他们没说？当然，他们当然不会说，王红民对他们很大方，我听说那几个公职人员，王红民每年从大金公司里给他们几十万的奖金，而且王红民口头跟大家说公司都有份，其他的临时工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而且平时福利除所里的正常支出外，还有额外的，也是大金公司出的。他们拿这些钱实际上都是违规的，所以他们不会告诉你们，他们当然觉得王红民为人好了。大金公司对普通个体工商户的工商企业收的钱应该不会很多，至少不会让别人觉得难以承受，如果超出大多数人的承受力，恐怕大家早就闹了。王红民很聪明，收钱也有分寸，让别人觉得每年多掏几百块省点麻烦就是了，不会去闹。不过有时候对一些企业的罚款可能挺高的，这才导致有匿名举报。很多人说王红民为人好，容易说话，其实我不这么看。不管执法的是汪海全还是姚江，归根到底，都是王红民的手下，收的钱也是进王红民个人公司的，这能不得到他的应允？无非汪海全和姚江对外唱黑脸，王红民对外扮和事佬，装红脸，这叫一张一弛。估计是过去被整的某个人心里记恨，所以这次才会对整个工商所下手。话说你们案子还没查出来吗？……嗯，这案子确实太大，也难为你们了。闹出这种事，我想王红民要是活着，肯定后悔赚了这么多钱了呢。现在倒好，人死了，这么多财产都剩给他老婆了，工商所其他人也没份咯。”

第四十四章

吃过晚饭，高栋坐在办公室里焦急等待着法医组的解剖结果。

门敲了几下，陈法医开门进来，高栋连忙起身，道：“结果出来了？是淹死的还是被人杀死的？”

“淹死的，鼻腔和肺部都有较多泥沙，肺泡特征与淹死完全符合。身上皮肤除了部分轻微擦伤外，应该是跳河时本能挣扎留下的，没有特殊外伤，包括头颅，也找不出任何的内伤。”

高栋转过身，皱眉缓缓道：“这么说，可以肯定是淹死的了？”

“对，投湖自杀。”

“自杀？怎么看出？”

陈法医道：“这种情况除了自杀，没有其他可能了呀。”

高栋道：“如果是被人打昏扔到湖里淹死的呢？”

“打昏的话，颅脑内多少会有伤痕的。”

高栋想了想，道：“如果是其他手段，比如一个水性好的，把他拖进水里，淹死他呢？”

陈法医撇撇嘴：“要是那样的话，我这边就没法儿判断了，我只能判断他是淹死的，身上没其他伤口。另外，倒是还有其他证据证明林小峰就是凶手，畏罪自杀了。”

“什么？”高栋表情很严肃。

“他们从湖里打捞上来两只皮鞋，和老公路犯罪现场发现的脚印一样。另外湖边发现的两只手机，其中一只是王红民的，另一个是他自己的，里面还有那段绑架电话的录音，手机里下载着一个变声程序，下载时间是1月9日的，也就是他们去旅游当天，表明那天他用王红民的手机拨通报警电话后，打开自己手机里的绑架录音进行威胁。经确认，林小峰的手机里没有手机卡，里面有个文档，就写了一句话，‘我对不起家人，但也许这样是最好的’，放在那张全家照上，意义很明显了。写这句话的时间是1月12日的凌晨2点，正因为那只手机里没有手机卡，所以他当时开机写下这句话，我们手机监控也追查不到。看来他应该是在1月12日凌晨2点写下这句后，跳湖自杀了。”

高栋的瞳孔微微收缩，又放开，沉吟半晌，道：“手机和照片上有指纹吗？”

“有，他自己的手机和照片上只有他自己的指纹，王红民的手机上，除了他的指纹外，还有另一个指纹，我们拿王红民生前用过的东西比对过，指纹是王红民的。”

高栋吞了下唾沫，显然，今天的发现结果，林小峰是凶手的证据更明确了，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人，看来，这案子确实是林小峰一个人犯下的，没有同伙。

高栋也逐渐降低了心中的怀疑和忧虑，更认可这个结论了。

迄今为止，证据链基本已经形成，足够证明林小峰就是凶手，并且没有同伙。

案发现场留下脚印，脚印就是林小峰的鞋子。身高体重吻合。林小峰当过兵，拥有扭断脖子杀人的能力。他是杀害汪海全的真凶，足见他蓄谋已久。他在车内，只有他有条件控制一车人。朱梦羽掌握他杀害汪海全的犯罪证据，所以他单独杀死朱梦羽，又砸石头泄愤。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一瓶迷药，上面仅有他一个人的指纹。他性格内向，容易走向极端。他案发前几个月的状态明显异常，上网情况也是很好的佐证。他投湖自杀的现场，找到王红民的手机和那段绑架录音。他写在手机里的那句话，以及手机下放了全家照，意义明显。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些证据链，包括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都可以契合锁定出他是凶手这个事实，并且毫无证据显示还有同伙。

现在唯一不明确的地方，只有林小峰的动机和他的犯罪经过了。

陈法医又道：“只要等明天DNA比对，确认尸体就是林小峰，我想差不多可以结案，处理善后了吧？”

高栋不置可否地问：“犯罪动机和犯罪经过还很模糊。”

陈法医道：“犯罪动机嘛，很难说，内向的人可能把自我想象成一个理想主义的英雄，看到工商所这么多年乱收费，加上自己的积怨，以及朱梦羽的威胁，走上极端的不归路。犯罪后想到这案子他根本逃无可逃，只能畏罪自杀。关于犯罪经过，人已经死了，百分百还原经过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根据已知的调查结果进行推断。老公路那段还原不难。服务区别克车消失的事，我想可能是我们想象得太复杂了，或许他用了某种我们没想到的简单方法呢。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证据链完全足够支撑结论了。”

高栋神色疲倦地点点头，道：“好吧，先等你明天的DNA对比结果。”

第四十五章

陈法医刚走不久，张一昂就走进来，道：“老大，听说林小峰跳湖自杀，尸体找到了，现场也发现了他更多的犯罪证据？”

高栋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那不是可以结案了？”张一昂脸上掩饰不住喜悦。

看到林小峰的尸体被找到了，又发现了更多确凿证据，专案组所有成员无不心情激动。年关将近，谁都想快点结案，开表彰大会，拿破案奖金，回家过个好年。

高栋不置可否道：“林小峰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经过还有些模糊，这案子是不是现在就结案了，我还要想一想。”

“他的犯罪动机嘛，我这边基本能给出结果了。”张一昂心情愉悦，“早上我找了王红民老婆骆慧慧做笔录，她回忆起王红民前年曾借给林小峰整整一百万，并且没打借条，林小峰拿去买房装修了。后来我派人查了林小峰的银行账户记录，前年八月份，王红民的个人账户直接划了一百万给他。他没过多久就买下了现在这套房，房屋信息查了，全款，没按揭。查他银行账户时，意外发现他在银行购买了几批理财产品，有一年期和三年期，多次购买，共值八十多万。从购买记录上看，他从前年年末开始，分好几次买，最近一次是去年九月底，整整买了三十万。这些钱经查，是大金公司账上直接转到他银行卡下面的，办理人是朱梦羽。大金公司就是那个所谓的工商协会，是王红民个人的公司，法人代表用他老婆骆慧慧的名字，管理和工作人员都是工商所的那些人，朱梦羽兼任大金公司的财务。根据多人的笔录，林小峰是王红民的司机，深得王红民的信任，由王红民借给他巨

款都不打借条就可见一斑。我想，他杀人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不想还钱了。”

“不想还钱？”高栋愣了一下。

“对，算下来王红民借给林小峰将近两百万了，都没打借条，部分钱是从大金公司账户上走，经办人是朱梦羽，相信工商所其他几个都知道王红民借钱给林小峰。林小峰把这几个人都杀了，又没有借条，这些钱就完全归他家所有，不用担心还钱了。”

高栋琢磨道：“为了两百万巨款？嗯……似乎这样的杀人动机更合情合理些。可是他为什么要打绑架电话？”

“当然是干扰我们的侦查视线，从一开始就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报复工商所的人身上，而忽视了犯罪动机是为了钱。”

“可是王红民既然肯把巨款借给他，又不打借条，可见对他是非常信任的，甚至或许并没指望他哪天还钱。照理他跟着王红民，以后好处还会不少，何必要这样？”

“我怀疑是王红民跟他有矛盾了，要他还钱。不过关于这点，没办法查证了，毕竟现在当事人双方都死了。王红民要他还钱的事，肯定也是私下里的，不会让很多人知道，恐怕没法儿调查。不过我觉得可以猜测一下，朱梦羽用视频威胁林小峰，这件事可能后来王红民也知道了，当他得知林小峰是个杀人犯后，彼此的信任立即崩塌。在这种情况下，林小峰为了巨款，也为了掩盖他杀汪海全的事实，铤而走险，选择杀死一车人。”

“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自杀了？”

“他犯罪前可能还抱着侥幸心理，犯罪后经过沉思，觉得逃无可逃，自杀后这笔钱毕竟还能留给妻儿。据我们调查，林小峰虽然性格内向，但对孩子非常宠爱，他很爱这个家，他希望给家里留下点东西。”

高栋摇摇头：“就算他自杀了，按照法律，他的个人财产还要对几个被害人家庭进行民事赔偿，剩下给他老婆孩子的钱也没多少了。

他应该清楚这点。如果他真想自杀，把钱留给家里人，最好是直接自杀，不要在湖边留下手机这些证据了。如果警方没办法证明他是凶手，也就用不着用他的个人财产进行民事赔偿了。”

张一昂想了想，觉得高栋说的也有道理，只好道：“不过他的犯罪事实这么清楚，犯罪动机方面，也许既有钱的因素，也有过去的积怨，加上朱梦羽的威胁，总之，几项因素综合起来，让他这样一个性格内向容易走向极端的人，犯下重罪。”

高栋吐了口气，晃了晃脑袋，让自己的头脑更清醒。

这犯罪动机这一环，人死了，没办法百分百还原真正促使他犯罪的因素，一切只能靠证据基础上的猜测，似是而非，又模棱两可。谁知道呢，也许他就是陷入极端思维里走不出来了，这在医学上讲叫偏执狂，许多暴力犯罪者都是脑子想不明白，你根本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沉默了一会儿，高栋换个话题，道：“其他让你去办的工作呢？”

张一昂先交上一沓文件，道：“这是今天做的笔录情况。”又交上另一沓文件，道，“这是工商所几个人手机通信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案发前工商所每个人，包括林小峰在内，手机通信里均没有异常情况。林小峰也没有和可疑对象通过电话，表明他没有同伙。里面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姚江和朱梦羽肯定有不正当关系，不过这点好像跟案子没关系。”

高栋拿起这份分析文件，目光选中和林小峰相关的内容，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他和王红民的通话挺多，除此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和可疑对象通过电话、发过短信，更证明了没有同伙这一点。

张一昂继续道：“关于别克车的维修保养情况，我们重新问了工商所的相关人员，说别克车是前年在市区4S店购置的，用工商所的名义购买上牌，日常的保养都在县城的一家4S店。平时工商所不太开这辆别克车，大都开其他车子，只有好几个人乘坐时，才开这辆，比如他们这次的集体旅游。这辆车购买至今，去年年初出过一次事故，撞了绿化带，车子拿到市区4S店修了。此后案发前两个多星期时，那天

晚上别克车停在工商所前面不远处，第二天早上发现车身被人用利器大量涂划，还写了‘工商所王八蛋’，由于接下去的旅游时间已定，要用到这辆车，当天林小峰开车去市区给整个车身做油漆，案发前三天，林小峰去市区把车子开了回来。”

高栋微微一凝神，连忙道：“这条信息核实过了吗？”

“据说车身被人写了‘工商所王八蛋’，把王红民和姚江气得不得了，还当即报警了。当然，这种事别人半夜偷偷干的，肯定查不出。再说也不是什么大事，恶作剧，派出所也没花心思。考虑到七人出去旅游，所里没有大车，开两辆车麻烦，王红民让林小峰当天就送到市里做油漆了。”

“你有确认过油漆确实是在4S店做的吗？”

张一昂摇摇头：“这倒没有，不过要确认也简单，明天问清楚是哪家4S店，打电话过去就行了。”

高栋想了想，道：“好，案发前车身被人划，做过油漆，这件事很可疑，我怀疑和车子在服务区消失的事有关。”

张一昂不解道：“可是我们监控看到别克车好好的呀，再者说，做油漆和别克车消失能有什么关系呢？”

高栋回答不出，沉吟片刻，道：“我再想想。你明天记着跟4S店核实做油漆的事。另外，那次车身被划，工商所不是直接报警了吗，你找人跟派出所要当时报警拍下的照片，看看上面划的字和林小峰的笔迹是否符合。”

张一昂连忙道：“我明白了，如果笔迹和林小峰符合，说明划字是他干的，他借做油漆的机会，对车子外观做了某些手脚，安排后来的别克车溜出监控。对了，他过去开过汽车修配店，要做手脚他是内行。嗯，只要这点查清了，整个犯罪经过都能很明确，结案报告就更扎实了。好，我明天一早就去查。”

“对了，”张一昂刚准备走，高栋叫住他，“你们不是接触了工商所好多人吗，他们知不知道这次不是车祸，是谋杀？”

“嗯……看得出有些人应该了解到一些风声，但他们都没提，我相信他们知道这事的敏感性，传出去的话，政府查下来会给他们带来不小麻烦。”

“几个被害人家属的情绪怎么样？”

“王红民的老婆骆慧慧表现得挺理性的，就是感觉这人态度冷冰冰的，我们问了其他人，说她一向是这种性格。另外姚江他们的几个家属，县政府都找他们协商过了，大概每户补偿几十万安抚一下，不过今天他们不满意，他们找过县工商局，想分大金公司的资产，说大金公司平常都是他们在管理的，王红民生前承诺每年按收益比例分给他们钱，骆慧慧一口拒绝了，还去单位把大金公司的图章和所有财务报表全部拿走。工商局的意思是，大金公司的法人代表是骆慧慧，他们也无权干涉。反正这里面的利益纠葛很复杂，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开。听说在县政府和工商局的协调下，骆慧慧同意从大金公司账上再支一部分钱给其他人，具体金额由他们私下协商。”

高栋点点头：“只要不闹起来，压住了，一切都好。”

第四十六章

今晚，高栋的办公室很忙，张一昂前脚刚走，马党培和李卫平一起走了进来。

“有事？”高栋看着两人欲言又止的样子，掏出烟分给他们。

马党培先开口道：“高局，这案子……差不多可以结了吧？”

李卫平也接口道：“是啊，老大，林小峰尸体找到了，绑架录音也找到了，现在证据确凿，可以结案了吧？”

高栋不太乐意地瞥他们一眼，道：“急什么，林小峰的DNA不是还没确认过，等明天法医结果出来再说吧。”

马党培迫切地问：“这么说，只要明天DNA确认是他本人，就可以结案了？”

高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李卫平：“犯罪经过查好了？”

李卫平苦着脸摇头：“监控里就是找不到别克车，我和马队商量来商量去，判断唯一可能还是别克车被装上大货车运出去了，只有这样，才能躲过服务区监控，才能不用交出通行证下高速，又避开所有监控进入老公路。”

高栋抿了抿嘴，道：“证据呢？把这辆大货车找出来。”

李卫平显得很为难：“这……这不太好查，毕竟经过服务区的大货车太多了，几千辆大货车总不能每辆都问。就算问了，司机不承认，我们也辨别不出啊。”

“司机不承认，那就是有同伙？”

“那也不是，比方说林小峰本就明确告诉司机，他要用货车把他的车运下高速，给了高额的租车费，司机知道他肯定有某种不法目的，但为了钱还是干了。林小峰把六个人控制了放在座位下，不让司机看到，司机压根儿想不到他的不法目的是杀这么多人，就按着他的主意做了。现在去调查，司机知道这么做违法，很可能不承认，我们无从判断司机所说的真假。而且几千辆货车此刻在全国各地，根本没办法展开调查。也可能货车是林小峰自己借来的，自己开的，这样要查也很麻烦。”

高栋转过身，闭上眼睛，沉吟半晌，又转回身，道：“是挺头疼的一件事啊。”

李卫平道：“我跟马队还有其他几个专案组成员对这个问题专门商讨了一下，林小峰已经死了，犯罪经过想要全部还原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他犯罪的证据链足够充分，并且我们整个调查过程都没发现还有其他同伙的可能。我们觉得以现在的情况，结案没有问题了。”

马党培也道：“是啊，反正现在凶手已经水落石出了，早点结案晚点结案都是要结的，晚结不如早结。”

李卫平道：“老大，你也知道我们县局现在的处境……”

马党培继续恳求：“高局，这事我们知道，上面问责怕是逃不了的，如果能赶在年前尽快结案，问责肯定也要等正月十五过后了……”

李卫平道：“老大，不瞒你说，我们县局和县政府现在压力都很大，如果能现在结案了，刚好隔了过年，时间拖得长些，事情自然也淡化了，我们也准备趁过年期间想点办法，让这事赶紧翻过去。其他专案组成员我们也问了意见，他们也想快点结案，也好回家过年。”

高栋长长吐了口气，缓缓点点头，道：“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也理解你们现在的情况，这件事我知道了，我再想一下，明天先等法医的结果吧。”

送走这两位，又有县政府的领导打来电话，询问高栋意见，话中意思也是想早点把这一页翻过去，他们县里也能松口气，趁着过年，过完年事情就过去了。

高栋坐在椅子上，默不作声，他也在权衡。

他觉得还是有些疑点，并非担心林小峰不是凶手，现在林小峰是凶手的证据很翔实了，他就怕林小峰背后还有人，林小峰是被人利用了。

万一以后再冒出什么事——甚至翻案，当然，案子不是他一个人查，大家都有考虑不周之处，但面子上总是会难看，毁了他向来办的案子都是铁案的形象。

不光专案组其他人想着快点结案，他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想？

早点结案对所有人、所有部门都有好处。

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个顾虑。

会不会真被梁明说中了，此案另有玄机？

他想了一下，打开电脑，拨打了梁明的电话。

第四十七章

“马上就要结案了吗？”听高栋花了半小时讲了今天的情况，梁明问道。

高栋坦诚回答：“我现在正在为这件事烦恼，结案没问题，我就怕……就怕以后再出其他事。”

梁明笑了笑，道：“就算现在结案，以后也不会出其他问题的。如果林小峰背后还有人，此人从头到尾没留下线索，一直躲在幕后，那么这件事了结后，他更不会现出原形了。他花了这么多功夫隐藏自己，好不容易等到结案了，警察经过他身边也没怀疑他，他当然不会再做犯罪的事让你们重新查回去。”

高栋一愣，道：“这么说，你的建议也是我可以结案了？”

“不，这不是建议，仅是现在情况的客观评价，结果只取决于你。”梁明笑了笑，“我想问一句，对你来说，是真相重要，还是仕途重要？”

高栋显然没想到他会这么突兀地问这个敏感问题，沉吟片刻，咳嗽一声，道：“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听你刚才讲了这么多，给我的印象是，如果现在结案，对你，对专案组，对你的团队，对县政府以及更多其他相关不相关的单位，都是好事？”

“嗯……可以这么说吧。”

“如果暂时不结案，继续查，有可能查不出结果，最后还是会以现在的结论结案？”

“对，是这样。”

“如果晚一些时间结案，对你个人的影响大吗？”

高栋微微眯了下眼睛，坦白地告诉他：“不大。命案是我带队的专案组到白象之前就发生的，我的团队没有任何责任。直接责任人是县公安局和县政府，他们希望快点过去。拖一些时间结案，到时的结果与现在没什么两样，我会有点尴尬罢了，但我也可以说是本着谨慎原则，更好地还原案件。回头想来，如果不是那帮大学生在我赶到白象之前就发现了尸体，呵呵，那样我肩上也有责任，恐怕我现在也巴不得马上结案了。”

“我们按最坏的结果，假设最后没查出其他结果，只能按现在的结论结案，你觉得你个人能接受的，最迟能拖到什么时候结案？”

高栋想了下，道：“年前无论如何也要结案了。”

“好吧，也就是说，时间只剩下一个多星期了。”

高栋不解道：“你想做什么？”

“如果你愿意再拖几天结案，我想，有可能会查出更有新意的东西。——当然，我只是说有可能，纯属概率上的可能，也有可能最后查不出其他东西。”

“那又怎么样？”

“现在我唯一知道的结果，这案子除了林小峰外，背后一定还要人。”

高栋皱了下眉，认真地问：“为什么这么肯定？是觉得我们现在猜测的林小峰的犯罪动机不够充分，犯罪过程没办法还原？”

梁明道：“不，所谓犯罪动机，我并不看重，当一个人已经死了，你们所还原的犯罪动机永远只是‘可能’的犯罪动机，也就是猜测。我所坚持的，只是所有的事实依据，从事实角度出发，得出结

论。就说迷药这一环节，我们俩已经讨论过了，用迷药控制一车人，发作时间、药物效率上都没办法掌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疑点。”

他顿了下，继续道：“我们再分析林小峰犯罪的态度，他是想杀完人后逃走呢，还是一开始就想着同归于尽，杀完人后自杀？从这一点上，他整个犯罪活动里不同的表现有多处矛盾。他设计别克车从服务区消失，这表明他不想被发现。老公路那里他留下了脚印，这又显得他并不想隐藏。他抽屉里更是留下了一瓶迷药，明确告诉警方他就是凶手，这时他又不想隐藏。可是他案发后，从头到尾没和家里人联系，这点上，他又不想被发现。最后他却选择了自杀，留下了证据。从头到尾的犯罪态度多处矛盾，这太奇怪了。”

高栋承认：“确实，你说得对，尽管林小峰犯罪的证据链很充分，可是细想之下，很多地方又是疑点重重。”

梁明道：“其实归根到底，想查出最后的真相，关键还是在服务区别克车消失这一环节。我可以肯定你们对此的调查存在问题，导致查不出结果。如果可以的话，对服务区调查的每个环节，再做一次。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一切的决定权，包括什么时候结案最合适，都取决于你。”

结束通话后，高栋点起一支烟，抬眼望着天花板。

真的要重新调查一遍吗？

他陷入了长久的思索。

第四十八章

第二天中午刚过，法医就回馈了鉴定结果，尸体就是林小峰，DNA 比对完全吻合。

接着专案组开会讨论了一下，专案组的多个成员，包括其他市暂时调派过来的刑侦专家，都建议可以结案了。大家虽都知道监控里查不出林小峰是怎么把车移出去的，但证据链摆在面前，凶手就是林小峰，没有同伙，凶手已死，犯罪经过无法还原，过程并不重要，结果很确定，就是这样。

高栋犹豫再三，决定还是按梁明说的，再拖一点时间看看会否查出新情况，于是便本着谨慎原则，告诉专案组诸位，各自回去把资料整理一下，再合计着做结案报告。

开完会后，高栋去各个组的办公场所转了一圈，发现大家都没在继续查案情，他也理解手下的想法，几千小时的监控都看过了，没找到别克车，现在继续查也不会有结果，反正凶手无疑是林小峰。

回到办公室，省厅的领导也打来电话。林小峰尸体被发现，省厅和部里当然也第一时间接到了报告。领导告诉高栋，这案子影响敏感，既然结果确认无误了，结案宜早不宜迟，早点结束消除影响，建议他这边快点处理一下，赶在年前把结案报告和所有相关卷宗全部处理完，到时开个表彰大会，公安的事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工商所善后工作，留给他们地方政府去处理，趁着过完年，影响也能降到最低。

高栋虽然口头应承下来，心中依旧犹豫不定。没多久，天津市的市委办公室打来电话，这回是王振国亲自找的高栋，跟他详细了解了

案情，最后说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他很感谢公安系统的辛苦工作，凶手既然已经自杀，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同样建议他早点结案。

他想起梁明昨天问他的话，是真相重要，还是仕途重要？

他自嘲般地苦笑，摇摇头，想法已经动摇。尽管梁明说了案子中的多个疑点，这些疑点正中他心里的想法，可是他在想，再查下去真能收获更多的东西吗？他没有信心。

即便此刻他把这些疑点说出来，这些只能算是疑点，不能算作翻案的证据，既然只是疑点，自然也能找到各种理由进行解释。

这就像一大群人穿越沙漠，好不容易看到了眼前的绿洲，你告诉这群人，先别休息，我们再找找，或许能找到更大片的绿洲。别人能答应吗？

事到如今，林小峰是凶手的证据链很扎实，整个团队显然都想着能结案了，无心追查更多线索。

话说回来，此前所有人齐心协力侦查，都没得出更多的线索，放到现在这种心态下，恐怕更查不出了。

这时，张一昂进来找他，说昨天交代查的事已经办好了。

高栋看着大多数人此刻都沉浸在即将结案的喜悦心情里，此时还能克制住内心的浮躁，继续按高栋要求办事的，不多了。一时间，高栋甚至对张一昂这名跟随自己多年的下属产生了一种感激。

张一昂道：“老大，我们早上去了派出所，拿到了别克车车身划着‘工商所王八蛋’的照片，加上从单位里拿到的林小峰笔迹，一起发给省厅的笔迹鉴定专家做对比，他们说字肯定不是林小峰写的。字是用利器划在车上的，和正常的写字手法不一样，但他们说因为林小峰的构字习惯和笔画特征与车上的字相差太大，所以还是很容易鉴定的。”

高栋手指敲了几下脑袋，道：“4S店问了吗？”

“问了，他们说这辆别克车没有去做过油漆，最近的一次记录是去年上半年去换过一次保险杠，就是那次别克车撞了绿化带。”

高栋起疑道：“这么说，林小峰没把车开到4S店做油漆，能查到他是在哪儿做的油漆吗？”

“我们后来又去工商所，想找林小峰做油漆后拿回来的报销发票，发现报了三千块，用的却是部分餐饮票和车票。我判断是林小峰拿到其他店里做了油漆，费用比4S店少很多，他再拿三千块的其他发票来多报销些钱。”

高栋想了一下，道：“有办法查出林小峰是去哪儿做的油漆吗？”

张一昂露出为难的表情：“恐怕很难，如果是在本市做的油漆，整个市里的所有汽车修理店一家家去问，总会有结果。可是全市包括各县的汽车修理店至少有上千家，一家家去查，人手、时间都需要很多，短时间内做不完。万一，车子不是在本市做的油漆呢？那么调查就无止境了。关键问题是，我觉得是不是真有必要这么做呢？林小峰怎么做油漆和别克车消失的事是否真有关联，我想不出。”

高栋也是同样想不出。

打发走张一昂后，高栋再次陷入了沉思。

他想起梁明的话，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一点，就是别克车的消失。

一定是这项工作的调查有问题，梁明建议他把这项工作的每步调查都重新走一遍。

重新做？

光查监控，就是几组人手的劳动力了，以前查不出，现在就能查出？

高栋叹口气，摇摇头，压制住心中的各种情绪，把服务区调查有关的全部卷宗拿出来，沉下心，每一页每一行仔细地看过去。

服务区的调查工作分成两块，一是针对服务区的环境设置，是否确实是个封闭的区域。二是查进出口的两个监控。

高栋再一次把思路逐项分散开来。

服务区周围没有其他出口，这项结果不会有问题，没必要复查。

两个监控没有盲区，这点张一昂的几个人亲自去了服务区看过，而且他自己也看过监控，这项结果也不会有问题，没必要复查。

客车道和货车道之间有护栏，并且有值班人员管理，张一昂那边调查服务区值班人员时，对方很确信不会有车穿过去。现在专案组大部分人的猜测是，林小峰趁晚上值班人员不注意，挪开护栏，把车开过去上了一辆大货车，此后再把护栏挪回去。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现在也没法儿追溯了。这项结果可能有问题，但没办法复查。

监控的结果显示，出监控的别克车比进监控的别克车少了一辆，少的正是工商所那辆银灰色别克车，而其他车的车牌都和进监控时核对过，完全一致。这项工作多个组反复查看监控得出的结果，也不会有问题，没必要复查。

问题出在哪儿？是出在客车道和货车道这个没办法复查的环节上吗？

高栋眉头紧皱，翻开服务区的平面图，再次看了起来。

上面详详细细标注着服务区内的各块区域、绿化、设施、店铺。

当他的视线移到服务区背面的那家汽车修理店时，张一昂曾经随口说的一句话突然在他脑海里重新浮现。

那个细节他曾只当是和案件无关，听了一遍就过去了，谁都不会刻意留心那个细节。

没想到，那个最不起眼的细节，是关键！

一瞬间，高栋像触电般瞪大了眼镜，他手里拿着的文件都不住地颤抖起来。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梁明说得一点都没错，果然是调查环节出了问题！

第四十九章

高栋想起张一昂当时随口说的一句话，他们去服务区的那家汽修店时，修理工说1月9日傍晚来了一辆蓝色的别克商务车，车主说错加了柴油，于是把车留在了服务区，直到1月11号才回来开走。

监控查的时间点是1月10号的晚上。

监控显示，所有出服务区的别克比进来的少一辆，少的是工商所的银灰色别克车。

停在汽修店的这辆车，进服务区时，肯定被统计到了，而它1月11号才离开，显然没被统计到出去的车辆里。

之所以在统计中发现出去的车比进来的少一辆，是因为少的就是这辆停在汽修店，直到1月11号才离开的别克车！

算上这一辆，别克车的进出数量是完全相等的！

这也意味着工商所的别克车并不是被装上货车开走了，而是直接从监控底下离开的。

出服务区的银灰别克车少了一辆，而进出的总数又是相等的。

答案很明显，蓝色别克车多了一辆！

那意味着什么？

进服务区的所有银灰色别克车中，有一辆变成了蓝色，离开了服务区。

毫无疑问，就是工商所的那辆车变成了蓝色，离开了。

至于工商所的这辆银灰别克是如何在光天化日下变成蓝色，并且骗过所有查监控的警察的，高栋暂时想不出。

不过没关系，现在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工商所的别克车变成蓝色离开监控，留在汽修店的那辆蓝色车是第二台犯罪车辆，目的是起掩护，造成出去的车比进来的少一辆的假象！

高栋抑制住满腔热血，连忙打电话把张一昂叫回来，把这个结果告诉他。

瞬时，张一昂也觉得此案后背还隐藏了重大玄机，立刻道：“我马上再去服务区，看看汽修店里有没有监控，查查到底是谁把这辆蓝色别克留在店里的。就算没监控，他们做汽修的都会记录车辆信息，一查准清楚。”

高栋连连点头，又看看手表，摇摇头道：“今天来不及了，你过去也是晚上，他们关门了。这样，明天一早，你立刻带人过去查，务必要第一时间把情况搞清楚。”

“老大，可是工商所的车是银灰的，怎么能变成蓝色的？这得全车做油漆啊，没几天工夫不行。”

高栋冷哼一声，道：“也许有其他办法，现在很多案子里犯罪分子掌握的手段，也是破案后我们公安才知道，没接触过的事情多着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可以完全肯定的一点是，银灰别克车变成蓝色的开出监控了。而且，留在汽修店的别克车肯定是涉案车辆，工商所的车离开监控时，一定套用了它的号牌，所以李卫平他们核对进出服务区的所有车辆号牌时，才会全部对得上号。”

张一昂整理了一番思路，道：“我明白了。凶手控制住工商所一车人后，所里的这辆银灰别克暂时没有出服务区。此后凶手又开了一辆同型号的蓝色车进入服务区，把自己的号牌给了银灰色别克，并且用了某种办法，把银灰车变成了蓝色。此后开着这辆车从监控底下离开了服务区。所以核对服务区进出车辆时，因其颜色、号牌都和第二辆蓝色的一致，我们误以为这辆蓝车是其他无关车辆，让它躲过了排

查。此后我们查其他监控时，都重点排查银灰别克车，而忽视了一辆蓝色车。”

“对，就是这样。”

“可是还有个问题，银灰别克用这个方法躲过了监控，可它没有交出高速通行证，怎么下得了高速？和其他车换通行证也不行，换了的话，其他车要下高速，还得交出通行证。我们问了高速公司，近来没有车辆丢失通行证下高速的。”

高栋想了想，暂时没有答案，只好道：“这些是小节，不是核心，重点是我们现在已经弄明白车子是怎么离开服务区的，顺着这条线查，肯定会水落石出。现在我严重怀疑这案子不是林小峰干的，他只有高中学历，而想出这套办法，甚至能想到我们会核对进出车辆的数量，用这么巧妙的办法制造出离开的别克车少了一辆的假象，哼，这案子的设局思路，要对全局有周到的考虑，还要有对空间和数字的敏感度，他……我不信仅有高中学历的林小峰会有这本事。”

第五十章

紧接着，高栋立刻把李卫平和马队叫进来，跟他们说了这个重大发现。

李卫平将信将疑：“真的会是这个办法？”

“对，就是这个办法。”高栋很肯定。

“可是，车身要换个颜色可不轻松呀，做油漆没个几天不行，而且我们以往办案时，查监控找涉案车辆，从来没有遇到过改车身颜色的。”

高栋自信地道：“没见过的情況多了，对方怎么变颜色的，我暂时不知道，也不用瞎琢磨，反正清楚一点，他就是用这方法逃出监控的就行。”

马队点点头，爽快地道：“高总队，你就说我们接着该怎么查吧。”

高栋道：“服务区的监控重新查，只看出去的蓝色别克车，尤其是1月9号傍晚前后离开服务区的。因为留在汽修店的那辆车是傍晚时候来的，工商所的别克车换了它的车牌后，替它离开了监控，如果停留时间太久，容易引起我们的警觉，所以应该会在做完交替工作后很快离开。你们要格外留意正副驾驶座上的人员情况，看看有没有异常。另外，出服务区的蓝色别克车全部统计下来，在老公路附近的监控里找找，这些别克车里，有没有后来开到老公路附近的。有的话，就重点关注吧。”

打发两人走后，高栋继续看着卷宗，想象着背后各种可能的真相。好不容易等到了深夜，看看时间，美国已经是早上了，他迫不及

待地打开电脑，联系梁明，激动地告诉他这个重大发现：“你是对的！你的数学模型果然正确！确实是我们的调查有问题。”他快速地讲了别克车离开服务区的方法。

听完，梁明笑了笑，道：“我说过一切都可能骗人，唯独数学是不会骗人的。不过这次只能说你是运气好。”

“运气好？”

“对，你能够发现别克车离开的秘密，很大程度上都该归功于运气。你手下的那名侦查员把服务区调查遍了，抱着试试的心态去问了汽修店，结果得知有辆蓝色的别克停了几天，案发后才开走的。如果他最后没去问汽修店呢？汽修店告诉了他这一条在那时看来完全与案件无关的线索，我想他当时一定没放进心里去，认为这是和案件无关的信息，因为你给我看的卷宗里，没有记载这一条。如果他回来后没跟你顺口提及呢？如果你把他这句随口一提的信息抛在脑后，忘记了呢？任何一种如果一旦实现，你都不会想出别克车是怎么离开服务区的，不但现在想不通，以后更想不通。你说，这是不是该归功于运气？”

高栋点头叹息：“是啊，当初这条信息不过是被随口一提，放在那时没人会觉得跟案件有关，可是就是这条随口一提的信息，才成为案件的关键。现在回头去想真是后怕，好在我这手下张一昂，人虽不是很聪明，但办事很靠谱、很细心，不像许多聪明人敷衍了事，随便应付上级。好在他去查了，好在他跟我随口一提，好在我今天看地图，想到了。哦……这是我办案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种侥幸的快乐。”

梁明道：“这次是运气好，如果没有这个运气，凶手将永远躲过去了，你我永远猜不透他用了什么方法。不过我有一处担忧，你接下来的办案恐怕不会太顺利。”

“为什么，连这个最核心的关键点都看透了，破案也进入尾声了啊？”

“不，当你今天告诉我凶手用了这个方法时，我只想到一点，凶手的能力，让我这个远在重洋之外的人看了，都感到不寒而栗。”

高栋不以为意笑了笑：“虽然我也很震惊凶手会想出这么巧妙躲避监控的办法，不过我想，如果——我是说假如，由你来构思，你应该也能设计出这个局。因为你有足够的空间想象力，更对数字的统计有强烈的敏感度。”

梁明愣了一下，随即谨慎道：“老朋友，不要再開这种玩笑了。”

高栋连忙笑道：“好，好，对不起，我打住，我保证不会再開类似的玩笑了。”

梁明道：“好吧，就顺着你这个假设说下去，我只能告诉你，我不可能做到。首先我问你，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局吗？刻意选择在服务区让汽车消失，手法很大胆。”

高栋微微一皱眉，想了想，道：“你这么问起来，我也有点想不通了。他为什么非要让汽车消失，非要这么折腾？绑架一车人，应该不必做这么大手笔的操作吧？而且故意选择绍市服务区这个封闭区域，如果挑其他地方，其他非封闭的区域，那样车子离开的可能性就更多了，我们的侦查也会更加困难。”

梁明道：“不，我认为凶手这么做，一定是经过统筹权衡、通盘考虑的，犯罪实施地点，非绍市服务区不可。”

“为什么？”

“我记得你说过，绍市服务区是车流量最大的。”

“没错。”

“如果选择在高速上动手，他一定要停在绍市服务区，这样你们查下来会发现几百辆别克，他知道你们没办法对每辆都进行深入调查，只会挑一些可疑车辆查。如果停在其他小的服务区，一方面，小服务区车流量少，管理人员更容易注意到异常，尤其当他把车较长时间停留在服务区时，难保不给人留下印象，改变车身颜色这种事更容易被人发现。另一方面，小服务区的车流量总共就这么点，如果发现经过的别克车不过寥寥几辆，不管是什么颜色的，你们都会详尽

调查。即便换种办法，把车子开上货车运走，可是货车也不是很多，你们也会一辆辆查，并且这种操作也很容易被管理人员看到。所以他必须在绍市服务区动手，必须车流量大、场地大，周围人员的注意力分散。”

高栋道：“可是凶手没必要一定要在高速上动手吧？出了高速呢？”

“工商所这次的旅游路线是先杭州，再上海，再回来。这条路线必然要走高速，就算中间路段不走高速，也是走重要的公路，不会经过人迹稀少的路段。他动手，必然要在停车的时候。而车子下了高速后，就会开上城市的重要路段，紧接着是宾馆。整条线路都没有动手的机会，在宾馆停车场动手太容易被查出来了。所以，最佳的动手地点还是绍市服务区，地方大、车流多、周围人注意力分散。”

高栋连连点头：“是的，照你这么分析，绍市服务区确实是最合适的。”

梁明继续道：“可是服务区又有个对凶手不利的先天条件，那就是服务区因车流量大而实行客货分离，把客车区和货车区隔开来。如果没有客货分离，你们监控里查不到别克车时，自然会先判断它上了某辆货车，又因货车太多，每辆都有嫌疑，很难排查，早就放弃了思考别克车躲避监控的其他可能。”

高栋道：“还有个对他不利的条件，服务区前后刚好有两个监控，并且没有盲点。”

梁明道：“这不重要，即便服务区没有监控，高速路上也有很多监控，同样能构成封闭区域。而且我认为，服务区前后两个没有盲点的监控，反而恰恰是凶手需要的。你看，你们一开始就确定要调查服务区的监控，为什么？因为GPS是在服务区内被关掉的，他刚动手控制住一车人，第一个动作就是拆掉GPS，直白地告诉你们他是在服务区里动手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希望你们查监控，他希望你们发现别克车凭空消失了，而你们通过查监控，核对进出的别克车，发现出去的少一辆，其他号牌完全符合，自然就会怀疑别克上了货车，从而排除了车辆外形、颜色被改变的可能。这样一来，你们不但会忽视服务

区的蓝色别克，连老公路附近监控里出现的蓝色别克车，也会被排除在外。这正是凶手希望的。”

梁明补充道：“凶手在服务区动手后，第一时间关掉GPS的同时，也关掉了车上人员的手机。按照正常情况，第一时间关掉所有人的手机对他不利。如果那时家属就拨打手机，发现他们都关机了，心里起疑直接报警呢？如果报警后，警察很重视，马上查车呢？恐怕那天下午凶手的计划就破产了。可他还是第一时间关了所有人的手机，这是因为他不想让警方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服务区的，离开后又走了哪条路线。手机信号也可以定位，只是不如GPS精准，如果不关机，警方就能知道别克车那天下午的位置一直在服务区附近，没有变过。你看，凶手连这点都考虑到了，该是个什么样的对手？”

高栋点点头，深感认同，道：“你觉得，真凶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梁明笑道：“我不擅长猜测，做不了预言家。只是你看凶手做的这个局，他对犯罪地点经过了谨慎选择，对整个服务区的环境，包括里面的监控一定了如指掌。不过，照现在的情况看，他的犯罪动机似乎并不是报复工商所，如果这次案子成功了，你觉得谁是最后得到好处的那个人？”

高栋紧紧皱起了眉头，工商所所有人死了，谁有好处？而且一定是个很大的好处，否则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险，犯这么大的案。

他问过工商系统，工商所集体出事后，会派谁来管工商所尚且没有定论，说明凶手觊觎工商所职位的动机不存在。

其他呢？

除了工商所的职位外，似乎只有大金公司的资产了。

大金公司的资产，最后全部留给了王红民的老婆骆慧慧。

可是任何线索似乎都与她没有联系，她只是在医院做简单的工作，更已有孕在身，没道理有这么大本事设下这个局。况且大金公司本来就是她家的，旁人说王红民和她的感情一向和睦，工商所继续存

在，她家的资产只会更多。王红民死了，大金公司以后也做不成工商所的生意了。

看来也不会是她。

那会是什么？

凭空猜测得不到结果，算了，还是等明天的调查结果吧。

第五十一章

第二天一早，高栋在专案组的会议上讲了前一天的发现，分析出涉案的有另一辆别克车，怀疑这案子另有隐情，很可能还有另一名同伙。

对于案件突然间的转折，诸人的态度各有不同，不过大多数人都赞成高栋继续把案子查下去、查清楚，毕竟都是搞刑侦工作的，都希望办的案子是铁案，将来不会出问题。马党培和李卫平知道，继续查下去，时间拖多久就不好说了，虽情感上不太愿意接受，但事实摆在眼前，总不能不查，只好配合。

张一昂一大早就带人开车上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服务区，再次来到这家汽修店。

由于他们穿着醒目的警服，并且一个星期前刚来过，修理工一眼就认出他们了，客气地上前打招呼：“警察同志，有什么能帮忙的？”

张一昂道：“上回你说的1月9号傍晚停在你们店的蓝色别克商务车，有记录吗？”

“维修都有记录的。”

张一昂放心了：“好，麻烦把记录给我们看下。”

修理工拿来了维修本，翻到那一页，指给他们看：“就是这个，车牌是浙BXXXXX，维修项目是清洗油箱。”

张一昂朝他们店看了一圈，皱眉道：“你们店里没有监控吗？”

“一直没装啊。”

张一昂有些失望，道：“还记不记得来修这车的人长什么样？”

修理工谨慎地问：“是……是有什么事吗？”

张一昂故意吓唬他们一下，道：“那辆车涉嫌一起重大犯罪，我们正在对它进行调查，你要把能回忆起来的情况都明明白白告诉我们。”

“啊，这么严重……”那人显然被警察的三言两语唬住了，皱着眉赶忙回忆，“那辆车好像……好像没什么特别，车上也没看到有什么东西啊……”

“不管车上，我们主要是问那人长什么样。”

“他……大概三十多岁，胡子很多，络腮胡，戴一副眼镜，穿着……衣服什么颜色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感觉应该是挺休闲的装扮，对了，他还戴了顶毛线帽，像球星一样，把帽子拉到耳朵处。唔……哦，还有，虽然他帽子拉得很低，但我记得……哦，那时我蹲下去检查汽车，那人也蹲下来跟着我看，我站起身时撞到了那人的头，把他的帽子撞斜过去了，他的耳朵……对，站在这边看，对，是左耳，左耳下面长了个肉瘤，半个肉瘤露出帽子了，像个小耳朵，这点印象挺深的，其他……”

他还在拼命回忆，张一昂已经瞪直了眼睛。

左耳下面有个肉瘤，那……不可能……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是李卫平呢？

一定是其他人耳朵下也长了个肉瘤，长肉瘤的又不止李卫平一个。

李卫平没有胡子，更不是络腮胡。

他心里急忙否定着，尽管他知道贴胡子伪装是很轻松的事。

修理工看着他急剧变化的表情，还以为说错什么话了，急忙闭上嘴，胆怯地望着他们。

张一昂马上收敛了情绪，又问了他各项相关事宜，随后带着手下离开。

如果真凶是李卫平，那事情就太大了，没弄明白前千万不能瞎猜忌。他谨慎地嘱咐手下，今天的调查不要告诉任何人。

一直到了下午四点，张一昂才来到高栋的办公室。高栋急忙问：“你不是早上六点就出发了吗，怎么弄到现在？路上堵车了？”

张一昂摇摇头，谨慎道：“服务区的调查做完，我又回来核实了下相关情况，再来汇报。”

高栋不耐烦道：“好，快说吧。那辆蓝色别克信息查到了吗？”

“查了，车牌号是假的，这个号牌对应的车是辆大众，那辆大众也是白象县的车。”

高栋道：“大众车的车主查过了吗？”

“那人登记的是个私营业主，我打电话过去问情况，还没等我说完，他就叫起来，问我那个号牌是不是又违章扣分了。他说他被不法分子害死了，他这车去年收到多张罚单，他去交警队申诉，来回跑了多趟，才还他清白，说他的车辆被人套牌了。后来没多久，他行驶在县城路上时，突然看到前面有辆大众车非常眼熟，仔细一看，前面那辆车不但车型跟自己的一样，号牌也和他自己此刻所开的车一模一样，他马上加速冲上去拦车，因为气愤对方套他车牌，害他来回折腾多次，就和对方车主打了起来。最后警察到了，把套牌的家伙和套牌车押回交警队了。我又问他套牌的人的信息，他说具体名字记不得了，派出所当时报了案，有登记。”

“问过派出所了吗？”

“打电话问了，派出所翻出当时的报案卷宗，给了我那人的信息。我打电话过去问，那人说当初是一时抱着侥幸心理，套了别人的

车牌，免得违章扣分，交警把他查处后，车辆扣了半个月，交了两千块罚款，又因打架拘留了一天，他再也没这么干了，说不信我们可以过去查。我问他号牌是谁做的，他说跟网上制假车牌的人联系的，报给对方需要的号牌，到时送货上门，花了三百块。我问他假车牌去哪儿了，他说被交警收走了。”

高栋有点失望地吐口气：“既然被交警收走了，那么蓝色别克的假车牌跟大众车的没关系了。这条线又断了。对了，汽修店有监控吗？有监控的话应该能拍到把蓝色别克留在店里的人的长相。”

张一昂低着头回答：“没有监控，我们问了修理工是否还能回忆起那人的长相。他回忆不出具体的五官外貌，说印象里那人大概三十多岁，络腮胡，戴了副眼镜，穿着挺休闲的，戴了顶毛线帽，把帽子一直拉到耳朵下。”

高栋点点头：“虽然外貌描述比较模糊，但根据这个描述，查当天下午开进服务区的蓝色别克车的驾驶员长相，应该能锁定出几个相似的。”随即他又摇摇头，道，“就怕什么帽子、眼镜、胡子这些都是伪装的，他开车时不是这个装扮，就麻烦了。不过不管怎么样，你先把李卫平叫来，我让他们先按这个条件筛选一下。”

“老大，等一下。”张一昂欲言又止。

高栋奇怪道：“怎么了，等什么？”

张一昂抿抿嘴，还是道：“有个情况但愿是我想多了，修理工说那人虽然戴着毛线帽，帽子拉到耳朵下面，但是他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那时不小心撞了下那人的头，那人帽子被撞斜了，左耳下面部分露出来，那里……那里长了个肉瘤。”

“哦，这算比较大的特征了。等等，肉瘤？肉瘤！”咯噔，高栋整个人都震了一下，瞪大了眼睛。隔半晌，才呢喃道：“你是说……李卫平？”

张一昂低着头，神情尴尬地道：“应该不会的，左耳下长肉瘤的总不止李卫平一个。”

高栋沉着气问：“你给修理工看了李卫平照片了吗？”

“我偷偷让手下从内网上找了张照片，发到我手机上，给修理工看了。他说间隔时间太久，他对五官确实没印象了，并且来的那人戴眼镜，有络腮胡，照片上是没有的，他没法儿判断。”

高栋缓缓点头，随即慢慢坐回椅子上，心中布满阴云。虽说左耳下长肉瘤的全天下总不止李卫平一个，可是他所见过的人里，还真就只有李卫平这一个。

如果真是他，这……这就麻烦了。

他心里极力希望不是李卫平，李卫平是他的人，是他很看好的一名下属，他一向觉得李卫平的能力是所有下属里最强的。他和李卫平也有多年的深厚交情，工作时是下属，更多时候当朋友。

而且，李卫平是他的学弟。李卫平跟高栋都是浙大心理系毕业的，李卫平比高栋小了五届。工作上同门师兄弟本就特别容易有亲近感，从李卫平刚开始当警察，高栋私心上就对他多几分重视。

如果是他……这个结果，高栋不仅仅是不愿去想，根本是不敢想。

张一昂看着高栋变化着的表情，低声谨慎道：“我刚才问了县局的人，他们说交警收走的东西一般都交到了县局，假车牌之类的东西也是堆在县局的仓库。”

高栋重新抬起头，把情绪完全掩盖，道：“你去过仓库了吗？”

“还没有，我先来向你汇报这些情况。”

高栋紧咬嘴唇，神色木然，过了很久，才道：“好，你跟我一起去仓库看看那块假车牌还在不在。”

高栋默然站起身，他清楚，很快就能知道答案了，他心中祈求，答案千万不要是李卫平。

可是他忍不住地担心，万一假车牌没在仓库里，那说明了什么？说明真凶是从县公安局仓库里拿了犯罪工具。县公安局的仓库有几个能进得去？如果是那样，答案就很明显了。

他默不作声，带着张一昂一起来到后勤处，叫后勤处的许主任拿上钥匙，带他们去仓库。边走边问：“仓库钥匙平时都是谁保管的？”

那名文职警察许主任认真地回答：“一般是我们后勤管的，局长和其他几位副局长也都有钥匙。”

李卫平也有钥匙。高栋心中泛起了不祥的预感。

“从仓库拿东西要做登记吗？”

许主任笑了笑，道：“用不着吧，仓库里没什么重要东西，都是些收缴上来的管制刀具啊，假发票啊之类的。像犯罪中重要的物证，还有毒品、假钞什么的，放在专门的保管室，那些东西的进出我们都严格管理，需要登记，领导放心好了。”

高栋点点头，又问：“收上来的假车牌是不是放在仓库里？”

“我想想，对，仓库里是堆了些假车牌。领导，您需要什么我去拿就是了，不用您亲自跑一趟。”

高栋和善地笑了笑，敷衍道：“没事，我就去随便看下，找点东西。”

许主任也是个聪明人，听他这么说，明白话里的意思就是没必要告诉他，他也不再多问，带他们来到仓库门前，打开库门。

进去是几排架子，架子上堆了些管制刀具，还有些棍棒之类的玩意儿，肯定是从社会的打架案中收上来的，架子后甚至放了几把梯子、脚手架和油漆，应该是他们县局办公室装修用剩放那儿的，因为警察不可能把别人家的梯子当非法物品收上来。

最里面的角落里有几个大木箱，有个箱子里装了许多假发票，还有彩票，估计都是从骗子团伙那儿收来的。高栋看了一圈，看到其中一个箱子里叠了几十块车牌。这些东西上大都盖着灰尘，说明长时间没被人碰过。

高栋看了眼张一昂，示意他去翻一下，顺便问许主任：“这些车牌都是交警拿过来的？”

“嗯，是的，有些是历次执法时扣下的，有些是从假车牌制作团伙那里收缴来的。”

张一昂把这些车牌都拿出来，一块块地看，没多久，他就拿起其中一块，脸上露着欣喜，道：“老大，就是这个车牌，车牌还在。”

高栋看到车牌脏兮兮的，看来也是堆在这里很久了，顿时大松了口气，幸好还在，幸好还在，看来不是李卫平。

看来蓝色别克车套的假车牌跟这块假车牌一样，只是个巧合。

但他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对劲。两块假车牌的号码都一样，这也太巧合了吧？

可是仔细看这块车牌，脏兮兮的，和其他车牌差不多，不像最近被人拿去用过的样子。

第五十二章

晚饭后，高栋走到马党培的办公室外，朝里看了眼，只有马党培一个人在。高栋走进办公室，合上身后的门，打招呼道：“马局还没回家呀。”

马党培一脸苦色：“唉，高局，大家都在辛苦工作，我哪能这么早回家啊。”

高栋笑了笑，道：“也就这几天了，案子快到尾声了，再过几天就全部水落石出了。”

马党培惊喜道：“有眉目了？年前能结案吗？”

“眉目是有了，年前能否结案现在还不好说。”高栋补充道，“我知道大家都希望早点破案，急也急不了一时。我过来，是想跟马局谈谈省厅关于这次案件问责的消息。”

马党培的脸色马上就转为了紧张，他虽然在省厅里也有关系，但当然比不上高栋的关系，他的领导还没跟他透露具体会怎么问责，想必高栋是收到最新消息了。忙问：“省厅怎么说？”

高栋故意皱起眉道：“省厅领导跟我私下透露了下，说这次问责多少是要做的，关键不是在你们白象县出了这案子，而是案子出来的第一时间，你们什么都没做。”

马党培不解道：“什么意思？”

高栋道：“整个案发前后的情况，市局、省厅包括部里都很清楚，1月10号早上工商所的家属就来报案了，说所有人失去联系。可是那天你们县局没做任何实质性的举措。要知道，这些人是在1月10号晚

上才被杀死的。如果你们接到报案，立刻警觉起来，派出大量人手做实质性的侦查，当然，这不能保证你们当天就会找到老公路那边，救出人质，但如果那样做，说不定有效果呢？人质也不会死光了呢？”

马党培当即郁闷地吐苦水：“高局，你设身处地替我们想想，当时遇到这种事，人全部联系不上，第一反应肯定是出车祸了，那天我们当即派人跟沿路县市的公安问了，都说没有重大车祸。后来就觉得是他们一帮人去哪里玩，故意关了手机了。谁也不可能想到光天化日下，一车人会被人抓走啊。像这种案子，不光我们这儿，就是全国也找不出第二起，没有这种经验，哪能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呢。”

高栋抿嘴道：“我知道马局你对刑侦接触的不多，你没想到还情有可原，李卫平呢，他有多次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他总该安排些人好好查一查吧？”

马党培道：“卫平那时刚好去上海动手术，要割掉他耳朵下面的肉瘤，不在单位。电话跟他说过，他说没事的，我也没放心里去。”

“哦？当时他不在单位？”高栋眼珠转了下，道，“他什么时候请假去做手术的？”

马党培想了下，道：“应该是1月7号走的，他说整形手术要预约，多请几天假。”

“那他哪天回来的？”

“1月11号呗，绑架电话打来后，我一边跟上级通报，一边打电话叫他手术别做了，先回来再说。”

高栋得到了想知道的消息，随即跟马党培敷衍下，说设身处地细想一下，县局的这次处理也情有可原，毕竟谁也没经历过这案子，等他回省厅开会讨论时，会把具体情况详细说说。马党培自然连声道谢。

高栋出了马党培的办公室，火速返回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喊来张一昂，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凑到张一昂面前，低声道：“我要你马上查一件事，查李卫平从1月7号到1月11号这几天的手机，看看他人

在哪里。这件事必须你亲自去办，不要交给任何人。对了，你查的时候不要让任何人看到，明白吗？”

张一昂严肃地点点头，马上去做。

半小时后，张一昂重新返回，同时关了办公室的门，皱着眉艰难地道：“老大，查过了，手机的通话地结果显示，卫平……卫平1月7号去过绍市，当天返回白象县。1月8号都在县里。1月9号又去了绍市，晚上又出现在县里。1月10号在县里，没有出去过。1月11号又去了绍市回来。”

听完，高栋心中支撑希望的最后一根柱子轰然倒地。

李卫平压根儿没有去过上海，他只在白象县到绍市之间来回，答案非常清晰了！

竟然是他，知道答案后回过头去看整起案子，很多疑点瞬间得到了解释。

李卫平也是一米七多的个子，体重应该比林小峰重些，但在法医鉴定的误差范围内。

他是刑警，准确说，是名素质极高的刑警。他办案有水平，精通各种侦查手段，当然，反侦查能力也很强，而且作为一名刑警，他接受过专项身体训练，会擒拿，有把人直接扭断脖子杀死的能力。高栋还记得以前市里办过公安警队的格斗比赛，他还拿过奖。

除此之外，整起案子的调查过程中，他也是疑点重重。

当老公路案发后，车辆被焚毁，车内发现五具尸体，搜查队附近找了方圆几公里，没发现其他的线索，高栋准备放弃继续搜查时，李卫平却说应该再找找，或许还能找到线索。结果他安排搜查队从里搜起，果然发现了朱梦羽的尸体。

朱梦羽的包被人动过，其他东西都在，唯独手机不见了。可是大家在附近前后找了个遍，没找到手机。

就在大家又准备放弃搜索时，李卫平和搜查队员在旁撒尿，“意外”地发现了朱梦羽的手机。

手机已经被摔坏，无法查证手机里的视频文件是什么时候传进手机里的，只是在备用的存储卡上发现了那段视频。

正是由于那段视频，整个专案组从猜测林小峰涉案，一下子变成了认定林小峰是凶手。

为什么不把朱梦羽也杀死在车内，而是带到这么远的地方？朱梦羽没有被性侵，凶手为什么单独杀她，还用石头砸她的尸体？

李卫平就是为了制造林小峰格外仇恨朱梦羽的假象，尤其是故意翻动她的包，其他东西都不动，只拿走手机。这是要让警方认为，朱梦羽的手机里一定藏有重要信息。

结果果然从找到的手机里发现林小峰前一次犯罪的证据。

如果把朱梦羽也杀死在车内，那么朱梦羽的手机也跟着车辆被烧毁了，这个最能让大家认定林小峰犯罪的视频证据将不复存在。

可见李卫平这一系列的操作都经过了深刻分析，在警方最需要证据的时候，每当办案陷入困境，李卫平总会找到恰当合适的“证据”，让专案组更确信凶手是林小峰。

林小峰抽屉里的药瓶，毫无疑问，也是李卫平放的。在张一昂他们调查之前，县局的人已经去过几次工商所了，那个时候李卫平就偷偷把药瓶放了进去。并且格外嘱咐，任何人都不要动工商所七人的东西，把几个人的办公室都锁了起来，等省厅的人过去调查。

而林小峰的自杀现场，刻意把两部手机和照片留在旁边，还用石头盖着，明显就是为了完好保存“证据”。

只要把凶手放在李卫平身上，案子当初的疑点都会迎刃而解，甚至当初看起来是林小峰在犯罪过程中疏忽的地方，只要将凶手换成李卫平，那么这些地方都不是疏忽，而是李卫平每一步精心策划的结果。整场犯罪的所有动作，都有明确的目的。

不过整个案子还有更多不清楚的地方。

譬如林小峰为什么要杀汪海全，也是李卫平指示的吗？

李卫平跟林小峰有什么关系？

李卫平为什么要犯下这起大案？

以及更多的犯罪细节。

不过这些等把李卫平抓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了。

原来真是他……！

高栋疲倦地躺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过了很久，抬头看了眼张一昂，缓缓道：“你先回去吧，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养足精神。”

第五十三章

“卫平，马队，老大让你们过去开会。”张一昂来到他们那间大办公室，叫过两人。

“好，马上来。”

李卫平在拿笔记本的时候，偷偷看了眼门外等着的张一昂，对方表情没有异常。他微微咬下牙，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裤袋，随后拿起纸笔，和马队一起走出去。

当李卫平一脚刚踏出门口时，突然有四名刑警一起扑上来，一把将他顶在墙上，牢牢抓住他。

瞬时，这大动静立刻惊动了旁边几个办公室里的人，里面的警察纷纷跑了出来。

县局的人看到李卫平被架到墙上，以为发生了打斗，见自己领导被人架着，马上冲上去叫嚷：“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张一昂挡在人前，大声叫道：“都别动！这是高总队的命令！”

“放屁！什么意思，你们省厅的人牛逼了啊！牛逼了啊！”几名李卫平手下的刑警直接上来推搡张一昂。

“你们几个干吗？要动手是吧？李局好欺负是吧？”

“就是就是，来这里撒野啊！”县局的人员立刻向前推搡起来。

张一昂和手下几人奋力顶住，脸上还被人拍打了几下，忍痛大叫道：“高总队要抓李卫平，你们全都退后！”

马队也在旁叫着：“大家不要吵，听高总队的命令！”

“听个狗屁命令！”

转眼间，省厅的人和县局的人就要打成一团，市局的人不便插手，都在围观，马队倒是帮着张一昂顶住，架住李卫平的四名刑警用后背顶着各种冲击，始终牢牢控制住李卫平，不让任何人靠近，因为这是高栋刚刚亲口交代他们办的，他们一点都不敢放松。

“全都给我住手！”人群外，高栋一声大喝，把整个走廊的喧哗都压制下去。

所有人都听出了他的声音，都停下手，让开一条道，不过县局的很多人看他的眼神都极其不友好，只是碍于他的级别，不敢造次。

高栋表情像冻住了，泛着青白，从两侧的人群里穿过去。

“高局，到底怎么回事？”马党培等人纷纷问。

高栋没有理会他们，径直来到李卫平面前，瞪着他，冷声道：“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李卫平一脸无辜地叫起来：“老大，怎么回事，抓住我干什么，我没做违纪的事啊。”

“没违纪，你做的事，枪毙十次都绰绰有余了！”高栋的脸色前所未有地阴沉。

此言一出，走廊上所有人都突然愣住了。

高栋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知情的人脑子都快速转动起来，高栋竟然派人直接在公安局里抓副局长！纪委抓人向来低调，从来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用强制手段直接抓捕。李卫平到底犯了什么事？肯定不是小事。

高栋冷冷地注视着李卫平，道：“你手段可真厉害。后面仓库的车牌，你用完，居然想到抹上灰尘，弄得和原来一样放回去。你亲自

开车出入高速和服务区，以为你把头往后仰，把车前遮阳板放下来，监控就拍不到你？”

“老大，你在说什么？”李卫平表情古怪。

“没错，高速上的监控确实拍不清你的脸，而且你还化了妆了，以此定罪证据不够。我让马队的人查了一夜高速的各个探头和照相机，都不够对你形成直接的证据，做得很好，果然是个好刑警！”

“我……我不明白。”

高栋咬了咬牙：“还不认罪？还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还以为我手里抓你的证据不够？1月7号你不是请假去上海做手术了吗？”他看了眼马党培，马党培此时瞪大了眼睛，显然他领会到高栋在说什么了，“可你从没去过上海，你只是在白象和绍市中间来回了几趟。你能解释一下吗？其实你也用不着解释了，你要说你去办事，我会查你办了什么事，你要回答去见人，我会查你见了哪些人，总之，不管你找什么借口，我都会一查到底，让你无话可说。”

李卫平紧紧咬着牙，目光开始颤抖。

高栋继续道：“你们县局的这辆蓝色别克商务车，我早上让法医的人开到汽修店查了，油箱里几乎没有积碳，刚洗了油箱吧？服务区的汽修店洗的？”

李卫平咽了口唾沫。

“我不得不说你真的很聪明，很细致，当然，这跟你出色的刑侦能力是分不开的。你犯罪前就预料了到时会查别克车，会查每辆进入服务区的别克车，所以你进服务区时，不敢用套牌，必须用真车牌。可你又考虑到，如果直接用单位这辆蓝色别克犯罪，车牌核对环节会发现辆白象公安局的车在当天下午五点进了服务区，容易让人起疑。所以你犯罪用的虽然是单位的蓝色别克，车牌却是绍市一个区的法院的。五分钟我派人刚和对方法院联系过，他们副院长是你朋友，你案发前借了他们一辆同样的蓝色别克。你把他们的车牌换下来，装到自己单位的蓝色别克上，这样进绍市服务区，车牌核对出来是绍市一家法院的，就不会让人怀疑了，对吧。”

李卫平的头突然垂了下去，过了片刻，耷拉的脑袋缓缓抬起，目光显得很疲惫，张张嘴，却半晌没发出声音，最后苦笑一下，点了点头。

架着他的其中一名刑警拿出一把枪，捧给高栋看：“总队，从李卫平口袋里搜出这把枪。”

高栋寒着脸接过，取出弹匣，手指压住一颗子弹，把它弹了出去。子弹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在整个肃静无声的楼层里，听得清清楚楚。

“口袋里放这个干什么？”高栋直瞪着他的眼睛，突然大吼一声，“你他妈口袋里放枪干什么！”

李卫平又试图张了张嘴，还是没发出声音，他用力咳嗽了一声，勉强出声道：“本来想最后给自己的，谁知来不及了。”

刚才叫嚷的所有人全部屏住了呼吸，竟然……李卫平是凶手！

高栋长长地吐了口气：“去审讯室。”

他没有看一眼任何人，脚步毅然踏向了审讯室方向，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的脸色很难看，张一昂从没见过他这么难看的表情。

第五十四章

高栋已经很多年没有亲自审过人了，罪犯捉拿归案后，都有专门的刑审人员。

审犯人是一件极耗体力的事，常常是几个人轮班几天几夜审，他们才会交代实情。总之，既然进来了，早晚要配合的。

做领导的不会自己去审，可高栋这次却破例要亲自审李卫平。

李卫平由于突然间被抓后，情绪急剧变化，成了暂时性失语状态，发不出声。高栋不急，他让人拿水给他喝。

工作人员马上拿了个玻璃杯进来，高栋摇摇头，让换个搪瓷杯。他心里想着李卫平口袋里装着带子弹的枪，他已经做过自杀的准备，玻璃杯有危险，高栋不愿冒风险。

手下警员重新拿了搪瓷杯，给李卫平喝了水。他双手被拷在椅子上，神色木然，眼神涣散，整个人显然已经崩溃，并充满了绝望。

高栋紧闭着嘴，坐在他对面，一直看着他，身旁的手下见领导不开口，自然也不发问，耐心地在在一旁等着。

一直过了十多分钟，高栋才开口，语气里没有任何情绪：“能说话了吗？”

李卫平缓缓地抬起头，露出了一丝苦笑。“我……”他咳嗽一声，勉强发出声音，“我……我想抽根烟。”

“给他解开一只手。”高栋对手下人说，同时走到李卫平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一整包没开过的大中华，细心地撕开烟盒，放在他面

前，又把打火机留下，想了想，又摸出一排润喉糖，同样放在椅子把手上，叹口气，道，“抽吧，少抽点。”

高栋神情黯淡地回到座位上，看着半小时前和现在判若两人的李卫平，道：“前天你知道了我要去查蓝别克，怎么没逃？以为我还查不出？”

李卫平点起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似乎平复了一些情绪，接受了当前的处境，叹息一声，道：“本来还想赌一把，试试运气，也许再拖些时间就结案了。逃？呵呵，对我来说，逃跟死有什么区别。”

高栋吸了下鼻子，他很明白，像李卫平好不容易混到现在，如果逃走当一辈子逃犯，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确实和死了没有分别。

他在设计这番计划时，一定认为自己不会被查到，如果真查到他头上了，那么任何伪装都没用了。

昨天刚查到李卫平的手机只在白象和绍市之间来回时，木鱼脑袋的张一昂还怀疑，如果凶手真的是李卫平，他把整个犯罪过程的细节都谋划得天衣无缝，为何却不对自己的手机这个小节做处理，让他们一查就发现他没去过上海。其一因刑警需要二十四小时开机，其二李卫平很清楚，如果真有一天调查会落到他头上，所有的伪装都没用，只要查出修理店的蓝别克是哪辆，沿路监控一直查到蓝别克一开始从哪儿来的，李卫平依旧逃不了。

或许他长个肉瘤被修理工记住是运气不好，不过就算没有这回事，他落网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不会超出三天。

现在，最让高栋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李卫平为什么要去犯罪。

“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

李卫平用力吸了口烟，苦笑一下，道：“我说我是为了社会公义，你……信吗？”

高栋直接摇头：“不信。”

“我看不惯工商所乱收费。”

高栋面无表情：“他们收你钱了吗？没有，你看不惯个屁！”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整个社会。”

高栋连连摇头：“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也许你很难相信，很难理解，可是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社会，为了制裁工商所这帮乱收费的畜生。我并不想把自己塑造得多么伟大，可我实在看不惯。我作为一个刑警，一年接触多少死尸？一年拼死拼活下来，有几个钱？可是工商所那帮人呢？”

“你一年下来钱也不会少，二十万怎么都跑不掉，房子车子单位都给你配了，制裁工商所？哼，他们收钱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这种事还轮不到你出头！”显然，高栋一点都不信李卫平这个说法。

“是的，我承认，我个人日子过得还可以。也许正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坦了吧，我总想做点事。人不会跟比自己差的比，只会看着日子比自己过得好的。我始终觉得付出和收获应该是等价的。当然，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对社会现实有深刻认识了，可是心里依旧不平衡，也许是当警察的缘故，也许是心里本能的正义感，总想实现社会的公义。我常常对自己说，别这样想，可是内心的躁动越来越强烈，甚至已经遏制不住犯罪的冲动了。你知道去年我调查工商所的毒杀案时，询问王红民，他怎么说吗？他说，都不清楚我脑子装了什么，会去怀疑他，让我洗洗头再去找他，还打了我一巴掌。”

“他打你？”高栋有些意外，他很难想象王红民这样一个公认好脾气的人，会去打公安副局长巴掌。他眼睛微眯了一下，道：“就是因为王红民的一句话，一巴掌触怒了你，你非杀了他不可？”

“不，准确地说应该不完全是，我是学心理学的，我也会进行自我剖析，我觉得自己憎恨工商所在社会上胡作非为是内因，王红民是外因，是刺激我最后杀人的导火索，不光是王红民，工商所其他人的脸，我看见了就很不爽。不就是凭关系吃饭吗？凭什么活得这么潇洒？你看过那些商户的表情吗？你看过那些商户被他们乱收费敢怒不敢言的愤怒吗？我是个有点感性的人，这种事接触多了，我感同身

受，真的很想做点什么。该怎么做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法外制裁，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包括其他部门，收敛点。之所以会挑工商所下手，一方面是因为那次毒杀案的调查，让我觉得我受了侮辱。另一方面，我拿到了那段视频，我可以利用这段视频，实现一次华丽的集体谋杀。”

高栋瞪着眼望着他：“什么狗屁外因内因！根本就是你内在的犯罪欲导致的。”

李卫平近乎狂野地笑了笑：“也许吧，我也认识到了自己内心的这一点。可能是接触刑事案太多了，我对自己的能力太有信心，我觉得设计出一起匪夷所思的特大命案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强烈的成就感。那种犯罪欲实在太强了，我很想看看从头到尾每一步都细心布局的设计，能不能最终达成效果。可惜，差一点……本来可以结案了，本来可以成功了，差一点点，就因为你的坚持，我失败了。”

高栋冷哼了声，道：“你怎么拿到那段视频的？”

“调查毒杀案时，朱梦羽事后偷偷给我的，她说她无意中拍下这段画面，不敢直接成为证人，只肯提供这段视频，要我保密，不要说是她拍的。我假装答应了，本来想直接逮捕林小峰，后来我转念一想，用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出更大的事？我把案子暂时压了下来，没给其他人公布这段视频，随后用这段视频威胁林小峰，要他配合我的设计。”

“你一直不抓林小峰，朱梦羽难道不找你吗？”

“她给我视频时，这案子已经结案了。后来她偷偷找过我一次，我说这件事已经结案，现在翻案抓人，影响很大，而且要先搞清楚林小峰背后有没有人指使，需要从长计议，我答应一定会替她永远保密。”

高栋微眯了下眼，道：“这段视频你剪辑过吗？”

“没有，朱梦羽给我时就是这样的。”

“她为什么这么巧，镜头从始至终对着林小峰，好像她本来就知道林小峰会杀汪海全。”

“肯定是朱梦羽对视频进行过剪辑，把能证明拍摄者是她的前后视频给删除了。当时她掏出手机应该是要拍冲突画面的，她突然注意到了林小峰的异常，所以镜头对向了他，拍下了这一幕。”

“朱梦羽拍到林小峰下毒，为什么不说出来，而是看着汪海全喝了？”

李卫平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也问过朱梦羽，她说当时她根本没想到林小峰扔下去的是毒药，而且她胆子小，不敢说出来，又怕即便说出来，也没人信那杯水里有毒，说不定林小峰事后还会报复她。”

高栋嗯了声，觉得自己头有点痛，昨晚到现在他一分钟都没合眼，现在李卫平已经抓进来审了，他提着的一口气总算可以吐出来，却又像被压上了更大的石头。

他揉了揉太阳穴，站起身，离开审讯室。他准备把具体的审讯工作交手下去做，反正李卫平已经认罪了，对犯罪经过的口供肯定也不需要隐瞒了。唯独他实在很难理解李卫平的犯罪动机。

不过现在他没时间想这么多，最后的凶手居然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这件事太大，他还要出面做很多工作，包括地方上的工作指导和对上级的报告。

高栋刚走出审讯室，又折返回来，对剩下的工作人员说：“把他看好，不要让他做任何危险的事，他有自杀或自残的倾向，他如果出什么意外，你们也可以脱下这身衣服提前回家过年了。”

张一昂也紧跟出来，道：“老大，你不审了？”

“还有太多事要办，我没空，你去录口供吧，录好了给我，对了，重点挖掘他的犯罪动机，我总觉得李卫平不是这样的人，唉。”他深深叹了口气。

“我来录口供，这不好吧？这一向是刑审队的工作。”

“我知道，我等下就去跟刑审队的人说，这次口供你的人来录。

“为什么？”张一昂不解，通常凶手认罪后，具体口供由专门的刑审人员负责，而自己是刑侦队的。

高栋唏嘘一声，道：“刑审队的专业手法非常消磨意志，我怕卫平吃不消……”

张一昂奇怪地看他一眼。

高栋咳嗽一声，坦白道：“他毕竟跟你，跟我，啊……懂吗？稍微客气一些，放这里还好些，等转到看守所，他犯这案子结的仇人太大，我也护不了他。”

张一昂注意到高栋说话时有些哽咽，眼眶甚至微微发红，他知道，高栋虽然刚才言辞冷冽，可是他心底，始终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第五十五章

高栋很快召集了所有人开会，这次不光是专案组的成员，也包括了整个县公安局的所有警察。

会议一开始，高栋就向大家通报了李卫平已经认罪，具体口供还在录。所有人都唏嘘不已，谁也想不到这场大案的最后真凶，居然是他。

高栋要求所有人保密今天的抓捕过程，他解释了之所以直接在单位公开抓捕，是因为考虑到李卫平手里有枪，并且他身手比大部分普通刑警更好，担心偷偷抓捕会引起他的警觉，发生意外。

事实证明高栋是对的，李卫平身上被搜出了装弹的手枪，如果不是第一时间控制住，他有可能直接自杀，也有可能闹出更大的事。

此外，案情如何向家属通报，如何向社会公布，还有待更高层的领导意见，在意见公布前，任何人不要对外透露，否则一经查实，必当重办。

开完会后，马党培单独找到高栋，直到此刻，他的脸上还写满震惊，他做梦也想不到，身边一起工作多年的李卫平居然是这次大案的真凶。

不过作为官场上的一员，他深刻地明白，这次的案子无论如何，他都逃不了大问责了。

案子发生在白象县，他这个公安一把手兼副县长本就难辞其咎；凶手是李卫平，他这个和李卫平朝夕相处的直接领导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上级领导眼里，李卫平是凶手，可你马党培跟他一起工作了好几年，又是他的顶头上司，几乎天天见面，你会没发觉任何异常？你是个草包吗？

马党培惶恐不安，思来想去，只能去求高栋帮忙说情。

他知道高栋破了这案，还挖出了系统内部的大毒瘤，这份功劳加上高栋的人脉，以及高栋的年轻资本，他拿下下一届的副厅长已是十拿九稳，他绝对会成为省厅的主要领导，并且他是这次案子的负责人，如果能在上级的讨论会上替自己说话，无疑是最有效果的。

马党培找到高栋，马上向高栋透露了一条信息，说1月11号下午，老公路上的尸体被几个大学生发现后，李卫平曾向他建议，案子先不上报，等专案组来了再报，这样专案组会一同背责任，但这个建议被他果断拒绝了，他马党培不是那种人！

后来县局包括县政府、其他单位、市里的领导都找高栋，希望案子快点了结，也是李卫平向各家单位建议的。他的目的当然是最后以林小峰为凶手结案，自己则继续逍遥法外。幸亏高局办案经验丰富，从蛛丝马迹中寻找找到突破口，才让李卫平现出原形。

好话说了一堆，高栋明白他的意思，此刻他还需要跟上级详细汇报，无心听他啰唆，就答应会给他做解释，最后问责会怎么样，他个人无法保证，建议马党培再通过其他关系做做工作。

一直忙到晚上，高栋片刻都不曾歇过，匆匆吃过晚饭，张一昂就找到高栋，道：“老大，笔录基本上做好了，你看下。对于李卫平的杀人动机，他说来说去就是看不惯当前社会上许多部门的所作所为，其中以工商所最甚，又因工商所的人直接得罪过他，他要给予他们最致命的惩罚。他坚持说他骨子里社会正义感太强。”

高栋皱眉，表示很难理解李卫平的想法：“他就这么有社会正义感？”

张一昂道：“他以前抓犯人时很拼命，你也看到的。”

高栋叹气摇摇头：“他抓犯人拼命我知道，他一直很有上进心，很想立功。可是现在他日子已经过得很不错了，整个县的刑侦工作都归他管，他怎么会去做这种事！”

张一昂略微无奈道：“或许吧，如他自己所说，犯罪欲望太强烈，控制不住，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或许，真是正义感太强？”

高栋感到头脑发涨，挥挥手，道：“先这样吧，我先看看他的口供。”

第五十六章

高栋看完笔录，闭上眼睛，想象着李卫平交代案情时的样子，把笔录中的话语转化为画面，在脑子里仔细地回放一遍。

去年9月17号晚上，我们在酒店三楼吃饭，吃到一半，几个社会上的朋友跑上来，说楼下工商所聚餐吃死人了。

我们马上放下碗筷跑下去，我看了死者汪海全的体貌特征，跟过去遇到的氰化物中毒案中的很像，我和法医都怀疑是氰化物中毒，于是马上调派更多人手过来，把现场控制住，并且搜集各项物证。

当天，相关人员、现场环境，包括地毯下都搜遍了，没有找到毒药的物证。事后我想一定是林小峰偷偷把毒药扔到了我们没想到的地方吧，或许是他开窗扔的，不过大家没注意。

第二天，法医鉴定出那杯大麦茶里有氰化物，茶杯是王红民给汪海全的，茶杯上只有王红民、汪海全和一个服务员的指纹，另据多人人口供，王红民和汪海全似有不和，我们刑侦队全都怀疑这是王红民干的。

我派了刑侦队长去传唤王红民做笔录，他不配合，直接不来。我手下都知道王红民的关系硬，不敢用强制措施，没办法，只能我自己去。

我来到了王红民的办公室，关上门，耐心和他谈，跟他说希望他能配合调查。我已经把话说得很委婉了，说只是让他配合调查，并不是怀疑他，谁知他非但不配合，还指着我的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你们怀疑我？你脑子进水了？把头洗干净再来找我！有本事直接抓我走，我看马党培怎么说。”

我也是有脾气的人，当时一下子火大了，想采取强制措施，我知道手下不敢抓他，我只能自己拉他，这时，他居然直接打了我一个巴掌。当时我真恨不得一拳往他鼻子上砸过去，可是我不敢，我很清楚，虽然我是个副局长，可也只是个没背景没关系的副局长。如果这一拳打出去了，我知道马党培也保不了我。

我不像老大，有深厚的背景关系，我的副局长是靠老大费了很大力气帮我安排上的，同时，也是我多年拼命努力的结果。我这一拳出去了，不光我的多年努力化为灰烬，也对不起老大。

当时，我最终克制住了。

王红民见我不敢对他怎么样，又对我进行羞辱。我咬牙忍着，直到脸上火辣的指印退下，我才离开他的办公室。我不敢让我的手下看到我脸上的指印，更不敢让人知道我被王红民打了还不敢还手。

出了他的办公室后，本想再找其他人了解情况，姚江也过来跟我说：“你们警察办事不要乱查，知道王所是什么人吗？你们还想调查王所？不要影响我们正常办公了，如果还需要调查，请先跟县政府取得同意。要不然，走吧！”

看看，这就是工商所这帮人的态度。我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

后来对王红民的调查，只能被迫结束，这起毒杀案，也只好如此收场。

最后，案发还不到一星期，毒杀案就草草结案了。

结案后又过了一星期，朱梦羽约了我下班见面，见面后，给了我这段视频。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案子跟王红民无关，难怪他发了那么大火，原来是工商所的司机林小峰干的。

我本想第二天去抓林小峰的，但我转念一想，林小峰杀了工商所的人，而且是个口碑极差的汪海全，我何必抓他，最好让他把工商所的人全杀光才好呢。

嘿嘿，我真希望他把工商所的人杀光，我何必抓林小峰呢？嘿嘿，我准备放过他。

在对这起毒杀案的调查中，我接触过很多商户，几乎没有一家认为工商所好的，乱收费乱罚款，简直令人发指。那些商户接受调查时，流露出来的都是对汪海全之死的幸灾乐祸。

你想想，像这样一个死了能让普通民众都高兴的人，你觉得他该不该死？

那时，我突然想到，如果整个工商所的人都死了，那该多好呢？

一开始我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但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左脸依旧微微发烫，我想到王红民，我想到从未受过这种羞辱，我心里沸腾了，我无法遏制杀死整个工商所的人的想法。我觉得那样的结果一定很华丽，想到王红民被我亲手杀死，想到姚江的嚣张嘴脸变得惨淡，想到普通商户听到这个消息都会私下喝彩，会有各种民间传言讲述那个神秘杀手！

我太渴望这些了！

我这个一年到头都在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警察最擅长什么？

犯罪分子想掩盖证据，我揭破他们的伪装，把他们抓出来。

我最擅长的是刑侦，当然，我对所有刑侦手段如此了解，当然也擅长反刑侦了。

我完全相信，只要我真去犯罪，一定是场完美犯罪，无人可挡的完美犯罪。

于是我就想着利用手里的这段视频，做一场史无前例的完美犯罪。

我恨王红民，又带着强烈的社会正义感，想替天行道，于是，我不可遏制地开始了犯罪计划。

第五十七章

那时我仅是有了杀死他们的想法，还没设计好具体该怎么杀死他们。

我很清楚，如果王红民被杀，甚至整个工商所被杀，都是特级的大案，这种案子不查出凶手是不会了结的，到时专案组团队的阵容一定很强大，可能是市里的人，也可能是省厅甚至部里的人过来。人手多，查得细，想要不被查出来，难度很大。

我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替罪羔羊。

林小峰是个很好的替罪羔羊，毕竟他是杀死汪海全的凶手，不过我还需要调查下，他为什么杀人，看他是否有利用价值，能否成为我犯罪时的最重要“工具”。

为了不引起旁人注意，我特意挑了国庆放假的时候，私下单独找到了林小峰，把他约出来，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同时给他看了那段视频。

他很紧张，很害怕，他做梦也没想到，他下毒的整个过程，被人拍在了手机里。

我故意装成审问他，要他交代犯罪过程和犯罪动机。他以为这是直接把他逮捕了，只能老老实实配合地说出了原因。他说他本来是想杀王红民的，因为王红民借给他很多钱，最近王红民要他还钱，他还不出，一旦还钱，他就需要卖房子，所以想来想去，最后只能搞来了氰化钾下毒，想铤而走险。谁知那杯水最后却被汪海全喝了。

我问他王红民是否有怀疑到他，他说不知道，但王红民最近没问他要钱了，和他的关系也变得生疏许多，不过王红民也没有提及这件

事。

我问他怕不怕王红民知道这事，他说很害怕。

随后，我告诉他，只要他按着我的意思办，以后也不用怕了，我也不会用那段视频抓他，因为我也想杀了王红民。

我还告诉他：“如果你自以为可以用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倒过来威胁我，那你就说出去吧，看看有没有人信，明天刑侦队就会把你抓回来，这段视频铁证如山，法院判下来只有个死刑。”

他想了很多，考虑到他的生死掌握在我手里，并且他担心王红民已经对他下毒起了疑心，只能做到底，把王红民也杀了，否则也是夜长梦多。

于是他答应了我们间的协议。

之后，我马上开始设计犯罪的具体构思。

我从林小峰那里得知，工商所每年年底前都会有一次集体旅游，只去工商所的几个人，不带家属，因为姚江和朱梦羽关系暧昧，大家都心照不宣。

我想着那个时机应该是最合适的，因为工商所的目标都聚在一起，没有多余的闲杂人员，一次性作案最干脆，也能保证效率和成功率。

一次杀七个人，总比杀七次人靠谱得多。

但该怎么动手？

在酒店？各人分别住自己的房间，而且酒店动手难度太大，不可能。

那么半路上呢？

几个目标都在车里，似乎也不可能。

但我仔细一想，目标都集中在车里，这反而是最好的下手机会，唯独比较麻烦的是，他们开车时不会经过没有人的路段，现在的公路上到处都是监控，高速上的监控更是数不胜数，在行车过程中犯罪，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躲过监控。

同时我还要考虑一个问题，怎样把一车人控制住，并且，这需要得到林小峰的配合。

我的设计当然要把他当成最后的替罪羊，不过如果提前让他发现我的企图，无论怎么用视频威胁，反正是个死，他不会帮我犯罪的。

所以，关于如何下手这一点，我花了很多心思，既要控制一车人，又要让林小峰自愿配合，不会想到我会拉他当替罪羊，更要躲过监控。所有的目的都要考虑进去。

我承认，做到这些，很不容易。

第五十八章

对于控制一车人，我觉得并不困难，用强制手段当然是不行的，但可以用药。

这几年我们县局破的几起迷药案，收缴上来的许多迷药都放在保管室。

我有保管室的钥匙，我是县局管刑侦的领导，我进去拿点东西，不需要登记。况且我想得很细致，我带了个空瓶子进去，倒了部分药出来，这样即便以后清点，也不会发现少了一瓶药。

在想好控制一车人的办法后，重点就是躲避监控了。

关于躲避监控，我首先想到的是对汽车的车身进行伪装。

我用的办法是贴汽车外膜。

给汽车贴过外膜的人不多，我也是在一次跟朋友聊天时听说，他给汽车贴了外膜。

所谓的汽车外膜和车玻璃上的贴膜一个道理，无非是一个贴在车身上，一个贴在车玻璃上，大部分的汽车装潢店都有这项业务。

我看了朋友的汽车，不细看不会发现车身贴了层东西。就像许多家用电器，新买来时外面贴了一层透明塑料膜。

我朋友贴的是透明膜，主要用来保护车身，防止轻微的刮擦。他说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外膜，可以根据需要定制。

我觉得贴外膜是个不错的主意。只要把工商所的银灰别克，先做一遍油漆，做成蓝色，再贴上银灰色的外膜。如此一来，这辆车开进监控时是银灰色的，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我把车膜撕了，就成了蓝色别克，到时开着蓝色别克离开监控，就能骗过去。

可是光改变车身颜色是远远不够的，根本无法骗过监控。

第一个监控看到银灰别克进去，第二个监控再没看到银灰别克出来，却多了一辆蓝别克，毫无疑问，专案组一定会想到车身变了颜色，依旧会调查这辆离开的蓝色别克。

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致命问题解决呢？

我想出的方案是“瞒天过海”。

再找一辆蓝色别克。

当工商所的别克进入监控后，再让第二辆蓝别克进入监控，在两个监控的中间段，把第二辆蓝色别克的车牌换给工商所的别克，同时撕掉外膜，于是工商所的这辆车，就完完全全变成了第二辆蓝色别克，再光明正大地开出监控。而第二辆蓝色别克，则停在服务区内，等待案发后再离开。

可光这样还是不行。

服务区内几乎不会有小车停留过夜，如果第二辆蓝色别克停留过夜，肯定会被调查注意，我的计划依旧要破产。

该怎么办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把蓝色别克留在修车店里。

大部分情况下，刑警甚至不会调查到这辆车。即便调查到了，也会认为是一辆无关的车。我很清楚，对于服务区的调查，得到的信息将非常多，非常复杂。国内的所有犯罪记录里，从未发生过短时间快速改变车身颜色，逃避打击的案例，所以我认为专案组不会凭空想到

这个办法。在明白整个犯罪过程前，没人会想到修车店那辆不起眼的蓝色别克是最关键的破案线索。

如此一来，你们会发现工商所的银灰别克进入监控后，就再也没有出来。随后必然会怀疑车身做了伪装，继而核查进出的每辆车，却发现，所有出去的车辆比进来的少了一辆，就是找不到工商所的银灰别克。那么，你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辆车一定是被装上某辆大货车运走了，而调查大货车的工作量又超出了专案组的能力范围，而且结果也一定是一无所获。

我自认为这是个非常安全的犯罪设计。

我通过实际的线路考察，最后选定了绍市服务区这个最佳的犯罪地点。

这里面积大，车流量大，工作人员势必不会注意到每一辆车，尤其是修车店的那一辆。——我到现在依旧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巧，老大会注意到这辆停在修理店的蓝色别克。我想换成一般刑警，就算调查过修理店，就算知道店里停了一辆别克在维修，可是这车是蓝色的，还是案发后才离开的，应该想当然认为和案子无关，不会把它和别克车的消失联系起来。

至于借一辆蓝色别克，很容易，县局就有一辆现成的。

可是我有一处担心，案发后专案组的调查里，一定会核对每辆进出服务区的别克商务车的信息。如果核对牌照时，发现是白象县公安局的车，我怕会引起怀疑，所以必须再弄一张车牌，当然不能是假车牌，必须是对应蓝色别克的真车牌。

我想到了我的朋友，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在绍市一个区的人民法院当副院长，好几次去绍市都是他接待我的，开的是辆蓝色别克。如果借用他单位的车，换上他单位的车牌，这样查监控核对车辆信息时，一辆绍市牌照的车进绍市服务区，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所以我向他借了车，把他的车牌换给县局的这辆，进行犯罪。

在进行整场犯罪前，还有个影响成败的大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让林小峰配合。

第五十九章

林小峰显然不知道我的目的不光是杀王红民一人，他做梦都想不到，我准备杀了所有人。

他告诉我，他同意配合的前提是，王红民死后没人会怀疑是他干的，他不想担负任何的风险。如果我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他，哈哈，打死他也不会配合我犯罪了。

我想，他答应配合我犯罪前，一定已经权衡过利弊了。如果拒绝，我会用视频将他捉拿归案，即便他说出我的计划，可是，在一切还没发生时，谁会信他的鬼话呢？如果答应我的要求，那么犯罪成功后，他手里也掌握了我的犯罪把柄，就不用怕我继续用视频威胁他了。

可是他根本不会想到我的目标是杀死所有人，这是疯子才会干的事，对吧？他压根儿想不到我是如此疯狂。

起初我把方案告诉他后，希望全程由他来开车，他当即就拒绝了，说这样最后一定会查到是他干的，反正都是一死，他不会帮我。

哈哈，如果他当时答应了，我根本没必要设计汽车消失的诡计，一查是他开的车，毫无疑问，他是凶手，换谁都查不出我。

没办法，和他协商的结果是，犯罪的整个过程都由我来做，他只负责下毒。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我告诉了他一个假的方案。

即他先把车子开进绍市服务区，我提前在服务区内等着。到服务区后，他拿出自制的饮料，让大家喝了解渴，饮料里放了迷药。等迷

药起效果后，我上车把所有人绑好，蒙上眼睛，然后开车离开，把车子开到白象县的老公路。为了不让其他人怀疑林小峰，我会把他也绑起来。同时，我会倒掉保温瓶里的饮料，换上没加迷药的饮料。然后，我戴上面具，弄醒所有人，再当着所有人的面，杀死王红民。最后把车子烧毁，不会有人看出车子做过油漆，再离开。事后刑警队会来调查这起案子，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保温瓶中的饮料已经被换掉，查不出迷药成分。活着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失去知觉的，绑架案是怎么发生的，谁下的手，林小峰给大家喝的饮料也没有问题。这样，他们也不会怀疑林小峰。

林小峰对这个方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有人不喝饮料怎么办。我告诉他，如果那样的话，计划就取消。二是监控会不会拍到这些。我告诉他大可放心，全程我来开车，他躲到后面，不会被拍进去，即便犯罪失败，要抓也是抓我。

他想了很久，最后觉得我的方案可行，而且整个过程中最冒险的是我，不是他，他终于同意了。

12月下旬，王红民定了集体旅游的具体日期。他们出发前两个星期的某一天，我让林小峰把别克车停到马路对面，到了深夜，我戴上眼镜和帽子，贴了胡子，绕道躲开监控，来到别克车前，用螺丝刀划上“工商所王八蛋”六个字。

第二天王红民到单位看到这些字，气得报警，随后让林小峰开车去做油漆。

借着这个机会，他把车交给我，我把车开到杭州一家偏僻的汽修装潢店，让装潢店把车身油漆做成了蓝色。四天后，我开着这辆变成蓝色的别克车，到了杭州另一家汽车装潢店，我早就在这里定制了我需要的银灰色车膜。改车身颜色当然是违法的，但汽车装潢店的很多收入都是靠这类生意，所以没有店会拒绝。贴好银灰色车膜后，我又让装潢店再把车膜没贴到的边边角角用银灰色油漆笔涂满。这样，整辆车看起来依旧是那辆银灰色别克。

注意到我是把车开到了杭州做油漆的吧？

我没有在市里做油漆，市里做这些有被查到的风险，而杭州，呵呵，你们总不能把全省的修车店都查个遍吧。

直到他们出发前三天，我才让林小峰把车开回单位，目的是不让其他人看出车子贴了外膜。同时，我还细心地给了林小峰三千块的发票，让他去报销，免得让人对他给车子做了油漆却不来报销产生怀疑。

现在，离我真正动手，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六十章

让汽车在高速消失，除了上述环节外，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高速通行证。

不管别克车的颜色怎么变，最后要下高速，还是得交出通行证。所以我动手前的准备工作还需要多做一件事。

1月7号，我请假，借口去上海动手术。那天，我把一辆从县里一企业主那儿借的丰田车开到了绍市服务区高速外的一条普通道路上停好，随后又坐大巴返回白象县，再把已经换上绍市法院号牌的县局蓝色别克也开到那条路上，停好。

1月8号晚上，我叫出林小峰，跟他最后确认了一遍所有过程，给了他一只手机，叮嘱他这只手机是第二天跟我联系用的，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包括他老婆，否则我们很可能暴露。

1月9号，我坐大巴来到绍市服务区，走下高速，来到停车的道路上，开着丰田车从最近的高速入口进去，随后把车停在服务区。等到中午，林小峰他们到了服务区，一切如计划进行，他给车上所有人都喝了饮料，六人很快昏迷。他通知我可以了，我上车，把所有人都绑得死死的，蒙上眼睛，放到车内的地上，然后从丰田车里拿出挡板，贴在车内的玻璃后，使车外的人没法儿看到里面，再把车开到偏僻的角落里停好。

然后，我需要等待天黑。大白天把车膜撕掉，车身突然变了个颜色，太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了。

到了四点半，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让林小峰先在车里把人看好，随后我走下高速，把县局的蓝色别克开上高速，开进服务区。到

服务区后，趁着天已经黑下来了，我把县局别克那块法院的车牌换给工商所这辆车，同时把车膜撕了，使工商所的别克变成了蓝色。

撕车膜时我非常小心，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撕掉车膜，以免被人注意到。

所以，我先把车膜的边边角角撕起，然后趁没人注意时将车膜整张撕下，全程不到一分钟。

我再拿出柴油，用管子灌进县局别克的油箱里，发动汽车后，发动机果然出现异响。趁着车子还能走，我赶紧把车开到汽修店修理。随后，我拿着县局别克的高速通行证上了工商所的车，直接离开服务区，中途找了个出口下了高速，再把车停到附近的一处偏僻公路上。

我暂时不能去白象县，因为如果这辆别克深夜进入白象县的老公路，事后很容易引起警方的怀疑。我要等到白天，光明正大地将这辆蓝色别克从监控底下开过去，进入老公路。

林小峰见我不走了，开始起疑，此时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我用电警棍直接把他打昏，绑了起来。

天亮后，我开着车重新上路，从省道绕回白象县，再进入老公路，那里停着我自己的车。我怕白天动手不安全，直到晚上才杀死王红民等五人，并且用汽油把整辆车烧了，目的自然是不想被发现这辆车做了蓝色油漆。烧完车，我留在现场仔细检查，部分油漆还没被完全烧掉，于是又烧了第二遍，直到完全看不出车身油漆为止。

随后，我把林小峰和朱梦羽带上自己的车，开到了公路尽头，把朱梦羽也杀死埋掉。当然，两次犯罪过程中我都穿着林小峰的鞋子，我和他身高相仿，体重应该比他重十斤左右，但我知道这些都在法医鉴定的误差范围内。

做完这些后，我再开车把林小峰运到水库，再次用警棍把他击昏，然后用绳子在他身上绑上石头，直接扔进湖里淹死了。电警棍所致外伤是验不出的，法医最后的鉴定结果一定是他并无外伤，致死原因是溺毙，完全符合他畏罪自杀的情形。

对了，杀死他前我还做了几件事。我戴上胶皮手套，把自己在几件物品上留下的指纹全部擦干净，再用林小峰的手握几遍，使事后被发现的几项物证上只有林小峰自己的指纹。

我考虑到，如果林小峰的尸体很快被人发现，那么法医很容易鉴定出他的具体死亡时间，发现他的死亡时间只比其他人迟几小时后，警方势必对他是否为畏罪自杀产生怀疑，所以我把他绑在石头上，沉到湖边一处较深的地方。我仔细检查过这片区域，即便有人经过，也不会轻易发现他的尸体。等他的尸体沉入水底一星期后，我再将他打捞上来，给他原来捆绑过的地方缠上水草，造成他跳水自杀后，被湖底水草缠住，一时没浮上来的假象。只要他尸体在水下沉上一星期，法医就无法鉴定出他具体是哪天死的了，我很懂刑侦，当然知道这点。

犯罪计划基本完成，不过我知道，这还并不完善。很快就会有大批警察调查这起案子，如何让专案组彻底相信林小峰是凶手，是关键。

第六十一章

第二天是1月11号，早上我戴上手套——避免留下指纹，拿出王红民和林小峰的手机，用王红民的手机打通报警电话后，打开林小峰的手机，播了那段录音。随后我前往绍市服务区，把放在汽修店的县局别克开回来，下高速时用的是丰田车的通行证。

为什么专案组调查高速通行证时发现，工商所的别克通行证没下高速，而且全省高速并没发生过车主谎称通行证丢失的情况？

因为工商所的别克车下高速，用的是县局别克车的通行证。县局别克车下高速，用的是丰田车的通行证。而这辆无论谁都不会想到和案子有关的丰田车，此时此刻还停在高速上，我把它停在了奉化服务区。

我原本准备等过完年，一切彻底风平浪静后，再回去把它开走，下高速时谎称丢了通行证即可。反正丰田车主是个企业老板，有好几部车，我借走他的车后也不会催要的。

1月11日，我拨出了那通绑架电话，故意将杀人时间定在1月12号晚上，因为我知道，接到这个电话后，上面当天就会派专案组到县里安排人质的解救工作。如果两天过后依旧没发现人质的下落，到了第三天或更晚发现人质都死了，那么救援失败的责任就要由专案组背了。此后警方就会开始侦办这次命案，迫于救援失败的问责压力，专案组必然希望尽快破案。利用专案组的急切心理，在恰当的时候把林小峰犯罪的线索逐一展现出来，想必一切都将水到渠成。

可是运气不太好，出了点意外。1月11号我刚打了绑架电话，谁知当天尸体就被发现了，而且是在专案组赶到县里之前。如此一来，专案组就没有责任了，急于破案的壓力就不存在了。

当搜查工作开始两天后，搜查队还没找到朱梦羽的尸体，老大觉得现场搜不到其他东西了，准备放弃，这时我着急了，建议继续搜查，并且刻意重新安排搜查方向，很快就让搜查队找到了朱梦羽的尸体。

看到她的包被翻动过，唯独少了手机，此时大家肯定会觉得手机里有线索。

第二天，我故意和搜查队员一起在附近小便，于是很“意外”地找到了那只手机。

朱梦羽手机里的视频是我用电脑传进去的，为避免被技术人员发现文件的建立日期，我把手机弄坏，将视频备份到存储卡内，以待专案组发掘。

在发现这段视频前，尽管现场留下的脚印与林小峰基本符合，扭断脖子的杀人手法也符合林小峰当过兵的经历，可大多数人仅是对林小峰略有怀疑，尚不确信他就是凶手。

视频一出现，大家发现去年的毒杀案是林小峰干的，于是，根据惯性思维，会自然而然地认定这次案子的凶手也是他。

为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我在工商所检查时，故意在林小峰的抽屉里留下了那个只有他的指纹的药瓶，等着几天后被专案组的人发现。

与此同时，我抽出时间，晚上再次来到水库旁，将林小峰钱包里的合家照、他的手机和王红民的手机放在地上。这几样东西都只带了林小峰自己的指纹，我一怕下雨会冲坏指纹，二怕有人经过时会把手机捡走，所以故意盖上石头，不让人发现，只等着专案组过来。

另一处方面，林小峰的个性也间接帮助了我。他性格内向，很容易让人把他跟极端犯罪者联系到一起。

自从去年国庆期间找过林小峰后，我一直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网上个性签名。我反复告诫他，绝不能把我们的事告诉任何人，包括他老婆。

他有把柄在我手上，却又不能向旁人吐露心声，想必日夜都活在恐惧和不安中。于是他在微博和个性签名里，都暗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情绪。这简直帮了我大忙，当专案组在调查中察觉到他前几个月的异常情绪，更会认定他早就在策划这起谋杀案了。

自此以后，林小峰犯罪的证据链已经完整，唯独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尚不清晰，导致专案组难以快速结案，而且我看出，老大仍在犹豫是否应该结案。

我需要案子尽快了结，尽快以林小峰是凶手，杀人后畏罪自杀的结果结案。所以我找到了马党培，告诉他必须赶在年前结案，这样过年期间可以活动一下，年后事情也淡化了，到时问责程度一定低，甚至可以避免问责。

经我的点拨，马党培深表认同，快速开始活动，希望专案组尽早结案。

关于犯罪动机，大家普遍觉得不重要，凶手已死，真正的犯罪动机再也无法知道了。而犯罪过程模糊，我当然不能让专案组弄清楚，于是和马队商量出各种可能，诱使他也认为别克车被装上某辆大货车运走了。

不过，一切都在老大坚持不结案后，发现了别克车消失的秘密而彻底宣告失败了。

第六十二章

高栋把李卫平的口供放到一旁，深深吸了口气，躺到椅子上。李卫平是个人才，可是走错了道。他心中的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莫名难过。

想了想，他还是习惯性地打开电脑，拨打了梁明的电话。两天没有联系，情况却完全逆转，他不由唏嘘。

“你这位手下可真够有本事的。”听完高栋讲了这两天发生的事，梁明也颇感震惊，“他把每一步的细节都考虑得这么仔细，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高栋冷哼一声：“他以前是个优秀的刑警，协助我破了多起大案要案，我知道他的刑侦经验丰富，没想到他反刑侦的水平更高，哼，真是……唉……”

“对了，他录口供了吗？”

“录了，细节还等待核实，我看了一遍口供，和调查结果没有出入。”

“他是怎么控制住一车人的？”

“他让林小峰把迷药事先溶进饮料里，在服务区时，林小峰给车上其他人喝了饮料，他们不久后就陷入昏迷。”

梁明质疑道：“可是当初你不也承认，迷药的药效难以控制，每个人的耐药力不同，用迷药控制一车人，不可行啊。”

高栋突然皱了下眉，两天没睡觉，脑子有点发昏，所以刚才看口供时，并没想到这一点。

这确实是个疑点。

难道李卫平在撒谎？

可是他已经被抓，而且也认罪了，他自己肯定清楚，这案子不管他怎么交代，最后一定还是死刑，他何必撒谎？

高栋想了想，道：“老徐，我把口供发你，你看看是否还有可疑的地方。”

他把口供扫描传给梁明，随后因太过疲惫，趴在桌上小憩。

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电脑里再度传来梁明的声音：“我看完了。喂……喂……不在了吗？”

高栋连忙道：“在，刚睡过去了，怎么样？”

“嗯……”梁明犹豫了一下，还是道，“我知道你现在很累，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恐怕你的任务还没完，我认为，口供是假的。”

高栋瞬时坐直身体，道：“口供是假的？没道理吧，我看了里面的细节，和目前的调查结果几乎不存在出入，怎么会是假的？而且李卫平自己也认罪了，他何必还要撒谎呢？”

“不，我并不是说整份口供都是假的，应该说，大部分内容都是真实的，譬如别克车消失的手法等等，这些都是真的。只不过他在某些细节上撒谎了，当然，我只能判断他撒谎，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撒谎。”

高栋皱着眉道：“你说说看，口供哪些地方有问题？”

“先说第一处可疑的地方，按口供里的说法，李卫平去年国庆找到林小峰，要求他配合自己犯罪，也就是说，这场犯罪虽然只进行了两天，但李卫平的准备工作足足有三个多月。”

“没错。”

“按口供的说法，林小峰只同意帮他杀死王红民，如果林小峰知道他想杀死工商所所有人，一定会拒绝。”

“是的。”

“他之所以挑在1月9号工商所集体旅游的时候下手，是因为林小峰告诉他，工商所每年年末都会集体出去旅游。”

“嗯。”

“问题在于，林小峰并没有想杀其他人，为什么要告诉李卫平每年年底工商所会集体出游？难道建议他在集体出游时动手？这根本不可能。他要林小峰配合自己，杀死王红民，林小峰只会告诉他一个王红民落单的机会，而不可能建议他趁年底集体出游的时候动手。”

高栋慢慢睁大眼睛，点点头，道：“你继续说。”

“第二处疑点，迷药能否成功控制一车人，这个已经说过了。第三处疑点，李卫平在1月9号中午就控制住了一车人，当天傍晚离开服务区，出了高速，为什么他要等到1月10号晚上才杀人？”

高栋回忆口供的内容，道：“李卫平说1月9号下了高速后已经是晚上，如果当晚就把车开回白象县，开进老公路，老公路附近的监控拍下一辆别克车在深夜路过，容易引起警方的怀疑。所以他把车停在了绍市地区的一处偏僻山路上，等到天亮后才走，回到白象县，在白天把车开进老公路。”

“那么他在1月9号晚上把车停在绍市的偏僻山路上时，为何不直接把这些人都杀了，偏偏要等到1月10号晚上才动手？要知道，他车里装了七个大活人，虽然七个人都被他捆起来了，但这几个活人一直在身后，难免夜长梦多，他不怕出意外吗？”

高栋摇摇头，道：“这点是因为你没做过刑侦工作，所以才会觉得不合常理。在我看来，这正是李卫平反侦查能力强的表现。因为一旦他在1月9号就把人杀了，法医鉴定出他们的死亡时间是1月9号，那

么我们会判断，凶手总不会在服务区里杀人，一定是下高速后才杀人，于是就将服务区监控的调查时间段锁定在1月9号，那样排查工作量会少一大半。相反，李卫平1月10号晚上才把人杀了，如此我们无法判断别克车是在9号还是10号离开服务区的，本着谨慎原则，需要把9号和10号两天进出服务区的别克车都查一遍，工作量会大增，更没办法派人上门细查每一辆别克车的车主，这有利于他瞒天过海的计谋得逞。”

梁明道：“原来是这样，是我没想到，看来你那个手下的思维真是太缜密了。”

“不过你说的前面两个疑点，我也觉得很有问题。”

“第四点，我始终觉得朱梦羽拍的那段林小峰下毒的视频有问题。视频的镜头从头到尾都是对着林小峰的，可是视频的一开始，林小峰并未表现出异常，视频开始后才偷偷拿出毒药。如果朱梦羽本来要拍打架画面，发现林小峰的异常后才拍他，林小峰在拿毒药前，能做出什么异常举动让朱梦羽起疑？如果真有异常举动，为何他身旁的人都没发现，事后也没人怀疑林小峰干的，唯独朱梦羽发现了他的异常呢？”

高栋点头道：“你这么说没错，可是朱梦羽已经死了，没办法问她当时发生了什么。”

“朱梦羽的手指和视频中一样吗？”

“她的手被石头砸烂了，看不出。”

“两只手都砸烂？”

“对。”

“手这么小的一块面积，偏偏会被石头准确地砸烂？而且是两只手？”

“李卫平口供里说，他并没有刻意去砸手，他只不过想营造出林小峰憎恨朱梦羽的假象，所以拿石头砸毁尸体。两只手受损特别严

重，应该是巧合。”

梁明笑了笑，道：“好吧，这点我只是猜测，没办法证实。可话说回来，既然朱梦羽知道林小峰毒杀了汪海全，她把视频交给李卫平后，李卫平并没处理，这种情况下，她应该对林小峰很提防才对，在服务区内，林小峰提供饮料，她怎么会喝呢？即便喝，也应该只是尝尝，不会喝下足够的昏迷剂量才对。还有一点则纯属我个人没有依据的猜测了，去年毒发案发生时，李卫平刚好在楼上吃饭，是巧合吗？林小峰下毒后，把毒药放回口袋里，事后却没被搜到，呵呵，我很好奇他藏哪儿去了。”

高栋眼珠转动着，思索梁明的话语，过了半晌，道：“明天我再问仔细。”

第六十三章

第二天早上，高栋来到审讯室，把手下支到门外，独自一人留在屋内，看着一夜之间变得憔悴的李卫平，拿出烟，道：“抽吗？”

李卫平点点头。

高栋点燃一支烟，塞进李卫平嘴里，自己也点上，坐到他对面，道：“昨晚没睡好？”

李卫平笑了一下：“开始总不习惯，过几天就好了。”

高栋点点头。

李卫平又道：“什么时候把我转到看守所？”

“怎么，你怕进看守所？”

李卫平苦笑一下：“没什么好怕的，反正时日也不多了，就是想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高栋深吸了口烟，再度看着他：“你后悔吗？”

“无所谓后不后悔的，人嘛，早晚都会死，做完自己想做的，足够了。况且我也不是一时冲动，你知道，我筹划了几个月，我做过最坏打算，哼哼，我以为不会出问题，谁知还是发生了。”

“如果时间回到去年九月呢，你明知这样的结果，还会去做？”

李卫平哈哈一笑：“王红民我是一定要杀的，其他人嘛，其实也可以一个个杀，不用一次性做这么大，对吧？哈哈。”

高栋厌恶地瞪他一眼，冷声道：“你还死不悔改！”

李卫平有些不屑：“悔改有用吗？反正我只希望案子快点移交检察院，快点判我死刑，你知道吗，等待一个不确定的死亡时间，比知道死亡时间更难熬。”

高栋仰头深深吐了口气，抿抿嘴，道：“你昨天给张一昂的口供，是不是有问题？你没有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对吧？”

李卫平完全否认：“我都已经认罪了，而且我也知道，不管怎么狡辩终难逃一死，我还有什么理由撒谎？老大，你想多了。”

高栋看着他的眼睛，问：“你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杀死工商所全部人的？”

“我被王红民打过巴掌后，其实也不能说具体某一天突然下定了决心，我中间有反复、有犹豫、有思考，也加上往日我听闻的工商所的所作所为在心里发酵。如果一定说一个时间，应该是在我拿到朱梦羽给的视频后的几天里，正因为有了这视频，让我觉得可以利用林小峰，才下定决心犯罪，最后全部嫁祸给林小峰。”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想出整个杀人计划的？”

“什么时候？嗯……”李卫平眼神晃动一下，随即略略朝下看着前方，道，“计划是反复思考，设计出来的，具体说不准哪一天，因为方案初步定了后，我后来也进行了修改，把各种因素和细节考虑进去。”

高栋注意到他的眼睛，他的目光是向前略朝下的，这种状态是典型的回忆特征。相反，如果是撒谎，编造谎言时，人眼习惯性会向左上或右上转，根据每个人的左右脑使用习惯不同而有所区别。

不过高栋转念一想，李卫平跟他一样，老本行就是心理学，这种常识他肯定知道，也许是故意装出来的。用测谎仪对付李卫平？更不靠谱。本来测谎仪的有效性就值得商榷，许多人说真话时由于紧张，测谎仪也会显示他在撒谎。心理素质好的犯罪者根本不怕这一套，测

谎仪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坨屎，他们习惯性地先在心里编造谎言，让自己都相信了谎言，随后平心静气地说出来。

高栋继续盯着他，道：“你最开始想到要在服务区动手，是什么时候？”

“去年十月份。”李卫平说得很干脆。

“你为什么會想到在服务区动手？”

“林小峰无意中告诉我工商所年底会旅游，而且是一车人不带家属去。”

“那你怎么會想到利用别克车？”

“当我得知他们年底会旅游的信息后，问了林小峰他们会开几辆车，如果是开多辆车，我就会换其他计划，结果得知是一辆车，激发了我布局设计的灵感。”

“你什么时候告诉林小峰，你准备在他们旅游时动手？”

“去年12月下旬，案发前半个多月。”

“之前你都没跟他说吗？”

“对，之前我都在反复规划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我只告诉他，等我妥当后再通知他怎么配合，直到12月底，他们的出发日期定了，我才把别克车消失的计划告诉他。”

高栋微眯着眼道：“他们旅游的路线，几个月前就确定好了？”

“对，去年十月份，林小峰告诉我年底旅游的消息时就基本定好了。”

“当你最后告诉林小峰，你准备在他们旅游时动手，他难道没有怀疑？他只答应配合帮你杀死王红民，并不想杀死其他人，他难道不怀疑你为何不挑王红民落单的时候下手，而是挑所有人都在一起的时候？”

李卫平的眼皮微微动了一下，道：“他有过怀疑，但我解释给他听，告诉了他整辆别克车消失的方案，说只有这样，监控查不出，才能做成死案，否则平常情况下到处都是监控，很难逃过去。”

高栋想了想，无法判断他这个回答的真实性，继续道：“当工商所这些人，到了绍市服务区后，林小峰骗他们喝他自己做的饮料，在短短十分钟内都昏迷了？”

“是的。”

高栋冷哼一声，道：“陈法医告诉我，这种迷药的起效时间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十分钟都不到就起效了，这也太快了吧？”

李卫平继续看向前方，道：“是我担心起效慢，所以剂量加得比较大。”

高栋道：“昏迷总有个先后顺序吧，总不会所有人在同一秒一起昏迷了吧？如果一个人看到其他人昏迷了，他难道一点警觉都没有，继续留在车内等着昏过去？”

“当第一个人昏迷时，其他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并且我让林小峰把车子锁住了，开不了窗户和车门。”

这个疑点在李卫平的解释下，似乎也说得通，毕竟没亲眼见到一车人是怎么昏迷的，高栋依旧无法判断真假。

“朱梦羽知道林小峰是杀汪海全的凶手，她把视频交给你，可是你迟迟没抓林小峰，当林小峰在服务区拿饮料给众人喝时，她一点都不起疑，还是喝了？”

“我想她根本想不到林小峰会在饮料里对所有人下毒，而且事情过去几个月，相信她也认为当时是林小峰的个人恩怨，不会加害其他人。”

这个疑点的理由也过得去，高栋还是没办法判断真假。

他想了想，站起身，严肃地看向李卫平，道：“我希望你不要跟我撒谎，你说的这些，我会再调查的。”

李卫平道：“我到现在这个处境，还有撒谎的必要吗？”

高栋不置可否，拿出两包烟留给他，转身走了出去。

第六十四章

回到办公室不久，张一昂进来道：“老大，昨天搜查了李卫平的住所，里面没找到和犯罪有关的东西。本来觉得他设计这么庞大的一套方案，总不会只在脑子里想想，应该会把各种细节完整地记下来。我问过李卫平，他承认他确实为这场犯罪准备了很多，设计了好几个方案的文档，最后的计划也经过反复修改，包括沿路实地考察的照片、地图、服务区的平面图等，不过在他得知你注意到修理店的蓝色别克那天，就格式化删除了。”

高栋点点头，随口道：“这些次要物证不着急收集，毕竟他的口供已经很翔实了。”

过了片刻，高栋突然瞪眼道：“等下——以我对李卫平的了解，他是个很有逻辑的人，这么做没道理，完全多此一举。如果他是怕我们查他的电脑，发现犯罪的方案文档，才会把电脑格式化，可是，只有我们明确怀疑是他干的时，才会去查他电脑，而删除文档根本无济于事，我们还能找出人证和监控等物证，这么做，只会让我们更起疑，接着寻找其他证据。相反，如果没怀疑到他，谁会去查他的电脑？他也没必要把电脑里的文件删了。他很清楚，这案子要么以林小峰为凶手结案，要么就会查到他头上，任何掩饰都已无用，我们会找具体的人证查清楚这几天他到底在哪里，做了哪些事，就像他并没有用其他手段掩盖自己的手机在那几天的行踪，而是一直带身上。因为他深知，只要查到他头上，所有细枝末节的掩饰手段都将是徒劳的。”

张一昂挠挠头，不解道：“那他干吗要把电脑格式化了？”

高栋来回踱步，寻思着道：“电脑里除了和犯罪直接有关的文件，还会有什么？嗯……通常一个人的电脑里会存储着哪些东西？”

嗯……电影、小说，这些跟案子没关系。嗯……上网记录、聊天文件……对，你查下他平时上网聊天用哪种工具，再让省公安厅的人直接联系软件商，看他都和哪些人联系，聊些什么。”

到了下午，张一昂再次找到高栋，道：“老大，查过了，李卫平用QQ，但很少登录，软件商的聊天记录只备份了三个月，最近这三个月，他偶尔发过几条消息，其中他似乎对一个女人很关心，几次都是问她‘最近身体好吗’，不过那个女人一句都没回他。我通过那个女人QQ上的其他好友核对她的信息，发现她居然是王红民的老婆骆慧慧。我在李卫平的手机里也找到了骆慧慧的电话，查了运营商记录，李卫平和骆慧慧有短信和电话往来，但是频率很低，并且都是李卫平发给她，她从没主动联系过李卫平，近一个多月两人没有联系过。”

“王红民的老婆骆慧慧？”高栋眼珠转了下，“他们怎么认识的？”

“我问了李卫平，他说骆慧慧是浙大医学院的，比他小一届，大学时候认识的，他调到白象县工作后，前年在街上遇到了骆慧慧，于是留了彼此的联系方式，偶尔会联系下。”

高栋缓慢道：“你觉得……李卫平这次犯罪，骆慧慧是知情人，甚至……甚至参与了？不不，似乎不可能，骆慧慧干吗想让自己老公死呢，而且也没必要杀全单位的人。”

张一昂道：“这倒不一定，按我之前的调查，工商所全部死了，最大的受益人是骆慧慧。”

高栋不解问：“这是为什么？”

“现在大金公司的全部财产都归骆慧慧一人了。”

高栋更加不解：“不是说大金公司归王红民个人所有，法人代表是骆慧慧吗？王红民死了，大金公司自然全归骆慧慧了，和其他人不相干啊。”

“不不，大金公司虽然是王红民个人的，但日常的管理除了王红民本人外，都是工商所的其他几人在参与，王红民多次口头承认过，

大金公司的资产大家都有份。其他人相当于没有写进股权协议的股东。而骆慧慧，只是个名义上的法人代表，从来没接触过大金公司。大金公司的整个资产管理，包括公司的财务记录、公司图章、银行账户等等，全都在工商所其他几人手里。如果只死了一个王红民，其他人会好好地把他们都有权分红的大金公司送给骆慧慧？一定要马上转移资产了。银行账户、公司图章骆慧慧一个都没有，而且从没接触过大金公司的日常管理，她怎么阻止？要知道，他们几个是工商所的，股权登记就是他们管的。你看，这些人死后，他们家属都找骆慧慧要钱，要求分大金公司的资产，已经可见一斑。如果那几个人没死呢？”

高栋紧皱着眉头，道：“听你这么说，有几分道理，骆慧慧显然是整起案子的最大受益人。你怀疑……骆慧慧跟这起案子有关？”

张一昂略显无奈道：“我找李卫平问了，他说怎么可能，骆慧慧跟王红民关系好得很，怎么可能会想让王红民死。关于骆慧慧和王红民的关系，我去做调查时，其他人也都说两人关系很好，而且王红民在外从没有男女方面的负面传闻，王红民长相这么好，家世背景都好，李卫平的相貌……嗯嗯，差强人意，跟王红民比更是差远了。也许是我想多了，他们只是大学同学，后来工作中重新遇到，普通朋友罢了。”

高栋来回踱步几圈，思考了片刻，低声嘱咐张一昂再去调查几件事。

第六十五章

张一昂马上按高栋的要求，派人从几个方面展开了调查。

调查一：骆慧慧的一位大学女同学，杭州某医院医生。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什么，你们是省公安厅的，去死吧，骗子！”

“啊，真是不好意思，还麻烦你们打电话给我们院领导，抱歉抱歉，一场误会。嗯，领导跟我说过了，你们要调查一起跟我不相干的案子，需要从我这里侧面了解一些线索，对吧？……嗯嗯，好的，我现在有时间，我一定配合。……骆慧慧是我的室友啊，睡我下铺的，我们的感情嘛，怎么说呢，还算挺好的吧，不过女生间嘛，同个屋檐下，小矛盾也是有的。……我对她的了解程度？嗯，应该算是挺了解的吧，这几年我们偶尔还有联系的，上次同学会我们也见过面。……李卫平？这个名字好像听过。哦对了，他是不是学心理学的？对对，我想起来了，他个子不太高，脸黑黑的，长了很多痘痘？……呃，你说现在没有痘了，我是说读大学的时候，反正我印象里这人长得挺不友好的，而且看着脏兮兮的，总穿一身很旧的运动服。……他呀，他当然追过骆慧慧咯，而且是追得最疯狂的一个，要不然我怎么会记得一个不是我们专业的丑男人啊。骆慧慧是个大美女，追求她的人可多了，那个李卫平，人难看，不干净，而且听说家里很穷，我们同寝室的几个总说，这家伙为什么不照照镜子，他这样条件的也来追骆慧慧，真是搞笑。……嗯，他的追求方式嘛，无非总是等着自修回来啦，写情书啦，我们那个时候有手机的不多，还有打寝室电话，不过骆慧慧说很讨厌这个人，总是骚扰她，跟他说了一千遍，他还是那么信心满满，以为肯定能追到骆慧慧，实在想不通他哪儿来的底气。我们说他自己还读心理学的，真该让他们老师给他看看，他心理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哦，对了，最后一次我记得李卫平在学校运动会上演

讲，演讲进行到一半，他突然喊起来：‘医学院×届的骆慧慧，我爱你！’哦，那时整个运动场都沸腾了，全场鼓起掌来，很多人在喊，谁是骆慧慧，快出来呀。那一次实在太轰动了，骆慧慧很感动，然后拒绝了他，并且警告他以后千万不要骚扰自己，并且把他过去寄的一叠情书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从那天以后，李卫平大概有自知之明了，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我们没再见过他来骚扰骆慧慧了，偶尔路上见到，他也是低下头匆匆走开。……嗯，你们问我这些做什么？……呃，跟我没关啊，跟我没关你们干吗问我？……好吧好吧，你们工作忙，挂了。”

调查二：骆慧慧的另一名大学女同学，某制药公司销售副总监。

“李卫平追骆慧慧，我知道，我记得，不过都好些年了，我需要想想，回忆下。追骆慧慧的人太多了，谁让她长得漂亮呢，唉，我大学时的男朋友，总跟我提我们寝室的骆慧慧真漂亮，我觉得他心里肯定也喜欢她的，只不过他自知骆慧慧不会看上他，哼，反正他每次这么说我都很不爽，后来我就跟他提出分手了。虽然我和他因为这个原因分手，我也不能迁怒骆慧慧吧，又不是人家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那时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嫉妒的……什么什么，说说李卫平和骆慧慧，不用谈我自己的事？好吧好吧，那我把话接回来说，对了，为什么要打电话，你们不能直接见面问我吗？……你们很忙？姐姐我也不空哪。你长得怎么样，听你声音还不错，姐姐三十多了还没结婚。……什么，你已经结婚了？就不能找个长得英俊又未婚的警察问我话吗？……不会吧，你们全都结婚了？……好吧好吧，烦死了，那我继续说李卫平和骆慧慧了，听说李卫平这小子家里很穷，长得猥琐，空有一腔追美女的热血，我始终怀疑他脑子有病。他追骆慧慧应该是大二的事，我们大二，他那时大三。我粗算了下，他大概平均三天就会写一封情书，每次都偷偷摸摸来到我们宿舍楼下，鬼鬼祟祟地投进我们的信箱。起先骆慧慧拆开情书看过，老实说，字也好丑。后来每次拿情书回来，我们都揶揄她，李白马又给骆美女写信了，她生气又无奈，把情书扔在一旁，拆都没有拆。除了写信，晚上骆慧慧自修回来，李卫平经常都已经站在宿舍楼外的必经之路上等她，必经之路懂吗？就是骆慧慧如果不会飞，回寝室一定会被李卫平拦截。那家伙每天一定要缠着她聊几句，每次骆慧慧都跟他说得很明白，不可能喜欢他，他心理素质好得很，不愧是心理学的，每次还是开开心心走了，第二天又过来接受一次拒绝，不过我看得出，李卫平眼神里还是

闪过了一丝失望和伤心。……你问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好像我每次都站在旁边？咳咳，那个，其实也没有啦，部分场景经过我的个人艺术加工。不过话说回来，你们问这陈年八卦，找我可算找对人了，大学时同学叫我八卦女王，天上的事我知道一半，医学院的事我全知道。……好好，又要回到主题了是吧？还有一件事，也是最关键的。学校办运动会的时候，听说李卫平是他们学院的运动健将，开幕式时被邀请到主席台上讲话，我不知道他是被邀请的还是自己哭着求学院让他上台的，事后想想第二种可能性非常大，总之，他在演讲进行一半时，突然大喊‘骆慧慧我爱你’。哦，当时骆慧慧可尴尬了，我们几个女生本在运动场边上凑热闹玩，突然听他这么一喊，整个运动场里都叫起来‘骆慧慧，谁是骆慧慧，快上主席台’，连主席台上那个想装好人、却适得其反特别讨人厌的学生会主席，也装模作样地拿起话筒，含笑说：‘请问哪位同学是骆慧慧，请快到主席台上来，这里有一位热情的男生在等你，同学们，大家一起鼓掌，给她信心吧……咦，怎么还没来，骆慧慧不在运动场吗，那么就请所有场内的同学跟我一起帮这位男同学喊，骆慧慧我爱你，一定要大声，要让她听到哦，大家一起来，一二三！’呀，当时骆慧慧别提多尴尬了，我们系的该死的男生还凑热闹叫起来：‘快来看呀，骆慧慧就在这里！’骆慧慧连忙低着头跑出了运动场。那天晚上 she 就把李卫平约出去，把所有拆过没拆过的情书全部还给他，很生气地告诉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让他死了这条心，以后再也别来骚扰她，这样只会让她更厌恶。也许这一次教训总算让李卫平开窍了，从此以后，李卫平就再也没来联系过骆慧慧了。……我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么多关于骆慧慧和李卫平的事？其实我也可以和你们聊聊其他人……真的不聊了吗？……今天我挺空的，可以说会儿……喂喂，信号不好吗？喂喂……”

调查三：李卫平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国外工作。

“你们怎么会联系上我的？有点厉害呀。……哦，寝室其他两个你们已经问过了啊。可是李卫平不是当上公安的副局长了吗？你们调查他什么？该不会他又贪污了吧？……哈哈，你问我为什么说‘又’？他当官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早晚有一天会因贪污被抓的。知道为什么吗？大学时他借了我一百块，到今天都没还。这事我记得可清楚了，那时已经六月份了，再过半个月就毕业各奔东西，这时候他问我借钱，你见过临毕业问人借钱的黑心人吗？可是他睡我下

铺，跟我关系挺不错的，我想不借吧，说不出口，就这么被他黑了一百块，当时的一百块可是我两个星期的生活费呢。你说，他是不是一早就有贪污的潜质？虽说后来见面时他请我吃了几次饭，可他压根儿没再提这一百块的事，瞧瞧……呃，你们不是查他的经济问题？……你问他这个人的性格？他嘛，刚进大学时给我感觉是个很内向的人，后来知道不是，他自己跟我说过，他家是农村的，小时候家里穷，他爸是个乡村教师，收入很低，他上大学是靠借钱和贷款，所以刚进大学时，来到杭州这座城市，看着城市里面的繁华，看着周围的人光鲜亮丽，看着同学们活力四射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他说那时他比较自卑，所以给人内向的感觉。后来嘛他适应了大学生活，知道了大部分同学也是来自农村，家里也都没啥钱，也就整天跟我们哥几个混着，嘻嘻哈哈了。要说起来，他应该是我们几个里面最聪明的一个了，平时他也和我们一样，不太学习，话说回来，也没啥好学的，那时心理学就是个莫名其妙的专业，你瞧我，最后还不是在日本开饭店？每次期末考试前，我们也都突击复习，几个星期看完十多本书还有练习题，反正最后李卫平基本每门都拿90分以上，后来他有保研资格，不过没读，那时心理系保研有个鸟用，他直接报了警察。这小子运气真不错，听他说，当时带他的领导是我们学长，好像叫，叫什么忘了，我记得姓高。姓高的也是个……呃，他是你们领导？好吧，继续说李卫平吧，你们还想知道什么？……他性格嘛，应该说很细心，做事很仔细，有次几个骗子到我们寝室骗钱，这帮人嘴巴很厉害，也不知怎么回事，把我们这些心理系的学生都说绕进去，差点掏钱了，李卫平提醒了大家，马上揭破了骗局，还把这几个送去校保安处。那伙骗子当时要逃，还想打人，李卫平这小子一向体育好，一个人把三人全打趴下了呢。……你说他在感情方面的情况，嗯，这个嘛，他脑子一向聪明，就是在这点上蠢得像头猪。大三的时候，他开始追一个大二医学院的美女，叫什么我忘了，反正那阵子追得特疯狂，整天情书、电话、楼下守候，无所不用其极，可人家压根儿不鸟他。那女生我见过，是挺漂亮的，追的人很多，怎么都轮不到李卫平这家伙啊。也不知他脑子哪根筋搭错，跟我们说真心付出一定会得到回报，每次被拒绝都会给自己打气，还搞得信心满满的，说什么来之不易才会愈加珍惜之类的屁话。我那时很想不通，他怎么会这么自信呢？内心强大到这种程度，我想连心理学博士都解释不了。后来还有一次更疯狂的，开运动会时，李卫平代表我们学院在主席台上演讲，演讲到一半，他突然喊起来‘谁谁谁我爱你’，名字我忘了，不好意思，反正当时全场炸翻天，他以为这样会让女孩子感动嘛，哈哈，结果当天人家把所

有情书全都还给他。他回到寝室，看着情书都没拆开过，这次总算死心了，好几天没说话，从那以后感觉他像变了个人吧，总算变得稳重了，每天看书学习，搞得自己很上进的样子。……你问李卫平现在和那女生的关系？这我就不清楚了，前年开同学会没见他提过。那女生也有三十多了，应该已经结婚了吧。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第六十六章

调查四：工商所一名老合同工。

“王所打过李卫平局长？不可能吧，我从来没听过这回事。王所为人很低调的，怎么可能打人？……再生气也不可能啊，从来没见过王所给别人摆过脸色，更不用提打人了。再说了，李卫平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行政级别比王所高啊，而且是公安的人，怎么敢打他？……是的，我们都知道王所的背景，可王所自己不会拿这个出来唬人的，当然，别人也都知道王所叔叔，也不会有人去惹他。可你要说王所打了李卫平，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

调查五：县公安局刑侦队大队长。

“我不记得王红民有打过李局——不，打过李卫平的事。当时去工商所调查情况，李卫平、我还有几个同事一起去的，李卫平确实是和王红民关起门来聊了些时间。……聊多久？我不记得了，反正大概几十分钟吧？……出来后没见李卫平有什么异常啊。……他的脸上？我想想，没注意，应该没看到红印，看到的话我肯定有印象的。……这中间？他们两个谈话，我们又不会偷听，反正没听到办公室里有大的异响。……如果说两人吵翻脸，我想有这个可能，不过要说王红民打李卫平，唔，开玩笑吧，王红民再贱，当着我们一帮刑警，就隔了扇门打我们领导，把我们当空气？要真有这回事，管他叔叔是谁呢，我们肯定把王红民揍得他老婆都认不出。话说回来，王红民看着文质彬彬，对我们态度都很好的样子，不像那种会发脾气，甚至动手打人巴掌的人。李局——不，李卫平人虽然不高大，可身手我们都见识过。他刚调到我们县局时有回抓通缉犯，李卫平亲自带队抓的，几个逃犯躲车里，拿着砍刀不肯下来。李卫平二话没说，拿了根电棍砸破玻璃，一把把对方一米八几个头的拽下来，又把车里剩下的两人一手一个拽出来，我们愣了一下，还没冲到前面，李卫平一个人就把那

三人制服，都不敢动了。要说王红民打李卫平巴掌他忍下不还手？我很难想象。”

调查六：县公安局局长马党培。

“被王红民打了巴掌不还手？我想想，嗯，我觉得可能确有其事吧。别看李卫平平时打击犯罪绝不手软，不过他这人有肚量，很懂分寸。他来白象几年，从来没在外面惹出一件事，也没传出任何负面的东西，外界，包括我们县局内部，这点我实话实说，对他的评价一直都非常高。他来之后，把刑侦队这块管得非常严，县里几个不良社会团体基本都被他抓了个遍。可能他没结婚，老家也不在这里的缘故，他根本不怕黑恶势力。过去有人放话十万块买他一只手，他直接上门把对方团伙十几个涉黑人员一网打尽。他对普通老百姓，包括各个政府部门的人，态度一向很好，从来不惹事，系统内外普遍认为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好警察，他手下的人都很听他话。所以他口供交代说，一是因为王红民打了他，工商所的人给他脸色看，二是因为工商所乱收费，导致他杀了这些人，我想，可能性挺大的。”

调查七：县公安局某刑侦支队长。

“唉，听到这案子是李局做的，我，不光是我，我们所有县局的人都很痛心。尤其是我们这帮跟了他几年的刑警，都知道他的为人。他非常有正义感，我不怕坦白说，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领导都好得多。李局是出了名的有勇有谋，多起重案要案，大家都一头雾水，查不下去了，最后都靠他的判断破了案。不光查那些大案要案，过去我们县收学生保护费的混混儿特别多，尤其下面几个乡镇，城乡结合部之类的地方，现在呢，学生晚自习回家，再没小混混儿敢收保护费。在过去，这种案子属于治安处罚，不好根治。李局呢，接了几起家长报案后，专门搞了个专案组，先把这些混混儿后面的所谓社会大哥控制起来，又把这些年纪小的混混儿都送进劳教所。我做了这么多年警察，李局算我见过的最尽职尽责的。以前还有个叫什么‘十二生肖’的社团，都是些二十出头的混混儿，手下带几十号退学的学生，根本不知好歹，见李局抓了几批人后，放话要买李局的手，李局什么人呀，英勇无畏，直接为民除害。自此白象老百姓都在叫好，说只要李局在县里，学校门口再没人收保护费，码头再没人跟鱼贩收进场费，几个外省的盗窃抢劫团伙也被缉拿归案。这些成绩上级领导都看

得见呀！唉，我们都在说，李局这回实在太可惜了，他执法如山，追求绝对的公平正义，自己却去犯罪，唉，我心里很难过，发自内心的难过。”

调查八：县城派出所副所长。

“李局出了这种事，我想想就难受，别说什么现在是敏感时期，讲这种同情的话不好，我无所谓，我不说，大家心里谁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李局为人太正直了，眼里容不下沙子。工商所这帮人乱收费吗？当然乱收费，可这也不是杀人的理由，李局没想明白啊。而且我实事求是说，李局心里一定是把工商所乱收费想得太严重了，这才走上极端的路。其实工商所乱收费也没想象中那么夸张，绝大部分工厂商户还是能承受的，并不太反感。你想啊，要是工商所乱收费，真乱到大家都忍不下去的地步，到时当然会举报了。我亲戚也有开店的，我知道情况。工商所下有个大金公司，包办年检办证等事务，普通商店也就每年收个几百块。交几百块能省一堆事，少跑很多腿，基本上大家都愿意交这份钱的。而且也不是强制的嘛，不愿交，自己愿意多去工商所跑几趟，也是可以的，手续全了，工商所肯定给你按时办好。当然了，换作是谁，如果能不交几百块就把事情办好，当然更愿意。工厂商户这么多，总有人不愿交这几百块钱，来举报投诉工商所乱收费，但其实举报的比例很低的。过去我记得工商所汪海全这人惹了不少事，好几次跟商户发生了大争执。但后来汪海全被人毒死了，工商所几乎没出过事了。我很难理解李局心里一直想着这事，最后走上这条路，唉，我知道这案子谁都保不了李局，不过省厅的同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在李局被带离白象前，从所里派几个代表去看一下他，您看可以吗？”

第六十七章

吃过晚饭，张一昂带着整理好的几十份调查笔录和其他信息找到高栋，道：“老大，这里是今天的调查结果。”

高栋拿进手里按了按，足足一沓。这些东西他都要详细看过，晚上注定是要加班了，高栋皱了皱眉，道：“对了，骆慧慧那边，有侧面调查过她案发前后的情况吗？”

“查了，案发这几天她都在医院上班，通话记录也查了，案发前后不但没和李卫平的手机联系过，甚至也没跟任何陌生号码联系。我们专门找人侧面了解过，没看出她案发前后有任何异样。包括近几个月来，只有李卫平零星打过她的电话，她从没主动给李卫平打过电话，她手机里也没有其他陌生号码多次出现的情况。她的上网聊天情况也查了，李卫平发的消息，她从没回过。”

“李卫平这几个月和骆慧慧有见过面吗？”

“不清楚，调查的人都说没见过她和李卫平在一起，但我想如果两人真有私情，这种关系也一定是偷偷摸摸的，不让其他人发现。我问了李卫平，他矢口否认。在情况没调查清楚前，是否需要直接找骆慧慧做专门的笔录，还要看老大你的意思。”

高栋转过身，想了想，分析道：“我需要想想，毕竟骆慧慧是受害人家属，如果没有证据去调查她，发现最后搞错了，嗯……挺尴尬的，而且她是王家的人，需要谨慎些。你也忙了一天，这些材料我先详细看一遍，你回去休息吧。”

打发走张一昂后，高栋坐进椅子上，点起一支烟，一页页地翻看着这些材料，把每个细节都在脑子里印下痕迹。

看完所有材料，他闭上眼睛，竭力思索着李卫平和骆慧慧的真正关系是什么。

大学期间，李卫平曾疯狂追求过骆慧慧，但被拒绝，此后两人多年来都未曾联系。

前年，李卫平在白象县再次遇到了骆慧慧，此时李卫平未婚，也没有女朋友，而面前自己曾经深爱过的人，已经嫁作他人妇，并且有个令人羡慕的丈夫。尽管单纯的体制行政级别上，李卫平的级别比王红民高，但无论长相、财富、家世背景，王红民都比李卫平高出了狠狠一大截。

李卫平的心里应该会充满嫉妒吧？

如果王红民打了李卫平一巴掌确有其事，那么李卫平杀王红民的动机太好理解了。

可是李卫平不光是杀王红民，更把工商所其他人也一并杀了，他是出于自身的正义感？

与他共事几年的人，确实说李卫平有很强的正义感，他杀王红民的动机很充分，因此也一并杀了其他人，这点似乎也说得通啊。

这几年来，李卫平和骆慧慧在网上偶有联系，彼此也偶尔通过几个电话，不过案发前几个月的联系频率并未增加，也没人见过李卫平和骆慧慧在一起。

案发后的几天，骆慧慧在上班，其间未表现出异常，手机和网上联系情况也和往常一样。

她真的和案子无关吗？

高栋叹了口气，以他对李卫平这个人的了解，他出身农村，家里条件不太好，他本人是个很上进的人，这样一个人已经有了今时今日的地位，应该会选择继续积累政绩，更进一步才对，冒险去犯重罪，仅为他心中所谓的正义感？不合理。

还是要再找李卫平问问。

高栋把资料合起放好，离开县局回到宾馆睡觉。

接近十二点，高栋被手机铃声惊醒，接起是张一昂：“老大，我手下刚打电话，说李卫平割腕自杀，正在县人民医院紧急抢救。”

高栋顿时从床上跳起来，大叫道：“死了没？！”

“还……还在抢救，不……不知道。”

“你们都他妈的猪猡啊！”高栋大怒，挂断电话，穿上衣服急忙跑出去。

车子疾驰到医院，抢救室外已经围了一大堆警察，其中有张一昂的人，也有县局民警和随后闻讯赶来的警察。

高栋皱眉瞪着张一昂，低声道：“怎么样了？”

张一昂灰着脸道：“还好发现得快，医生刚说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查了他过去体检记录是O型血，现在还在输血。如果……如果再晚半小时，恐怕……就出大事了。”

高栋冷哼一声，这么重大的案子，如果凶手在公安局里割腕自杀了，这事的责任谁背得起？没人背得起。所有人都会被记大过，高栋别说破案立功，恐怕要直接以重大责任事故被降级问责了。

他愤恨地扫视一眼，马上认出了张一昂手下两个负责今晚值班的警察，此刻两人都低着头，甚至瑟瑟发抖。高栋冲上去一手一个抓着领口直接拖到角落，沉声问：“怎么回事！我问你们两头猪怎么回事！李卫平割脉自杀？刀哪儿来的？你们给的？”

“不……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有块刀片，我和小方听到轻微呻吟，感觉……感觉不对，进去看，他……他被被子盖着，被子上有血，我们……我们翻开被子，看到……看到他手上有块刀片，都是……都是血……”两个人压根儿不敢看高栋一眼，刚才张一昂已经对他们俩破口大骂了，如果晚发现十几二十分钟，李卫平死在里面，他们两个

马上就可以滚蛋了。这就不是一般的案子，一般案件的嫌疑人在局里死了，涉事民警都难逃干系，重则判渎职罪，更不用提这种重大案子，公安部点名限期破案的案子。高栋早就叮嘱过他们，看好李卫平，说他可能有自杀倾向，千万不能让他出事，结果还出了割脉自杀的大事。两人此刻感觉像在做梦，浑浑噩噩的，仿佛这一切都是假的。

这时，高栋看到县局很多人赶到楼上来，马党培也是眼神惊慌，他抿抿嘴，又瞪两人一眼，冷声抛下一句话：“你们等着，这事没完，回头我肯定找你们算账！”

扔下他们，高栋向其他人走去，马党培几乎带哭腔地问：“人……人没事吧？”

高栋皱眉道：“医生说暂时没生命危险。”

这时，又有新的刑警赶到，也是张一昂的手下，见了高栋，马上道：“老大，李卫平应该是从县局的卫生间拿的剃须刀片，他下午上过厕所。我们刚去卫生间看过，纸篓里有个拆掉刀片的剃须刀。”

县局一名刑警道：“是的，有时候县局值班人员早上起来会在卫生间梳洗，那里确实放着一些梳洗用品。”

高栋瞪着张一昂道：“你下面的人第一天当警察？看犯人怎么看的？我没叫你们二十四小时盯着吗？他这样的人上厕所你们不跟的？”

张一昂急忙尴尬地拉出下午值班的人员，斥责道：“下午李卫平上厕所你们没跟着？”

那人不敢抬头看任何一人，慌张道：“跟……跟着的，一直看着的，就是……就是他偷偷拿了把剃须刀，没……没看到。”

马党培知道李卫平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这时也急忙打起圆场：“高局，我想这几个人……嗯……他们也年轻，干警察没几年，经验不足。话说回来，我们县局也有责任，我们值班人员不该把剃须刀等危险用品留在卫生间。毕竟县局不是监狱，管理没那么严格，以往抓

来的人，从来没想过他们会自杀，所以……所以这里有点疏忽。我看……人暂时没事，先吸取教训，这事就以后再说吧。”

高栋听得出，马党培也是替他在说话，尽管人没死，但李卫平居然在里面割腕自杀，差点酿成大祸，上级如果知道当时李卫平是在高栋手下看管的，高栋也没面子，马党培这么说，自然是想替高栋把这件事藏起来，不用报告上级，至于高栋手下，如何处置是他自己的问题。

高栋点点头，道：“好，暂时也只能先这样。”随后再三叮嘱张一昂的人，现在开始，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盯着李卫平，不管他睡觉还是大小便，面前必须有人看着，再出任何问题，负责看守的整个小组都可以滚蛋了。

第六十八章

一大早，高栋又赶回医院，李卫平已经从急救室转入病房，病房外几个警察如临大敌地坐在两侧，不让任何人靠近窥视，见高栋到来，一人连忙站起来道：“总队，嫌犯暂时无恙，医生说暂时观察下，过一两天就可以出院。”

高栋点点头，割腕自杀未遂，输点血包扎一下就没什么大问题。他推门走进去，里面还坐了四名刑警，看到高栋，也集体起身。

高栋看了眼床上的李卫平，他闭着眼睛，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装模作样。除了那只包扎着的右手，左手和双腿都被绳子捆在了床上。

高栋不解道：“怎么绑着他？”

一人道：“医生抢救时，他很不配合，无奈绑起来。我们一晚上都盯着他，怕出事，所以没解。”

高栋点头表示理解，手下经过昨天的折腾，都如临大敌，生怕自己值班的时候再出意外，只能出此下策。

他挥挥手，招呼他们都出去。

打发走四个警察后，高栋独自留在病房内，拉了条凳子坐到李卫平身边，撇嘴说了句：“睡着了？”

李卫平没有动。

高栋冷声道：“我知道你醒着，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起来！”

在他的呵斥下，李卫平缓缓睁开眼睛，有些惧怕高栋的样子，不敢直接看他。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李卫平默不作声地摇摇头。

“我在想骆慧慧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甚至自杀都不吐露关于她的半个字，你真有本事。”

李卫平的眼睛突然闪了一下，随后又恢复茫然无神，似乎不屑道：“她有理由害自己老公？”

高栋冷哼一声：“我暂时还没查出她害王红民的动机，本来我只是怀疑，昨天张一昂刚问了关于骆慧慧的事，你当晚就趁大家不注意割脉自杀？怎么，想着自己一死，所有线索都石沉大海，再也牵扯不到骆慧慧了？你这招太蠢了，如果你不那么做，我还是会接着查骆慧慧，不过可能就被你骗过去了，以为你当初没追到她，后来遇见她找了个比你优秀得多的男人，出于嫉妒，或出于想杀了王红民后重新追求骆慧慧，走上这条路。现在我重新理了一遍思路，你这次杀这么多人，最后最大的好处是骆慧慧的，当调查你跟骆慧慧关系时，你突然自杀，哼哼，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查下去？”

李卫平鼻子哼了下：“我杀这么多人，骆慧慧有什么好处？哪个女人愿意老公被人杀死？”

“不错，表面看，她确实是受害人，实际上，从金钱利益出发，她是最终的受益人。工商所下面的大金公司，资产有多少，你比我肯定更清楚。大金公司挂着骆慧慧这个法人代表，实际所有人是王红民，管理人是工商所这帮人，骆慧慧从来没接触过大金公司。如果你只杀王红民一个，工商所这帮人不会看着自己多年辛苦赚下的资产直接给骆慧慧了，必定会转移资产，要知道所有账目和资产，包括公司账户和图章，都在那几人手里，骆慧慧对大金公司到底有哪些资产恐怕也说不出来。只有把这些人全杀了，大金公司才会完完全全变成骆慧慧的个人资产。你瞧她，王红民刚死没几天，她就去了工商所，把大金公司所有账本图章全拿走了。至于她为什么会害王红民，我想应该是夫妻间有重大矛盾，只不过外人看不出，对吧。”

李卫平冷笑一声：“随你怎么想。”

高栋并不动怒，反而平静地道：“我刚刚还在想，如果我把这番话说出来，你会有什么反应。我在想以你的经验，你审过的案子太多了，套他话，让他开口的路数你一清二楚。我这番话说出来，如果你反应很强烈，说明你心虚。如果你反应平淡，说明你早就做了心理准备，想好了回话的套路。”

李卫平笑出声来：“这么说，不管我怎么回答，你都是要怀疑骆慧慧跟我有关系了。”

“没错，你昨晚的自杀让我想明白了，你一定是为了不吐露骆慧慧才选择早点结束自己，除此之外，什么你心理压力大、畏罪自杀之类的结论，都是扯淡。我很清楚你这人，你这人本质不坏，还是很重感情的，你昨天之前认罪态度很坦然，再者说，你多少会顾虑到警局的其他人，包括我这个曾经带着你办过很多案的老队长。以你的性格，虽然明知最后结果还是死刑，可是你知道现在自杀会给很多人，包括我，包括你刑警队的战友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你是个负责任的人，也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你想着这么多出生入死的兄弟，不会贸然做这种害苦一堆人的事。”

李卫平咬了下牙，闭上了眼睛，这回索性一动不动，对高栋不理不睬了。

高栋鼻子冷哼了一声，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张一昂的人审你，不让刑审队的人来？”

李卫平依旧毫无反应。

“刑审队有一百种办法让你开口，让你每一个都不敢撒谎，你自己做刑警这么久，这点很清楚。之所以我安排张一昂来办，坦白说，我有私心，我不想看着我的老部下多受罪，考虑到张一昂也是你的老同事了，他知道分寸。不过你要自己选择不开口，我会另外考虑下。你自己抓的人里，你见过哪个进来后问不出话的？我从二十五岁当警察，干到现在整整十五年，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进来后还充英雄好汉不开口的。刘胡兰最后还不是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看你李卫平嘴巴能有多硬。”

李卫平还是一动不动。

“你爸妈在苏北老家应该还不知道这事吧？”

李卫平睁了一下眼，眼神空洞，随后马上闭回去。

“要不要我找他们来跟你谈谈？”

李卫平的腮帮鼓动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刚才的状态。

高栋看着李卫平，见他依旧不开口的样子，叹口气，站起身，凑近他冷声道：“李卫平你记着，我今天暂时放你一马。寻死觅活的事你就不用想了，我派人二十四小时视线不离开你半步，你要不吃饭，灌也灌下去，保证你死不了。今天过后，明天就把你接回县局，要是三天内没办法撬开你的嘴，我十五年警察白当，我马上脱下衣服滚蛋！”

高栋狠狠甩了下袖子，大步走到门前，拉开门出去，嘱咐门外的警察，继续严密看好他。

随后掏出手机，打给张一昂：“帮我安排好，我等下找骆慧慧谈谈。”

第六十九章

保姆沏了一壶茶，给高栋和张一昂倒好。

“麻烦阿姨了，”骆慧慧淡定从容地跟保姆道声谢，接着说，“阿姨，要不你出去买条鱼吧，我今天想吃鱼。”

“好的呀，怀孕的胃口都特别好，想吃啥我就做啥，我再买点牛肉回来，等下烧个汤。”

“好的。”骆慧慧点点头，目送保姆离开，随后转向两人，脸上看不出情绪，“高总队，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高栋捧起茶，喝了一口，抬头用一道锐利的目光扫了她一下，她本能地侧过头躲避。

高栋开口道：“你丈夫的案子我们抓到最终嫌疑人了，不是林小峰。”

她脸色突然冷若冰霜：“李卫平吗？我听县里的人说了，我真没想到会是他干的。”

高栋道：“你认识他吧？”

高栋本以为她会闪烁其词，没想到她坦然回答：“没错，是认识，大学时候认识的，这人过去很疯狂，以为他当上公安副局长会变了性情，没想到，哼，世上居然有这么恶毒的畜生！”

高栋听到“畜生”这个词从她口中说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只能道：“你们在大学是怎么认识的？李卫平是心理学的，你应该是学医的吧，怎么认识的呢？”

骆慧慧摇摇头：“过去的事，不提罢了，反正过去想起他，我觉得恶心，现在，我真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

高栋微微眯了下眼睛：“李卫平调到白象县后，你们见过面吗？”高栋期待她说谎，只要她说谎，用实质证据揭破她的谎言，那么深入调查她，甚至直接传唤她都顺理成章了。高栋口袋里装着录音笔，也别了微型摄像机，记录她的所有言行。

“见过，我想想，应该是前年路上碰到的。我不知道他会出现在白象县。”

“哦，你们后来有过联系吗？”

“有啊，毕竟是老同学，大学时不愉快的事也就过去了，偶尔发个短信，或者简短的电话聊几句，也或者在网上打个招呼。”骆慧慧的表情带了几分不屑。

“都是谁主动联系谁的，你们都聊些什么？”

骆慧慧略显警惕地看着高栋，微微皱起蛾眉，道：“高领导，问这些做什么，和你们的调查有关吗？”

高栋笑了笑，道：“我们是通过了解李卫平在白象县这几年的情况，来分析他犯下罪行的本质心理状态。”

骆慧慧冷哼一声：“这还用说吗？这不明摆着是他报复社会呀？领导，你们跟他都是公安的，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一点也不希望看到法外容情，一定要判处他极刑！”

高栋默然冷笑：“当然，我们肯定是依法办案，不会错抓任何一个好人，但同时，我们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他笔直地看向骆慧慧，骆慧慧目光坦然地回望着他。

高栋咬咬牙，道：“李卫平过去在和你的聊天中，有没有向你透露过一些，现在看起来显得可疑的征兆？”

骆慧慧想了下，道：“应该没有吧，我想不出，我们聊天很少，几乎只是平淡地彼此问候一下而已，我已经结婚了，通常不会和异性多聊。哦，对了，我电脑里这几个月的聊天记录应该都在的，如果你们想看，只要能帮到你们的工作，我都乐意。”她表现得非常坦然大方。

高栋毫不客气地接受，让张一昂拿出优盘，跟随骆慧慧来到房间，打开电脑。

骆慧慧一边打开电脑，一边说：“哦，有时候上班时，大概也聊过几句，我单位的电脑里或许还有，你们要的话去单位拿。”

高栋道了声谢，目光专注地看着电脑缓缓打开的画面。

电脑屏幕上是一片绿草鲜花的背景，背景中间，站着一个优雅美丽的女人，这是骆慧慧未怀孕时的照片，照片中，骆慧慧把手张开，做了个拥抱大自然的動作。

桌面放自己照片的人应该很自信。高栋确实觉得她很漂亮，像明星一样。

突然间，高栋注意到，照片里张开的右手，中指指甲比另外几根手指稍微短一些，顿时，他立刻想到了拍摄林小峰犯罪的那只手。

由于手在照片中的比例很小，高栋正想进一步确认时，骆慧慧已经打开了“我的电脑”页面。

骆慧慧打开装QQ的文件，落落大方地道：“我不知道哪个文件是装聊天记录的，你们是专家，请便。”

张一昂刚想操作，高栋直接接过手，插入优盘，快速传输完毕后，关掉文件夹，让屏幕回到桌面，一边虚情假意地说着：“麻烦你了，真不好意思。”一边又仔细扫了一眼照片里的手，没错，中指的指甲确实短一些。

他心中已有答案，关掉电脑，和骆慧慧再次回到客厅坐下，打量了一眼她现在的手，手指白嫩细长，指甲都不长，可是她原来是蓄了

长指甲的。

“你和林小峰熟吗？”

骆慧慧看了眼张一昂，道：“张队长上次来问过了，不太熟，红民对他很好。不过我听说，是林小峰下毒杀了汪海全？”

高栋盯着她点头，道：“没错，当时有个女人拍了段视频，证明了林小峰下毒杀人的全过程。”

“哦？有这回事？”

高栋直截了当地问：“视频不是你拍的吗？”

骆慧慧顿时蹙起眉头，明显表现出不悦：“高领导，你在开玩笑吗？我家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可没心思开玩笑。”

高栋严肃地摇摇头：“我没有开玩笑。”

骆慧慧气愤地冷笑一声：“我实在搞不懂你们来我家要干什么了？你们说是李卫平杀的人，我好心把聊天记录都给你们了，你们呢，怀疑我什么？我拍的视频？我怎么都不知道？你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高栋依旧沉着气道：“你和王红民的关系好吗？”

“这么说什么意思？我越来越听不明白了。你们是在调查我吗？”

高栋面无表情，没有点头，也没有否认。

“哼哼，我和红民的感情好不好？你问问我婆婆，问问我爸妈，问问单位里的所有同事，问问我家的阿姨，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没吵过架，我怀孕后，他更是对我无微不至。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你觉得我们关系好不好？”说完，骆慧慧的脸上已经挂着泪花，仿佛一席话激起了她对王红民的无限思念。

高栋默不作声地看着她，他知道，光凭中指指甲这一点，根本无法定骆慧慧的罪，因为那段视频是背光的，显示不出掌纹，恐怕李卫平早就料到这点了，或许原视频有更清楚的地方，李卫平进行过处理。在没有掌纹的情况下，单纯比对手指粗细长短，是没办法当作证据的。

现在高栋肯定的一点是，世上没有这么多的巧合，偏偏她过去中指的指甲也如视频中那样短了一截，她必定和案子有密切关系。

可是这女人口风实在太紧了，心理素质也极好，这样问根本问不出个经过。如果直接抓回局里审呢？不能抓，没法儿抓。抛开她是王家人这一点，她还是受害人家属，现在有什么证据怀疑她是嫌疑人？光凭指甲一点根本算不了证据。而且案发时，她有实实在在的不在场证明，并且案发前也没人觉得她表现异常。通信记录里，更没找到她和李卫平联系的线索。

这么大的案子，抓嫌疑人要多人签字，万一最后审了没结果呢？高栋不仅会面子全失，骆慧慧必定要反咬一口说他乱办案，说不定她会怂恿受害人家属集体反扑，王家人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受害人家属、县里、专案组、省厅、王家人，他都没办法交代。

看来突破口还是要从李卫平身上找。如果他把实情交代出来，那么应该有足够的证据逮捕骆慧慧了。

高栋想了想，冷笑一声，站起来道：“今天多有打搅了，实在抱歉，我们先走了。”

“再见，我怀孕，不送了。”骆慧慧依旧坐在椅子上。

高栋抿抿嘴，和张一昂一起走出去。

来到外面，张一昂道：“老大，我觉得刚才你急了些，看不出骆慧慧有嫌疑啊，正如她说的，她和王红民的关系好着，王红民死了对她可没好处。”

高栋不置可否地回答道：“也许吧，呵呵。”

不过此时他回想起梁明说的话，在其他手指都蓄了指甲并且爱护妥当的情况下，唯独将中指指甲剪短了，那肯定有原因。

当时他只当是玩笑，如今，或许这是事实。

骆慧慧和王红民的关系，并不像周围人看上去的那般美好。要不然，她也绝对不会想着杀死自己的丈夫。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才会促使她害自己的丈夫？

为了李卫平？高栋想起她话语中对李卫平的冷漠，看着就不像，而且李卫平无论哪点都比王红民差远了，换位思考，换作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王红民做老公。据说王红民吃喝嫖赌都不沾，人又英俊和善，如此的好丈夫，有什么理由想他死呢？

第七十章

晚饭后，高栋再次来到医院，先去病房外问了值班警察：“李卫平怎么样？”

“情况稳定，中午他喝了些粥，只是从头到尾没说过话。”

高栋点点头，道：“好，我进去看看。”

打开门，高栋看到三个警察依然一丝不苟地看着李卫平，招呼一句：“你们先出去，我跟李卫平谈一下。”

把人全部支走，高栋锁上门，拉过凳子坐到李卫平床头，叹口气，低声道：“我身上没带任何录音设备，只不过想找你好好聊聊。”

李卫平闭着眼，没有睁开，高栋看到他眼睑动了一下，他显然在听。

“我找过骆慧慧了。本来我想骗你，说她已经交代了，套你的话，但我想骗骗普通人还行，骗你？我没这水平。唉，说实话吧，她什么都没说。”

李卫平脸上没有表情。

“其实我也没必要找你聊的，因为明天把你带回局里，有很多办法让你开口，你的每句话我都会派人查，呵呵，或许你想着你编的口供有疑点却没破绽，我调查来调查去，最后也找不出实证反驳，难辨真假，对吧？本来，你的口供有些部分的真假，我确实难以下定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已经知道这案子骆慧慧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你猜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那段视频，根本不是朱梦羽拍的，是骆

慧慧拍的。你把朱梦羽的手指砸烂，甚至剪过她的指甲，就是为了隐藏这一点，让我即便怀疑也无法下结论，只能相信是朱梦羽，对吧？”

李卫平的眼睛快速动了几下，腮帮肌肉也抽动一下，侧过头转过身，背对高栋。

高栋叹了口气：“我之所以今天找你聊，而不想明天把你带回去审，是因为我不想看你受苦。你知道吗，我真替你感到不值。你爸是乡村教师，一辈子也没职称，你妈是农村务农的，家里收入很低。辛苦把你供养大，你成绩出色，考进浙大，又当了警察，最后当上了副局长，我想他们应该替你感到很自豪，如果知道你今天的处境，我都替他们心酸，你自己呢？何况如果我告诉他们，你为了一个女人犯下这种重罪，到现在了，你还在替她掩护，你爸妈怎么想？”

高栋注意着李卫平的表情，看见他此刻正牢牢地咬住牙关。

“你在白象县的口碑很好，打黑帮、抓混混儿、破大案，老百姓对你评价高，体制内的人也对你一片好评，你那帮手下干警，包括派出所的，知道你出了事，他们是一万个不相信，人人都遗憾，个个都心痛，你应该想得到的。这要放到古代，他们肯定认为你是被冤枉的，劫狱的心都有。你就不能考虑一下他们的感受吗？想想他们此刻脸上的表情？”

李卫平脸上的肌肉全部鼓起。

“再说那个骆慧慧，她真的值得你这么做吗？我见过的人比你见的多了，我敢保证，她根本一点都不在乎你。今天我见到她，跟她说你被抓了，你知道她什么态度吗？事不关己，冷漠，更是对你恶言相向，说你是害死他丈夫的‘畜生’。她居然说你是畜生啊！”

李卫平脸上突然放松下来，似乎，他脸上似乎有隐隐的笑意。

高栋眼睛微眯了一下，瞬时睁大，激动道：“她这番说辞是你教她的对吗？是你教她万一有一天你被抓了，教她该如何应付，教她该如何回答，教她怎么对付警察的套话，对不对？”

李卫平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好，很好，”高栋心潮澎湃，连连点头，“李卫平，你真以为自己很伟大吗？你真以为你自己闭着一张嘴，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你做人清醒一点好不好？你想想你爸妈，想想你同事。我告诉你，我真想救你一命。如果你说出骆慧慧是主谋，我保证，你一定会得到宽大处理，我一定！你见我什么时候为人做过这种保证？你还有没有半点良心？”

这时，李卫平终于回过头，睁开眼睛，他眼睛里很红，充满泪水，他苦笑一下，道：“老大，你就不用再骗我了，这案子，你根本保不了我，公安部长都保不了我不判死刑，我清楚。”

被李卫平一句话戳穿，高栋咽了下唾沫，道：“是，这案子是保不了你，可你以为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李卫平缓缓摇摇头：“我知道，你有办法，你有的是办法。”

“那你早说晚说，还不都是说！你还不不如痛痛快快告诉我真相，告诉你的这些同事真相，别再一个人硬扛了！”

李卫平苦笑一下，道：“真相，你不会想知道的。”

“我不想知道我还管你这么多？直接把你扔给刑审队就好，我管你个屁！”高栋咬着牙齿，心里极度愤怒。

“老大，能给我一支烟吗？”

高栋不满道：“这是医院。”他看了看四周，病房里就他们两个，想了想，还是掏出了烟，给他点上，塞进他嘴里。

李卫平深深吸了口，用包扎过的右手拿起烟，弹了一下，闭上眼睛，过了半晌又睁开，勉强笑了一下，道：“好吧，我告诉你真相，不过这个真相，未必是你想要的真相。”

第七十一章

“真相就是汪海全是王红民指使林小峰毒杀的。”

“什么？！”高栋瞪大了眼睛。

“你们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王红民对林小峰极好，给他钱买房，最器重他，出门在外都要带着林小峰。林小峰的毒是下在王红民的杯子里的，你们都认为林小峰想害王红民，最后误杀了汪海全，认为是王红民要林小峰还钱，他才下毒谋害。其实不是，如果是这样，王红民事后联想到他身旁就坐着林小峰，谁会向他杯子里下毒，除了要还钱的林小峰，没有第二人选。这样一来，事后王红民一定处处提防着林小峰了，还会继续用他吗？所以真相就是，毒是王红民给林小峰的，让他往杯子里下毒，此后王红民再亲自把水交给汪海全，让他喝。”

高栋不解道：“那么汪海全跟人发生肢体冲突，那天冲突的另一方，是王红民安排的？”

李卫平摇摇头：“不是，如果那个社会老板是王红民事前安排的，经过我们刑侦队的专业审讯，他不会不交代的。因为下毒是既定的计划，汪海全与人起冲突是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恰好给下毒提供了好时机。你知道王红民为什么要杀死汪海全吗？”

高栋摇摇头，道：“我听说他们俩有点矛盾，汪海全对王红民指手画脚，王红民怀恨在心？”

“不不，相信你不管调查谁，大家都会说王红民是个很大度的人，他有底气大度，他叔叔的位置摆在那儿，谁敢对他不客气呢？他如果真讨厌汪海全，大可以把对方调走。可是他没有，因为他确实有把柄在汪海全手里。在大家的描述里，王红民是个完美的男人，不

抽烟，少喝酒，偶尔会赌一下，但在外乱搞的负面传闻从来没有，对吧？其实他确实没有乱搞男女关系，因为他喜欢的是男人，是林小峰，他是一名同性恋。”

高栋张大了嘴。

“王红民是一名同性恋，他条件优秀，三十七岁的时候经人介绍了骆慧慧，两人很快就结了婚，但婚后两人的关系其实很冷淡。”

高栋顿时明白了，原来梁明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正因如此，她的中指指甲才会剪短。

李卫平把这口烟抽完，又要了一根，高栋帮他点上，他继续道：“至于林小峰呢，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反正他个子小，长相英俊，大概王红民这家伙刚好喜欢他吧，哈哈。”他哈哈大笑起来，目光中带着胜利者的得意和对王红民的恨意，“王红民很器重林小峰，说白了，是太喜欢林小峰了，所以总是带着他，并且对林小峰很大方，上百万都肯直接借给他，不开借条。我把林小峰用电棍击昏后，淹死在湖里这么多天，一方面是为了掩盖他的具体死亡时间，以免让你们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目的呢，是把他的尸体泡烂，避免法医看出他的括约肌有问题，从而发现这个核心真相。”

他吸了口烟，继续道：“我不知道汪海全到底是怎么发现王红民和林小峰这两人的事的，总之，他就是知道了，并且有这个把柄在手，几乎成了工商所一把手了，所以那段时间汪海全敢到处惹事，反正总有王红民这个谁都给他面子的老好人替他收场。一开始汪海全也没怎么样，仅是比平时更理直气壮了些，到后来，王红民见他总拿这个要挟，经常惹事，他再也忍不下去了，知道再这么下去，事情永无了结，于是想到了杀死汪海全。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杀死一个人，他这么笨的人哪想得到怎么杀人最好呢，想来想去，也许是从电视上得到了灵感吧，他想到了下毒。”

高栋道：“毒药是骆慧慧给的，对吧？她是医院药剂科的，应该想办法弄来氰化钾。”

李卫平摇摇头：“不是，医院哪来的氰化钾？其实，毒药是我给的。”他的脸上再次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怎么是你给的？你怎么会参与进这件事？”

“该从哪儿说起呢？骆慧慧在结婚后，发现王红民很少和她发生关系，起初以为是王红民身体不好，但渐渐起了一些怀疑。最后，她有一次回家，终于撞上王红民和林小峰在一起。那时她哭得很惨，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种剧情会真真切切落在自己的身上。她告诉我，那一次王红民跟她坦白了，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只要两人继续在外人面前装成和睦恩爱的夫妻，对这件事绝对保密，那么她做什么他都不会干涉。骆慧慧说她当场就跑厕所吐了起来，她做梦也没想到会亲眼见到自己老公跟其他男人赤身裸体睡在床上，而老公又说了如此不负责任的话。这张床她每天都睡，她想着就觉得厌恶至极，更没想到自己老公无耻到这种地步，竟会怂恿她也出轨。她万念俱灰，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你作为旁观者，很难想象一个被如此欺骗的人，她心底深刻的羞辱感，仿佛人格都被王红民侮辱了。可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只不过睡在另外一个房间，再也不肯碰到那张床了，在外，依旧强颜欢笑，没有表现出来。你想想，那个时候，她该是多么孤单无助啊。”

李卫平说到这儿，目光流露出了无限温柔，仿佛忘了自己此刻依然被人绑在病床上，神思飞到了骆慧慧身旁，像是陪伴着她，安慰着她，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她的一颦一笑。

高栋点点头，道：“然后遇到了你？”

“对，此后不久，我和她在路上偶遇，她没有认出我，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觉得这真的是缘分。我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遇见她，我更想不到，我真的可以和她在一起。话说回来，我应该感谢王红民，如果不是他，这辈子我和骆慧慧都不可能了。当时我有些胆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怎么向她打招呼，不知道她还认不认识我，或者，她还是像过去那么冷淡。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很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开不开心。我看她的脸上似乎挂着阴郁，挂着不开心，我再也不犹豫了，走上去跟她打招呼。没想到，这次的她比大学时的她对我的态度好很多。我们去了咖啡馆，我们聊了

一下午，啊，这真是让我感觉很奇妙的一下午，我到今天依旧记忆犹新，刻骨铭心，忘不了。我还记得那天我本来是要开会的，马局打了两个电话催，我都推托不去了，我实在太想和她这样一直聊下去了。”

李卫平脸上的幸福感在快乐地跳跃着，高栋不忍打断，听着他继续说。

“那天我们留了彼此的联系方式，后来我又多次主动找她联系，尽管我从她口中得知她已经结婚，可我真的很想见她。过了几个月，我忍不住约她出来再去咖啡厅坐坐，本以为她会拒绝，谁知她居然答应了。坦白说，就算省厅、部里的领导下来视察，我都没像那一次那么忐忑，对着镜子看了自己很多遍，努力想保持最好的状态，最合适的笑容。我和她见面后，聊了更多，她也向我吐露了她婚姻的无奈，我非常同情，非常理解，此后，很自然地，我们走到了一起。只不过这一切都很低调，因为我的身份，因为她的身份，我们的每一次相聚都要偷偷摸摸，生怕被人看到，可是每一次短暂的相聚，都是那么美好。因为我是做刑侦的，出于职业敏感性，既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她，所以，我给了她另外一只收缴来的不记名手机，我也用这样一只手机与她保持联系，当然，现在两个手机都已经被我毁掉了。”

“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月，到了去年七月份，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非常高兴，她怀了我的骨肉，可是她马上告诉我，她准备把孩子打掉，她不想被王红民发现。尽管王红民并不干涉她的自由，但她从来不敢把事情告诉王红民，更不敢告诉王红民她怀上了孩子。我很着急，我建议她试探下王红民，看看他的反应。可是她拒绝了，她说她怕，不仅怕王红民反对，更怕小孩出生后，长大后，王家人看出孩子一点都不像王红民，如果某一天自己被发现了，王家绝对饶不了她，她在王家面前，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我真想拼尽全力保护她，可是我也没有办法。王家，在我们眼里，坚固得无法撼动丝毫。这种心情，作为一个无法保护爱人的男人，真想一头撞死。那时，我叫她再等等，事后，我给了她一台微型摄像机，教她如何安装，让她用这副装置拍到王红民和林小峰在一起时的镜头，以后可以留一手作为自保的手段。其实，从那天起，我就已经对王红民起了杀心。看来为了幸福，只有杀死王红民才是永无后患的。我必须要和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李卫平眼中泛起一丝阴冷，高栋看了都不由皱起眉头，不过还是一言不发，等着他说下去。

第七十二章

“机会终于来了，去年八月，王红民发现骆慧慧怀孕了。骆慧慧很害怕，本以为王红民会把她怎么样，谁知，王红民笑嘻嘻地对她说，怀孕了很好，有个孩子就显得是个更亲密的家庭了。她看见王红民的这副嘴脸，只觉得想吐。王红民随后又问小孩是谁的，她坚决闭口，任凭王红民怎么质问，就是不说，没有把我说出来，因为她知道，我也是体制内的人，王红民如果哪天后悔了，有一百种办法整我。最后，王红民没有再追究了，却要她帮忙做一件事，从医院带一种能快速致人死亡并且放食物或饮料里吃不出味道的东西。骆慧慧很害怕，不清楚王红民要这种东西做什么，谁知王红民这个不要脸的蠢货，爽快地把他想杀死汪海全的事说了出来。骆慧慧不知所措，随后找到了我。”

“我为了能抓住王红民的更多把柄，以备将来顺利除掉他，马上告诉骆慧慧有办法。我从县局拿了一点氰化钾交给骆慧慧，顺便问明王红民准备怎么做，到时我会想办法设计王红民的。”

“骆慧慧照我说的，把氰化钾交给了王红民，问清了王红民的计划，王红民丝毫不担心她透露出去，坦白地告诉她自己准备在聚餐时下毒。得知了那天聚餐的时间，我也刻意安排当晚刑侦队的人在楼上吃饭，这样不管出了什么事，我都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亲手处理善后工作，以防出现突发情况。更重要的一点，我必须确保这案子不会关系到骆慧慧，我必须保护她。我让骆慧慧在保证自己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偷偷拍下视频留作证据。其实那段视频原本不打算用手机拍的，而是用别在衣服上的微型摄像机，但后来出了点意外。王红民那个草包，光有杀人的心，却没有杀人的胆量。我本以为他会自己下毒，没想到他把毒药事先给了林小峰，让林小峰下毒。但他实在太笨了，下毒的细节根本没想好。聚餐开始后，他们七个男人坐一桌，十二人的圆桌只坐了七个人，彼此隔间不小。尽管王红民安排林小峰坐

汪海全旁边，可这么空落落的座位，林小峰哪有机会凑过去下毒？结果这草包运气倒不错，怪也只能怪汪海全平时惹祸太多，吃饭没多久，一个企业主找上他，还发生了肢体冲突，现场乱成一团。王红民示意林小峰凑过去下毒，二人打架时，汪海全和林小峰的杯盏刚好都被撞翻了。王红民连忙让林小峰把毒药放到自己的杯子里，因为他的那杯大麦茶没喝过，等下刚好可以给汪海全喝，并且事后他可以说自己肠胃不好，从来不喝大麦茶，从而撇开嫌疑。骆慧慧看到他们要行动了，连忙转过身，但发现微型摄像机的镜头是朝上的，对不准画面，她连忙将手机偷偷放在手里，对着他们拍摄。王红民跟林小峰耳语几句，嘱咐他下毒，随后故意走出去劝架，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此时林小峰本能地回头张望下，看看是否有人正注意自己，骆慧慧连忙用手遮了下手机，这就是视频里会出现一只手的原因。如果林小峰当时没转头，那么一切更顺理成章了，可惜，唉，万事不能尽如人意。冲突结束后，王红民借口给汪海全醒酒，把下了毒的茶给了他。”

高栋想了想，道：“看来视频果然被你剪辑过。”

李卫平吸了口烟，承认道：“对，没有办法，林小峰下毒的过程里出现了一只手，这段没法儿删，删了就没有林小峰下毒的过程了。前后暴露了这只手明确特征的片段，我都剪掉了。我经过反复研究，判断当时手出现时刚好背光，无法看清掌纹，并且手指不是水平伸展出现的，无法准确比对手指粗细长短，确保没办法以这只手的特征寻找视频拍摄者。唯一的特征是视频里手指的指甲长短不一，为了保险起见，我让骆慧慧剪了指甲，并且最后把朱梦羽的手砸烂，这样警方就无法依据手指长短验证拍摄人了，我又稍微修剪了一些她的指甲，让朱梦羽的手更符合视频里的特征。当然，我没有把朱梦羽所有指甲都修剪了，那样会引起怀疑，只是修剪了其中的几个，看起来更自然些。”

高栋叹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李卫平的细心，可是李卫平也不会想到骆慧慧指甲长短不一的原因。如果知道了，或许更能激起他对骆慧慧的怜惜，他会更愿意保护骆慧慧。

高栋继续道：“当初你给我的卷宗里写着，你们调查了所有人，饭店场地搜了个遍，甚至地毯下都找过了，没找到毒药。当初我以为

是你手下没搜仔细，现在我想，应该是因为这毒药最后回到了你的手里？”

李卫平冷笑一声，道：“没错，刑警队过来后，骆慧慧跟林小峰要回了毒药，在我询问她时偷偷交还给了我。所以，不管刑侦队怎么查，他们都找不到毒药来源。”

“为什么要这么做？当场人赃俱获，抓了林小峰，再抓了王红民，不是更合你心意吗？”

李卫平道：“老大，你忘了我所做一切的出发点，之所以拿回毒药，不让其他刑警破案，是因为要保护骆慧慧。林小峰和王红民任何一个人栽了，都会吐出毒药是骆慧慧提供的。所以林小峰和王红民这两个人都是我亲自调查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在其他刑警前露出马脚。”

高栋叹口气，道：“事后你利用这件事做了这次的案子？”

“对，有了这段视频，我就不怕王红民将来反悔，要报复骆慧慧了。不过，只要王红民还活着一天，我和骆慧慧的爱情就永远不见天日，我无法容忍只有片寸的光阴，我需要整个艳阳天。”

“你怎么说服林小峰杀王红民的？”

“说服他杀王红民？这不可能，我想都没想过。即便我拥有林小峰犯罪的铁证，可我知道，拿视频威胁林小峰做其他事可以，让他杀王红民，给他一万个胆子都不敢。不光不敢，他的一切都是王红民给的，如果王红民死了，他怎么办？”

高栋不解道：“那么他最后怎么会配合你？”

“我骗他的。我口供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真的，我确实是在国庆期间第一次找的林小峰，拿视频威胁他，要求他帮我一起做案子，一起绑架整个工商所的案子，不过我没说我要杀王红民。”

“即便杀人，你也只恨王红民一个，杀了他一个就好。杀整个工商所的人，也是骆慧慧指使你的吧，目的是为了大金公司？”

“不，她从来没有指使我做任何事，杀王红民是我自愿的，当她知道我的想法，她也是极力劝阻，但是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必须这么做，换成现在的我，我依然毫不后悔这么做。我本来仅想着杀王红民一个，可我担心，或许工商所不止汪海全一个人知道王红民和林小峰的关系呢？也许其他人也知道，只是他们守口如瓶罢了。如果贸然杀了王红民，王红民死了，肯定是大案，肯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如果其他人把王红民和林小峰的事抖出来，即便我用林小峰做替罪羊，难免会出现不少疑点。林小峰根本没有任何动机和理由杀人，大家从没见到他们俩不合。而林小峰的财产，完全是王红民给的，并且王红民还在持续给钱。此外，如果仅杀死王红民，嫁祸林小峰，事后我和骆慧慧结婚，生下的孩子像我，你说旁人会不起疑心吗？后来骆慧慧又告诉了我大金公司的事，得知大金公司有这么庞大的资产，而如果只杀一个王红民，大金公司的大部分资产肯定被工商所几个人分走了，骆慧慧能拿到多少？在这两个基础上，我想，如果能找机会把工商所这些人都杀了，那就好办了，杀害所有人同时也能掩盖只杀一个人的动机。全部杀死后，给林小峰制造一个仇视社会的动机。经我对他的调查，他过去当过兵，开过汽修店但倒闭了，并且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这真是很符合仇视社会的特征，所以，整个犯罪过程，我都刻意模仿了林小峰的习惯。而一旦事成，大金公司的全部资产都会转到骆慧慧名下。我和她结婚后，根本不会有人怀疑是我一个公安副局长杀了一大帮人。”

高栋皱了下眉，道：“既然林小峰压根儿没想过杀王红民，他更不会协助你对一车人下手，可见工商所的年末会集体旅游这件事，不是林小峰告诉你的，而是骆慧慧，对吧？”

“是的，和她聊天时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也知道了他们会坐一辆车，就是那辆别克商务车。我回去反复思考过，觉得这是杀死一车人的最好机会。经过多次的计划和实地踩点，我让她给王红民提建议，安排这次的旅游路线通往杭州，因为绍市服务区是我计划中最好的动手地点。当然，骆慧慧那时压根儿不知道我的想法是杀死所有人，她照做了。如果最后王红民没有采用这条线路，那么我的计划破产，王红民他们至少会活得久一点，没想到王红民同意了这个建议。其实也许不是骆慧慧的建议起了效果，因为我国庆期间第一次找林小峰时，威胁他，要他也向王红民提这个建议。他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骗他

说我想绑架整个工商所的人，当然，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只是制造一起大案，最后我会用此案来立功。”

“他这就相信了？”

“不，当然没这么容易，我费了很多口舌编造谎言，并且告诉了他我的整个计划，唯独没说我准备杀死车上所有人。如果我说了，即便不是杀死所有人，只杀其中一个，我想以林小峰的胆子也绝不会答应的。我告诉他让别克车消失的计划，整个过程我是主要参与者，他不会露面，而且他是和车上其他人一起昏迷的，根本不会使人起疑。查案也是我办的，最后绝对查不出来，我说我会用从外地搞到的因交通事故而面目全非的死尸破案，到时制造犯人畏罪自杀的假象，为的是年底立功加分，准备明年的升职。我详细地把每一个步骤告诉他，让他相信这案子警察是查不出别克车如何消失的，他自己也不会被人怀疑，从头到尾在监控里露面的都是我本人，而不是他。并且，我不但用他下毒的视频威胁他，更用他和王红民上床的视频威胁，告诉他我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只有他好好配合，才能安然无事。否则，不但罪行暴露，他被判死刑，他家人更会知道王红民为什么会给他那些钱，他的家人，他的孩子，以后该怎么过呢？”

高栋咬牙皱了下眉，道：“真是够歹毒的！我想你这么告诉他，还不至于让他放心配合你犯罪吧。毕竟车上的人喝了他给的饮料才集体昏迷，事后别人肯定会怀疑他，他能放心？”

李卫平道：“不，实际上这些人根本不是吃了迷药，如果我让林小峰给大家下迷药，他这个胆小的人是不会答应的。而且下迷药有个问题，所有人不是同时昏迷的，万一有人当时不想喝饮料呢，这些意外我都不允许发生。”

高栋不解道：“那你用什么手段控制这一车人的？”

李卫平冷声道：“麻醉药。别克车的空调排风扇那里被我装了一个医用麻醉机，我告诉林小峰，到了服务区休息后，在上车前，他要故意装作打开引擎盖检查清洗液，趁机把麻醉机开启。随后回到车里，打开空调，关上门窗并锁住，这样他们一车人都会在一分钟内集体昏迷，到时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昏迷，对绑架过程一无所知，

因为林小峰也是跟其他人一起昏迷的，这样事后别人也不会怀疑到他。”

高栋冷声道：“麻醉药，那是骆慧慧提供的吧？”

李卫平回答很坦然：“对，警局没有这类东西，是我问她要的，她并不清楚我拿去做什么。”

“猜也该猜得到。”

李卫平笑了笑，还是替骆慧慧否认道：“总之，她不知道我拿去做什么，她是药剂科的副主任，拿瓶麻醉药根本没法儿查，因为医院手术里，吸入式气体麻醉手术用剩的液体都是倒入处理池的，不会重复使用。外人很难拿到这类东西，但对她而言很容易，你们根本没办法查证。麻醉药对鼻黏膜有一定的刺激性，但医院使用的往往是几种药物混合后的，对人体的刺激程度最低，药效最快。为了防止麻醉药还没起效时就被工商所的人察觉，我特意在车内放了瓶香水。事后果然不出所料，麻醉药起效很快，但这些人恢复得也很快，于是我以最快速度给除了林小峰以外的六人注射了体内麻醉药，加强药效，并且把他们都捆绑起来，戴上头套。我之所以在1月9号动手，却直到1月10号晚上才把他们杀死，一方面是让服务区增加一天的车流量，加大破案难度，另一方面则需要等待麻醉药在他们体内经过24小时代谢排出。否则，警方一旦发现了麻醉药，我怕怀疑到骆慧慧头上，这样，我所做一切的根基就毁了。”

高栋深深叹了口气：“林小峰这个白痴，居然会相信你说的破案立功。”

李卫平道：“他也是没有办法，不得不相信。心理学上说，即便他心里有怀疑，也会说服自己去相信。首先，我用两段视频威胁他，第一段能直接将他定罪，而第二段他与王红民的视频，能彻底毁了他在妻子、孩子眼中，在整个家庭中的形象，简直比第一段更让他无法接受。其次，整个犯罪过程，除了杀人的计划外，我都详细地告诉了他，让他相信我是整个案子的最主要参与者，车子如何消失、人如何被绑架，警方都查不出，监控里也只会拍到我，不会拍到他，让他彻底放心。再者，我编造破案立功的谎言，让他对我的动机有更好的理解。这样三条的结果，无论换作谁在他的处境，都不能抗拒执行。他

是个内向胆小的人，尽管知道我的整个计划后依然害怕，却又不敢告诉他人，只能在网上偶尔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时刻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发现有了网上的话语，使他更加符合最后将被嫁祸有报复社会这个动机的形象。”

“你就不怕他把这件事透露出去，告诉别人吗？”

李卫平自信地吸口烟，道：“不怕，大不了计划不再执行了，以后再想其他办法对付王红民。在这些人死之前，就算他把我找他的事说出去，谁会信呢，只会当天方夜谭。我有犯罪证据吗？我有犯罪事实吗？什么都没有，他威胁不了我分毫。”

高栋咬了咬牙齿，叹息道：“李卫平啊李卫平，我真不知道该说你是个人才，还是什么。整场犯罪，你一个人导演了整出戏，你难道不累吗？”

李卫平苦笑一下：“有时候会觉得累，有时候觉得杀人是件残忍的事，不过，我想到自己的幸福，所有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当然，我是个自私的人，这点，我丝毫不会否认。”

高栋极其厌恶地看他一眼，叹口气，道：“你也许自认为很聪明，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一切，你都被骆慧慧骗了。”

“哈哈，她会骗我吗？不可能。”李卫平丝毫不相信。

“我真想拿盆冷水浇醒你！你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整个计划，明明就是骆慧慧暗示你做的！她不暗示你，你怎么会知道大金公司资产的事？她不暗示你，你怎么会想到杀死所有人？她不暗示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工商所年末会集体旅游？你以为她真的担心你，想阻止你犯罪吗？哼哼，你看她，麻醉药是她给你的，她如果真担心你，还会怂恿你犯罪吗？”

李卫平颇为不屑地笑笑：“你不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她一直很担心我，一直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危险。不过我心意已决，我必须下手！”

高栋看着李卫平坚定不移的表情，再次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觉得李卫平已经陷入太深，常人一目了然的事，他却陷在里面出不来。

李卫平是学心理学的，哼哼，骆慧慧才更像学心理学的吧。

最高明的人，她让别人为她做一件事，不会求着他，反而会让别人倒过来求她，求她让他去做这件事。

这才是心理学的最高境界！

李卫平继续道：“听了这许多，现在你对我的口供，还有怀疑吗？”

高栋回想了一下，这一回，李卫平的解释确实就是真相了，所有原来口供中的疑点和不解之处，包括梁明提的这几点，在视频拍摄者换成骆慧慧后，将王红民、林小峰、汪海全的关系理清，并且知道林小峰本意压根儿没想杀人后，这一切的疑点和不解，都有了答案。

只不过，李卫平制造的一切，太庞大了。

李卫平道：“现在的真相，是你想要的真相吗？”

高栋微微皱起眉。

李卫平道：“也许你现在还想抓骆慧慧，可是，凭什么抓，就凭我刚才这番话吗？这是我单方面的口供，有证据吗？有证据证明王红民是同性恋？有证据证明他们夫妻感情不合？有证据证明氰化钾是我提供的，骆慧慧交给王红民，最后又是骆慧慧交还给我吗？有证据证明骆慧慧参与了这次案件，麻醉药是她提供的吗？没有，什么证据都没有。王红民已经死了，林小峰的尸体烂了，查不出是同性恋，麻醉药的来源更是无处可查。什么证据都没有，仅有我单方面的口供，能抓人吗？”

高栋愤恨地鼓起嘴巴。

“原来的真相多好，对所有人都好。对于被害人来说，王红民的声誉保住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汪海全是他杀的，为什么杀。他们家

属，要恨，就恨我一人。对于我这个凶手来说，尽管我死了，可是大家都认为我是出于社会正义而杀人，尽管大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还是会同情我，我爸爸是个乡村教师，如果他知道我是因正义而杀人，虽然依旧很悲痛，但至少比他知道真相好。对于你们专案组呢？如此复杂的案件破获了，定会受到嘉奖，各项荣誉加身，我会坦然认罪，绝不会做任何翻供的事。对社会，对整个司法系统呢？我是杀人犯，罪有应得，理应处决啊，死刑，是威慑未犯罪者最好的工具，对各方面都是个很好的结果。”

李卫平继续道：“如果你想追求真正的真相：第一，光凭口供，你没有任何实证证明骆慧慧涉案，所有证据都被我毁灭了。第二，我身败名裂，死前在法庭上翻供，这样不是很麻烦吗？第三，对于被害人家属，你认为王家这样的大家族愿意接受关于王红民的这个事实吗？你愿意王家知道王红民才是杀汪海全的凶手吗？你想让王红民叔叔的面子往哪里放？即便你不说出去，王红民叔叔知道你掌握了他们家族的丑闻，他心里怎么想？第四，所有同事知道了我并非出于社会正义感杀人，他们是不是很失望？第五，这案子牵涉面这么大，领导是不是希望早日息事宁人？如此种种，对所有方面都是坏的结果，没有任何一方有好处。”

高栋紧闭着嘴，默不作声。

李卫平叹口气，道：“我之所以把真相告诉你，并不是因为自己被你的话打动，也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撑不到最后。我只是想告诉你，老大，大家想要的真相，是对各方都好的真相；而真正的真相，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接受。你追求的是真相，还是一个大家都想要的“真相”？”

这句话，如同一块巨石，深深砸进高栋心里。

高栋沉默了很久，最后站起身，停顿良久，并没直接回答他，只是缓缓道：“你好好休息吧。”

“等等，”李卫平叫住他，道，“老大，我有两件事，想要求你。”

高栋转回身，目光疲惫地看着他：“你说。”

“去年九月份，我定下计划的时候，尽管我认为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能笑到最后，但我也做了最坏的百分之一的打算。那时，我把四十万现金转到我妈账上，我说我不会管钱，让她管着。我知道，判刑后我的个人财产全部赔偿给被害人还远远不够，这四十万按道理说已经不是我的个人财产了，但还是希望能够按照法律来，不要追究，留给我爸妈养老。”李卫平的眼睛红了起来，不过没有掉下眼泪。

高栋闭上眼，缓缓点点头。

“另外我家里书架上有个盒子，里面装了我大学时写给骆慧慧的情书，拜托您在我执行死刑后，把盒子转交给骆慧慧，让她留个纪念。”

高栋叹口气，不做任何回答，转身离开。

高栋默默走向房门，李卫平在后面轻声说了句：“谢谢。”

高栋打开门，招呼远处聊天的警察重新进来，他强装笑脸跟他们打过招呼，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去。

你追求的是真相，还是一个大家都想要的“真相”？

他不是不想抓骆慧慧，而是……除了今天李卫平的口供，其他证据呢？而把李卫平的口供翻出来，能对谁有好处？没有。

这是满盘皆输的口供！

你追求的是真相，还是一个大家都想要的“真相”？

这句话反复在他的耳边响起。

他走出医院，来到一个垃圾桶旁，掏出一支烟，慢慢吸，直到燃尽。

最后，他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支录音笔，犹豫了很久，还是取出了里面的芯片，用拇指一下按断，闭上眼，扔进垃圾桶，离开。

第七十三章

大半年过去了，时间一晃到了十月。

上个星期李卫平被执行了死刑，行刑前高栋去过看守所，但李卫平拒绝见他。从看守所其他人那儿得知，此前李卫平父母也来过，但李卫平同样拒绝见面。他特意问了还有谁看过他，他们说白象县的一些警察，包括马党培也来过，这些人李卫平倒是都见了面，不过时间很短。他问有没有女人来看过他，看守所的人查了记录，整整大半年都没有。

高栋略感失望，心里不是滋味。

想着跟自己奋战好些年的一大活人，就此彻底没了，他不免唏嘘。

李卫平的案子给他带来了很多荣誉，如此复杂的案子，他在短时间内抽丝剥茧，挖出真相，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誉。他还专门去了两次北京，得到公安部领导的当面表彰。这次的破案经历也下发到多个省市，成为经典案例。他本人成了公认的神探。

全省公安系统，几乎无人不知高栋的大名。过往其他城市的公安干警，只知道他是刑侦总队的总队长兼省刑侦副总指导员，可这案子让所有刑警对他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崇拜，让他有了“高神探”的美誉。

如今他已是省刑侦总指导员，明年换届升任副厅长，主管全省刑侦工作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也因此，李卫平的案子成为他刑警生涯的最后一案。

成了副厅长后，他将不会接手案子了，最多给予理论上的指导，平时主要给各下属单位下指标、做考核、安排人事。

高栋的最后一案，到底是完美收场，还是带了些遗憾呢？他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国庆假期，他抽空再次来到了白象县，因为他还要做一件事。

咖啡馆里，对面坐着的骆慧慧，正慢条斯理地搅动着咖啡杯，似是不经意地问：“领导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吗？”

“孩子生了？”高栋笔直坐在椅子上，右手握着一个精致的木盒子。

“嗯，谢谢领导关心，孩子生了，很健康。”

“男孩女孩？”

“是女孩。”

“叫什么名字？”

骆慧慧奇怪地看他一眼，还是道：“王若然。”

听到名字里没有半点纪念李卫平的味道，高栋索然无味地撇撇嘴，把手里的木盒推到骆慧慧面前，道：“是他要给你的。”

“谁？”骆慧慧眨眨眼睛，表示不解。

高栋不太满意地抿抿嘴：“李卫平。”

“他？他这个畜生，有什么东西交给我？”

她的一句咒骂让高栋很是不悦，冷声道：“你看一眼就知道了！”

骆慧慧很不情愿地接过木盒，翻开看了眼，马上推送回去：“干吗给我这种东西？”

高栋瞪她一眼，道：“你还记得里面的东西吗？”

骆慧慧做出一副难受的样子，说：“我看到就反胃，想起这家伙大学时的行径，让我觉得头皮发麻。”

高栋咬牙道：“他都已经死了，你难道不知道吗？”

骆慧慧撇撇嘴，道：“听说了，这种人总算死了，我们都放鞭炮告慰亲人呢。死人的东西拿给我做什么？”

高栋面部的肌肉轻微抖动，冷声道：“你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骆慧慧似乎很是不屑：“那我应该怎么说？凶手死了，我难道不应该高兴？”

高栋压低声音道：“你难道对他所有的付出，都这么不屑一顾？”

“付出？付出什么了？”骆慧慧皱着眉，露出不满，“领导，我实在不懂你话里的意思。”

高栋叹了口气，道：“好吧，我也理解你的顾虑，这样吧，你把这东西留着，做个纪念，我也任务完成，走了。”

骆慧慧推托道：“领导，我实在不理解你留下这个给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纪念？”

高栋心里大怒，但考虑到自己不便与她争执，而且事情早已风平浪静，自然不想再多生瓜葛，还是强忍怒火，凑近低声道：“事情过去了，有些话真没必要说出来。但你想想你孩子吧，留着，以后看看也好吧。”

骆慧慧瞪着眼睛，生气道：“领导，我真不知道你说这种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又关我孩子什么事？”

高栋再也受不了她的虚伪，脱口而出道：“你女儿身上毕竟流有他的血脉！”

“你在说什么？！”骆慧慧脸上怒火闪烁，随即转为一声冷笑，“我想你肯定哪里误会了。李卫平追过我没错，可我从来没拿正眼瞧过他。他是不是在监狱里说了言语上占我便宜的话？哼，如果这就让你相信了，实在太不幸了！我是A型血，我女儿是B型血，难不成这么巧，李卫平也是B或AB型血吗？”

她似乎算定了李卫平不是B型血也不是AB型血，抱着胜利者的神情看着高栋。随后她优雅地站起身，走到前台，掏出一张百元钞票，说了句：“不用找了。”然后不急不慢地迈着步子离开了。

高栋整个人愣在了那里，她是A型血，女儿是B型血，可是……可是……他记得很清楚，李卫平割腕自杀那回，明明……李卫平明明是O型血啊，那么……那么……那么这孩子根本不是李卫平的，他彻底被这个女人利用了。

接着，他更是醒悟过来，他想起了当时案发后，法医拿来的DNA鉴定记录上第一页就写着“王红民，血型O，DNA吻合度99%”！

这孩子！也不是王红民的！

这……这是骆慧慧跟其他人生的，她真的照王红民的建议，去找了其他男人！最后……最后却彻彻底底利用了李卫平。

李卫平做的一切事，全部是为了骆慧慧。

整个犯罪过程中，李卫平用了那段视频，却千方百计保护她，不露出骆慧慧是拍摄者的证据。在用麻醉药的过程中，他刻意暴露迷药，却留下了迷药无法控制一车人的漏洞，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掩盖麻醉药的来源，根本目的还是保护骆慧慧。他在被抓前，做了最坏打算时，也教了骆慧慧如何串供，更教她直接以“畜生”称呼自己。在他被抓后，用了早就做过最坏打算的一份假口供，替骆慧慧背负所有罪责。后来，他更是为了保护骆慧慧，而选择割腕自杀，早点闭上嘴，让专案组再也问不出更多情况。即便到了最后，高栋提了他的父母、同事，所有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人，都无法打动李卫平，只有说到已经知道骆慧慧是视频拍摄者，要审她时，他才总算交代。而且在交代过程中，始终还是护着骆慧慧。

他到死都没有让骆慧慧浮出水面，而是给了她一个自由身以及丰厚的财产。

他为她付出了一切。

可是到头来呢，那个孩子竟然不是他的！他彻彻底底被利用，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设计这么庞大复杂案件的一个人，却丝毫没看穿骆慧慧对他的利用！

甚至骆慧慧在他死后，都不愿说半句他的好话，依旧以“畜生”相称来撇清自己的干系，甚至……甚至那些李卫平视之最珍贵、最有意义的情书，她看都不想看，更不用提收藏了。

即便高栋明显地暗示，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严辞拒绝。

到李卫平死去，她都不肯提及和他的任何瓜葛！

有些人，你在他眼里，你是他的全世界。可是，他在你眼里，却是可以轻松翻过的一页。

李卫平为这个女人奉上了自由和财富，她呢……

高栋突然浑身打了个冷战，失魂落魄地拿起桌上的盒子，站起时差点摔了一跤，在服务员异样的眼光中，独自步履蹒跚地走出咖啡厅。

来到路边，他再也控制不住，大口吐了起来，休息了很久，他才艰难地走到马路对面，回到自己的车内。

他闭上了眼，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他想到了许多，想到自己第一次当警察上班的那天，想到自己每一次奔走在命案现场的场景，想到他当上领导对人训话，想到开会时面对上级的唯唯诺诺，想到这些年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想到破案中的各种无奈，想到当上副厅长后即将背负的更大责任。

他感觉一切都好假，就像整个世界都是假的。

唯独……他想到了自己的太太，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她们对自己，是真的。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狠狠转动钥匙，一脚油门，汽车快速向前驶去，他要离开白象县。

他很累，他只想回家。

(终)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目录

高智商犯罪1 设局

版权信息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pdf资源网 <http://pdf.018zy.com>

爱书网 <http://www.aibook01.com>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高智商犯罪2 化工女王的逆袭
版权信息
目录

楔子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分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三部分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部分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五部分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高智商犯罪3 物理教师的时空诡计

版权信息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pdf资源网 <http://pdf.018zy.com>

爱书网 <http://www.aibook01.com>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高智商犯罪4 死神代言人

版权信息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